修真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九四七・子部・儒家類

存治編一卷 〔清〕顏 元撰……一
存人編四卷 〔清〕顏 元撰……一三
平書訂一卷 〔清〕李 塨撰……三七
聖經學規纂二卷論學二卷 〔清〕李 塨撰……八三
小學稽業五卷 〔清〕李 塨撰……一一三
下學堂劄記三卷 〔清〕熊賜履撰……一五三
理學逢源十二卷 〔清〕汪 紱撰……一八九

存治編序

唐虞三代復見於今日乎吾不得而知也唐虞三代不復見於今日乎吾不得而知也謂復見於今則漢唐宋明以來政術風俗奚爲而日降謂不復見於今彼古聖賢之所謂人定勝天挽回氣運者果何物哉宜吾習坐先生俯仰而三嘆也七制而後古法漸湮至于朱明徒文具耳一切教養之政不及古帝王而其最堪搘腦者尤在於兵專而弱士腐而靡二者之弊不知其所底以天下之大士馬之衆有一強寇倅發輒魚爛瓦解不可收拾黃巢之起洗物淘城李自成張獻忠如霜風殺草無當其鋒者官軍西出國已東趨川陝焚燬至于數百里人烟斷絕三代田賦出

甲民皆習兵雖承平日人禍起倉卒亦斷不至如此其慘也士子平居誦詩書工揣摩閉戶僂首如婦人女子一旦出仕兵刑錢穀渺不知爲何物曾俗吏之不如何望其長民輔世耶三物賓興之世學即所用用即所學雖流弊不至于此又何怪乎先生之俯仰而三嘆也先生自幼而壯孤苦備嘗雙身幾無棲泊而心血屑營則無一刻不流注民物每酒闌燈炧抵掌天下事輒浩歌泣下一口與塔語胞與淋漓不覺亦墮淚先生躍起曰此仁心也吾道可傳矣是以比年從遊勤有啟示塔因得粗知其畧以爲賢君相用之自有潤澤而大綱所在足爲萬世開太平者則百慮不易也使先生蚤有爲于世唐虞三代于于然而來

存治編目
卷全
王道
井田
經界圖
經界圖說
方百里圖
方百里圖說
治賦
八陳圖說
學校附選舉二則
封建
宮刑
濟時
重徵舉
靖異端

王道

昔張橫渠對神宗曰爲治不法三代終尚道也然欲法二代宜何如哉井田封建學校皆斟酌復之則無一民一物之不得其所是之謂王道不然者不治

井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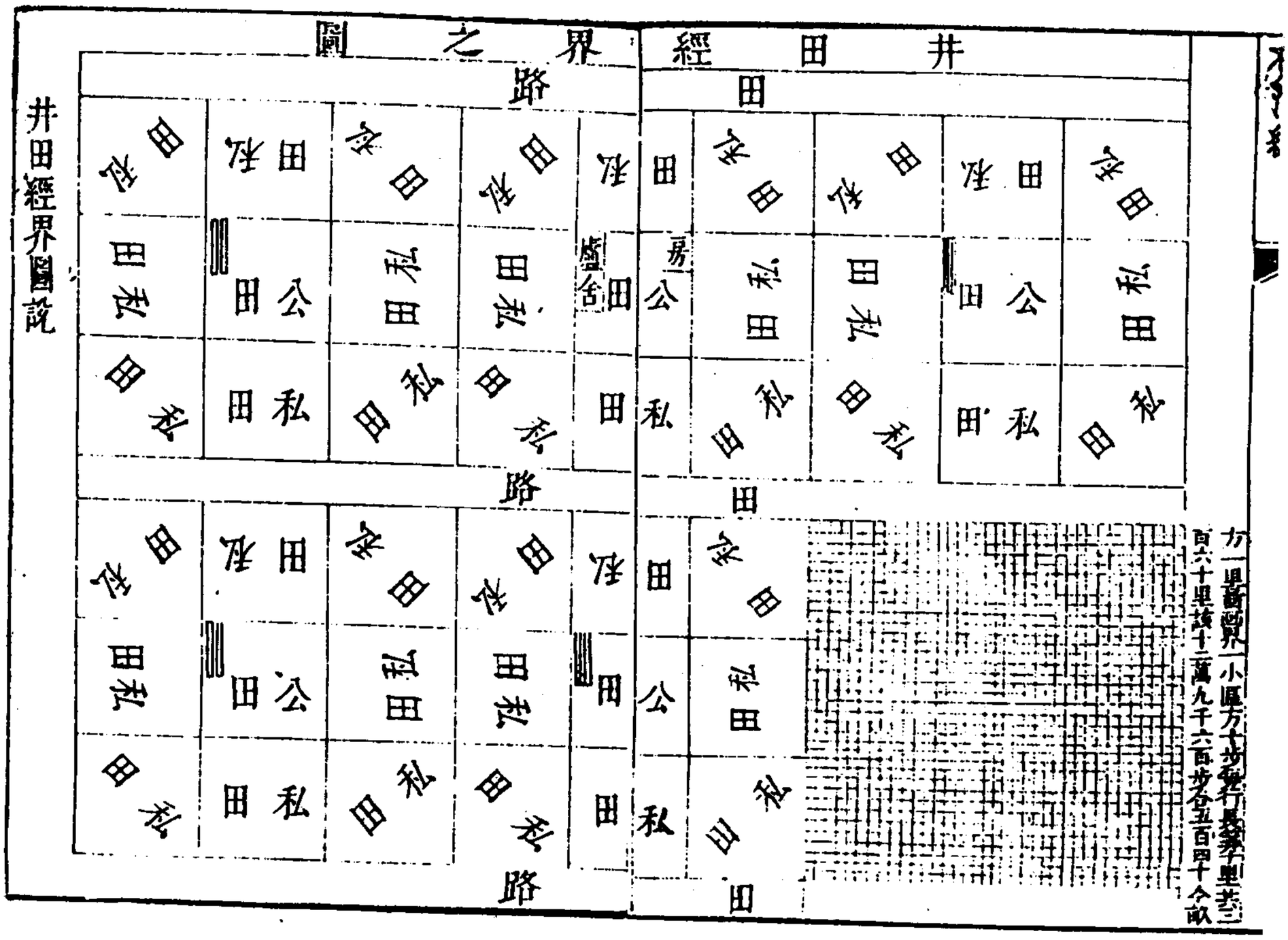
或問於思古人曰井田之不宜于世也久矣子之存治尚何執乎曰噫此千餘載民之所以不被王澤也夫言不宜者類謂亟奪富民田或謂人衆而地寡耳豈不思天地間田宜天地間人共享之若順彼富民之心即盡萬人之產

而給一人所不厭也王道之順人情固如是乎況一人而數十百頃或數十百人而不一頃爲父母者使一子富而諸子貧可乎又或者謂盡田生亂無論至公服人情自輯也即以勢論之　國朝之圄占幾半京輔誰與爲亂者且古之民四而農以一養其三今之民十而農以一養其九未聞墜粟於天食土於地而民亦不儉死豈盡人耕之而反不足乎雖使人餘於田即減頃而十減十而畝吾知其工糞倍精用自饒也況今荒廢至十之二三墾而井之移流離無告之民給牛種而耕焉田更餘耳故吾每取一縣約其田丁知相稱也嘗妄爲圖以明之所慮者溝洫之制經界之法不獲盡傳北地土散恒恐損溝意更禹盡力溝洫必有碑

厥砌塗之法高低墳邑不便均畫然因時而措觸類而通在乎人耳溝無定而亦平水可溝則溝不可則否井無定而亦平地可井則井不可則均至阡陌廬舍古雖有之今但可植分草以代阡陌爲窩鋪以代廬舍橫各井一路以便田車中十井一房以待田畯可也有聖君者出推此意而行之搜先儒之格議盡當代之人詳加嚴乎經界之際毋意于釐成之時意斯日也孟子所謂百姓親睦咸於此徵焉遊頑有歸而土愛心臧不安本分者無之爲益賊者無之爲乞丐者無之以富凌貧者無之學校未興已養而兼教矣休哉蕩蕩乎故吾謂教以濟養養以行教教者養也養者教也非是謂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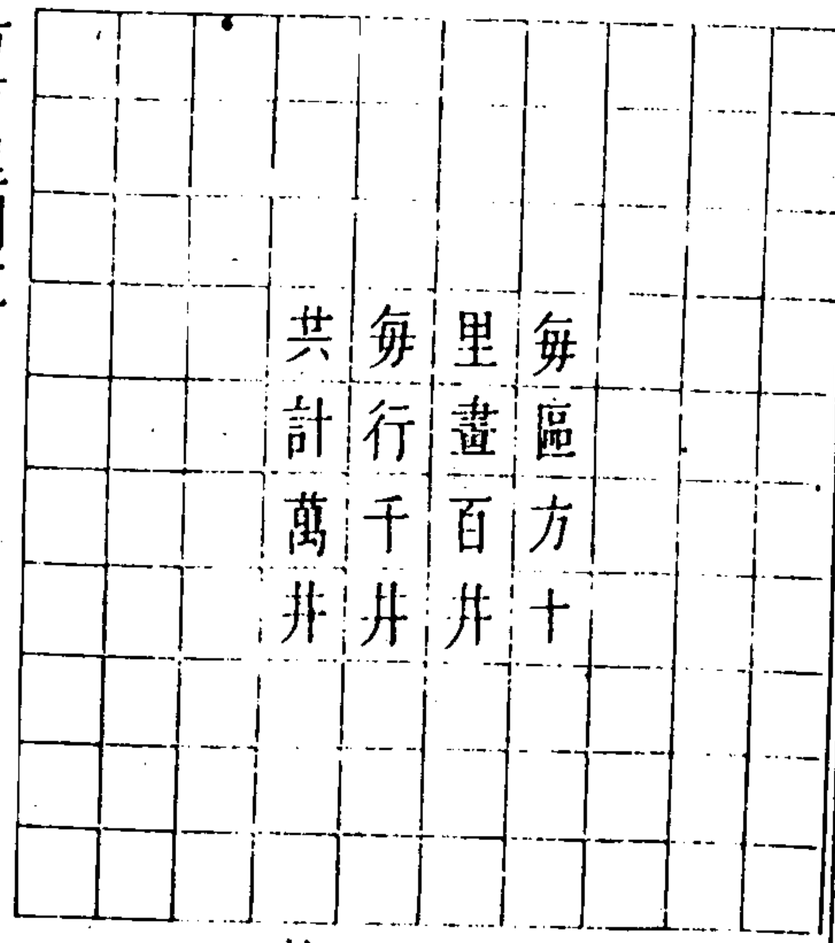
井田經界圖說

井田經界之圖



孟子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吾所以明井制必明理制也周制三百步爲一里百步爲一畝六尺爲一步每步長今步一尺則三百步爲里者即今三百六十步之數也然考之文問之獻又多異說且謂周尺僅今七寸強要之不若即以今里今畝今步尺爲準爲甚明且亦夫子從周之義也以今里推之方里之地合該十二萬九千六百步周之九百畝當今五百四十畝今二百四十畝每區六十畝內公外私若田儻處除公田內六畝給八家爲場圃廬舍田窄給三畝爲窩鋪其地亦可桑又通各井兩端爲田車之路宜縱者縱宜橫者橫隨邑人出入之便十里一房以處田畯不云廳堂者蓋田畯宜遊井以勸此直暫息不成其所也

方百里圖



方百里圖說

公侯皆方百里古也何必圖以古制久湮人輒謂田少故圖之以示田足也一區方十里當百井一行方十里者十當千井共該一萬井也即除墳邑山川林路約天下之大勢或有山川或無山川者增補言之各百里內亦不減八千井一井八家共該六萬四千家吾知百里內之人民去二十以下及六十以上者亦不過六七萬丁而已即或人浮于田一區二夫一夫受二十七畝亦足用也又就孟子註徐氏所識田祿推之大國之君取三百二十井卿取三十二井大夫八上士四中士二下士一共該三百九十井侯度宗支之祿亦如之或倍之宰長佐役等祿宗廟宴會交際恤弱優賓禮賢撫幼養老衆旅勸工補春助秋等事

或亦倍之或數倍之約不過八千井之半而用足矣餘則別貯名曰工倉諸侯不得擅開上巡則以補助慶功大凶則侯請以賑三歲一散陳又十井一長百井一百長千井一千長二千井一邑宰一佐士宰祿視大夫佐士視上士千長視中士百長視下士十長無祿此方百里之大率也天子之千里侯之五十里俱可推知第王臣之祿重耳

治賦

慨自兵農分而中國弱雖皆有府兵則有衛制固欲一之迨於其衰頂名應雙皆乞丐滑棍或一人而買數糧支點食銀人人皆兵臨陣遇敵萬人皆散嗚呼可謂無兵矣豈止分之云乎即其盛時明君賢將理之有法亦用之一時非久道也況兵將不相習威令所攝其爲忠勇幾何哉間論王道見古聖人之精意良法萬善皆備一學校也教文即以教武一井田也治農即以治兵故井取乎八而陳亦取乎八考之他書類謂其法創自黃帝備於成周而以孔明之八陳實祖之但帝王之成法既不可見武侯之遺意又不得其傳後世亦爲得享其用哉竊不自揣覓于井旧法畧有一得敢詳其治賦之要有九治賦之便有九一曰預養餼騶而責千里則慮上宜非供膳薄稅歛汰冗費以足民食一曰預服嬰兒而役育則慈井之賢者爲什什之賢者爲長長之賢者爲將以平民情一曰預教簡師儒申孝弟崇忠義以保民情一曰預積農隙之時聚之於場

時宰士一較射藝月千長一較十日百長一較同井習之不時一曰利兵甲胄弓刀精利者官賞其半直較藝賢者慶以器一曰養馬每井馬二公養之彷北塞興法操則習射閒則便老行或十百長有役乘之一曰治衛每十長一牌刀率之於前九人翼之於後器戰之法具紀效新書一曰備羨八家之中四騎四步供役不過各二人餘則爲羨卒以備病傷或居守一曰體民心親老無靠不卒老弱不卒出戍給耕不稅傷還給耕不稅死者官葬九者治賦之要也一曰素練隴畝皆陳法民恒習之不待教而知矣一曰親卒同鄉之人童友日處聲氣相聆情義相結可共生死一曰忠上邑宰千百長無事則教農教禮教藝爲之父母有事則執旗執鼓執劍爲之將帥其執不親上死長一曰無兵耗有事則兵無事則民月糧不之費矣一曰應卒難突然有事隨地即兵無徵救求援之待一曰安業無逃匹反散之虞一曰齊勇無老弱頂替之弊一曰靖奸無招募異域無憑之疑一曰輯侯無專擁重兵要上之患九者治賦之便也至於陳法八千長率之於前四邑將督之於後左戰而右翼之則左正而右奇右戰而左翼之則右正而左奇前後之相應內外之相接無非供膳薄稅歛汰冗費以無非右無非無非正無非奇如循環如鬼神如天地分張之可圍敵之弱合衝之可破敵之堅敵攻之不可入入之不可出居則爲營戰則爲陳亦烏可測其增烏可窮其用也哉

八陳圖說圖失
古伯阈三萬二千全軍之陳也綱目皆井形表圓象天裏方象地中軍象太極四角象四象八陳象八卦旗幟五色象五行南方火則旗紅左旗鑲青者以火之於木相從也青宜鑲黑而白之者取易辨之也黑宜白而紅之者別於青也凡千長所率二千卒每百長一小旗從其將旗中必異色書長姓姓同書字四邑將皆綉綵旗又各備一方綉旗一面當敵則二邑督四路之兵如四面當敵則佐士與邑將分督八路之兵一面當敵左右者應之餘則皆否如天鳥出戰雲虎卽爲兩翼風龍地蛇各安其位是也戰者戰而守者守如八表皆戰而八裏不動是也下此而萬六千或三千二百或一千六百神而明之在乎人耳

學校
或問於思古人曰自漢高致牢闕里歷代優意饗宮建教訓之官有臥碑之設何嘗不存心學校也似不待子計矣思古人曰嗟乎學校之廢久矣考夏學曰校教民之義也今猶有教民者乎商學曰序習射之義也今猶有習射者乎周學曰庠養老之義也今猶有養老者乎且學所以明倫耳故古之小學教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大學教以格致誠正之功修齊治平之務民舍是無以學而舍是無以教君相舍是無以治也迨於魏晉學政不修唐宋詩文是尚其毒流至今日國家之取士者文字而已賢宰師之勸課者文字而已父兄之提示朋友之切磋亦文字而已不則曰詩已爲餘事矣求天下之治又烏可得哉有國者誠痛洗數代之陋用畺帝王之猷俾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浮文是戒實行是崇使天下率知所向則人材輩出而大法行而天下平矣故人才王道爲相生倘仍習習將朴鈍者終歸無用精力困於紙筆聰明者逞其才華詩書反資寇糧無惑乎家讀堯舜孔孟之書而風俗愈壞代有崇儒重道之名而真才不出也可勝嘆哉

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及鄉大夫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貳之書其副本

丘氏曰成周盛時用鄉舉里選之法以取士二十五家爲閭閭有胥閭胥則書其敬敏任恤者百家爲族族有師族師則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五百家爲黨黨有正黨正則書其德行道藝二千五百家爲州州有長州長則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萬二千五百家爲鄉鄉有大夫則三年大比攷其果有六德六行而爲賢通大六藝之道而爲能則是能遵大司徒之教而成材矣於是鄉

老及鄉大夫帥正長之屬合圖族黨憲之人行鄉飲之禮用賓客之儀以興舉之書其氏名於簡冊之中獻其所書於天府之上天子拜而受之以賢才之生乃上天所遺以培植國家元氣者也

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封建

或問於思古人曰世風遞下人心日澆以公治之而害伏以誠御之而奸出是以漢之大封同姓亦成周伯叔諸姬之意而轉曰已成反畔唐之優權藩鎮僅古人甥舅伯侯之似而李祉即以敗亡故宋鼎既定盞酒以散勳臣明運方興亦世官而酬汗馬非故惜茅土也誠以小則不足藩維大則適養跋扈封建之難也子何道以處之可使得宜乎思古人曰善哉問此不可以空言論也先王遺典封建無單車之望大經大法畢著咸張則禮樂教化自能潛消反側綱紀名分皆可頓杜驕奢而又經畫周密師古之意不必襲古之跡使十侯而一伯侯五十里一伯侯二大夫三士卿天子命之伯百里一卿三大夫六士卿與上大夫亦天子命之侯畜馬二十五甲士與稍伯畜馬五十甲士亦

稱有命乃起田卒焉邊侯伯士馬皆倍其畜有事乃起田卒焉侯廢不世爵祿視其臣而以親爲差侯臣不世邑采取公田而以位計數伯師不私出列侯不私育如此者有事則一伯所掌二十萬之師足以藩維無事而所畜士馬不足併犯封建亦何患之有況三代建侯之善必有博古君子能傳之者用時又必有達務王佐能因而潤澤者豈余之寡陋所能悉哉第妄謂非封建不能盡天下人民之治盡天下人材之用爾

後世人臣不敢建言封建人主亦樂其自私天下也又幸郡縣易制也而甘於孤立使生民社稷交受其禍亂亡而不悔可謂愚矣如六國之勢識者嘗言韓魏趙爲燕齊楚之藩蔽蠶食楚齊燕絕不之救是自壞其藩蔽也侯國且如此以天下共王可無藩蔽耶層層厚護寧不更佳耶板之詩云大邦維屏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道盡建侯之利不建侯之害矣如農家度日其大鄉多隣而我處其中之爲安乎抑吞隣滅比而孤棲一嚴之爲安乎況此乾坤乃自堯舜夏商周諸聖君聖相開物成務遞爲締造而成者也人主享有成業而顧使諸聖人子孫無尺寸之土寔靈無血食之嗣天道其能容耶身爲天子皆其歷世祖功宗德上邀天眷顧不能單恩九族大封同姓而僅僅一支私其富貴宗廟其無怨恫耶創興之際攀龍附鳳或運帷幄或功汗馬主臣同憂勞共生死一旦大業既

成不與之承天分地爲山河帶礪之盟勳舊其何勸耶凡諸大義皆不遑恤而君不王臣不贊絕意封建者不過見夏商之亾於諸侯與漢七國唐籓鎮之禍而忌言之耳殊不知三代以封建而亾正以封建而久漢唐受分封籓鎮之害亦獲分封籓鎮之利使非封建三代亦烏能享國至二千歲耶夏以有仍再造商有西伯率叛服殷周則桓文主盟尊王周召共和不亂四百也六百也八百也遞漸益長是皆服衛疊疊星環棊布隱攝海外之覲覿秘鎮朝闕之奸冏有以輔引王家天祚也以視後日之一敗塗地曆數日短者封建亦何負人國哉即以三代敗亾論受命者猶然我先王之殷朏舅舅也列辟無恙三恪世修失天下者仍以一國封之是五帝三王有數百年之天下而仍有千萬年不亾之國也使各修天子禮樂事則膳之喪則拜之客而不臣是五帝三王有千萬年不亾之國即有千萬年不降之帝王也倚數休哉守此不替有天下者誰不胥受其福乎且君非桀紂誰敢犯天下共主來天下之兵耶侯非湯武誰能合千八百國而爲之王耶君非桀紂紂其亾難也侯非湯武王之難也故久而後失之也即君果桀紂而侯果湯武矣本冏之積倉自足供輸重無侯掠人箱囷炊人梁棟也一心之虎賁從王之與國自足以奉天伐暴無侯挾虜丁壯因而淫擄婦女也南巢牧野一戰而天命有歸無侯於數年數十年之兵爭而處處戰場也耕者不變而市者不止不至於行人斷絕而百里無烟火也王畿鼎革而天下猶有君不至於聞京城失守而舉世分崩千百成羣自相屠搶歷數年不能定也王者綏定萬邦而屢有豐年不至於耕種盡廢九有蕩然上干天和水旱相仍歷三二世不能復也蓋民生天地咸沐封建之澤無問興亾皆異於後世如此而秦人任宄力以自雄收萬方以自私敢於變百聖之大法自速其年世以遺生民氣運世世無窮之大禍祖龍之罪上通於天矣文人如柳子厚者乃反爲公天下自秦始之論是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可勝嘆哉

宮刑

或有問於思古人曰昔漢除宮刑百世稱其仁子言王道亦既詳矣乃並微聞宮刑亦當復無以法不嚴則易犯故峻其法以仁斯民乎思古人曰否不然也夫謂法不嚴則易犯暴君酷吏假辭以飾其惡耳吾所謂復古刑者第以官壺之不可無婦寺勢也即理也倘復封建則天下之君所需婦寺愈多而皆以無罪之人當之胡忍哉且漢之除宮刑仁而愚者也漢能除婦寺哉能除萬世之婦寺哉不能除婦寺而除宮刑是不忍宮有罪之人而忍宮無罪之人矣說者又謂刷童男女不於民問惟以官貿則是任民之願嗟乎狙民甚矣小民何知惟知利耳以利誘民而宮之豈天爲民立君之意哉今之貪利爲盜者惡自民也上

且誅之若因民之貪誘而宮之惡自君矣可勝慨哉故封建必復宮刑不封建亦必復宮刑也惟願爲政者慎用之耳至肉刑之五罪辟今猶用之剿捌二刑不復可也

濟時

或曰若子之言非王政必不足治天下顧漢末非行王道時也孔明何以出唐葉無行王道事也鄴侯何以相是必有濟時之策矣況王政非十年經理十年聚養十年浹洽不能舉也倘遇明王賢相不忍斯民之水火欲急起拯之而人材未集時勢未可將舍此無道則所謂大用之而小效者又何說也思古人曰王道無小大用之者小大之耳爲今計莫要於九典五德矣除制藝重徵

舉均田畝重農事徵本色輕賦稅時工役靜異端選師儒是謂九典也躬勤儉遠聲色禮相臣慎選司逐佞人是謂五德也爲之君者克五德之行爲九典之施庶亦駕文景而上之矣然不體聖學舉聖法究非所以致位育追唐虞也是在爲君者

重徵舉

嘗讀禮聘則爲妻奔則爲妾所以崇禮義養廉恥也故女無行媒不相知名士不爲臣不見成湯之於伊尹也三聘莘野文王之於呂尚也載旋渭濱下至衰世猶有光武就見之子陵昭烈屢顧之諸葛如四子者固有以自重抑其君知所以重之也近自唐宋試之以詩弄之以文上既曰選士曰較士曰恩額曰賜第士則曰赴考曰赴科曰赴選縣而府府而京學而鄉鄉而會其問問先察貌索結容年巡視搜檢解衣跣足而名而應挫辱不可殫言嗚呼奴之耶盜之耶無論庸庸輩不足有爲即有一二傑士迫於出仕氣喪八九矣宜道義自好者不屑就也而更異其以文取士也夫言自學問中來者尚謂有言不必有德況今之制藝遮相襲竊通不知梅粟便自言酸甜不特士以此蔽人取士者亦以自欺彼卿相皆從此孔穿過豈不見考試之喪氣浮文之無用乎顧甘以此誣天下也觀之宋明深可悲矣竊嘗謀所以代之莫若古鄉舉里選之法倣明舊制鄉置三老人勸農平事正風六年一舉縣方一人如東

驗賢否得真矣即有一二勉強爲善盜竊聲譽者焉能九載不變哉況九載之間必重自檢飭即品行未粹者亦養而可用矣爲政者復能久任考最于九載十二載或十七八載之後國家不獲真才天下不被實惠者未之有也

靖異端

古之善靖異端者莫如孟子古之善言靖異端者莫如韓子韓子之言曰人異人火其書明先王之道以教之善哉三言盡之矣愚嘗取而詳推之日前耕耘皆三代之赤子弟自明帝作俑無恥之民從而效尤妄談禍福依說仙神枝連蔓長焚香講道者遂紛紛其實猶然中國之民也一旦收爲左道之誅豈不哀哉考古謀今靖之者有九一曰

絕由四邊戒異色人不許入中國二曰去依令天下毀妖像禁怪祠三曰安業令僧道尼姑以年相配不足者以妓繼之俱還族不能者各入地藉許隸寺觀寺木以易宅舍給香火地或逃戶地使有恒產幼者還族老而無告者入養濟院夷人仍縱之去皆所謂人其人也四曰清蘗有爲異言惑衆者誅五曰防後有窩佛老等經卷一卷者誅獻一卷者賞十兩許窩者賞五十兩六曰杜源令碩儒多著闢異之書深明彼道之妄皆所謂火其書也七曰化尤取向之名僧長道令近正儒受教八曰易正入給四書曲禮少儀內則孝經等使朝夕誦讀九曰明法既反正之後察其孝行或廉義者旌表顯揚之察其愚頑不悟者責罰詠

有年所及禁出遊四方辨證益久謬謂亦因時酌畧而大體莫易井田則開創招流區畫爲易而人安口繁各有定業者井難則均田又難則限田與先生見建以爲不必復古因封建之舊而封建之舊而封建啟紛擾一三代德教已久祿之家鮮克由禮況今時紈袴易驕居民上民必殃二郡縣即漢唐小康之運非數百年不亂封建則以文武成康之聖賢治之一傳而昭王南巡遂已不返後諸侯漸次離析各自爲君六七百年周制所謂削地滅國皆付空言未聞彼時以不朝服詠何國也劉於晚

近雖有良法豈能遠過武周三或謂明無封建故流寇肆
毒遍地丘墟竊以爲宋明之失在郡縣權輕若久任而重
其權亦可弭變且唐之藩鎮即諸侯也而黃巢儼然流寇
矣豈關無封建耶四或又謂無封建則不能處處皆兵天
下必弱竊謂民間出兵處處皆兵郡縣自可行不必封建
始可行也五而封建之殘民則恐不下流寇不觀春秋乎
列國君卿尙修禮樂講信睦然自會盟朝遇紛然煩費外
侵伐戰取一歲數見其不通魯告魯者殆又倍蓰幸時近
古多交綏而退若至今日殺人狠藉盈野盈城豈減流寇
然流寇亾慶而諸侯亾遲則將爲數十年殺運數百年殺
運而禍更烈矣唐之藩鎮爲五季金之河北九公日尋干

戈人烟斷絕可寒心也六天子世圻諸侯世同卿大夫獨
非伯叔甥舅之裔耶亦世采自然之勢也即立法曰世祿
不世官必不能久行周之列國皆世臣臣室可見矣夫使
天下富貴數百年皆一姓及數功臣享之草澤賢士雖如
孔孟無可誰何非立賢無方之道也不公孰甚欲治平何
由七戊寅浙中得陸桴亭封建傳賢不傳子論蓋即郡縣
久任也似有當質之先生先生曰可而非王道也商榷者
數年於茲未及合一先生倏已作古矣於戲此係位育萬
物參贊天地之事非可求異亦非可強同也因書於後以
待用者康熙乙酉二月蠡吾門人李榮書於鄚城寓署

存人編序

顏先生三存編記人將得復性力學掌治也快矣哉而先生愀然慮謂異端鴟張方舉世而空之虛之人類行盡又何學又何治而又安所謂性東比黧翁畫幹垣削屢夜豨突穿日築卒不就昔衛靈公入圄兩冠有遂子夏拔矛下格而還周寘氏掌攻猛獸歐以靈鼓庭氏掌射國之妖鳥若神也則以太陰之弓與杠矢射之韓子曰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豈不信哉先生乃復著喚迷塗釋迦佛贊解并與張京兆議者類為存人編於戲先生之心迫矣壞亦不知何底也迨東漢明帝信傳流之說說迎妖魔於

西域其言曰得其道可以治天下嗚呼世有滅絕人倫之道可以治天下者乎其徒沙門數人隨之而入明帝與楚王英輩男婦焚香頂禮設齋飯僧創為清涼臺以供佛骨于是建塔廟飾金碧施設衣食以奉沙門而天朝自是有佛矣其父光武皇帝以前天朝固止祭天地宗廟社稷五祀八蜡馬祖各家祖先未有所謂庵觀寺院佛菩薩者也沙門等倭其師說以念佛看經可得福利誘我愚民之欲以不信三寶必入地獄碓搗磨研油鑊火熬等危言嚇我愚民之膽於是信奉者衆而為沙門徒者有利無產無依之民靡然從之而我天朝自是有僧矣前此漢秦以上我天朝固止士農工商無所謂僧者尼者滅絕人倫之人也暨乎使古聖人養法

嗅迷途博陵顏元所著以勸僧道歸人倫之書也既成而自序之曰昔者唐虞三代聖人疊興代天子民家給之宅人分之地生幼者有助壯衰者有養殘疾無告者倍為矜恤民生無不遂也設為庠序學校國州黨閭莫不有學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民性莫不各正也秦人作俑將聖人養民教民之具廢棄殆盡漢家七制之主雖曰英君其於先王之政曾不能復十一於千百民無恒產矣其養者多矣無恒產因無恒心喪其性者多矣即使外國之妖邪不入天朝之化淩俗壞亦不知何底也迨東漢明帝信傳流之說說迎妖魔於

在家宅五畝人田百畝雖沙門巧說亂墜天花誰肯舍我父子兄弟從彼禽獸乎使古聖人教法在則家有禮義人知孝弟寧儉死而不作無父無君之輩雖沙門巧說亂墜天花又誰肯舍我孝慈義順友恭之樂從彼狠毒空寂乎惟儉寒切身以世亂多故內無義理以自主遂相陷而蹈於邪然不思我一失足爲僧戕祖父以十千萬人之血脈自我而斬矣我身以下千萬年之生理自我而絕矣我父母兄弟夫妻遂爲路人矣豈不可傷此心寧忍正如遊子谷皇爲強暴所逼馳入陷阱仁人之所深憐而急欲引手也至於道家者流禍在佛先成周之老子關喜西漢之文成五利雖頗有異說然尚在君臣父子夫婦倫中未絕人

道也近世昧於丹法仙術又染於佛教始亦滅絕倫紀故亦並與之前世大儒守立說以勸化之皆聞有明曾月川先生著夜行燭一書惜頗行未廣鮮有見者予素抱熱腸不忍無知迷於邪途如疾痛之在身故著爲俚言數款以喚我同胞之迷而使返倘僧道聞予言而猛然醒幡然改則寧儉寒寧患難而不作無父無君之徒寧儉寒死寧患難死而不爲不忠不孝之鬼奮然出陷阱而就坦途以已失業之人一旦復事田園娛妻子其心之快何如耶以已墮倫之人一旦復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其家之快何如耶以已絕於親之人一旦生者無子而復有子死者無嗣而復有嗣其宗無孫而復有孫壙墓無祭而復有祭其先靈之快何如耶以不服事君上之人一旦賢明者歸儒圖仕愚朴者租傭奉國添幾千萬有用臣民朝廷之快何如耶由此而漸引漸大自天朝而傳外國皆知去無倫之教而返之人倫則昔日西域生一釋迦害其本國延及天朝者今日天朝生一顏元被正天朝亦波及外國去人間千年之蟲蠱廣天地無已之生成乾坤之大快又何如耶雖然此非元一口一手之力也所願同胞中之醒者呼同胞中之醉同胞中之植者扶同胞中之仆以天下之同胞救天下之同胞則邪可正經可興矣是爲序

壬戌中秋十九日題於習齋

卷一
喚迷塗序
第一喚
第二喚
卷二
第四喚
第五喚
政
卷三
釋迦佛贊解
卷四
毀念佛堂議
開念佛堂說
擬諭錦屬更念佛堂

喚迷途

博陵布衣顏元著
蠡吾門弟子李明性訂

第一喚

此篇多爲不識字與任持雲遊等僧道立說此項人受惑未深只爲衣食二字還好勸他譬如誤走一條路先喚那近者回來我們這裏喚那近的也先聽得故第一喚那平常僧道

凡人做僧道者有數項一項是本人貧寒不能度日或其父母貧寒不能度日艱於衣食便度爲僧道一項是禍患迫身逃走在外或兵亂離家無地自容度爲僧道一項是父母生子女不成信佛道在寺廟寄名遂舍入爲徒一項是偶因災禍妄信出家爲脫離苦海或日觸寺廟傾倒起心募化說是建立功果遂削髮爲僧或戴髮稱道人大約是這幾項人或有不得已或誤當好事做不是要惑世誣民滅倫傷化便是聖人出世亦須哀憐而教化之不忍牧爲左道之誅也但你們知佛是甚麼人否佛是西域番人我們是天朝好百姓爲甚麼不做朝廷正經的百姓卻做那西番的弟子他若是個好人還可他爲子不孝他父母爲臣不事他君王不忠不孝便是禽獸了我們爲甚麼與他磕頭爲甚麼做他弟子他若是個正神還可他是個西

方番鬼全無功德於我們我們這房屋是上古有個聖人叫有巢氏他教人修葢避風雨虎狼之害我們於今得住我們這衣食是上古有個聖人叫神農氏教民耕種又有黃帝元妃叫西陵氏教人蠶桑我們於今得吃得穿我們這田地是陶唐時有個聖人叫神禹把橫流的洪水都治了疏江淮河漢鑿龍門通大海使水有所歸我們於今得平土上居住我們這世界是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合漢唐宋明以來歷代帝王聖賢立禮樂刑罰治得乾坤太平我們纔得安穩所以古之帝王聖賢廟食千古　今之帝王聖賢受天下供奉理之當然佛何人有何功德乃受天下人香火真可羞也真可誅也你們動

輒說賴佛穿衣指佛吃飯佛若是個活的不忠不孝尚且不當穿天下人的衣吃天下人的飯何況佛是個死番鬼與天朝全無干涉你們焉能指他吃穿的語云無功食祿寢食不安你們又動輒念經宣卷神要那西域邪言做甚麼人要那西域邪言做甚麼白白的吃了人家的活時做個不妥當的人死了還做個帶缺欠的鬼我勸你有產業的僧人早早積攢貲財物出了寺要個妻成家生子無產業的僧人早早拋了僧帽做生意工匠無能者與人傭工掙個妻子成個人家上與朝廷添個好百姓這便是忠下與祖父添個兒孫這便是孝使我上而丁百世祖宗有兒孫下而千百世兒孫有祖父生作有夫婦有父子有宗族

親友的好人家死入祖宗墳墓合祖宗父兄族人埋在一塊土做個享祭祀的鬼思量到此莫道是遊食僧道與住持僧道便是那五臺山京都各寺觀大富貴僧道也不該貪戀那無意味的財產你們說那有錢的僧道像甚麼就是那內官家富貴便黃金千兩位享三公極了祖父的血胤絕了天地生機竟成何用思之思之

老僧人老道士見的明白你們受苦一生中甚麼用無徒弟的再不消度人了悞了自己又悞他人神明也不佑有徒弟的早早教他還人倫你若十分老便隨徒弟去度日若不十分老也尋法要妻妻便不要妻也還家家下有房屋田產的固好雖無田產房屋尋個手藝生理的也好就兩

者俱無雖乞食度日比做僧道也好好在何處現有宗族合他有父兄子姪情分便病了他直得照管你便死了他直得埋殯你便做鬼也得祔祖宗享春秋祭祀豈不是好若做僧道莫說遊僧遊道死在道路狠拖狗曳的便是住持的若無徒弟也苦雖有徒弟伏侍的終是異姓人比不得我兒女是我骨肉也比不得我宗族是我祖宗一派死了異姓祭祀也無饗理況世上那有常常住持的寺院究竟作無祭祀的野鬼豈不傷哉

歸人倫事最宜蚤圖第一件先要知前日由平民做和尚是朝廷的逃民是父母的叛子是玷辱親戚朋友的惡事古人云不忠不孝削髮而披君親遊手遊食易服而逃租

稅只此四句斷定和尙不是好人了今日由和尙做了平民是朝廷正道百姓是父母歸宗孝子是從頭有親戚有朋友的好事古人云自新休問昔狂伊尹稱成湯改過不吝自新便成的君子改過便做的聖人我之歸也不忍我祖宗無後而歸也不忍我父母無子而歸也是謂之大仁不願天下人皆有夫妻我獨爲鰥夫而歸也不願貴賤賢愚皆爲朝廷効力獨我爲猾民而歸也不願昆蟲草木皆爲天地廣生成我獨腐朽而歸也是謂之大義大仁大義之舉而世人反以爲不美事名之曰還俗夫謂之俗必以爲作僧道是聖果事而今還於俗鄙也必以爲是清雅事而今還於俗凡也必以爲是清雅事而今還於俗俗常也蹉乎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尼父之所大慮也吾今正其名曰歸人倫明乎前此迷往他鄉而今歸家也明乎前此誤入禽獸之羣而今歸人羣也明乎前此逸出彝倫之外而今歸子臣弟友之中也世人去家鄉數千里見一本土人輒涕泣不勝一旦還鄉則隣里皆來看望心安意樂今之歸倫何獨不然僧道有歸人倫而來見吾者吾必酒食待之爲之圖謀生理吾黨有寄尺書口信於吾者曰某處某僧道今歸倫於某府州縣某鄉爲某姓名矣吾必不遠百里具儀往賀之人之好善誰不如我鼓動天下救濟生民同志者共勉之

養口體承宗繼嗣有所托矣一旦爲僧道生不能養死不能葬使父母千萬年無掃墳祭主之人一思赤子懷抱時你心安不安懸弧者男子生下當爲朝廷應差應甲平定禍亂大而爲將小而爲兵射獵四方生人之義也一旦爲僧道便爲世間廢人與朝廷無干不但不爲朝廷効戰鬪並不當差納糧以供其上回思懸弧之義寧不自愧、

禽有雌雄獸有牝牡昆蟲蜩蜢亦有陰陽豈人爲萬物之靈而獨無情乎故男女者人之大欲也亦人之真情至性也你們果不動念乎想欲歸倫亦其本心但拘世人之見以還俗爲不好耳今無患矣我將此理與你們說明了更不可自已疣悞

細思來你們爲僧道也只爲吃碗自在飯豈不思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皆有所事早夜勤勞你們偏偷安白吃就如世間倉鼠木蠹一般了是甚麼好試看世上各行生理手藝命中有飯吃自然餓不着你何必做僧道你命中若不好做僧道也受饑寒況有一種赴苦做活種地灌園的僧道一般受苦爲何廢了人倫你們都思量思量不可胡逃到底也

四卻子曰理明情切可令僧道輩又哭又笑爲何說的情理透切自然淚出痛腸豈不哭笑爲何說的情理爽快自然滿心懽喜豈不笑

第二喚

此篇多爲參禪悟道登高座發偈律的僧人與談清靜煉丹火希飛陞的道士立說較前項人惑漸深迷漸遠與回頗難然此等率出聰明靜養之人聰明人易馳高遠故惑於異者多僕以爲聰明人易惑亦易悟靜養人善思又善聽況召之俾言如數一二如辨黑白如聞鐘鼓亦易入者一悟一思而猛然醒幡然改同快人倫之樂豈不美哉

佛道說真空仙道說真靜不惟空也並空其空故心經之旨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不徒靜也且靜之又靜故道德經之旨牝矣又玄玄矣又屯屯吾今以實藥其空以動濟其

靜爲僧道者不我服也入之深惑之固方且望其空靜而前進之不暇又焉能聽吾所謂實與動乎今姑即佛之所謂空道之所謂靜者窮之而後與之言實與動佛殊不能空也即能空之益無取道殊不能靜也即能靜之益無取三才既立有日月則不能無照臨有山川則不能無流峙有耳目則不能無視聽佛不能使天無日月不能使地無山川不能使人無耳目安在其能空乎道不能使日月不照臨不能使山川不流峙不能使耳目不視聽安在其能靜乎佛道之空靜正如陳仲子之廉不能克其操者也即使取其願而各遂之佛者之心而果入定矣空之真而覺之大矣洞照萬象矣此正如空室懸一明鏡並不施之粉黛妝梳鏡雖明亦奚以爲曰大覺曰智慧曰慈悲而不施之於子臣弟友方且照不及君父而以爲累照不及自身之耳目心意而以爲賊天地間亦何用此洞照也且人人而得此空寂之洞照也人道滅矣天地其空設乎道者之心而果死灰矣嗜慾不作心腎秘交丹候九轉矣正如深山中精怪並不可以服乘致用雖長壽亦兩間一蠢曰真人曰至人曰太上而不可推之天下國家方且溢大地之氣以長存煉五行之精以自保乾坤中亦何賴有此太上也且人人而得此靜極之仙果也人道又絕矣天地其能容乎世傳五百年雷震一次此必然之理蓋人中妖也天地之盜也

請問若輩聰明人乎愚蒙人乎果愚蒙人也宜耕田鑿井以養父母以受天子之法制不應妄爲大言鼓天下之愚民而立教門若聰明人也則以天地粹氣所鍾宜學爲公卿百執事以勤民生以佐王治以輔扶天地不宜退而寂滅以負天地篤生之心

朝廷設官分職以爲萬民長立法定律以防萬民欲人雖賢智只得遵朝廷法律而行所謂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也你們輒敢登高座談禪使人跪問立聽輒敢動刑杖是與天子長吏爭權也輒敢別定律令號招士民謂之受戒各省直愚民呼朋引類赴北京五臺受禪師法戒是與天子爭民也堂堂　皇王之天下儼然半屬梵

王子之臣民倘　朝廷震怒或大臣奏參豈不可懼猛醒

你們那個是西域各大都是我天朝聰明人欲求道當求我堯舜周孔之道堯舜周孔之道是我們生下來現成的道此身是父母生的父母生此身如樹根長出身幹枝葉若去父母是樹斷了根還成甚麼樹所以堯舜周孔之道全在於孝小而養口體悅心志大而顯親揚名再大而嚴父配天自庶人上至天子各隨分量都要完滿毫髮不盡便是缺欠便不可以爲子不可以爲人況敢拋卻父母忍心害理視爲路人還了得此身合兄弟同生都要相愛有兄長又如樹上生的前一節後一節若離了兄正如樹

枝斷去前截定後截壞了所以堯舜周孔之道全在於躬閒坐隨行尊父母的嫡子敬之如嚴君愛父母的遺體愛之如嬰兒無貴無賤各隨分量都要完滿分毫不盡便是缺欠便不可以爲人弟即不可以爲人子況敢拋卻兄長忍心害理視爲路人還了得父母生下我我又娶妻作子孫的父母他日子孫又長成作父母故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兄弟有兄弟然後有朋友有朋友然後有君臣故堯舜之道造端乎夫婦此端字是端倪的端字如織布帛之有頭緒如生草木之有萌芽無頭緒則布帛沒處織無萌芽則草木沒處生無夫婦則人何處生一切倫理都無世界都無矣且你們做佛弟子的那一個不是夫婦生來的若無夫婦你們都無佛向那裏討弟子佛的父親若無夫婦佛且無了那裏有這一教說到這裏

你們可知佛是邪教了是異端了假佛原是正道原行得他是西域的師西域的神我們有我中國的師中國的神自已的師長不尊爲甚麼去尊人家師長自已的父母不孝爲甚麼去孝人家何況原是邪教原是異端由其道一步行不去從他做甚你們最聰明說到這裏莫道你們有才料在世間做的別事便做個農夫做個乞丐也不失爲正人爲甚麼上高座閣眼扯手跟着鬼談邪言白欺以欺世也思之思之

佛輕視了此身說破此身累礙耳受許多聲目受許多色口鼻受許多味心意受許多事物不得爽利空的去所以將自已耳目口鼻都看作賊克其意直是死滅了方不受這形體累礙所以言圓寂言涅槃有九定三解脫諸妄說總之是要不生這賊也總之是要全其一點幻覺之性也嗟乎有生方有性若如佛教則天下並性亦無矣又何覺無所謂昭昭何所謂暗暗如佛教並幻亦不可言矣又何佛怪哉西域異類不幸而不生天朝未聞我天朝聖人之言性也未見我天朝聖人之盡性也堯舜周孔之言性也合身言之故曰有物有則堯舜性之湯武身之堯舜率性而出身之所行皆性也湯武修身以復性據性之形以治性也孔門後惟孟子見及此故曰形色天性惟聖人然後

可以踐形形性之形也性形之性也舍形則無性矣舍性亦無形矣失性者據形求之盡性者於形盡之賊其形則賊其性矣即以耳曰論吾堯舜明四目達四聰使吾目明徹四方天下之形無微焉使吾耳聰達四境天下之聲無壅焉此其所以光被四表也吾孔子視思明聽思聰非禮無視非禮無聽明者目之性也聰者耳之性也視非禮則蔽其明而亂吾性矣聽非禮則壅吾聰而亂吾性矣絕天下非禮之色以養吾目賊在色不在目也賊更在非禮之色則目徹四方之色適以大吾目性之用絕天下非禮之聲以養吾耳賊在聲不在耳也賊更在非禮之聲也去非禮之聲則耳達四境之聲不見沙泥不見風石之水一動一著仍是一物不照矣故

正以宜吾耳性之用推之口鼻手足心意咸若是推之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咸若是故禮樂縟紛極耳目之娛而非欲也位育平成合三才成一性而非侈也彼佛大之空天地君親而不恤小之視耳目手足爲賊害惟閉眼內顧存養一點性靈猶瞽目人坐暗室耳目不接天下之聲色身心不接天下之人事而方寸率思無所不妙可謂妄矣安在其洞照萬象也哉且把自身爲賊絕六親而不愛可謂殘忍矣及其大害慈悲則又苦行雪山割肉餧鷹舍身餧虎何其顛倒錯亂也哉

不能致此也正謂其洞照者無用之水鏡其萬象皆無用之花月也不至於此徒苦半生爲腐朽之枯禪不幸而至此自欺更深何也人心如水但一澄定不濁以泥沙不激以風石不必名川巨海之水能照百態雖渠溝盆盂之水皆能照也今使竦起靜坐不擾以事爲不雜以旁念斂者數十日鈍者三五年皆能洞照萬象如鏡花水月做此功至此快然自喜以爲得之矣或預燭未來或邪妄相感人物小有徵應愈隱怪驚人轉相推服以爲有道矣孑戊申前亦嘗從宋儒用靜坐功頗嘗此味故身歷而知其爲妄不足據也天地間豈有不流動之水天地間豈有不著地不見沙泥不見風石之水一動一著仍是一物不照矣故

管道楊慶孑存學編所引出山便與常人同也今玩鏡裏花水裏月信足以娛人心目若去鏡水則花月無有矣即對鏡水一生徒自欺一生而已矣若指水月以照臨取鏡花以折佩此必不可得之數也故空靜之理愈談愈惑空靜之功愈妙愈妄吾願求道者盡性而已矣盡性者實徹之吾身而已矣徹身者動與萬物共見而已矣吾身之百體吾性之作用也一體不靈則一用不具天下之萬物吾性之措施也一物不稱其情則措施有累身世打成一片一滾做功近自几席達達民物下自隣比上暨廟廊粗自灑掃精通變理至於盡倫定制陰陽和位育徹吾性之真全矣以視佛氏空中之洞照仙家五氣之朝元腐草之螢

耳何足道哉

四卻子曰談仁義孝弟心性如數家珍明白懇切不獨可喚脩道即吾儒皆當各置一通於座右

第三喚

此篇是喚醒西域真番僧者我天朝人誤走迷途固皆呼之使轉矣西域番僧獨非同生兩間者乎他既各具人形便各有人性寧肯自謂生遇釋迦亦使之番頭下淚固以其人形必之也況今番僧亦不幸而生乎西域爲其習俗所染邪教所誤耳何可不救之使歸人倫耶

你若識天朝字自讀而自思之若不識字能解天朝語可求人講與你們聽

你雖不幸而不生天朝你獨無父母耶你父母生下你你便不做人父母生人可乎是釋迦誆誑了你你求人講上兩喚聽便惺的釋迦是邪說了你看天地是個大夫婦天地無地也不能化生萬物天不能無地夫豈可無婦你看見婦人果漠然不動念乎這一動念卻是天理不容滅絕處只我天朝聖人就這天理上修了禮義定就婚姻禮法使天理有節制以別於禽獸然禽獸雖無一定配偶而游牝以時也是禽獸的天理若人無配偶是禽獸的天理也無了豈非天地父母惡物乎你們也當從我天朝行婚禮配夫婦有一定配偶這便是人道了力不能回家的便在天朝娶妻學天朝人手藝做個過活成個人家生下子女萬萬世是你們後代了力能回家的將這喚送途帶去講解與你國人聽教他人人知釋迦是邪教也學我天朝聖人的道理孝弟忠信你們就是正道的祖師了你們就是你

國的聖賢了與你國添多少人類添多少親戚添多少禮義便是大有功德天神必加福祉你們子孫爲官爲宰爲帝爲王都是有的你們看我天朝爲帝爲王的爲國公侯伯的官宦的多是羲農黃帝堯舜周公孔子子孫我教你歸人倫是慈悲乎釋迦教你斷子絕孫做個枯寂的鬼是慈悲乎你思量思量

你們凡往天朝來的都不是庸俗人或奉你本國王命進來妄說做國師的或差來納貢的或彼處豪傑自投要到天朝顯才能的或彼國不得志求逞於天朝的大都是聰明人且說你國也有夫妻否也有兒女否也有鄰里鄉人否也有君臣上下否夫妻也相配

合否生兒女也愛他否兒女愛父母否兒女同生也彼此親敬否鄰里鄉人也相交好否君臣上下也有名分否吾知其必夫婦相配也必父子相愛也必兄弟同生者相敬也必鄰里相好也必上下有分也這便是凡爲人類者自然的天性必有的道理我天朝聖人只因人自然之性教人必有之道因人有夫妻相配便教他以禮相合夫婦必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六禮備而後成成後還要相敬如賓相成如友夫義婦順這叫做夫婦有別那佛斷絕夫婦的好還是夫婦有別的好因父子相愛便教他父慈子孝父慈不但幼時懷抱養育大時還教他仁義管他幹正事子孝不惟衣食奉養還要和敬並盡溯塋節令還行祭拜

禮文沒後還有許多喪祭道理這叫做父子有親那佛斷絕父子的好還是父子有親的好因人兄弟相敬便教他兄友弟恭無論男兄弟女兄弟都是兄愛其弟弟尊其兄一坐一行都有禮法不得欺侮不得僭越這叫做長幼有序那佛兄弟無情的好還是長幼有序的好因人鄰里相好便教他同類相交謂之朋同志相愛謂之友以實心相與以實言相告這叫做朋友有信那佛棄絕人類入深山的好還是朋友有信的好因人上下有分便教他君臣的好以禮臣事君以忠這叫做君臣有義那佛斷絕君臣的好還是君臣有義的好我天朝道理只有這五件制許多刑政法度之文禮樂兵農之具水火工虞之事都是要節宣

這個維持這個當東漢時有幾個沙門傳佛道入天朝釀成無窮大禍嗏摩羅什等又翻譯西域經文傳有許多邪說以惑天朝之民這都是天地的罪人你們更不可效尤若能醒解我的言語把我天朝聖人的道理傳往西方將喚迷途翻譯成西方的言語使人都歸人倫都盡人倫莫說父盡父道子盡子道君盡君道臣盡臣道你西方諸國享福無窮只人也多生幾千萬豈不是真善果勉哉

四卻子曰爲他叫醒爲他安排爲他開發無一處不明

無一處不妥說五論處真錦心繡口

喚迷途

博陵布衣崔元著

蠡吾四卻子李明性訂

第四喚

前三篇喚迷途之人已畢此篇又專爲名儒而心佛者立說雖在五倫之中而見涉禪寂如宋蘇東坡明王弇洲之徒小有聰明見聞濫博啟口成辯舉筆成文不惟詞壇之雄而無識之人且尊爲儒者其實邪正不明得罪名教一生學力萬卷文章只此一誤舉無足觀惜哉

歐陽文忠與蘇文忠人品學問俱難軒輊只佐佛一節蘇

斯下矣佛之爲邪易明易見長公之才把筆何等氣力立朝何等風節到大悲閣記四菩薩記等文便平鄧不堪迷惑如田間村婦語何其於堯舜周孔之道頓忘四書五經之理遼萬里也必是自幼生長川蜀之地習見僧人多讀佛書入鮑魚肆不覺其臭矣文人看書可不慎哉

老泉傳家原是文人伎倆雖好讀孟子只要討出文法不是明道故其夫妻皆佞佛並其聰明子亦誤之矣豈不可惜

歐陽文忠公大有過人論頭如說聖人教人性非所先其識高於程朱一派益聖人教人只是六德六行六藝端木子明言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性道不可得聞程朱一派好談性道置起聖門時習事功不做蓋亦隱爲禪惑不覺其非卻說永叔爲誤異矣如作本論勝於柳蘇諸人但他亦是從文字起見只作一篇好文字耳亦不是全副力量衛聖道闢異端的人公若向此處做工夫與子瞻相交最深自可一言而救正之何至聽其惑遂而不返也且與鄭公同在政府若常講明邪正之理鄭公亦必相感而化以二公之賢而不能化亦未聞辯論救正之語固知其非用功於闢異者矣且與韓富二公三賢秉政大權在手正當舉其所謂禮樂者實行之矣乃亦全不掛口益見其爲文字之見非孟子本領矣

本論亦非確當之理醫書云急則治其標緩則治其本今佛氏之害瀰天漫地如人遍體瘡瘍若是而言從容調理血氣乎抑急須針膏擦洗之方也佛之害中人便昏亂狂顛發作便窒氣絕生正如風痰急症風不散則立刻癱瘓火不解則立刻譫語痰不吐不下則立刻喪命如是而言從容補陰陽乎抑急須湯丸炙薰散風降火吐下頑痰之法也佛之害在一日則此一日中普天下溺多少人爲僧便斷多少人血脈如病瘟疫天疱遲治一日便多傳染幾人如是而言采參於朝鮮以補中斬兕於羌國以解毒乎抑現用防風荊芥以汗之苓連惡食金銀花之屬以解之而逐之有說而排之千歲之患偏於天下非一人一日所

可爲民之沉酣人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莫若務本以勝之嗟乎公第甚言當務本耳不知卻咻醫家急則治標及標本兼治之法矣是聖人不生禮樂不興便任佛氏之滅倫傷化戕賊民生而不救乎不幾如朝鮮之參羌國之兕不至遂聽瘟疫天殂之死喪傳染而不治乎何以爲醫也乾坤中揮戈逐佛著說排佛者若傳尚書辭吏部胡致堂其表著者公亦其一人矣若非有公輩數人不忠不孝數語佛骨表原道本論數文在乾坤更不知何底矣非一人所可爲雖千萬人亦一人之倡也非一日所可爲雖千百年亦一日之積也救得一人是一人轉得一日是一日正得一分是一分又曰民之沉酣骨髓非口舌所可勝亦未之思也積蚊成雷累畫成冊吾儒在上者則興禮樂以化民在下者則崇仁義以明道彼佛何所有哉徒以口舌簧鼓轉相惑誘遂亂天下至此吾獨不得以口舌救之乎天相吾道吾人而在上也一面興禮樂謹學校以修其本一面立法禁施誥命以治其標天不相吾道吾人而在下也一面崇仁義屏邪行以修其本一面詳辨論著書說以治其標夫禮樂明則人才出而操戈排佛者益衆此本而標之之法也辯論著則君相悟而禮樂興此標而本之之法也庶幾其善醫矣

愚蒙人爲禿翁所欺固可憐聰明人未聞堯舜周孔之道見異而遷亦無怪所可惡者柳富藴王以絕世之才讀孔子之書有目而不分黑白有耳而不辯鐘磬時而堂堂正正談理如海潮河決時而窒心昧目逃惑如村婦牧兒最足以修愚僧之口逃俗人之向此君子所深爲痛恨者也紙上雄文立朝氣節皆孔子所謂其餘不足觀者功不抵其罪也明之僉州諱特一文士耳未必有大君子與之交也柳則友韓矣富藴則友歐陽矣柳富藴之不虛心受益韓歐之不極盡規勸均可憾也今世而有韓歐乎遇友人之柳富藴者宜極盡其救正正之不可而再再之不可而三而四此非小故也今世而有柳富藴乎遇友人之如韓歐者則宜虛心受益改轍自新勿取誅於君子可也試看貢島一詩僧耳從昌黎而歸人倫尚來千古美談況吾儒中豪傑而可自誤乎哉

三代後唐之昌黎宋之程朱明之陽明皆稱吾儒大君子然皆有與賊逼氣處有被賊瞞過處有逗遛玩寇處今畧摘一二與天下共商之非過刻也恐佛氏借口與儒之佞佛者倚以自解也昌黎誅佛不遺餘力死生以之真儒陣戰將也惜其貶潮州時聞老僧太顛召至州郭與之盤桓及其將行也又留衣服爲別夫使太顛可教則一二見可化之歸儒不可教則爲不就擒之徵寇又何久相盤桓留衣相贈乎不幾夷蹤結社乎及孟尚書閻其事貽書致問又稱太顛頗聰明識道理予閱答書至此大爲驚異世豈有爲僧之人而識道理者乎豈有識道理

之人而爲僧者乎則昌黎所見之道理必尙有微異於孔孟者矣則昌黎之文太顚必尙有微爲瞞過者矣不幾遠遛玩惹乎周子太極圖說已多了無極二字極乃房上舂標是最上之稱又加以太字是就無可名處強指之矣又何所謂無極乎至其言性又不合加一惡字故程朱由此皆誤言氣質有惡又言氣質爲吾性害是卽爲六賊之意浸過儒道分界矣朱子盡力與象山辯無極二字是卽爲佛之空老之無隱蔽矣至程子作詩說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又云隔斷紅塵三十里白雲紅葉兩悠悠朱子動輒說氣質雜惡動輒說法門陽明近禪處尤多習俗移人賢者不免所謂與賊通氣者此也

儒之佞佛者大約是小智慧人看道未貫上下或初爲儒者而功力不加畏聖道之費力半途欲廢又恥於不如人遂妄談空虛以誇精微者或貪名利工文字名爲儒而實不解聖道爲何物亦如愚民見異端而驚喜者至惑地獄禍福之說而從之者民斯爲下矣何謂小智慧見道未貫上下者彼多謂佛之上嶽與吾儒同或竟謂佛得其精吾儒得其粗此其人學識未大未能洞見性命之本及吾道體用之全見宋明儒者之所謂性無能出乎佛氏之上一聞禪僧之談心性遂傾心服之謂上截儒釋原不異也嗟乎不幾如吾存性編中所云根麻而苗麥乎天地間豈有此理有上截木仁而下截不愛父母者乎有上截本義而下截不敬君上者乎抑其上截之原非仁義也吾儒以仁義禮智信爲性而佛以空虛不著一物爲性以仁義爲性故忠孝者仁義之發也仁義者忠孝之源也後截之忠孝與上截之仁義如樹之根與枝一體也佛之上截總一空故爲不忠不孝之教斷絕倫物下截亦總一空也又焉得上截同而下截始異哉此輩猶能見宋明儒者之性者也至謂佛得其精吾儒得其粗者又並宋明儒之性未之聞平日徒以章句目儒業卽粗聞仁民愛物作用亦茫視爲後起事不知堯舜之精一執中三事六府之體也三事六府精一執中之用也周孔之一以貫之三物四教之體也三物四教一貫之用也如樹之根本枝幹通爲一體未可

以精粗分也故無根本則無枝葉矣無枝葉則非根本矣梧檟之根藏土千年與稷腐同譏彼佛氏固未可以精言也又何者是其精乎以腐穢爲精愚之愚者矣何爲以初爲儒功半途而廢妄談虛空以誇精微者人性皆善雖甚惡人必有善念一動之時雖甚濁世必有特起作聖之士但吾儒之道六歲教名數七歲教別八歲教讓九歲教數日十歲學書計幼儀十三歲學樂舞十五歲入大學凡六德六行六藝一切明親止至善者俱步步踏實地去做二十歲尙不許教人到三四十發揮其幼學者進見之君民退式乎其佛今世全錯了路徑少小無根本粗者求之章句精者求之靜敬到數年或數十年後全不見古人克實

大化之我既全體大用之我隨再進無工程之可據回顧無基本之可惜又恥於奔寶山半生作空手回之漢遂放達者爲莊周李贄之流謹飭者作龜山定夫之輩非以欺世也畧以自塗抹其作聖初心而不染於禪者鮮矣不知世降學晦孔徑久荒即虛花無果前路弗憑正宜返求之實地雖六德之一德六行之一行六藝之一藝不自失爲儒也即精力已竭尺寸莫贖惟當痛自悔恨如漢武輪臺之詔亦自千古共諒何必益爲虛大而叛背於聖道之外哉君子思之何以謂名爲儒而實不解聖道亦如愚民之見異而喜者自幼惟從事做破題揣八股父兄師友之期許者入學中舉會試做官而已自心之悅父兄師友以矢

志成人者亦惟入學中舉會試做官而已萬卷詩書只作名利引子誰曾知道爲何物故以官長進士舉人而聽講於村俗僧人驚爲道妙而師事者有之以秀才而信旁門邪說入焚香會者有之豈儒者而喪心至此乎抑原未嘗於儒道稍一解行一步也況秀才而貪利肆行爲官長而染指負上中氣必餒中心必懼明懼朝廷之法幽懼鬼神之禍一聞佛者顛頂之說烏得不悅一聞空名利之談烏得不服一聞讖悔消災之技又烏得不甘心也況僧道惑世誣民之巧固亦容有矣地獄報應之說僅足惑天朝之愚民痘疹送生仙妃之說僅足惑天朝之婦女士大夫不之信也又創爲文昌帝君之神謂司人間科甲貴賤又恐

其教之淡薄苦寂士夫未必肯受也又創爲準提菩薩會每月只幾日不食酒肉又許那借以遂其口腹之欲予之以不得不悅不得不服不得不甘心之勢而又牽之以不甚苦而易從之門烏得不莫之禦而從於邪也雖然天理自在人心猛一覺照愚蒙之夫無不可去邪而歸正況我輩士夫聰明傑秀高出尋常萬萬者乎急出幽谷返登喬木是所望於今之君子

地獄輪回之說我天朝聖人全未道及仲子路才一問事鬼神問死便截斷不與言蓋人之與天地並大者盡人道也盡人道者方且參天地贊化育盡幽明上下而自我治之又焉得舍生人之理而不盡暇問鬼道乎故地獄無之

降之百祥積不善之家降之百殃又云鬼神福善而禍淫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此禍福正理也成湯改過不吝顏子不貳過此悔過改過正理也若能日長天理日畏王法不作虧心事尚矣即貪財好色做出無狀猛然一醒痛改昨非成其今是孝親敬長忠君愛民恤孤濟寡救難扶危真心實力足以格天地感鬼神況於人乎去卻半生惡成此半生善或掃去五分惡成其五分善昔伯夷不念舊惡孔子見人一善而忘其百非吾以爲神明亦當如是只真心自新便爲君子自是朝野欽之鬼神敬之又何借佛力脩經作三昧法水哉今有人罪惡種種官府將依律定罪或有言此人素孝此人素弟或有言此人素有大功於國君有大功於生民則周禮八議之法可行若空言再不敢了官其減罪乎若言出于大聖大賢或忠臣孝子或朝廷貴人官府或因而少減其辜亦未可知也今誦西番邪妄之經依佛氏不忠不孝之鬼而求以免禍辟如作竊盜而求強賊爲之請討罵兄嫂而借弒父母者爲之先容罪不更加之耶願熟思之

四卻子曰鬧後儒佞佛根蒂道理極真識見極透看至痛切處快心快心

吾觀當今天下僧道是大逃逸其逃逸中之岐途奇路或有信佛或有信仙或仙佛兼奉而各立教門交相誘引焚香一家各省下盞多名目吾未之遍遊亦知也惟就吾之近地眼見者一一正其誤而喚之回則他省府州縣名目雖不同而凡不遵子臣弟友之道者便是邪說不安爲朝廷百姓而名爲道人者便是左道皆可類推而急醒改之大率你們做頭行的都說是正道要化人你們做小道人的都不肯說是邪只當是修善這善字不明修字不講是今天下大關係也在位大人惟大學首章三綱領是真善實去明德實去親民而止至善自格物以至明德於天下當先者便先加工夫當後者便後加工夫這便是真修

儒名而心禪者大足爲世道人心之害既呼回之矣世間愚民信奉妖邪各立教門焚香聚衆者固皆俗鄙無足道然既稱門頭亂言法道羣男女廢業而胡行誘惑良民甚至山野里比皆遍則其爲害亦不小矣愚民何知不過不曉念佛看經之爲非不知左道惑衆之犯律安肯修善而爲之耳若不急急喚醒恐他日奸人因以起事則黃巾白蓮之禍恐即在今日之皇門九門等會上厝國家之憂下阬小民之命新河之事不已可爲覆車之鑑哉此篇各因其愚而開明之庶逃逸上個個喚同共由蕩平之正路是予之願也

善外此者都不是善都不是修善無位的百姓只今　聖諭朝廷官府立鄉耆鄉約講解敎人的木鐸老人朔望搖鈴曉諭的便是眞善實去孝順父母實去尊敬長上實去敎訓子孫和睦鄉里各安生理勿作非爲便是　個修善召也叫你覆宗絕嗣是必然的了我們宅上自有當祭的五祀正神門戶中霤井竈古人祭五祀或今庶人只祭二祀一祀至於士庶人各祭其祖先又是古今通法今你們不祭五祀不祭祖父專祀邪神將如你們兒子有酒食只將去與張三李四吃反不孝父兄你心下惱他不惱他責懲他不責懲他神明自是不容加禍來祖先自是不救此所以得罪神明先靈也你們如今可醒的了麼你們當初

聽的麼你們那頭行哄你們說上頭不是拏持齋念佛的是恐怕聚衆謀反不曉的聚衆謀反是別有律條不與持齋相干持齋念佛叫做左道惑衆是大犯法的便是一個人持齋立敎也該問罪又說他若是拏我我便吃酒肉不知上面不是爲你不吃酒肉是爲你另立敎門你如今可醒那犯王法的去處了麼其得罪神明在何處我說與你深微道理你們也不解且就明白的與你說你們家下供佛的供仙的三世再無不得奇禍的再無不得斷宗絕嗣的這是怎說他是忍心舍世的狠鬼他是無子無孫的絕竟你們把那狠鬼絕竟招到宅上爲得

原是要修好只差走了路拏著不好當好修朝廷官府也還憐憫你們也還寬待你們從容曉諭教你改圖更有一等可惡的聽見傳下禁persecution官府告示反說是刮風裏落病棗也把怕王法歸正道的好人反說是病棗不耐風你們執迷不醒不遵王法的倒是好棗把王法比做狂風倘朝廷官府聽的此話眞個拏起來怎麼了得有識者替你寒心急醒急醒

上一段是大槩勸諭天下走邪門的我直隸隆慶萬曆前風俗醇美信邪者少自萬曆末年添出個皇天道如今大行京師府縣以至窮鄉山僻都有其法尊螺蚌爲禮每日望太陽參拜似仙家吐納采煉之術卻又說受胎爲日連

偷口中念佛是殆仙佛參雜之教也其中殊無好奇尙怪
聰明隱僻大可亂世的人不過幾個莊家漢信二胡謅
亂講之人當就好事做不知犯王法亂人道得罪神明亦
不可不與醒他如你們不吃酒肉古聖人經上說爲此春
酒以介眉壽又云七十非肉不飽是聖人制下養老的物
若是不好聖人便不教人吃了若有一等性甘淡薄的人
不愛吃的也不妨但不當胡說胡道甚麼是胡說胡道即
如你們與日光叫爺爺月亮叫奶奶那是天上尊神我們
是百姓最小最卑那可加以名號你看北京纔有日壇月
壇天子纔祭的他便是都堂道府也不敢祭況我們愚民
每日三次參拜他做甚麼我嘗教一皇門道人說你去一

日三次參拜你縣官看何如他說怕竹板打參拜縣官便
怕板打若去輕瀆朝廷頭也斫了你終日輕瀆那天神還
是降災不降災所以你們多大災多滅門這個是犯王法
得罪神明的一端又如你們把日改做晌把月改做節之
類也只說是尊日月不敢冲犯之意不知我聖人書上說
非天子不議禮不考文那官府行文都叫日月沒有改就
晌節的禮沒有改就晌節的文你們私議私改是又一天
子了看是小事卻犯大法又如你們把天上參宿叫就寒
母又叫三星不知天官書上是七星上面還有兩大星叫
參宿下面還有兩大星叫參尺你爲甚麼把天神去了他
手足你們把天上房心二宿合成一座叫就煖毋不知竪

四星是房橫彎三星是心你們混雜二宿爲一律上說妄
談天象者斬這信口胡說卻犯了大法你們那裏知道又
如你們男女混雜叫人家婦人是二道只管穿房入室坐
在炕頭上不知我聖人的禮男無故不入中門女無故不
出中門叔嫂尙且不通問父兄於女子既嫁而歸尙且以
客禮待之至親骨肉亦必避嫌那有婦女往異姓無干的
人家去上墳的禮那有異姓無干的男子入人內室的禮
這大是壞人道亂風俗你們怎麼不顧體面我不忍細說
你們思量思量古人云天地之性人爲貴我們在萬物中
做個人是至尊貴的怎麼反以蟲類爲祖師便成個仙佛
也是人好也可羞況你們見成了多少仙多少佛盡是無

影妄談你們從今莫信他了回頭做朝廷好百姓省做會
的財物孝父母敬兄長養子弟省上會的工夫作活計過
日子只守王法存天理便是真正的善便受真正的福免
得官府今日拏明日禁免得鄉人這個把持那個訐告
直隸去處是門道外九門最多共犯王法得罪神明是一
理何用多言但你們愚民若不就名色一一說破那不是
處你們不醒必有說那門是邪這門不是邪的便不肯改
邪歸正九門道是斂錢給神掛袍上供的你們思量府縣
官長也叫人斂錢做衣穿否做飯吃否苟非異樣贓官斷
無此理況於神乎神要衣食做甚麼辟如百姓有人斂錢
與官做衣食必是奸民官府知道必是打死神亦如此定

加你罪你看你那師傅們都被惡灾都絕後了你還不怕麼又如你們申文上表上帝你看知府恣道那樣大官還上不得本必自巡撫轉本當初蠡縣道徐某舉了殺官破城的大寇以爲有大功差人上本差官當時拏赴刑部將徐問罪你們聞知否道官尚且上本有罪況你百姓上表於上帝豈不大得罪麼又如你們罷幾碗豆腐凍粉請甚麼玉皇上帝東嶽大齊城隍土地我們聽的大爲寒心你們擺下那等東西敢請縣官否縣官且請不得請許多尊神來做甚麼褻瀆神明罪必不赦思量思量又如你們供養仙佛在宅上朝夕瞻望焚香叩頭求福你們思量人家請幾個和尚道士常住宅內何如定是不好佛菩薩仙師

都是斷子絕孫不忠不孝之鬼凡招這邪氣在宅自是不祥看巫蠱鎮魘之術但埋藏些骨董物件在宅上便能釀禍看那邪祟中惡之疾但占些貴魅之氣在人身便能爲灾況常常供此惡鬼豈不發凶所以你們供邪神三世者斷無不絕你們想想是如此否

他若十門專以跪香打七爲修善你看世間有錢的叫人跪他幾炷香便將錢與他有這理否便有之是好人否那西番燃燈佛這就不是了我們愚民只可做莊稼做買賣孝父母敬尊長守王法存良心便是本等胡講甚麼心性有神明叫人跪他便給福的可謂愚矣世間豈有幾日不吃飯便得了道的又豈有幾日不吃飯便可得福之理這孝父母便是爲子的心性你敬尊長便是爲弟的心性你們鋤田的人胡講甚麼心性胡說甚麼歸一大凡邪教人都好說三教歸一或說萬法歸一莫道別的歸不得一只敬自己的祖父方是正道又若無爲大乘龍華等名目不

你改換多少名色就如黃門九門一般都是犯禁的只做彌陀佛釋迦佛改了個名色也不過是西域番人當不得我天朝聖人當不得我天朝　皇上我們現爲天朝人放著我天朝聖人的道不遵我天朝　皇上的法不遵卻奉西番燃燈佛這就不是了我們愚民只可做莊稼做買賣孝父母敬尊長守王法存良心便是本等胡講甚麼心性我們書上說率性之謂道這子臣弟友便是率性來的你們鋤田的人胡講甚麼心性你敬尊長便是爲弟的心性你們總不如信奉家宅正神孝都好說三教歸一或說萬法歸一莫道別的歸不得一只

我儒道祭自己的祖父自家宅神你們好祭西番死和尚
這歸一不歸一要說一是性你們把率性的于臣理都不
知卻尊他不忠不孝的佛還歸甚麼一要說一是空越發
不是了只看我聖祖高皇帝釋迦佛贊解
佛之害至今日尚忍言哉胥天下之周行而堙塞之胥
天下之人物而斬絕之家家土偶而不思野鬼入宅足
以招致不祥戶戶誦經而不知覆宗絕嗣之邪教陰毒
浸染足以害人禍世甚哉民乎愚之可憐也人徒見高
皇帝龍潛皇覺僧道入品遂謂佛至明朝實崇信之不
知高皇識見力量爲三代後第一君真龍川所謂開眼
運用光如黑漆者其一時之誤特倏爾雲翳耳今觀是
贊放邪衛正乃益服其識之高言之切於世道人心大

有功也而或者謂佛家有謊贊體太祖以之予以爲不
然謊伯夷者必謊以陳仲子斷不謊以盜跖謊柳下者
必謊以胡廣斷不謊以黃巢況此贊之尾刀斧森嚴直
使佛逃奸無所世有鐵案殺人以爲謊者乎即使姑從
人言謂太祖而果謊此謊也亦率性之謊矣不佞痛世
之愚妄爲詮釋用公天下至於辭則效訓諭俗說庶使
荒村父老子婦皆可聽覩而不敢從事於筆墨之文也
這箇老賊貪心不輟
自有這箇天地便有這箇人自有這箇人便有這箇君
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的人倫佛氏獨滅絕之自有這
箇天地人便有這箇生生不窮的道理佛氏獨斬斷之
到好處無非欲與之醒也費盡胞與心其如愚人何

真是箇殺人的賊了高皇命名以此王言何確也至老之一字更中其情賊不老猶或有悔心猶或不巧於盜猶或易撲捉惟是他老熟於盜生不回心死不悔禍善爲淫詞詭術以欺天下後世任是聰明伶俐的人都被他瞞過吾儒之道有天地還他箇平成有父子還他箇慈孝有民物還他箇仁愛因物付物不作自私自利心釋氏全空了不管只要自已成箇幻覺的性便了真是貪利行私的又全無悔意竭力在那幻妄理上去做盡力在那幻妄途上去走則此貪心何時是輟彼自家卻假說些甚麼清淨慈悲非聖祖箕大眼誰能指出他這箇貪字

將大地衆生偷出三界火宅

釋氏甘空寂自謂清涼世界故指兩間爲火宅不知乾坤中二氣五行全賴此火天地非太陽真火則黑暗人非命門真火則滅絕忠臣孝子一副熱腸愚夫愚婦一段熱情釀成世界這大地衆生離了火宅便過不得日子且釋氏亦自火宅中生出即結成舍利子亦是火宅中豆大火光彼自已且偷出不去又烏得偷出衆生哉曰偷出者聖祖原老賊一種偷出貪心而定罪耳

火便是世間生生不窮的種子火宅便是世間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行走的去處佛氏盡欲偷出正名定罪真是老賊了

掩迹則假滅雙林逃形在微塵刹界

此是據佛事實而形容老賊之情狀也謂在雙林之地託名假死以掩其迹又逃其形在微塵刹界使人莫得捕捉也然佛雖善逃善掩天地如烘爐日月如明鏡彼在中間終是不能逃得一步止落了一箇賊害天下之物

五十年談許多非言三教中頭一箇說客

佛說法不足五十年言五十舉成數也其間如棄絕父母之言爲非孝背叛聖人之言爲非法如天上地下惟我爲尊之言爲非天地如耳目口鼻身意六賊之言爲非人總之皆非言也三教者世俗以儒宗孔子道宗老子桑門宗釋迦爲三教我夫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躬行六德六行六藝非徒以口說者而且爲天地肖子爲衆生父母至親也不可言容即老子玄牝守雌微異吾儒然孔子稱其猶龍老子習於禮曰言以道治世其鬼不靈則亦非徒逞口說者況當時爲周柱下史亦中國人臣也生於苦縣亦中國人子也凡天下李姓皆祖之亦中國人父也不可謂之客飛霞紫氣之說乃後世道家者流妄托耳惟釋迦空天地空萬物亦空其身全無一紮行實專事口說生於伽毘羅國行於天竺國與中國全無干涉真是箇客且空天地則天地孛蝕之客氣空萬物則萬物游魂之客忤自空其身則此身追命之

客鬼說客二字確乎不可易矣然說客又坐之以頭一箇者何也如儒之莊列儀秦道之五利靈素釋之佛圖澄鳩摩羅什或以口說或以筆說皆說客也而不若釋迦爲最

普天下畫影圖形至今捉你不得

賊與帝王勢不兩立有賊則帝王之教化不行宇宙之民物不安宜急急捉者故遍天下畫爲影象圖爲形狀毬毛跋足明是老賊之狀破額裸身明是老賊之體閉目趺坐明是老賊好爲佚逸之態亦易知易見可一索而速擒者乃至今捉之不得則中國之禍何時已乎

人民何辜遭此土偶作祟太祖獨曰吾將畫影圖形以捉之也是大聰明大手段故末二句果然捉住

此一段便是高皇捉住佛處呵呵大笑聲也佛全憑口說而今笑你將何說乎你眉毛依然在眼上橫着你何不空此耳益依然在左右長着你何不空此耳蓋五官百骸是開闢來有的五倫百行是盡人外不了的佛空父子必是空桑頑石生的然後可然縱生自空桑頑石而空者猶是桑頑者猶是石豈是空的空君臣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土天地是天子的父母四舜是天子的手足佛若說空則上不得天入不的地遁不得山林逃不得外國佛將安之空兄弟朋友而又廣度生徒是去絆而戴枷了豈止不能空乎空夫婦以絕生生之道而自己卻欲結舍利子以長存誰還說是空的太祖指其易見處就眉與耳言之而老賊情狀畢露伎倆盡窮束手就擒矣庶高祖沙汰一勅以後錄捉賊之功太祖

毀念佛堂議

東鹿張鼎彝號東巖

元藏拙草茅素不慣交顯達一時君子葢多其人苦愚陋無由知以爭父遊遨左眾飾即號無門不入奉天少京兆東鹿張先生爲吾友尚夫兄且憐苦子爲頒布報帖所屬是以得侍坐側聞此議也謹錄爲喚逃助

甲子張子奉　簡命督學奉天既抵瀋適通志成大京兆以其稿屬爲讐校見其誌祠祀錦北關有曰念佛堂者嘗然曰風俗之不淑民無禮也人心之不正上無教也子與氏曰不以堯之所以治民賊其民者也堯之所以治民者何也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由由者哉日用飲食曉然於三綱五常而不敢於邪慝斯已矣錦州爲我　朝龍興地　太祖　太宗暨　世祖皆嘗以堯舜之治治之者也今　上命吾儕來伊茲土固將曰爾受茲嘉師庶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以無負我二三城堯舜之民也錦民者竟摹然以念佛爲業而又肆然鳩工庀材而樹之堂而又巍然時於都會之衢而又煌然登諸通誌以昭示夫天下後世所謂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者固如是耶余竊以爲懼爰召太守其君而議曰盍毀諸辭曰錦民之習於是也泉且匪伊朝夕矣仍之便予瞿然曰佛法至漢明始入中國迄今千餘年西方聖人之名遍海澨凡名山大川靡不有珠宮貝闕以供香火然聖君賢相雖未能盡去髡髮之侶斷未有等釋氏於二帝三王之道廸萬世以祈雍熙者也即蕭瑀王欽若之徒爲聖君賢相所不齒亦不敢播爲令甲以合掌當空閉門誦經之事號召乎寶區也甚而至於佛圖澄之佐石勒姚廣孝之佐成祖身本緇衣而得君行政奏底定之勳宜以其術易天下矣卒亦未敢擅一言於制治之書俾有室有家者胥率彼天竺教作六時梵誦也予太守當堯舜在御而乃使錦之民羣然以念佛爲業肆然鳩工庀材而樹之堂巍然時都會之衢煌然登諸通誌以昭示天下後世爲蕭王佛姚所不爲將何以無負嘉師而對揚天子之休命至不屬于非義而諉諸衆且久則甚矣于太守之餘也

聞之義州鄉俗故重佛老及諸不經之神有黠問先生者製祀外神文祝而悉焚之一時翕然無或梗焉者夫義之民衆矣其俗亦非一日矣醫問不過一謝病鄉先生耳非其有責也非其有權也乃毅然行之而義州人無敢梗焉者豈有他歟躬行以導之積誠以動之坦白洞達以曉之雖甚頑愚固無不可格之民也于太守保釐東郊民之表也誠破其餘而振其誖何畏乎徒之繁而淫於俗者之深且久哉若念錦土瘠凉其材或可惜則錦鄉有逸右書院爲明樊介福直指所建借其地而復之集郡之俊秀實其中而課之以白鹿洞之規條救俗育才均有賴焉其誰曰不宜惟子太守勉旃弗應默然而退嗟乎義錦屬也黠問

先生之子若孫猶有存者寧無聞之而齒冷

開念佛堂說

京兆方搆前議未成稿予適入衙懽然詔予曰開異端渾然素志也念佛堂之設最爲不經盍爲我闢之予退草此以進、

昔者聖人之治天下也惟務生人其生人也務厚人之所以生故父子人之相生也者教之孝慈兄弟人之同生者教之友恭夫婦人之從生者教之義順君臣朋友維人之生者教之令共與信恐人之未必克盡於是教也爲之立學校以宣行藝鳴鞉鐸以警道路導之也爲之法度藏諸王府律令懸之象魏示之也入教者賞於祖出教者刑於社令民知所趨避也聖人之公卿百執事以及州牧里師咸奉是以勤其職聖人亦以是上下其績此二帝三王之治之所以隆而風俗之所以美爲繼天立極之化也降及秦漢治雖不古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凡天下之爲生者未之有改也自漢明帝乃西迎以死教天下之妖鬼入我天朝其號曰佛曰五蘊皆空是死其心及諸臟腑也以耳目口鼻爲賊是死其身形也萬象皆空是並死山川草木禽魚也推其道易天下男僧女尼人道盡息天地何依是並死世界宇宙也舉振古來十百聖人所以生天下之道法盡夷滅之舉千萬載生民所以相生從生同生維生者盡斬斷之然人君迎之親于奉之歷代風靡寺庵遂

遍天下仁人君子望清涼臺未嘗不痛心疾首也然寺庵雖儼然立僧尼雖公然行而都鄙不寺不庵之地閭閻不僧不尼之人猶未有異名別號以倡邪說者迨紅巾白蓮始自元明季世焚香惑衆種種異名旋禁旋出至今日若皇天若九門十門等會莫可窮詰家有不梵刹之寺庵人成不削髮之僧尼宅不奉無父無君之妖鬼者鮮矣卩不誦無父無君之邪號者鮮矣風俗之壞於此爲極猶幸國朝嚴擅建庵觀寺廟私度僧尼之禁凌遲無生老母屠夷新河妖人煌煌顯律凜凜王章愚民猶有不辨邪正不畏生死相聚念佛者仁人君子所以聽佛聲未嘗不痛心疾首淫淫淚下也噫愚民何知妄謂念佛可以致福免禍之其可以致福耶佛已大禍念之其可以免禍耶況天地鬼神昭昭在上不可以僞言欺苟不實踐忠孝篤行仁義即口稱忠臣孝子之名日誦大仁大義之語天地鬼神必且靳之福而降之禍況口稱不忠不孝之非鬼日誦賊仁殘義之邪言天地鬼神其不益怒而加禍耶以念佛求福愚且妄矣念佛已愚且妄況聚爲羣社立之室堂公然建之城市聞之官長其干法壞俗又何等耶是又愚之愚妄之妄者矣今錦州府誌有云念佛堂者世未前聞官吏非徒不之禁而且顯登之記載以長邪俗汚典冊奈何不知

聖人生天下之教而忍於助死天下之教也仁人君子所以開錦府祠祀記未嘗不痛心疾首淫淫淚下也噫

擬論錦屬更念佛堂

既呈前說京兆遂出所議示予予曰經世之文也然竊念議之闕之不若直行文更之遂草此進

嗚呼錦守天生苍赤爰賦恒性叙爲五典釐爲百善順之吉逆之凶矧其乘之鮮不殄滅越自東漢皇天降割於我時夏使西番妖法入惑我黔首五典咸墮百善俱廢忍絕天性謬託慈悲苦尽人情妄稱極樂沙門輩復敢恣爲幻顛創爲十王陰獄諸危酷恐慄我赤子謂呼乃佛號立致種種福立脫種種難嗚呼惟德動天非修善克弘福弗倖

邀非改過克弘福弗苟免舉尸而致斯民疇不易從始遵是非繼反榮辱終至不畏刑戮生死是以呼佛成俗敢嘗堂城市罔知禁忌嗚呼錦守小人何知惟君子心思小人何識惟君子耳目素迪不勤素戒不儆今復顯登之誌冊以翼邪俗嗚呼予茲懼上干　天子降罰傳議於後世嗚呼錦守易乃風俗是責吾儕其罷堂中所有更匾額曰鄉約所仰承　天子制選老成德望朔望講讀　聖諭訓正斯民無俾終惡嗚呼予聞茲土醫巫閭先生賀子欽易諸佛剎爲書院講朱考亭白鹿洞規敘俗明季當日士夫齊民胥安從之罔有異矧予暨汝實尸名位孰與鄉先生反掌丕變信無梗無俾誌冊比觀取羞賢最旃錦守易一時羞作千古美錦守最旃

平書訂

蠡吾　李塨　稿

樊興門人　禹辰較閱

王子源曰覩之明之震輒心追三代之善政博學廣問日稽夜營著為平書授予訂之與拙見載於慶忌編學政諸帙者大端皆合但予著散錯而平書分門處次綱舉目張脈絡貫通可謂成其矣中條件少有不合者亦不敢以天下萬世教養之鉅而苟即已畫設已著但附拙見於各卷後以考正之如左

平書目次

分民第一　分土第二　建官第三、上中下三卷　取士第四　制田第五　武備第六　財用第七　河渠第八　刑罰第九　禮樂第十

分民第一

平書曰、分民不合則亂分之合一曰士今取才即書吏即士也無二曰農在募官供課役二曰工在有後議其賤有二曰役在應募官供役有後議其力工半食於官十甲食於官甲食於官甲食於官十甲食於官僕隸食於官僕人之僕士食於官農主之官也五曰軍在操有後議四曰商食其力工食之余何工半食於官甲食於官役亦食於官役亦食於官役亦

國與中國從其教者蓋無幾若於左教被無戕驅逐西洋使返其國而不與通或留算法制器之人而則去之亦不難惟仙佛之惑世誣民久矣卿大夫士庶莫不矢心而貞信之其徒徧天下不知其幾百萬僧居九尼與道士居其一俱安居坐食肆行淫褻到然不為朝廷之民而人不以為怪苟一旦立法禁之勢必驅之為張角韓山童倡亂天下而不可止故曰去之難猶猶自元時入中國至今四五百年散處四方自為正朔自為服色自為風俗性獷悍而黨惡繁苟無道以治之而欲革其俗害將不可勝言故去之亦難然則奈何曰非術不足以成仁非權不足以成義以權術行仁義用權術而不為迂濶以仁義用權術而不任威刑在有識者之思可漸消而漸滅矣下一令曰仙佛道甚高僧道以邪穢不肖壞之甚惡其令天下僧道年六十以上道高行修願為僧道者留之初不必拘其年數十以下有願為僧道及年六十以下者悉歸民伴人有夫婦之倫得生養安全之樂豈不佞於邪穢不肖之徒歸耶苟有歸耶之人特為召落故曰五民不窮兵於農則兵農合一端少頻年水旱自可安堵不動烏有滿池之魚之憂者哉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民得之謂安堵之義無窮民則良民存乾坤淨吾之政教次第舉矣何由舉乎故分民者王道之始分民則庶不分則奸匿王道何由舉乎分民之倫得生養安然必由制學校正民風養有教則各得其所自有倫常而事當之就是分民與諸政兼舉又非以次序在前而獨先行也古稱四民公羊傳曰德能居位曰士辟土植穀曰農巧心勞手成器物曰工通財貨曰商軍即在農內無所謂五民也王子欲特為召落故曰五民然不窮兵於農則兵農合一民不知兵兵不合民獨然後世與政矣平書大端皆與認見合獨此一端少以為名而請張何自起哉又下一令曰四民本西夷之人入中

高行修願為僧道者留之（初不必拘其年數十以下有願為僧道及年六十以下者悉歸民伴人有夫婦之倫得生養安全之樂豈不佞於邪穢不肖之徒歸耶苟有歸耶之人特為召落故曰五民不窮兵於農則兵農合一端少）

官由辟而監而部而州而縣而後補之（缺則一無依以候補之官有者由京師而部而州而縣而後受）

官衣食之使奉其教毋募化毋招徒招徒者誅（聚而處之擇一無道院顧名思義以處僧道者二三寺以處僧道徒者亦以誅子弟為僧道者亦誅）

毋募化募化者笞（使之祈福為主者亦杖）

不願為僧道及年六十以下者悉歸民伴人有夫婦之倫得生養安全之樂豈不佞於邪穢不肖之徒歸耶苟有歸耶之人特為召落故曰五民不窮兵於農則兵農合一民不知兵兵不合民獨然後世與政矣平書大端皆與認見合獨此一端少

之田武勇募為軍有濟（高立禁之不歸農工賢才舉為士耕者授之）

尼有之田不足者（高有藝願為工者聽括其地以招）

全之樂豈不佞於邪穢不肖之徒歸耶苟有歸耶之人特為召落故曰五民不窮兵於農則兵農合一民不知兵兵不合民獨然後世與政矣平書大端皆與認見合獨此一端少

以為名而請張何自起哉又下一令曰四民本西夷之人入中

參差詳議其武備後
古四民工居三武備後
先王制之生衣食者也農助天地之生成之功即不與之上也於亦助工雖不及天地也久農所生之大而天下貨物非工無以發其
若商則無能為天地生財但轉移耳有之不可
分民而列商于工上不可
蓋士贊相天地之全者也
人役易流卑賤商牟厚利長驕亢
古知革之但禮使樂繩以為此四種者不許考試為士之禁又禁良民不得與之
者多但禮使樂繩以為此四種者不許考試為士之禁又禁良民不得與之
以聲音之一為此四種者不許考試為士之禁又禁良民不得與之
倫者君子存若優倫則所以奏樂者不得無人倫壞風俗當嚴之
官供灑掃之事而倫則所以奏樂者不得無人倫壞風俗當嚴之
樂之用古制入籍人觀聽之則近於役故
尤精者為大倫工吉歌謠供工之樂天子其技精故
歲嚴邪官聲官遏淫之漸大倫官歌不過九音粉雅品事不可也他詳遏禁男女混後而何得以
隸高官行神之夫何候於官及士大夫特以其才膚故備
驅使而實不可無其或為不夫何候於官及士大夫特以其才膚故備
正事也其或為天地間不可無之過則不教之過則不
許與商農工為婚是以隸之人其禮詳樂具後而何得以
隸為惡之事即不正人所
主宰之不得與孫為本管隸卒為婚
家士以農為惡而絕之則當去不得與孫為本管隸卒為婚
工在官者則婚耶從外此則惟官不得與孫為本管隸卒為婚
安生元聖論公倫官會之不得無禁
明有聖論公倫官會之不得無禁
有司孝順父母恭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
每月令鄉約聚衆講解婦婦多記吕坤巡
撫山西立法甚詳擎但經當時無分民分
宋明諸學之習連波而及非古教法且擾民予因而考之古教
民之法即在教士內故曰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
至于教民如月令諸書所載皆教以事元空論以言者況我孔
子明曰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今立一定期講說而索其知誠古
法所無聖教所禁不可行也惟明每月朔望以木鐸老人徇於
道路曰宣六條警衆則古道人之職也可行而官長過事問導
愚民無定時可耳
明吕坤新吾巡撫山西所立保甲法甚詳擎但當時無分民分
田選舉取士諸政故不能盡極今可採用之其實政錄曰鄉約
保甲合二為一在城在鎮以百家為率孤村以一里為率各立
約正一人約副一人以統一約約設一人約史二人以辦一約
之事十家內選一人為甲長每一家又以前後左右居者為四
隣一人有過四隣勸化不從則告於甲長轉告於約正書之紀
惡簿一人有善四隣訪實則告於甲長轉告於約正書之紀善
簿大善大惡仍季終聞官以憑獎戒如善惡有顯迹四隣知而
不報者罪坐四隣四隣舉之而甲長不報者罪坐甲長甲長舉
之而約正副不書掌印官訪知者罪坐約正副如此則百家互
相勸懲奸盜何所容禮義自日興矣
約保惟用同里者則近便易察如里必無其才方許選之隣里
亦不可太遠凡里中人命盜賊報官知副毆小事皆與和處不
許呈報
凡一公所上書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
生理如作非為聖諭木牌一面停設約正約副約講約史四座

將約衆分左右二班如所在寬厰作板發數條約衆序齒坐亦
可每月初二十六日一等將取部數二部約中擇少年讀書
四人為約贊唱排班班齊鞠躬拜興凡四三叩頭平身分班對
揖平身唱約正副講史就坐唱甲長出班言事十甲長出向牌
跪舉一善舉說人出向牌跪約正副問明約火即照口辭記于善簿畢
前善者甲四頭起十甲長復出北面跪舉口本甲某人某日為
某善事某人見證以下記惡簿皆如記善善惡各有條件先明
約正衣冠以禮相待十二年不違犯條款格葉者約正副各送牌
區書本院姓名待年七十仍從各約通舉准入鄉飲酒席其約
正年近七十不能待九年者掌印官每年考其勤惰公私等第
之給假卯簿寫一假字但不許連給
卯簿共有事不到甲長代之
假畢皆揖聖訓而退
選約正副講史須百家情願者選中者須九家推服及常不外
出者如扶同濫舉非人許不願者舉出
甲長不服人許九家同稟於約正副不服人許九十八家同稟於官如
更之不許紛流擊當約正副如果不稱九家另舉一人
果不稱衆人另舉一人更之如小惡本約除名紀惡於申明亭
大惡比衆加倍究處但不許二人私告及輕更生事
國初旌善申明二亭設老人二名以佐州縣之政許各杖斷決
今選提縣院實有德行公正練理地方約內鄉所選
公正八人分理各鄉鄉約各約正副講史不公不法聽其糾舉
應更換者聽其依舉各給帖文印字以便行事先給與耆老衣
冠如果正直無私衆約有功者三年給與冠帶
約正副舉行鄉約一年外許帶者老婦巾青直身博帶見州縣
行兩跪禮州縣起立答揖見本院亦許兩跪一揖本院起立拱
手
約中一年無人違犯條款格葉者約正旌善亭紀善一次二年
無犯者約副亦於旌善亭紀善一次三年無犯者約正副以花
紅匾酒賞送於公堂約講史各紀善於旌善亭一次六年無過
者約正副講史各送匾一面本約九年不違犯條款格葉者同
約保舉約正給與冠帶約副免本身差役仍將約講史俱給約
正衣冠以禮相待十二年不違犯條款格葉者約正副各送牌
區書本院姓名待年七十仍從各約通舉准入鄉飲酒席其約
正年近七十不能待九年者掌印官每年考其勤惰公私等第
但實心任事三者各約第一者亦准冠帶
約正副講史除正項親朋禮節往來外如有奚分本約事情因
而受人隻雞杯酒斗穀分銖者即係不立行止無恥之人許本
約許出問罪
縣造監牌八面長二尺寬八寸凡不養父母時常忤逆牌書不
孝某人曾內無恩尊長無禮夫妻親朋乖張者牌書不義某人
偷雞摸狗拔樹搖穀者牌書做賊某人賭博開張牌書賭博某
人游手幫閒生事鬪毆教唆詞訟誆言誣告牌書光棍某人說
隱地誆騙財物勾引匪類者牌書奸民某人哭祭念佛聚會論
道搖鈴化緣造廟蓋塔及術士鎮煉送崇禪神者牌書左
道某人姪蕩破家雞奸無恥者牌書敗子某人大書鈆於本犯
門左每會跪約聽講衙民勿與往來上司訪拏即將此人舉報

待十分悔悟本約連名出連坐甘結保其省改者方去其門牌
[illegible]
鄉約有犯於流徙以上自省應得罪名外其餘紀惡呈報訴知
等事不係告發者祇是朴責重者枷號不許問罪
各約紀善紀惡紀和紀改四簿有司終日考查假如一百二十
約每日照依約號次序初一日某字號等約講史送簿來有掌
印官細查其善惡或加評論或和處不當者即與更正有罪大
而和不足以盡法者罰錢多不過五石少隨便註簿上責令甲
長催完于罰穀下註某日納訖貯本約般實之家以備本約社
師來脩及孤老殘疾賑濟或本約不得已公用餘約正呈知掌
印官方許動支不許有司將穀入縣倉違者罪

一聚衆行兇　白蓮邆會
一容留奸盜生人　行使大頭小斗
一枷人告　次　刁告人　次　受證人　次

填格葉法

第一格填某縣某字約第幾甲係約正副講史則填約正約副
約講約史係甲長則填甲長係甲衆則填甲衆人係軍民匠
皂籍或上上或中中或下下戶
第二格父在母不在母下填一不字母在父不在父下填一不
字俱在父母下填一俱字俱不在父母下填一不字
第四格填子某某孫某某
第五格填地幾頃幾十幾畝一限完填一字二限完填二字三
四限俱同

一子　孫
一地　頃　畝　分　厘　毫　絲　忽　微　沙　塵　渺　漠　糧一　完　完　完　完　完　完
一　生理　勤　惰　川度　險　夷　險　谷　文並貧富為多寡
一秋命會積錢　千　百　十　教訓
一積菜　百　十　斤　積蓄　十　車
一養牛　隻　騸　頭猪　口羊　隻雞　隻
一栽桑　百　十株桑　百　十株梔　百　十株雜樹　百　十株
柳　百　十　株雜果　百　十　株
一取蔴絲　十　斤　兩紡花　十　斤　兩
一衣食　足　　身無破絮家無糟糠
一　荒閒地土　畝　分種菜　畝　分
一　賭博　宿娼　酗酒　詐　財

第六格填蘇農生理或何買賣生理或傭工生理
以上俱于領格葉之日約講史審明填寫其錢糧四限完一限
填一限每年十二月十六日約正率十甲長焚香誓神曰凡我
會人審填格葉遵行者不許誣枉違犯者不許回護如有不公
不實鬼神鑒察身家被禍叩頭起約正先喚第一甲長到聖
諭前填第二格約史問某人事奉父母衣食有無缺少如缺則
于衣食下填一常字不缺則填一不字餘倣此第三格尊敬長上填一常字不尊敬填一不字和
睦鄉里填一常字不和睦填一不字放債違禁填一常字不違
禁填一不字　第四格子孫教訓填一常字不教訓填一不字
第六格或常勤不惰或常惰不勤或好奢不儉或好儉不奢
各照格填　第七格填錢數各照多寡實書　第八格填業廣
數　第九格填牛驢豬羊雞數　第十格十一格填栽樹數
第十二格填繅棉數俱分毛不許增減　第十三格衣食四項
不缺衣食者填足次貧填畧足貧填不足貧無之上未至二字
極貧填不足貧無之上填現今二字　第十四格荒地種菜照
數填　第十五十六格犯者填常字不犯者填不敢字
第十八格被告三次照數次填填畢至十二月二十日後約正
將格葉收回官處查遵違全遵無違者紀大善一次全違
無遵者紀大惡一次仍行責治半違半遵者量輕重酌處將舊
格葉收庫照數發格葉于各約其格葉一年一發鄉約三年一
發紙張工墨之費許于正項公用銀襯貼若正副講史填格
葉不公不實者訪出各重責枷號其約史甲長格葉四隣報填
正副講格葉十中不報填俱不許扶同妄報一字致命會者呂公罰
萬曆九

十年大明民須喪亡之悔讀民約口儀衣禁修廟學會積粟
備荒者必
設鄉官以統生員書辦不分善矣然而鄉官與士亦不可分也庶
在官者知人誼古稱庶人在官投閒禮五家為比長掌之
乃設于官之胥徒非鄉官也在官投閒禮五家為比長掌之
五比為閭中士為閭各四閭為族上士為旅師四
閭為州中大夫為州長五州為鄉卿為鄉大夫
夫為黨正五黨為州中大夫為州長五州為鄉卿為鄉大夫
遂五家之謂不必川也以上亦皆士六鄉大夫皆可同升諸朝漢制
五家為伍伍長主之二伍為什什長主之十什為里里魁主之
十里為亭亭長主之十亭為鄉鄉有鄉佐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主
各一人鄉佐有秩主賦稅三老主教化嗇夫游徼主姦
多以學士為之而鄙公卿大夫亦時出其中後世分督鄉者
不用士不稱官不由此選故州閭老習事之民充之亦不
得已而然非古也今擬民之才德出于十家者為甲首公即正以
令長官之選之帶正之咬巡之以下百家者為保長有功即授以
如品官之職而統于縣令正分統於縣正縣正統于縣令縣丞
之地而供其職事之公正之事之考于縣尉正咬巡之以下百家者為約正副有功即授以九品官之職而統于縣丞正咬巡之以下百家者為約史有功即授以
吏員之職而統于縣丞正咬巡之以下百家者為約講有功即授以
未入流官之職而統于縣丞正咬巡之以下百家者為約贊有功即授以
九品冠帶之職而統于縣丞正咬巡之以下百家者為約禮有功即授以
從九品官之職而統于縣丞正咬巡之以下百家者為約樂有功即授以
正九品官之職而統于縣丞正咬巡之以下百家者為約射有功即授以
從八品官之職而統于縣丞正咬巡之以下百家者為約御有功即授以
正八品官之職而統于縣丞正咬巡之以下百家者為約書有功即授以
從七品官之職而統于縣丞正咬巡之以下百家者為約數有功即授以
正七品官之職而統于縣丞正咬巡之以下百家者為約吕坤議授以
從六品官之職而統于縣丞正咬巡之以下百家者為約農民有特才品
除統于縣丞正咬巡之以下百家者為約

實政錄之鄉約即用鄉正其下別選二人為約講約史待有功
授九品冠帶如保長每月初二十六日講聖諭登惡一次二保
共二百人兩保長帥至二月半周一鄉保長教諭其保人不拘
時善惡格葉簿官縣令查格惡不給當公正細核之縣正又核
之縣令考其大端若法剔初立之時則記惡簿立監牌二者可
待教化一年之後行之至帥各甲捲賊則鄉巡事其鄉官宜用
士詳下建官條捲賊法詳下武備條

城中建屋以居旅客凡市頓皆當有屋即古之市廛也商至則使行旅居之停三日而征其稅如後征稅則無房租即當稽若面生可疑及係奸人左道者即察出事外出者亦稽之即公問送官保甲中人上報公所勘農時修可也則人無流民可無不必先為修屋如遇奇災有流民在道亦不可一概驅逐須先符咒等則當誅之燒煉生折割傳頭教主之類聚會號佛哭齋之愚民則當教而化之如義等生迷不悟則加以權術行仁義也權術之正者即仁義也不可曰以權術非仁義又不可曰以仁義用權術

既以仙佛為惑世誣民而又令曰仙佛道甚高道高行修是亂名也不許招徒而又死者補之六十以上願為僧者與之牒是亂令也官衣食僧道是明教也即歲計僧道之額一道省十二焉合一郡一省計之通共減若干人是端之一也量其材或入於士或投之田為農或使為工商或配之遠方是一也配之煽惑之婦尼不足官設法收之婦娶六十以上返正願改寺廟以居僧道不可居者分給之使歸本鄉正其神祠寺四也老而不能為士農工商者責令其子孫養濟院官養之死葬之五也令人三年不娶幼者責而娶之限三年一娶不一娶唆驅之八也若三年不娶而不能娶者官為聘娶之或非本鄉之人而願入籍者許之一二年間習商從其志著為一定之例二通婚姻亦不禁也其餘投入宗族自為編戶當入保甲一體稽查即有保甲而其中或有逃亡即用其法連坐之保甲著為一定之例二通婚姻亦不禁也其餘投入宗族自為編戶當入保甲一體稽查即有保甲而其中或有逃亡即用其法連坐之保甲著為一定之例二通婚姻亦不禁也其餘投入宗族自為編戶當入保甲一體稽查即有保甲而其中或有逃亡即用其法連坐之

分土第二

平書曰天子不能獨理也○三代以封建○後世以郡縣○封建之利在簿屏天子○分理其政事勢可以久長○害在世守強弱相吞○郡縣之利在守令權輕易制無叛亂之憂○害在不能任事○久可以橫行○權臣可以專擅○天子孤立其上而莫之救是二者皆名○有其利○害歷代之○故輒昭然凡持一偏之○得失以商○訂之者皆非也○然則王者將何從曰兼收二者之○利而捨其害○使其害○却而利○獨存斯可以商○治矣若分四方緣邊之地商籓○以同姓商籓○以異姓商籓○以勳舊商籓○以賢德商籓○以貴戚商籓○以懿親商籓○以才能商籓○以世臣商籓○以外戚商籓○以宦官商籓○以文學商籓○以武功商籓○以技藝商籓○以術數○十餘○或以數○十餘○或以一○十餘○或以百○餘城設一○王守之○有在後議○分內地商州○以異姓商籓○以勳舊

姓間之腹籍多異姓自
建都于天中者以四方
一統經營曰古帝王大
約以興起之地有都漢唐初取關中即
以居之宋都汴梁叫都
有見然仍以天下形勢
乎養久易至脆弱汴梁四衛洛陽勢小
雄固在崤函以控山東
則殷不綿亘川後世費煩而漕運艱澁難如古之但取關中而
已足也惟燕京險則燕
巨浪直達背倚磐石而
門戶千樯戒嚴天子在
乎大寧而盛在對元通
邊四方全力注之自寧夏而河套而開
居內制外真盛地也

鎮即諸侯也而漢藩鎮強恣
無封建耶四或又謂無封建則不能庇
民民則恐不下流寇不潰春秋乎列國君
自會盟朝聘紛然煩費外侵伐戰取一
者尚有之幸時近古多文綴而退若至今日我人狼籍塗城盈
野宴然流寇然流寇之感而諸侯之運則非前數十
而祝人燔而祝絶可更矣唐之籌大公多公
子行之周之列國皆世祿世官必不能久
姓及二三功臣據之草澤賢士雖如孔孟無可誰何非立數無一

加之道也不公孰甚欲治平何由
三弟培問曰元人不能一口吞河北金人南奔得後論之者十
九年不受封建之利乎曰此非聖賢之言天地之心乃河北
當時交爭塗炭千里荊榛比戶殆盡乾坤之慘極矣但幸天地之心如是乎古君不以養人
而必不能保空土也
三弟曰凡人之情委家産于子姓必受之委之僕從
不分封同姓而任異姓毋乃委不受者以家産乎曰此
以人之私情言也以私情言則得失參半矣子姓雖受其家産
然恃祖父之恩或驕或奢以至嫖賭無可誰何且或謂此産原
當屬己積私入橐從之視主業雖情數疎然可鞭箠可更易

不敢大肆也小與子瀕今世僕從分背主人之家產者十鮮其一也疎而膜視父母者十常二三也一旦疎而膜視父母者十常二三也一旦不敢以子孫各積私財營妻子而膜視父母者十常二三也一旦不敢以子孫各積私財營妻子而膜視父母者十常二三也一旦

不敢大肆也小與子瀕今世僕從分背主人之家產者十鮮其一也疎

往跡所謂勝枕而鼓琴矣且陸桴子而桐傳賢子不然之獨和關古子為德衰孟子以天意解之是未之知之矣

黎又謂天子傳賢則無定人非聖賢則無定法雖遇中才人莫敢爭是天下之于上故夏後世之紛爭而不得已之矣如桴亭說正昌黎所謂傳賢不傳子之聖言論之傳易天亮郡縣即如諸侯但易傳子則但子傳昔諸侯亦有無傳賢也謂韓曲傳天人之制定韓昌傳悟主之法

桴亭思辨錄曰、自封建廢、郡縣治一國其道何由今宜啟封建則載主而居之四時合而民而行意使宗廟之制有司治邑者桴欲孝思得始終禮而民衆著于孝又曰冠昏喪祭之行意使宗廟之禮無廢失由上官治邑者以思得身率民久如古建制古禮則宗廟

平九州牧書曰可以近代建官之奘不可不慎也夫賢過下之才能以奘治之而不奘過下之才能以奘治之而不聽四乃大亂盡見功而可否之法鉉廢小短其功而可否之法足如以奘墮三降宜削事之奘不乃者即奘不毛發頑不乃司空論德定其兵旦而與國造而使命才才者以不爲諸侯義任建德論官之奇其兵旦而與國造而使命才才者以不爲諸侯之民官官之奇

冠各一結後禁燕總天下州藩之刑官而平其獄凡大獄死刑必歸刑部其屬中大夫每州藩一人如今制士堂上八人每司四人五曰地部在後議設于宮城東兵部南方域之官也大司空一左右少司空各一掌天下之土地山川城池阨塞與圖總天下司地之官而督其理其屬中大夫八分督之士四十人六曰貨部即古泉府後設于宮城西刑部南司財用之官也大司均一左右少司均各一掌財貨出入節朝廷經費其屬中大夫每州藩各一分核之士堂上八人每司四人三院者一曰通政院設于朝門右天子耳目之官也左右通政使各一凡有封章即與參議者謀其屬糾言四士十有二人一曰貢門院設于宮城內之西封駁之官也都給事一給事中十有二人凡詔令之下必由之有不便者駁還之士六人（有議）

在後設登聞鼓於宮城北門之內職命一給事司之凡有告變或奇冤登樓擊鼓者即以狀聞訊隔者誅妄告者誅一曰翰林院設于宮城內之北侍從文學之官也（有議在後）侍中一其屬令史十禮樂經史文學各二備顧問撰制誥士二十四人二衛者一曰金吾衛分左右列宮城內金吾大將軍各一侍衛之官也守宮門稽出入（稽查宮僚謂也）一曰羽林衛亦分左右列宮城外羽林大軍各一典禁旅之官也（有議在後）一曰屬采司徵巡備非常其屬羽林郎十有二士三十二人四十四人十四院十二堂共六曹各八三監者一工監卜監醫監各置一尹一生則每監四官之設于郡者二堂六廳三監二堂太守一師一守統其屬與縣令師統其縣師而總其成六廳者藝郎治中別駕司理典方節史以農禮兵刑地貨為曹也禮廳於治中外有禮樂經史文學五治中以副之各統其屬士則守十二師與六廳各八三監者卜工醫各置一丞一生則每監四官之設于郡縣者二堂三監者二堂者縣令師也令每監四官之設于縣者二堂者縣令師統其屬與縣丞而總其成師教學生統一縣之鄉師而總其貨財御也（有議在後）一曰屬司都者一曰屬采司徵巡備非常其屬羽林郎十有二士三十二人四十四人十四院十二堂共六曹各八三監者卜工監卜監醫監各置一尹一生則每監四官之設于郡者二堂三監二堂太守一師一守統其屬與縣令師統其縣師而總其成六廳者藝郎治中別駕司理典方節史以農禮兵刑地貨為曹也禮廳於治中外有禮樂經史文學五治中以副之各統其屬士則守十二師與六廳各八三監者卜工醫各置一丞一生則每監四官之設于縣者二堂者縣令師也令每監四官之設于縣者二堂三監者二堂者縣令師統其屬與縣丞而總其成師教學生統一縣之鄉師而總其貨財御也（有議在後）一曰屬都城門

級以等之服色以別之庶祿以厚之銓選考績舉劾以操縱而進退之天下人才猶不得其用而政事猶不舉者未之有也

陸宰論司農司有功陞同知農司刑有功陞司禮諸法曰是得之矣不可解矣

高岱論法詳之弊曰事有過於詳而密雖將相不為過也而寬之可也而弊之出而悖入而諸司議稽一機當之嚴刑獄重法輕錢鬬上化長甲胥當出納而情處足以關白利弊重文書令之速應畏遷延留有穀積而治理日少而稽簿書成吏胥世界矣

漢法疏濶而長久秦隋法繁密而促為治者宜何從

思辨錄曰魏莊渠嘗言古縣邑宮較後世多府吏較今之吏猶不能以積算累重而況非其人者乎分其職者雖有條而不亂在官者千百為羣積弊叢姦害生民北古今盛衰之判也古今之治一決簿書愛成吏胥世界矣

復推誠委任天下之事如六部之吏典六部之事如察之事皆出其手矣郡縣之吏典郡縣之事皆出其手矣布政按察之吏典布政按察之事皆出其手矣按按猶案也天下事安得而治也是以按得實話之人天下事安得而治也夫士子羣為之而校得實話者都吏典吏日揣軼曰用實話者不為而絕之彼則簿書不用之用之則不為而行絕之之也簿書不用也用之而治也乃士子之情而復絕之之也彼其可矜耶以為

顧寧人曰一鄉之中官備而法詳然後天下之治有條而不亂有里有甲然後天下之治有本有末有綱有目有小有大有公有私有遠有近有親有疏有貴有賤有上有下有先有後有詳有略有重有輕有緩有急有多有寡有難有易有逆有順有正有變有因有革有常有權有禁有縱有擒有生有死有取有與有文有質有華有實有剛有柔有進有退之天下人才猶不得其用而政事猶不舉者未之有也

陸宰論司農司有功陞司禮諸法曰是得之矣不可解矣

高岱論法詳之弊曰事有過於詳而密雖將相不為過也而寬之可也而弊之出而悖入而諸司議稽一機當之嚴刑獄重法輕錢鬬上化長甲胥當出納而情處足以關白利弊重文書令之速應畏遷延留有穀積而治理日少而稽簿書成吏胥世界矣

漢法疏濶而長久秦隋法繁密而促為治者宜何從

思辨錄曰魏莊渠嘗言古縣邑宮較後世多府吏較今之吏猶不能以積算累重而況非其人者乎分其職者雖有條而不亂在官者千百為羣積弊叢姦害生民北古今盛衰之判也古今之治一決簿書愛成吏胥世界矣

復推誠委任天下之事如六部之吏典六部之事如察之事皆出其手矣郡縣之吏典郡縣之事皆出其手矣布政按察之吏典布政按察之事皆出其手矣按按猶案也天下事安得而治也是以按得實話之人天下事安得而治也夫士子羣為之而校得實話者都吏典吏日揣軼曰用實話者不為而絕之彼則簿書不用之用之則不為而行絕之之也簿書不用也用之而治也乃士子之情而復絕之之也彼其可矜耶以為

顧寧人曰一鄉之中官備而法詳然後天下之治有條而不亂有里有甲然後天下之治有本有末有綱有目有小有大有公有私有遠有近有親有疏有貴有賤有上有下有先有後有詳有略有重有輕有緩有急有多有寡有難有易有逆有順有正有變有因有革有常有權有禁有縱有擒有生有死有取有與有文有質有華有實有剛有柔有進有退之天下人才猶不得其用而政事猶不舉者未之有也

陸宰論司農司有功陞司禮諸法曰是得之矣不可解矣

高岱論法詳之弊曰事有過於詳而密雖將相不為過也而寬之可也而弊之出而悖入而諸司議稽一機當之嚴刑獄重法輕錢鬬上化長甲胥當出納而情處足以關白利弊重文書令之速應畏遷延留有穀積而治理日少而稽簿書成吏胥世界矣

漢法疏濶而長久秦隋法繁密而促為治者宜何從

思辨錄曰魏莊渠嘗言古縣邑宮較後世多府吏較今之吏猶不能以積算累重而況非其人者乎分其職者雖有條而不亂在官者千百為羣積弊叢姦害生民北古今盛衰之判也古今之治一決簿書愛成吏胥世界矣

復推誠委任天下之事如六部之吏典六部之事如察之事皆出其手矣郡縣之吏典郡縣之事皆出其手矣布政按察之吏典布政按察之事皆出其手矣按按猶案也天下事安得而治也是以按得實話之人天下事安得而治也夫士子羣為之而校得實話者都吏典吏日揣軼曰用實話者不為而絕之彼則簿書不用之用之則不為而行絕之之也簿書不用也用之而治也乃士子之情而復絕之之也彼其可矜耶以為

師旅一官不在臣以水最是顏習務先生當小中庸大臣羣臣之外先有尊賢一經乃論道德之北義而風嚴子陵以官故不能留耳臣使之人也漢光武不知隱居可聘致之

成均敷五教于天下似為不稱司徒然則縣令之職也且況縣令之事若縣師儒之職不過掌教士司徒而兼教民非職也不可稽

塞城池即工事也古制司農商統于司徒并地域司之建國立邑宮室溝洫以及井地丘乘之法司徒之職掌之冬官闕焉周禮考工記即統理國邑城池溝洫可謂分中州之壤以理天下之任皆

周禮冬官亡司空者以水地四時冬也今天下尚有貨賄而稱大司空非宜矣工部宜改稱曰大司事以鄭子論官有貨賄周禮司徒之官一名之外無官陸贄云工部尚書冬官掌邦事也

今擬御史府并入憲門院部翰林尚寶欽天可并入禮部太常光祿可并入禮部何者緒紛也成

選用益重禮過益親至雖高內相又為天子私人而翰林院始

止重然所謂學士皆以親疏遠近為貴賤未嘗有一定之品秩也宋始有定制職始貴顯至于今

相天下安危之所寄也當取洞悉國體民情者豈可徒取文辭之士乎唐代大學士即相臣也不用歷練禮樂兵農親嘗民事辭

之官謂之而但以科舉高第選入翰林尋筆磨墨坐至館閣高拱于慎行等身高學士而即非之官何為重出顏習齋先生曰今世以翰林修撰編檢為第一清要之職何虞廑黜帝命官詔收竟忘此一衙也誦讀浮文之禍

非古也天下當為不可不為者皆正途不可言雜有其途雜而非帝王尚用之者乎名之曰雜是教之輕節自喪矣周禮醫師上士二人下士四人何獨少也意誤耳

歐醫下士考工埒于匠師太卜為下大夫太師下大夫小師上士判義和欽若昊天以授人時為堯舜用人行政之首而乃

均特設尊敬也通政特設為達章奏亦不可更有鈐制者也金吾羽林特設兵權不可專一日隱然天子自將也若曆象太卜周禮屬宗伯二司寇入禮部以之制樂亦工事也

都給事即今之掌印給事中也與他給事職品并同院官凡十三人而士止六人何獨少也意誤耳

翰林院則直當去之思錄辨曰翰林院始于唐唐制乘輿所至下至醫卜技術之流皆直于別院以備

在必有文詞經學之士下至醫卜技術之流皆直于別院以備燕閒而文書詔令則掌于中書舍人未之及也乾封以後始召

文士元萬頃等草文詞謂之北門學士玄宗初置翰林待詔以陸九齡張說等為之掌四方表疏批答又改翰林供奉為學士

別置學士院專掌內命凡拜免將相號令征伐皆用白麻其後

平書曰建官第三中

去平章其職使軍旅四察品亞於使一從二品但品級列相國金吾大將軍大司成侍中三品中書令從二品都尉羽林大將軍尚書令從二品通政使大司成侍郎四品副之從三品都尉羽林郎將從四品同知八品通政使司副使從四品中書舍人從六品都尉羽林郎從七品通政使司經歷從八品都尉羽林郎從八品通政使司都事從九品都尉羽林郎從九品通政使司照磨從九品都尉羽林郎從九品通政使司檢校從九品都尉羽林郎從九品通政使司知事從九品都尉羽林郎從九品通政使司令史從九品都尉羽林郎從九品通政使司典簿從九品都尉羽林郎從九品通政使司掌儀從九品都尉羽林郎從九品通政使司司務從九品都尉羽林郎從九品通政使司大使從九品都尉羽林郎從九品通政使司副使從九品都尉羽林郎從九品通政使司經歷從九品都尉羽林郎從九品通政使司都事從九品都尉羽林郎從九品通政使司照磨從九品都尉羽林郎從九品通政使司檢校從九品都尉羽林郎從九品通政使司知事從九品都尉羽林郎從九品通政使司令史從九品都尉羽林郎從九品通政使司典簿從九品都尉羽林郎從九品通政使司掌儀從九品都尉羽林郎從九品通政使司司務從九品都尉羽林郎從九品

有正有從官多故耳設官之旨必然有正而不可從者也在品級列相國金吾大將軍通政使大司成侍郎羽林大將軍尚書令從二品通政使大司成侍中三品中書令從二品都尉

坎可入為少司均可為大司均而其官止矣此一途也
縣三監判可為郡三監丞可為州藩三監尹亦可為
京師同知監尹同知可為司副副可為正而其官止矣獨層豪
司事設于京師但以天文生為同知同知為副副為正可矣京師
國考卿貳大臣州牧藩王之賢否郡守之賢否府部院衛各考其屬之賢否
州牧藩王各考其屬與縣令之賢否縣令各考其屬之賢否縣上之郡上之州藩上之
府部而總上之天子外則巡按御史核其實則州牧藩王又考內
則御史府部院門核其實定為上中下三等上者加級賜金中者
即予其祿中者黜之三考而後陟其上或留或降其中者
殊績者不次用之而巡方御史又歲一按之州牧藩王又察其
賢否而為舉劾之所謂別賢否而舉劾之不時舉劾之者如此凡府部院衛州牧藩王有缺兩相國各舉賢才可異同
聽天子所命都御史參之有不當給事中駁之御史糾之凡府
部院衛之屬則長貳除之以名聞不當御史糾之州藩之屬除
于成均六部郡守及要縣上縣令除于侍郎與副都御史中下
縣令及郡縣之屬除于州牧藩王與以名聞四司之屬各除于
其長而以名聞于禮部三監則尹除于州牧藩王亦除于守判
除于令守令以名聞于州藩其黜陟也亦然所謂公用人之權
于天下不以一部專之者如此
藩侯同異姓當高二品
惟同姓本一品者居藩仍一品食其品祿
金吾大將軍品與宰相等在六卿上權偏重矣宜與六卿及羽
林大將軍同為二品
御史二品明太祖以其權重故小其品然
中書舍人俱六品郡師六應亦當六品要上
衙七品以親民之官祿宜厚也中下縣令
衙品尊於醫士公正以便考校也
御師當以中士高之或致仕官有精力願
十四石仍以中士之祿祿之有異能者間除縣師若才止
其任而善教者加品官爵祿以優之
正畧巡食中士祿授九品官者食九品祿公
五鄉五千人要上縣八品統十鄉萬人或八鄉八千人各食其
治中亦入為司業司業可出為州藩宗伯二端不妥就分兩途
乃復糾纏御也宜更之治中叨入為禮部中大夫禮部中大夫
可出為藩侯宗伯
給事中納言亦為之
居官惡浮蹐亦惡疲懦況納言為天子耳目而
說宜更曰舍人御史可為郡守郡守可入為中書令
觀下入為翰林院一條乃知上之糾纏不清者以此也愈知翰
林院之當劫矣
醫下之官亦即縣而郡而藩而京以一途陞之士陞官皆勿遠其家醫卜委
卜判士郡則取之縣藩則取之郡京則取之藩不必京置附生

學習也用衆術亦可取之縣不必有附生以京師
附小學習而補祿不可居也惟縣醫下下士郡醫下中士藩醫
下上士京醫下選上其俸祿如下士中士上士選士之半以醫
人試選不能却鎖還可以養生也

郡縣除官之法悉擬云郡守除于侍郎副都御史郡師郡屬除
于藩侯要上縣公正除于通政掌印給事副都御史中書令縣
師除于司成之貳縣屬除于六部之貳及金吾羽林軍中下
縣公正除于藩師縣屬除于藩侯縣師除于藩師凡縣令皆除
于藩侯以上俱名聞于端揆府御史府達之天子不當畀之內
則給事御史畀之外則巡按御史糾之鄉師正畀巡命于
郡守以名聞于藩布政命不當縣令爭之縣命以
公正及正畀巡舉之藩侯巡按御史皆察之至間有保長之為

正畀巡者縣舉于郡郡以名聞藩而用之正畀巡為六衙者縣
舉于郡郡舉于藩藩聞于兩府達之天子而用之

五

之無素染之無術未見有卓然樹一官之績者三百年來大臣
畏辟不敢言至天子獨斷行之而已睹矣然則親賢並用古人
所以有親親之詩以親其兄弟周之所以興懲吳楚之變而抑損諸侯
之勢漢之所以興懲吳楚之變而抑損諸侯之勢不知大臣
何術而能之中外弱本末俱弱西漢之所以亡也惟聖人以至公之心
處親疏之際故有國長久而天下蒙其福此二說者俱至當然
猶有可議者請參其說而用之有一代之天子必有一代之皇
子是皇子無窮而王孫亦無窮祿終不可繼若皇子出封為王
者祿米萬石錢五千貫帝子端布二千端（有議在後）王之世子為公
衆子為侯公之世子為伯侯之世子為子衆子無爵矣此以四代為限之義而宗子百世不易而王
衆子侯之世子為伯其
宗子之世子為某王宗子百世不易而王
衆子侯之世子為伯其
宗子百世不易而王

五五

年書曰太倉陸世儀云從來帝王之
其祿固親親之道然過于優亦不為之
亦國家漢大之優也天子之親與
隆殺況子孫而不為之差等次第宜以古禮為準上則高曾祖考
子之子為皇孫以下為皇曾孫皇玄孫其祿如淑而降至皇玄
下則子孫曾玄皆以四代為差等次第宜以古禮為準上則高曾祖考
此則無過重之憂亦無失所之患庶幾情義兼至矣崑山顧炎
武云漢唐之制皆以宗親與庶姓參用入為宰輔出居牧伯者
無代无有宋不立此格而明亦然崇禎時始行換授之法而教

[illegible] 親親之道未嘗不篤也乃祿則遞減公米五千石錢二千五百貫帛五百端布一千端侯米四千石錢二千貫帛四百端布八百端伯米三千石錢一千五百貫帛三百端布六百端宗子則米千石錢五百貫帛二百端使奉其祭祀宗子外無祿則祿固有限矣王之官有六卿二長史四贊善一日左春坊左長史王之師也以縣師為之比于郡佐自王以下公侯伯傅設宗子則不設而學君事親睦宗使知之道禮樂兵農射御書數經史文章之學一曰右春坊右長史王之相也贊王之德行言動主其庶務內而宮者外而屬官宗族莫不統之而舉刺其弊否以縣令為之比于舍人御史一曰儀禮司贊善主王禮之出入節其盈縮而為之息一曰典一曰會計司贊善主王宮之衛司慮從簡田獵一曰刑罰司讞議衛司贊善主帥兵為王宮之守衛及為王刑其所讀責皆以五等之爵自五品至九品以為思錫曰而限以世守之制三考黜陟一聽于天子內外相維親疎相間有封建之利而無封建之害又何慮焉千足外皇子之地為人王者之制分封其本藩王若夫有開國之勲與後之定大難成大功封侍曰指揮使或北其身或及其子孫而限以世也無不可也又設立等之爵自五品至九品以為思錫曰而限以世也無不可也又設侍曰指揮使或北其身或及其子孫而限以世也無不可也又設五等之爵自五品至九品以為思錫曰而限以世也無不可也又設

贊善斜王宮內外侍御宗族之不法及為王刑其所讀責皆以縣佐為之比于郡佐自王以下公侯伯傅設宗子則不設而學于成者入學為士與民同子弟學師如鄉學教宗室之童養其生亦與民同但不得為吏宗室之籍宗子掌之宗室之善宗子舉之宗室之事宗子主之宗室之賢才宗子舉之宗室之善惡宗子糾之宗室之過惡宗子收之宗室之貧者宗子賙之宗室之喪宗子賻之宗室之獄宗子訟之宗室之訟宗子理之宗室之不法宗子禁之宗室之賢否宗子糾之宗室之善惡宗子舉之宗室之事宗子主之宗室之養其生亦與民同但不得為吏宗室之籍宗子掌

公祿當視一品如中下縣伯祿當視一品如中下縣公祿當視二品如上縣侯祿當視三品如大縣伯祿當視四品如小縣子祿當視五品如畿縣男祿當視六品如畿縣公子祿當視七品如畿縣伯子祿當視八品如畿縣子祿當視九品如畿縣男祿當視一品如中下縣公祿當視二品如上縣侯祿當視三品如大縣伯祿當視四品如小縣子祿當視五品如畿縣男祿當視六品如畿縣公子祿當視七品如畿縣伯子祿當視八品如畿縣子祿當視九品如畿縣男祿當視

公祿當視一品如中下縣侯祿當視二品如上縣伯祿當視三品如大縣子祿當視四品如小縣男祿當視五品如畿縣公子祿當視六品如畿縣伯子祿當視七品如畿縣子祿當視八品如畿縣男祿當視九品如畿縣公子祿當視一品如中下縣侯祿當視二品如上縣伯祿當視三品如大縣子祿當視四品如小縣男祿當視五品如畿縣公子祿當視六品如畿縣伯子祿當視七品如畿縣子祿當視八品如畿縣男祿當視九品如畿縣

公祿當視一品如中下縣侯祿當視二品如上縣伯祿當視三品如大縣子祿當視四品如小縣男祿當視五品如畿縣公子祿當視六品如畿縣伯子祿當視七品如畿縣子祿當視八品如畿縣男祿當視九品如畿縣公子祿當視一品如中下縣侯祿當視二品如上縣伯祿當視三品如大縣子祿當視四品如小縣男祿當視五品如畿縣公子祿當視六品如畿縣伯子祿當視七品如畿縣子祿當視八品如畿縣男祿當視九品如畿縣

平書曰取士第四
古之教士也未有不以德行而能文藝者也故曰士中之上德行六藝而已下士皆士之下者也

五科者師署正署禮樂經史文學各入其正署農丞署兵尉署刑署理財同署皆元定數而均分之惟某科宿儒多即其署之附曰秀士二年明習厥事始有祿授室蓋二十一歲矣其不學成遷事年歲乃實授之其有過古之人無數舉是斯士衍數休哉予曰詩不致困窮無所用知此州舉天下之川豈不勝于科舉之法而倍且過于泰漢之法倍蓰哉夫朝廷之設官則欲其人之盡職而已其人之盡職無怪乎治化之不興也書生臨政猶書生耳吏治天下久矣其弊也因吏之終身遷事年歲乃實授之其有過古之人無數舉是斯士衍數休哉予曰詩

教士之道不外乎德行藝自顏先生得之卓哉見也雖樂正有四術之名師氏有三德六德之稱司樂大胥教冑一職兼米廩聲宗副非一地司徒大司樂教冑一職兼米廩聲宗副非一地而總不外乎智仁聖義忠和之德孝友婣任一代之行藝漢武帝置五經博士以教弟子光武取聰明有威重者一人前祭酒晉武益以

助教隋煬改太子學為國子監初置司業一二年改國子監為司成館祭酒為太司成博士為司成宣業後又改為成均監總之不離乎傳經誦讀而已雖齊高帝建元中置治禮吏陳有律學博士隋開皇中書算學各置博士唐亦有書算學學之說然于古法和的之什一耳明太祖卓然以六藝教士而行之不必又復變更漢晉辭賦三唐詩律宋明古文加之經儒註解專以筆墨者述為第一學問胸中廚即筆下懸河而出而應世文麤書呆茫然如童婦瀾染玉繹敵兵臨城猶君臣倡和為詩及敗將降魏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以劍擊柱嘆曰文武之道盡矣讀書萬卷猶有今日嗚呼徒以書為文武之道所以已也讀書萬卷猶和今日之禍正在讀書萬卷哉至流而為時文愈可怪歎日揣摩年年背誦

府部院衛舉選士之賢才著除者之以其名聞中縣下縣之官缺則州牧藩王會六曹舉上士之賢才著者除之入縣學必鄉師鄉老宗族舉其孝弟而後縣師乃受之以其名聞入郡學而州藩而成均必皆其後受乃為舉者其罪之學而後受偽者舉之舉連坐至舉之而州藩而京師

閉迂樂正之壞兵農如前偶一世事則亟走恐亂之氣息柔脆如婦女人事之閒一孟子之人可語上達非中人以下傳也諸文潛正字之除正其訛誤可禁之春秋小說除正其訛誤可禁之十三經之外諸子百家之書皆讀也禮記孔門所以詔

府之選士除之縣丞缺以農部之選士除之縣正缺以禮部之選士除之縣尉缺以兵部金吾羽林之選士除之縣督缺以刑部之選士除之縣工缺以工部之選士除之縣同缺以貨部之選士除之中縣縣令缺以中下縣公正理之公正缺以藩府按院之上士除之縣丞缺以司農之上士除之縣正缺以宗伯之上士除之縣尉缺以司馬之上士除之縣督缺以司冦之上士除之縣工缺以司事之上士除之縣同缺以司均之上士除之凡縣鄉師缺以郡守郡師之中士為之鄉正缺以治中司理之中士為之鄉畧缺以藝郎之中士為之鄉巡缺以別駕典方之中士為之司市缺以節史之中士為之鄉師以下皆以本鄉之人下士轉中士以次上陞或才祇堪下士者終身其職如秀士不堪任下士與任下士而才亦不稱者則退為農與工商自縣學熟選之郡藩成均被退而終不能進為士者皆令改業為農工商平書曰習制器亦工事也

學校立而選舉善上也然當學校初立之時人才尚未就緒須先以徵辟用之即定制後有奇才高士卓然翹楚者于學校選用外間一行之亦可鼓勵天下也

平書曰孟子以制民恒產為王政之本然則民產不副總有善治守令之政也辟諸室基圮者即壁棟有損不傾基不即雖極雕繪之觀一遭風雨立覆矣三代以下百姓未嘗無治安之時乃多不過數十年少則數年即不得其所者蓋開阡陌盡天下皆私田人君何由制民之產以立王政之本哉漢限田矣限之一時不能限之百年也魏均田矣均之一時不能均之後世也尤不可者奪民田以入官本欲養之乃先奪其所以自養凡有田者能不恣睢恣睢擾致離叛之意乎坐視之既不忍欲養民又無策仁者將何道以處此曰吾有收田之策二如行於草昧初造固甚易即底定之後亦無不可不劫之以威需之以久不求之以速有在後議一曰清官地如衛田學田之原在官者清之使無隱一曰闢曠土凡地之在官而污萊者開之不棄之無用一曰收閒田兵燹之餘民戶流亡而田无主者收之有歸者分田與之不必復其全業一曰沒贓產凡賊臣豪右田連阡陌者沒之入官四策行田可得什二三矣其二策一曰獻田一曰覈田明告天下以別民恒產之意謂民之不得其養者以無立錐之地所以無立錐之地者以豪強之兼并今立之法有田者必自耕毋募人代耕自耕者為農無田者為傭為農則細心不為農則不為傭為農則有田惟農為有田者即耳目所及自登仕郎至中憲大夫皆有祿廩于官則就近于官酌以資不能依其原價或給一價或

顧賣于農者聽但農之外無得買在有後議農之自業

一夫毋得過百畝田之法則田之不歸于官者不僅什之一哉且夫井田可以行乎曰師其意不必師其法井田之法方方則利平曠不利于散棄地多概用之恐不便有井有不井法不一不一則劃請倣收田之法橫斗或縱橫斗縱橫不為方為一畛長六十畝廣十畝為私田上中下戶亦分上中下五百畝為公田上下五百畝為私田假令一夫受上田百畝其家須治田二百畝中田三百畝下田四百畝乃可受一易之法上田歲種中田一歲種下田三歲種一歲種者謂之良田再歲種者謂之平田三歲種者謂之惡田良田百畝平田百五十畝惡田二百畝是為一夫所受常田三百畝歲耕百畝休二百畝其萊田三易乃當一墾其治之勤與不勤視其糞與不糞而已矣上農夫食九人中農夫食七人下農夫食五人此通率也一夫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為粟百石除什一之稅實入九十石以九十石為率平年畝收三石餘一石為糞壅之本計百畝糞壅用糞三十石治地及耕種通用人力牛具之費大率中田畝用錢三百下田畝用錢二百餘錢百五十石以供賦稅及雜用之費計百畝餘錢三百石以給九人之食食人率月三石九人終歲二十七石餘錢三百

則民不知何時即田洛何民不知何時即田洛何民不知何時即田洛何

分入之十家中止得五十畝寧不怨咨法使十九家仍為甲佃給公田終甲身一第也田多而犯罪者量其罪使還田有子以田與子受其養無子而死者不許養異姓子以其田給有餘官收之三第也收寺廟田四第也

或縣多成熟者而治田即遠其田之在之道有八分不願而二分不願者古制然祇可行其一不必兼也愚意欲行一易兩易之法則家口不必分上中下而家口田之與地有上中下而易與不易田之上中下而家口亦然則家口可以八口為率如家四口者兩家一分家十六口五人為率如家四口者兩家一分家十口九人為率如家四口者兩家一分家八口五人為率如此則治田出賦更為均停不然以二三人之下與八九人之上同為一家一分則治田必有精粗出賦必有苦樂矣

平書計縣用內有學生一條考前學生似指公卿大夫子弟入學為學生者待至二十四歲有祿收此半田之與子受其養無子而窮民養之收其田耕種惟其所便古制然祇可行其一不必兼也愚意欲行一易兩易之法則家口不必分上中下而家口亦然則家口可以八口為率如家四口者兩家一分家十六口五人為率如家四口者兩家一分家十口九人為率如家四口者兩家一分家八口五人為率如此則治田出賦更為均停不然以二三人之下與八九人之上同為一家一分則治田必有精粗出賦必有苦樂矣

有祿豈獨師郡師縣師考學生之優者賞以米乎若如此亦善政也

六十還田有子以田與子受其養無子而孩幼者收其田則非獨夫仍其田以俟其子之年及其子入學為學生者待至二十四歲有祿收此半田之與子受其養無子而窮民養之收其田耕種惟其所便古制然祇可行其一不必兼也愚意欲行一易兩易之法則家口不必分上中下而家口亦然則家口可以八口為率如家四口者兩家一分家十六口五人為率如家四口者兩家一分家十口九人為率如家四口者兩家一分家八口五人為率如此則治田出賦更為均停不然以二三人之下與八九人之上同為一家一分則治田必有精粗出賦必有苦樂矣

上縣十倍于下縣大畝十倍于小畝以分時言也分上則田必有精粗出賦必有苦樂矣

上縣不得過下縣一倍（古大國五百里田畝天下之中）

或謂天下之田恐不足天下之人者未思之言也天下之人不滿于泉不止于外國今時之民不至饑餓相食天下之農分天下之田無論多寡民少而田多則地廣田治收獲自加倍遇中歲畝一石分上則田一畝分上中則田一畝分中下則田一畝分下或謂天下之田

沃稼必茂一畝可敵陸田數畝是益田矣溝洫費地幾何而憂其損耶溝洫上可藏瓜果雜蔬詩曰疆場有瓜是也且陸田若元水泉而又高燥平地不致雨潦待洩者惟均田制產而已亦未嘗盡責以溝洫也

然有一端當豫計者計口授田之後承平既久生齒日夥若又少其數以分之則屢易頃畝若初即荒田若干以待其後又增將下地之多一家又增一家上中下未有不均既已代代如此況古今戶口漸增田亦漸墾漸治漸沃將中地之歲種易五十畝耕耨之法代田再加一倍而無憂田不得五十畝則未免或少量田原不以若干畝為限隨民所用士農工商者子已而思周大司徒造都鄙開井田溝洫之制宋藝祖明太祖有謂公田皆歸官而授之民則圖亦如之曷為又有在官在民之分乎

制田

制田之法上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百畝如平書家五十畝每年休五十畝耕耨之法每年休一百畝漸熟一百畝漸沃將中地之歲種易五十畝耕耨之法每年休一百畝漸熟一百畝漸沃將下地之多五十畝耕耨之法代田再加一倍而無憂田不得五十畝則未免或少量田原不以若干畝為限隨民所用士農工商者子已而思周大司徒造都鄙開井田溝洫之制宋藝祖明太祖有謂公田皆歸官而授之民則圖亦如之曷為又有在官在民之分乎古今圖

制田第五下

平書曰、從來治田之家未有不通水利者南方水利之興已久但修舉其廢而理之易耳水田饒沃人皆趨利而惟苦其害徐貞明時科不知以為可北方則不然昔人之慮水利者有三也一曰水源二曰水性三曰水勢水源不可強也然致力當其一源來高于田則開溝引入于田以遂受之蓋泉在山上其下有受水下入于川其三溪澗停田而尾車之屬水西洋取以水力激器以轉水升于田也水緩不能運器轉水于田也其四溪澗遠田而卑于田緩則引至田側車以人力畜力風力水力激器以轉水升于田也急則用激法起水于岸上急則用龍骨翻車龍尾車之屬以水力激器以轉水升于田也水急不能尋丈以上須治為田節級而下以取其勢不可強也然致力當其一源來高于田則開溝引入于田以遂受之蓋泉在山上其下有受水下入于川其三溪澗停田而尾車之屬以水力激器以轉水升于田也急則用龍骨翻車龍尾車之屬以水力激器以轉水升于田也水緩不能運器轉水于田也其四溪澗遠田而卑于田緩則引至田側車以人力畜力風力水力激器以轉水升于田也急則用激法起水于岸上

瀦水陂塹以遏之也川水之瀦法有五其一蕩湖之傍田都高則亦升之低則堤岸以固之水有餘車升而出之以引之蕩湖遠于田者疏導而車升之與用流之法畧相似其二蕩湖有源而易盈易涸可為害可為利者疏導以洩之肺壩以節宣之其三蕩湖之不能聚者疏而來之不能去者疏而去之來之者免上流之害去之者免下流之害其利其四蕩湖之豬太廣而害于下流者從其上源分之其五蕩湖之易盈易涸者當其涸時除水而蔵之麥秋以前無大水無大蝗但苦旱耳否則涸于冬則蔵之春麥秋以後無大水無大蝗但苦旱耳故用水者必稔也用水之法有二其一海潮之淡可灌者迎而取之易涸則池塘以蓄之閘同肺壩隄堰以留之潮不淡也入海之水迎而返之則淡禹貢所謂逆河也其二海潮入而泥沙淤墊則為坪為壩為竇以過渾潮而節宣之也為源三為瀦以用水法有三其一地高無水掘深數尺而得水者為池塘蓄雨雪之水其二掘深二丈以上而得水者為井以汲之其起法有桔槹有轆轤有龍骨水斗有恒升筒用人用畜高山曠野或用風輪也其三井深數丈以上難汲而易竭者為水庫以蓄雨雪之水也二公之言俱確有經畫但所利虞集募人鑿地因為世業者固救弊之策而與吾收田之策相背故無取焉又其意全在水田夫北方旱田多禹開溝洫治旱田耳觀詩書所載五穀率旱種可知揚州厥土惟塗泥田乃下下夫水田則塗泥固上上矣非以其不宜於旱種乎今於北方可為水田者為之不可為者開溝洫以治旱田而已總之有川者利於通無川者利於蓄通之在溝洫蓄之在陂塘故治田宜先治水相其

稼麥之屬旱則用水灌之不旱則不必用水惟平土而蔵種之一日無水旱田旁無河塘可灌惟恃天澤詩言霖霖雨雪以生百穀是也今水田反有水灌可者溝洫不待言矣即無水旱田而憂停潦者亦宜以溝洫洩水鄭康成註周禮田溝洫為除水害也尚書益稷云濬畎澮距川是洩田之水以除害也不然如今六七月間淫雨積潦行路不通禾苗淨損豈細故哉但不必多耳

武備第六

平書曰人知周之尚文而不知周之尚武大司馬春振旅而蒐夏茇舍而苗秋治兵而獮冬大閱而狩其教戰之法甚簡顧以田為名者蓋商周之得天下俱以武而周有甚焉周公恐其後之報伐其尚之故存其名而實使人但習於禮而武備已弛不存其實使人但之禮以柔之不存其名而存其實使人但之用也人之生世固貴文事之武以代勇武者君宣秋尊之以代勇已動武者君宣秋尊之以代勇已動武者君宣秋尊之以代勇已動

官與吏仕與學文與武之不可分也古之稍有可議者都鄙之兵不出里塗千里之賦治農而已農之暴者則皆習於兵而況呼吸即至不可以待之乎今百姓辛苦有久已困乏走呼即集而乃既已均田不必盡則幾如家家一人而一家五人以其餘人盡出至於三丁抽一丁之法家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可任也者則何敢不出兵之家三人可任也者家二人中禮小地狹及都鄙追起徒役過是盡過一人而一家五人以上地家七人盡出至於三丁抽二丁之法家家五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中地小及都鄙追起徒役過是盡過一人而一家五人以下地家四人盡出至於三丁抽一丁之法家家四

平書曰、九畴之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則貨財原上下所恃以為
邦而國家不可以或無者但貨財所以權穀帛之輕重而通其
窮非為一人之私蓄也理之不得其術則公私皆困苟得其術
則公私皆利至于公私皆利豈非聖人之道乎古之征于民者三
曰粟米曰布帛曰力役未有泉貨財率出之商賈雖周
禮以九賦斂財賄鄭玄謂以口率出泉古錢亦即漢之口算也近
之謂之丁銀終非出之田畝唐宋始于田畝有輸錢之令然猶
折色後遂通行之天下而正供始盡變為銀夫唐宋未嘗盡令
輸錢而白居易張方平諸人猶痛切陳農民之害況盡折為銀
而農之害可勝道哉不特農也倉廩處處空虛一有水旱之災
而賑濟無所出矣一有師旅之役而轉輸之費百數十倍而不
可勝道哉然當日政尚寬大未嘗以聚財為事徵于上者旋施
于下而朝廷之積貯顧無多乃不知理財之道耗敝無窮而生
息少以致末年中外交訌軍興用之不得已而議加賦至括宮中銀器以充餉（崇禎末年曾以宮中銀器充餉故銳減）
已而議加賦（有銀作局三字相傳成化中有銀作局鍛作銀器者是也）至括宮中銀器（夫正供盡變為銀節節加派）
乎故吾于田賦欲悉復古法特取公田之穀而戶第出布帛數
尺丁錢百文房租大者每間二百小者百文而已（如此非所謂不得已）
（時有銀十餘萬兩貯庫）（則不能盡公不加派而城中有房租之人私相賣買至生財則更有道焉）錢法今已大壞宜用隋文開
（其術公私皆困）（建造啦）（商稅一而錢法必不可行）

平書有武備第六下一篇論宜安民給田溝洫必繁若必以各藩之軍分番入直
（規模完）（濟用是必環京州縣農
（特此今廟堂有大大小小大役）（亦即漢之口算近
（折色後遂通行之天下而正供始盡變為銀夫唐宋未嘗盡令
（輸錢而白居易張方平諸人猶痛切陳農民之害況盡折為銀
（而農之害可勝道哉不特農也倉廩處處空虛一有水旱之災
而賑濟無所出矣一有師旅之役而轉輸之費百數十倍而不
可勝道哉然當日政尚寬大未嘗以聚財為事徵于上者旋施
于下而朝廷之積貯顧無多乃不知理財之道耗敝無窮而生
息少以致末年中外交訌軍興用之不得已而括餘賦又不得
已而議加賦至括宮中銀器以充餉（崇禎末年曾以宮中銀器充餉故銳減）
（有銀作局三字相傳成化中有銀作局鍛作銀器者是也）乎故吾于田賦欲悉復古法特取公田之穀而戶第出布帛數
尺丁錢百文房租大者每間二百小者百文而已（如此非所謂不得已）
（時有銀十餘萬兩貯庫）（則不能盡公不加派而城中有房租之人私相賣買至生財則更有道焉）錢法今已大壞宜用隋文開
（其術公私皆困）（建造啦）（商稅一而錢法必不可行）

皇之制盡銷舊錢悉
加以新錢大小以不
如式者即收歸官銷
重一錢五分一貫九
百錢分兩六錢四分
貫十二斤八兩五錢
分兩四錢倍兩錢是
以一兩二錢是以錢
貴銅賤而銀賤銅貴
銀賤而銅貴也約費
銀一兩鑄錢一兩二
錢惟買銅一兩二錢
惟買銀一兩二錢是
以錢貴而銀賤也官
錢一兩二錢銀六錢
是以錢貴而銀賤也
若民間交易但以錢
計而不以銀物則銀
賤而錢貴也官錢一
兩二錢銀六錢是以
錢貴而銀賤也若民
間交易但以銀物則
銀貴而錢賤也官錢
一兩二錢銀六錢是
以錢貴而銀賤也若
民間交易但以銀物
則銀貴而錢賤也官
錢一兩二錢銀六錢
是以錢貴而銀賤也
若民間交易但以銀
物則銀貴而錢賤也
官錢一兩二錢銀六
錢是以錢貴而銀賤
也若民間交易但以
銀物則銀貴而錢賤
也官錢一兩二錢銀
六錢是以錢貴而銀
賤也若民間交易但
以銀物則銀貴而錢
賤也官錢一兩二錢
銀六錢是以錢貴而
銀賤也若民間交易
但以銀物則銀貴而
錢賤也官錢一兩二
錢銀六錢是以錢貴
而銀賤也若民間交
易但以銀物則銀貴
而錢賤也官錢一兩
二錢銀六錢是以錢
貴而銀賤也若民間
交易但以銀物則銀
貴而錢賤

官所責者金加勢必賤鬻其物以充官入故諺有曰豐年病民夫山年不免疾痛所樂者豐年耳乃豐而反病則農尚有樂時乎是富商掬其奇贏以至沽泥塗足者無升斗之儲逐末者也官吏之俸皆以銀夫銀可卷懷而藏鍵筒而積也而貪官污吏如此之矣若出入皆以米布能貯乏山谷取貶耶此病官之吏納以銀遂致穀帛多泛濫而耗而庾劵之呼時時不免此病民之一也一旦猝然有事兵興調運銀糧于一處米價騰踊千數百金數十金下交患無人不病國也民流亡上憂無人不病矣昔有斗米之千餓莩滿道又有歉人圍城富家皆懷金握玉而死者非重銀錢而不重五穀之故也

宋論鹽之產于場猶五穀之生于地寓就場定額一稅之後不問其所之則國與民兩利又曰天下皆官鹽也此正劉士安之遺意

賦而取之本色而復教民勤于樹藝畜牧而高布帛取于宮中高以至人情往來分其盡可以供給而婚喪之需從便取于宮中商賈取于宮中以供衆布帛菽粟之貨物相易至于錢與銀特儲之以備流通之具耳不專恃以用也如是不惟民業饒而民風亦日進于古矣

房租一間二百太重可倣周禮園廛之征房廳其自蓋而每畝一年徵錢不過二百可也若住官屋者則如分民篇每屋錢一百文司市以中士為之明代問中之法令商賈皆入市稅人遂募人也助于邊邊以粟于邊而鹽給之鹽以爵之其後商人運行原無邊鹽何為廢之

商稅則盡變從來之法而別為制今之所恃以征商者榷算耳○稅日增而無所底○百數十倍于舊而猶不足官吏如狼虎搜及絲忽之物而無所遺○商旅之困敝已極其為暴不幾殺越人于貨哉○宜盡撤之○以蕪天下而通其往來其征之也分行商坐商○坐商也縣同給○以憑票○印分與兩聯書其姓名里籍年貌與所業何作本亦註之本若干但計其一分之息而取其一○如錢一貫為本一年得十貫者註一貫年息二百歲終二納覽之則即取一貫以去還之如本增一級至五品而止雖父子祖孫相繼而滿其數者亦授也○但三年不滿商則除其籍毀其票繼為商之大小但稅滿二千四百貫者即授以登仕郎九品冠帶以禁其卑以報其功有只授銜事則諸即與官與士商必按票計稅加評若竟欲捐納者聽再滿則又增一級○凡有議夫欲豚者人之同情也○其實而甘為人下哉且勿問其可一二上商可三四違者治以法○法有在後議夫欲豚者人之同情也○其實而甘為人下哉且勿問其可一二上商可三四違者治以法○法有在後

上者加千貫上上者加萬貫○散商不得與九等伍而九等各以次為準○行立坐拜不得越越者亦不得越官○治以法○法衣則下商以驢中商以馬奴僕則下商不得畜中商以上商以綿綢以綿綾上商以綿綾綢○散商不得與九等伍附商影計所謂比于散商者也○散商分之等殺而限之制就官自匿其實而甘為人下哉且勿問其商之大小但稅滿二千四百貫者即授以登仕郎九品冠帶以禁其卑以報其功有只授銜事則諸即與官與士商必按票計稅加評若竟欲捐納者聽再滿則又增一級至五品而止雖父子祖孫相繼而滿其數者亦授也○但三年不滿商則除其籍毀其票繼為商者雖身亦不得論其前焉耳計加其前票既毀則但憑票所納耳憑此虛銜也○又無祿名器不濫國帑不虧去賣官鬻爵者不萬萬哉若夫行商

本者則免其稅預計其不足本者則官如其本買之雖販不在此例使商無所虧其本者便商也○貴則減價以賣又便民也而官又收其利也○若欲販他貨者則另予以其縣之票而取之如本縣為其有欺隱固可按其數沒其隱而懲也○利官士有通同為奸按法治之自不宥隱不待立法以防之也○分商為等必反其縣而後視其等以益之等○其稅滿二千四百貫者授職坐商同夫商賈不得齒于士大夫所從來矣使其可附于縉紳也入貲為郎且求之不得又宥故瞞其稅而不得出身以為榮哉所謂不待立法以防其弊者此也且夫商稅從來論物為輕重吾欲不其然也然亦有詩物者鹽茶酒烟而已鹽者官賣之本○但以其出所校之數為之等○其稅滿二千四百貫者授職坐商同夫商賈不得齒于士大夫所從來矣使其可附于縉紳也入貲為郎且求之不得又宥故瞞其稅而不得出身以為榮哉所謂不待立法以防其弊者此也且夫商稅從來論物為輕重吾欲不其然也然亦有詩物者鹽茶酒烟而已鹽者官賣之○恐滋擾則計其二分之息而取其十之二○如本百貫至九百貫為下商而一百二百為下下四百五百六百為下中七百八百九百為下上本一千貫至九千貫為中商而一千二千三千為中中七千八千九千為中上本一萬貫至十萬為上商而一萬二萬三萬為上上者加千貫上上者加萬貫○散商不得與九等伍而九等各以次為準○行立坐拜不得越越者亦不得越官○治以法○法衣則下商以驢中商以馬奴僕則下商不得畜中商以上商以綿綢以綿綾上商以綿綾綢○散商不得與九等伍附商影計所謂比于散商者也○散商分之等殺而限之制就官自匿其實而甘為人下哉且勿問其商之大小但稅滿二千四百貫者即授以登仕郎九品冠帶以禁其卑以報其功有只授銜事則諸即與官與士商必按票計稅加評若竟欲捐納者聽再滿則又增一級至五品而止雖父子祖孫相繼而滿其數者亦授也○但三年不滿商則除其籍毀其票繼為商者雖身亦不得論其前焉耳計加其前票既毀則但憑票所納耳憑此虛銜也○又無祿名器不濫國帑不虧去賣官鬻爵者不萬萬哉若夫行商

之本○但以其出所校之數為之等○其稅滿二千四百貫者授職坐商同夫商賈不得齒于士大夫所從來矣使其可附于縉紳也入貲為郎且求之不得又宥故瞞其稅而不得出身以為榮哉所謂不待立法以防其弊者此也且夫商稅從來論物為輕重吾欲不其然也然亦有詩物者鹽茶酒烟而已鹽者官賣之○恐滋擾則計其二分之息而取其十之二○如本百貫至九百貫為下商而一百二百為下下四百五百六百為下中七百八百九百為下上本一千貫至九千貫為中商而一千二千三千為中中七千八千九千為中上本一萬貫至十萬為上商而一萬二萬三萬為上上者加千貫上上者加萬貫○散商不得與九等伍而九等各以次為準○行立坐拜不得越越者亦不得越官○治以法○法衣則下商以驢中商以馬奴僕則下商不得畜中商以上商以綿綢以綿綾上商以綿綾綢○散商不得與九等伍附商影計所謂比于散商者也○散商分之等殺而限之制就官自匿其實而甘為人下哉且勿問其商之大小但稅滿二千四百貫者即授以登仕郎九品冠帶以禁其卑以報其功有只授銜事則諸即與官與士商必按票計稅加評若竟欲捐納者聽再滿則又增一級至五品而止雖父子祖孫相繼而滿其數者亦授也○但三年不滿商則除其籍毀其票繼為商者雖身亦不得論其前焉耳計加其前票既毀則但憑票所納耳憑此虛銜也○又無祿名器不濫國帑不虧去賣官鬻爵者不萬萬哉若夫行商

文、其實也、每斤納錢十文、且非不可田之地、不許種烟、而又重其稅、則鬻者少、鬻者少、則貴、貴則人不能買、久之庶可絕矣、（凡客店私戶漁戶車夫騾夫雇覓人夫俱入商籍）嗟夫、重本抑末之說固然、然本宜重、末亦不可輕、假令天下有農而無商、尚可以為國乎、故吾欲於建官之法、去吏部、晉冢宰兩相國、以總庶務、置大司均以備六卿、貨財者與食並重者也、烏可置之六卿之外乎、夫商稅悉納于縣、縣同主之、設司市理之、（市之官宜定員以準縣令總之）合口算、戶稅、（市肆麻房租商稅上縣歲入可十數萬中下縣亦應數萬）由縣而郡、而州藩、各除其支給、積貯而上供于天子、應不下數百萬、此但取士任官得其人、而忠信重祿、使之重廉恥、輕財利、尚名節、儉而又崇之、省浮費、十年之內、入將不可勝窮、天子富于上、（州藩郡縣富于下）時施惠于天下、（謂免之等類）百姓將日富而不知、天子以四海之富為富、四海無人不以天子之富為富、故吾名貧部為司均、均上下均、均也、均出入也、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初疑商賈計本取稅、似瑣瑣與民爭利、又泉貨似當如古寄于農、曹不必專部、即冢宰別為相府、而但留五部、如漢後稱五曹、五尚書者亦未為不可、既而思孟子曰、市廛而不征、（廛即周禮也）法而不廛、（廛稅也）盧人掌斂布、斂布總布、質布罰布、則古之商賈原自有稅、今世如牛稅、馬稅、魚稅、斗斛稅、稱稅、布帛稅、（稅）當稅等各有雜課、但或本小利微者有稅而千萬封殖放債出入者反無稅則不均、舊例漫承不復動查、而吏胥又上下之則不清、至于權關之暴、又三代所無、則平書所言固可酌而行矣、行商計其本有息、無息不足本者、官買之雖亦周禮遺法、然後世行之法、頓則難易滋未必惠、及商民、反以擾及商民、或亦如坐商計其一分之息而取其一也、無問可耳、行商似更勞于坐商矣、乃坐商足百貫方起稅、行商足五十貫即起稅、何也、或曾以百貫為率也、至治之也、民自不貧、亦不甚富、農不得曲連阡陌、商何得獨有鄰金以至十萬金以上者乎、乃立之以上之名而極其數以號之、是招以貪冒也、布帛菽粟不必萬金始可貿遷、萬金十萬將必化居遠方難得之物、以相侈耀、是長靡也、一品之祿、合米錢布帛大約不過四千金、商乃有萬金至十萬貫以上者、是令其僭越而無等也、今宜擬為一百貫至三百貫為下商、四百貫至六百貫為中商、七百貫至千貫為上商、（語云千金之堂商而至千金為本亦極矣、過千金者加稅一分、三過萬金者加稅一分、過萬金者沒其贏餘、販鬻淫巧及異方珍奇難得之物者、沒其貨而稅滿千貫者即加以冠帶、雖亦必素頗孝弟而無暴橫欺詐行者始可加、不然、商猶利藪、蓄豈即以平天下哉、

商仍當如愚前說、不使有僕、俟加虛銜後以品之僕僕之、蓋僕不禁不限、則富商墨吏將有僕從至百千人者、不惟長奸勢必加戶部一階、以為兼并而加即墨之法亦從此壞矣、

鹽之販也、無不同、向不明鹽官物而賣于商者也、雖轉販他所似不得更有稅矣、

烟少有知者亦知其無益禁之何難而好由傷農禍實非小、直

廣禁之耳
本不可輕○崑絕為財貨起見也○然部實○不可○重○何者○天下之○趨利○如○鶩○矣苟有○利○而○趨○也豈要部○實○之○少○而○絕乎○夫商有利亦有害○禁遏有無以流通天下○此利○也○為商之人心多巧○相聚商之處俗必淫靡○北害○也抱璞守朴不相往來○固不可行于今日○然即鄉里交易○比省通融○儘可疎樂○何事遠販○如今天下出產最少者無如北直○然有米有布有絹亦有紬有材木櫃箱桌椅諸器○何不可以供居食畢婚喪○都○乃必吳越閩廣之紗緞珠翠綾錦衆著漆器燕窩橘荔來洋西戎之貨○萬里遠鬻○頃囊充○牣○導靡長奢○則皆商之○也○然則貴石粟賤淫技重農民抑商賈以隆教養○先王之良法遠慮○不可不考行○也

平書曰南方之水利不必言矣北方苟如吾制田之法溝洫開改塘作水道通亦不必言矣所慮者河淮耳河自宋南徙吞淮入海近代遷徙無恒為害日甚然河雖為患而淮無恙也今則河淮交橫上以阻漕下以病民歲靡金錢數百萬而終不得其理其故何哉固在任不得其人治不得其法而其本蓋由于意在通漕不在治水有雖拂其性而不顧者故治之之道先在罷漕漕可罷乎都若定于天中貢道可四面而達不必借于今日之漕即不然而北方水利既興收穫多亦無借于今日之漕再不然而或招商或海運（今天津歲有海船自福建販貨通達無失則海運何不可行）無不可辦亦無借于今日之漕罷之無不可也漕罷而後可以因其勢因其勢而後可以施其功河之所以為患者以多沙淤而治之者率築堤以防于地之上勢迅悍而下流壅則橫決四出屡塞屡決無怪也淮之所以為患者以河奪清口而入漕致清口淤而淮不能出清口（清口貴淮之處）淮不能出則洪澤湖漲溢于寶應高郵諸湖（洪澤湖淮之受會之所淮安在其東西十里高家堰其東南則翟家堰周家堰諸堤也）遂決漕堤而下（漕堤高寶湖與堤之隔）亦無怪也夫淮襄不為漕病者以河未嘗病淮而淮之力足以刷黃耳今淮既為河所病河不得淮之力以相刷而益為淮之病則淮愈得不因河之病而亦以之病漕哉吾見近代治河之臣惟祖崇伯陻水之術而儒者治河之議率不出貫讓上中二策之言夫陻水之害固人所共見而讓策之在今日亦不過為空言何以言之讓害亭欲河使北入海者欲其循故道以入海耳非聽其橫流而災為之制也分殺趨于東南平地之地去故道數千里當徙

空其地以予之使之迂濕無來而遂能治者乎多穿漕渠以分殺其勢似矣乃每開一支河未有不旋開旋塞者豈得如禹之播滎九河而萬世永賴者乎淤則所謂因其勢以疏之而已矣請言治淮淮既不能北出清口則洪澤不得不東南洩于高郵湖歸高郵水之所及高郵湖不能受不得不東洩漕堤而洩于下河乃海口不開而下河無所歸不得不旁溢而兩高寶興鹽數邑之患是淮之將趨東南以入海而不復由故道者其勢矣然清口不與河通將無以濟運也則不得不挽之使北挽之使北不得不塞翟周開趙高郵之路乃水大而清口不能出近日清口雖疏而淮亦不能出者以三十年前河決歸仁堤入洪澤年餘未致淤墊不能蓄水故水大而洩又不得不放之以除高堰之危淮安方保於戚朝塞夕決顧此失彼曾無終日之計皇皇焉苟倖濟一歲之運以延一日之命而將來惟聽諸天民患將何極耶若漕運既罷竟塞清口不能河通而悉開海口海壖有范公堤南北亘三百里宋范仲淹築以捍海潮者處處有水門閘門向內開洩水則閉以放湖水民甚便之近則以海口使下河有所歸而困下潦之以為渠困高築堰以為防不拘水門寬狹無海口使下河有所歸而高郵湖水使東入海盡閉翟墊周圍使入高郵湖因其勢而導之淮安流而得其所水有所歸而不橫溢淮既得其所則淮揚之間皆沃壤矣于是治河夫禹之治河所以千數百年無患者全在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也天下之水莫大于河淤由積石而龍門由龍門以至大坯勢功猶易何也以有高山大陵來其外也自大坯而北皆平陸矣其受水又十倍于上流矣禹乃播之為九以分其勢勢分矣又恐其散漫無所束復合之為一使同入海分之而其力又合上下俱合而中則分既無難治之憂又勢均絡貫無此通彼塞之患於戲至矣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自齊桓公塞八河以揆地利不百年遂有碑磔之決則九河之利不待智者而後明而後人可知所從事矣若北方之水利既興上流之水將減其半而下流則復九河之制測量高下度近海河決必趨之地開河道十數有舊渠可因者因之約長百里而首尾合為一者則寬十數里約占地三十餘里河面寬二里許深數丈俱如一律土兩岸以增其高每年疏道相去可三里數尺開河一渠節節開而上之河使兩岸之間至中岸若干丈中岸之傍又鑿一河若干丈中心為一長河一定中心為之界既成乃塞河下流決之使入一入于此河由地中行矣勢同禹之舊績而永無潰決矣上流尚有倍增其高每年疏濬川泥者亦用此法別開一渠決使由之而無不

塞苗難以成功故古人不敢輕用也

從來論治河者皆主分惟潘季馴主合其言曰河流分則水力小而沙停故易淤河流合則水力猛而沙行故不泛此亦身親閱歷之言也況禹之九河分水原在北方今欲之南方則土性地勢可行與否未可猝定萬一重費閭鑿河成而水不就即就而旋填塞不徒勞乎且後世每開支河旋開旋淤不能如禹之播為九河平書亦自言矣今河先塞地利盡知水芳者相其原隰若趨下順利可開八九則如平書所言開之而歲設常夫若干名淤之使分流勢弱者亦不得停沙上如其地勢不可支分則倣季馴遥堤縷堤之制河身欲寬展岸欲固而堤之外復兩旁各留一河身之寬滿開地而更築堤其外其河身則盛用利器濬之務使深通下海之雲梯開於章皆剔務使濶厥夫濶不牽逆淮復別流則河無所擾如此亦可以奏安瀾矣次也

海運必宜復不惟通漕兼可於其中習水戰以防海寇也

刑罰第九

平書唐虞三代之五刑墨劓刖宮大辟自漢除肉刑遞輕以至隋唐而定于今遂為笞杖徒流死世愈降刑愈輕而愈不足以治天下蓋刑所禁教不嚴則人不畏而犯者多不簡則動觸法網而犯之者衆夫寬而繁至於獄不可勝窮嚴而簡以至于刑措永孰得而孰失乎孟子曰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貊小貊也欲重之于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漢文雖仁貊道而已矣然議復肉刑于今日不但致愚人之怨而不學無術之徒必且詳說謗議終于沮格而徒為之擾惟仍以笞之五刑為律但去其煩苛增其不足別附肉刑數條以禁貪暴止淫邪而厲廉恥使天下不得議吾之非庶存古聖人明刑之道而令行禁止教化可大行耳今之律例繳瑣雜碎難以枚舉尤可笑者折杖之法夫笞止于五十而六十為則杖有至二百者乃百杖以外人必死于是以徒折之杖一百二十者止六十餘六十折徒一年是以徒折杖以杖折徒以徒折流以流包杖紛紛增減又有收贖收贖又無定數是不足以言寬又不足以為嚴徒使有司茫然莫究而吏胥得因以為姦豈良法乎曷若杖止于八十更重則徒徒未有不杖八十或六十者是徒加于杖一等不必折也而又有一年以至三年五徒之別無不得其平也流重于徒而輕于死固矣乃徒有役流無役至遠不過三千里三千里外皆無樂乎住但不得歸耳即流寓耳較三年之徒役其勞逸為何如是流未嘗重于徒而其去死刑而不啻什百又可謂得其平者乎應以二千里三千里及烟瘴邊外為三等而終身徒役其地然後可謂加徒一等而僅輕于死耳若夫充軍之法則愈

誤軍者國之不牙宜鼓舞之使後可以得其心與力乃以為罪人而出于徒之下人孰肯為之哉此武備之所以弛而敵愾無人也是亮軍一切罪條可削去也又如私鹽之法最為繁密苟法劉晏無人不可為販商雖一引亦可貿之官而鬻于民何以私為哉則私鹽一切之禁亦可弛而不設也輕重損益以此類推務簡易明白使遵者知所辟宜臨民如古制執者知所守則舞文之弊自可去而明允之功何不可奏哉且夫肉刑之除于今者剕刑耳斬即大辟未嘗廢也且有淩遲之極刑也墨未嘗廢但不列于五刑之內也至于宮則不以為刑乃以為進身之途不止于不廢也天下有罪不至于死而不可不重其法以繩之者三一曰貪二曰賊三曰淫貪必贓至八十兩或一百二十兩而后死一兩以下杖而已強盜却財而后死不得財流而已竊盜至三犯而后死初再刺臀不得財笞而已二必強而后死和與刁杖而已夫所犯原有輕重不得不為之等但笞杖之後依然可以為人而猶得還其舊即墨面點以實而後計贓以科罪即不死而終身不齒于人矣強盜之不得財者刑之竊盜之初犯者墨之面點以實而亦刑之不可復為盜矣又可免竊盜三次之死罪賭博者盜之漸第罪以杖曷懲焉宜斷其手初則右再則左不能復賭博矣官士犯再則如律論絞官士犯者再即如之和則婦人剔而刁則免宮者不能復淫矣官民再犯者初剔發加罪再犯者即不待再肉刑但設此數條以為貪吏盜賊姦淫之警使知罪即不死亦不可犯犯則終身不得齒于人孰敢公行而莫之忌哉如此則不復盡復肉刑而笞杖徒流之所不能禁者不待加刑矣或謂罪疑而重其罪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民無所畏奚大焉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刑固輕也衆刑惟明言象天道而作刑安有罪屢赭衣者哉此知治之言也夫子產之治鄭諸葛孔明之治漢非皆王佐之才乎豈其以殘忍為心也禮曰治亂國用重典而婦人之不忍腐儒之好生皆不足語于聖人之道者矣賭博初次即斷手大厲宜初杖之再斷右手三斷左手明律禁私創庵院私度僧道亦明知僧道為異端矣乃有僧錄道錄二司而僧道犯其師如犯伯叔罪是半明而半暗也禮樂經世大道乃科條效為緣戶樂人何也不禁娼而禁人宿娼何法之左右袒乎且官吏有禁而民無禁豈農工商賈宿娼乎如此等皆當釐而正之

平書曰人有斯須之不敬則慢易之心生而非禮矣有斯須之不和則乖戾之心生而非樂矣故禮樂之教不過使人無不敬無不和自一家推之鄉國天下莫不然自一身推之父子夫婦長幼親疎賓主上下莫不然事欲序而心欲純序者義也純者仁也自天子達于庶人莫不相親以仁相接以義則所謂四海之內合敬合愛將與天地同其和節而兩開奠麗萬物昭明風俗移易天下安有不治者乎故曰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兆級疾徐樂文之也蓋籩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旋裼襲禮之文也曰器曰文皆末節矣其本不在於仁義而仁義不在于六府三事之修和百官庶政之各得其理也故雖然器與文亦不易矣以言乎禮三禮五禮三百三千百王之同異歷代之善否曷可勝窮以言乎樂五聲六律七音八風清濁高下始終倫理尺度之短長製造之精致曷可勝辨古之教人莫不禮樂兼備然以由求之賢不能以兵農兼禮樂以禹益之聖不能以水火兼禮樂必欲盡人之相兼恐反不能致其精故予欲于取士之法但使射御書數無不通而禮樂則與兵刑食貨分科而專習夫專習者亦器與文而已若夫禮樂之本則自鄉學縣學莫不合精粗本末而悉以教之蓋聖人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無不要歸于禮樂而君子不可以斯須去其身烏得別為專科而不盡人陶淑其中哉且自鄉學教幼儀縣學教成人之禮之外凡官士及鄉先生家有冠昏喪祭之事則請司禮者主其事合凡為士者羣聚而觀之凡春秋之祀與夫鄉射養老之典司樂者為之樂舞笙鼓合凡為士者羣聚而

年後坿考指其次成而言耳若立國之始合禮樂不講將何以為教乎予于禮樂未之學也不敢不俟之君子也但為國者當與兵農刑政相須並建不可視為不急之務而置之後圖者爾按禮樂之數不一禮有煩人而習者如視聽言動以禮是也有人人習之以待行者如冠昏喪祭士相見是也有自童子習之者洒掃應對進退是也有習之必待入官而后用者如宗廟會同之類是也其盡人而習者不分科者也其待入官而后用者分科者也所謂大相小相是也若夫魯論之言復禮周官名周禮則舉吾心之全體大用天下之五倫九經而皆可以禮統之也樂有童年習之者如舞勺是也有學士大夫所習者如君子無故不徹琴瑟名卿會遇則賦詩贈答是也有婦人女子亦可習可聽者如房中之樂是也有天子亦興之者如周王冕而總干漢高祖過豐沛作大風之歌自起舞是也若夫燕享祭祀君舉飲射之樂則皆伶工之事肄業歌奏者也至于詩易簡之本出于天地尊中和之源發于性情究進反之用極于位育又無人不薰陶其中不僅在儀節間也若冠昏喪祭之文五聲六律之法則予別有錄此不具

士學禮樂射御書數之法已見取士篇至郡縣凡有冠昏喪祭典諸宜用古法學士即與執禮樂事非徒觀聽也

俗樂亦有聲六律八音此言誠然所謂今之樂猶古之樂也但其事衆邪操音調淫靡易之以正大清明和平則可以感神人正風俗也

古人陳詩以觀民風即今樂亦可見也今辭曲皆好為男女誇慕之言可知風俗尚淫矣事衆非往喜則哀傷音節或靡曼或急促可知人情之不靜不和易流忘亂矣明嘉隆間太倉魏良輔作為嘒腔其聲舒長高亮不百年變而淫靡哀促非永監與

提要

平書訂一卷

題曰吾李堪稿樂奧門人馮辰校閱平書為大興王氏崑繩所作李氏此書就正氏而作各篇未附按詞或引伸其所未備或辨正氏而作各篇未附按詞或引伸其所未備或辨正氏而作各篇未附按詞或引伸其所未備或辨

聖經學規纂序

大學辨訖續纂聖經學規二卷續纂者何也士俱在但恐人不實盡其道故揭日在明親止善表章大學篇以來家閭戶誦矣五尺學童卽知明親爲道然而古法荒蔑帖括家鮮知大學中所謂三物名色者至錚錚道學有聲同以禮樂亦多茫焉莫對然則何由而進於明親耶其日講明親者何物耶則古聖學規固不可不亟明於世矣是以摘聖經言學者會爲一編試起而觀之思之與今人所學同否今人日讀經書而於經書言學者不一致意是爲何故乃學別有學而學之格物別有格物

也是又何故豈今人之學可以過於古人而不必遵耶則固曰步孔孟之後塵也抑古人之學或時異世殊不可行於今日耶則又曰千古有聖人焉此心此理同也然則可以返矣可以興矣康熙戊寅四月己酉蠡吾後學李塨撰

聖經學規纂目錄

卷一

原學規纂　論語學規三十九條

中庸三條　孟子十一條

卷二

尙書三條　易經一條

詩一條　周禮八條

禮記九條　論古聖正學宜急復

附論學二卷

聖經學規纂卷一

學明則格物明而明親之道可得矣故以學後焉

論語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注疏引皇氏曰學有三時一身中時內則曰十歲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十五成童舞象是也二年中時王制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文王世子曰春誦夏絃秋學禮冬學書鄭康成謂以絲播詩三日中時學記曰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是也

聖經學規纂卷一　一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朱子集註曰文者詩書六藝之文　此註與夫子之文友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朱子曰天下之理有大小本末皆天理之不可無者故學者之務有緩急先後而不可以偏廢但不可使末勝本緩先急耳子夏之言矯枉過正吳氏曰子夏之言流弊至於廢學陳氏曰此見子夏之文學非事文藝之末而重躬行之本弟子入則孝章程子曰不修其職而先文非爲己之學其言皆以躬行爲重讀書爲輕是矣然古學非讀書也周禮師氏掌以三德三行教國子保氏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內則習幼儀學禮樂朱子解學文亦曰詩書六藝之文詩以習歌咏書以考政事禮樂射御書數皆修己治人之實務此古人之學也至於繙讀乃學中十分功力之一二耳論語載孔門傳述未嘗及於繙讀可知古人之學不在此也然則學者即學事父事兄致君交友之行行者即行事父事兄致君交友之學學者學於學中行者行於臨事本一物也弟子父兄在堂人物相接自必先盡其職然盡職不知果合宜否而修己治人更多當學之事故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至於成人後君親朋友無一有愧未有不由學者如事父而生事葬祭力盡其禮事君而兵農禮樂致身無貳自是學於平日而後能故曰雖曰未學吾必謂

聖經學規纂卷一　二

友文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朱子曰天下之理有大小本末皆天理之不可無者故學者之務有緩急先後而不可以偏廢但不可使末勝本緩先急耳子夏之言矯枉過正吳氏曰子夏之言流弊至於廢學陳氏曰此見子夏之文學非事文藝之末而重躬行之本弟子入則孝章程子曰不修其職而先文非爲己之學其言皆以躬行爲重讀書爲輕是矣然古學非讀書也周禮師氏掌以三德三行教國子保氏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內則習幼儀學禮樂朱子解學文亦曰詩書六藝之文詩以習歌咏書以考政事禮樂射御書數皆修己治人之實務此古人之學也至於繙讀乃學中十分功力之一二耳論語載孔門傳述未嘗及於繙讀可知古人之學不在此也然則學者即學事父事兄致君交友之行行者即行事父事兄致君交友之學學者學於學中行者行於臨事本一物也弟子父兄在堂人物相接自必先盡其職然盡職不知果合宜否而修己治人更多當學之事故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至於成人後君親朋友無一有愧未有不由學者如事父而生事葬祭力盡其禮事君而兵農禮樂致身無貳自是學於平日而後能故曰雖曰未學吾必謂

之學矣雖曰必謂者決其已學也文義自明後儒多以
辭章爲文繙讀爲學遂有本末緩急之說若原古學如
學温清定省之儀爲學行温清定省之儀爲行學宗廟
會同之儀爲學行宗廟會同之儀爲行博學力行擇善
固執同此物耳烏分本末緩急耶且因認學字未眞又
不體貼子夏文義而反譏子夏之言有過何耶至志於
道章朱子分道德仁爲本爲重游藝則爲小物爲輕亦
似非是朱子明註藝爲禮樂射御書數射御書數且勿
論自古聖賢有以禮樂爲小而且輕者乎以不可斯須
去之物而曰小物曰輕亦異聖學矣　說命曰知之匪

艱行之爲艱世固有學而不行者行自更重於學矣然
此乃學而不行之過非學勝行學先行之過也故謂學
猶故法行乃躬行分輕重可謂學屬小務行爲大圖分
輕重不可也　或曰如子言即以事君論則能學文必
能政事矣然聖門又分政事文學爲二科何也曰博學
於文與文學亦微有分博學於文所指廣兵農禮樂射
御書數水火工虞之事皆可學也文學則專指其考訂
禮樂酌古準今博雅斐然而言故與德行政事言語可
分科也不然以文學即是博學於文則謂君子之博學
於文祇學爲文學而不學爲德行政事言語豈可通耶
子游子夏之文學覩之檀弓及儀禮傳詩序可見然子
游宰武城子夏宰莒父何嘗不通於政事歟分科者各
就最長者言也　論語文字亦有分如文質彬彬與質
勝文則野對楊氏以白受采況之則就文物華飾說文莫猶人躬
行未得與行對朱子以言註之則就言辭有文說雖亦
博學內所該然各章又有專義也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愼於言就有道
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

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此夫子下學而上達之年表也志學立不惑下學也知
天命以後則上達矣如登高者從下一級一級而上故
謂之達後儒躐求性天以想像恍惚爲上達遂以通曉
訓達誤也且曰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則志學即是
從心所欲不踰矩矣又曰下學是事上達是理則從心
不踰矩豈無事歟乃理與事分也亦誤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
問是以謂之文也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晉衛瓘以者字斷句焉作何字解言何以不如丘之好學也得望人意較焉字屬上句者義長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孔文子夫子亦稱其好學然與此有分孔文子好學淺此深孔文子好學專以學習藝術言此則修德講學徙義改不善皆在其內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先孝慈論語講義曰禮不可空訓理字乃持守之節文

也君子於詩書禮樂射御書數之文一一講習是爲博學於文然又將所博者收斂約束於凡視聽言動之間都執守天理之節文不敢少有放肆是爲約之以禮

或問博學於文文者六藝也則已有禮矣而又言約之以禮何居曰博五禮之儀也約禮之禮則統六藝言之周禮大司徒十二教樂居禮之一古者射御皆有禮書數亦禮中事約之以禮則不止學習六藝之文法而身世實用其功如顏子之四勿非禮勿視聽言動曾子之三省爲人謀忠友信傳習孟子之存心養性修身皆是也故先儒以博文爲格物致知約禮爲克己復禮甚得卽如孺悲學士喪禮是學文矣而孺悲之居喪果如禮行否乎則又有約禮之功矣

六藝兼習固爲博學卽如專學一數九章以及歷數皆學之亦博學也

黃勉齋曰朱子註以要訓約然約之謂爲要之文理不順以約爲束文義順矣四書大全　克己正抑然自束之義

顏習齋存學編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乃孔門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之實功明德親民百世不易之成法也

孔門曰博文約禮程朱學孔門亦曰博文約禮而究其實似有不同者孔門之博文愿學禮樂執射執御以至易詩莫不曰學也周南召南曰爲也言學言爲既非後世章句所可託況於世口耳所可混禮樂射御又非後世章句所可託況於及門之所稱贊當時之所推服師弟之所商搉若多學而識夫子之文章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博學而無所成名文不在茲如或知爾諸章皆可按也此孔門之文孔門之學也果齋李氏贊朱子之博文則曰字求其訓句索其旨始以熟讀繼以精思文從字順妙得聖旨又使學者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及語孟以盡其蘊奧而后會其歸於中庸由是以窮諸經訂諸史以及百氏之

書將無理不可精無事不可處等語詳哉言之矣孔門之約禮大而冠昏喪祭宗廟會同細而飲食起居衣服男女問老聃書大樹下公西子曲禮精熟夫子遜其能可謂禮聖言會諸賢纖微必謹以此約心以此約身出即以此約天下故又曰齊之以禮中庸大聖人之道至於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序君子之功備著尊德性道問學而其中直指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且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是顯以三百三千爲至道矣此孔門之禮孔門之約也朱子之約禮則李氏言內而無二無適寂然不動外而儼然肅然若對神明而已李氏曰洙泗以還

聖經學規纂卷一　七

博文約禮兩極其至者惟朱子一人僕不敢議朱子之博約極至與否願學者先辨其文與禮焉可也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顏習齋曰學之不講是學矣而又須講之卽博學之後繼以問思辨也今世專以講學爲尙乃有不學而講者矣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鄭康成曰聞人美之承之以謙吾執御欲名六藝之卑也何晏集解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既已學矣而曰未可與適道此格物致知之后所以繼以誠正修齊治平也不然王孫賈亦能軍旅祝鮀亦治宗廟豈可與子路公西華之學同等論耶

聖經學規纂卷一　八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或曰子路以不必讀書爲學夫子責之可見讀書爲學矣曰非也解者誤也佞口才也或人羨之蓋雖無理而能強據一理以屈人者也如未優治民事神之學而遽使仕此無理者也謂爲學不必閉戶作佔畢書生此有理者也此佞也子路之言蓋與正名章指夫子爲迂意同謂學而不仕得毋使之作迂闊書生乎然聖門教學

立體致用曷嘗使人專讀書耶故其言不待辨而但以
伎斥之若如時解謂學在讀書則子路之言正與相左
是顯然背理之語耳尙何伎之云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
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
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
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
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
公西華所言之禮樂與立於禮文之以禮樂亦微有分
華所言之禮樂指宗廟會同相禮言也若立於禮之禮

則統禮言之如孝有禮則事親之事立忠有禮則事君
之事立信有禮則交友之事立即至宗廟會同贊助有
禮則爲相之事立類皆在其內故冉有謂禮樂有待亦
指富國之餘宗廟會同蜡享飲射諸禮言也若謂凡禮
冉有皆不能豈其事親事君交友皆無禮耶子路之行
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行豈如華之儼禮樂者而夫子亦教以禮樂可證也故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
約之以禮凡爲學者所同也然約禮亦有不一蓋五倫
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日用相接之禮學者所同懷也若致用之事如學兵者
是時靈公無道國本不立禍亂在肘指矣不知以禮治
約以兵之禮學足民者約以足民之禮亦有不同也
內而尙志於爭伐之事孔子所以以未學謝之也若謂
孔子爲果不學兵則何以曰我戰則克而冉有何以對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
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
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孝弟忠信四民所同也兵農禮樂士所獨也何者士固
儲其學以待爲民上而任經世之責者非若農工商徙
自善而可已也乃今名道學者祇務讀書高則立行語
以兵農禮樂輒曰出位豈知學爲上正士之位歟不學
爲上之事不惟失聖學併有歉於士矣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孔安國訓解曰爲己者履而行之爲人者徒能言之此
極中近世無實講學之弊我躬不閱而徒娓娓曉譬以
誨人是爲人也　程子曰爲己欲得之於己也爲人欲
見知於人也則爲不作助解作緣解矣意亦善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
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
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是時靈公無道國本不立禍亂在肘指矣不知以禮治
內而尙志於爭伐之事孔子所以以未學謝之也若謂
孔子爲果不學兵則何以曰我戰則克而冉有何以對

季氏曰軍旅學之於孔子耶且卻萊兵命申句須樂頎伐費人而墮之不用陳耶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從心所欲不踰矩夫子之忠恕夫子之一貫也然敏如子貢尚不知之何也則以夫子平日罕言命仁自居曰多聞多見而識教人曰學而時習是皆在學識也故子貢解後乃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蓋聖人教下學之定法固如此使如後儒終日言性言天言一本萬殊子貢之聰明豈衰如充耳者而夫子

問之尚爾疑信不決耶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自古生知者幾何哉故致知在格物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

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觀此二章德必須學事父事君亦資學詩又他日夫子三物之教六德六行

曰孝在以禮事君盡禮則知先王三物之彰彰也

其實事祇在六藝質之聖訓固彰彰也可謂好學也已矣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朱子集註曰四者學問思辨之事未及乎力行而爲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子夏守聖人教不踰節之法如是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此所謂憲章文武也朱子集註曰道謂謨訓功烈禮樂

文章也　觀此可得學字正詁先孝慤曰效法於人謂之學已學而熟習於己謂之習樊遲請學稼圃子曰吾不如老農老圃孟子載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史記孔子學鼓琴於師襄子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學之孟懿子南宮敬叔師孔子學禮可證也即不及見其人而私淑艾以爲學者亦效法也近乃有宗心性頓悟之說而訓學爲惺覺者則異矣　白虎通曰學之爲言覺也悟所不知也此即大學格物以致知之義與後人惺覺說不同惺覺禪學也至學記學半上學字音效說命作斆教也蓋教學本一事故字可通用　謂學有兼

行言者可夫子自謂下學稱顏子好學其義皆兼行蓋行即行其所學原非兩端況禮樂從先有爲若舜行亦效法古人也則統謂之學也自可然謂行即學而廢學習之功則斷不可夫子由志學而立顏子博文而約禮皆各有功力確有次程故聖門教人之法曰文曰行曰學文曰約禮而以好學與守道對舉講學與修德徙義改不善對舉其學與適道分言好學與好仁好知好信好直好勇好剛分言皆明甚著者　好學近智而亦有統行言者即如大學中本祇學習事則但可曰格物致知然誠正修齊治平皆由學出則固皆大學之道也

孔子子游明以絃歌爲學道聖學亦可以定矣

中庸

子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强

顏習齋曰有弗學一讀學之一句言有不學者必須學

之朱註以有弗學作句學之弗能弗措也又句而曰君子之學不爲則已爲則必要其成夫君子之學而有可不爲者乎聖言有姑寬人以不爲者乎後觀孔疏曰謂身有事不能常學習常須勤力學之不至於能不措置與習亟說合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鄭康成註曰待其人而後行言爲政在人也又曰政由禮今用之吾從周

夏禮言說殷周言學者夏非時制故考之而但以口說孔子殷後也而周人則二代禮固身學之矣是說與學之分也今人乃指讀說卽爲學非誤歟

禮也蓋聖道惟禮可以盡之發育峻極之功用亦不越一禮故曰約之以禮復禮爲仁周禮無所不舉統名周禮大學言明親中庸言性教小戴皆列於禮記可見也

鹿忠節顏習齋謂禮卽道也惟至德之人凝之尊德性道問學致廣大盡精微極高明道中庸温故知新皆敦厚以崇禮也所謂德至而道凝也旨哉言乎　按禮有專就儀文言者有統天下之理而言者如夫子言禮與其奢也甯儉曾子言國儉則示之以禮孔子率弟子習禮於大樹下皆指儀文而言也如卻缺以六府三事爲德禮魯昭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女叔齊謂

孟子

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

孟子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孟子曰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孟子曰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

閭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
三代共之
孟子曰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
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
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試觀聖賢論學曾有後世如何靜坐如何讀書之說否
豈周公孔孟學教之法尚未備耶尚未善耶
孟子曰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
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
孟子曰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
之學者
孟子曰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此卽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也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
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
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學問之道原以求放心而止使非爲明親也奚爲而有
大學哉故大學以修身爲本正與此同乃後儒倚此爲
頓悟之學則非矣

孟子曰弈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至於彀大匠誨
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尙書

舜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温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此聖經言教學之首也蔡沈集註曰教胄子之具專在於樂孔子亦曰興於詩成於樂蓋所以滌蕩邪穢動盪血脉流通精神養其中和之德而救其氣質之偏者也

朱子曰古者教法禮樂射御書數不可缺一就中樂之

教尤親切夔教胄子只用樂大司樂之職亦是用樂是教人朝夕從事於此物得心長在這上面蓋爲樂有節奏學之急亦不得慢亦不得久之都換了他當性情性理大全　晦庵之言得矣惟以樂換性情句微有語病蓋禮樂非由外鑠乃出於性而還以養性者也陸道威思辨錄曰人少時未有不好歌舞者天籟之發天機之動歌舞卽禮樂之漸也聖人因其歌舞而教之以禮樂所謂因其勢而利導之今人教子寬者或流於放蕩嚴者至并過其天機皆由不識先王禮樂之意欲養正以成聖功難矣

說命說曰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玆道積於厥躬惟敎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

事不師古與學古訓反不克永世與有獲反

周官王曰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　不學牆面莅事惟煩

今之學與官事風馬牛也以之莅政迂腐道學白面書生爲世詬病致使豪俠不學者反出其上焉是古學乃不迷不煩今學乃迷煩正相反矣

易經

文言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

詩

周頌敬之篇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

周禮

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此成周教學取士之法也眞德也全德也有用之德也

後人多以長厚質實爲德齊民之德不足以盡德也眞行也全行也有用之行也後人多以氣節丰裁爲行節士之行未足以盡行也至於六藝可以修齊可以治平

較之辭賦八比之無用又不可同年而語矣　六藝爲聖賢學習實事孔子習禮學樂執射執御筆削會計無不精當可證那疏朱註解論語游於藝皆曰禮樂射御書數是也至於六經則古人載列道藝之籍教行道藝之詞耳非單持書冊即爲道藝也乃漢人亦以六藝名之殊爲貿亂至何晏註論語曰藝不足據依故曰游此渠沈溺老莊之語而那疏復誤因之不足辯也若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則承上文多能鄙事而言孔安國以爲多能小藝朱子謂爲釣弋之類與道德仁藝疏謂孔子言己志慕據杖依倚游習者又自不同　論語冉求

之藝孔氏訓爲多才藝蓋一章與由果賜達爲類一章與臧武仲之智等爲類而下統承以文禮樂則指天質多能言也與游藝之藝亦有分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忠信卽德也行卽此行也文卽藝也　子之四教文與行忠信並列周禮三物教民六藝與六德六行並列卽大學之格致與誠正修齊治平並列也必如此乃體用兼備知行並全帝王聖賢無二道二學也

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長三曰順行以事師長

鄭康成註曰至德中和之德敏德仁義順時者也　按鄭註亦大概言之如孔子贊易四德只有義字至體仁足以長人四句始有仁義禮三字至仁以行之一段又止一仁字蓋聖經理相通貫不銖銖周全文辭如此故周禮大司徒言六德六行師氏只以三德三行該之卽是也

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

道貢公彥疏曰卽上師氏三德三行也五禮大宗伯吉禮之類以禋祀祀昊天上帝（鄭註禋之言煙煙氣之臭聞者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燔燎祀司中（註三能三階也司命（註文昌宮星）飌師雨師（註三祀皆柴實牲體焉）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註山林曰埋川澤曰沈）以疈辜祭四方百物（註疈副牲胃也副而磔之謂磔攘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註肆者進所解牲體謂薦及蜡祭以肆獻祼享先王註肆者進所解牲體謂薦熟時也獻獻醴謂薦血腥也祼灌以鬱鬯謂始獻尸求神時也以祠春享先王以礿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凶禮之類以喪禮哀死亡（註親者服焉以荒禮哀凶札（註凶禮君膳疏者含襚　以弔禮哀禍裁（註魯莊公弔宋大水孔子拜鄉人爲火來之類）以禬禮哀圍敗（註凶禮不祭肺之類）以會

合貨財以濟之以恤禮哀寇亂疏遣使諮問賓禮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註時見言無常期殷猶衆也時聘曰問殷頫曰視註時聘者亦無常期天子有事乃聘之焉殷頫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諸侯使卿以大禮衆聘焉一服朝在軍元年七年十一年疏時聘遣大夫儀禮有士相見禮軍禮大師之禮用衆也大均之禮恤衆也註均其地政地守地職之賦疏諸侯賦稅不均者皆是僭濫無道致有不均之事當合衆以均之故在軍禮　大田之禮簡衆也大役之禮任衆也役力　大封之禮合衆也註正封疆溝塗之固嘉禮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婚冠之禮親成男女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鄉射是也故在禮內下五射則此射者言爲禮也如儀禮大射法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以賑膰之禮親兄弟之國註社稷宗廟之內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鄭註以賜同姓之國

聖經學規纂卷二　五

日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五馭鴈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六書象形會意轉註處事假借諧聲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祭祀之容齊齊皇皇賓客之容穆穆皇皇朝廷之容濟濟翔翔喪紀之容纍纍顛顛軍旅之容暨暨諮諮車馬之容匪匪翼翼賈疏曰白矢者矢在侯而貫侯過見其鏃白參連者前放一矢後三矢連續而去也剡注者刃頭高鏃低而去剡剡然襄尺者臣與君射不與並立襄君一尺

而退井儀者四矢貫侯如井之容儀也鴈和鸞者和在式鸞在衡韓詩云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逐水曲者隨逐水之屈曲而不墜也過君表者謂若毛傳云褐纏旃以爲門裝纏質以爲槷間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穀梁亦云艾蘭以爲防置旃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槷流旁握御轡者不得入是其過君表卽褐纏旃是也舞交衢者御車在交道車旋應於舞節逐禽左者御驅逆之車逆驅禽獸使左當人君以射之象形者日月之類會意者人言爲信止戈爲武之類轉註者考老之類左右相注處事者人在一上爲上人在一下爲下各有

聖經學規纂卷二　六

其處事得其宜假借者令長之類一字兩用諧聲者江河之類以水爲形以工可爲聲方田而下皆依九章算術而言今九章以句股替旁要則旁要句股之類也經世實用編李呈芬曰周官五射曰白矢參連剡注襄一矢三矢夾於彎弓之法所謂彀率也曰參連謂先發一矢三矢夾於三指間相繼拾發不至斷絕此注矢之法也堪謂三矢非法蓋古射禮用四矢將射者執弓搢三夾三指間插於帶右者三矢相次參然而連也此持矢之法也堪謂三而挾一个故曰剡注剡銳也弓弰也注指也箭發則靡其弰直指於前以送矢堪謂靡弰送所謂前手捥後手捥是也捥者後手摘弦如芻斷之狀捥者前手如擲物之狀或謂矢矢亦不必

頭刻處直前注於侯不從高而下卽諺所謂水平箭此發矢之法也曰棄尺棄平也尺曲尺也謂平其肘使肘上可置杯水蓋鉤弦引及滿使臂直如矢也或曰棄包也肘至手爲尺射者常以肱蔽其胸脇無使他人之矢從虛而入此自防之法也曰井儀言開弓圓滿似井形也或謂四矢集侯如井字卽詩四矢如樹此射法之妙也毛河右古今通韻曰諧聲者諧宮商角徵羽之五聲也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

塤謂六德六行之實事皆在六藝以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及文王世子篇樂以修內禮以修外之言觀之益信

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

鄭註曰謂以年幼少時教之舞賈疏曰小舞卽下文帗舞羽舞皇舞旄舞干舞人舞也大司樂教舞雲門已下六舞則大舞也勺與象皆小舞所用幼少時學之也鄭註曰帗析五色繒也皇雜五色羽也鄭司農云旄謂牛之尾也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以序出入舞者比樂官展樂器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

鄭註曰舍采學士始入學釋菜禮先師也鄭司農云學士謂卿大夫諸子學舞者

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簨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

諸子掌國子之倅掌其戒令與其教治辨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大音子惟所用之若有兵甲之

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音征凡國正音征弗及大祭祀正六牲之體凡樂事正舞位授舞器大喪正羣子之服位會同賓客作羣子從凡國之政事國子存遊倅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攷其藝而進退之

鄭註曰鄭司農云國子謂諸侯卿大夫士之子也學大學射射宮也賈疏曰國子之倅國子爲副代父者也王制王大子王子皆造學則亦曰國子先鄭不言者據諸子主國子致與大子使用故不得通王大子王子也大事祭祀也弗正謂兵賦國子屬大子故司馬不賦之國

正謂鄉遂之中所有甸徒力征之等也作使也使國子從王也國之政事國內有繇役之事皆是謂國有事時此國子存遊暇無事之倅中使修德學道也　國子不惟祭祀會同喪紀與供其事至於軍旅之役諸子授之甲兵合其卒伍治以軍法是直躬擐甲冑而親事行間矣故天子出征受成謀於學孔門弟子樊遲冉有子路有若能兵見於經傳蓋文武不分皆學中事也後人乃謂名教自有樂地無事於兵何歟

禮記

王制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繩惡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者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不變移之國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於大樂正大樂正以告於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陳澔集說曰司徒修六禮以下言鄉學教民取士之法樂正崇四術以下言國學教國子民俊及取賢才之法

下文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事爲異別度量數制

按此習射習鄉飲酒以變不帥教者司徒帥俊士與執事周禮鄉大夫受教法於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考德行察其道藝以歲時入其書三年則大比而興賢者能者州長三年大比則大考州

里以賓鄉大夫廢興黨正正歲帥民讀法書其德行道藝族師月吉讀法及春秋祭酺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閭胥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既比則讀法書其敬敏任卹者蓋古凡鄉有昏喪政事學士皆與執事而即因之以考其德行與藝三年乃大比焉所謂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者如此眞實教實學選士之良法也鄉萬二千五百家遞差至閭爲二十五家家愈少考教愈密

文王世子凡學戶孝反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小樂正學戶孝反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戶孝反戈籥師丞贊之胥鼓南春誦夏絃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學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

敎世子學士必時者一以分時使藝與之宜一以分藝使業有所專然亦互用非膠固也

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大樂正學戶孝反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大司成論說在東序

合語卽後文養老禮既歌而語以成之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及儀禮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之謂也註疏略云謂祭及養老與鄉射鄉飲大射燕射之禮至旅酬之時皆得言說先王之法會合樂意其間各有威儀容節皆須小樂正教世子及學士而大樂正授之大司成論說之此孔門所以有言語之科修辭之訓也今世六部司官說堂入官者必須先學於家可以知古人教法之善矣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

禮運聖王修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

禮樂仁義皆學中事也何以與學分列曰此言聖王治

國之政也治國則修禮陳義視學施仁播樂固各有事矣

禮器先王之制禮也必有主也故可述而多學也

按古人多學卽以禮言

內則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卽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

學不教內而不出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遜友視志四十始仕

鄭註曰成童十五已上賈公彥周禮疏曰勺象皆詩詩爲樂章與舞人爲節故以詩爲舞也　按八歲已后學小藝履小節十五已後學大藝履大節其序其業此詳著者　此古聖學中之事也隱居以此行義以此所學即其所用所用即其所學烏有所爲靜坐觀空泛濫書傳以爲學者哉自秦滅儒術而後漢興齊魯諸儒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與諸生弟子共定高堂生傳儀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爲容孝文

帝時以容爲禮官大夫傳子孫弟子制氏以雅樂音律世在樂官樂人竇公獻世傳大司樂章於文帝又漢律課學童學書則周孔六藝之學入漢固有存者然武帝置五經諸博士以教弟子多試繙讀光武取聰明有威重者一人爲祭酒晉武益以助教隋煬改太學爲國子監初置司業一人丞三人唐龍朔二年改國子監爲司成館祭酒爲大司成司業爲少司成博士爲司成宣業後又改爲成均監總之主於傳經繙讀而已至宋明而道學名立國學輕家塾重然半日靜坐半日讀書較之漢唐高下幾何雖齊高帝建元中置治禮吏陳有律學

博士隋開皇中書算學各置博士唐亦有書學算學之設然於古法千百之什一耳三物四術愈傳而愈微矣至學後入於仕途始置經書於高閣而從事於禮樂兵農學非所用用非所學此天下所以寡成材朝堂所以多廢事也嗟乎前古後今判若黑白成敗頓殊較若霄壤有志聖學者得毋思哉

學記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遊焉操縵孔疏調弦也博依節歌也博通虞書搏拊之搏搏

按爲節以依於樂句也雜服如冠端韠紳紛帨之類

或曰古學之若此今學之若彼誠哉其不同矣然欲復古學於今日得毋有迂闊之譏乎曰子以爲迂闊者何也非不切時用之謂乎吾以爲迂闊也今之學蓋漸漬成習萬方一概遂覺所入有合耳然究其有切時用請問今之學古入官者公坐堂皇可向百姓講性天著書乎可向百姓作八股制義乎曰不可也古制雖漸湮而乎可向百姓作一詩撰一古文朝野君民不能無禮祭祀朝會以及民間爨弄鼓吹不能去樂軍旅之事惟恃射御刑名錢穀必賴數書則古

學非古也乃今日之急務也而何云迂闊也或曰今古不相及如何曰爲學則安今人而棄古人論學又尊古人而小今人此學者之大病也不知古人之學皆衷於道古人之道實本於天性必然之理今雖岐塗分出然古學實不能盡廢使盡廢而尚可成人世則古之立學法者必非聖人使今世行其事而盡外於古法則古聖之立學教也必非性道而必不能也今之六藝猶古之六藝也或曰古學不傳久矣謂今尚有其法何以見之曰子未之實學也學則知之矣古之六藝誠有不盡傳者然今世鉅儒力行冠婚喪祭之禮者固有其人講諳

五聲七始九歌十二律之法者亦有其人世所習新射法雖出自京師練武之士然質之古法實相璧合古御車法不用於後世而騎即御也書數之學世更夥其人矣蓋此乃天理自然不容斷絕者耳若使學術大明天下同風則損益潤澤愈可並驅古人矣或曰何由而覩此盛歟曰此君相之能也苟在上以之教人以之取士彼無用之學尚能奔走天下況德問仁義行問孝友藝問禮樂皆身心家國有用而不可離之事上求下應風行草偃不如操左券也乎或曰洪武嘗以六藝取士矣而不終何也曰明太祖欲復六藝可謂特識但見之不

眞守之不定且性嚴而急朝立法暮取士乃嫌不如己意而又變帖括此可惜也孔子時周法尚在而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乃流而今日移風易俗殆不及待有如此耶且六藝所取之人卽不盡善卽或有僞較之八股不尚有用耶不猶愈於八股考試涉不問其人生平智愚賢不肖爲何如者耶或曰然則此學待之君相可也曰又非也古人有位則行之於上無位則明之於下吾輩卽或無國與天下之任無身家之任歟由其道而得遇則天下共行之乾坤以位萬物以育卽不然而一身一家隨分所及皆可有功甯不善焉且明之洪武固卓然賢君也徒以當時無明聖人之學者反以後世無用之學引之遂明而復蔽至道不行此吾儒之所宜返躬自責者也而謂明行此道尚可緩歟

鑿吾李塨稿

學明矣而尙恐豐蔀之蹄人也故編摘學規後意有不盡者復附以朋友往復之言如左庶可揭日月行歟若謂尙口說也則堙郤如矣

宋豫庵名瑾自湖州來桐鄉視予曰聞顏習齋先生言先儒靜坐之功近禪有之乎曰有之豫庵曰借靜坐以收放心乃可爲學非專事此也何爲近禪曰先生所謂學者專指讀書乎豫庵曰學爲聖賢豈專在讀書曰若如此請問半日靜坐半日讀書所謂乃可爲學之功是在何時且靜

坐固佛門教法孔孟以前未聞有此事未聞有此言也豫庵沈吟因看予大學辨業至論小學大學教法曰小學之後者乃入大學其於六藝固粗知其概矣但不能明其所以然之理故入大學又須窮理予曰請問窮理是閣置六藝專爲窮理之功乎抑功卽在於學習六藝年長則愈精愈熟而理自明也譬如成衣匠學鍼黹由粗及精遂通曉成衣訣要未聞立一法曰學鍼黹之後又閣置鍼黹而專思其理若何也豫庵默然又看論朱子由敬以格致誠正一段曰敬統終始卽如誠意正心以前亦用敬中亦用敬後亦用敬予曰意與心則動靜皆具矣謂誠意正心之前

時予從人有爲異說所惑者倩開示之翌日乃別去

甲宗朱乙宗王辯且爭甲曰道在事物上求言求心非乙曰絕去事物專求心性予旁聞之大異曰言思忠貌思恭忿思難疑思問以何思之卽心性也未有去心而能求事物者也去耳聰性何在去目明性何在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未有去事物而能全心性者也夫萬物皆備於我矣去萬物尙可爲心性乎然非心性則備萬物者何在乎

予在嘉善周好生名梁倩一友人求予所著書友人言其談道學不惑佛教予出會之好生言嘗共陸隴其稼書講學且言學貴躬行予乃出大學辨業相質又數日復會之

簸識甚多大意言陸王非程朱是集註當遵讀書是學亍乃歷言先儒得失之故好生瞿然曰舍是尙有入道之路乎曰聖門學道成規固在也曰何在曰以禮學禮則爲博文行禮則爲約禮以禮自治則爲明德以禮及人則爲親民好生曰向欲求一文公家禮善本不得亍曰古禮莫之行乃文公家禮亦未考然則昨所言躬行者何事歟請益力之好生曰先儒柯尙遷謂大學是一部郭須以三禮補填陳幾亭曰仁包四德禮亦包四德向未行禮今論禮之宜行也良是亍文曰長者過聽欲行禮耶俗失者禮之害也能去此地俗失而禮之大綱乃可舉焉五禮徒讀猶田園冊所以檢稼殖非用徒觀也徒讀詩書者是廢詩書也

惟軍禮非草野所可行然其儀節亦當究之至於吉禮崇左道如送羹飯燒岸之類參釋老如拜斗延僧道謝年作福之類此俗失也洗去此惑而立祖考廟社無廟於寢齊誠致祭其綱也凶禮用浮屠停喪浮櫬此俗宜易之而致哀備物勿事外餙靡文其綱也賓禮在學問之士失於走虛聲尙奔競洗此而交友以誠規過勸善此其綱也嘉禮則孩提而攝盛服非冠禮男女之別不嚴內外之防不謹如閙帳婦女遊觀童僕出入內室之類壞昏禮正此而衣冠必飭閨門嚴肅其綱也若時時戒愼使此心淸而不沫虛而不滯誠而不僞振奮而不委靡此古人所謂齊明所

又簸識曰六藝取士不能無僞且不能無偏蔽有僞猶可核其實以懲之若偏蔽則內害於身家外禍於邦國無適而可亍曰修其天爵以要人爵周末取士流弊也然尙必修其天爵以要之勝今之全不必修天爵而得人爵者多矣況人性皆善僞非本然而學教有法考核有法人不皆僞而僞實難售也至於偏蔽之慮則末聞聖門文之以禮樂有偏蔽也吾人自治教人以禮乃偏蔽也自漢后言周禮而敗者二人王安石方孝孺然安石法周禮不知生衆用舒諸大政而行靑苗以擾民孝孺當大敵逼至不知治兵且更改朝廷門制此正不知禮者而豈禮之偏蔽歟況

孟子時行井田學校尙須潤澤今取六藝但要其有實用耳古法固有斟酌不必盡依樣葫蘆也

又籤識曰然則性天可輕歟予曰惡是何言也詩云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孟子曰形色天性也人全身皆是性體人無時不與天接故古人曰畏天之威敬天之渝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學者存養誠正之功固刻刻如此也若不實盡此功而徒鑿思漫論探索無朕是褻之耳非重之也

錢塘王草堂名復禮視予嘉善寓出所著四書集註補其首則論學卽引據予言予曰孔顏時六藝之物人皆學習之如一衰衞而王孫賈仲叔圉祝鮀者流或長兵或習禮樂則他國可知則爲君子如伯玉子產輩者又可知觀春秋時周禮見在也子云吾學周禮今用之若周禮已亡傳足見也但德行未必皆醇故大學諄諄於誠意焉今之爲道學者尙多致意德行而六藝則幾廢置矣故顏先生特表六藝如孔門教仁孟子則並言義以闢利皆隨時以救世也況舍六藝而爲德行卽德行有成亦祇爲質民之德行耳非聖人明親之學也草堂曰然因言陽明善射少年卽以豆爲陣習兵予曰程子亦考行禮朱子輯禮行禮蔡氏律呂雖有誤義而亦留心於樂矣況陽明之兵甯不可幾聖門子路但所憾者諸公不專以是爲學宗且雜聖道以他途耳草堂曰此論甚平可質九原矣爲予校訂大學辨業兩過

河右毛先生禮編引據孟子左傳謂三代之禮至春秋已亡三禮皆戰國後人所作塙條請曰古者殺靑繁難非若後世楮翰易成易積又典策藏於朝廷學士習行皆以身相授受不重佔畢故易代更制則習之者少而往籍易湮孔子言夏殷之禮不足徵是也若周禮在春秋時則不然子云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又云郁郁乎文哉子貢云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是春秋時周禮見在也子云吾學周禮今用之若周禮已亡而焉從學之而何以用之隨會講聚典禮季文子使晉求遭喪之禮而行以魯昭公之童心而知禮子太叔晏平仲皆言禮昭公四年申之會向戌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盡列國之於禮樂或不學不行或行而不正昔人遂謂禮樂廢壞而豈其策書亡耶漢藝文志及周禮廢興序言禮樂書王孔子時不具已屬誤語況曰亡耶雜記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蓋魯國雖重禮教然傳行既久後進雜興聖人以所學者爲教考訂詳正故魯人書而存之大約如儀禮記之類鄒魯文學遂多家傳耳非謂士喪禮之在國冊者盡失

而此後始有也若如此則春秋列國賢士多矣豈無行禮者無獻無文以何考之況謂學禮孔子是失禮書則孔子云二三子有志乎禮者於赤乎學之豈孔子亦失禮書耶今天下制義充棟而幼學必求工制義者從而學焉豈失制義文乎孟子言諸侯惡其害己皆去其籍則戰國後禮冊始有剝落矣然其言乃指班爵祿之一端非概指周禮也不然孟子之時周尚未有代德列國制度必多傳述而謂其禮盡亡可乎況即班爵祿一端其略固有傳聞也孟子云諸侯之喪禮吾未之學而嘗聞之是諸侯之禮未亡者是二書明無與於漢人也今先生謂戰國人作亦屬揣也言未學諸侯之禮則士禮在所學矣滕國之入安於其

君不行三年之喪耳不可謂其不知有三年之喪也莫之行者有是禮而不行之辭也充虞疑孟子之木美乃考究之意非禮書無可質也今三禮會典皆在然有一行禮者更羣起而訾謷之矣豈禮書無可質乎韓宣子見易象春秋云周禮盡在魯夫易象春秋原周禮中事非禮書亡而孰此以爲禮也若以爲春秋載禮甚多故云則所載者正其時樂人實公藏周禮大司樂章至孝文時獻之矣其文何嘗不見於孔孟時耶孔子云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今鄉飲酒禮明初會典實主介僎皆正向明季易爲隅向明初燕會祟儉晚乃斥靡柈舉之類蓋

固曰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孔仲達疏云春秋凡例皆周公之舊章也是春秋戰國禮之未亡也審矣周禮儀禮漢儒皆傳爲周公攝政六年所作劉歆云周公致太平

氏與公穀即互有參差今必左氏不誤而二禮誤乎儀禮本荀子戴記非本儀禮乎此壁書捃拾諸人附之未爲不可乃或者謂子夏傳文法似公羊必公羊高輩目爲之則又穿鑿矣至以孔孟時未引二禮文爲疑則論語固引儀禮射不主皮矣漢志載六國魏文侯好古

同此禮而儀文流失致有分岐質文豐儉遂分先後則儀禮周禮傳自周初而春秋戰國之人或附離以後進者有之經書自秦火後比有錯簡脫落則二書中亦或有錯簡脫落者有之但不可定爲戰國人作也卽設爲戰國人作是時容邇春秋而儀禮記有孔子之言則必聖門弟子所流傳者其識大識小之遺亦必十九屬周初禮矣至於禮記孔仲達正義云孔子沒後七十二子之徒共撰所聞以爲記中庸子思所作緇衣公孫尼子所撰鄭康成云月令呂不韋所修盧植云王制漢文時博士所錄其餘衆篇皆如此例但未能盡知所記之人也蓋秦季人高堂伯五傳

至戴聖皆傳儀禮而又傳周秦漢人言禮之文以爲之記原屬會稡其中卽間有踳駁無足怪焉但三代大經大法修己治人之事舍是三書無以考之今世官政猶是六典遺意會典家禮不出儀禮規模而皆以禮記絡緯其中可見此三書者百世不可磨而考研折衷則學人事耳後世喜空言而置實事故於載言之書多樂道之三禮記載實事自宋明以來駁議紛然今謬者且指爲僞矣是必禮法蕩然一無可考變人類爲禽獸而後快也不亦可懼之甚歟子云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則樂在當時固有紛亂亦未亡也自秦火以後而乃十亡七八矣先生修明禮樂有功聖道甚大至立論少過者尙祈一更正焉河右卻寄曰極有理之論周禮至春秋已亡攷作已微何如

陳兆奭問曰朱子以藝爲末或指粗者而言君子禮樂不斯須去身立禮成樂則指精者言也曰禮樂精粗一貫不可分也卽以精粗論如心得其中禮之精也身勿跛倚容勿怠肆禮之粗也世有身不跛倚容不怠肆而心尙未中者未有跛倚怠肆而心反中者也若跛倚怠肆而謂心自中焉是異端之中非吾儒之中也樂記曰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則粗者豈輕耶又曰游於藝今註謂博六藝義理之趣或不在粗迹也曰姑論射乎人必

學能射而由淺入深始得其趣未有全不能射而卽得射之趣者後儒高閣六藝而言博其趣是不能射而得射之趣也有是理乎陶淵明曰但識琴中趣何勞弦上聲乃清狂高寄之言耳今以爲學術矣其遺誤後世不已甚哉

鄞縣萬季野名斯同閎于辨業學規歎息起立曰以六德六行六藝爲物學習爲格萬世不刊之論也先儒舊解固泛而無當矣于因告之曰昨有人詰于云子謂農工商亦非士分業然則大學尙有遺理乎于曰明德親民德行六藝何理不具然理雖無所不通而事則各有其分如冉有足民豈不籌畫農圃之務而必不與老農老圃并耒而耕而

安得兼習併胝之業歟且言此者以學乃實事非託空言空言易全實事難備故治賦爲宰聖門各不相兼況學外紛瑣者乎不然心隱口度萬理畢具然試問所歷亦復有幾則亦徒歸無用而已矣季野曰然

論學卷一終

錢丙謂觀三物知周禮僞書也虞書言五典今六行取孝友而去其三則周人但有父子兄弟而無君臣夫婦朋友也添睦婣任卹是父子兄弟外別有四倫爲六倫也此爲拂理叛聖世未有仁義禮智之人而不中和者亦未有中和之人而不仁義禮智者更未有舍五德之外而別爲聖者安可並列爲六今世有恭儉直信剛勇之人何漏而不取是六德猶隘矣況仁義禮智四德相並躋三於德降一於藝是何道理禮樂與射御書數並稱經天緯地之業執鞭之役偕升並進不倫之甚李子謂教之具在六藝則必由此而可成德行也今世善書能算慣射之人不乏何人由此成其孝友成其聖智歟予謂伯夷義德至矣而不可謂和也臧武仲之智可言忠和乎胡廣稱中庸是必氣質近於和者然可謂仁義乎是各自爲德也至於聖則堪參忘編有註文矣聖以身之俊利機神言也古訓通明諺所謂伶俐是也非造極之聖也故註疏以臧武仲聖人解之且智仁等亦非如舜之智顏淵之仁也必如此自古有幾而取之一鄉乎蓋其德性有聰明不殘忍不呆執不柔靡不僞不戾即爲六德矣不言禮者禮有儀文不專考德故

入於藝聖人言執禮是也且藝非降也君亦言禮樂二藝爲經天緯地之業矣而降乎若恭則該以禮儉直剛勇則該以義忠卽信非漏也中乃引用訛字君并未見周禮而但據引用語遂駁古經可乎孝友爲親序君所知也註疏任謂信於朋友君又未見矣不言夫婦者闔門之事不便於考察故略之然世未有不刑于妻而能盡孝友者言孝友則夫婦之倫具其中耳三物實興皆教之以事君也不待專教以事君也明代課士八比外尙廉德行優劣然有考校諸生而卽問曰汝事君忠否者乎此全不解世事者矣若睦九族姻外戚卹衆人皆行誼之大者何可不教何

可不考聖人對哀公言三德而贊易又言四德豈自背乎孟子言教以五倫而對梁惠王又專言修其孝弟豈自滲漏乎至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豈謂堯舜無君臣夫婦朋友乎蓋有通言者有統言者何執泥名數乃爾古者大射賓射燕射以及田獵詢民祭祀選諸侯卿大夫士皆用射自天子以至大夫出皆用御周禮大馭戎僕齊僕職皆大夫掌御車春秋用士大夫御車以戰勝負倘之至於今世上自宰輔下至有司所謂察理刑名錢穀者實祇用書數二藝是四藝本與禮樂並重也愚言全德行必由六藝原統六藝而言君乃不言禮樂專較射御書數舉人半面而

訾其鬚偏目之瞇乎抑故作誣語乎然卽論四藝父兄爲賊所劫而己不能闕弓而射之父兄欲乘車命之御對曰不能命之記一家什器曰我不解書命之計生產業曰不知數能盡孝友服勞之事乎非疾而不能執弓攬轡而震驍舉毛錐如鎗持珠算而顚倒以言聖智可乎是射御書數之人原未必卽能孝友聖智而欲全孝友聖智必不可廢射御書數也近世顏習叁陸道威兩大儒皆重六藝道威之言曰六藝之外如天文地理兵法律令農田水利文學皆學較選士所宜具其言甚是然周取士不以此數者蓋文學卽在六藝內而天文司於保章馮相世有傳人不

選於外地理在封建瞭然碁列兵法在司馬律令在司寇農田水利現有井田入學之士凡國有飲射兵戎讀法喪祭役政皆備執事是學六藝則諸事悉可閱歷而能不必分科也且天文等卽有不能者亦無妨於分任惟六藝盡人宜習之但有專精兼通之分耳聖門子路習兵然能射亦能禮能瑟冉有樊遲爲御故曰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是六藝者日用必需之事不可缺者也若今時教選髦士德以四德行以五倫藝於六者之外再分天文地理等科亦無不可但不求實用而好爲橫議執一以駁古經甘自居於非道侮聖則罪滋大矣

錢丙不講學問不講持行專以明理爲言年來加以狂怪將大學中庸古文尚書易繫辭周禮儀禮禮記春秋三傳有見者有未見者望風而詬曰我理見以爲如是雖古聖起吾不信也吾信吾理而已矣近又移之於醫自素問以至劉李之書及諸本草皆斥爲非惟取張氏傷寒尙指其中一半屬僞而曰人參不補石膏不寒半夏無毒不必薑製遂謀出而行醫亍問之曰君曾習醫乎曰否亦識藥乎曰否皆以理斷之耳因問之曰敝地有巴旦杏南方無有其味若何堪一從兄行長其長如干渠茫然然則不目見不身試何由以理斷之耶且君之以理斷卽當前莫辨也

天下之物因形以察理則理可辨而今君曰吾但論理有甲者本頎而皙君曰矮而黧且曰彼形不可憑而理可憑夫理者物之脈理也物形旣置理安傅哉君與人爭田聽訟者問舊契非君田問證人非君田觀疆界形迹非君田君曰吾心之理固以爲吾田也此亦無如之何矣明理二字老生常談然不意其弊至此

菅廷耀問學亍曰畫家言畫鬼容易畫馬難以鬼無質對馬有證佐也今講河洛太極者各出心手圖狀紛然而致良知者又狷狂自喜默默有物皆畫鬼也子志於學子臣弟友禮樂兵農亦畫馬而已矣

徐公果亭名秉義　曰讀書以明理不讀書理何由明亍曰非教人廢讀書也但專以讀書爲學則不可耳且明理非盡由讀書也卽如人曰讀書傳亦知射曰志正體直而與之決拾顚倒錯互遂可謂曉知射之理乎亦知樂曰以和爲主而宮商音律入耳莊然遂可謂曉知樂之理乎故古人明理之功以實事不以空文曰致知在格物

問三弟培四弟埈曰夫子自居執御而戒求富者又以執鞭之士爲賤役何也對曰執射執御學士所執之藝也執鞭之士則出其伎以求值供人役者故有不同亍曰然不獨御也君子不斯須去樂而人君一飯再飯瞽師日舉則

官也而近役矣春秋賢士大夫皆能賦詩知樂而未聞有士人爲樂工者是樂亦有貴賤之分也故中論藝紀篇曰恭恪廉讓藝之情也中和平直藝之實也齊敏不匱藝之華也威儀孔時藝之飾也通乎羣藝之情實者可與論道識乎羣藝之華飾者可與講事事者有司之職道者君子之業先王之賤藝者蓋賤有司也君子兼之則貴也故孔子曰志道據德依仁游藝藝者心之使也仁之聲也義之象也其言甚明

祁州王咸休名經邦　知亍南歸來視問之曰顏先生言王荊公青苗法可行然乎咸休曰不可行也因問培曰周禮國

服爲息何以可行培曰陸道威言周禮是治國之書今古異宜治國之道貴密治天下之道貴疎其言似識時務者予曰然且周禮貸貨國服爲息止一泉府司之泉府乃士職與漢之游徼嗇夫今之耆老官不甚懸殊故民取攜便而弊不滋今之守令卽古諸侯也其位尊則民畏而出入不便其事繁則必委胥徒而奸竇易生況重之以君相之尊威而立法使守令遍行乎宜其敗也乃因此胡致堂遂力詆周禮朱氏又別訓爲息總不知經濟時勢耳已而妄州馮繪生徵名夢至曰不第此也周時民皆有恆產所以可以國服爲息然尙多補助不必取償今貧民多無常業貸之將不能償必取償將貸不及貧民或及貧民而反以病之荆公志在利國勢必擾民矣予曰善哉鄙論未之及也歸德周崑來名壽問曰先生言學而後知知而後行則修齊治平之事皆可徐俟之格致後歟曰非謂盡知乃行也今日學一禮遇其禮當行卽行之明日又學一禮遇其禮當行卽行之知固在行先而亦一時併進且迭進焉非列其實也然亦有先後甚遠者如十五入大學學而未仕則自不行治平之事六十居官且年老不能親學則格物之功自少是也又問曰弟子行孝弟謹信親愛有餘力則學文不幾似行先學後乎曰非也卽如今一幼學其父命曰汝爲我糞可對曰吾學糞禮乃來乎猝一朋友來訪可謝曰吾學相見禮乃會之乎蓋其事前此已學則行之卽未學亦必先供其職待事訖卽速學之以知其得失焉是論弟子之職非論爲學之序立言各有當耳

從孫曾達問格物予曰王草堂嘗爲我言格物須就當前最切者格之如禮現有疾則藥餌當格予曰此非大學之格物也天下之事苟身當之卽宜格焉爲農則格農爲卜則格卜現有疾則格藥餌現違行則格束裝然與大學何與大學者俊士所處學修已治人之道也農工醫卜非其業矣若偶有疾而問藥乃不得已之變而豈學事哉伊時草堂虛心深以爲是子求格物須先識定此篇是論大學夫大學也而有雜務乎大學十五所入者也而卽躐及幽深高遠也乎

彭翔千名超曰超嘗靜以存心矣敢問是提此心乎是以心提理乎予曰置理而空提此心者異端也以心提理者似之矣而有辨也存心者敬也蓋人心有三境而敬功則一有無念無事時有有念時有有事時

無念無事之敬萬理畢具而無理之可名也有念有事之敬則隨其念與事之理而致愼焉或喜或怒審察而出又不

可以提理言也翔千曰豁如矣亇曰理卽禮也禮以敬爲主而其事則須先習於學中焉故大學以格致爲始也翔千曰是

寶靜庵名克勤　見延論及心性亇曰心有動靜功不分動靜戰戰兢兢戒懼愼獨無息不然無處不然久而齊明之至直徹本始是爲知天知命動與天游是謂合天立命而上達在是矣此聖賢心性之正功也旣曰整齊嚴肅以敬爲主而又曰半日靜坐屏除衆念以觀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令見朕兆此後儒致力心性之功近於聖學而徹雜二氏者也若夫佛氏則以知覺作用爲心性不知有仁義禮

智也蒲團靜坐萬念皆空久而澄澈之極幻爲作用此異端心性之功也聖學戒愼異端恣肆聖學本天異端遁天聖學體實而用實異端體空而用空聖學其道公異端其道私聖學明其心性之德異端實不識心性之德聖學欽明全其心性異端虛幻實害其心性南轅北轍一寒一暑調停夾雜必入岐路矣吳公匪庵名涵　聞之曰是也性天豈虛幻哉

大興王崑繩名源　閔亇大學辨業聖經學規斂手稱是曰向觀世儒謂聖道當不爾而未得抉其故也今乃曉然聖學矣聖學斷非無用者予告之曰以論語證之孝弟忠信是爲禮矣卽至聖人動容中禮亦不過從容乎此而已若體也兵農相禮用也能孝弟忠信而不能兵農相禮不失爲善士矣是　能兵農相禮而不能孝弟忠信終陷於小人祝鮀治宗廟等是　體自重於用矣但欲求聖學則體用去一不可耳又曰上二者迂士則高其守智巧或用其才孔子亦皆取之至於不能孝弟忠信亦不能兵農相禮而徒講明心見性如李卓吾何心隱輩或妄亂著述浮浪詩文如豐坊鄭鄤輩則華士異端離經敗世聖道之蝥賊也

德清胡朏明名渭　以所著易圖明辨相質言今易註首河圖洛書古河圖洛書周秦時已亡先天八卦方位次序六十四卦方位次序皆本之道家魏伯陽參同契陳摶僞龍圖劉牧鉤隱

圖夔魖誕謾蕪穢聖經亇曰此皆聖學不明所致也學明則經正修己治人之事惟日不足而暇造此幻渺之具耶三原員震生名從雲　曰先生學主循禮是矣然或謝曰古禮難復柰何亇曰古禮本不遠於人情且禮云禮從宜使從俗亦非錙銖優孟古人也嘗在武林與王卓堂曰仁知孝弟尙爲虛名惟禮爲實事如仁之立人達人則有禮制知之舉錯有度卽禮孝弟之溫凊定省徐行隅坐皆禮也且禮不在故迹卽在當前如此時與吾友對言氣何似乎如何持足如何行布席飲食如何周旋隨地隨時能合情理是爲禮矣卽至聖人動容中禮亦不過從容乎此而已若

夫衣服寢居之式揖讓玉帛之數必銖銖古迹或繁禮多儀使人望而驚畏是欲行禮而反使禮不行也何爲其然愚之學冠昏士相見諸禮皆斟酌古今以簡易宜時爲主不敢尙苟難也

石門吳次張名師栻曰學記言入學者一年視離經辨志鄭註曰離經斷經句也非讀書乎亦曰讀書亦學中所有但不專以此爲學耳然鄭註離經殊爲非是古無經名也經書之名自孔子刪修後乃漸有之周之盛時詩采於太史書司於史官易掌太卜禮在政府皆不名經安所得爲離斷經句者蓋離麗也經常也謂使之麗於常道也觀下文而約禮由格致而誠正修齊治平是爲下學由下學而

以操縵博依雜服興藝爲教而以呻佔爲戒亦可以知古人之常學矣

辛巳冬語萬季野王崑繩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必有仁義禮知之性性見於行則子臣弟友夫婦在內行實以事則禮樂兵農蓋子臣弟友之不可解者爲仁有裁制爲義恭敬之心爲禮辨是非爲智至於子臣弟友實有其品節文爲是爲先王所制之禮鼓歌其禮則爲樂兵所以衛父兄君友者也農所以養父兄君友者也苟失其仁義禮智不可以言子臣弟友矣不可言禮樂兵農矣不盡子臣弟友喪其仁義禮智矣亦喪其禮樂兵農矣然使無禮樂兵農安

盡性至命是爲上達而一貫在是矣若外是而別有逾徑異端曲學烏可訓哉時代州馮敬南名臺亦與聞皆曰然

王業鑱問曰先生言德行與藝一致而前乃言禮樂兵農士所獨豈農工商可不用禮樂與又曰能孝弟忠信而不能兵農相禮不失爲善士毋亦有可分者與曰非也農而棄稻供親卽禮港歌衢謠卽樂守望相助卽兵性所自然事所必然誰能去之但責以公西子路之經濟則非其任耳如發禊躬耕眞農事矣而盡力溝洫可使足民反非其任善士之或不能兵農相禮也亦如之而非謂其事親從

兄亦無禮也賊劫其父而安坐不赴也牢菽之不供也若是而尙得曰能孝弟哉且天下無二道也業有殊材各異耳士卽治農工商者也農工商受士之治者也焉有二道耶

論學卷二終

晉中梁氏藏書之印 豐盦居士書畫

小學稽業序
小學稽業序
小學稽業目
卷一
小學四字韵語
卷二
食食　能言
六年教數　方名
七年別男女　八年入小學教讓
卷三
學書
九年教數日　十年學幼儀
卷四
學計
卷五
十有三年學樂　誦詩
舞勺

鑾吾李塨剛主纂
德州孫勤子未訂
大興王源崑繩校

小學稽業序

予以子姪及猷將入小學而古傳既湮謀授業之師閱之殊郛廓天道性命上達也親迎覲朝年子以至居相告老諸樞皆非童幼事且何分於大學焉或曰小學使之先知其理耳奚必事之爲予懼起立曰子漫語乎抑將以誤學術也論語曰小子當灑掃應對進退大戴禮曰八歲入小學學小藝履小節未嘗言僅明理也且晦菴曰小學學其事大學究其理子又曰小學以明理吾見窮經考理者接踵而幼儀小舞長而禮樂兵農以履事者寥寥也毋乃階之爲厲小學則然思內則八年暨十

五前教有成法晦菴亦曾採入小學固可信者乃遍尋昔人流傳儀節實之很纂四字語於首俾幼童誦之即學習之行之知行並進庶養蒙而已端乎樂舞鄭致河右先生論定王子崑繩子未二兄則訂全帙乃進質顏習齋先生並演幼儀歌舞倩坐觀先生莞爾曰子前於大學辨業矣茲小學則稽古人成法盡名稽業因以名

康熙四十四年夏四月丁丑蠡吾李塨書於郾城署寓

小學稽業卷一

古者養蒙靡有不教當其能食右手已詔能言
六年東西南北以中爲權衍數一始二五爲十爲百爲千
積累萬億七年食席與女各著時及八歲則入小學小藝
小節習從此始出入後長讓以示耻九年數日十二時
積月爲歲紀以干支十年宿外習禮帥初襦袴不帛聿學
計書禮謹幼儀灑掃應對進退有度朝夕服佩何以灑掃
盤水擐肘播灑無濡室則握手執箕當舌由奥以翼袂拘
而退毋揚毋徹自鄉而扱板排出棄捘席掃地伊用各具

小學稽業卷一　一

應對進退其儀孔多幼事父母夙興云何盥漱升堂問何
食矣或進執牀亦佐視具祗敬杖衾命餕乃食有呼則唯
吐而走亟舉足莫忘既省復定出告反面冬温夏凊及事
先生供盥泛捘顏恭而執經業審問請益復起師出皆起
後至就席狹坐則起賓客有至駿作無讓應且遂行反命
惟諒至於食時攝衽而饋貳巳乃徹捘前進酳古寘震韵相叶暮
食復禮執燭謹代奉師就息枕席必在路遭長者趨拱弗
遲不敢問年不請所之進以其令退以其令燕見從人不
敢將命凡侍長者末餘前席正容恭聽面抱是視古陌寘韵通轉
毋隱毋躁問則起答毋有雷同勦說攙雜值或入自左右

小學稽業卷一　二

低首卑坐行以微磬臂不搖捘肩不上下行容有道趨以
微磬飄然翼然肩狀若流足如射箭旋以微磬中規中矩
跪以微磬手股有紀古支魚虞通用拜以磬折頂衡下首吉事上
左否則上右坐乘立乘如經立坐顧不過轂有禮無情稽
古稱先言視勿詿整衣齊帶行曰有常孝弟無違私財莫
畜隅坐隨行意虛志直古入聲通用雁行朋友切磋日滋行禮
於人稱父拜之凡事勿專必稟家長勿以尊位待已私訪
朔望節令家禮學儀拜親拜師先聖先祠六經廿史漸次
讀閱同學往來齒序行列勿爲狎戲勿信老佛節食窒慾
字紙必拾雜書有六首曰象形指實掌虛汞字研精側如

隆石勒似勒馬中柱懸針弩灣而下趯存勢生策仰暗揭
掠勿尾弱鳥啄刀磔人言止戈所以會意力田帶女謂之
指事爾雅說文漢唐註疏問奇析義典文宣布轉注有正
時是正征亦有旁轉韓何蘋萍假借多端魚作馬稱以獸
兄人維豫維能至於入音多借三聲諧聲之法五均不同
篆變而楷漢隸可遵隸二篆八乃是八分計始九九錯綜
減增積分求合須用因乘起手二位三四迤下盡皆乘之
迺計身馬分用九歸繼身以除無除還原撞歸亦需一歸
無法二歸乃立二一作五逢二進十三一三一三二六二
逢三進十三歸是記四一二二四二作五四三七二逢四

進十中原韻以十作古寘緝
微平聲可與虞諧五一倍二五二倍四五三倍六五
四倍八古寘點韻通轉逢五進十五歸此察六一下四六二三二
六三作五六四六五八二逢六進十古寘緝韻通轉七一下
三七二下六七三四二七四五五中原韻以六作尤侯平聲可與虞通七五
七一七六八四逢七進十七歸斯備八一下二八二下四
八三下六八四作五八五六二八六七四八七八六逢八
進十九歸隨下逢九進十凡此歸乘定位爲急爰及九章
方田見畝二四歸除凹斜褌補粟布貴賤盤量倉窖若斤
秤法斤兩相較差分物混先求一差一差既定自得各差
少廣開方商除見面長關相差縱橫俱現平圓求徑又須

求周三棱立方各有方求商功工壞浚深築高亦有均輸
平賚與勞盈朒互見如數手指雜糅正負方程則皆方圓
高深測以勾股勾三股四其弦則五學至十三益以學樂
五聲二變先習其略調分七音正以律呂宮及變宮遞商
角徵變徵與羽層激而高每音七音清濁環繞律呂標名
黃鐘大呂太簇夾鐘姑洗中呂蕤賓林鐘夷則南呂無射
應鐘元聲盡只四乙上尺工凡亹六即古五聲諧器有八
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或起或收或倚或節升歌堂上笙入
堂下間歌合樂合語樂罷樂章爲詩教之以誦屬讀曰言
長言曰永永言之道中矩中鉤上下曲止累累貫珠古尤虞韻

通用肆舞小舞詩篇名勺干戚維武擊刺坐作文則羽籥揖
讓翊翊綏兆進退鏗相相宣已上小學訖於十四嗣此射
御禮樂更巨明親兼善大學之物小既克勤大乃可事古寘
物韻通轉

右將小學物事撰爲四字韻語以便幼童讀而習之其
詳具後

小學稽業卷一終

小學稽業卷二　　鑫縣李塨纂

內則曰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聲革女聲

絲

鄭康成註曰聲小囊男用韋女用縚有飾緣之服虔曰

聲大帶

六年教之數與方名

前漢食貨志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則六

歲所言數方指一二東西之大略言也鄭註方名東西

數

小學稽業卷二　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二

十　三十　四十　五十　六十　七十　八十　九

十　百　千　萬　億　權數　今數俱　毫　氂　分

錢　兩　斤　度數　毫　氂　分　寸　尺　丈

量數　勺　合　升　斗　石

方名

東　南　西　北　中　東南　西南　西北　東北

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

鄭註曰蚤其別也

大戴禮保傅篇曰古者年八歲出就外舍小學學小藝焉

履小節焉

此統論八歲至十四入小學之所學也白虎通前漢書

入小學年皆同此而賈誼新書容經篇曰古者年九歲

入小學賤小節業小道尚書大傳曰公卿之世子元士

之嫡子年十三入小學見小節而踐小義曲禮曰人生

十年曰幼學內則同之是又十歲入小學矣或古人通

用或貴賤有分或朝代各異今人率用八歲但須實入

八歲乃足任學事若弱小者遲一二歲亦可

內則曰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

鄭註曰示以廉恥

小學稽業卷二　二

九年教之數日

鄭註曰朔望與六甲也

天一周共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東出於天一

晝夜而復東出故晝達夜遂名曰日月行三十晝夜而

與日合朔故三十日遂名曰月自初一日月明始生謂

之朔而初二日初三日初四日初五日初六日初七日

初八日初九日初十日十一日十二日十三日十四日

至十五日月與日相對而滿謂之望或滿於前後而十

六日十七日十八日十九日二十日二十一日二十二

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五日二十六日二十七日

二十八日二十九日終三十日月消盡謂之晦月小則
九日天日月所會分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
次一次三十度三十分度之十四歲星十二月行一次
而春夏秋冬四時之功畢故十二月謂之歲　十干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十二支　子丑寅卯辰巳
午未申酉戌亥　干支相配數窮六十曰六甲以紀歲
月日時歲十二月日十二時則用支數一無易焉　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
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　甲戌乙亥丙子丁丑戊
寅己卯庚辰辛巳壬午癸未　甲申乙酉丙戌丁亥戊
子己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　甲午乙未丙申丁酉戊
戌己亥庚子辛丑壬寅癸卯　甲辰乙巳丙午丁未戊
申己酉庚戌辛亥壬子癸丑　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戊
午己未庚申辛酉壬戌癸亥

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禮帥初朝
夕學幼儀請肄簡諒
鄭註曰外傅教學之師也不用帛爲襦袴爲太溫傷陰
氣也禮遵習先日所爲肄習諒信請習簡謂所書篇數
也請習信應對之言也孔穎達疏曰簡禮篇章也諒謂
言語信實言請長者習學篇章簡禮及應對信實言語
也陳澔集說曰書六書計九數愚謂傅小學師幼不盡
飾遜長也初者所習之別讓也肄兼上書計幼儀言簡
不使之多也恐苦之也諒信也不使欺其日功也書計
幼儀非限於十年內言學之從此始也他倣此

幼儀

論語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
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
曲禮曰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鄭註定安
其牀衽省問安否　在醜夷不爭　醜衆夷儕
夫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

恆言不稱老
爲人子者居不主奧孔疏主猶坐　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
中門食饗不爲槩鄭註槩量也　祭祀不爲尸聽於無聲視於
無形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孝子不服闇不於闇冥
之中從事爲卒有非常　不登危懼辱親也父母存不許友以死不
有私財
內則曰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拂髦冠綏
纓端韠紳搢笏縰黑繒韜髮作髻插笄以固之又以繒
爲總束髮本垂餘髮後爲飾乃拂去髦也著冠也結纓
塵加之而著冠髦用髮爲之象幼時髮其著冠纓于是衣元端
領下以爲固結之餘者散而下垂謂之綏于
著蔽膝加帶插笏其中焉左右佩用左佩紛帨刀小礪小觿
刀礪小觿

解小結也金燧取火於日右佩玦捍拾也管筆刀鞞也刀大觿木燧鑽火物偪行縢屨著綦屨繫　按此本成人之事因後文及少者故備錄之

以適父母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温之父母必嘗之而後退

男未冠者鷄初鳴咸盥漱櫛縱拂髦總角衿纓皆佩容臭鄭註容臭香物也以纓佩之按即今香囊與婦人纓不同昧爽而朝問何飲食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

父母將坐奉席請何鄉將衽長者奉席請何趾鄭註衽臥席

少者執牀與坐牀坐小牀非臥牀御者舉几斂席與簟孔疏下大席上

視身縣衾篋枕斂簟而褐之鄭註褐韜也父母之衣衾簟席

枕几不傳移也杖屨祇敬之勿敢近敦牟巵匜非餕莫敢用敦牟黍稷器巵酒漿器與恆飲食孔疏與及也父母恆飲食物非餕莫之敢飲食父母在朝夕恆食子婦佐餕既食恆餕鄭註盡餕之末有原父沒母存冢子御食羣子婦佐餕如初旨甘柔滑孺子餕

玉藻曰親在行禮於人稱父人或賜之則稱父拜之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趨容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親癠病也色容不盛

曲禮曰凡爲長者糞掃也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收糞也之

少儀曰汜埽曰埽埽席前曰拚拚席不以彗鄭註彗帚也帚恆埽地不潔清執箕應擩擩舌也愚按席與席前二處蓋拚禮先加帚箕上以爲拚也乃以袂拘而退所謂拚席也不用帚也退退至席前也其塵不及長者乃拚席前也用帚也箕自鄉而扱除席前之塵也若鷄鳴而起洒掃室堂及庭則汜埽也

管子弟子職曰凡拚之道實水於盤攘臂袂及肘齊玄註曰恐濕其袂且不便於事也堂上則播灑室中握手而灑室中隘故播散也掇手爲掬以灑執箕膺揲揲舌也胸當箕舌厥中有帚凡拚之紀必由奥始俯仰磬折拚毋有徹徹動也不動他物拚前而退卻退聚於

戶內聚糞壤坐板排之排穢時以手排之以葉適己向己實帚於箕先生若作乃興而辭以拚未畢故辭之而止也坐執而立坐即跽遂出弃之既拚反立是協是稽考所學也

杜甫詩曰霑灑不濡地掃除似無帚

論語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孟子曰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

曲禮曰謀於長者必操几杖孔疏俱養長者之物以從之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

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

敢對

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

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劍辟咡愚按負劍童子在長者脇旁如負劍也辟側也咡口旁也辟之恐氣及長者　詔之長者語之也　則掩口而對亦不使氣觸尊者

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

從長者而上邱陵則必鄉長者所視鄭註爲有所問

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虛坐盡後食坐

盡前坐必安執爾顏長者不及毋儳言孔疏不以乙事雜甲事　正爾容聽必恭毋勦說毛河右曰勦卽抄左傳註崔慶之讀書未竟晏子抄答易其辭是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請業則起請益則起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孔疏唯急諾緩侍坐於所尊長毋餘席近以承之見同等不起燭至起食至起上客起燭不見跋鄭註跋本也嫌若燼多有厭倦尊客之前不叱狗讓食不唾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孔疏志疲則欠體疲則伸撰杖履鄭註撰猶持也視日蚤莫侍坐者請出矣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侍坐於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閒願有復也孔疏閒清閒復

侍坐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孔疏饋進饌也

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長者辭少者反席而飲不敢飲

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

御同於長者雖貳不辭孔疏御侍也鄭註貳謂重殽膳也偶坐不辭孔疏偶媲也彼爲客設饌而召己往媲偶於客也

侍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

王制曰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幷重任分班白不提挈

少儀曰尊長於己踰等不敢問其年燕見不將命不以客自處遇於道見則面孔疏不見則隱不請所之喪俟事不犆音特弔侍坐弗使不執琴瑟不盡地手無容盧植曰不弄手也不髮也

盧日箑扇也寢則坐而將命
燕侍食於君子則先飯而後已小飯而亟之鄭註備見問數
燕同嚥毋爲口容弄口
小子走而不趨舉爵則辟咡而
洗盥執食飲者勿氣孔疏奉尊長洗盥食飲當屏氣有問焉則辟咡而
對
士相見禮曰凡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抱卒視面毋改
衆皆若是
弟子職曰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温恭自虛虛心所受是
極極盡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温柔孝弟毋驕恃力志毋虛

邪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顏色整齊中心必式
敬也夙興夜寐衣帶必飭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解
是謂學則　少者之事夜寐早作既拂盥潔手漱滌口執事
有恪擁衣共盥供先生之盥先生乃作沃盥徹盥汎拂正席
先生乃坐出入恭敬如見賓客危坐鄉師顏色毋怍受
業之紀必由長始一周則然其餘則否始教既周以後不必拘也始
誦必作其次則已　凡言與行思中以爲紀栁古之
將興者必由此始後至就席狹坐則起狹則見後至者當起若有
賓客弟子駿作迅起對客無讓弟子供給使令不敢亢禮也　應且遂行
趨進受命所求雖不在必以反命反白反坐復業若有所

疑捧手問之師出皆起至於食時先生將食弟子饌饋
具食攝衽盥漱跪坐而饋置醬錯食陳膳勿悖凡置彼食
鳥獸魚鼈必先菜羹先菜後肉食之次也羹胾細切肉中別胾在醬
前遠胾近醬食之便也其設要方要令方飯是爲卒也左酒右醬
告具而退捧手而立三飯二叶三飯食必二叶二歠叶也左執虛豆右
執柶匕匕所以載鼎實者周旋而貳貳再益也唯嗛音銜之視同嗛以
齒有同銜食者則周則有始柄尺不跪柄長尺則立而進之是謂
貳紀此再益之先生已食弟子乃徹趨走進漱捝前斂
祭掃席前並祭物先生有命弟子乃食以齒相要坐必盡席
食坐收所飯必捧孰同擩羹不以手也以柶亦有據膝毋有隱肘
盡前

隱肘則太伏
既食乃飽循咀咀口覆手覆手而循之所以拭不潔也振衽
掃席已食者作握衣而降旋而鄉席各徹其餽如於賓
客賓客食畢亦自徹也既徹并器并謂藏去也乃還而立　暮食復禮
復朝食禮昏將舉火執燭隅坐錯總總設燭之束之法橫於坐所
櫛之遠近乃承厥火櫛謂燭盡察其將盡之遠近更以燭承之居句如矩句著
燭處言居燭於句如前燭之法蒸間容蒸然者處下蒸細薪者蒸之間
必處下捧椀以爲緒椀所以貯燼也右手執燭右手正櫛有墮
以焚也代燭燭有墮即代之交坐毋倍尊者乃取厥櫛遂出是去先生
將息弟子皆起敬奉枕席問何所趾俶衽則請始安衽席則請
有常則否先生既息各就其友相切相磋各長其儀周

則復始是謂弟子之紀

曲禮曰幼子常視毋誑（鄭註誑欺也）（孔疏誑欺示字）毋誑童子不衣裘裳（孔疏裘裳陰氣應給役著裳不便）立必正方不傾聽

登城不指城上不呼將適舍求毋固（就人館勿堅求物）將上堂聲必揚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將入戶視必下（孔疏恐視人私）入戶奉扃（扃閉門木）視瞻毋回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遂毋踐屨毋踖席（踖蹤也言當從下而升）摳衣趨隅必慎唯諾（按此不專幼儀然幼學不可不知也故錄他倣此）將即席容毋怍兩手摳衣去齊尺（鄭註齊裳下緝）衣毋撥（撥發揚貌）

足毋跋（孔疏恐行遽而蹶也）

小學稽業卷二

離坐離立（鄭註離兩也）毋往參焉（為干人私）離立者不出中間

男女不雜坐不同椸枷（鄭註椸可以架衣者）不同巾櫛不親授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裳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梱門限也）

共食不飽共飯不澤手（鄭謂澤挼莎也蓋即少儀澤劍首之澤言不以手摩弄飯也）毋搏飯（孔疏取飯作搏是爭飽也）毋放飯毋流歠毋咤食（咤叱）毋嚃骨（咤毋）毋反魚肉毋投與狗骨毋固獲毋揚飯飯黍毋以箸（孔疏黍用匕）毋嚃羹（鄭註羹不嚼菜而歠吞也）毋絮羹（鄭註絮猶調也）毋刺齒毋歠醢（孔疏醢肉醬也）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鄭註堅宜用手）毋嘬炙（謂一舉盡臠）

客自前跪徹飯齊（齊醬屬）以授相者（孔疏此謂

降等之客若敵者則否）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

揖人必違其位

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

凡視上於面則敖下於帶則憂傾則姦

內則曰道路男子由右（地道）婦人由左車從中央

凡男拜尚左手凡女拜尚右手

玉藻曰登席不由前為躐席

古之君子周還（音旋）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

童子之節也緇布衣錦緣錦紳并紐錦束髮（即總）皆朱錦

也

童子不裘不帛不屨絢無繐服聽事（鄭註給事）不麻（不加絰也）

（問喪云當室絰）

見先生從人而入（孔疏不能獨為禮也）

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遬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坐如尸

燕居告溫溫

賈誼新書容經篇曰固頤（輔車亦名牙車）正視平肩正背臂如抱鼓足間二寸端面攝纓端股整足體不搖肘曰經立因以磬折曰肅立因以垂佩（音恭下同）立因以磬折曰共立因以垂佩曰卑立立容也坐以經立之容肘不差而足不跌視平

衡曰經坐微俯視尊者之膝曰共坐仰首視不出尋常之內曰肅坐廢首低肘曰卑坐坐容也行以微磬之容臂不搖掉肩不上下行容也趨以微磬之容翼然肩狀若汎（即流字）足如射箭趨容也旋以微磬之容其始動也穆如驚倏其固復也旄如濯綵（胖同般還也）旋之容也跪以微磬之容揄（引也跪先右股）下（揄引也跪先右股）進左而起（起先左股）手有抑揚各尊其紀跪容也拜以磬折之容吉事上左凶事上右隨前以舉項衡以下甯速無遲背項之狀如屋之元（元深也言如屋之深也）拜容也拜而未起伏容也坐乘以經坐之容手撫式視五旅欲無顧顧不過轂小禮動中禮

式大禮下坐車之容也立乘以經立之容右持綏而左臂詘存劍之緯（緯束也）欲無顧顧不過轂小禮據中禮式大禮下立車之容也若夫立而跛坐而蹝體怠懈志驕慢趨（音變）視數顧容色不比動靜不以度妄咳唾疾言嗟氣不順皆禁也

司馬溫公曰凡諸卑幼事無大小毋得專行必咨稟於家長

又曰父在有賓客不敢坐於正廳升降不由東階上下馬不當廳凡事不敢自擬於其父

恕谷學教　從顏習齋先生教條而斟酌之

一孝父母須和敬並盡勿狎勿怠昏定晨省出告反面

一揖朔望節令四拜隨尊長拜家祠亦四

一敬尊長凡內外尊長俱宜小心侍從坐必隅行必隨居必起乘必下呼必唯過必趨言必遜教必從勿驕心傲氣戲侮干犯

一行學儀每日清晨至向上揖先聖揖師遇朔望節令隨師拜先聖訖拜師訖同學讓學長轉左以次而右爲禮

一習幼儀凡灑掃應對進退俱遵禮儀唯謹客至俱立師命揖者揖拜者拜或師出學長陪侍餘不許亂動

一敘出入凡行長幼序齊班上中左魚貫論前後行輩異者以行輩敘相遇相別皆一躬數日不相見則揖問納福

一尚和睦幼稱長爲某兄長稱幼爲某弟相敬相親毋以長凌幼以幼欺長及直斥其名若對師則稱名

一戒狎戲同學互相尊畏庶可有成最戒戲嘲褻侮

一修威儀足容重等九容一整飭且交修之斷不可輕佻失儀

一肅衣冠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孔子譏之即私居亦不可袒裼裸裎

一重身體體者父母之遺也古人一舉足不敢忘父母
況可發飲食縱嗜慾自貽災戚
一習六藝昔周孔以六藝教人近世取士以八股自不
得不隨時立教然非正務也諸生願學禮樂射御書數
及兵農水火諸學者是亦所望也隨其材而教之以考
厥成
一通經史經者修己治人之譜史者修己治人之像也
除異端及雜穢之書不許泛濫若十三經廿一史須以
漸考之勿以時取專經遂安固陋
一重詩書凡讀書必潔案端坐莊誦如對聖賢每晨入

學必拂塵整卷事出則閣書各歸行列不許狼籍
一清聲韻字音宮商必審清出口吟之字字眞朗
一習書法正坐以筆對心指實掌虛腕中用力細審形
體結構然後成字不可苟且塗鴉
一遠異端佛仙出家滅倫無父無君之教也其門徒可
化者化之不可化者遠之

小學稽業卷二終

小學稽業卷三

鑾縣李塨纂

書

周禮保氏教國子六書鄭註曰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
事假借諧聲象形賈公彥疏曰日月之類呂坤泰交韻
曰韭山之類會意疏曰人言爲信止戈爲武之類轉注
泰交韻曰一字而數轉如鄉香鄉享鄉向鄉焉厭厭眼厭
燕厭葉之類愚謂古無四聲之說平上去三聲通用不
分如詩彤弓之藏貺饗相押蔓草之團婉願相押又如
左傳圍穀梁作圍閔史記亡名與亡命同易屈信相

感信者伸也周禮國正讀國征以至時之爲是而之爲
爾不可盡數皆正轉也若漢碑蓼我作蓼儀古韓何同
姓一讀民通氓蘋苹萍本一字同義是爲旁轉也轉注
如水之灌注於彼於此也又展轉註釋而後明也處事
一日指事疏曰人在一上爲上人在一下爲下各有其處事
得其宜泰交韻曰如力田爲男帚女爲婦之類假借泰
交韻曰如豫能本皆獸名豫多疑借爲猶豫能有力借
爲能幹之類愚謂周顯等分四聲其入聲多借之上三
聲亦假借也如詩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木協附原讀
暮去聲今借作夢之同音爲入既取我子無毀我室室

協子原讀始上聲今借作升之同音爲入又如今韻酺本魚韻平字而借作陽韻入聲不本尤韻平字而借作東韻入聲又作文韻入聲是也諧聲疏曰江河之類以水爲形以工可爲聲毛河右古今通韻曰諧宮商角徵羽之五聲也如六朝分聲類後所列之東冬江陽庚青蒸爲宮音每讀訖必返喉而翕於鼻唱曲家呼爲鼻音每唱此七韻字必收以捉鼻之音以返喉卽入鼻也又陽庚青蒸返喉入鼻而少侵齦噚爲變宮音眞文元寒刪先商音每讀訖必以舌抵上齶唱曲家呼爲恩痕音以抵齶則其收聲在恩痕之間也魚虞歌麻蕭肴豪尤

角音每讀字唱字訖必懸舌居中支微齊佳灰徵音每讀字唱字訖必以舌擠齒至魚虞歌麻尤舌雖中懸而稍出向齒又爲變徵音侵覃鹽咸羽音每讀字唱字訖必兩脣相闔愚謂詞人以侵尋爲閉口眞文監咸爲閉口寒山廉纖爲閉口先天是也工今在東部江別一部疏謂諧聲者正以宮聲諧也可上聲河平聲謂諧聲者正以三聲通也

造字之始義取六書未有漫然而苟成者但篆變爲隸波點既興面貌互換蔡邕隸勢曰纖波濃點錯落其間世誤以入分爲隸入分不宜有波點矣且一字而篆隸迥殊者多矣古義安能盡究耶泰交

韻曰暴字說文從日從出從艸從米徐鍇解云作僞之人競逐穀以要利將耀必先日暴之艸者以手推聚反覆之意頗覺迂鄙此王安石字說所以爲蘇軾輩指笑也然則六書固宜考而不可考者蓋書不外體勢訓詁聲韻三者體勢以立形象形使之明體勢也訓詁以成文會意指事使之明訓詁也聲韻以矢言轉注諧聲使之明聲韻也而假借則三者皆有之如古篆魚字象形而馬曰魚象魚遂假借名馬曰魚亦象形也至於訓詁聲韻之假借者更夥矣體勢之學如石鼓文急

就章泰漢碑石經衛恆四體書勢以及衛夫人筆陣圖孫過庭書譜敘等是訓詁之學則爾雅說文廣韻以及十三經註疏皆是聲韻之學則詩易以及騷賦樂府有韻之文與鄭庠古音辨泰交韻古今通韻等皆是

古今通韻曰古篆今楷卽眞書古體原不同故晉衛恆一名佐書體則曰蠆彼繁文崇此作四體書勢分別諸體其於楷體則曰蔡邕隸簡易隨事從宜靡有常制四句出蔡邕隸勢而恆因之此眞楷體也

今人以古文篆體律楷蠆簡從繁失隸意矣且其所宗者說文也按說文爲東漢永元中許愼所作而楷始於泰時王次仲四體書勢曰上谷王次仲始作楷體與李斯造小篆者一時

並出則楷本古體決非東漢永元一人之書所能駁正
卽其書不謬亦止各存其說決不能以李斯之桃强之
代次仲之李故靈帝好書其時師宜官工楷師而蔡邕
魏武鍾繇梁鵠諸君後先繼起然總與永元作說文時
相去不遠豈有同朝作書不識說文反有藉於千百年
後之駁正者夫金石所傳漢唐一體固已可信況當時
拆字如吳薛綜拆吳字云無口爲天有口爲吳則古吳
是吳非吳後魏孝文拆習字云三三橫兩兩從則古習
是習非習卽此可觸類見也
通韻之言是也然尙有確然可據者光武本紀卽位祝

文引讖記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爲天子王莽
傳莽以劉之爲字爲卯金刀乃去剛卯除金也是漢之
國姓明作劉矣許叔重東漢人其作說文豈偏忘國姓
耶抑國姓不當載耶乃說文有鎦字无劉字則說文之
爲篆作而不爲隸作昭然矣路史等書乃必據說文謂卯
金刀爲訛字則漢國姓不應訛楷字卽始行於漢何以訛
蒼頡作字原重轉注假借而楷書亦然如麋本鹿屬而
景君碑銘麋壽卽爲眉壽張表碑以畔爲盤楚相碑以
波爲陂魯峻碑以義爲我而左傳蛾析戴記蛾子時述
皆蟻字升登可爲豆登乾陽卽是乾燥是一字數音數

義也他作佗又作它儥齎粥皆齎無无無皆無爾雅弘
宏溥慔厖丕洪假碩訏皆訓大允孚亶展誠諒詢謀皆
訓信是或數字而一音數字而一義也大約不離轉注
假借者近是後人不知積鳧截鶴亦何爲哉
其失皆由誤以說文一篇爲楷書設而又考古不深驚
駝腫背且加以好異之心自謂英雄可以欺人如謂四
當作三與於作於申作申唐扶頌參作叅楚
邦作邦皆好怪耳古參無叅相碑驗旁作叅郭
君碑驗旁作參通用又如謂伏羲非羲當作東按楊統碑作
則古叅參通用又如謂伏羲非羲當作東陳何君閣道
作虧正謁乃謂虧別一字處虧古聖人妹喜非妹當作
名作伏羲非人之訛耶抑自作妄耶盈虧字周憬銘老子銘卽
妹路史註曰妹喜郎妹字作妹音末訛也敦陳非陳當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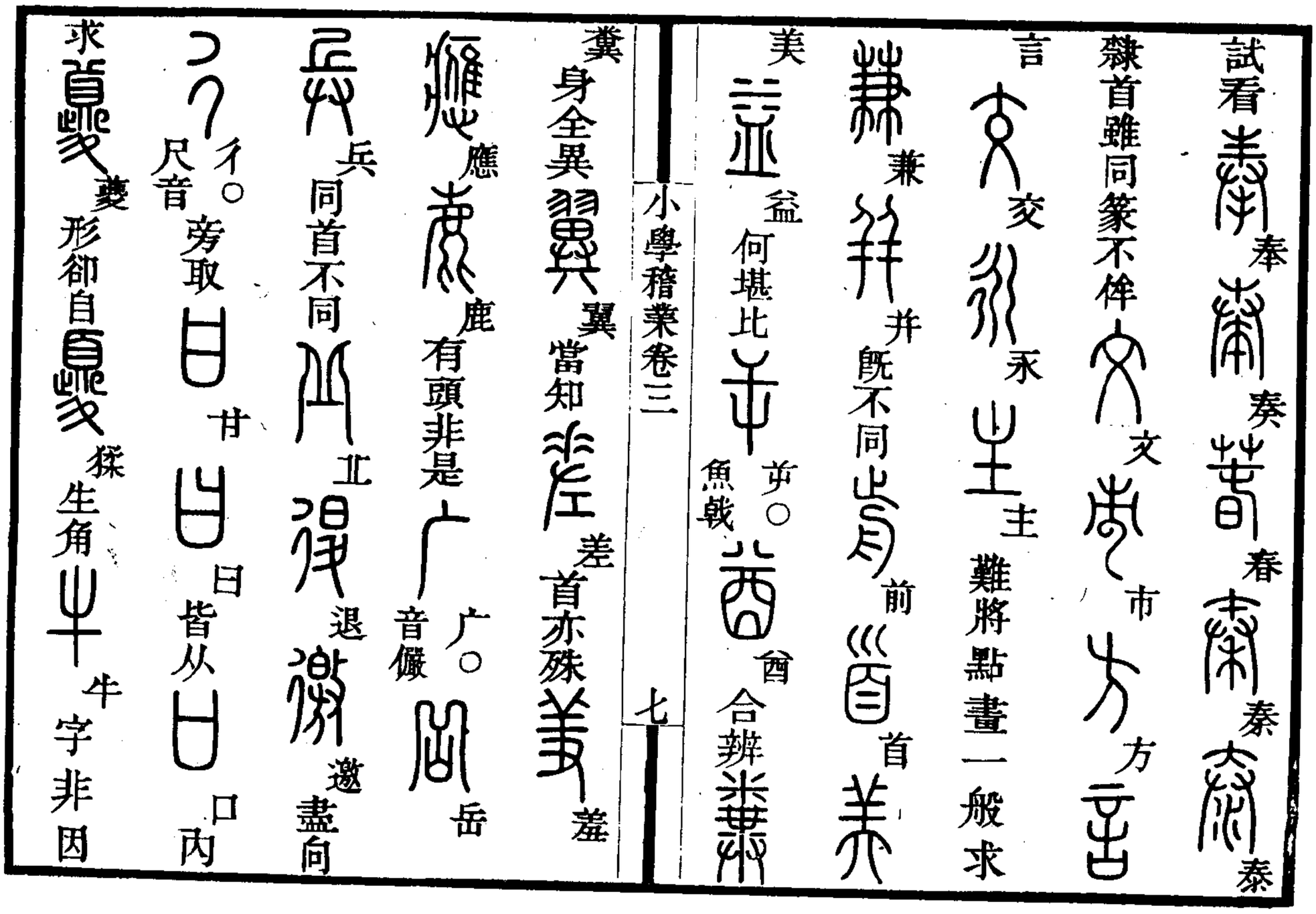
魏大饗碑皆作陳甚至如謂武侯綸巾非綸字而僞作一冊楊慎所造史記邦福非福字而別作一福後學不能遠考遂爲所愚以擧世傳習之字根柢古人者妄誡妄作妄哉
文字之行於今者莫如楷而楷實始於秦時王次仲程邈邈造隸書而淳化帖首有邈天得一以清楷書一則周興嗣千文曰杜蘗鍾隸孫過庭書譜敘曰元常專工於隸書伯英尤工於草體二美王逸少兼之是楷書卽隸也若八分則蔡邕云割程邈隸八分取二分去篆頗遠而與今楷書強半相合字畫與今眞字多同但晉唐加以風神宋明更趨嫵媚形嫵少異耳蓋

爲八分者僅一二而爲楷書者七八也
今人誤合八分與隸爲一自宋始則東魏大覺碑曰隸書今楷字也唐張裒瓌書斷云蔡邕八分入神隸入妙唐六典校書郎正字所掌字體有五一古文二大篆三小篆四八分五隸書豈未聞歟
然則論楷者漢刻可據矣如舍魯相瑛置孔子廟卒吏碑作世謙魯相晨孔子廟碑作謙此亦作此所亦作斫則均爲古字不可訾詆何者楷書始於秦而成於漢秦漢乃造楷者也今以作楷者爲有訛則楷之不訛者屬誰哉故今辨書惟以古人金石爲斷凡金石所有者皆不爲訛无者乃以訛論如孳字之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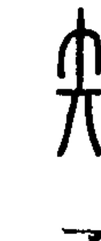
且當日制楷之初以秦時文牘繁賾務趨簡略以便易成結繩變而爲文字大篆變而爲隸楷天地自然之勢也是隸書原貴省約故漢隸爵省爲財鶴省爲雚兎梁庾元威作書論載隸有十餘種則隸或轉變或通同本不一致必欲一概而齊之可乎

體勢訓詁聲韻皆所當講但幼學難以猝盡今先略辨體勢而餘俟以漸及焉

今固專用隸而篆乃隸之濫觴姜堯章劉青田皆謂學者須略考篆文乃可成書故亦載大概於左



午 出頭若解 活字當從昏


活 咼聲 古文咼 古文咼 古文咼

樗樗 表 素 素 責 青 青頭並異張 張 展 畏 畏 展 足皆殊異普没切下 下 米 米 本 分 暴 暴 虐也黍 黍 旁 占 占 古 古別 黏 黏 黏 黏胡後人別作粘糊 糊 贊 贊 韓 韓 韝 韝 替 替 替 替 替 替 替 七感切頭 頭 壺 壺 壺 壺 橐 橐 首皆殊邊 西 額 額 旁用 布 用 父 父頭難比 有 有 具 具因 因 廿音拱 足不同 其 其 手 旁用 石 石 撫拓 扤 足畔从 奇 奇 卽是 朋 朋 明 服 服 旁皆異 胡 胡 旁皆異

盼 盼聆畔从 分 分不是 兮 兮 旁 旁 旁

柴 柴便可爲營 寨禾稭 藁音戛還堪作豆稭 稭 虫在 叉爪全 間元是 蚤 貍 貍藏 艸 艸共行方是 艸 艸下卽爲 貍 埋 邑 邑內 成 村 日 日落 艸 艸音葬中元是 暮 巷 木 木邊从 寸 寸不

泉 泉流 厂 厂呼旱切 下卽成 原 源 火 火 旁从 炎 炎 爰 爰卻是 煖 暖 暄 火 畔从 方爲 煖 暖 煖 暖 援全 火 火 相 渣 查只用 木 木 旁日 且 且 蘊 蘊惟從 艸 艸下 溫 溫 陝 狹 用 阜 旁非用 犬 犬 寬 寬 非从

莧 莧卻从 蒐 蒐音丸山羊綵採只須从獨 采 欄攔皆合用單 闌 闌 戍 戍 難比 戌 戌 干 干 于略異不同 千 心 旁用 曷 曷方成 愒 憩 冥 卽是 暝 眠 金 金 本 本既然難作

盆 鉢 止 止 舟 何爲卻成 前 鳥 鳥文亦可通爲 鵲 鵲 鷁 鷁字原來卽是 雀 雀音追有木方成 集 三 犬 犬無風 亦是 森 森音標 廟 廟文卻用雲頭 郭 廖 廖 膠 卡字單行通作 丰 丰

茉 末頭加草卻成艸末 菽 即椒 金 旁小少 墮字惟從肩 阜 畔 多 昌 女 从 要 婆 以 般 从 女始成 婆 馳字从 人 非用 馬 蛇 虫 音悔 併爲 他 做 時寫出還同 作 衰 字書成卻是 簑 登 發 有頭殊 祭 謦 慶 塵 同首異 庚 唐 非 來 网 下非其 罪 女向 邊无 此 娘 糸 胄 自然殊甲 胄 行

商 自合異宮 商 卒 也但 衣 裏覛 友 今難向 友 音祓 中尋 夾 音閃 夾 微差分 陝 陝 陝 陝 至 全略異別 涇 涇 淫 淫 濯 俗作棹 還 水 非从 木 叙 本同 又 不用 金 金須記 黍 黎 皆用 水 當知 恭 稍 音歷 爲 秣 音派 七感切 上非从 外 外作 兟 麻 麻从 林 林不从 林 林 西 元是 音酉 粟 粟似 音頃 幾 音 音

吾有頭皆非 立 聖 呈 同足各非 壬 水旁从 允 方爲 泂 泉 水畔从 占 乃曰 沾 添 人足 八 台 頭方作 兌 雨 頭 沾 添 足始爲 霑 霑 應記 泂 嘆旁當用 泂 水 須知 飲 畔合从 畬 舍

右經世實用編篆法歌今節錄之使後學粗識古篆遺意亦以見篆楷不同有如此者今人以篆律楷又或附合楷之偏旁遂以當篆皆不知而作者也

正字千文　此文多據宋後諸字書訛說反以不訛者爲訛愚歷辨之但童穉難以盡考先登數條以例其餘

館舘 舖平聲轉去 囪 窻同又音 舘舘 舖聲舖訛 囪 聰窻囪 廩廩 倉告 牛口 衍 衒 鄰邦 邽 外 厥 厰 會意 衍 衒 訛 訛 訛 訛

按館亦通管聘禮管人布幕於寢門外是也正字通曰館舘通客舍從舍義通官制古史舘昭文舘集賢院爲三舘直舘直院曰舘職舊韻書从館廢舘非也據此則舖肆作舖亦可老子銘作西牖婁壽碑作牖

古室南牖北牖惟亡國之社北牖朱子註伯牛有疾章有北牖豈以牖牖通用耶耿氏鐙造夏承碑皓旁皆作告哀良碑作羛正韻作厩

賓 宾 訛 朋 朋通 羣 宦 宧 訛 侯 侯 訛 侯 侯 訛 霸 霸 訛 王 中 畫 近上 嬰 嬰 訛 兜 哥 哥 訛

弟軍 从 包 隸 隸 訛 蠻 蛮 訛 羌 羌 俱 訛

按劉熊碑續旁作賓石經尚書作朋孟郁碑作宧韓勅碑陰作侯正字通侯侯通王之中畫近上謂別於玉字之三畫均耳隸既加點爲玉則王中畫不必近上也漢隸如老子銘等皆不近上況字書如精蘊正字通諸編

或曰當近上或曰不當則其說孰是舉置之可也劉寬碑作彖繁陽令碑作彖正字通作隸郭旻碑作蠻衡方碑楊信碑俱作蠻

寇 寇 訛 冠 冠 訛 須 湏 音 會 音 禪 从 纏 音 墨 兩 敬 音 欺 音 衣 同 類 同 纒 里 人 股 黑 索 敧 偏 也 敬 音 嘆 美 姪 淫 同 諧 壬 嫸 音 謠 美 好 穴 繁 穴 巢 穴 望 仰 望 望 朔 望 望 蓄 同 蓄 灾 栽 同 淄

按正字通須卽湏俗書無二字校官碑作屬石經魯詩作廛不必從里八也日月相望曰望因之爲瞻望期望之義强分爲二非也通雅已有辨蓄蓄一字兩寫畜畜蓄害一字兩聲

壯 壻 婿 訛 壿 音存 舞貌 莊 毒 俱 士 類 顙 諧頃 禾顙 訛 敏 顙 諧頃 从水 濱 竝

無穎字
按通雅曰說文墫墫從士乃許氏臆造之說自監本爾雅及王氏詩考異詩墫墫舞我幷从土無從士者繁陽碑作穎郭仲奇碑作穎漢人通字而云無之非少見多怪歟

已生汜祀己生忌記弓音菌義同生汜扶同犯己生异音意舉也配按漢隸惟張壽碑記字从己老子銘祀城埧碑犯从巳高頤碑配大饗碑汜皆从巳然范式碑熊君碑范範从巳張納碑陰孫根碑陰范範从巳蓋古皆通用也又毛氏曰陽氣生於子終於巳巳者終巳也則巳止巳午本

一字
艹音拐頭非廾艸夢下字皆从艹敬敬說備蔑音約商度蘭苟音急苟且字上从艸蒐音九山羊與蒐茂蔑詭崔雚音桓鴟類芊音米楚姓芊羊通
按說文雚鳥從艹雚草從艸然爾雅釋草雚訓菮夏小正雚未秀爲荾而釋言曰荾鵻也荾鵻也則雚草雚鳥一字兩稱不必分備漢隸作備苟訓且訓誠儀禮賓爲苟敬註訓小敬則敬傍從苟未爲不可而必牽引篆文別作蒥蒿以趨險僻何爲者易夬之九五莧陸夬夬朱衣曰莧莧菜孟喜易曰山羊蓋夬乾上而露兌羊之角有似莧甲是稱菜稱羊原通一字矣

書法百例歌
寰宇官宦天覆者上寶蓋欲覆盡其下　監臺塾盥地載者下玉案欲載盡乎上　其典異興其腳之點宜上闔而下開　曾義養善曾頭之點須上開而下閣　周用冏同直方者喜四直而寬大　田曰四面短方者貴兩肩而平開　志心必恩橫戈之戈猶嫌挺直均平戎成武戰從戈之戈但怕彎曲力敗　卽觀紅軸讓左者左昂而右有謙退之象　鴻矯晴煉讓右者右聳而左有顧遜之儀　御謝樹燉三勻立中爲主左右輔弼之分體雖韓願分疆平分兩體相對賓主之讓　童素累意三停者分爲三截量其疎密而布置均停　鑾翻留宴二段者分爲兩半較其長短而微加饒減　道是建之須扼頸開胸尺吏吏便從波之波惟喜攢頭收尾此毛七也斜勒者平則無勢　三云去衍平勒者斜則失威　支天父文承上之撇宜令下乂上應　秦琴各券趙下之撇宜所貴兩邊

展阜廟辜貞伸頭之畫務須合乎一家　鴈馬鳥鴈屈腳之勾更要尖包二點　風氣鳳飛從腕之腕宜婉曲而最嫌窄膝　元光尤見橫腕之腕貴圓整而專忌蜂腰　龐冢厩履藏頭頭藏乎內務要謹嚴　鹿考準電露尾尾露其中須求轉摺　仁恤把階左垂者右不得　升卿拜弁右垂者左用長　吊磊轟森堆者重疊處以補至均　鬱靈乘兼中醸灪積者繁棄中而取端整　外八入乙偏者還須偏稱懸樂轡戀圓者定喜圓圍　刎勿乃刁斜者雖斜其中要取方正　主中正貫正者已正四方無使餘偏　哥昌多棗重者體長不必書大　竹林赫蒜併者兩伴不可太寬又曰右必用強　自丹耳目長者元不喜短　白十工佃短者切莫貪長　總齋繡彌實字當實滅則定醜代沔門幻虛字本虛　省老者身橫撇宜長短則無勢　尹戶居岸從撇須健濁填者難觀　尾忌鼠重撇先後反不靈又曰聊撇上下頭擺齊　夏麥及友尾分彎直修鬚形彥平謂下撇首按上

撇胸也　江海洪流散木者下點趯在首點之旁　遲漏遞聚水者下點挑入首點之旁　末受采奚爭攢點皆朝向照然無燕排點點用變更單畢年軍中豎垂針運之字不穩重車申巾串垂針不宜中豎不可犯者字少精神爪不介川疎排撇擺列龜繼纏醮慎密橫豎祥可亨亡事上覓者下面難大惟長稱則妙叅卷之法則婁妻喜筆讓橫者橫宜華州平半讓亩者亩宜足等奈禁埜樞當滅勾者不滅癸食炊贊當滅揉者不滅褽察余小緊勾上下大斜仲勾正熟杭勢竄硬勾左右不歪鴟鴆輝頻屈勾屈勾裏之勾勾不以朝天句勾勾勾勾宜用努若勾努最難菊萄蜀絢若勾裏中不方圓龍孔張服背者固反布置

小學稽業卷三　二十

脈絡自然貫通好妙飭冠向者雖迎手足亦須迴避日ム口么小者貴乎豐嚴囊囊

璀璨大者妙於攢簇

把筆法

先當身正次手直肘腕用功肩臂力虎口鳳眸形勢具

把欲堅兮掌欲虛　右訂之姜立綱者

永字八法

側、勒一努丨趯丿策一掠ノ啄ノ磔乀

顏魯公八法頌曰側蹲鴟而墜石勒緩縱以藏機努鸞環而勢曲趯峻快以如錐策依稀而似勒掠彷彿以宜肥啄騰凌而速進磔抑昔以遲移

柳子厚八法頌曰側不貴卧勒嘗患平努過直而力敗趯當存而勢生策仰收而暗揭掠左出而鋒輕啄倉皇而疾卑磔趯趠音鵲行貌而開撐

小學稽業卷三終

小學稽業卷三　二十一

計

九九數

一一如一　一二如二二　一三如三三　一四如四四
六三三如九　一四如四二　一四如四九　一五如五二
一十六　一五如五二五　一十三五一　十五四五二十
五五二十五　一六如六二六　一十二三六　一十八四
六二十四五六三十六　一七如七二七　一七如七九一
十四三七二十一　四七二十八　五七三十五　六七四十
二

二七七四十九　一八如八二八　一十六三八　二十四
四八三十二五八　四十六八四　十八七五　十六八八
六十四　一九如九二九　一十八三九　二十七四九三
十六五九四十五六九五　十四七九六十三八九七十
二九九八十一

算盤九九上下法　一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上三四
上四五上五六上六七上七八上八九上九　二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除二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
十　九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上三四上四五上五
六上六七上七八上八九起一成一十　三遍　一上一二下五除
二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三遍　一上一二下五除
三三上三四起六成一十五上五六起四下還一成一十
四起六成一十五上五六起四下還一成一十　六遍　一上
八起二下還三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七遍　一上
一二上二三起七成一十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十
六上六七起三成一十八起二成一十九起一下還四
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八遍　一上一二下五除三
三上三四起六成一十五上五六起四下還一成一十
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
成一十　九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上三四上四五上五
六上六七上七八上八九起一成一十　十遍　一上
一二下五除二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
起三下還二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十一遍　一上
一二上二三下五除二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
上六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九
起一成一十　十二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上三四上四
五上五六上六七上七八上八九起一成一十　十三遍
一上一二下五除二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
六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
一成一十　十四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除二四
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下還二成一
十八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十五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上三四上四五上五六上六七上七
八上八九起一成一十　十六遍　一上一二下五除
二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下還二
成一十八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十七
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除二四下五除一五起五
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起四下還一
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十八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
上三四上四五上五六上六七上七八上八九起一成
一十　十九遍　一上一二下五除二四下五除一五
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起四下
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二十遍　一上一二上
二三下五除二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
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
一十

成一十五上五六上六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起四
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二十一遍　一上一
二上二三上三四上四五上五六上六七上七八上八
九起一成一十　二十二遍　一上一二下五除二四
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下還二成一
十八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二十三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除二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
十六上六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起四下還一成一
十九起一成一十　二十四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上
三四上四五上五六上六七上七八上八九起一成一
十　二十五遍　一上一二下五除二四下五除一五
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起四下
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二十六遍　一上一二
上二三下五除二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
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
成一十　二十七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上三四上四
五上五六上六七上七八上八九起一成一十　二十
八遍　一上一二下五除二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
十六上六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起四下還一成一
十九起一成一十　二十九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下
五除二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下
還二成一十八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三十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上三四上四五上五六上
六七上七八上八九起一成一十

三三上三四起六成一十五上五六起四下還一成一十
二成一十八起二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三十一遍
上一二上二三上三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
六七起三成一十八起二下還三成一十九起一成一
十　三十二遍　一下五除四二起八成一十三下五除二
四起六成一十五上五六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七上七
八起二下還三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三十三遍
一上一二下五除二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
六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
一成一十　三十四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上三四上
四五上五六上六七上七八上八九起一成一十　三
十五遍　一上一二下五除二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
一十六上六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起四下還一成
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三十六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
下五除二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
下還二成一十八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三十七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上三四上四五上五六
上六七上七八上八九起一成一十　三十八遍　一
上一二下五除二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
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
成一十　三十九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除二四
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下還二成一
十八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四十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上三四上四五上五六上六七上七
八上八九起一成一十

成一十五上五六上六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起四
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四十一遍　一上一
二上二三上三四上四五上五六上六七上七八上八
九起一成一十　四十二遍　一上一二下五除二四
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下還二成一
十八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四十三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除二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
十六上六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起四下還一成一
十九起一成一十　四十四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上
三四上四五上五六上六七上七八上八九起一成一
十　四十五遍　一上一二下五除二四下五除一五
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起四下
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四十六遍　一上一二
上二三下五除二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
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
成一十　四十七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上三四上四
五上五六上六七上七八上八九起一成一十　四十
八遍　一上一二下五除二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
十六上六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起四下還一成一
十九起一成一十　四十九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下
五除二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下
還二成一十八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五十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上三四上四五上五六上
六七上七八上八九起一成一十

三三上三四起六成一十五上五六起四下還一成一十
二成一十八起二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五十一遍
上一二上二三上三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
六七起三成一十八起二下還三成一十九起一成一
十　五十二遍　一下五除四二起八成一十三下五除二
四起六成一十五上五六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七上七
八起二下還三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五十三遍
一上一二下五除二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
六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
一成一十　五十四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上三四上
四五上五六上六七上七八上八九起一成一十　五
十五遍　一上一二下五除二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
一十六上六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起四下還一成
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五十六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
下五除二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
下還二成一十八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五十七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上三四上四五上五六
上六七上七八上八九起一成一十　五十八遍　一
上一二下五除二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
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
成一十　五十九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除二四
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下還二成一
十八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六十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上三四上四五上五六上六七上七
八上八九起一成一十

成一十五上五六上六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起四
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六十一遍　一上一
二上二三上三四上四五上五六上六七上七八上八
九起一成一十　六十二遍　一上一二下五除二四
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下還二成一
十八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六十三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除二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
十六上六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起四下還一成一
十九起一成一十　六十四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上
三四上四五上五六上六七上七八上八九起一成一
十　六十五遍　一上一二下五除二四下五除一五
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起四下
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六十六遍　一上一二
上二三下五除二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
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
成一十　六十七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上三四上四
五上五六上六七上七八上八九起一成一十　六十
八遍　一上一二下五除二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
十六上六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起四下還一成一
十九起一成一十　六十九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下
五除二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下
還二成一十八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七十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上三四上四五上五六上
六七上七八上八九起一成一十

三三上三四起六成一十五上五六起四下還一成一十
二成一十八起二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七十一遍
上一二上二三上三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
六七起三成一十八起二下還三成一十九起一成一
十　七十二遍　一下五除四二起八成一十三下五除二
四起六成一十五上五六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七上七
八起二下還三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七十三遍
一上一二下五除二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
六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
一成一十　七十四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上三四上
四五上五六上六七上七八上八九起一成一十　七
十五遍　一上一二下五除二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
一十六上六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起四下還一成
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七十六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
下五除二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
下還二成一十八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七十七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上三四上四五上五六
上六七上七八上八九起一成一十　七十八遍　一
上一二下五除二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
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
成一十　七十九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除二四
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下還二成一
十八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八十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上三四上四五上五六上六七上七
八上八九起一成一十

成一十五上五六上六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起四
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八十一遍　一上一
二上二三上三四上四五上五六上六七上七八上八
九起一成一十　八十二遍　一上一二下五除二四
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下還二成一
十八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八十三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除二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
十六上六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起四下還一成一
十九起一成一十　八十四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上
三四上四五上五六上六七上七八上八九起一成一
十　八十五遍　一上一二下五除二四下五除一五
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起四下
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八十六遍　一上一二
上二三下五除二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
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
成一十　八十七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上三四上四
五上五六上六七上七八上八九起一成一十　八十
八遍　一上一二下五除二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
十六上六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起四下還一成一
十九起一成一十　八十九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下
五除二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下
還二成一十八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九十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上三四上四五上五六上
六七上七八上八九起一成一十

三三上三四起六成一十五上五六起四下還一成一十
二成一十八起二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九十一遍
上一二上二三上三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
六七起三成一十八起二下還三成一十九起一成一
十　九十二遍　一下五除四二起八成一十三下五除二
四起六成一十五上五六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七上七
八起二下還三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九十三遍
一上一二下五除二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
六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
一成一十　九十四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上三四上
四五上五六上六七上七八上八九起一成一十　九
十五遍　一上一二下五除二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
一十六上六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起四下還一成
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九十六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
下五除二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
下還二成一十八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九十七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上三四上四五上五六
上六七上七八上八九起一成一十　九十八遍　一
上一二下五除二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
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
成一十　九十九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除二四
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下還二成一
十八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一百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上三四上四五上五六上六七上七
八上八九起一成一十

成一十五上五六上六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起四
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一百一遍　一上一
二上二三上三四上四五上五六上六七上七八上八
九起一成一十　一百二遍　一上一二下五除二四
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下還二成一
十八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一百三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除二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
十六上六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起四下還一成一
十九起一成一十　一百四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上
三四上四五上五六上六七上七八上八九起一成一
十　一百五遍　一上一二下五除二四下五除一五
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起四下
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一百六遍　一上一二
上二三下五除二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
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
成一十　一百七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上三四上四
五上五六上六七上七八上八九起一成一十　一百
八遍　一上一二下五除二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
十六上六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起四下還一成一
十九起一成一十　一百九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下
五除二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下
還二成一十八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一百十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上三四上四五上五六
上六七上七八上八九起一成一十

三三上三四起六成一十五上五六起四下還一成一十
二成一十八起二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一百一十
一遍　上一二上二三上三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
十六上六七起三成一十八起二下還三成一十九起
一成一十　一百一十二遍　一下五除四二起八成一
十三下五除二四起六成一十五上五六起四下還一
成一十七上七八起二下還三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一百一十三遍　一上一二下五除二四下五除一五
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起四下
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一百一十四遍　一上
一二上二三上三四上四五上五六上六七上七八上
八九起一成一十　一百一十五遍　一上一二下五
除二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下還
二成一十八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一
百一十六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除二四下五除
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起
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一百一十七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上三四上四五上五六上六七上七
八上八九起一成一十　一百一十八遍　一上一二
下五除二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
下還二成一十八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一百一十九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除二四下五
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
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一百二十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上三四上四五上五六上六七上七
八上八九起一成一十

成一十五上五六上六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起四
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一百二十一遍　一
上一二上二三上三四上四五上五六上六七上七八
上八九起一成一十　一百二十二遍　一上一二下
五除二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下
還二成一十八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一百二十三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除二四下五
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
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一百二十四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上三四上四五上五六上六七上七
八上八九起一成一十　一百二十五遍　一上一二
下五除二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
下還二成一十八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一百二十六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除二四下五
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
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一百二十七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上三四上四五上五六上六七上七
八上八九起一成一十　一百二十八遍　一上一二
下五除二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
下還二成一十八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一百二十九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除二四下五
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
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一百三十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上三四上四五上五六上六七上七
八上八九起一成一十

三三上三四起六成一十五上五六起四下還一成一十
二成一十八起二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一百三十
一遍　上一二上二三上三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
十六上六七起三成一十八起二下還三成一十九起
一成一十　一百三十二遍　一下五除四二起八成一
十三下五除二四起六成一十五上五六起四下還一
成一十七上七八起二下還三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一百三十三遍　一上一二下五除二四下五除一五
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起四下
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一百三十四遍　一上
一二上二三上三四上四五上五六上六七上七八上
八九起一成一十　一百三十五遍　一上一二下五
除二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下還
二成一十八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一
百三十六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除二四下五除
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起
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一百三十七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上三四上四五上五六上六七上七
八上八九起一成一十　一百三十八遍　一上一二
下五除二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
下還二成一十八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一百三十九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除二四下五
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
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一百四十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上三四上四五上五六上六七上七
八上八九起一成一十

成一十五上五六上六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起四
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一百四十一遍　一
上一二上二三上三四上四五上五六上六七上七八
上八九起一成一十　一百四十二遍　一上一二下
五除二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下
還二成一十八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一百四十三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除二四下五
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
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一百四十四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上三四上四五上五六上六七上七
八上八九起一成一十　一百四十五遍　一上一二
下五除二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
下還二成一十八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一百四十六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除二四下五
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
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一百四十七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上三四上四五上五六上六七上七
八上八九起一成一十　一百四十八遍　一上一二
下五除二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
下還二成一十八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一百四十九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除二四下五
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
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一百五十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上三四上四五上五六上六七上七
八上八九起一成一十

三三上三四起六成一十五上五六起四下還一成一十
二成一十八起二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一百五十
一遍　上一二上二三上三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
十六上六七起三成一十八起二下還三成一十九起
一成一十　一百五十二遍　一下五除四二起八成一
十三下五除二四起六成一十五上五六起四下還一
成一十七上七八起二下還三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一百五十三遍　一上一二下五除二四下五除一五
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起四下
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一百五十四遍　一上
一二上二三上三四上四五上五六上六七上七八上
八九起一成一十　一百五十五遍　一上一二下五
除二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下還
二成一十八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一
百五十六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除二四下五除
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起
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一百五十七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上三四上四五上五六上六七上七
八上八九起一成一十　一百五十八遍　一上一二
下五除二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
下還二成一十八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一百五十九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除二四下五
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
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一百六十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上三四上四五上五六上六七上七
八上八九起一成一十

成一十五上五六上六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起四
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一百六十一遍　一
上一二上二三上三四上四五上五六上六七上七八
上八九起一成一十　一百六十二遍　一上一二下
五除二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下
還二成一十八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一百六十三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除二四下五
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
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一百六十四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上三四上四五上五六上六七上七
八上八九起一成一十　一百六十五遍　一上一二
下五除二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
下還二成一十八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一百六十六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除二四下五
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
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一百六十七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上三四上四五上五六上六七上七
八上八九起一成一十　一百六十八遍　一上一二
下五除二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
下還二成一十八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一百六十九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除二四下五
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
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一百七十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上三四上四五上五六上六七上七
八上八九起一成一十

三三上三四起六成一十五上五六起四下還一成一十
二成一十八起二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一百七十
一遍　上一二上二三上三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
十六上六七起三成一十八起二下還三成一十九起
一成一十　一百七十二遍　一下五除四二起八成一
十三下五除二四起六成一十五上五六起四下還一
成一十七上七八起二下還三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一百七十三遍　一上一二下五除二四下五除一五
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起四下
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一百七十四遍　一上
一二上二三上三四上四五上五六上六七上七八上
八九起一成一十　一百七十五遍　一上一二下五
除二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下還
二成一十八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一
百七十六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除二四下五除
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起
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一百七十七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上三四上四五上五六上六七上七
八上八九起一成一十　一百七十八遍　一上一二
下五除二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
下還二成一十八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一百七十九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除二四下五
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
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一百八十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上三四上四五上五六上六七上七
八上八九起一成一十

成一十五上五六上六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起四
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一百八十一遍　一
上一二上二三上三四上四五上五六上六七上七八
上八九起一成一十　一百八十二遍　一上一二下
五除二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下
還二成一十八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一百八十三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除二四下五
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
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一百八十四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上三四上四五上五六上六七上七
八上八九起一成一十　一百八十五遍　一上一二
下五除二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
下還二成一十八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一百八十六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除二四下五
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
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一百八十七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上三四上四五上五六上六七上七
八上八九起一成一十　一百八十八遍　一上一二
下五除二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
下還二成一十八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一百八十九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除二四下五
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
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一百九十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上三四上四五上五六上六七上七
八上八九起一成一十

三三上三四起六成一十五上五六起四下還一成一十
二成一十八起二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一百九十
一遍　上一二上二三上三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
十六上六七起三成一十八起二下還三成一十九起
一成一十　一百九十二遍　一下五除四二起八成一
十三下五除二四起六成一十五上五六起四下還一
成一十七上七八起二下還三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一百九十三遍　一上一二下五除二四下五除一五
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起四下
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一百九十四遍　一上
一二上二三上三四上四五上五六上六七上七八上
八九起一成一十　一百九十五遍　一上一二下五
除二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下還
二成一十八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一
百九十六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除二四下五除
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起
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一百九十七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上三四上四五上五六上六七上七
八上八九起一成一十　一百九十八遍　一上一二
下五除二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
下還二成一十八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一百九十九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除二四下五
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
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二百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上三四上四五上五六上六七上七
八上八九起一成一十

成一十五上五六上六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起四
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二百一遍　一上一
二上二三上三四上四五上五六上六七上七八上八
九起一成一十　二百二遍　一上一二下五除二四
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下還二成一
十八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二百三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除二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
十六上六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起四下還一成一
十九起一成一十　二百四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上
三四上四五上五六上六七上七八上八九起一成一
十　二百五遍　一上一二下五除二四下五除一五
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起四下
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二百六遍　一上一二
上二三下五除二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
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
成一十　二百七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上三四上四
五上五六上六七上七八上八九起一成一十　二百
八遍　一上一二下五除二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
十六上六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起四下還一成一
十九起一成一十　二百九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下
五除二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下
還二成一十八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二百十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上三四上四五上五六
上六七上七八上八九起一成一十

三三上三四起六成一十五上五六起四下還一成一十
二成一十八起二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二百一十
一遍　上一二上二三上三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
十六上六七起三成一十八起二下還三成一十九起
一成一十　二百一十二遍　一下五除四二起八成一
十三下五除二四起六成一十五上五六起四下還一
成一十七上七八起二下還三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二百一十三遍　一上一二下五除二四下五除一五
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起四下
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二百一十四遍　一上
一二上二三上三四上四五上五六上六七上七八上
八九起一成一十　二百一十五遍　一上一二下五
除二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下還
二成一十八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二
百一十六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除二四下五除
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起
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二百一十七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上三四上四五上五六上六七上七
八上八九起一成一十　二百一十八遍　一上一二
下五除二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
下還二成一十八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二百一十九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除二四下五
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
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二百二十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上三四上四五上五六上六七上七
八上八九起一成一十

成一十五上五六上六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起四
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二百二十一遍　一
上一二上二三上三四上四五上五六上六七上七八
上八九起一成一十　二百二十二遍　一上一二下
五除二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下
還二成一十八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二百二十三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除二四下五
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
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二百二十四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上三四上四五上五六上六七上七
八上八九起一成一十　二百二十五遍　一上一二
下五除二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
下還二成一十八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二百二十六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除二四下五
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
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二百二十七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上三四上四五上五六上六七上七
八上八九起一成一十　二百二十八遍　一上一二
下五除二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
下還二成一十八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二百二十九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除二四下五
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
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二百三十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上三四上四五上五六上六七上七
八上八九起一成一十

三三上三四起六成一十五上五六起四下還一成一十
二成一十八起二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二百三十
一遍　上一二上二三上三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
十六上六七起三成一十八起二下還三成一十九起
一成一十　二百三十二遍　一下五除四二起八成一
十三下五除二四起六成一十五上五六起四下還一
成一十七上七八起二下還三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二百三十三遍　一上一二下五除二四下五除一五
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起四下
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二百三十四遍　一上
一二上二三上三四上四五上五六上六七上七八上
八九起一成一十　二百三十五遍　一上一二下五
除二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下還
二成一十八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二
百三十六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除二四下五除
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起
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二百三十七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上三四上四五上五六上六七上七
八上八九起一成一十　二百三十八遍　一上一二
下五除二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
下還二成一十八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二百三十九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除二四下五
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
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二百四十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上三四上四五上五六上六七上七
八上八九起一成一十

成一十五上五六上六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起四
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二百四十一遍　一
上一二上二三上三四上四五上五六上六七上七八
上八九起一成一十　二百四十二遍　一上一二下
五除二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下
還二成一十八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二百四十三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除二四下五
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
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二百四十四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上三四上四五上五六上六七上七
八上八九起一成一十　二百四十五遍　一上一二
下五除二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
下還二成一十八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二百四十六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除二四下五
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
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二百四十七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上三四上四五上五六上六七上七
八上八九起一成一十　二百四十八遍　一上一二
下五除二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
下還二成一十八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二百四十九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除二四下五
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
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二百五十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上三四上四五上五六上六七上七
八上八九起一成一十

三三上三四起六成一十五上五六起四下還一成一十
二成一十八起二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二百五十
一遍　上一二上二三上三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
十六上六七起三成一十八起二下還三成一十九起
一成一十　二百五十二遍　一下五除四二起八成一
十三下五除二四起六成一十五上五六起四下還一
成一十七上七八起二下還三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二百五十三遍　一上一二下五除二四下五除一五
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起四下
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二百五十四遍　一上
一二上二三上三四上四五上五六上六七上七八上
八九起一成一十　二百五十五遍　一上一二下五
除二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下還
二成一十八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二
百五十六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除二四下五除
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起
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二百五十七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上三四上四五上五六上六七上七
八上八九起一成一十　二百五十八遍　一上一二
下五除二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
下還二成一十八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二百五十九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除二四下五
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
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二百六十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上三四上四五上五六上六七上七
八上八九起一成一十

成一十五上五六上六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起四
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二百六十一遍　一
上一二上二三上三四上四五上五六上六七上七八
上八九起一成一十　二百六十二遍　一上一二下
五除二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下
還二成一十八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二百六十三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除二四下五
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
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二百六十四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上三四上四五上五六上六七上七
八上八九起一成一十　二百六十五遍　一上一二
下五除二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
下還二成一十八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二百六十六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除二四下五
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
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二百六十七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上三四上四五上五六上六七上七
八上八九起一成一十　二百六十八遍　一上一二
下五除二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
下還二成一十八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二百六十九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除二四下五
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
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二百七十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上三四上四五上五六上六七上七
八上八九起一成一十

三三上三四起六成一十五上五六起四下還一成一十
二成一十八起二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二百七十
一遍　上一二上二三上三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
十六上六七起三成一十八起二下還三成一十九起
一成一十　二百七十二遍　一下五除四二起八成一
十三下五除二四起六成一十五上五六起四下還一
成一十七上七八起二下還三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二百七十三遍　一上一二下五除二四下五除一五
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起四下
還一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二百七十四遍　一上
一二上二三上三四上四五上五六上六七上七八上
八九起一成一十　二百七十五遍　一上一二下五
除二四

石該米若干　法置銀於左爲實以每銀一兩糴米二石置二於右爲法因之得米二百四十六石八斗

乘法　如有銀同前每銀一兩糴米二石五斗該米若干　置實同前右置二五爲法乘之得米三百零八石五斗

九歸歌

一歸不須歸其法故不立　二歸　二二添作五逢二進一　三歸　三三十一三六十二逢三進一　四歸　四一二十二四二添作五四三七十二逢二進一　五歸　五一倍作二五二倍作四五三倍作六五四倍作八五五進一十　六歸　六一下加四作六五四倍作八逢五進一十　六歸　六一下加四六二三十二六三添作五六四六十四六五八十二逢二進一十　七歸　七一下加三七二下加六七三四十二七四五十五七五七十一七六八十四逢七進一十　八歸　八一下加二八二下加四八三下加六八四添作五八五六十二八六七十四八七八十六逢八進一十　九歸隨身下逢九進一十

歸除　單位用歸位數多則用歸除

數有歸除法爲奇將身歸訖次除之有歸若是無除數起一還將原數施一歸起一下還一二歸起一下還一二以至九歸起一下還九皆同　若遇本歸歸不得撞歸之法最爲宜一歸見一無除作九二以至九歸見二無除作九無除作九九皆同

歸法　如欲糴米二百四十六石八斗每銀一兩糴米二石該銀若干　法置米全數於左爲實以銀一兩糴米二石爲法置右用二歸歸之該銀一百二十三兩四錢

歸除法　如欲糴米三百〇八石五斗每銀一兩糴米二石五斗該銀若干　置米全數於左爲實置二五於右爲法用二歸歸除該銀一百二十三兩四錢　今有銀二百六十五兩三錢二分十六人分之每人該銀若干　以一六爲法歸除之每人得銀十六兩五錢八分二釐五毫其中撞歸起一還原俱用

歸因總歌

歸從頭上起因從足下生逢如須隔位言十在本身又

日分總之法歸除用撮總之法即用乘

加減歌　因乘歸除遇法首位有一數者用之

加法仍從下位先如因位數或多焉十居本位零居次

一外添如法莫刊　減法須知先定身得其身數始爲

眞法中有一何曾用身外除零妙入神

如有銀十二兩五錢每兩易錢一千二百五十加之即

得總錢數由總錢數減之即得本銀數　加法置總銀爲實以每兩錢數爲法先從下位加起不動本身亦不算法首位呼二五一十十即加五下呼五五二十五加二次位又呼二二如四加二次位二五一十亦加二次位又呼二二如四加二次位二五一十亦加二次位得總錢十五千六百二十五文　若減則從總錢上位減起呼一二減次位二一五減三位五則二位得三矣若以三爲本身不動則下無可減乃以二爲身呼二二如四減本位一去四下位添六又呼二五一十下位減一十則三位得六矣若以六爲身則二六一十二法

有曰十減本位零減次本身減一不成六矣故止呼二五一十減本身一又呼五五二十五減下位盡得本銀十二兩五錢蓋加即乘法減即歸法而不動本身尤捷也此法置本銀用八歸亦得總錢數置總錢用八因亦得總銀數蓋錢一千二百五十得銀一兩乃爲錢一千得銀八錢故又可用此法也

定位歌

數家定位莫差池因乘每向下位推加減只須認本位歸與歸除上位施法多原實逆上數位前得令順下宜即此

如前銀一百二十三兩四錢乘得米三〇八五右法是銀一兩所糴之米數二石五斗則從實百上順數至兩下一位定法首石由石逆數陞至所算成首位是百則爲三百〇八石五斗所謂因乘每向下位推也

如前米三百〇八石五斗歸得銀一二三四右法是銀一兩所糴之米數二石五斗則從實百上順數至石與法石對石上一位定兩由兩逆數陞至所算成首位是百則爲一百二十三兩四錢所謂歸與歸除上位施也又法曰法少原實降下數法前得令逆上知亦此

又如銀二千兩五萬人分之法用五歸五二倍作四則

以每人分銀千上定人逆上數對法萬人止萬前一位定實銀千數順下數至千兩本位得分爲每人四分是亦歸與歸除上位施也又法曰法多原實逆上數位前得令順下宜即此

如五萬人每人出銀四分即以四爲法乘之五四二十則從萬人向右順數至人位人下一位定法分從分向左逆數至本實萬人位爲千得共出銀二千兩是亦因乘每向下位推也

如前銀十二兩五錢每兩易錢一千二百五十則加總銀之兩即定千減總錢之千即定兩所謂加減只須認

本位也

九章算法

方田

丈量地畝總歌　五尺爲步二百四十步爲畝三百六

十步爲里

古者量田較闊長全憑繩尺以牽量一形雖有一般法

惟有方田法易詳若見嗝斜併凹曲直須裨補取其方

卻將乘實爲田積二四除之畝數彰

飛歸見畝歌倒二四歸除　地有中一闊者倍之尺寸俱倍

見一加三隔位四見一爲五下除二

小學稽業卷四

添一除二四添二除四八添三除七二添四除九六

如有地長二百四十。步二尺南闊十步中闊十一步

北闊十三步三尺田若干　法置長二百四十。步四

尺於左置闊於右用四歸得十一步四尺乘長步下一

位定闊首十得積二千七百四十。步五尺六寸飛歸

百上一位定畝得田十一畝四分一釐九毫

建標方田法　每千步爲大方方角立大標竿百步爲

小方方角立小標竿南北東西以針盤引繩準之不使

一毫參差大方積百萬步在今法當田四十一頃六十

六畝一百六十步在古法古以百步爲畝三百步爲里　當田萬畝小

方積萬步在今法當田四十一畝六十步在古法古以百步爲畝三百步爲里　當田百畝孟子方里而井井九百畝九小方也不用量算已有定數其間有山林川澤不毛之地另算除之若山河不可立標者亦無妨也

方積萬步在今法當田四十一畝六十步在古法

當田百畝孟子方里而井井九百畝九小方也不用量算已有定數其間有山林川澤不毛之地另算除之若山河不可立標者亦無妨也

有前後左右標竿可以相準不立亦無妨也

量田又法　海剛峯令民以灰畫地而數其眼五尺爲

一眼一眼爲一步二十四眼爲一分二百四十眼爲一

畝謂之痴算使人皆可曉然用棕網爲尤捷以棕繩結

網每五尺爲一眼細勞鵝毛管爲絲少雜其中則陰晴如一鋪地算之雖尖斜畸零皆了然也　右二條陸道威思辨錄

數學測量天地推算日月區畫山河指數今古極天下

之變者也幼學恐未能盡諳故九章惟登方田大略以下粟布衰分少廣商功均輸盈朒方程勾股各有成法學者以次考而習之可也

內則曰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

學樂

虞書舜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益稷帝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察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孔傳曰以六律和聲音察天下治理及忽怠以出納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汝當聽審之孔疏曰察治忽者如汝聽

詩序言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也周禮大師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國語陽律六大呂夾鐘中呂林鐘南呂應鐘共賓夷則無射陰律六大呂夾鐘中呂林鐘南呂應鐘共

十二律惟言六者陰統於陽也

竟山樂錄曰五聲五層聲音也以人聲準之則喉齶舌齒脣高於彼人之喉齶舌齒脣一倍兩倍固有之也然七聲上再加五聲為十二聲而或高或低者以盡故止於十二律

論語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始作樂初合也翕如言人聲八音相比而起也翕動也合也聚也惡伏惡缺惡散也從之則大作矣純如清濁高下遞接圓轉如五味之相劑也皦如抗隊曲止倨句為言為永分明也繹如繹抽絲也纍纍乎貫珠之象也

聲也徵羽之間一聲猶徵聲也故謂之變宮變徵亦以人聲準之喉齶齒脣相接頗遠是中有一音也南曲聲舒和則可越此二變而宮商徵羽相接北曲聲激切則用二變接續然南曲雖不用二變而有時起音即在宮之下商之上得聲則即從此聲始為宮其徵之下羽之上亦然故南曲不用二變聲而有二變調也　今器色四乙上尺工凡六即宮變宮商角變徵徵羽也楚辭大招曰四上競氣極聲變只則周末已有此名矣

十二律則十二聲也七聲已盡而又曰十二聲者以一八七聲低一人七聲高一時七聲低一時奮激七聲高

以成者或六成或九成悉準乎是也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孟子曰師曠之聰不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

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又曰聖人既

五音高下方聲人聲原自不一以六律節之聽其從何

律起至何律止則知爲低五音或高五音或至高五音

此調不得侵彼調而音以正正則和矣故書曰律和聲

按經書言樂皆以聲音皆用耳力無計數者自管子

言五音之數史記因之又言十二律之數然其言並非

定辭如云七十二以爲商八九七十二正太簇也而言

十二律又曰太簇七寸七分二角推之他音律皆然劉

歆條奏篇云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

五曰權衡以爲備數既得可以爲律度量衡四者之用

非謂數即聲也故史記以律數通於歷而別作樂書與

前漢書律歷志禮樂志兩分者正同其非以律數即爲

樂可知矣蔡元定乃誤宗之起一積萬以爲最密而朱

子謂其并不能彈琴則其所謂律呂安用哉樂安在哉

鄭世子曰經有聽律之文無算律之說律由聲制非由

度出亮哉言乎　傳黃帝制十二筒蓋謂十二聲由低

而高出之人聲測之器色尚需聰聽若管有長短則音

有高下凡有耳者皆可辨也故以此象之然前此伏羲

作立本斷無無清濁高下而可爲樂者則伊時十二聲

已具矣而不聞有十二筒也故月令章句云律者率也

謂高下之率法也非用十二管以爲樂也至今作樂亦

無用十二管者而必累黍尋尺互爭莫決何爲哉至於

配五行參五事分十二月諸論亦屬旁證餘義若刻執

此類遂以爲知樂亦非也

孟子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

古人所謂鄭聲淫商紂靡靡之樂皆以其樂章與樂聲

多淫蕩不雅馴耳非謂五聲十二律有踰軼也即如今

世北曲不同南曲南曲不同小調然工尺七調無弗同

也使有出於七調之外則七調可廢矣使七調出於古

所傳五聲十二律之外則制樂者必非聖人而五音十

二律亦可廢矣辟之衣冠古爲纗縰今爲幞幘古爲縫

掖今爲襴衫以至各代各異然冠制以覆首衣制以稱

身無弗同也使此制有不同則制衣冠者尚可爲開物

成務之聖人哉孟子今樂猶古樂乃深明樂理之論也

六律正五音圖

宮音　南曲不用二變音無宮之變宮一調下六調皆然詳見學樂錄此調不用乙凡

角　商　變宮　宮　羽　變徵　徵

夾鐘　太簇　低四以次上
尺　上　乙　四　六　凡　工
林鐘　高四以次下

右宮之宮黃鐘之宮一清

夾鐘　太簇　低乙以次上
尺　上　乙　四　六　凡　工
夷則　高乙以次下

右宮之變宮黃鐘之變宮二清

夾鐘　低上以次上　太簇
尺　上　乙　四　六　凡　工
南呂　高上以次下

右宮之商黃鐘之商三清南曲以此爲二清他音同

夾鐘　低尺以次上　太簇
尺　上　乙　四　六　凡　工
無射　高尺以次下　南呂

右宮之角黃鐘之角四清南曲以此爲三清

夾鐘、太簇　低工以次上
尺　上　乙　四　六　凡　工
夷則　高工以次下　林鐘

右宮之徵黃鐘之徵五清南曲以此爲四清調不及變徵羽高而無清也

變宮音南曲不用上六學樂調皆以聲也此以器色定字起言旋宮有高下也一也

商　變宮　宮　羽　變徵　徵　角

夾鐘　太簇　低乙以次上
尺　上　乙　四　六　凡　工
夷則　高乙以次下　林鐘

右變宮之宮大呂之宮一清

夾鐘　低上以次上　太簇
尺　上　乙　四　六　凡　工
南呂　高上以次下　夷則

右變宮之變宮大呂之變宮二清

夾鐘　低尺以次上　太簇
尺　上　乙　四　六　凡　工
無射　高尺以次下　夷則

右變宮之商大呂之商三清

夾鐘　太簇　大宮　林鐘　黃鐘　中呂　姑洗　低乙以次上
尺　上　乙　四　六　凡　工
無射　南呂　夷則　高乙以次下　林鐘

右變宮之角大呂之角四清

夾鐘　太簇　大宮　林鐘　黃鐘　中呂　姑洗　低工以次上
尺　上　乙　四　六　凡　工
南呂　夷則　高工以次下　應鐘

右變宮之徵大呂之徵五清

無射　南呂　夷則

右變宮之徵大呂之徵五清

商音南曲不用尺四

變宮　羽　低以下上　夾鐘　太簇　夷則　林鐘　蕤賓　中呂　姑洗　黃鐘　應鐘　高尺以下

尺　上　乙　四　六　凡　工　南呂　高上以下

右商之宮太簇之宮一清

低尺以下上　夾鐘　太簇　夷則　林鐘　蕤賓　中呂　姑洗　黃鐘　應鐘　高尺以下

尺　上　乙　四　六　凡　工　南呂　高上以下

右商之變宮太簇之變宮二清

無射　南呂　高尺以下

尺　上　乙　四　六　凡　工　南呂　高上以下

右商之商太簇之商三清

夾鐘　太簇　夷則　林鐘　蕤賓　中呂　姑洗　黃鐘　應鐘　高尺以下

尺　上　乙　四　六　凡　工　南呂　高上以下

右商之角太簇之角四清

夾鐘　太簇　夷則　林鐘　蕤賓　中呂　姑洗　黃鐘　應鐘　高尺以下

尺　上　乙　四　六　凡　工　南呂　高上以下

右角之變宮夾鐘之變宮二清

夾鐘　南呂　夷則　林鐘　蕤賓　中呂　姑洗　低工以下上　應鐘　高上以下

尺　上　乙　四　六　凡　工　低工以下上　南呂　高上以下

右角之商夾鐘之商三清

夾鐘　南呂　夷則　林鐘　蕤賓　中呂　姑洗　低工以下上　黃鐘　應鐘　高尺以下

尺　上　乙　四　六　凡　工　低工以下上　中呂　高尺以下

右角之角夾鐘之角四清

夾鐘　南呂　夷則　林鐘　蕤賓　中呂　姑洗　低工以下上　黃鐘　應鐘　高尺以下

尺　上　乙　四　六　凡　工　低工以下上　中呂　高尺以下

右羽之變徵變宮二清

夾鐘　南呂　夷則　林鐘　蕤賓　中呂　姑洗　低工以下上　黃鐘　應鐘　高尺以下

尺　上　乙　四　六　凡　工　低工以下上　中呂　高尺以下

右羽之羽夾鐘之羽三清

夾鐘　南呂　夷則　林鐘　蕤賓　中呂　姑洗　低工以下上　黃鐘　應鐘　高尺以下

尺　上　乙　四　六　凡　工　低工以下上　中呂　高尺以下

右羽之角夾鐘之角四清

夾鐘　南呂　夷則　林鐘　蕤賓　中呂　姑洗　低工以下上　黃鐘　應鐘　高尺以下

尺　上　乙　四　六　凡　工　低工以下上　中呂　高尺以下

舞　右角之角夾鐘之角四清　夾鐘　南呂　裹則　低四以下　大宮　黃鐘　應鐘　高四以下

尺　上　乙　舞　右角之徵夾鐘之徵五清　夾鐘　南呂　裹則　低四以下　林鐘　蕤賓　中呂　姑洗　大簇　大宮　黃鐘　應鐘　高四以下

徵音南曲不用凡上　羽　變徵　徵　角　商　變宮　宮

舞　南呂　裹則　林鐘　蕤賓　中呂　姑洗　低五以下

尺　上　乙　四　六　凡　工　四　六　凡　工

右徵之宮姑洗之宮一清　姑洗　中呂　蕤賓　林鐘　低五以下

舞　南呂　裹則　林鐘　蕤賓　中呂　姑洗　低五以下

尺　上　乙　四　六　凡　工　四　六　凡　工

右徵之變宮姑洗之變宮二清　姑洗　中呂　蕤賓　林鐘　低五以下

舞　南呂　裹則　林鐘　蕤賓　中呂　姑洗　低五以下

尺　上　乙　四　六　凡　工　四　六　凡　工

右徵之商姑洗之商三清　姑洗　中呂　蕤賓　林鐘　低五以下

舞　南呂　裹則　林鐘　蕤賓　中呂　姑洗　低五以下

尺　上　乙　四　六　凡　工　黃鐘　大宮　應鐘　高五以下

右變徵之宮中呂之宮一清　姑洗　中呂　蕤賓　林鐘　低五以下

舞　南呂　裹則　林鐘　蕤賓　中呂　姑洗　低五以下

尺　上　乙　四　六　凡　工　黃鐘　大宮　應鐘　高五以下

右變徵之變宮中呂之變宮二清　姑洗　中呂　蕤賓　林鐘　低五以下

舞　南呂　裹則　林鐘　蕤賓　中呂　姑洗　低五以下

尺　上　乙　四　六　凡　工　黃鐘　大宮　應鐘　高五以下

右變徵之商中呂之商三清

無射　南呂　裹則　林鐘　難賓　中呂　應鐘　大呂　黃鐘
低乙以下　高四以下

尺上　乙　四　六　凡　工
姑洗　蕤賓　大呂　黃鐘
高乙以下

右變徵之角中呂之角四清

無射　南呂　裹則　林鐘　難賓　中呂　應鐘
低上以下

尺　上　乙　四　六　凡　工
姑洗　蕤賓　大呂　黃鐘
高上以下

右變徵之徵中呂之徵五清

羽音　南曲不用四工上七調共三十五調南曲則二十八調而羽調頂高多不用故隋唐又稱二十四調

徵角商　變宮　宮羽　變徵

無射　南呂　裹則　林鐘　難賓　中呂　應鐘
低六以下

尺上乙四六凡工
姑洗　蕤賓　大呂　黃鐘　應鐘
高六以下

右羽之宮蕤賓之宮一清

無射　南呂　裹則　林鐘　難賓　中呂　應鐘
低四以下

尺上乙四六凡工
太簇　蕤賓　大呂　黃鐘　應鐘
高四以下

右羽之變宮蕤賓之變宮二清

無射　南呂　裹則　林鐘　難賓　中呂　應鐘
低乙以下

尺上乙四六凡工
姑洗　蕤賓　大呂　黃鐘　應鐘
高上以下

右羽之角蕤賓之角四清

無射　南呂　裹則　林鐘　難賓　中呂　應鐘
低尺以下

尺上乙四六凡工
姑洗　蕤賓　大呂　黃鐘　應鐘
高尺以下

右羽之徵蕤賓之徵五清十二律律聲盡矣四清五清清聲盡矣

時用南曲七調譜與前六律正五音圖合

四字調　四上尺工六五上尺工工尺上四合工六

尺六工工尺上四合工合四

乙字調　乙尺工凡四乙尺工凡工尺乙四凡四

工四凡凡工尺乙四凡四乙

上字調　上工凡六乙上工凡六六凡工上乙六乙

凡乙六六凡工上乙六乙上

尺字調　尺凡六五上尺凡六五五六凡尺上五上

六上五五六凡尺上五上尺
工字調　工六四乙尺工六四乙四六工尺乙尺
四尺乙乙四六工尺乙尺工
凡字調　凡四乙上工凡五乙上乙五凡工上工
乙工上乙五凡工上工凡
六字調　六乙上尺凡六乙上尺尺上乙六凡尺凡
上凡尺尺上乙六凡尺凡六
八音
金如鐘鐸之屬鐘以領樂鐸以節樂若歌鐘鎛鐘則編鐘
倚樂詩曰賁鼓維鏞鏞鐘鎛鼓有斁是鐘鼓相配也故先

儒曰凡樂先擊鐘次擊鼓又詩曰鼓鐘送尸則樂後亦
鐘鼓配奏也
石有特磬所以收樂亦以節樂有編磬則以倚樂
土如塤缶之類塤以倚樂缶以節樂
革如縣鼓應鼓拊鼛之屬縣鼓大以始樂以收樂拊鼛
應小以節樂孔穎達曰柷所以節一曲之始其事寬鞉
所以節一唱之終其事狹
絲如琴瑟之屬以倚樂者
木如柷敔春牘之屬柷以起樂敔以止樂春牘鄭世子
律書曰猶今拍板也節樂之器

匏即笙也所以倚樂
竹如管簫篪簹之屬皆倚樂者
簫即今簫篪即今邃笛　色樂器不能盡責幼時
故先錄一二色如左
下四孔俱放四五宮下五孔俱放乙變宮上一孔簫上
在背合四孔放上商上一孔放尺角下一孔即第一孔
徵下二孔放凡變徵下三孔放六合羽二孔合五孔六
孔放仩
笙色　笙十七管而孔十三
按三七九孔四五　按二八孔一乙
上仩　按七十十三孔尺伏　按二六九孔工仜
按一十一孔

按四五孔凡伏　按十十二孔六合
四孔食指管二三孔中指管十三孔左大指管五六
七孔食指管八九十孔中指管十一十二孔
右大指管一
琴色
一絃宮二絃變宮三絃商見孔門僉載　四絃角僉
徵作六絃變徵作七絃羽作變徵　孔門僉載以七
變徵在徵後深合樂理但又誤以四絃而變宮在宮後
爲羽故四絃以下部位少錯今正之　實聲泛聲皆
同四清五清即同其弦而聲加清焉毛河右言一絃可兼正清至
於七音高下隨變接逐則大小間勾撮拂以及左手
吟猱綽注皆可用也　實右手彈弦左手對徽按絃

及木也散惟右手彈也泛右手彈左手對徽點弦也撮食指挑中指勾二絃齊起也拂連滾數弦也吟得音搖動如吟哦也猱得音退而上如猱升木抓拂也綽自下而上注自上而下也左手按四絃右手挑七勾四相應按三絃挑六勾三相應按二絃挑五勾二相應按一絃挑四勾一相應皆於九徽謂之大間勾按五絃挑七勾五相應按四絃挑六勾四相應按三絃挑五勾三相應按二絃挑四勾二相應按一絃挑三勾一相應皆於十徽惟挑五勾三則於十一徽謂之小間勾調絃取和音即以此

爲五音之君商爲臣逼近君位故退一徽不強而然也　舊以一絃至五弦分五音六絃爲少宮七絃爲少商則宮商有清而角徵無清何以解焉況漢儒如京房鄭康成等皆言有二變音何得去之至有謂中絃象太極餘六絃一絃分二律則背誕矣　十三徽闕里志曰象十二律法陰陽升降之自然也餘一極清不用象閏也　十三徽爲黃鐘十二徽大呂十一徽太簇十徽夾鐘九徽姑洗八徽中呂見經世實用編作七徽蕤賓實用編作象太極六徽林鐘作蕤賓五徽夷則作林鐘四徽南呂作夷則三徽無射作南呂二徽應鐘作無射一徽極清無律作應鐘實用編以十三徽分十二律從

左數起甚是但誤以七徽爲太極故以下部位差今正之蓋天地之道左爲陽右爲陰十二律古人原配十二支十二月今以子丑寅卯辰巳居左午未申酉戌亥居右於理爲順且以聲音實驗之七徽至十三徽一徽低於一徽一徽緩於一徽六徽至一徽一徽高於一徽一徽急於一徽高急者居上緩低者居下其音昭然也黃鐘本從左起而一二之數乃自右者歌之始者則由下生節以志數可自上計也　實用編曰十徽夾鐘象二月九徽姑洗象三月春和景茂故其音獨爲和暢十三十二十一徽中穆十徽九徽八徽和暢七徽宏大六徽五徽漸清四徽以上更峻至一徽則聲啞

矣樂之最高者亦歌不能及俗謂嗄調又謂煞調故曰餘一極清不用也乃誤者以七徽當太極豈七徽可不用歟　自岳至齦中分爲七暉舊以齦至七暉爲一準自四暉至岳自十暉至齦又中分爲一暉四暉至一暉爲一準十三暉至十暉爲一準十三暉而一暉至四暉之四暉與十三暉至十暉之四暉相對每絃出此十三暉外泛取之輒歌絕無聲非天地之定數歟何鄭世子謂泛音不足貴也今世琴譜空弹不歌乃隋唐道家所傳非雅樂也

正宮黃鐘調曲

四、尺　上、尺　六、凡　工、尺　尺

芍　四　勻　四　葵立　𡈼　卷　轟　轟　轟

上　尺、仜　亿　五　六　六　𡈼　六　凡

卷　轟　鞏　鞏　𡈼　葵　葵　匀　杢　亡　蕡

六　五、凡　工　尺、凡　凡　六　凡　六　五

匀　乜　薁　卷　轟　𡈼　𡈼　乜　𡈼　𡈼　乜

凡　工　尺、工　尺　上　尺　尺　上　尺

蕡　卷　轟　轟　轟　卷　轟　𡈼　卷　轟

此張采舒所授正宮黃鐘調也就時下吹彈入門柳

小學稽業卷五　七

青孃曲以志工尺大概但采舒宗五調調絃法以三

絃爲正宮而又臆以上爲宮故譜如右其實上字起

宮乃商之宮太簇之宮也

樂奏

古樂節次見於經者虞書夏孔傳擊敔擊柷鳴球搏拊琴

瑟以詠古歌必比於樂器無徒歌者徒歌則日諧此堂上之樂也下管鼗

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迭吹笙擊鐘也此堂下之樂也鄉飲

酒義工入升歌三終卽儀禮燕與鄉飲酒升堂歌鹿

鳴四牡皇皇者華每一篇而一終也笙入三終卽儀

禮吹笙之人入於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每一篇一

終也間歌三終卽儀禮燕與鄉飲酒升堂歌鹿鳴

笙由庚此爲一終又堂上人歌南有嘉魚則堂下笙

崇邱此爲二終又堂上歌南山有臺則堂下笙由儀

此爲三終合樂三終卽儀禮歌關雎鵲巢葛覃采蘩

卷耳采蘋堂上與堂下樂並作凡三次也工告樂備

遂出此與周禮小師登歌擊柎下管擊應鼓文王世

子登歌清廟下管象舞大武皆同全樂也若鄉射禮

惟有合樂不升歌不笙入不間歌又樂之略者　樂

後又有合語在旅酬時如歌清廟則言文王清廟之

德云何是也

小學稽業卷五　六

毛河右先生答書時甲申年先生八十二歲曰據問笙詩有詩則

鄉飲酒禮笙入三終將以笙詩耶抑亦別有歌詩

者而以笙應之耶此問最善從來辨笙詩未有辨笙

其詩者夫所謂笙詩有辭謂笙必有詩非謂笙詩之

必有歌也凡詩可以歌亦可以笙所謂笙詩有詩謂

笙詩之必可歌非謂笙詩之必不可以笙也蓋笙與

箎與簫管四器皆主聲詩皆應歌之器皆在堂下原

無徒器者但有歌而器有不歌而器其歌而器如鄉

射禮之工歌於上而堂上堂下皆應之卽鄉飲酒之

合樂是也此有歌之笙也不歌而器如大射之管新

宮文王世子始養老之管象堂下俱不歌而但以管笙聲其詩即鄉飲酒禮之笙入間歌是也此不歌之笙也是以春秋傳有歌鐘即頌鐘頌磬所以應歌周禮有鐘笙即笙鐘笙磬所以應笙又有應則笙即歌矣此如漢橫吹東西晉大角皆用之軍中並無歌工而曲中有詞如上之同思悲翁等則豈有笙管而反無詞者故往以不徒器折其無辭謂不如步瑟調笙之憑虛作聲而無字音耳非謂其有字而不歌也若又問歌工上下多寡則漢後歌工多而授器少古則授器多而歌工少即如鄉射一禮或四工則兩

歌兩瑟六工則兩歌四瑟而笙管之數不與焉然而歌工必在上即笙管鐘磬皆列堂下而皆可以應其歌是以合樂之法工歌關雎則堂上之琴瑟堂下之笙管皆羣起而應之其歌葛覃卷耳鵲巢采蘩采蘋皆然舊註所謂合樂者合金石絲竹以歌之金石者鐘磬絲竹者瑟與笙管也乃孔仲達誤註鄉飲酒義謂上歌關雎下笙鵲巢以應之則殊不然來問所云各詩各章長短不齊此明了之語而孔氏未察也至或謂歌工必堂上則又不然射禮至命射時歌工皆還堂下而樂正命絃者曰奏騶虞則瑟工瑟騶虞以主鼓節所云磬鼓下上下有尊卑入音無貴賤也又問歌必在前舞必在後特不知舞曲與歌曲同終抑亦舞曲之餘又有歌曲則有以舞曲終者春秋傳季札觀樂見四代之舞而即觀止是也有以歌曲終者仲尼燕居敘大饗之九節以獻賓樂作爲一節升堂歌清廟詩爲三節下管象武即舞也爲四節鄭註武舞籥迭興謂以籥吹又以籥舞也爲五節鄭註文舞樂又作爲六節將行歌采齊七節客出以雍徹以振鷺八節九節是歌後有舞舞後又有歌況燕禮有無

算樂將歌舞迭更而無算數即燕饗一禮且然至於祭祀之徹饌送尸其歌雍諸樂皆在舞後更無論也若來書所錄琴色備正清於七絃十三刋中雖與僕夙說稍未合然故不礙聲律餘來錄樂奏誦詩舞勺舞容諸譜俱見實際餘不具

誦詩

勺　詩序曰酌告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

於　平徐鑠揚歎王矩折師隊止永遵平養徐時上永晦時串純平徐熙平永矣疾串是發用揚大平句介平徐昭平受徐之收蹻平串蹻上王揚抗之

下造平止嘆載串用轉有過嗣平永重一
爾平徐公上發尤句句音更清實串維串轉
右一章八句今擬前四句作一解後四句作一解　師平永　板也即節也

古歌樂失傳不得已妄倣樂記上如抗下如隊曲如
折止如臺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之言
及唐樂笛子譜明陳白沙王陽明歌詩法臆撰如右
歌用宮調五聲七聲皆可以俟知者教正

前儒律呂諸書及文廟樂一字一音或一字首尾共
幾音字字如一無清濁無高下無疾徐無節奏則從
古未有是歌未有是樂也

明甯府所纂唐樂遂字譜今存宮調曲一首

聞上尺道工六工尺上行工四人六工四至工四六工
尺妝工六梳工尺對六四鏡四工工尺臺四上尺上四
六泪四尺上四痕六工六四猶上尺尺未尺工尺上四
滅工四四六工尺尺笑工六工臉六工六四自四尺上
上四然尺工六工工工開尺

右以宮調合唐樂歎疆場宮調曲謂之宮之宮黃鐘
之宮最高是鏡字不過及佪字而止

鄭康成曰誦謂歌樂也故錄二詩歌法如右聊示髣
髴若但讀其字句則三百篇漢魏樂府唐詩俱在任
擇其有益性情者讀之可也

舞勺

內則十三舞勺十五舞象詩序以頌之二十舞大夏
維清爲象詩

竊謂樂舞不一詩勺象祇詩之一篇故
夏禹樂總名舞之則全舞矣故爲舞之小大
文舞左執籥右秉翟武舞左總干右持戚然周禮樂
師教國子小舞有析五色繒之帗舞羽舞雜五色羽
之皇舞氂牛尾之旄舞干舞拂袖之人舞又不止羽
籥干戚也

唐宋郊廟之禮舞皆先文後武考唐韋萬石議云先
儒相傳以揖讓得天下先奏文以征伐得天下先奏
武韓苑洛志樂舞圖皆先武後文今勺詩從之

李我存曰文先舉左手足武先舉右手足文則左旋
武則右旋未開舞時文舞籥內翟外武舞戚內干外
樂記疏曰武舞作樂一成樂者從南第一位而北出
至第二位象武王北出觀兵再成從第二位至第三
位象滅商三成從第三位至第四位極北而南返象
克紂而南還四成從北第二位卻至第三位象南國
是疆五成分爲左右象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從第三
位復南頭初位象功成武德充滿天下註曰奏武曲

一終爲一成李靖謂唐太宗曰破陳樂舞前出四表後綴八幡左右折旋趨走金鼓各有其節此即八陣圖四頭八尾之制也今舞勺亦倣其制但三位者以小也

樂記子曰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言奏武樂時兩人振鐸夾舞者爲節而舞者四次擊刺象武盛也又曰分夾而進事蚤濟也言舞者各有部分振鐸者夾之以進象欲早成事也

文廟禮樂志曰舞籥有竅而不吹或曰綴兆轉折入位之時齊吹以節走趨此蓋因周禮籥師教國子舞羽吹籥故云然不知吹籥必兩手齊按將置羽何地耶籥師吹籥所以教倚歌與舞羽二事非連文也

節武舞以金鐸節文舞以木鐸相鼓則用手執於胸前以輔鐸者每搖鐸一聲則擊鼓一聲應之蓋舞本比於歌而循聲按節尚賫經營故但隨鐸相之節以應歌詩之節則無差誤矣此與射禮投壺禮之比樂但聽鞞鼓大鼓爲節者正同

文廟禮樂志曰鼓聲既嚴旌節前導魚貫而進列行於庭下左右相同聽節生唱奏某舞則散而爲佾聽唱舞止則聚而爲鄭一絲不可亂

張南士以爲舞曲在樂曲之外凡樂先登歌次合作皆非舞曲蓋據漢東平王蒼獻武德舞歌及六朝皆有樂舞歌辭在樂章外也愚考古人遺制似升歌專歌樂而不舞至笙入以下則舞與樂章相比不分二端仲尼燕居曰下管象武夏籥序興文王世子曰下管象舞大武而春秋傳曰見舞象箾南籥夫象奏以管象舞以此爲舞非舞曲即樂詞乎且春秋傳連文云舞南籥舞大武舞箾韶豈南詩與韶武皆非樂章耶毛河右詩札曰管奏列在堂下故曰下管象然堂下合樂則必舞故又曰象舞其言明矣

勺詩鄭註曰勺文舞也蔡中郎獨斷曰酌告成大武也實用編曰成王之勺告成則武舞也考古樂皆文武俱舞干羽於兩階是也惟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故今兩從先儒之說文武並奏焉

然古之文武俱者或各有詩非必一詩也今一篇而文武俱可乎曰古法不能多考聊具二舞之儀以爲童子樂舞階梯耳且詳玩詩意前四句言開創後四句言守成開創以武守成以文故妥分兩解而歌舞之至於聲容之失考及失當者後賢起而改訂焉所樂聞也

文舞容
執羽籥容　平心執之爲衡起之齊目爲平舉起之首上爲高舉向下爲垂兩手正舉出手爲拱兩手向耳偏舉爲呈兩執相接爲交縱合如一爲合縱橫兩分爲開將羽向下或籥一頭向下爲拂
身容　起身正立爲平身曲背爲躬身左右欹爲仄身左右轉爲側身轉過爲回身開左右膝直身下坐爲蹲身
立容　向內立向外立相對立相背立朝前立
首容　舉面朝上爲仰首俯面向下爲低首左右向爲側首
目容　上顧下顧左顧右顧正顧轉顧
手容　一手起爲起手向下爲垂手兩手合舉爲拱手前伸爲出手後伸爲入手相持爲挽手
足容　立住曰駐足起足而上曰起足高起足曰蹻足起前尖以足跟著地爲蹻足起足後跟以足尖著地爲跱足向左右曰轉足履位遷移曰移足左足加右右足加左曰交足
步容　前邁爲進步後退爲退步

禮容　屈身出手下與爲授屈身出手上承爲受拱手退後爲辭拱手向左右爲讓低首屈身拱手爲謙低首屈身手持羽籥並頭至地爲拜手屈膝至地爲跪屈膝至地點首爲叩頭蹻一足屈一足拱手左右讓爲舞蹈以上本文廟禮樂志及廿一史舞容而少訂之

武舞容與文舞可通用者具前

身斜向左而前兩足不丁不八平持干前戚後曰持左持干右戚按腰曰操左足微前右足微後干戚南北兩出曰平右足前左足後右戚藏背後左干直出曰探左足前右足後右戚前左干後右足前左足後

左干前右戚後曰拗左腿前左干起右腿後右戚落右腿前右戚起左腿後左干落曰舉將干從上向右一撥右足往左前進左足隨之更左以戚向上擊之曰撩將干從下向右一撥右足往左前進左足隨之更左以戚向下擊之曰搗蹲身持干戚將干掃足一磕而戚直刺之曰剸將干戚俱高舉忽干就地一撥而戚直刪其足曰刖從左旋退右足復退左足於後反身左足復前左干一磕向後右戚交左手上往外斫之曰剸將干一撥戚入左邊又一擒右旋身又將干一撥戚入擊之曰勦兩足往後一少退身少屈

曲肱持干向前戚握腰後曰引持干戚跪曰坐跪而起曰作將戚向前一舉右旋退後復對左側立向前持干戚曰守一連右旋二次退後復向前持干戚曰屯以上酌廿一史楊椒山志樂解舞容及技擊法爲之舞以北爲前南爲後左手右手以己身言向左向右左旋右旋以堂東西言

佾舞或左右相比或左右相對相對則東者向西西者向東東者向西轉西者向東轉或東佾西佾相對背皆間用之

勺詩前解武舞凡○皆節也以鐸相爲節與歌之板相應

於至第一位身斜前向左兩足不丁不八左操干平向前右戚按腰立乃右足進一步身斜前向右右操戚平向向前左干護腰立鑠少轉足向前干前戚後直出作拗勢又左步進一步戚前干後直出作拗勢乃收左足曲膝點足舉干向前戚按腰立王持干向右顧又持干向左顧乃右足一墮左足伸開持干向前而戚隨後作勢師將兩足往後一步少退身少屈曲肱持干向前戚握腰後一引乃將干向右一掇戚睒入左邊又一撝即右旋身又將干一撥戚入翕之至第二位象周王田賦之赳武也遵移足正向前跪持干戚養作而左足前右足後

左干右戚南北兩平出乃右足進一步干前持戚按腰立時左足進一步左干向西北舉右戚落右足進一步右戚向東北舉左干落乃右足退一步持戚背後干直出向前探之晦乃蹲身持干戚將干一撥戚睒左直入至第三位復右旋身退後蹲身持干戚向北象覩兵諸侯會而復返也時純起身干前持戚按腰立乃右足少進並舉干戚熙將身一抑下落干戚一分右足退一步身向東干護左胯向前而戚向後左足復退一步至第二位身向西戚出右胯上而干向後右足又退身斜前向左兩足丁字前干後戚俱舉以上舒矣是將干就地

至第一位對左立向前持干戚爲屯以上少舒象時至滅商而功成退守也

勺詩後解文舞武舞身多側文舞身多正

我從第一位兩足正向前駐立左手橫籥右手從羽平衡乃將兩手羽籥從橫相交低首至地揖龍兩手從合羽籥起左足向上拱又起右足向上拱受羽籥從橫分開轉足隨身左轉向前跣左足躬身垂右手起左手受又跣右足躬身垂左手起右手受之進左步右步隨至第二位平身仰首高舉羽籥相交側首左顧側首右顧象子孫受前王之業也蹻平身從橫執羽籥蹻左足蹻又蹻右足王進步平舉羽籥乃點左足高舉籥又點右足高舉羽之平執羽籥屈膝跪造起左轉進步至第三位出左手直前指籥入右手直後指羽又出右手直前指羽入左手直後指籥又向左仄身左手斜上向身指羽籥右手斜下向身指羽向右仄身右手斜上向身指羽左手斜下向身指籥以上舒象嘆美前王怙冒永清之功也載用正立低首羽籥兩開左旋退步至第二位回身向前立有出左手又出右手有正立低首羽籥兩開左旋退步至第二位回身向前立有出左手又出右手嗣蹲身羽籥合執左呈右呈載用蹲身羽籥合執左呈右呈象繼

續前王也實維即蹲身左轉退步二次以上念兩向前平身左側身出左足右手拂羽又右側身出右足左手拂籥公移步少退仰首挽手高舉復頫首屈身出手下授允平執羽籥交足屈膝三點首師平身開足左旋退至第一位合執羽籥乃左右舞蹈三次平身訖以上更舒象效法前王成太平也

小學稽業卷五

小序

余佔畢之餘倘有所測輒筆之於楮以備參證題曰下學堂劄記昉自戊迄於甲子廿餘年間積有若干卷藏諸敝笥未敢以問世也今年夏友人取余舊時所著閑道錄重訂授梓當尚冀海內君子明以教之庶幾可愜就正之鄙願而區區狂僭之咎亦或少逭其萬一云

康熙乙丑日躔鶉火之次濕川熊賜履謹題於石城精舍

下學堂劄記目錄
一卷　八十則
二卷　一百一十七則
三卷　一百三十六則

孝昌熊賜履著

一物各一父母、父母一小天地也、萬物共一天地、天地一大父母也、分而言之、一物各一胞、與合而言之、萬物總一胞、與仁者事天如事親、以萬物爲一體、道理合當如是

敬親即是畏天、愛親即是樂天

順天者存、孝子也、逆天者亡、賊子也

道大我亦大、我大物亦大

顏子曰卓爾、孟子曰躍如、程子曰活潑潑地

我固有之、我自得之

六十四卦也說不盡、乾坤二卦也不消得

幽屏祭紂自亡、爾豈能亡道中韓佛老自賊、爾豈能賊道

非顏有跖無、非堯增桀減、箇箇圓滿人人充足、但一去一存、遂一零一壞矣

若此是彼非甲有乙無、是二本也

六十四卦只是一箇陰陽消長之理、以先天圓圖言

之自復至乾陽之進陰之退自姤至坤陰之進陽之退然陰陽之進退背有其漸莫不始緩終速始少終多如陽始復之初九十六變而爲二陽臨又八變而爲三陽泰又三變而爲大壯又一變而爲五陽夬而極而爲乾此陽之進也陽之進即是陰之退始於姤之初二十六變而爲二陰遯又三變而爲四陰觀又一變而爲五陰剝而極而爲坤此陰之進也陰之進即是陽之退陽之進數即陰之退數陰之進數即陽之退數此長則彼消此消則彼長一定之勢必然之理也復至無妄二十陽姤至升二十陰明夷至同人二十八陽訟至師二十八陰臨至履二十陰遯至謙二十八陰泰至乾三十六陽否至坤三十六陰進之數也復至無妄二十八陰姤至升二十八陽明夷至同人二十陰訟至師二十陽臨至履二十陰遯至謙二十八陽泰至乾十二陰否至坤十二陽退之數也此進之緩即彼退之緩此進之多即彼退之速此進數之少之多無有二也然自復至乾爲陽之長自姤至坤爲陰之長自復至乾爲陰之消一消一長有大界限萬物共一陰陽也而一消一長之中又各有界限消而長長而消爲消爲長之不一一物各一陰陽也以言乎長陽自復始陰自姤始一長而三三消而二二長而四四消而二二長而四四消而三三長而五五消而二二長而四四消而三三長而五五消而三三長而五五消而四四長而極乾坤是也長極而消得姤復焉以言乎消陽自姤始陰自復始五消四消而二二長而四四消而三三長而五五消而三三長而四四消而二二長而三三消而一一長而二二長一長一消長是也消極而長得復姤焉一消一長中有長長中有消消中有消消中有長自然而然不待安排布置者也合而言之自復至乾百一十二陽陽中陽也八十陰陽中陰也自姤至坤百一十二陰陰中陰也八十陽陰中陽也百九十二陽百九十二陰總一陽百九十二陰總一陰百九十二陽總一陽百九十二陰總一陰百九十二陽百九十二陰總一陽百九十二陰總一陰百九十二陽百九十二陰總一陽百九十二陰總一陰百九十二陽百九十二陰

二陰總一太極推而至於百千萬億之陽總一陽百千萬億之陰總一陰百千萬億之陽之陰總一太極太極不雜乎陰陽亦不離乎陰陽陰陽亦太極也故曰易有太極所以陰陽太極也天地之數莫不始於一而中於五五者生數之盡變數之極也一二三四五五行之生數六七八九十五行之成數未有五五在一二三四之中一合四爲五二合三亦五也既有五五又在六七八九之內一二得五爲六七三四得五爲八九也前乎五者又從五起一二三四二老二少之位六七八九二老二少之數二其五爲十即六與九合七與八合也故河圖洛書背以五居中而表裏經緯縱橫曲直其數無不脗合也河圖洛書其位其數似不同而實無異河圖一連九二連八三連七四連六洛書一對九二對八三對七四對六合之皆得十河圖左七與八右九與六又左二三五右二四爲九與六中五與十洛書縱之二七六爲九與一五九爲十橫之二四九爲九與六三五七爲七與八四與六七爲十與一二三四爲十與五縱橫之皆得十河圖之數大約一二三四與六七八九合皆得十之數七與八九與六合皆得十之數積五

者至五止後乎五者又從五起一二三四二老二少之位六七八九二老二少之數二其五爲十即六與九合七與八合也故河圖洛書背以五居中而表裏經緯縱橫曲直其數無不脗合也河圖洛書其位其數似不同而實無異河圖一連九二連八三連七四連六洛書一對九二對八三對七四對六合之皆得十河圖左七與八右九與六又左二三五右二四爲九與六中五與十洛書縱之二七六爲九與一五九爲十橫之二四九爲九與六三五七爲七與八四與六七爲十與一二三四爲十與五縱橫之皆得十之數大約一二三四與六七八九合皆得十之數積五

也是以五之爲數也於德爲信於行爲土於位居乎中於時旺於季舉參天兩地經天緯地皆不能外於其數積其實衍其子爲數無窮而無非是也故河圖有五有十而無非五洛書有五無十而無非十河圖虛五虛十洛書虛五其外皆四十四十者又八五之數河圖虛十即洛書之數虛五即大衍之數洛書五自合五而得十即大衍之數積五與十而得十五即河圖之數大約一二三四與六七八九合皆得十之數七與八九與六合皆得十之數積五與十而得十五即河圖之數

五之數以五乘十以十乘五以五積五以十積十皆得大衍之數也理無二數有二耶且河圖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五十皆合而爲奇體中之用洛書一九二八三七四六皆對而成偶用中之體二五爲十除却二老二少本身之位卽各得二老二少本身之數三五爲十五除却二老二少本身之數仍各得二老二少本身之數二老二少四象也卽圖之一合六二合七三合八四合九書之一合九二合八三合七四合六也而四實四虛之位四正四隅之數卽在其中此八卦之所由出也是故以四積之四八三十二少陰之策四七二十八少陽之策合之得六十四六二十四老陰之策四九三十六老陽之策合之亦得六十至於律呂干支之類其相乘之數無不與策數相合豈非圖書爲數之祖而易與範之所從出者耶其上下左右前後順逆參相生尅遞爲消長互藏其宅各得其配參伍縱橫錯綜變化無往而不得其妙也學者詳之、

程伯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程子之言是何等樣平實今之解無聲無臭者極其張皇極其閃爍必要引向虛空玄妙窟子裏去何耶

一定而無定無定而一定故曰常道常道卽至道也隨在隨時可識仁體程子觀鷄雛張子聽鼈鳴皆此意也

太極圖是箇誠字西銘是箇仁字其實一也

天圖太極圖西銘皇極經世皆分明畫出這體段來證之聖賢經傳無有不合知道者自能嘿而通之也

不然不得不然

又卽理也心卽天也違心卽是違理逆理便是逆天心一而已根於性命發於義理道心爲主人心退聽則形爲心役感於物欲生於形氣人心爲主道心退聽則心爲形役心得其心而形役於心心失其

心而心役於形

人得二五之氣以有此形即得二五之理以有此性

氣與理合而有此虛靈知覺之心舉參贊位育神聖功化之極皆賴這物事做出今欲使形如槁木心若死灰而後爲見道是天之所畀於我之所受於天者悉皆土塊木石贅麗無用之廢物何以謂之萬物之靈乎

性即理也仁義禮智是也率而由之謂道三綱五常是也

所謂道心即眞心也眞性眞情是也所謂眞心即本心也本性本無不善情本無不善故心本無不善是曰本心是曰眞心是曰道心若有不善必非本性必非眞情則不可謂之本心必非眞性必非眞情則不可謂之眞心世人不識心即不識性因不識情亦惟不識情因不識性即不識心心也性也情也豈有二耶

伊川曰性即理也千古之論性者蔑以加矣明道曰情者性之動也千古之論情者蔑以加矣橫渠曰心統性情者也千古之論心者蔑以加矣朱子學問之根源在此

有本然之性即有本然之情有氣質之性即有氣質之情本然之性無不善本然之情亦無不善氣質之性有善不善氣質之情亦有善不善無不善不善理也有善不善氣也不可因氣質之情有善不善遂以爲本然之情有善不善並疑本然之性亦有善不善此張程氣質之說大有功於孟子性善之旨而荀楊諸子之紛紛爲不攻而自熄也與

上下四方是箇善字古往今來是箇善字善只是一團天理本來焉得有不善若有此須不善便夾雜了本體便不是完完全全底太極聖人中和位育只要圓滿這天地古今本來底分量纔是明善誠身纔是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程伯子曰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原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分明說性中只有善而無惡其爲惡者乃氣稟爲之

而非本然之性也後人不細味語意曲爲之解以附會無善無惡之邪說亦衊何哉

善是本然之性固性也惡雖非本然之性亦是氣質之性亦不可不謂之性也程子此言當如是解

程子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朱子曰天下無性外之物本皆善而流於惡爾然則爲無善無惡之說者亦可不必借口矣

程伯子曰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

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汚此何煩人力之爲也有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二程發揮孟子性善之旨朱子發揮二程之言以發揮孟子性善之旨可謂至矣盡矣數百年而後猶有持無善無惡之說以惑世反詆前賢爲非是者豈不大可笑哉

子曰性卽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來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爲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朱子曰人雖爲氣所昏而性則未嘗不在其中故不可不加澄治之功惟能學以勝之則知此理渾然初未嘗損所謂元初水也雖濁而清者存故非將清來換濁既清則本無濁故非取濁置一隅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也說得盡擴撲不破性卽天理那得有惡又曰未發也如此則其本善而已矣性中豈有兩物對立而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過顙在山非水之本性也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爲兩物相對各自出來程叔

也水雖上而其下者未嘗不存引之而就下復其元初本下者而已水雖濁而其清者未嘗不在澄之而使清復其元初本清者而已不可聽其上聽其濁失却本來之下本來之清亦不可因其或不下或不清遂疑本來有上有下有濁有清竝疑後來有下有上有濁而本來無上無下無清無濁也只要知道本來有下無上有清無濁後來有上有下有濁有清後來之下之清即本來之下之清後來之上之濁非本來之上之濁蓋本來無有不下無有不清而或變爲上流爲濁究之上者無不可引而之下之清也其下其清率其本來之下之澄而爲清還其本來之下之清也以此知本來無不下無不清後來之或變而上或流而濁之終亦歸於無不下無不清也爲俗學之說者謂本來有上有下有濁有清後來可下可上可清可濁下得其本性上亦不失其本性清得其本性濁亦不失其本性俗學不知本來之

無上無濁而失之雜所謂有所不存引之而就下復其元初本下者而已水雖濁而其清者未嘗不在澄之而使清復其元初本清者而已不可聽其上聽其濁失却本來之下本來之清亦不可因其或不下或不清遂疑本來有上有下有濁有清竝疑後來有下有上有濁而本來無上無下無清無濁也吾儒謂本來有下無上有清無濁後來有上有下有濁而本來無上無下無清無濁於本性清無與於本性濁亦何礙於本性異學不知本來之有下有清而失之空所謂無所不無是或變爲上有清而或流爲濁下者自下清者自清適如其本來之下之清變爲上者引而就下流爲濁者澄之使清適還其本來之下之清去其後來

之上之濁而已知水性則知人性矣

俗學曰本來有善有惡後來有善有惡本來無善無惡聖學曰後來有善惡而究歸於有善無惡純異學空聖學實惟純故實惟實故純惟雜則空惟空則雜一是都是一差都差矣

放去便是人心收來便是道心人心便自不收道心便自不放

朱子曰此心虛明萬理具足外面理會的卽是裏面

本來有的視此語朱子之視心與理一耶二耶又何疑於格物二字之義也

韓子曰所以爲性者五此語却的當

韓子以仁義禮智爲性以喜怒哀樂爲情秦漢而後無人能見到此

孟子曰必有事焉事字要人識認

若聖人不可學而至性善二字說不去了

人皆可以爲堯舜乃是眞實底道理非姑爲是說以示勸誘也

戰戰兢兢便是坦坦蕩蕩

學者自有極簡要極切實工夫如起一念則辨其爲公爲私處一事則辨其爲是爲非公則存之私則遏之是則行之非則去之省察體勘極其分明極其果斷不容有一毫含糊混淆一毫游移假借久之天理純熟人欲淨盡則念念皆公事事都是矣

然念念公保無有一念之或出於私事事是保無有一事之或隣於非若一念差將念念皆差矣一事苟將事事皆苟矣此省察克治之功雖大聖大賢亦終身如此便是一日如此便是一日聖賢終身

只是箇非一念公一念聖賢念念公念念聖賢一事是一事聖賢事事是事事聖賢聖賢不異於人人自異於聖賢開

學者講存養講省察講居敬窮理講致知力行依舊只是解書只是說話自己緊要親切工夫未曾得在這工夫只在日用常行隨時隨在辨別出公私是非的界限公則擴而充之無不盡是則毅然行之無不至私則遏而絕之而不疑非則斷然去之而不頃一日如此便是一日聖賢終身如此便是

終身聖賢雖是常法却是的傳雖是庸行却是臭訣此外無他謬巧無他神妙不用多費思量枉勞口舌只此認定做去管取目前有效驗到頭有結果

能通天下之志斯能類萬物之情能盡一已之心即能立萬物之命

有孔子之六經朱子之解經天地古今之理備矣顧學者真知實踐何如爾

道理經先聖先賢發揮殆盡學者只合遵守奉行不須更去饒舌也

存心是存此理養心是養此理盡心是盡此理收心是收此理致知是知此理力行是行此理察識是識此理擴充是充此理聖賢千言萬語都不離這理字蓋塞上塞下亘古亘今只是這理而已

問孔門只問仁不問心何故曰仁者心之全德問仁即問心也然則聖門之所謂心者可知矣

見得不的確行得不穩帖行得不穩帖說得不親切見得後臨時未免假借依舊是不曾見得

說得好不如做得好

天來大事只在日用常行上誠能戒懼慎獨無有間斷便是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誠能規矩準繩無有逾越便是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與四時合序與鬼神合吉凶不必慕大貪高譚玄說妙空空落得一席好話没些子實際于自家身子甚事

學者源頭要認得極真界限要辨得極嚴一毫揽和一毫夾帶一毫假借一毫謂停都用不著

問生知可不須工夫否曰不然所謂生知是生來便知道做這工夫也不須工夫所知的是甚麼

世人論學只要人難曉只要人易曉世人論學只要人難爲易曉的便是當曉的易爲的便是當爲的難曉的便是不當曉的難爲的便是不當爲的

問存理遏欲是一事否曰然理存安得有欲無欲又安用遏誠能存理即遏欲二字成剩語矣

存養心性播弄精魂修飭踐履妝點格套所差只在

幾微之問而究之遂成霄壤之隔所謂幾微者一念之公私是也

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是萬世學則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萬世教條

嘿而識之學而識之兩箇識字是一般嘿而識的就是嘿而識的所識的只是學而識的所識的是一箇物事

是一箇物事

認得十分眞做得十分眞說得十分眞始得否則到底影響到底游移算不得眞知實踐

察之不精則必認利爲義認欲爲理而措履多失守之不固則必倏是倏非旋得旋失而識見益昏此知行二者斷不可以偏廢也

問如何方是眞志曰夫子曰志於道又曰志於仁又曰志於學這便是眞志

曹月川曰一誠足以消萬僞一敬足以敵千邪所謂先立乎其大者莫切於此

見人說力行便說要力行不知所行者何事見人說致知便說要致知不知所知者何物若不曾尋箇這理字恐只是道聽途說學人講話而已

有人謂學不必講不必辨又謂學無可講無可辨便知他都不曾學來故有此說說不必講無可講便是他不能講說不必辨無可辨便是他不能辨孔孟程朱何嘗一日不講何嘗一日不辨可謂之不善學耶

古人無時無在不是學如讀書也是學如說話也是學今人讀書不過是讀書說話不過是說話却不算做是學

檢點日間看一日失容幾次失言幾次便知道自家理欲消長分數但得每日自朝至暮口無妄言身無慢容即渾是一團天理矣雖然豈易言哉

意所便安處須用力克治之此最是初學緊着

問孔門求仁程門主敬敬有異乎曰無異仁只是天理求仁只是復還天理主敬者復還天理之道也

天理之在人心本無間斷人能於日用問念念無間斷事事無間斷便全然是本來物事了然非聖人

不能

惟念念無問斷故能事事無問斷必事事無問斷纔算得念念無問斷

樂莫樂於無欲苦莫苦於無理樂莫樂於循理苦莫苦於縱欲

順理則易逆理則難順理則安逆理則危人每爲其難者危者而不爲其易者安者是誠何心哉

天理却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二先生教人存養只是說話伊川曰人只有一箇心不可有惰氣游思多則明道曰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伊川曰人只有一箇

曾月川曰無欲便覺自在

魏莊渠曰心不可有惰氣游思多則神明散惰氣勝則嗜慾滋此亦近裏著已之言識曰黙修曰閒聖賢做工夫便是這樣

謹言愼行全從平日存養心性中來若待臨時檢點恐躁妄之氣乘之將有發不及覺者矣

一敬六合一息千古無在不然無時不然無有欠缺無有間斷本體如是工夫如是斯入語盡之矣盡之矣

下學堂劄記卷之一

的是甚物事今人言存養矣不知所存養者與二先生之云同耶否耶此處最要體認

者工夫無間於動靜語嘿也敬是也

誠者物之所以然者也不誠則喪已矣何以動人

只是合眉閉眼塊然默坐何以謂之必有事必有事

者非其心妄念而已不可以謂之存心有自以爲窮理者矣而所窮者非其理邪說而已不可以謂之窮理

有人說事無與於心事雖差無礙於心吾不信也

入德是敬成德亦是敬

孝昌熊賜履著

全體渾成無一毫虧欠大用流行無一息間斷若聖人也全體立而微有虧欠大用行而微有間斷者大賢也體具而多虧欠用著而多間斷者賢者也若衆人則無所爲用之發而並不知所爲體之存矣

聖賢不棄人人自棄於聖賢爾天地不絕物物自絕於天地爾

下學堂劄記 卷之二 十

千聖千賢口口聲聲只要人做個好人便了

聖賢論學立說不同大都只教人切實去做

聖人與天爲一聖不能違天天亦不能違聖

聖人不同流亦不矯俗從違取舍惟義所在

聖人不役志於物爾非拗志於物也不馳情於世爾非忘情於世也

聖人天理人倫之至幸而處其常不幸而值其變總歸於仁至義盡而已

聖人之身天地萬物之身聖人之心天地萬物之心

若到得聖人分量宇宙間完完全全是個善郎惡字著在何處

位天地育萬物只是要復還這本來的善字

聖人在上天地間都是一團生意

聖如孔子猶下困勉工夫孔子之所以爲孔子正在此

若上智可以廢學孔子何以學如不及耶

講學二字昉於孔子試看孔子當年講是甚樣講學是甚樣學自無入耳出口之弊矣

下學堂劄記 卷之二 十一

顏子一善弗失所以三月不違

或曰孔子轍環顏子閉戶非也此不知顏子之言也

自古君臣一德師弟一心有堯舜必有禹皐有湯武必有伊周若曰有仲尼以道濟爲心顏氏子可悠悠閒散忘情於斯世斯民而不顧豈理也哉孔子大聖也顏子大賢也志合道同爭差不過毫髮若孔勞而顏逸顏樂而孔憂是道不同志不合矣其何以爲孔顏何以爲孔顏之學哉孔子一生用舍行藏獨許顏子問爲邦即告以四代之禮樂死

即哭之慟曰天喪予迹其生平孔子平日之所欲付托於顏子之身顏子平日之獨能印當乎孔子之心者可想而知矣當年周流環轍道路栖栖顏子何嘗不在追隨杖履之列陳蔡之厄顏子與焉匡人之圍顏子與焉遐考當年蓋未嘗須臾離孔子也孔子既不得大行其道顏子之不出而仕又何疑焉史稱顏子有王佐才決非無稽之語使孔子得爲堯舜顏子即其禹皐孔子得爲湯武顏子即其伊周不幸而所如不合歸老尼山非顏子志也勢也由此觀之蔬水曲肱簞瓢陋巷非聖賢之樂必存乎此也蔬水曲肱而樂在其中簞瓢陋巷而其樂不改蓋聖賢之境遇雖窮其樂亦未嘗或替以此見性分之至眞而大行窮居之無容加損於其間也至論聖賢用世之心即須臾不忘特不宜貶道徇人故嘗難進而易退何嘗一日漠然於天下與沮溺丈人之硜硜同本而齊末哉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易地皆然周子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一則禹稷顏回同稱一則伊尹顏

子並舉是千古之知顏子者莫如孟周二子矣後之學者見其心齋坐忘又見其簞瓢陋巷遂將顏子做一個杜門枯坐清虛冷淡孤子高閒厭事務棄倫類之人非等之遺世獨立自了漢則擬之閉目合眼禪和子殊失却顏子眞面目矣從古無潔身自了之聖賢而謂顏子爲之乎聖門中終身不仕者顏曾冉閔其最也奧稽當日非不仕也不輕仕也不苟仕也知顏子則知諸子矣知諸子則知諸儒矣嗚乎山林隱逸之人蒲團棒喝之子揮麈談玄擊參說法口不離顏淵口口不離明道自附於大賢之流以誑惑愚夫之耳目有能聞吾說而翻然自醒者乎是所翹足而望矣

世儒流入於禪都只爲錯認了顏子

貧與天皆顏子之不幸顏子之所以爲顏子不在此正使顏子富而壽亦不害其爲顏子近世學者不勝其好高之病及門中但有貧而夭者亦不顧其學行何如徑拿來做了顏子如陽明之於徐愛是也不知顏子去聖人毫髮二千年來未見有如之

者卽黃叔度猶恐其出於標榜未敢卽信惟明道
庶幾近之若只貧夭便把作顏子則世之顏子亦
多矣此兒童之見可發一笑者也

近日方知得個箕顏子

聖門傳道顏曾而已然回也愚參也魯得力處正在
此

有若無實若虛回也如愚不遷怒不貳過回也不愚

回四勿參三省都只是一個敬字

一嘆前是四勿一嘆後只是四勿一唯前是三省一

唯後只是三省

朱子一生只教人實落做工夫不許懸空摹擬所以

諸般稧貼

朱子善學孔子

朱子合顏曾思孟周程張邵而爲一身

朱子孔子而後一人

朱子集先賢先儒之大成

朱子宋之孔子也

自孔子至朱子凡一千六百三十三年

文公自少至老無時不學無在不學誠得聖賢授受
之眞脉讀其年譜求一亳一刻爲白家寬假之地
不可得矣

論語吾十有五章是孔子學譜

朱子學譜大學明德親民止至善三綱格致誠正
修齊治平八目是孔子學規中庸擇善固執兩綱
學問思辨行五目是朱子學規

喟然嘆一章是顏子學譜啓手足一章是曾子學譜

四勿是顏子學規三省是曾子學規

文行忠信四者孔子之所以教也如時雨化成德達
才咨問私淑艾五者孟子之所以教也

聖經一章是大學綱目眞西山二十二帙四十三卷
是大學衍義論語第六章是小學綱目朱考亭內
外二篇三百八十五章是小學衍義聖人之言有
綱有目故曰經賢人之言綱中有目目中有綱綱
中有綱目中有目故曰傳

聖人之言如兩儀如六合賢人之言如二曜五緯如
五岳四瀆學人之言如列宿衆星如千垤百川

若聖人果無心是聖人反廢却一官矣洪範思曰睿
睿作聖何爲而有此言乎
逐物者不知已之重於物絶物者不知物之備於已
異端語道必形如槁木心若死灰而後有所見夫既
形槁心死矣吾不識其所見更安在哉
程子易序中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道也兩儀
陰陽也陰陽一道也太極無極也象山與朱子辨
云二程未嘗一及無極字何其考之弗詳耶

若說孔孟微有不同不知周程矣
同不知顏何矣若說周程微有不同不知周程矣
若說二程微有不同不知二程矣若說伊川晦庵
與濂溪明道微有不同不知四子矣若說孔老無
有大異不知孔老矣若說孟荀無有大異不知孟
荀矣若說朱陸無有大異不知朱陸矣若說薛王
無有大異不知薛王矣若說敬齋整庵與白沙陽
明無有大異不知諸子矣惟眞知其所以同自知
其所以異自知其所以同世人未
嘗質見其同質見其異而不異同而不
同漫然而同之同非其同漫然而異之異非其異
彷彿皮毛捕捉風影牽合傅會圖便已私以致角
口騰舌聚訟無已此深思明辨誠有志斯道者所
不能辭其責也已
江西頓悟永康事功陽明兼之矣子友蕭文超曰未
有禪而不霸未有霸而不賊者此言殊有見

是陸而非朱者不可不辨是朱而並是陸者不可不
爲之深辨尊禪而貶儒者不可不辨尊儒而實尊
禪者尤不可不爲之明辨蓋狃執一偏之見其惑
世淺稜兩可之詞其惑世深倚靠依傍之言其
誤人小閃爍顢頇之說其誤人大也
信其所好疑其所惡是其所同非其所異皆私心也
象山以晦庵爲意見陽明以晦庵爲支離初學不加
詳考誤信爲眞他姑不論如象山辨論無極二字
愈爭愈激陽明表章大學古本轉解轉支以予觀
之莫意見於象山莫支離於陽明矣
有人曰儒是而禪非禪者不受也有人曰禪是而儒
非儒者肯受乎有人曰儒非而禪亦非禪者將必

辨也有人曰儒是而禪亦是儒者能無辨乎
孔子惡鄉愿孟子距楊墨程子闢佛老朱子非象山
羅子詆姚江從古聖賢嚴似是之辨都是一副心
腸一般手段
昔之儒只要闢佛老今之儒只要佞佛老昔之儒只
要明二氏之異今之儒只要明三教之同
不及者猶或冝進步太過者斷不冝轉頭蓋好高慕
遠世人之常情一意所向長往不回雖流於異類
弗顧矣哀哉

猶不裁不失爲猶介狂不裁便成了狂禪滔滔者今
日皆是也而誰與裁之
今人說著聖賢正論便搖頭不許曰此是舊話是常
套笑爲依傍門戶爲勦襲窠臼爲隨人脚跟爲拾
人口唾必要自已另開一個生面另揭一個宗旨
懸空杜撰出一種無根無據的話頭流傳布散於
天壤之間使全不知學者驚愕艷美於其說而天
下之名於焉歸之噫這個念頭這種舉動以之沽
名釣利則可拿來講學明道聖賢其許之乎然此
風已久牢不可破日新月異相爲雄長道術學術
安得不千門百戶安得不千蹊萬徑殊不知思孟
之學只是孔顏舊話孔顏常套程朱之學只是孔
孟舊話孔孟常套薛胡之學只是程朱舊話程朱
常套若求新便失却故立異便畔了同可勿戒哉
學者能除却好新喜異的心這道也不難明

者不忠不妍忠妍之間也如陸子不足以亂朱而似
朱足以亂朱似朱者不朱不陸朱陸之間也王不
足以亂薛而似薛足以亂薛似薛者不薛不王薛
王之間也不清不濁不忠不妍是名節中鄉愿
朱不陸不薛不王是學術中鄉愿
聖賢嚴王伯之辨以伯之近王也惟近王故足以亂
王嚴儒佛之辨以佛之近儒也惟近儒故足以亂
儒
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只說異端未曾指出何

人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又曰鄒愿德之賊也由二說觀之孔子之所謂異端亦可想而知矣

儒佛二家總只差一理字儒者曰形而上形而下大而無外小而無內皆指理而言也佛者曰色非色空非空生生滅滅不生不滅皆指無理而言也吾儒只是有理佛家只是無吾儒只是有理佛家只是無理有理故無欲無理故有欲有欲故無理無欲故有理儒佛之別如是而已

禪家說他大自在其實在勞壞場中說他大解脫其實在葛藤窩裏人惟欲淨故心寧亦惟理明則性定禪家能寡欲乎能窮理乎既不能去欲而存理則所謂自在所謂解脫只是一味斷滅一味播弄而已豈所語於聖賢定靜安慮之妙哉

顏子四個勿字是禁止這心不到人欲上去吾儒閑邪存誠工夫告子兩個勿字是遏住這心不到天理上去異學絕聖棄智宗旨

周子太極圖程子定性書今人把作楞嚴法華解了

橫渠東銘正是四勿註脚學者亦安可忽諸

東銘克己之實事

吾儒之學惟其義而已二氏之學惟其利而已

須知孟子本是靜重簡嘿之人今日距楊墨明日闢告許辨論衍衍迄無寧日豈好勞哉時爲之也朱子之在淳熙也亦然當年闢五宗之狂禪訂百家之訛舛力竭精舌敝頴禿豈得已哉亦時爲之也當今日而有衛道其人者乎孟朱之徒也吾不得而見之矣

孟子之在戰國戰國之幸而孟子之不幸也孟子之不幸而天下萬世之幸也知孟子則知朱子矣

空字實字最要看得明白試問空是空個甚麼實是空此理不在別上說空實是實此理不在別上講實天地間形上形下有物有則只是一個實理吾儒成已成物配天配地盡性至命也只是這一點實理仙家一味要葆形散固精氣自私自利是一個人欲無這天理佛家一味要認靈明弄精魂不生不滅是一個人欲無這天理

乃至諸子百家一切支離偏曲龐雜泛濫之說皆是人欲爲主所少的是這天理下而至於流俗庸衆醉生夢死恣情縱欲並不知天理二字爲何物合算下來惟有吾儒是實實者實有此理也仙家也是空佛家也是空諸子百家也是空流俗庸衆也是空空者空去此理也學者認得這空字實字透便知道惟吾儒是實其餘都是空吾儒空欲不空理其餘空理不空欲一實一空一理一欲聖賢庸衆二氏百家盡判於此矣

朱子曰近年以來乃有假佛釋之似以亂孔孟之實者其法首以讀書窮理爲大禁常欲學者注其心於茫昧不可知之地以僥倖一旦恍然而獨見然後爲得蓋亦有自謂得之者矣而察其容貌詞氣之間修己治人之際乃與聖賢之學有大不相似者又曰世學不明異端蠭起大率皆便於私意人欲之實而可以不失道義問學之名以故學者翕然趨之然諺有之是眞難滅是假易除但當力行吾道使益光明則彼之邪說如雪見睨爾故不必深與之辨朱子此言爲衆山而發也然後世之爲衆山者豈少哉使朱子見之當不知若何流連若無學之期矣古人所以惜寸陰也

勉其所未能自不矜其所已能

閙修日密則美譽日彰虛望日隆則實行日損有云學焉而不達者陋也有云不學而自達者妄也天下無學而不達之理亦無不學而達之理眞正

下學便是上達了

不可全無師友亦不可全靠師友

靳氏以三品棄士學者當自居何等

日用常行井然而不紊秩然而可觀天下文章莫大乎是矣何必托諸言辭著爲竹帛而後謂之文也聖人立言明白顯易發明義理而止聖人之文即聖人之行也世儒屑屑於詞章之末判道與文爲二無父無君等於禽獸避兄離母比於蚓蟺蓋倫理有

假雖特操喻行亦不足以贖罪之萬一也
士君子進退係家國安危出處關世運隆替可不慎與
責難陳善恭也斜謬絕愆敬也唯諾阿順奔走趨承
乃妾婦之行僕隸之役而世俗之所謂恭敬也
古之賢士人富貴他不得故亦貧賤他不得
聖賢亦非愛貧賤而惡富貴也顧其合義與否爾如
其道則保之而弗失非其道則辭之而不處
伊尹之視一介與視千駟無以異理無大小故也
孔子是磨不磷涅不淄的孔子故仕止久速無所不
可孟子是無官守無言責的孟子故去留進退綽
綽有餘往佛肹見南子有孔子之道則可無孔子
之道則枉也受兼金宿畫邑有孟子之道則可無
孟子之道則貪也
孔子答彌子答陽貨孟子弔滕國弔公行皆是君子
待小人的樣子
孟子初見惠王王曰亦將有以利吾國乎開口便說
錯了再見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雁麋鹿舉目便
有差了孟子一則明義利之關論出一個理字欲
危的光景來一則論聖狂之別寫出一個仁與暴
亡的榜樣來立諤之間痛切敷陳公私善惡之界
存亡治忽之幾和盤托出十字打開可謂忠告直
諒之至矣然而惠王不能用也試看孟子當日何
嘗有戰國時君在其目中直是壁立千仞俯視一
切浩然剛大之氣亦可想見一斑矣
七篇之中論心性則曰善而二氏百家之紛爭息矣
論事功則曰王而五伯七雄之假托黜矣無非遏
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將滅一片維世苦心救世
婆心宛然可見韓愈謂其功不在禹下予亦謂其
德不在孔下
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又曰
吾其爲東周乎孟子曰以齊王猶反手也又曰如
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一聖一賢分
明將濟世心腸極口說出而當世侯王無有能信
而用之者春秋戰國之不得返而爲唐虞三代也
天也

周末時公卿大夫留心講學者已不多得孔子時止得一蘧伯玉孟子時止得一滕文公自餘則未之聚見也勢利之足以移人有如此

顧涇陽曰孟子齊人一章是求字行狀子曰孟子戴盈之一章是窮字行狀

問立志曰不降其志問守身曰不辱其身

爲聖爲賢方是不辱其身方是不辱其親

原思辭祿一節是夫子裁狷者法子原壤夷俟一節是夫子裁狂者法子

是夫子戒狂者法子原壤夷俟一節

堯舜爲父而有朱均瞍鯀爲父而有舜禹人品之不係於世類也明矣

氣節而非理學者有之矣未有理學而無氣節者功業而非理學者有之矣未有理學而無功業者文章而非理學者有之矣未有理學而無文章者三者從理學中流出自然成就得大否則祇緒餘爾

末節爾何足道哉

聖人窮神達化察往知來惟斷之以理而已易曰知幾其神中庸曰至誠如神豈後世識緯占候術家

射覆觀梅一切鄙俚妄誕之說耶

得一蘧伯玉孟子時止得一滕文公自餘則未之聚見也勢利之足以移人有如此

人亦吾之盤鑑

滿則覆盈則虧窮則變君子安知所以自處矣

祭不可僭僭則亂不可瀆瀆則惑不可瀆瀆則褻

燔黍捭豚之不得不爲犧牲俎豆也汚尊抔飲之不得不爲粢醍清酒也蕢桴土鼓之不得不爲琴瑟管磬也勢也勢之所趨雖聖人亦無可如何但聖人能斟酌損益俾不至於極重難返爾

以重後日之憂

賞罰不中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也

人各有能有不能知之明用之當斯無棄人矣

我可疑而後人疑之我可欺而後人欺之君子惟必其在我之無可疑無可欺而已亦不能必人之必不我疑必不我欺也

君以天之聰明爲聰明天以民之視聽爲視聽順天

理則概人情合人心即當天意如賞曰天命罰曰天討爵與衆共戮與衆棄大權大法人主亦不得而私之也

喜其順己怒其拂己非喜怒之正也好其同己惡其異己非好惡之眞也惟克己則皆中節矣

圖書卦畫曆律干支皆造化自然之理數異世而同符者也世儒牽合穿鑿轉相傅會悖謬甚矣術家剽竊其說妄譚休咎旁引物情曲指事類其惑世誣民爲風俗人心害豈尠小哉

伊川先生曰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修夭而已然則爲龍虎松柏之術者不亦勞而罔功與而溺於其說者每不之悟亦可哀也

國家不可一日無賞罰宇宙不可一日無是非一日無賞罰便不成國家一日無是非便不成宇宙事無鉅細皆有當然之則爲政者惟付之當然而已不與則處置合宜矣

居官無不廉不慎不公不勤之理既是理上合該的

使是分內應做的分內之事拿來驟世做物反爲識者所鄙矣

且問世間那一件不是分內事人生在世能勾做得幾件事出來看來只有歉於分量之處斷無及於分量之處所以從古聖賢惟厪終身之憂而已

卑污者以勢利驕人矯亢者以氣岸驕人浮薄者以詞章驕人狡黠者以材幹驕人凡今之人惟驕而已

朝廷令甲爲中人以下而設蓋賢智之人兢兢循理何至有作姦犯科之事若中人以下可善可惡則視乎其教矣惟上有德政以導之下有風俗以維之漸摩誘掖天下亦自無不可轉移改易之人此三代之所以化行而俗美也若夫令下而從之者寡法立而犯之者衆乃是居上者爲之不得其方行之未盡其誠群焉視爲故事習爲虛文徒有張弛文告之煩而卒無補於世道人心之實爾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其權在上不在下在朝廷不在四方斷斷如是不可誣也

若舉世皆知善爲本有而爲之惡爲本無而不爲則
教亦不必設而法亦不必立矣然而不能也法立
則人知善可爲而爲之惡不可爲而不爲教行則
人知善當爲而自爲之惡不當爲而自不爲法者
禁其所本無而教者復其所本有教者倡導於未
然而法者遏止於已然教以經之法以緯之教以
綱之法以紀之久之不令而教行不教而民化群
遊於太和宇宙之中矣
在上爲教在下爲學所教非其所學教可知矣所學
非其所教學可知矣
清心寡欲何事不辦
天理人情聖學王道名教國法原是一物一事

下學堂劄記卷之二終

周公朝讀百篇孔子韋編三絕試看大聖人是何等
樣讀書
知而不行便是俚聖人之言
今人不肯耐煩去窮理硬將格物二字解向別處去
眞是强聖賢從自己認便利作究竟到頭有甚結
果
類集羣瓢、子路緼袍、聖人並極稱許安貧豈是細事
今人讀書也只爲科名著書也只爲科名雖汗牛充
棟何補於身心之實吾見其鷄鳴而起孜孜爲利
而已
凡行已在清濁之間乃濁而不清者也立身在邪正
之間乃邪而不正者也不清不濁其實是濁不正
不邪其實是邪造物無不陰不陽之時人心無不
善不惡之理稷稷兩端徒事掩飾爾爾
正人講學邪人禁學盛世講學衰世禁學
大河橫流厥有砥柱大火鑠金清風冷然世間安得

有此人

魏莊渠曰萬分廉介不過小善半點貪汚便成大惡

此言可爲居官律已之戒

不忿不尤要在失意時看不驕不侈要在得意時看

不愧不怍要在衾影處看不流不倚要在黨類處

看不援要看他事上不陵要看他接下不貪要看

他臨財不奪要看他臨難在聖賢可信之平日在

中材必試之臨時在上智惟視其大端在下學須

覘其末節此觀人之法亦省已之道也

初學不難於千聖而難於一介不難於萬鍾而難於

一豆不難於白晝而難於昏夜不難於大廷而難

於暗室眞正爲已者先從難處下手實處立脚細

密處加意幽隱處著力自微而顯由小而大久之

表裏精粗打成一片無有走作矣

對得妻孥便對得君父對得僮僕便對得師友對得

黑夜便對得青天對得屋漏便對得大廷不是兩

者未必能榮其名者未必能榮其身志在榮身者未必能榮其身志在榮名

項勾當

呂文簡公曰志在榮身者未必能榮其身志在榮名

改是吾憂也孔子之所憂如此今人之所憂何其

與孔子異也能憂孔子之憂則能樂孔子之樂能

樂孔子之樂則能憂孔子之憂先儒欲學者尋孔

顏樂處予意欲學者尋孔顏憂處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孔子

之道忠恕而已矣故曰箇箇人心有仲尼

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二語是仲尼日月也的注

脚

由萌蘖而干霄有本故也否則立見其槁矣由涓流而放海有源故也否則立見其涸矣

善人天地之紀也小人多方摧折必不使容於天地之間亦不仁甚矣

小人妨賢病國從古一轍病國之罪十世不宥妨賢之罪百世不宥大行不加以有大行之理窮居不損以有窮居之理聖上合當大行之有理上合當窮居何損之有

庸醫戕人生庸師戕人性

萬善只是箇誠敬萬惡只是箇不誠敬

二千年一箇孔子生平言動見諸載籍者不知經幾許人考究幾許人品評宜若有定議矣乃至今聖人年歲履歷求之羣書訛誤甚多傳疑不一則自餘人物傳記史册所書者顧又可盡信耶

只一孔子至今尚不得箇眞年譜學者何易言博學

孔子墮三都却萊兵自是聖人舉動無可疑者惟誅

少正卯一事不見之春秋左國諸書太史公止據荀子之言載入世家先儒頗疑其妄但太史公去春秋世不遠當時必有所見猶或可信若商羊蘋實猨羊怪專車骨等事勿論未必有就令有之不過後稱弘博與張華郭璞等爾亦何關聖人之大自可闕而弗錄毋爲好異小儒借口時著學統編

次聖賢紀傳偶記於此

大抵聖賢言行往往爲當世好事者所假托不特莊列及諸雜書所載讀之可笑即經傳著有明文就中矛盾者亦不一一學者生數千年之後焉能起古人而親問之無已惟取其近似可信者而已

徐幹曰身没道存謂之不朽顏淵時有百年之人今寧復知其姓名耶詩云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皆令德之謂也仁者壽豈不信哉此論可以解世俗之惑

曾子名參字子輿據取子輿之意則參音七南反爲是所金反爲非

說文曰孔子家兒不知怒曾子家兒不知罵何則生

而善教也然則人生長於聖賢之門何其幸哉
班氏古今人表列曾子於上下等是猶之以仲尼爲
中賢之見也噫何其陋與
高氏子略曰曾參與其弟子公明儀樂正子春單居
雜曾元曾華之徒講論孝行之道天地事物之原
凡十篇自修身至於天員已見於大戴禮篇爲四
十九爲五十八他又雜見於小戴禮略無少異是
固後人掇拾以爲之者與劉中壘父子奏漢七略
已不能致辨於斯況他人乎方正學曰曾子十篇

格言至論雜陳其間而於言孝尤備意者出於門
人弟子所傳聞而成於漢儒之手故其說間有不
純如曰喜之而勿觀其不誣怒之而觀其不昏近諸
色而觀其不渝飲食之而觀其有常又曰神靈者
禮樂仁義之祖也又曰君子將說富貴必勉於仁
若是者決非曾子之言由二子之言觀之則所謂
曾子書誠哉其未可盡信也豈獨曾子書秦火之
後一切載籍皆然此可爲知者道爾
徐幹曰曾參之孝有虞不能易陸賈曰曾子孝於父

母昏定晨省調寒暑適輕重勉之於庶幾之間行
之於衽席之上而美德重於後世二子亦可謂知
言
宋潛溪曰曾參年七十文學始就乃能著書孔子曰
參也魯蓋少時止以孝顯未如晚節之該洽也予
謂古人著述多在晚年以孔子之聖六十有八自
衛反魯方刪定六籍可知曾子皐年不爲也非不
能也
孔子生於魯而不能救魯之衰久於衛而不能弭衛
之亂蓋不幸不用於時雖聖人亦無如之何也
已閉心矣何閉門乎善哉公儀休之言也
孟子曰魯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
柳申詳無人乎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夫必待
人而後安抑已危矣嗚乎此亦衰世之事也
哀公之於孔子穆公之於子思敬禮之而已終不能
用也魯之日削也又奚怪焉
與中人以上言則曰寧爲眞士夫毋爲假道學與中
人以下言則曰寧爲僞君子毋爲眞小人

問人片善如萬箭鑽心甚矣小人之不仁也
罪莫大於妨賢病國功莫大於薦賢爲國
孔子生平諄諄於君子小人之辨聖人爲世道人心
計至深遠也
問惡則信問善則疑是何等肺腸逢之則喜拂之則
怒是何等情狀若不幸而遇斯人感化不能承奉
不可惟有謹避之而已
猶者有所不爲鄙夫無所不至
詳考傳記所載孟子距子思年歲不能相逮史記云

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人馬遷去周未遠其言可
據孔叢子所載思孟問答之語多屬附會之辭而
涑水司馬氏編入通鑑何耶
孔子曰自吾有由惡言不入於耳然則未有由之先
惡言不能不入於耳矣又曰自吾有回而弟子日
益親然則未有回之先弟子未必日親矣以孔子
之聖當三代之時世道尚且如此何況晚近
馮道若不永年其醜態尚不如是之甚年愈永遺臭
愈無窮彼猶自以爲得意號爲長樂老豈不哀哉

危太樸對明太祖自稱老臣危素尚謂之有恥心耶
太祖令守余闕廟其於斧鉞之加矣
劉彥冲曰時無孟子臣竟陷於不孝而陳仲子爲廉士然
人時無孟子誰能是非
大聖大賢不世出後世是非賢否惟折衷於聖賢
之理庶幾不至差謬爾
鶴林玉露曰孟子以儀秦之齒舌明周孔之肺肝此
語終有味
春秋成而亂賊懼七篇作而楊墨息孔孟所以功在

萬世也
許行托於神農之言作書二十篇大約言農業也
叔亢毀仲尼曾何傷於仲尼哉所謂小人枉做了小
人也
聖門賢如子路於佛說尚有信不及處何況子貢武
叔之輩哉
趙清獻以人言疑周濂溪久乃信之陳忠肅不知有
程伯淳以范淳夫始知之知已之難如此
按周子通書本名易通疑六十四卣皆有其說今考

其書獨有乾坤損益宗人疑復無妄蒙艮等說而卿伯成嘗有書謝其所寄姊同人說亦不可復見蓋其書之散逸甚多而今之通書委非當日之全本矣

明道不著書伊川著書不以示門人二先生皆有深意

明道欲著樂書有志未就伊川易傳只管修改晚年方出其書學者何易言著述也

伊川語龜山勿好著書好著書則多言多言則害道

又曰吾四十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後反覆紬繹以後著書著書不得已也又曰某於易傳却已成書但逐旋修改期以七十其書可出蓋古人不輕著述故有則必傳今後生小子纔有一知半解便捉筆立言無怪乎其徒以糊篋覆瓿詬枉費心思於無用之地也

蘇東坡以伊川爲妒劉三傑以考亭爲僞爲逆三傑本無知東坡文士也而亦無忌憚至此

孔文仲劾伊川沈繼祖劾晦菴可謂極其醜詆矣後

來公論何如眞是小人杜做了小人

李徵之名教干城也有功斯道不淺

薛侃曾沈繼祖爲害於考亭小陸子靜王伯安爲害於考亭大

論語載閔子騫辭費宰閔子之不臣季氏甚明家語則載閔子爲費宰問政殆當時記者之誤也史記稱閔子不仕大夫不食汚君之祿太史公去古未遠宜有所據然太史公誣宰我以從叛傳子貢以貨殖則未免毀損其眞矣

春秋戰國時遊諢捭闔之士往往誣聖賢以自便其言荒唐媟褻至不忍見聞子輿氏稍爲辨其一二其餘散見於雜乘者尚多漢儒非加深考輒筆之史傳承訛襲誤莫知是正自家語戴記諸書已多失眞而孔叢子呂氏春秋韓詩外傳新序論衡說苑及馬班之書爲甚學者所宜著眼無爲所誤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最是學者讀書之法有若似孔子非以其貌也後世圖七十二賢像有若與仲尼略等豈不可笑乃知太史公誤人不淺

朱子論韓昌黎曰退之雖是見得道之大用是如此然却無實用功處他當初本只要討官職做始終只是這心他只是要做得言語似六經便以爲傳道至其每日工夫只是做詩博奕酣飲取樂而已觀其詩便可見都糊貼鄰原道不起至其做官臨政也不是要爲國做事也無甚可稱其實只是要討官職而已論歐陽永叔曰歐公大槩皆以文人自立平時讀書只把做考究古今治亂興衰底事要做文章都不會向身上做工夫平日只是以飲

酒戲謔度日觀文公評韓歐之言學者全是日用做工夫要緊文章事功其末也歟

朱子曰韓退之歐陽永叔所謂扶持正道不雜釋老者也然到得緊要處更處置不行更說不去便說得來也拙不分曉緣他不曾去窮理只是學作文所以如此可見學者若無十分真本領只靠皮毛上硌綽些須便要去鬪異端亦可謂不度德量力者也

韓文公令陽山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守潮州能馴鰐魚之暴潮人至今有韓山韓木之稱非誠意感人而能如是乎

范文正自謂生平無怨惡於一人司馬文正自謂生平所爲無不可以對人言者即此可想見二公忠厚正直光明洞達底氣象

温公神道碑云其文如金玉穀帛藥石也必有適於用無益之文未嘗一語及之然則必如温公而後可以言爲文

邵堯夫居洛四十年安貧樂道自云未嘗皺眉誠無

愧安樂先生矣

史稱楊子雲少嗜欲不愛富貴顧頗好詞賦夫詞賦文章之富貴者也天下豈有溺詞章而淡榮利者哉卒爲莽大夫著美新論生平本色盡露矣故學者必以存理遏欲爲本

秋梁公何嘗不爲斗南一人人亦顧自立何如爾時與地烏得而限之

古人震驚不喪只是平日養勝自能如此若待臨時强制便做得來也風吹草動決不稔貼

不動心乃是內重外輕不爲事物所勝一爲所勝即
不能不動矣然非平時見得明透守得堅定亦不
能不爲事物所勝此孟子之知言養氣爲學者切
要工夫也
人心一足處處皆安樂窩也不然焉往而不得陷阱
荆棘哉
陶靖節豈讀書不求解者李延平豈不著書作文者
所重在風節行誼不欲以此見長爾而固陋人往
往以之借口則可笑也

大都古人多是自責不得已而後爲自任之辭
如淵明云讀書不求甚解自謙辭也明道云新法
之禍吾黨激成之自責辭也後人不察都認以爲
真然則孔子之何有於我則吾豈敢丘未能一等
語豈皆自道其實耶
李延平未嘗著書作文薛敬軒未嘗開堂授徒何害
其爲一代大儒可見學問之道端貴自得爾豈必
蹈襲陳跡依傍古人
鑑無易面之能無見醜之罪

醜人惡鑑非鑑之罪也一返觀焉斯無惡於鑑矣
王振之於文清始也以三楊之薦而特用之繼也以
其不附己而欲殺之終也以老僕之言而卒救出
之振雖肆毒猶幸有此一轉使遇魏璫文清之禍
豈必減於楊左耶故忠賢惡浮於王振楊左禍烈
於文清有幸不幸焉爾
文清既致仕歸李文達當國頻以書寄文清始終不
答門人問之曰昔溫公退居洛中呂申公屢書問
亦不答某亦不必答也竊謂士大夫雖身離國門
通之理或公或私若在所宜答亦何嫌何疑而靳
於一紙耶此在前輩必有所見非後學之所及知
也
三楊不申救文清文清不申救忠肅予不能無疑議
焉
文清在內閣太監生辰同列約相賀文清遣稱腹痛
而出夫以文清重望竟不同往可也奚必稱腹痛
哉稱腹痛是托疾也文清平日何等飾慨恐未必

出此此必記者之誤

傳稱文清出鄉行至中途絕糧子淳愠言曰人家好好做官他便要退受困誰怨云云夫淳縱不肖以文清之庭訓豈不能少變其氣質之偏何至出言粗野不遜如此此亦必記者之誤

予嘗曰書潤屋德潤身何貧之足憂及讀敬齋集亦有以仁義潤身以牙籤潤屋之語喜其所見之同因筆之

寡過非爲小人也而與小人處則益加謹焉然則小人非他山之助乎

色厲內荏小人也無非無刺鄉愿也患得患失鄙夫也三樣頭面却是一副肚腸論語連編此三章亦有深意

杜元凱左傳癖與王濟馬癖和嶠錢癖無異所謂玩物喪志也

心好諸般不好也好心不好諸般好也不好世人諸般要好只心不要好是之謂不知類

許白雲及門之士著錄者千餘人隨其材分咸有所得然獨不以科舉之文授人曰此義利之所由分也子意亦然

王會之初慕諸葛武侯之爲人自號長嘯既而曰長嘯亦非持敬之道遂改號啓齋觀此一節會之用功可謂收斂切實學者所當取法也

天地間惟無知底人最可怕人一無知甚樣事做不出便是亂臣賊子極惡窮兇也都只爲他無知聖賢千言萬語都只要化誨這般人君相千辛萬苦都只要安頓這般人

子最喜聽漁歌讀田家詩共樵牧人語亦生來一癖也

儒佛關頭未會透過終被釋迦老子踏在脚底下去無聲無臭就在天命上講不識不知就在帝則上講無思無爲就在體用上講不學不慮就在知能上講吾儒之說也離却天命只講無聲無臭離却帝則只講不識不知離却體用只講無思無爲離却知能只講不學不慮異端之見也

陽明未嘗求異於佛世儒代爲之求同於儒蓋陽明

不知佛之不同於儒而謂其同世儒不知陽明之不異於佛而謂其異也

卽物窮理踐形盡性儒者也問聲悟道見色明心佛氏也

吾儒只不要有惡念頭禪家並不要有善念頭不要有惡念頭這便是善念頭不要有善念頭這便是惡念頭

心之精神是謂聖決非孔子之言楊慈湖以爲此聖人至言記論語者不知載入蓋慈湖特以精神之說與佛家精魂靈明相近故取之爾子觀六經之言與此絕不相似其爲假托無疑

命也性也道也教也一以貫之者也如云無善無惡則是在天爲無善無惡在人爲無善無惡之命性率無善無惡之性爲無善無惡之道修無善無惡之教不知成何宇宙甚矣姚江之徒之謬也

朱子曰幾說道要距楊墨便是聖人之徒如人逐賊有人見之若說道賊也可恕這便喚做賊之黨又曰不討亂賊而謂人勿討者凶逆之黨也不距楊墨而謂人勿距者禽獸之徒也聖賢立法之嚴如此可不畏哉

如解攻乎異端爲攻擊閑先聖之道爲閑習皆是不必攻討之說自姚江而後都是這般見解

一部釋藏其大指不過無善無惡而已我故曰告子陽明皆禪宗也

指月錄五燈會元等書一言以蔽之曰不思善不思惡

子思曰率性之謂道荀卿曰率性之謂惡

蘇東坡論性謂自堯舜以來至孔子不得已而曰中曰一未嘗分善惡言也自孟子道性善而一與中支矣胡文定公論性謂孟子道性善只是贊嘆之辭說好箇性如佛言善哉善哉五峰論性云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全具無適無莫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夫以孟子道性善爲贊嘆之詞此不足深辨如曰中曰一卽善之別

名所謂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全具非善而何二子之言抑何自相矛盾也

孟子言必稱堯舜所願則學孔子可謂正矣醇矣此所以異於荀楊之徒與

陳止齋曰子思之言性言乎性之所自來也孟子之言性言乎性之所固有也荀子論情非論性也楊雄論習非論性也韓愈論才非論性也修性之說滅情之論無怪乎後世之紛紛也子按此說近之但以荀子爲論情則非也孟子道性善正在情上知性正坐不知情爾

當正學不明衆言淆亂之際時無眞正大儒出乎其間似是而非之說紛紛熒惑既無所折衷而時君見天下豈有情惡而性善者哉性情一也荀子不

庸宰好尚偏僻則邪說易售妒人更易得志是非之公好惡之正尤難措語以故支流曲學往往以名高徒衆其道大行甚至鼠入孔庭儼然俎豆迨事久論定然後議罷其所失已多矣而淺衷褊見之子猶以謂某某既入孔廟未可輕議吁是何言也荀況楊雄賈逵郭象杜預之徒非孔廟中人耶後來之公論何如也且如孔墨荀孟同辭並稱者千有餘年至濂洛諸君子出而其途始分其名始正若第以微倖一旦涸廁庶之席而遂欲箝千百世學士之口豈理也哉

果同耶不辨可也然而未敢以爲同也果不同耶將孰是而孰非也即欲不辨不可得矣

天下無兩是之理何徇至於學術而疑之君子小人無調停之理正學邪教無渾同之理所謂

蕭蓧不同藏莠粢不共治也

孟子只是要辨告子只是勿求若以辨論爲非則告子賢於孟子遠矣

吾儒之於二氏歸則受之叛則距之徂往則治之大聖人作用都如此否則洪水猛獸之禍立見矣

而今縱不能燬淫祠焚老釋書悉令海內僧道歸農只且停給度牒禁止簪剃有違者罪之仍勒令還俗不五六十年緇黃之徒自消滅殆盡宛然一唐虞三代世界矣前代亦有建白及此者時君皆不

能行其實此事甚順易不知何憚而不爲也
若論眞能識字古今惟孔子一人
告子本不曾出頭得陽明方長得聲價所謂後世之
子雲也
陽明是告子大知已卓吾是馮道大知已
陽明之於聖學只是胡說亂道而已
陽明之學總是懸空杜撰夫子曰是故惡夫佞者陽
明是也
陽明荅羅整菴書有云某爲朱子晚年定論蓋亦不
得已而然中間年歲早晚誠有所未考雖不必盡
出於晚年固多出於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調
停以明此學爲重平生於朱子之說如神明著龜
一旦與之背馳心誠有所未忍故不得已而爲此
嗟乎學問之道是是非非毫釐不容差謬亦惡容
委曲調停於其間耶天下之大豈無有能讀朱子
之書悉究其本末者陽明未嘗深思詳考而率易
立說是不知而作也是欺已欺人也一遇明眼人
則支吾閃爍都不成說話論學何如事而卤莽若
此其何以取信於天下後世況朱子之言可信則
不當與之背馳如不可信則背之可也又安有所
不忍與有所不得已也哉吾誠不能解於陽明之
說矣
陽明之徒尊佛而卑聖至謂孔子是纏頭佛佛乃是
上聖人可謂狂病喪心者矣
清談實宗老莊文中子謂清談盛而晉室衰非老莊
之罪然則非老莊之罪而孔孟之罪耶
崔浩號稱博學觀其上書證寇謙之之說其爲不通
又孰甚焉
王欽若吾無責焉爾矣以王子明之賢猶附和天書
以逢君固位上下習爲誣罔不顧天下人非笑士
大夫利心未除便無所不至可勿戒哉
韓歐雖闢佛却全不知佛程朱之論正矣亦未嘗深
求之也
李德遠云若論學惟佛氏直截如學周公孔子乃是
抱橋柱澡洗後來姚江一派只此口吻都是如此
佛家曰千休千處得一了一切妙白沙曰千休千處

得一念一心持白沙分明是禪高忠憲反有取於其言何也

陽明臨終曰此心光明更復何言非和尚偈語而何弄精魂坐禪定參話頭鬪機鋒裝模作樣大驚小怪藏頭露尾閃倏幻妄釋子千態萬狀只是說已說人

吾儒只是箇實釋氏只是箇空吾儒只是箇有釋氏只是箇無儒釋之辨數言可盡予前三十年看得是如此而今看來仍是如此康熙甲子六月六日

晨起敬書時學統書成子年五十矣 壽

跋

愚齋先生著書明道凡數十萬言力不能全刻行世而士之有志者望先生之宮牆皇皇然若有所求而未得先生善之于是先刻其閑道錄及劄記二種以代荅問二書卷帙無多而規模已具矣顧以余之不知學猶屬爲一言余謂閑道錄鎔鑄微言劄記獨抒心得大抵皆有不可臆測之學不可假借之理不可移易之識不可撓屈之筆而程其功効則大稱人心者是有三焉何則蓋吾嘗疑三教之

名不知自何時始二氏之徒爲之耶抑吾儒中之倡之耶甚無謂也是書出而後知天下古今之惟有一教也是其大稱人心者一也吾夫子之面目常爲人所借有若似夫子一借也子夏居西河使人疑于夫子一借也此猶借之善者也至胡廣以中庸借陋矣馴至馮道以無可無不可借悖天理矣其他若武斷經典以便已私若鳧不疑引春秋以證戾太子之類皆借也而是書一掃之始得見夫子之眞面目其大稱人心者二也

仲尼日月也而浮雲能蔽之夫日月至高浮雲出其下烏能蔽之哉蓋是浮雲也上之雖不能礙日月而下之能使橫目之民不得覩日月之光故可恨也今也舉目覩日月即舉目覩仲尼其爲大稱人心者三也三者得而吾道尊厥功豈細哉吾爲正告來學而一切同中之異毫釐千里之辯舉在其中先生之數十萬言可以嗣出矣同里七十五叟杜濬拜書其後

道光戊戌鐫

理學逢源

俞敬業堂藏板

序

婺源汪雙池先生著立書二十餘種余曾刻其讀困知札記讀近思錄儒先晤語三帙暨視學安徽洪中翰鈞彙集来商付梓既刊成四書詮義復以文集余為序而行之矣曩者巳叅董蕅槎編修最鄙膺先生遺書嘗言世有校刊者當以理學逢原為先務中翰心識之方從編修之族人某借本鈔校而以奉諱中輟余之滿任来京此事遂懸心目間不

能去今年夏余子龍光来應禮部試言其里人俞君堯章將刻此書屬余為一言未幾圃書之例言數條見寄余乃深幸同志云不孤抑韓子所云用功深者收名也遠先生

之書固有晦而愈久而彰之愈顯者在耶先生反經衛道崇正闢邪之苦心見於文集及諸書體例者蓁詳此書宗法小學近思録外内外二編明體達用本末無資欲學者自求諸身而得夫天性之本然非以著書自負博洽先生之言如此夫學貴聖賢之學務求學進思録無以入門顧誦法朱子手定之書而不取朱子所自為說者更互演繹求其指歸猶昌黎所謂不造其堂不嚌其胾也先生謂六經不折衷于程朱無以發其蘊由是其載者也

之感乎朱子謂四子書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今先生是編又將與西山讀書記同為近思錄階梯矣余資性駑下猶願奉是編而卒業焉當世不乏倡明正學之

彦先生之鄉尤多讀而好之者俞君此舉有功前哲而裨益後進為不小矣余故不辭而弁其端惜乎編修墓有宿草不及親見刊行又太息不置也

道光十有八年歲次戊戌嘉平月樵李後學沈維鐈謹撰

自序

理一而已自四子六經以至周程張朱之所演繹載籍雖繁要不過欲人反求之身心而得其天性之本然則以是見之行事以實踐而力行之而於以措之民物莫不皆準此千聖所同符古今無二致也然而事物之交至變至賾天人之故元遠幽微豈末學所能猝覩而況乎異端邪說與夫誦記辭章之學又從而汨之使高焉者必惑於寂滅虛無之說而下焉者又役於功名富貴之途卒之無得於己吁嗟乎不究其源不知其理之一也不觀其賾不知其分之殊也異端棄事物而寂守此心既賊其本末學以爲

人而慕於榮祿又賊其枝賊其枝是傷其本賊其本枝從而亡異學之流不息大道之本不明是邪說誣民幾於滅熄可無懼歟顧大道之行雖晦而性命之正自存學者亦惟是窮理致知而於以徐探其源則異學之偏辭有不能惑反躬實踐而於以眞知其味則當世之榮祿有不足搖而欲窮理致知反躬實踐則舍四子六經之書及周程張朱之教其末由也矣乃經書具存先儒不遠而苟非居敬持志以沈潛反復於其間又何能以不惑乎他而幾於自得也烜鄉者嘗輯理學逢源一書蓋亦欲以是自求於身心而得夫天性之本然因是經書所得輒以類識之欲使弗忘而亦欲同志有人亦或因是書以窺聖學之旨非敢以著書自負博洽矜人也顧曩時所輯猶未免雜亂無章恐不足以窮聖學之蘊邇因與麗南往復談論還復潛心理會補闕刪蕪定書凡十二卷自天人性命之微以及夫日用倫常之著自方寸隱微之地以達之經綸一世之猷亦庶幾井井有條通貫融徹所以反求身心以探夫天性之本源者亦可不待外求而得終身焉足矣但是編分條別類援引經書有似於徵求典故以副時望者然條類雖分指歸則一援引雖雜脈絡自通闢異防流反經衛道意思所存無不可見茲因藏之篋笥用以自箴已耳異日當有得是書而讀之者其亦鑒予心而深察其意之所存則慎無以尋常類書視之焉可也

皆

乾隆癸亥四月朔後五日婺源汪烜自序

汪紱一名烜字燦人別號雙池尚書應蛟之元孫父士極負才不羈貧而善遊紱少不能從師母江氏博通經史授以四書諸經數年皆成誦年八歲戲折竹枝排八卦江見之曰卦畫有斷有連汝所排皆連誤也對曰兒以仰體爲陽俯體爲陰其穎悟多類此江後得末疾臥床第者數載紱事之備極勞瘁既沒往省士極於金陵遣之歸無以自給往景德鎮畫碗爲傭以居喪不御酒肉羣傭交笑侮之尋入閩有陳總兵者延爲子師執禮甚恭浦城學者爭受業焉已而奔父喪旅葬於鳳臺門外迎精而返與江合葬

時年逾三十卓然有成復之浦城館舍益肆力問學以斯文爲己任治經則博綜疏義窮理則剖析精微而皆折衷於朱子每有獨得往復發明撰述等身悉歸純正自星歷地志樂律兵制陰陽醫卜以至彈琴彎弓篆刻繪事無所不通顧以高介違俗且久客時人鮮知之五十後始就試補邑庠生名譽日起究未有能窺其牆仞者獨沈川余元遴師事之得聞爲學要領踰年紱病終子思謙庠生以毀卒元遴往收紱遺書藏弆唯謹乾隆壬辰

詔徵天下羣書明年學使朱學士筠按試徽州元遴抱紱書十餘帙以獻筠嘉賞命學官繕寫上四庫館且檄有司

旨崇祀鄉賢祠

嗚呼先生之歿也六閱月矣心喪啣痛至今不能作一字以寫哀忱其何以狀先生一生之行實哉去歲仲冬會屬人一生辛勤道脈其蘊悉見於書至閱歷往往不自言問之亦不甚答故少年及在閫事無從查考擬將以所聞於家丹及能記憶者次爲一冊滉兄成之兄當不忍辭也今正初八鳴之垂危馳召比相見已失聲詢其節畧竟以病故未及成一字至十三日又下世矣嗚呼以先生之學既未獲顯於時復殤其孫天其嗣而幷湮沒其事蹟悠悠蒼

天何其酷也顧著述之勤學問之正閱其書者自能知之然一代大儒後日將採其懿行傳之儒林萬一遠佚無從查核則聲光悶蓄豈惟長逝者私憾無窮後死者與有責焉敢畧記所聞存什一於千百俾後人知仰法焉先生姓汪氏諱烜庠名紱字燦人雙池其號也其先世出唐越國公華後十二傳至道安公以兵馬使鎮婺源因家焉十七傳至淑璋公自浯溪遷拔萃又五傳至贈戶部尚書希利公則先生六世祖也五世祖煥祖公邑庠生封僉都御史贈戶部尚書高祖諱清簡諱應蛟明萬歷甲戌進士累官戶部尚書理學經濟蔚爲儒宗著述甚富實行詳志乘明

間卒無所遇後乃幕客金陵歲不通音問孺人處之怡然曰貧富命也何足憂惟子能讀書成立則幸事耳烜稍長即令入塾然姿稟稍遜先生甫能言善記識孺人提抱時往往舉經書口授之聽即成誦艱於從師又恐時師弗能教也乃自課督室中置長榻一孺人坐治鍼黹虛其半置書又設小几坐先生於旁教之諷誦細爲解釋向讀必專一不得左右顧顧輒夏楚慈母也逾嚴師焉先生天授神奇後承母訓嚴切十歲以前四子諸經已習熟成童後習舉子業旁及詩文亦皆母氏手爲指示蓋終身未嘗一日從師云弱冠後江孺人得瘋症飲食於床第者數年先生

躬執爨撫摩湯藥日夜極勞痒自傷窘乏缺甘旨及孺人歿哀毀骨立繼念父客金陵久疏音問憂服往省士極公以遇之窮也孺人復歿也語先生曰爾來奚爲吾無歸矣古人云家徒壁立吾壁幷非己有如此寂寂徒爲鄉黨嗤子速歸毋久留也先生請留侍公曰予無以自存爾更涸我耶且汝性拙此間亦無置汝處先生請益力公繼之以怒且囑居停勿與飲食乃垂涕歸先生少奉母教未嘗輕出門戶與族眾不習鄰之落魄益無肯爲調護者兄嫂俱傭於人身無所託不得已乃至江西景德鎮傭畫景鎮五方之民雜處市習涼薄先生稟規矩寡言笑又方居喪食不

蔬果斷酒肉僦輩輩詘侮之閒爲詩歌以見志同人以爲謗己嗾主者使弗留焉先生去之樂平館於石氏歲餘不合乃歷萬年弋陽上饒永豐之間至福建浦城館於陳總兵楓嶺營中嘗閱先生與兄書云自離桑梓以後困苦流離抱病於接竹絕糧於萬年奔走於上饒幾頓於永豐當此之時自以爲無復生理然某雖困窮不肯一日忘學週一草一木之奇必詢之以資博物見一言一行之善必存之以備參考非義之事不敢爲非義之財不敢取孜孜以成其學兢業以守其身恐負吾父母之教云則先生之困窮力學蚤歲已然矣未幾士極公歿於金陵聞訃慟絕奔

赴金陵盡以所得館穀營宅兆於鳳臺門外迎精而返合衣冠於江孺人之墓仍赴閩館益肆力學問毅然以斯文爲己任館近書肆往往借觀百氏之書無不研究著述亦日以富而先生年逾三十矣先生嘗云自有知識以來未嘗輟書然三十以前於經學猶或作輟三十以後盡焚其雜著數百萬言而一於經研經則參考眾說而一衷於朱子志專一而用力勤至五十時覺此理明白坦易浩然沛然無復向日艱難之態矣先生之於四書此謂朱子集註而後惟勉齋諸賢躬承師說有所發明何王金許陳胡吳史而下已浸失微言之緒有明大全之纂當日君若臣皆失其道安能得聖賢之旨而決擇於羣賢得失之林故朱子所非者或載之或朱子所取者復畔焉或朱子所嘗言而意旨別屬者又彼此混附而不能察其言之有因及姚江龍溪以後多以叛傳離經爲事其號墨守程朱如蔡林顧劉輩立言亦有陰與註背而不自知者於是糾繆辨譌成四書詮義一書初意只鋤羣穢不爲講家又以不愜人心難於通貫各章畧爲挨講曲折詳明無所不盡則或問之遺意也其論易也則曰易言時中之道聖人寡過之書在天涵理而著象在物成象而寓理故上聖得理而顯象聖人其次因象而觀理其次乃即事以求理得理而顯象聖人

之作易也因象而觀理讀易之方也卽事以求理卜筮之事也然焦京流於術數而易之用亡自周子作太極圖說易通程子作易傳而理明邵子演先天圖而象著朱子集諸子之大成象數宗邵子義理主周程於是體用備而時中之義明乃圖說見毀於象山易傳受詆於袁枢邵圖見非於林栗象占之說卦變之圖後世猶多議朱子者則甚矣易之難言也先生八歲時戲析八卦以竹枝排之母見之語曰八卦有斷有連汝所排皆連晝安也先生曰兒以仰體爲陽俯體爲陰也母曰是得其意矣孺子他日其能神明於易耶及著詩書詮義

二書成乃作易經詮義然易稿者數四最後成於乾隆之丙子其於初稿自立議論稍與本義牴牾處皆痛爲掃刮至於異說糾紛則明辨益力又以明初傳義並行習易者因劉朱義以附程本已失朱子之意其後專行朱義而其本則仍程本是幷傳義之本兩失之故詮義一從朱義古本分別經翼不復劉程傳以附朱義至程傳義理粹精不可移易本義未及收者則採以附朱義之後或文義未安有不可從而人反從之者亦稍爲辨析洋洋灑灑幾百萬言非識義文喫緊者不能作亦不能讀也尚書則自母曰授時頗易之及舞勺時或問以古文眞僞禹貢水道對未

能悉乃赧然以書爲未易言而探討益力自云高祖清簡公爲司徒時戎事方殷講論天下形勢輿籍頗詳曾祖光祿公研於星經歷史二者幸有傳言故義和諸章及禹貢皆非所難周誥殷盤辭聱牙耳難不在是二典三謨九疇洪範伊周微言與大易學庸相表裏天人之際性命之原也而唐虞受禪湯武征誅伊尹營桐周公避謗其間非得聖人之心何以知聖人之處事不察於性命本原之地又安足以知聖人之心哉顧詩易傳有朱子而書獨以屬蔡氏是蔡傳不異朱傳披閱數過豁然有得更爲詮義一篇時雍正癸丑也書成族姪擔以入京後卒於京寓本遂亡失遴以重著爲請先生復記憶成篇大約較舊本損者三之一益者三之一自序云因敝筆硯重理舊緒十餘年見聞日廣觸緒相發時有新得蓋義理猶昔而辨析益加詳矣至於詩則深病記醜之徒搜爬舊序矜博聞而與朱子爲難詮義之作章句訓詁諷詠涵濡於國風雅頌之體勢貞淫正變之原由無不曲暢旁通務以發揮朱子之意而於鳥獸草木之名時或考据以正其小誤漏遺蓋先生不言博而典博未有過之者也謂春秋一書大義微辭聖人獨斷非徒記載之文然謂魯史舊文而斟酌其是非以垂法後世然也謂逐字而改易增損之以爲褒貶非也如春

正書王河陽書狩桓正不王定元無正稷成宋亂澶淵宋
災之頻值著議貶無勞曲說其餘不過屬辭比事是非功
罪按事可考而勸懲已寓乎其中左氏記事詳明讀經必
以爲案公穀所述見聞異辭難以爲據然左氏所斷之辭
所發之例多謬於理而不可從公穀辭義甚辨而各以其
意揣度聖心得失亦相半迄漢唐宋諸儒各是其是交相
矛盾胡傳大義炳朗辭氣昌明然書法泥而太曲朱子有
所不滿至大全所載宋元之論多可補胡氏之闕然亦純
雜相參夫欲通春秋之經當博綜於傳傳義各殊當衷於
一一無可執斷之以理理無定見衡之以中中無定體參

之以時時有不同按之於事聖人之道時中而已隨事順
理因時處宜則春秋之筆削也是以敢斟酌四傳而去取
之時或斷以己意宦淺無深宦直無曲序事必綜本末論
事必極周詳疑則闕其所取用不過數家足以發明經
義而止朱子向以春秋爲難言茲所去取實宗朱子之意
紫陽可與當亦不子過諭卽揆之孔子之意或亦不相柢
牾蓋先生自敍云云而其書之大畧可識矣其讀禮也以
雲莊集說爲平易純正然病其或雜引他說不爲折衷或
隨手撏援不順文義且其間有擇未精語未詳者乃因雲
莊之註蒐輯紹聞參以己意裁擇而刪定焉名曰禮記章

句其所去取之故是非之辨章句所未能悉載者又仿朱
子四書或問之例著禮記或問以盡其說最後欲合三禮
成編方成儀禮圖式疾劇乃止至冠昏喪祭以及鄉射士
相見居鄉居家諸儀嘗取朱子家禮一書參之儀禮合宋
明諸儒所論異同之不一者設爲問答以明禮意爲六禮
或問六卷凡家禮所省而儀禮所存者輒爲商搉而增益
之雖自以爲僭踰而酌古通今之意亦綦苦矣律呂之學
先生尤精嘗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乃經生家紙上空談
未嘗親執其器工絲竹者徒守其器又不能察其所以然
古籍僅存樂記一篇而律呂器數皆難悉考蔡西山綜覽

古來諸儒所論成律呂新書樂記言理西山言律律理以律
爲歸律以理爲斷三書不可不合以參觀然理寓於聲而
律顯於器器以成聲聲以合律則器數又不容以不考因
合樂記及西山之書而疏通其意更上採考工周禮先儒
註疏及先賢之論樂者爲續新書二卷以附於後名曰樂
經律呂通解又別註樂經或問三卷於器數尤爲詳核孝
經一書先生以爲孔子與大學並傳曾子大學得朱子章
句人人知所共習孝經雖定爲刊誤而未及註釋朱子恒
自惜之今學者傳誦尙仍石臺而罕睹刊誤之本是以今
文古文互相觝排我

朝命儒臣撰孝經衍義用朱子所定經文於卷首衍經不
衍傳蓋倣眞西山大學衍義之例第衍義以刊誤爲宗鄉
會命題仍用石臺之舊草野傳誦莫適爲主乃因朱子之
本詳其訓詁究其指歸著爲章句使經傳互相發明此則
先生廣補朱子所未及者以上著釋四書易書詩春秋禮
樂孝經約數百萬言縷晰條分洞其蘊奥宋元以來諸儒
之釋經未有如是其詳且盡者也嘗謂理一而已而異學
汨之辭章汨之故高者入於虛無下者溺於功利學者惟
窮理致知以探其源反躬實踐以知其味斯耶說不能搖
而榮利不足戀然理雖一而分則殊聖賢言各有當其循

序致精慮學者未知其梗概而無以識其大體所存於是
彙爲一冊分門別類自天人性命之微及夫日用倫常之
著自方寸隱微之地達之經綸斯世之猷援引考據而以
己意折衷其間井井有條通融貫徹名曰理學逢源閱是
書而先生所以深造自得者可知矣其他說理則有讀近
思錄讀書錄讀困知記讀問學錄諸書皆推闡諸儒蘊
奥而補塞其罅漏考典則有山海經存參讀禮志疑儒先
傳稍疑難註腳之中復下註腳理若蘭絲字若牛毛書法
非其所工點畫必依正韻無一筆苟且而章妥句適行數
之高低空白整齊適均若經數手稱量比擬而出者在先

宮陽宅之涉筆以及讀陰符經參同契與琴譜屢屢記之
成編或爲應酬之言或博義理之趣不足爲先生重然出
其緒餘猶足使專家者執以成名則取多而用宏不可紀
極也少未出試然不廢時文故先生文皆發四子六經之
精蘊而盡萬物之事情實擅正嘉天崇及　國初諸名
家之勝歲壬戌教授家塾族中諸從游者謂窮經將以致
用力請先生出應提學試先生亦欲爲紫陽之游乃從其
請提學少宗伯嵩壽公賞其文謂宜焚香盥誦之人或
欣其由此樹幟文場以取名譽而不知非先生意也樂府
二卷名大風集其五七言及近體絕句約三千餘篇多沉
雄激宕雅近少陵詩餘亦風流婉約賦序解論記牘箴銘
及雜著之屬約五六百首嘗自訂爲雙池文集雖體製各
殊其氣體明白曉暢常以淺易之語寫深湛之思出之若
不經意而閱者忘理道之艱蓋由天理爛熟在胸故投之
所向無不如意而波瀾體格不足云也餘如丹青篆刻游
藝之事靡所不能非先生之所重故不殫述其註經及諸
書也不起稿不繙閱諸家之言裝格直書每日得數千言
值稍疑難註腳之中復下註腳理若蘭絲字若牛毛書法
非其所工點畫必依正韻無一筆苟且而章妥句適行數
之高低空白整齊適均若經數手稱量比擬而出者在先
韻析則詳著音韻之原委至六壬之發揮醫林之輯畧九

生爲書極而通而書無副本失則難求又以不起稿之爲累也今遴編所存計四書詮義十五卷易經詮義十五卷書經詮義十三卷詩經詮義十五卷春秋集傳十六卷禮記章句十卷禮記或問四卷樂經律呂通解五卷樂經或問三卷孝經章句或問一卷理學逢源十二卷山海經存四卷戊笈談兵十卷讀近思錄一卷讀書錄一卷讀困知記一卷讀問學錄一卷參讀禮志疑二卷讀陰符經一卷讀參同契一卷策畧四卷詩韻析六卷物詮三卷文集八卷大風集二卷詩集七卷儒先晤語二卷琴譜一卷醫林輯畧採源九卷六主數六卷九宮陽宅

二卷時文六百首計十四卷共一百九十五卷然紙數多而字數密以坊本計之約六百卷先生著作深恥自炫多藏巾笥其讀書也目力雖敏而搆思刻苦一字一句之未安思之竟夕必求融貫而後已至援引浩博又皆自眾籍中來因悟先生之於書卽朱子所云循序漸進熟讀精思者也夫以先生之資稟讀書非難而自成童以後困苦顛連道途旅寓衣食不充而不廢學則難然才子數奇文章憎命嗜古之士不以境遇輟其所好者亦多有之或修謏聞敗壁土銼細民不能堪先生處之怡然有清貧到老眞風月經術空疏著作雖多無補世教而先生研窮經義得吾分得喪原非爲一身之句獨念此道之孤鮮可與語廢書而嘆時見乎詞彌留之際顧遺書而嘆曰著述如此其斷簡於眾遺發新知於卓識皆天人性命之微言民生日用之切務無一毫爲人狗外之心則難又或穎悟絕人豪傑自命立言不朽思過古人而別標宗旨更啓爭端其斤繩尺是守者則又徒襲糟粕依樣葫蘆不足以發揮精蘊先生則墨守程朱縱橫排宕而一軌於正至於天地萬物生成之理日月星辰出沒之方飛潛動植化育之由六合九州生產之異五行生尅制化吉凶消長之故五聲六律八音正變節奏之道以及象數方名胎息孕育之原莫不究極指歸而漢唐宋明以來諸儒聚訟紛紛所不能決者先生批卻導窾游刃有餘秦然以解豈非尤難之難者乎孝友性成事兄如父歸娶後迎兄嫂同爨口用獨支姪成

童攜入閭肄業姪性弗好也乃使習藝事藝成與歸未幾兄歿嫂姪木物故先生哭之慟爲竭力營葬歲時祭祀弗衰口給儉約無故不御酒肉饑荒年米價昂貴時屑豆作糜忍飢以度朝夕數日無米者屢有之僦屋半間不蔽風雨敗壁土銼細民不能堪先生處之怡然有清貧到老眞吾分得喪原非爲一身之句獨念此道之孤鮮可與語廢書而嘆時見乎詞彌留之際顧遺書而嘆曰著述如此其竟不傳乎嗚呼古來聖賢多遭困厄然雖不得大行於時功名亦必有以自見顧或時當衰晚偃蹇宜也先生値聖治休明旁求經學之口而伏處深山窮谷不得與稽古

之榮不尤可惜哉先生爲學隨事體究不立宗旨嘗語學者曰人之所以異於物者此心然莊周逍遥游其心於參廓穆迦般若寂其心以自在是皆以有用之心置之無用之地蓋心不可不用而效庸人之役役則傷心不可不養而學異說之空虛則廢事理甚平常奇怪可以不慕生世有定分富貴可以不求惟是盡心於其所當爲可爲而不馳心於其所不當爲與不必爲則此心休休而得其所養至面壁九年一旦徹悟瘴心閉門一日千里此豈也先生嘗染疫昏迷中喃喃囈語聽之皆經書及三代典禮無一塵俗鄙僻之言則先生平時之心志清明不爲客氣所使可知矣先生生康熙三十一年壬申七月初九日卒乾隆二十四年己卯九月初八日享年六十有八配江氏同邑江世業公女溫恭淑愼方先生母氏爲訂婚時孺人纔數歲及先生自金陵歸客游閩浙聲息不通者幾十年父兄欲再擇壻孺人以死自誓乃免比先生歸娶時三十二歲而孺人年二十七矣孺人嘗語遜云入先生門幾四十年從未聞一怒言見一怒色子四長三四俱殤次思謙邑庠生字鳴之少聰俊日誦數千言所爲詩文卓然有法度體弱積勞因鄉試歸遲一日不及送先生終哀痛毀傷後先生四月卒年二十有九女三長及三俱殤次適遜從弟能

照孫守銓先先生四月殤媳詹氏於先生病時曾刲股以進後嗚之病不起期功無人後事無托先半月自經死嗚呼先生盛德在躬而身後如是遠近聞之莫不痛心流涕謂天道爲不可解即遜又安能爲之解也特是天之禍福於人也與世俗異世之享大名膺顯仕子孫衆多者數傳後如輕塵飄風漠無踪響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諸人道統流傳明禋俎豆百世不遷昔曹月川昌明道學史稱爲一朝之冠二子瑜琛廬墓相繼而卒又我郡陳定宇我婺胡雲峯胡雙湖今亦無傳莊莊理數或未可知而扶名教衍聖傳流芳千載天理常存人心不死先生其必不湮沒矣遜與先生誼本舊姻兼承不棄悼哲人之既萎恐斯文之久湮故敢畧爲序次諸書之大畧其他交人接物律身行己之大端與夫一行一善中人所可勉而能者不復具載竊恨從游日淺秉性蠢愚未能久炙休光發其蘊奧而又病中悖憒語無倫次昔潘與嗣誌濂溪之墓史謂潘某何人敢誌其墓遜顧何人敢狀先生哉然懿德同好聞風興起當世　大人君子以正學爲己任必有表章而昌大之者遜蓋日夕切心翹首而望之云

乾隆二十五年三月同邑門人余元遜百拜撰

汪先生墓表 并銘

日講起居注官朝議大夫翰林院侍讀學士提督安徽等處學政大興朱筠撰　欽縣學廩膳生閔道隆書并篆額

婺源爲我家文公之故里宋元明以來鉅師魁儒繩繩相續流風未湮於今見者實惟段莘汪先生江潭江先生尤著筠在京師早聞江先生名比奉命視學來江南試徽州徵其書盡讀之而善會有求書之詔卽具以聞旋檄府建主附祀紫陽書院風示學官弟子俾之嚮學

既癸巳再試徽士婺源學廩膳生余元遴抱持其師汪先生之遺書十餘帙來獻且言曰元遴之師紱樂貧守道著述過身其書可傳其行可亭汲嗣斬焉善人將懼元遴敢弃告待命於下執事筠發書卒讀其書於江先生埒且聞諸府人汪先生之行似江先生無不及也於時博議徧舉文公之徒得十五氏暨汪先生悉爲之主位十有六諏以八月二十日迎主入書院補祀諸儒之次是日筠祓將事諸生畢來又進諸生分錄其遺書行上書局顯厥隱德府之士僉曰宜哉元遴復言曰先生之鬼其不餒顧敝家無子孫祀者先生其卒餒謹具書事實列上請刻石表諸

墓道尙識來者筠曰然乃文以表之而召諸生之工隸書者欽閱道隆書文上石拔先生諱煊其爲諸生之名曰紱字燦人小字重生號雙池婺源之北鄉拔莘里人四世祖應蛟故明戶部尙書諡清簡曾祖元會祖斯涵父士極母江孺人自清簡公後再世業中落父以貧窶出遊久之不歸母賢且知書先生初能言母江卽口授四子書五經八歲悉成誦自是讀書稟母之敎未嘗從師比弱冠母病臥累年先生日夜侍疾家益貧十日未嘗遇一飽母沒斂畢聞父淹滯江寧先生走爲父泣勸之歸父曰昔人曰家徒四壁吾壁已屬人若持吾安歸乎叱之去戒主者毋與若

食乃泣而歸比歸益無以自活乃之江西江西浮梁之景德鎭設官置窰所在百工食焉先生晝碗傭其間然稱母喪不御酒肉羣傭以爲笑時時作苦吟以寫其哀則交侮焉之先生去之樂平館石氏踰年亦去當是時先生飄泊上饒萬年永豐之間蹤跡無所定止輒自廣信緣嶺度仙霞關之閩中持一襆被鶉衣蓬藁而行行嶺灘中十餘里或二十里逆旅主人不內則頓宿野廟乞食以往過楓嶺有陳總兵者聞而異之延爲子師執禮甚恭先生課詩書閒教之禮射卒伍爭請爲弟子後用藝得官以去者有之既陳總兵去楓嶺先生授學浦城浦城爲福建江西浙江

之會三省之士薰德慕化從者日進先生聞父卒於江宣
即日奔喪一慟幾殆迎精而歸與母合葬先生自二十以
後著書十餘萬言旁覽百氏九流之書三十後盡燒之資
敏彊記過目在心自是凡有述作息神莊坐振筆直書博
極兩漢六代諸儒疏義元元本本而一以宋五子之學爲
歸六經皆有成書下逮樂律天文地輿陣法術數無不究
暢卓然可傳於後所著尚書詮義十二卷詩經詮義十五
卷四書詮義十五卷春秋集傳十六卷禮記章句十卷或
問四卷六禮或問六卷參讀禮志疑二卷孝經章句一卷
樂經律呂通解五卷樂經或問三卷讀陰符經一卷讀參

同契一卷讀近思錄一卷讀讀書錄一卷儒先晤語一卷
琴譜一卷皆筠及見者又有易經詮義十五卷山海經存
九卷理學逢源十二卷詩韻析六卷物詮八卷策略四卷
讀困知記一卷讀問學錄一卷醫林集略探源九卷戊笈
談兵若干卷六壬數論若干卷大風集四卷文集六卷詩
集六卷先生且卒顧書而嘆曰著書如此而不傳乎元遴
謹收錄而藏之於家玉是乃獻鳴呼先生非元遴則書亦
不傳也先生生平不爲應試學然嘗以制義教子弟年五
十餘諸兄弟強之試受知於故禮部侍郎筠座師諱嵩燾
公持其卷歎曰是當焚香煎茶讀之自是文詞稍稍稱於

人然竟死無知其學者先生見客莊坐無俗語有所質必
更端盡其意遊藝之餘畫山水松竹尤工熟精篆書及於
摹印閒自刻一印其文曰天下多名山其人安在家貧歲
饑無米市豆屑炊之作食未嘗告人曰士人輒語人貧人
縱憐我我可受耶遘疫作囈語侍疾者聽之皆說經也飲
酒累數十杯不醉接人以和逮臧獲惟恐傷之初先生聘
於江客閩久不相聞江之兄嫂欲改議江聞以死誓乃不
敢言比歸先生先生年三十二江二十八矣先生每自外
歸呼江曰某娘江謹答曰先生歸矣江生女嫁余而死有
遺女撫於江與之臥起他日先生宿客於書館而人居內

幼女駡曰豈有男子與婦人同牀者乎鄰人傳以爲語江
嘗語諸弟子曰吾歸汝師三十餘年未嘗聞一怒言見一
怒色然後知先生之居室果克敬以和也先生以乾隆二
十四年九月卒距生於康熙三十一年七月年六十有八
子思謙縣學增生讀書能文章應省試歸後先生沒一日
毀卒一孫先三月殤思謙妻詹割股肉以療舅竟不能起
思謙將卒嘆曰天道如此耶其臟竟自經以殉先生從孫
文藻乃與門人詹大山堉余熊照等共議卜葬先生於里
中陽邊山麓而于婦附其旁云系之以銘曰

先生嘗試於鄉作詩言其傷貧也吾分吾身無得喪聞升

高俯屋曰屋多人少孰自匪信乎以仁任己而古之人頡頏厥子死而示夢言來臥虎山歸打麥城厥言其荒唐毋乃其生其死如蘇氏所詳胡父子孫忽焉而五世斬以殃天乎鬼之飯兮善人不長配食文公兮春秋祀嘗我躬事兮先生享是訓是詁兮經之光刻石表墓道兮此邦之士斐然其不忘

乾隆三十有八年癸巳秋九月　日　立石

每類之首必援引經書以冒一類之意亦以明立言之有外一也

本而首卷所引爲己爲人尤全書之冒欲學者必存爲己之志以爲入德之門猶中庸末章之意也

一類之中各分數條而每條之中皆首以己意立言以發明之實則竊取先儒之意者居多非私見也其後繼以雜引經書則又所以實立說之旨以見所言之一貫耳非徒引蔓也

所引經書雖似雜亂而先後自有次序非信手所拈也

所引先儒之言則多以先後爲序而先儒中惟以周程張朱之說爲主間及程朱門人及郤子及南軒東萊亦間及元明諸儒又間及董韓及荀揚文中其不敢濫及者

欲的然有所宗主不徒以其言也
衣服飲食二條詳及名物似乎泛濫然先王制造微末各
有深意精義而一草一木亦須要格所謂盡人物之性
者要非濫及也
經學條中詳及漢儒授受蓋六經得以傳後亦賴漢儒之
功而苟非折衷於程朱則終無以發六經之蘊故溯其
源流所自一以表傳經之功示人不忘所自一以知漢
唐諸儒之陋示人知確得所宗也
外篇自治歷以下及禮樂兵刑皆言之倍詳且幷及古今
得失蓋欲求是非利害之眞則核之不得不詳要以見

先王之法之非不可行而本之以人君之德則與內篇
相爲表裏若以云博洽則大官一屬不足敵抄書厮矣
論道統而幷及古今歷朝四千餘歲之事亦略見焉所以
見衰周而後無足盡君師之責者乃道統不在君上而
在師儒之故也中間又備及異端之害君子於斯亦足
以知所自任矣
聖人之教不徒以言而以身而聖人往矣師儒一條自孔
子而下逮於朱子皆略述其生平欲示人知所興起亦
尚友之志也荀揚蘇陸於道爲庶孽而亦略著其事行
於篇正以見嫡庶之不容相亂程朱門人亦多從略或

理學逢源　例言　三　敬業堂

雙池燦人再識

自別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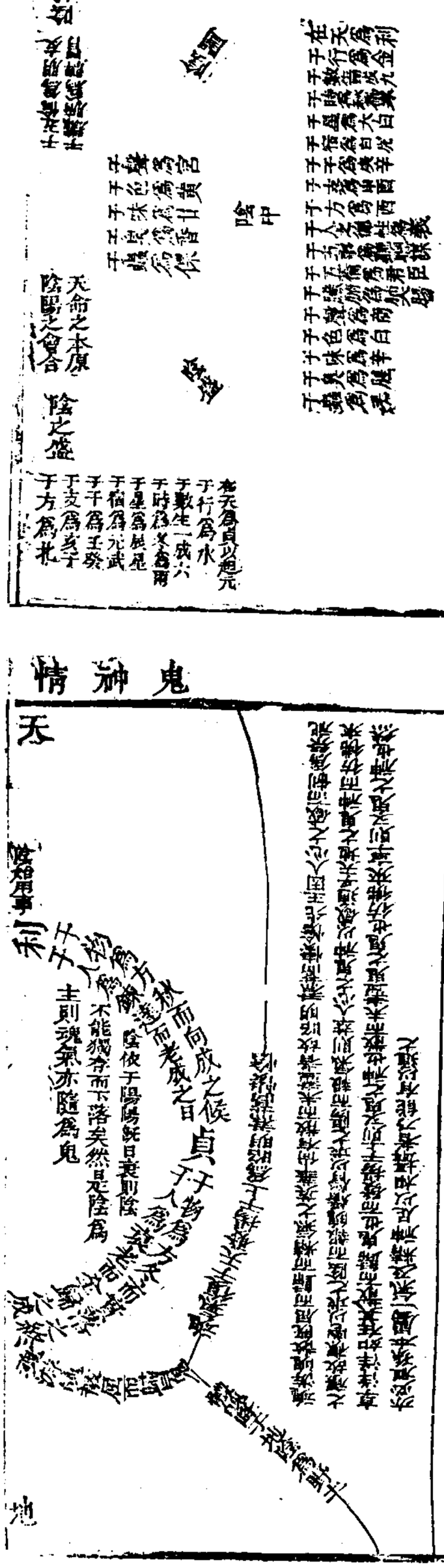
小學及近思錄二書與諸家所輯性理語錄類書體裁

中和即直方君子敬義以致中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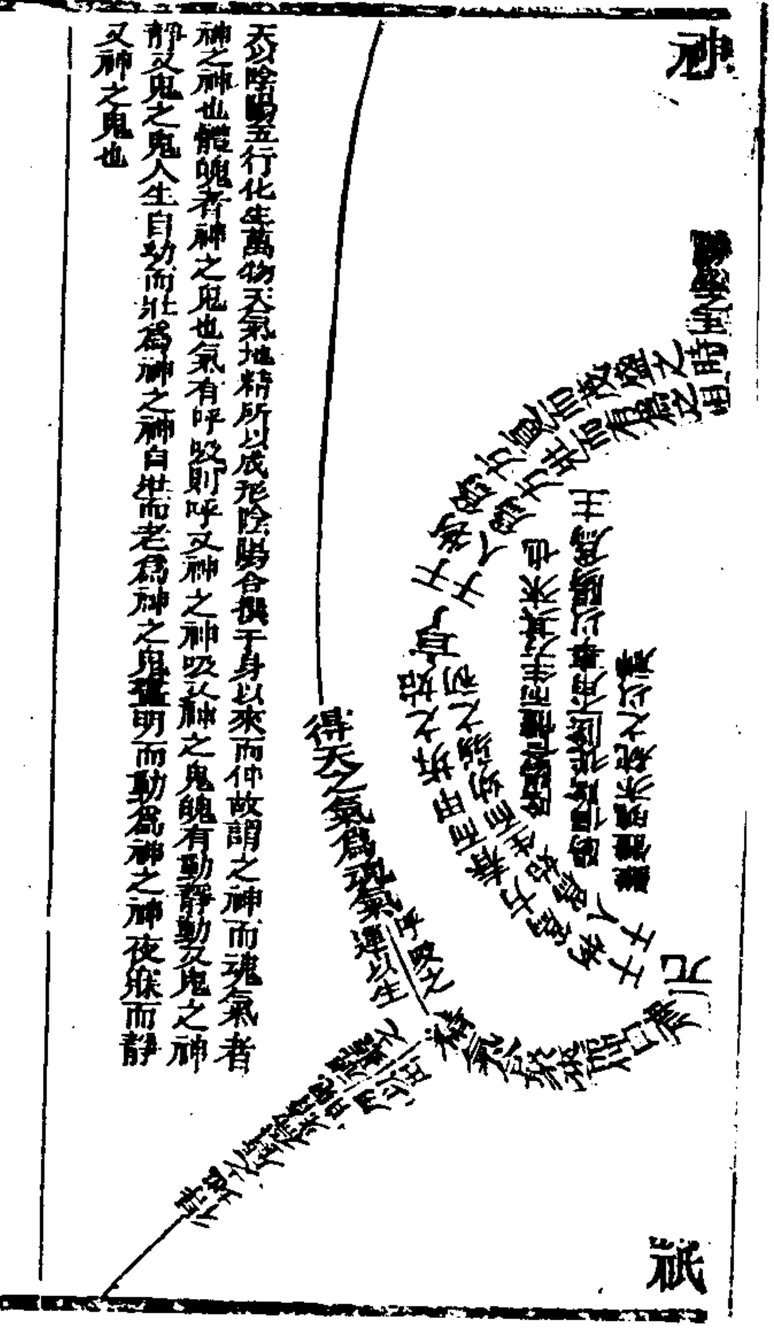


方其義也

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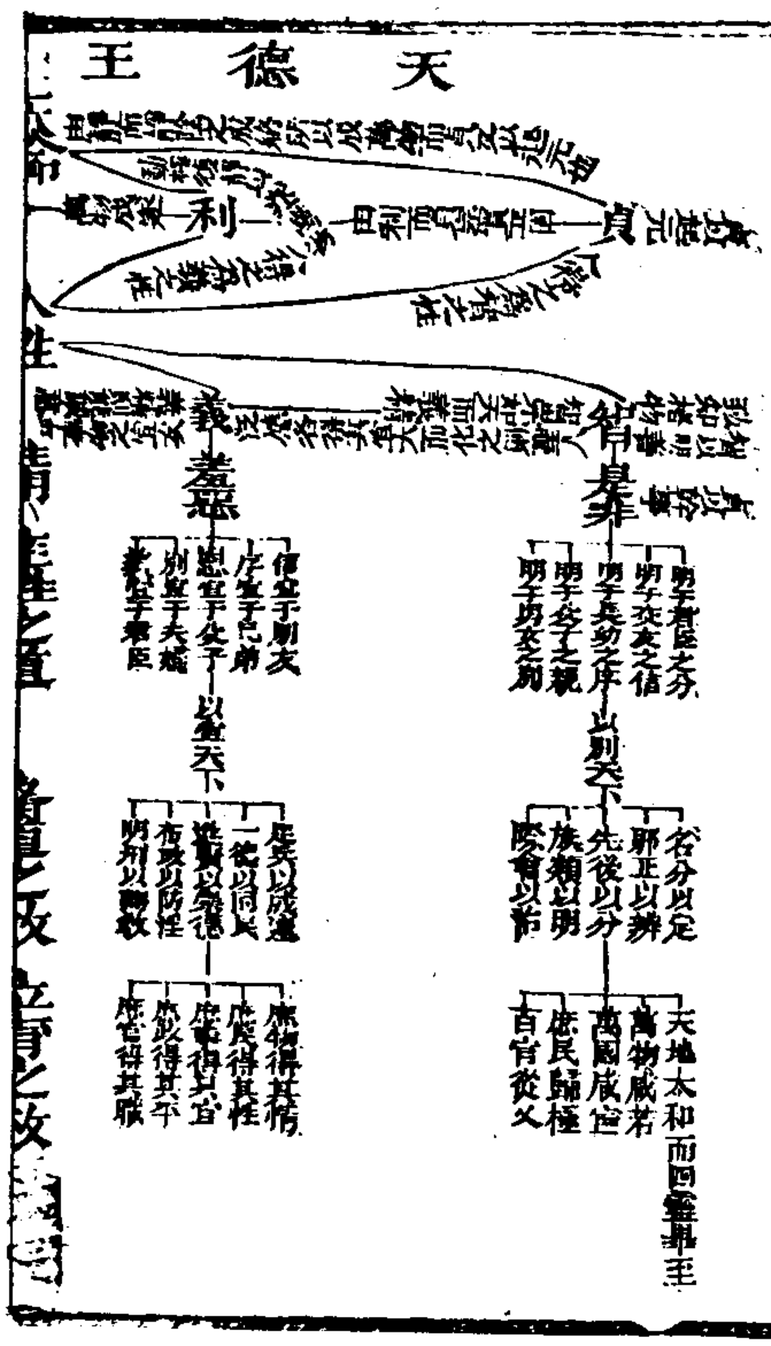


神狀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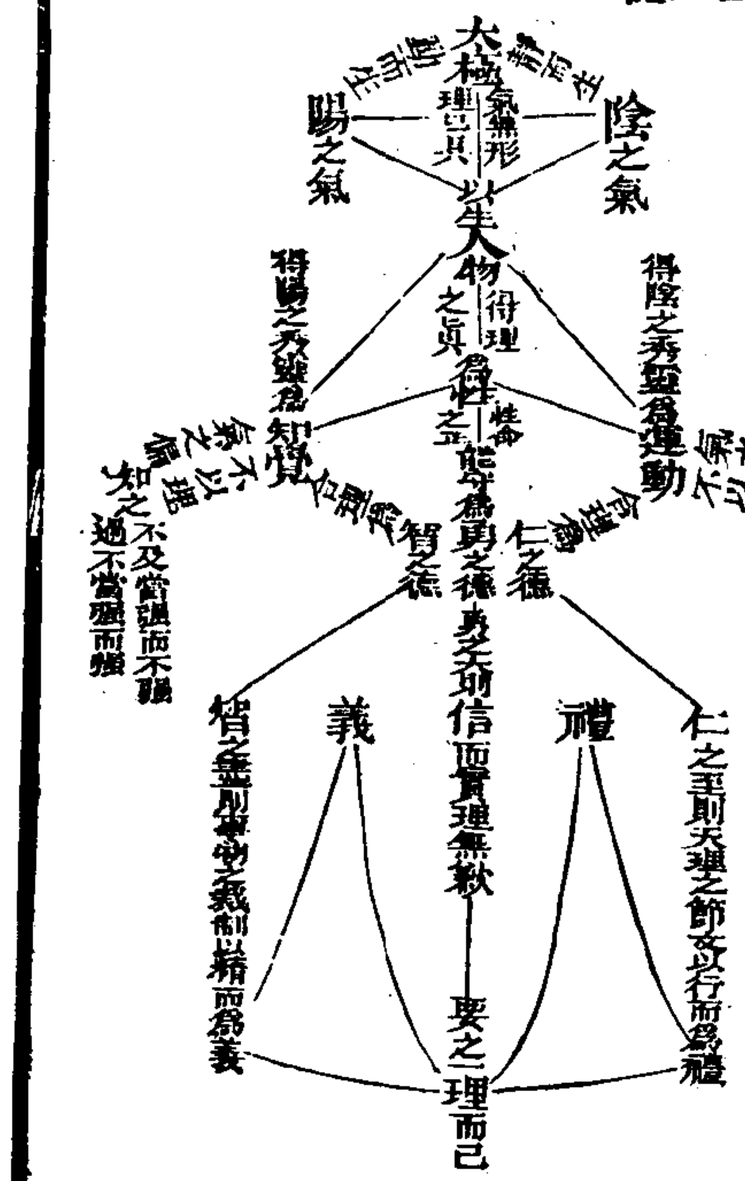
理學逢源　圖

天德王道之原　位育之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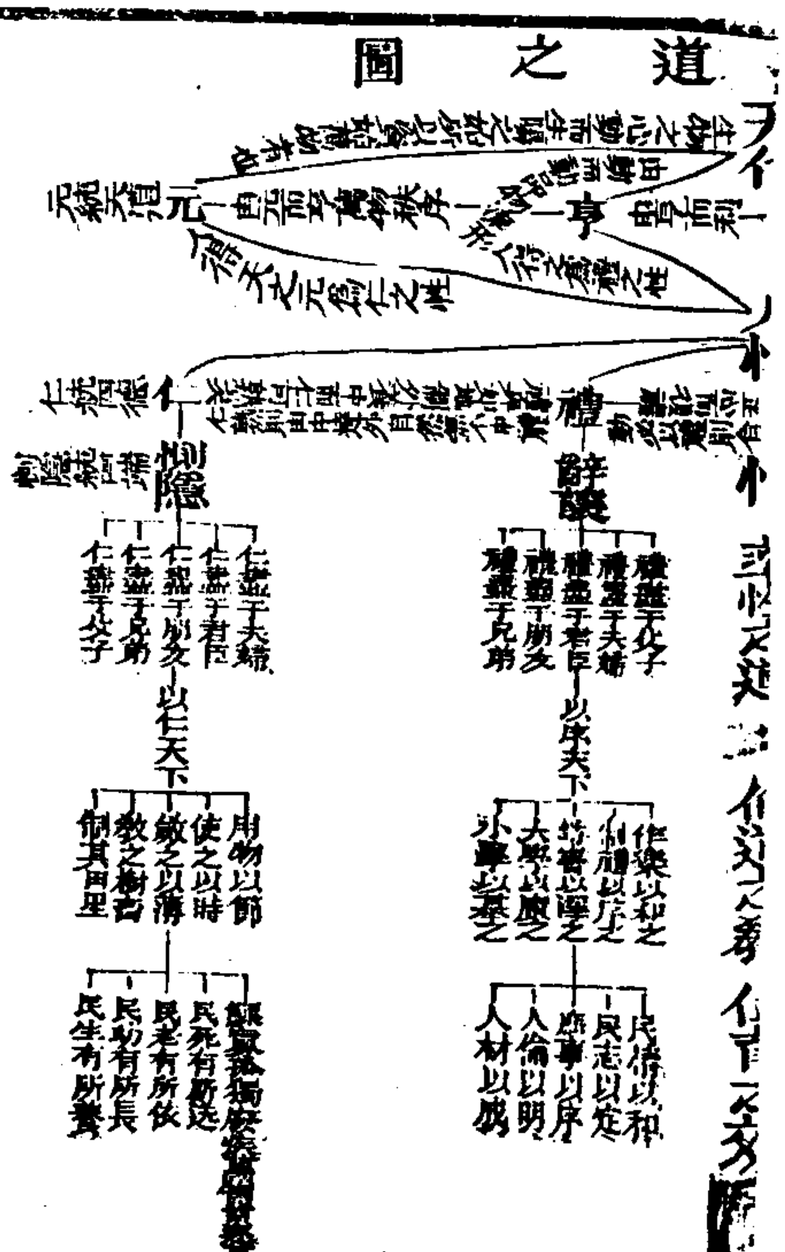


理學逢源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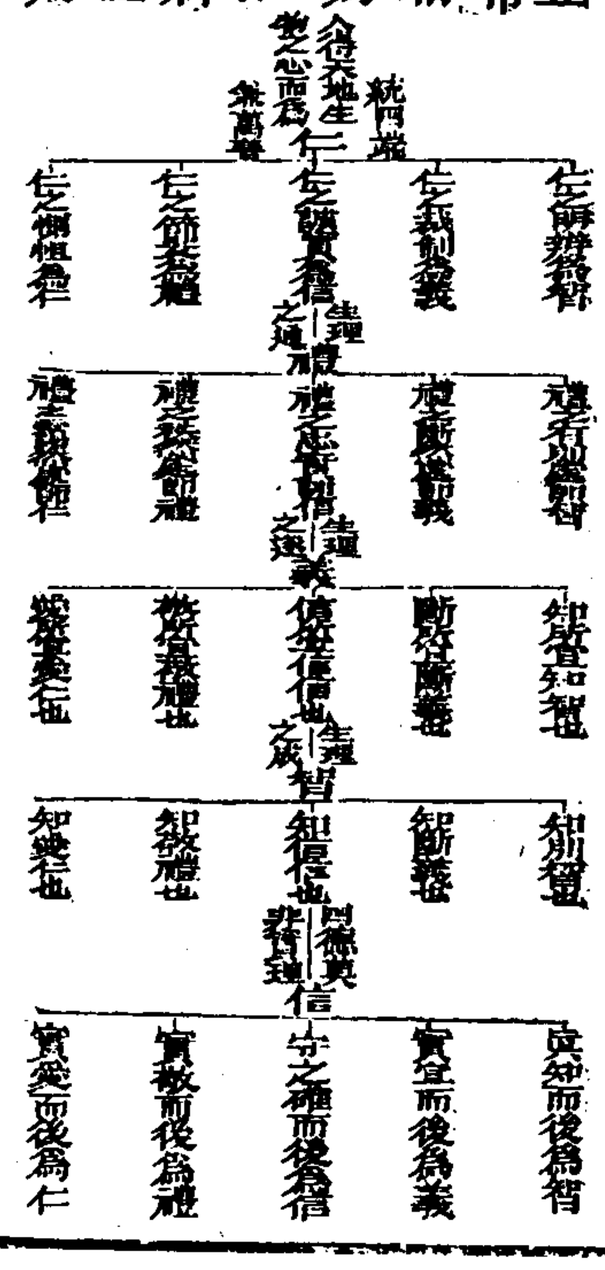
三德合五常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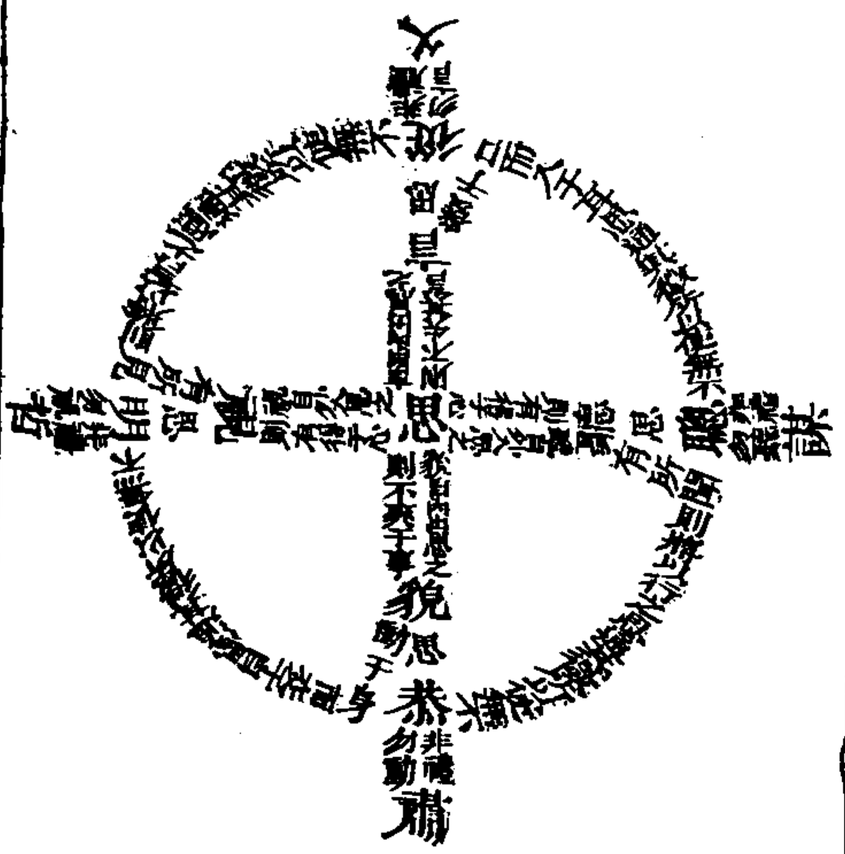
道之圖


元
亨
利
貞
仁
禮
義
智
信
五常之德
仁之發用
禮之節文
義之斷制
智之分別
信之誠實
仁統四德
仁包四端
仁爲四德之首
仁爲五常之主
仁爲萬善之源
仁爲百行之本
仁爲天下之大德
仁爲天下之大道
仁爲天下之大本
仁爲天下之大用
仁爲天下之大理
仁爲天下之大義
仁爲天下之大禮
仁爲天下之大智
仁爲天下之大信
仁爲天下之大勇
仁爲天下之大孝
仁爲天下之大悌
仁爲天下之大忠
仁爲天下之大恕
仁爲天下之大廉
仁爲天下之大恥
仁爲天下之大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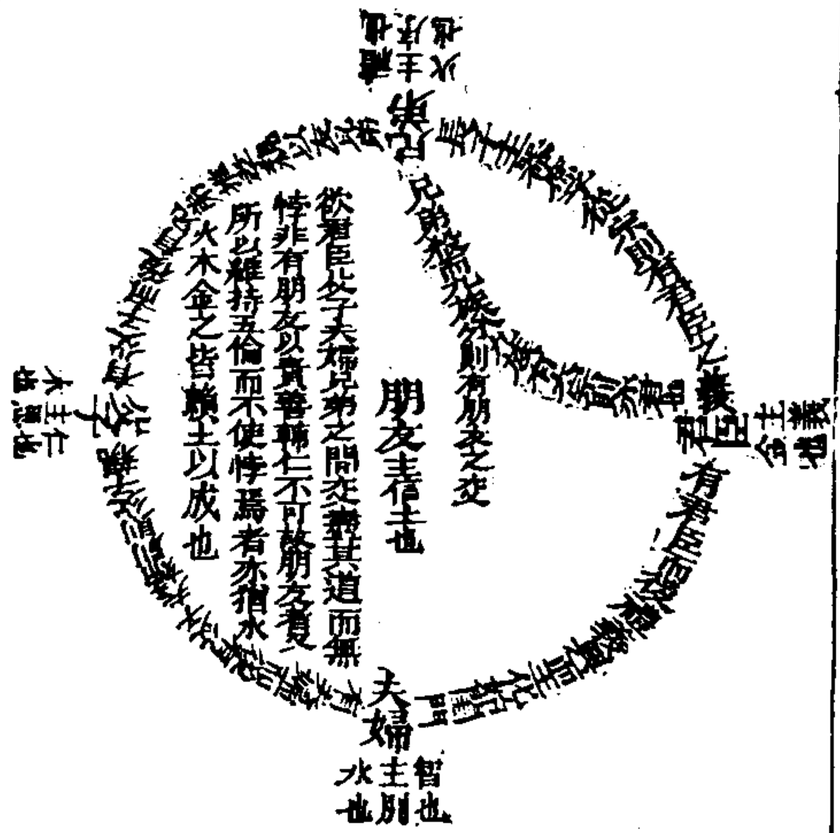
五常相爲經緯體用



五事自相經緯表裏



五倫迭爲相生相輔



理學逢源目次
卷之一
內篇聖學類
天
性
情
心
敬
誠
格致
卷之二
內篇聖學類
仁
忠恕
義
禮
知
信
仁義禮知信總論
卷之三

內篇聖學類
知仁勇
中
道德
命
鬼神
思
學
卷之四
內篇物則類
五倫
夫婦附男女
父子
兄弟附長幼
君臣
朋友
師
卷之五
內篇物則類
五事

威儀
言語
衣服
飲食
卷之六
內篇物則類
經學
小學
大學
孝經
論語
孟子
語孟總論
詩
書
儀禮
禮記
文公家禮
樂附西山律呂新書
詩書禮樂總論
中庸
學庸語孟總論
易
周禮
春秋附論五傳
易詩書禮樂春秋總論
爾雅
史學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宋書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北周書隋書舊唐書新唐書南北史五代史宋史遼史金史元史資治通鑑綱目
卷之七
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外篇王道類
君道
王霸
用人
治歷明時
卷之八
外篇王道類
經地畫野井田封建

三　四　敬業堂

理財制用賦稅　儲蓄
立學興教鄉學　國學
卷之九
外篇王道類
制禮吉　凶　賓　軍　嘉
作樂
卷之十
外篇王道類
備兵
明刑
歷朝
卷之十二
外篇道統類
異端
師儒孔子　顏子　曾子　子思　孟子
附荀子　董子　附揚子　文中子　韓子
周子　程伯子　程叔子　張子　邵子
程子門人及胡氏李氏諸儒　朱子
張南軒呂東萊朱子門人
附蘇氏陸氏元明諸儒
理學逢源目次畢

理學逢源卷之一

婺源汪　紱原名烜　燦人集　族姪　嗣佳麗南　參訂
門人余元遴秀書

內篇

聖學類　天　性　情　心　敬　誠　格致

論語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己者汲汲於也爲人者汲汲於干譽求祿之趣也然求以爲己而不得原之所在則流於異說身心性命之求兼成而適至於賊道矣但從事於聖人之學而無爲己之心則又何以有諸己哉

合天人原終始緝此篇以明身心性命之理俾異說不得攙焉

理學逢源　天　卷之一　內篇聖學類　一　敬業堂

天也者萬物之所資始也惟資始之故主宰之宵窿者其體也屈伸者其氣也不息者其性情也莫之主而主之冲穆而著明者其理也蓋天之生物一氣而已氣之動陽也氣之靜陰也自靜而動陽動於中陰抱於外是爲天一生水陽氣漸達有自然之勢天三生木也動極而靜陽盛於外陰伏於中是爲地二生火陰氣漸盛復還於靜地四生金也陽之始生元也漸長亨也陰之始生利也陰極則正固而陽復焉此天行之不息也不息者理之爲也木生生仁也火文明禮也金嚴肅義也水澈澈知也而莫非實理

之爲主焉信也天以此生萬物以理爲性以氣爲形而功用神矣衆生芸矣一分而萬萬各具一萬有雖紛本於一元是以旦明實主宰焉而物之生於天者逆理則凶順理則吉一治一亂斯爲氣數而不以亂終則理斯主君子法天盡性而已凡所謂五行者皆指氣之流行而斯理所寓況於一者言也水火木金土之爲物有形而

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

天無心生物其心

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

命謂天理天之所以生生者也無朕之可窺故歎其深

違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沖漠無朕而理具焉在人則喜怒哀樂之未發是也

易傳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乾元謂陽德之始天地之心氣機之動也萬物無不資之以始而自始至終莫非此一元之通貫矣雲行雨施生理之旁達也品物萬而各有等差流形流動而成形謂品物之形於此中洋溢而出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乾道卽天道也由變而化而流形者各遂其所生之理氣以保之不失合之不違陽德之成終而成始也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

天之所命卽人物之所性也

書曰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

天命之謂性性無不善卽天之默升而助其居止者矣

書曰天道福善禍淫　詩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張子曰天體物而無不在○無非理氣之所主故皆旦明之所體

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

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蔡節齋曰主太極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先主陰陽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內謂陰陽之外別有太極者非而獨執太極只在陰陽之中亦非也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陽動而陰隨故曰陽變陰合合陽也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太極象未形而理已具形已存而理無朕五極故曰無極非太極之外又有一無極也五氣之全者其性亦全全故食味別聲而行之生也各一其性得五氣之偏者其性亦偏如水火木金土之物介羽鱗毛倮之類是也得五常五事五倫之理亦惟人無不具焉

無極之眞理也二五之精氣也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萬物皆然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此人之所以貴於物也氣秀且靈則理亦全而昭著矣　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

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五性性也感物而動情也性無不善動有得有不得而善惡分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李果齋曰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是五性皆有動靜惟聖人湛然無欲故能主靜而立人心之太極也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天地之道不過一陰一陽而已知人物之稟此而生則知人之當全此而歸矣大哉易也謂易之道斯其至矣

程子曰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言謂之天以主宰言謂之帝以性情言謂之乾以妙用言謂之神以功用言謂之鬼神其實一也朱子曰功用言其氣妙用言其理也

性

性者人之所得以生者也得乎天地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即孟子性善之謂也得乎天地之氣以為知覺運動之用此告子生之謂性之說也知覺運動者氣而氣之所稟有厚薄清濁殊焉此韓子性有三品之說也夫孰非與生俱來而可不謂之性然天之所以生人者理而已矣天無心生物其心是即所謂理也而生意之所動氣機隨之氣動而未有所偏則理純而未有所雜人得天地之心以為心其本體亦猶是矣故性善也理無體以氣為體氣之所

稟有厚薄清濁之殊則理之所具亦不能無所拘斯麗於形質而智愚賢不肖別焉是成性之後先儒所云纔說到性處便已不是性也知覺運動氣之用而即此理之奧故知覺運動非性而知覺運動之各有定則則所性存焉舍知覺運動之靈則性之理亦無從而可見矣要之生物之理人物所同惟物得其鈍雜之氣而理以不全物之所以賤也人得其氣之秀靈而理以顯備人之所以貴也而秀靈之中又不能無厚薄清濁之稍殊焉似不可遽謂所性之同矣氣有厚薄清濁之殊則知覺運動之用亦有殊又不可謂所生之同也抑知夫理者生人之本氣者生人之具也天以此氣生人知覺運動耳目口體本皆所以載理而為全此生理之具是則所謂才不盡其才非性之不善矣才雖不同而皆可以為善則氣質之殊原無害於性之本善厚薄清濁雖殊而要之秀靈於物也故君子曰性善易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陰陽氣也一陰一陽即理也生意之動此理之眞純粹至善眞精妙合氣以成形而性具焉性麗於形氣而氣

之所成不無得陰陽之頗則各隨所見以爲道百姓又日用而不知皆不足以見道域於氣質之所成而忘其繼善之本體也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朱子曰張子有言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蓋天地之所以生物者理也其生物者氣與質也魏了翁曰天氣地質氣輕清而質重濁人物得是氣質以成形而其理之在是者則謂之性天地之性若無氣質卻無安頓處如一勺之水非有物盛之則水無歸着然則所謂氣質者有偏駁純正昏明厚薄之不齊故性之在是者其爲品

亦不一所謂氣質之性者也告子所謂生之謂性程子所謂才者皆謂是也然其本所謂生質之性所稟之性所謂天地之性者也孟子所然之理則純粹至善而已所謂天地之性者也孟子所謂性善程子所謂性之本皆謂此也陳介眉曰言性又言氣質則可分但天地之性氣質之性一性也而或分而二之則不可煩按陳說似是而非蓋理與氣同得於天理者氣之主而氣者理之所附也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蓋謂成形之後理寓氣中是形而後有氣質之性也若天地之性則未麗乎形而粹然至善之本眞耳性之理立於成形之先而性之名實立於成形之後故程子曰才說到性處便已不是性謂其已麗於氣質也故以氣質對性善言則氣質不得專性之名以生物之事言則氣質何莫非性而天地之性實卽在氣質之中故曰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矣張子之意正欲人不以氣質爲性而以理爲性也豈眞分而二之也哉曰孔子不言天地之性何也曰性與天道夫子罕言之至孟子時而有不得不

言性善者至宋時周程張朱諸子又有不得不別理氣而詳論之者言亦各因其時也

禮記曰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

天地之德卽理也陰陽以體言鬼神以用言交會謂不偏五行之秀言精華也周子所謂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得其秀而最靈者爲人意亦如此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

靜則繼善之體渾而在中動則乘於氣而有欲欲亦非而無制不善流則惡矣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朱子曰人之生也莫不有形有色而本其所得於天者則形色莫不各有所以然之故所當然之則焉是則所謂天性也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朱子曰性也有命焉是斷制人心欲其無不及也口鼻耳目四肢之有性焉是擴充道心欲其不敢過也命也欲而亦謂之性者是皆人之所得於天以生則不可不謂之性也張子謂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卽性也有命焉卽命也有性

焉之意然孟子所謂命而張子亦謂之性何也曰孟子以其能限制我故謂之命其實天命之謂性啫欲之制氣禀之美惡皆性也孟子固據世俗之所謂而低昂之耳

以上皆兼理氣言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程子曰性卽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無不善發而中節卽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爲不善發而後有善不善何以言未發之善也曰順而發之必善故未發善也有非順而發者乃有不善耳不中節亦未至於惡也故未發善也

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

眞西山曰衷卽中也天之生民莫不各賦之以仁義禮知之德渾然於中無所偏倚所謂衷也自天始降而言之謂也凡物之著在一偏者則得一而無以兼該如東只在東南只在南便遺卻西北矣物性之偏者猶是也得其中則上下四方無不兼照無不可通民性之萬物皆備者以此也萬物之生如水火木金羽毛鱗介皆得乎五行之一氣是偏著一方也人者天地之中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是人受天地之中也

則謂之衷自人所受而言則謂之性蘇氏謂唐虞夏商只言一中字至孟子始言性善而論性者紛矣烜按中則至善偏則不善矣所謂中蓋亦猶釋氏謂中者豈善惡雜揉之名哉蘇氏溺於異端其所之空寂焉云耳

左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

自天降於民故卒之曰性自民受於天故原之曰命中者明之言衷知欲廢問學也孟子欲人於此一明欲守此而矜持之異矣○或謂親親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天下曰謂愛敬之心推之天下則可謂卽此可達天下則不可此所謂達之天下只言人皆有之耳

此所謂利之故驗性之本善於此爲切孟子以驗性善也陽知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

杞柳之性暢茂條達水之性下是在物亦各有性告子舍杞柳之暢達湍水之下流而第以杞柳湍水爲性是

皆生之謂性之旨也人爲仁義順性而爲杞柳爲栝棬戕賊以爲水之東西莫不就下人之爲不善搏激之而已是皆非以言性矣由其以生爲性而不知有生之理知食色之爲性而不知有食色之則故也知有氣而不知有理人獸同矣○朱子曰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是而理絶不同胡雲峯曰理同氣異從人物有生之初言氣同理異從有生之後言烜按天地生物只同此理惟受氣有偏全而理亦有通塞耳然氣雖有偏全而同是這個氣至理之有通塞則人之與物絶不相侔矣　或問楊氏云陰陽無不善而人得以生故性無不善如何曰陰陽氣也不能無不善唯所以陰陽者是則所謂道而無不善也

公都子問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朱子曰性之本體理而已此繼善之情則性之動而有本體也才則知覺運動所謂生之爲才則性之具而能爲者也才即知覺運動所謂性也性是主帥才其卒徒是性之所具也有是性即有是才是理氣不用事性發而爲情則才實奉而行之　性無

天下之理原其所自來未有不善性具於天謂天道也才出於氣道之用也才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孟子專以發於才爲無不善程子兼其稟於氣者言之故以性者言之則人之材質固有不同烜按才本是氣但以性爲主則才即性之用也若以氣言之則同此知覺運動而昏明強弱不齊矣此即所謂氣質之性也才不同而同可以爲善則性善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人得天地生物之心故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又曰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以是渾然一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爲體亦惟仁義禮智信五者天下之理無出此五者之中五者具於人心乃性之本體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爲用則四端所謂情也有是端於外知其必有是理於中然四者之中仁義爲對立門戶禮則仁之著乾元者始也而亨者也知則義之藏利貞者性情也猶春夏秋冬四時其實

不過一陰一陽而已仁義雖對立而仁實兼四者故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知者仁之分別自四而兩自兩而一乾元統天也統之有宗會之有元天地之理固然也周子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意亦如此

以上主於理言

程伯子曰性卽氣氣卽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原有此兩物對待而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謂之非性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成之者性此理已固於氣質之中矣孟子言性善所謂繼之者善也猶水流而就下皆水而清濁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爲水也如此則不可不加澂治之功及其清也則卻只是元初的水不是將清來換濁亦不是取出濁水來置在一隅也理寓氣中雖氣無性也猶昧存於羲離羲無昧也性之理無惡而氣不能無惡氣亦未嘗有惡然而可爲惡矣若繼善之本體則梏然也當時蘇胡之徒每執氣以疑性故程子析言之如此

張子曰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別朱子曰木之生僅得形氣之偏而不能有以通貫乎全體然其知覺運動榮悴開落亦皆存其性而各有自然之理焉至於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豺獺之報本雎鳩之有別則其形氣之所偏又反有以存其義理之所得尤可以見天命之本然初無間息而所謂道者亦未嘗不在是也

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全二之則不是

西銘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然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

塞吾其體氣以成形天地之帥吾其性理以爲性○理在天地陽之道也理賦於人則帥一陰身之氣動靜云爲之則也　民吾同胞同此秀而最靈物吾與也均此天地之理氣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其字猶吾字也聖其合德賢其秀也言吾同胞中之有合德父母與其秀者也凡天下疲癃殘疾餘寡煢獨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此皆同胞也○以上言本然之理皆性分中所固然也以下則言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敬父母者保其身于時保之者戒愼不暇恐懼不聞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樂於事親而雖親也樂於順天而殁壽不貳純孝於天也違曰悖德一事之違害仁曰賊本體之害濟惡者不才猶不肖也此皆此理形卽其塞天之不孝子也其踐形惟肖者也形卽其塞之體以理

帥氣而充之無歉乃能踐形全其所得於天則與天合德者也○以上言能事天之異知化則善述其事陰陽之推行有漸曰化此天地生物之事也利用而至於知化與天默契焉是善述其事之孝也窮神則善繼其志陰陽之合一不測曰神此天地存主之志也精義而至於窮神與天同體焉是善繼其志之孝也不愧屋漏爲無忝據現成言故曰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以功夫言故曰匪懈○窮神知化樂且不憂者也無忝匪懈則于時保之之事也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遏欲存理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成己成物不勉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立命者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安命者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盡性者也勇於從而順命者伯奇也行法者也○匪懈以上言事天之事惡旨酒以下又舉其人以實之顧養所以立其帥而充其塞錫類則推以及於同胞吾與以及於無告也底豫歸全則繼志述事喻之於道純孝也待烹順命則無忝匪懈一於順從與子也安勉不同皆踐形惟

肖者也　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患庸玉汝於成也此二句言天非必有心如此但人能如此看則無往非修身盡性之資而怨天尤人之念亦可泯矣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無問富貴貧賤止求自盡以順天而已　○或問游廣平以西銘爲中庸之理何也曰塞吾體帥吾性即天命之謂性老老幼幼率性之道也于時保之戒懼愼獨也窮神知化則有位育之功矣純孝者天下至誠而翼子則擇善而固執之者也然則楊龜山疑其近於兼愛何如曰程子言之詳矣夫墨氏二本釋氏同人於物知理一而不知分殊今西銘曰胞曰與人物有別貴賤有等賢否有辨推行有漸則理一而分殊也烏可與異說同年語哉

朱子曰天之所以賦予萬物而不能自已者命也吾之得乎是命以生而莫非全體者性也故以命言之則曰元亨利貞而四時五行庶類萬化莫不由是以出以性言之則曰仁義禮智而四端五典萬事萬物無不統於其間蓋在天在人雖有性命之分而其理則未嘗不一在人在物雖有氣稟之異而其理亦未嘗不同此吾之性所以純粹至善而非若荀揚韓子之所云也

或曰孟子之言性善非與惡對之善也特贊美之辭耳曰易傳之言性則知相近之指氣質而言矣但聖人於此蓋發明耳孟子雖不言氣質之性然於告子生之謂性之辨則亦微發其端矣人物之生同而究有不同者亦氣質殊耳又言非才之罪才亦氣質也蹉麥有不同以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不齊亦氣質也但告子辭窮無復問指氣質也命也有性焉命亦氣質也故亦不得而盡其辭焉孟子既沒學失其傳吾儒之言性者漫不省此而支離穿鑿之說滿天下學者方且昏迷眩瞀不知所定而釋氏又鼓其荒誕之說以乘之雖其高妙虛無若不可詰然覈其實則所謂蠢動含靈皆有佛性所謂作用是性之說皆不過告子之餘論耳至於性之爲

異同之外自以爲得性之眞而有功於孟氏之門矣而不知其實陷於釋氏之唾餘直以精神魂魄至靈之質而論仁義禮知至微之理也　釋氏每言眞性不滅皆指精神魂魄言也且又不究其秉彝之實德而指爲贊美之空言不察至善之本然而別立無對之虛位推而言之至以天理人欲爲同體特因其發之中節與否而後有善惡之名焉則亦勞力費辭而無復彷彿孟子之遺意矣　天理人欲同體心無善無惡吾不知此節從何立而中節與否又因

理與夫四德之蘊四端之發則反以爲前呈妄想而棄絶之及論智愚善惡之不齊則舉而歸之輪廻不可致詰之地舉世之人遂盡崇信而歸往之及周子出始推太極陰陽五行之說以明人物之生其性則同而氣質之所從來其變化錯綜有如此之不齊者至於程子則又始明性之爲理而與張子皆有氣質之說然後性之爲善者無害於氣質之不善氣質之有不善者終亦不能亂性之必爲善也此其有功於聖門而惠於後學也厚矣子尙安得以其無所據而疑邪曰孟子之言性情才皆無不善而程子以來乃有以才爲有善有不善者何哉曰以性而言則才與情本非有不善也特氣質不齊是以才有所拘情亦有所狥而不能一於義理耳上聖之資才全乎性其次以下才拘於氣才拘於氣而未始不主於性以才爲性用才雖不善可以困勉而至於成功以才爲性習染則雖有過人之才將必終流於不善矣然則爲不善乃用才之罪也然孟子未言其拘於氣何也曰程子不云乎舉天下之才而論之性善卽才亦善矣論一人之才性善則才亦善矣以天下之才而較之則天下人之才固不能無異也孟子方以才爲性善之徵是以未暇屑屑區別耳曰然則孔子所罕言者孟子詳言之若是何邪曰異端競起性學不明者周程張子又詳言之若是程子嘗云佛亦言性本善然則時變事異不得不然也曰佛之所謂善空而無物之謂也所以異於吾說者何也曰佛之所謂善空而無物之謂也若吾之所謂善者則彼固以爲塵勞妄想而爲不善之尤矣此所以異於吾說也

或問楊氏云釋氏蘊有神通幷妙用運水及搬柴之語此固得者之言最爲達理但其言周遮使便通徹亦須把來做一件事若孟子徐行疾行之論則無適不然矣曰夫釋氏之言偶與聖賢相似者多矣但其本不同則相似而實相反如孟子之言均是行也而一疾一徐間便有堯桀之異是乃物則民彝自然之實理而豈人之所能爲哉若釋氏之言則但能識此搬柴運水則雖倒行逆施亦無所不可何必徐行而後可爲堯哉蓋其學以空爲眞以理爲障而以縱橫作用爲奇特故與吾儒相反如此此其病豈止於周遮著意而已哉以達理自得稱之誤矣

楊氏云形色天性與釋氏色空之論一也吾聖人以爲天下固然之理而以常事言之故言近而聞者坦然異端之學自以爲精微之理故累千萬言而不能竟其義此儒釋之辨也曰天命之性無一理之不具天下之物無有實於此者而以釋氏之所謂空者同之不亦異乎且若其言則是儒釋之妙同出於空特彼自謂精微而多言以失之耳

朱子曰性者人所稟受之實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事物之性之同異是非此數條可見儒釋言異於性但以道言則冲漠散殊而莫見其實惟求之

於性然後見其所以爲道之實初不外乎此也

又曰靜者性之眞也靜則純動乃有雜

又曰天之生物也一物與一无妄

又曰一草一木皆天地和平之氣此二條兼人物之性爲言也

又曰天地之性太極本然之眞萬殊之一本也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運而生一本而萬殊也此論性與氣質之原

又曰心譬水也性水之理也如潤下是也性所以立乎水之靜情所以行乎水之動才者水之氣所以能流者然其流有緩有急則是才之不同也心者氣之秀靈所鍾也性者此之氣以發之於用也才即秀靈之氣之爲知覺運動乃心之所以爲用者而此氣又有清濁厚薄之不同則所謂氣質也

邵子曰性者道之形體也道妙而無形性則仁義禮知具而體著矣性無形而邵子以爲道之形體者道散於萬物而無方性具於吾心而有則耳

先清簡公曰仁義禮知性也心之德也發揮於萬物而後性體見焉以物則言秉彝者眞知性命之情矣性藏用物顯仁性其帝乎心其宮闕乎物則萬方臣庶乎性通於物而格物則所以知性其猶帝臨萬方乎萬方克綏位乃不疚

又曰卽心爲性生之謂性也心之精神爲聖堯胡以聖跖胡以盜也心之精神謂之聖出孔叢子而楊慈湖嘗稱之夫變化馳驚周流六虛

心之神也其根本乎帝衷而動本乎物則斯謂之性矣盡性斯聖徒曰精神而已此釋氏慧覺所以不知性命何怪乎豪知權利之士謂學問無益也豪知權利之士蓋指陽明龍溪輩而言也

又曰釋氏因空以見性空之焉能復有之有之空者復窒覺者復暗矣故其道歸於清淨無爲與吾儒始於戒愼終於曲成萬物者大異或謂儒釋於性命根原本同而教則異愚謂教之異也正起於性命之原毫釐差也使眞知吾儒所謂性則豈必空之而後見實見之則萬化流行自烏可已何獨以法身不滅超出生死爲登彼岸邪

又曰性與生偕來聲色之欲安可謂非性惡亦不可謂非性也然視聽食息自有天則故曰性卽理也雖氣偏物誘有時乎肆惡而舜則中秉其爲善者自存此與明道性卽氣氣卽性一條意同故荀氏之言性惡見其麤未識其精也以性之欲爲性也揚氏言善惡混孰其麤幷論其精也子雲略略見個依稀卻終是以氣爲性釋氏言無善無惡厭其麤幷去其精欲還諸太虛也因其以作用爲性而因又欲空諸所有以求眞如自在也

又曰陽明標良知爲宗旨欲學者脫去見聞反求本心也又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既謂之良知焉得心無善乎意既有善惡焉得知皆良乎心無善惡意有善惡知善知惡者又誰乎心統性情惟性善故能知善性

無惡故知惡惡孟子言良知正爲性善闡也彼言良知本孟氏言心無善惡本釋氏二本而強合之其能無矛盾乎又曰湍水食色詳辨於孟子性已明矣後儒復持議不一則釋氏中揚其焰而好異者受其熒惑也性出於心試觀販夫販婦偶以利害相訾詬必曰女捫本心則性之本善市井山澤之民而知之矣待降衷秉彝取信於詩書哉故學言良知可也以無善無惡言性非也陽明聞市相詬厲乙曰女沒天理陽明謂門人曰若聞講道學否門人曰彼者甲曰女無本心訴厲耳何謂講學陽明曰語語天理本心非道學乎門人曰彼曰彼既知道學而相詬厲何也曰夫夫也知責人而不知責己也由此段觀之則陽明亦自以本心爲善矣乃及其所自立言則又以爲心無善惡何哉蓋由其不學故無以知性知天而又立異好高以求勝於先儒故也

又曰無善無惡本襲釋氏語解之者曰非無善惡也謂此性圓明妙覺善不足以名之也夫既曰圓明妙覺則可謂善矣又何必委曲其解以附會於釋氏也觀此數條而陸王言性之得失是非見矣

情

情者性之發也性善則情無不善而有不善者則非其利之故也蓋性宅於心而心者合性與知覺者也知覺發於氣則形氣之私所動有不能必理則無不善矣知覺發於氣則形氣之私所動有不能必其正者氣昏之至則欲勝而天理不可復見是形氣之流也顧形氣雖易流而問之本心之理則初未嘗昧特以氣偏物蔽而用失其正耳非性情之

則嗜欲猶淺而至情得存乍見惻隱則物欲未交而眞情以見此則由性而發者其利之故問之人心而皆同是情之正也蓋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由靜中一直發出胸中先無一物則性與情合而出於理若從外感雜投互相牽掣以後而發之情則情與性離雖未嘗不由中出而已非其中之本然矣非利之故係於已私其情非情由利之故天下同然故情亦無不善發而中節謂之和和也者天下之達道

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未發之中於何知之曰於已發知之夫寂然未動之中固無一物之可指而萬事萬物之理實具備於其中是以能感而遂通若使中無其理則何以感而遂通應無或窮也哉水能下而不能上火能熱而不能寒金木之性莫不有偏此物之各一其情也鑑不圓則形偏中高形凸中下形凹有偏故也人秉眞精秀靈受中以生故四旁上下無所不照故人之情未有能喜而不能怒能哀而不能樂者亦未有當喜而反怒當哀而反樂者其有不中節則係私焉而物誘耳

禮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

性者理之主也欲者氣之爲也成之者性理麗氣中理無爲氣有覺感物而動理乘氣以見於情物交於外而知知於中好惡形矣以理節情發而中節欲不害也內無節而外得以誘吾之知不能反躬而天性亡矣此非欲之罪無節故也上條言情性之正此條言情欲之流也

孟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性無可窺於情見端端者自體而用自然而發之緒也猶草木有萌芽卽生意所從發見之始也端既善矣而情有僻者何也曰端其偶見者矣乘氣交物而後則乖戾者爲已多也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利爲本斯偶見者眞也故者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物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朱子曰忘怒則公觀理則順

程叔子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形旣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情旣熾而益蕩其性鑿矣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存其心養其性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僻梏其性而亡之性具於中情動於外有是性卽有是情情非不善也動於形氣熾而益蕩則失其性命之眞而性鑿矣約其情者主之以理則情者性之用也縱其情焉則欲之流適以梏亡其性而已○上條用情之法也此條卑情之戒也

朱子曰性之爲德無所不具總之則仁義禮知而一以包三者仁也情之所發無所不通總之則四端而一以貫三者惻隱也故孟子言四端先言不忍人之心其不言信者信之於五常猶土之於五行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情只一情經子或言四端或言喜怒哀樂禮運又言喜怒哀懼愛惡欲何也曰情者心之用而已心合理與氣以爲體四端以其自性體一直發出不離乎氣而不雜於氣者言也七情以氣之知覺而物至知知者言也然四端不出喜怒哀樂七情外七情亦不出四端外如惻隱亦是哀是愛羞惡亦是惡是怒喜怒哀樂合乎理則

仁義禮知之用在是四端尙只是端倪嚮後去若不覩理亦有流僻理不能離氣以爲用氣不可無理以主之也

心

心也者合性與知覺而立名者也性者天命之理而知覺者秀靈之氣氣秀且靈故心之神明知覺亦至虛至靈以寂然不動而感而遂通寂然不動者至虛之體所以具衆理也感而遂通者至靈之用所以應萬事也具衆理性之靜以居也應萬事情之發於用也靜以居則理爲氣主發於用則理以氣行理無不同而氣有清濁厚薄之異則所

以爲知覺者既有昏明強弱之難齊理虛無爲而氣有耳目口體之欲則所以用其知覺者又有邪正是非之不一而於是道心人心判焉道心發於形氣之私而後起外合之擾之餘則微而難見人心發乎性命之正而氣拘物蔽則危而不安蓋理爲氣主則氣無所偏而理以氣行則用固不能無雜也顧心非知覺無以爲心道心非人心性命之眞亦無所附著而見之於用惟存乎精以察之使理不混於欲而一以守之使欲不能奪理則道心爲主而人心退聽知覺適以資性之用而無害乎性命之正矣此治心之學也致知格物惟精之事也誠意正心惟一之事也一

理渾然體之立也泛應曲當用之行也知覺莫非理則人心道心亦無庸判矣

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天命之性具於吾心而成性之後形生知發則不無形氣之私此人心道心所由別也然物則之理則寓於形氣之中惟精惟一焉則允執厥中人心之危非所患耳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此心之理而已失此理則無以異於禽獸矣故自大舜以至禹湯文武周公皆必戰兢惕厲以存此心而立人道之表孔子作春秋孟子私淑

諸人胥此志也

又曰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日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合理氣以爲心而仁義者此心之理也氣者此心之用

也氣以物誘而昏氣昏則理不見莫夜休息則此氣亦稍復清明而良心復見但擾之者日甚則氣不得復清而天理亦幾乎熄此心之所以貴存養也○或問程子以爲心無出入然則其有出入者無乃非心之正耶朱子曰出而逐物固非本心之正然不可謂本然之心之外別有出入之心也但不能操存則其出而逐物之心與其偶存於內者皆恍惚無常莫知其定處耳然所謂入者亦非此心既出而復自外入也亦曰逐物之心暫息則此心未嘗不在內耳學者於此苟能操而存之則此心不放而常爲主於內矣易之陽盡於外而生於內者象曰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其意亦猶是也　又曰操則存不是釋氏入定坐禪只是於應事接物時事事要中理若只管兀坐守在這裏忽有事至吾前操的便散了却是舍則亡也只要時時提醒他便是操不是塊然自守

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不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人心非仁人心所具之理則仁也仁道心也放則流於形氣之私矣學問以求放心則下學卽所以上達若泛泛學問便是玩物喪志然只守此心并無學問工夫又入於寂矣

此二條言心之放失卽所謂人心惟危者也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有同嗜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心之有同然也

易傳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剝窮而復生物之心於是復見在人則乍見之惻隱平

旦之好惡皆天眞所從見也○朱子曰復非天地心復則見天地之心蓋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此卦之下一陽爻則天地所以生物之心也至於復之得名則以陽之復生而已但於復而見一陽之萌則是因其復而見天地之心

此二條言人心雖放然反而求之則性命之正固未嘗亡也

復卦初九爻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象傳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

聖人無失則不必言復然失之不遠而能復則脩身者

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　象傳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復而不能固守故厲然能復則无咎

此二條言人心當因其復而固守之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赤子之心純而未雜大人之心純一不雜然赤子之心

在赤子則可在大人則不可謂大人不失赤子之心則

可謂大人之心只是赤子之心則不可蓋非精一無以

盡此心之理非時中無以達此心之用然於赤子之心

非有加也故惟不失此心所以能爲大人亦惟其爲大

人乃能不失此心耳陸王只認取一心便道一日千里

亦誤會此章之意矣

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

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非澹泊無以明志欲無失此心者當從此始

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

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

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

心者人之虛靈知覺此中所具渾是天理亭亭當當直

上直下只爲外物所累將他放倒了此理便不見稍一

收攝天清地寧萬象呈著以此中原有此理不是強鄰

外邊求覓也立如植立之立又如立君一般扶他做主

臣下事事稟命而行也立底工夫須是敬以直內滅少

物欲格物窮理都是立大中事到事至物交時又須要

他能思不是空空立他做個逍遙天子蓋不立他他不

得盡職既立他便責他盡職若佛說般若波羅蜜多心

經便是逍遙天子象山說立大只一立他便是了如何

是好

此三條存心之大綱

朱子補大學格物致知傳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

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

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

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

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

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

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心是能無所不知底物事吾心之體萬理具足但不從

事事物物上推勘過來此理亦無從確據良知是此心

發竅處不能推致其知則無以盡此心能知之分量物

不格則此心如有所窒格物得來此物理却都是吾心

本具之理非從外得也但須事事物物尋向義理上去則格物所以致知乃吾心切要事若泛泛外邊尋求縱使博洽古今與心性全無干涉

大學誠意傳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愼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愼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心有存有發存與性居發偕情見靜存中無從用力先須從發用處把握端好獨則由靜而動之機也機正則發中節機不正則發不中節故把握全在此機能審機者吾心本然之知愼獨所以審機也愼之所以求自謙也愼獨以實其心之所發所以實此知也

正心脩身傳曰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朱子曰人之一心湛然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以爲一身之主者體之本然也而喜怒哀樂隨感而應亦其

用之所不能無者故其未感之時至虛至靜其體固無不可有偏重之心事之既過不可有留滯之心此最分明語大抵虛靜本體中必須遠他虛靜中若有物用必失正故正心工夫只在敬以直內傳者之意固非以心之應物便爲不得其正而必爲槁木死灰然後乃爲得其正也惟是此心之靈既曰一身之主苟得其正而無不在則百體從令以供其事惟吾所使而無不合於理如其不然則心在於此而又馳於彼血肉之軀無所管攝其不爲仰而貪看鳥回頭錯應人者幾希矣孔子所謂操則存舍則亡孟子所謂求其放心從其大體者蓋皆謂此學者可不深念而屢省之哉楊慈湖執不起意之說疑正心誠意非聖人之言此惑之甚也孔子曰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非誠意之說乎又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非正心之說乎或又以發怒不怒爲不起意則又朱子所譏爲欺妄之甚焉者也

脩身齊家傳曰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朱子曰忿懥四者是心與物接時事親愛五者是身與物接時事錢氏曰四有所五辟皆心之病也但上四者是自身裏事此五者是施於人事即處家之道也○用情之辟仍是心不正非正心後復有用情之辟也誠正外別無脩身工夫上章言此謂脩身在正其心一在字朱子章句亦云則此心常存而身無不脩矣才直截了當謂正心後尚有脩身工夫者亦非也蓋亦尚有脩身工夫者亦非也蓋亦

未嘗以身體之而云然耳

中庸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

道者性命之正也人心最活一收攝則性命之正森然偶放弛則形氣之私畢至內而蔽於私意必固我之心自我而造者也外而累於私欲離道遠矣私欲聲色臭味之懼之意常存雖不見聞亦不敢忽則內之私慾不萌而體立而至於事至物交意念初動之機尤加戒愼恐懼焉則外之物累不能奪蓋居而以理悅心動而以道研

慮此動靜交養之功所以立道心爲主而使人心聽命者也省察於獨即大學誠意存養於靜即大學正心也

格物致知惟精之事也誠意正心惟一之事也

樂記曰君子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

眞西山曰君子之養心也內外交致其功而已外無聲色之誘則內亦正矣內無淫慝之惑則外亦正矣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則內外皆由順正以行其義矣養心之功備矣

書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

義者心之制以義制事由中而應外也禮者身之範以禮制心制外以養中也

易艮卦彖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有身則有形氣之私有人則有物欲之感然而有物有則矣惟止於所當止則耳目口鼻之用不必無而合於理何身之有由是而廓然大公物來順應矣何人之有當止不止小人之縱欲也不當止而止異端之絕情也

彖傳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朱子曰行固非止然行而不失其理乃所以爲止也以心逐物則是不止因物付物雖行亦止慈湖輩亦每稱此象然其意一於主靜而不起意終是枯寂禪門非吾儒之學也

坤文言傳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性命之正直上直下事物之理各有所宜不敬則直者一所以正其方也內無不直外無不方天地位萬物育矣以上內外動靜交養之功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心者二五之精秀靈之氣人之所以爲知覺者也性者無極之眞五常之理人之所以主乎此氣者也氣以載理理以主氣二者相須賴知覺以窮理而窮理則還以實此知覺之量理無不窮則心之量盡而無極之眞見矣此卽物格知至氣易流而理無爲主於理以制其流而氣則還以聽命於理乃所以保全其所受之正也此卽正心誠意也○言存養可該動靜省察只存養中一時事通乎晝夜之道而知神化在我則天之所命我者我能有以立之矣知天知也事天仁也立命勇也三者人心之達德也

易咸卦九四爻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象傳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心有私係所感狹矣此末學之支離也

九五爻曰咸其脢无悔　象傳曰咸其脢志末也

一於不感可无悔矣然以此爲志則已末矣

艮九三爻曰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咸脢者淡泊自守猶可无悔艮限則不當止而止此釋氏之絕六根告子之勿求也或曰告子不動心釋氏一眞自如豈所謂危薰心乎曰彼亦強以爲安耳實則不安之甚也

論語曰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惟聖人心同天地

孔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一理渾然聖心之體一天之神也泛應曲當聖心之用一天之化也不待存而盡不待推而行也若存之而盡推之而行則學者致功焉

此聖人之允執厥中也

周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寡之又寡以至於無欲止是一欲欲之

淪則惡有欲則私孟子言窮欲以用功言周子言至於無欲究竟言則誠立而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朱子曰誠立謂實體安固明通則實用流行

程伯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今志於義理而心不安樂者此正是剩一個助之長雖則操之則存舍之則亡然持之太甚便是有事焉而正之所謂定性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性無謂動靜將迎內外此蓋以心言耳存其心即所以定性也

程叔子曰在天爲命在物爲理在人爲性主於身爲心其實一也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不善若既發則謂之情不可謂之心朱子曰既發不可謂之非心但有不善則非心之本體也

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處乃情也

人心必有所止無止則聽於物

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有所止者有主也有主而後體立常要活者無適也無適而後用行

有人言無心曰無心便不是當云無私心心要在腔子裏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非格物無以通乎道

有人欲爲善如有惡以間之欲爲不善又有羞惡之心此正交戰之驗也須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即愼獨誠意也

聖人之心未嘗有在亦無不在蓋其道合內外體萬物而不可爲內外之間故自見其小

張子曰心統性情

心清時少亂時多其清時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何也客慮多而恆心少習俗之心未去而實心未完也

正心之始當以心爲嚴師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爲有外世人止於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

又曰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此爲淺陋鄙狹者言之

范峻心箴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渺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爲三才曰惟心耳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爲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間抵隙爲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此即孟子寡欲立大之意

朱子曰惟心無對天地之中萬物之宰

又曰心者氣之精爽　又曰心是個活的物心原只是秀中所具乃是理此二條正是心字正名惟精爽故能具理惟最活故亦易於放失然惟其精爽故活心非太極心之理乃是太極心之動靜是謂陰陽心之理是太極喜怒哀樂之

未發此理渾然不偏不倚乃人心之太極也發則氣之所行有舒有慘如喜樂陽也哀怒陰也又喜陰樂陽哀陰怒陽也又情之自內而外陽也及加於事物則陰也氣之所行不能無差惟主之以理而中節焉則理即陰陽而貫乎其心主於身其所以為體者性也所以為用者情也貫動靜而無不在焉

有是形則有是心心之所得乎天之理性也性之感物而動情也三者人皆有之不以聖凡為有無也但聖人則氣清而心正故性全而情不動亂學者則當存心以養性而節其情也

自人心而收之則是道心自道心而放之便是人心人心如卒徒道心如將理為氣主

理學逢源　卷之一　內篇聖學類　三六　敬業堂

以理為主則此心虛明一毫私意著不得譬如一泓清水有砂土便見吳臨川曰周子云無欲故靜程子云有主則虛二言萬世心學之要也朱子云有主於中外邪不能入便是虛有主於中理義甚實便是實

心無私主有感皆通此聖人至公至神之化

志如伐意如侵志甚決而張胆明目故如伐意之動時人或不覺故如侵

眞西山夜氣箴曰盍觀乎冬之為氣木歸其根蟄坏其封凝然寂然不見兆朕而造化發育之妙實胎胚乎其中蓋圖者闢之基貞者元之本而艮所以為物之始終夫一晝一夜者三百六旬之積故冬為四時之夜而夜乃一日之冬天壤之間羣物俱閟窈乎如未判之鴻濛惟人之身嚮

聯偃息亦當以造物為宗必齊其心必肅其躬不敢殆然自放於牀第之上使漫易非僻得以賊吾之衷雖終日乾乾靡容一息之間斷而昏寐易忽之際尤當致戒謹之功蓋安其身所以為朝聽晝訪之地而夜氣深厚則仁義之心亦浩乎其不窮本既立矣而又致察於事物周旋之頃敬義夾持動靜交養則人欲之私無隙可入天理皞乎昭融此夜氣之說似異於孟子朱子之意然主靜立本戒愼恐懼之志學者可以深玩

理學逢源　卷之一　內篇聖學類　三七　敬業堂

欲眞作聖若何立大若何通微烏可不深思而精詣也

人有心無耳目手足可乎曰未有耳目手足無心可乎曰迷矣霸也迷釋也痿

聖人節欲釋絕欲聖人制情釋無情天倫歡戚廢矣人世卑辱忘矣喜怒哀樂既盡遏抑之所明者何心所見者何性也以寂覺內照為性欲獨守之以歸滅度養未發而去已發溯無生而厭有生絕情斷欲之心正情欲之膠滯不能忘也

子靜示胡達材云達材所進乃害心之大者所謂若有神明在上在左右乃是妄見此見不息善何由生夫不顯亦

臨無射亦保古聖存心未有不從兢業中來若以持敬爲妄見害心將心無心見無見而後得爲本心乎吾不知其解矣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子靜亦嘗言之顧以誠敬爲外鑠爲害心翼翼昭事者安在也朱子謂子靜第識取一心萬法而應物之理以蔽是謂無主是故未有睹聞而意造爲睹聞則及有睹聞而反不睹不聞此遨客於途而家閫無人他客之來無以應矣將有睹聞而期必睹聞則於所睹所聞非其所睹所聞此迎客於東而不知客來自西來不相値矣睹聞已過而滯於睹聞則續有睹聞而亦未睹未聞此留戀張三而不禮李四李四怒矣無主之害如此故君子所戒愼者戒此而已所恐懼者恐此而已然此以全體言而主之於靜也敬合內外兼動靜該本末貫始終徹上下其體一於莊肅謹嚴而其功實於優悠自得故洗心退藏心之敬也整齊嚴肅身之敬也主中以應外制外以養中也必愼其獨敬以審幾執玉捧盈敬以將事恭而有禮敬以接物艮輔有序敬以發言心無往而不存敬無時而敢懈此則敬之全功也若乃杜絕外誘而歸心於寂則是又杜門絕客而主人鼾睡於家自在則自在矣然安賴有此主人翁爲此又荒其心而不敬之尤者也君子豈其然哉

敬

敬者主一無適之謂也蓋人之心至虛至明而每不能不役於物心有主則中虛而物來順應心無主則中實而應物之際皆不能不失其道故敬爲聖學之本然此心何以主之曰以性命之正主之而已性命理也知覺氣也故心之有理猶卒徒之有帥一家之有主人也軍有帥則號令明人人爲帥而軍亂矣家有主則一家治人人爲主而家敗矣心有主則萬事治事反爲主則百度紊矣至虛之體不容一物乃能應物物先着一物在中則此物反爲心主而應物之理以蔽是謂無主是故未有睹聞而意造爲睹聞則及有睹聞而反不睹不聞此遨客於途而家閫無人他客之來無以應矣將有睹聞而期必睹聞則於所睹所聞非其所睹所聞此迎客於東而不知客來自西來不相値矣睹聞已過而滯於睹聞則續有睹聞而亦未睹未聞此留戀張三而不禮李四李四怒矣無主之害如此故君子所戒愼者戒此而已所恐懼者恐此而已然此以全體言而主之於靜也敬合內外兼動靜該本末貫始終徹上下其體一於莊肅謹嚴而其功實於優悠自得故洗心退藏心之敬也整齊嚴肅身之敬也主中以應外制外以養中也必愼其獨敬以審幾執玉捧盈敬以將事恭而有禮敬以接物艮輔有序敬以發言心無往而不存敬無時而敢懈此則敬之全功也若乃杜絕外誘而歸心於寂則是又杜門絕客而主人鼾睡於家自在則自在矣然安賴有此主人翁爲此又荒其心而不敬之尤者也君子豈其然哉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自脩其身者無不敬而已敬曰純而敬曰遠篤恭而天下平然聖人不敢自足也猶病之心終身此敬而已○胡雲峯曰可願莫如善敬則百善從宜遠莫如邪敬則百邪息敬也者存心之要法檢身之切務與持敬奈何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眞西山曰歷聖相傳惟此一敬禹之征苗曰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啓之征扈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武王之數受曰狎侮五常荒怠弗敬

大聖大惡之分敬否而已君子之爲君子能外是乎

禮記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儼若思容色之敬也安定辭言語之敬也敬無不存舉二端以見例安民之效由是而出

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容貌莊顏色信辭氣嚴道也遠暴慢近信遠鄙倍君子之貴乎道也然非中有主何以能此是以君子貴存養省察也

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

吉凶之機存乎心之敬否過欲存理亦主敬而已

禮記曰君子莊敬日彊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儻然如不終日

天之生物栽者培之傾者覆之人之精神亦然儻然如不終日者心無主而境不恆也○程子曰纔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又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

敬愼者仁之地也

敬則心存心存則理得地謂基址

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驅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

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天者自然之理而人得此理以生此理即吾心之天也不敬則失此理而違天矣神即天理之所以流行者也出王游衍猶泛言之屋漏無愧則愈密矣

易震卦彖曰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

悔　象傳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先事而敬戒懼不忘而後動作之間有以順應雖艱大
之投亦可無自失也
離初九爻曰履錯然敬之无咎　艮六五爻曰艮其輔言
有序悔亡
敬乃不錯而言有序
觀卦彖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言動一事之敬也盥而不薦則未有所事而孚敬中存
然積中發外其顒若有動於自然者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
乃大簡乎
行政之閒煩苛擾亂多只爲自身不治無以率人故不
得不於科條上嚴密若居敬則心靜身脩治人止行所
無事何用煩擾而自然綱舉目張矣然居敬又須行簡
不行簡亦非所爲居敬也若居簡則心不立身不脩既
無以示法矣科條尙設猶有維持乃又行簡焉是太簡
也但居簡未有不行簡者
中庸曰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
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曰相
在爾室尙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

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
於鈇鉞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
下平
愼獨審幾將以致用也不動而亦敬不言而亦信敬以
立本也蓋動靜如一矣敬益篤而化自行篤恭而天下
平百揆九經皆一敬之所舉則行所無事也
堯典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
下
欽則全體渾然純亦不已就中自然明無不照條理成
章意思深遠然而堯之欽動以天也允恭外之恭本乎
內克讓心之讓達於事也欽動以天而德光自無遠不
屆矣
舜典曰溫恭允塞
禹貢曰祇台德先不距朕行
大甲曰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　商頌曰湯降不
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祇帝命式于九圍
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心體本光明不敬則欲昏之而明熄矣繼續其光明是
之謂能敬穆穆者其功夫之靜密深遠非人所得而見
聞也○朱子曰緝熙是功夫敬止是功效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雖雖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言文王之敬無適不然無時有間也
程伯子曰敬勝百邪　又曰無不敬可以對越天地
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敬不謂中敬而無失
即所以中也中是道理敬是工夫未發時須自有喜怒哀樂之理在不敬則私意之累或有偏主而理昧敬則中無私蔽而中之體不失故曰敬而無失即所以中應事時忘怒觀理則又由中而達外也
作字時甚恭敬曰非欲字好即此是學豈止寫字坐如尸坐時學也立如齊立時學也
程叔子曰入道莫如敬進學則在致知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不敬則心昏無以察理故必敬而後能致知
發於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恭主容敬主事然敬則不偽
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而入制外安內
或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而心不慢者可否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學者須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
今學者有敬而不自得又不安者只是心生亦是太以敬來做事得重此恭而無禮則勞也敬者自然底道理不自在也者不爲自然底道理也須是恭而安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優游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急迫求之只是私己終不足以達道居敬之始亦未能全不拘迫但須從此做去以漸安之優游涵泳四字最好
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林用中主一銘曰有主則虛神守其都無主則實鬼瞰其宅○敬有中虛中實二義朱子曰有主則邪不入便是中虛有主則義理在中甚實便是中實也
朱子曰恭主容敬主事自學者而言則恭不如敬之力自成德而言則敬不如恭之安
敬該動靜合內外徹上下而充積之盛已在其中
戒愼恐懼止是略略收拾來便在這裏不是著力把持不睹不聞不是閉耳合眼時只是萬事皆未萌芽自家便先戒懼以養其未發只聳然提起在這裏未發的便常在

人常恭敬則心常光明
朱子作敬箴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此靜處時之敬也衣冠瞻視潛心主於中也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非路不由勿跨勿踰勿躐勿豕勿蹲此動時之敬也立如齊坐如尸容貌之恭也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事事物物一有不謹即愆厥德此事物之敬也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此言語之敬也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它其適不貳以二不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此八句正以言主一無適之道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弗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間欲私萬端不火而熱不氷而寒此八句總上文而言主敬之功當無適不然無時有間也一有間斷則欲孜之

如水火矣毫釐有差天壤異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一有不敬則萬事皆失如此　嗚呼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直敢告靈臺申言自勉之意○朱子此箴自內及外由外而內自小而大自暫而久卽之有功循之有序學者誠守之而勿失焉作聖之功無餘事矣

釋氏禪定要將此心虛靜無所倚著與居敬頗相似故程子謂其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然吾儒直內將以應外釋氏禪定將以絕外故曰其本亦已不是此篇於敬之終始本末亦已略具矣學者於此反覆焉亦可以見釋氏之似是而非矣

誠

誠者眞實無妄之謂也天地只此實理無貳無雜所以能發育萬物亙古不窮理氣流行物與无妄則凡人物之生亦莫非得此實理以爲生然惟聖人之氣質清明無物欲之累者乃能全乎天所付之實理而無歉自非聖人則形生知發之後物欲間焉實理不能無歉此誠之之功所不容已也實理無爲而善惡之分判於念慮方興之始蓋人雖至愚未有不知善之當好與惡之當惡者惟形氣之私交戰而不能自克則妄僞日生而實理以失耳誠之之功則擇善固執乃所以誠之也學聖者可知所從事矣

易大象傳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

天之實理動於氣機而品物流形則物物無非實理是物而與之以无妄也此卽天命之性所謂誠者天之道也（妄僞也无妄誠也无妄者實理各足純而不雜之謂）

无妄卦彖曰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誠則全乎天故元亨然天道實正不正之實非所利也
不正者後起之私非實也然實有是不正則亦不正之
實耳以其違天則天之所不佑也
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積誠之至感無不通所謂无妄元亨也一念未誠則不
足以感物人可不思立誠哉
孔子曰主忠信
誠實理也忠信實心也理無不實心有欲間而失其實
理則不實矣實心以體實理則實理可復全於心主忠

信所以誠之也忠者盡其心而無苟且也信者實其心而無虛妄也忠所以立其實心信則以實心而實之事程伯子曰發己自盡爲忠循物無違謂之信程叔子曰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蓋物各有實理須以實心循之二義實相通也要之止是一誠
大學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愼其獨也
吾性之體實有善而無惡累於物欲乃動於惡焉非其本也故去惡以全善滿其量焉乃適以自快自足自欺則不快矣立誠自意始誠無爲幾善惡誠意在審幾能止其不善之幾則實體全自謙卽所謂忠也毋欺卽所謂信也愼獨所以主忠信也

易文言傳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
庸言必信則言無不信矣庸行必謹則行無不謹矣言行之誠也閑邪存誠則不待言行而且閑邪以存其誠也足以善世矣而不伐伐則存誠之念間矣誠之至則德博故化○程子曰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强捉一誠來存著閑邪則誠自存然閑邪卻須是存誠非閑邪便罷也誠本是吾心之理豈自外來止須是自己存之
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

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忠信所以立進德之本蓋無此實心則外面雖矯飾作好都與己身心上沒干涉德何由進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也忠信二字且懸空說忠信未是德要須是以此實心去爲善去惡則德日進不是空空存此實心便罷也脩省言辭以立其誠則言辭不止當一場虛話乃是將此忠信立在事業上故業有可據古人明試以功亦須先敷奏以言則言辭原不容已但須是立誠耳誠卽忠信誠本在辭先非脩辭時方求誠乃是便將此誠立在辭上其所言皆是其實心實事也若今人做八股則止是脩飾言辭其實一無可據知以開誠之先知至善之所在而必期於至之則事至物來念慮初動之

際可與審幾而實用其力矣知至善之終竟而固守之不遷則集義之所積累皆可存而不失矣不驕不憂吾知立誠而已乾乾因時而惕敬而不失正所以立誠也

○朱子曰人不誠多在言上若口不擇言逢事便說這忠信亦被汨沒立不住了誠字從成從言亦可見古人制字之意矣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彊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萬物皆備吾心之實體天道之本然也反身而誠無一念之不實則實理不失自慊無如此者彊恕以求仁乃所以誠之仁卽誠誠卽仁以其全而無歉言曰仁以其實而無妄言曰誠

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敎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與天地參矣

天地生物人性莫非實理人心有一毫未實則性分亦卽此未全惟聖人實理渾全無些子損壞是能於性分無不盡人物之理合下都在性中一本萬殊與天同體用出時便贊化育參天地矣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惟天下至誠爲能化

未能至誠則須致曲察識擴充使妄者復偏者全小者大則實理在我積中發外不息其功德博民化聖人同歸矣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變化云爲吉事有祥天道流行無一刻不與人物相通遏塞兩間都是氣機來往實理無不可知人惟心多僞

妄便昧於實理所以當面忽過故惟誠之至者乃能知之禍福之機鬼神也聖人前知至誠故如神也如者契合之謂

聖人前知止如日中知其必昃月盈知其必虧若以數推測而知便只見費力長僞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誠者非自誠己而已也所以誠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人物惟得此實理乃成其爲人爲物是可見道不可離而人所當自行矣實心體道還得個實在底理乃所以誠之須臾離道便不成人故誠之爲貴也統言之則人物同以

實理自成主於人而言則實理在心所謂
天命之性也道即率性之道故謂之用也實理既得則
成己即以成物如盡子道則父亦成其爲父又如
存心看書時書亦成個書的道理吾性
中實理本自體用一源也成已則知明處當時措之宜
亦若聖人之如神矣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
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
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
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
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
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
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

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
黿鼉蛟龍魚鱉生焉貨財殖焉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
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
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聖人之位育贊參以一誠盡之聖人之前知如神以一
誠知之蓋惟其誠之至極久而不息斯用之所著自與
天地侔初非有待於外也博厚高明悠久配地配天即
事而詳前章盡人物性贊參前知之
言之耳於天言不貳於聖人言純於天言不已於聖人
言無息聖天一也純故誠雜則僞誠故久僞則息

也

周子曰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原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實理原於天而惟聖人全之聖人亦惟誠而已耳誠之原謂天以實理生物誠斯立謂物得實理以爲性也純粹至善不雜也純故誠此之謂性善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氣之行莫非實理自元而亨繼之者善自利而貞成之者性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所以自靜而出之義復者得之各足而又以起元之義也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此章言天道之本然也

聖誠而已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五常莫非實理分而言之則有五合而言之只一誠而已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實理原於天而惟聖人全之聖人亦惟誠而已耳誠之原謂天以實理生物誠斯立謂物得實理以爲性也純粹至善不雜也純故誠此之謂性善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氣之行莫非實理自元而亨繼之者善自利而貞成之者性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所以自靜而出之義復者得之各足而又以起元之義也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此章言天道之本然也

誠而已誠五常百行之源也五常莫非實理分而言之則有五合而言之只一誠而已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實理原於天而惟聖人全之聖人亦惟誠而已耳誠之原謂天以實理生物誠斯立謂物得實理以爲性也純粹至善不雜也純故誠此之謂性善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氣之行莫非實理自元而亨繼之者善自利而貞成之者性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所以自靜而出之義復者得之各足而又以起元之義也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此章言天道之本然也

發以應事則實理確然至正不偏倚也明無不照達無不通也五常百行非誠非邪暗塞也不誠無所謂五常體既失矣故誠則無事矣誠則體立用行用自不正而不明不達也

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不勝其人欲之私故難行力而守固則亦非難也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誠則仁仁則誠也此章言人道之當然也

誠無爲幾善惡實理無爲乘於氣以爲用幾之所動自體而通達之則無不中節有私欲以累之則不中節矣故君子必愼其獨也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

誠以本體言神以妙於用言幾則由靜而動之樞也何以曰神曰繩著便動豈非神妙

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純乎天理故明無不照有私則昏矣隨感而應故妙有累則滯矣幾繩於微故幽過此則易見矣誠神幾曰聖人此章言聖人至誠之德

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故无妄次復此誠之事

程伯子曰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眞與妄耳順理者其眞也動於欲則妄人當審其幾而已

發己自盡謂之忠順理無僞謂之信叔子曰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主一之謂敬一者謂之誠敬者求誠之功夫誠者純一之理也

脩辭立其誠言能脩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脩飾言辭爲心只是爲僞也曰脩省便有爲已之心脩飾便是爲人之意脩辭正以立

誠乃體當自家敬義實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才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脩業也可居之處猶言可守之地終日乾乾大小之事都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爲實下手處脩辭立其誠爲實脩業處葉氏曰無一念之不善爲用幾之所動自體裏一於誠故乾乾不息

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反爲不誠此誠意後正心也蓋實理中自有緩急不容如是之迫觀天地之化乃可知

程叔子曰无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无妄天之道也不欺人之道也易傳曰動以天爲无妄動以人欲則妄矣

荀子云養心莫善於誠周子曰荀子元不識誠程子曰既誠矣心安用養耶

朱子曰誠是實理自然不假脩爲者也此據現成言

天無不實寒便是寒暑便是暑聖人仁便眞個是仁義便眞個是義無不實處此言聖人至誠與天合一也

一則純二則雜純則誠雜則僞天地惟一故貞觀若人物之生其性命之正亦莫非天理之實但不能無形氣之私是以惻隱之發而忮害雜之則所以爲義者有不實矣此常人之惡之發而貪昧雜之則所以爲仁者有不實矣蓋聖人言存誠言祇敬自堯舜以來率斯道矣陸王之言曰心不免於二甚且流於詐僞欺罔則二者雜之故也天地既至目自能視耳自能聽心自能思存誠持敬皆外鑠也是强

一矣人之二也誰實使之形氣之私獨非天乎外物之誘非天所生之物乎曰一必生萬萬各有一以萬値萬而不相一然後二生太極之體至一者也一之後八卦既成剛柔交錯至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時位有當否然後愛惡相攻遠近相取情僞相感其有凶害以不相得人之不能無二亦猶是耳口鼻耳目各有定則因物付物發皆中節矣則何二之有哉○此言人有不實之心也

以一物治此一物也夫由若人之言將使天下人肆意妄行害道孰甚且彼嘗自謂吾精神一攝束便與天地相似匪誠匪敬如何攝束攝束著甚足見其自欺欺人矣

為不誠以其實有是惡故亦曰誠而實理則失矣

楊氏謂反求其身則不待求之於外而萬物皆備於我而無不誠夫知有未致則不能眞好眞惡而不誠者多矣今乃欲離去事物而專務求之於身如何做得大要此理木實而必須知以開誠之始敬以致誠之功乃能無失其實故誠之之功曰擇善固執非一反求其身焉而遂可得也龜山此等處俱大似陸王宗旨

清簡公曰大學所謂誠致者非必知之盡而後求誠也隨事精察而力行之然析其序則不得不先格致

天下有色莊而不由中者未有誠中而不形外者故外不孚人君子恥之非恥其外也恥其中之不密也

有諸已之謂信充實光輝大焉化焉至不可知眞積久致也彼談妙悟者欲從禪寂直躋聖神蛟弗知之矣

誠只是實實理實心實事皆可謂誠然實理是源頭實有是理則實有是氣實有是心則實有是事也○誠與信相似但誠字廣信字狹信只是實心故周子言誠又

言信曰守○忠信字有兩樣一以質言一以學言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是生質字面主忠信是功夫然都不出誠字之外而稍狹○吾儒敬字異端混得去誠字異端卻混不去○誠字要須從上頭看下誠之功夫便由下做上

格致

人之有生與物同原而人受天地之中故吾心自備萬物之理有物則有事而吾心自有通乎萬事之知但此心之知是體統固然而不從事事物物上印證過來則無以盡此知之量如吾心本知要孝而或不知所以盡孝吾心本知要弟而或不知所以盡弟知孝弟者吾心之靈也不知所以孝弟物有未格也於是於事物日用載籍聞見間日日講求其所以事父事兄而盡孝盡弟之道是則格物以致知也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有于臣弟友之倫則必有孝弟忠信之道有貌言視聽之用則必有肅乂哲謀之則凡夫節文度數之細經權常變之宜是非疑似之辨太過不及之差苟析之有毫釐之差將行之必壬千里之謬此固非無所據而能知亦斷非徒靜思所能頓悟故必即事窮理日新月益尋流溯源而讀書講學尤為切要不以涉獵為多不以得一自足方其用力時固似覺自外而得及其

既知後則仍舊只是吾心所自知非由外鑠也萬物雖多理只一致方其格時未見本原一事只是一事未能相通只事事窮到本原卻有相說以解處久之又久所積已多則源頭豁然有悟雖理之未窮者亦可畢照而無遺矣此卽知之至也到知至後則所格物理卻原來多是吾心素具之理又非有加也大抵世間有窮究得來的道理都是心上本有的道理不止孩提愛敬方為良知若犬馬便不能教他識字做人便是他心上原未具此知也若乃象數方名草木鳥獸之屬此雖似不要緊事然窮究得來亦莫非性命但君子格物將以致知君子致知將以實踐若待以博洽為長而騖於文辭之末則辭章訓詁末學支離君子又何取焉若之何彼自恃聰明之士動謂心自能思無待外求甘心寂覺而反以窮理致知之學為煩碎無當與泛濫辭章之輩同類而共笑之也

大學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天下國家之本在身身之主在心必本於中而后有以

施於外也欲誠意者必先致知而致知又在格物必考核於外而后有以全其中也蓋吾之所以與天下通而無間者此心而已故理之在天下者必欲其備之一心而心之所同然者必欲其達之天下然必吾心有以盡天下之理而後能以此理達之於天下故大學自格物始不然而物有未格知有未至則先不知所以自治其身而況能得人心所同然以達之天下乎格字只是木格之類而隨事借用格外者不得入故有扞格之義格之形方故有格正之義格中者欲其滿故有窮致之義又有感格來經其志識偏而學之陋也

禮六年教之數與方名　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　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　九年教之數日　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　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　二十始學禮博學不教內而不出　三十博學無方遜友視志

數與方名末也然天下無生而能知之人亦無教而不知之人是可見不格物無以知而亦非強鑿其知矣夫自六年以至成童自數與方名數日書計以及樂詩射御皆以漸教之由易而難由少而多皆所以指陳物理以日牖其心思是則格物致知之端已自黃童始不待入大學之日而始從事焉也但小學之教雖循習事物所當然以開其知而未能使之遽講其當然之理及求其所以然之故耳若乃入大學之後則教之禮樂教之詩書蓋禮樂以治身治心則誠正之助而詩書識前言往行即以爲格致之資也是以二十三十之時一則曰博學不教再則曰博學無方是則格物窮理之功孜孜不倦者如此古人豈漫然哉舍窮理而曰扞格外物本然之善自明多見其謬於先王之教矣

學記曰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

離經始通其義也敬業則有心於得矣知博習則求得之慤也能論學則有得於心而知擇矣知類通達則知之至也觀其離經可以辨其志觀其敬業可以知其樂羣博習則必親師矣論學則必慎友知之眞則必守之固離經敬業博習論學皆格物之事也學有積累而得有淺深於此亦可見矣

孔子曰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

易大畜象傳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多識以畜德也若道聽而塗說則德之棄也

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欲致其知必自多聞多見始然擇而識則所以知者在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我若屏去見聞而自謂能知則祇見其不知妄作而已

好古敏求聖人不廢義理散殊必無生而能知之之理但聖人較易耳然能好能敏卽聖人所爲生知也豈必靜坐千里而後爲生知也哉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詳說則析之精而得其要得要則可見之行○呂曰○

曰博學是始事反約是終事其中用力卻在詳說博學而詳說乃所以格之博而說之不詳與不博同病頓悟直指與訓詁記誦總無是處

孔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夫子曰多聞多見曰好古敏求則是夫子未嘗廢學識也但聖人學識隨事會通卽流見源不必有多之迹耳

若賜以聞一知二之資從事於多學而識則夫子喜其積之多以將有得而懼其逐於末以未會其源也故發其疑而以一貫告之一貫則知之至矣○呂曰○曰一以貫之之字正指所學所識就此見個總統關通處若舍學識卻貫個甚道理自少至多工夫必由多返一也

或謂一貫不必分知行曰以一理燭萬事然後能以一理應萬事固非知一貫之外更有行的一貫然以對學識者言卽知至也以對力行者言卽盡性也非知無以行此不容無先後矣

易傳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幽明死生鬼神夫人而知之也而所以幽明之故死生之說及鬼神之情狀則習焉而莫之察非觀察之深者不足以與知之也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

性顯諸仁藏諸用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陰陽不測之謂神以此仰觀俯察而幽明之故可知原其始以反於終而死生之說可知一陰一陽迭爲屈伸聚散而鬼神之情狀亦可見矣如是則異說不足以搖之知之至也

孟子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格物窮理則能知言矣

以上專以格物致知言

易文言傳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

聚之者多則盡物辨之者明則盡理此格我也寬以居之則受善無窮仁以行之則篤行無歉此誠正也非宏無以任重

寬居非毅無以致遠也仁行

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學問思辨又格物中次序博審愼明乃所謂格也

孔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君子無不學而於文爲有據約之以禮謂要其身於禮也要非簡要之要猶約束也之字指身言不指所博之文言而類載黃勉齋之問謂似有一貫意而朱子之答不然祇大全者譌語爲朱子語失之矣

約禮以履其實使所成之性存之又存則在己之天地位而道義由是出亦如易之行於天地之中矣理之當然曰道行而宜之曰義知崇如天則道無不明禮卑如地則行無不宜也

以上兼知行言之不知無以行而不行亦不足爲眞知也

程伯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致知存乎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心放而不收則無以窮物之理知由致故須是敬敬者其心卽事而存所以能窮物理而得之於心也然心之所以不存者動於欲故也故養知莫過於寡欲即物窮理不止察之於身然卽身之所具所行者而爲之尤爲切要也

程叔子曰凡一物上有一理須是窮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此格物之條件大略舉此三者

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慈子孝之類非謂父慈子孝便爲至善蓋慈孝亦有許多般如申生之孝善矣而非至善要如大舜之孝方爲至善也若不務此而徒汎觀萬物之理則恐如大軍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也此言格物者又當知要也

如欲爲孝則當知所以爲孝之道如何而爲溫清之節莫不窮究然後能之非獨守夫孝之一

字而可得也此言格物之當盡其細析其或問忠信進德之事固可勉強然致知甚難曰學者固當勉強然須是知了方行得未致知便欲誠意是躐等也勉強行者安能持久不但不能久幷惟見理自然樂循理性本善循理而行是順性事本亦不難但爲人不知旋安排着便道難也此言欲誠意必先致知也

知有多少般數煞有淺深學者須是眞知才知得是便泰然行將去也此言知既至則能誠意也

問觀物察己者還是因物反求諸身否曰不必然也物我一理才明彼便曉此合外內之道也語其大天地之所

以高厚詩具小一物之所以然皆學者所宜致思也然則先求之四端可乎曰求之性情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於一草一木不太煩碎乎曰心外無理理外無物察得來只是一貫曰程子當言汎觀物理如大軍遊騎矣而復教人察一草一木何耶曰此止看立心何如耳如舜劒知者意前生意會心不少一草一木分殊而理一如何不察但自有緩急在若上蔡誦史卻又一字不放過立心異只成玩物喪志而程子觀物之當格也

問格物須物物格之還只格一物而萬物皆知曰乍得便會通若只格一物便通衆理雖顏子亦不敢如此道須是今日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此言格物有積累之功也

格物亦不必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不得且別窮一事以類推若於此一事窮不得且別窮一事以類推何也曰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者以類推之謂也類推之與會通相隔尚遠矣中庸言格物之當盡其細析其事窮盡而無餘蘊則他有可類推者亦未必是惟見理自然樂循理性措而程子曰於此一事窮不得且別窮一事者中庸以志之所期言必要其成也此言格物之方人心有一時滯溜不可勉強者卻不當穿鑿以求故且放下然非竟以不明措也別窮一事或反有悟幷因彼而識此者耳子思程子之言實並行而不悖矣

今日雜信鬼怪異說者只是不先燭理若於事上一一理會有甚盡期須只於學上理會言鬼怪之事不當於事上求其有無只當積學以窮理理無不明則鬼神之情狀可知亦格物之道也

張子徵有病

張子答范巽之書曰所訪物怪神姦此非難語顧語之未必信耳孟子所謂知性知天學至於知天則物所從出當源源自見知所從出則物之當有當無莫不心喻亦不待語而後知諸公所論但守之不失不爲異端所刼進進不已則物怪不須辨異端不必攻不逾朞年吾道勝矣若委之無窮付之不可知則學爲疑撓知爲物昏交來無間無以自存而溺於怪妄必矣物怪神姦不必盡無但性命之好異者從而張皇之則惑人愈甚異端頓悟直指其好言鬼神皆意想所造故荒亂不足據異端頓悟何足以知鬼神之

情狀哉張子不明語其有無而使之守己自信無爲所拔亦正所以深語之也

朱子曰眼前者無非是物然格之卻有緩急先後之序

學者工夫惟在居敬窮理二事此二事互相發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進人見得三分道理則此心亦自不敢放肆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密存心理會窮理日益密細矣

且莫若收斂身心使作得主宰方能見理此條與程子未有致知而不由敬者之意同○大學只始自格物者以小學開其先灑掃應對間固早已收斂其心使作主宰也

人之爲學心與理而已矣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人之一心初不以內外精粗論也然或不知此心之靈而無以存之則昏昧雜擾而無以窮衆理之妙不知衆理之妙而無以窮之則偏狹固滯而無以盡此心之全此理勢之相須有必然者聖人設教使人默識此心之靈而存之於端莊靜一之中以爲窮理之本此即收斂此心以窮理方能見理之意也使人知有衆理之妙而窮之於學問思辨之際以致盡心之功巨細相涵動靜交養初未嘗有內外精粗之擇及其積久貫通亦有以知其一致而果無內外精粗之可言矣今或以是爲淺近支離而欲藏形匿影別爲一種幽深恍惚艱難阻絕之論則是近世佛學詖淫邪遁之尤者而欲移之以亂古人明德新民之實學其亦誤矣

有物必有則物與道未始相離也而或者以格訓扞格謂扞去外物而本然之善自明則是絕父子而後可以知孝慈離君臣而後可以知仁敬也安有此理哉若曰所謂外物者不善之誘耳則外誘之甚者莫若飲食男女然推其本亦人之所不能無者但其中自有理欲之辨耳今不能克己復禮而徒惡外物之誘欲一切扞而去之則是必閉口枵腹而後爲得飲食之正絕滅種類然後得全夫婦之別也聖人大中至正之道烏得以此亂之也哉此二條皆辨舊說之非以正明格物二字之義

格物致知與博覽洽聞何異曰此以反身窮理爲主而必究其本末是非之蓋彼以徇外夸多爲務而不殫其表裏眞妄之實必究其原是以知愈博而心愈明不殫其實是以識愈多而心愈蔽此正爲已爲人之分也此言格物在乎學者之心有人只就皮殼上用功於理之所以然者全無見處漢唐諸儒註疏之學大抵如此有人思慮向裏於事物多不理會陸氏之學大抵如此二者卻是偏此因補傳中表裏精粗四字而言今人務博者要窮天下之理泛濫無歸亦流爲玩物喪志務約者又謂反身而誠窮山之論朱子駁之則天下之理無不在我皆不是也惟程子積累貫通之說爲妙

十事格得九事通透一事未通透不妨一事只格得九分

一分不通透最不可須窮盡到十分始得天下之事君子在以不知為知耳知之不精為害反大豈能盡知所患分人便都輕忽去自以為知了及作事時終是那一分不知底在連那九分知底都做反了也趙括談兵介甫變法他豈是不知底只為知之不精反至壞事耳

格物是蒙覺關誠意是善惡關此二者乃學者最要緊事亦學者最難過關隘也

清簡公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此程子以二言括聖學之要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戒懼未發以養虛明其本矣格物致知所以證虛明之本體酌變化之妙則也近世談學謂妙悟者曰知效天也謂實脩者曰禮法地也夫博文約禮本一串事聖人言崇效卑法本合知禮為一而後人乃分而二之謬哉拔吳草廬以陸氏為尊德性朱子為道問學試思不尊德性何以道問學亦何以能盡其德性二者亦一串事也而吳氏兩之矣陸氏以誠敬為外鑠為害心其尊德性之功夫安在乎此所以開同異之爭為兩可之見而卽以開也明儒乃又以知崇效天為聖人之事

理學逢源　卷之一　內篇聖學類

多學而識孔子乃以一貫告之警支離而疑格致是噎且廢食也舍物而言理殆矣殆而安之又從而張大之溺之深也○格致主內外以證也格至賾者莫大乎學問格至動者莫大乎中博學於文知一以貫之乃能不惑否則口是程朱心無定見中惕禍福終溺於異也

居敬存誠格致惟此三者學聖之功備矣下仁義禮知則性之所具而詳言之也

邑後學俞　鍠峻西同校開梓

浙江省立圖書館藏書

理學逢源卷之二

婺源汪　紱原名燦人集　炬

內篇

聖學類　仁　忠恕　義　禮　知　信　仁義禮知信總論

仁

仁者本心之全德也天地以生物為心而人得天地生物之理以為心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自其在天者言之陽氣之動天心始見繼之者善其理則渾然而至實純一而不雜靄然而惻怛中正而和平其機甚微而洋洋乎有發育萬物之沛然莫之時甚暫而亹亹乎有貫徹終始之致由是而流形變化皆此一理之為之包涵而往復焉故元者天德之全也人得是理以為心是則成之者性而即為人心之元故其理亦渾然而至實純一而不雜靄然而惻怛中正而和平廓乎大公合萬物而一體肫乎不已貫終始而一致其感之也即通其發之也能愛故曰仁者心之德也以在天之元言之其始也無極而已然自始而通而遂而成則始之而物無不始通之而會無不嘉遂之而義無不和成之而物無不正固故分之則曰元曰亨曰利曰貞而統之則只此一元之終始也以在人之仁言之其本也眞而

靜焉耳然有仁則有義有禮有知而其統之也渾然一體其會通也秩然有序其分之也確然有制其照物也瑩然通明故分之則曰仁曰禮曰義曰知而合之則皆此一仁之包舉也由四者而用之爲情則曰愛曰理曰宜曰知曰守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四端見焉而惻隱者仁之發也辭讓則惻隱之所以行也羞惡則惻隱之所以斷也是非則惻隱之所以擇也是故禮者仁之序而復禮爲仁知者義之藏而知以精義仁義猶陰陽也義仁之分而仁義之合仁則太極也專以仁言之則體之體曰心之德體之用曰愛之理用之體只此惻隱之端用之用則自親親而

仁民而愛物而極之天下故又曰仁主於愛顧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無不全備於果核之中根荄枝葉華實成熟而培植灌溉之沛然生矣生而根荄枝葉華實成熟皆如其故然矣核有堅脆生有難易此氣拘也而或朽蠹而腐蝕之則不仁矣即或已植而根荄傷榮不遂矣此物欲之累也是故殖果穀者珍藏其種防其朽蠹以時省而存蓄之深其根荄厚其土壤以植之時其灌溉達其枝葉疏剔其蕪穢去其蟲蠹螟螣以全之則果穀之成無適而非仁其仁不可勝用矣爲仁者何獨不然故爲仁之道存心而已心存則理得理得則德全矣存心之道非一端而大要不外於克己復禮居敬行恕己則克之禮則復之此心自爲主存之而即存者也居敬以立其本行恕以致其用此立其心以爲主兢兢乎存之而後存者也要其存心一也彼以煦煦爲仁者蓋徒見仁之迹而不睹仁之全故以小之者遺之也以兼愛爲仁者蓋徒見理之一而未睹分之殊故以泛焉者賊之也訓仁爲覺而後力行之功此禪覺之說所漫淫乎以色取仁而無忠信之心則自棄之徒而仁道之賊也惟合聖賢之所以言仁者而研窮之則知所從事於仁知所以從事於仁則可以得仁之體能盡仁之體則有以致仁之用事天饗帝存順沒寧不外乎是矣

易曰元者善之長也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元者萬物之所資始而統天者也其在人則心之德而百善之原也君子知其在我而體之於心則足以長人而覆育天下矣體者合而無間之謂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生而爲人則必有所以爲人之理故仁者人也天命之性也人率性而行之則所性不違無適而不有當然之則矣是乃所謂道也○朱子曰言人而不及仁則血氣

而已言仁而不卽人之身以明之則又徒爲虛言而無以見天理流行之實故必合而言之然後仁之爲道可見蓋仁則性而已矣道則父子之親君臣之分見於身而尤著也

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

自其得於天言之則至尊莫如仁自其切於身言之則至安莫如仁也

孔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當仁不讓於師

上章悟六之不爲仁此章勉人之勇於爲仁也

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不爲仁則不仁矣無中立之道也

巧言令色鮮矣仁

朱子曰只爭一個爲己爲人謹言正色君子之所以爲己也巧言令色小人之所以爲人也林次崖謂巧令之人其中最不可測愚謂其說固然然不必說到此

禮記曰給奪慈仁

此以色取仁者也論語言鮮矣仁言其內也此曰奪慈仁言其外也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求仁者必反諸心○黃勉齋曰此二章既有以見子張好高之病又有以見仁之爲德惟脩其在內者爲足以致之彼好難務外去仁遠矣

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此只以心言未及功夫也仁者心之德我欲仁之心卽我心之仁也非自外來何遠之有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四者皆致知之事未及於力行也然足以養心矣故仁在其中○此求仁之方乎曰非也程子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博之篤之惟切惟近皆敬也學以爲力行之基敬以資涵養之原則由是求仁可也

誠能役志于仁則自不入於惡蓋理欲分道背馳所向此則所絕彼也篤志而不紛斯仁不遠矣○顧麐士曰苟字淺看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

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蒹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欲仁仁至以此心剝復之機言欲人之察識也一念之仁而私欲間且奪之則平旦之好惡反不能敵旦晝之梏亡也必矣於天心之來復者而察識之而敬以培其根恕以達其枝害吾仁者則芟夷之復蘊崇之就將以企之優游以安之所以熟吾仁也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豈仁之終不勝不仁哉○胡雲峯曰熟無所容力熟之存乎用力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大其心所以任道甘于小成者狹也堅其力所以致道

廢於半塗者弱也知崇禮卑寬居仁行皆此志也○問弘毅須是生質曰可勉而能也好學近乎弘力行近乎毅矣

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學貴近裏○朱子曰非教人於此體仁乃言如是之人於求仁爲近也雖有此質正須實下工夫未能如此却須變化到此地位然後可下工夫若只守著此四字要想像出仁體來則無是理也謝上蔡以覺爲仁以知仁爲要故言此以辨之也

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仁之重於生也久矣非以生易仁實有時而不忍生也

仁人未易幾學人須存得此志庶有以自立於天地之間

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渾然天理而後可謂之仁一息有間天理失矣爲君子者而可不密其存仁之功也哉

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力生於自奮而餒於自畫非仁之難能也

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惟仁者爲能貞遇

惟仁者爲能用情○能貞遇不累於外也能用情不蔽於中也非意誠心正之至者烏能及此范紫登謂好人如自好其不仁無好無惡乃能好惡此語巧而於理未盡正朱子所以譏謝氏者也試看大學脩身章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云則能好能惡之實可見矣君子無私好惡非無好惡也

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仁者天理而已動於欲惡則情流而天理失矣故審於取舍之幾焉此君子之大節也然或操存之未密則未能理與心融而取舍之必嚴者亦其勉然非安土敦仁者也存理遏欲無終食造次顚沛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無終食之間句直說無時而不存造次顚沛二句橫說無處而不存雖時處原不相離然須橫豎說來其義始密以終食句作主而下二句卽伸上句者非也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爲仁在己而借資於人者子貢悅不若己卽此所以勝其私也況以友輔仁是又爲仁之資矣○呂　曰事賢友仁固是先資然嚴憚切磋收攝此心便是爲仁事友與爲仁爲仁與仁字有層次無內外此說甚細入

子貢問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

博施濟衆未嘗非仁人志願不是以爲難而謝之但有本有末當思施濟從何處流出一嚮務博施而無本則將流墨氏之兼愛稍塗飾而已則又是霸功將人己兩失也故夫子反之堯舜猶病固是事勢然此猶病之心亦卽仁者之心此是推論章意欲立立人欲達達人合下此不是章意心萬物一體施濟由是出彊恕求仁則利仁之事也○

須看一能字能字中便有忠字非有主敬之功勝私之力者不能也故孟子曰彊恕○朱子曰欲立欲達仁者之心不待安排而立人達人其實到立人達人處少不得知明處當四字○按此章主愛言然欲立立人欲達達人便是仁之全體天理周流無間愛之理只是心之德也

原憲問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仁人必無克伐怨欲而不行克伐怨欲卻未仁制之於此而心中無所存主將見流如釋氏之絕情仲子之堅忍去仁遠矣故夫子進之不行非只謂不行克伐怨欲之事亦是不行其克伐怨欲之心然後起之私投間抵隙何時可息仁者不特其不行特其有以主之而自不起耳若心中無主而徒强制其心此如破屋禦賊此去彼來晝夜不得息所謂難也厚其牆垣愼其扃鍵主人常惺百體退聽則賊將不來此朱子拔去病根之說也學者求仁居敬其要矣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

斯語矣

不曰私而曰己者私生於形氣有己則有私如耳目口體是也不曰理而曰禮者理無迹而禮有可循也禮者理之節文天理卽仁卽心之德禮原自仁中流出而復禮則在心克己復禮則心主於天理故爲仁蓋理欲不竝立此心稍無主則物欲紛至物欲不作則心之理自存矣故克己卽所以復禮也然克己須是復禮若徒曰去其形氣之私而已則釋氏之無眼耳鼻舌心意無色聲香味觸法要此塊然之體何用何以成仁故旣曰克己而又曰復禮也程子曰克己則禮自復朱子曰克得一分人欲便復得一分天理故此云

理欲不並立云云朱子又曰克己而不復禮則入於空寂又曰佛氏亦能克己却不曾復得禮故此云克己須是復禮云云朱子又曰不會做工夫底克己了猶未能復禮會做工夫才克己便是要復禮克復工夫只一事此會做工夫也佛氏只克己一日更不復禮便是不會做工夫者也時賢鮮得其意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益心德天下所同具故一念能克復則一念仁一事能克復則一事仁而卽此一念一事之仁已可共信於天下故曰效甚速而至大此所以決言克復之爲仁也饒氏謂克復於平日而要其成於一日此大非語意不但與註中速字不合且仁者死而後已亦無可要其成之一日也天下歸仁論理不論事昔人夷惠清和及八荒我闥之語俱說不着要之此二句只以決言爲仁在己不在人仁二字與他章驗效自考之意不同爲仁在己不在人此所以決其克己復禮之力也與他處責成己身者亦不同　問其曰而言非禮勿視云云者除却視聽言動別無他項私己此所謂形氣之私也然不言私而言非禮者私何必亂

己爲能反本者言之安仁則縱目所視而無亂色云云此莊列荒唐之論也此說亦近釋氏或以之釋此章其失甚矣或謂先克己私所以能復一串無先後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敬以存其心恕以推此心一體一用也獨言出門使民舉易忽者以概之言其毋不敬云耳出門使民屬動時然非有涵養於靜偶動時亦收攝不起靜時之敬卽程

子所云儼若思也程子云前乎此者其敬可知正以非有主於靜則動時雖欲敬而不可得也曰愼獨便是守之之法此正言見實承祭乃偶舉以概其餘也次崖於上章謂顏子靜時不待檢非矣不敬必不能恕亦無所爲恕而敬矣又須行恕敬而不恕非所爲敬蓋敬者存此有用之心非存一槁木死灰之心也胡雲峯曰敬是收斂此心於內恕是推廣此心於外蓋敬者恕之本敬則心之理盡心盡卽忠也恕者敬之用恕則行皆合宜合宜卽義也敬義學者求仁忠恕只一般話虛齋云不必分內外非矣

莫此爲近○克復乾道敬恕坤道何也曰克復心能有主夫亦不爭差只看氣象自異乾元亨利貞是何等快捷坤元亨却利牝馬之貞云云却自有所依靠然亦非有加於乾分故是簡能顏子不改其樂不遷怒不貳過仲弓道個居敬行簡二子氣象亦復可見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心存者言自訒訒其言亦所以存心易言則心放巧言者心亡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心德至純有私則放心體至廣有私則狹心理至實有私則僞心體不息有私則間心無不愛有私則刻行是五者以存心也心存則理得理得則德全於天下固守而勿失也輔氏以是五者爲心所具之理而仁之發非已公而已又何所謂五者云哉

樊遲問仁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董子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爲仁之道不外存心而夫子所答有不同者則因乎其人其致一也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整齊嚴肅制外以養中主一無適由中而應外篤實不欺表裏如一心無不存亦用無不周矣主敬行恕恭寬信敏惠與此章聖人原只一般說話人人所當從事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仁者心之德也有是心卽有是德非心之外別有所謂仁也然人心易放心放則心與理違心存則心與仁合矣此卽朱子心與仁本一之意而申之三月不違功之純而勇足以繼也

不違仁則仁爲我有而我得爲主矣日月至焉則仁尙非我有而至於仁者亦不過若客舍之暫寓耳此張子內外賓主之意欲人知自體會也此卽朱子心與仁在內我爲主仁在外我爲客

之說而申之○常說不違仁則心爲主曰月至則欲爲主乎或又謂心在仁內主然則顏子而下其餘皆欲爲主心在仁外爲賓則心在仁內句亦未安此朱子所謂游氏宅心之失矣顧麟士本朱子之意似爲得之但所云仁自外來而爲賓則其語又忒說死煞○朱子曰三月不違非三月後一向差去但久後畧一間斷然其復不遠又曰日月至焉亦是徹底曾到一番不止髣髴見得些又曰日月至言終日不失終月不失也○以上皆以存心之全體言中庸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

天地只此生生之理而生理流行處其中自具分別之宜等殺之序故統言之只是一仁分而言之則曰仁義禮知人得此生理以爲人則四者全具於心所以成其爲人者也心發而爲情則仁主於愛愛者生理之所發見也義則愛之宜禮則愛之序知則愛之明而已矣愛之所由以生之本也由愛親而愛妻子妻子者愛兄弟兄弟者親之所生也由愛親而愛君以慈眾以及友朋則皆親之似續也資愛親者以愛君以慈眾以及友朋則皆自所本而推以及之焉已是故親親爲大然必其全此生理則愛親之心自然眞切生理既失則不足以事父母而謂能推以愛人者鮮矣是以君子貴明善誠身也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立愛自親始○朱子曰孝弟是合當底事不是要仁民愛物方去孝弟有子本意只是欲人務孝弟時解每云務孝弟以全仁道理便倒了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仁者無不愛而推之有本行之有漸施之有等也

易曰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外無所繫累忘私之至也而又敦乎仁則其仁日厚矣天理渾然自然萬物一體故能愛未有不安土而能敦仁未有不安仁而能愛者也○以上兼及物之用言

周子曰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知守曰信朱子曰道之得於心者謂之德其別有是五者之用而因以名其體焉則所謂五行之性也

又曰學聖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亦仁也

程伯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此以仁之全量言

又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孟子言惻隱之心以情言也程子則以此指性而言亦因用以名其體也蓋非中有此理則發用亦必無是心矣

仁者先難而後獲有爲而作者皆獲也古人惟知爲仁而已今人皆先獲也爲立名也爲傚功也爲避害也爲祈福也故苟不至則爲善之事亦便休罷了

縱使未休其心已都不誠也仁者求其理之當心之安焉已耳何暇問其獲哉

觀仁於靜中皆有春意此即周子窓前草不除與自家生意一般之意得此意則仁心悠然

而對時育物之懷亦終不自禁矣

人之視最先非禮而視則所謂開眼便錯了次聽次言次動有先後之序人能克己則不愧不怍其樂可知有息則

餘朱子曰此數語最有味

程叔子曰四德之元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兼言則包四者

或者以仁訓覺訓人皆非也當合孔孟言仁處大概研窮之仁固無不覺然不可以覺訓仁一意求覺則都無實踐工夫而流於異矣仁者人也本孟子之言然孔孟言此以其切於身耳其實人器也仁道也指人而遂謂之仁桀紂獨非人乎然訓人猶可訓覺尤不可謝上蔡獨持覺字之說所以舛近於異說而不自知也必如朱子所云心之德愛之理則體用具足本末兼該而無樂矣

孟子云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後人遂以愛爲仁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爲仁且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後人遂以愛爲仁非也仁者固則不可便謂之仁可知退之曰博愛之謂仁博愛然便以博愛爲仁則不可程子因人專以愛盡仁故言此非謂愛不是仁但不可專以愛爲仁耳

仁之體只消一個公字公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做仁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只爲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愛愛即仁之用也因學者展轉訓仁字而不得其體故又言不可將公便喚做仁蓋無私則天理全故曰公而以人體之爲仁然則以人訓仁之意包其中矣愛則仁之用則仁之爲愛者其意亦明矣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識得仁體知之也實有諸己便須行之義理栽培則從義崇德之意求經義都是將以行之也程子之言始終具足不察其立言之旨遂有謝上蔡只要知仁之失

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理不能勝私也

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心之用也由乎中以應乎外制於外以養其中也顏子詩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操之之要獨歸於視其中則遷視之用自內達外而爲明物誘之則不明故曰蔽蔽交於目而中遷則放而不仁矣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制之安視之遷也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聽用自外入而爲聽其用於無形惟聞聲而逐爲所誘故曰知誘物化正謂天性之正也卓彼先覺知止有定聽德惟聽知止者心明於至善之所在有定則不至妄聽以亂其正閑邪存誠非禮勿聽閑之者不使邪得自外入也視以全此理之實言此言閑邪存誠以存其本然之實言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靜正專一心之體也躁則不靜妄則不專滋而心理失禁之於其發所以靜專其內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此四句推言其害以示戒凶辱也傷易則誕易而誕則妄也脩省非謂君子之愼言只以避傷之辭也已肆物忤出忤來違誕且支則肆而悖矣物忤來違即凶辱也非法不道多已肆物忤出忤來違誕且支則肆而悖矣物忤來違即凶辱也非法不道

欽哉訓辭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則無躁妄之失而中靜專矣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幾者動之微善惡所由分也誠以實心言誠之於思慎其獨也志士勵行守之於爲此勉而行也知幾則舉念而理欲判然自能誠之於思勵行則未能無不善之動而亦能有守以確乎不爲也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誠於思戰兢自持守於習不止禁之便罷

張子曰天體物而不遺仁體事而無不在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明昊天曰旦無一物而不體也天者道之本然也仁則人心之自然也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天體物而不遺則人心之自然也仁者天地生道則仁亦體事而無不在矣仁

綱也禮紀也仁本也禮枝也三百三千又禮之則也譬諸草木則仁其生意也禮生意之條達也三百三千則枝葉之暢茂而秩然者也草木之生意無形而生意之條達見於枝葉一枝一葉莫非生意是生意實爲之體也故克己復禮爲仁張子之學蓋得於此云

禮者居多故有見於此云

敦篤虛靜仁之本須久於道實體之方知其味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人生而靜仁之本體存焉心不虛則不靜不敦篤則不虛厚重不遷則中虛而靜體見所以立仁之本也又須久於其道而實體之則此心不懈以漸於純熟而一動一靜莫非天理流行之樂其味有無窮者矣

上達反天理下達徇人欲仁不仁之分一念之間也

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動以天卽理動以人卽欲

朱子曰仁也者天地所以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爲心者也惟人得乎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此仁之體用所以涵育渾全周流貫徹專一心之妙而爲衆善之長也仁義性之大端矣仁存諸心性之所以爲用也以性言之則皆體也以情言之則皆用也以陰陽言之則義體而仁用也以存心制事言之則仁體而義用也仁性之體義性之用此皆以性言也仁則理無不備義則待用而無不宜此體中之自具體用仁大德義小德也以性之德言用亦本體所自具而非從外得故曰皆體也以情言之則仁統乎全而無不愛義則別其分而各有宜愛也宜也皆心之用也陰靜陽動義有定體而仁以行之則義者因乎在物之體而仁則無私以付之是義體而仁用也然仁存諸心而義乃其用也則制事之宜因心而出故仁又其體而義以制事仁義互爲體用動靜仁之體本靜而其用則流行不窮義之用本動而其體則各止其所仁由靜而動由元而亨也義由動而靜由利而貞而貞又以起元也流行不窮卽亨之通各止其所卽各正性命也

未發則有仁義禮知之性而仁則包四德已發則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而惻隱則貫四端仁義禮知性中只此四者聖門只以求仁爲急緣仁却是四者之先仁全則義禮知在是矣

人之得於天者只是個仁所以爲心之全體萬物萬事皆自此出故曰仁者心之德

惟仁然後能公　又曰仁是本有之理公是克己工夫到至處仁在內公在外本有之理故曰在內公則去私之盡而理以全故曰在外其實公亦非由

外也此因程子仁道只消一個公字之言而言之

謝氏論仁嘗以活者爲仁但能識此活物乃爲知仁而後可加操存踐履之功不能識此則雖能躬行力踐極於純熟而終未足爲仁也夫謂活者爲仁可矣必識此而後可以爲仁則其說之誤也甚矣此蓋原於佛氏之餘習故呂晉伯以爲猶釋氏之所謂禪也謝氏之說亦由程子手足痿痺爲不仁及識得仁體矣亦烏乎可知仁之說而求之者然仁誠活而活者恐未必仁也可者僅可而後可以爲仁此亦知行之序然必知此活物而後可以爲仁則使人事事求識夫此活物而怠夫力行之功爲害大矣

有是性必有是情故仁之愛知之覺猶水之寒火之熱也程子謂不可以愛爲仁蓋曰不可以情爲性猶不可以寒爲水而已然其所謂仁爲愛體愛爲仁用則於其血脈之所繫未嘗不使之相爲流通也至於以覺訓仁則程子明斥其非矣今謝氏侯氏謂覺爲仁而深疾乎愛之說則是謂熱爲水而惡言水之寒也溺於新奇而不知其陷於異端惜哉仁性也愛情也朱子訓仁爲心之德愛之理心之德統四德言矣愛之理則分言之也愛情而愛之理則性也

仁統四德故義禮知之說亦多見於此篇九經書中有以仁義對舉者若仁愛義敬則皆用也仁人心義人路也有以仁知對言者知仁行則對言則仁體義用也

陽仁陰知由體之用仁自用而得體也仁實知虛則仁陽知陰皆體也仁成己知成物仁及物則知體仁用也有以知禮對言者知陽禮陰知以精義禮以存仁也有以禮義對言禮用義體義者禮之實也義用禮體禮有定義時中也知其意而深玩之則無不可通矣

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人竝生於天地則此心皆有同然無待於推也然在人各有形氣之私則此心爲私所蔽而無以盡夫此心之理以理則天下同然以私則人各有

我此心之所以或關隔而無以相通矣盡其心者以心之體至虛毋以私意蔽之心之用至靈毋以私欲累之心之理至實毋以僞妄參之心之量至廣毋以淺近隘之心之德至仁毋以慘刻居之心之知至明無以疑慮昏之使心體純然皆一乎性命之正則有以得乎人心之所同然而推之爲有本矣由是以己之心度人之心而知之可無不明則推己之心以合於人之心而施之可無不當矣是乃所謂恕也非忠則無以行恕卽有所恕亦姑息之爲而非其心者又無以驗之民物是以忠非恕不行也顧形氣之性情之正故曰恕非忠不立然忠而不行以恕則所謂盡

私人所難克惟既知其爲一己之私己則必黽勉以求勝之而公之於人是存乎人之用力也故君子曰彊恕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一言者恕而忠行乎其間己所不欲處卽吾心之本然也以事應事不得其源而煩於擬議以有己在則舉斯加彼措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然欲推己心以及人則所以念念反求其心而盡之者亦自不容已矣賢者勉焉違道不遠聖人安行無待於推然一心而公之天下則無不同此易簡之道也忠易知恕簡能

中庸曰忠恕違道不遠

道者人心所同惟在己無以自盡其心則既失其爲道之體而又無以推之於人以合乎斯道之用斯離道之所以遠也忠則體立於己恕則用通於人亦可以得人心之所同矣雖未能與道爲體然熟之而已其違道不遠也

大學曰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絜矩之道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矩者吾所已盡之心而可爲天下法者也忠也絜矩者推此已盡之心而度之天下之人之心以各使之盡焉

是則所謂恕也蓋吾心好惡本無異於天下人心所好惡者心同此理也吾心之理盡則好惡自同於民而推之可無不方吾心之理不盡則好惡皆一己之偏矣是以君子先愼德也非愼德則無矩之可絜然非忠信則又無以立德而盡此心之矩故又曰必忠信以得之發己自盡爲忠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也循物無違謂信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也明德之事不越於誠意正心也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以己及人仁也推己及人恕也恕則子貢勉能之子貢蓋有見於仁者之萬物一體矣然言之太易如是則亦未嘗實用其力於恕以見其難矣夫子抑之以使之知實用其力也此與程子謂上蔡發得太早正好用功之意相似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一理渾然夫子之忠也泛應曲當夫子之恕也盡己之心則亦一耳推以及人無不貫也學者忠恕亦在乎熟之而已矣○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此學者之事忠恕之本名也

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也恕者人道也聖人之心全體不息莫非天理是全乎天道之本然也及其應事而時措之宜則又無不合乎人道之當然矣忠者無妄爲天道恕所以行乎忠也申明忠之恕之

恕也鬼神之誠忠也體物不遺恕也至誠盡性忠也盡人物之性恕也君子之自成忠也成物恕也敬以直內忠也義以方外恕也利用安身恕也一體一用縱橫錯綜無不可通而天下之能事備矣究之忠恕者盡己推己之目而非從容中道之號然不由學者之忠恕無以幾聖人之一貫使不由忠恕而高言一貫則是不下學而希上達此上蔡何思何慮之言程子所以謂其發得太早而朱子亦深駁謝氏此章之說也

程叔子曰忠恕所以公平造德則自忠恕其致則公平

忠恕字甚大然恕不可獨用須得忠以爲體不忠何以能恕兩字自見相爲用處

朱子曰忠恕只是體用便是一個物

兩字離開不得方忠時未見得恕及至恕時忠行乎其間忠恕兩字在聖人有聖人之用在學者有學者之用聖人之用

自然而然卽仁也學者之
用勉然而然求仁之事也仁之事也

恕求仁之方也仁心德之全也然或單言恕而必有忠以行其間不言忠而言恕曰聖人知一已之難克而天下無不可恕之人也則豈惟文辭之失哉世道人心之憂矣此合著忠恕二字於仁之後謂君子而欲求仁彊恕可也君子之行恕必本於忠也云爾○自此而右莫非全體敬誠忠恕致道之方其致一也

義

義者人心之裁制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則萬物固無不各有所當然之理矣人得是理以成性則渾然一理之中亦莫不各具萬物當然之則焉足以裁制夫萬事之宜而無不曲當以確乎不易時出不窮是則所謂義也獨是義有同然而人心有蔽則不能明理而通乎事物之故又不能循理以盡乎事物之宜而於義之性遂有所不能盡者是以君子有精義之學焉淸其心寡其欲以立酬酢之本窮其理致其知以盡事物之情平其情靜其氣以懸衡鑑之體揆其常揣其變以周經權之用不累之以偏私不主之以疑貳不出之以躁妄不撓之以利害之以成見不參之以疑貳不出之以躁妄不撓之以利害自然之制以因物而付物則事物亦以各正而義無不和矣

中庸曰義者宜也

韓子曰行而宜之之謂義○物各有宜須是吾心有以裁制其宜者顧義自仁出則義只是仁之恰好處裁制在其中矣

易曰利者義之和也　利物足以和義

天地之成物也嚴肅整齊不相假借而實則順其自然非有强也天下事物各得其宜則相安而和順一失其宜則混淆而乖戾以起矣人心之理亦然君子因吾心自然之制以因物而付物則事物亦以各正而義無不和矣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莒溪范氏曰君子有好義之心又有精義之學小人有懷利之私又有謀利之巧○程子曰惟其深喻是以篤好○陸象山曰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此周氏所謂失在用心之初也程子云唯其深喻是以篤好陸氏意却是惟其深喻二者蓋常相因然知而後好則終以程子之說爲長張南軒曰無所爲而爲之爲義有所爲而爲之爲利劉蕺山曰象山講此之途名雖爲義實則喻利章言科舉之業仕宦子以爲切中學者隱微緣其志之所向如是故朱云世間喻義者必君子喻利者必小人而近年一種議論乃欲周旋於二者之間回互委曲費盡心機卒不可得爲君子而其爲小人亦不索性亦可謂誤用其心矣合二先生之言觀之乃知世間有以利爲義之學有混義利一途之學夫惟有混一之途而後有假利一途之學然要之非可假可混也觀敬夫之言尚其容混且假否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雞鳴而起時豈便有所作爲所以爲善爲利者亦存心之向背而已一念之間舜蹠殊途是以君子愼其獨也

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義莫著於取舍取舍莫大於生死然危難能決宴安易移故方外之功無時而可忘省察也存養近仁省察近義義方則本心不失體立則大用以行其功交相養也

○此與論語富與貴章意似然論語以言仁此以言義但不以道則亦非義而失其本心是亦去仁內外一也

○此二條欲人知省察也

曲禮曰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狠毋求勝分毋求多

審於義而已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

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義貴於時中也○此以上言人當知審於義也
子曰見義不爲無勇也
溺於欲而無以自振也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盜
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此二條言人當勇於爲義也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

事之宜在物而理之制在心事所當爲必心之所悅慕而肯爲者也所不當爲必心之所羞惡而不肯爲者也然或有明於此而昧於彼者又有心知其然而不能斷以從之者則累於欲焉已耳由其所明而通之以盡其明所謂達之也即其所明而擴之以充其量所謂充之也達之而仁義之體存充之而仁義之用出矣充無受爾汝之實啓其心也皆穿窬之類廣其事也極其細而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有所不爲不欲心之制也斷以無爲無欲而事無不宜矣○此二條言人當察識擴充以盡義也
孔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義在事制義在心心者理之所居也有適莫則私意之蔽而心失其理矣以私意應事而合於事之宜者鮮矣然使心無定主而又不問事之是非則異端之空寂其顛倒錯亂又有甚焉惟君子則無適無莫而惟義是比則不以成心而據之我亦非任無心而聽諸物此事之所以和義而不乖也子絕四動以天也無適莫而比義君子之事

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義者制事之宜而禮則其事之節文孫又禮之從容而不迫處也信則義與事俱實妄則皆虛矣○如從兄是義而事兄又有許多投几奉杖之節其先後不可紊處孫則又行事時一段愼重退讓雍容不迫氣象不誠無物故必信以成之○言以義制事又當如是也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此即無適無莫之意然較純熟自然

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
禮有定體事之經也稍出入焉則非禮矣義惟時中事之權也稍滯泥焉則非義矣非禮之禮曾子所謂委巷之禮也若今之昏娶用樂喪事路祭分帛之類皆所謂非禮之禮也非義之義如仲子之不食兄祿是也大人有精義之學夫豈爲之惑於疑似曰不止是不惑須看確乎不爲處問此是不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此自棄於義之外者也
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此亂義於義之中者也○釋迦棄國違親逃世絕物仲子之辟兄離母而處於陵也其遺棄聲色一於寂守告子之不知集義而强制其心也彼西裔耳獨怪好異之徒又因之倡爲福利之說以蠱人心而率天下之人以曩謨事之且推儒以附之何賊義之甚乎仲子之罪孟子斷之即趙威后一婦人且知其不可不殺也何世所號爲知義君子乃崇事而推附之其知識乃出自婦人下也哀哉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爲不受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餽之予何爲不受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此二條聖賢之制義也義不止於取與而此其大端矣
易泰卦象傳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天地之成物也各正性命矣然氣化之行不無太過天地者道而氣化則或倚於陰陽也而物理之宜不無不及物各有宜而在其宜也物則無以各盡聖人精義入神以至於窮神知化則有以裁成其化輔相其宜以繼天之志述天之事而左右其民焉然聖人非有作爲也此利物和義之極功也
程叔子曰中理在事義在心義在心謂心之制也蓋義之用顯於外而義之體則本於心人惟見其用之在外而不知其理之在心故以義爲外程子直斷之曰義在心所以深破義外之疑也

問敬義何別曰敬是持己之道義便知有是有非順理而行是爲義若只守一個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張敬夫曰居敬集義工夫竝進相須而成苟只要能敬不知集義則所謂敬者亦塊然無所爲而已烏能得心體之周流哉

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趨利而避害聖人則更不論利害惟看義當爲不當爲便是命在其中聖人以義立命也

張子曰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今日萬鍾明日餓殍亦不恤惟義所在天下之最可非笑委巷之情非禮非義之爭耳然不自知其非而反以非笑行義之人此亦病狂喪心之輩矣顧三代之隆上下一德同風君子履之小人視焉惟義所在誰從而非笑之者世教日衰民不興行先王之不知義也久矣見有特立獨行者不笑其愚則非其妄夫何足怪哉雖然躬行禮義天下事物至賾至動非洞悉於毫芒難任心而獨斷易曰精義入神義有制而神無方

烜曰滿天下無非是義喻義者順而行之便是利用安身喻利者只見其不利耳○曾子易簀禮也若惑於異說則以爲達生死生大矣以義衡之死生晝夜耳以曠達觀之則倒行逆施莫非命也是謂棄天○當生而生當死而死義命也是曰舍命不渝○義一而已或主於尊賢或主於從兄或主於君臣言何也曰義者宜也凡事理之宜卽義之所在矣尊賢務之急也從兄發之切也君臣嚴之至也仁漸而殺以初爲本義減而隆以隆爲至

禮

禮者本心之敬忌也一元之通品物流形則其先後大小

尊卑配合之序已無不秩然可見而不相踰越矣人得是理以成性則渾然一理之中亦莫不各存一先後尊卑大小配合之序焉以有所循而不敢紊有所忌而不敢踰是則吾心之禮也有所循則常自卑而尊人有所忌則常齊莊而自飭而此沖然肅然之意自形於耳目手足語嘿動靜之間以接乎事物先後大小尊卑配合之倫以無不秩然有序燦然可觀故曰嘉之會也故曰禮也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乃自鑑於聲華動於嗜欲則由是侈肆爭奪而辭遜恭敬之德以無復存故聖人因人性而制爲之節焉使飲食衣服事爲異別度量制數各有其等父子君臣夫婦兄弟長幼友朋之交各有其體冠昏射鄉喪祭朝聘相見之會各有其儀使人有節之可循有數之可紀以範身而無失其性此所謂嘉其所會也蓋典爲天敘禮爲天秩則莫非人性之自然而豈有加於毫末顧敬忌之志本乎中而交際之文作於外外則易飾而中者易滴以故又有踵飾增華而忘乎根心之本然者夫既不由於心之本然則亦何可復謂之禮是非禮之失而文勝質亡者之失也禮本吾性之德而安在其有失也哉亦行禮者之自失乎吾心之禮焉已耳（辭遜恭敬之誠卽吾心之禮也吾心之禮卽質也卽所謂忠信也）若乃懲乎此而遂指禮爲忠信之薄是亦未睹乎禮之爲禮而因以流蕩於法度之外以丕乃大言曰禮非爲吾輩設也何無忌憚之甚哉

易曰亨者嘉之會也　嘉會足以合禮

衆生則會會則無不嘉竝育竝行無非一元之生意所爲旁達在人則萬理秩於一心敬讓徵乎經曲在物則枝葉本乎根株靈秀敷爲華蘂然有欲動於中而會合之際失其嘉美者惟君子嘉其所會則近而一身之動容周旋違而天下之文章制度無不本以此心之敬忌而禮無不合矣此禮之本原也

樂記曰禮者天地之序也樂者天地之和也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爲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爲

天地造化有自然之序絪縕化醇有自然之和觀於高下散殊與其不息之化而可見矣是制作之本原也易賁卦彖傳曰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陰陽迭相往來以成其賁燦然而不可亂曰文明截然而不相犯曰止

履卦象傳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上下尊卑各有定體爲人所當踐履而無容越者上下

之分不明而民志不定先王之禮樂制度服物采章皆所以正名分也然聲律身度則踐履自君身始矣暴秦有天下尊君抑臣而上下反日亂何也辨之不以禮也嗣此而興者經制不定古禮日亡國自爲政家自異俗奢僭相尚名利爲蕞民志之定夫復何言哉君子以禮坊民民其猶有悖君叛法而賊於道者

書曰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

先後長少尊卑如匹自天而然即天之所敘也慈孝友恭仁忠別信各有攸當是天之所秩也天道之自然分而陰陽流而五行故有男女則有夫婦水也有夫婦則有父子木也有父子則有兄弟火也家子爲宗則有君臣金也庶類既繁於是有類聚羣分而朋友交焉土也既有典常則於其際會也亦莫不各有自然之儀則焉矣惇之者心之加厚也庸之者行之維則也惇之庸之所謂經綸天下之大經者也三百三千不能外此五者而有他道矣

禮記曰夫禮必本於天殽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則所以爲人事之由是而通之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則又皆所以惇庸典禮之事也

中庸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禮記曰禮所以制中也

性無不中情之所發則有不中有禮以範圍之則所以制中然範非自外也亦人心本然之節耳

孔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愼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不知禮無以立也

恭敬辭遜禮之本也節文度數禮之文也知以恭敬辭遜者存心則身有所檢知以節文度數範其身則心有所養品節明而義精德性定而仁熟故能不惑不憂不然者內外無據何以自守

樂記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

禮以治躬樂以治心心不可一息不存故禮樂不可以斯須去

孔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冠昏朝聘

本易知之理效簡能之道列陳列也屈伸施報陳列其造化之迹如言樂事神而從天禮居鬼而從地此皆所謂天理之節文也

心誠好之則禮非虛文而四達不背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色與禮孰重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往應之曰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紾則不得食則將紾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

夫禮所以爲此中也禮始於飲食男女所以重飲食男女也要使之無失其正焉斯已耳孰謂滅性絕倫而得爲時中之禮歟然天秩天敘則有雖死亡而不可渝者哉則所可權者禮之節文耳豈食色而眞有重於禮者哉

孔子云禮敬爲大敬之至矣大昏爲大大昏既至晃而親迎然則此以親迎爲可輕何也曰晃而親迎所以重大昏也重大昏所以重人倫也若親迎則不得妻則廢人倫矣故親迎輕也然親迎可廢而處子必不可摟不可摟亦所以重人倫也禮有經而義有權故以親迎與得妻較則得妻重以得妻與摟處子較則處子之不可摟爲尤重男女有別長幼有序天秩也則權正所以善其經也○以上言禮之所以範圍天下也

易傳曰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

無禮則放蕩而無以自守然不本以辭遜之心則禮爲虛文耳禮爲天秩非以强人然稍過不及焉則不中其節矣禮自卑而尊人然君子有終其光自不可掩故君子動必以禮所以致其中節之和而必本以卑敬之誠所以爲禮之實也

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

羌王之盛禮焉已耳然禮本君身風自上始有關睢麟趾之意而後可行周禮周官之法則讓者禮之實也不然章程雖具如僭爭何哉讓者禮之情本於性者也卽外焉者矣

五常之所謂禮也禮文則其

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俗之好文而惡質久矣然先進非無文也有質而文以行之則彬彬矣於是而又加以文焉質之不存繁文何益夫子所以從先進也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人得是理以存於心故事物至賾

至變之交自得乎會通之典禮接賓客而思敬睹死喪而知哀卽此則禮之本人之所得乎天者也以本心爲質幹而文以行之故玉帛升降一敬之實心所將也哭踊哀戚一哀之實心所將也哀敬之實心質也本也顧欲動於中則本心易失而文起於外則枝葉易蕪奢易而過於文徇外爲人之心厭而敬哀之實亡是猶無根之木翦綵爲華生意索然徒增束縛耳儉戚則文不足而質尙存是以聖人寧儉寧戚以明質之爲本也若乃禮之全體則有本有文奢儉惟其所稱原不止於尙儉也本立而後用行則本重耳儉戚已是文非以儉爲質也敬在心而儉則所謂末

喪哀在心而戚則發於容者也但文不足耳哀敬之實心卽質卽本卽性之發而爲情此外無他本也時解分本原本始皆非也元明諸儒於質字本字俱未認得親切耳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禮本是嚴但天理人情恰當如此卽是和處既是天理人情合當底事則禮之爲用必當以從容不迫行之乃爲可貴先王制禮皆本乎天理人情之至故至嚴而非强世爲人所當率由也大抵人之行禮亦原似覺拘迫而只此實心爲禮之本實心行先王之禮則眞意自覺此中洋溢出來原無勉强而禮文亦自有從容不迫之

致乃世上又自有一種愚禮如周末文勝之失使人行來全非情願只爲世俗牽掣拘束得全不自由此則不和之流弊非先王之道也激然者又不識禮之本和而因欲棄去之如老子桑戶子成之輩曰禮者忠信之薄曰君子質而已矣此則都無規格一於流蕩而亦不可行又徒和之流弊矣有子此言卽夫子從先之意所以兩救其失而約之於先王之道也

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人而不仁如禮何人如不仁如樂何

禮樂本乎心性而文以行之玉帛鐘鼓禮樂之文也本

心旣亡則玉帛鐘鼓只益以形其乖戾耳而豈禮樂之謂哉是禮樂不爲之用也○以上言禮之有本而無本者失之也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素以爲絢亦釋回增美之意然亦須絢其後矣素不可謂之絢則節文不可無素而後可加絢則素其尤重也

禮記曰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

盡己曰忠以實曰信處事曰義在物曰理孝慈仁敬本

於性成而動於情之不容已此在人所同具之實心卽禮之質幹也本也在物有定理而制宜必於時中本慈孝之實心而制爲定省溫清追養繼孝之節文則孝慈之理無不當矣本仁敬之實心而制爲朝聘燕享射鄉相見之節文則仁敬之理無不當矣此天理自然之儀則卽禮之節目也文也本於德性之實所以立禮之大體也行以義理之正所以盡禮之細微也此所以內外相須本末具足而爲禮之全體大用者也無忠信之心則無以立禮之體而文爲具文然不行以理義之文則無以達之於用而此心亦不能以自見矣若乃文勝質亡則其文并不必衷於理義而徒以飾觀美則此禮之亡也夫豈先王之文也哉

曲禮曰禮不妄說人不辭費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侮身踐言謂之善行行脩言道禮之質也

妄說人辭費此隱託於禮之中而賊禮者也踰節侵侮好狎此顯出乎禮之外而背禮者也三百三千皆道之所在非徒誦說之而已也惟以此自脩其身而脩辭以立其誠斯謂之善行矣故必存脩身踐言之心以使吾行無不脩言無不道則是禮之質幹而三百三千皆非具文矣以行脩言道爲心則必無妄說人辭費踰節侵侮

侮好狎之失斯禮之所以行也

禮記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

忠信謂生質之美者然在人孰無此恭敬辭遜之實心第以動於欲而失之耳人生之初固未有不忠信者也存此忠信之心以盡其品節之詳則盡禮所以盡性禮非外飾也若無此心則吾性之禮已先亡矣雖欲學禮禮亦豈爲之用也哉

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禮釋回增美質措則正施則行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故君子有禮則器猶質也所以盛載夫禮者卽忠信是也惟其有是器故能大備乎禮禮備於身則其德盛矣蓋忠信由中乃有以盡禮於外而在外有以盡禮則實德益崇於中內外相須者也又言禮以制中故能釋人之回邪而增其美質回邪釋於外而美質增於中故措之於身則無不正而施之於事則無不宜釋回而施則行則其文外著增美而措則正則其德內崇雖窮達死生有不足以搖其守者故君子而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所怨外諧文之著也內無怨德之崇也外諧則有以動物而物無不懷

仁矣內無怨則德合於神而鬼神饗德矣此所謂大備盛德者也蓋禮器則全夫天命之性而大備則盡夫率性之道至乃物懷仁而神饗德則致中和之極功矣禮之本末始終有如是者○以上言禮必本於忠信而又必內外相須以成其德也

樂記曰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禮減而不進則消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

朱子曰退讓撙節禮之體也人當力行而實踐之故曰

以進爲文舒暢發越樂之體也然易至於流蕩故曰以反爲文　烜按以進行而不已則禮熟而有從容不迫之樂無外物搖奪之憂以反理而不放則樂和而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流蕩之危程子曰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

程叔子曰禮者人之規矩守禮所以立身也安禮而和樂斯爲盛德矣

學禮者考文必求先王之意得意乃可以沿革

大凡禮必須有意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先王制禮莫非精意其義則天理人心之所同然也豈以虛文而已哉

禮之本出於民之情聖人因而導之耳禮本於性故恭敬辭讓之情發於自然而不容已聖人觀於義理以制爲之節文所以導其情使無失其正而已豈有加於性哉若乃器數之末則因時制宜順民俗而爲之節制可矣但雖有醴齊不廢元酒雖有冕衮不廢蔽膝則在聖人亦猶不忘上古之本志又不徒從俗而已也

看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當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

張子曰知及之而不能以禮守之非己有也故知禮成性而道義出如天地位而易行　釋易傳之意而張子則意重禮與也

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躐衣食之間燕遊之樂矣

禮器則藏諸身禮運則用無不達　禮器所言大抵以忠信爲本而行之以義理之稱所以自成其德也易傳云君子藏器於身張子所言蓋取於此禮運所言則推之喪祭射御冠昏朝聘而極之體信達順天地太和所以言禮之用也然禮運篇多有未醇之語君子擇焉

則動無過舉

物我兩盡自曲禮入　曲禮於細微曲折之間無不詳盡故人以此自治則足以養心以此接物則足以養心以此接物

朱子曰天敘天秩自是天理之當然欠他一毫不得惟是聖人之心與天合一故行出這禮來無一不與天合其間曲折厚薄淺深莫不恰好禮都不是聖人自撰出都是天理決定合着如此後之人此心未得似聖人之心只得將聖人已行底聖人所傳於後世底依這樣子做做得合時

便是合天理之自然禮者體也比如人有身體冠服鞋襪
膚得前人想出個冠服鞋襪的裁剪法做個樣式出來後
人依他做時便自模樣合體究竟這法度樣式豈從外生
只在自己身上做熟
時似雖無樣亦可
禮卽理也但謂之理則疑若無形迹之可言制而爲禮則
有品節文章之可見理者如木石之文路條理此生而自
具者惟玉之理至爲縝密故里字
從玉天地生物各有條理不可紊亂人心之理亦然以此
理純全言之則曰仁以此理之條達而有序言之則曰禮
但人心之理此性之德也在我者也在事物各有
事物之條理亦其各得於天者也人心之條理本與事物
物之條理合但事物動賾而人心又不能無蔽故聖人因事
之條理而制之品節以使人有迹可循事物之條理有
則而不踰則吾心之
條理亦可以無失矣
事無大小各有其禮禮雖至微不可不謹先君子曰謹小
慎微聖人之基

禮可僞爲惟讓不可僞讓者禮之實也
禮所以爲性之德者較仁義難看蓋聖人制作謂之禮
則禮之名似屬外起抑知制作者禮之節文至性之中
自有條理以發爲敬忌辭遜之心正是亨之理而禮之
德也聖人制作只加之詳明以全其性者耳○禮者天
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二語天理之節文只屬天說未
說到人之性人事之儀則二語天理之節文只屬天說未
言人性之禮要之天理有是節文則人性中亦有是節
文但未發之體有是理而節文未著耳惟性中本有是
節文故應事時有是儀則而皆吻合於心內外一也○

知

知者所知之正而固也一元之復保合太和則其所得而
各足之理自無不了然於中無煩昏惑無所動搖矣人得
是理以成性則渾然一理之中亦無不充滿而各足了然
明白知之眞而無所昏惑守之固而不可動搖是則吾心
之知也知之眞則有以悅心而定天下之是非守之固則
足以研慮而成天下之事業而此瑩然確然之知自達於

應事接物之頃以擬形容而審物宜觀會通而行典禮而照之無不明處之無不當故曰事之幹也是貞之所以起元也乃自蔽以私意累於私欲則由是以失其正而本心之知以昏昧動搖無以幹事故君子因人性本然之知而道之以時中養之以正固使其知一出於正而不奪於欲以漸而通而不終於蒙涵養虛明以立其知之體充之問學以盡其知之量要非有加於性分之本然也顧貞固者理而知覺由於氣氣之靈者易偏而理之眞者難保以故又有過用其知而索之冥冥求之隱僻者夫既失其理之眞則亦何可復謂之知非利之故鑿者之所以見惡於大

賢也明不足以燭理而逆億以爲知斯其知涉於影響聖人之所以獨賢先覺也言艮知者正矣而不從事於格致則無以盡知之量也亦既知之矣而不能躬行則知之不眞也是皆倚於一偏而固於氣耳又烏所云幹事之德也哉

易曰貞者事之幹也　貞固足以幹事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則此一元之生意於是而成熟飽滿又以起元在人則析萬理於一心由一心而揆萬事在物則性味自足於所生枝幹復涵於碩果然有私蔽於中而揆事之明失其各正者惟君子知眞守固則能悅諸心而無疑於天下之理能研諸慮而有以辨天下之故而無不一出於正焉則足以幹事矣是

知之性也眞氏以貞屬之信蓋疑貞字之與知不合也抑知知非徒知之謂知覺屬之氣氣則有偏未可云性之德也惟所得之理正固眞醇是自家所有故知之自明乃謂之知孟子所謂知而弗去是也若信則又統攝四者元亨利貞莫非實理也豈可獨以貞爲信

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

本然之知無不正者此性中之知所發端也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

知明守固所謂貞也○知無不知非止二者然此乃知

之本原切要處由是擴之則知盡矣○以上言知之本原

易蒙卦彖曰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彖傳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山下有險未通之境內險則難通外止則未知所求未通之意然蒙非無知也有知而未通耳所謂蒙雜而著也山下之險其險必闢山下有泉則泉必通人生有知

亦待夫有以導其知耳故蒙本有亨道（亨字指全體九二陽剛坎體坎爲通而居得中先覺之士也因蒙有可亨之道而導之當其可則蒙無不亨矣然正惟其蒙則在內之知未紛而艮體篤實爲少男六五應二專一下求於此時而告之所謂時中也若所知既紛雜於物欲則有再三之瀆者故不欲瀆告也顧知無不通而知由於氣則慮其有邪慝過不及之流故又必利於貞也知以正理則性之德也知通於邪則氣之流也不知也時中以告之所以通其知也養之以正而勿納於邪所以使其知之所通者亦一於正固而無邪僻也作聖之基自養蒙始貞固以起元也

大學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知也者天道成性之終而人道問學之始也知至善之所在所謂知其正也知其正而悅諸心則志定心靜身安而事物之來乃能研諸慮矣能以正慮則能得所止所謂足以幹事者也而欲知止則必先格致矣

書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知具萬物之理則必合天下之知以廣其知而自得師

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以上言人當有以崇其知也

中庸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避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非不知禍也利誘之則昏而不知避矣非不知擇也欲擾之則不能守矣守其正而能固乃見眞知眞知之謂知所謂保合太和者也知之不眞守之不固烏所云足以幹事者哉

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此二條知之不眞而奪於欲者非知也

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棁何如其知也

知所當知之謂知諂於鬼神則民義荒矣豈所謂知其正者乎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歡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聖賢事業莫非全體而於其中則必有先後緩急之殊爲守之狹者不賭其全以自小也求之泛者不知所務

以自支也知務則守要而非狹用廣而不支學術事功同一致也○此二條求知於渺冥泛濫而不知所當務者非知也

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天下之正理日在目前自然而然稍僻焉則非道不可鑿亦無容鑿也以鑿爲智則故非利矣異端之禍皆自鑿始所以流禍總因不利愚者挾私妄作智士好爲苟難要皆鑿也○此條以鑿爲智而非自然非知也

孔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有知有不知燭物之知心之靈也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自知之明心之虛也強不知爲知苟然自欺知之量止此而靈蔽矣不知孰甚焉明於自知卽此是知之眞矣安有以鑿爲知而苟於妄作之失乎

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

眞知民義之當務而務之眞知鬼神之當敬且遠而敬且遠之所謂知其正而固守之者也民義日在目前人每以爲近而忽之鬼神非易知故敬之者或媚而瀆之遠之者又以爲無而不知敬皆知之不眞故也眞知民義則欲不務而不能已矣眞知鬼神之理則欲不敬而亦不敢矣敬之斯遠之矣幽明無二理務民義亦卽所以敬鬼神而幽明有二事故務民義不得不遠鬼神惟不知務民義則必諂瀆鬼神諂鬼神則必荒於民義非明理之至者孰能不惑於斯乎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不爲物蔽之謂明求於遠必蔽於近近不足以蔽之而明遠矣二者之不行非以私知察之也心無偏累而達於事理則鑑空之體無情者自無以遁於所照矣何必索隱爲哉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明於理者情僞自不得而遁之逆億而知雖知亦私知而非明也況情僞百端又豈逆億所能盡得者是以君子務窮理也

易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能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

之望

人心之知本自正固知正而固則幾無不察惟私欲搖之溺於逸樂故諂瀆生焉而禍患之幾所不能察也豫之初六以應九四爲樂六三以近九四爲樂皆諂瀆而不知其凶者也惟六二雖與三陰同類而柔順中正靜體之中違不應四近不比四是有不諂不瀆之象自守如石安於正靜則事幾之動知之自無不明矣正靜則不溺於豫樂之私無私則自無不照處之者正且吉矣知微知彰以燭理言知柔知剛以自處言也六二知幾似屬知微然非求知於微而遺顯也禍患不及則是知彰矣六二自守似乎知柔然非但知柔順而不知剛也介於石則是知正而固守之知之大也

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此知人之知也惟貞固故足以幹事君子之出處語默行已接物莫不皆然也謝氏以此章主教人言朱子議其未盡事理

易蹇卦彖傳曰見險而能止知矣哉

此處事之知也

臨卦九五爻曰知臨大君之宜吉

偏臨天下而獨應九二之賢急先務於得人知也

乾文言傳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聖人之知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淸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生物之序自元而亨自亨而利自利而貞天之與人也

成德之事以知精義義以立禮復禮爲仁人之合天也

大學首言知止中庸首舉大舜誠恐人知有所偏則詣極終難合於時中之道也三子知偏而至偏孔子知全而至當則知者聖之基矣孔子生知也而願學孔子者又何可不窮理以崇其知歟

周頌曰宣哲維人　大雅曰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此文王之知也宣通於理哲析於幾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貞固之至也

書曰詢於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聖人之心一私不存靜與理居故觸之則應如此

孔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

天下之理自在天下智愚賢不肖皆與有焉無淺深近遠大小也使不合天下之知以爲知又安能有以充實乎吾心之知之量而成其爲知乎然理在天下而知之者心則知固吾性之德也舜好問察禹拜昌言湯用人如己汝過不吝文王詢芻蕘訪二虢周公思兼三王吐握下士孔子識大識小好古敏求是自古聖人未有不合天下之知以成其知者但聖人心具此理既正且固而無物欲之累故天下有善觸於其懷則適投所好無少齟齬如水之流濕火之就燥焉理既正固心體空平所以又自能決擇眾善以合於時中則其實非從外得也合天下之知以爲知心體固然聖人豈有加於性分之外哉○仁義禮知皆必內外體用兼該合一而後盡元亨利貞性之理體也四端情也用也故仁民愛物外也而萬物一體內也節文度數外也而敬忌辭遜內也事物之宜外也而因時制宜內也致知格物外也而正固眞知內也不本於內則外離不盡其外則內歉

周子曰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爲明何啻千里

無私則明生明則自能燭物疑者私知也與明正相反者也

又曰厥彰厥微匪靈弗瑩理之顯微無盡惟一心之靈爲能有以統而知之也

程伯子曰人以料事爲明便駸駸乎入逆詐億不信去自以料事爲明則日日只管事於推測必至用其私智而漸入於逆億矣

程叔子曰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識高一倍則量亦廣一倍猶影之隨形也而有不然者其知未眞故耳

程子答張子書曰所說大概多苦心極力之象無寬裕溫厚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有意偏而言窒者小出入而時有之更願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

建安葉氏曰苦思則易鑿涇泳深厚明睿自生

張子東銘曰戲言出於思也戲動出於謀也謂非己心不動非誠也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己從誣人也此四句言無心之過當遠改也或者以出於心者歸咎爲己戲失於思者自誣爲己誠不知戒其出汝歸咎其不出汝者出於心者當戒而歸咎爲非己心是不知戒其出汝者也失於思者當自咎而自誣謂己當然是不知歸咎其不出汝者也長傲不知戒其出汝不肯歸咎其不出汝者是長傲也且遂非不知就甚焉知其正而固守之知也戲傲者是遂非也不已非正而又謂非己心以長傲則終不自反是自蔽其本心之明也過已非固而又謂己當然以遂非則終不自省是自欺其本心之正也故曰不知之甚○西銘於一本處見萬殊乃發育萬物峻極於天之規模也東銘於細微處証眞知乃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之工夫也大抵西銘言仁東銘言知仁顯而全知藏而悉也大抵程叔子曰造道深厚後雖聞常人言語莫非至理

朱子曰爲學須知個是處心方有主即知止而後有定之旨窮理以虛心靜慮爲本虛其心乃能以理悅諸心靜其慮以私然後窮物之理而有所得虛靜者立正固之本體也

此篇與格致相通然知以性之德言本然者格致以功屬理知此理則謂之知字且屬心虛靈知覺之氣而知之德知則知全矣

信

信實也在天則實理在人則實心在事在物則各有其事物之實而不可誣也元亨利貞天之實理仁義禮知人之實理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人之實情也必實心而後爲仁實履而後爲禮實宜而後爲義實知而後爲知以實心有其實理者也木火金水非土不成謂天一生水地二生金天五生土一合五而成水二合五而成火三合五而成木四合五而成金五合五而成土東西南北非中不定由中立表以觀日出入之影而定東西又參之日中之影以正南北也商角徵羽非宮不生宮下生徵徵上生商商下生羽羽上生角宮定而後五音定也仁義禮知非信不誠信也者仁義禮知之實而已是故行非信不可以行也言非信無以乎民也學非信無以立本也信之爲用大矣哉然而硜硜之信果大人不爲好信不好學乃失之賊者則以信非所信非天理之本然也

易中孚卦彖曰中孚信及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中孚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中虛無私中實有主也無私而主於理是中有其實矣說則理洽於心巽則循物無違其孚足以化邦矣中孚之至可感豚魚是以無不可行然天下有信非所信者則非天理之正而亦無足以孚於人故又必利貞而後所信者合乎天也天之乎也正而已矣

孔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

人而無信百行皆虛何以接物忠信篤敬則蠻貊可行矣

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此二條皆不信之失

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

信美德也然不明於理則非所信而信焉賊矣

易中孚上九爻曰翰音登於天象傳曰翰音登於天何可長也

有翼而遂信爲能飛信之非所信者也

孔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以篤信之心好學則知至而義精以守死之操善遵則
禮復而仁全周子曰守曰信如是則仁義禮知之德不
虛而信非賊矣
詩曰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長念合於天理信在中也成王之孚於天下也
程伯子曰知性善以忠信爲本此先立其大者知性善則
知之在我矣而主忠信以
盡之乃所以存心養性也
程叔子曰忠信行篤敬只此是學
朱子曰忠實心信實事要不外乎一誠人不信則事皆僞

妄故學者須是主此
孟子言四端而不言信五常之信猶五行之土旺四時而
無專位也
信與誠有別否曰信亦只是誠但如人與我相信却說
不得人與我相誠是信字有交孚意誠只是實信又有
始終如一彼此相顧意字義亦微有別又周子曰守曰
信是信又只是誠體之中
而不失正是始終如一意蓋知明守固信亦實理之結
果成熟在貞字內水土旺居也○仁統四德信又兼
五常何也曰五者各每相兼離開都不成德如仁而不

合之義便是兼愛義而不合之仁便各爲我然仁是原
頭義禮智莫非此生理信又分屬在四德中此生理自
始至終都是實也

仁義禮知信總論

仁義禮知信分之有五而禮卽仁之序知卽義之藏是五
行一陰陽也仁者義之體義者仁之用合之只此生理而
已是陰陽一太極也生理至實故曰誠誠無爲也是太極
本無極也故天道自源而流則自一而二自二而五而五
氣順布則春夏秋冬以時行焉對待者迭爲流行流行中
又各相對待也人性亦然實理之中一健一順健順之變

合而五常具焉則仁義禮知亦互相對待流行人性一天
地也顧天命之性自仁而後有序有宜有知皆完備於一
仁之中而人之全此性也則自流溯源故知以精義義以
制禮禮以全仁合言之則互爲體用分言之又各有體用
仁體在中禮用於外義體在物知用以知之又仁體而義
用義體則仁用又知體而仁用此皆互相爲體用也又五
常之性爲體四端之情爲用也　一體一用相生不已如元亨爲
用則分之各有體用也　一體一利貞爲
用而貞則又萬物之所得以爲體者貞以幹事則又爲
用而事物得之又以成體凡體用皆交互而無窮也　五
者之中又各有五仁之中兼仁義禮智信又如義禮知信義之中亦兼仁
幼主禮夫婦主知朋友主信而父子主仁君臣主義長
兼有義有禮有知有信不只一仁便足也　屈信錯綜無
物不有無時不然動以天事事皆合動以人事事皆差致

知精義復禮爲仁盡人合天之學也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夫道則一而已矣一者誠也

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

此人人所同者也

中庸曰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温柔足以有容也發强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此聖人之獨優也寬體之廣萬物一體裕用之舒終亘不窮温體之和慈祥愷悌柔用之順漸漬優悠也以此

言仁者分小體而言乃體之用也發而不萎由體之用强而有恒用常於體剛而不屈則强之至毅而不回則發之力義主於斷制也齊截然齊一用無所紛莊整而嚴肅體無不飭中不偏廓然至虛正不辟確乎有主禮眾理之會也文雜以成章體之合理各有條貫用之分密賅理無間而不遺察文章炳然而不紊各正而且固也四者皆合體中之用而言也人同此仁義禮知而氣稟有殊則四德亦或有偏惟生質之通明極至者則聰明睿知無少蔽塞而四德備具充滿深沉以時爲容執敬別出之不窮也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仁義禮知莫非實理實而無欵則所謂至誠也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也大經以一誠經綸之大本以一誠立之化育以一誠知之誠之至故見其肫肫淵淵浩浩也此皆聖人之事

孟子曰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此氣稟之各異也父子無不愛君臣無不敬而其量則

有盡有不盡其用有合有不合焉爲所稟之分也仁不獨於父子父子亦不獨用其仁君臣亦然但以仁於父子爲切義於君臣爲至耳性命於理氣不足限也

孔子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仁義禮知以性言之則純合而無所雜以用言之則各出而亦有所偏惟學以明理則五者之理本相通而互資自無一偏之失矣此言人當輔之以學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

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仁義之實舉其所見端而切摯者言也愛敬盡於事親從兄而仁義可推之天下矣知則非止於知愛知敬而已也由愛敬之良而窮理以盡愛之敬之道將以行之守而勿失是則智之實言無庸泛用其知也亦知務之意節之文之則盡其節目次第之詳而無遺憾言非逐末以爲禮也樂斯二者鼓舞以從事樂則生矣言至性自然流露日引月長以至於自然而然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也此皆以用言而仁義用之體智禮則用之用仁義爲經智禮爲緯仁義以基智禮之端智禮以充仁義之量也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愼也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爲役猶弓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也如恥之莫如爲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已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仁者此理而已知此理而守之智也履此理而體之禮也行此理而宜之義也仁統四端不仁則不智不仁不智則無禮無義故爲仁而四者備矣正己而仁得矣五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以存諸心則萬物一體而無私以守其身則動必以正而無邪以見於事則時措之宜而不悖而窮達一致則其知之眞而守之固仁義禮知備矣此亦元亨利貞之

序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根於心者謂盛德純粹培壅深厚則四德之生於性命者安固盤柢而不雜不撓也由根達枝則生色睟盎百體從令於不識不知有不期然而然者

易傳曰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性命原於天地故聖人盡性則與天地相似蓋知仁之

用有偏非天地也知周萬物而道濟天下則其知非過矣智足以權則仁非迂仁有以守則知非蕩此易知簡能之理一陰一陽之道也知周萬物又能旁行則樂天矣而又能於天所以生物之原無不知之故實能不憂於心知之盡也道濟天下且能不流則安土矣而又能於吾心之德益加厚焉故實能用其愛於天下仁之至也與天地相似者如此言知而義可該言仁而禮在是矣（周物旁行即義濟物不流即禮）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盡性之至而參贊由是出焉範圍氣化嘉其所會而制中也曲成萬物美利天下而各正也通晝夜之道而知則非聞見之知矣神無方一天地妙萬物之神也易無體一天地有萬物之化也神者仁之存易者知之發而範圍曲成者即禮義中正之功用神化之能事也

周子曰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朱子曰中即禮正即知二字尤切）守之貴行之利廓之配天地豈不易簡豈爲難知不守不行不廓耳

仁義禮知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朱子曰仁義禮知五行之德也動靜陰陽之用而言貌視聽五行之事也德不言信事不言思者欲其不違則固以思爲主而必求四者之實矣）

程子曰唯仁與義盡人之道則謂之聖人

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仁義之氣睟然達於外

朱子曰仁義如陰陽只是一氣陽是正長底氣陰是方消底氣仁便是方生底義便是收回頭底仁

仁體柔而用剛義體剛而用柔

仁便有個流動發越之意然其用則慈柔義便有個商量從宜之義然其用則決裂（五條合言仁義）

程子曰仁載此四事由行而宜之謂義履此之謂禮知此之謂知誠此之謂信（韓子謂行而宜之之謂義先儒議其只說得外邊然則程子亦云然何也）

夫仁偏言之則一事也專言則包四者

朱子曰生的意思是仁殺的意思是義發見會通是禮收藏不測是知

問義截然有定分有收斂意思自是屬陰順不知知如何解曰知更是截然收斂如知得是知得非便了更無作用不似仁義禮三者有作用知只是知得了便交付惻隱羞惡辭遜三者他那個更收斂得快

人只是此仁義禮知四種心如春夏秋冬千頭萬緒只是此四種心發出來

仁義禮智便是元亨利貞若春間不曾發生得到夏無緣得長秋冬亦無可收藏

仁義便如陰陽若說四端便如四時若分四端八字便如八節四端八字各有淺深如惻是傷之切隱則痛之深辭人不善是是知其爲非以與人羞是恥已不善惡則憎是立春隱是春分辭是立夏讓是夏至羞是立秋惡是秋分是立冬非是冬至如此分看亦無不吻合

發時無次第生時有次第

仁知元貞是始終之事這兩頭却重如坎與震是始萬物終萬物處艮則中間接續處後天卦位正如元亨利貞次序如帝出乎震元也仁也離萬物相見亨也禮也說言乎兌利也義也勞乎坎貞也知也恰合

或言性之四端迭爲賓主然仁知其總統也恭而無禮則勞是以禮爲主也君子義以爲質是以義爲主也蓋四德未嘗相離遇事則迭見層出要在人默而識之曰說得是

以上統言仁義禮智

程子曰仁者公也人此者也義者宜也權量輕重之極也禮者別也智者知也信者有此者也萬物皆有性此五常性也

張子曰仁不得義則不行不得禮則不立不得知則不知不得信則不能守此致一之道也四者總欵一不得

朱子曰信是誠實此四者如五行之有土非土不足以載四者

信是義理之全體本質不可得而分析者故四端不言信

董廣興繼承
邑後學汪立中品端重校
余龍光燦雲
邑後學俞鍠峻西同校開梓

婺源汪紱原名燦人集
後學董昌璵厚山校
浙江省立圖書館藏族姪中齡雀飛南溟參訂
門人余元遴秀書參訂

內篇

聖學類 知仁勇 中 道德 命鬼神 思學

知仁勇

天地之氣惟人得之者秀而最靈則斯道之所由寄也氣之知覺而能有知者斯謂之知氣之運用而能有爲者斯謂之仁氣之浩然而能配道義塞天地者斯謂之勇是氣之二秀靈與理爲體則人所同得於天而無知愚賢不肖之

異者也夫人之性命於天也既曰仁義禮知信矣而又有曰知仁勇者何哉曰五常之性專舉理之不雜於氣者言之也三德之才則兼以氣之配合於理者言之也惟其兼乎氣言之故知有知愚仁有賢不肖而能行此理同仁有賢不肖而能知此理同仁有賢不肖而能行此理同勇有強弱而能勝此理同是以謂之達德第是以吾之知覺察理則所知者理而可謂之知以吾之運用行理則所體者理而可謂之仁以吾之浩然者任理則所強者理而可謂之勇夫是以謂之德不然而任其氣之偏或失則昏或失則蟄或失則蕩亦謂之知而非知也或失則迂或失則矯或失則

之各有其義而要之三五相爲經緯三德終兼乎氣稟以立名者也以上統論三德其參之以勇何曰以勇運四時而不息者天也以勇載萬物而無疆者地也以勇崇德而廣業者人也夫變化氣質以進於知仁者非勇不爲功則以知有清濁之殊而勇則可無殊仁有厚薄之異而勇則可無異勇者氣耳而人則同是氣惟是奮則強惰則弱用則生棄則萎義理則大血氣則小獨任則偏直養則正助長則害忘事則餒是故有域人之氣質無域人之勇忮勇忮無定形存乎其人君子以志帥氣則勇生以理御氣則勇大愚可破不省可興知仁可盡大任可勝聖人可學與天地似

此一段乃專言勇

中庸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達道者率性之道也達德則天命之性所謂德性也君臣義也父子仁也夫婦知也昆弟禮也朋友之交信也皆吾性所本具之理也知卽乾之健而易知仁卽坤之順而簡能勇則乾之不息坤之无疆也惟其有是知則斯理無不炳明於中而見父知愛見君知敬發於自然而無所昏惟其有是仁則斯理無不含蓄於中而事親以孝事君以忠率其當然而無所强惟其有是勇則所知所行皆有力以勝之而沛然莫遏以充其量而無所欠故曰達德所以行之也生知學知困知不同而能至於成功之同則其知同安行利行勉行不同而能至於成功之同則其仁同則雖知仁略有不同而勇已無不同勇可行仁卽知之所涵乾之易知也得氣之清純乎天者也先

學而知乃利而行行卽行其所知坤之簡能也得質之厚法乎地者也好學力行厲之以恥由困而知由勉而成效天不息應地無疆君子之勇盡其才者也才固同出於天則勇非由外鑠也

易傳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仁得乎天之動而一於有事知得乎地之靜而一於無爲此倚於陰陽之偏故也上條以知屬天此條以仁屬地此條以仁屬地上條以知屬天此條以知屬地上以清濁言此以動靜言以理言則不得有偏如貞元是也兼氣言則各有所偏以失其理則偏也以其知能合於理則孔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知仁不偏矣百姓日用不知用其勇則亦可與於道矣

知仁勇德也中庸道也非知仁勇無以能中庸而知仁勇之偏者則不能中庸知仁勇之偏也一由於氣一出於矯而力之所矯恆因乎氣之所偏凡人之能人所難能者固皆英姿卓犖人也然任其氣之所長而離乎理之所主其事則近也其德則非也何以能合中庸之道哉○爵祿可辭何以言仁之事曰此仁字只是一味澹泊宣靜是賢者之或過之也與仁義仁字少異不是慈

愛憎怛

禮記曰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

知仁勇生質之良也知者多詐勇者多怒仁者多貪氣質之所偏而失其正也任其所偏而莫之救則美質適資其過以流於惡聖人閑之以禮義使之知足以窮理而不爲機變勇足以强理而不爲忿懟仁足以體理而不爲苟從是因其所美而去其所偏乃所以成其德也

○朱子曰仁只是愛憑他名也愛利也愛樣事都愛故用人之仁須去其貪上條以爵祿可辭爲仁此條又言仁去其貪似相反曰只有意已便是貪愛著辭爵祿是貪名聲或貪淡泊的

孔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以心之知覺窮理而不用之小慧則知矣以心之運用體理而不用之小不忍則仁矣以氣之浩大强理而不用之忿戾則勇大矣知之盡則心體虛明有自然之鑑故事至而燭之無所疑仁之至則天理渾然有自然之樂故隨寓而安之無所憂勇之大則氣配道義常伸乎萬事之上故艱大之投有以勝之而無所懼然必知盡而後仁至知盡仁至則禮義由是出不期勇而勇自大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不動心勇也何以能不動心凡不動心者皆以其心有

所主也心有主者持其志者也然心有主同而所主不同同持其志同而所持之志不同而勇之大小能否分焉持必勝之志者以必勝鼓其氣者也持無懼之志者以無懼守其氣者也持義理之志者循理以御其氣而氣自無不充者也凡勇氣也告子之持志勿求已耳持勿求之志故不惟不能循理而且憒然於理不惟不以理御氣而且自暴其氣離事物而强制其心此後世釋氏之徒欲空諸所有以求觀自在者殆猶出黝舍諸人下而爲儒者之賊也夫憒然於理則不知自暴其氣則不仁告子或亦幸未蹶趨耳氣既暴矣心安能不動此所謂

畀之一錢則亂者也其勇果安在哉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憫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

之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凡勇氣也氣得於生初非求之外也日月星辰惟氣繫之華嶽江海惟氣舉之四時百物惟氣行之生之故兩間之剛大無有過於氣者人得天地之氣而生則人之氣亦同是矣無有分合彼此之殊者也然天地之生物也一氣之運行而氣之運行也寔一理之主宰所生之理全而合於天則此氣亦合於天矣所生之理既失則其氣已絕於天特遊而未散耳又安有所謂浩然者哉

黝舍告子之强爲鴟張徒客氣也夫理爲氣主理全則氣浩理失則氣餒然則微有是氣者非從事於氣也居敬以立本所以存此心而爲知言養氣之基則所持之志合於天而非若黝舍告子之持志矣敬則天理常存而清明在躬乃以是自然之知覺窮理而理無不窮無所爲不得於言也以是自然之運用循理而理無不循無所爲不得於心也（循理即集義）無所爲不得於心則理全而氣隨之浩然者在我矣非持志無以知言養氣而非知言養氣則亦非所謂持志此所謂內外本末交相培養也顧循理之功不使一息有間是以謂之集義一息

有間則一息之間已於天地之氣不相接屬此期效之
心卽私欲間斷之心而乃欲助之長宜其自絕於天也
知言知也集義養氣仁也不動心勇也然必知義而後
能集義集義養氣而勇自生是爲學之序也要又必以
持志爲主所以持其志者義理爲主此以理御氣而知
仁勇皆成其爲德也惜乎丑不能問持志者當何如故
孟子亦未及詳言之

以上皆兼言知仁勇

詩曰無競維人
人稟天地之全

孔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
乾則元亨而必利於貞以不貞則失其所爲乾也棖也
慾焉得剛之所累物物得而屈之悻悻自好其貌剛
者正其慾也血氣之勇爲物所動皆不剛者也
見義不爲無勇也
屈於物欲故也○朱子曰就見義不爲上看是知而不
爲若從上看下來乃是知之未至所以行之不力　烜按
知而不爲不勇於行知之未至亦由其不勇於求知所
以終於愚柔也
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理爲氣宰理全而氣隨之稍有私累歉然餒矣血氣之
剛皆客氣也一往而盡一觸而折耳究之非勇也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尚君子有勇而無
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禮記曰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立義也
率法而强之資仁者也
氣以輔理則勇生理以主氣則勇大理氣相離則氣獨
行無不亂且害者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此用其氣以輔理者也觀此有自强不息氣象然而稍
未入細者窮理之功未盡也或問此亦太急驟故吳氏謂其不必論子路
故夫子退之曰然然且不必論子路且以此反觀今吾能及子路萬一否
易乾卦象傳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心體本不息欲間之則息矣不息者人心之天自强不
息乃所以法天也
大壯卦象傳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朱子曰自勝者强
益卦象傳曰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遷善改過益之大者然非有以自奮焉則將有欲遷欲
改而不及者

以上皆用其勇以入德之事

子路問强子曰南方之强與北方之强與抑而强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矯中立而不倚强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强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强哉矯

道者萬物一體而有定則有心於和則流以道處衆和矣而何流之有道常伸萬物之上而無所徇無主而中立則倚以道自守中立矣而何倚之有君子所性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動於外則變所性根心用舍無與於己也而何變之有南北之强任其氣而偏然者也君子之强主於理而氣自充矣然其始則必由窮理集義以至之也

易文言傳曰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元亨利貞心之德也理也而非乾無以行之君子以志帥氣自强不息則德全於己而用加於天下矣故曰乾則元亨利也

詩曰亹亹文王令聞不已

强勉出於性成文王之德性之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

秉執其强武王之德反之也

以上勇之成德也

中庸曰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强

質有愚柔而氣則不以愚柔異澄之則清決之則流矣故知仁或有殊而勇則可無殊也百倍其功成而後已必明必强君子自强而已以志帥氣則勇自生焉已

此由其勇以全其知仁之事

周子曰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必有恥則可教聞過則可賢知恥則近乎勇矣

程伯子曰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懈意一生便是自暴自棄

人於道所以不能行者於其所難則惰其異俗者雖易而羞縮惟心弘則不顧人之非笑所趨者義理耳究爲之之後人亦未必怪正以在己者義理不勝情與羞縮之病意思齷齪無由作事在古死節之士冒死以有爲未必盡合於義理然非有志槩者莫能況吾於義理已明何爲不爲此所謂知而不爲無勇者也

程叔子曰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可一日安於所不安也何事一日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簀須要如此乃安

張子曰人要得剛太柔則人於不立氣有陰陽則人質亦有剛柔之異然坤德柔而動剛牝馬之貞則人性柔中要自有剛處在但乾則元亨利貞是何等快捷坤雖亦元亨便須是利牝馬之貞又有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許多較量必安貞而後吉則柔不如剛可知顧柔中亦自有剛健處太柔而入于不立終是人不會用牝馬之貞耳非必質柔之過也　牝亦有人生無喜怒者此又要得剛剛則守得定進道勇敢人有喜怒不形者此非大喜怒者此却是安靜和粹之資雖不是柔却近于柔乃柔中也確知惟義是從則無大喜怒亦不害不然則是無所主故易中六二不如九二六五不如九五載則比他人自是勇多此自言以勉人也

矯輕警惰自勝者強

朱子曰人生來恁地柔弱只是志不立志立自奮發果爲這氣便生志與氣自是相隨底

須看子路不急於聞而急於行便見古人爲己之實處勇於爲己方可謂勇若爲人便自欺不能自克處便是不勇

進學要以勇爲先若所學有成後却又不期勇而勇天下事難他不得進學之勇如好學力行知恥也有成之勇如勇始以勇終其猶後天卦位之始震而終艮與

中

中也者對上下四旁而立名者也近上則違下近下則違上近左則違右近右則違左近前則違後近後則違前皆非中也惟上下左右前後之中一點乃謂之中故中爲虛位不上不下不左不右不前不後而上下左右前後乃都由此中點發線則此中實具上下前後左右之理而無所不有也至於應事接物之中則此中在事物上見而實從此中發出如羅經上有八干四維十二支四方二十四嚮欲正對子午則此線須正對子午欲對丑未亦然略偏斜便非正嚮然都從當中頂針上發線乃能合也又如射箭身立處是中而四方八角皆立箭垛去立處各一百步射者從當中旋轉射去箭箭各中垛上紅心乃謂之發

而中節如射盖而過朶之外即爲太過未至則爲不及偏右則大偏左則小皆爲失中也未發之中只要立定這個所在沒得許多工夫故曰誠無爲持之只是敬以直內已發之中則在射箭時務須要志正體直持弓矢審固許多法度自足跟至頭頂至後手至前手渾身用力都要均勻目力手力都要頂針自執弓理叩開弓對的以至滿留撒放都要合法然後乃能命中一件不到便不能命中矣故曰幾善惡而愼獨審幾則工夫尤爲喫緊也然使未射之先不能平心靜氣則於方射時畢竟手忙脚亂不暇審幾到的矣又如立處近南射南止八十步則命中稍易然射

扎便有百二十步中扎便難矣故中節之中要必由未發之中出來則直內尤爲根本乃所云主靜立人極也自未發言之以其不偏不倚則謂之中以其正在當中則謂之正易曰直其正也以上下四旁無所不值言則謂之直以其的確在中言則謂之誠以其渾備上下四方之理言則謂之仁其實一也常持乎此中而使之不移者則敬是也以其發言之則因其適合於事物之中而亦謂之中因其相合恰好而謂之和因其各有定體而謂之方因其是理上恰該而裁制不爽言則謂之義而的確在此事物之中上故亦謂之誠其實亦一也未發性也發者情也顧性情之中在

我而事物之中却在事物非我所能豫定我有此性情物亦有此性情而中無定位隨其所處要由我性情發出而適合乎物之性情則吻合無間矣如我而爲子則上交於父孝是我之性情欲得我盡孝者便是父之性情我能盡孝之心循孝之道以事父則於父之性情亦吻合矣我而爲父則下交於子慈是我之性情欲得我盡慈者便是子之性情我能盡慈之心循慈之道以字子則於子之性情亦吻合矣推之萬事莫不皆然故曰爲人父者爲父鵠爲人子者爲子鵠爲人君者爲君鵠爲人臣者爲臣鵠顧上鵠便可謂中而究竟惟箭箭射透紅心并無半點偏斜乃可謂中之至蓋隨其身之所處情之所接四方八面萬緒千頭無一不挾一性情以爲鵠以待我之命中上射飛禽下射走獸期於百發百中而又必自左膘達於右胉乃爲上殺此乃一直穿心則猶是適合其性情也其他則雖達右耳本達於右髃只爲中殺下殺若面傷踐毛不成禽則雖中而不獻矣至乃詭遇獲禽則在己已失其中雖其幸中於物而究已違於達道之和也中無定體而有定則如此是以君子貴時中也人昧於時中之義於是有顯悖乎中隱賊乎中或混時中之和以言未發之中或援未發之中而入於異端之空寂此道之所以不行也夫

堯命舜曰允執其中

言當誠信執守此中道也無時不中之謂允執

舜命禹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必擇之精守之一而後能信乎執守此中也

仲虺告湯曰王懋昭大德建中於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大德人之所得於天以生者則此中是也建中於民盡其道於身以爲民表也以義制事由乎中以達乎外以禮制心肅於外以養其中也中有所養則中之體立外有所制則中之用行矣此建中之事也

箕子告武王曰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

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道之極至中而已矣建中於身以爲民表則是有以斂福而敷錫於民所謂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身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則無處而不當也如是則民協於中所謂羣黎百姓徧爲爾德矣此中和位育之效也

敷言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人性之德罔有不中然一蔽於私則偏而失其中矣一

動於欲則陂而失其平矣好惡人情之所必有然可好可惡在事而吾因好惡之好惡中也作好作惡則私欲之徧陂而非公平矣偏陂生於心而偏黨反側形於事生於心爲中之體失形於事而中之用離此民之所以不協於中也惟以王道示之極而使之無之則民奮然興爾翻然豁矣然非皇建其有極則又何以能訓民而使之會歸於極也乎○易之卦本於河圖書之疇起於洛書圖書皆以五居中五者五行之象卽五常之德也五德備於中而非有形器之可指故伏羲畫卦而虛其中五虛中者太極之象也在天則無極之眞而在人則喜怒哀樂之未發也大禹第疇則主於中五主中者皇極之義也在已則允執其中而在天下則民協於中也圖虛五則四方莫不涵五一得五而六二得五而七三得五而八四得五而九是四方莫不涵五也於用見體矣書主五而八維皆統於五一合九而成十二合八而成十三合七而成十四合六而成十而縱橫數之皆一十有五是主中五以統十而八維皆統於五也

由體達用也故伏羲畫卦無非太極而中無極大禹第疇建其有極而四方歸極有旨哉若乃文王演易而繫之辭則所以本之體而大著其時中之用也箕子陳疇而敷之訓則所以要其用以無失其大中之體也千

古聖人如一轍矣

周禮大司徒教萬民以六德曰知仁聖義中和

知者知之無蔽也仁者行之無私也德之體也聖卽知之無不通而義則仁之無不當也二者德之用也中則知仁之體無所偏和則聖義之用無不利性情之極軌也必知盡仁至而後中無所偏中不偏則體立而聖義之用有以行必聖通義宜而後用無不和用得其和則道行而知仁之量以無歉然則六者亦中和而已矣德者民之所自得於天非能有加也教之使無失焉已耳

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曰中和祇庸孝友

○子思子言中和蓋本於此

中和者性情之本然也祗敬也性無不中而不敬則且失其中故敬以直之戒謹恐懼是也庸平常也情無不和而好異則且失其和是故言庸言踐庸行以使之無過不及之差也孝友則性情之九眞而切近者而百行之本原也蓋致樂所以治心而心統性情心有所養則性情中和無所不敬踐履篤實孝友之念動於自然而惡可已故六者樂之德也

貫子述孔子之言而作大學

大學之綱領有三曰明明德曰新民曰止於至善條目有八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至虛至靈具衆理應萬事者也具衆理大本之中應萬事則中節之和所從出也明之所以致其中和也新民者推之以錫福庶民所以盡中和之量也至善即中和之至也稍有偏倚過不及焉則非至善矣中無不具格物所以求此中於物而致知則還以備此理於中物物有個中此中在用上見備此理於中則仍是所本有誠意所以致其用之中而正心則所以立其中之本中和而身可爲表矣家國天下舉而措之則位育之極功也

子思子乃作中庸

中庸言天命之性無不中而爲天下之大本率性之道無不和而爲天下之達道故君子必當時時存養以致其未發之中而尤必省察當幾以致其中節之和顧中庸之德人所固有而凡民則鮮能之者則以氣稟之殊德性已不能不有少偏而又不肯察之於行習之常以至於太過不及而離道遠矣故必知如大舜仁如顏淵而後能之而君子則當策之以自勝之强以求至於義精仁熟也蓋道無不在小而夫婦之知能日在目前大而政刑禮樂推之天下以至於得天矍帝顯之而鳶飛魚躍隱之則鬼神之不見不聞無物無道故非知無以識其中正之則非仁無以致其時中之用非勇無以盡其知仁之量而變化其氣質之偏蓋知仁勇性也變化氣質以實其德性所以立行道之本也然非戒慎恐懼無以立致知力行之基而致知力行只還以裕其未發之體此存養之所以爲致中而內外亦各有當盡之功也時中之用情也以達德行達道所以廣吾性之用也然非知盡仁至不能悅理於心而不慎獨審幾亦非以研之於慮此省察之所以爲致和而要惟體立然後用行也夫惟生安之聖知盡仁至德無不實則未發自無不中而發之自無不和則位育之功所從出矣而自學利以下則德有未實是其體未立而用無以行故必由

好學篤行以實其性而後可達之於用以同於聖人則省察存養之功又何時而可間哉此蓋子思述孔子曾子所傳之意以紹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統而垂教後世以使人毋自暴棄其性情之德者也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今有同室之人鬬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鬬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或出或處惟其時中而已聖賢非有心也故曰其心同也

或去或不去亦惟其時中而已易地則皆然於其心信之也

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楊墨之差其始亦由於氣稟所近大概楊子本是箇簡脫人又見得人人各自有我何必我去爲他又從事於老氏之教習聞夫無爲而民自化清靜而民不爭之論況天下非一毛所能利故遂一意爲我若墨子却是箇喫刻苦能淡泊的人又見得人我一體原不當分彼此是以一意兼愛楊子近知者之過墨子卽賢者之過也子莫原不解事却又强作解事不知窮理精義以反身求仁是以便執二者之中以爲中孟子許爲近之猶言其近似有理耳其實都不是道也事事物物各有箇中中惟其時豈可由我執得定故楊龜山曰知中則知權不知權則不知中如一尺之物約五寸而執之中也一尺而厚薄小大之體殊則所執者輕重不等矣猶執五寸以爲中是無權也蓋五寸之執長短多少之中而非厚薄大小之中也欲求厚薄大小之中則釋五寸之約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曾子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

惟輕重之知而其中得矣故權以中行中因權立也然則執中無權害道不淺故孟子與楊墨同斥之○今人每謂子莫之害甚於楊墨此却不然子莫雖不知權要不至於無父無君況權字最難言孔子言可與立未可與權而巽居九卦之末行權豈是易事學者須只守經守經而不能變通終是善道不大壞亦可於心無愧若行權而不得便只是權詐權謀小之而毀身敗名大之且至於全不復顧倫理禮法試看湯武征誅此事豈可效得烜按今人之借權字以自便和光同塵敗常亂俗者眾矣學者且須格物窮理踐履於身到義精仁熟時

權自便見甚不喜人輕言權也

程伯子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唯敬而無失爲最盡出謂心之放逸也敬而無間所以養此中之本體

中之理至矣獨陰不生獨陽不生中則不偏中者一陰一陽之道也

司馬君實恐此心放失卻只管念著個中字此卻是爲所繫縛且中亦何形像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性也人之生也直亦此意易傳曰直其正也可見即是中

呂與叔曰中者道之所由出程叔子曰此語有病中即道也若謂道出於中則道在中內別爲一物矣未發時且喚做中既發便是道中與道非二物耳但此中字與道字亦須有別要以天之予人言則中即道矣

曰中即性也由中而出莫非道曰此語極未安中也者所以狀性之體段性自喚做性但性極其中故謂之中耳今人講章如費而隱隱字及誠者自成也誠字俱便說即性也此俱甚未安又如天下至誠便將至誠二字作聖人名號此俱甚未安

曰不倚之謂中不雜之謂和曰不倚之謂中善不雜之謂和未當不倚二字換作不偏乃更穩若不雜二字以天之不貳不雜言則正所謂中也若以事物之不雜言則又有不雜而非和者

曰未發之中即赤子之心曰未發謂之中發而未遠乎中耳便謂之中是不識大本赤子之心有未發之中亦不可謂赤子之心即未發之中赤子之心便非未發也

蘇季明曰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否程叔子曰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卻又是思也既思便是已發已發便謂之和不可謂之中問李延平常述龜山語教人於靜中觀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覺得有個氣象便是已發如曰既然未發有甚氣象纔覺得有個況人於未發只當還他個虛靜今又要去觀氣象此觀字便多一滯著如何保得他中只看程子之說甚精而今人每稱延平此語悞也曰然則何以見得此之情便知性中有仁義禮知只看發而皆中節便知未發之不偏不倚比如敲石取火面面有火可知石中原是有火若打破石中來看則仍舊不見火在何處也曰然則朱子亦謂初學當如延平說何也曰且只要人收拾此心則可且延平朱子之師朱子豈肯便明非其說人中畢述程子之說而經書註中無述及延平此語者則可見朱子之意原不以延平之說爲然矣

曰呂學士言當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信斯言也恐無著摸如之何而可曰言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言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呂氏未知中體故其言如此存養之道非是要得他中但存在這裏養著他便自中不得於未應事接物時卻自胡思亂想將此中放倒一偏去也

曰未發之前如何用功曰只平日涵養久則發自中節

曰未發之前耳無聞目無見否曰然然須有見聞之理始得不是合眼揜耳但意念未起時外物未接之頃便是不睹不聞此時心原自無所倚著然須有見聞之理始得蓋不睹不聞原是惺惺在這裏若鼾齁睡去便有見不見有聞不聞矣○比如用果核種在土裏上面不見果核果核亦不見上面然只養在土中核中自會發芽若今日挖起看看明日挖起看看則此核如何得生發故求之之害也然要須培養在這裏時時照看若聽他被蟲蟻侵蝕水潤浸爛或太乾燥死或竟被人掘去則不得生矣

以上皆論未發之中

周子曰中者和也和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此蓋言物物各有個中只我所以應之者合著而無所乖戾便是中節而得其中矣

程伯子曰楊子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墨子卻又摩頂放踵爲之此皆是不得中至如子莫又執此二者之中不知怎麼執得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個中在不待人安排也安排則不中矣

程叔子曰時中最難識禹稷之時以三過其門而不入爲中顏子之時又以在陋巷爲中矣

以上論時中之中

程叔子曰未發之中言寂然不動也故曰大本發皆中節言感而遂通也故曰達道不是寂然不動便喚做中只寂然不動卻無不中

未發之中言在中之義也時中之中言一事之中也只一個中字但用不同在中猶言文在其中美在其中

朱子曰中名有二義程子言之矣今以其說推之不偏不倚者在中之義未發之名也無過不及者時中之道也見諸行事各得其中之名也蓋不偏不倚猶立而不近四旁心之體地之中也無過不及猶行而不先不後理之當事之中也然方其未發雖未有無過不及之可名而所以爲無過不及之本體實在於是及其發而得中也雖其所主

不能不偏於一事然其所以無過不及者是乃無偏倚者之所爲而於一事之中亦未嘗有所偏倚也故二義不容偏廢未發時無喜怒哀樂之可言故不偏於喜不偏於怒亦不偏於哀樂使其心先有個喜便偏於喜而不知所以爲喜怒哀樂發皆中節之本也至於可喜而喜可怒而怒之各中其節則正由不偏之體而發非不偏之體然發適合乎此事之宜則又此一事之不偏不倚也易隨之初九日官有渝无咎正發而中節者之謂也

未有如是之說也且曰未發之前則宜其不待著意推求以屬言之而病愈甚不知未發之前但當敬以存之而已蓋其病根正在欲於未發之前求見夫所謂中而執之是

而瞭然心目之間矣一有求之之心則是便爲已發中固已不得而見之況又從而執之其爲偏倚亦甚矣又何中之可得乎且夫未發已發日用之間固有自然之機不假人力方其未發本自寂然固無所事於執及其當發則又當卽事卽物隨感而應亦安得塊然不動而執此未發之中耶

以上合論中和體用

朱子曰誠者中庸之樞紐也蓋誠者實而已矣天命實理之原也性其在我之實體道其當然之實用而教者因其體用之實而品節之也不可離者此理之實而隱見微顯者且謂之中不可捉一個中來爲中體隨時而在

實之存亡而不可揜也戒懼慎獨所以實此理之實中和所以狀此理之實也位育所以狀此實理之功也中庸云者實理之適可平常者也過與不及不見實理而妄行者也費而隱者言實理之用廣而體微也道不遠人以下皆實理應用之所當然而鬼神之不可揜則又其發見之所以然也聖人於此見其無一毫之不實而至於如此其盛其示人也亦欲其必實而無一毫之僞也蓋自然而實者天也必期於實者人而天也誠明以下皆所以反復乎此章又自其務實之初心言之以極乎實理之原也其言雖多不越乎誠嗚呼深哉中無不實實正所以實此中也中而不實異學之空實而非中其實

永非實矣言中者不知以誠此所以日流於陂也姜載臣曰聖人恐後人之以道爲無所著落也故問口便道一誠字亦可謂知言矣

清簡公曰易有太極中之謂也自其四畔無著言謂之中自其一理渾具言謂之誠言中空寂者猶託似焉言誠則卽至空而至實寓也至寂而至變存也

以上言致中之貴誠

程伯子曰且喚做中若以四方之中爲中則四邊無中乎若以中外之中爲中則外面無中乎如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豈可只以今之易書爲易行乎其中者且謂之中不可捉一個中來爲中朱子曰中無定體隨時而在

程叔子曰欲知中庸無如權何物爲權義也義者宜也因時而處宜則不廖於一定矣是則所謂權也

孔子仕止久速未嘗不合中故曰君子時中

萬物無一物失所便是天理時中人能事事處之而輕重長短無不合宜則無適非天理矣

張子曰時中須精義入神

朱子曰權是道理上面更有一重道理如尋常是這個道理如今而要是理然使告則不得要則又不當是這個道理若告而要之理又較重也

或問權便是義否曰權是用那義的又問中便是時措之

宜否曰以義權之而後得中義是稱權是將這稱去稱量
中是物得其平處義是稱上星子權是稱錘斤兩多少稱
也至於物或十斤或稍輕而止九斤幾兩或稍重而十斤
幾兩則是物上各具一義而我只一桹作十斤值失
且如堯舜之事蓋天下物也與賢與子分兩之所在也以
權加諸與子則天下重與子輕而其權仰矣然加諸與賢
而屬之四岳羣則未足以勝天下之重而未免於仰也故
必歸之舜禹而後適得其平矣此正發明上條之義也與
甚重而朱均不足以稱之要如舜禹方稱得天下起比如
天下是十斤重而與子則稱上五斤星子即四岳亦只是
八斤星子而舜禹則剛是十斤星子必將稱錘放在十斤
上以稱天下方得其平也權是稱錘行權者移動那稱錘

或往或來以稱物之輕重也

程子謂權只是經則經與權全無分別然經與權須有異
蓋經者只是存個大法正當道理而已若精微曲折處各盡其宜以濟經之所不及即
之盡權則於精微曲折處各盡其宜以濟經之所不及即
經之要妙處也大約經是禮上居多有個定體權在義上
居多因時制宜先王制禮只爲常行的道
理不遇事變不必言權只依現成規矩而事宜自在其中
到變處便非禮體所能豫定須更稱量參酌而行若貧者
不以貨財爲禮老者不以筋力爲禮便是用權處非禮之
禮此便是用權處非禮之常經也漢儒反經合道亦未甚
病只不可說事事要反經又不可說全不反經如事有必
不得已處經行不得也只得反經依舊不離乎經耳此權
所以合經也經權皆道漢儒反經二字似有病以權有經
中之權權以善其經非必事事要反經而後
合道也然既說合道則反經二字亦無病以權自有經所
不能到處之權經不可行只得反經程子未免矯枉過正
也小變有小權權只在經中
大變有大權權或在經外也
清簡公曰有經中之權有經外之權經中之權所以善用
夫經也經外之權通經之窮也
所因經也所損益權也權在經中此即程子權只是經之說君臣兄弟
倫也經也湯武征誅周公破斧權也權在經外此即漢儒反經合道之說
亦未爲甚失也既在經外安可謂經只期合乎天理人情之至耳
合乎天理人情之至即合道也征誅破斧之事豈可以爲
常行之經而聖人行之亦以時事不得不然乃合乎天理
人情之至耳此事必合乎天理人情之至然後可行若有
分毫未合便行不得故夷齊餓死不失爲聖也○夷齊之行畢竟是偏守君臣之經而遂知者乃是可與
海之毒痛聖人自忍不得君臣之分雖至重然以救天下
之民命較之則九重況天之作君原必非所以害民也○
昔子政兄嘗執經只是權權只是經之說意以遇事待稱
量而後知便是未可與權不待稱量而遂知者乃是可與
權故常舉權公不識稱但看籃裏魚二語以示人向嘗是
之抑思湯武周公之事變出
尋常正必非權公所能識矣

以上言時中之貴權

道德

德體也道用也道德即中和者是也大德敦化小德川流
此天之所蘊者非可窺也其太極無極之體所謂於穆不
已者與陰陽迭運而元亨利貞則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
並行而不相悖者此天道之行也是天之一體一用也人
得乎天而有五常之性以寓於形氣之中其未發也不可

窺是則其體之中所謂德也率性而行而御天下之至賾
窮天下之至變皆有以合其物宜而行其典禮是則其中
節之和而道之用廣矣此人之一體一用也德本於中而
道見於事德體而道用也而道之在物各有定體我因以
率而行之則是又道體而德爲之用矣是道德之互爲體
用也德有仁義道有費隱仁體也義用也隱體也費用也
則道德之各有體用也是則天有德而以賦於人物則其
道自天賦之以其道而自人物之得也則其德人之所得
於天者其德而以交於物者則謂之道事物之交於我也
有道而事物所各具當然之理則亦其本得於天之德也
而身不行道則德無可據是故內外必於交脩體用要其
兼備夫然後道立而德全是故原其始而言之則曰人之
所得乎天要其實而言之則曰行道而有得於心其實非
有二德也道德卽中和之謂而道有君子有小人德有吉
有凶何與曰道猶路也德者得也凡有所由皆謂之道凡
有所得皆謂之德故由乎天理之正者君子之道也由乎
形氣之私者小人之道也欲棄常理絕形氣而別遊於虛
空無著之境者則異端之道也由所當由之道則平易而
得隨步之安由所不當由之道則險阻而得傾危之患此

吉德凶德之所由判也然小人之道反道者也凶德敗德
者也天道有正而無邪反道敗德豈眞天命之性而率性
之道哉

易傳曰天地之大德曰生

天地無心生物其心則是天地之德生而已矣敦化者
敦此也川流者流此也元亨利貞皆莫非生生之德之
所爲流行而顯於用者也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

天以此生理予人而仁義禮知信之德具焉是則人之
性也

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有物有則性之德也惟同有是德故好是懿德有是性
則有是情也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

明德我所固有而無以明之則日卽於昏矣故必當自
有以明之則其德在我○朱子曰天道流行發育萬物
其所以爲造化者陰陽而已而所謂陰陽五行者又必
有是理而後有是氣及其生物則又必因是氣之聚而
後有是形故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後爲健順五常之
德得是氣然後成百骸魂魄之身周子所謂無極之眞

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正謂此也然以其理言之則萬物一原以其氣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爲人得其偏且塞者爲物此人物之所以殊也人得其氣之正且通者而性爲最貴故其方寸之間虛靈洞徹萬理咸備是卽所謂明德也方寸之間虛靈洞徹毋似心之神靈爲然無蔽而謂之明德乎曰非氣之虛靈則此理何以昭氣言故偏而朱子之說合理爲言則備也

傳首章曰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自人得之而言曰德自天賦之而言曰明命自其理之無不具言曰峻德要其成而言之曰克明自其功之密言之曰顧諟自明己德而新民之功由是出矣

孔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子之樂在其中知德者也不然者德不勝氣何以能知之

鄉原德之賊也

常人未能知德何以知人之德而以愿稱於鄉則非德而似德故也德本於性而具於心非可僞者而亦無待於僞也以愿媚人心德亡矣以是爲德德之賊也○楊氏賊義墨氏賊仁子莫賊中鄉愿賊德其賊一也後世而有二賊焉佛賊性陸王賊儒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畜德於己非以爲人道聽塗說向人矜博聞耳何嘗務己德哉其棄德也久矣○八股制業多是道聽塗說心上全不曾著痛癢

易傳曰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恆德之固也損德之脩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恆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恆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定分莫非天理而品節可循故足以立德之基址然不本以辭遜之心則禮爲虛文故謙又脩德之所當執持者也去私復禮而天心可復一念之動於天理則萬善所從出也然必恆以守之而後天理常存此修德之大端也矣顧非守一善而自足也必也於形氣之欲則損之又損而天理之正則日進无疆然後其德乃不孤又必觀其歷常變而不渝然後足以証所得之實觀其有及物之用然後足以証所得之宏精義至於入神則可與權而時中之用神矣脩德之方有如是也蓋定分莫

非自然而中正之極軌故足以防範而立德之基辭遜
似過於卑而究之尊而且光故行禮所當執持一念之
善甚微而已天理昭然故足以察識而爲德之本常久
似事非一端而究之不可厭惡故存仁者所當固守損
則先難以漸而易故德可修益則長裕而非外鑠故德
以裕困而心亨則有得於己可知井改邑不改井則及
物不窮巽稱事之宜而潛隱不露故足以爲德之制是
故君子務於踐履篤實以和其行而又必謙沖自牧以
爲制行之本則由是而天心來復矣而卽此天心之復
者察識而擴充之至於常久而不變又孜孜於懲忿窒

欲遷善改過使害德者去而德以日崇則自得者深而
隨寓而安自有者裕而應物不窮時措咸宜稱物平施
者在我矣此君子修德之事也○九卦皆一體一用禮
在物謙在我復在我恒接物損物累益己德困自得井
及物至巽而物我兩盡

書九德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
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寬柔愿亂擾直簡剛彊資之所稟得乎天者也栗立恭
敬毅溫廉塞義學之所成得於己者也寬者患其弛柔
者患其懦亂者患其肆擾者患其隨直者

患其絞簡者患其疏剛者患其躁彊者患其乖寬而以
禮自治則縝密者存柔而惟道之從則有以自立愿而
謹於節制則能不失之野亂而不敢自恃則能不失之
肆擾而利於永貞則牝馬之貞直而涵養深粹則有和
厚之風簡而有主中存則有廉隅之飭剛而不以禦人
則不蔽於自欺彊而爲所當爲則不至於乖戾蓋寬柔
愿擾質之稟於坤順者也亂直剛彊質之稟於乾健者
也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稟所賦不能無偏惟有以
輔其所偏而成其所美則隨在有以合乎性命之正而
德成於中事彰於外矣必其有常者非一事之偶然而

遂可信其爲有於身也○寬以度量言柔剛以材質言
愿直以言行言擾簡以御事言亂彊以作爲言然重下
九字

畢命曰惟公懋德克勤小物

大德者小德之積故小物克勤懋德之密也

易升卦象傳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生意木所自有木在地中則生意遂而上升有自然之
勢德人所自具而不愼則德亡無不愼焉則德日高大

德必信詔於身

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周頌曰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

德具於吾心而人心有與天地不相似者欲雜之耳文王之德之純則全乎所得於天非有得於外也

以上言德

易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天地之道陰陽而已陰陽非道而陰陽之外無道惟一陰一陽則道之所在元亨利貞一陰一陽之迭運焉已

耳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道外無器器外無道而道無形則器無不體器有物則滯而無以相通唯卽物以觀理而道之自然者可見矣

中庸曰率性之謂道

天道變化而人物乃各正性命故率性而行則無往非道也

天道之當然也○朱子曰性無一理之不具故道不待外求而無所不備性無一物之不得故道不假人爲而無所不周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

朱子曰道充塞天地而常不外乎吾之一心循之則治

失之則亂故不可須臾離也

君子之道費而隱

道之用目擊而存而遠不可禦道之體原於天命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故曰隱也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此所謂目擊道存也○鳶飛魚躍得非指氣化爲道乎

曰非也鳶飛魚躍不是道鳶自是飛底魚自是躍底乃是當然之道若說上山有鯉魚水底有微塵則無是道矣氣化本於道而道之用便在氣化上見

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

率性之謂道何遠之有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此愚不肖之不及也

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在物曰道行道曰事此爲賢知之過者言也

孔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此爲志道而不篤者言也道至高明識見稍卑則離擬無長進處故求道者須高著心眼若子路衣敝縕袍與

衣狐貉者立而不恥力是進道之器不能忘情而有所慴已非之矣近人猶多作此解誤也此周楊之說也朱子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苟不至德至道不凝故也此責人以體道也

朝聞道夕死可矣

眞知道之所在而能力行之則行法俟命壽殀非所問也聞道非見聞之聞亦非頓悟之說惟積之者久行之熟則渙然有以自信而卓乎其不搖是則所謂聞道若別於日用常行之外求所以頓悟乎道則不流於釋氏之面壁九年者幾希矣又程子不虛生死得是之說朱子已譏其小偏今之講章大抵猶循是說卻不知體貼註中生順死安無復遺憾八字來　○或問

朝聞道夕死可矣得無近於釋氏之說乎朱子曰吾之所謂道者固非彼之所謂道矣且聖人之意又特主於聞道之重而非若彼之恃此以死也吾所謂道者人倫之叙當然之實理也彼所謂道者則以此爲幻妄而絕滅之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也人倫當然之實理乃人之所以爲人而不可以不聞者故朝聞道夕死可矣若彼之所謂清淨寂滅者則初無所效於人生之日用其急於聞之者特懼夫死之將至而欲倚是以敵之耳是以爲吾之說者行法俟命而不求知死爲彼之說者坐忘立脫變見萬端而卒無補於世教之萬分也

以上言道

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凡人雖愚不肖未有不知道之可欲而當行者此卽其本心之德之未嘗亡者也然而不行道者欲誘之而志不立也如有志於道而懇摯不分則日用之間必惟道是務惟日孜孜行道而有得於心則可謂之德矣然志道懇切固好而又恐識見未眞求進太銳或厭故喜新或得一自足則不能優游涵泳日就月將而有旋得旋棄不恆其德之失故又必得尺守尺得寸守寸銖寸積累始終不渝然後所積者充有以得其全體而可謂之仁此非從外得也道吾所當行德吾所固有但本心之德昏則不知志道身不能行道則德虛行道而志不篤不能實體於身有德而守不恆不能造道之極耳若由志道據德以至其仁則吾之所得於天者亦既復全於我矣而特恐一念偶疏則猶有己私之間故君子之存養深密終其身焉而又時游於藝以廣吾德之用亦卽以助吾存養也能如是則幾於體用兼該而久之與天地合矣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

吾心之德無所不備惟不能守其德則或失之然守一以自足則又終無以盡吾心之體也天下之道所當率

循惟不知信道則或渝之然信之而不能厚用其力則
又終無以致達道之用也蓋惟其信之不篤則行道者
無日新之功而德不弘亦惟其守之不弘故求得者有
自足之心而信不篤一事之偶得一念之嚮道亦終必
亡而已矣何足爲輕重哉君子格物窮理而能有以眞
知夫德之在我斯道之不可不行也則信之必篤而執
德亦不容以不弘矣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氣化之不息卽天道之所爲流行人心之德亦猶是矣
顧天則無心而人則不能無形氣之累人心一有間焉

則心之德失而離道遠矣時時省察於斯而無毫髮之
間斷庶體全而用出德立而道行也逝者二字稍讀住如斯夫不舍晝夜

化字作一氣讀蓋逝者二字子目中看水心中卻是
氣化水便是氣化而夫子意中是道卽一端見全體卽
器見道非以逝者指氣化以斯字指水也以斯字指水
其說之誤自吳氏始如斯夫不舍晝夜猶言這般的不
歇也以逝者如斯夫絕句者非

易恆卦彖傳曰恆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恆
久而不已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
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
見矣

天地之化無窮而亙古此日夜亙古此四時聖人泛應

曲當而聖人之所以泛應曲當者則亦道焉已耳不變
之中至變者存惟其有不變之體斯以有至變之用而
至變乃適以成其不變天人皆一理也

禮記曰天道至教聖人至德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聖人全盡天道德之至也

以上統言道德天人體用合一

韓子曰由仁義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乎外之謂德
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
凶有吉因對君子小人吉凶言故謂之虛位又以見老氏
之舍仁義而言道德之爲失據也其實只仁義便
是德仁義之外無德仁義之道之外亦無他
道以天理之本然言之皆實據非虛位也

又曰彼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彼所謂德德其
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吾所謂道德者合仁與義言之天下
之公言也彼所謂道德者去仁與義言之一人之私言也

彼謂老氏所謂道德謂老子道德經也其言道可道非常
道又云道德亡而後有仁義是皆去仁與義言之也但韓
子一合字亦未安
道德只是仁義

周子曰動而正曰道朱子曰動之所以正以其
合乎眾所共由之路也用而和曰
德朱子曰用之所以和以其得
道於身而無所待於外也匪仁匪義匪禮匪知匪信
悉邪也邪動辱也甚焉害也故君子愼動仁義禮知信德
正且和無適而非道矣五者
之外固別無所爲道德也已

合道德言

程子曰天之自然謂之天道
又曰觀生理可以知道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
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脩道則謂
之教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器亦
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已與人器亦道亦器
空空卽是色色與日程子之言欲人卽器以求道也釋氏之
言使人卽色以悟空也曰道則至實者存而非空也曰空
則何色
之有哉
繫辭傳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又云立天
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又云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
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
或者以清虛一大爲道此乃以氣言而非道也朱子曰形
形而下是物如此開說方見分明問如何以形言曰設若
以有形無形言之便是物與理相間斷了所以形而上是理
得分明者只是上下之間分別得一個界止
分明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別而不相離也
道卽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
程叔子曰道外無物物外無道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
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
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
合內外平物我此見道之大端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言道之體如此這裏
須是自見得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孰能識之
邵子曰道立天地先用顯天地後非必先有道而後有天
地但若無此理則焉有
此
物
道也者道也道無形行之則見於事矣
張子曰道所以可久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雜也與天地
不相似其違道也遠矣
人知道之自然而未識自然之爲體老氏任自然以爲道
自然之爲體固確
有定則而非虛也
故遂一於虛無抑知
朱子曰性是一源從性中流出事事物物分派許多條理
便是道
又曰這道體浩浩無窮
鳶飛魚躍道體隨處發見
天地間無物非道然形上形下要自有別離物求道道無
所著卽以物爲道又墮於釋氏作用是性之說離物求道
爲卽物爲道
佛氏之顛倒
道之常存初非人所能預只是此個自是亙古亙今常在
不滅之物雖被人作壞終殄滅他不得
合內外平物我見道之大端蓋道只是致一公平之理而

己

聖人之道有高遠處有平實處求道須從平實處起

道須是合理與氣看

老子說失道而後德他都不識分做兩個物事便將道做一個空無的物事吾儒說只是一個物事以其右今公共是這一個不著人身上說謂之道德卽是全得此道於己他說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若離了仁義猶是無道理了又更如何說是道

以上言道

程子曰萬物皆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

隨時觀理而天下之理得矣

觀天理亦須放開意思開濶得心胷便可見

朱子曰理只是一個理其分不同君臣有君臣之理父子有父子之理

理是有條理有文路子文路當從那裏去自家也要從那裏去文路子不從那裏去自家也不從那裏去須尋文路在

何去處只挨著理子行

天理既渾然既謂之理則便是個有條理底名字所謂

仁義禮知四者合下便各有一個道理不相混雜

問道與理如何分曰道便是路理是那文理但道字包得大理是道字裏面許多理脈又曰道字宏大理字精密

以上兼理道言

程子曰性之德者言性之所有

心是天德心有不盡處便是天德處未盡

聖賢論天德蓋謂自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汙壞卽當直而行之若小有汗壞卽敬以治之使復如舊

德者得也須是實到這裏斯得

一德立而萬善從之存諸中爲德發於外爲行

張子曰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善

一理

接物處皆是小德統會便是大德大德體之體小德體之用

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

朱子曰德是得於天者講學而得之得自家本分的事

存於中謂理得之於心謂德發見於事爲百行此與程子語稍異者

未發見只是理全得此理乃謂之德

中庸分道德君有君之道臣有臣之道德便是行這個道的故爲君主於仁爲臣主於敬仁敬可喚做德不可喚做

道

以上言德

命

命猶令也自天之賦於人而人之受於天之際言之也天之命人者有理有氣有數有分分有貴賤貧富數有脩短吉凶氣有厚薄清濁而理則一致蓋理者天所命之職事而氣則所以任事之權柄與其府史胥徒所以使之得以有爲而盡其職者也分者其班位之崇庳而數者又其任事之限制與其復命之期日也而四者要之以理爲主其所以授之祿位俾以事權限之期日者皆不過欲其克事所職以歸全於天而已矣故理者一定不移而氣數則惟其所值均之爲天民其在天非有心也是故天以理命我我不受命焉不可也盡其職之所當爲我所以順命於天也天以氣命我我不受命焉可也奮其力之所能爲我所以衛命於天也天以分與數命我我不受命焉不可也樂天而知命安土而敦仁敬事後食我所以立命於天也若乃不盡其職而欲儌幸以干進是逆命者也勉於職事以希進而心不誠焉者欺天者也委之事權之不我屬而謂無能爲者庸臣之尸位也君子盡職焉已耳能全夫天所命我之理則天將畀之事權以奬勵之固未嘗必限我以氣而壽殀貧富原可窺之不問也至若王者之易姓受命則又未有不以德致而以德凝之者也

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

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性命之原也

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天道流行賦予萬物各有恆性固或不衷天有成命矣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所賦有定理所受有定分知所賦之理乃能盡理知所受之分乃能安分知命則以義爲命以義立命乃所以爲君子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此以一人所稟之分言也○天地無心而氣機流行人物之生適如其所值所值者有清有濁有厚有薄有脩有短有小有大有賤有貴差參不齊以至或相千萬此皆理勢有自然者則皆天之所命者也所受既定則非人力所能爲君子盡其在己者而己耳謹身節欲以養生亦是盡己之事若脩煉長生程子指之爲盜夫以此喪生者尤多至於奔走儌幸喪其在己則逆天尤甚是之謂不知命也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世運盛衰亦有自然之勢其故原繫於人事之得失然
衰替有漸則有非人力所可爭者怨天尤人只自喪耳
君子可行可止處之泰然於此言命曉景伯少安毋躁
也

孟子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命者自然之理勢朱均既值著不純粹的氣不足以繼
堯舜舜禹又適稟受得那氣純粹而且延長又適值那
時候則天下自然歸於舜禹理勢自然不由人力則皆
天命而已然舜禹實有堯舜之薦而夏啓亦以人心之
歸人心到至公無私處便是天命天人一也天下萬事
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
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所賦之理所受之分皆命自天但理有當盡是本分內
事富貴不可求是本分外事也自盡所以安分越分則
爲非理天命如君命求在我者敬事求在外者要君也
禮記曰命以防欲

人欲無窮命有定理定分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
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夭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全其所受之理而無歉則無往而非順承天命是天之

所以命我者我能有以立之而不至委其命於草莽也
○立命要到死之日方是立得成一息尚存則猶恐至
放倒如曾子倘不易簀而死則一生都有慚愧矣若曾
子乃所謂夭壽不貳者與

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

聖人不言命禮義即命也以禮而得得之以理以義而
不得不得亦以理理即天之所命也聖人亦非有意去
盡禮義而聖人之進退莫非禮義命自聖人立之也

易鼎卦大象傳曰君子以正位凝命

王者之命以天下爲命與常人之命稍異而其實則無

不同蓋其君師教養職之不可廢者卽其所命之理也其歷數脩短事之不敢知者卽其所命之氣數也順理盡職聽命於天此吾所可憑者若乃平陂有孚則亦順受而已矣然旣能順理盡職則必下得民心上召天和而惟有歷年必然之理是天命自我凝之若以小善責福於天則是冀倖之私於道未能盡洪圖天命不可得也詩曰宜民宜人受祿於天周頌曰夙夜基命宥密正位者也召誥曰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可監也乎要之天命只在人心人心之公卽天理也民心所歸卽天命所與矣其孰能奪之

張子曰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德者天所命之理天道流行付予萬物資稟之氣而已能有以自盡其性理則所謂性者純乎天道之全氣不得而限之矣窮理盡性便是至命蓋以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脩殀而已黃勉齋曰德以所得者言理以本然者言命故曰無命

程叔子曰聖人有義無命此所謂命以貴賤壽殀之分言聖人性天德命天道以義立命一也但聖賢之言有以其理而言者有以其氣而言者有以其氣而言者有以其理而言者所係異也理氣不相離天命付人一時俱有總之天所賦於人以成其爲人者

天所予人者是理也人所以壽殀窮通者氣也理精微而難言氣數不可盡委須是脩身以俟之然後可以立命若不脩己而委之天命中人以上不消言命中人以下以義處命聞命而不能安又其每下者

聖人而言命蓋爲中人以上者說朱子曰上當作下

是都廢人事也

富貴壽殀皆是定分然貧賤而殀固有非人所取而得之於天者究無以驗其必然則君子不謂之命君子求理順心安而已貧賤而殀聽之而不問若生怨尤之心則非理矣人以貧殀而言命皆怨天者也若其富貴則君子處之固有得天下而不爲者矣亦安得遽謂之命而安之乎以義爲命倖致者非命也此程子言義不言命之說所以爲有功於學者

理氣同源但氣之施有不齊而有貴賤貧富壽殀厚薄清濁治亂盛衰究之亦莫非是理也曩見集性理者於命至微至暫至變而理無不在則貴賤貧富壽殀厚薄清字一條多畧而不及於氣數故此條合而詳之

炟曰君子立命於平居無事之時事至而順受常人委命於無可如何之日先事而儻倖○今人於事先殫力妄求及事勢窮迫時卻委之命此非能安命也借命以自解耳易一事而妄求如故若務此外求之心自求其所固有豈不自得

鬼神

鬼神者陰陽二氣之屈伸往來所迭相爲流行而對待者也陰陽者氣而氣之靈動處足以有爲者則謂之鬼神若夫祭享之時洋洋來格則是又鬼之神也後世不明於鬼神之義而以福利相邀乃異端又從而惑之人心不正神姦作焉鬼神者氣也理無不正而氣之所遷則有正有邪正者作禮教興人心無邪氣由順正則天地爲然

之氣皆正而自無神姦之作及夫禮教不興而人心倒則以邪感邪鬼神亦不能無不正而於是牛鬼蛇神乃徧天下矣　闢之不可勝闢禁之末由以禁也悲夫

易傳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數也者理氣流行之節次也一者伸之始也二者屈之始也三則氣之方伸而未已四則氣之已屈而未歸者也三全則三四半則二三二合五自一至五皆生數陰陽相次則皆來而伸者也一二三四五復遇中五則成六七八九十六則伸中之屈水下七則屈中之伸火上八則伸而有屈木柔九則屈而用伸金剛十則數之終矣此皆成數則又皆屈而歸者也相得而生成有序有合而變化相因分之則五行也合之則奇耦而已總之則五十有五天地之全數也萬物變化皆由於此而陰陽二氣之屈伸往來者無能出此範圍也此鬼神之大原也夫

中庸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徵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一陰一陽之謂道道者理也形上者也陰陽者氣也器也形下者也以理管乎氣而聚散變合以屈伸往來於兩間者則謂之鬼神鬼神者道器之間也有是氣則有是理故神伸鬼屈自然而然精瑩靈妙待用無窮不可方物而各有其常如有目耳自能視聽有口鼻自能呼吸而理即主乎其間其在天地則春生秋肅山峙水流莫非自然之妙用是皆鬼神也　張子所謂良能者是也二氣之良能即其德也道也　有是體則有是用故精氣合而自無之有魂魄離而自有之無此以陰陽之合散者橫言之也合則至而日伸散則反而日歸此以來伸爲神反歸爲鬼者直言之則一氣也無物不體而物不能遺程子所謂功用者此也天地無爲而天地之功用則鬼神造化有迹而之屬是也

所以造化則無迹　蓋以對待而合散者言之則魂魄氣血男女之屬是也然鬼神雖迭如魂動魄靜一中有二也又魂魄各有動靜男伸女屈　男女又各有屈伸以流行而屈伸者言之則春秋且暮生死之屬是也然鬼神雖迭運而神之中有鬼鬼之中有神如春秋各有晝夜老幼各有衰興　一實則一也積晝夜而春秋積衰興而盛衰惟其無形是以形無不體一落形聲則無以相通矣洋洋如在格不可度無形足以盡有形有形不足以盡無形然有形者雖器而形中之無形者則未始不相通也　所以洋洋鑒格即吾身之鬼神之所以揜束而相通也　有形皆實用無形皆實體體無形而有實理則其用皆實理之用道亦

器器亦道也故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微之
顯而不可揜者鬼神之德而誠則鬼神之爲德也以人
則未發之中不見不聞而實理咸備鬼神之體也發而
中節以至於位天地育萬物者鬼神之用也愼獨省幾
祭祀之鬼神也戒懼存養屋漏之鬼神也人之德性情
功效盡之故朱子於鬼神之德亦借以性情功效言之
而其爲德則誠而已時解解
中庸此章無能愜鄙意者

易傳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

精氣合而伸魂魄離而屈所以屈伸離合者鬼神之情
猶上條言性情所以爲物爲變者鬼神之狀猶上條言功效其合而未
形變而未泯者則又鬼神之本然所謂道器之間也精
疑而氣乃滋而合則氣動而倡郎魂也精靜而營郎魄也未著於
則塊然之體不能久存日就於變陰獨用則屈也

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
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

物則只曰精氣精隨氣長陽爲主故伸也氣散而魄猶留而散
盛猶著顯也此就人身以明鬼神之名而歸之天道之
至教也氣者人之所以爲呼吸運動而無不可爲者也
得乎陽者也魄者人之所以爲視聽知覺而無不可通
者也得乎陰者也氣魂也魄精也氣動而倡魄靜而營合相爲
用靈妙不窮鬼神之謂莫顯於此矣蓋鬼神微而難見
而人之氣魄則顯而易知故指此而明之也氣魄合體

於身而有是氣則呼吸運動者自有烝從之常有是魄
則視聽知覺者自有明聰之德而誠則鬼神之爲德也以人
當然之道循之則治失之則亂者所謂一陰一陽之道
則天之至教也此以對待者言鬼神
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其
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烝嵩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
精氣爲物所以生者神也游魂爲變所以死者鬼也死
則魂游而魄降屈而歸矣故人死曰鬼此又以合而流
行者言鬼神也體魄雖斃而魄之精英與魂氣之游者
實與天地爲一體故其氣之發揚自有光景氣息感動
之鬼而精氣之發揚如是則又其鬼之神也
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百眾以畏萬
民以服
昭明烝嵩悽愴鬼神之發見而不可揜如此此可見靈
威之不假易而屋漏隱微之不可欺矣聖人因天道之
自然而制爲倫事之軌以爲天下極明示之以鬼神之
一理使知吾一身之呼吸動作視聽心思皆鬼神所默爲
流通而隱相照監者而苟有少拂於當然之則則是厭

射於鬼神矣此所以爲黜首則而輔明天道之至教者也黜首二字馬氏疑爲秦語然此章非聖人不能道不必因此二字而遂疑其非夫子之言也　知鬼神之可畏則從則而不敢違矣

聖人以是爲未足也築爲宮室設爲宗祧以別親疏遠邇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眾之服自此故聽且速也

未足未慊於教民之法也爲宮室宗祧所以萃人之精神別親疏遠邇所以定人之分誼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其道一也民不忘所由生而民德歸厚矣蓋人心有所係屬而動靜有所持循乃能有以率於道而不越也

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膟膋以蕭光以報氣氣也此教眾反始也薦黍稷羹肝肺首心觀以侠鬼加以鬱鬯以報魄魄也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

因上文反古復始而畢言祭祀之義也立如立天之道曰陰與陽之立朝事朝踐之事求神於陽故以報氣氣來而伸故曰反始薦羞饋食之事所以養體鬱鬯求神於陰故皆以報魄此以類言非祭之序教民相愛上下用情謂旅酬之事蓋尊祖而敬宗收族一氣所通皆人心之自然而不容已者亦即人心之鬼神也聖人因而制爲之則焉已耳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可以感人即可感神存吾順事發吾宣矣然事人知生吾之素位也惟務於民義斯兩得之

書曰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

鬼神之不可揜誠也人克誠則己之鬼神即所享之鬼神一氣所通無不格矣不誠無物享亦何常之有

詩曰綏我思成

志之所至氣亦至焉氣之所通神亦通焉神之所通形若見焉思成之謂也○或問死生之說謝上蔡曰人死

時氣盡也曰有鬼神乎曰子當時亦曾問明道先生先生曰待向你道有時你但去尋討看待向你道無來你怎生信得子謂此便是答的語又曰橫渠說得來又別這個便是天地間妙用須是將來做題目入思議始得講說不濟事曰沈魂滯魄影響的事如何曰須是自家看得破曰先生祭享做甚曰是要聚自家精神以爲有不可以爲無亦不可這裏有妙理於若有若無之間須斷置得去始得曰不是鶻突了自家要有便有要無便無鬼神在虛空中辟塞滿觸目皆是爲他是天地間妙用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要有便有二語卻未穩當

書曰顯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必愼其獨屋漏無忝事神莫虔於此矣祭祀以時所以
伸吾敬也煩焉適以瀆之
禮記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
無二理也
唯仁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
天人一氣也祖禰一體也然在吾無以盡所付之理則
其氣已自絕於天矣無以守父母之遺則其情已自絕
於親矣吾無以對天對親而徒以虛文饗哉仁則心與
天合而氣自乎矣孝則心不忘親而誠自達矣此事鬼
理學逢源　卷之三　內篇聖學類　六十一　敬業堂
神之道也
程叔子曰天地之功用謂之鬼神天地非鬼神
別無他用也
問明有禮樂幽有鬼神何也曰鬼神只是一個造化天尊
地卑乾坤定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是也此卽鬼神也
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屈伸無端卻不必以既往之氣復爲
方伸之氣此因張子反原之說而言
問世言鬼神之事雖知其無不能無疑如何可以曉悟其
理曰理會得精氣爲物游魂爲變與原始反終之說便能
知也鬼神只恁說與賢雖會得亦信不過須是自得也
致敬鬼神者理也曉而求焉斯不知矣

張子曰物之初生氣至而滋息物生既盈反而游散至謂
之神反謂之鬼
鬼神屈伸之義故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神示者歸之始
歸往者來之終
浮屠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此不知鬼也或
者指游魂爲變此爲輪迴此未之思也夫學當先知天德
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屠劇論要歸必謂死生流
轉非得道不免此不知道也
朱子曰鬼神只是氣屈伸往來者氣也人之氣與天地之
氣常相接無間人自不見人心纔動必達於氣便與這屈
理學逢源　卷之三　內篇聖學類　六十二　敬業堂
伸往來者相感通如卜筮之類皆是心自有此物只說你
心上事纔動必應也
問鬼神便只是氣否曰又是這氣裏面神靈相似
只今生人便自一半是神一半是鬼了但未死以前則神
爲主已死之後則鬼爲主縱橫在這裏以屈伸往來之氣
言之則來者爲神去者爲鬼以人身言之則氣爲神精爲
鬼然其屈伸往來也各以漸
氣質是實底魂魄是半虛半實底鬼神是虛分數多實分
數少底魂魄卽人身鬼神也然旣著在人身上故較實
鬼神卽未著在人身上者故虛底分數多也
陽魂爲神陰魄爲鬼合則有生判則爲死魂升爲神魄降

爲鬼此孔子告宰我之旨也又以其往來者言之則來者方伸爲神往者既屈爲鬼蓋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故陽主伸陰主屈而錯綜以言各當其義也

二氣之分卽一氣之運方伸之氣有屈有伸既屈之氣亦有屈有伸此如春有晝有夜秋亦有晝有夜也

只這一氣入毫釐絲忽去也是這陰陽包羅天地也是這陰陽天下豈有一物不以此爲體是以鬼神無形聲而體物也

自天地言之只是一個氣自一身言之我之氣卽祖先之氣所以纔感必應

鬼神是本有物事祖宗亦同此一氣但有個總腦處子孫這身在此祖宗之氣便在此他是有個血脈貫通所以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只爲這氣不相關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雖不是我祖宗然天子天下之主諸侯山川之主大夫五祀之主我主得他便是他氣又總統在我身上如此便有個相關處

烜曰天地鬼神只在吾心心不愧不作不待卜筮而後知頌禱而後福○少皞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擾家爲巫史民瀆齊盟禍災荐至顓頊正之帝嚳之衰三苗弗率罔中於信以覆詛盟復黎之德皇帝格之夫爭聽於

神祭非其鬼此妖妄之所以興人心之所以不正也堯命重黎絕地天通明明棐常而末俗怪誕淫邪比戶栖神動稱尊號緇流羽客蠱惑愚民此九黎之遺禍哉君子亦安能家語而戶告之以民義之正與噫○問貞以起元則張子反原謝氏歸根之說不亦似與曰貞以起元謂之不息如必反原則天地窮矣試看一粒穀種生多少穀不成一粒還一粒否輪廻之說離人於天是謂誣天引導之說衝天而立是謂逆天皆不知鬼也○有神焉何也曰人之氣餒有以致之也魄魅罔兩不正之氣天地不能無人有抱志不愜天折不遂者氣以志凝若伯有月西是矣若乃憑於土木而俗復崇事之則其鬼愈靈故神姦生於淫祀然禍福究不由彼君子守正而已

思

思者心之用也思之通微曰睿睿作聖之基也天之與我心爲大心之所以管攝百骸通達萬理裁度庶事宰制擧動者思心者身之天君而思者君之號令也君不令則失其所爲君令不審則失其所爲令是故有窮理之思有處事之思有檠栝之思有有眞之思欲其精而有據處

事之思欲其審而能斷精而益精則有以悅諸心而爲處事之本而無據則入於杳冥所以譏索隱也審而不苟則有以研諸慮而循義理之正而不斷則擾於私累所以譏憧憧也而要之以敬爲主焉敬以卽物而窮理則思爲極深而非泛敬以循理而處事則思爲研幾而非蔑由思而至於通微由通微以至於無不通則不思而得從欲不違聖人之能事矣

書洪範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體口耳目皆形而心所以主乎形者也貌言視聽形之一色而思所以管乎色者也恭從明聰者形色之則而睿則物則之具於心焉者也能用其思以通微則貌恭言從視明聽聰而各當其則矣貌恭之至則肅言從之至則乂視明之至則哲聽聰之至則謀是通微而無不通也不思則蒙而狂僭豫急由之蓋土者天之皇極也思者人之皇極也睿思作聖而心之皇極建矣

孟子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

物則秉彝人心固有故略一攝東則義理炯然思則得之矣不思則此心放倒視聽之交一定帶從聲色上去流蕩而忘反也

思誠者人之道也

所以貴用其思者亦用之以實吾此心之德焉已耳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此思誠之目也視聽色貌言卽洪範之五事也洪範貌色此色字則貌之在面者也洪範先貌以五行之序言此先視者以視尤要緊程子所謂恐開眼便錯也思敬思問踐履致知之事思難思義懲忿窒慾之功夫也

○朱子曰不是雜然而思當這一件上思這一件雜然而思則出位之思矣此與程子九思各專其一之說同　又曰若閒時不思量義理則臨事而思已無及此涵養本原又在九思前一層工夫又曰九思各專其一然泛然亦失所統尚能以敬義爲主然後能隨所當思而思之此敬義謂直內方外非只執事之敬見得之義張南軒曰當養之於未發之前而持之於方發之際此與朱子意同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此爲不用其思而託之已思者警也萬理具於吾心豈有思之而不能造者

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
此窮理之思也思之必愼思而主之以敬也思之弗得弗措則能辨之明而義理悅諸心矣
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學而不思則學徒事口耳全未經心何能有得若只是思則茫然無據又空思個甚卽事窮理而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善思焉者也
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此爲徒思而終無所得者警也揚雄好深思終之未聞道不學故也陸子立大則又併思學而欲廢之
書曰愼厥身脩思永
愼其身無敢不脩愼於思無敢不永也思深慮遠所以脩身而允迪厥德也永言配命之謂思永
易艮卦象傳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山止而通思靜而妙兼山各止其位君子卽位而思○
仇滄柱曰身之所處必有其位思其位所當盡之道自止之義也思不出此說最爲精盡他若陳介眉云思得其理便是位則卽心卽境之邪說矣萬正符謂事各有位君子以思而不出位非思不出位也此亦陳氏得其理卽位之意皆非○身草芥而言治平非出位乎曰求志乃士人位內事但不思脩己惟思治人則不可
書曰弗慮胡獲
思慮統言之則皆思分言之則卽物以求理曰思事至而研幾曰慮平居而不窮理則固無以研幾然窮理而不研幾又無以得其至善之所止也若智以藏往無待於思神以知來無待於慮則聖人之事
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既曰不出位又曰遠慮何曰遠慮正所以盡其思於位中也試思所處之位有多少難盡分處卽一息百年皆在位內若越位妄思只是慮之不遠○遠慮非教人計利害
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初曰如之何乍見而思其理也再曰如之何審察而析其精也蓋事物之理人心固然而事物之交至賾至變故思之則其理可得又必審思之而後不惑於疑似之間此審幾研慮之道也不如是則妄行矣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此所以必曰如之何如之何也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處事之思必於再所以窮理也此窮理即在應事上窮格物窮理之謂昔人如上二條是矣非平時之勿復轉較利害所以不當三思也理既無可疑時解子百思亦是再思之說大謬止於再所謂果斷也理既無可疑便決然以行悔亡也三焉則憧憧往來朋從爾思矣朱子曰再思是止於再所以貞吉

眾人之通法正以處事言故通當止於再再者如之何如之何也思止於再者欲人之以義制事而不汨於利害之私也

易傳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此為繫思於私者言之也感應理之自然計較利害皆憧憧耳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此極言感應之自然無庸思慮也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精義而至於入神即窮理之思也利用乃所以安身即處事之思也然方其精義無期效之私則雖思何思也及其利用非有意崇德則雖慮何慮也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精義以極深而悅心利用以研幾而斷事過此無庸思慮矣窮神則存者無非天理知化則所發莫非天道此無思而無不通者惟聖人也○程子曰以私心感物則思之所及者能感思之所不及者不能感也朱子曰往來自不妨天地間自是往來不絕如日往月來是也只不合著憧憧聖人未嘗不教人思如精義利用何嘗不思慮得來只是不可繫

著私意感應自有理何必思也煊按無思本也思通用也

也無思而無不通曰聖人學者且只是思但勿繫以私意耳上蔡見程子而自言天下何思何慮程子譏其發得太早而王氏之徒每引何思何慮以証不起意之說何哉

周子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所謂誠無為也思通用也所謂幾善惡也幾動於彼誠通於此無思而無不通曰聖人朱子曰無思誠也思通神也所謂誠神幾曰聖人也聖人不是全然無思只是事未至時無思事之至時一思便得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幾也朱子曰思之至可以作聖其次

亦可以見幾而不陷於凶咎也

呂與叔常言慮思慮多不能驅除程伯子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中有主則外慮不能入自然無事此所謂憧憧往來者也故以直之則中有主矣

程叔子曰學原於思思曰睿思久後自然睿生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思之不可專守著這一事蓋人之知識於這裏蔽著雖强思亦不能通也

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引得清者出來思慮始有溷濁久自明快綠水是地中本有但初時泥淤未澄耳理是吾心所本知但初時疑似未決耳

問如何是近思曰近己理會處推將去便不隔越若遠去尋討則不切己

不深思則不能造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然學者有不思不慮而得者有不待思慮而得乃所以深思而得之也若不思而自得者未之有也

得之也蓋由平日致思者深乃一旦豁然自得也

以上四條皆言窮理之思

問思慮果出於正雖多亦無害否曰發不以時雖正亦邪人不止於事只是攬物不能使物各付物物各付物則是役物爲物所役則役於物有物必有則須是止於事此即思不出位之意

無遠慮則有近憂思慮當在事外上條言止於事此又言當在事外者即事而盡理止於事不周到慮周事外正所以盡其理於事中也

謝顯道見程叔子子曰近日事如何對曰天下何思何慮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卻發太早在有間曰正好用功未能而得而遽稱此語此上蔡過高之病也故程子抑之又曰正好用功者欲其運用功於思慮非欲其用功於何思何慮也陽明之徒乃同護之曰此言非繫辭本意程子覺自未當而復曰正好用功試思既何思慮矣又用功個甚○

張子曰凡致思到說不得處始復審思明辨乃爲善學若告子則到說不得處便已更不復致思言窮理者不可以難知而遂輟也

問知與思於人身最要緊朱子曰然二者也非二事知如手相似思是教這手去做事也思所以用夫知也此條思以窮理

問程子云要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朱子曰思慮息不得只敬便都沒了此條去思慮之憧擾

清儉公曰心之官則思思曰睿睿作聖故稱大也子靜以立大爲法門乃動稱不思不慮所謂立大者安在哉

聖人言九思而後儒以思爲支離則以爲不足思是行之過也以爲無事於思又知之過也

學

天下無生而能者無生而能者則無能非學然而有當學者有不當學者有可學而不必急於學者有學之而不可不急於學者且有學之事同而學之心不同者有學之始

同而學之成不同者正而有益者當學者也邪而無益者
不當學者也心身性命之要學之而不可不急於學者也
文辭技藝之末足以爲斯世泛應之資學之而無庸急於
學者也要之以敬爲本以聖爲則以窮理致其知以反躬
踐其實以盡性至命爲要歸斯所學之正且大與然使學
之者是而所以學之之意則非學之雖正而所以學之之
志不篤則雖其有事於學而終不能以有成矣至其所以
學之之方則必也日就月將不以半塗而廢優游涵泳不
以躐等而進是則其深造以道以自然而得之身心將忽
忽不知以入於聖賢之道天德備而王道出此外無他學

也

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時習而說所以成己也朋來而樂則及物矣不知不慍
學之純也學以積累而後成而說樂則原自性分中流
出蓋學習所得之理皆性分中本具之理故有得則說

吾性分中所具之理正天下人同具之理故朋來則樂
而所性則大行不加窮居不損也不知何慍之有然非
學之正而不已焉何以及此

此學之大凡

孔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
餘力則以學文

孝弟養其性謹信飭其身愛眾親仁廣其用此養正於
蒙也而脩齊治平之基已於是焉立矣先行而後文重
本也立行而不可廢文文益以輔其行也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
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見學以篤於人倫爲要也

二條以敦本爲學之先務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以自盡無僞之心而致知力行也爲學之綱不外乎此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博文致知格物也約禮正心誠意也

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
勿憚改

敬以固其基誠以立其本取友以資其益改過以去其
損

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志篤以正乃有所得得而守之此心常有所存而不失
則德日新以至於全全其心德而又能終食不違學之

純也又游藝以待致用而亦以養心內外交養之道盡矣

矣

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篤信好學則悅諸心守死善道則有諸己是以能用無不利也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心無私意之蔽則鑑空衡平而怒不遷矣心無私欲之累則知明勇決而過不貳矣然非省察之嚴不能審幾而決去也非存養之密不能循物而無違也故朱子以爲顏子克己之功蓋聖人之門自性心而外無餘學矣六藝者學之之途徑也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庸德之行庸言之謹而盡性致命之功不外乎此○朱子曰下學不須揀事只事到面前便與理會這一件理會得透積累多便會貫通不是別有一個大的上達又不是下學中便有上達須是下學而上達則有以見是理理在事中不在事外但恐人不能盡所謂學耳果能學安有不上達者程子所謂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道或問聖人恐不自下學中來曰不要高了聖人教後學如何企及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天下無生而能者故在聖人亦曾有聖人進學之漸聖人無異人也凡人在童時志意未定大抵至十五而志向乃有專在如務功名者十五時便慕功名志貨財者十五時便效商賈朱子十四五便學聖人皆是如此至三十而有守能自家做事四十愈精五十而老成練達具見本原各事都有個本原雖農圃醫卜亦然人之精力長在四十以前至四十便住如孔子四十不惑孟子四十不動心皆是惟是少年長進到四十已能立得腳住便不退後而學問與年俱進直到渾化地位亦凡事肯長進到四十尚未立腳得住則四十後精力漸衰學問有退無進迄老耄而益不堪矣而聖人與人有不同者聖人十五便是志學入手已迥與人不同則三十而立是聖人之立四十而不惑是聖人之不惑非若他人之文章貨殖與他小道也功夫至此已是經權咸得道明德立於身故五

十而達天六十七十而知行皆化常人所志已不能如聖人又或雖知而不肯用力所以或至四十五十而無聞焉雖精力方日强置之誤用無用而學識不加長也然則聖人豈眞異人哉或誤用或不用焉而聖人乃不可企及也○志學而立而不惑知命不是靠他自然能進志學便有學的工夫故朱子或問中用持守玩索涵養等字此卽所謂日就月將優悠涵泳也○守之固由認得定到知日益精則行亦日益純熟不費力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大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聖道之大以其有本徒見其大而不知其本則將茫然而不知所從事矣然有見於本而不以漸幾之則躐等而進又終無以得之於已也顏子所謂高堅前後見其大也如有所立卓爾見其本也博文約禮欲罷不能所謂成章而漸達也節節有個成章節節有個達不是一個成章便至於達

以上言下學積累所以進於聖人也

孔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愼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至當作志

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欲其專於自治也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仁義性也忠信實有之也樂善不倦誠不息也天爵所當脩安問人爵脩之以要人爵非忠信矣得人爵而棄天爵要猶古之人也脩文辭以要甚之而惟貨其吉天下士安得有人心哉脩天爵以要人爵且終必亡況其每下者哉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學而博也問也思也所以窮理也而篤其志焉切問近思不是一個學之志不可有紛也

思焉則約而不放矣心存不放斯能下學而上達

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孔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書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

遜志則受之者宏時敏則求之者力學之所以日進也

孔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

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

往也

孟子曰有爲者譬若掘井掘井九軔而不及泉猶爲棄井

也

孔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所以不秀不實之故可思也矣

子在川上曰逝者句如斯夫不舍晝夜如斯夫七字作一句讀

一息有間則失之矣

以上言學者當日就月將也

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

立未可與權

可與共學志也可與適道知也可與立守也可與權通

也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

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

欲其自得之也

得非自然則所得無可據面不深造則不得造不以道

則得非自得是故言頓悟言良知皆必非自得者也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

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

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

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由子游之言而知學者之當求所本矣由子夏之言而

知學者之當由末以及本也夫本末原非二致然非曾

子之精察力行難語一貫非顏子之博文約禮烏見卓

爾故小學所以開大學之先也夫以道理言則大學正

言則小學又是本然小學可言本大學卻不可言末蓋

聖人之道從源頭上下來學者之功却要從流溯源上

去也○本末固非兩截則灑掃中亦具誠正道理然誠

正自有誠正項功夫斷非敬以灑掃便謂大學已盡

在其中而只襲人自悟也時賢講此章尚沿頓悟流弊

以上言學者當優游涵泳也

周子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耻

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獲若撻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

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淵之所學過則聖及則

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胡氏曰周子患人以發策決科

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爲事也故

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廣見聞工文辭矜智能慕空寂爲學也故曰學顏淵之所學

問有善不及周子曰不及則學焉問聖可學乎曰可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虛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溥明通公溥庶矣乎朱子曰亨公利溥貞也陳氏曰一者純一不雜之謂明元通用上林氏曰明通者靜而動公溥者動而靜

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

文辭所以載道也若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爲能藝而已矣

程伯子曰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當量力有漸

記誦博識乃玩物喪志上蔡初見程子以博洽自負舉史傳序語數段程子曰賢可謂玩物喪志成篇不遺一字程子曰賢可謂玩物喪志及程子省悟其理卻多以讀史又卻逐行看過上蔡心甚不服後來講明道之讀史此申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爲小不足學爲己爲人之分也

學要轉辟近裏著己而已矣

人之爲學忌先立標準若循循不已自有所至矣先立標準非自畫則蹟等

論學要明理論治要識體

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爲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局於此矣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玩物喪志爲文亦玩物也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爲辭章且如觀天文以察時變觀人文以化成天下豈是辭章順理成章則謂之文

程叔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爲名爲利清濁雖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

君子之學必日新不日進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

古之學者優游饜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卻止做一場說話務高而已嘗愛杜元凱語若江河之漫膏澤之潤渙然氷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此左傳序語也涵養有漸則周徧融液所見者明而所存者安矣此申古之學優游饜飫之意也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爲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行卻總是實後之學者好高如人遊心千

里之外然自身卻只在此此申今之學者務高而已之意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文章之學一曰訓詁之學一曰儒者之學學欲趨道非儒者之學不可辭章訓詁空近於儒然務外忘內與異端之絕物私己其賊道一也子政兄曰異端之學雖知有心今辭章訓詁則放其心而不知求是又有甚於異端者也哀哉古人於學是終身事果能造次顛沛必於是豈有不得道理今之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闊步及到峻處便止須是要剛決果敢以進前段言古之學者欲人進後段言儒者之學優悠涵泳不可蹴等而日就月將不可半塗而廢

行舉奪人志做官奪人志學而優則仕可也

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便是自棄

知至至之學之始知之事也知終終之力行也聖之事
張子曰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以未知爲已
知未學爲已學爲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不爾皆爲人
之弊卒無所發明不能見聖人之奧也
學者且將尊德性道問學爲心自求於問學者有所背否
於德性有所懈否此義亦是博文約禮下學上達以此警
策一年安得不長讀書求義理編書須理會有所歸著勿
徒寫過又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此學問上益也每日
須求多少爲益知所亡改得多少不善此德性上益也勿
使有俄頃間處如此三年庶幾有進

人多以不肯下問故終身不知以不知爲知遂生百端欺
妄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數語最爲精密
學者當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
開太平學者須有此志而又從事于上條工夫方是學者
朱子曰聖賢日用功夫甚覺淺近然推之理無有不包無
有不貫及其充廣可與天地同其廣大故聖賢位育只此
一理而已
學者功夫但患不得其要若是尋究得個道理自然頭頭
有個著落貫通浹洽各有條理學者常談多說持守未得
其要持守個甚說擴充說體驗說涵養皆是揀好的言語
做個說話必有實得力處方可所謂要於本領上理會者
蓋緣如此
爲學須先立得個大腔當了卻旋去裏面脩治壁落教綳
密今人多是未曾知得個大規模先去脩治得一間半房
所以不濟事
若不見得入頭處緊也不得漫也不得若識得些路頭須
是莫斷了若斷了便不成然而實見得入頭處也自不解
住了自要去做他自喫得些滋味了要住自住不得
爲學切須收斂端嚴就自家身心上做工夫自然有所得

爲學工夫固當有先後然亦不是截然今日爲此明日爲
彼如大學三綱領便是個大腔當八條目是教人入頭處
等意無不誠然其次序固有先後然卻不是等知無不至然後誠意又
後去正心也
收拾放心是緊切下功夫處講學乃其中之一事
學問緊要是見處要得透徹然不自主敬致知上著功夫
亦無入頭處也
爲學不厭卑近愈卑愈近則功夫愈實而所得愈高遠其
直爲高遠者則反是此不可不察也
持敬讀書表裏用力切須實下工夫不可徒爲虛說然表
裏亦非二事

今之學者大概有二病一以爲古聖賢亦只此是了故不肯做工夫一則自謂做聖賢事不得不肯做工夫爲學工夫當忘寢食做一上使得些入處自後方滋味接續浮浮沉沉半上半落不透得事

今之學者全不曾發憤不必師友但學問須不可倚靠師友非謂不可倚靠師友是自家做師友替他不得

開闊中又著嚴密寬緩中又著謹嚴

虛心順理學者守此四字

只要至誠耐久無有不得不須別生計較思前算後

主敬者存心之要而致知者進學之功二者交相發焉則

聖人之教不外博文約禮四字

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

日用之間隨時隨處提撕此心勿令放逸而於其中隨事觀理講求思索沉潛反復庶於聖賢之教漸有默相契處則自然見得天道性命眞不外乎此而吾之所謂學者舍此無有別用力處

程子嘗自言年二十時解經與今無異然其意味則今之視昔爲不同矣此溫故知新之大者學者宜以是爲的而深求之

下學人事形而下者也其事之理則天之理也形而上者也習其所當然而會其所以然故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道

唐虞典樂教胄子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便是教人變化氣質

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敬又實通乎三者之間

董子云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以其理付於人曰性性之發爲情而性情統於心所以存心者敬敬乃不雜曰誠

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故繼之以格致能敬誠格致而心德全曰仁忠恕所以彊仁也義者仁之制禮者仁之序知者仁之別也而信則所以成之四德之全必以勇知仁勇必要於中中和道德之謂也道德自天其降曰命天命之流行曰鬼神君子思其理而學其事也故以學終焉

卷之三終

邑後學董廣颺纘承
汪立中品端
余龍光燦賢重校
邑後學俞鍠峻西同校閏梓

婺源汪　紱（原名燦）人集　族姪　嗣佳麗南　參訂
門人余元遴秀書　參訂
後學董昌瑛厚山　校

內篇

物則類　倫師　夫婦　父子　兄弟　君臣　朋友

孟子曰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之外別無他道吾儒之所以盡性至命者篤於人倫而已異端之所以反道敗德者外於人倫而已言學而不反之於躬行實踐之地則所學何事

因民彝著物則緝此篇以爲日用講習之常俾有志者知所立而敦篤焉

倫敘也比也類也理也君臣父子夫婦昆弟長幼朋友人之大倫各有敘而不紊而有義有親有別有序有信比之無間君義臣忠父慈子孝夫和妻柔兄友弟恭長惠幼順盡之各有其理也自其敘於天而言之則曰五典而五典之敘莫不有自然之節文爲人之所當踐履而不可踰者則曰五禮通之天下無不同斯所以爲天下之達道也父于兄弟之合以恩君臣夫婦之聯以義一陰一陽也而朋友又所以輔乎四者之間則倫之所賴以盡焉者也昆弟之次火也君臣之義金也

男女之別水也朋友之交土也父子仁之本也昆弟禮之序也君臣義之至也夫婦貞之守也朋友信之孚也仁所以仁此五者也禮所以履此五者也義所以宜此五者也知所以幹此五者也信所以實此五者也自父子兄弟而推則九族之親長幼之等也自君臣朋友而推則貴賤之分同僚之好也自夫婦男女而推則姻婭之戚諸母諸婦之際會也而天下之儕品無不盡矣聖人盡之於身而制爲禮樂政刑以教天下則禮者所以節此也樂所以和此也政所以正此也刑所以型此也上之以此敎下之以此學倫無不盡而天地位焉萬物無不各安其分而遂其情此聖人之道也彼異端之去君臣棄父子也非聖世之所必誅也與

易傳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天地以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化生萬物而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一陰一陽之分也男女合而夫婦生生之本也有夫婦則有父子子之先後則有昆弟長子主器大宗之義卽君臣立焉有君臣則其閒之尊卑貴賤又各有等倫而禮義著焉此人倫之序也人倫託始於夫婦

貞以起元也

中庸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仁者天地生人之本而義則人道之宜也故既已爲人則父子君臣夫婦昆弟朋友之理無不具而父母生之其親尤篤由是而昆弟九族以迄君臣朋友無非此愛敬之推而推行各有所宜則唯賢是尊又所以明乎人倫之則者也親非不尊而愛爲篤賢非不愛而尊爲主故父子兄弟夫婦主於恩而君臣朋友斷於義又以天合以人合之分也人合亦以天因合而後著由父母而昆弟九族

由師保而羣匹友生等殺以分則品節有等皆天之秩序也

禮記曰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民義

義者宜也在己者各有所宜盡也

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而庶物從之矣

夫婦人倫之始也父子仁之本君臣義之至也故人倫之中三者尤重所謂三綱也一夫而有衆婦一父而有弟長幼朋友亦無不統焉矣

孝經曰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

徒役也

家嚴父國有君家嚴兄國有長家有妻子國有百姓百官族姓家有臣妾國有徒役輿隸臺僕其理一也故孝可作忠弟可作順治可移官禮已具於閨門之內也

易家人卦彖傳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曰君子之道四某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自閨門條以下言倫之本具於家而此條言盡倫當責之身也

大學齊家治國傳曰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

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此言盡倫於身而后能教家以及於一國也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

此堯之教民以人倫也勞之以鼓其力來之以導其趨匡之以範其行直之以革其心皆所以輔之使立於倫物之中翼之使行乎倫物之道皆使之自得其性之本然而已又從而振之俾勿壞焉加德於無已也

舜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舜之教民以人倫也親以心言遜以事行言敬以敷教則盡勞來匡直之道行之以寬則有涵育薰陶之樂敬行以寬則不迫寬本於敬則非殉自天定之曰品自聖脩之曰教五品即五倫註疏以八母兄弟子爲五品則偏且漏耳

周官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成周之教民以人倫也

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聖人不過盡倫而已唯聖人爲人倫之至所以垂天下後世法也○孝弟爲仁義之實孝弟盡而人倫無不盡仁義盡而道無不盡

堯典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

孟子曰舜明于庶物察于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商書曰先王肇脩人紀

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二帝三王皆盡倫於身以爲民極也

禮記曰事親有隱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事君有犯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方喪三年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

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然而各有其義也○人道不外於五倫就五倫而提挈要領言之則父子君臣夫婦曰三綱於五者之中而舉其最切最先者言之則曰孝弟言之則曰君親師義各有當也

吾之所身事而最尊者言之則曰君親師即朋友中之分最尊而恩最厚者

或問盡性至命何以必本於孝弟程叔子曰後人便將性命別作一般說了性命孝弟只是一統的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然今時非無孝弟之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朱子曰此孝弟爲仁之本意也又曰如舜之孝王季之友便是盡性至命之事烜按孝弟是無盡頭事如說個仁人孝子不過乎物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便德爲聖人亦只完得一孝由而不知者不能察識擴充究竟其於孝弟之量亦未盡

士大夫受職於君期盡其職受身於父母安可不盡其道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正倫理則尊卑之分明篤恩義則上下之情合君臣朋友之際其合不正未有久而不離者故賢者順理而安行知者知幾而固守

朱子曰人倫有五皆天之所敘然惟父子兄弟爲天屬而以人合者居其三焉夫婦者天屬之所由以續也君臣者天屬之所賴以全也朋友者天屬之所賴以正也是則所以紀綱人道建立人極不可一日而偏廢雖或以人而合其實皆天理之自然有不得不合者此其所以爲天之所敘而非人之所能爲者也

父子欲其親君臣欲其敬非是欲其如此蓋有父子則便自然有親有君臣則便自然有義

君臣父子天經地義故臣子之於君父所以致其忠孝之誠者無所不用其極而非虛加之也以爲不如是則無以

夫婦

夫婦人倫之首也一陽一陰者天地之道陰陽不交則萬物不生夫婦者人道之終始貞之所以起元也顧男女者人之大欲而欲勝則流流則亂而無別而人道近於禽獸矣故正夫婦之倫者必始於別男女男女有別而後其交也以正以可無聚麀亂倫之失也夫婦之情易溺情溺則偏偏則以恩掩義而聚乖起於家人矣故立家人之則者必本於脩其身心正身脩而後恩義之交盡以可無脫輻反目牝雞晨鳴之害也夫夫婦者嗣續之原則其倫不可

不重而夫資婦以內助則擇女不可不嚴婦望夫以翔家則遲婿者亦不可以不愼若乃一合之後則夫婦之道已成其正身率人之道全責之夫夫盡道而婦從之配身承後之重禮貌所宜加無徇俗而以爲鄙笑也果盡道而婦不可誨則出妻之條載在典禮又無徇俗而安於隱忍也凡此皆所以重正夫婦之倫而已矣然而牀第之私合體之人情所至親暱而一動一靜一語一嘿之得失皆有習觀嘿伺而不能掩則正家之身莫難於此敬之焉至矣若乃婦喪夫而改適娶失節以配身枉事勢所不得已而非有所大淫慝則先王亦未嘗不聽之而要非正身之君

子所肯出也

易傳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陰陽分而男女別天道之自然生物之始也

樂記曰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升天地之情也

氣化以時男女以正天地之道也

易家人卦彖曰家人利女貞　彖傳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天運於外地靜於中男女各位乎中正而家道成矣文

曰女貞以女正爲型家之端孔兼言男倡之者男也

禮記曰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

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

男女無別則人道瀆而父子不親衛宣晉獻楚平漢武

及唐之世皆以不謹於男女而父子兄弟交相殘戮也

男女之別其所係重矣哉

以上言男女之宜別也

內則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　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

婉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

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

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不與同席而坐同器而食

曲禮曰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爲友

以違嫌也○以上非夫婦者必嚴男女之別

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

娶妻不娶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

不娶同姓尤附遠厚別之大節○後世有無子而以異

姓之子承嗣者此斬祖父血食至爲不仁也乃既承嗣

異姓而其子亦遂棄其本姓或且與本姓婚姻不以爲

嫌禽獸之道也○二條方昏時之嚴於男女之別

內則曰禮始於謹夫婦爲宮室辨內外男子居外女子居

內深宮固門閽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男女不同椸枷不

敢縣於夫之楎椸不敢藏於夫之篋笥不敢共湢浴夫不

在欲枕箑簟席襨器而藏之

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授

以筐其無筐則皆坐奠而後取之外內不共井不共湢浴

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男子入內不嘯不指

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

燭則止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

曲禮曰嫂叔不通問

問遺也非不問答○以上雖夫婦居室一家之中亦必嚴而有別也

喪禮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

謹別於終也此正愼終之大節而或者疑其迂謬哉

嫂不撫叔叔不撫嫂

撫其尸也○謹別於喪禮而尤重也

以上皆謹男女之別

易咸卦彖曰咸亨利貞取女吉彖傳曰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

柔剛之交二氣之通山澤通氣天地自然之感而通也人情以止而說則發其情者合乎禮義又以男先於女則感而得其正者也故取女則吉

歸妹彖傳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

禮記曰冕而親迎親之也

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作朝言作廷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

春秋桓公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齊侯送姜氏於謹公會齊侯於謹夫人姜氏至自齊

不親迎而使大夫而齊侯送女於魯境公乃會齊侯焉俱失之也大昏而不敬能免於濱哉

桓公九年祭公來逆王后於紀紀季姜歸於京師

書王后示母儀天下也書季姜係之紀子道也

以上言夫婦之交所當愼重也

詩矣文王太姒之德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人各有逑而為君子之逑則難為君子之好逑則益難宮人殆謂文王之難為配也若窈窕之淑女則眞可為君子之好逑矣惟必淑女然後可逑君子而淑女不可必得所以有未得之思乃竟得淑女以逑君子而兩美適合則友之樂之之情自不能已然則憂為君子憂也樂為文王樂也好德之情於斯可見而文王太姒之盛人深矣○窈窕深遠也以言淑女則幽閒之意幽則無淺露之容閒則無浮躁之態匡衡所謂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燕私之意不形於動靜者是也然非其性之貞靜不能有是幽閒故朱子本而言之女德之盛於此為至若下二篇之勤儉孝敬專靜純一與其不妒忌而能逮下是皆其貞靜中之所涵蓄焉者也

后妃躬成絺綌而賦詩曰葛之覃兮施於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爲絺爲綌服之無斁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汚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

后妃無意賦詩而德之所形不可揜焉矣

文王有事於外而后妃思之賦詩曰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痛矣云何吁矣

獨居深念人之至情情發乎正所以爲后妃也

王姬下嫁於齊詩人美之曰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敬而且和婦德也以王姬下嫁而能敬和尤爲難之文王太姒之教澤長矣

南國被文王之化其諸侯之女嫁於諸侯而家人美之曰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維鵲有巢能治國也維鳩居之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

女子無非無儀則專靜而純一矣

諸侯夫人能盡誠敬以奉祭祀家人美之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大夫妻能奉祭祀家人美之曰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諸侯求昏於諸侯其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守宗廟社稷故婦人者所以共事祭祀者也故女子十年而已教之爲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矣然非躬親誠敬則非所以奉神明而配君子也二南之詩風化如此可所事在服飾之華逸遊之樂不則崇奉異端膜拜于僧舍焉已耳嗟乎

知婦人之無違德矣後世禮教衰而婦人無祭祀之事易家人六二爻曰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無父母遺罹

易文言傳曰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書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三代之失其明鑑矣呂氏得政漢室幾移禍水狷狂王孫啄死何董搆難而漢亡矣南風擅權馬牛南渡武嬰入侍唐統爲周是皆牝雞之禍斁然宋室高后女中堯

舜似未可以司晨議之而究之高后撤簾哲宗變政紛紛紹述宋室終微蓋惟陽失權而後陰以用事微獨長舌妖狐流禍人國卽不得已而黃裳位五小畜西郊亦必非邦家之幸也正身正家是在位乎外者

大戴禮曰女曰及乎閨門之內不百里而葬喪婦人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道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

婦有五不取逆家子不取亂家子不取世有刑人不取世有惡疾不取喪父長子不娶

婦有七去不順父母去無子去淫去妒去有惡疾去多言去竊盜去有三不去有所取無所歸不去與更三年喪不去前貧賤後富貴不去

婦可輕言去乎曰婦者身之配也婦有失德是己之失德也使其猶可教誨則君子未嘗不優柔而教誨之其卒不可教誨則不得不棄出之與其敗德而辱身辱先以壞乃室家孰若出逐之爲無失也蓋夫婦之合在恩義之間與父子兄弟之合以天者原未可同日語也合則其婦也不合則其路人也合則配身承先之重恩禮不可不隆也不合則隕先辱身之人絕之不容姑息也乃世之爲夫婦者方其合也非失之燕昵則視爲奴婢有語以當敬恭者且從而非笑之是何其視夫婦之倫爲大輕也及夫既陰愚鴟張無復顧忌不可教誨則又含詬隱忍爲所牽掣而不能斷之以義有語以當出棄者則又視爲驚世駭俗而不可爲之事是何其視夫婦之交爲太重哉然君子脩己以敬而己能脩己以閑家則雖中材之婦可以率之使化於善不能脩己無怪乎婦之不率也婦亦固不可輕言去也○以上言婦德之全

禮記曰妻不在妾御不敢當夕夕見曰夕妻與夫敵體故其御於夫也方夕而已往以致其相親之意也妾則不當夕所以防狎昵而致其敬恭之道也妻雖不在妾御亦不敢當夕不以嫡不在而失其禮也

太姒不妒忌而眾妾矣之曰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又詩曰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不妒忌而子孫眾多和以致祥也○此三條以嫡庶言

以上言女德

禮記曰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
易家人初九爻曰閑有家悔亡　彖傳曰閑有家志未變
也
家者悔之贅也于其初時志未變而有以閑之所以免
悔也諺曰教子教嬰孩教婦
教初來如此爻之義
大象傳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
以身率家乃所以閑家也
九三爻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象傳曰家
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上九爻曰有孚威如終吉　象傳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
也

家庭之親易以恩而掩義閑之於初使恩義交盡則孚
信成於終矣然使持身有少疎則非所以孚於家矣言
有物而行有恆其爲爻子兄弟足法則威如之吉也
岳牧薦舜於堯堯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
夫婦人倫之始閨門風化之原人或有輯爾顏於在醜
而不能不褻狎於家庭脩物則於旦明而不能不弛威
儀於寢處或孝友至性有妻子而改途或剛毅有爲對
妻孥而眷戀閨門德歛百行亦爲之玷矣堯將舉舜而
觀刑於二女思深哉
詩曰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太姒嗣徽
音則百斯男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
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
亦保
此文王之刑家也蓋治國易而治家難則一言一行之
失疏遠者或未之見而親暱者已先見之處心積慮之
微疏遠者或未及知而牀第者已微窺之視聽言動之
稍違則不足以作家人之範而生其慢易之心親愛賤
惡之偶偏則不足以服妻孥之心而動其不平之氣此
刑家之所以難於治國也文王雝雝肅肅而不顯亦臨
無射亦保在文王非勉强而爲之然而惠宗公刑寡妻
者端在是矣有妻子者可無敬歟
以上言君子正家之事
禮曰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
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共姜
作詩以自誓曰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
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從一之義肇自生民而苦節著於六經則自栢舟始共
姜亦婦人百世之師矣玩髧彼兩髦之語則共姜似未
得閨爲兄弟云云之語因謂未成婚者不當守節此一
偏之論也夫未及成婚而所許之夫死則改適固不爲

失節然齊衰而弔既葬而除則亦是既有夫婦之義矣
因而守前此之信豈非大過人者禮言然後嫁之初未
言必於
嫁之也

二條言守節之事

周子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
必端端本誠心而已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家難而天下
易家親而天下疏也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
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堯所以釐降二女於嬀汭舜可
禪乎吾茲試矣觀刑二女最聖人愼重深心黃黎洲謂試
憲女不當以試人官獨可以試人乎謬哉是治天下懼檢五典諸事非以二女試也
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不善之
重而可忽哉

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故无妄次復而曰先
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問妻可出乎曰妻不賢出之何害子思亦嘗出妻今世俗
乃以出妻爲醜行遂不敢爲古人不如此今人將此作一
件大事隱忍不敢發或有隱惡爲之陰持之以至縱慾養
成不善豈不害事又問古人出妻有以對姑此狗黎蒸不
熟者亦無甚惡而遽出之何也程子曰此古人忠厚之道
也曰古語有之出妻令其可嫁經友令其可娶乃此意否
曰是也
大夫以上無再娶禮凡爲夫婦時豈有一人先死一人再
娶一人再嫁之約但自大夫以下有不得已再娶者蓋緣
奉公姑或主內事如大夫以上自有嬪妃可供祀禮所以
不許再娶也
或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娶何如曰然凡娶以配身也若娶
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又問或有孤孀貧窮無託者
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
小失節事極大此程子充類至義之盡立人道之大防也然民庶之家有名爲守節而實失節者又
不如再嫁
之猶愈也

世人愼於擇壻而忽於擇婦其實壻易見婦難知所繫甚
重而可忽哉
或曰妻有七出此却是正當道理非權也朱子曰然
支中子曰昏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
又曰早昏少聘教人以偷媢妾無數教人以亂且人各有
等一夫一婦庶人之職也眞西山曰媢妾無數內或阻子弟于惡外或生僞僕之變

父子天性也然父鮮有不慈而子或多不孝何與慈失其
所以爲慈乃所以成子之不孝也故瀆倫而賊惡者其無
論焉則愛之而不教是不慈也教而不以道是不慈也知
教矣而教不勝其姑息之私是不慈也教以道矣而不能
涵育薰陶以需於化是不慈也然非能自盡其道而以身

為子弟觀型之身則又無以為立教之本而欲其子之知所率也難矣故教自身始則欲為父而盡慈當必先反之身而盡孝矣身本於親而不可離則孝自吾天而無容強是惟自念其身為父母之身而又體父母之心以為己心以自致其愛敬之良而實踐其尊養之節則承順其親之志自不能已而守身之敬亦無容少懈矣是以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誠終其身焉而不敢一刻之忘父母也蓋夫人受命於天而受形於親吾之性有一毫之未盡則無以順天而成其為人吾之心有一念之未誠一行

之未脩則無以順親而成其為子斯孝之所以本之一心而推之塞乎天地也是故繼志述事所以諭親之道而窮神知化所以繼述於天故仁人之事天如事親孝子之事親如事天故仁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而仁民愛物胥包幷於其中矣要非至於聖人不足以盡此故孝也者又人倫之本而百行之原也然而本吾性之自然而又初何所強也

列女傳曰古者婦人妊子寢不側坐不偏立不跛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朝夕命瞽矇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過人矣

內則曰凡生子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

曲禮曰幼子常示毋誑立必正方不傾聽

此皆以養正於蒙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

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公孫丑問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養與教不同者養謂閑其耳目道其心志使習與正居而化於不覺也教則有條件規模使之必率故父子之親其勢有難行者然默寓其教於不親教之中則教不

傷恩而愛非禽犢矣古人實是不親教子如伯魚學詩學禮與否孔子猶待於問則孔子亦不親教子可知

詩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

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創業垂統以爲可繼愛其子孫莫大於是

以上言慈

孝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庶人之分只此

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終始卽孝之始孝之終也位雖不同守身事親一也

禮記曰夫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

尊親者德成而親顯也弗辱者守身而不失也

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

不敢私其力以養親也竭業守身勞也身立道行則不匱矣

夫孝者先意承志諭親于道者也

先親之意而道之後親之志則承之所以諭之於道也

孟子曰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

天生人而有親而不能得親是不得爲人也親生吾而也能保社稷和民人則道行名揚而身立親顯矣

諸侯祿位傳之先君故以能守爲孝亦不敢毀傷之心

有身而不能順親是不可爲子也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
知謹疾則亦知守身矣
以上皆念己身爲親身而體親心爲己心之意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
不敬何以別乎
一不敬其親則是等親於犬馬也養親者宜知惕矣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
是以爲孝乎
朱子曰敬大段是把當事聽無聲視無形色難大段是

恭順積得厚方能形見所以爲難勉强不得
禮記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
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捧盈洞洞屬屬然如
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
愛根於心而動於氣形於色見於身執玉捧盈敬之至
也敬自愛生所以異於嚴威儼恪也
以上自致其愛敬之良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
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
禮祭之以禮

親者人子之天順理所以順天也體之中無所欠則無
不盡之心禮之外無所踰則無拂理之事不過乎物所
以成身成物也
內則曰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縱笄總拂髦冠緌纓
端韠紳搢笏左右佩用偪屨著綦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
初鳴咸盥漱櫛縱笄總衣紳左右佩用衿纓綦屨以適父
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疴癢而敬抑
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進盥少者奉盤長者
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父
母舅姑必嘗之而後退男女未冠笄者昧爽而朝問何食
飲矣若己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
此定省視膳之儀也古人之起常早故以雞鳴爲節而
或者譏以爲迂異哉
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社長者奉席請何趾少者
執牀與坐御者舉几斂席與簟縣衾篋枕斂簟而褥之
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慎齊升降出入揖遊不敢嚏
噫咳欠伸跛倚睇視不敢唾洟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不
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撅裳衣衾不見裏父母唾洟不
見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綻裂紉箴請

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若飲食之雖不耆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加之事人代之已雖不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后復之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

子婦有私最薄之俗也利心一萌忘親不顧矣爲父母而與之私是教以不孝也今世類然異哉

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之不衰

問親非所愛能不裁之以義乎曰敬之者體親心也裁之者義也裁以義而後能始終其敬要毋以傷親之心爲耳

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爲子愛一人爲由衣服飲食由執事毋敢視父母所愛雖父母沒不衰　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爲沒身不衰

妻亦有不得不出者又當婉與父母商之

舅沒則姑老冢婦所祭祀賓客必請於姑介婦請於冢婦

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凡事大小必請於舅姑

曲禮曰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在醜夷不爭

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恆言不稱老

視於無形聽於無聲

愛敬之誠於是爲至

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食饗不爲概祭祀不爲尸　不登高不臨深不苟嘗不苟笑　孝子不服闇不登危懼辱親也

士相見禮云若父則游目無上於面無下於帶若不言立則視足坐則視膝

游目伺父之神志也無上無下雖游目而有節也視足擬其行視膝擬其起皆視於無形之事

玉藻曰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　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親疾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也

孔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自內則至此皆居致敬養致樂之事

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不悅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人子事親而不能使親無過又不能積誠以感親心則

親之過皆子之過也責善賊恩阿意曲從益不孝之大者知此而幾諫不容已矣而其心亦已自悲矣諭親之道舍孝敬而外無他道也若謂父母固然非子所能挽且自謂吾已言之而無如不從何則是委過於親而慙然於天性也何以爲子

曲禮曰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號泣亦以感親也抑自悲其孝誠之不足也

此二條諫親之事

曲禮曰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復

故

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

此病則致憂之事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必也期望之辭言親喪固當無不自致者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滕定公薨世子使然友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

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世子使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然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是在世子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人情泪於流俗而不知反求於心故以行古禮者爲不宜於今然一有以感之而人卒不以爲非也是可見好德之本然矣

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然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然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悵然如不及其反而息

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懈期悲哀三年憂

高子羔之執親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

以上喪則致哀之事

禮記曰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

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是故先王之孝

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

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

以上祭則致誠之事

以上皆實踐其尊養之節也

內則曰父母雖沒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母令名必不果

思貽父母蓋辱必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

玉藻曰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而杯圈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

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裁及於親敢不敬乎

眾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既沒愼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

孝者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也孝在心而養以行之敬卽行於養之中而安則敬之本於心也卒久而不變也

以上言終身不忘也

虞舜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帝初耕于歷山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

舜之心惟自知有罪慝而已

孟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

化則定矣以一人之孝定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文王之爲世子也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

文王有疾武王不脫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

孔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詩云文王有聲聿駿有聲聿求厥宜聿觀厥成又曰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成王之孚下土

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蓋文王之志在求宧則其事
即求宧之事也武王繼志而述之服事征誅雖不同而
求宧之志同方伯天子雖不同而求宧之事同是以武
成曰予小子其承厥志可以知武周之繼述矣○問在
他人當何如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孝矣即繼志
述事之謂也無不敬則善繼善述矣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
臨深淵如履薄氷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失其
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
之聞也孰不爲事事親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
也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
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
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
志矣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曾子守身以事親者也欲子之無失其身者父母之志
也於一飲一食間而且欲體親志況遺體之重乎於一
髮寸膚之微且不敢毀傷況刑戮之大乎合上條以觀
而成身順親之道具可見矣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吾

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吾
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爲
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
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不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
道子是以有憂色也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
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壹出言而不敢
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
羞其親可謂孝矣

孔子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
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

人受命于天受形于親有物有則即身而存矣偶違乎
物則則是違天而辱親也存心養性以盡倫踐形成身
即所以事親事天也孝之外無餘量矣

程叔子曰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率以情勝禮以
恩奪義惟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人大
要以剛爲善此條主爲人父言

問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兄子之疾不同自謂之私如何
曰不特安寢與不安寢只不起與才起便是私也父子之
愛本是公緣著些心做便是私也

病臥於牀委之庸醫比之不慈不孝事親者亦不可以不

知醫

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又安忍置酒張樂以為樂

張子曰舜之事親有不悅者為父頑母嚚不近人情若中人之性其好惡畧無害理必姑順之親之故舊所喜者當極力招致以悅其心凡于父母賓客之奉必極力營辦不計家之有無又須使不知其勉強勞苦使父母之心有不安

事親奉祭豈可使他人為之

朱子曰愛親之心仁之本也其順乎親則義之本也其敬乎親則禮之本也其知此則知之本也其誠此則信之本也人之所為五常百行之本莫不在孝此其所以為至德要道也與

百行自孝始

聖人之於天地猶子之於父母

人之所以有身受形於母而資始於父雖有强暴之人見子則憐至於襁褓之兒見父則笑果何為而然哉初無所為而然此父子之道所以為天性而不可解也然父子之間或有不盡其道者是豈為父而天性有不足於慈亦豈為子而天性有不足於孝者哉人心本明天理素具但為物欲所昏利害所蔽故小則傷恩害義而不可開大則滅天亂倫而不可救也

問人不幸處繼母異兄弟不相容當如何曰從古來自有這樣子只看舜如何後來此樣事多有只是為人子止於孝

問父母之於子有無窮憐愛欲其聰明欲其成立此之謂誠心耶曰父母愛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欲其如此則邪矣此天理人欲之間正當審決

清簡公曰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故無不敬也愛親者不敢暴於人故無不愛也天子致孝則愛敬加於宇內卿大夫致孝則愛敬行於民物士庶人致孝則愛敬洽於鄉黨故聖人立教以孝弟為先儒者守先王之道以待後學亦惟曰入孝出弟此躬脩之實百行之本上下共之本之不務而高談名理誇元妙吾不知其可也

孝子不登高不臨深乘權據要挾不賞之功以危其身可謂孝乎孝子不苟訾不苟笑恃才矜辨好議論人長短以近於死可謂孝乎若乃有時而致命遂志不失為全歸又非偷生保妻子之臣所得而藉口也

天下有孝子可與言盡性矣天下有知性者可與言盡孝矣慈孝庸行而達天德

兄弟

兄弟分形而連氣者也天性之親惟父子而次之則兄弟蓋
兄弟之身卽父母之身卽己之身也其分者形耳形日分
而愛日薄則外侮累其衷而天性薄也如其愛親之篤而
不分則必以愛親者愛親之遺體而何忍爾我視之敬親
之至而不忘則必以敬親者敬親之遺體而何敢等夷遇
之由父母等而上之爲祖爲曾爲高則由愛兄弟之愛而
廣之而從宗合族長幼之序行焉九族之恩篤焉又由是
而推之姻亞推之鄉黨推之國人推之天下則凡長於我
者皆吾兄皆推吾敬兄之心以敬之者也幼於我者皆吾
弟皆推吾愛弟之心以愛之者也然要非篤於愛敬其親

以愛敬兄弟何以及此兄弟之倫蓋可忽乎哉
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死喪之威
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
良朋況也永歎兄弟鬩于墻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
戎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儐爾邊豆飲
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
翕和樂且湛宜爾室家樂爾妻孥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兄弟同本而生至性之親豈他人所能及者然不反之
性情之眞不覺兄弟之樂也不歷之喪亂之境不見兄
弟之親也夫同氣之親發於至情豈從外鑠然習而不

察而奪於利欲之私則鮮能有反求而得其至性之眞
者故周公歷舉常棣以示人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也
曷不觀死喪之可畏惟兄弟孔懷他人有爲之懷者乎
原隰之裒尸惟兄弟相求他人有爲之求者乎然此禍
之大者兄弟固無容委也且他人未必有生平之好也
則如有急難之日乎則如良朋之好乎乃脊令在原飛
鳴相逐不敢自安亦惟兄弟之相與同此急難而良朋
則不過爲之永歎而已其能如兄弟之相助乎然或者
曰此固合兄弟哉則使兄弟而或鬩於牆乎然而外侮
之至亦必且同心禦之而良朋卒不能相及也夫相好

之良朋不如有瑕之兄弟是可見兄弟至情人所同有
卽使梏亡不容盡昧而凡今之人誠未有如兄弟者矣
顧乃念同氣於患亂而或棄兄弟於宴安謂非利欲之
奪其衷而至性之亡以不可復見乎夫謂安宴而可忘
兄弟也則試卽安宴之日思之如儐爾邊豆飲酒之飫
此非和樂之時哉然使室家燕樂而兄弟或有一人之
不在焉此燕會之歡能無欷乎是必兄弟既具而後燕
會之樂亦有孺子天眞之趣也又如妻子好合如鼓瑟
琴此非和樂之事哉然妻孥聚順而兄弟或不免於不
翕焉則妻孥之樂其能久乎是必兄弟既翕而後妻子

之合亦可以安樂而長久也夫兄弟之好有以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則信乎凡今之人舉未有如兄弟者也豈孺子之日兄弟嬉遊如依父母此其情發於天眞無容勉強迨長而各妻其妻各子其子則兄弟之愛有不能無薄者要之孺子之心未嘗亡也故飲酒而兄弟不具則其心必有不快者此反之情性之眞而知兄弟之宜室家也人情溺於妻子而疎於兄弟且有由妻子而讐敵其兄弟者獨是兄弟不和爭訟狠鬬戾氣致愿幷妻子之愛亦不能安享此揆之理勢而知兄弟之樂妻孥也試以是究而圖之周公豈欺我哉○儐爾邊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實兄弟至情動於天而不自覺處人當反求而深察之

小雅曰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

又曰宜兄宜弟令德壽豈

有國家者能宜其兄弟則有是令德而能長其樂矣宜非獨愛之之謂聯以恩而孚之以信正以義而率之以道乃實有以宜之而各得其宜所以爲愛之至也

詩曰駸駸駟鐵四牡孔阜六轡在手兄弟孔時

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上而違其兄弟則是以薄教也惟賢者不爲習移不然無不相怨而不知讓至於亡而後已末世之兄弟類如此可慨也夫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弤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曰然則舜僞喜者與曰否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僞焉

兄弟一體者也故弟而有憂則亦若不能已於憂弟而邑喜則亦爲曭然而邑喜此初不計其憂喜之何自而自有動於天然者也完廩浚井之事未必眞而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二言則得乎天理人情之至矣

萬章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萬章曰舜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殺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

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身爲天子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庳此之謂也

不藏怒不宿怨眞仁人之心欲常常而見之孺慕之情所不能自已也○舜之封象周公之誅管蔡先儒論之詳矣

短謂舜之誠信喜象周公之誠信任管叔一則不疑其僞不追既往一則不料其畔不逆將來其心一也然象之欲害者己身而已況又父母聽之舜以父母之心爲心而欲諭之於道夫又安忍懟父母以儆象哉有自責其親愛之未至而誠不足以感弟耳是以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焉迨夫瞽瞍允若則象已必有以化其傲者舜又安得藏怒宿怨而不封之也乎若管叔惑於武庚而淮徐奄商一時煽畔則流毒生民禍及宗社矣周公又安能復庇其兄而不置之辟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不得而不誅獨夫哀我人斯亦孔之將周公不得而不誅管叔此武周之不幸而不同於舜者其勢殊也知心之所以一知勢之所以殊則可以知聖人之處兄弟矣又先儒謂有虞氏出於顓頊世守國土則瞽瞍有虞之君而舜其世子也象及歸母之謀欲奪嫡也舜之耕稼陶漁父母之勞之抑舜之託此以自處也然則舜既耕稼陶漁則象亦何心於必殺舜況烝烈之稱已見於岳牧之薦舜爲都君時固必無完廩浚井事也封之有庳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正爲欲常常而見之之地耳身爲天子而兄弟之相親相愛如布衣兄弟焉此舜之所以爲人倫之至也豈爲毋使暴民故哉

詩曰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眞西山曰王季之友泰伯也因其心之本然非以遜己而後友之昆弟至情出於天性豈有所爲而爲之乎（按烜篤慶錫光正友兄之實蓋歸全以爲孝篤慶以爲友其道一也）

以上皆言兄弟之友恭

禮記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是故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刑罰中刑罰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財用足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禮俗刑禮俗刑然後樂

自己身而上至於高祖皆父之推也自己身而下至於緦麻同高祖兄弟皆兄弟之推也自己身而旁至於昆弟者也故人道莫大於宗宗法不立則族無所統而恩薄義澌矣後世宗法不立此人道之所以渙而不萃也自仁自義謂自吾性之仁義而施之恩以漸殺敬以尊隆也由吾父而及兄弟由吾祖而及從兄弟由曾祖而再從兄弟由高祖而三從兄弟親親則尊親之所尊尊祖則敬祖之所繼敬宗則恤宗之所統宗道立而族之尊卑長幼若綱在綱有條而不紊推之一國推之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萬物各得其理而大和故樂也自仁自義堯之所謂明峻德歟敬宗收族則親九族也愛百姓以下則平章協和之事而昭明於變之效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不其信哉

此由兄弟而推之九族也

曲禮曰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

王制曰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鷹行朋友不相踰

長幼有序而敬長之中又有序焉皆天理之節文也

曲禮曰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

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

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

從長者而上邱陵則必鄉長者所視

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捧長者之手負劒辟咡詔之則掩口而對

上四條從遊之禮

凡爲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

此灑埽之禮

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長者不及無儳言

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請業則起請益則起
問更端則起而對
少儀曰侍坐弗使不執琴瑟不畫地手無容不褻也寢則
坐而將命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
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以上侍坐之禮

尊客之前不叱狗讓食不唾
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長者辭少者反席而
飲長者舉未釂少者不敢飲

御同於長者雖貳不辭耦坐不辭

三條侍飲食之禮

少儀曰侍射則約矢侍投則擁矢勝則洗而以請
侍射侍投壺之禮
尊長於己踰等不敢問其名燕見不將命遇於道見則面
不請所之
王制曰輕任幷重任分頒白者不提挈
君子者老不徒行庶人者老不徒食

此敬長之大凡

以上皆統言長幼之序

禮記曰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
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天下之盛王未有遺年者是
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達乎朝廷矣行肩而不併不錯則隨見
老者則車徒辟頒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而弟達乎道
路矣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强不犯弱衆不暴寡而弟達
乎州巷矣五十不爲甸徒頒禽隆諸長者而弟達乎狩
矣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弟達乎軍旅矣
由弟於兄長之義而達之天下聖王之治未有外此者
也

程叔子曰今人多不知兄弟之愛且如閭閻小人得一食
必先以食父母得一衣必先以衣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
口體重於己之口體也至於犬馬亦然待父母之犬馬異
於己之犬馬也獨愛父母之子却輕於己之子甚者至若
讎敵舉世皆如此惑之甚矣（陳氏曰推其所明達其所蔽則弟矣周聖儀曰今人薄於父母然後薄於兄弟程子此言猶爲好人道也然可知所警矣）
問己子與兄子有間否曰兄弟之子猶子也又問天性自
有輕重曰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此就孝上說故耳若
君臣兄弟賓主朋友之類亦豈不是天性兄弟之子同出
於父者也豈可以異形而遂有異乎（煒按五倫皆天性然亦有厚薄之差禮於

兄弟之子服期同於己子故檀弓云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先王制禮蓋深恐人有疏其兄弟之子而自私己之子者故制服加隆亦猶程子之意也然說個猶字又說個引而進之則可見兄子與己子本亦畧有不同但人果能以愛父母之心愛兄弟則能以愛子之情愛兄弟之子矣○兄子爲宗子視之當何如曰宗子於分當加敬耳其愛之也豈有異乎

問事兄盡禮不得兄之歡心奈何曰但當起敬起孝盡至誠不求伸己可也曰接弟之道如何曰盡友愛之道而已於兄而亦曰孝者以孝親之心及兄是也兄弟各欲自盡而已

周公之於兄舜之於弟皆一類觀其用心爲何如哉推此心以待人亦只如此然有差等耳

張子曰斯干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言兄弟宜相好不要相效猶似也人情患在施之不見報則輟故恩不能終不要相效己施之而已

或問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楊氏謂惟恐不獲於象何如朱子曰不爲是也但其兄弟之愛發於自然不以殺己而有變耳若云惟恐不獲於象而後同其憂喜爲則是畏其殺己而幸其寬己亦非所以語聖人矣

人處草莽中未見知於人所當盡惟孝親弟長而已友於兄弟亦只是一孝推之鄉黨宗族敬長順上亦只是一弟即君臣朋友之道仁民愛物之事只是從這裏推去五倫只一貫事

清簡公曰兄弟之親同氣共體者也有人於此割左臂以益右臂獨右臂痛乎故休戚必共怨怒不藏此天性之自然非待夫矯強也世有聽讒間於妻子競肥瘠於寸尺相尤相賊以傷厥考心也可哀也夫

兄弟而貧富異自祖父視之則皆子孫也曷嘗不均欲其富也顧貧富有命惟士君子常體祖父之心因其材分而培植焉孝矣若視其困頓而不之恤亦何以見祖父於如在乎

君臣

君臣之分嚴矣哉乃虞廷所載颺拜賡歌及三代訓誥之詳則相與之際抑何親也後世有止輦幸裾其人者其猶有古遺風邪間嘗論天下之勢君臣相與惰欲其親親而失道則情虧而蔽起惟道則萬世無弊道也者情與分之軌也然使臣以禮道存乎君而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則爲臣之忠有所當自盡者蓋自乾坤定位以來則有不容不盡之分而在維皇降衷之內自有不容自欺之心是以宜力而無愛乎勞論思而無愛乎誠見危而無私其身匡弼而無私其道惟是正己以正君鞠躬而盡瘁而予奪生殺崇卑厚薄舉非所問焉則激切非所以爲犯委蛇非所以爲諛獨立非所以爲

矯協恭非所以爲黨斯臣節之盛歟若夫有所畏而不爲有所利而爲之以君之厚薄爲報施以任之重輕而易志則鄙夫之心而必非純臣之節也顧天下非無若臣而遇合之難迫非一日是以天民大人往往終身隱約而有君無臣之恨亦往往而然若中人以上之資則視乎世主之所以儀簡者爲何如唐虞三代邈矣難追而孟方水方盤圓水圓有必然之理則有君無臣或亦非獨其臣之過矣挽唐漢之末流而復之古雖臣與有責焉而終不能無望之有天下者

易履卦大象傳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上下之分自天定之君子品節焉以使民無失其分已耳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以禮則情親而分嚴以忠則職脩而道盡蔡虛齋曰忠信重祿隆禮貌重事權體其情而勞其勞皆以禮也敬其事而後其食知有君而不知有身平時則恪恭厥職必盡其心臨難則鞠躬盡瘁必不屈其節皆以忠也

孟子曰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道必如堯舜而後盡後世君臣之有志者乃不師堯舜而師秦漢以下是則何歟

禮記曰惟天子受命於天士受命於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

君順天則臣順君矣

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

明白正大之情所以共喻於臣也惻怛忠純之念所以

自結於君也夫如是則上下交而成泰矣可述而志謂無不可對人言也

以上君臣之所交盡

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作福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於而家凶於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威福之權惟辟總之所以大一統也權出於一則治出於二三則亂理勢然也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天子之所以維持天下者道而權者道之用也道得則權無旁落禮樂征伐皆道之行也道失則權不行惟天子無以行其權而在下乃有起而攘之者矣諸侯而用天子之權非道也然禮樂征伐初猶藉道之名久之而失歸亦不成其爲禮樂征伐矣此僭亂之所以相仍也

漢之權在外戚宦官唐之權在家奴藩鎮謂非天子之失道而有以使之然哉

此二條言分之不可不嚴

禮記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宣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愼也是民之道也君毋以小謀大毋以遠言近毋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

大臣者可使之慕忠忱而不可使之貪祿位可使之戒自欺而不可使之長譆議不以誠敬乎其臣而糜以富貴此臣子之所以多營私而輕背上也無怪乎孤忠勇退而鄙夫固寵矣大臣不治故邇臣得以比周邇臣謂近君者非左右嬖幸之謂邇臣比周故遠臣之情不得上達而百姓亦以不安矣敬大臣所以立民之表愼邇臣所以通下之情也

中庸曰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　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

君盡禮於臣而臣乃得以盡忠於君大臣非不體而敬則加隆也敬本於心而官盛任使則所以優之之事重祿本於忠信則正所以體羣臣也○或問經言敬大臣則不眩使大臣而賢也則猶可其或不幸而有趙高朱異虞世基李林甫之徒焉則鄒陽所謂偏聽生姦獨任成亂范雎所謂妒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而主不覺悟者亦安得而不慮耶朱子曰不然彼所以至此正

坐不知此經之義而然耳使其明於此義而能以脩身
爲本則固視明聽聰而不可欺以賢否矣能以尊賢爲
先則其所寘以爲大臣者必不雜以如是之人矣不幸
而或失之則亦亟求其人以易之而已豈有知其必能
爲姦以敗國顧猶寘之大臣之位使之姑以文書爲職
業而又恃小臣之察以防之哉夫勞於求賢而逸於得
人任則不疑疑則不任此古之聖君賢相所以誠意交
孚兩盡其道而有以成光明正大之業也如其不然吾
恐上之所以猜防畏備者愈密而其爲賊愈甚下之所
以欺罔蒙蔽者愈巧而其爲害者愈深不幸而臣之姦

遂則其禍固有不可勝言者幸而主之威勝則夫所謂
偏聽獨任御下蔽上之姦將不在大臣而移之左右其
爲國之禍尤有不可勝言者矣嗚呼危哉何舵贍曰此
事選用大臣一條互相發蓋爲孝宗任用
洞覩悅朴之徒而言之眞萬世之龜鑑也
孟子曰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
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
所謂得師臣者王也
書曰帝曰臣哉鄰哉鄰哉臣哉子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
宣力四方汝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
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汝
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予違
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
巽爲股肱之用而明聽耳目之司古聖帝之與臣爲一
體也復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則其所責望
於臣者益深切無已矣
此四條言情之不可不孚
孟子謂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
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王曰
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
踰尊疏踰戚可不愼與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

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
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
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
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
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
秦誓曰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
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
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人之有技
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
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

亦尙一人之慶
（咸有一德）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
其難其愼惟和惟一
臣也者君德民生之所繫而可不其難其愼乎
詩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先後
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以文王之聖而尙賴四臣之助況其下哉然天下或不
患無賢矣惟文克知灼見克宅由繹則所以得而有之
也
召公告成王詩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

子四方爲則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
方爲綱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惟
君子使媚于天子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傅于天藹藹王
多吉人惟君子命媚于庶人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
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
子之馬既閑且馳矣詩不多惟以遂歌
人君當求得賢以自輔而天下不患無賢但取人以身
則惟在人君有以致之耳
此五條皆言人君當愼於用人而誠於好賢也以上
皆君使臣之事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內無欺於心則外無欺於君自慊而已犯本於勿欺則
犯非沽直勿欺而能犯則忠非婦寺
孔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事非一端要於敬耳稍有它焉非敬事也
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
之賊
恭以概言盡臣道也敬以心言卽恭之實也陳善閉邪
皆所以責難也人有不自菲薄之心則必有不敢薄待
其君之心以恥君不爲堯舜爲心則恭敬之實自有所

不能已者○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周公戒王曰無若殷
受周昌目漢高爲桀紂汲黯斥漢武以多欲蓋心之責
難於君者切斯其辭直盡而不諱此眞能恭敬其君者
也世益下而此風渺矣嗟乎口之桀紂其君者心之堯
舜其君者也至後世而口之日日堯舜其君者未必非
心之桀紂其君者也爲人君者可無審歟
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
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正國者正其君正君者正其心然非身爲大人不能也
呂口口曰格君有體有用德盛而自化本也知微而潛

移用也○朱子曰格心固自有感格處亦須有開導方法伊川所謂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皆是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務專力也而已云者此外無餘事也

孝經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

盡忠補過本也將順匡救用也

禮記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寧於欲讓於賢卑己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

自處當如是也而此則襲上格君之本矣

軍旅不避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愼慮而從之否則孰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

此敬事之事從謂從事

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不可奪志死不可奪名

敬君事者先敬其身

孔子曰瘈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

言以人事君之忠也

以上言事君之事

孔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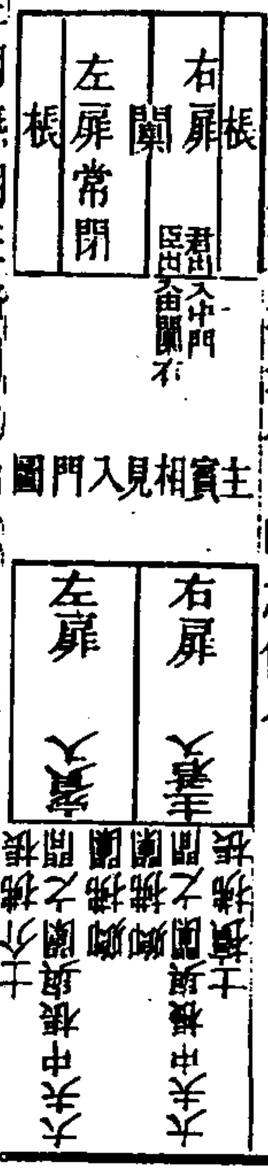
禮以制中歉於禮泰也溢於禮諂也

禮記曰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史進象笏書思對命既服習容觀玉聲乃出

論語曰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閾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屛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

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

禮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不踐閾蓋古制只一門不似今之三門門中立木曰闑門旁曰楶君之門西扉常閉本國君臣出入皆由東扉而君出入當楶闑之間則東扉之中也大夫士不敢同君故小避而西近闑以行曰由闑右者以自外而向內定位也非如饒氏君出由西入由東之說其西扉則賓客來朝聘時所出入玉藻所謂卿拂闑大夫中楶與闑之間士介拂楶者此主君迎賓入門時之儀也



周制三朝燕朝在路門之內宗人掌事之朝也外朝在路門之外君日臨羣臣治事之朝也外朝在庫門之外詢萬民聽政之朝也天子外屛屛在路門外諸侯內屛屛在路門內要皆在治朝之內內朝之外大夫日朝君於

治朝禮畢君入路寢有事詢問或大夫有所獻納則入內朝而對君焉於是有過位升堂之事對君既畢則出路寢而復外朝之位焉人多失所考

朝圖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閒閒如也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

以上朝廷之禮

凡爲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君言至則主人出拜君言之辱使者歸則必拜送於門外若使人於君所則必非言之難成信之難吾願今之甲科者熟思所言矣

不下達不倘辭非其人弗自

事君以義進退以禮也

事君慎始而敬終

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吾弗信也

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爲亂

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以義合者適於義而已耳

以上言去就之節

魯公告成王曰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繪後尊上

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

言夏之能用人以立政也德之在己者知眞而守固則能輔其君以用賢宅者至當而安之意觀人以面則無以用人矣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言商之能用人以立政也克即宅當位也克即俊實德也嚴惟則擇之審丕式則用之篤所以克用三宅三俊也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

言文武之能用人以立政也克知灼見其心則非謀面而克厥宅心則心與之一矣曰不敢替曰從則亦眞知而篤信之故也

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

我謂成王勿以小人間之而後大臣得以從容於展布克由繹之茲乃俾乂

矣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宅當其職由繹盡其才○人君之用臣也必也擇之審而後知之眞知之眞而後用之當必也信之篤而後任之專任之專而後宅之久此所謂克宅由繹也夫而後賢才乃得以展布心力同心一德以底於久道化成後世用人徒以文辭爲遇合何啻於謀面乎及用之又

如奕棊焉雖有禹稷皐夔烏在其能有成效哉況乃小人間之也嗟夫

殷高宗命傅說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

金需於礪濟待舟楫則不可稍違旱望霖雨則待救之急矣啓心則納之也誠沃心則受之也至古賢君之厚期於臣者如此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

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王曰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蘗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脩予罔予秉予惟克邁乃訓

訓朕志猶言沃朕心前曰金礪并楫霖雨猶以此益彼也此言酒醴麴蘗和羹鹽梅則合之爲一待之而成矣

又曰股肱惟人艮臣惟聖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於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曰酒醴麴蘗猶二而合之也曰股肱惟人則一體而無間矣望以阿衡之事所謂爲上爲德爲下爲民也君擇臣臣亦擇君遇合之難所以深爲得人慶也○君望臣以輔德則伊傅之儔興君責臣以吏治則蕭曹之倡進君好臣以順承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以輔德望臣則敬其臣者必至而臣亦以堯舜望其君以吏治責臣則求其臣者必苛而臣亦以奉法塞其責以順承求臣則必士芥視臣而臣亦寡廉鮮恥無復人心矣噫後世雖有伊傅亦安肯枉己而干進耶

虞書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

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天命在人無時而可怠而所當謹勑者尤在於幾帝之歌以奮庸熙載望其臣也分職任事者臣而率之者君慎憲省成皆所以勑天命也敬以愼而屢省之則率作者明而非叢脞矣皐陶之歌所以責難於帝也君臣之交儆如此而一體無間此唐虞所以開萬世之治與

程伯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劉安禮問臨民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吏曰正己以格物

或問令與簿不和當如何曰當以誠意動之

程叔子曰漢舉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宏者猶强起之乃就對至如後世乃自來舉耳若果曰我心只望廷對欲直言天下事則亦可尚矣若志在富貴則得志便驕縱失志便放曠與悲愁而已志在富貴下也即枉尺直尋亦非君子之道願今世舍此無由有爲於天下矣有心羨韓子難爲三上書今之士品汚又甚焉嗟乎

隨六二傳曰寒士之妻弱國之臣各安其正而已苟擇勢而從則惡之大者不容於世矣按二與初非應而比亦未得爲正然程子垂訓之意

善矣

晉初六傳曰始進之時豈能遽見信於上當安中自守雍容寬裕苟欲信之心太切非汲汲以失其守則悻悻以傷於義矣然亦始進者乃可若有官守不信於上而失其職則一日不可居也

清簡公曰國有權臣則危國無重臣則危欲其重而不與之權則不能爲重斬其權而欲與以重勢所重則權所歸夫作威作福固出於天子帷幄贊襄安可不謂之權乃人主必吝權之名天下士大夫共惜權之名致虛庸充位者亦欲避權之名居其實不居其名固難掩天下耳目避其名之交起矣夫並肩兼容則民胞物與居方辨物則各以類乘間竊之太阿旁落而禍亂至矣夫有重臣則懼爲權臣無權臣又懼無重臣無重臣勢必別生亂臣然則如何而可曰重臣不能無權也秉忠竭誠公好惡於天下以奉一人威福則與之以權亦可上不必吝權之名下亦不必避其名也所惡乎權臣者謂權姦權佞之怙權播惡不爲重臣而爲亂臣也（勝國自宜春太岳而後朝廷以權爲諱神宗猜疑畏忌恃神智而務獨斷廷臣相繼棄官卒乃太阿旁落至熹宗時而內臣擅國終不可救矣高祖此條與朱子或問中敬大臣一條互相發萬世之龜鑑也蓋有爲而言之者矣）

大臣幸遭主秉要亦奇遘也彼固寵營私者勿論即有志

并避其事人主烏能以神知獨運天下彼煬竈者借叢者從故雲龍風虎聲應氣求物之以類從也士聚於朝農聚於野工聚於肆賈聚於廛人之以類從也如此而朋友之交定矣有不知則以相詢有不能則以相導有可從則以相倣有過失則以相規如此而朋友之益收矣夫夫婦父子兄弟君臣各有專屬而朋友若無與焉然非朋友之切磋則無以明道進德以解其惑而弼其失是四倫之道胥賴朋友以成朋友之於倫猶五常之有信五事之有思五行之有土也是則朋友雖以人合而實則性之理天之道也至於緩急時有亦賴友以通財此情分之所宜然然非麗澤相資之要也若後世漫言結納古道云亡則善者以

氣合不善者以利親微論利有時盡氣有時移而交以不終就令終焉亦黨焉已耳比焉已耳又何嘗於性分之眞而列爲五倫之道哉

易兌卦象傳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講以明其理習以服其事皆兩相資益也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以所學之文會友而卽取所會之友以輔仁也蓋以文會友只是相與講明此理而輔仁則取此理實體之身心也

禮記曰相觀而善之謂摩

講論輔弼所得尙淺相觀而善薰陶漸染而自得之其得之友者乃愈深

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

稽古則與古人友然須又有今人參考之乃可收益此四條概言朋友之益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益友人所憚損友人所溺欲取友之益者亦貴有以自勝其私也矣

無友不如己者

悅不若己者人之情也去其悅不若己之心則益友至矣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朱子曰初學當從子夏之說然不求諸已而遽以拒人則非急已緩人之道成德當如子張之說然一無所擇則又非仁者能好惡之心矣又曰初學如子夏然於其不可者亦疎之而已成德可如子張然大故亦不得不絕也此聖人之中道也

萬章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有所挾則友德不誠誠於友德則自無所挾此四條取友以自輔之道

孔子曰朋友切切偲偲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忠告以盡吾誠善道則所以曲致其誠也矣以誠止以義內不失己外不失人之道也

二條輔友之道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道義之交重則身外之物輕矣
論語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
不拜
聖人知有朋友而已不知有貨財不知別爾我也
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
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
聽之終和且平伐木許許釃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
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粲洒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
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
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
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

萬物各以類從況於人而能不求友生乎蓋聲應氣求
自然之理朋友雖作合於人而實爲人心之所不能已
則天之理而性之德也人篤於朋友之好則和平之意
可以質於鬼神蓋明有民義幽有鬼神莫非此理非謂
篤朋友而神降之以和平之福也二章三章於飲食燕
享三致意焉蓋物以將誠非恃此爲敦友誼盡其細所
以全其大也飲食細故而情之至與不至心之誠與不
誠於此見焉誠不可以不愼矣篇末數語忠厚和平之
情溢於言外則所謂神聽和平者此也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
棄予習習谷風維風及頹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將安將樂
棄予如遺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忘我
大德思我小怨
維予與女寘予于懷交已厚矣君子不以一眚掩大德
棄之如遺則以小怨藉口也交友者可以監夫
四條言友誼之當篤
禮記曰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交之不終也以責望於人者深而浚恆之不已也彼無

厭於求此不堪其望其不至於凶終者鮮矣君子公而
恕小人私而刻於交道可見也
孔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易傳曰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
禮記曰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
君子以義交則方正不苟故見其淡而久而不變小人
以利交故同流合污始則甚甘而利盡爭興矣
四條言全交之道
易傳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
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君子之交迹不必同而心則一也
禮記曰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

志同而道合故並立則樂於相下而不厭睽隔則不爲流言所動然非苟同也其行必本方立義同則進矣不同則退矣此所以爲道義之交也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己善日進則所友日廣取人以身也取友日廣則己善益進以友輔仁也此人己之兼資也善無窮而取善之心亦無窮故論世尚友則古人之善我皆得而取之矣

誦詩讀書在平日而論世尚友則非天下善士理明識精而有得於己者不能及也

程伯子曰責善之道誠有餘而言不足則人有益而己不辱

程叔子曰近世淺薄以相歡狎爲相與以無圭角爲相歡愛如此者安能久若要久須是恭敬君臣朋友皆當以敬爲主也

張子曰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爲氣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交主其敬者日相親與得效最速

朱子曰人之賢否優劣隱之於心則有準則非彼我好惡之私所能蔽也故學者之心雖不敢輕謂人不如己然至於接人待物之際或親或疏或高或下亦有不容以分別爲嫌者故於齒德之殊絕者則尊而師之於賢於己者則尚而友之其不若己者雖不當就而求之以爲吾友然亦必有以矜而容之勉而進之是皆理勢之自然非我之敢

爲自滿而亦未嘗輕以絕人也彼賢於我者其視我亦若是耳彼世之陋者之所以悅不若己者蓋樂於縱恣故憚直諒者之正己而不敢親安於淺陋故忌多聞者之少己而不肯問至於凡庸猥瑣之流則喜其鄙己而足以爲高便僻柔佞之徒則悅其下己而足以自肆也夫其取舍者如此是以賢知日遠而所與居無非厮役徒隸之人忽不自知而墮於小人之歸矣可不戒哉

問與朋友交後知其不善欲絕則傷恩不與之絕則又似匿怨而友其人曰此非匿怨之謂也心有怨於人而外與之交則爲匿怨若朋友之不善情意自是當疏但疏之以

漸若無大故則不必峻絕之所謂親者毋失其爲親故者毋失其爲故也

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盡其道而無悖焉非有朋友以責善輔仁不可故朋友之於人倫其勢若輕而所繫爲甚重其分若疏而所關爲至親其名若小而所職爲甚大此古之聖人脩道立教所以必重乎此而不敢忽也自世教不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既皆莫有盡其道者而朋友之倫廢闕爲尤甚世之君子雖或深病其然未必深知其所以然也予嘗思之父子兄弟天屬之親非其乖離之極固不能輕以相棄而夫婦君臣之際又有雜出相聯比合而不至於盡壞至於朋友則其親不足以相維其情不足以相固其勢不足以相攝而爲之者初未嘗知其理之所從職之所任其重有如此也且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猶或未嘗求盡其道則固無所藉於責善輔仁之益此其所以恩疏而義薄輕合而易離亦無怪乎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也夫人倫有五而其理則一朋友者又所藉以維持是理而不使悖焉者也由夫四者之不求盡道而朋友之道盡廢然則朋友之道不明四者又安得獨立而久存哉

師也者友之德尊望隆而人之所則傚之以爲模楷者也是故爲人師者即道之攸賴以傳者也道爲明之惑爲解之得爲勸之失爲懲之舉成物之功而責之己其任重矣師人者求道於人而有諸己者也道賴之明惑賴之解德由以進失由以匡舉成己之事而望之人其求大矣是以古人有言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謂父生君養師教其恩同也故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心喪三年比於君父而就養服勤則師於弟子亦猶夫父子也外此而百工曲藝莫不有師夫果其德由以就藝由以成恩愛殷勤則當夫君父之隆夫亦可以無愧而弟子之沐其澤者終身爲不可忘若夫曲學阿世役役於句讀辭章而此外無聞焉以是爲人師則亦淺之乎師曾不若曲藝百工之猶爲有濟於用也豈君父之比而曰師也乎哉古者立學則必有師師之師人必以德藝以實不以華以道不以利自道德之教失而後有訓詁之師而漢儒專門授經雖不得聖人之奧要亦聖學之所賴以傳而不墜則猶不爲無用訓詁之門雜而後乃復有辭章之師唐宋以後士以此爲進身則華而不實利而非道師道之日亡也宋爲理學淵藪師道之興紹乎三代而道德之賡終難勝功利之錮以至於元明則辭

章之師既開利誘而於是又有遇合之師焉如座師房師夫自
衒求舉古道已過而受爵公室拜恩私門何所云師甚矣
師之名之泛濫而無當也吁嗟乎師不一師宗於道德道
德所在何必常師士誠得孔孟程朱而事之終身焉有所
依歸幸也比之君父宜也不然則師資無常惟人自得雖
無文王猶興又在士之有志者

易曰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
告利貞

彖傳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
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
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蒙有可通之道因其可通而通之則通矣求師者如承
神明以稟吉凶焉誠求之也為師者有求則應感而遂
通非其所得於己者至實而無不備而施之各當其可
何以能此瀆則不告矣然又必有以豫禁其未發之邪
而凡所以告之者皆出於正則所以養之使亨必於正
也為師者非剛中而養人於正不可以為人師求師者
非誠求而自養以正則亦無以得於已也

初六爻辭曰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象傳曰
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於卦初言發蒙之道利用刑人禁其邪以養其正也夏
楚收威使之知畏而已用說桎梏游其志也不為束縛
而馳驟之而學者之性靈乃有以自發矣以正法言非
過也

九二爻辭曰包蒙吉

大道為公包容竝育因材施教使無棄人為師之道也

六四爻曰困蒙吝　象傳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質暗地僻使然亦由其不知求也

六五爻曰童蒙吉　象傳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艮少男而體篤靜專以應九二能誠求者也

上九爻曰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　象傳曰利用禦寇上
下順也

於卦終終養蒙之義過於嚴威學者將不知所為性靈
益窒矣防其邪僻而已則教者學者皆得所安也

禮記曰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

道在我而人來取法焉亦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之意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大匠誨人
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博文約禮教學之大凡矣

以上總言師弟之道

孔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有自得於心而後可以應人之求記問非自得也
有教無類
教以化類則類何賴有教君子大道爲公但因人以施
教耳
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二條言教者當大道爲公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
有達財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
也

因其材而成之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
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
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
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因其偏而矯之聖人之答問大抵若此可以類推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灑埽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
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
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
誣也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
可得而聞也
文章亦性天所發見而不足以盡其蘊也若大本大源
之地則固有非其人難與言者○且教在日用上用功
自覺步步著實未盡日用之近而驟語高遠縱資高者
髣髴見得亦終不親切又使人遺落卑近反見害事然
學問已得諸己而不告以本源又終無以見道之全而
行或有不得通也
以上因人施教之事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
三子者是某也
聖人之言有及有不及聖人之身則無可隱也即身是
教欲弟子之知察耳誠能察之而猶有未達則夫子必
又有以啓之也如曾子子貢是矣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
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非是援天自況只見道無可隱此與鳶飛魚躍同旨○
問此與禪機棒喝何異曰聖人所行莫非精義直是事
事物物正當恰好道理如於事親須觀其愉色婉容於

事君須觀其蹴踖與與於燕居時觀其申申夭夭又須觀其於鄉黨何以恂恂及在宗廟朝廷又何以便便如此隨事精察只覺習述不盡若釋氏則既一於空寂則任憑顛倒莫非是道便已都無所事其棒喝禪機要是於無處討生活耳楊慈湖贊孔子之佩象環及黃目鬱氣皆無處討生活來也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巧不在規矩之外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耳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惟道有定體故教有定法道之定體中而已矣中者平常之理然稍有過不及焉則皆失之君子體中以立學者標準所以非難非易也抗而高之故與人以難能君子不爲也貶而卑之以就學者君子不能也以少抗少貶焉則已非道矣而可以率人哉然此道實顯於動靜語默之間不待言而顯而亦非言之所能盡顯者人惟隨事而精察之卽君子之身而究其所以泛應合道之故則道固卽此而在矣而奈何欲君子之貶道邪中道而立

卽君子體中庸以立教或不欲以此中字爲中庸之道者謬也

以上言君子之教無所隱而學者當誠求以自得之

孔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教人因其機施教因其材聖人非有吝也不當其可教無益也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

此所謂瀆則不告者

二條言學者當用力誠求而後有受教之地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聖人之道至大至精妙於神化原非學者所易幾然神化之中自有一定者存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也學者惟循循於博文約禮孳孳不已則理日格而知益明行日純而有得於已於聖道之體自有可見但未易與之化耳聖門中唯顏子最稱好學功力已至故言之親切如此實則人人所當用力也

此弟子篤學之事

書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人有一事之善皆我師資會衆善之所歸總於一貫善者泛應之萬殊故無常主而一者渾然之全體殊途者同歸也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三條言人當自得師

學記曰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强也故曰教學相長也兌命曰敩學半其此之謂乎

言師弟有相長之益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謂乎

使之知所宗主而任諸身然後知遜志時敏於業又必遜於業有所畏而後可使之優游涵泳以循序而漸進

此教之倫也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遊焉

詩書禮樂時教之正業也操縵博依雜服退息之居學也藏而脩之息而游之所以使之能習而安焉而學乃無所勉强也

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訊言及於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

訊言責言也徒事誦讀而束縛拘逼之也不顧其安强以所不能也責人以口耳之學人亦徒以口耳塞責是使人不由其誠也人各有材不顧其安則人亦鹵莽滅裂應之是教之以不盡其材也其施教也悖其求於人者屏而欲教之刑難矣此與上條正相反也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

遜則壞亂而不脩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爲人師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强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强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

禁邪於豫當可而施教不躐等以相誘於善則不徒佔畢不待訊言而人由其誠矣引導之而不强其進則其進也和鼓舞之而無遏其機則其進也易開其旨趣而勿竟其說則人將繹思而自得於己此皆使人之盡其誠也

此言師之當尊

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不善問者反此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此皆進學之道也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必也其聽語乎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

先易而後難非棄其所難也其求以漸則由易者可以得難比互參考以說之而難者亦可心會矣待問者隱而後叩兩端竭焉所謂以亨行時中也聽語則隨問而應之謂也欲問而不能則語之語之而不知則舍之濱則不告也

此節主學者言

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古之學者比物醜類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爲裘爲箕反之車在前皆先其易者後其節目也冶裘弓箕比物也駕馬反之醜類也卽所易以比所難察於師之所行而則傚之則耳目口體心思之則以漸而明而五倫之道亦以漸而得諸己矣

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察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本矣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

其德備者其才全道形而上器形而下大人不期於信果天運非數所能盡然才莫非德器莫非道大人未嘗不信果天運未始有僭差蓋萬物得所泛應曲當者天與聖人之用也而其所以然者則於穆不已一理渾然者存焉是天與聖人之本也故學者察於此不官不器不約不齊而得其所以官器不遺約齊不失之故則可以知道之有本而有志焉矣所謂相說以解者也務本者用力以求至於本也蓋學者不由末無以探本如自應對而後及正心誠意由文章而後見性天然使汎濫於末而不知求其所本則又支離散漫而非所以爲學也矣○以上言弟子之所以學

周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求人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而得之上當有由師友三字蓋脫悞也

程子曰學者必求其師記問文章不足以爲人師以所學者何也曰理也義也

古之人得其師傳故因經以明道如曾子之大學孝經子思之中庸子夏於詩禮是也後世失其師傳故非明道不能以知經漢儒以經術師承而辛未得爲知經者未明道故也

人之於朋友脩身誠意以待之疏戚在人而已不巧言令色曲從苟合以求人之與己也雖鄉黨親戚亦然

師喪亦無定須看其恩義何如

張子曰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

之如顏閔于孔子比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己之功與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

聖人不制師之服師無定體如何是師見彼之善而已效之便是師也故有得其一言一義如朋友者有相親炙如兄弟者有成就已身恩如天地父母者豈可一槩服之故聖人不制其服心喪之可也孔子死弔服加麻亦是服也却不得謂無服烜按張子此言其義精矣然孔子門人喪無服也古人有情理當服而服弔服加麻正是所謂如叔嫂無服爲父後子不爲出母嫁母服皆只是不爲斬齊期功緦之服制耳非便可吉服也弔服疑衰也加麻則視其屬戚輕重之麻比弔爲重也謂弔服加麻不得謂之無服却恐未考

而求之耳

問人倫不及師曰師與朋友同類而勢分等於君父唯其所在則致死焉或云如在君旁則爲君死在父旁則爲父死曰也是如此如在君雖父有罪不能爲父死

人倫不及師者朋友多而師少以其多者言之

問服中不及師何也曰正是難處若論其服則當與君父等故記謂若喪父而無服又曰平居則經

陸象山曰天下無著實師友不是各執己見便是恣情縱欲

清簡公曰古之學者必有師道明德脩然後出爲世用時至後世有辭章之師無道德之師有利達之師無脩檢之師士品日卑世風日壞職此之由矣

以上脩五倫之則

邑後學 董廣颺纘承
余 汪立中品端
余龍光燦雲 最贊賢重校
邑後學俞 鍠峻西同校開梓

卷之四終

理學逢源卷之五

婺源汪　紱原名燦人集

浙江圖書館藏申報館聚珍倣宋版印

後學董昌瑛厚堂校

內篇

物則類事　威儀　言語　衣服　飲食

事

事者謂吾身之所事即視聽言動之用及凡用物以養吾生焉皆是也敬於事焉所以脩身脩身之道惟誠與敬焉盡之矣而一身之用惟言與動則其大端動於體者交於目發於口者入於耳故五事一陰陽也主之以敬焉陰陽動飲食衣服外也是故敬其身焉而脩己治人之功統於是矣故洪範九疇者彝倫於是乎敘而敬用五事焉乃所以爲建極錫福之本也

禮記曰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

孝者五倫百行之原而敬身焉又孝之本也身之不可不敬也甚矣

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

言動人身之大端不敬其身則傷其親敬其身則所以成其親也

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天地之心惟人得之五行之端惟人全之所謂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而得其秀而最靈者則惟人也是以五味之和惟人食之五聲之調惟人別之五色之章惟人衣之所謂有物有則人之性也老氏之言曰五聲令人耳聾五色令人目盲五味令人口爽是欲拂乎人性之常如釋氏之絕六根而後爲清淨也抑知去

味以養化聲以養聰色以養明各有當然之節敬之焉得矣是天地之心所由見也

洪範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貌言視聽思天之命人之性也恭從明聰睿率性之道也肅乂哲謀聖則盡其道焉而性以無失耳非有加也

人身之動不外此五者以之事父事君隨所往而盡其道焉踐形即所以盡倫也

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禁止其非禮者所以盡明聰從恭之則而爲哲謀乂肅之道也

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

容貌容之貌也顏色顏之色也辭氣辭之氣也遠暴慢而近信恭作肅也遠鄙倍從作乂也動容貌斯無暴慢正顏色而近信出辭氣斯無鄙倍則一身之動莫非道矣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此言愼出話也

詩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抑抑者密之又密所謂卑法地也威儀兼言動而言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愼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出話言也威儀動也二者皆敬愼之必使順理而嘉美也白圭四句承出話以起下章之端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此言愼出話也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此言敬威儀也不顯亦臨敬之至也

孝經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

禮記曰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

言君子不僞爲於外耳非眞先成其辭而後實之以德也

左傳曰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大小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

五味屬之五臟以生化故酸則入肝苦則入心辛則入肺鹹則入腎甘則入脾而心者君主之官味有偏勝則臟氣有偏而心失其正（如肝盛多怒心盛多喜肺盛多哀腎盛多恐脾盛多思是也）是故先王之和五味隨時而各有定法亦所以平心而正德也邑以養明聲以養聰聰明養於正而不偏以成其德性虞書所謂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又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是也

故三者皆先王之所以平其心而成其政也

易頤卦彖曰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彖傳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

頤有養義養身非一端而必貴於正觀其所養之道有正有邪有是有非而道既正且是矣又必自求其所以養之者有未盡善焉則猶未能有得而無失也

大象傳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愼言語節飲食

言語自頤出飲食自頤入言語飲食動也愼之節之動而止也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

役於耳目口體則必害心知養其心則耳目口體皆得所養而無失矣斯所謂養正則吉歟

程伯子曰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個身與心卻不要好求得外物好時卻不知道自家一個身與

心已先不好了也建安葉氏曰所謂以小害大賤害貴也

程叔子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言不莊不敬則鄙詐之心入矣貌不莊不敬則怠慢之心生矣

朱子曰五色養其目聲音養其耳義理養其心皆涵養也舉足動步常要心在這裏

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功焉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

威儀

威可畏也儀可象也統一身之視聽言動言之必皆合乎天理當然之則則使人望之而有可畏而狎慢不生即之而有可象而瑕疵悉泯是乃謂之威儀蓋整齊嚴肅於外乃所以一其中而使非僻無自干焉非致飾其外以習於容止而遂可謂之威儀也制外所以養中而由中乃所以制外故始焉勉勉循循不無矜持之意習而安之久之而至於熟則內外浹洽有動容周旋中禮於不言而喻者此則其德之盛歟分而言之則見於貌者曰威儀宣於口者曰言語其道一也人有長於言而短於容者有善爲容而不足於言者此亦陰陽之偏然與其長於言也不如謹於容輕重之異也若乃徒務於言則其佞也徒務於容則其辟也駕於外而中不存焉此爲己爲人之分學者尤不可不愼也

孔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浮躁淺露終無入德之理故威儀爲定命之符矯之以重則內深靜而外莊嚴矣何以能重曰敬之則重

成王之顧命曰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劒冒貢于非幾

理欲不容竝立故物誘一交於中則非幾動而視聽言動之官皆失其道非幾之動爲甚微而物欲之流馴至於不可遏抑一身之官既失其道則輕浮放僻敗度敗禮民何則焉是故敬愼威儀所以爲民則而無使冒貢非幾乃正所以治儀也成王之垂訓深矣

左傳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世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

威儀也

君盡君道卽君之威儀也臣盡臣道卽臣之威儀也由是而推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莫不皆然使人子而以嚴威儀恪事親人弟而以切切偲偲事兄皆謂之無威儀焉可矣要之凡一身之動靜語默皆必隨所施而各當焉夫乃所謂之威儀而非外飾焉之謂也周公制禮而謂之儀禮可象之義明矣○施舍猶言錯置

禮記曰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後禮義立

威儀無失而禮義備於身人道克脩而禮義立於事蓋脩身者齊治之本而敬愼威儀又所以脩身之實也

中庸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

齊以齊其慮明以洗其心盛服以莊其體所以養之於靜也而又非禮不動則所以察之於動也動靜交養而脩身之功密矣

孔子曰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泰而不驕者敬之存於中而見于外瑟兮僴兮也威而不猛者敬之存於中而見于外赫兮喧兮也正衣冠尊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瞻視可畏之義明矣

以上總言容色之當謹

曲禮曰坐如尸立如齊

毋側聽毋噭應毋淫視毋怠荒遊毋倨立毋跛坐毋箕寢

毋伏斂髮毋髽冠毋免勞毋袒暑毋褰裳

少儀曰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

敬之至也

不窺密不旁狎不道舊故不戲色毋拔來毋報往毋濆神

毋循枉毋測未至毋訾衣服成器毋身質言語

數者皆暴慢輕躁虛囂鄙倍之事故戒之

玉藻曰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

此九容者威儀之則與曲禮毋側聽章一法一戒俱至切實

儀禮曰凡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抱卒視面毋改眾皆率是

曲禮曰凡視上於面則傲下於帶則憂傾則姦

二條皆視之儀

少儀曰言語之美穆穆皇皇朝廷之美濟濟翔翔祭祀之

美齊齊皇皇車馬之美匪匪翼翼鸞和之美肅肅雍雍
王藻曰凡行容惕惕廟中齊齊朝廷濟濟翔翔惕音傷
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遬
戎容暨暨言容詻詻色容厲肅視容清明此專言戎容
曲禮曰登城不指城上不呼
將適舍求毋固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入戶奉扃
視瞻毋回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遂
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室中不翔
入國不馳入里必式
論語曰升車必正立執綏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寢不尸居不容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
必以貌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迅雷
風烈必變
以上隨事隨處而各有其儀也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此聖人中和之氣隨在而發見者也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孟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
敬愼威儀所以崇德德盛之至則四體不言而喻矣
程叔子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
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
朱子曰動也要整齊靜也要整齊
清簡公曰聖人言九思後儒見謂束縛夫九思一思也九容一容也戒懼愼獨之心存
存不息至精詳至易簡也
象恭非君子也鑒象恭而廢端莊之度可乎靜言非君子
也鑒靜言而廢安定之辭可乎威儀言語德之符身之章
也自儒者謂敬爲賛學道之士遂以無心爲妙明以瀟灑
爲樂境見敬脩者反疑其象恭也靜言也聖人執禮之教
或幾乎熄矣哀哉

言語

言語德之徵也聲氣言之輿也心有驕德而浮氣應之麤
見於聲而言慢且易矣心有鄙德而麤氣應之麤見於聲
而言背且嗲矣心有中德而和氣應之和見於聲而言順
祥矣故君子之有言也易其心平其氣達於理宜於時切
於道而後出之是君子之言也然何以致此中曰言術數
則心日僞言宴樂則心日拙言利欲則心日鄙言鬼神禍
福則心日迷言彼此彊弱則心日縱言人之過則心日薄
故言之不可不擇也君子非禮勿言遏欲觀理理既是矣

遜以出之則君子愼言之道也顧言之與行猶權衡矣彼重則此輕彼俯則此仰而言之恆易也行之恆難也是以君子不徒事言也而以言爲行以行爲言以言爲行則言不敢過以行爲言則行必求盡是以君子終日不言非不能言也則終日言不虛言也言不虛言君子所以稱愾也何以能不虛言曰敬以存其心於不言之前愼以省其幾於將言之頃所以致其中也敬且愼焉則知行之難而言不敢過矣世有藉聖人之言以爲靡蔓之章者是聖人使人多言也雖聖人亦且悔其言之不訒矣於慢易背嗇而不知道者又何譏焉

孔子曰辭達而已矣

辭以達意未達不可已既達無復加

詩曰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言以和順於義理爲貴則民所聽從而安定也

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

達於事理而有和平之致是謂能言非便佞口給之尙也

曲禮曰毋勦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

則古稱先則言道矣

易艮卦六五爻曰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輔所以言止之而柔順得中則言有序而無失言之悔矣不妄發而發當理則有序也

儀禮曰與君言言使臣與大夫言言事君與老者言言使子弟與幼者言言孝弟於父兄與衆言言忠信祭祀言慈祥與在官者言言忠信

隨其人而語其道亦言之時中也

曲禮曰居喪不言樂祭祀不言凶公庭不言婦女

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朝言不及犬馬在朝言禮問禮對以禮

隨其所而言其事也

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

有德之言言皆其德有之於身故言之亦明且切也習於言者非其眞矣

易傳曰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心存於中言著於外有不可揜者是以君子先治其心也

二條言言由中出

孔子曰紿奪慈仁

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

此不實之言聖人所深惡也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此輕忽之言聖賢所深惕也

書曰惟口出好興戎

易傳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

深著言之不可不愼也

孔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

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言君子當如此也欲字猶言要得如此方好

禮記曰君子約言小人先言

君子約則小人多矣小人先則君子後矣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朱子曰雖知其理而能言矣卻不止做一場言語說過

必先躬踐其事之實也訒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

人之易其言者心放焉而苟於事也若存心於事則必知為之難而於言不敢不訒矣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禮記曰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

君子不以口譽人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饑則食之稱人之善則爵之

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能謹言則能愼行矣

易文言傳曰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

程伯子曰言能脩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脩飾言辭為心則是僞也

中庸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耳

於庸德則力之益力於庸言則謹之益謹而必期於相顧焉篤實之至也

以上言言行之交愼也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此又言當時然後言也

周子曰文所以載道也輗輈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爲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强之不從也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爲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程子曰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述事之言

德盛者言傳文盛者言亦傳

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

言愈多於道未必明故言以簡爲貴

言而不行自欺孰甚焉

行踐其言而人不信者有矣未有不踐言而人信之者

凡諫說於君論辨於人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

問人言語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

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爲文不專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玩物喪志爲文亦玩物也

朱子曰學者當謹言語以操存此心

人不誠實多在言語上見若口不擇言逢事便說雖有忠信之心亦被汨沒立不住了

夫子云不學詩無以言先儒以爲心平氣和則能言易繫辭傳曰易其心然後語謂平易其心而後語也明道先生云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孟子以爲不可孟子之意以言有不順理不自得處即是心有不順理不自得處故不得於言須求之於心就心上理會也心氣和則言順理矣然亦須就言上做工夫始得伊川曰發禁躁妄內斯靜專是也內外照管無少空闕始得相應

衣服

衣服所以章身也而心志移焉是故服端冕而思敬服介胄而思奮服衰絰而思哀服豔冶而思淫服奇衺而思僻服之不可不愼也審矣是以服其服而不知其義君子弗服也知其義而不稱其服君子弗服也等貴賤別男女殊章服敬嘉會先王之制也吉凶有辨顏色有別冬夏有宜

長短有稱豐約有時公私有殊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焉
君子之志也夫正衣冠以飾躬也學雜服以文禮也是豈
直爲觀美哉要所以爲脩身養心之助也云爾若乃趨時
逐俗服美於人奢麗僭踰以鳴得意而惡衣惡食則恧然
羞之是則市井小人之事非君子之道也紂以侈服亡文
王以卑服興曾謂服於身者而可爲觀美歟
士冠禮始加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
德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再加祝曰令月吉辰乃申爾服
謹爾威儀淑愼爾德眉壽永年享受遐福　三加祝曰以

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耆無
疆受天之慶
冠義曰冠而後服備服備而後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
服以章德也故服成人之服者則必實以成人之德焉
服其服而無其德弗蘭所以譏觴豢也謹威儀所以淑
德容體必正顏色必齊辭令必順所以謹威儀而正君
臣篤父子和長幼則淑德之實也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德成而福壽從之矣先王於始冠而迪之如此欲人自
睹其身而知惕也
禮記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則民德壹詩曰彼都
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於周萬民所望

有於中而發於外謹於外所以飭其中未有科頭袒跣
而心不放者則未有此心敬謹而服不衷者是故服不
貳者心之不貳也服有常者心之有常也壹而有恆君
子之所以成德也
君子衰絰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介胄則有不可犯之
色
內外一也此之謂稱其服
詩矣大夫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羔
羊之革素絲五緎委蛇委蛇自公退食羔羊之縫素絲五
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羔裘素絲服有常也服之以常能節儉也自以怙侈滅
義而大夫乃有丹朱中衣朝服以縞者矣委蛇委蛇能
自得也從容自得由正直也若夫貌爲恭儉徒載爾僞
則心勞日拙安在其能自得歟此召南之所以美之子
也○愼乃儉德惟懷永圖儉德之脩惟自飲食衣服始
而欲民之勿奢也則莫如先定經制彼夫賣僮者爲之
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
不燕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縠
以偏諸美者黼黻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
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富人屋壁

得爲侈服倡優下賤得爲異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無寒不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無饑不可得也饑寒切於民身欲其無作姦邪不可得也夫古者宅無桑麻身有綺穀婦逸於室惟事紡刺爲鸞桑徧天下然民非五十不得衣帛皮弁以下皆布大夫以上乃有羔裘庶人犬羊今富賈一裘千金奴隸服百僚之服宅無桑麻身有綺穀婦逸於室惟事紡刺爲奇巧絲倚蘇湖布仰吳淞而已是刻鏤雕琢以傷農事錦繡篹組爲害女紅無怪乎天下之貧且屈矣是以終歲不能制衣褐裋不及骭者往往而是不亦傷乎抑非惟天下之貧即取之不竭之藏乎亦大非所以辨上下而定民志也素絲之風其可見耶

詩美衛武公曰有斐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

嚴密而無所忽武毅而無所怠所以德容宣著盛大而服飾亦顯其尊嚴矣不然而負且乘何足以動人之瞻仰乎

詩美君子曰鳲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弁伊騏

言其服之有常也服有常度則如結之心所形見也

詩刺檜君曰羔裘逍遙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徒以服美於人則玩物喪志矣○諸侯羔裘以朝狐裘朝於天子今以朝服爲燕居之服而以朝天子之服爲朝服則侈汰之心肆而失其常也

曹風曰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所事惟衣服之間宴遊之樂則無遠慮可知

左傳鄭子臧奔宋好聚鷸冠鄭伯聞而惡之使人殺之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彼其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

志淫好僻所宜殺身也

以上言衣服之當愼

內則男鞶革女鞶絲　十年衣不帛襦袴

玉藻曰童子不裘不帛不屨絢

此童子衣服之節

論語曰君子不以紺緅飾紅紫不以爲褻服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褻裘長短右袂狐貉之厚以居去喪無所不佩非帷裳必殺之羔裘元冠不以弔吉月必朝服而朝

辨邪正別公私寒暑有宜表裏有稱長短有度吉凶有別朝祭有常聖人之衣服如此而已○孔氏曰一人爲

緅按此緅卽緇也緅淡紅色故朱子曰絳色亦淺紅色也又考工記三入爲纁五入爲緅謂以纁入黑汁則緅再入則緅是緅近元色而非緇也然孔註必有所本不必據考工記疑之○五色木色青火色赤土色黃金色白水色黑此五行之正色也木尅土色綠土尅水色騮今沈香色水尅火色紫火尅金色紅金尅木色碧今月白葱白色此五行之間色也古人衣正色裳間色然冕弁朝端服其裳無用間色者或燕居之裳則偶用間色耳後世以緋紫爲命服宋進士賜綠袍而色之邪正不問矣○衣以裼裘衣卽外之禮衣如朝服緇皮弁服素息民之服野服之黃祭卽裼也蓋先王之制裘稱衣色若裼君狐裘以朝則是緇衣而狐白裘不相稱矣孔子齊必有明衣布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則必謹之也

齊服元端元端元裳此明衣裏衣也寢衣睡衣也長一身有半一身之外者又半於其身也

周禮夏官弁師掌王之五冕衮鷩冕毳冕絺元冕冠玄冠緇布冠皆元冕朱裏延紐延冠覆紐小鼻綴於武上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旒玉笄以貫髮結於紘朱紘冠緣諸侯之繅旒皆就玉瑱玉笄伯七就子男五就也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琪象邸玉珠如碁子以象邸盛之飾於皮弁之會縫中也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弁

各以其等爲之而掌其禁令

春官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黑色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十二旒衮冕九旒通於上公服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雉也四曰火五曰宗彝虎蜼也皆繢於衣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斧形九曰黻其狀弧皆繡於裳此周制也享先公饗射則鷩冕七旒衣七章自華蟲以下祀四望山川則毳冕毳冕五旒衣五章自虎蜼以下祭社稷五祀則希冕希冕三旒衣三章蕑繡粉米於衣故曰蕑冕祭羣小祀則元冕元冕二旒衣無章而裳繡黼黻凡兵事韋弁服韋弁服素裳白舄眡朝則皮弁服鹿皮爲弁素衣素韠素裳○冕服用絲弁服以下用布凡甸冠弁服元冠緇衣素裳卽朝服凡凶事服弁服素弁也凡弔事弁絰服素弁加絰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公上

亦有衮冕然天子之衮冕旒十二玉長尺二寸衮衣之龍一升一降上公衮冕九旒旒九玉長九寸衮衣但有降龍也凡王之五冕皆旒十二玉長尺二寸諸侯以下則玉如其旒數○凡衣服之制上得兼下下不得兼上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齊服有元端素端元端有三元衣素裳下士黃裳四寸士端服之袂狹只尺有二寸大夫之朝服袂中士裳吉祭之齊服之其素端則素衣素裳凶祭之齊服之也天子亦有元端元衣而纁裳非與周禮異也元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謂端

禮記曰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此據大畧而言先儒

字當作冕愚按朝日當毳冕國語大采朝日是天子視朔明堂則當服元冕然則節首蓋脫毳冕二字而元冕二字當在聽之上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天子之朝君臣皆皮弁服卒食元端而居元衣纁裳天子之元端也諸侯元端以祭作冕褍字可稱褍冕以朝袞以下皆朝於君之服也

皮弁以聽朔於太廟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諸侯朝謂朝於天子也

則元端服○按天子之祭服諸侯朝天子之服也天子之視朝服諸侯之祭服也天子之田服諸侯之朝服也大夫士之朝服也大夫私朝之服也

羣小祀之服諸侯之祭服也天子之聽朔之服大夫之聘服也

及聽朔之燕居服大夫士之私朝服也

三禮圖冕前圓後方廣八寸長尺六寸謂冕上之覆之度

通典

理學逢源　卷之五　內篇物則類

敬業堂

黃帝作冕垂旒蘗纊謂以黃絲加於紞以下縣充耳者

白虎通麻冕周

宗廟之冠麻冕用三十升於衣故三十升布蓋朝服十五升布冠布倍

冠恐未是蓋冕亦首服之通名故朱子曰緇布冠也○古布之幅廣二尺二寸許三十升則二千四百縷故細密難成

冕服皆用絲則其冕自當亦用絲矣漢儒以爲宗廟之此自是禮服之冠非始冠之緇布冠也

右冕弁衣裳通考

曲禮曰爲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

君子雖寒不衣祭服

玉藻曰以帛裏布非禮也

士不衣織無君者不貳采

衣正色裳間色非列采不入公門衫褖裕不入公門

不入公門襲裘不入公門

褖爲蘭縫爲袍禪爲絅帛爲裙

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

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

右衣通考

禮記曰始冠之緇布之冠也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

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斂之可也

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委貌周道也章甫

異名又章甫禮冠孔子冠章甫豈其一加之服也弁謂爵弁士之祭於君廟之服

無緌此未可曉意周時或已緌之歟三王共皮弁素積再此

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此始加之冠也既曰太古冠布其緌未聞而又有三代之

士不衣織無君者不貳采

衣正色裳間色非列采不入公門衫褖裕不入公門

不入公門襲裘不入公門

褖爲蘭縫爲袍禪爲絅帛爲裙

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

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

右衣通考

禮記曰始冠之緇布之冠也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

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斂之可也

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委貌周道也章甫

純采

君子雖寒不衣祭服

玉藻曰以帛裏布非禮也

純采

君子雖寒不衣祭服

玉藻曰以帛裏布非禮也

曲禮曰爲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

純既祥之冠也大祥後之冠

垂綏五寸惰游之士也元冠繢武

不齒之服也蓋元冠繢武而垂綏五寸也繢

武象其不齒而垂綏著其惰游居冠屬武自

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綏燕居之冠冠與武屬禮冠則於冠

時而後著冠於武上又加之以纚

曲禮曰爲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

純既祥之冠也大祥後之冠

垂綏五寸惰游之士也元冠繢武

不齒之服也蓋元冠繢武而垂綏五寸也繢

武象其不齒而垂綏著其惰游居冠屬武自

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綏燕居之冠冠與武屬禮冠則於冠

時而後著冠於武上又加之以纚

也親沒不髽大帛不緌元冠縞武自魯桓公始也紫綬非禮也

右冠考

周禮司裘掌爲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

玉藻曰唯君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黼裘雜黑白爲斧文誓誓軍旅省省耕省斂也大裘純黑羔裘惟天子祭天服之

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士不衣狐白狐白取狐腋下白毛者爲裘錦衣卽素衣朱綠黼領者爲中衣而外加裨冕之服也此諸侯朝于天子之服也虎裘狼裘古人服之此不在禮服之裘之數猶今人銀鼠貂鼠之服耳無等級也士有狐裘而不得衣狐白

君子狐青裘豹褒元綃衣以裼之此大夫燕居卽麑裘也色淡黃而有白點麑裘青豻褒紋衣以裼之麑當作鯢鯢白色也此卽論語所謂

素衣麑裘者天子視朝諸侯聽朔大夫士聘於鄰國之服也羔裘卽麑裘也豻胡犴反胡地野狗也狐青裘豹飾緇衣以裼之此大夫息民之祭服也緇衣羔裘諸侯大夫視朝之服也狐裘黃衣以裼之此卽黃衣狐裘而不得錦衣也犬羊之裘不裼

狐裘諸侯之服也復言此以見士大夫得衣狐裘而不得錦衣也

不文飾也庶人之服也裘之裼也見美也弔則襲不盡飾也君在則裼盡飾也服之襲也充美也是故尸襲執玉龜襲無事則裼不敢充也

曲禮曰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此據聘禮言始聘以圭璋達不用皮幣則襲而將事所謂無藉者用襲也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則賓主裼以將事所謂有藉者用裼也大抵襲有二義弔則襲凶事主素之義也尸襲聘執主襲皆誠意在中之義所謂充美也

鄭氏聘禮註云裼者免上衣見裼衣凡禫裼者左又玉藻註云裼衣之上復有衣袒而有衣曰裼禮經言襲裘者不一然所云見美所云君在則裼是可見裘服以裼爲常以襲爲變也若如鄭說則左袒上衣加袒裼裸裎之類豈有衣裘服而常袒其左者又豈有在君前而左袒上衣如祥子之被袈裟者其說殆非也大抵裘服全見於外日表有衣掩之而不盡掩使文質適中曰裼裼字從易有一陰一陽之義也全掩之曰襲若袒裼云者則袒去其裼而露臂是不敬之大者禮有時而袒以親勞事或哀甚而袒以示變非常禮也豈可以禮裼混裼裘之義乎賈疏曰冬時襯身單衣又有襦袴襦上有裘裘上有裼衣裼衣上又有上服弁服之等裼者袒衿前上服見裼衣也襲者掩之此說畧近是矣然記曰裘之裼是見其裼衣耳於裘無與也裼裘色但見裼衣耳何取其相稱乎孔疏曰近體有袍澤之屬其外有裘裘上有裼衣裼衣上有襲衣襲衣上有常著之屬卽皮弁屬也掩而不開謂之襲開皮弁及中衣左袒當兩旁吾爲約襲之制疑卽深衣也惟深衣有左右衽當兩旁吾爲約言之曰裘上有裼衣加深衣曰襲不加深衣曰裼短按註疏皆以裼混袒裼其非必矣萬說近是而亦有不然者夫記曰裘之裼裘之襲襲裼皆主裘言則虛活字非實字也而必求所謂裼衣襲衣者不已多事乎裼則禮服直袷見裘是也然禮服之內自有中衣中衣制如深衣冕服用絲

所謂褚衣丹朱中衣者是諸侯冕服之中衣也皮弁服以下用布中衣不用絲故曰以布裏布非禮也詳見深衣條

謂裘上衣亦庶人之禮服先儒從未嘗有左右兩衿之說欲加兩衿者始於朱白雲而萬氏暢其說非可據也大抵深衣雖不加衿而裁製深邃領可交掩而中衣制如深衣故交其中衣之領則襲不交其中衣之領使稍見裘色則謂之褎又或曰捲起其袂以見裘曰褎不見其袂則襲二說皆可通也

右裘服襲褎考

禮記曰有虞氏服韠

玉藻曰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圭裸直天子直諸侯前後方大夫前方後挫角士前後正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此言元端服之韠也韠同韠大夫素裳故素韠士元端有素裳元裳爵韋以元裳者言之也圭殺直以形體言天子直不圍不殺也諸侯之韠上下各去五寸以爵韋及素補之使方所謂殺也大夫下方而純以他色其上又挫其兩角亦補以他色所謂圭也士則亦用上下方不挫角也頸即上方處肩革上兩角而綴以革帶所以繫也一命緼韍幽衡再命赤韍蔥衡此言冕服之韍也一命士也有元冕纁裳故皆赤芾也

雜記曰韠長三尺下廣二尺上廣一尺會去上五寸紕以爵韋六寸下五寸純以素紕以五采此即玉藻所言諸侯前後方者也上去五寸而補以爵韋六寸多一寸者以縫也不至下五寸即去下五寸而補以素也

白虎通敝者蔽也行以蔽前以韋爲之不忘本也古者衣服先知蔽前後世因之以爲飾

朱子曰韋熟皮也祭服謂之韍朝服謂之韠兵事謂之韎韐元端服亦謂之韠但朝服皮弁事韋弁服韎韐者染韋爲紅色而合二片縫合之故謂之韐也馮厚齋曰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大夫赤此以蔽言之黃朱者蓋朱載而上下皆飾以黃亦前後方之制也

右載韠考

玉藻曰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而素帶終辟而字下缺諸侯二字大夫素帶辟垂緣兩耳及下垂之紳士練帶率下辟素熟絹練生絹也士單用生絹而緣又緣其下紳不緣兩耳也

居士錦帶弟子縞帶錦帶示有文縞帶示敦質并紐約用組三寸長齊於帶結帶當腹卻上爲兩耳而又以三寸之組并帶結爲紐而約之其紐下垂長同於下紳也紳長制士三尺自士以上皆三尺

有司二尺有五寸便趨走也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韠結三齊自帶而下至足約四尺五寸三分帶下居及非行禮時寸三分而得二則三尺也紳垂三尺故曰三尺大夫紳居二焉韠及紐約之紐皆與紳同下垂三尺也大夫以上其禮服大帶四寸自大夫以上之帶皆博四寸也

雜帶蓋熟絹爲之帶所以繫大帶也

君朱綠大夫元華黃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雜帶所以別於士以緇緣也雜帶之廣博只二寸而再繚之則亦博四寸也士之大帶其廣蓋亦同此

凡帶有率無厥功言率辟之密如此

肆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肆當作肄○按禮服之帶皆素而緣以元其非禮服之帶乃有雜色混之者非

右帶考

內則曰子事父母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玦捍管遰大觿木燧婦事舅姑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箴管線纊施繫袠大觿木燧此事佩也

玉藻曰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佩只四璜故舉四聲而不及商趨以采齊行以肆夏蓋逸詩也周旋中規折旋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此佩以節威儀也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居則設佩朝則結佩謂世子在君父前而結璧之也則不敢佩玉有聲然語有未詳齊則綢結佩而爵韠齊不聽聲也君之齊服則不敢佩玉有聲同

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佩玉有衝牙佩玉之制上橫曰珩中組之半貫一大珠曰瑀末懸一玉長博而方曰琚其末各懸一玉如半璧旁組半各貫一玉長博而方曰琚其末各懸一玉如半璧下係三組貫以蠙珠而內向曰璜又以兩組貫瑀而上交係於珩之兩端下則交係於璜故行則衝牙觸璜而聲中五音也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此又言有比德之義

天子佩白玉而元組綬以組受珠而貫之也公侯佩山元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瑌玟而縹組綬前言再命以下幽衡三命葱衡考此則天子白衡公侯元衡也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佩亦隨人之所玩好不必過求聖人也

右佩考

玉藻曰深衣三祛三其祛之圍以爲要之圍倍其要之圍縫齊倍要倍其要之圍以爲齊之圍衽當旁際交袂可以回肘袂可回肘爲度長中繼揜尺素曰長衣用以服于禮服之內曰中衣緣以布曰麻衣皆繼袂使長可反衣同制長中繼揜尺蓋長衣中衣深衣皆繼袂使長可反揜覆手一尺所謂反詘之及肘也麻衣非全吉之服則不然袷二寸祛尺二寸緣廣寸半

深衣篇曰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毋見膚長毋被土續衽鉤邊續其邊如今人所謂鉤箴也○禮縫其邊之兩旁不殊前後而又復續之續連裳之兩旁不殊前後而又復續之也袼之高下可以運肘可以回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而下稍近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統衣裳言共十二幅袂圓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朱子曰衣領既交負繩及踝以應直自有如矩之象

謂袼縫下齊如權衡以應平故規者行舉手以爲容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正方其義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故聖人服之先王貴之故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按中衣即深衣凡冕弁朝端之服皆服此衣於中而後加上服故曰可以爲文可以爲武云云舊解似牽强而萬氏又謂以深衣襲禫服之外亦無據也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青青黑相近此謂黑色爲青也如孤子衣純以素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

文公家禮裁用細布廋用指尺

深衣用朝服十五升之布在朱子時古制已亡故但云經布也指尺者屈中指中節兩紋尖相距處爲一寸斜經所謂同身寸也衣全四幅其長過

脇下屬於裳裳交解十二幅上屬於衣其長及踝圓袂方領黑緣

裁法　邱瓊山云用布二幅廣狹以一尺八寸爲度中折前後爲四葉其在前兩葉每葉長二尺六寸裁時從一邊脩起除去四寸漸漸脩至將近邊處不動比脩起處留長四寸其後兩葉每葉長二尺三寸亦從一邊脩起除去一寸留二尺二寸漸漸脩至近邊處不動比脩起處留長一寸蓋家禮衣身長二尺二寸今前加四寸後加一寸者裁法也不如此則兩襟相疊衣領交而不齊矣下裳用布六幅斜裁分爲兩幅一寸寬一頭寬一頭窄窄頭向下連綴作一寸舁幅中折爲前後兩葉每葉長如衣身縫連衣身腋下不削卻漸漸脩至袖口成圓樣袖口留一尺二寸不縫領用布一條闊二寸爲領然後加緣其上合衣裳法衣前後四葉每葉屬裳三幅窄頭向上四葉共十二幅裁去中四寸爲領後兩幅裁去中四寸爲領則後兩幅二尺二寸原不必加襟亦不迫窄其裳衣裳相接處爲要圍七尺二寸裳之下縫爲齊圍一丈四尺四寸衣左右加兩袖衣上加領凡領及裳邊袖口俱用皂絹緣之當裳兩旁自齊至腋下前後相交處皆合縫之使相連續不開又覆縫其邊如俗所謂鉤針者縫在本布上袖口則緣廣皆寸半領及裳邊向內外則夾縫在本布外○昔司馬溫公初倣古作深衣爲方領曲裾之制朱子定家禮之時服有內外襟于其不得古意故晚年改其曲裾爲法如此他有參酌考于之意焉

內篇物則類　三

左○白雲朱氏曰衽說文襟也如今時之服有內外襟于上下施襟趙氏謂上六幅皆是也故或者欲加內外兩襟以明衣六裳六合深衣十有二幅之說吳草廬說亦然其裁之法則每幅斜裁爲二大一小以六片小者皆列於後每衣一片裳二片餘四片綴於內外則夾縫在本布上袖口則曲裾連布之外○昔司馬溫公初倣古作深衣爲方領曲裾之制朱子定家禮之時服有內外襟于其不得古意故晚年改其曲裾爲法如此他有參酌考于之意焉

左○白雲朱氏曰衽說文襟也如今時之服有內外襟于上下施襟趙氏謂上六幅皆是也故或者欲加內外兩襟以明衣六裳六合深衣十有二幅之說吳草廬說亦然其裁之法則每幅斜裁爲二大一小以六片小者皆列於後每衣一片裳二片餘四片綴於內外則夾縫在本布上袖口則曲裾連布之外○昔司馬溫公初倣古作深衣爲方領曲裾之制朱子定家禮之時服有內外襟于其不得古意故晚年改其曲裾爲法如此他有參酌考于之意焉

內篇物則類　三

授一曰禮服之裳前三幅後四幅不相連合深衣之裳用布六幅解爲十二幅四片屬於前衣四片屬於後衣裳牛是正裁牛是斜裁布幅廣二尺二寸淨得九寸三幅正裁者兩頭並闊一尺一寸去殺縫二寸淨得九寸三幅斜裁者窄頭五寸闊頭一尺五寸而以尺七寸窄頭淨得三寸闊頭一尺而以正裁者屬向中斜裁者屬向邊左右合之舊說皆謬○炬按萬說即今人揷擺之法然舉七尺二寸之要而均勻分之則身要每葉只得一尺二寸當今尺只七寸六分許不大窄乎必如聶氏邱氏之尺八寸當今尺一尺二寸許去殺縫二寸仍得九寸許乃爲適中萬說必非古制也雙江辨白雲之非當矣然惜乎猶有未決而邱氏之疑者蓋古布之幅皆二尺二寸之二反不合度矣此邱氏之所未究也炬意布用二尺之二寸之幅於衣後兩幅裁去中四寸爲領則後兩幅二尺二寸原不必加襟亦不迫窄其裳而裳前射也且縫合之間每幅約去寸許只計其布之尺八寸前兩幅斜裁窄頭得七寸強寬頭得一尺二寸牛強又約一寸窄頭淨得五寸強寬頭淨得一尺二寸牛強又約一寸頭在上橫去殺縫合衣處寸餘則窄頭之寬亦可六寸而齊下圓轉殺去以取平衡者約去二寸許則寬頭亦只得一尺二寸如此而成衣之後去其殺縫若干狹十有二幅非加襟也

附家禮緇冠　邱氏用烏紗加漆爲之裁一長條約一尺四寸其圍之兩旁各廣三寸前後各廣四寸又用一條廣四寸長一尺五寸以爲武其兩旁牛寸之上爲竅以受笄牛寸上正當頂骨邱氏疑武長一尺四寸則是齊眉大冠而高僅以受笄一尺五寸其縫之材當長一尺四寸之二寸牛強寬頭淨得一尺二寸牛強又約一寸頭在上橫去殺縫合衣處寸餘則窄頭之寬亦可六寸而齊下圓轉殺去以取平衡者約去二寸許則寬頭亦只得一尺二寸如此而成衣之後去其殺縫若干狹十有二幅非加襟也

九寸廣六寸裳積之乃四寸合縫於武去殺縫乃得合度

右深衣考

周禮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爲赤舄複底曰舄赤舄冕服之屨也黑舄元端服之屨也赤繶繶屨下緣黑繶也黃繶赤舄則以青絲飾之屨則赤繶也黃繶黃句以青絲飾屨之首也素屨順裳色此蓋弁服冬用葛屨夏用葛辨外內命夫命婦命服之屨也命婦則皆黃屨功屨皮屨散屨其餘雜屨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

家禮黑屨白約繶純綦按儀禮元端則用黑屨素積則用白約繶純綦若黑屨則當青約繶純綦○制白皮或細布爲屨而黑緣爲約純長一尺三四寸許當中交屈之以其屈處綴屨頭近底處立起出屨頭一二寸岐爲二復綴其餘於屨面上交加左右而分其兩頭綴屨口邊爲約復以黑絇爲繶約繶於牙底相接處綴其縫中又以黑絹緣其屨口曰純約廣一寸又於屨後綴二黑帶以係屨曰綦

右屨考

周禮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元色畫雉凡婦人之服褕狄青色畫雉闕狄赤色刻雉鞠衣黃色皆衣裳同色裏以素沙展衣白色緣衣黑色素沙裏也以爲內外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素沙凡祭祀賓客共后之衣服凡命婦共其衣服若喪哀亦如之三狄皆祭服所以躬蠶之服展衣從王以禮見賓客之服緣衣御於王之服此三者當弁服以下者也

玉藻曰王后褘衣上公之夫人亦褘衣夫人褕狄之夫人君命闕狄子男夫人受天子之命者再命褕衣卿大夫褕狄亦褘衣卿大夫作鞠侯國之夫人命闕狄侯伯之妻士褖衣庶士之妻褖衣命士褖衣一命禮衣大夫士

右婦人服制考

學記曰不學雜服不能安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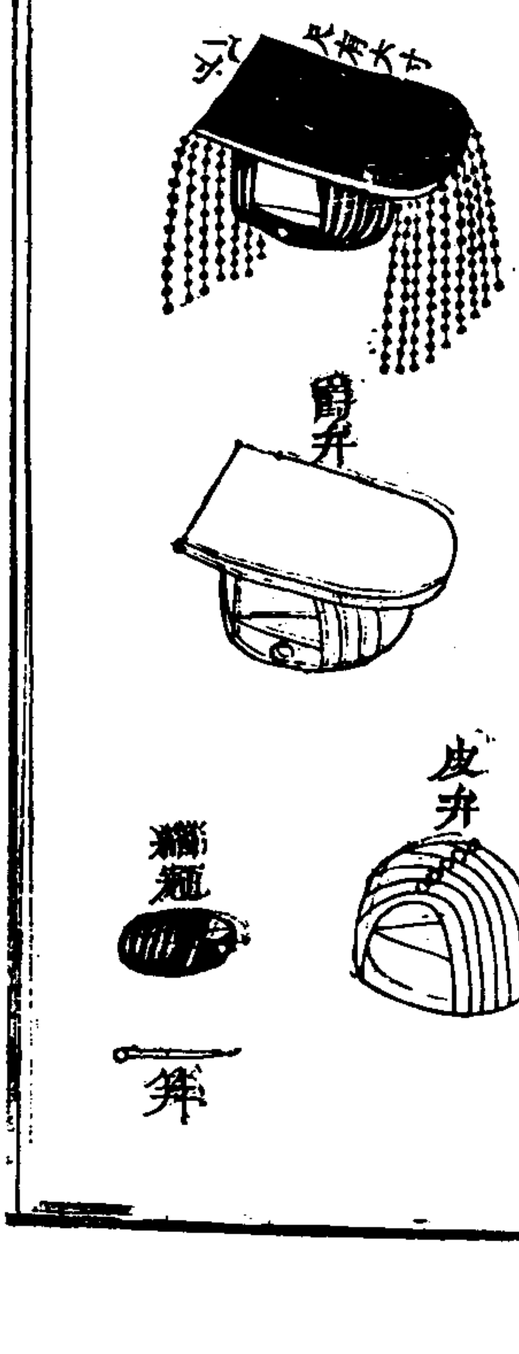
先王制服隨在不同各有精義服其服而不知其義則無以從容中禮矣故必學雜服而後能安禮如吉服之有衮鷩毳希元也所以明尊卑之等也嘉服之有弁韋朝端深衣也所以著大小之序也喪服之有斬齊大小功緦也所以辨親親之殺也其衣裳冠屨顏色度量尺寸帛布升縷各有定制不可踰越而天下之視聽以一奇衰無自生焉亦王者所以齊天下之大端矣君子察於是焉而得先王制度之意焉則致禮以飭躬亦且裝花閃緞之衣娼妓爲金寶珠翠之飾民貧財盡猶且競逐繁華又且姦人射利而使帽服之制日新月易愚民無知慕爲時樣一帽之制或貴或賤一袍之制時短時長而人安得不浮且偽而財安得不貧且匱蚊短於此篇考古衣服之制非爲以供博覽也非徒以資考核也亦非謂居今之世而可服三代之服也但學人覽此而或見先王之制法服固如是其精且密一於正而無衰一於儉而不奢焉其有以約其心身而可閉邪僻紛

華之志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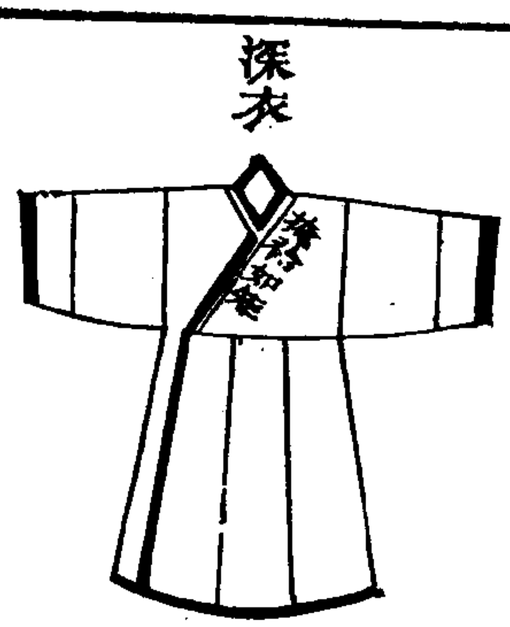
孔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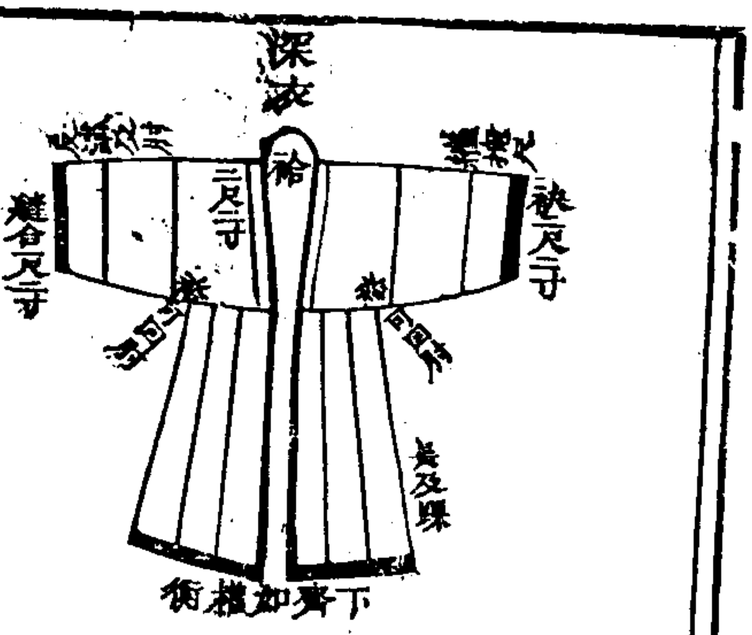
君子正衣冠節飲食而不恥惡衣惡食蓋其正之節之者所以持躬檢身而養生節欲也而不恥惡衣惡食者所存有在外物不足以累其心也故君子而知道則其心磊落光明以視斯世之勢位富厚何啻塗泥草芥焉若乃俗累未除則心體卑汚爲物牽掣縱有得焉無以自守安望有出人頭地之日乎未足與議聖人之深教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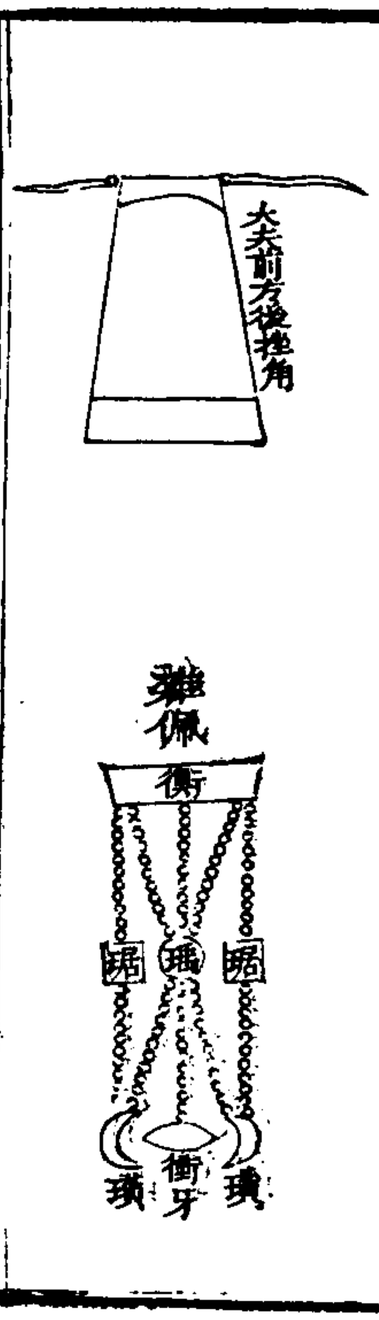
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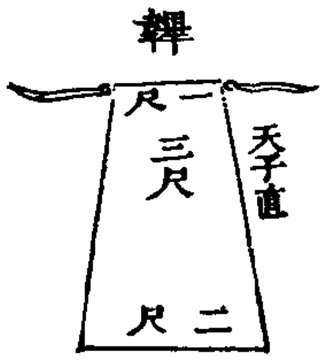


尺式此約以中人之同身寸尺當今六寸四分有周尺也後所圖皆合此尺爲度使有依據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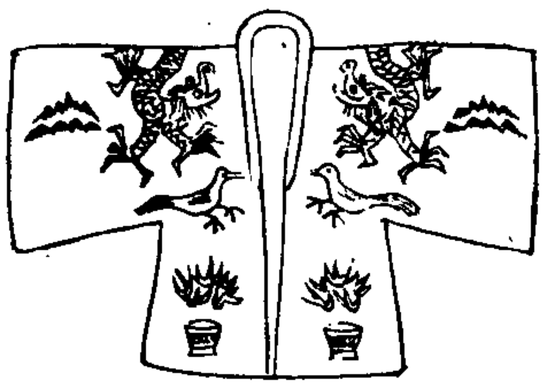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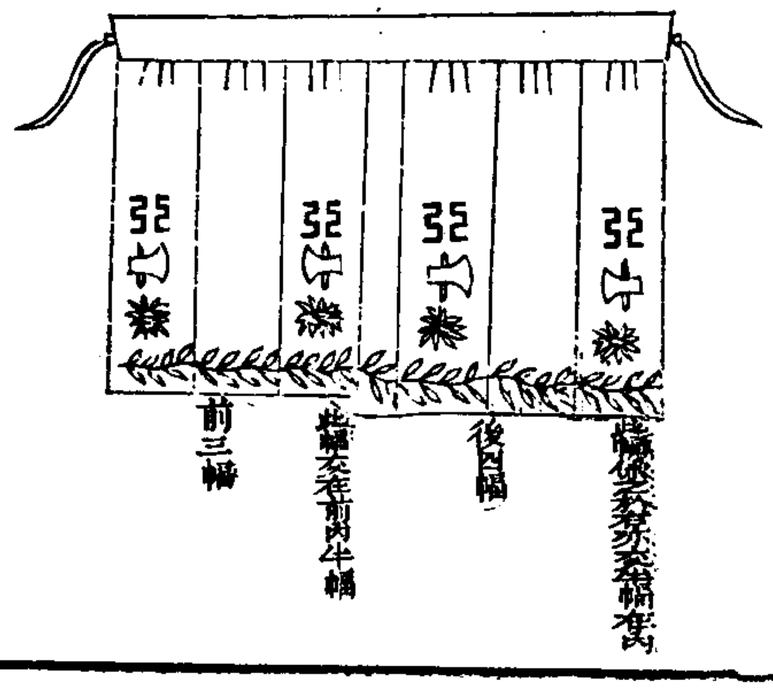












飲食

飲食所以養生而平其心也而過其節焉則以戕生而敗德夫自上古茹毛飲血以至聖人有作是興火食而粒烝民而飲食之宜夫亦既無不備矣乃或者窮口腹之欲而喪生破家亡國之禍亦以相屬焉是豈非不節之過歟蓋養生必以正而衛生貴乎周是以調和之宜烹飪之則若周禮內則有加詳焉是豈以肆其欲焉哉亦將以奉君親待賓客事鬼神供老疾以和其血氣平其臟腑而安其口體也若乃君子之自奉則或糟糠不厭食無求飽矣而傷生致疾之物邪慝不正之味則君子亦曾不以饑渴而甘

食飲焉凡以求口實之正故也聖人又以飲食之流至生禍也則又制為燕饗食祭之禮繁儀密節以防閑之其為後世慮至深且遠而後世之踰閑敗禮者又且即燕饗之名而恣其欲焉其暴殄天物僭踰狠藉殆不可勝道甚矣欲之易流而難遏也夫湛一之本人氣所同而攻取之欲不容不制君子知德以理主氣則於飲食屬饜而已毋以嗜欲累其心毋以小害大毋以末喪本養生養德之道其兩得之是有存乎其人者

禮記曰夫禮之初始諸飲食

飲食人之大欲始生而遂能之而有物有則則辭讓之

意恭敬之誠屬饗之節亦於是見端焉是禮始於飲食也於是而循禮焉則欲有所制而百端治於是而狥欲焉則理之正亡而爭訟起矣飲食之細故可無慎歟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

欲動於中而物宜失於外矣

孔子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過焉者膏粱也而厭之不及焉者雖饘餬餒敗而甘之不知其檢身將奚似哉

聖人非教人察味也然味之不知其檢身將奚似哉

易頤卦初九曰舍爾靈龜觀我朶頤

人人各有足以自養之正莫於外焉而自失其正矣亦不足貴深惜之也

禮記曰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之類弗身踐也

君子遠庖厨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

節口腹之欲亦以養仁心而愛物也肆其欲焉而物之生促矣

酯風曰六月食鬱及薁七月烹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

口腹之需有限而口腹之欲無窮肆其欲焉竭天地之藏而不足順其則焉取之至近而有餘故蔬果酒食取足於田園鬱薁荼樗不遠於山野昭勤事也介壽無遠方之珍常食僅瓜壺之薄明儉德也飲食寓尊養之宜家常適豐儉之節隆孝弟也有朴噩渾厚之風無侈靡營求之欲民志定也惟勤也故生之者疾惟儉也故用之者舒隆孝弟故民不爭民志定故下易治先王之風如此其厚也其所由來必有自矣

魯共公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嚥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强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其樂忘死遂盟强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

飲食男女所以生人而欲之流也皆足以亡國惟君子過人欲於將萌使之皆出於正焉則所以養生而去其害也

酒誥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

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
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酒以祭祀所不能廢然以爲身而喪德以爲國而喪邦
其禍烈矣君子可無慎乎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
醉
人惟蕩遊不事其事酣後沈酒於酒告以有正有事心
勤於所事則自無暇於沈飲矣飲不以德將則流而無
節能以德將之則不失其度矣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
小大德小子惟一

志淫好僻流蕩淫邪未有不自好異物始者惟土物愛
則心不放心不放則欲不流惟土物愛則能勤勤以思
則善心生惟土物愛則敎儉儉以節用則可繼盛酒而
使之惟土物愛則敎儉儉以節用則可繼盛酒而
其小盛之則其大忽以爲小而大德喪盛以爲大而細
行全孔子聖人而曰不爲酒困何有於我況小子哉此
又所以奪其恃也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
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武王因惟土物愛之意而寬其途則服賈亦不失爲恆
業勤職業以養親如是而飲酒則非彝酒矣何至於喪
德乎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敎爾大克羞耆惟君
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
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
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推祀茲酒之意而寬其途則羞耆亦飲酒之一事自省
而稽中德以羞饋祀則非彝酒而德將矣永不忘在王
家何至於喪邦乎紂酒而開之以飲酒且敎之以飲酒
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者歟後世若文帝之禁民種
秫已非德禮之化至若開酒榷以罔利是納賄而縱飲
也則何以化民成俗哉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敎不腆
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
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
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
縱欲生於無畏乃罔畏畏紂之所以沈酗也畏天顯畏

小民畏相而心常存矣何至於縱欲乎故觀頤養正亦
惟敬之焉乃所以節欲之主也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
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
王德顯越尹人祗辟
不敢者猶有時而敢不暇則無復敢矣以助君德助官
長爲心日孜孜焉而何暇飲哉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
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
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狠不克畏死辜在商

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
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
惟民自速辜
尉之無道至矣而核其實觀之則惟腆酒之故蓋飲食
滋味舉足溺人而亂精神荒職業暴心志喪威儀則莫
甚於酒也乃希放脫者猶藉是以自曠焉嗚呼殆哉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于水監當于
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予惟曰汝劼
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
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

辟矧汝剛制于酒
毖酒之教由外而內由卑而尊而責之君身君能剛制
于酒則德教沛然矣所謂以身教也剛者力勝已私之
謂沈溺於欲者柔而不立之故耳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
以身率而猶有不從則刑所不能廢也殺猶刑也
又惟殷之迪諸臣百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
臣工異于民庶貴貴也湎酒亦非羣飲則罪又有差矣
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
于殺

教而不改是怙終也
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重以責之康叔也
衛武公自戒之詩曰賓之初筵左右秩秩邊豆有楚殽核
惟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鐘鼓既設舉酬逸逸大侯既抗
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籥舞
笙鼓樂既和奏烝衎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
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
入又的彼康爵以奏爾時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
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

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幽幽是曰既醉不知其秩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僛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僊僊是曰既醉不知其邮侧弁之俄屢舞僊僊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太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飲酒之始治而終亂也以無禮以節之也因射而飲因祭而飲雖有狂夫不敢及亂是可見酒非能亂人人實肆其心以亂於酒也武公極形醉者之喪儀以自監在

武公豈出於此然而警戒之心不可一日忘矣○程子曰飲酒非惟不可使亂志卽血氣亦不可使亂又曰有人醉後益恭謹亦是未合於中庸須是要自然醉而益恭謹於亂德遠矣然中有不足是以強制於外焉則終非持久之道也

樂記曰簋豕爲酒非以爲禍也而訟獄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爲酒禮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

一獻如鄉飲酒禮範之以禮使人心有所矜持而不過其節焉酒禍遠矣

以上言飲食之當愼

論語曰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不多食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食不語寢不言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養生者無必求之心害生者有必卻之道調和之正有必盡滋味之美有不貪養正之吉衛生之周也而又推己心以及人敬鬼神而隆報本聖人之飲食不苟也如斯而已矣○說文糲一斛舂九斗曰鑿舂八斗曰糲糲一石舂八斗曰精鑿皆米熟之義○朱子曰古人祭酒於地祭食於豆間有版承之卒食撤去豆間有版以承所祭之食註言豆間之地便文也

曲禮曰共食不飽共飯不澤手古者以手取飯毋搏飯毋放大口飯放大其口以食飯也毋流歠長飲于口中也毋咤食口中食作聲毋嚃骨毋反魚肉已歷口而反之器中毋投與狗骨毋固獲必求所得毋揚飯發揚其氷冶而速飯黍毋以箸用匕毋噬羹以口噬食也毋絮羹就器中和以醯醢毋刺齒毋歠醢客絮羹主人辭不能烹客歠醢主人辭以窶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毋嘬炙併炙肉而食之貪也

羹之有菜者用梜其無菜者不用梜

尊客之前不叱狗讓食不唾

此君子飲食之禮節

曲禮曰凡進食之禮左殽肉帶骨者右胾純肉柔之左食濕故左羹居人之右羹濡故右膾炙處外非常饌醯醬處內以和食故處內蔥渫處末此加豆非食故處末酒漿處右以脯脩置者左胸右末乾肉而後熟之曰脯脩治已熟而後乾之曰脯脩脆曲處也食脯先末右末便取食也

少儀曰羞濡魚者進尾冬右腴夏右鰭祭膴

凡齊執之以右居之於左調和者右手執醯醬而左居羹器于左以便調也

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周人祭肺故于肺端割離之而不絕其中央以便手取以祭也

凡羞有湆者不以齊

尊者以酌者之左爲上尊司酌酒者在尊東以南爲上故左爲上尊壺者面其鼻

玉藻曰凡尊必尚元酒唯君面尊君享其臣則尊當君前示專惠也唯饗野人皆酒以味而已大夫側尊大夫士飲酒禮尊在兩楹之間賓主夾之

曲禮曰爲天子削瓜者副之四析而又斷之爲八巾以絺爲國君者綌爲大夫累之不巾別其皮去其瓜庶人華之析爲四片巾以綌爲大夫累之不巾士寢之去其蒂庶人

祭之

玉藻曰食棗桃李弗致於核瓜祭上環食中棄所操

以上進食陳列之禮

周禮大祝辨九祭一曰命祭君賜臣食而客祭之則命之祭二曰衍祭依所進殺之序徧祭之五曰遠祭之客主人延客祭三曰炮祭以炮燔之類祭四曰周祭徧祭之客主人延客祭取魚腊之屬六曰擩祭以肝肺菹擩鹽而祭之七曰絕祭絕取擩鹽中祭之八曰嚌祭以手循肺本循之至末乃絕以祭九曰共祭膳夫佐食之類共所當祭者授於君使尸祭之

少儀曰凡羞有俎者則於俎內祭

小子舉罰則坐祭立飲

其有折俎者取祭反之不坐燔亦如之尸則坐

以上飲食之祭

曲禮曰客若降等執食興辭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主人延客祭祭食祭所先進殺之序徧祭之三飯主人延客食竢然後辯殺主人未辯客不虛口虛口者食竟而以酒水蕩口也

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

玉藻曰凡侑食不盡食食於人不飽唯水漿不祭若祭爲已侏舉侏舉降也

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客祭主人辭以疏主人自置其醬則客自徹之

凡食果實者後君子火熟者先君子

少儀曰燕侍食於君子則先飯而後已小飯而亟之數嚥毋爲口容客自徹辭焉則止

曲禮曰卒食客自徹辭焉則止徹飯齊以授相者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此亦以降等之客言

玉藻曰一室之人非賓客一人徹壹食之人一人徹凡燕食婦人不徹

曲禮曰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長者辭少者反席而飲長者舉未釂少者不敢飲

玉藻曰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辯嘗羞飲而俟君命之祭則祭矣君未命則先飯嘗羞且飲而俟蓋已嘗則不祭矣此恐君之客己故也若賜之湯則先嘗湯然後飲

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有已嘗羞者則己不復辯嘗羞然亦飯飲而俟也

君命之羞羞近者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凡嘗遠食必順近食君未覆手不敢殽君既食又飯殽飯與醬乃出授從者此與論語侍食于君節參看

君若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飲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灑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矣三爵而油油以退

曲禮曰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御食於君君賜餘器之溉者不寫其餘皆寫

論語曰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

古禮散逸此其雜見者而公食大夫及鄉飲酒禮則全篇見於儀禮此未具錄

以上飲食之禮

王制曰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

內則子事父母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饘厚粥薄粥酒醴芼羹菽麥蕡稻黍粱秫唯所欲棗栗飴蜜以甘之堇荁枌榆免鮮者蕢乾者滫米淅滑之脂膏以膏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後退

養老事親之飲食

周禮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凡王之饋食用六穀黍稷稻粱菽麥膳用六牲馬牛羊豕犬雞飲用六清水漿醴涼醫酏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見後醬用百有二十甕王日一舉殺一牲也鼎十有二牛鼎九牛羊豕魚腊鮮腊也陪鼎三腳臑膮也物皆有俎以樂侑食膳夫受祭品嘗食王乃食卒食以樂徹於造庖人掌共六畜即六牲六獸麋鹿狼麅豕兔六禽鴈鶉鷃雉鳩鴿辨其名物凡其死生鱻薨之物共王膳與其薦羞之物及后世子之膳羞凡用禽獸春行羔豚膳膏臊牛脂油夏行腒乾鳥鱐乾魚膳膏腥生肉鮮魚秋行犢麋膳膏臊羊脂油冬行鱻鮮魚羽鴈膳膏羶羊脂油

內饔掌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割烹煎和之事辨體名（牲體之名肩臂臑膊骼正脊脡脊橫脊短脇正脇代脇肉物）（肉之物殺哉燔炙膾）辨百品之物王舉則陳其鼎俎以牲體實之選百羞醬物珍物以侯饋辨腥臊羶薌之不可食者牛夜鳴則痟（臭氣）羊冷毛而毳（毛長而結）膻犬赤股而躁臊鳥鼬色而沙鳴（毛悴而悲鳴）狸鼯臭豕盲眡而交睫（目失而睫生）腥臭馬黑脊而般臂螻蠃臭

此二條多與內則同

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穀六飲六膳六百羞百醬八珍之齊（穀宜）凡食齊眡春時（食溫）羹齊眡夏時（羹宜熱）醬齊眡秋時（醬宜涼）飲齊眡冬時（飲宜清）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菽

木曲直作酸火炎上作苦金從革作辛水潤下作鹹土稼穡作甘然五味之性與五行本性異者木散而酸斂火上而苦降金收而辛散水凝而鹹輭惟甘緩與土無變蓋物極則反也故素問曰肝欲散宜食辛以散之以辛補之以酸瀉之肝苦急宜食甘以緩之心欲耎宜食鹹以耎之以鹹補之以苦瀉之心苦散宜食酸以收之肺欲斂宜食酸以斂之以酸補之以辛瀉之肺苦氣上逆宜食苦以下之腎欲堅宜食苦以堅之以苦補之以辛瀉之脾欲緩宜食甘以緩之以甘補之以苦瀉之脾苦濕宜食辛以潤之脾欲緩宜食甘以緩之以甘補之以苦瀉之脾苦濕宜食辛以潤之以平心調劑之道矣周禮內則四時之和蓋以扶其時之所喜而抑其所旺乃所以平之也說者多未達其旨矣

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灋授酒材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成而浮糟泛泛）二曰醴齊（糟汁相將得體）三曰盎齊（色葱白盎然）四曰緹齊（色赤）五曰沈齊（糟沈）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方事於漉糟）三曰清酒（藏久而清）辨四飲之物一曰清（水二日醫薄粥飲）二曰昔酒（久釀）三曰漿以粔食（薄粥）四曰酏（薄粥為酒）和水

漿人掌共王之六飲水（即清）漿（以粥）醴（以糗）涼（以糗雜水）醫酏入於酒府

酒人掌為五齊三酒

籩人掌共籩之實朝事之籩其實麷（熬麥）蕡（麻子）白（淳熬）黑（淳熬黑毋）形鹽（築為虎形）膊（生）鮑（乾魚）魚（乾魚）鱐（亦乾魚）饋食之籩其實棗栗桃乾（梅乾）榛實加籩之實菱芡棗脯（菱芡棗脯四物為入籩）糗餌（糗屑）粉（餈糗粉為餌）粉餈（搗餈而粉）參（以粉）為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

醢人掌肆邊之實朝事之邊其實麷蕡白黑形鹽膊鮑魚鱐魚饋食之邊其實棗栗桃乾榛實加邊之實菱芡棗脯菱芡棗脯之多少各以其物之多少為之豆實葵菹（蓼蟲）蝸醢（蝸牛）韭菹（蝸醢）醓醢（肉汁）昌本（昌本）麋臡（麋臡）菁菹（鹿臡）鹿臡（鹿臡）茆菹（鹿臡）麇臡（麇臡）菁菹（麇臡）鹿臡（鹿臡）茆菹（麇臡）葵菹（麇臡）脾析（牛百葉）蠯醢（蛤蚌）蜃（大蛤）蚔醢（蟻子）豚拍（豕肩）

魚醢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
菜　鴈醢筍菹魚醢羹豆之實醃食以銀脊以粉雜煎稻餅糝食以粉雜煎之爲
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王舉則共醢六十甕以五齊昌本脾析
醢人掌共五齊七菹凡醢物凡醢醬之物王舉則共齊菹
醢物六十甕共后及世子之醬齊菹
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王之膳羞共飴鹽
邍人醢人所掌四邍豆皆祭祀所供然亦以供王故備
考於此

內則飯黍稷稻粱白黍黃粱此六種之飯　稻穀熟未而穫穗而取
理學逢源　卷之五　內篇物則類　三
膳膚牛炙羊炙豕炙四豆第一行　牛炙四豆第一行　醢牛藏醢牛胎四豆第二行　羊炙羊胾炙豕胾炙四豆第三行　醢豕藏芥醬魚胎四豆第四行　豕胾炙四豆第五行　二十豆享下大夫之禮　雉兔鶉鷃四豆享上大夫之禮　稻醴清糟黍醴清糈粱醴清糟或以
酏爲醴黍酏漿水醴卽周禮醫也　酒清白卽周禮三酒也事酒昔酒皆白
羞所謂羞邍也　糗餌粉酏卽糕粉資卽今之麻資也　皆和以
食凡食蝸醢螺醢而芼之食雉羹以菽配雉羹麥食脯羹雞羹以
羹雜羹析稆犬羹兔羹析犬羹兔羹和糝不蓼五羹皆各以
食椹之而不用糝也

濡豚包苦以苦實包其外實蓼以蓼實其中　濡雞醢醬實蓼濡魚醢醬實蓼此煮四物之法用醬皆所以調和也
腶脩蝮醢此二物配設以腶脩濡蝮醢而食也　脯羹兔醢以脯濡魚兔醢也　麋腥醢以卵鹽也
魚膾芥醬麋膞醢醬桃諸梅諸卵鹽
牛脩鹿脯田豕脯麋脯麕脯麋鹿田豕麕皆有軒大片膾　雉兔皆有芼烹雉爵鴳蜩小蟬子芝香蕈桐小栗或可食范蜂之類桐木耳蔆
梠今名鵝瓜風　棗栗榛柿瓜桃李梅杏楂似木瓜而圓短　棗薑桂此皆諸侯
加豆加邍之實
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士不貳羹胾庶人者老不
徒食
理學逢源　卷之五　內篇物則類　四
膾春用蔥秋用芥脈春用韭秋用蓼腯用葱菜　和用醯獸用梅鵝羹雞羹二者皆可羹
用薤黃　不以爲羹而鶉鷃雞鴽皆和以蓼鮒鱒烝烝二魚皆　雞燒雞未知何物　無蓼蒲如蘇荏之屬凡鮒鱒雞雉
不食雞鼈鼈之伏雞者　狼去腸狗去腎貍去正脊兔去尻去脊骨盡處
狐去首脈去腦鯉去乙魚腮骨　鼈去醜項下骨如鼈形
肉曰脫之脫其筋膜　魚曰作之削去其鱗　棗曰新之拭治　栗曰撰之撰去其蟲壞　桃曰膽之去其毛　柑橘曰攢之攢去蟲朽
雞肝鴈腎鴳與腕鹿胃此九物亦不食　雞尾不盈握弗食舒鴈翠鴈近尾肉鵠鶉胖脅側薄肉舒鳧翠鴨近尾肉

肉腥細者爲膾大者爲軒或曰麋鹿魚爲菹麕爲辟雞野豕爲軒兎爲宛脾（軒菹辟雞宛脾皆膾之別名）切葱薤實諸醯以柔之（作膾之法取生肉薄片如薤葉切之復細縷切之洗去血水又沃之以酒乃調以醯醢葱薤而食之）

羹食自諸侯以下至於庶人無等大夫無秩膳大夫七十而有閣（秩膳常膳也閣所以庋食物者）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左右夾室中各五閣也）大夫於閣三（於西夾室三閣也）五房中五（東西房中各五閣也）大夫於房中爲垤（垤食物）

五閣公侯伯於房中爲垤也

士於坫一（坫中庋以庋食物）

淳熬煎醢加於陸稻上沃之以膏曰淳熬（此即周禮所謂白八珍之一也）

淳毋煎醢加於黍食上沃之以膏曰淳毋（此即周禮所謂黑八珍之二也）

炮取豚若將刲之（殺）刲之（去其膚）實棗於其腹中編萑以苴之（編蘆葦）包裹之）塗之以謹（以墐泥）塗其上）炮之（燔於）火中）塗皆乾擘之（去其泥）濯手以摩之（洗手摩）去其皵（皵去其皵爲稻粉糔溲之以爲酏以付豚（以米粉調水爲）糊付豚糔之上）煎諸膏膏必滅之（然後以此豚糔煎以膏油其用膏以）沒於糔爲度）鉅鑊湯以小鼎薤脯於其中（以大鍋煮水而用小）鼎中置鼎鼎雜薤物析豚糔小鑊湯中也）使其湯無滅鼎（勿使鑊湯沒鼎）三日三夜毋絕火而后調之以醯醢（炮豚八珍之三炮糔八珍之四）擣珍取牛羊麋鹿麕之肉必（反復捶擊）孰出（夾骨肉）每物與牛若一捶反側之去其餌（以去其筋）孰出之去其皵捶熟乃出）柔之以醯醢（此即膾之）而去其膜柔其肉柔之以醯醢（此即膾之）美者八珍之五也）漬取牛肉必新殺者薄切之必絕其理（切必橫）斷其理）湛諸美酒期（浸美）酒中）朝而食之以醯若醢醷（此亦膾類八）珍之六也）爲熬捶之去其皵

編萑布牛肉焉（編萑加火上布）牛肉片於萑上）屑桂與薑以灑諸上而鹽之乾而食之施羊亦如之施麋鹿麕皆如牛羊欲濡肉則釋而煎之以醢欲乾肉則捶而食之（此八珍之七也）

一噣之以其膂濡炙之（以狗膏噣肝上而遠火炙熟之）舉燋其膂不蓼（舉燋其膂不蓼肝膂嗛食不用蓼也）此八珍之八也）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肉一合以爲餌煎之（此錫周禮糝食如今世之肉丸是也取稻米舉糔溲之小切狼臅膏以與稻米爲酏（狼臅膏狼胸間油也此即周禮酏食如今世之煎餅也）

古人飲食上下有等老幼有別大約見於周禮王制玉藻內則者如此至其調和之宜烹飪之節則又莫不有精義存焉所以平心理化不徒味美之爲事非尋常閨於物理者所能與也故備考之於此以見古人用物之精而飲食不苟也今中原北方飲食之制尚頗與古近而大江以南則駸而異之此又風土所囿有無容强者然而師其意焉可也

以上飲食調和烹飪之節考

孔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愼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古人飲食必以正而非有心於甘味也若所事在居食之間則市井小人君子所深恥也

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外慕重則道心微嗜欲馳而天性絕故人惟嗜欲澹泊而後天眞日見能全其天眞則此心泰然無適而不有自得其所之致非言語所能諭也若耽於聲色臭味之途而役志於文繡膏粱之奉則必患得患失長戚戚人終身戚戚無一息之可安而已人奈何不舍此而取彼乎

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不改其樂大賢之事也樂亦在中聖人之事也樂無往而不在富貴貧賤無與也已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此夫子所以獨與顏子歟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視天下歸已如草芥而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憂在性分而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憂在性分也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而爲天子之樂在性分也憂樂皆在性分袗衣鼓琴若固有之樂在性分也

所謂聖人無欲者若乃抑聲色滋味而强絕之此卽欲誘之深而不能自脫因是以出於不情也又豈聖人之

道哉

附飲食宜忌

稻屬木生於水秔稻甘酸平糯稻甘氣南方早熟者曰秈甘酸平南人日食所需北方有早稻甘香微寒壅氣大抵陳稻平新稻有滯熱氣不甚

黍屬火宜高燥苗如蘆有毛穗如稗而疏散米如粱而稍大有黑黃赤白數種北方食之南人不識也生成於暑性甘苦溫粘而壅氣宜爲酒黍米忌與葵菜炙牛肉蜂蜜同食秫黍種南方有之謂之榛粟又謂之蘆粟其粒圓大性甘苦溫良芙其黑且大者卽秬黍也宜爲酒甘溫平

稷屬土苗穗皆似黍色黃不粘

穀之長也性甘平忌杏仁

粱屬土穗如狗尾有赤白黃青四色有粳糯二種南方謂之粟北方謂之穀性甘平逐水陳廩米爲良其糯者性甘苦溫宜爲酒多食壅熱壅

麥小麥曰來得金氣而生得火氣而成性甘辛平磨之爲麪其麪性熱其麩性涼變中洗出謂之麪筋及小粉涼平能解麪熱南方麪熱小毒北方麪平以爲牟大麥性甘平養人常食與蘿蔔同食良不可與粱米相同久食辛平養人其粒大而色赤者大麥也其芒長而粒扁而青粘殼者青稞麥也性味同今人以青麥爲麩入藥消食良又麥蘗以爲餳糖又大麥以造火酒性大熱爛腸

菽屬水莢穀其類大小不一鳥花介賓大黑豆性甘鹹寒不利於胃常食小黑豆甘鹹涼補腎最良大白豆小白豆甘寒胖大黃豆小黃豆甘平大青豆甘香平大抵諸豆不利於胃赤豆圓短性甘平豇豆赤黑而長可雜稻粱爲飯菉豆甘酸鹹寒大能解草木藥石之毒今人以作粉以發豆芽俱佳赤小豆色朱而有黑人藥利小水良性酸寒腥澀不堪烹食外又有胡豆卽蠶豆甘寒滑有蹊豆粒圓小性甘平

麻孝麻子也連殼謂之黃性甘辛苦平有小毒去殼謂之麻仁甘苦寒滑無毒能平不正之氣益氣補中多食則

損陽消腸胃此非脂麻也脂麻種葉與麻同節間甚茂子有黑白青三種多脂故謂之脂麻性甘苦平滑黑色者良炒食甘香而煙不益人其大者謂之巨勝入藥通閉塞補肺腎

苡　雕菰生水澤旁與稻同性其苗似薑其實大而尖黑如漆其穀堅其米如小麥有滯性寒滑甘淡俗謂之狗矢珠又名菰菰星本草以混菱白非也薏苡補中益氣去脚痹相傳以爲出南原本有其種眞定出此　御麥苗如薏苡而高大穗出於頂而實結節間包中形如

薥　屬水葉如杏而柔滑赤莖白花結實成簇三稜色黑胥之爲麪性甘顆寒滑解熱毒毛毒發冷疾痼疾秋種秋熟出崑川安順諸處味苦有毒

蕎而其居民苗蠻賴此充食

不甚益人　陽苦蕎

酒辛熱亂人性情燒酒尤甚少飲之可以養陽行血脈多飲必至傷人且多俟事凡酒漿照人無影者不可飲酒自耗不可飲不宜合人醯酸溫斂陰斂氣辟惡氣敗血乳飲忌甜物忌與柿同食醯米醋爲佳酒醋傷人腸胃

麻垫葉與麻同節間甚茂子有黑白青三種多脂故謂之脂麻性甘苦平滑黑色

以上穀類

葱　園而中空有數種性溫辛薰發散震木之氣也爲菜之長和百味忌蜂蜜

蒜　葉如葱根如胡荽而小今葛蒜水晶葱是也性辛熱薰香蜀火忌蜂蜜及犬肉魚膾時珍以胡蒜之赤者當之

胡蒜　大蒜葉似薤根如蒜甘辛熱薰辟蟲蛇煖也毒鍊腸胃多食則損目且傷五臟之氣

韭　屬土甘辛溫薰補陽益腎忌牛肉蜂蜜

薤如韭而葉闊光澤粗硬味甘多食損神健也忌蜂蜜

蓄似葱中空而方與木之氣也甘辛溫薰多食傷目忌蜂蜜

芫荽　似芹而氣薰性甘溫去寒發汗多食發痼疾李廷飛以爲葫子悞也已

葵　葉圓大覆足花小紫白南人謂之馬蹄又名蕲菜吳楚蕲黃間野生故名楚葵浙閩間家種之昔人以葵爲百菜之主性甘淡寒滑不宜黍稷且畏寒米忌天行病後忌孕婦食滑胎被大囓者食之難愈外有吳葵者一丈紅花也花如木槿有荊葵者花大如錢紅色紫文本草以爲紫荊悞也有秋葵者側金盞也花黃色有戎葵向日葵也花黃大如盆盤黑豉簇其中如西瓜子可供果實諸葵性皆寒消落葵又名藤蕲葉卽胡胭脂也蔓生葉圓尖光滑性甘寒滑多食令人腹痛反胃欲吐發瘡毒

菜　若蓮葉厚有土氣甘寒滑多食動氣破腹發瘕癖

頗稜　波菱紅根綠葉過朔乃生得月之精子如蒺藜性甘寒滑能解炙炮火毒牛蹏羊蹄菜野波菱也性

以上菜類

甘酸寒或云卽酸莫根可塗疥癬

蓯蓉　商陸赤白二種一名馬鞭似波菱之類而高大性酸寒得陰氣多逐水殺蟲蠱治癖疥食人禿髮其赤者多食令人見鬼

苣　苦萬苦寒解熱祛煩涇精止泄解蛇蜴之毒

罌粟　似苦萬苗可食花大如吳人種以爲玩一名麗春結子如罌罌中黑粒圓小如粟性苦寒澁能補益澁精止瀉痢解熱有數種紫花葉圓微青花葉長甘澁及虎肥者宜

萵苣　有數種白菘圓葉長莖謂之箭幹白菜鎮江人醃藏之最爲脆美亦有短莖花葉者性寒甘淡多食動氣忌

生菜　萵苣之甘肥者宜食解炮炙毒

之謂之萵筍味香美

黃芽　黃菘短莖葉黃白色浙杭人霜雪採之食之脆美甘滑又謂之牛肚菘性冷

一名三月青一名瓢兒菜葉青黑色矮叢金陵瓢兒菜葉多皺春月烹食

蔓蓍　今油菜子可榨油道家以列五葷性甘辛溫薰多食破氣損陽發瘡

黑菘　名時青

封蒿　江北謂之大頭菜　性甘平宜人

來服　食下氣煉五臟　破癥結解麪毒忌地黃何首烏葛根

南人以當蔓菁　悞也

南人不識蔓菁耳

芥　有數種青芥紫芥性辛溫益神明去穢氣多食動風破氣忌兔肉鯉魚　白芥甘辛溫子甚消溼痰豉

芥　甘滑寒多食　寒中腹痛

同蒿　菊花菜甘辛溫宜生食多食動氣　斜蒿似青蒿文理偏斜甘辛溫香　蔞蒿似蔡而肥生澤

畔苦辛溫香多食動氣　蔡溫去寒溼白蒿野艾甘苦辛寒溼宜五臟　藨蒿甘香溫葉如前剪羅　莘蘋蒿平頭

蒿　一名香蒿甘溫　鼠麴黃蒿人春月採以摻米爲餈

薺　芋菜小薺甘香溫中上已採戴之以避蚤蝨　名蘇麻其子亦可炒食性甘辛溫

田眼　鵝兒菜黃花苦溫解結氣　馬蘭花似菊青紫色甘苦寒解熱香溫辟惡煖血海　苦薏苦寒消血結多

芹　有水芹旱芹馬芹甘香溫止血　石龍芮鴨脚菜甘溫香滑有毒

血益氣養精三月忌食　水堇

食令人少氣腳輭

切鱗介物毒　荏　白蘇一名蘇麻其子亦可炒食性甘辛溫

蘇　紫蘇辛溫香解一切風去寒多食令人少氣閉口者殺人惟麻仁解之　荏　白蘇一名蘇麻其子亦可炒食性甘辛溫

寒多食令人昏目少氣　茱萸　吳黃辛溫去腸胃寒熱上清耳目利咽喉

薄荷　性辛寒祛風熱上清耳目利咽喉

多食令人盜汗不止　猫食薄荷則醉

荻蒿　有赤紫白高下數種莖高大而上直雖火之莢也能明目逐水煞蟲感淫熱爲多甘鹹溫滑動風爛瘡忌鼈

莧　莧菜有刻缺子如莧子而細赤紅灰性甘平能殺蟲鬾　蒺藜葉

馬齒　莧　酸寒得陰氣多殺蟲養血止腰重　豬齒　似馬齒而葉小　龍芽　一名指甲

草生水流石上肥脆可食　酸大寒可敷治火瘡熱毒

落帚　亦謂之蔡又名千心妓女叢生多枝如帚甘滑而香南方人不識也

糲上生者不可食

本有紅粉有小毒

蕵　魚腥草一名豬鼻孔辟蛇蟲毒葉圓尖厚背紫氣重多食損陽

荇　接余葉圓滑浮水面葉背紫氣重多食損陽

有水泡性甘酸寒滑解毒　蓴　鳧葵莕也似荇而葉圓甘酸寒滑多食令人腹痛

蘋　田字草四葉合莖外圓中

田字性甘酸寒滑

藻　馬藻一名葦藻葉如竹一節一葉肥脆可食非鴨舌也

蘊藻聚藻即蘊絲也可瀹爲菹性俱寒滑而消痰有

腥氣多食動風破氣忌兔肉鯉魚

損陽

解雲　穀紋草葉圓尖光滑有文花紫色春月可食甘寒滑

空　性甘寒滑

大解蠱毒

薤　辛溫不薰通神明去穢惡除寒溼然多食亦能耗氣忌鼠糞令人發霍亂

大蒔甘辛溫香煖腸胃去積冷損目發瘡　小蒔蘿　性同　八角　番蒔蘿木生性同

痛然多食令人

茴香

茉　花茉辛熱和中下氣去腹下寒疝多食令人少氣閉口者殺人惟麻仁解之

寒多食令人昏目少氣　茱萸　吳黃辛溫去腸胃寒熱上清耳目利咽喉

桂　辛熱去寒活血補火多食血妄內熱傷人

華　茇　雞心椒番椒島番習食辛溫去寒忌犬羊肉

蒟醬　扶留藤即蔞茇之類嚼食之性大辛熱宜烹瓜食忌犬羊

薯蕷　甘溫滲溼益精補中　山藥　甘溫香美健脾去溼益精補中

芋　甘辛溫補中益氣多食滯氣　慈菰　甘平益氣多食壅氣脚軟

老芋殺人其荷能斂盜汗

參　其類甚多惟青蔘香蔘入食料明目溫中苦辛溫能去禽獸驚死之氣故古人多以實腸豚魚之屬

蒴藋　百合土之精也甘苦平
益氣去痰除邪安肺
甘露　地釀下氣行血蟲忌與魚同食多生寸白蟲
蒟蒻　似芋莖葉如南星而斑取其根磨粉灰水治之可謂之蒟頭粉甘辛溫治消渴下氣去痰然有毒忌
諸魚及南星
萱　金針甘寒滑解憂去鬱結
黃花　鹿葱花似萱而花小薄其葉亦可食性同赤花也性似山丹花
白瓜　除熱消腫秋月食之傷人胃土越瓜稍瓜菜瓜甘酸冬瓜水木之英甘寒除煩止渴多食寒中滯飲忌天行病後忌魚鮮牛乳
胡瓜　黃瓜性絲瓜天羅紡線甘寒去熱解毒秋月食之同越瓜南瓜甘溫有小毒補中益氣多食塊磊
番瓜　苦寒益氣清心明目
苦瓜　似紅壞而長小亞腰之形有花斑青白之色性味苦寒滑除煩去熱
腸種類不一有圓長多食傷胃氣吐利寒中滯飲其苦者不可食

落蘇　酪酥腸胃秋後食之氏昏目
茄子　甘寒滑伐
白豌豆　甘平益脾去熱解毒
扁豆　甘平益脾去熱解毒
沿籬豆種類不一白豆赤豆甘苦平
豇豆　酸甘平補腎多食滑腸
刀豆　甘平補腎歸元
虎爪沙　虎爪豆甘鹹平多食噦雜令人足癢貍沙玉豆甘鹹平性同
蠶豆　甘苦平滑益氣多食發瘡滯腸
蕨　甘寒滑多食發瘡滯腸有毒
菱　食寒中忌蜂蜜多食氣寒中敗腎有毒
白蒲筍　甘淡寒滑伐
茭筍　甘寒滑多食動氣發瘡癬忌羊肝同食令人盲目苦筍苦寒大
竹筍　玉筍紫筍皆甘辛寒多食動氣發瘡癬忌羊肝同食令人盲目苦筍苦寒大
大抵筍得震木之氣陽少而恕陰多而寒也
木耳　甘寒滑白色者良補心行血去汗益腸厚胃然有毒凡仰生者采歸色變者欲爆不生蟲者夜視有光者生槐樹上者皆不可食
石耳　甘寒滑去火熱毒多食寒中
蕈　菌菰不一類北之羊肚麻菰天花菜南之香蕈皆珍味然木之餘氣蘊淫熱而生有毒甘寒動氣發瘡其新採紅菰草菰尤不宜食宜忌畧同木耳中蕈毒者靈芝甘草菉豆雞卵皆可解之

以上蔬類

梅　陽生而華陰生而熟色青味酸純乎得木之精肝膽之果也酸溫生津除煩調和眾味然多食緻筋損齒發瘡忌黃精豬肉及凡禽獸之腎
李　酸而有苦性溫與木之氣去熱調中忌臨水食之忌漿水忌雀肉忌浴後
杏　甘酸苦熱色赤成於盛夏木火之精心之果也多食動宿疾脫眉髮其仁能爛金錫火尅金也杏仁順氣生血散血其有雙仁者不可食

棗　甘鹹涼平介生卵實木之氣去熱調中乾食之補腎活血多食壅氣生蟲難化脚重榛種性味皆同栗益氣
芋　甘寒滯氣
柿　甘寒澀熱忌葱薤忌魚膾忌生食忌與犬馬肉同食金水之果也安中益氣多食則生桃甘而有辛燥熱西方之金肺之果冬桃為良以得金水之正也夏桃燥熱忌鼈忌白水食桃後不可浴令人淋
榛　甘溫色赤味平介生卵實木之氣腎之果也宜風二種性味
李　酸而有苦性溫與木之氣去熱調中忌臨水食之忌漿水忌雀肉忌浴後
杏　甘酸苦熱色赤成於盛夏木火之精心之果也多食動宿疾脫眉髮其仁能爛金錫火尅金也杏仁順氣生血
梅　陽生而華陰生而熟色青味酸純乎得木之精肝膽之果也酸溫生津除煩調和眾味然多食緻筋損齒發瘡忌黃精豬肉及凡禽獸之腎

以上蔬類

木耳　甘寒滑白色者良補心行血去汗益腸厚胃然有毒凡仰生者采歸色變者欲爆不生蟲者夜視有光者生槐樹上者皆不可食
石耳　甘寒滑去火熱毒多食寒中
蕈　菌菰不一類北之羊肚麻菰天花菜南之香蕈皆珍味然木之餘氣蘊淫熱而生有毒甘寒動氣發瘡其新採紅菰草菰尤不宜食宜忌畧同木耳中蕈毒者靈芝甘草菉豆雞卵皆可解之

榧　其實無鼻和中蜀土山榧消肉食去滯伐脾
香榧　有大於木瓜色黃而香火之類婆果也甘酸香溫補中益氣多食閉百脈南人以為桃屬誤也淋檎即花紅西京雜記所稱五色柰也又謂之文林郎果甘酸溫除煩止渴生津今人以美者為花紅稍澀者為淋檎
林檎　木瓜酸溫得木之精理血氣已風淫去腳氣忌近鐵器
楹　似榧而短小於木榲桲性熱氣生津北方之類婆果也甘酸香溫補中益氣多食閉百脈南人以為桃屬誤也淋檎即花紅西京雜記所稱五色柰也又謂之文林郎果甘酸溫除煩止渴生津今人以美者為花紅稍澀者為淋檎
柰　北方之類婆果也甘酸香溫補中益氣多食閉百脈南人以為桃屬誤也淋檎即花紅西京雜記所稱五色柰也又謂之文林郎果甘酸溫除煩止渴生津今人以美者為花紅稍澀者為淋檎
黎　甘鹹寒水行之精霜雪之氣味純甘而色白者佳有赤黃色者解勞熟快脾胃多食寒中其赤白味酸澀者不

佳
柿甘鹹澀寒除金之果乾有白霜乃佳棲烏柿多油冬潤肺消痰厚腸胃多食寒中忌蟹　棲月乃可食　君遷子丁香楞柿性味並同
橘五行之英而得金爲多甘酸溫多食熟肉酸皮辛香去邪和中寬氣忌獺肉狗橼佛手柑辛溫中生痰其皮陳久消痰化氣寬中忌蟹　金橘金豆甘辛溫快氣寬胸利氣
多食柑甘寒酸生痰甘　金柑牛奶橘食其少氣忌蟹皮味甘辛酸香　柚壺柑九頭橙柑忌蟹
名桃櫻桃熟於純陽之屬火多食能壅氣內熱　甘熱之月甘熱忌
郁李雀肉
枇杷酸溫有毛屬於肺金能斂肺氣多食傷脾忌炙肉麪食
楊梅甘酸苦熱赤色熟於盛夏蒸溼熟忌生蔥蒜韭
棋榛白石棗一名金鉤一名羊矢甘溫木火之氣漢指頭甘溫作阜莢而實實如鬼饅頭
橄欖解酒醒下魚梗一名難距一名青果氣解酒毒
荔枝南方火德之果甘酸溫色赤夏至而熟生食香美而令人熱中脹滿乾食則補益元氣溫五臟煖命門生津去痾益神智蓋其生必雙荔其形似核亦可治疝
阿駔無核剖之有白汁甘溫和中養血
龍眼亦荔之屬然秋熟得土金之氣甘溫平和不甚熱能補中益氣養志歸脾
槚木如杉赤色苦甘溫屬火心家果也能祛寒痰潤肺殺蟲忌兔肉菉豆
白果陰銀杏鴨脚白色甘辛苦寒屬金肺家果也生嚼能斂止嗽止白濁止泄精益金生水熟之色青能壅氣
小兒食之夜驚忌與鰻鱺同食
羌桃然連黑皮則平去黑皮則熱其油壞者不可食
松實出遼左及雲南苦辛甘溫潤肺和中寬氣忌胡羊
長生果醬豆落花生甘溫多食生痰惹咳忌黃瓜同食
檳榔生於南方得火而性寒平苦辛消痰化氣殺蟲去瘴通徹上下闔闢人合扶留葉常食之然多食亦耗氣　馬檳榔苦寒多食耗氣損陽
棗蓾甘酸平宜老人利水養陰　葡萄甘酸熱利水道然多食熱損脾
瓜甜瓜香瓜金瓜皆甘酸寒滑消煩止渴解暑多食寒中　西瓜甘酸寒滑同諸瓜其瓜子仁性甘熱能引
咳生痰
安石榴火行之氣甘酸熱不益人忌鵝肉其酸石榴皮味酸澀能澀腸止水瀉
橘苦橘苦甘微寒益氣濟飢止瀉　甜橘甘平益氣濟飢
榔子甘苦溫性同栗
橡櫟之小者苦澀涼平作粉皆可以濟飢實腸胃
蕉甘寒和中益胃消痰解熱多嚼寒中一種有白蕉紫蕉生食爲佳有荻蕉瘦硬少汁壓蕉晒之爲餅有白蕉砂糖氷糖甘平消痰潤肺和中開胃前熬爲糖性反甘鹹熱色赤能去汚行血去傷
蓮水土之英甘苦平澀補脾胃交心腎欲健脾和胃則去慧食之飲交心腎則連慧食之　藕甘平澀行血去汚生新益下焦節止血忌鐵器
芡雞頭蓮其實甘鹹平補中益腎去溼然其物難消多食亦動風令人腳軟
芰水菱甘鹹寒滑四角爲芰二角爲菱多食令人損陽　菱鐵菱可爲粉性同上
鳧茈甘寒鹹滑祛煩解毒消丹石爛銅鐵多食令人寒中損齒

以上果類

茗金水之英清肅之氣苦甘寒收斂精神滌除穢濁祛煩止渴消食化氣上清頭目高潔宜於雅客然過於尅削

伐脾傷胃有無形之害○宜興陽羨新安松羅江西西山江北六安浙江江郎皆炒製新茶有火氣陳久乃佳武夷雖炒製而火氣不甚湘潭湘陰四川蒙山雲南普洱多蒸製消食爲最山東蒙頂乃石上結成其性尤爲清冷不飲伐脾胃寒中忌椎

皁蘆 苦澀苦甘大寒明目利水祛煩去大熱多飲伐脾胃寒中忌椎

榆 甘滑解粉同麪毒解粉榆

莠其 烏藥葉苦溫消食殺蟲去積寒氣

以上飲類

牛 黃牛土畜甘平健脾和中補益獨肝者不可食黑身白首者不可食夜鳴者不可食凡舍歇自死者皆不可食牛肉忌黍米酒忌乳甘鹹寒和中益陰補血蔥薑宜同稻食益不及黃牛宜忌並同

水牛 甘寒補益勞益氣血多食發瘡疥水腫人不可食金畜甘熱補虛勞益氣血多食發瘡疥水腫人不可食獨角者不可食毛穀者不可食忌羊身首異色者不可食忌酸物忌魚膾胃忌與犬肉同食沈

以上獸類

鵝 甘平補虛解百藥

鴨 甘涼補中利水消食解毒

鷄 甘溫補中益陽解毒補腎主治翻胃反胃殺蟲去風痰消痞積

鵪 甘平補中益氣

鴿 甘鹹平補虛解毒

鸛 甘平補虛解毒

鵝 甘平補虛解毒

以上禽類

鯉 甘平補中益氣利水通乳下氣消腫治黃疸

鯽 甘平和中補虛利水通乳

鱖 甘平補中益氣

鱸 甘平補中益氣

鯇 甘平和中暖胃

鯊 甘平和中暖胃

鱔 甘溫補虛助陽

鰻 甘溫補虛助陽

鯰 甘平補虛

鯿 甘平補虛

鯽 甘平補虛

鯉 甘平補虛

鯊 甘平補虛

鱔 甘平補虛

鰻 甘平補虛

乳酪酥甘緩寒和中養陰
惡合豬味忌熱酒

以上獸類

雞水禽有火巽象甘辛溫補氣血動風熱元身白首者六趾者四距者死而足不伸者抱子者不可食閹雞能啼者有毒小兒忌食有風病火病者忌食病蛔者忌食忌蒜芥桃李蔥糯米忌犬忌兔忌魚膾閹雞補虛寒爲良食雞去血肝消痞積卵忌獺忌魚鮮卵難尅化多食成痕

鵝水禽有木震象甘鹹寒滑陰除虛熱鴨雞不宜食有風人忌食有痰疾者忌食有瘡疥人忌食

鴨水禽有火坎象甘鹹寒滑陰除虛熱鴨雞不宜食近尾肉不可食黑色者有毒忌鼈胡桃豆豉李

鴿金禽甘平調精益氣殺蟲解毒忌桃李

鳩鶻班鳩皆同甘平明目益氣補中忌李

桑椹去火忌

理學逢源　卷之五　內篇物則類　十三　敬業堂

雉火禽甘溫補益人亦動風宜冬食忌不宜春食忌胡桃木耳蕎麥卵忌蔥

鶉錦雞甘溫長尾雉甘溫宜鵪食之強志益氣解毒益人聰明鷓炙食忌蕎麥

竹雞甘溫補鷓鴣越鳥甘溫解毒強志秋時益氣夏毒不可食忌筍

鶉火禽甘溫補益強志益殺蟲鷓鴣有生豬肝不宜春食忌菌蕈

鶩田鶏鴨也忌同鶏

鴈陽鳥甘辛鹹平有天鵝濡鴈無後趾補益風及瘡疥人忌食鵠同鴈有毒忌宜同鴈

鵪陽鳥震象甘寒解毒強志益力惟頂上朱及血皆不可食

鶖禿鶖甘溫食之強力

鳧水禽有火甘寒平胃交鴨刁鳧甘寒已心腎忌木耳胡桃豆豉鴨鶩甘寒狂疾鶖鶩甘寒動鷄鵝紫鶩鴛甘寒泊驚邪殺蟲蠱忌同鳧

爵諸雀皆甘溫能壯陽益氣忌李忌諸獸之肝

鶸鷯鳥多腥穢鵪肉獨宜爲炙強志益氣力脅下肉不可食

以上禽類

鯉屬火甘酸熱益氣行水能動風卵忌猪肝

魴鯿甘平

鱖也甘溫多脯鱮之大首鯇草魚甘溫鯖魚之雄甘平涼益力已

鱒赤眼甘熱鱒類大鱗忌大肉鯉甘熱動風

竹魚補益人行水

鯊甘溫多膏味美

葵豆藿麥醬

瀕忌葵菜忌芫

鮭甘熱多食冷中忌寒

陽鰴甘熱味薄

石首俗謂之鰲魚甘平宜人開胃益氣勒魚同石首

鱓甘平益腎補虛

鮚甘熱味美發痼疾

鯽魚也屬土甘平溫中健脾忌沙糖

芹菜麥門冬猪肝雞雉鹿猴肉

鯽烏嫡小魚甘平健脾

鱸甘平益肝腎鱸肝發甘平魚無胃惟鱖有胃不可食忌乳酪鱖去惡血補虛勞益力氣

鯊吹鯊也溪澗中小魚甘平益氣

石斑甘温與蜥蜴交其卵不可食令人腹疾

石鮅甘熱有赤白文

鱔黃頷也甘温忌荆芥

黃鯛甘熱味美多食令人内熱口渴

杜父益脾甘平

鯽似鮒甘苦温益氣

鰈比目甘平補虚益氣

鰿赤目甘熱

鱣黃魚甘温動風發瘡忌蕎麥其骨脆美

鮪鱘也甘温動風發瘡忌乾笋

鮠甘温忌雉

河豚鰒鮓其毒在肝不可輕食忌煙煤忌荆芥茗花梔梗附子烏頭甘草中其毒者蘆根解之

鮎甘寒滋陰理血赤目赤鰓無鬚者似鮎而長狹甘温皆不可食忌牛肝野豕忌鹿肉石鰾寒宜忌與鮎同

鱧魚甘温忌葵菜其膽獨甘能解毒生寒毒發瘡疾而忌甘草

鰻鱺甘温溪澗青鰻少毒補虚勞滋陰除熱海中黃鰻有毒然亦能補虚勞滋陰除熱海中黃鰻有黑斑背有白斑及肋首者無鰓者不可食

鱓屬土甘温補中益氣血滋陰長力血塗治臟風口眼喎斜黑色者望星者不可食大及一斤者不可食忌犬肉

黃魚甘平滑宜令糯稻食益脾

鰓旁有刺螯人又能作聲

鯽性味同鱓滋養不及鱓凡鰻鱓鯽皆忌白果

鯉不可食忌豕肉菰米瓜李莧菜鼈已瘡避忌同上

鱷甘鹹寒滋陰避溼補中其三足者赤足者獨目者頭足俱似鼈而大背有鱗甲長丈餘穴沙而居能吞牛馬亦食人

龜甘鹹寒滋陰除熱已風三足者龜山龜甘鹹食之可食忌莧菜魚蒜同食

龍甘温其肉雖腐不死其目雖斷首不腐去濕辟邪補中長氣力宜忌畧似鱷

蟹種類非一有赤蟹白蟹蝤蛑擁劍桀步虎蝑掐潮濕石蟹俗名土蜘蛛江蟛蜞越沙狗數九蘆虎蠘蟛蜞之名蟛蜞虎兩螯正赤皆不可食性味鹹寒散血辟邪主治跌撲損傷筋骨折傷接骨續絕止痛消瘀血明目消痰消瘰癧生漆成水春夏忌食孕婦忌食凡六足者四足者獨螯獨目者腹下有毛者腹中有骨者背有星點足不可食凡食蟹多則寒中腹痛吐瀉溲溷金錢石蟹毒者薑蒜蘇豉皆可解之蚌蛤之性味類最多此以湖澤大蛤之圓長者言蚌之最凡冷忌荊芥柿橘凡寒明目止渴去熱多食瀉泄蜆圓小者

蛤蜊鹹寒明目解酲

蠔似蚌而長甘鹹寒補虛去熱多食瀉泄

王珧鹹寒脆美解酲海月鹹寒大如鏡西施古蟹類甘寒江瑤柱辰蜃灰淡菜海婦人滋陰沙蛤甘鹹寒

蜬蜷養血補虛明目

瓦屋甘溫明目解酲

決明滋陰和血結附石文蛤水所補傷澀精益血

蠣蜬除熱補傷澀精益血

螺種類不一此以稻田圜螺言之性味鹹平利水止渴明目利水祛熱止渴青螺生溪澗小螺苦鹹寒以和中益氣力

多食黃螺滋陰除熱廣大螺蜬鹹平貝鹹寒養陰明目

寒中黃螺二足長尾血碧色益腎養血

黨性負雄十足近蒙其長足者曰望潮短足者曰鎖章拒八足益氣理血強志明目澀精其脊上有骨

烏蜬墨魚甘酸鹹平益氣理血強志明目澀精其脊上有骨

曰海螵蛸其口中

所吐黑汁能害人

鰕介蟲中之屬火者小者米鰕稍大魻鰕又大對鰕大者鮓海鰕性味甘鹹熟壯陽發瘡疥凡無鬚者腹下黑者煮之色白者皆不可食忌荊菜

飯鬱氣忌豕肉忌蒸菜

蛇橫蒲海蜇以蝦爲目性鹹溫補虛理血明目消痰消瘰破結治河魚疾解酲治酒毒然多食亦損人脾胃宜生食不宜炒食

石劫石劫卒來魚鹹寒破結

沙噀如牛臟頭甘鹹平

龍蝨海蟲如蜣蜋甘鹹寒補虛損已變猶

龍腸似蚓甘鹹寒養陰利水

蠑螈子也甘鹹溫今巴人猶食之

蜥蜴卵也取以爲醢今北方燕人謂之土子醬益氣力

蚳蜂之未成者潔白端好甘范鹹溫解毒忌葱蒜韭薤

蛹蠶蛾甘鹹溫中益胃去風祛痰忌馬肉葱蒜

蝦蟆種類不一有青蛙有蝦蟇有蠔蠣皆不可食有黃蛤胃健脾殺疳多食動痼疾發瘡疥其皮骨不可食甘溫溫中益之便閉中熱忌乳酪葵菜秋後有毒不可補益滋陰殺蟲健脾胃多食石蠣甘溫有毒忌葵荊芥

以上介類

夫飲食之宜書缺有間雖古今異俗南北異宜然類物之精可睹也醫者稱黃帝岐伯素問所論詳矣然可疑可信之間不無多所附會及陶隱居葛洪輩又雜以迂異之說此學士之所以不言也要惟以合於禮經者近是茲集其關於日用不背古不背今者酌百家而以已見附焉或亦孔子有所不食之道云

右脩五事之則

邑後學董鼎纘承
汪立中品端
余最賢重校
余龍光燦雲

邑後學俞鏡峻西同校開梓

理學逢源卷之五　內篇物則類

婺源汪　敬原名燦人集

書族姪　在渭南
理問書余　遊秀書參訂

後學董昌璵原名鼎校

內篇

物則類　經學　小學　大學　孝經　論語　孟子

經學　語孟總論　詩書禮樂　儀禮　禮記　中庸　學庸　文公家禮

詩書禮樂總論　易周禮　春秋　中庸語孟總論　易詩書　春秋總論　爾雅　禮樂　史學　六藝

經學

經常也六經記載之文皆以言萬世不易之常道也三代有詩書禮樂之教而未有經名戴記經解始列六經詩書易禮樂春秋漢始各以經學名家立五經各有博士易書詩春秋禮石刻乃列十有三經易詩書左氏春秋公羊春秋穀梁春秋周禮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孟子爾雅宋儒要義厥稱九經台三禮三春秋各爲一經也載籍博矣古人因經而有傳記如孔子易傳子夏喪服傳又如大學首章爲傳孝經一章爲經十二章爲傳傳記之流爲註漢儒諸經各有注註之濫爲箋疏如鄭箋賈疏之類箋疏之返折衷宋儒宋儒之後復濫爲講章論說詳矣夫儒者從事經學豈徒以涉獵堪誇而第是歷聖相傳其本乎天人性命之微以達之人倫日用之著者僅惟遺之載籍可攷而知學者欲格物以致其知舍經書其末由以得也獨是古之學者遜敏脩來積躬罔覺心惟身得何事煩言漢儒陋

於訓詁無得聖人之心然而學有專門人尊師說尙是口傳心受默識旁通故無能以見之實用而礪砥躬行非若後世之空縢口說也乃及箋疏作而學愈支離辭章華而文加浮僞觴濫於子雲相如波靡於魏晉隋唐縱覺不曰治經亦經學胥何當耶宋儒蔚興拂芟羣穢濂溪發其緒二程張邵張其府游楊呂謝振其風紫陽朱子集其成黃蔡眞魏承其系經學之明炳如天日矣生其後者何事旁求顧亦念古人立經垂訓其心謂何而程子朱子之闡明經義者又其心謂何而後人又且日分門戶言益支離謂非不反之身心而徒事文辭之過歟吁嗟乎月露求工風一時富貴故治經爲經之賊作文爲文之妖此豈惟經學之憂亦文人學士之羞世道人心之戚也然則經學如何而可曰折衷朱子焉足矣折衷朱子者如何曰無徇外無誇多詳說而探其源躬行以體其實焉斯可矣朱子讀經之法先以大學而繼及論孟詩書然後及於中庸大易終及春秋今由斯序而廣之先之以小學以培其基址進之以大學以定其規模廣之孝經論語孟子以窺其微言涵濡於詩以養其性情考繹於書以廣其事業範圍之於禮儀禮二戴以固其所守優游之於樂以幾於中和研窮之於中

庸大易以得其本源推行之以周禮而措諸治平權衡之以春秋而嚴其悖亂命討夫然後學之有成而六經在我章句訓詁爾雅所不可遺而非所徒事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彼以文辭而已者陋哉程子曰學者要自得六經浩渺乍來難盡曉且見得路徑後自各得一個門庭歸而求之可也見路徑知適道也各得一個門庭則覺有規矩可循矣

六經須循環理會義理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別

凡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倘書論語可以逐句看詩須通篇看乃得其主意所在易道陰陽春秋道名分皆須通部會來然後見理一分殊經常權變的道理若看一言半語則茫然不知所謂若倘書論語則逐句道理各足

六經之言在涵蓄中默識心通精義爲本

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爲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求聖人之心而吾之所以未得焉者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其必有見矣

讀書不必多要知約多看而不知約書肆耳須將聖人言語玩味入心記著然後力去行之自有所得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

而見意者也
漢儒談經以三萬餘言明堯典二字可謂知要乎惟毛公
董相有儒者氣象東京人尚名節加之以明禮義則皆賢
人之德業矣漢唐註疏多在沒要緊處敷衍爭訟以其在
儒只是見道不明訓詁上用功而不知聖人之道也然漢
著不似今人只當說話略見得處便自能行之便自用得
段正夫然繁露亦繁雜程子取其大概耳
他若相如揚雄馬融輩便不得爲儒者矣
凡解經不同無害但要緊處不可不同耳
某年二十時解經亦是如此今日非有不同只意味自別
此温故知新也
張子曰經籍亦須記得雖有舜禹之知吟而不言不如聾
盲之指揮故記得便行得說得故始學亦不可無誦數
朱子曰讀六經時只如未有六經只就自家身上討道理
其理便易曉
人惟有私意聖人所以留千言萬語以埽滌人私意使人
人全得惻隱羞惡之心六經不作可也裏面著一點私意
不得
看經傳有不可曉處且要旁通待其浹洽則當觸類而可
通矣
治經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說而推之借曰未必盡是亦當
究其所以得失之故而後可以反求其心而正其繆此漢
之諸儒所以學有專門各守師說而不敢輕有變焉者也
但其守之太拘而不能精思明辨以求眞是則爲病耳然
以此之故當時風俗終是淳厚近年以來習俗苟偷學無
宗主治經者不復讀其經之本文與先儒之傳註但取近
時科舉之文諷誦摹倣擇取經中可爲題目之句以意扭
揑妄作主張明知不是經意但取便於行文不暇恤也漢儒
於道雖未明所得却都是實後世科舉之學其實最是害
人科甲幾篇經文全然爛腐不著痛癢其人於經之
全文及先儒傳註都未諳面却只擬個冠冕題目讀幾篇
浪宕時文持此以希科目而已此復成何經學利欲熏心
人品汚下却不道朱子嘗已有此
惡習也故特集於此以垂世鑒
大抵所讀經史切要反復精詳方能漸見旨趣誦之宜緩
不迫令字字分明更須端莊正坐如對聖賢則心定而
義理易究不可貪多務廣涉獵鹵莽纔看過便爲已通小
有疑處即便思索即置小冊子逐日抄記以時省閱俟後
日逐一理會切不可含糊護短恥於咨問而終身黮暗以
自欺也今之談經者往往有四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
淺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
於晦此今日談經之大患也子政兄常稱朱子此數語以
爲今人解經通病坐此而鑿之使深其害尤甚
聖經字是主人解者猶奴僕今人不識主人且因奴僕通
名方識得主人畢竟不如經字也

解經當如破的

經書有不可解處只得闕若一向去解便有不通而謬處以千古以後之人求千古以上簡奧之語且不無錯簡缺倫便如此安可不闕而必展轉求通只是私意也朱子學庸論孟及詩易傳義皆多闕疑可見聖人之愼蔡九峯之於書傳便少闕疑胡文定之於春秋多不闕疑于韓公左傳經文及所紀載多有不合處只宜闕之若於夏五郭公等都强爲傳釋不知何當經意也

後世之解經有三一儒者之經一文人之經東坡陳(少)南軒是也(一)禪者之經張子韶葉是也○恒謂今日更加一解經者曰八股之經

清簡公曰六經爲天註脚四子以明於經因六經以明於天脩之身心與天同體措之事業與天同用聖人所以爲聖人吾人所以學聖如此而已謂六經爲無奇而旁搜老釋莊列之書以爲六經所未有夫六經所未有者正聖人以爲不必有也何儒者之不察也夫

小學

小學者養正於蒙而立大學之基址也古典所載童穉之學不過數與方名數日書計遜讓幼儀然無非都是實益至八年而入小學亦不過日用淺近間涵養以安詳恭敬而已後世人馳心浮華則童子而教以辭章功利是導之浮靡而汙壞其心志也子朱子慮此而輯小學一書其綱則立教明倫敬身其目則不過五倫五事之脩而稽古處言懿行以廣其意而實其事其爲言易明其爲道易行是

古人自能食能言而教之是故大學之法以豫爲先蓋人之幼也知識未有所主則當以格言正論日陳于前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有讒說搖惑不能入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意慮偏好生於內眾口辨言鑠於外欲其純全不可得已

朱子曰古者初年入小學只是教之以事自十六七入大學然後教之以理

古人小學教之以事便自養得他心不知不覺自好了到

得漸長更歷通達事物將無所不能
陸子壽言古者教小子弟自能食能言卽有教以至灑掃
應對之類皆有所習故長大則易語今人自小卽教做對
稍大卽教作虛誕之文皆壞其性質子政兒甚厭時文每
曰古聖賢何嘗有許多話來如何恁地打
哄吾鄉人多笑之烜獨謂此亦名言也矣
問女子亦當有教自孝經之外如論語只取其面前明白
者教之如何曰亦可如曹大家女戒溫公家範亦好烜拔
今以
朱子小學與女子讀最好

呂東萊曰教小兒當以正不可便使之情竇日開
先教以恭謹不輕忽不躁等讀書乃餘事
眞西山曰小學之書始之以列女傳胎教繼之以內則之
法合此二章小學之教畧備矣
許氏曰小學之書吾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愛之如父
母
口口口曰案頭著一部小學教子弟可出得多少好人

大學

大學本戴記四十九篇之一唐以前未有表之者惟韓退
之原道中援引及之宋仁宗天聖八年始以此篇賜新第
王拱辰等嗣後程子改定之朱子得復采輯而章句定爲
經一章傳十章而後古人爲學規模乃得以大明於世云
夫自孔孟以及朱子千有餘歲而道術不明雖好脩如董
揚王韓實然有志而卒不足以臻於聖賢之域者豈聰明
之不足而運會之衰歟抑亦以學庸雜戴記之中而表章
無人學術無規矩可循而入道無方耶夫不能窮天下之
理何以致吾心之知而知之既有不精則行之自有不篤
縱使其行之篤亦祇陷於一偏而無以合乎中正之道矣
程子表章大學以爲後學入德之門朱子補格致傳以示
爲學者入門之路此程朱之功所以繼絕學而開來世也
陸子靜道眛中行王陽明權豪自喜乃復附此書舊本之
悞而伸其邪說之言以震驚愚俗在今日猶有宗其說而
詆程朱者何不知之甚也悲夫

朱子曰大學是爲學綱領先讀大學立定綱領他書皆雜
說在裏許通得大學了去看他經方見得此是格物致知
事此是誠意正心事此是脩身事此是齊家治國平天下
事

今且將大學熟讀作間架却以他書填補去眞西山大學
大學是一個腔子而今却要填教他實若只讀得空殼子
亦無益也大學只說得一個規模若如何格物致知
如何誠意正心填實工夫却須人自去做
個主意

讀大學豈只在看他言語正欲驗之於心如何如惡惡臭
如好好色試驗之於心果能如此乎閒居爲不善是果有
此乎一有不至則勇猛奮躍不已必有長進今不知如此
則書自書我自我何益之有此非獨讀大學凡讀書皆當若此
大學諸傳有解經處有只引經傳贊揚處其意只是提起
一事使人讀著常惺惺地
程簡公曰大學輯於漢儒簡策先後不能無悞故二程定
之而朱子因之近世論者必以古本爲據然取古本反覆
玩之殊雜亂不可解且復謂古本原無分章然自誠意至
治平俱以所謂起語分章固甚明也又石經大學刻於漢

魏其編次復與古本異豈諸公未之見乎果見之又安適
從也彼謂今世學者重於背朱而輕於叛孔夫康誥以下
固非孔氏所作若漢魏之人悞次之程朱依經而改定之
又何必輕叛經文而重背漢魏也

孝經

孝經今文十八章漢初顏芝所獻其古文二十二章則魯
共王孔壁所出也治今文者鄭眾馬融而晉宋所傳鄭本
以爲出於康成爲說多卑鄙乖謬古文本則安國所校至
梁亂而書亡劉炫得古文本於王逸畧爲校正而當時共
訶斥之以爲炫所僞作唐元宗乃集韋昭王肅虞翻劉邵
鄭小之以博愛段今刊悞皆刪去又胡氏疑是樂正子春所作樂正子春自
綱膩却不如此說

先王有至德要道此是說得好處又士庶人章說得更好只是下面都不親切

禮記中無有好處可附於孝經貢禹孫云若參義後面許多子曰然

清簡公曰記禮者載孝德孝行詳見於諸篇乃夫子與曾子言孝一章別立爲經而不入記豈夫子嘗以孝經自名不敢他屬邪抑漢世以孝弟孝廉取士儒者特鄭重之邪

然學庸備天德王道綱領固混列記中至程朱始表章焉乃孝經至今獨爲逸編何哉詭考定而列之學官使至德要道下徹廖庠上徹宸宇所關世教非小補也好古君子必

有能言之者

通觀石臺孝經及温公直指雖其所發明無不曲爲論旋而啟雜處終不能掩然戴記中亦多駁雜而純者自純兩不相掩又何異孝經之並列九經也及觀朱子直指判悞而後豁然知孝經亦自有條理但傳語終多覺棼不甚確切耳乃今學者猶仍石臺而不知有刊悞之本也

論語

論語有齊魯二家漢儒張禹兼通二論包氏周氏爲之章句馬融復爲訓之泰齊魯久合爲一家也說者又以孔子家語爲齊論而魏王肅甚尊家語今觀家語駁雜殊甚非論語比以爲齊論不其然也惟陸氏所考齊魯二論同異殆其近之古文論語二十一篇與孝經尚書逸禮同出孔壁安國傳之鄭沉莊之王肅何晏宗之皇侃疏之及朱子集註既行而後諸家盡廢學者的然知所宗主矣

程叔子曰論語之書其辭近其指遠辭有盡指無窮有盡者可索之於訓詁無窮者要當玩之於神髣諸觀人昔日認其面今日識其心在我則改容更貌矣人則猶故也蓋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惟近似者易入也彼其道高深不可涯涘也如此倘

以童心淺知窺之豈不大有逕庭乎

讀論語須有疑然後能進今人多於言語上認了又安能不疑而得生知也疑而後通學知也因于所疑者終不失其爲知者也至不知疑則下愚耳然世鮮生知亦豈多下愚而究不知疑者以其不求知故耳非不求知也求於訓詁不求其指歸求工文辭不求於心性其所知者皆皮毛耳今論語既有朱註大義微言固已炳如日星誠能以身體之終身受用不盡人奈何甘以訓詁辭章自局而自謂已得以終於不知歟

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

是此等人便是不會讀
頤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
朱子曰孔門問答曾子聞得的顏子未必與聞顏子聞得的子貢未必與聞今却合在一書後世學者豈不幸事但患自家不去用心
聖人說話開心見誠必不只說半截藏著半截學者觀書且與本文上看取正意不須立說別生枝蔓惟能認得聖人句中之意乃善學者莫患於以己意求聖人以己意求聖人則硬主私見而聖人之意不出如此看書豈能有得

人之爲學若不從文字上做工夫又茫然不知下手處若只求字句不於身心著切體認則又無益且如說我欲仁斯仁至矣何故聖門許多弟子聖人竟不曾以仁許之聖人乃曰我欲斯至盡亦於日用體驗我若欲仁其心如何仁之至不至其意又如何又如說非禮勿視云云盡亦每事省察何者爲非禮而吾又何以能勿視勿聽勿言勿動若每日如此讀書庶幾有得而不爲徒言也
或云論語不如中庸曰只是一理若看得透方知無異譬如大海也是水一勺也是水

孟子

孟子書舊分內外二篇趙岐始爲之註解陸善經合其篇目張鎰爲之音釋丁公著達其旨歸然非之者則有荀卿王充馮休而司馬光蘇軾皆疑議之李覯非之至明太祖乃欲射之尊信之者則韓昌黎虞允文蘇老泉也特昌黎推尊孟子得其當矣而又偲與荀卿揚雄並數則未知其何說老泉之好孟子好其文耳非能知其道也夫論仁義之旨明性命之原嚴異端之防析王伯之異非孟子何以紹孔子之傳於萬世昌黎尚不足與焉而東坡泰伯奚足以知此自後表章之者惟程子惓惓及焉而朱子乃列之論語學庸爲四子書斯萬世不能易矣

韓退之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
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程子曰韓子論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論荀揚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亦不識性更說甚道）
孔子之道大而博門弟子不能遍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

者必自孟子始韓子此等語
揚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皆卓有見地
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
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
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烏呼謂存什一於千
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
矣故愈嘗推尊孟子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
程子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個仁字
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個志孟子便說許多養
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孟子大有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
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
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
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
朱子曰論語一書無非操存涵泳之要孟子七篇莫非體
驗擴充之端蓋孔子大概使人優游饜飫涵泳諷詠孟子
大概是要人探索力討反己自求故伊川曰孔子句句是
自然孟子句句是實事孔孟立言之異何也曰蓋亦各以
其時也大要操存涵泳是本經上
品補養沖和之藥孟子之言或用桂附大黃猛勇攻疾之
品者蓋病急不得不投也孟子時人品習俗益已汙下若
告之以優游涵泳只是不着痛癢故不得不痛下箴砭
使之知實在體認耳然聖賢氣象正自不佯亦於此見

或問論語一書未嘗說一心字至孟子只管拈心字說來
說去莫是孔門學者自知理會個心故不待聖人苦口到
孟子時世變既遠人才漸漸不如古故孟子極力與言要
從個本原處理會否曰聖門雖不曾說心然答弟子問仁
處非理會心而何心卽仁也但當時不曾說個心字耳
孟子比孔子時說得高然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又見
孟子說得實
人之一心在外者要收入來在內者又要推出去孟子一
部書皆是此意
眞西山曰七篇之書其出於中庸者非一其曰四端卽中

和也仁義禮智大本也惻隱四者達道也其曰禹稷顏回
同道孔子仕止久速卽君子時中也至於誠者天之道云
云則悉本於中庸尤足以見淵源之所自
烜按孟子書無一語不本中庸西山所舉其顯然者也
然不獨孟子六經四子皆只此理玩索深研自見一貫
未可以語言盡也

語孟總論

程伯子曰聖人之學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熄
程叔子曰學者當以論孟爲本論孟既治則六經可不治
而明矣

學者須將論語中弟子問處便作己問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若能於語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

凡看語孟且須熟讀玩味須將聖人言語切己不可只作一場說話人只看得二書切己終身儘多

先讀論孟如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方見得長短輕重

讀論孟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為

問且將語孟緊要處看何如曰固好然若有得終不洽洽見了便從空寂去朱子曰此程子答呂晉伯問也後來晉伯終身坐此病說得孤單入禪學去讀書須逐一去理會過方能通貫浹洽

盖吾道非如釋氏一見了便徹

朱子曰講習孔孟書孔子孟子往矣口不能言須以此心比孔孟之心將孔孟心作自己心要須自家說時孔孟點頭道是方得不可謂孔孟不會說話一向任己見說將去大凡看經書看論語如無孟子看上章如無下章且專精見在者得之而後已且如方理會此一句未得不須雜以別說相似者次第亂了和此一句亦曉不得

論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經工夫多得效少

看孟子與論語不同論語要冷看孟子要熟讀論語逐文還意各是一義故用子細靜看孟子成大段首尾通貫熟讀文義自見不可逐一字一句上理會也

講學莫先於語孟而讀語孟者又須逐章熟讀切己深思不通然後考諸先儒之說以發明之如二程說得親切處直須看得爛熟與經文一般成誦在心乃可加省察之功

盖與講學互相發明但日用應接思慮隱微之間每每加察其善端之發慊於吾心而合於聖賢之言則勉勵而力行之其邪志之萌愧於吾心而戾於聖賢之訓則果決而速去之大抵見善必為聞惡必去不使有頃刻悠悠意態則為學之本立矣異時漸有餘力然後以次漸讀諸書旁通當世之務盖亦未晚

論語文意渾簡涵泳之滋味無窮孟子文意愷切讀者求其肯綮自得指歸

已讀論孟而不知道者只為他作文字讀過更不理會在身心上不然縱見解稍有不同終不至以宴遊衣食為心作世俗下流人物與一字不識者同歸共趣也

朱子論孟集註字字精妙學者舍此固無由見孔孟然讀論孟者且須涵泳論孟本文乃見聖賢語脉親切其有未解處乃看朱註不然只知依朱註解論孟便隔一重究竟是朱子見解未嘗是自家見解也若今人專看高頭講章解書則更隔三四重矣

論孟又須是詳讀朱註心中始有主張葢朱子一言一字皆有着落於孔子孟子心坎照出若不先詳玩朱註却自用師心胡亂想度或博覽諸家前翻註疏則支離流遁其不陷沒於邪說者又幾希矣

論語開卷便說個學而時習之須知道所學何事朱子明教人明善復初今人都不理會終不是對牛彈琴試一自思能無猛然汗下

詩

詩者思也心之所思發之於詩故曰詩言志歌永言此發於性情而不能已亦根乎心志而不可揜焉者也粤自唐虞依永和聲以教胄子殷拜賡歌以勑天命而教之以詩有由來矣爰及三代夏有五子之歌商有猗那之頌太史陳詩以觀民風瞽瞍獻誦以輔君德周禮太師掌教六義風賦比興雅頌以教國子而詩教於是乎大備葢審一定和其於治化所本誠意所達功業所基而形容盛德優柔平中者既被之絃弦以為樂章而用之宗廟朝廷暨乎邦國達於鄉黨以為化民成俗之用而其餘則貞淫竝採美刺雜陳存之以備人勸懲之端而興起感發其好善惡惡之良是葢詩之與史異體同用互相參合而詩則抑揚反復吟咏歌謠其感人尤為易入此先王以詩為教之道也降及春

秋詩殘樂缺湛露彤弓既非所賦文王肆夏尤失所歌大武聲淫及商商頌則失其半雅頌篇不存孔子刪詩正樂定三百篇以教小子雅言所及三致意焉聿遭秦火典籍成灰漢求遺經詩分四傳魯詩出於申培而盛於韋賢齊詩始轅固生而盛於匡衡韓詩出於韓嬰而盛於王吉毛詩起於毛萇而盛於徐敖乃毛詩最後出而其傳獨盛於三家貫長卿傳之於前鄭康成箋之於後說者謂子夏授詩於魯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卿授魯國毛亨亨作訓詁以授趙國毛萇萇意者淵源所自為得其真而非齊魯諸家所能及歟顧大序已未必子夏之書而小序又何以時世舛錯前後決衝多勉强遷就其辭究無得於詩人之志也毛詩之傳全綴何尤劉煒劉炫皆有義疏乃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旨而於是章句以網之訓詁以紀之涵濡以體之諷詠以昌之察之性情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而脩身及家平均天下有不待外求而得者則徵朱子其誰發明之是以盡刪小序而古人可作折衷諸家而聖人葢詩之與史異體同用互相參合而詩則抑揚反復吟咏不易而陸象山則改淫詩為好賢之詩郝京山則以淫詩為詩人代作王守仁又以為孔子所訂皆雅樂及秦火而

漢儒拾逸詩以補之是其意皆與朱子爲難而今人猶有
掇小序之唾餘拾東萊緝谷之遺說以著於高頭講章以
亂人耳目者嗟乎夫陸王之輩於文義且不欲理會而何
以能說詩祇見其不知量矣
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詩大序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
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
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此
永言之謂也永言則自有清濁高下之序而宮商角徵
羽之聲以成文焉聲無定故範乎十二律以定之此審

一定和而以詩爲樂之章也
工以納言時而颺之
志之邪正見於詩審一定和而音之邪正和焉因之故
使樂工以所納之言時誦颺之以觀其辭審其音而志
之格否淑慝有不能揜此即採風觀民之意風詩之始
也
帝庸作歌曰勿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
起哉百工熙哉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愼
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
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

此君臣告誡之辭雅詩之始也
九功惟敘九敘惟歌
六府脩三事和而述其脩和之勤以作之歌所謂九德
之歌九磬之舞即韶樂也詩大序曰美盛德之形容以
其成功告於神明者是頌詩之始也
周禮太師掌六詩以教國子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
興五曰雅六曰頌
風雅頌三者以辨體而音節亦異詩之經也直言曰賦
寓言曰比引言曰興三者以盡志詩之緯也而先言風
者凡詩皆風所以感而善入也故冠風於首○朱子曰

周禮曰六詩大序謂之六義蓋古合聲詩條理無出此
者風則閭巷風土男女情惡之辭雅則朝會燕饗公卿
大夫之作頌則鬼神宗廟祭祀歌舞之樂其所以分皆
以其篇章節奏之異而別之也賦比興只在詩上分風雅頌兼在樂上分又
曰詩之所以爲詩者至是無餘蘊矣後世雖有作者其
孰能有加於此乎
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此聖人教人以詩之爲用也知思無邪之旨而後可以
誦詩
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

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發志檢身居常處變察倫明物天下之理盡於是矣而
學詩之益備矣奈何今之學者欲以章句訓詁盡詩欲
以聲調情景論詩也哉
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
以爲
誦詩以淑其性情而檢其身心上也誦詩以致用於當
時次也誦詩而徒事於文辭則不足以致用如此下焉
者也上條興觀羣怨取益之全也此言達政能言乃學
詩之一事○黃勉齋曰所以誦之者爲人邪爲己邪誦

矣驗之於心洽而貫通體之於身切實而專確則亦
奚不能之足患哉
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此所以爲風始也○獨言關雎則他詩之不無淫傷可
見矣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
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爲者做而法之非誦說之而已也觀二南之化而知文
王之所以齊家觀文王之能齊家而知文王之所以脩

身以文王爲法卽所以爲周南召南也○張子曰須知
不從此行甚隔著事蓋至親至近莫近於此故須從此
始
放鄭聲鄭聲淫
詩與樂同體而異用詩存乎辭故淫詩則存之以示懲
也樂存乎聲故淫聲則放之恐亂樂也○或曰考小序
則鄭無淫詩故丹鉛錄曰淫者聲之過也聲溢於樂曰
淫後人失之解鄭風爲淫詩謬矣曰聲本乎詩詩本乎
志此先王審一定和所內外符一而不可掩者故樂記
曰鄭音好濫淫志音之濫由志之淫也志淫則詩淫可
知矣夫讀鄘鄭謔不敢爲鄘褻態共兒女語安能作莊

[illegible]析聲與詩而二之有是理邪二南之詩淡以韻
小雅之正和而平大雅五緯經天芒寒色正周頌紫微
帝極元遠幽深其丰神在句調可諷詠而見之也今鄭
風何輕儇挑達與小序之不足據明矣泥小序而難朱
傳不其謬哉
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
得之
讀書者莫患於先橫己見先橫己意將必強古人之書
以遷就己意舛謬多矣詩人不可復作讀詩者亦諷詠

其辭以沈潛反覆求之古人之志當必有得於微者耳

必硬坐某詩爲某人某事而作夫安可得哉小序穿鑿附會惟見將仲子詩有一仲字便以爲刺祭仲見有女同車有孟姜字便以爲刺不昏齊女餘皆類然至於無可附會者則謂之刺詩嘻甚矣鑿烏所謂以意逆志必謂漢猶近古未必無據則關雎鹿鳴齊魯且以爲刺詩其又將何據邪由孟子此言以讀詩或亦知朱傳之不可易夫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凡學泥於文辭則彼此皆滯得其旨趣則無不可通二子所由以悟者雖不同而皆可與言詩然未有不理會文辭而能得其旨趣者子夏所問亦理會文義也而旨趣隨之故知章句訓詁與於言頓悟者均無是處

程伯子曰詩者言之迹也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所由與也其發於誠感之深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故其入人也深古之人幼而聞歌誦之聲長而識美刺之意故

入之學由詩而興後世老師宿儒尚不知詩之義又安能興起乎

興於詩吟咏性情涵濡道德之中而歆動有吾與點也氣象

學者不可不看詩看詩便使人長一格

須不以文害辭如有周不顯自是作文當如此今人有謂設使有周

若不顯則帝命亦不時矣如此解則下二句直接不上何不聞程子此語則

程叔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云云須是未誦時不達於政不能專對既誦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始是讀書又如人不爲周南召南云云須是未讀時面牆既讀後便

邵子曰自刪詩之後世不復有詩矣刪詩之後楚變而騷七言爲歌行爲樂府而詩樂分而詩之體益變其音促其格卑其辭憤其味短降及六朝靡麗爲工格愈下而風愈滴矣唐以詩取士故一時律格之嚴而以盛唐比之三百則終不啻麋鹿之與麟風氣之厚不無可觀晚以後日益雕鏤巧爭字句欲求如盛唐而不可得矣此邵子之所謂不復有詩也歟

張子曰古人能知詩者唯孟子爲其以意逆志也夫詩人之志平易不必爲艱險求之令以艱險求詩則已失其本心何由見詩人之志

朱子曰謝上蔡甚知詩識得要領如所云學詩先須識六義體面而諷詠以得之此讀詩之要法看來凡讀書熟玩

道理自見切忌先布置立說
看詩須是看他詩人意思好處如何不好處如何看他風土看他習俗又看他人情物態如看伐檀便見得他是一個清高的看碩鼠便見他一個暴斂的好的意思是如此不好的意思是如此又看他人情物態如看伐檀便見得他是一著槍方看得詩
讀詩要吟咏諷誦觀其委曲周旋之意不可將己意去包籠他讀詩與讀史有相似處有不同處詩雜邪正史兼善惡讀者須法善懲惡其道一也史以記事不妨於其事之始掩卷自思代處然後看古人如此以相証印詩以言志若將己意包籠便失詩人之意矣
讀詩只將意思想像處去不可如書之要捉縛揪定如關雎形容后妃之德如此又當知詩人形容得意味深長如此又當知所以治國平天下者人君必當如文王后妃必當如太姒其原如此
今人說詩多去辨他序文要求着落至其正文關關雎鳩之義却不與理會王德脩云詩序只是國史一句可信然亦有不通處如漢廣德廣所及也有何義理但虛心看正文其義自見蓋所謂序者類多世儒之談不解詩人本意處甚多朱子辨小大序說甚詳此畧舉以見意

尚書記言之史三皇尚矣而三墳政典策辭之類儒者不傳蓋荒漠無稽而辭不雅馴則好事者之所爲作也是故卦始伏羲史稱蒼頡而孔子刪書則自唐虞爲斷蓋洪荒漸闢之天下法制至唐虞而始備萬世相承之天下道統自堯舜而始開禹湯文武周公累聖一心因時出治典謨訓誥誓命之辭聖心攸寄迄乎衰亂則必有以致之尤龜鑑之所存也古書蓋三百篇孔子所定凡百篇焉著四代之心傳殆與論語堯曰一篇相爲表裏可以窺聖人之志矣孔門尚書之學未詳所授或謂漆雕開實治之其在漢初則濟南伏勝嘗以口授張生文帝下求尚書以伏生年九十餘不能應召乃詔鼂錯往就學焉伏生老無齒伏生口授張生張生以授其子及門人歐陽生和伯千乘人倪寬等傳之是爲歐陽之學時張生又別授夏侯生以授其族子始昌及勝是爲夏侯尚書勝從子建合兩家以采獲而別爲小夏侯此今文三家也今文者以無古本而口授皆漢隸書故也先是魯共王壞孔子宅於壁

中得尚書論語孝經儀禮皆塀蚪漆書悉以書還孔氏武帝乃詔孔安國考訂之安國考訂古文尚書五十八篇作爲傳義適遭巫蠱事作書未及行東漢賈馬諸儒皆未及見古文尚書其所傳實皆伏學其有泰誓三篇則漢初僞作而汨作九共諸篇又張霸聞五十八篇之名而僞作者也魏晉之間滎陽鄭沖私得孔書於民間以相授受蘇愉梁柳臧曹皆傳孔學而未列學官其說不顯於世東晉時汝南梅賾始奏上之歐陽夏侯三學皆廢顧孔學雖傳而蔡巢費顧之徒義都淺畧劉焯劉炫兄弟又過浮華均鮮足觀朱儒之治書者東坡則已畧介甫則已鑿東萊則傷巧之奇則傷煩朱子於書雖未遑作傳而二典三謨益嘗手定蔡子九峯爰卒朱子之志羅集諸家以期折衷至當求以得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而使之可以實見之事乃吳草廬終疑古文之僞而明太祖又毀蔡傳之非夫古文文從字順雖朱子亦不能無疑然謂其非盡古人全璧耳非必盡以爲僞也蔡傳過於詳核故時或小有出入而徵言大義則固醇乎其醇乃今人又每欲背馳於蔡傳則何如也夫先儒於尚書每稱難治然精一危微皆吾性命反身而求豈無自得其有難處需之學問先其易者後其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家國一也堯之放勳始於以親九族舜之升聞始於克諧以孝故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然則政有外於此哉人第以書爲政治之書遂若與家脩無與抑觀於孔子爲政之言而可以知所從事矣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城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非謂書不可信欲人之知所信也篡可託於授禪弒可託於征誅王莽可託於周公霍光可託於伊尹而信書反流生禍矣孟子與萬章諸問答皆所以深明古聖之心而爲尚書羽翼何其血之流杵亦爲當時有所託者言之也而善讀書者則有存乎其人矣古文尚書尤有不能無疑於後人之纂入非盡當日武王語也

程伯子曰看書須要求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即求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九看書皆以求道而尚書則尤聖人之道之所在也蔡九峯書傳序則又以爲道本於心益深切矣

張子曰尚書難看難得胸臆如此之大只欲辨義則無難也欲人大其胸臆以學古非畏難而棄之也

問書斷自唐虞以下須是孔子意朱子曰也不可知且如

三皇之書言大道有何不可便删去五帝之書言常道有何不可便删去皆不可曉此謂三墳者三皇之書墳者大典者常也言常道也若如此則孔子不當删去之矣此自有不可臆斷處

朱子曰他書尚有次第尚書只合下便大如堯典克明俊德至黎民於變時雍展開是大小大又如分命羲和定四時成歲便是心中包一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底天方見得恁地若不得一個大底心胸如何看得

某嘗患尚書難讀後來先將文義分明者讀之聱牙者且未讀如二典三謨等篇義理明白句句是實理堯之所以爲君舜之所以爲臣禹皐稷契伊傅葬所言所行最好紬繹玩味體貼向自家身上來其味自別

孔壁所出尚書皆平易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偏記得此不可曉如當時誥命出於史官屬辭須說得平易若盤庚之類再三告戒者或是方言或是當時曲折說話所以難曉

典謨之書恐是曾經史官潤色來如周誥等篇恐只似如今榜文曉諭俗人者方言俚語隨地隨時各自不同林少頴曰如今人即日伏惟尊候萬福使古人聞之亦不知是何等說話此二條論古今文語類甚詳不能盡集録此見意

書序恐不是孔安國做漢文粗枝大葉今書序細膩只似六朝時文字小序斷不是孔子做此辨書小序亦録此一條見意

荆公不解洛誥但云其間煞有不可强通處今姑釋其可曉者今人多說荆公穿鑿他却有如此處若後來人解書又却須要解盡以介甫之鑿而猶有闕疑處亦以此心之有不安處也今人世不肯闕疑則鑿視介甫尤甚矣烜嘗謂蔡傳忒詳盡少闕疑處終是九峯病痛所以不及朱子

清簡公曰作二典者其知道乎天下之極而中庸之源也知二典則知書矣則知聖人之道矣尚書亦只二典三謨最難看看二典三謨若能欣然有得則後此皆易於通貫矣

理學逢源　卷之六　內篇物則類　敬業堂

儀禮

儀禮蓋周公之書所以範圍天下其大綱則宗伯所掌之吉凶賓軍嘉其目則冠喪婚祭鄉相見射鄉饗食燕朝聘會同其儀則極之三百三千之詳自天子以至於士各有等殺之殊自牲牢玉帛以至於一步一趨各有當然之範蓋合天下之人盡天下之事無小無大皆率而內之規矩法度之中是故至嚴而和至繁而非僞所謂周監二代郁郁乎文矣迄後而周末文勝本質日漓而方外之徒又欲舉禮而盡廢之則成周之禮其能行者蓋已幾希而典籍亦以泯紛時至春秋徒以亟儀爲禮而孟僖子且復不識其儀魯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士喪禮於是乎書魯尚如此他國竟何如哉是則禮書之亡蓋不待

秦燼既灰之後也孔子定禮收其散失以與弟子肄之然
厥定公薨世子問禮於孟子而孟子曰諸侯之禮吾未之
學則禮之既亡者雖孔孟亦不能復存不可傷乎漢之興
也高堂生始傳禮十七篇士禮七篇士冠士昏士喪既夕
少牢有司徹通禮三篇鄉飲酒鄉射大射君國禮三篇聘
禮燕禮公食大夫邦君見天子禮一篇覲禮加喪服一篇
共爲一篇而是時魯徐生善爲容謂禮徐生以容爲禮官大
官瑕邱蕭奮以禮至淮陽大官東海孟卿事蕭奮以授后
蒼蒼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此禮記之祖授戴德戴聖
此所稱五傳弟子也其所傳即后氏別傳慶普慶氏禮至
曹褒而亡戴禮則康成有註賈逵有疏楊復有圖然非周
公之全書矣古文禮五十六篇安國得於孔壁內十七篇
與今文禮合餘三十九篇謂之逸禮康成頴達尙時引用
之至唐天寶而亡明永樂問猶有上儀禮逸經十八篇者
而今皆不可復見惜哉永樂初太平守劉有年所進逸禮
御史永樂中進逸禮獨是儀禮之傳也疑之者衆矣惟朱子殷然有
志未遂而卒乃以屬之於黃勉齋則亦既有其序矣至若
後世之爲禮者如漢則有叔孫通曹褒唐有開元顯慶宋
有開寶禮政和禮而明之制作尤盛要之迭爲損益終未
能天地爲昭惜漢人既得古文禮而不以之用於朝廷唐
初逸禮猶存而不能考之定制乃徒以士禮推而上之而

古文又終於喪失也士夫之禮漢唐以後鮮有定範朱輿
文明之會二程及司馬皆有成書朱子則以溫公者爲較
穩乃因書儀而作家禮使人得有所遵守云

朱子曰先王之禮今存無幾漢初自有文字都無人收拾
河間獻王既得雅樂又有禮書五十六篇惜乎不見於世
今儀禮多是士禮天子諸侯喪祭之禮皆不存其中不過
有些少朝聘燕饗之禮自漢以來凡天子之禮皆是將士
禮來增加之河間獻王所得禮五十六篇却有天子諸侯
之禮故班固謂愈於推士禮以爲天子諸侯之禮者班固
時此禮猶存不知何代何年失了可惜可惜

禮書惟儀禮尙完備於他書

儀禮不是古人預作一書如此初間只以義起漸漸相襲
行得好只管巧至於情文極細密極周徑處聖人見此意
思好故錄之成書

魯共王壞孔子宅所出古文儀禮五十六篇中十七篇與
高堂生所傳者合鄭康成註此十七篇多舉古文作某則
是他當時亦見此壁中書不知何故只解此十七篇而三
十九篇不解竟無傳

禮記

禮記者儀禮之傳記也自后蒼說禮曲臺成文數萬集諸

所聞見合爲一百八十篇其徒梁國戴德受之刪爲八十五篇是名大戴禮德之從子戴聖又刪大戴禮取四十六篇是名小戴禮及馬融輩又加入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凡四十九篇即今之禮記也記多雜而不純然要多孔氏遺言而足以漸窺乎先王制作之志如大學爲入德之門中庸極性命之奥餘若曲禮少儀內則小學之階梯其學記樂記諸篇亦至爲純粹至若喪服小記大傳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則皆正以釋儀禮無可訾也獨怪爲之註疏馬鄭則多祖緯書穎達乃一於附會皇既失之背謬熊又徒爲廣煩而記之雜者益雜朱子既蒐集曲禮少

儀內則諸篇以爲小學而拔大學中庸登之四子其去取也精矣元儒陳雲莊合集註疏以下及呂劉王方馬應諸家之言以爲禮記集註似可爲全書折衷然要多擇之未精語之未詳卑草廬則更其篇次章句多所紛擾雖若將爲繼朱子之志實則恐未有當於朱黃之是也夫儀禮本爲正經而戴記則儀禮之傳朱初有三禮之科則儀禮猶與禮記並肄至介甫而始廢儀禮以後獨以戴記列科是習禮而忘其本也不亦傎乎又喪禮人道之大而今之習禮決科者几遇喪禮一概刪之是烏所云習禮也哉要之禮本躬行之軌而非徒誦說之書況以之徵倖富貴歟讀

戴記者宜飲其精醇以窺夫制作之心由是以讀儀禮而反之日用常行以爲踐履之實其有古今異宜而過於煩重未能猝舉以駭俗者則斟酌而變通之以適於時以期無失先王之意如文公家禮實不難於舉行奈何以惑於異端安於流俗而莫之隆禮由禮也若乃紹朱子之志以終勉齋之事而合記於經以與天下共明之則不能無志焉而其事非一日之事而其功非一日之功也

朱子曰儀禮禮之根本而禮記乃其枝葉禮記乃秦漢上下諸儒解釋儀禮之書又有他說附益於後如射禮則附一書先以儀禮篇目置於前而附禮記於後如射義似此類已得二十餘篇若其餘曲禮少儀又自作一項而以類相從若疏中有說制度處亦當采取以益之此朱子意也分記附傳此一定之法然黃勉齋有定本後吳草廬又有定本烜未知其有盡當朱子意否烜意當以儀禮十七篇比易上下經例置於前而以禮記冠義昏義等篇及喪服小記及大傳等篇比孔子十翼例附於後以成全書其餘若曲禮少儀內則玉藻諸篇自作一類祭法祭統諸篇自作一類檀弓喪大記諸篇自作一類奔喪問仲尼燕居等篇又自作一類器諸篇又自作一類禮運禮器諸篇又自作一類餘若王制月令則剔出另作成書學記樂記自可以備樂經皆另剔出其學記自是論學敎之書樂記自可以備樂經最爲純粹而附於儀禮諸義者如禮運祭法之類皆當更爲剔汰去其背謬於經之處坊表諸篇中亦有宜刪抹者庶幾醇乎其醇可爲二禮成書歟

于升云今禮書更附入後世變禮變得不是者固是好然須斟酌蓋後世變得好者甚少今可亭朱先生有儀禮節畧一書蓋本此意自開附入後世變禮

元興處以下之禮悉皆載之恐太龐雜雲湾江慎脩亦從事禮書更未知打疊得何似

賀孫問祭禮附祭義如說孝許多如何來得曰便是祭禮難附朱子欲將周禮中天子祭禮逐項作一總腦却以禮記附而疏中有說天子處皆編出煩悉今未能如此則祭義等篇且止聽其各以類從但少牢饋食特牲諸篇無傳或姑闕之或採取疏義實之可也

儀禮有士相見禮禮記却無士相見義後來劉原父補成一篇

劉原父補亡記如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儘好蓋偏會學人文字原父補亡記朱子有取焉則採之以附儀禮自無不可蓋禮記本秦漢儒者作不比他經不敢輕續也善效他人文字自是文人習氣若朱子補格致傳則不必然但補亡記之書在今亦未書得見奈何○朱子惓惓於禮經其去易簀前二十餘日猶作書與黃直卿諄諄爲囑所脩已具有本末而未養終厥志惜哉

讀禮記宜擇其切於日用者與人讀之

讀禮記而不讀儀禮許多道理皆無安著處

王制是制度之書大學中庸是說理之書儒行樂記是戰國賢士爲之

喪服小記便是解喪服傳大傳是總解

問禮記古註外無以加否曰鄭註自好

鄭康成是個好人考禮名數大有功事事都理會得東漢諸儒煞好盧植也好

康成也可謂大儒

漢儒說禮制有不合者皆推之以爲商禮此便是沒理會

王肅註也煞好禮書如陸農師禮象陳用之禮書亦該博陳底似勝陸底後世禮樂全不足錄但諸儒議禮頗有好處此不可廢當別類作一書方好看

文公家禮

朱子本溫公書儀參之二程而作家禮蓋因儀禮儀文煩重且世殊事異未易舉行故斟酌古今之宜而以其切於日用者脩之使人人得以持循以優游於禮法此所謂卑而誘之爲斯世引掖之心至深遠也夫家禮本非難行而實爲常行之所不可闕士君子苟能率而循之以淑身心以善風俗則先王之盛豈不庶幾再見乃或者以駭俗爲嫌或者以繁文爲懼又或者畧襲其文而雜之世俗閭巷之中汩以異端浮靡之用抑知禮行吾心所安則天下非之且有不顧況流俗哉若乃稱家有無則行其所得行而不強其所不及斯可矣抑愿禮之勞攘煩費猶有甚於家禮而舉世強之而不憚是又何哉至若喪祭既襲其文之一二則是知禮之當行矣而又以閭巷愿禮異端邪說雜之以適與家禮牴牾是不顧此心之安而徒以徇人此又與於不仁之甚也抑家禮倘是朱子未成之書更欲斟酌申明爲人竊去故當中尚多未安而未及改者有志者或出家

禮而進之以更斟酌於儀禮焉其亦朱子之志夫
朱子曰禮樂廢壞二千餘年若以大數觀之亦未爲遠然
已都無稽考處後來須有個大人出來盡數拆洗一番但
未知遠近在幾時今世變日下恐必有個碩果不食之理
古禮繁縟後人於禮日益疏畧然居今而欲行古禮亦恐
有文不相稱不若只就今人所可行者刪脩令有節文制
數等威足矣
二程與橫渠多是古禮温公則大槩本儀禮而參之以今
之可行者要之温公較穩其中與古不甚遠是七八分好
若伊川禮則祭祀可用昏禮惟温公者好大抵古禮不可

全用如古服古器今皆難用（餘冠昏喪祭之類另詳于後外篇中）

樂

樂之爲經閎焉矣昔虞廷以典樂之官教胄子周禮以大
司樂之官教國子而內則十三學樂舞勺成童舞象二十
舞大夏蓋自天子之太子下逮士庶無人不以樂爲學焉
所以閑其聰明肆其舞蹈以和其心志而養其中和也禮
節而樂和此人材之成所以漸漬薰陶於不識不知歟周
衰樂壞孔子嘗一正之秦既蔑棄儒經漢得天下於馬上
禮樂詩書非其所事則雖部武僅存而器數聲容殆已舉
非其舊漢文時始得大司樂一章於魏之老樂工既乃藏

既亡則此理從何安放此朱子之所爲興歎也蔡西山律
呂新書考析致爲詳密可以折衷漢唐垂教萬世而未獲
見之實用迄夫後世經生高談樂理而不嫺於器數聲音
則既虛而無憑而伶人役於器數聲音則義理憒然又日
流於靡慢欲求以養人性情和其心志立之學校而作成
人材也其亦安可復得歟然太和自在人心聲律本原天
地則苟有敦篤其人亦安在終不可考況樂記一書及先
儒所考猶存一綫之垂爲經生者又何可畏其難考委之
渺茫而不復一究心歟儻或摘樂記之書而以蔡子之律
呂新書附焉更爲考器數聲容之實以廣之以備樂經之

十二律皆在只起黃鐘之宮不得所以起不得者尺不定也

古聲只是和後來多以悲恨爲佳

樂記大段形容得樂之氣象當時許多形名度數是人人曉得不消說出故只說樂之理如此其妙今來許多度數都沒了卻只有許多樂之意思是好只是沒個頓放處

古者禮樂之書具在人皆識其器數卻怕他不曉其義故教之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又曰失其義陳其數者祝史之事也今則禮樂之書皆亡學者卻但言其義至於器數則不復曉益失其本矣

季通律書分明是好卻不臆說自有按據樂雖失傳然儒流若別出一見便是臆說今有幾個朋友談樂律者皆自矜爲心得看來其實皆臆說耳

問季通律書難看曰甚分明但未細考耳大抵考究其法是如此又未可知用何如耳節五聲須是知音律之人與審驗過方見得定律必審音方得其實今人不知音而言樂理皆空談也然考理果精音聲自合烜

昔在須江有錢塘詹打赤者善審音遍九宮譜鬧彈琴曲能譜成工尺入笙笛子友善之得其轉宮換調之法因教之以六律相生伊邽未能了了乃以其所彈三弦約其長取度黃鐘度以紙條依長短生十二律書于條上以糊粘三弦之上使按律下指彈之無不相合者益信三分損益六律旋宮古人不予欺其理非渺冥也若不能審音而又妄毀前人成法則其妄亦甚矣

季通理會樂律大段有心力看得許多書也是見成文字

如史記律歷書自無人看到這裏

今之士夫問以五音十二律無能曉者要之當立一樂學使士大夫習之久後必有精通者出

今人都不識樂器不聞其聲故不通其義如古人尚識鐘鼓然後以鐘鼓爲樂故孔子曰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今人鐘鼓已自不識

禮記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

四術詩書禮樂也四教卽以此教人也順先王者不雜之以淫慝也古之教人只此詩書禮樂四者詩以感之書以實之所以使之格物致知也禮以範之樂以和之所以使之誠意正心也分時以教之所以使之專所習不紛其志耳

論語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禮之爲教至繁存乎人之考核曰執禮者則卽人之日用常行所當執持者而詳道之耳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程子曰天下之英才不爲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

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著論尚不能曉其義況學者乎是不得與於詩也古人自灑掃應對以至冠昏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耳采色所以養目歌詠所以養性情舞蹈所以養血脉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禮記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虛以樂爲節者盈而反之意詩該物理而感志意不能詩則物理未窮而未能好善惡惡故恐有以非禮之禮爲禮者是於禮繆也故必興於詩而後能立於禮也樂者和也素謂朴質而之從容不迫之致也禮之用和爲貴而和之以樂者未深則行禮亦未能從容不迫是以既立於禮又當至成於樂而後可也要之禮之本在心人而不仁如禮樂何薄於德焉則雖日事禮樂皆虛文耳故內外宜交相養也

中庸

中庸亦禮記四十九篇之一漢藝文志有中庸說二篇附於經末梁武帝又有中庸講疏一卷宋仁宗天聖五年以是篇賜新第王堯臣等高宗紹興五年御書賜汪應辰以

無所戒懼也參前倚衡實無所倚無所見也吾儒之夸毗者曰一見本心萬法自流不必操存不假閒見不必誠敬不待安排天自覆地自載日月自明四時自序吾自信吾心自與之合使世之學者坐廢操脩馳心空悟是釋曰六根可絕儒亦曰六根可絕也釋曰五蘊皆空儒亦曰五蘊可空也是根莠既攘於外而蟊賊復誅旹學者其何從知所決擇歟寂常覺寂而裕感之體也動常存動而致靜之用也此之謂一原彼其所謂寂寂惺惺者求反鑑以照於無物之境以自謂妙明耳然既曰空諸所有則無記可矣此惺惺又何所用之費而隱道由於性也微之顯性顯於道也顯諸仁藏諸用此之謂無間彼所謂不無不有者混同之以恣其逆施倒行而不可以道爲道也夫不道其道則亦將何所不至哉噫聖王不作異說蠭起聖人之道僅寄於文字之間不絕若綫矣二程夫子實始尊信中庸而得其眞而朱子乃爲之章句然後中庸之道大明於世使異說不得肆其亂眞之狡謂非吾道之幸哉何後世復引釋氏之說以亂入六經之中以簧鼓人心而使之離經畔道也嗚呼其不仁甚矣

程伯子曰中庸之書是孔門傳授成於子思孟子其書雖是雜記更不分精粗一衮說了今人語道多說高便遺卑

說本便遺末

張子曰中庸文字輩直須句句理會使其言互相發明朱子曰此讀書之要法不但可施於中庸也

楊龜山曰中庸爲書廣大精微罔不畢舉而獨以中庸名篇者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也世之學者物我異視天人殊歸而高明中庸之學始二致矣謂高明者所以處己而同乎天中庸者所以應物而同乎人則是聖人之處己恆過中而與不及者無以異也烏足與議聖學哉

朱子曰中庸之書難看中間說鬼神都無理會學者須是見得個道理了方去看此書將來印證未能見理而驟讀中庸此所以易流於異說也

讀書先看大綱及看許多間架如天命之謂性三句此是大綱夫婦所知所能聖人所不知不能處此類是間架近看中庸於章句文義間窺見聖人述作傳授之意極有條理如繩貫棊局之不可亂

問大學中庸之別朱子曰如讀中庸求義理只是致知工夫如謹獨脩省亦只是誠意問中庸只是直說到聖而不

可知處曰大學中也有如前王不忘便是篤恭而天下平之甚也

學庸語孟總論

朱子曰讀書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大學一篇有等級次第總作一處易曉宜先看論語却實但言語散見初看亦難孟子有感激興發人心處中庸亦難讀看三書後方宜讀之

學者於學庸論孟四書果然下工夫句句字字涵泳切己看得透徹一生受用不盡只怕人不下工雖多讀古人書無益書只是明得道理却要人做出書中所說聖賢工夫來若果看此數書他書可一見而決矣

論孟中庸待大學遍貫浹洽無可看得後方看乃佳道學不明元來不是上面欠卻工夫乃是下面元無根腳若信得及腳踏實地如此做去良心自然不放踐履自然純熟非但讀書一事也

六經語孟皆聖賢遺書皆當讀但初學且須知緩急大學語孟最是聖人爲人切要處

易

易非聖人所作乃天地自然之理天有其理而聖人寓於

反其說曰實無所懼也實無所戒也末學靡然從之賊道之甚也

學庸語孟總論

朱子曰讀書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大學一篇有等級次第總作一處易曉宜先看論語却實但言語散見初看亦難孟子有感激興發人心處中庸亦難讀看三書後方宜讀之

學者於學庸論孟四書果然下工夫句句字字涵泳切己看得透徹一生受用不盡只怕人不下工雖多讀古人書無益書只是明得道理却要人做出書中所說聖賢工夫來若果看此數書他書可一見而決矣

論孟中庸待大學遍貫浹洽無可看得後方看乃佳道學不明元來不是上面欠卻工夫乃是下面元無根腳若信得及腳踏實地如此做去良心自然不放踐履自然純熟非但讀書一事也

六經語孟皆聖賢遺書皆當讀但初學且須知緩急大學語孟最是聖人爲人切要處

易

易非聖人所作乃天地自然之理天有其理而聖人寓於

象以顯之也故畫卦始自伏羲在夏爲連山在商爲歸藏至文王而演周易周公繼之而繫六爻孔子因之以作十翼（上象傳下象傳上象傳下象傳上繫辭傳下繫辭傳文言傳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蓋天人性命之理大易具焉其體以道陰陽其用則主於卜筮其意蓋欲人因事求理以無失乎性命之中而得其時措之宜也孔子讀易韋編三絕加我數年卒以學易可無大過傳之者商瞿子木子木授魯橋丑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人田何子莊及秦王焚書易以卜筮得存然失去說卦序卦雜卦傳三篇而後乃得之河內女子云漢興田何以授東武王同子中及洛陽周王孫及梁人丁寬齊人服生皆自著易傳數篇同授臨淄楊何叔元叔元以授京房是爲田氏易也京房又得別傳於焦贛延壽贛學絕無師授所著易林長於災異京房受之著火珠林別爲京氏之易京房授梁邱賀賀授子臨臨授王駿是爲梁邱易前是丁寬別授田王孫王孫授施讎讎授張禹禹授彭宣謂之施氏易又有孟喜高相者未知所傳亦各以易名家爲孟氏高氏易凡此諸家之易皆以二經十翼各自爲卷末嘗相混梁邱之傳及於費直乃以彖象二傳參附於各卦各爻之下爲費氏易東漢之時諸家並立各相授受而費氏之傳

爲獨盛馬融荀爽鄭元劉表虞翻陸績皆其學也漢鄭元魏王弼各有易註弼註上下經而繫辭諸傳則其徒韓康伯續之西晉時梁邱施高三氏易亡孟京二氏無師惟鄭元王弼二家之傳獨行於世顧鄭王則各分門戶康成主象輔嗣主理以迄於唐孔潁達則取王舍鄭李鼎祚又取鄭舍王夫理非象數不顯不顯於用則理非理王韓之所以流於虛無也象數非理不立不立其本則用非用焦京之所以流於術數也下流而衛元嵩之元命苞闕子明之易傳外此而淮南及荀氏之九家揚雄之太元劉炫之連山則益爲背畔僭踰不足數也及至於宋理學雲興周子

易通程子易傳主於言理而非若王何之虛以其顯於象也邵子經世及先天圖主於言數而非若焦京之妄以其衷於理也迄朱子因作本義乃復田何舊本而理本周程數宗康節主於卜筮以示人觀象玩辭觀變玩占之學又作啟蒙以開初學以明圖書卦畫卦象卦變及揲蓍求卦之法作五贊以原象數之本聖人作易之旨明揲蓍得爻之事稽八卦六爻之類及君子讀易之法而凡前聖憂患之心寡過之道於焉其大白矣然而太極圖說見疑於象山程子易傳受詆於袁樞先天之圖見非於林栗而朱子象占之說卦變之圖後人猶多議之是則何哉易固不爲

與夔然嘆卽朱子之書而潛玩之毋自萌其意見之私勿先主以他人之說當自見其四聖之旨而紛紛不一之談可盡黜也

孔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眞西山曰聖人作易不過推明陰陽消長之理而已蓋消息盈虛天道所不能已也聖人能體此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人道得而與天道合矣故孔子之一身仕止久速全體皆易也○胡雲峯曰无咎者善補過也悔則過能改而吉吝則過不改而凶故學易所以寡過須

徐長人常與予言易之所以寡過在大象傳予曰何以言之曰象有吉有凶大象傳皆取法先王君子是聖人所以寡過若只言吉而不言凶何以警人知寡過有凶乃知寡過者也曰歸妹永終知敝不可謂吉矣有吉而不言凶何以警人知寡過哉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此蓋示人以玩占之學也玩占者玩其所以致此之由也玩恆九三爻之取羞而知人之必當忠信矣玩隨之彖辭則知五爻之元吉則知人之不可無恆矣玩坤六

義則象數在其中矣理在象數之先故理可包象數象數亦無以見義也程子此語未免有不足以盡理然理非象數不顯離象遺末之病程傳爲此亦有牽強處

看易須要知時六爻人人有用此語至精是易所以開物而明之則又存乎其人也

張子曰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謬也

周子曰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動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物則不通神妙萬物水陰根陽火陽根陰此所謂神妙萬物也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四時運行萬物終始混兮闢兮其無窮兮此章卽太極圖說之意

聖人之精蘊因卦以發卦不發聖人之精蘊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始不可悉得而聞易何止五經之原其天地鬼神之奧乎

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愼乎

朱子曰盈天地之間者理也有是理則有是象有是象而數亦在是矣數者氣之分限節度也得陽必奇得陰必耦凡物皆然而圖書其特著耳聖人因之而畫卦蓋自其无朕之中而无窮之數已具不待安排而勢有不容已矣卦畫既立則有吉凶蓋陰陽往來交錯於其間時則有消長長爲主消爲賓事則有當否當爲善否爲惡卽其主客善惡之辨而吉凶見矣但羲皇只有六畫文周始繫以辭故

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而明吉凶蓋一卦自有一卦之象
聖人即其象而命之名以爻之進退言則如剝復之類以
形之肖似言則如鼎井之類所謂觀象也及文周各繫之
辭而吉凶之象益著矣大率天下之道只是善惡但所居
之位不同所處之時名異而其幾甚微人不易曉故聖人
立此占筮之法使人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
而玩其占不迷於是非得失之途而已文王雖有定辭然
皆虛說謂此位當如此耳初不粘著於物也故一卦一爻
足以包无窮之事不可指定一事言之也或有指定一事
者如建侯用祭祀之類其他皆不然此易之所以無不該
文之意而於事言理亦是如此但不可以夫子之說爲文
王之說也

伏羲畫卦只此數畫該盡天下萬物之理學者於言上會
得者淺於象上會得者深程子作傳多主於辭朱子則多
會於象此亦足以見朱子之易
矣

易中卻是貞吉不曾有不貞吉都是利貞不曾說利不貞
聖人之王教寓其間矣

某解一部易只是作卜筮之書今人說得來太精了更入
粗不得如某之說雖粗卻入得精精義皆在其中以卜筮
釋易而

人人皆得與於易矣此朱子本
義之書所爲繼四聖而五也

大極之義正謂理之極致耳有是理卽有是物无先後次
序之可言故曰易有大極若以乾坤未判大衍未分之時
論之則非也有是理卽有是氣理一而已氣則無不兩者
故曰太極生兩儀

易之有象其取之有從來其推之有所用非苟爲寓言也
且以一端論之乾馬坤牛說卦有明文矣馬健牛順在物
有常理矣至於拔文責卦則有不盡合者是以漢儒相與
拗爲互體變卦五行納甲飛伏之法參互而幸其偶相合
焉故王弼曰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爲馬義苟應順何必坤

乃爲牛而程子曰理无形也故假象以顯義以開後人觀
辭玩占之方破先儒膠固支離之失則至矣但又似直以
易之取象全无復有所自來但如詩之比興而已如此則
說卦之作爲無所與於易而遠取諸物近取諸身者亦剩
語矣不如姑直據辭中之象以求象中之意是亦可矣固
不必深求象中之所自來亦不可謂假設而遽欲忘之也
易之取象似有三樣有本畫自然之象如奇耦陰陽之類
損益之龜大過之棟小過之飛鳥之類有實取諸物之象如風
以意自取那象者以明此義而已如白馬翰如鬼一車之
卦變剛來柔進之類亦是就卦已成後用意推說以見此

爲自彼而來耳非眞先有彼卦而後方有此卦也古註賁自泰來先儒非之以爲乾坤合而爲泰豈有泰而復變爲賁之理殊不知若論伏羲畫卦則六十四卦一時俱了雖乾坤亦無能生諸卦之理若如文王孔子之說則反覆相生無所不可要在看得活耳伊川不取卦變之說至柔來文剛剛自外來諸處皆牽强說了王輔嗣卦變又不自然某之說卻覺有自然氣象只是換了一爻非是合下作卦如此自是卦成後自然有此象卦變別見啓蒙圖烜嘗另作卦變圖以明此朱子五贊曰大一肇判陰降陽升陽一以施陰兩而承惟皇睟藝仰觀俯察奇耦既陳兩儀斯設既幹及枝一各生兩陰陽交錯以立四象奇加以奇曰陽之陽奇而加耦陰陽以章耦而加奇陰內陽外耦復加耦陰與陰會兩一既分一復生兩三才在目八卦指掌奇奇而奇初一曰乾奇奇而耦兌二次焉奇耦而奇次三曰離奇耦而耦震四以隨耦奇而奇巽居次五耦奇而耦坎六以數耦耦而奇艮居次七耦耦而耦坤八以畢初畫爲儀中畫爲象上畫卦成人文斯朗因而重之一貞八悔六十四卦由內達外爻易爲體往此來彼變易爲用時靜時動降帝而王傳夏歷商有占無文民用未章文王繫彖周公繫爻視此八卦二純六爻乃乾斯爻乃坤斯毋震坎艮男巽離兌女離南坎北震東兌西乾坤艮巽位於四維建官立師命曰周易孔聖傳之是爲十翼遭秦弗燼迄宋而明邵傳羲畫程演周經彖陳數列言盡理得彌億萬年永著常式

右原象

昔在上古世質民淳是非莫別利害不分風氣既開乃生聖人聰明睿知出類超羣仰觀俯察始畫奇耦教之卜筮以斷可否作爲君師開鑿民牖民用不迷以有常守降及中古世變風移淳澆質喪民僞日滋穆穆文王身蒙大難安土樂天惟世之患乃本卦義繫此彖辭爰及周公六爻是資因事設教丁寧詳密必中必正乃亨乃吉語矛惟孝

語臣惟忠鉤深闡微惟日之中爰及末流淫於術數慺句成欺黃裳亦悞大哉孔子晚好是書韋編三絕八索以祛乃用象象十翼之篇專以義理發揮經言居省象辭動察變占存亡進退陟降飛潛曰毫曰釐匪差匪謬假我數年庶無大咎恭惟三古四聖一心垂象炳明千載是臨惟是學者不本其初文辭象數或肆或拘嗟予小子既微且陋鑽仰終身奚測奚究匪警滋荒匪識滋陋惟用存疑敢曰垂後

右述旨

倚數之元參天兩地衍而極之五十乃備是曰大衍虛一

無爲其爲用者四十九著信手平分置右於几取右一著
拇左小指乃以右手揲左之策四四之餘歸之於扐初扐
左手無名指間左揲右策將指是安再扐之奇過掛之算
不五則九是謂一變置此掛扐再用存策分掛揲歸復準
前式三亦如之奇皆四八三變既備數斯可察數之所察
其辨伊何四五爲少八九爲多三少爲九是曰老陽三多
爲六老陰是當一少兩多少陽之七執爲少陰少兩多一
既得斯爻復合前著四十有九如前之爲三變一爻通十
八變六爻發揮卦體可見老極而變少守其常六爻皆守
象辭是當變視其爻兩兼首尾變及三爻占兩卦體或四
或五視彼所存四二五二二分一專皆變而他新成舊毀
消息盈虛舍此視彼乾占用九坤占用六泰傷匪人姤喜
來復

右明筮

八卦之象說卦詳焉考之於經厥用弗專象以情言象以
象告惟是之求斯得其要乾健天行坤順地從震動爲雷
巽入木風坎險水泉亦雲亦雨離麗文明電日而火艮止
爲山兌說爲澤以是舉之其要斯得凡卦六虛奇耦殊位
奇陽耦陰各以其類得位爲正二五乃中二臣五君初始
上終貞悔體分爻以位應陰陽相求乃得其正凡陽斯淑

君子居之凡陰斯愚小人是爲常可類求變非例測易常
易變謹此爲則

右稽類

讀易之法先正其心肅容端席有翼其臨於卦於爻如筮
斯得假彼象辭爲我儀則字從其訓句逆其情事因其理
意適其平曰否曰臧如目斯見曰止曰行如足斯踐毋寬
以畧毋密以窮毋固而可毋必以通平易從容自表而裏
及其貫之萬事一理理定既實事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
本無積實待虛存體應用執古御今由靜制動潔淨精微
是之謂易體之在我用有常吉在昔先民繼周紹孔奧旨

宏綱星陳極拱唯斯未啓以俟後人小子狂簡敢述而申

右警學

周禮設官分職所以升治道於大猷儀禮稱情立文所以
範斯民於軌物二者皆周公之書相爲經緯顧周禮之書
闕而未成在當時亦未盡見諸行事故成王董正治官復
有周官之命然周官第數其大略而周禮則綱舉目張有
倫有脊包舉萬事綜理天下大無不該細無不入與天地
準其必非聖人不能及此無庸疑者周之衰也典籍散軼
諸侯惡之而去其籍秦火之烈酷又甚焉迄乎漢興購求

遺典河間獻王乃得是書於河內女子李氏而關其冬官
遂以考工記補之而獻之於朝朝廷藏之祕府成帝時使
劉歆校理祕書此書始出歆以授杜氏子春子春授鄭眾
賈逵及鄭元乃爲之註賈公彥孔穎達陸德明等後爲之
疏釋而儒者乃知有周禮之學矣獨是周禮之文多與孟
子王制諸書不合又此書晚出而傳授之者乃自劉歆是
以學士往往疑之迄今未決信之者王仲淹慕爲王道之
極唐太宗嘆爲眞聖人作疑之者何昭公以爲六國陰謀
之書林孝存以爲瀆亂不經之語歐陽永叔謂其設官太
多陳詳道謂與周官不合蘇子由以爲三不可信胡五峯
之文雖不同於禹貢而侯甸男邦采衛則顯見於周書周

禮雖無公孤而考之顧命之文則三公本無專職司空掌
土考工原非周禮冬官班祿之制孟子固言其詳不可得
聞而考之齊魯之封地皆不止百里王制漢儒所作尤不
當執此以反疑周禮也惟朱子有言曰周禮周公所作但
當時行之恐未能盡後世雖復損益可也然則周禮之所
以爲周禮不亦可有所折衷歟獨是考工殘非其類而匠
人經野實亦畧爲近之冬官既無可補是以俞庭椿之復
古王次點之補遺邱吉甫復爲參訂皆欲劈裂五官以補
冬官之闕則又未見其必然也夫
程子曰有關雖麟趾之意而後可行周禮周官之法

張子曰天官之職難看須襟懷宏大方看得盖其規模至大若不得此心欲事事上致曲窮究凑合必不能也釋氏錙銖天地可謂致大然不曾爲大則爲事不得若畀之一錢則亂矣

大宰之職難看盖無許大心胷包羅記得此復忘彼其混混天下之事當如捕龍蛇搏虎豹用心力看方可其他五官便易看止一職也

朱子曰周禮儀禮爲禮之經而禮記則二禮之義疏耳

周禮博大精微不可遂云無與心性事

周禮一書好看廣大精密周家法度在裏但未敢令學者看

周禮一書也是做得來縝密眞個盛水不漏

周禮胡氏父子以爲是王莽令劉歆撰此恐不然周禮是周公遺典也

周禮不敢教人學非是不可學亦非是不當學只爲學有先後先須理會自家身心合做的學周禮卻是後一截事大抵周禮儀禮可信禮記便不可深信周禮畢竟出於一家謂是周公親筆做成固不可然大綱卻是周公意思其所疑者但恐周公立下此法卻不曾行得盡時如今日修官爲之

子升問周禮如何看曰也須且循注疏看去第一要見得聖人是個公平底意思初非私意其間有不可曉處只且闕之

木之曰舊時妄意看周禮大綱是要人主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使天下之民無不被其澤又推而至於鳥獸草木無一不得其所而後已不如是不足以謂之哉成輔相參贊天地耳朱子曰是恁的須要識公平意思

理會周禮非位至宰相不能行其事自一介論之更自遠在且要切近實理會受用處若做到宰相亦須上過文武之君始可得行其志

五經中周禮疏最好詩疏禮記疏次之易疏亂道

清簡公曰周禮一書分職定制法至精密矣或謂書出於河間女子爲漢人假託由今觀之書載周官僅提其要茲則綱舉目張纖鉅不遺蓋監裁於二代斟酌於時變其爲周公所定掌故所記須之朝廷邦國無疑也第東遷籍亡秦火禁厲散亂遺闕有不能全考矣若謂漢人假託則冬官可窴飾成篇何必以考工記爲贅附也夫政從心運法隨俗變因革損益與時變通存乎後世之善法者矣若挾已見而行乎俗之所不宜迫乎民之所不便則劉歆王安石之所以擾天下也於法古也何尤

春秋只是魯史舊文但史官紀事或有輕重失倫稱名失義而違乎先王典則之處故孔子因而正之耳其非義例所存則聖人亦只因其舊非必語語而爲之筆削事事而加其譏貶也然據事實書正名斷義而法戒自存悼庸命討之意亂臣賊子之防已自有凜然其不可犯者此春秋之所以維王迹斁夫春秋固不過因魯史舊文而脩之耳而所謂筆削斷自聖心游夏不能贊一辭者果何謂乎曰大經大義所在流俗忽之而君子知之者也而或文因義起義與時遷權以時中以適於變若天王狩於河陽之類

則惟聖心斷之但此等處不多不得以此而深求聖人於一字一句也顧斷自聖心者游夏不能贊之而春秋之作及門諸子蓋皆及聞之但以去聖日遠派別枝分而諸儒各以已意說經遂至學開五傳聖人之教雖賴以傳聖人之心或亦因之以隱矣五傳之傳也鄒氏無師夾氏無書其學先亡左氏則魯史舊人其書長於敘事公穀二氏相傳爲子夏之門人然亦未有所考據迹其爲書則蓋戰國先秦間之賢者歟其在漢初公羊之學爲最先出胡母董生皆治之註之者則何休也穀梁則申公瑕邱傳之而註之者范甯左氏則張蒼賈誼皆治之而註之者杜預左氏失也誣公羊辨而裁其失也俗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范武子之說似有定評矣究之三家皆不能無謬戾之見又不止瞽拳愛君貳嫡合正拒父尊祖茲數條之爲失也漢儒所號引經決疑實無當於經旨而何賂公之註公羊以謂黜周王魯則尤其大謬不然者顧乃膏肓左氏痍廢穀梁是宜乎鄭氏之操戈以伐也東漢之時三傳鼎時而左氏之學特盛賈逵服虔皆通之惟鄭元則淹貫三傳至唐則啖助趙匡陸淳韋表之輩皆各有著述以自名家然啖趙解疑每援經以擊傳陸韋編例務合異以爲同用力甚勞其才未逮至宋則有歐陽脩孫復林堯叟蘇

氏程子皆嘗致力春秋惟程傳折衷有主王安石爲相乃劉新說進周禮而廢儀禮春秋宋室敗亂高宗南渡乃詔胡安國以春秋進講安國因祖七家而作胡傳朱子折衷六經惜於春秋獨未遑及明初設科取士春秋本公穀左程胡五傳至文皇而始命專尊胡傳云夫胡傳立義嚴正持論不阿其特見自非漢唐諸儒之所敢望然多爲感切時事而以已心爲聖人之心則用意以求之於筆削之初心或未必其盡合也朱子曰聖人之心正大光明決不若傳註之穿鑿然則胡傳之不能無過當也所可知矣三禮春秋朱子皆未遑詳定其說然考之朱子遺言而折衷可

定及其著綱目以紹春秋則先聖後聖其揆一焉治經者殆亦可研求而自得歟

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悼典庸禮命德討罪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而春秋則寓悼庸命討於筆削焉是亦天子之事矣罪我者非謂罪其以匹夫而託南面之權也罪其託南面之權以使人不得肆其欲耳然有所顧忌之意亦存乎其中矣○天子之事先儒謂仲尼進退諸侯此恐不然夫孔子匹夫當日諸侯豈夫子所得輕爲進退若以孔子爲眞個

託行天子之事得非僭歟蓋記載之典如是則書爵如是則降而書子書人書名此在事理自有定衡典故蓋有常法但當時失之孔子從而脩之耳如四夷雖大曰子杞侯用夷禮則子之其餘書滕子薛伯杞伯之類蓋因其來朝會只用伯子之禮則因其自抑而實書之至於失地則名滅同姓則名皆必是舊有典故但孔子於其間循舊典而更有斟酌耳非孔子之意輕爲進退也然或謂夫子奉天子之法以褒貶諸侯乃是以天子之權復奉之天子使天子之命復振故曰天子之事不知褒貶天子亦曲說試看春秋經文有時王不稱天則夫子實且褒貶天子如首止定儲本非王意而春秋深美齊桓及王撫鄭伯以從楚而春秋書鄭伯逃歸不盟由是觀之亦何嘗盡以天子之權復歸於天子哉然則其非僭者何哉曰天子之爲天子一人所獨非人所敢干也若天子之事則天下之人有得與焉非一人所可私也蓋以天子而行天子之事則理寓於文今以匹夫而竊天子之名用天子之禮事則理寓於文今以匹夫而竊天子之名用天子之禮操天子之柄斯其僭不待言也以匹夫而明天子所以治天下之道烏在其爲僭哉大學言治平天下之事中庸言中和位育之道孟子言王政周公作禮樂是皆天

子之事也何獨春秋聖人著作正大光明不犯忌諱又何勞後人爲之委曲周旋而流於支遁也乎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其竊取之矣

王者之迹卽所謂天子之事也天子之事行於上則有政教號令而播之以有咏歌天子之事寄於下則惟記載空文而不得不嚴其筆削言詩亡者詩亦王迹之一端也詩亡謂雅亡者雅王者之詩王而有風向於列國王者之迹熄可知矣○王亦有風二南

是也然二南者雅詩所由興也至黍離歌而雅詩絶響矣無雅而僅有風而風之委靡不振也又如是則所謂迹熄詩亡也

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春秋若聘問會盟之類聖人猶間有取焉而於戰則無有義之者以征伐之權必自天子故也無義戰者正所以惇典庸禮而爲天子之事也

莊周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也聖人議而不辨經世先王之志猶孟子所謂天子之事也議謂褒貶之也辨定所宗爲發明綱領之七家也然據事直書而不費詞說則所謂不辨也

又曰春秋以道名分言不軌然此等語卻是他見得

董子曰春秋禮義之大宗也

文中子曰春秋之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

邵子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刑書猶法律也定五霸之功罪是法律之書也

程叔子曰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惟其法至於斷例則見其法之用也

春秋一句是一事是非便見此亦窮理之要也春秋有合前後數事看而後見義者有一句一事而是非互見者程子此言其大概然耳

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

程子謂顏子嘗問春秋大法以四代禮樂爲據蓋四代禮樂是百王大法春秋亦百王不易之大法也程朱此等語只大概看自有妙會卻不必一一求合如必以春王正月爲有志夏時則牽惹葛藤無由斬得斷

春秋大義如成宋亂宋災故之類乃是聖人直書說敗
是分明如胡氏謂書晉侯爲常情待晉襄文公女公四年書秦人爲
以王事責秦穆文公三年之類卻恐未必如此
孔子作春秋只是因事直書在那裏使後世因此去考見
道理如此便爲是如此便爲不是若說道聖人當時之意
說他當如此我便書這一字以褒之他當如彼我便書那
一字以貶之則恐聖人不解恁底聖人當初只直寫那事
在上面如說張三打李四李四打張三未嘗斷他罪某人
杖六十某人杖八十如孟子便是說得那地步闊聖人之
意只是如此不解恁地細碎

薛士龍謂魯隱僭史殊不知周禮所謂外史掌四方之志便
是四方諸侯皆有史若無外史何所稽考而爲史如古人
生子則閭史書之且二十五家爲閭閭尚有史況一國乎
春秋一發書首不書即位即君臣之事也書仲子嫡庶之
分即夫婦之事也書及邾盟朋友之事也書鄭伯克段即
兄弟之事也一開首人倫便盡在如此看春秋便可見惇
典庸禮之意不待於鑿
求矣

以上論春秋經

范甯曰左氏豔而富其失也誣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
羊辨而裁其失也俗左氏之失不僅在誣而正在豔豔於
辭而失於理矣公羊多豔解入之深
出之晦穀梁覈過而精義又遜於
公羊矣要之則皆互有得失在

程子曰春秋是斷傳是案

胡氏曰左傳敘事見本末公羊穀梁辭辨而義精然皆互
有得失也

自孟軻而下發明綱領者凡七家

朱子曰左史學也公穀經學也

春秋大綱是從胡文定說但中間也自有難穩處
胡文定解經不使道理明白卻就其中多使故事大與做
時文答策相似

問元者始也胡乃訓元爲仁爲心得無大支離乎曰楊龜

山亦嘗以此議之胡氏說經大抵有此病
文定說春秋高而不曉事情

炤按春秋原非時藝作文之書然時藝於他經尚是依
傳註以說經至春秋則反移經以就傳甚至撮合經文
比附胡傳則尤爲非理會莫之正也又胡傳終覺未愜
聖人之旨倘有精力合集左公穀程胡及廣收先儒之
說以備考擇合爲集傳期於平正不必過繁達意而止
疑者闕之雖云春秋難治或亦較勝胡氏一家之言也
夫

禮記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

詩本人情故能使人溫柔敦厚書紀政事故能啓人疏通知遠樂和主盈故能動人廣博易良易道陰陽故能絜靜精微禮節主減故能範人恭儉莊敬春秋道名分故能教人屬辭皆比於事然壹於敦厚其失則愚務於知遠其失則誣盈而不反其失則奢泥於陰陽其失則煩比事而無章其失則亂此非經之失得其粗而遺其精泥於迹而不通於理之失也深於詩則情得其正而又不失之愚矣深於書則事考其實而又不失之誣矣深於樂則盈而有節而能不失之奢矣深於易則得其精微而又不失之賊矣深於禮則恭儉莊敬而又不失之煩矣深於春秋則有斷張揖以爲始自周公揚雄以爲作於游夏又或謂子夏所脩或謂叔孫通所補訖未知所考但其書舉釋經文及於變風變雅則非周公所作可知而所釋或及楚騷中語則陸氏以爲戰國之時楚人所著殆其是也在漢時此書雖傳未有專學自終軍以辨豹鼠而書始行繼郭璞力爲研窮而義益備然註釋之者數家見聞援

六經適滋之害善於學者六經皆吾性命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則存乎其德行也○只章首一句是孔子之言其爲人以下則儒者因孔子之言而實以六經之教也上以是教人人以是成風有不期然而然者矣此章本自無敝而或者疑之過也

韓子曰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浮誇所以有亂之失然左氏亦自有好處不可盡以浮誇棄之徒見易之奇故賊知其奇而法則不賊矣徒知詩之正故愚得其正而葩則不愚矣

爾雅訓詁文辭辨釋名物似無切於進脩然六經載道之文非訓詁無以通之故自漢以來爾雅隸乎十三經之末而未之有改也儒者可廢焉而莫之寓目乎哉爾雅之作

引各異自埤雅雅翼之書日煩而名物益紛紜難據矣
呂東萊曰後生學問且須理會曲禮少儀儀禮等學灑埽
應對進退之事及先理會爾雅訓詁等文字然後可以語
上下學而上達自此脫然有得自然度越諸子也
史
讀史以考見得失所以格物致知反觀內省而期於明體
達用非徒以博洽古今而效其敘事屬文脩辭琢句已也
顧言之無文則行之不遠而不綜核其事之始終又何以
能考其事之得失則古今作者之林其優劣亦有所可知
也矣　司馬遷史記義例詳明文辭質直無詭隨之態有

褒實之長誠哉良史才也然其先黃老而後六經進姦雄
而退處士崇勢利而羞貧賤淺近不學疎略輕信班掾及
子由所議亦誠有不得而辭者　班固漢書深密和平詳
贍有體而語多剽竊辭尚浮華飾主闕而斥忠臣貴取容
而賤直節其立心屬辭或且出子長下　蔚宗後漢書論
事詳明洵有足數然其心好異而多誕其去取失類而多
誣乃自言體大思精曾不知其玷矣　陳壽三國志簡勁
質直勝蔚宗之佻巧張華王通之取之也當矣然以私憾
而不足於孔明丁儀已開穢史之端而帝魏黜劉尤其昧
於大義所存者　房喬晉書四六駢麗尤失虛夸此文氣

所流迄於衰否而君臣共事眾見差池幾何其有足觀者
歟　沈約宋書濫及魏晉剏志符瑞　江淹蕭子顯齊書
惑於圖讖昧於政本　姚思廉梁書陳書只爲祖父揚名
魏收魏書黷貨甘心穢史　李百藥齊書辭多遷就
令狐德棻周書只務清談　李延壽作南北史敘事簡勁
軼於范陳以上　魏徵作隋書本末明備堪比肩乎班馬
矣　吳競劉昫舊唐書不志府兵藩鎮無表賢否無別那
正反觀高德蔽於閥閱大節掩於細謹　宋祁歐陽脩更
作新唐書子奪有章文字典雅然有意爲簡是以詔令不
載姓氏多譌年月屢易劉安世以事增文省談之當也

歐陽脩五代史褒貶謹嚴文意端整其意旨取法於春秋
然韓通無傳災異不記茲非其闕歟　歐陽元宋史濫漫
紛沓徒事文移來往　揭奚斯遼史金史頗稱簡質而志
記多荒陋無稽　宋濂元史端有體裁而文氣緩弱　此
所稱二十一史皆紀傳之文也外此爲編年之史　司馬
光資治通鑑上起威烈下終五季著得失垂著蔡思勤註
盛然樸實有餘權衡未審循理未熟立義不精循循故轍
去取失宜先儒往往以是少之　朱子綱目綱法春秋目
擬左氏表歲以首年而天道明於上因年以著統而人道
定於下大書以立綱於前而法戒昭分目以考實於後而

幾微著或原始以明其端或要終以竟其旨或詳其事而得失以明或備其言而可否以悉此史也而經也繼美春秋允矣其無愧哉　古今之史大抵如斯雖史家事異言殊史才優劣異致然讀史要當循循理會就所處而思其設施合始終以觀其常變或掩卷自立主意而後觀其成敗以証已意之是非或虛心取法古人而觀理爲要歸以斷其事之可否此卽經學之助求志達道之端而泛應旁通之具也若徒以博洽爲高則謝顯道舉史成篇或難免玩物喪志之誚而況乎求之字句奇特之間曰此爲串插此爲埋伏此爲照映此爲迴環以屑屑於雕蟲如今日之批讀史記者焉而誚其讀史有得也吾不之信矣

程叔子曰某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再看有不合處又精思之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者今人只見成者便以爲是敗者便以爲非不知成者卻有不是底敗者卻有是底（

讀史須見聖人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子出處進退便是格物今人只將他見成的事便做是便不知煞有誤人處

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迹須要識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一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終始治亂當如何是亦學也

朱子曰讀書既多義理已融會胸中尺度一一已分明而不看史書考治亂理會制度典章則是猶陂塘之水已滿而不決以灌田若人讀書未多義理未有融會處而汲汲以看史爲先務是猶決陂塘一勺之水以溉田其涸也可立而待

讀史當觀大倫理大機會大治亂得失

凡觀書只有個是與不是觀其是求其不是觀其不是求其是然後便見得義理

史且如此看讀去待知首尾稍熟後卻下手理會讀書皆

然

史亦不可不看着通鑑固好然須看正史一部卻看通鑑一代帝紀更逐件大事立個綱目其間節目疏之於下恐可記得

病中信手抽得通鑑一兩卷看正値數件難處置事不覺骨寒毛聳向來只作文字看過全不細思眞是枉讀了古人書乃知讀書務要設身處地打算一番纔成個致知學問

唐翼脩曰凡觀史必須虛心體認譬如國家之事單就此一件看於理亦是合前後利弊看內中卻有不是存焉又單就此一件看似乎不是合前後利弊看又有大是存焉

故凡事必通觀其前後得力方足據也

以上讀史法

程子曰司馬遷爲近古書中多有前人格言如作紀本尚書但其間有曉不得書意有錯用卻處

尹和靖曰太史公不明理只是多聞

朱子曰司馬遷才高識亦高但粗率

太史公書疏爽班固書密塞

史記亦疑當時不曾删改胎藁

班固漢書不合要添改史記字行文亦有不識當時意思處如七國之反史記所載甚疏略卻都是漢道理班固所置何以示訓緣此遂欲起意成書推此意脩正處極多

載雖詳卻便不見此意

孔明治蜀不曾立史官陳壽檢拾而爲蜀志故甚略

晉書皆爲許敬宗胡寫入小說又多改壞了

司馬溫公曰李延壽之書亦近世之良史也雖禨祥訛嘲小事無所不載然敘事簡徑比於南北正史無繁冗蕪穢之辭竊謂陳壽之後唯延壽可以亞之但恨其不作志使數代制度沿革皆沒不見耳

劉元城曰新唐書敘事好簡略其辭故其事多鬱而不明此作史之弊也文不出於自然而有意於繁簡則皆失之唐書進表云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新唐書所以不及兩漢文章其病正在此然新舊唐史各有長短未易優劣也

朱子曰遷固之史大概只是計較利害蔚宗更低只主張做賊的後來他自做卻敗溫公通鑑凡涉知數險詐底事往往不載卻不見得當時風俗如陳平說高祖間楚事亦不載止一段不若全載了可以見當時事情卻於其下論破乃佳

問綱目主意曰主在正統問何以主在正統曰三國當以蜀漢爲正而溫公乃云某年某月諸葛亮入寇是寇履倒置何以示訓緣此遂欲起意成書推此意脩正處極多

以上論史

藝

古有六藝曰禮樂射御書數禮樂經也而謂之藝者經通其理藝習其文也推之則射御書數皆有至理寓焉而有濟於實用道器不相離精粗無二致也射者男子之事今人都不理會御則古今異宜矣至於書文則聖賢道理朝廷政治都賴他承載出來關繫豈不甚重數則歷象投時體國經野都離他不得因知古人教人六藝乃是最切要事今人於此都一概懵然卻只理會幾句虛文便得致身朝廟噫此經濟實用之所以不見於天下也

五禮曰吉凶賓軍嘉
周禮大宗伯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礿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　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喪禮哀死亡以荒禮哀凶札以弔禮哀禍災以禬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　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頫曰視　以軍禮同邦國大師之禮用眾也大均之禮恤眾也大田之禮簡眾也大役之禮任眾也大封之禮合眾也　以嘉禮親萬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

此五禮皆天子之禮非士人所常習然士所常習究亦不外此五者祭喪昏冠飲射皆通於士庶而軍事則士亦與焉也

六樂曰雲門大卷（黃帝樂）大咸（堯樂）大磬（舜樂）大夏（禹樂）大濩（湯樂）大武（武樂）

周禮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
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鐘舞咸池以祭地示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鐘舞大夏以祭山川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鐘舞大武以享先祖
奏金奏歌工歌奏與歌異宮者各以其律呂之合也以所奏所歌合舞蓋皆其作樂時所本用之宮律也如黃帝作咸池以黃鍾爲宮又歌大呂宮以應之也奏律而歌呂人聲尚清也如古之笙鍾笙磬必倍於歌鍾歌磬可見其奏與歌不同宮者此皆習如合樂之歌周南而奏召南亦必不同宮也

其聲容故曰藝也（詳外篇）
容體之敬三曰主皮（不失正鵠）四曰和容（進退比於禮）五曰興舞（其節比於樂）
五御曰鳴和鸞（鸞在衡和在軾文車之御安行不驟鳴聲鏘然而相和也）逐水曲（車行水曲）
策倪川上以內閑四馬而不箠轡左右其手目視馬首手當心而抑揚之則逐水曲而不墜也）過君表（大夫士過君之門闕及凡君之所舍止則必下車而後驅也）舞交衢（四達之道車馬交錯五規之外預相左右此往彼來各就其軌而不相要擊若羣舞焉也）逐禽左（輅車卽馳策馬

疾馳逐禽使左行其圜如規使射者亦
逐其左而射之此驟逆之車之御也

五御今不復見姑存以見古人之法耳

六書曰象形○㠯水人言爲信止戈爲武是也○
之類是也水會意人言爲信止戈爲武是也○
有省體以會意有二有加體以見意者
見意者　轉注因其字之意而展轉通用之如好醜之好
度之度則入聲是也舊說謂爲老考之指事一在木下爲
類文意相受左右相注也未知孰是一在木上
爲末各指其事而言也　假借之草之字借爲語助辭焉鳥之焉借爲
假借語已辭又借爲反語辭皆一字兩用也
諧聲形聲合體如左形右聲鳩鴿是
也上形下聲江河是也右形左聲
聲國圜是也　外形內聲婆婆是也

朱子曰蒼頡作字此亦非自撰出自是理如此如心性等字未有時如何撰得只是有此理自流出

六書之法非理會得則天下之字皆可通矣

吳草廬曰蒼頡字世謂之古文其別出者謂之古文奇字自黃帝以來至於周宣二千年間中國所通行之字惟此而已史籀始略變古法謂之大篆李斯又略變籀法謂之小篆小篆大篆古文名則三實則小異而大同今世字書惟說文最先然所纂皆秦小篆耳古文大篆僅存一二宋薛氏集古鐘鼎之文爲五聲韻雖所據不盡可信然使學者因是頗見三代以前之遺文其功實多

自隸興於秦而篆廢於漢其初不過圖苟簡以適己而已用之至今不改明大祖正韻實未得休文之意而過相訾毀也神珙等韻固爲精妙而失之過煩後世韻法直圖奎涕之眞可恨也謂聲之學沈休文自有深意故唐禮部貢

爲簡而盡善臨川吳氏謂知徹澄壞四字宜廢已開直圜之門矣但吳氏又謂圭欽羣危四字宜增則未知其何說也且羣芹一也而謂羣當易芹非威殊矣而謂非當易威此俱不解其說近世又有駁直圖之非者不亦異乎至於外此二者而徒求之筆畫之姸媚縱饒學得義之吾不知於學何裨

玩學逢源　卷之六　內篇　物則類　全

九數曰方田

方丈田地弓步積畝之法○古者步百爲畝四寸要之以人爲率則古步八尺尺八寸則步實六尺十爲畝三百有六十步爲里則古今步亦如今步但今田步二百四十步惟求積步以見畝數求積之法方則乘之圓則倣方術以爲圭後曲折則析乘之圓則倣圭而析乘之狹廣則以廣補狹以袤乘之然後用二歸四除法以見畝數一畝之田當方十五步二尺有奇總歸於方故曰方田法○今用飛歸法求畝畝有計錢有出之錢爲主以得物之數求其貴賤之數以物數乘之又以錢乘之或以見當得物之數歸之則見實價爲主以出之錢乘之則以斤之實價爲物所出之錢又以斤之實價爲主而八歸五乘之則以見當得物之數歸之則以斤之實價爲主而八歸五乘之則以斤之實價爲物所出之錢又

躬行者必先致知致知莫大於經學由小學以進於大學而及乎孝經論語孟詩書儀禮禮記家禮樂記中庸大易放乎周禮春秋兼資以爾雅此又經學之序也君子博綜古今以考得失則二十一史亦所當徧及終之以游藝焉而日用之常盡矣

邑後學董庶纘承
注立中品端
邑後學余最贊賢重校
余龍光燦雲

邑後學俞　鍠峻西同校開梓

卷之六終

類　六　敬業堂

理學逢源卷之七

婺源汪紱原名燦人集　明

外篇

王道類　君道　王霸　用人　治歷明時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後世非無賢君而治不若三代以無政法不能以自行也占今無二道則無二政而必謂三代之治不可以復施於今則亦惑矣

本天道施王政緝此篇以定天下之大經明百王之大法

君道

君道立而四方則之君也者民之表也道也者民之範也人主繼天出治爲天下王非有治天下之本無以立天下之極非有治天下之法無以一天下之民然本立而法以行法行而澤以究故爲君者不患無首出之資而患無首出之德不患無治天下之法而患無治天下之心不患無以致唐虞三代之隆而患吾峻德之不明敬義之不立不

類　六　敬業堂

患民風之日下臣鄉之不直而患吾身之不足以作則吾信之不足以孚民誠能體天德之元而居敬克己以大其無我之心則仁心洽而天下皆在吾胞與之中體天德之亨而聲律身度以愼其威儀之則則顒顒卬卬而天下皆仰其圭璋之望體天德之利而順帝之則以盡乎物理之宜則因利利民足以綱紀四方而萬物各得其所體天德之貞而精一執中以藏天下之用則人物臧否不足惑吾之知而一理渾然泛應曲當於是萬邦協和黎民於變天地爲昭四靈可至若此者以誠爲要以敬爲基以致知格物爲聖德之端以盡人合天爲君道之極而仁民愛物咸賴此之謂王道若君道不立而欲以長民治世比隆於唐虞三代之治也不其難哉

莫非其德之推禮樂兵農莫非其道之用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大學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眞西山曰堯典諸書皆自身而推之天下若夫先之以格致誠正而後次之以脩身則自大學始發前聖未言之蘊示後學從入之途厥功大矣○先儒謂帝王之學

與儒生異此未然也天人性命之原人倫物則之理儒生所當知尤帝王所當知風華月露之文章句記誦之末非帝王所當務亦非儒生所當務也自君道與儒道分而天下無善治自學術與事功異而天下無眞儒矣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此明及人之事不外一身之脩天德即王道之本然未及乎經綸區畫之詳也○仁即心之正也讓即身之脩也心正而孝弟慈之念肫然身脩而孝弟慈之施藹然

用情無所辟而意無不誠此所謂爲父子兄弟足法而
教成也蓋心之不存每由於用情之過用情之辟則意
念雖非有他而貽害已不淺凡人皆然人君爲甚一有
所怒而羣小之傾善者遂得以乘之一有所好而憸壬
之逢君者遂乘間以入之縱英賢之主能悔覺之於後
而前此之失已不可挽所謂投閒抵隙爲厥心病也危
已哉說命曰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
惟醇君子必無時不敬庶有以立天德於身而爲王道
之本也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
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
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
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
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
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
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愼辟
則爲天下僇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
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愼乎德有
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
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

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
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
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
親以爲寶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
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
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
利哉人之有技媢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
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
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見
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
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
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生
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
恒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
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
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
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
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
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
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矩者此已正之心絜矩則舉此心以度人心而使之各遂其正也愼德所以立吾心之矩而忠信又愼德之方也誠意正心脩身矩之所以立而同民好惡不專其利之公而養民教民之方無不盡善矣此所以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也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

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强

哀公問政而孔子責之君身且告以脩身之方與夫變化氣質之道是知有國者非無政之患而患無立政之人非無人之患而患無出治之身非身之氣質柔愚之患而患其無好學力行知恥之心以致夫百倍之功而全其所性之德也至於爲政之大經則不外於九者而由身及家以措之朝野暨於天下則亦惟本之以脩身焉其曰脩曰尊曰親曰敬曰體曰子曰來曰柔曰懷則又以一心貫之要於誠而已矣誠則仁矣擇善固執求仁之方也○九經非必方策所布有此九者亦非夫子

一時撰出但聖王之治天下其大要自不外此

大禹祇承于帝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

功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帝曰俞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克艱者知其艱而能愼也以克艱之心爲政則政乂而黎民敏德矣儆戒於無虞之日正所謂克艱也儆戒於施之百姓者皆所以乂身又儆戒於用人處事又儆戒於政而道黎民也德惟善政無其政是徒善也政在養民無其實是徒法也脩六府和三事屢省乃成久而不怠鼓舞盡神則以實德行實政於民又正克艱之實也○脩六府者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撙節愛養之已立養民教民之基矣和三事者則又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裁成

輔相之道而爲善政之全也

皐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諸禹曰俞如何皐陶曰都愼厥身脩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皐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皐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皐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温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

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
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敘有典勑我
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
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
哉懋哉天聰明自我民聽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
下敬哉有土皐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
皐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尤迪厥德治本之所以立謨明弼諧治道之所以行愼
厥身脩思永所以尤迪厥德也由身以及家則惇敘九
族矣庶明勵翼則謨明弼諧矣邇之可遠始家邦而終

四海也然若茲固邇可遠而非知人安民則無以達之
於用蓋果其慎脩思永則知盡仁至而知人安民之用
出又惟其有知人安民之哲惠而後足以徵其愼脩思
永之實功能知人則在位皆俊乂而有以收庶明之勵
翼而庶明之所為撫辰凝績者又莫非求以廣安民之
惠而已也惇典庸禮命德討罪所以共勵翼於安民而
寅恭懋政則勵翼之者又必惟庶明之力也無教逸欲
無曠庶官官人之必本於愼脩思永也聰明明畏民心
即天安民之必本於愼脩思永也周公之戒成王孔子
之對哀公其大旨皆然先聖後聖其揆一耳

子夏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
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
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
民之父母矣子夏曰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
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
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
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子
夏曰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
之謂三無夙夜基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
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

凱和樂也弟平易也禮樂之原天地自然之序自然之
和也致推至行實踐也至謂至善之地也志於至善而
念不紛則詩以言志亦發乎情而止乎禮義矣言皆盡
善而無擇言則言行相顧而範乎節文者不敢不勉矣
禮以飭躬而行日熟則樂生而不可已有不知足之蹈
之手之舞之者故性情之際樂易和平萬物一體其惻
怛慈愛之懷自有隨感而發無所不至者矣五至之序
由內及外由體達用然其所以然者則以其明於天道
而原之一心篤恭而已是以發徵而不可窮者如此五至實皆一志之致焉已也禮樂哀見於

外者也而志則本乎內者也則豈必歌舞揖讓衰麻而
後爲禮樂哀哉夙夜積德以承藉天命者極於宏深而
靜密則此心純乎天地之和無聲之樂也動容周旋無
不中禮則此身合乎天地之序無體之禮也民胞物與
一視同仁則此心卽天地生物之心矣所謂無服之喪
也行是三者存養以立靜之體省察以審動之機克已
以復心之德正所以致其志而止於至善也如此則凱
弟之至而民生以是遂禮樂以是興所以爲民之父母
也

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天地矣
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
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
下此之謂三無私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
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清
明在躬志氣如神者欲將至有開必先家語作有物將至其兆必先天
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齊湯降不
遲聖敬日躋昭格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是湯之
德也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
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
時行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卽所謂三無私也

人君能潛會而默體之使此心純乎天理之正而無一
毫人欲之私則清明在躬而志氣與天地合矣神者天
地之妙用也無私故神聖人亦猶是耳是以凡物之將
至其兆朕惟聖人必先見之如天降時雨則山川必先
出雲其感通之自然蓋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也長發之詩言湯之聖敬有以昭格於天而式九圍是
湯之能無私以安天下湯之德參於天地也嵩高詩本
以稱申伯之德記者引之以言周之德有以合天而鍾
賢哲是文武能無私以安天下文武之德參於天地也
記有錯簡此參改之

洪範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
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
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
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
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
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
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
用咎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
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
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彝

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人受五行之氣以生而理卽賦焉所謂天命之性也率其恭從明聰睿之性而成其肅乂哲謀聖之德是卽率性之道也由己以及人盡人以合天而八政農焉五紀協焉則聖人脩道之教也道立于身教被于民皇極立矣皇極立則斂福于己而錫福于民羣黎百姓徧爲爾德而相與保極于不失也又申言凡民之無罪愚人之無阿私者皆惟人君爲有以立之表故人君之于民嘉善而容眾則民皆無淫朋矣然無侮小民而畏在位也

人君之于臣善則進之而與以爲善之資惡則棄之以遠咎焉則人亦無比德矣蓋躬行以率民而好惡取舍又協乎天理之公則道德一而風俗同而又敷言以振德之所謂鼓之舞之以盡神也民之會極歸極以保極于無窮也不有自乎

中庸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物我同源則含生負性一也惟己之心有未實則性之理有未盡而彼此遂無以相通耳德無不實則性無不盡反之於身萬物咸備眞精之體全神化之用自出其養民使遂其生也一如己之自脩焉已耳至於撙節愛養除害興利則草木鳥獸魚鼈之咸若也亦不外是蓋一盡則無不盡者理之一也而推之有本行之有序者分之殊也夫如是則天地化育萬物而惟聖人能有裁成輔相其化育之功此聖人之所以君師天下而與天地參也

以上通論君道

孔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無其德而正人則所恃者其政焉耳正人而人不服此

科條禁令之所以日煩而衡石程書之且有不暇也爲政以德則政卽其德而已因心作則雖有政教亦皆其自然當然者何作爲之有哉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政刑非可廢也所恃不在是耳道之以德則政刑皆德

矣禮卽身之所履者而因以品節斯民也

以上言政本於身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誠而已矣誠則不息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興邦喪邦決於君心之敬肆而已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毋乃太簡乎

心不恆而身無德則舍己責人苛刻拘求輕躁率易而文網日密科條日多朝令夕改民罔適從矣居敬則此身足以化民而事亦無廢弛無事於擾紛而民自安矣

若後世之好侵吏治朝夕紛更及老氏之恬淡無爲苟安忽略則胥失之者也

以上言政本於心

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事用人民國所有事而敬信節愛主以君心君無往而不盡其心此五者其大略也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堯舜之智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以得人爲先務智仁備矣知人安民無二事也

仲弓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此卽行簡之道

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政有訏謨遠圖行所當行則效自至見小欲速此霸者之所爲驩虞後世之所爲苟治也○問霸之道僞也豈見小欲速之謂乎曰見小欲速此所以流於僞也所見者小而功利之圖則苟然自欺而不暇問矣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心欲佚民則求其所以佚之者必至於道有必勞之而後可遂其佚者則勞之乃所以佚之也心欲生民則

求其所以生之者必周王於道有必殺之而後可遂民生者則殺民乃所以生民也若苟簡姑息以爲治及殘民以逞則胥失之者也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此尤政事之根本也

以上言政之當務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

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此政之施於民者也泰而不驕威而不猛此政之本於身者也欲仁得仁則本身加民之以孝弟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此王道之大端矣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足民食防民患皆君子有孚之惠心食足而禦周民亦既惠我德矣而養老達悌教化又即行於兵食之中況躬行之率學校之脩尤有與足食足兵而並行者此上下之所以能交孚無間也三者不具不足以言政其不得已而議去則時勢所逼姑擇其急且重者而謀之一

時之權也信以全民性食以全民生其輕重較焉矣

孟子曰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搏節愛養所以立經制之基分宅授田所以盡愛養之

刋蓋孟子之時王制廢壞久矣制田里盡經畫一時未
能猝舉故其設施先後當如此然則後世而欲取法於
三代其時措從宜而更張以漸者亦必有道焉矣

王制曰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
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
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黜惡　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七
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事
爲異別度量數制

禮所以爲教教卽禮之實也性所以爲生德卽性之理
也六禮七教人性之所固有然不爲之著其品節則氣
之所稱事功之所就有所以致其爲者盡善盡美之實而

或流而無節而不爲之講明其理則其德亦隱微而無
以興起故設官以脩明之而八政之齊則又卽民生日
用之常而品制之以立禮教之基而防人欲之肆者也
事爲如九職任民之事異別如尊卑貴賤之差度丈尺
量斗斛數卽異別之數制卽事爲之制八者相爲經緯
也凡此皆以一道德而同民俗也虞之巡狩也協時月
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如五器武之革命也謹權量
審法度脩廢官中庸曰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後世此之不脩而國異政家殊俗焉異端乘之邪慝並
起噫欲民之寡過也不其難哉

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
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顏子博文約禮已具天德於身夫子告之以爲政之法
損益四代以爲王道之概也古者布政授時具於頒朔
如夏小正月令之書可考也行夏時而凡敬天協紀撫
辰凝績之政皆統是矣車服者議禮制度之大端乘商
輅服周冕而凡辨上下定民志其所以酌乎文質之宜
以納民於軌物者胥視此矣至於樂以章德而用之移
風易俗則尤有非徒外襲者舞韶樂焉則必思夫盛德
之所稱事功之所就有所以致其爲者盡善盡美之實而

後以用之而無忝也放鄭聲遠佞人防微杜漸則正所
以堅其法古之志而已耳雖然無以爲也卽民生日
民出治之心而徒曰法古也則日取殷輅周冕而服乘
之曰取韶樂而舞之而曰此聖人所論爲邦斟酌百王
之大法也其究何益於治哉漢武初變秦法非大可觀
而改用夏時一事最爲得當然自漢以來皆以人正未
之有改乃雜闌刑德陰陽之說以著之頒朔而政令之
布絕無與焉豈夫子所謂行夏之時者哉漢魏六朝官
制非古至周隋之間而蘇綽始取法周禮自唐及明亦
皆法之然官名周也其實則非周也有闕睢麟趾之意

而後可行周禮周官之法君子其知所本而務求其實焉可也

以上言治法

或問荀子曰請問爲國曰聞脩身矣未聞脩國也君者盤也盤圓而水圓君者盂也盂方而水方君者源也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蓋古者盤是圓器盂是方器

董子曰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和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

揚子曰天下爲大治之在道不亦小乎四海雖遠治之在心不亦邇乎此揚子知本之言哉然謂治之在道爲小則傷巧而恐未有當也

周子曰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脩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故天下之眾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朱子曰天下之本在君君之道在心心之術在仁義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況天下之廣兆民之眾哉曰純其心而已矣仁禮義知四者動靜言貌聽視無違之謂純朱子曰德不言恩者欲其不違則固以恩爲主而必求是四者之實矣心純則天下之道也天下孰不比之若暴其小仁違道干譽欲以求天下之比狹矣其能得天下之比乎

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

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材爲先
人主當防未然之欲
君道以人心悅服爲本
君道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至
正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夫義理不先定則多聽而易
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必也以聖人之訓爲必當
從以先王之治爲必可法不爲後世駁雜之政所牽滯不
爲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改信道極於篤自知極於明去邪
勿疑任賢勿貳必期致治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患生
於忽微而志戒乎漸習故古之人君雖從容燕閒必有誦
訓箴諫左右前後罔非正人輔成德業誠能尊禮老成訪
求儒學之士不必勞以官職俾日親便坐講論道義又博
延俊彦陪侍法從朝夕延見講磨治道則睿智益明王猷
允塞矣
爲宗社生靈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益之道非徒涉書史
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
盛德
人心廣大無垠萬善咸備盛德大業由此而成故欲傅說
舜禹湯文武之道擴充是心焉爾聖人大經大法備在方
冊苟得其要舉而行之無難也

人主之學惟當務爲急此以上八條
皆言君道
論治者貴識體
治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綱紀分正百職
順天撰事創制立度以盡天下之務治之法也法者道之
用也
立治有體施治有序
治道之要有三曰立志責任求賢
養民者以愛其力爲本民力足則生養遂然後教化可行
風俗可美是故善爲政者必重民力
致人者養其善心則惡自消治民者導以敬遜則爭自止

聖人爲戒必於方盛之時
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以上九條言治
張子曰今人以道學政術爲二事此正自古之可憂者如
孔子可作亦推其所得而施諸天下耳大都君相知父母
天下而不知推父母之心於百姓苟視民猶子則必不如
秦漢之少恩爲五伯之假名故人不足適政不足間惟能
使吾君愛天下之民如赤子則治德必日新人之進者必
良士帝王之治不必改途而成學與政不殊心而得矣道
脩天德也政術行王道也有學術然後有事功何二事之
有學非天德無學術也治非王道無事功也末學苟治烏
足道哉

井田而不封建猶能養而不能教封建而不井田猶能教養而不能用之而不能養封建井田而不肉刑猶能教養而不能用之爲治而不法三代者終苟治也

朱子曰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塞閉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

天子王會無上其居處則內有六寢六宮外有三朝五門其嬪御侍衛飲食衣服貨賄之官皆領於冢宰其冕弁車旂宗祝巫史卜筮瞽侑之官皆領於宗伯有師以道之教訓有傅以傅其德義有保以保其身體有師氏以嬉詔之有保氏以諫其惡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在輿有旅賁之規茵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訓誦之諫居寢有誓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燕居有工師之誦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諫士傳言庶人謗商旅於市百工獻藝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御瞽幾聲之上下不幸而至於有過則又有諍臣七人面折廷爭以正拂之蓋所以養之之備至於如此是以恭己南面中心無爲以守至正而貌之恭足以作肅言之從足以作乂視之明足以作哲聽之聰足以作謀思之睿足以作聖然後能以八柄馭羣臣八統馭萬民而賞無不慶刑無不威遠無不至迩無不服

王者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則兼臨博愛廓然大公而天下之人莫不心悅誠服儻於其間復以新舊爲親疏則其偏黨之情褊狹之度固已使人憮然有不服之心而其好惡取舍又必不能中於義理甚則至於沮謀敗國妨德亂政而其害有不可勝言者

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故人主之家齊則天下無不治家不齊則未有能治天下者也然閨門之內恩常掩義

是以雖有英雄之才尚有困於酒色溺於情愛而不能自克者苟非正心脩身動由禮義使之有以服吾之德而畏吾之威則亦何以正其宮壺杜其請託檢其姻戚而防禍亂之萌哉

一念之萌則必謹而察之天理則敬以擴之而不使少有壅閉人欲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動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如此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所欲爲無不如志矣

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

者正吾此心所以爲天下萬事之本也心正則身無不正而天下歸仁然邪正之驗著於外者莫先於家人而次及左右然後有以達於朝廷而及於天下心一不正則是數者固無從而得其正是數者一有不正而曰心正則亦安有是理哉蓋雖以一人之尊深居九重之遠而常若立乎宗廟之中朝廷之上此先王之治所以由內及外自微至著精粹純白無少瑕翳而其遺風餘烈猶可爲萬世法程也

人主當務聰明之實而不可求聰明之名信任大臣日與圖事反覆辨論以求至當之歸此聰明之實也偏聽左右輕信其言此聰明之名也務其實者今雖未明久必通悟務其名者或一時可以竦動觀聽然中實未明愈久而愈暗矣

講學所以明理而導之於前定計所以養氣而督之於後任賢所以脩政而經緯乎其中

人主當以明理爲先黃勉齋曰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盡事物之變然後能意誠心正而可應天下之務

天下萬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切要處所謂大根本者人主之心衛而所謂切要處者則必大本既立然後可推而見如任賢相杜私門則立政之要也擇良吏輕

賦役則養民之要也公選將帥不由近習則治軍之要也樂聞警戒不喜導諛則聽言用人之要也推此數端餘皆可見然未有大本不立而可以與此者此正心誠意之爲急也

人情不能皆正故古人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然則固有不必皆順之人情者若曰順人情則氣象差如字正當耳徒言順人情則氣象不能皆正當也

井田肉刑二事儘有曲折恐亦未可遽以爲非令順人心行此管仲之器小霸者之所以驩虞也井田肉刑行之似非順人情然理有當行可行之處故曰二事儘有曲折當時自安石新法人多以二事爲非故朱子之言如此耳

欲整頓一時之弊譬如常洗澣不濟事須是善洗者一番拆洗乃不枉了麻幾有益

王霸

君天下者謂之王長諸侯者謂之霸此王霸之名所由起乎是故夏有昆吾商有豕韋大彭文王受命爲西伯周召分主天下諸侯謂之二伯初未嘗聞霸者之必有異於王道也迨自周道既衰齊桓創霸管子脩內政以寓軍法恃強力而假仁義借尊攘以遂其私而繼是者宋襄效之晉文效之詐力之張日流日甚由是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而自是王霸之分乃莛楹巵矣從來王霸之辨曰誠

曰僞曰大曰小曰純曰駁盡天之生人只此實理純乎天理之正此王之所以爲誠也雜於人欲之私此霸之所以爲僞也誠則物我同仁內外一致而德量極於無外僞則假借行私急於功利而所就止於小補要之則誠僞盡焉矣夫天有實理人同此心而霸者之自甘於僞也是則何歟厥惟氣習之故氣稟少殊習之愈遠是以君子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使其心正身脩夫然後由身及家平均天下皆以此實心爲之通貫而實理以得實事以行實功以奏若乃動於形氣之私而無以自割自乂則其見理也不明其循理也不篤是以終於自誣而何由達到其心亦遂以是爲自足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下此而別名術數愈離其宗素漠而遷其位雖王其道實霸習焉安焉而不自知也非一日矣噫王道之不復也孰滌其源而斷其根以奪然於唐虞三代之治歟

孔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凡人功之所就視乎其用之所施用之所施視乎其量之所受量之所受視乎其心之所主心之所主視乎其學之所造故君子格物窮理確乎有以知至善之所在則心有所主而毅然力以赴之擴而充之不以小成自安不以毫私欲自累不以一夫不獲自寬斯則所受者宏而所施者自裕故蘊之爲天德用之爲王道霸者不然則一匡九合皆不過虛張架式巧作支吾用之雖有微功按之都無實在所謂功烈如彼其卑者則亦何足道哉

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齊桓霸業不滿人意處多然其不滿人意處正是其掩飾不周處未盡用知術故也晉文卻做得更覺毒烈然晉文效之於後又在外十九年人情世故愈熟機械愈深故他做來全無忌憚凡事占便宜又占道理其心術幾不可問充之則操莽由此出矣是以夫子寧取齊桓噫霸業亦有升降也世道可悲也夫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王霸之辨誠僞而已王者視天下如一身痛癢相關烏

得有僞霸者爲私己所隔則此心原與天下人不相屬
如秦人視越人之楚痛而舉蹙其容其實身上不曾著
疼則撫循不至舉蹙亦假意相關耳是霸之所以爲霸
也
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
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此言公私之異公則誠矣私則僞矣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殺之而
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夫君子所過
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過以事言存以心言殺之利之導之所過也刑而民不
犯利而民生遂教而民性復所過者化矣好生之志率
育之懷兼善天下之念所存也有是心即有是政有是
政則臻是效其潛孚默奪之故有妙萬物而不可知者
所謂神也所以然者王者心同天地而不雜以一毫人
欲之私故其用亦與天地相似神無方易無體霸者有
我之私則此心已狹勉强以就驩虞其驩虞處正霸者
私意所售也張子曰一故神兩故化此言天地也又曰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又曰性性爲能存
神物物爲能過化可以知王道矣夫過化存神則王道
之妙神速至矣而後儒乃有王道無近功之說是其蔽
終視王道爲迂疏怠緩不近人情之爲宜後世君臣之
徒以苟且圖功而王道以終不可復也悲夫
荀子曰粹而王駁而霸（眞西山曰荀況之論王霸非一）
董子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
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
程伯子言於神宗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
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仁義無偏霸者依仿之則）
偏而已矣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回
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

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
其初而已所謂差以毫釐謬以千里者不可不審也惟陛
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己反身而
誠之推之以及於四海則萬世幸甚
朱子曰古人論王霸正爲王者兼有天下霸者能率諸侯
此以位論故是如此然使其正天下正諸侯皆出於公而
無私則雖在下位何害其爲王道惟其摟諸侯以伐諸侯
假仁義以爲之欲其功盡歸於己故四方貢賦盡歸其國
天下但知有霸而不復知有天子此其所以爲功利之心
而非出於至公也在學者身上論之凡日用接物之間纔

有一毫利心便非王道便是霸術不可不省察也朱子論
本之學者之身
可謂親切至矣
漢宣帝雜王霸爲治元不識王霸只是以覺厚與做王底
酷吏做霸自古論王霸至明道熙寧一劄而無餘蘊矣廣
之見今人仍自膠轕不除如俗醫以平緩之方
爲王道以峻烈之方爲霸道亦此類也惑甚矣
清簡公曰易言太極天德也書言皇極君德也君與天合
德而萬國咸寧霸者渺然小矣

用人

爲政之要在於用人用人之要在於擇相相得人則六卿
皆得其人而大綱舉六卿得人則庶司百職皆得其人而

萬事理然必知之眞而後信之篤信之篤而後任之重任
之重而後優之崇優之崇而後用之久用之久而後大臣
得以展布腹心大行其志如堯之任舜舜之任禹皐陶湯
之於伊尹成康之於周召則所以治道化成而于孫黎民
無不大蒙其福也不然而位若傳舍則雖禹皐稷契無以
表其長旁落其權則雖伊尹周公無所施其力或外示尊
崇而心懷顧忌或責以吏事而自矜獨斷此小臣宮官所
以得因而間之而又烏在其能相與以有成也然信任固
不可以不專事權固不可以不重而苟非其人則適以致
權姦之禍則知人之所爲難也知人誠非易易然考之其

生平之素履察之其立心之隱微求之於剛方無求之
詭隨求之於休休有容無求之於多才多藝求之於鎮靜
不煩無求之於苛深險躁求之於遊於予心無求之於遜
於我志則人之賢否要非難辨而要在於人主之清心寡
欲爲有以得之不然者明知其賢而牽制於私而不用明
知其不肖而以其能順己也而用之此唐元宗之所以輕
棄九齡而久任林甫明熹宗之所以終殺楊左而反用忠
賢也若乃臺諫之官納言之職則天子所以廣聰明而裨
闕失者所貴來天下之善言以資獻替補袞職之有闕而
批逆鱗無取偏私阿黨以相搏擊苛毒瑣屑以滋煩擾然
亦惟人主之清心寡欲者爲能有以察之受之而不啻不
敢含怒也至於庶司百職則惟其材設官無取乎過多事
權無取乎相掣而郡縣之有司則人主所與共此民者又
不可不慎擇其人也大抵牧民之官有能悾悾大成裕者謂
之循有能明作有功者謂之能能更才而其偏易至於生
事且貪酷者得而托之循吏厚而其偏易至於姑息且罷
輭者得而托之然而爲循吏者鮮赫赫之聲爲能吏者易
致當途之譽有心於干譽則亦何不自見其能故與其能
也無寧循矣要之寬洪惻怛期於宜民則又非奉法避過
碌碌庸人之所可與是又在銓選之明哲監司之公平而

仵嚮則尤在一人之瘖聾矣至若取人之道則以秩實不以春華雖當廣其途以收之要必嚴其品以核之唐虞之世雖亦曰敷納以言然迪知忱恂於九德之行要非徒以空言取也成周之法鄉舉里選故濟濟稱多士焉至於周衰而後官多世及才德之登庸者鮮矣漢初卿相多高祖故舊勳臣然高文景武罷詔求賢董子賈生公孫宏之輩皆由徵辟而後起東漢之士尤敦氣節是以雖當外戚炙手內豎煬竈之時士猶以力死爭忠義代不乏人是漢風之近古也魏之中正九品雖非盡善而猶存古意唐始制科英雄入彀身容書判無當實用文辭詩賦何濟蒼生又

況循資格之爲聖書此用人之所以漫失也失後世取人以文而求其實之茂鑒人以利而欲其守之廉此不幾南轅而北轍乎及乃賄賂公行人嫌銅臭而仕宦之途無人心矣尙安望其上致君而下澤民哉然則爲人君者而有志於圖治則正心脩身固其本也而所以優禮大臣之道推賢進士之方又何可不加之意焉以取法於唐虞三代歟

秦誓曰如有一个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人之有

技冒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尙一人之慶

大臣能集衆善之長爲己長則職盡人君能得一人之善集衆善則國治故人君首重於擇相也

中庸曰敬大臣則不眩　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

大臣得其人矣而不知所以敬之則終無以收大臣之效也○唐虞三代君臣拜稽此上下所以交而爲泰也

暴秦而後尊君抑臣也玉矣所謂敬大臣者可概見歟

論語曰不使大臣怨乎不以

孟子曰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己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

憂在得人急先務也憂之也切故得之者眞得之者眞故信之也篤而任之也專且久然後仁恩徧覆乎天下矣

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

勢而霸

不召而就之所謂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學焉以明其道

臣之使行其事昔武王於太公則曰師尙父桓公於管仲則曰仲父觀國語管子之告桓公則其學焉者可見

矣後世惟昭烈之於諸葛武侯其庶幾乎後世人臣固鮮有足當人君之師者而人君亦鮮不以屈節於臣爲其恥也盛治其可再見哉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公孫丑曰樂正子强乎曰否有智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然則奚爲喜而不寐曰其爲人也好善好善足乎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志在富貴者容悅臣也志在功名者社稷臣也天民者志於道德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者也然守之也大人則德博而化矣大人者惟孔孟程朱乃足以當之天民則大賢以上如共城是也社稷臣後世漢汲黯孔明唐狄梁公宋璟郭子儀宋司馬君實范希文皆可當之容悅臣則皆是也士苟一念之動於富貴焉欲無爲容悅臣不可得也

孔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人君知此則君子小人皆可以收其用矣

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誠如是則容悅之臣無所容而忠讜之臣至矣

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小人之得而侮其君者以人君啓之也人君好貨而女戎進人君好色而女戎進人君好敢而狗馬進人君好技而方術進財而聚斂進人君好功而武功進一君之身而小人環向以希寵而人君好功而武功進一君之身而小人環向以希寵而以非道事君實則侮其君者也君無或啓之則侮無自至矣君能壹聞過則忠言入於耳矣是以爲人君者惟

清心寡欲之爲貴也

周書立政篇已見第五卷中

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

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愼與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

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君臣以義合者也故施報之間常如是臣而敢寇讎其君者能力禁之使不寇讎我乎王於世之人臣每有以犬馬自況也又得毋非國人其君者耶

中庸曰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　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

忠信則心與爲體重祿則身與爲體後世多權術馭之而已

論語曰無求備於一人不多求人所以能收用人之效也

成王命周官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公孤以成君德六卿以治君事獨言六卿分職率屬者三公無專官三孤無官屬也治內卽以倡外京畿爲四方之極也建立公卿所以治內述職時巡所以治外內外一也先內後外序也此周官大略蓋與周禮大同周禮無公孤亦以三公惟其人而以六卿之有德者兼之三孤無屬故未之詳又或成王所加也餘則六卿之所掌及巡狩述職五服之制其實皆同人不之考耳兩漢六朝官無常制鮮有盡善隋唐始稍師周禮然亦未得其意後之設官者雖曰創制因時要終以周禮周官爲極哉

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之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已閭胥以歲時書其敬敏任恤者　族師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以邦比之法帥四閭之吏以時屬民而校　黨正書其德行道藝以歲時祭祀比校　州長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灋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三年大比則大考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　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以禮禮賓之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

司士司馬屬官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凡邦國三歲則稽其士任而進退其爵祿

此自古登賢進能之法周禮王制詳略互見要無不同

後世徒以文章取人而欲得人之實用也烏可得歟

程子曰海宇之廣億兆之眾一人不可以獨治必賴輔弼之賢然後能成天下之務自古聖王未有不以求任輔相爲先者也夫圖任之道以慎擇爲本擇之慎故知之明知之重擇之慎則必得其賢知之明則仰成而不疑信之篤則人致其誠任之專則得盡其才禮之厚則體貌尊而其勢重責之重則自任切而功有成故當之者自知禮尊而任專責深而勢重則挺然以天下爲己任故能稱其職也雖有姦諛巧佞知其交深而不可間勢重而不可搖亦將息其邪謀歸附於正矣後之任相者異於是其始也不慎擇擇之不慎故知之不明知之不明故信之不篤信之不篤故任之不專任之不專故禮之不厚禮之不厚而責之亦不重擇不慎則不得其人知不明則用之猶豫信不篤則人懷疑慮任不專則不得盡其能禮不厚則其勢輕而易搖責不重則不稱其職是故僕僕趨走若吏然文案紛冗下行有司之事當之者自知交不深而其勢輕動懷顧慮不肯自盡上懼君心之疑下虞羣議之奪黃縮不敢有爲苟循故常以圖自安爾君子弗願處也姦邪之人亦知其易搖目伺間隙如是其能自任以天下之重乎

君貴明不貴察臣貴正不貴權

古聖人所以能致天下之治無他術也朝廷至於天下公卿大夫百職羣吏皆稱其任而已何以得稱其任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而已何以得賢能而用之求之有道而已及

以身則賢者至因
才器使則能者奔奮
人君每曰非不欲賢也病求之之難也夫以人主之勢心
之所嚮天下風靡景從設若珍禽異獸瓌寶奇玩之物雖
遐方殊域之所有深山大海之所生志所欲者無不可致
盡上心所好奉之以天下之力也若使存好賢之心如是
則何巖穴之幽不可求何山林之深不可致所患好之不
篤耳
楊龜山曰三代兩漢人才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者
取士以行不專以言故也
朱子曰天下之治固必出於一人而天下之事則有非一
人所能獨任者是以人君既正心誠意於堂阼之上突奧

之中而必深求天下敦厚誠實剛明公正之賢以爲輔相
使之博選士大夫之聰明達理直諒敢言忠信廉節足以
有爲有守者隨其器能實之列位使之交脩衆職以上輔
君德下固邦本而左右私褻使令之賤無得以奸其間者
有功則久其任不稱則更求賢者而易之蓋其人可退而
其位不可以苟充其人可廢而其任不可以輕奪此天理
之當然而不可易者也人君察於此而不敢以一毫私意
鑿於其間則其心廓然大公儼然至正泰然行所無事而
坐收百官衆職之成功一或反是則爲人欲私意之病其

偏黨反側黯暗猜嫌固日擾擾乎方寸之間而姦僞讒慝
叢脞眩瞀又將有不可勝言者此亦理之必然也
人主以論相爲職宰相以正君爲職二者各得其職然後
體統正而朝廷尊天下之政必出於一而無多門之弊苟
論相者求其適己而不求其正己取其可愛而不取其可
畏則人主失其職矣正君者不以獻可替否爲事而以趨
利承意爲能不以經世宰物爲心而以容身固寵爲術則
宰相失其職矣二者交失其職是以體統不正綱紀不立
而左右近習皆得以竊弄威權賣官鬻獄使政體日亂國
勢日卑矣是可不察其所以然者而反之以汰其所已用

而審其所將用者乎選之以其能正己而可畏則必有以
得自重之士而吾所以任之不得不重任之既重則彼得
以盡其獻可替否之志而行其經世宰物之心而又公選
天下直諒敢言之士使爲臺諫給舍以參其議論使吾腹
心耳目之寄常在於賢士大夫而不在於羣小陟罰臧否
之柄常在於廊廟而不出於私門如此而主威不立國勢
不強綱維不舉刑政不清民力不裕軍政不脩者吾不信
也
古之教者莫不以德行爲先若舜命司徒敷五教命典樂
教胄子皆此意也至於成周而法始大備故其人才之盛

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之漢室之初尚有遺法其選舉之目必以敬長上順鄉里肅政教出入不悖所聞爲稱首魏晉以來雖不及古然其九品中正之法猶爲近之及至隋唐遂專以文辭取士而尚德之舉不復見矣

古人教人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其法備而意深矣今之爲法不然其教之之詳取之之審反覆激沈至于再三而其具不越乎無用之空言而已深求其意雖或亦將有賴於其用然彼但知爲無用之空言而已足以要吾之爵祿則又何暇復思吾之所以取彼者其意爲何如哉

凡爲時文以射科甲者亦非盡不知學古之爲有賴于用然卒之一爲時文便不反之爲已盡務實之心不勝其傲

榮之念也予政兄嘗爲予言族兄某謂之曰兄所講學非不精切但某輩用不著問以何故卻用不著曰吾輩講經作文以賺科甲耳何用如此切切爲哉因歎息曰古之小人趨慕榮祿尚須外託君子未有自明言爲賺騙者今則自安于爲小人而恬不知恥矣

古之君子有志於天下之賢爲急而其所以急於求賢者非欲使之綴輯言語譽道功德以爲一時觀聽之美而已蓋將以廣其見聞之所不及思慮之所不至且慮夫處己接物之間或未盡善而將以使之有以正之也是以其求之不得不博其禮之不得不厚其待之不得不誠必使天下之賢識與不識莫不樂自致於吾前以輔吾過然後吾之德業得以無媿乎隱微而澡極乎光

大耳

宰相以得士爲功下士爲難而士之所守乃以不自失爲貴

朝廷設官求賢故在上者不當以請託而薦人士人當有禮義廉恥故在下者不當自衒鬻而求薦

呂東萊曰井田之制士與兵國之重事皆取於農工商不與焉古者取士於田野取其民之秀者以其質朴故也農民朴商賈奸此素所習者然也今使農家子與商賈之子同執筆爲八股則農家子之文必不及商賈之子之文也明矣以文取人而又重之以賄賂聲勢請託可勝歎哉

王者繼天出治則無事不仰體天心而敬天授時尤其首務矣蓋天有四時風雨霜露無非至教故朝必順時而布令野必因時以興功固未有不明於天不順於時而有以躬功熙載者是故因日之行天一周而行天一周而復於故處也因日行之南北違近而成四時北之中爲春秋分因月行之晦朔弦望而分十二月於日故日方二十七出入而月已周天日二十九出入有奇而月復及於日月體無光受日之光以爲光故與日會則光盡而爲朔去日違近中則光半而爲弦遠至於晦〇月無時不弦而與日會則其光在上而人不之見及去日稍違而光微露於下則生明及與日四分天之一則側受日光而下見其半及中分天慶與日遥對則其受日光處正在下而人見其光滿也因日之一

出一入而爲日因日之晨昏晝夜而分時半夜子鷄啼丑
食時辰隅中巳日中午日斜未
晡時申日入酉黃昏戌人定亥時分而刻古歷晝夜百刻
今只作九十六刻每時十六刻有分分今每刻只作十五分因卽以日
一日之行爲在天之度日出東入西此隨天左旋而一周
之速則以不及處爲一度天也然日一出入而稍不及天行
日三時少欠而右旋一周還於故處爲一歲故分天爲三
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所以紀日之行也一歲
以日月所會之度分天爲十二辰
天無星處皆曰辰分十二辰以紀日月之會寅月日月會
於娵訾卯月日月會於降婁辰月日月會於大梁巳月日
月會於實沈午月日月會於鶉首未月日月會於鶉火申
月日月會於鶉尾酉月日月會於壽星戌月日月會於大
火亥月日月會於析木子月日月會於星紀丑月日月會於元枵
以日月所經歷之星爲
二十八宿宿附於天以紀天度指天之軸爲南北極軸天不動

處所以運轉者也南極在地下中國不得見北極出地上常見不隱指極旁小星曰極
星去北極半度許極星前大星曰紫微卽帝星紫微之左右
藩曰紫徽垣右七星曰北斗視斗杓初昏所
指方隅以定月之所建分地之方隅隸十二支而視斗柄
夜半以衡晨建所指爲月建也昏建以杓卽柄也
以魁魁斗首也去極九十一度有奇以中分天度曰赤道
日所經行斜絡赤道者曰黃道赤道黃道皆推步者象天
而設色以識之以分經緯
朱道春入陰歷秋入陽歷則行白道春入陽歷
冬入陽歷夏入陰歷則行黑道陰陽歷則行青道
合入陽歷爲羅睺入陰歷爲計都此皆歷
推算者也其實九道止是一道以月行別有
左右六度之間故月輪或高或下或出或入而見爲有九
道也羅計二點常正相對而每月順移所以識月之交
月有高下遲速而立月孛月行平則十三
四度餘蓋近下則行疾近上則行遲而月
孛則月行小輪最高之處遲速之交也

五百一十三年爲一會三會則一千五百
一統閏朔無餘分三統則二百四十三章四
千六百一十
七年而爲一元閏朔無餘分值甲子歲首此漢太初歷法
也然大約三十二月而一置閏推至無中氣之月則閏月
率而前後之閏月略同矣識氣朔之算而立紫炁炁又或云炁以識
土木之交道
月行九道而生羅計謂青道二出黃道東朱道二
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黑道二出黃道北合黃道爲九道月行道
陰歷交出黃道外爲陽歷冬入陰歷交入黃道內爲
冬入陽歷夏入陰歷則行白道春入陽歷
朱道春入陰歷秋入陽歷則行黑道陰陽歷則行
合入陽歷爲羅睺入陰歷爲計都此皆歷
推算者也其實九道止是一道以月行別
左右六度之間故月輪或高或下或出或入而見爲有九
道也羅計二點常正相對而每月順移所以識月之交
度及日行南北之準者也二十八宿在黃赤二道之間黃道
度牛出赤道外遠者亦二十四度於是測昏旦中星而知日之所經之宿(
日之所在其星不可見故觀昏旦及夜半
度之中星則可以推日行所在之宿度矣晝日所行之
南北而可定一歲之四時八節二十四氣晝夜長短刻分

而值朔望則有日月蝕月朔與日會月望與日對然不正而不相衝掩惟朔而正交黃道則月或在日南或在日北正交黃道則月抗日而月食矣○月食先儒謂日體中暗謂之闇虛望而月當日之闇虛則不受光而食西學云日月正對則地球在中日光爲地球所隔月不得受日光故食此似是至於五緯土木火金水則亦附天而與日月同其右旋以有高下西學分天九重之說遲疾順逆留伏西學有五星各有小輪之說各有所主如土司宿木司歲二星所在爲福德火司法刑金附日水主農功及九州分野之類故序歲時月日以秩作訛成易識地德虔天刑察休咎災祥以致恐懼脩省時豫備脩人事此古今治歷之大凡而敬天勤民之至意也顧自伏羲畫八卦卦氣陰陽消長歷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專司星象大撓作甲子而容成總之黃帝作調歷顓頊爲歷宗謂乙卯歲之寅月月在營室是爲歷元至是而歷倉頡作書契記事故後世稱爲歷宗蓋七政合貫即可爲歷元不必年月日時皆甲子也帝堯命羲和帝舜在璇璣而歷法亦已大備矣夏后殷周三正迭建政令於是乎須王迹於是乎寓降及春秋而魯晉各有其歷於是司歷過矣置閏差矣告朔廢矣爰及暴秦始用亥正歷無定法而欽若昊天之意渺然其不得見自漢而後歷法乃日以精密漢初張倉用顓頊歷司馬作太初歷三統歷東漢李梵作四分歷本鍾律以起算稱爲有法及劉歆作三統歷東漢李梵作四分歷悟月行有遲速魏楊偉作景初歷始立交食起虧術晉杜預作長慶歷姜岌作三紀甲子歷始悟以月食衝檢日宿度所在宋何承天作元嘉歷始悟以朔望及弦皆定大小餘及以晷影候氣魏崔浩作戊寅元歷甫朝祖冲之作大明歷始悟太陽有歲差之數極星去不動處一度張子信

至青鳥司啓丹鳥司閉而鳳爲歷正是也顓頊稱歷宗謂乙卯歲之寅月月在營室是爲歷元至是而歷倉頡作書契記事故後世稱爲歷宗蓋七政合貫即可爲歷元不必年月日時皆甲子也帝堯命羲和帝舜在璇璣而歷法亦已大備矣夏后殷周三正迭建政令於是乎須王迹於是乎寓降及春秋而魯晉各有其歷於是司歷過矣置閏差矣告朔廢矣爰及暴秦始用亥正歷無定法而欽若昊天之意渺然其不得見自漢而後歷法乃日以精密漢初張倉用顓頊歷司馬作太初歷三統歷東漢李梵作四分歷本鍾律以起算稱爲有法及劉歆作三統歷東漢李梵作四分歷悟月行有遲速魏楊偉作景初歷始立交食起虧術晉杜預作長慶歷姜岌作三紀甲子歷始悟以月食衝檢日宿度所在宋何承天作元嘉歷始悟以朔望及弦皆定大小餘及以晷影候氣魏崔浩作戊寅元歷甫朝祖冲之作大明歷始悟太陽有歲差之數極星去不動處一度張子信

同之有視差氣差皆可謂窮幽極渺而實確乎可據至于象限儀百游儀地平儀晷儀天球紀限儀諸器及測候諸晷及遠鏡及沙漏水漏之類視古之圭表景符渾天儀簡儀諸器尤爲巧妙精切百倍于古矣然古之歷疎而切於國計民生之用後之歷密而無當於始和布令之重且分野分星之說五星陵犯之變孛彗欃槍之見俱舉而付之爲不足徵驗是謂天變爲不足畏而何以動人主恐懼脩省之端又國家大政百工庶職之所當脩者既不頒之日書而惟雜以刑德王相建除之說爲陰陽尅擇一偏之言則雖精而奚有當哉況西學亦原不言尅擇也

易革卦大象傳曰澤上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天時革於上庶政革於下撫辰凝績乃所以順承天也
書洪範協用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
歷數
曰協用者欲人之與天合而不違也
堯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分命
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
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曰明都平秩南
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
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
民夷鳥獸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
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
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
熙

歷推之象驗之也曰者歷之主月者歷之輔星辰者歷
之紀歷象星辰所以歷象日月也治歷所以明時授時
所以興事作訛成易釐百工熙庶績凡以爲民而已授
時即授此作訛成易之時也分方以測驗之驗之日晷
驗之日夜永短驗之昏中之星又覩之民物之舒促庶
幾時得其正而事之因時者可以均平秩序也月會有
常而時以日卻不閏月則時不定故置閏所以定時而
成其作訛成易之歲功也○堯時冬至日在虛故昏而
昴中至周秦間而冬至日在斗故昏壁中見月令之冬
至日在箕初則昏之中星宰矣此歲差也程子曰伏堯
夫立差法冠絕古今卻於日月交感之際以陽盈陰虧
求之遂不差大抵陰常虧陽常盈故只於這裏差了朱
子曰今比堯舜時似差及四分之一作乾象歷有核歲之法晉虞喜始立差以追其變以五
十年日差一度何承天謂百年差一度久劉洪
家謂七十五年差一度劉焯折衷二
廓以百八十六年差一度萬歷中西洋利
八閏月而差一度熊人瑞以六
十年差一度統天歷以六十七年
差一度明大統歷以七
十八年差一度萬歷中西洋利瑪竇仍約以六十八年
八閏月而差一度熊人瑞以六十七年差一度方密之

以六十餘年差一度游子六考帝堯甲辰冬至日在虛
七夏不降七未冬至日退女十一商武乙丙寅冬至日
在牛七周簡王丁亥日在斗二十三秦莊襄王壬子日
在斗二十二漢太初丁丑日在斗二十四晉太元甲申日
在斗十七宋元嘉癸酉日在斗十四唐開元甲子日在
斗十宋慶歷甲申日在斗五度宗戊辰日在斗四元至
正辛巳日在箕十洪武甲子日在箕七嘉靖甲申日在
箕三則天道微渺之間亦有遲速不可以年限也西學
謂歲之差實係恆星前行與七政無與垣按在外轉者
恆速在內轉者恆遲此自然之理觀日月五星之遲速
可見矣日月五星之行又各自有高下遲速留逆則
恆星之在天亦猶是矣殆未可以一定之數求之也

星考

中宮天極五星第一前星曰太子次曰帝三曰庶
子曰北辰是天樞紐中間些子不動處緣人要取此爲
極不可無個記認就其旁取一小星謂之極星也○宋
天文志舊說皆以樞星爲極星中以銅儀窺之其不動
者候之其不動之處猶在樞星末一度餘也紫微垣帝
星曰上輔曰少輔曰上弼曰少弼曰上丞西蕃七曰右樞曰少

上衛曰少衛曰少丞兩籥之間曰閶闔紫微垣爲宮禁之象日月五星所不入也天乙在天乙之南主天道小明則殷太乙則吉暗則凶北斗七星在西籥之外自一至四曰魁自五至七曰杓四五之間曰衡天官書曰斗爲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方又曰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抗參首魁主華以東河濟之間杓主海岱以東北斗之間爲太陰西門曰上相北斗間爲太陽西門曰次將北斗間爲東華門曰次相北斗間爲太陰東門曰上將前二星曰右執法右間爲右掖門曰左執法左間爲左掖門二星之中曰端門齊明則將相同心其中有五帝座此天子外朝之象日月五星所由受命之處也少微四星在太微西北一曰處士二曰議士三曰博士四曰大夫明則賢才舉軒轅十七星在少微西北其右星曰司民左星曰少司民前星曰御女之主民之版籍男女之事又軒轅爲懷太微爲衡也三公之象上台近文昌中台接軒轅下台抵少微止台司命中台司中下台司祿又曰天市垣在尾箕之北左簣曰宗人右簣曰女史星在北斗魁上曰司命曰司中曰司祿主天下文德之事天市垣曰齊曰中山曰九河曰趙曰魏石簣曰韓曰楚曰梁曰吳曰越曰燕曰徐曰衡山曰常山曰恒山曰泰山曰淮曰濟曰河間曰河中其中有星大者王小者侯衛之守也帝座此天子詢萬民之朝又巡守朝會之象謹量審法度之所也蒼龍七宿角二星爲天門內天庭也右角爲將主兵其南北直古九度今十三度其間天門中也左角爲理主刑其北三尺曰太陰道七政由其中則天下安入其陽則旱入其陰則水月犯左角水金犯右角火乘左角旱火乘右角水明大則王道平亢四星古十二度今十度亢爲天庭爲疏廟又主疾病明則吉動則凶此蒼龍項也氐四星古十六度今十五度氐爲天根亦主疾病房四星五度爲天子內房中曰天駟又爲天馬占與角同心三星六度爲大火火前星爲陰環中赤者曰天王前後宮日月五星尾九星十八度爲後宮之間曰尾箕尾之主兵箕四星十度爲敖客主風五星犯之主兵箕之主兵箕從入河百姓流亡武七宿斗六星在南二星爲陽環北二星爲陰環日月出其中主蠶上馬太子後庶子又爲明堂日月五星犯之多主兵旱又主火災九江口四星十度爲天江主水箕四星十度爲天江主水箕從入河百姓流亡武七宿斗六星二十二度南二星爲司祿主爵祿牡曰積路主道路曰積水主關梁女四星十二度主藏瓜果又主嫁娶布帛女工之事五星犯之主喪泣虛二星九度爲哭泣主死喪及祭祀貴女子凶危三星十六度爲蓋屋主墳墓宮室屋二星十八度爲清廟爲離宮主廩食及土工營造室二星十八度爲清廟爲離宮主廩食及土工營造壁二星九度爲壘壁又曰天苑又主文章圖書奎十六星十七度主牧苑又主文章又爲天豕爲天目成池七宿奎十六星十七度主牧苑又主聚眾之事胃三星十五度曰大梁爲天倉主積聚昴七星十二度曰髦頭爲白衣會爲天倉主積聚昴七星十二度曰髦頭爲白衣會爲胡兵主兵喪口舌訟獄之事畢八星十七度好雨主邊附耳主街巷月經其陰則雨經其陽則否衝其中主大水觜三星半度爲虎頭防用力陰謀之事又爲虎首主保聚主收斂參七星十一度爲白虎其後伐四星爲虎尾主兵戚刑罰之事觜三星半度爲虎頭防用力陰謀之事又爲水泉星犯之主水鬼四星度半爲視明察之主積尸星犯之主疾疫柳八星十四度曰天厨爲鳥味主東北主積馬東南主積金中白氣曰積尸星犯之主疾疫柳八星十四度曰天厨爲鳥味主酒食及雷雨工匠士木之事又主水星七星六度爲員官爲鳥喙爲口舌爲內外朝之府主衣裳又主烽燧守盜賊張六星十八度曰御府主器用主禮樂士長養萬物之事翼二十二星二十度爲鳥翼曰天旗主文物聲名旌旗及建旛十九度曰天車又曰喪車主任載及車馬貴餘不悉載

塔之象三台平則天下安文昌六星在北斗魁上曰司命曰司中曰司祿主天下文德之事天市垣曰司民左星曰少司民前星曰御女之主民之版籍男女之事又軒轅爲懷太微爲衡也三公之象上台近文昌中台接軒轅下台抵少微止台司命中台司中下台司祿又曰天

六星二十二度南二星武庫主兵中二星天相主爵祿牡曰積二星天倉主積聚明大則天下安牛六星主牲口畜路曰積水主關梁女四星十二度主藏瓜果又主嫁娶布帛女工之事五星犯之主喪泣虛二星九度爲哭泣主死喪及祭祀帛貴女子凶危三星十六度爲蓋屋主墳墓宮室屋二星十八度爲清廟爲離宮主廩食及土工營造壁二星九度爲壘壁又曰天苑又主文章圖書奎十六星十七度主牧苑又主聚眾之事胃三星十五度曰大梁爲天倉主積聚昴七星十二度曰髦頭爲白衣會爲胡兵主兵喪口舌訟獄之事畢八星十七度好雨主邊附耳主街巷月經其陰則雨經其陽則否衝其中主大水觜三星半度爲虎頭防用力陰謀之事又爲虎首主保聚主收斂參七星十一度爲白虎其後伐四星爲虎尾主兵戚刑罰之事觜三星半度爲虎頭防用力陰謀之事又爲水泉星犯之主水鬼四星度半爲視明察之主積尸星犯之主疾疫柳八星十四度曰天厨爲鳥味主酒食及雷雨工匠士木之事又主水星七星六度爲員官爲鳥喙爲口舌爲內外朝之府主衣裳又主烽燧守盜賊張六星十八度曰御府主器用主禮樂士長養萬物之事翼二十二星二十度爲鳥翼曰天旗主文物聲名旌旗及建旛十九度曰天車又曰喪車主任載及車馬貴餘不悉載

周禮太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邦則以逆都鄙之治凡辨瀘者考焉以貳六官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頒告朔于邦國

六典八瀘八則皆冢宰所掌也太史掌其典籍以副之使知所考而頒歷之事總焉此布政授時之所以合一而議往昭來之所以無舛也夫正歲年所以序事則告

朔之頒皆典瀘則之所繫天人一矣漢司馬遷爲太史
實掌天官則猶有古之遺意自此而後史與星歷分職
則天時人事杳不相應史氏徒尙文章星歷流爲技藝
以至若子京唐史年月屢異永叔五代史不記災異而
天辜頒歷無關庶政孤虛旺相紛擾支蔓所謂敬天授
時者果如是乎噫何擧世之不察邪

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
星之位辨其敘事以會天位冬夏致日春秋致月辨四時
之敘

馮相保章皆太史之屬馮相掌其常而保章察其變也

敘事作訛成易之事會天位猶言順天時也致日察晷
景樹八尺之臬于日中以觀景之長短以土圭度之冬
至之影丈有三尺夏至之影尺有五寸此土中也許氏
見下篇　致月占候度也

左傳文公元年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
於始擧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擧正於中
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

端緒也正也造歷之端卽歷元而每歲之端則冬至也
一歲之正二分二至四時之中也每月又各有中氣擧
分至而四時正擧中氣而十二月正也中氣不在此月
之中則當置爲閏矣此以氣盈朔虛而中氣日遲閏

閏所謂歸餘也序不愆事不悖卽馮相敘事會天之意
時正令順治歷凡以興民事而已杜註謂歷法閏當在
三月故曰非禮補正云古人凡閏皆在公末年誤于今年
未改秦歷之前屢書後九月可知烜按傳言歸餘於終
則補正說是若是誤閏則只當言司歷之過不得議以
非禮也然後世月無中氣則隨時置閏於法尤密又不
得泥歸餘於終之禮矣

孔子曰行夏之時

邵子皇極經世以三十年爲一世十二世爲一運三百
年三十運爲一會一萬零八百年十二會爲一元十二萬零九
千六百年

元自子會之半而天始開至丑會之半而地始闢寅會
之半而人物始生此固荒遠難稽然以歲言之則子月
然理亦如此

而一陽復丑月而地脊動寅月而草木生人始動作以
日言之則子時而日東轉於地下丑時而地風動寅時
而天始旦人始興此亦明徵也矣顧所謂行夏時者欲
其於順時布政皆夏令是尊非徒以建寅爲歲首而已

游子六謂歷法當以天爲定盤以黃道爲定圈以十
二宮爲定節氣以道綫深定宮以度以日到宮紀日
躔一日爲定度以日到宮紀月以月到宮紀星如此則無歲差無氣盈朔虛無閏
月節氣無月首月尾而節定歲無新年舊年而歲定歲此日立春
歲歲此日立秋而天定歲歲此日與農而人事定節節此日數歲歲此日數
歲一節遲一節天道合人事齊是爲天歷烜按天數之
不齊非可强也卽如其說是無閏月而刼有閏日謂所
餘三時自無處安放也且日之在天氣候難審月之朔
望人所易知故古聖人協于月以分藝若歲月法紀日
而以日到宮紀日則愚民無歷者將不知歲時矣豈

日行夏之時如之何其可易也

以上敬天授時之事

舜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堯典首命羲和及堯命舜攝事而首察璿璣玉衡蓋人君繼天出治必其明於天行聽無聲視無形敬天勤民而後可以奠安天下也豈後世術數一家之說而已哉

○璇璣渾天儀之制蔡傳詳矣今所制更爲精密略述其概外設三輪水以泉之以知地平針以指南以知子午繩而懸之以知上下於是設平環爲地平刻先後天八卦十二宮八干四隅在地之方位於上設側環爲子午規爲天經環設南北極之方位於上

爲圓軸虛中內向上刻去極度數直跨地平出其上半入地下斜倚環爲卯酉規爲赤道上刻赤道度數橫繞天經交於地之卯酉亦半出地上半入地下是爲六合以三輪合之爲六合經緯度數皆可四八取一爲八觚又爲象限此渾象第一重也

次內又設側環子午規爲天經而外貫於天經之軸孛宮八干四隅在地之方位於上設側環爲子午規爲天經環設南北極之方位於上刻先後天八卦十二

卯酉規赤道又倚斜環爲黃道上刻黃道宿度繞子午規絡黃道出赤道南北極軸去南北極軸各二十四度入赤道北亦二十四度黃道規近北處爲晝長規近南處爲晝短規皆絡於子午規上此舊三辰儀以日月星之行於是乎考也

又於三辰子午規內設冬夏至規外貫子午規南北極軸內更設對貫黃道極軸去南北極軸各二十四度中貫地毬孛日月輪冬夏至規內設日輪規以聚太陽應黃道旋轉日輪規

內設月輪規規上設月遊輪徑十二度此月規循黃道其遊輪則出入黃道左右六度之間當中爲地毬形皆貫於黃道軸以聚太陰九道小輪也

則日月交食於是可審此渾儀之大略也○七政考日月已見歲星約十二年而一周天近日十二度而夕伏與日合曰合伏各十六日八十六刻晨出東方在日後也疾遲各行三度八十六分晨出東方由疾漸遲共一百十二日共留遲極則留留行十七度八十六分留二十四日晨退夕退各四日五十八刻各退四度留二十四日遲疾共一百十二日行八十八分十二秒半退四度留二十四日遲疾共一百十二日行十七度八十四分而又夕伏主人君道德之事所在之國不可伐可以伐人趋舍曰贏退舍曰縮出入不當其次必有天祆色赤旱隱則水動搖芒角凶兵熒惑約二年一周天夕伏合伏各六十九日晨出東方疾遲共二百八十四日各行五十度晨退夕退各二十八日九十六刻四分共二百八十四日行一百六十六度留八日

晨退夕退各八度六十五分六十七秒半留八日遲疾共二百八十四日行一百六十六度而又夕伏常以玄月入太微垣受詔出行列宿主人君巡守行師之事在天爲執法所守之宿下主旱行一舍二舍爲不祥東行疾失度則兵聚行疾則兵聚東方西行疾則兵聚西方其精變童謠塡星約三十年一周天夕伏合伏各二十日四十刻各行二度四十分晨出東方疾遲共八十七日六十四刻五十分留三十日晨退夕退各五十二分各退三度六十二分五十秒半留三十日遲疾共八十六日行七度六十五分而又夕伏主福德失次一舍二舍而上主大水失次而下有后戚色變色角

凶凡木火土星行遲於日而輪高土星最高木星次之火星又次之以高於日故順行遲順行近日夕伏遠日晨見漸遠則遲與日三分天之一則留如日在午宮而星在寅戌宮也與日對冲則逆逆而三分天之一復留以漸遲疾又順近日緣五星各有小輪附黃道在右七八度之間行近下輪由疾而遲至下則留復下向上由遲漸疾疾甚復遲至上則又留也凡順近日故伏為日氣所冲則止而留對冲則逆太白歲一周天晨伏合伏行四十九度半夕見西方為長庚疾遲共二百三十一日行二百五十度五十分留五日夕退十日五刻十三分退三度六十九分八十七秒夕退伏四度三十五分合日退伏同上晨退如夕留五日遲疾共二百三十一日行二百五十度五十分而又晨伏其晨退見東方曰啓明也其在朝象官在人象事在野

象物與日同南北之行曰嬴與日分南北之次曰縮與日抗則晝見過丙位日經天所守之宿其下兵起辰星歲一周天晨伏合伏各十七日七十五刻各行三十四度二十五分夕見西方疾遲共二十七日行三十度五十分留二日夕退伏合退伏各十二日行十一度五十分退七度八十一分二十秒晨留二日遲疾共二十七日行三十度二十分而又晨伏主清洫土功之事出違時天下饑出舍為不祥地動金水較太陽行疾行先太陽則晨伏夕見逆行反是其與太陽遇亦夕伏晨見也金水小輪方其斜下斜上則見為留及行上輪則見為逆西學謂五星緯度輪即小有高下加減先儒不知其有緯行一見金星在緯南北七八度之間鄭註日左傳云

詫之為失行非也　炬按緯度廣狹誠如西學所推然日月之食亦有常度而人君則必引躬脩省不可委之當然之數也若以天變為不足憂則介甫之亂宋小人之無忌憚矣○張子曰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又曰遲速不齊者七政之情性也

尤征曰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脩輔厥后惟明明　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嚚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日食有常數而聖人不以常數委之謹天戒也天有禎祥不德則其禍天有變異戒之則其福遇天戒而猶不知懼滅亡無日矣仲康之時羿帝河北羲和貳心夏后不振月之掩日固其所矣仲康能戒是以尚克終身羲和尸官而不知警卒受王誅則謂日食之變羲和先當之可也畏也哉○辰謂日月所會弗集于房會而不相和集於房宿也堯時冬至日在虛則季秋當在析木自堯至仲康歲差未幾蓋此月朔尚在秋分後故會大火此月望前方交寒露是歲當置閏也○瀆日左傳云

用牲於社伐鼓於朔公羊傳云以朱絲縈社穀梁傳云
天子救日置五鼓陳五兵五鼓諸侯皆三大夫擊柝充
其陽也
洪範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
以其序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
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
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
曰蒙恒風若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
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
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

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
則以風雨
天人一理而以氣相通以誠相感故事得其理而氣和
而天地之和氣應之事失其理則氣不和而天地之沴
氣應之無或爽也君臣同此日自脩省而保極有終矣
然箕子所陳其理如此君子脩其在己者而已若一一
詭遇而求合之則董子繁露劉向五行或有流於鑿者
君子又不盡取也○箕爲飄伯畢爲雨師箕斂揚有風
雨象也又畢靨參亦主風井亦
主雨凡穿其中則應出其南則
否
周禮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日月星辰之變動以觀天下之
遷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
觀妖祥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以五雲之物辨
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禬象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
別之妖祥凡此五物者以詔救政訪序事

保章主天文之變日月有薄蝕煇暈珥日月旁氣星有犯
守失度芒角動搖及彗孛襲槍流客之類亦天下之故
所繫也彗孛之類非星乃異氣塵埃之類所升騰結聚
於空中以受日光而有光者也然空體輕薄而
下土不正之氣得以上干之則其爲不祥
可知矣以爲無關於禍福之應則謬甚也星土古帝王

以爲妖祥以反躬而消變也分野之說女虛危青齊斗
牛女揚越尾箕幽燕房心
所命祀於其官而後世居其地者因之因視其分之變
故濮分宋角亢氐陳鄭翼軫荊楚
鶉畢衛參東井鬼秦
晉胃昴畢趙奎婁徐魯宋壁充衛蓋大
梁以木德都宛而祀在著龍故宛爲角亢分神農始于
烈山以火德教稼故荊分鳥翼軫黃帝以土德而都涿始
翼桑女工而祀箕尾故涿分析木少昊以金德都曲阜
而祀奎婁故曲阜分降婁顓頊以水德都濮而祀室壁
故濮分室壁此五帝所主祀而居之也
王若闕伯主火而居商丘故商丘
而居檜洛故周虛祀鶉火此皆
吳分南斗越分牛女青分虛危中山分鶉尾唐分實沈則
雍梁分井鬼亦必有其由矣星有所象而命官以其事
祀之精神所聚而天象亦若以類應之後世命祀雖廢
而人心所擬卒未嘗變則分星所屬亦未之改殆井淺
遠滯泥之見所能及也史記嘗參益州蓋已失考而注
疏又直爲之分地畫界李淳風輩加之以某郡屬某分
入某宿幾度則天體圓轉地面平布安在見其有合談
而廢之皆妄作也夫十二歲之
害氣之說及五運六氣之類各以其歲而審其陰陽寒

煥之象蓋自古有其說而保章存之也星土各占其分
雲物雲之色象分至望而書之雲水類故主豐荒降於
民使知豫也雲物之占如青爲蟲赤爲兵荒白爲喪黑
多凶又觀其方位之所在爲占又淮南子云山雲蒸火澤雲波水之類風和如
雲草莽水雲魚鱗旱雲炎火澤雲波水之類風和如
十二節氣之風直時及方位而至則和反是則乖異及
風角五音六情之類之占風氣類故有妖祥命之民亦
使知備也八風分十二方位艮係風震明庶風巽清明
莫風亦以方位應時爲和反是爲乖也風角之說以時
景風坤涼風兌閶闔風乾不周風坎廣
日干支分配五音而以本情合情刑情局情鈞情爲占
又風雨賦之類皆是凡此皆以詔救政訪敘事則恐懼脩省思患
預防而豈徒爲術數之學歟

左傳僖公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
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
天有變化則人有云爲人有凶吉則天見災祥天人之
際每相合矣書雲物爲備正敬天勤民之意左傳記之
亦善僖公也○分二分至二至啓立春夏閉立秋冬
此以正月日南至則周以子月爲正而春秋因謂之春
所可見矣

以上恐懼脩省之事

程子曰凡有氣莫非天凡有形莫非地特於天中一物耳此即渾天之說人生在地故以地對天而言其實地對天不過地在天中天之載無聲無臭

方廣堂一粟耳西學測地毬九萬里亦先儒所已見及也

歷象之法大抵主於日

張子曰五緯五行之精氣也

朱子曰天運不息晝夜輾轉故地權在中間使天有一息之停則地須陷下惟天運轉之急故凝結得許多渣滓在中間地者氣之渣滓也

問天有形質否曰只是個旋風下轄上堅人常說天有九重分九處爲號非也只是旋有九耳西學因七政高下分天日天火星天木星天土星天恆星天九重謂月天金水自恆靜天而下在外者恆疾在內者漸遲故七政遲速不同又曰天渾一氣不分皆數只外剛內柔耳此西學所列爲獨得卻不知朱子已言之也至其所測天之高去地多

少里及星體大小周徑至謂日毬大于地二十倍則鑿而荒矣是蓋任數之過也

天地始初混沌未分時想只有水火二者水之滓腳便成地火之輕清便成風霆雷電日星之屬游子六說天地多本于此語

而今若就天裏看時只是行得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若把天外來說則是一日過了一度蔡季通嘗言論日月則在天裏論天則在太虛空裏若去太虛空裏觀那天自是日月爭得不在舊時處了太虛之外看渾儀運轉人立處天遠只是太虛空如人立渾儀之外卻在虛空處不在有渾儀處然渾儀自轉虛空自靜則謂之恆靜天可也究竟渾儀之轉由虛空恆靜處正是神之所在正是天之主宰所謂上

曰食在朔月常在下日常在上既是相會被月在下面遮了日故日食西學月天在日天之下亦朱子所已言也

合朔時東西雖同在一度而月道之南北或差違於日則不蝕或南北雖亦相近而日在內月在外則不食此如日在北月稍在南然月下於日而人自北視南則月不得掩日矣正如一人秉燭一人執扇相交而過一人自內觀之其兩人相去差違則雖扇在內燭在外而扇不能掩燭或秉燭者在內而執扇者在外則雖近而扇亦不能掩燭以此推之大略可見此即西學視差之說朱子已言之矣

太史公歷書是說太初然却是顓頊四分歷劉歆作三統歷唐一行大衍歷最詳備五代王朴司天歷亦簡嚴然一行王朴之歷皆只用之三年即差又曰大衍歷只是做得個勢頭大衍數得闊其實差數只是一般

古之鐘律細算寸分毫釐絲忽皆有定法如合符契皆自然而然莫知所起古之聖人其思之如是之巧皆非私意撰爲之也意古之歷書亦必有一定之法而今亡矣三代而下造歷者紛紛莫有定議愈精愈密而愈多差由不得古人一定之法也季通言非是天運無定乃其行度如此其行之差處亦是常度但後之造歷者爲數窄狹不足以包之耳揭子宣曰歲何嘗有差止可謂之星差亦不可謂星之差但可謂經星周天若干年移一度耳游子

六曰歲差實係恆星前行與七政本行無與也因劉歆之有差一因太陽最高行度一因太陽本圈心去離地心不等此二者自差之根故因測驗未合故因北極出地次高度未眞此二者爲偶差之根不然則太陽所成黃道終古若一今因實測算理則恆星經歲之間其東行實得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零九分二十六杪四十三微常有定率以較日纏定用歲實實慮一刻零五分四十二杪以變經度得五十一杪爲恆星周歲離四象而東行之經度矣按此即所謂天運行度如此者也朱子及蔡西山亦已先言之者

月光無盈缺人看得有盈缺蓋晦日則月與日相疊了至初三漸漸離開去人在下面側看見則其光闕至望日則月與日正對人在中間看見則其光方圓此即視差之故矣○月常有一半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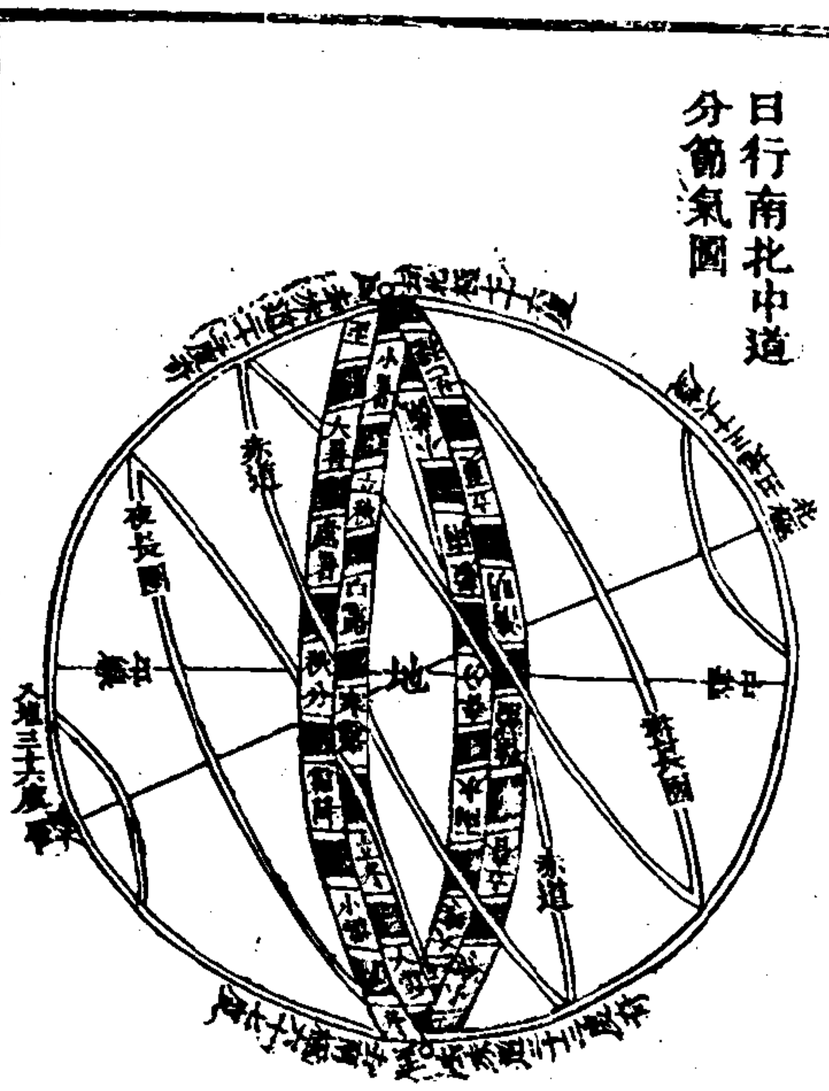
南極上下七十二度常隱不見唐書說有人至海上見南極下復有數大星甚明此亦在七十二度之內西學有南極星圖

陸象山曰黃道日所行也月有九道其出入黃道不出六度當交則合故曰交蝕交蝕者月道與黃道交也西學月行小輪之說象山已言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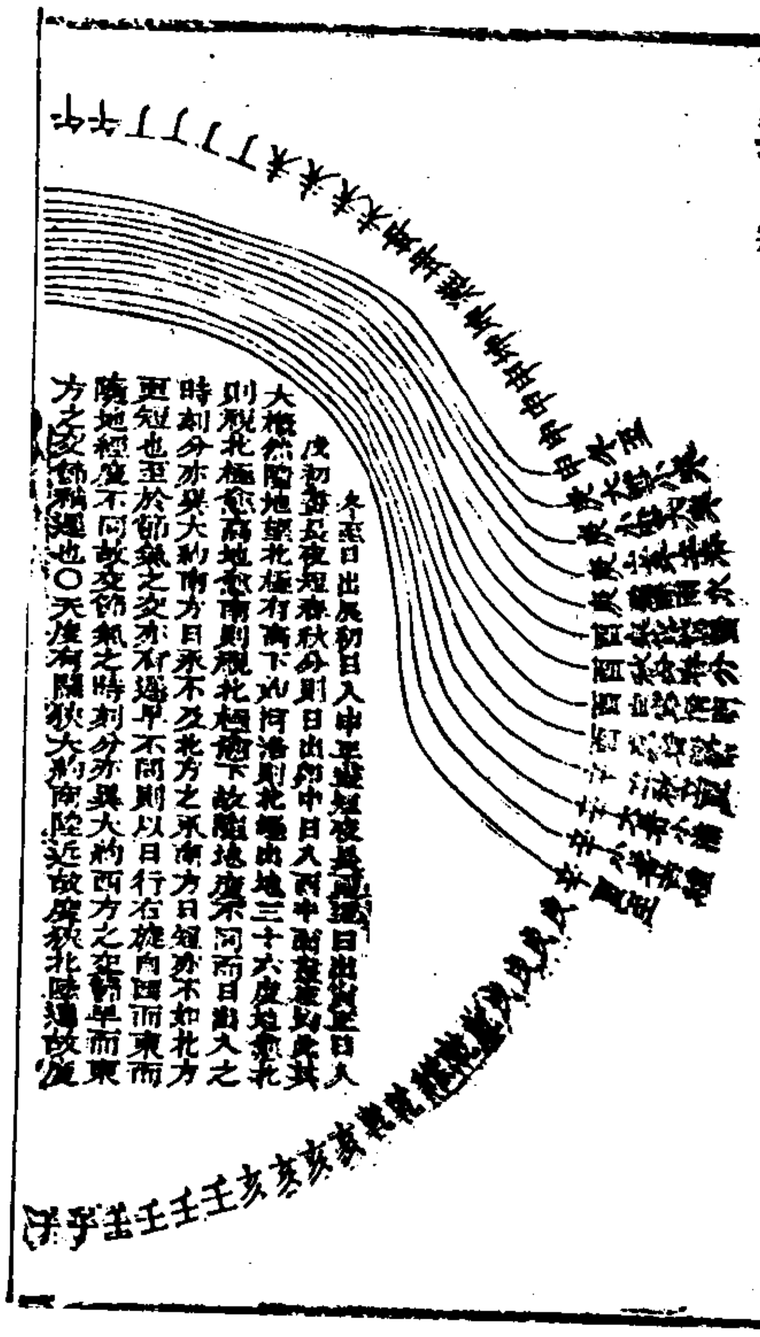
以上先儒言星歷之事

凡西學所言有合乎理數之自然者精密超邁毋發前人所未發然要皆先儒已啓其端出不得先儒範圍者則存之不論可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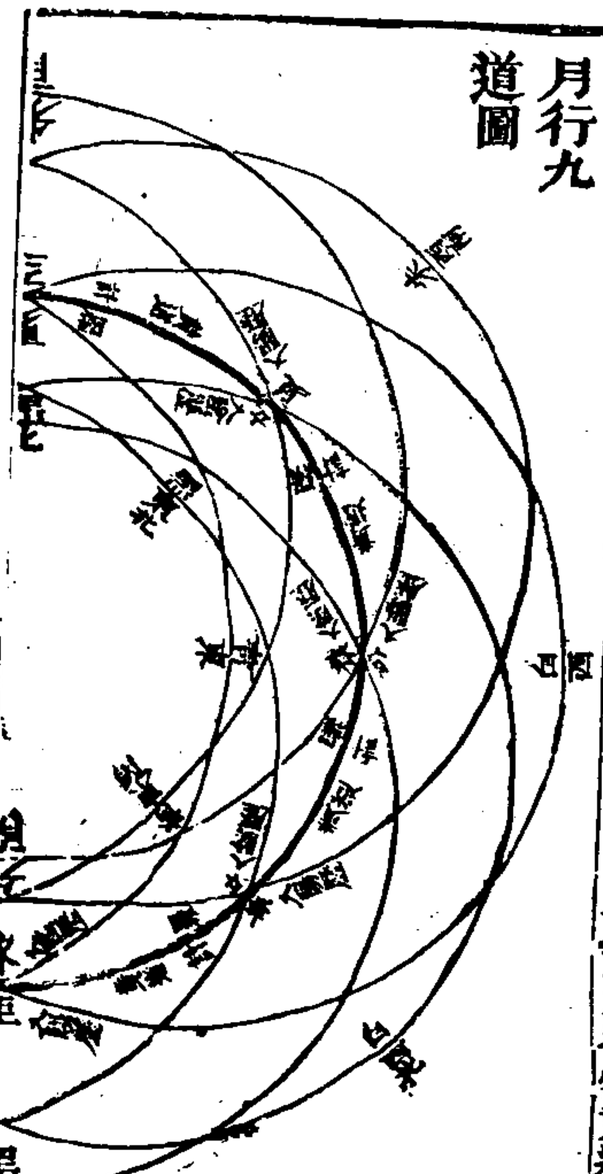
日行南北中道分節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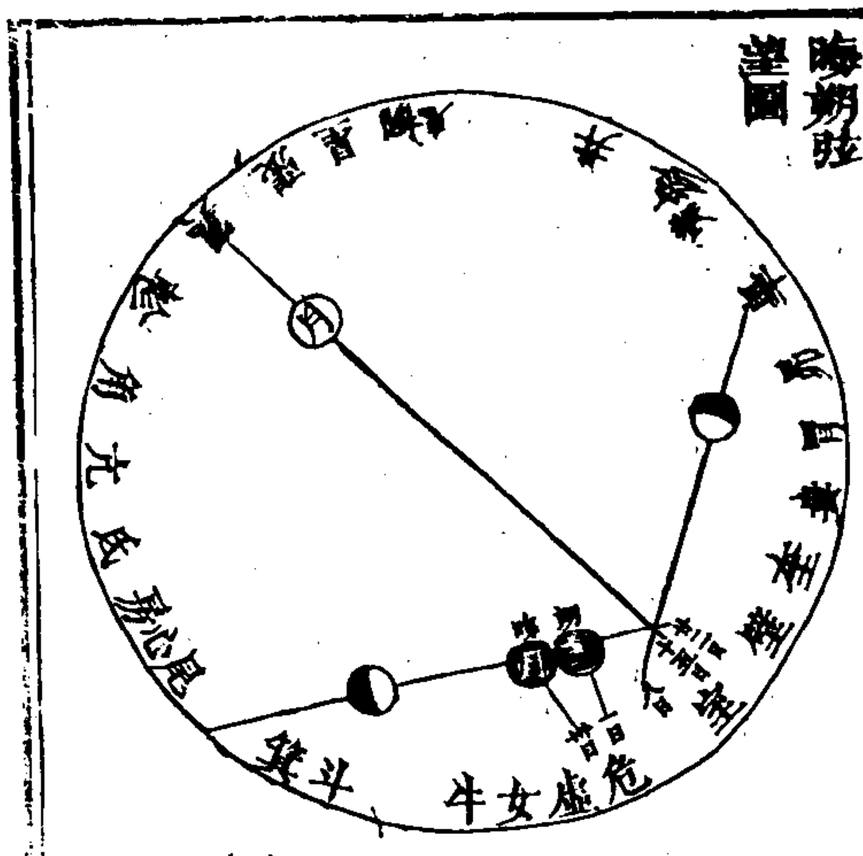
日永日短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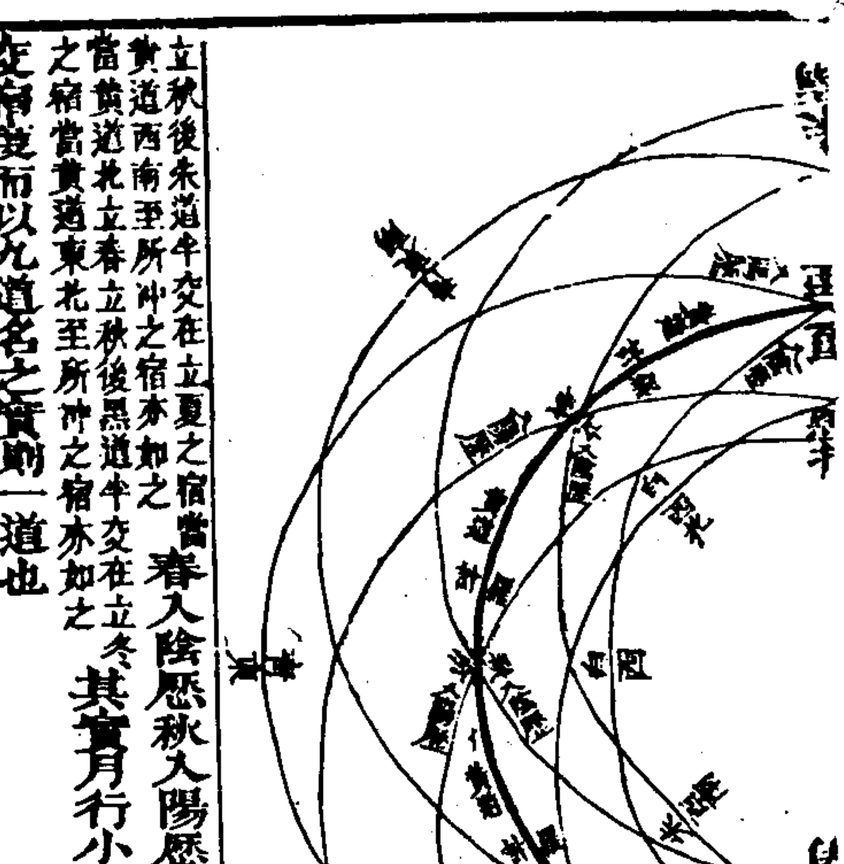
月行九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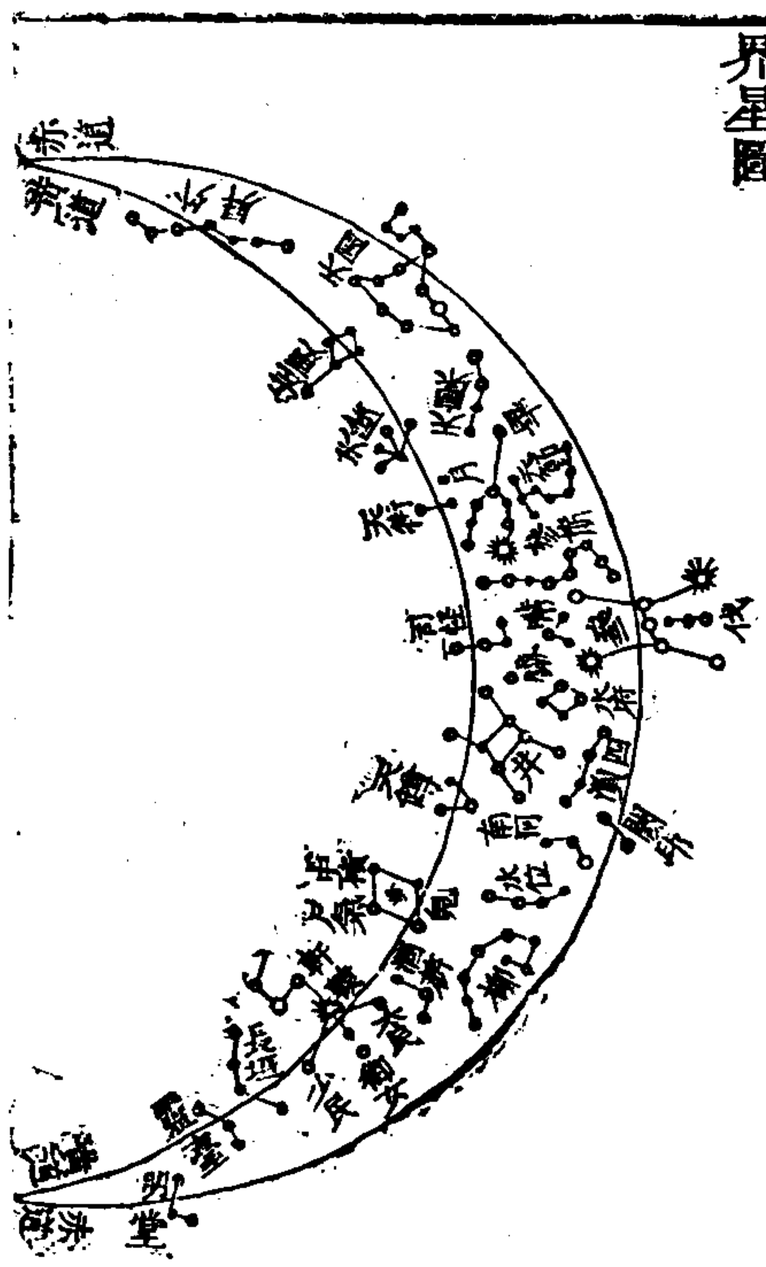
月行九道冬入陰歷夏入陽歷則經青道冬至夏至後青道半交在春分之宿當黃道東南王所冲之宿亦如之　冬入陽歷夏入陰歷則經白道冬至夏至後白道半交在秋分之宿當黃道西北王所冲之宿亦如之　春入陽歷秋入陰歷則經朱道春分秋分後朱道半交在夏至之宿當黃道南立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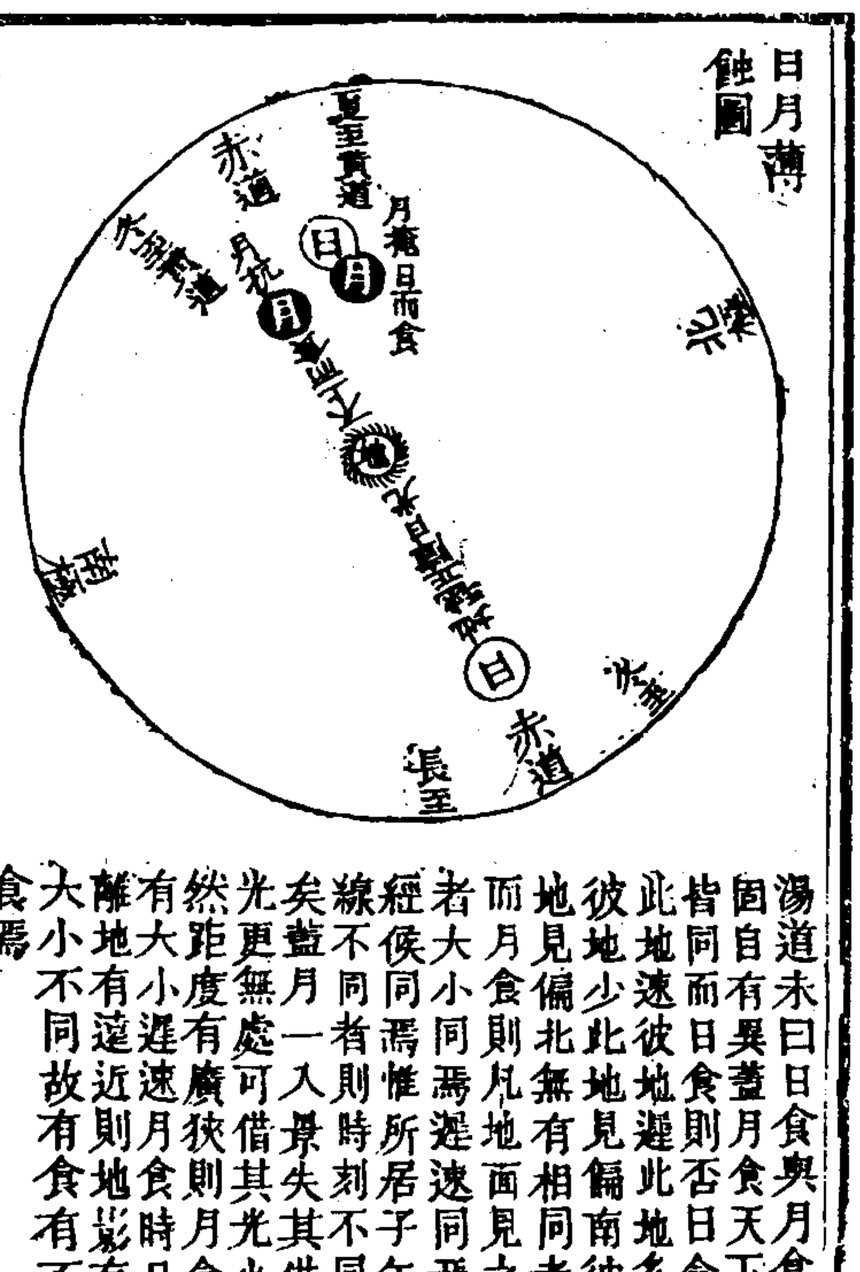


此假設以日月合朔在危至八日日尚在危而月在畢上弦望日日在室而月在翼光滿至二十二日日在室中而月在尾中下弦爲圖如此餘晦朔弦望可以類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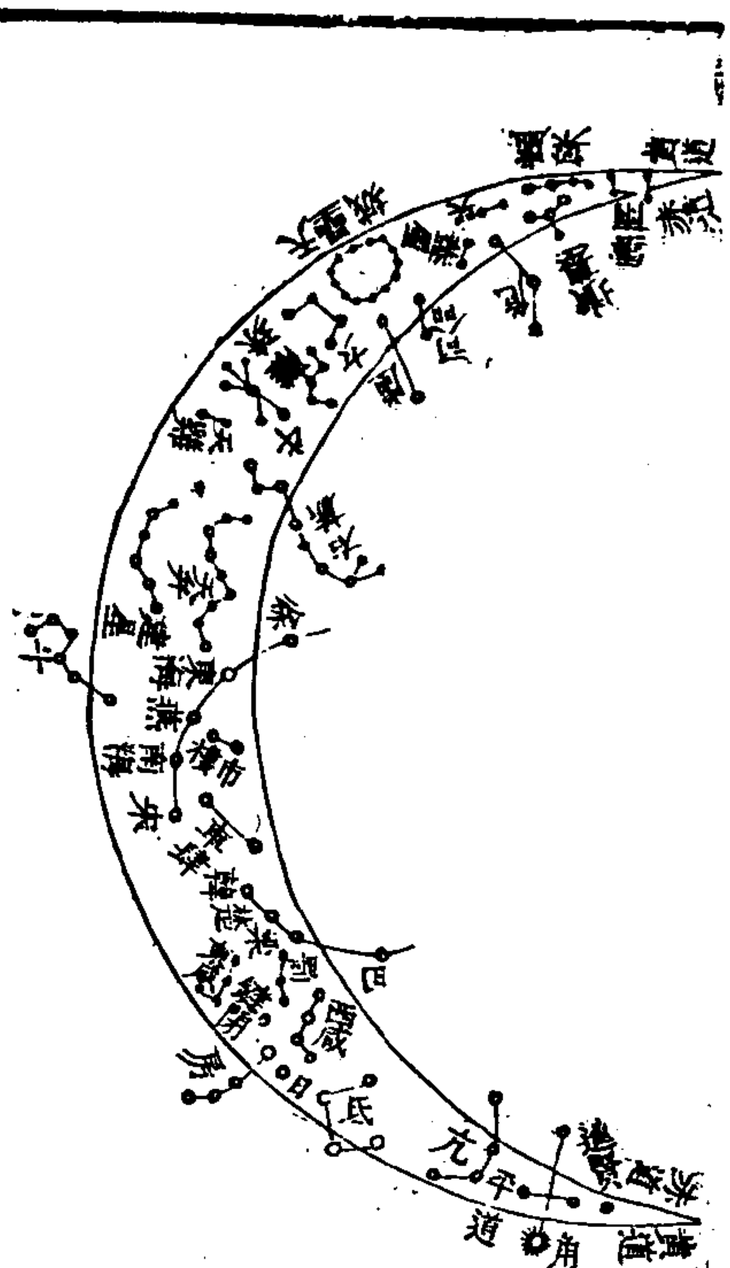


交有度而以九道名之實則一道也　其實月行小輪出入黃道之間因以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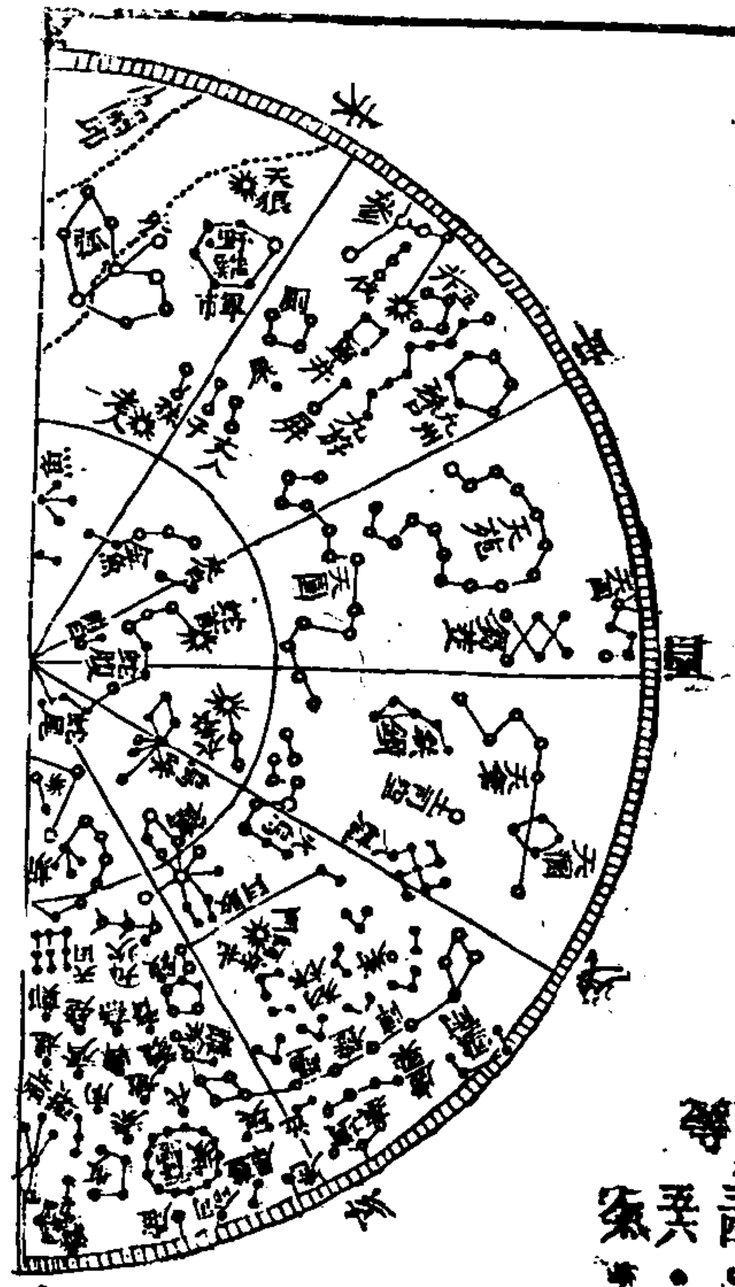
湯道未曰日食與月食固自有異蓋月食天下皆同而日食則否日食此地速彼地遲此地多彼地少此地見偏南彼地見偏北無有相同者而月食則凡地面見之者大小同焉遲速同焉經候同焉惟所居子午線不同者則時刻不同矣蓋月一入景失其借光更無處可借其光也然距度有廣狹則月食有大小遲速月食時日離地有遠近則地影有大小不同故有食有不食焉



赤道北界星圖

限于篇幅凡增星不能悉載其無名星則概不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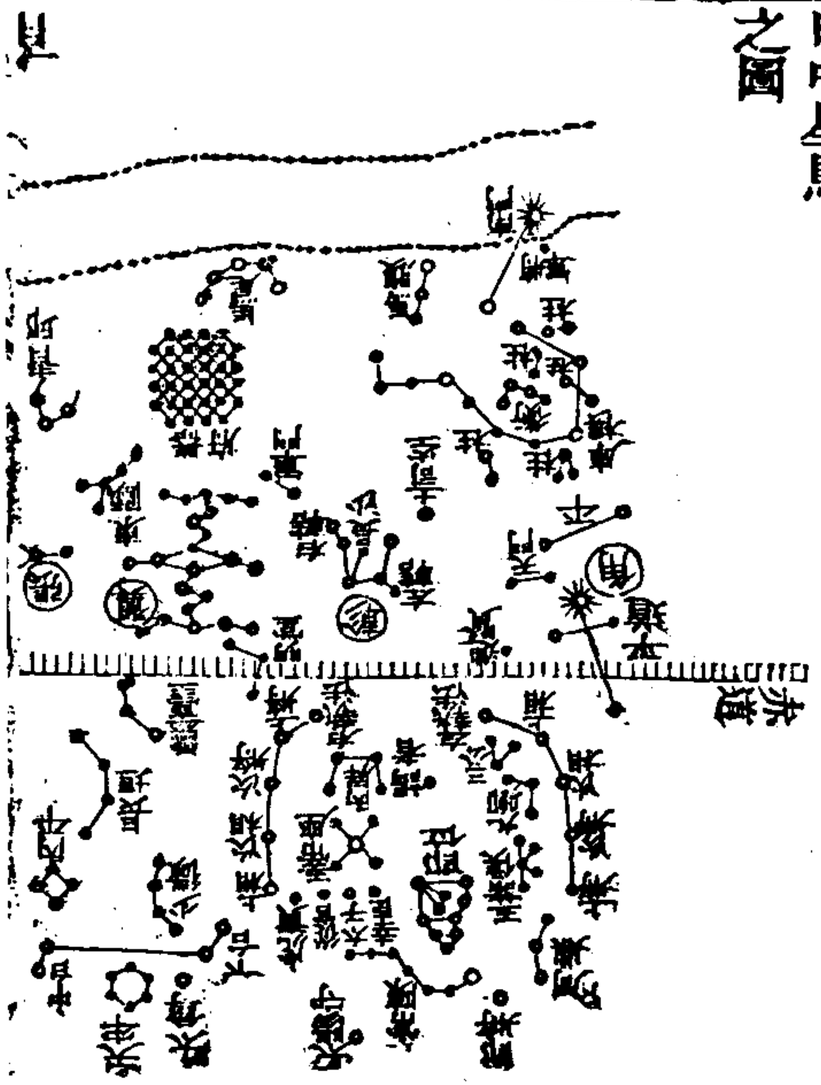
星等
一等
二等
三四
五六
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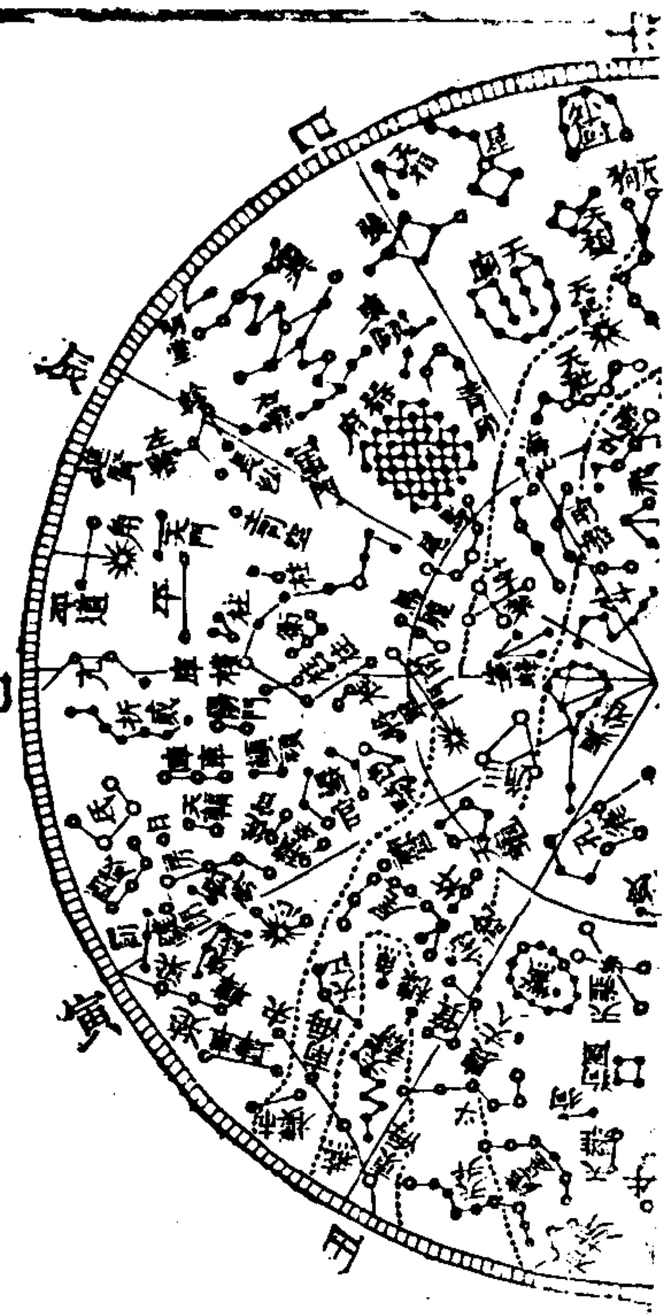


赤道南界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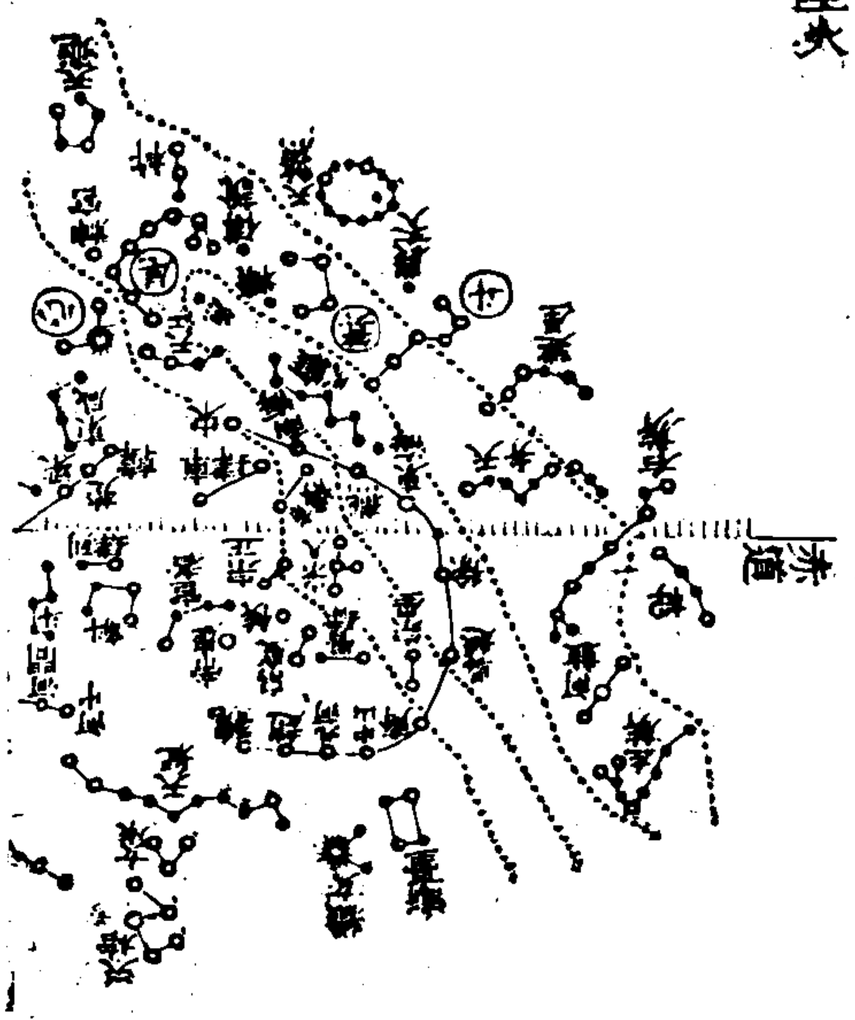
星等
一等
二等
三四
五六
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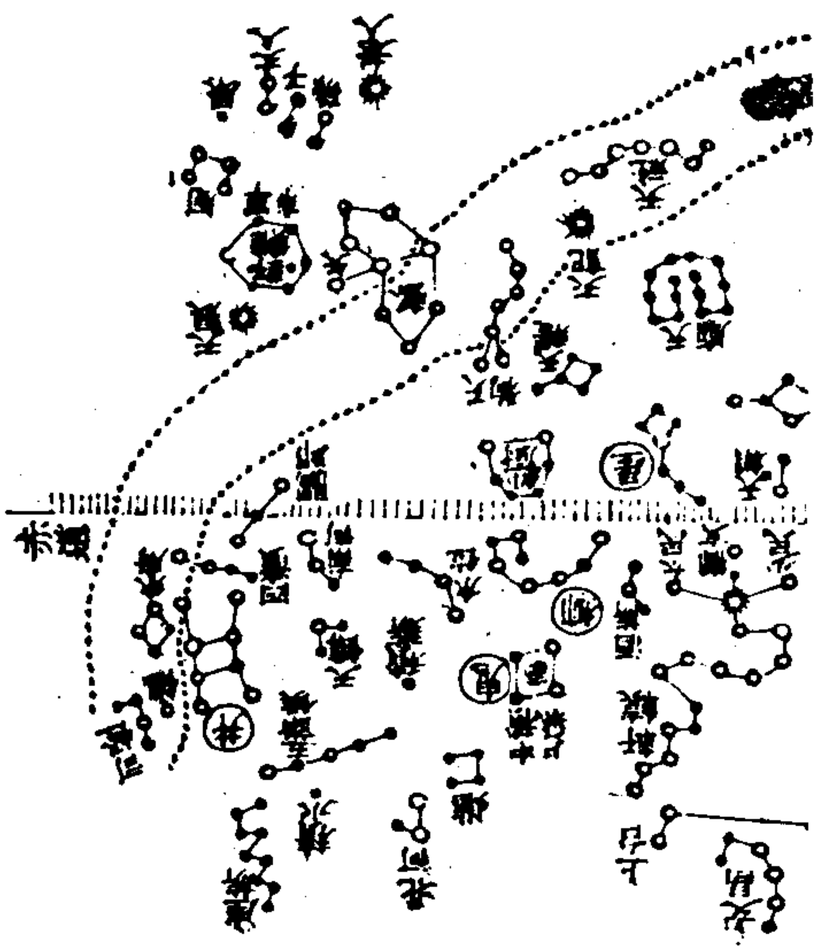
日中星鳥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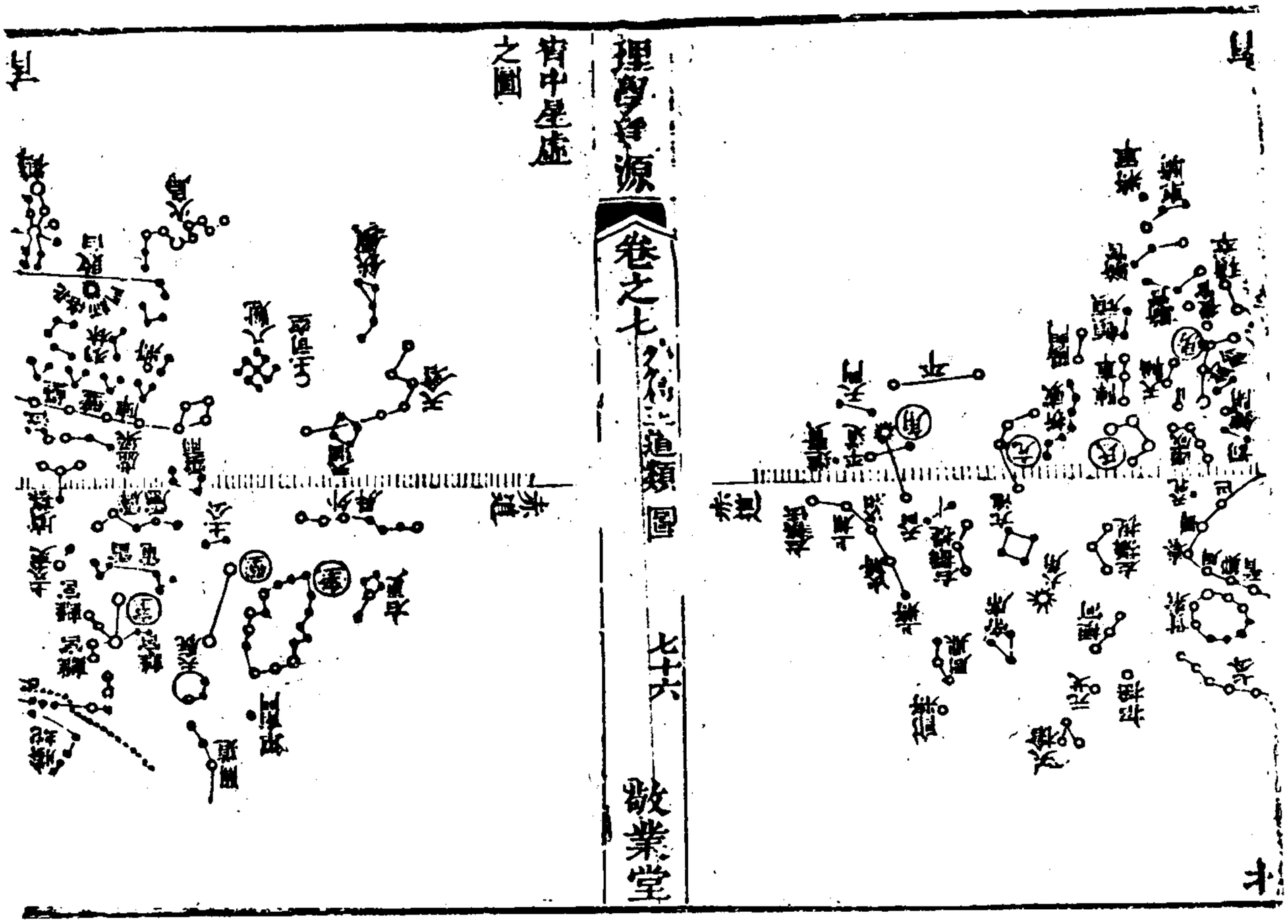




日永星火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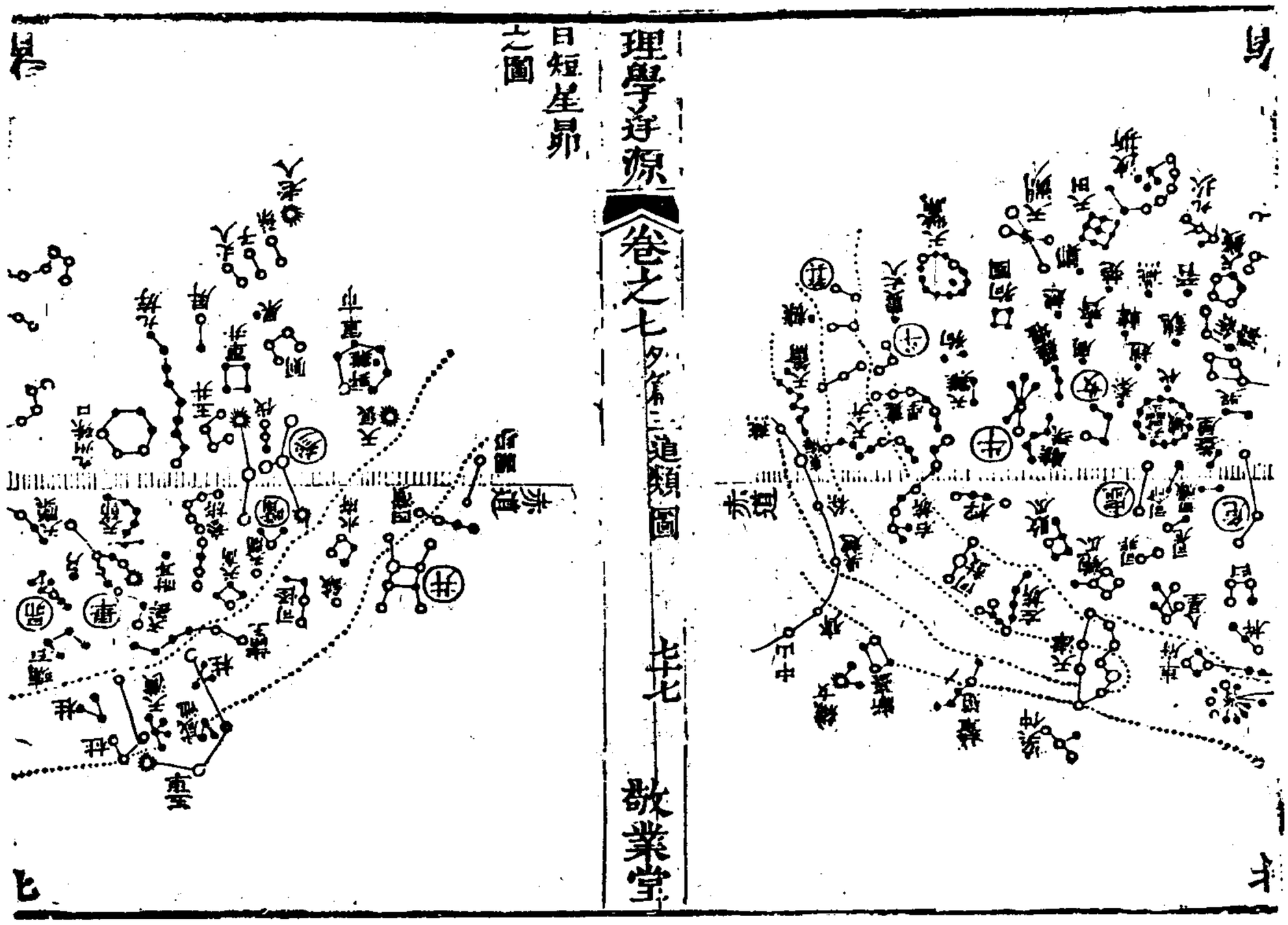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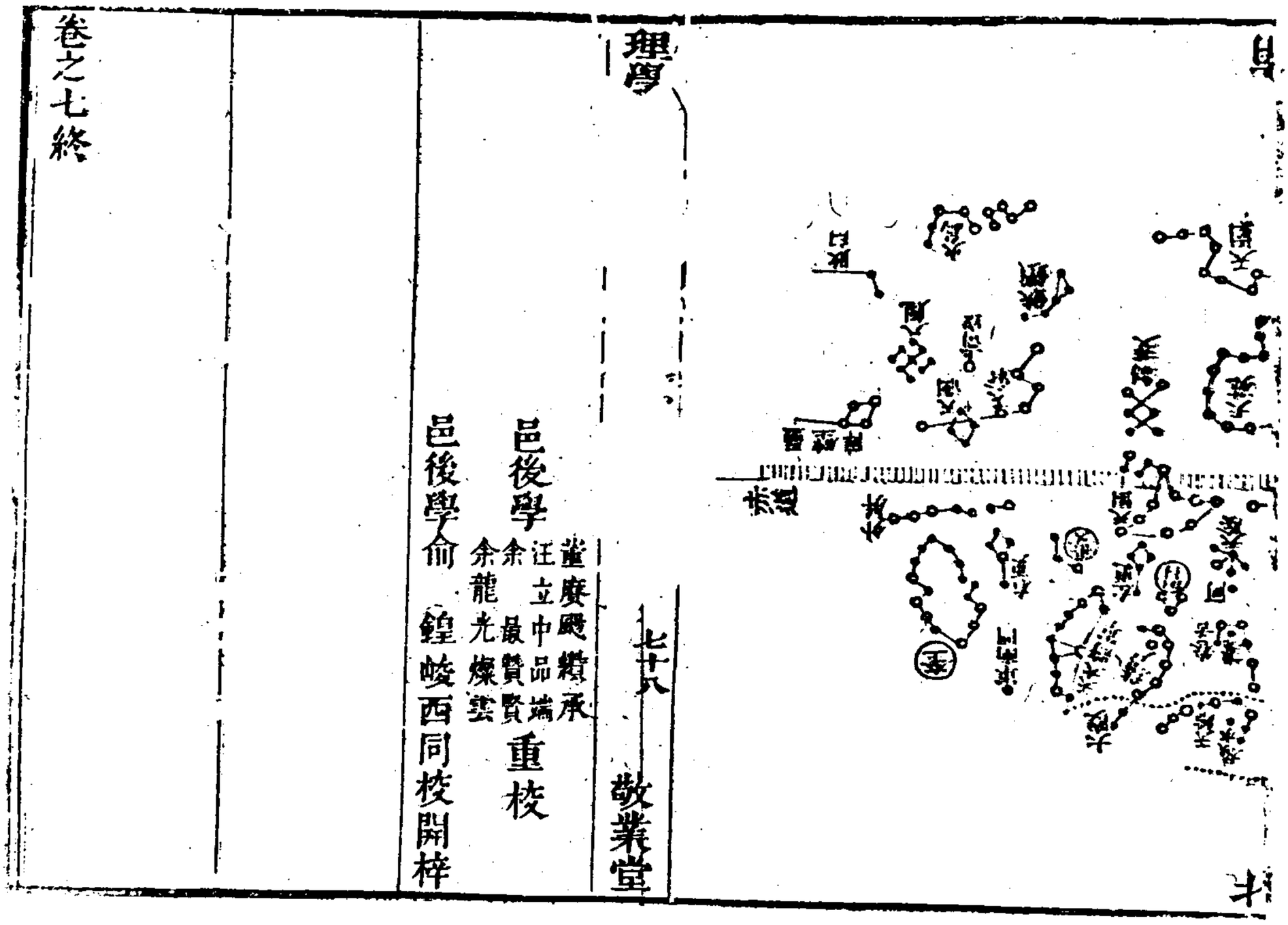




宵中星虛之圖

日短星昴之圖





卷之七終

理學

邑後學　崔慶颺續承
　　汪立中品端
　　余　最賢賢　重校
　　余龍光燦雲

七十八

敬業堂

理學逢源　卷之八　目

書館甲申年校

婺源汪　紱原名燦人集　門人余元遴秀書　參訂
　　烜　　後學崔昌瑛厚鈞　校

外篇

王道類　經地畫野　理財制用　立學興教

經地畫野

王者綜理天下則必以天下與天下公之而後天下均無不治與天下公之者以天下人民與天下治之畫天下土田與天下均之與天下封疆與天下守之而已無一毫私意與乎其間則封建井田其不可廢也上古黃帝畫野神農教稼草昧之治法制未詳然九區而治之則井田封建已有其兆矣及唐虞禹平水土稷降播種於是庶土交正而民業定則成賦而惟正供錫土姓立師牧而建國之制亦以詳焉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雖制度不同要之田均之民無多寡不均之患民有恒產無廢業情遊之失也周徹之制鄉遂用貢見於司徒而詩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都鄙用井見於考工而詩曰中田有廬又曰度其隰原徹田爲糧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典籍雖廢此其可徵也貢徹雖殊分田則一而內外之不能不異其制者則因地以制宜先王豈有私意於其間哉

殷人助法想亦與周不遠惟貢法則無公田然禹之自言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則有畎有澮有溝有洫以正疆界以備旱潦由是觀之雖貢亦井也迨夫阡陌既開於商君井田遂廢於天下大川多東流阡順川流天下之大略千里爲圻依川爲限有澮地勢多北高南下川東流則澮南流則洫東流而成閒橫計三千畝亦東西爲阡方里爲井井間有溝洫東流則溝南流而井間縱計三百畝亦南北爲陌也詩曰南東其畝亦是如此山川之間不能正方如畫棋局而經界則欲其方直使井地得均故阡陌之外有不成方者則棄之或以供圭田餘夫而不取其稅商鞅開阡陌則盡其餘地而無復經界之限矣此所以阡陌既開而井田遂盡壞也規一時之利爲萬世之禍井田之制渺乎其不可復唐高祖定均田租庸調法丁中之民給田一頃篤疾減什之六寡妻妾減什之二皆以什之二爲世業八爲口分每丁歲入租粟二石調隨地所宜綾絹純布歲役二旬不役則收其傭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租調俱免水旱蟲霜爲災什損四以上免租損六以上免調役俱免幾於有志民生者迫其後兩稅之法興而世業口分亦盡廢宋王安石欲方田均稅矣然青苗均輸諸法則行之惟恐不力而方田均稅竟未見其實有所行蓋安石志在興利非眞有志復古而恤民產以厚其生也橫渠張子慨然有志於茲而未獲成其志然即其說觀之亦足以見設施之畧矣呂氏曰張子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爲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於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菑恤患厚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乃世之言治者則以井田爲必不可復試爲思之則井田之難復有五一則曰富人之田不可亟奪一則曰經畫之勞難於更始苟非其人事偶不當則弊竇百生一則曰民庶且繁百畝難於徧給一則曰南北異宜山澤險阻之區難於用井一則曰古今異治公田之粟難盡輸於畿甸而獨是富民之田誠難急奪然設以爵賞招之使能以私田上官者稱其多寡予之爵秩爲義民倡又或卽以富民之田頒之富民之子弟宗族鄉黨勸之爲孝友睦婣任恤又或以貲收民之田則富民之田烏在其終不可出歟經畫之勞誠非一手一足之爲烈然昏墊之日大禹能以一人平成之詎今日已成之天下而反不能以繼定之惟得人之爲要也況旣授田於民則卽使受田之民與之致力溝洫民誰不忻然鼓舞者天下之地大縣百里中縣六七十里小縣四五十里天下之民大縣十萬家中縣五六萬家小縣三四萬家百里之縣城郭都邑山林川澤三分去一度可爲田六百萬畝足贍五萬餘家十萬之家爲農者半外此則出川林麓皆可授民以定其產餘則工商賈及庶人在官者各有職業民安見多田安

見少大抵東南民庶西北究多荒落定民產者不妨轉移於其間其或不充將毋減於百畝之數要期以平穀祿使無貧富不均之患已耳總之以天下之土養天下之民而必無不足若謂民多田少不足以分給則未聞今有不食五穀之民而求食於大地之外也中原平曠因勢形便井無可疑山澤之區難於用井則擇可井者井之餘不妨截長補短以積百畝之數天下固無死法也至謂公田之粟難以盡濟則近水者無不可濟而不近水之方雖不井亦不濟積粟豈無可變通究之井地之法實與封建相為表裏封建則國有定君官有定守民數民田近而易核各君其國各子其民俾之制民恆產亦切己而罔有偷心不然則長吏更易不常相仍苟且縱欲復井田而其欺蔽紛更之患自有難於窒塞者此井田封建之所以必竝舉兼行而不可偏廢也封建之法自唐虞以及三代未之有改然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此蓋就其民所宗戴而範以王章而錫土姓則未嘗不有分封戮防風則未始不有征伐及夫商周之際天下千七百國是夏商之衰強國已多兼并而非其舊周人更建宗藩使之大小相維制莫詳於周禮自夫天下堂失禮莞柳與譏而諸侯始有背畔者然周自文武至於幽王歷年亦已三百矣周之東遷晉鄭焉依而子頹叔帶之亂悼敬之禍成周之城尚皆有賴於侯國焉借使非眾建諸侯則周祚之亡或不在八百餘年之後矣秦滅六國而郡邑之此固氣數所趨事勢有必然者然暴秦何足言而先王具有成憲何不師三代而師暴秦也漢高祖以收韓彭之力是以分封過大此亦事勢使然朱子曰人說漢祖封國過大看來不如此不得初間高祖定天下不能得韓彭許多人來便所得地又未定是我的當時要殺項羽若有人說道中分天下與我我便與你殺項羽也沒奈何與他到少間封自家子弟也自要狹小不得須是教當得許多異姓過然懷服輯和以漸分之豈遂無術而乃忌刻為心詐力相使此非封建之咎而處之已失其道也迨其後親藩亦已削弱而西漢移於外戚東漢亂於常侍自相屠戮何制之不善乎唐太宗有意封建而魏李諸臣無足與語蕭瑀云三代封建而久長秦孤立而速亡故大宗使羣臣議之魏徵李百藥以為不可顏師古以為不若分王宗子勿令過大間以州縣雜錯而居互相維持足扶京室其後上詔宗室羣臣襲刺史于志寧馬周又皆上疏爭之謂堯舜之父猶有朱不肖之國上曰割地以封功臣古今通義意欲公之後嗣不願之國上曰割地以封功臣古今通義意欲公之後嗣輔朕子孫永久而公等乃復發言怨望朕豈強公等以茅土邪乃詔停之嚮使封建果行則敗后諒亦未得誅夷宗室幾盡阿犖山勢亦何自猖狂而惜乎其不行也以至藩鎮之橫帝制自為家奴之權門生天子得失果安繫哉宋無封土亦以創弱偏安明初封國過有甚於漢高而宗藩逞亂厥後以土崩於流賊然則禍

人國者豈在封建歟蓋亦反其本矣夫天下大矣天下之人衆矣以天下之大天下之民之衆而欲以一人徧撫之使事權歸於一己則上德之不徧於下宣下情之難畢於上達勢也是故惟使之各君其君而後知不獨君其君使之各子其民而後能不專子其民先王衆建諸侯凡以大公天下原無自私其家使萬世子孫長爲天子之見後世以天下爲己私而無大公恤民之志則唯恐大權分落無以善後而不知洪圖天命只屬矯誣究之天命匪諶歷年終以不永其得失有較然者噫三代而下仕視官爲過隙官視民如路人君門九天上下相蔽而有盡心民瘼求爲三代之治者伊何人哉是故自井田之制不脩則君有民而無民何則其本撥也自封建之法不講則民有君而無君何則其情睽也果其行井田之法則本業重而逐末寡民有恆產而有恆心衣食足而知禮義而又於大郡都會之處則什一自賦以作軍於縣邑闢野之區則九一而助制以井邑邱甸民數戶口之實可計道里廣狹之度可稽山川險夷之形可識而封建之法亦以可行行封建之法則民情得以近達於君君得以民功自達於天子而下情達而上德宣使大國無過一郡小國食縣要害之地名山大澤則天子建尹立監仍自治之宜久其任於是各使之

制民定產則情實以近而詳形勢以親而得設施以專且久而成而無苟且蒙蔽之失而井田之制亦以定此井田封建之所以必相因而並行者也曰不行封建則守令可惟其賢封建行則諸侯繼世能必嗣君之賢而無遺一方之虐乎曰唐宋不封建矣守令可必賢哉天子亦繼世也能天子而必其賢哉古先王之教世子大傅少傅以養之太師太保以輔之入學序齒以教之詩書禮樂以涵濡之雖有中材可克負荷況巡狩而慶讓行述職而車服庸天子未嘗不一統也此學校之所以又與封建井田相需而不可廢也

相

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疏財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

三農園圃虞衡藪牧皆生財者也而農爲重百工嬪婦治材者也商賈通財者也穀爲厚生之主而蔬果材木鳥獸布帛則厚生之輔化材爲利用之資穀者相須爲

民生日用之所不可闕也而商賈乃爲之懋遷有無以通之是皆因天地自然之利而裁成輔相之任民以興起之而斯民可養生喪死無憾矣若乃雕琢刻鏤珠玉錦繡之類則非徒無益於用而且貽本計之害固聖王之所務去也至於臣妾閒民皆有職事而天下無曠土無遊民矣○先王之世亦有藝園圃者有作山澤者有養鳥獸有爲工爲商者有爲臣妾爲閑民者如今日則園中之荔枝園三衢之橘林蘇湖之桑田及種植椶松漆林者及種麻苧者及西北邊之牧馬山陝之牧羊淮海之飲豬江湖之養鴨湖海之捕漁何嘗非民生職業但名使之事其事而已盖園圃牧畜皆掌於虞衡之司而山澤之民掌於虞衡之官而百工之屬各有其長所謂以其政任之也今人謂天

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

農有賦稅矣商賈能獨無征乎曰非無征也門關有商稅無行旅之稅市有廛地之稅無貨物之稅已征於市則不征於關已征於關則不征於市也抑戰國之時凶札不征之時也故孟子之言如此後世乃有并閭架而稅之搜索行旅之一鞅一鞫而稅之者

王制曰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

司空掌營國邑之官度地度其遠近廣狹之度視其陰陽流泉之勢審其高下燥溼之宜營其城郭都邑市廛閭里之制畫其井疆川澮溝塗封植之界也居民居賈於市廛居工於官府而聯之以肆居鄉遂之民於比鄰而聯之以伍居郊野之民於邱甸而聯之以八居庶衆於山林川澤也興事任力任之以九職使各用其力也此即周官所謂居四民時地利者今周禮閱冬官而於此亦可想見其經地畫野之畧矣

周禮載師掌任土之濂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以

廛里任國中之地廛里間黨之里以場圃任園地園地地之宜蔬果者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郷遂在田之二畝半及士之受祿于官而未受田者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官田庶人在官者所受之祿牛田牛人之田賞田及賈人之祿牧田牧養六畜者之田祿皆取給於遠郊百里之內也○王畿千里百里爲郊郊內地方四百里作六鄉六軍而有餘故此等之田皆取給於此若諸侯之郊則不能也以公邑之田任稍地稍地大夫之采邑也以家邑之田任縣地小都卿之采縣地四百里曰縣以大都之田任疆地大都三公之采五百里內曰疆凡任地國宅無征國宅國中卿大夫官府園廛二十而一之治及其所居宅也園廛二十而三其利薄也廛征之場圃近郊十一而取一而軍旅之歲則有雜征大約二十而三也工賈圃征之場圃近郊十一而取一而軍旅之歲則有雜征大約二十而三也

六遂之民什一自賦之外過有軍旅甸稍縣都二十而三之歲則有雜征大約二十而三也國門之外田賦止於十而取一而軍旅之歲皆無過十二夫征出千乘二百四十斛芻秉二百四十斛釜二百四十六釜米十六斗給徭役故約言之無過十二然此非常斂言雖有他役亦無過是耳若惟正之供則止于九一而助什一自賦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漆林利厚抑末作也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畊者出屋粟三夫爲屋粟三夫之宅稅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不事職業則仍責以有職業之賦也以時徵其賦總謂上文之賦

此經畫畿內之地遠近職業輕重之宜也王畿之有鄉遂甸稍縣疆猶畿外之分侯甸男采衛蠻奠鎮蕃九畿

也

閭師凡任民任農以畊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牧以畜事貢鳥獸卽以鳥獸牧地之賦任嬪以女事貢布帛此卽布縷之征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五畝之宅之賦任衡以山澤之賦凡無職者出夫布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畊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槨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因其廢職而恥之

此卽九職任民之事閭師近民而得體察之詳以行其政也

以上總言任士養民之事

孟子曰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古者勞農勸相有田畯以督之田畯長在都鄙則邱甸之官不見于周禮意者在鄉遂則比閭之長皆田畯也野虞行田原以勞勸之司徒又行縣鄙以勉作之月令文省耕省斂天子親之不足則補助之

此所以趨時赴功家無懸耜也山澤皆有厲禁見後鳥獸草木皆取之有節用之有時王制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鴻化爲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鬻於市此六府之所以脩非徒愛物也爲民留不盡之藏而使之不竭於用也夫天地生物本足以養天下之人而人自暴殄之無怪乎民生之日促矣先帥民以撙節而後盡經制之詳此孟子設施之序也

滕文公問爲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民之爲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爲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夫世祿滕固行之矣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

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爲國者當重民事重民事則必制民產制民產則必正經界而經界之所以不正者暴君汙吏慢之也暴君汙吏之慢之者便於侵併取民無制也故仁政必自經界始而其本則在君心之恭儉矣制民產者取法三代夏時水土初平故其田盡授之民而貢其什一觀禹貢曰

賦曰納是自賦之明徵也然禹定九州第九疇敘九功則皆以九爲數取法洛書貢法殆未始非井也三代授田多寡不同朱子亦嘗述陳氏徐氏之說大約謂夏時水土初平可耕地少商周以漸開闢又夏民儉朴自足至商周而貴用日多故授田因有多寡之異但畎澮溝洫自禹已然商周雖革命創制當未必能盡天下溝洫而更易之或以爲三代之尺度不同故計畝有多寡而其數則一也其或然歟此甫上萬氏之說也按此則夏尺有四寸蓋二代作樂用律不同因其所用之律以起尺度而尺因有長短若周尺當周尺二尺殷尺當周尺一尺則只當今尺六寸四分也至於邦國都邑所在則其勢又必有不能不更制其溝洫者鄉遂用貢自稍有不同於夏之貢又夏商周所同然秋巡省司稼視年上下以出斂法故不妨什一自賦此措置之宜也

萬世所當守之其欲行之於今又豈獨無爲潤澤也

考工記匠人爲溝洫九夫爲井井九百畝通公田言之故云九夫也凡畝間爲畝百畝之間有遂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田九百畝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

此都鄙用井之法也九夫爲井者公田百畝亦一夫之田也甫上萬氏謂周禮不可信而匠人此章正周之徹法鄭氏牽合爲非又謂孟子所言中爲公田乃殷助法周人則井九百畝皆授之民而歲取其穫之十一以其通乎上下故謂之徹烜按周詩明說雨我公田孟子明言雖周亦助萬氏何得因一爲之膲說渠專一辨駁周禮妄之甚也公田中以二十畝爲八家田廬所謂五畝之宅二畝半在田者詩曰中

田有廬是矣又幽風曰曰爲改歲入此室處此卽在邑之二畝半也十里爲成成間不必盡皆可井約以山林邑居之屬三分去一而可田者八里方八里則六十四井爲田五萬七千六百畝授之五百一十二夫爲井邑邱甸之數自里而成而同皆有封土植以正經界田界欲方故不成方者間之或以給餘夫圭田或聽民之私利故記曰夫圭田無征詩曰疆埸有瓜都鄙之居聯之以四則邱甸之賦所從起也○鄉遂所入以供王室宮府之用使近而知稼穡之艱難其餘則賈牧胥徒之祿於是乎取焉都鄙之田以制卿大夫之祿使均而無兼

并之患故甫田之詩曰歲取十千大田之詩曰雨我公田中間小都皆在甸稍縣矣朱子謂世祿與助法相爲表裏亦以此也而王制曰百里之內以供官千里之內以爲御蓋失之矣○都鄙井田之法周禮不詳蓋詳在冬官而今已失之也

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千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分

古者謂周時今蓋謂漢時也萬氏以古指殷時今指周時謬也　疏較記文之誤謂古百畝當今田百五十二畝七十步陳雲莊較疏之誤謂實當今田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炬按陳算固無差但古今尺步長短難以考據而古今道里應不容以長短不應漢之里遂近於周里十之二也若以里法計之周以三百步爲里今以三百六十步爲里周八尺爲步今以五尺爲步則古步當今步盈二分一長尺也古尺當今尺約七寸五分周畝積百步今畝積二百四十步古方里九百畝今方里五百四十畝是古者百畝當今田六十畝金仁山謂當今田四十一畝王禎農書謂當今田二十四畝五分皆未是也

以上主言井田之制

禹貢冀州土白壤田中中兗州土黑墳田中下青州土白墳田上下徐州土赤埴墳田上中揚州土塗泥田下中豫州土壤下土墳壚田中上梁州土青黎田下上雍州土黃壤田上上

土之性壤爲上墳次之塗泥下土之色黃爲上赤次之白次之青黑爲下然古以雍徐爲沃壤而今以東南爲膏腴者則以江湖地闢而宜稌西北地力不盡耳其實荊揚土薄不耐旱潦安能及雍徐之土厚哉

古者謂周時今蓋謂漢時也萬氏以古指殷時今指周時謬也　疏較記周禮夏官職方氏揚荊穀宜稻豫并宜五種青州宜稻麥兗州宜四種　梁黍稷黍　雍冀宜黍稷幽州宜三種　梁黍稻

宜者尤宜之也稻宜下溼黍稷宜高燥粱宜平原麥宜
風菽宜墳壞也
地官土均掌平土地之政以均地守廣衡以均地事農圃之類以均地貢厚薄以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與其施舍禮俗喪紀祭祀皆以地之媺惡爲輕重之灋而行之掌其禁令〈
因地之宜以均其法也
草人掌土化之灋以物地相其宜而爲之種凡糞種騂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潟用貆勃壤用狐埴壚用豕疆梨用黃輕爇用犬何氏曰糞種焚其灰以漬種也

土性有偏而各以其物變化之也
稻人掌稼下地以瀦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以涉揚其芟作田凡稼澤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澤草所生種之芒種
稻人獨置一官者以稻獨生水澤也
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種種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爲灋而縣於邑閭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灋掌均萬民之食而頒其急而平其興
辨種種順物性時天時也辨地宜因地利也爲法而縣於縣所謂王薖爾成來咨來茹者乎視年上下以出斂法斯所以雖自賦而無龍子之譏也觀周禮一書其於農事審密至矣是其與無逸豳風同爲周公之志又奚疑哉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

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
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

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
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周公曰嗚呼我聞曰
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爲幻此
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
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
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
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
怒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
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
同是叢于厥身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小人之依在稼穡而人君不知其艱也知稼穡之艱難
則知小人之依矣知小人之依則急於民事而不敢自
逸矣不敢自逸其獲逸矣第二段舉殷王之無逸者以
爲法也第三段言文王之無逸也第四段正戒嗣王以
無逸也第五段欲嗣王之聽其言也第六段欲其知此
而實踐之也實踐其哲則所其無逸矣末乃致丁寧之
意

周公作七月之詩以告成王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
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
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七月流火九月

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
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七月流火
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斯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
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四月秀葽
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一之日于貉取彼狐貍爲
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五月
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
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薰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爲
改歲入此室處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
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
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
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
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二之日鑿冰沖沖三
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
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周后稷以農事開基公劉克脩后稷之業大王王季世
世篤之以至文武而有天下故其風俗之醇美上下之
相親如此周公述此以告成王欲成王之念此不忘亦
無逸之意也農桑爲民之所本以生者也人君所務者
在農桑則民皆務本矣務本則衣食足而風俗醇國未

有不興者也人君所務者存貨賄聲色則民皆逐末矣
逐末則風俗靡而衣食絀國未有不喪者也後世若漢
之文景唐之太宗後周之世宗其庶幾知此者而其心
未純鮮克有終宜盛治之難再也夫

以上察物性土宜之事本爲民上者重農務本之心

周禮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仲冬斬
陽木仲夏斬陰木凡服耜斬季材以時入之令萬民時斬
材有期日凡邦工入山林而抡材不禁春秋之斬木不入
禁凡竊木者有刑罰　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
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若斬木材則受灋於山虞而掌其
禁者執而誅罰之　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爲之厲禁使其

政令　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舍其守犯
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于王府頒其餘于萬民

居山林之民種植材木射獵鳥獸居川澤之民長殖蒲
葦捕猎鱗介之屬謂之山澤之農是亦其本業也設虞
衡之官以掌之爲之正其疆界使之安其職業而立之
法焉即其所出以當其稅此綜理民事之周也以下述

不私爲有而公之民使民亦不私其有而供之上今使
頒山澤於民亦如頒田之制而使之興其業焉使量貢
其所產亦井田意也

此虞衡之制

中庸曰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

古者百工居肆而食餼於官官府時省試之器用皆有
成法成而頒布於民此所以器無淫巧歟

周禮考工記凡攻木之工七輪人爲蓋　輿人爲車　弓人
爲弓　廬人爲戈戟柄　匠人營建國邑　車人爲耒
爲車　梓人爲飲器爲侯　攻金之工六築氏爲削冶氏爲戈
戟　鳧氏爲鐘　桌氏爲量　段氏爲鎛　桃人

爲劒　攻皮之工五函人爲甲　鮑人治皮　韗人爲鼓　韋氏
染羽　雉氏設色之工五畫人象物　績人布采
曰畫績　鍾氏染羽　筐人
磨之工五玉人治圭璧　柳人關雕人關矢人爲
之屬　磬人爲磬　搏埴之工二陶人爲瓦旊人爲
簋

此百工之畧

周禮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敘分地而經
市市地各有分宅而定其次敘如今江寧某廟某廟各以類從之類　以陳肆辨物而平市
行布以量度成賈而徵債以質劑結信而止訟若今支票竹簿之類　以賈民禁僞而除詐如今之官牙　以刑罰禁逋而去盜以泉府

同貨而斂賒同與民同也違商之貨有一時不得售者則泉府出錢斂之也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凡市入市東西有關關以禁爭度所以止僞市之羣吏平肆正經界展成視交易奠賈定物上旌於思次表之以旌於市楼以候知三市之時以令市令三市師涖焉涖于市師思次而聽大治大訟晉師賈師涖于介次市中亭舍而聽小治小訟凡萬民之期于治者有所期約于市辟布者求法于市量度者以米粟求齊者刑幾者各于其地之敘分之地也凡得貨賄六畜者亦如之得人所遺失之貨賄六畜亦各就其肆以待遺失之主而還之三日而舉之三日而無人識認則官舉之也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皁害者使

亡廢者使徵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由市門而出于關由關而入于市門皆有璽節也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錢也凡市僞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市刑小刑憲罰書其罰以憲示於眾中刑徇罰執而徇於眾以聲其罪大刑朴罰其附於刑者歸于士刑人赦此設言國君刑人不宜問利耳夫人之刑者則歸之士師國君過市則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凡會同師役市司帥賈師而從治其市政掌其賣儥之事

古人前朝而後市市在公宮之北示先義而後利也市以四爲聯而每四則一肆長二肆則一胥五肆則一司稽以巡

視其犯禁不物者異服異言及盜賊十肆則一司虣禁其關鬬虣亂陵犯及羣遊飲食於市者二十肆則一賈師使平貨賄憲禁辨其物展其成定其價使之有恆一胥師使平貨賄憲禁刑禁以察詐僞飾行儥慝皆所以經理市肆分地辨物禁靡而通商賈齊度量者也而質人則爲之質劑以信之又攷其度量淳布帛之廣制布帛之長焉廛人乃斂其市之征布總其成者則司市也市本趨利之所尤爲嘉陵靡薄而藏姦納慝之區故糾察而別異之尤嚴如是廛人斂市布有紈布列肆而立地者之稅總布無肆而立地者之稅如今擺攤者是也質布質人所罰犯禁者之錢罰布所罰買賣不平者之錢也廛布廛之稅也然孟子言

譏而不征者取其物所以當廛賦若既征廛賦則不復征物稅正孟子所謂廛而不征也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錢凡市僞飾之征所謂法而不廛也

司門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凡財物犯禁者舉之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

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國凶札則無門關之征猶幾

孟子言關譏而不征而周禮則門關有征夫商亦王民而征賦獨不及是使人逐末也然司關之文曰聯門市

曰掌征廛則是征廛於市則不復徵貨於關如既征貨於關則亦不復征廛於市有璽節爲之符驗也其或出於關而不由市者則關征之或近地入市而不由關者則市征之皆只一征無再征也然此只以征商耳若行旅則不概征也豈若後世之重疊征求搜尋毫末哉

王制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此皆朝廟重器故不得粥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王者謹權量審法度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如六尺六寸之度故雖用器各有法制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衰之布三升齊衰之布四升以下皆有定數也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布幅廣二尺二寸幅廣二尺四寸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姦艷之色也此皆亂法度者故不得粥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此以防奢逸故不得粥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此禁民濫取也故不得粥

此即周禮僞飾之禁也鄭註謂器用一兵車二布三帛四姦色五穀六果實七木八禽九獸十魚十一鼈十二疏謂圭璧一金璋二命服三命車四廟器五戎器六甲器七兵車八姦色九錦文十珠十一玉十二凡此在工者不得作也犧牲一布二帛三衣服四飲五食六五穀七果實八木九禽十獸十一魚十二凡此在民者不得蓄也商則資此而通之故分而言之皆十有二　立市亦

聖人之政而浮靡奢逸之俗奇衺巧利之事多由市起

自命服名器有市者而朝廷不尊自布帛器用皆無淳

制度量而法度隳自技巧聲色有市者而邪僻滋自珠玉錦繡衣服飲食有市者而侈日奢僭民日偷惰蔬果競時新魚鼈窮鮮卵而取物無節山澤竭矣窮鄉僻壤皆有列肆士夫之家與販豎爭利而不羞濫惡日滋人喪廉恥市不爲敗法亂俗之首哉聖王有作其必嘗有以治之矣

此商賈市廛之治

以上皆經書於國中

易比卦大象傳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水比於地民比於君然侯國之比民也易而天子之比民也難民之比天子也遠而邦國之比天子也近故先王眾建諸侯分民而治建萬國所以比兆民親諸侯所以比萬國於是諸侯以厥民厥臣達於王王得由諸侯達臣民以達之天下而後上德無不宣下情無不達血脈通貫體統相維如身之有臂臂之有指天下一體而無間此之謂顯比後世以天下爲己私無大公比民之志是以師暴秦而不師三代封建之天下夏載四百商祀六百周年八百而後世郡縣之天下則秦二世而亡其餘建國之永者不過四三百年或二百或一百年或數十年以圭促者或四三年而可不知變計歟

仕視官爲過隙官視民爲路人君門九天上下相蔽臂指寸隔血脉不流自外觀之靡然大人而降年終以不永則爲若大公之爲得歟

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測土深測土方天度之淺深也中國地當赤道之北極入地下古稱北極出地三十六度者以中土中言也土中望北極出地三十六度由此而北則二百五十里而差一度由此而南則亦二百五十里而望極漸高一度故曰入天度之淺深也土入天度有淺深故日景有長短南去赤道近去北極遠則日影短北去赤道遠去北極近則日影長大約淺深二度則其影長短一寸正當赤道北二十四度則夏至日中無影在赤道南交地其經度有左右故日景殊朝夕午中線也其東西相去亦二百五十里而差一度在子午線東則日午而景稍東移在子午線西則日午而景未及中今測東西之中在嵩山東滎鄭間土圭尺有五寸天地之中數也河圖之數五土生數十土成數故曰中數夏至日景與土圭合故曰土中景表八尺人之度也疏云周公於潁川陽城立一表爲中表中表南千里又立一表北千里又立一表東西亦如之所謂日南日北云者主中表言也既以土圭度日影而定土中遂以土圭制五等諸侯之分域視日晷短長而可得地里之實也此亦主其大畧言其實諸侯封域要必疆之以索而以土田之實數爲主又山川大牙相入亦不必其正方也封國之制周禮與孟子王制不同然孟子已自言其詳不可得聞而王制作於漢儒當諸儒作王制時周禮雖出而藏之秘府固無怪其未睹也由今考之孟子王制所述蓋殷商舊制武王有天下之初所謂列爵惟五分土惟三者也周禮則周公所定周所肇封伯

叔甥舅之國廣封之制也上公之國五百里侯國方四百里國中百里以爲實封公侯所自奉五百之國國外十里爲郊國中用貢法十里之地溝塗山川之屬三分去一爲方十里者百城郭宮室溝塗山川之屬三分去一爲方十里者六十六國中用貢法十里之地

以待意外不虞之備而附庸與其中焉四百里之國爲方百里者十六天子食其三之一餘方百里者十附庸與焉凡郊外用助方里而井井八夫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方八里容五百十二夫加山林川澤邑居之類三分之一則爲一成成出車一乘是爲甸乘之賦百里爲同同百乘諸公二十四同諸侯十五同附庸不與於蒐乘則是爲干乘以爲常

十里以爲實封方三百里之國國外三十里爲郊國中地方六十里爲方十里者三十六城郭民弗三分去一餘方十里者二十四容二萬一千六百夫不足二軍之數廣之以作二軍則爲方七十里故次國二軍伯七十里實封之外以養天子以出兵賦以給祿費以待不虞其三百里之國爲方百里者九天子食其三之一餘方百里者六以爲牛牧芻囿之田以分卿貳世臣之采以供朝聘會同祭祀喪紀賓客之用以給羣臣庶士府史胥徒之祿以待意外不虞之備國外八十里爲郊國中地方四十里者一十六三分去一同出車可八百乘八百乘之賦也子國方二百里約五十里以爲實封二百里之國國外二十里爲郊國中方三十里者一十六三分去一餘方十里爲方十里者四三餘車賦一乘是爲甸乘之賦五十里其外以供天子以出兵賦以待國用二百里之國爲方百里者四天子食其四之一則餘方百里男國方百里國外三國外三同有奇出車三百餘乘男國方百里國外三國外三同有奇出車三百餘乘十里爲郊國中地方二十里爲方十里者四三餘車賦一乘分去一則餘方十里者二而奇六僅成一師六十乘耳百里之國爲成者十天子食其四之一餘方七成有半也蓋周制定於周公其夏商舊邦既無德可增封亦無罪可削滅則皆如其舊而叔伯甥舅之肇封勢不可不加大矣魯錫山川土田附庸奄有龜蒙保有鳧繹蒙山在今蒙陰縣東北在邳州界非鄒嶧之嶧山也齊之賜履營仲述之去曲阜三百餘里繹山穆陵關在淄朐之間非指黃之穆陵也無棣城在德棣之間此明是齊之封域而說者謂此非言封域乃言征伐所得及耳噫何曲爲之說乎其非百里甚明子產對晉謂天子一圻諸侯一同此以塞侵小之詰不必據也金仁山謂魯之土田方百里而合之山川附庸則七百里是則山川附庸居四十有八而土田居其一有是理哉朱子曰王制一篇分國之制只是漢儒做個如此箕法其實不如此也建國必看山川形勢無截然可分之理石梁王氏曰天子縣內以封者或三分之一或半之又除山川城郭塗巷溝渠則奉上者幾何九州而千七百七十三國幾內建官惟百皆非周制合先儒之說觀之則王制爲漢儒臆說而非可據也又明甚矣要之天下非棋局即土田戶口之數亦非可截然畫一地官所言只其大畧而井田封建之詳宜在冬官今已亡矣建國固不可過大而周制亦未爲甚大也又考當日其名山大澤則不以頒而掌之虞衡而立政所稱夷微盧烝三亳阪尹是邊陲之地要害之區亦天子置尹治之以與列邦錯處師古所告唐太宗之言宜不易也今約大國不過一郡小國一縣而要害之所名山大澤仍不以封錯置尹監則誰謂封建之不可爲也乎

大司馬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

方五百里曰侯畿邱氏曰此言外方五百里則每面二百
蕃畿通爲二千
幷王畿千里通爲
五十里兩面相距爲五百里自侯畿至
服耳然禹貢九州之外咸建五長則亦猶周之蕃
二百五十里兩面相距通爲四千五百里
也按此則侯畿當禹貢侯服之半采及男邦之地　又其
外方五百里曰甸畿當禹貢侯服之
外半諸侯之地又其外方五百里曰
男畿當禹貢綏服之內
牛揆文教之地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當禹貢
綏服之
外半奮武衛之地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當禹貢要服
之內半侯衛地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當禹貢要服
之外半流地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
當禹貢荒服之內半蠻地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當禹貢荒服
之外半蔡地又其
外方五百里曰蒼畿當禹貢之外薄
四海咸建五長

虞夏都冀周都豫雒邑偏西北無四面方五千之實而五
服九畿云者亦計道里遠近大約作此通法耳虞夏北
無要荒周西無衛蠻以外也然周西犬戎要謂之荒服
經畫則有定法措置則有變通也周書多只言侯甸男
邦采衛蓋蠻服以外則羈縻而已詳內畧外也

梓材曰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王啟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
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
王若茲監罔攸辟

惟邦君使臣民之情達於上而因以上達於王此先王
建國親侯以比民之意也謂之監者武王克商而以商

以其伯是魯衛晉齊則皆可謂之監是以公侯之地四
五百里而紀薛唐鄧又皆式徵小邦其致不一矣要以
崇明祀保小寡大小相維厥亂爲民使之引養引恬深
心大可見也漢儒只因三監之畔而知有三監之名又
爲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之說
皆失之矣

以上主言封建

禹貢冀州虞夏王畿濟河惟兗州今東昌大名衛輝彰德
惟青州今濟南青萊登等府德棣河間地海岱
及淮惟徐州今兗徐淮安
淮海惟揚州今江南江西及浙江以南地　荊及衡陽惟荊州今湖廣以南荊

河惟豫州今河南地華陽黑水惟梁州今商金漢中及川蜀黑水西河惟雍州今陝西

舜分冀北爲幷州今宣化大同以北地冀東爲幽州今京師地青北爲營今盛京地

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在今紹興其澤藪曰具區今太湖其川三江東江婁江淞江其浸五湖大概言揚州之湖耳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正南曰荆州其山鎮曰衡山今衡州其澤藪曰雲夢今江陵之間其川江漢其浸顯湛其利丹銀齒革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華山在陝西華州與豫州接鄰此當是或亦或彼或此也其澤藪曰圃田今中牟其川滎雒其浸波溠其利

雍州其山鎮曰華山華山在陝西華州與豫州接鄰此當是雍州之鎮而此以屬豫州蓋九州之疆界亦或彼或此也其澤藪曰圃田今中牟其川滎雒其浸波溠其利林漆絲枲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五種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在沂州其澤藪曰望諸即孟諸其川淮泗其浸沂沭淮沂沭皆徐州之水蓋周合徐於青也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四種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在鳳翔其澤藪曰弦蒲在汧陽其川涇洛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其畜宜牛馬其穀宜黍稷正北曰幷州其山鎮曰醫無閭今奉天此蓋幷入於雍東北曰幽

東北　盛京三方瀕海東北距鴨綠江其分箕尾其晷夕長多寒風其一山醫無閭其鎮華表在遼陽　其川遼其浸鴨綠其澤渤海其地原斥其風剛其俗慷慨其土白壤其穀宜黍稷粱菽桃其蔬葑辛其利鹽皮服漆泉

淮及震澤惟江南北據淮水東負大海其分斗及房心淮西房心淮南斗　其晷短夕多暑風其山天柱在霍山縣其鎮鍾山江南北據天柱南懷震澤　其川淝漻吳淞其浸江淮其澤巢高郵震丹其地下濕其俗知其土塗泥高土赤埴其穀宜稻麥錯繡其風柔其畜牛犬豕雞匹其果梨栗橘柚其蔬菰芥其木楩松其竹箭

理學逢源　卷之八　外篇王道類　三十六　敬業堂

薑芋其利鹽木海錯木棉茗布

正東惟山東東據海南望淮北據沛　其分虛危奎婁胃婁北虛危婁南奎胃　其晷夕多風其山岱宗其鎮沂山其川沂汶淄濰其浸沛漯其澤大野即南旺湖雷夏其地原隰海濱斥鹵其風平其俗朴其土白黑濟東白濟西黑　其穀稻粱菽麥黍稷其木松栢杞柳槐榆楊桐梓桑其畜牛犬豕雞其果宜膚物其蔬葑菽來服其利魚鹽蘭漆葛枲

正北惟山西酉南濱河南據太行北盡恆山之陰　其分翼參胃昴畢鷹門以南胃昴畢　其晷長多寒其山太行在澤潞　其鎮霍山在岳陽　其川汾沁其澤鹽澤其地原阜其風剛其俗勁其穀黍稷其畜羊馬其果宜棗其蔬葑薤其利絲漆枲葛

理學逢源　卷之八　外篇王道類　三十七　敬業堂

正西曰四川北據劍閣西沿黑水東限瞿峽南接黔中　其分井鬼其晷朝多寒陰其山岷山在松潘　其鎮蒙山在邛州　其川巴桓沫水其浸江沱其澤馬湖其地隩其風柔其俗知其土青黑其

穀宜六種其木樟楠梓柏樅松其畜六擾其果荔其蔬芋葵辛苦其利鹽鐵金藥草茗及織毛羽

漢及嶺曰湖廣北據漢水東望天柱西距瞿峽南至桂嶺其分翼軫其晷短多暑其山衡山其鎮荊山在襄陽其川湘沅澧辰溆瀟其浸江漢其澤洞庭其地隰澤其風柔其俗野其土塗泥其穀稻菽其木椿樅檜柏梓楓樟楠其畜鳥獸其果膏物橘柚其蔬葵筍芹荇其利羽毛齒革丹沙金竹魚茗

江嶺曰江西北距大江東望鄱山西不及湘江南抵廣嶺其分斗建其晷短多暑其山廬阜其鎮華山南昌其川灘肝其浸江其澤彭蠡即鄱陽湖其地隰澤其風柔其俗朴其土塗泥其穀稻菽服薑芋其利魚竹茗葛

其畜牛豕其木松柏樟楸其果柑柚水物其蔬菘芥來

震澤之南惟浙江北距太湖東憑大海西望衡玉南據仙霞其分斗牛女其晷短多暑其山會稽其鎮天目在杭州其川須婺滬雪其浸錢唐其澤鑑湖在紹興其地隰衍其風柔其俗知其土塗泥其穀宜稻其木樹桑其畜鳥獸其果橘柚水物其蔬葵芥蓴薑芋其利鹽絲葛竹漆茗海錯

東南惟福建北據仙霞東南據海西望揭嶺其分牛女其晷夕短而風

其木楩楠其畜犬豕鳥獸其果圓荔橘柚其蔬瓜葵其利鹽茗竹筍鑌鐵金藥草茗及織毛羽

正南惟廣東北距五嶺南據大海其分牛女其晷短多暑其山黎母五指山在瓊州其鎮番禺廣州其川汀漳其浸牂牁潭辰溆瀟其風柔其俗淫其土塗泥其穀稻其木楠榕梧雜其畜犬豕鳥獸其果圓荔柑蕉椰檳榔其蔬瓜芋其利鹽丹金錫珠貝羽毛海錯島夷之珍

嶺右惟廣西北據桂嶺東抵賀陽西南及交海其分翼軫其晷短多暑其山九嶷全州北其鎮金山其川漓洛其浸牂牁其地草錯其風柔其俗野其土塗泥其穀稻其木梧雜其畜鳥

獸其果圓荔焦椰其蔬瓜芋其利桂蠟羽毛齒革金沙

異錯

西南惟雲南北接金瀘東及牂牁西接宕昌南盡交緬其分井鬼之餘其晷短朝多陰其山點蒼在雲南其川沙勒樣備麗路其浸黑水六盈其澤滇洱滇在雲南洱在大理其地草雜其風柔其俗侏儒其土青黑其穀稻粱其木松梧其畜鳥獸犛象其果柑橼柳其蔬辛滑其利井鹽羽毛齒革丹沙金錫玉石

織皮

五溪盤江惟貴州北接涪瀘南梧嶺石西據盤江東連五溪其分翼軫之餘其晷短朝多陰其山盤山其川牂牁其地幽阻其風柔

險其俗侏儒其土雜其穀糯稻菽麥其木楩楠其畜鳥獸蟲豸其果皂物其利丹砂金銀鉛汞齒角羽毛

王制曰自恆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近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近自衡山至於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遙自南河至於北河千里而遙自東海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遙此東西徑也

此在古中原之徑也今則自恆山北至大窴千里而近自衡山南至南海千里而遙自西河至隴山千里而近自隴山至流沙千里而遙天下道里山川土地之數可略得而稽也

以上輿地大略

或問井田今可行否程子曰豈古可行而今不可行者或謂今人多地少不然譬諸草木山上著得許多使生許多天地生物常相稱豈有人多地少之理人家子孫日繁則似田日不足是誠可慮然當以大數觀之比如唐之世業口分行之幾二百年未見田有不足三代之法農民有遷他業或死而無後者及登之俊秀者則田歸于官以待他給故有無常相通農家長子世承父業其他子則又不必皆農且一家常以八口爲率田或不足供食餘夫乃更受田亦非人人受田必先王必也至如種藝園圃作材山澤牧畜百工莫非本業但取之有定制以輔田之不足要之天地生物以養人但取之無度乃見不足不然無不足之理也又按彼疑古百畝只今四十一畝似不足供九人炬按百畝當今六十一畝非四

有壞矣又曰井田今取民田使貧富均則願者眾不願者都無怨怒方可行七曰民食八曰四民九曰山澤則伯子論十事其三曰經界其之有志于井田可知矣而叔子與張子之論井地又如此則叔子之有志于井田及其潤澤之法期于可行又大略可見矣惟朱子語錄一條有云伊川常言要必復井田封建及晚年又却言不必封建井田見得事勢不可行此似程朱之意終以井田封建爲不可復者但諸類所載朱子之言未必盡實且即此數條之中彼此互異無足深據也然程子所言不必行及朱子所謂經歷世故多見得事勢不可行也張者卒難舉行耳非謂竟不可行者皆只謂當時事勢自覺其事於孟子集註則朱子已有定主矣豈可以語類之語而疑之哉

寄與張子厚論井地曰地形不必謂寬平可以畫方只可用算法折計地畝以授民子厚謂必先正經界經界不正則法終不定地有凹凸不管只觀四標竿中間地雖不平饒與民無害就一夫之間所爭亦不多又側峻處田亦不甚美又經界必須正南北假使地形有寬狹尖斜經界則不避山河之曲其田則就得井處爲井不能就成處處或五七或三四或一夫其實四數則在又或就不成一夫處亦可計百畝之數而授之無不可行者如此則經界隨山隨河皆不害于畫之也苟如此畫定雖便使暴君汙吏亦數百年壞不得經界之壞亦非專在秦時其來亦遠漸

張子曰治天下不由井田終無由得平周道只是均平耳

問橫渠謂世之病井田難行者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用一人而可復不審井議之行於今果何如朱子曰講學時且恁講若欲行之須有機會

以上言井田

張子曰井田卒歸於封建乃定

古者諸侯之建繼世以立此象賢也周禮建國大小必參相得蓋皆建大國其勢不能相下皆小國則無紀以小事大莫不有法

胡五峰曰封建也者帝王之所以順天理承天心公天下之大端大本也

朱子曰天下制度無全利而無害的道理但看利害分數如何封建則根本較固國家可恃郡縣則截然易制然來來去去無長久之意不可恃以爲固也

封建則君民之情相親可以久安而無患不似後世郡縣一二年輒易雖有賢者善政亦做不成　又曰封建之意是聖人不以天下爲己私分與親賢共理但其制則不過大此所以爲得

禹會塗山萬國當時所謂國者如今溪洞之類各立個長自爲一處都來朝王後來夏商衰時皆相吞併漸漸大了

至周時只千八百國不及五分之一矣可見其又大了周畢竟是因而封之豈有移去許多小國卻封爲大國之理然聖人立法亦自有低昂不如此截然非必五百里四百里皆截然如其數也　周封齊魯之地是誅紂伐奄滅國者五十所以封齊魯之地極廣

柳子厚論封建說得世變也是但他只見得後來不好處不見得古人封建的好處柳子厚封建論說得聖人純是私意蓋只知世變而不知聖人也其言茲不復錄但宋時蘇轍范鎮皆以柳說爲然惟胡雙湖駁之甚快茲錄之胡雙湖曰封建與天下共其利天理之公也郡縣以天下奉一人人欲之私也宗元之言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誠使上古諸侯已爲民害聖人不得已而存之則唐虞之際洪水懷襄民無所定武王周公因時之變更立制度以爲郡縣乃盡壞裂土修明侯甸之法何哉宗元又曰諸侯國亂天子不得變其君夫孟子所言貶爵削地六師移之之法皆先王之制也烏在其不敢變乎漢不能制侯王末萌之惡及大逆不道然後勒兵而後之此非三代故事自漢之失袁盎固言之矣豈可舉此以例禹湯文武所爲哉方三代盛時諸侯或自其國人爲三公王室有難諸侯或釋位以間王政王其衰也五霸雖強大猶自攘夷狄以尊戴天下之共主凡若此類宗元皆畧而不稱乃摘取衰微禍亂之一二欲舉封建而廢之是猶見荊舒而欲廢天下之屨也宗元又曰湯資三千諸侯以翦商故不敢變易也是聖人於末世五霸之制且因而有比于之忠也一何不類之甚歟宗元又曰諸侯繼世而立又有世臣貪祿寀地以盡其封域雖聖賢生於其時無以立於天下天子聖明公卿必選之法有明明側陋之揚何患乎才之不用也若上無明君下無賢臣雖有良佐亦沈于民伍而不見庸矣故凡宗

試事者用於以今夫後世之法亦不可行者在今人之意法不可作固不可用於行封建之勢不可行於古而天下之法不可變於古而天下之人不可愚也

以上論封建

井田之圖

夏后用貢之制同也

夏用貢

商人用助所異於貢者中爲公田而公田中又分十之二爲八家廬舍耳溝遂之制與夏同不變也畝之多寡者尺步不同矣

商　助　用

周人用徹只以同力合作爲異於助耳其百畝七十畝之異者尺度不同也不然則與王制制盡天下溝洫而變易之必不然矣

周　用　徹

國中市廛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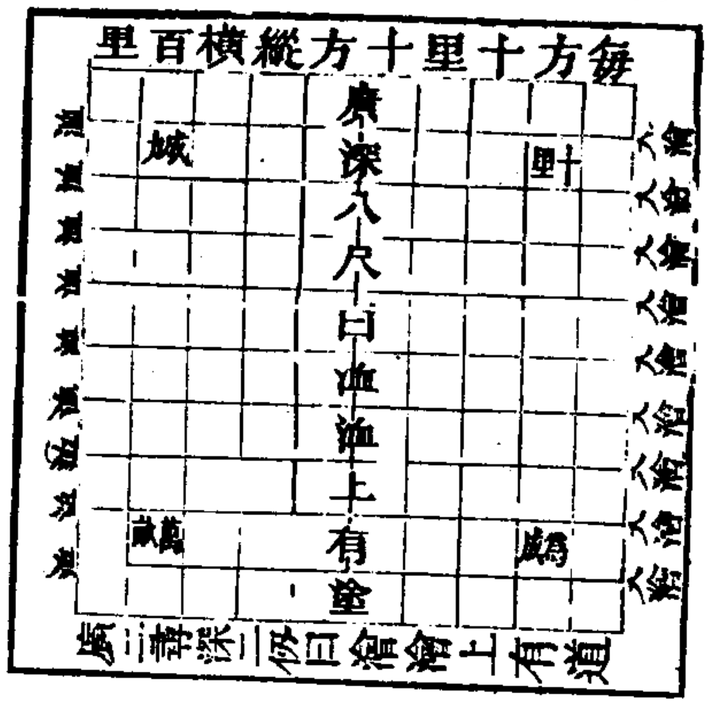
考工記匠人法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廟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一夫百畝之地也方百步廛在左右三區

公宮　朝　廟　門　社稷

十里爲成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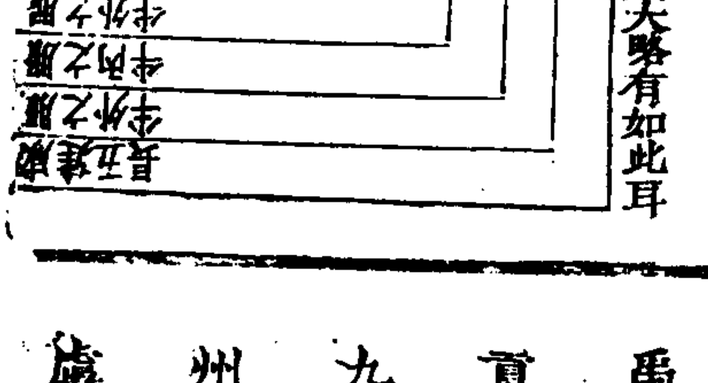
一夫有田百畝夫間有遂遂上有徑九夫爲井井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於君子也井間有溝溝上有洫洫上有澮澮上有塗十里爲成成中容甸甸方八里出車一乘此舉其概也其實不必正方十里皆井爲田圖之則取其方行之則有通變也

百里一同之圖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方十里則爲方一里者百爲田九萬畝方百里則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百萬畝然必無方百里地皆可井之理封國制邑授田居民必因山川形勢而稽其可田之實數以爲準百里一同亦言其略也

九禮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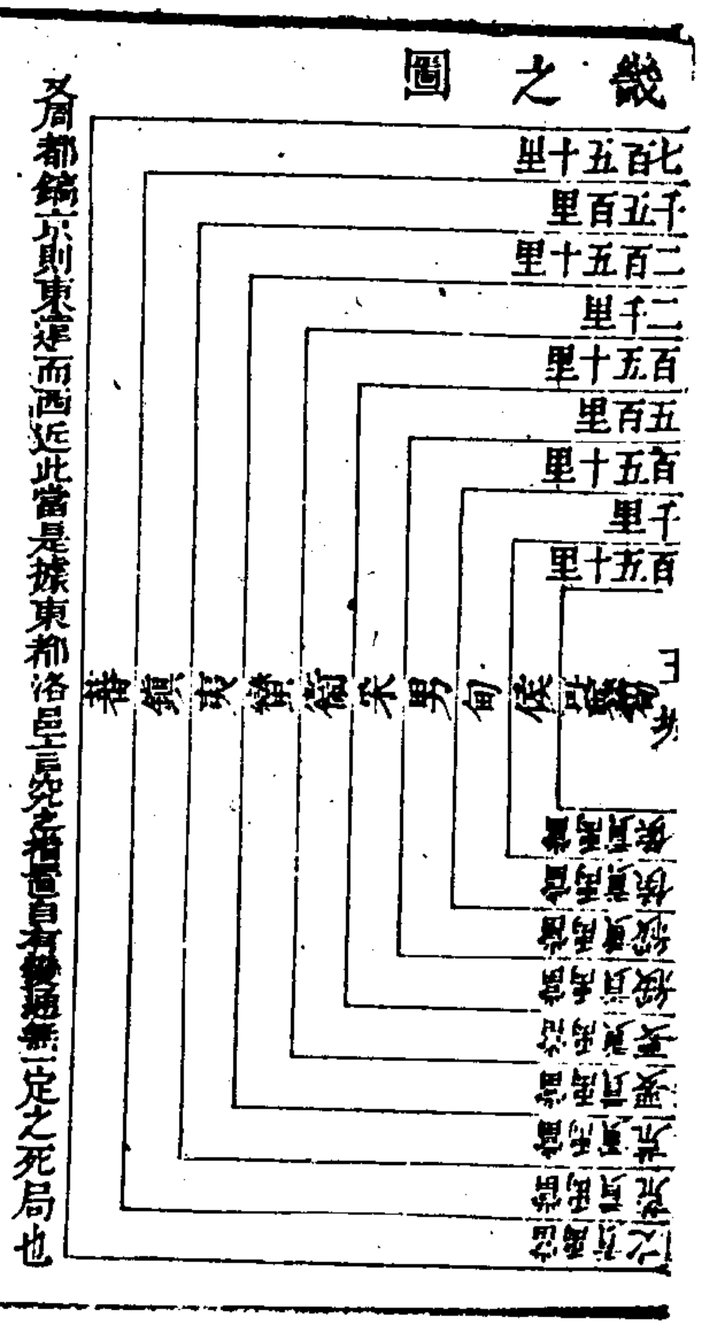


九禮以經畫內外遠近而制朝貢疏數之宜然亦非必正方如畫棋局也其大略有如此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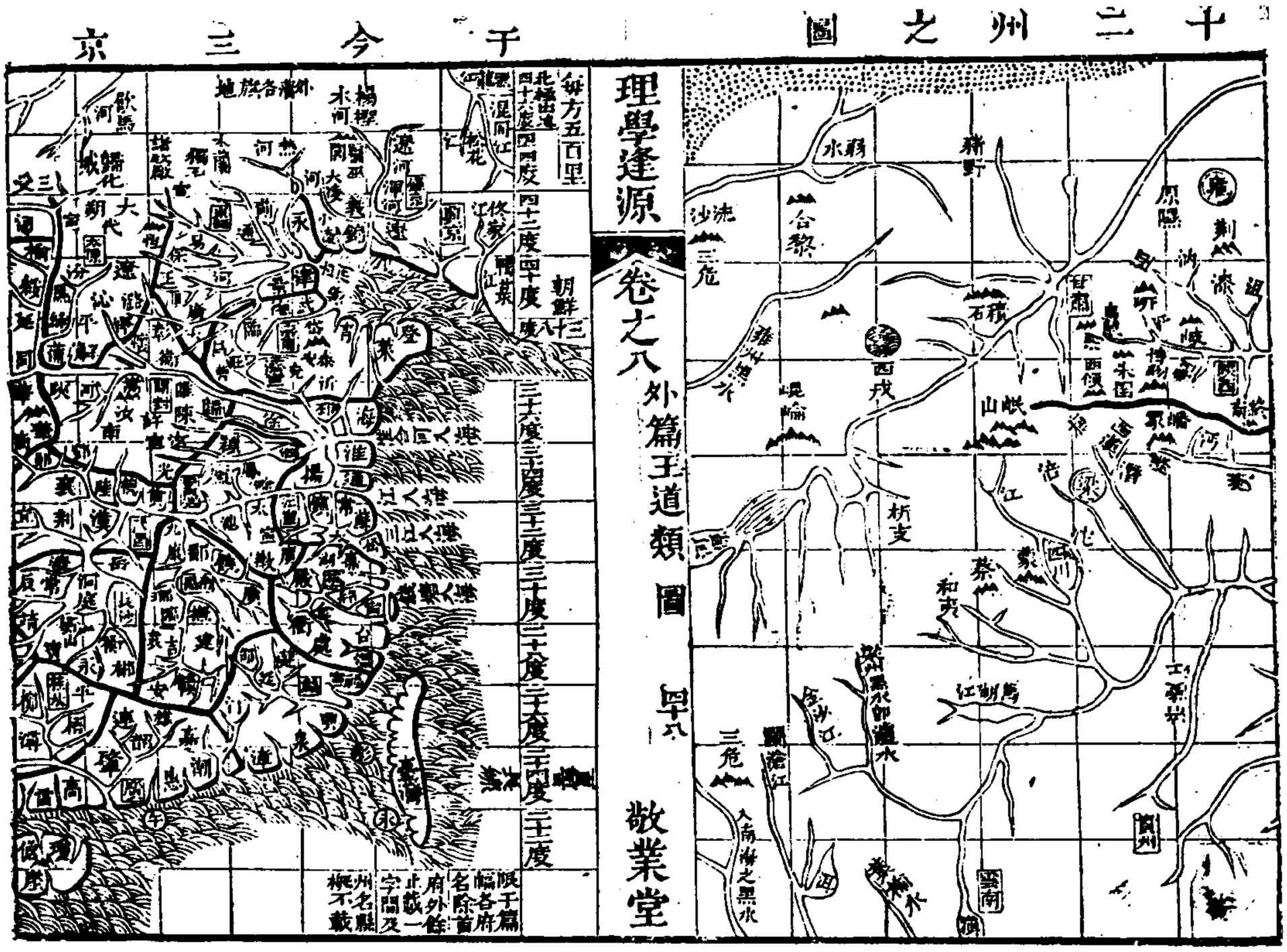
禹貢九州歲



畿之圖



齊都鎬京則東遷而西近此當是據東都洛邑言之然亦非必通無一定之死局也





理財制用

何以聚人曰財則理財非王政之急務哉然所謂理財者非營私聚斂之謂謂以天下之財爲天下理之而使天下之民皆家給人足則國用亦無不足之虞也且欲使天下用財者皆長留有餘不盡之藏而可爲水旱凶荒之備也夫財散於下則國用憂其不足財聚於上則民心至於瓦解然財聚則民心未有不瓦解者而財散以至於國用不足者則未之前聞何則惟正之供有國家者所無闕也是故桑孔用於漢而中國疲楊炎用於唐而天下亂安石用於宋而宋室壞礦稅店稅紛然於天下而明室亡矣顧人

君撫有國家而遑遑於聚斂是亦有其故焉一則沈溺聲色而倖位盈朝也一則崇事土木而趨慕異端也一則好大喜功而生事外國也三者有一於此財用未有不詘者也財用既詘而思有以取償之而於是掊克興利之臣乃克中其欲而興起於是數舟車算商賈置酒榷賦馬口禁私鹽鈇私鐵增海租漢武設銀官曹魏稅印契司馬晉事稅茶碧稅間架算除陌唐事算潼渡納官吏遷除錢五代事稅粧奩蜀事均茶賦立市舶稅蕃腳宋事青苗均輸免役市易保馬安石事總制月樁版帳以及於坊場磁磨堆垛無不有稅宋高事心計之精箕斂之密無遺毫髮初則曰權宜於一時以濟

國用而後不爲例也及其後定例不可除而獻媚者且日開矣說且曰此羨餘所積非倍取於民也然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取於民將安取矣則又曰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也然不從天降不從地出不在民則在官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矣此言利之臣所以殃民敗國而爲天下萬世之辜人也雖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此言是也而利臣之言此則聚斂而非善理財也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周公曰嗣王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維正之供此非不加賦而國用足之說乎周禮以財用掌之冢宰而大府貳之玉府掌王之玩好內府主其藏外府主其用司會會其數司書主其簿職內掌其入職歲掌其出職幣主其餘爲法至纖悉矣然而九職以生之九賦以斂之九式以節之九貢以致之要止此惟正之供而取之有恆用之有節要以使人君愼乃儉德而不至用度無藝賞錫無極以耗天下之財爲箕斂之計也此之謂善理財者也且制國用則以三十年之通足民財必使之有餘不盡之藏爲水旱荒凶之備蓋當是時也民有常職用有常經國不異政家無殊俗君以儉德先於上民以儉德承於下是以苴茅以食農夫春酒以介眉壽職思其居

職思其外而耕九可以餘三也此之謂善理財者也夫如是則國足於上民足於下而不虞有戒菜色無憂矣而一有凶荒則人君減膳徹樂於上大司徒以荒政十二聚民於下而且補助時行興發恐後夫安得有散四方而塡溝壑者古之所謂理財蓋如此後世國無經制民鮮恆產風頹俗壞侈靡相崇富商大賈下餘萬錢阜隸私人狐裘千腋然而一轉盼間衣食不給甚且家無斗筲而綺羅是飾朝不謀夕而結客壚頭誰是有期年之積粟者方在平世皆窳偷生且如此一遇凶年坐成溝壑耳曷足怪乎而苟其重斂加之征徭逼之不死則亂誰其爲天下理財者而

言不急爲之更化與夫君臣脩德合天使休徵時敍而菑害不興凶荒不作此其上也然國家意外之虞小民凶荒之備猶不可廢也下焉者迄于凶荒而賑之賑之已無及矣鑠之爲有限貪官剋剝於其間猾吏浸漁於其際發朝廷數萬之儲或不足以濟饑民兼旬之粥强且近者猶或沾之至于城市絶遠幼弱孤獨匍匐道左則未荷上恩而已成饑莩此有盡之惠爲非計也夫有心民瘼而大渙王居此雖已非計然而意猶善也至於鑿賑又不能繼難儻損上之恩於是有以民濟民者有收之官而積以濟民者管子輕重之說管子云穀貴則人主散之使穀賤則人主斂之使重李悝平糴之法漢耿壽昌因以有常平之設此權之在官而用以濟民者也隋長孫平始建義倉使民每秋貧富爲差儲之當社委司檢校以備凶年賑恤朱子魏元履各有社倉宋乾道四年穀貴則貴其糴以糴之歉歲則減其價以糴之使重李悝平糴之法漢耿壽昌因以有常平之設此權家出粟麥食朱子請於府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粟于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斂散歉則鑿其息之半大飢則盡鑿之凡十有四年得息一年造倉三間及以元數六百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爲社倉不復收息止歲收耗米每斗二合謂之五夫社倉時魏元履亦有社倉元履嘗議朱子出息加耗之非而朱子亦謂元履社倉不能持久朱子又嘗自言某社倉法不得其人則不可行此設之在民以濟民者也宋韓琦因民間絶戶田業之入官者置以爲廣惠倉此官置之以濟民者也然邑有常平監穀而增價以糴者價實未增減甚之官糴價增而民得價實減官糴價減而民出價實增則官吏之侵漁不少而斗甬之出入不平貧民寡實利而富民實先受害矣是常平之不盡平也社立義倉而社司出入不無隱漏子母亦有取盈或且肆意挪移倉穀暗消烏有蓋得人則雖介甫青苗亦無深病而不得其人則朱子社倉亦不易行顧得人非易言而眼見官多一倉每多一倉之累救荒果無善策也能不痛哉夫救荒不如使之不及於荒荒歉安能使之必無則莫若天下人人皆自有以備荒欲使天下人人皆自足以備荒則莫若制其產而薄其斂範以禮而率之儉夫如是則上下交足不必別營儲蓄而儲蓄存後世恆產既失稅目繁多民俗麗奢汔無坊檢是以上下交病不得已而獨斤斤於常平義倉之設矣先王之道萬世無弊法可潤澤因時而要之不出先王範圍爲人君者誠能清心寡欲則言利之臣不興而惟正之供國用自無不足誠能大公無我則先王之制可復而恆產之立民用自無不充以關雎麟趾之意行周禮周官之法出納有常凶荒有備上下同之不加賦而足用於上不損國而藏富於民此之謂善理財者

易節卦彖傳曰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寒燠有恆雨暘時至天地之節也天地生財有數而人暴殄之此所以傷財害民也節以制度焉財無憂不足矣

大學曰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生財者民耗財者用開其源而節其流財不可勝用矣何必聚斂哉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

大學以足國言此以足民言然民之富國之富也其道一也易田疇薄稅斂則生者衆而爲者疾矣食以時用以禮則食者寡而用者舒矣可使富者所以致富也不可勝用則富矣

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布縷宅稅也二十而一粟米田稅也公田什一力役任使也公旬三日唐之租粟庸力調布縷其遺制也今之丁力役粟米戶縷布亦周禮大宰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在城郭者二曰四郊之賦在六鄉者三曰邦甸之賦去國二百里者四曰家削之賦去國三百里者五曰邦縣之賦去國四百里者六曰邦都之賦去國五百里者○夫采邑在焉然非以盡分卿大夫也其不以分者謂之公邑天子使吏治之卽在公卿大夫之采邑亦自有常貢也七曰關市之賦商賈所出八曰山澤之賦虞衡所出九曰幣餘之賦所出

然以惟正之供而取之猶各有其時焉況征之額外與歲用所餘○九賦所包者廣不止田稅故總謂之曰財賄

此財所從入者歲有常供也禹貢甸服之內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周制遠近之差或亦如此也

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曰羞膳羞服衣服之式五曰工事繕造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賜予所非時分王所親好之錫用之式王所非時分予亦有常式

此財之用出者各有經制也均節之者量入爲出也

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參秋官大行人侯服所貢用以供祭祀也二曰嬪貢甸服所貢用以薦婚嫁也三曰器貢男服所貢用以造器物也四曰幣貢蓋蕃服所

謂貴賓五曰材貢衣服所貢以爲摯者六曰貨貢要服蠻夷所貢以爲材用也七曰服貢采服所貢以供服御也八曰斿貢以供斿斿者九曰物貢蓋凡用者總以物言之九服未見

此財之貢於諸侯者各有常物也

禹貢冀州島夷皮服○兗州貢漆絲厥篚檿絲○青州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徐州貢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元纖縞○揚州貢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荆州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元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豫州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梁州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貍織皮○雍州貢球琳琅玕織皮

周禮禹貢田稅所供皆止於畿內而九州諸侯則各以方物來貢蓋畿內之地重農務本以倡諸侯而三代朝無俸位故租稅止於畿內而有餘也隋唐之世中原多故而俸位盈朝由是仰漕東南以給畿甸元始都燕始開海運明成祖因之而專事河漕夫以王畿之重根本之地而仰食外方儻一旦東南有故齊魯中梗則畿甸不無坐困歟曰諸侯止貢方物則所謂公之國其食者

半侯伯之國其食者皆三之一者何歟曰是則以其數爲方物之貢也今通水之地有漕而餘皆折色解銀古之貢方物亦其道也

周禮大府掌九貢九賦九功郎九職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於受藏之府貨賄亦互言受藏內府也頒其賄於受用之府受用外府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凡頒財以式法授之郎九式關市之賦以供王之膳服陳君舉曰關市譏而不征其賦入至薄也而供膳服者止此苟有過用于上則大臣盡規苟有過取于下則有司守法而後人主常立于無過之地邦中邦甸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都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凡式貢

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以上九賦之供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此未詳凡萬民之貢以待賜予矣而其又有餘財乃用以供玩好也陳君舉曰王者以天下爲家漢湯沐邑爲私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幣餘之賦既以待賜予矣而其又有餘財乃用以供玩好也陳君舉曰王者以天下爲家漢湯沐邑爲私奉不預經費靈帝作西園萬金一聚爲私藏也若御府禁錢捐之親幸之手省闥之中外人比校不及傷財害民則豈小小事哉

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

用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凡適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凡王及冢宰之好賜子則共之

此受所須於大府而藏之以備不虞者也至如四方諸侯之幣獻金玉則亦內府藏之而王之所以遣四方諸侯亦卽取共於此重邦交務施報也

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瀆者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凡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共其財用之幣齎賜子之財用凡邦之小用皆受焉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服不會

此受所須於大府而供國大小之用者也布錢也盖貨賄之上者入於玉府其次藏之內府其錢幣常用之物則歸之外府以時用之也

司會掌邦之大典八灋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以九貢之灋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之灋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灋令民職之財用以九式之灋均節邦之財用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令攷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

此主天下之大計者也

司書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九職九正卽貢賦九事卽式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出入百物以待其幣使入於職幣凡上之用財用必攷於司會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以知民之財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以知山林川澤之數以逆羣吏之徵令凡稅斂掌事者受灋焉及事成則入要貳焉凡邦治攷焉

此主大計之簡書者

職內掌邦之賦入賦職貢通謂之賦辨其財用之物而執其總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以逆邦國之賦用凡受財者卽下職歲之事受其貳令而書之及會以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

而敍其財用以待邦之移用

職歲掌邦之賦出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以待會計而攷之凡官府都鄙羣吏之出財用受式灋於職歲凡上之賜予以敍與職幣授之及會以式灋贊逆會

職幣掌式灋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皆辨其物而奠其錄以書揭之以詔上之小用賜予歲終則會其出凡邦之會事以式灋贊之

九式用財之詳周公當日必尚有成書而今不可得聞也以王制參之則總計每歲之入數而四分之以三分爲終歲之用其珍者入於玉府其次入於內府以待大

用其泉布歸之外府以爲常用而職內掌人數之總藏
一歲掌出用之數司書書之司會會之其猶有餘財則歸
之職餼以供王小賜子然歲終猶必會之不以有餘而
妄用之也後世人君視藏府稍盈而遽生肆志其謂之
何哉

地官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
艱阨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
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凡賓客會同師
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
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侯館候

館有積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須之

家宰大府所掌多財賄泉布之類此即田之貢稅所入
米粟芻藁之屬其每歲祿予國用之餘則各就其處委
積之而因區分之以待四者之用也

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賜稍食以歲之上下
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以治年之凶豐凡萬民之食
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
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

此租稅之入於國者倉人藏之以待廩人舍人之用也

計其不足則省其用用而有餘則復藏之以待凶荒也
王制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
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
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
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
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
食日舉以樂

此王制言制用之大凡也制國用者三年而餘一以三
十年之通則酌餘九年此亦舉大數言民之耕者亦然國用無
窘於上征求無苦於下故凶荒有備而上下以安也

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眚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盜賊

古人務本節用薄斂厚民亦既使民有餘蓄矣而苟遇荒歉則猶汲汲乎以荒政十二聚之此民之所以無棄色也

武王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曰嗚呼明王愼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

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蘇人不易物惟德其物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以道宣言以道接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人君之作無益貴異物也役耳目之故也役耳目則窮欲敗度而壞功害民職此之由矣不役耳目百度惟貞

志以道宣言以道接此人君清心寡欲而以立節用愛民之本也西旅貢獒而召公告戒之如此後世有遠致珍異而傷財害民以逞其欲者謂之何哉

楊龜山曰先王所謂理財者非盡籠天下之利而有之也取之以道用之有節各當於義之謂也取之不以其節而不當於義則非理矣

胡五峯曰上倣靡而細民皆衣帛食肉此飢寒之所由生盜賊之所由作也天下如是上不知禁又益甚焉然而不亡者未之有

朱子曰古者荒歲方鑄錢周禮所謂國凶札則市無征而

關方鑄錢以益之古者泉府只列市門之間鹽人只列膴夫之屬而後世則錢法鹽法皆爲國重典利之也周禮門關市廛皆有稅布故泉府以斂市之不售及貨之滯于民用者亦以懋遷有無化居爲斯民利用之一助耳景王鑄大錢當時猶力非之錢法至漢武而私禁始嚴歷代之錢輕重大小不一而以漢五銖唐開元之錢重利寡則民無私鑄必得其中蓋錢重則利多甚至薄惡之至而不可行是重錢輕惡而利多之私鑄爲制百用皆仰給焉鹽之利國則誠大哉然利之所叢私鹽私販弊實百生禁之不能悉禁察之不能盡察之而民之犯法者乃日多矣張平叔欲官自賣鹽而抑配於民尤媿欲設立鹽司而盡屬之官是使爲民上者而下同

前賈也甄琛欲盡弛鹽禁而捐之民意甚善也然不有官爲之制亦恐兼并有不均邱瓊山欲官與牢盆而不征其入然寸土有稅而鹽安可盡無竊謂官給牢盆當效古之計口授田酌其所收而貢什一於上立之成法分地均商焉庶乎可也因錢法而附論於此

先聖言治國有節用而愛人之說蓋國家財用皆出於民如有不節而用度有闕則橫賦暴斂必將有及於民者雖有愛人之心而民不被其澤矣是以欲愛人者必先節用此不易之理也

先王之世使民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而民不病於凶饑此可謂萬世之良法其次則漢之所謂常平者其法亦未嘗不善也其法未嘗不善後世行之失其人則有不善矣

救荒之政蠲除賑貸固當汲汲於其始而撫存休養尤在謹之於其終

自古救荒自有兩說第一是感召和氣以致豐穰其次只有儲蓄之計若待他饑時理會更有何策

或說救荒賑濟之意固善而取出之數不節不可責直卿云制度雖只是這個制度用之亦在其人如糴米賑饑此固是但非其人則做這事亦將有不及事之患曰然

嘗謂爲政當順五行脩五事以安百姓若曰賑濟於凶年之餘縱饒措置得善所惠者淺終不濟事

賑饑無奇策不如講求水利到賑濟時成甚事

陸象山曰社倉固爲農之利然年常豐熟則其利可久苟非平熟之田一遇歲歉前有散無斂來歲闕種粮時乃無以賑之莫若兼置平糴一倉豐時糴之使無價賤傷農之患闕時糴之以摧富民閉糴騰價之計析所糴爲二每存其一以備歉歲代社倉之匱實爲長利也

立學興教

能養而不能教謂之眾人之母然三代而下能富其民於一時者或有之矣而能教其民者則未之聞也蓋教有其地學校是也教有其具禮樂是也教有其實躬行是也教有其人師儒是也教有其本君身是也苟立其本則自朝廷百官以及於羣黎百姓日用飲食云爲動靜自無不涵濡於律度之中何莫非教而要之學校爲重乃後世非不家弦戶誦而人自爲學不聚之於學校則非其地也亦未嘗不有學校而句讀辭章不復陶之禮樂則非其具也先王之禮樂亦有遺經而窮攘其說不復問之躬行則無其實也禮義只在人心誰無好德之良而卒之無所觀感則師儒無其人也天下何患無賢而取人以身則君失其本也唐虞而上不可得聞虞則契教人倫夔教胄子三代各有鄉學國學而爲法至周大備大約自閭里鄉黨莫不有

學以教民之俊秀而屬於司徒而國學則以教王太子及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而司徒所升之俊秀亦與焉其教則鄉以三物國重禮樂一德同風道無二致躬行實踐無事浮文此風俗之所以醇而人才之所以盛也暴秦而後漢文始立博士然尊尚黃老學校無聞武帝始建大學（公孫弘之請也）置弟子員（江都相之言也）成帝增廣之光武立五經博士脩大學具臺遵明帝臨雍拜老傳為一朝盛事然武帝惑於神仙明帝西迎佛法實開萬世之禍學術安望其醇況博士徒取儀表太常僅與受業而及其衰也鴻都為比匪之門南北肇黨人之議則漢之為教果何如哉然而士矜氣節至死不渝則取人尚不徒以言故也魏備弟子員僅除長吏晉人脩學校惟尚清談宋則聰明四學齊則文武二學梁陳五館學官雜亂卑庳何足深道唐初七學並建下逮書算（立國子太學以教大臣之子孫設廣文館四門館以教朝臣子孫及民之俊秀又設律學書學算學凡七學）內而王子（親執束脩外及遠方朝鮮日本皆遣子就學）下至屯營飛騎無不肄業受經可不謂盛哉然取士以身容書判詩賦而德行禮教無聞經試道舉並行監學崇元並建文宣武成元元並祠道術之雜如此而其後更國子啼飢廣文無廛而宦官且判國監升席講經非千載學校之辱歟宋初設監學繼有大學元豐立三舍法以進退諸生（齋有考選之簿月有考試之目兼及學行所選究在辭章自胡安定教授蘇湖置經義治事二齋而人始知有體用之學程伊川看詳學制見後而人始知有性命之學甚矣師儒之貴得其人也元列儒者於娼丐以沙門為帝師不百年而干戈四起明太祖甫興大事遂祠孔子建國學繼立府縣學嚴卧碑之禁優廩祿之給遴選師儒更開薦辟是以人勤於率教士敦於實行然太祖師心自用成祖躬親弒逆（太祖嘗怒孟子視君輕之言欲貶孟子像又深辨蔡九峯書傳非本已不足是以學術之龐卒鮮純一而要之人懷綱維俗敦醇樸終明之世不至大壞但國學只以貿易錢穀（景泰時因邊務煩費乃開入粟上馬之例）用人專重科甲薦辟之途塞虛文得失可知夫風俗之綱維在學校而國學則市井齷齪溷迹宮牆鄉學則司鐸只為贄幣師儒比之廝役何如也學校之教以禮樂而取士不問名檢月課只事文辭禮樂安在也致禮樂以治身心而導之以末求其敦本胡可得也誘之宦達而責其躬脩自相左也士行何如也躬行之倡在師儒而老耄邨師一官糊口則為陽城退之胡瑗文翁輩者豈復有人在哉然則立學興教者道當若何曰欲節民性則禮樂不可不脩也欲興民德則浮華不可不黜也欲防民淫則經制不可不定也欲同民俗則異端不

可不闢也而正風俗自學校始則擇士入學必以德行無
問才華在今保甲之法有甲長保正約正之屬獨非古比
長閭胥族師黨正例邪合無令郡邑嚴簡鄉民之有齒德
者或人士之譽望者爲之而優之禮數毋使無賴生事貪
汙者得以濫充其任使各司其鄉甲書糾校比之事某賢
某否以時獻之守令守令以時考校簡其人之果有好學
務本守古禮而不渝處困窮而不變不淫於佛老不競於
名利歷有某事某專可徵者乃以列之庠序優其廩祿而
作養之庠序之士有素不率禮教者則行以郊遂棘寄之
典而拔其學行之尤者以貢之國學則所得之士雖或未

必盡眞然庶乎其人知務本歟若乃端本澈源道德齊禮
則尤必有責之人主之身者

舜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教民者人倫而已五教敷之司徒與周禮之三物王制
之七教同則鄉學之教凡民者此外無他道也

命夔曰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温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
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
神人以和

典樂之官以教胄子與周禮大司樂教國子王制學正
造士同國學教以禮樂所以成就人才而使之和順於

道德以盡人倫之至而非有加於人倫之外也

學記曰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謏聞不足以動衆就賢體遠
足以動衆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
教學爲先兌命曰念終始典於學其此之謂乎

教之使知道乃所以化民成俗也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
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
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强立而不
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成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

之此大學之道也記曰蛾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

孟子云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或云夏曰瞽宗又或曰夏之大學曰東序小學曰西序商曰序鄉學曰校殷之大學曰瞽宗小學曰左學鄉學曰序然名稱說者多異同未能詳考但辟雍詠於詩周之國學而黨正大蜡屬民飲酒序齒以正齒位則庠之名義有合學記是州正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則序之名義有合學不獨曰庠也蓋周人兼立四代之學而因義立名鄉學不獨曰庠

耳比年入學以下言國學之教也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學
鼓篋孫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視學游其

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謂乎

上章考校學者之事此章誘掖學者之事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業不能樂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息焉遊焉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其此之謂乎

此總上二章之意藏修息遊上七者之教也安學至不

反前小成大成之學也

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尸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詘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

先王之尊師如此此教之所以成也哲宗謂程頤妄自尊大經筵多不遵其安能有爲也乎

王制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率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率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婣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

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

此與王制之六禮七教八政相表裏鄉學之教也

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教灋于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以歲時入其書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眾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眾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此謂使民興

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　州長各掌其州之教
治政令之灋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灋以考其德
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
屬其民而讀灋亦如之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三年
大比則大攷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　黨正各掌其黨之
政令教治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灋以糾戒
之春秋祭禜亦如之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
酒于序以正齒位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
不齒凡其黨之祭祀喪紀昏冠飲酒教其禮事掌其戒禁
正歲屬民讀灋而書其德行道藝以歲時泚校比及大比
亦如之　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
邦灋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春秋祭酺亦如之以邦比之
灋帥四閭之吏以時屬民而校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
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
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以相葬埋掌其治令
戒禁刑罰　閭胥各掌其閭之徵令以歲時聚眾庶既比
則讀灋書其敬敏任恤者凡事掌其比儀捷罰之事　比
長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辠奇衺則相及徙
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若徙于他則爲之旌節而行之
若無授無節則唯圜土內之

比長察有辠奇衺閭胥掌比儀捷罰黨正歲時泚校比
州長糾戒過惡贊鄉大夫廢興此卽王制之簡不肖也
閭胥書其敬敏任恤族師書其孝弟婣睦有學黨正書
其德行道藝州長書其德行道藝而勸之鄉大夫三年
大比而賓興賢能此卽王制之上賢論秀而升之司徒
也以鄉射五物詢眾庶云云卽王制之習射上功習鄉
上齒也士庶之子十年就傅其教之者比閭之塾師蓋
卿大夫之老於家者教之所謂小學也至於黨庠州序
則不必有常師而黨正州長卽其師其教則六禮七教
八政之教其事則飲射讀法歲時校比之事其人則凡
比閭族黨農之俊秀皆以時遊之而肄業焉此鄉學之
教周禮王制詳畧可互相考見也

王制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
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
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將出學
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於大樂正大樂正以
告於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
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
齒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
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

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瀆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
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
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
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
武　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凡舞有帗舞有羽
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
采薺車亦如之環拜以鐘鼓爲節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
待致諸子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　小胥掌學士
之徵令而比之觵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

諸子掌國子之倅掌其戒令與其教治辨其等正其位使
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攷其藝而進退之
文王世子曰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
所以修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
敬而溫文
　　辨命夔典樂教胄子國學之掌於司樂也由來舊矣而
樂正宗伯之屬官禮樂一也獨重禮樂者詩書所以致
其知禮樂則所以使之有諸己也王制棘等之屏周禮
鐵捷之施所以簡不肖也王制之論秀以升於司馬周
禮之考藝而進退之所以上賢也學記則言其教導之

倫考校之法爲加詳焉世族八年入小學先儒以爲在
西郊之虞庠而十五入太學民之造秀與焉小學所以
植大學之基大學乃以探性命之本鄉學以率農民故
先敦乎禮教之大節大學所以教國子及俊秀故必陶
以禮樂之精微教雖兩分道無二致此國學之教周禮
王制文王世子學記亦詳略可互相考見也
周禮師氏掌以媺詔王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
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
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
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中得失之事以教國子弟凡國

之貴游子弟學焉
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
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
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
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
　至德即中和敏德即祗庸孝德即孝友也三德三行六
藝與鄉之三物雖有異同其實一也六儀則文以禮樂
之事此師氏保氏亦主教國子爲大學之輔也
司諫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強之道藝巡
問而觀察之以時書其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於國事

者以攻鄉里之治以詔廢置以行赦宥
司救掌萬民之衰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禁而救之凡
民之有衰惡者三讓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恥諸嘉石役
諸司空其有過失者三讓而罰三罰而歸于圜土
此司諫司救亦主教萬民爲鄉學之輔也
文王世子曰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
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大傅
之德行而審喻之大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
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
保也者愼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

此師傅之設以教世子亦所以爲大學之輔也古人之
教世子詳備如此此所以能繼世而長守社稷也學校
設而師道嚴則君德正於上人才成於中庶富保於下
此所以與井田封建相維持久道化成而臻盛治也
程子曰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聚
之不肖者復之田畝士大夫之子不慮無養雖庶人之子
既入學則亦必有養古之爲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
仕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須去
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穉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
何由得向善只營衣食却無害惟利祿之誘最害人人有

養便方定志於學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三老坐於里門察其長幼出入揖讓
之序詠歌諷誦無非禮義之言今也上無所教而民風日
以偷薄父子兄弟惟知以利相與耳以古所習如彼欲不
善得乎以今所習如此欲其善得乎
生民之道以教爲本故古者自家黨遂至於國皆有教之
之地民生八歲入小學是天下無不教之民也天下之民
莫不從教小人修身君子明道故賢能羣聚於朝良善成
風於下禮義大行習俗粹美刑罰設而不犯此三代盛治
由教而致也後世不知爲治之本不善其心而驅之以力
法令嚴於上而教不明於下民放僻而入於罪然後從而
刑之噫是可以美風俗而成善治乎
程子看詳三學條制云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
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未至者則學官召而教之
更不考定高下設教之道禮讓爲先制尊賢堂以延天下
道德之士鑄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
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及觀光法凡數十條
朱子曰昔者聖王作民君師設官分職以長以治而其教
民之目則五倫而已蓋民有是身則必有是五者而不能
以一日離有是心則必有是五者之理而不可以一日離

也是以聖王之教因其固有還以導之使不忘乎初然又慮其由而不知無以久而不壞也則爲之擇其民之秀者羣之以學校而聯之以師儒開之以詩書成之以禮樂凡所以明是理而守之不失傳是教而施之無窮者蓋亦莫非因其固有而發明之而未始有所務於外也夫如是是以其教易明其學易成而其施之博至於無達不曁無微不化此先王教化之澤所以爲盛而非後世所能及也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外慕蚤夜孜孜惟懼德業之不修而不憂爵祿之不至也若夫三代之教藝爲最下然皆猶有實用而不可闕其爲法制之密又足以爲治心養氣之助而進於道德之歸此古之爲法所以能成人材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

古聖王設爲學校以教其民由家及國小大有序使其民無不入乎其中而受學焉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則皆因其天賦之秉彝而爲之品節以開道而勸勉之使其明諸心修諸身行於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推之以達乎君臣上下人民事物之際必無不盡其分焉者及其學之有成則又興其賢且能者置之列位是以當是之時理義休

學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義之不足以悅其心夫理義不足以悅其心而區區於法制之末以防之是猶決湍水注之千仞之壑而徐駴葦蕭以捍其衝流也必不勝矣

卷之八終

邑後學董廣颺繼承
邑後學汪立中品端
邑後學余最賢重校
邑後學余龍光燦雲
邑後學俞鏗峻西同校開梓

禮原於天而制於聖人所以順天地之序明萬物之分而爲仁義之權衡道德之繩墨者也荀子曰聖人緣人情而制禮因人性而作儀斯言其近是乎夫制禮不本於性情而安所本然所以閑性情之流而納之使一於性情之正者已亡而儀文又何問焉宋聶崇義上禮圖陳祥道作禮

非第因性情之故而文之以事觀矣故記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若直情而徑行則豈禮道之謂哉惟禮以閑人之性情而非徒因人之性情故先王制禮之嚴而今人疑以爲拘先王儀節之密而今人憚以爲煩淺焉逐文之末而人心之僞日資高焉遊方之外而清談之禍以熾百姓日用不知而禮道鮮矣昔在唐虞天子巡守而脩五禮伯夷寅清以典三禮下及三王代有損益今無可徵然忠質之概大約可知雖事與時並名與功偕不必盡相沿襲顧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則禮教之隆非於周而奚屬周衰禮廢列國兵爭降迄暴秦秦專尚法律漢得天下於馬上

孚憂諸將之驕悍魯兩生之不合綿蕞卒定於叔孫後此古禮雖以漸出而屬架高閣終莫之行儒者師授相承亦止徒滋口說漢固荀治自安無復以禮化民之意也腐史勒襲荀卿曹褒雜於讖緯胥何當哉竇荀勗裁定國典齊王儉制定新禮梁沈約裁定大典隋牛宏著述五禮時丁南北捨擾而諸君留心如是斯亦可謂勤而典章粗定矣唐房元齡著貞觀禮長孫氏有顯慶禮王中立有開元禮章公肅禮閣新儀王彥威曲臺新禮彼此迭有損益其中不無可觀顧唐室大綱不正倫紀乖違則禮之所以爲禮者已亡而儀文又何問焉宋聶崇義上禮圖陳祥道作禮

書盧多遜撰開寶通禮歐陽脩纂太常因革而王皡則有新編賈昌朝則有新禮王洙有禮器圖都尹師魯有禮象皆互相去取彼此依違是雖曰禮貴從宜而損益之間去古日達先王禮意亦多失矣抑自漢唐以迄於宋朝廷大要粗有典章而士庶拘循漫無矩矱惟時司馬河內有書儀之作二程夫子明冠昏喪祭之重我朱子因之以著家禮傳及後世士夫猶稍知先王禮教爲不可踰而存什一於千百獨是禮教之重非須自上而定於儒生所謂禮失而求諸野抑亦深可慨夫爰及有明損益唐宋如大明集禮嬴乎一代興章而他如皇明禮志洪武禮法禮制集要大常

集禮等書舉宏綱脩節目幾云盛乎而瓊山雙江諸儒又皆祖述家禮以身先之是以終明之世典禮敦庸雖失道如熹宗宦豎猶畏其篤於倫紀編氓之賤易世猶挹流風斯亦三代而下所稱繼美也獨是父在而喪母三年非家無二尊之義生母而同於嫡母有偶尊匹嫡之嫌邊豆可有作者成周其安可及歟夫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而禮之盡善者莫如成周周禮極規模之大儀禮盡節目之詳是蓋上自天子下逮士民自動作之微以及綱常之大莫不各有準繩規矩之可循所謂周監二代郁郁乎文是以筋

骸有所束縛心術有所範圍天地於以太和而姦慝不作自夫冠禮廢而天下不知有成人之道昏禮壞而天下不知有夫婦之重喪禮失而愼終之道偷九族之恩薄祭禮疏而追遠之誠弛神姦之害興鄉禮廢而酒流生禍鮮少長遜讓之觀射禮廢而爭風日起無比禮比樂之士相見之禮廢而天下失交際之文樂教亡而天下無中和之養然則不復古禮不興古樂而謂能有以平均天下安上治民移風易俗愚不之信也然則古禮其果可以盡行於今歟曰不必然也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則使孔子而繼周其所損益可見矣夫天秩天敘

萬世所同而文章制度則因時制宜況成周之禮僅惟是高堂一十七篇逸禮出於孔壁迄後至唐而亡是古禮所存恠千百之什一欲盡率周禮而從之亦烏在其從之也哉獨是漢唐而下已不足言而欲監成憲爲折衷則終無能出成周之範圍說者每以古今異宜而莫之行矣而不知其無古今之異者固未始不可行也先王之禮而安在其有不可行者哉若夫聖王有作惇典庸禮而大明乎天地之序以定萬物之分舉天下古今而整飭之以與斯民踐履則何必一一周禮之從然此亦只在文章制度器數名物之宜而大體究無可易斯所謂本諸身徵諸庶民考

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而非窮神知化以與天地合德者其孰能與於斯

易履卦大象傳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先王制禮則因其自然之道而節文之耳

孔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禮者民心所同然合於民心所同然則使民而非强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

禮以實不以文有文無實不足以言禮也

中庸曰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寡民過必以三重而有三重必期於有德乘時得位之君子惟君子德脩道凝天人默契是以身度聲律而制作皆非具文故能合幽明通古今無不吻合無間三重行而民過以寡也此制作本原之地也

周禮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凡命伯典三禮即此之謂也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禮祀祀昊天上帝精意以享而已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實牲於柴而燔之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畢宿○槱燎亦積柴而燔之也按此則諸侯祀其分星亦槱燎可知○凡祀天神皆用火燔取其陽氣上達也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殺牲而以血灑之也埋祀亦然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之祭川沈之以疈辜祭四方百物疈牲而磔之四方百物小祀也凡祭地示則用血腥取其陰氣下達也以肆獻祼享先王肆陳也此即間祭五年之大禘司尊彝又謂之追享也以饋食享先王此即間祭三年之大祫司尊彝又謂之朝享是也謂之饋食者蓋禘以合食主於追遠主於敬備祼獻而已祫以養又毀廟之主具在故簡祼獻而重饋食也以祠春享先王以礿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此四時祭名見於小雅天保王制謂春礿夏禘秋嘗冬烝又謂春礿秋嘗混大祭為時祭之名而漢儒推之以為夏殷祭名皆非也○享先王皆曰享以事人之道也○以上十二條皆吉禮之目然主言天子之禮諸侯以下選有減殺可類推也

凶禮哀邦國之憂以喪禮哀死亡既葬曰亡以荒禮哀凶札以弔禮哀禍裁以禬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五條皆凶禮之目上下有通行者也

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此四者皆諸侯見於天子之禮而諸侯亦世相朝也時見曰會王有征討之事徵召諸侯為壇於國外會諸侯而命事為壇於其國時故謂之時見也殷見曰同周制六年五服一朝王不巡狩而六服又盡朝王為壇而命事時聘曰問諸侯不朝之歲不時使其臣聘於天子也殷頫曰視諸侯使卿以盛禮眾聘也諸侯之邦交亦殷相聘○以上八條皆賓禮之目惟諸侯行之然邦君有朝聘則大夫士亦與有事焉也以軍禮同邦國大師之禮用眾也大均之禮恤眾也均田賦夫家之數大田之禮簡眾也四時之田以簡之大役之禮任眾也營城邑任民力大封之禮合眾也封國邑而合聚其民○五涤皆軍禮也軍旅之事而必以禮行之無往而非軌物之事也以嘉禮親萬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卽文王世子所謂族食大射鄉射燕射以賓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賓謂恭儉燕視慈惠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社稷之胙曰脤宗廟之胙曰膰以

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六條皆嘉禮飲食冠昏民庶所同異姓亦有慶胙慶賀也

此五禮禮之大綱而五品之倫則相爲經緯於其間也

禮記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

此冬至南郊圓丘之大郊也迎長日之至故曰主日（觀下章社主陰氣蜡主收斂云云其義可知祭義乃云主日配以月其說非也）兆於南郊掃地而祭器用陶匏牲用犢帝被衮冕璪十有二旒旂十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乘大路席藁秸南郊之禮也周人配以后稷（公羊傳所謂介紹之義記所謂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者朱子曰以始祖配天須在冬至一陽始生萬物之始是也）大報本反始之禮惟此爲盛故凡言郊者多指此言也

月令孟春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

此寅月之郊（疑於東郊左傳獻子所謂啓蟄而郊周人啓蟄在寅月雨水在卯月）郊而後耕是也魯有郊禮即此郊也（春秋記魯郊七年定十五年哀元年皆書正月牛傷此先郊三月而卜牛也其餘多以四五月則更後時故譏之也）

仲春元鳥至王玄之日以太牢祀於高禖

此祓無子之祭亦郊也（於東郊配以伏羲）后率九嬪御此郊以用犢也

仲夏大雩帝用盛樂

大雩亦郊也（於南郊配以神農）魯有大雩僭也春秋書大雩二夏正之夏也冬雩書不時也

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此亦祭天也祀於屋下配以文王牲用大牢備成物也

以人道宗事之故曰上帝祀以季秋物之成也（朱子曰九月萬物之成文者所自生帝者生物之祖故推以爲配而祀於明堂○按明堂自是南郊明堂吳草廬以爲文王之廟非也又殷文配天孝經以周公言耳其實周之宗祀配以文王不易謂世世以文配祀者亦非也）

月令季冬祈來年於天宗

此季冬祈年蓋亦於郊疑北郊以上皆祀天之常典（顓頊配萬充宗曰王者祭天凡四日王郊也孟春祈穀也夏大雩秋大蜡也四者中惟郊天大報天而主日禮爲尤盛）

王制天子將出類乎上帝　虞書肆類于上帝　又巡守方岳柴

王者有舉動則必祀於天既至其所則又燔柴以告天事天如事父也（柴以祀天所謂因名山升中於天也後世因以有封禪之說附會之說也又或謂柴即望祀山川抑知祀天以柴取陽上達望祀山川則血祭義不可混也又或謂一歲而數祭天爲瀆抑知無事而干之則瀆者有因而祭無非事者則正所謂事天如事親安得爲瀆也此因事而祀禮同於郊故曰類○又月令春帝太皞夏帝炎帝中央帝黃帝秋帝少皞冬帝顓頊（此即所謂方明周禮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是祭五帝亦畧如郊天之禮

蓋天子迎四時於四郊則祭其德所王之帝如黃帝蓋祀之

以上皆禮祀昊天上帝之禮

禮記曰社祭土而主陰氣也

此蓋夏至北郊方折之大社也夏至一陰生故曰主陰氣天子南嚮於北壝下社有垣壝而不屋以木爲社主惟亡國之社則屋之不使受天陽所謂宅社北壝使陰明也後世民社有屋失之矣更立像焉謬之甚也

祭法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

大社蓋以祭天下之地示所謂方折卽泰折也而王社以祭幾內之土穀所謂右社稷者也按張子謂大社在北郊以祭天下之地示王社在北郊而陰陽之分甚明矣故朱子曰天地定是不合祭然自秦而後大禮代有異同秦人分祀於甘泉汾陰元始以後迄西晉則天地合祭東晉及唐乃復分祀於北郊而於山下澤中漢則分祀明大祖又復合祀世宗以後乃復分祀不改夫王者父天母地周也然人以氣通而尊卑之分劉向新莽之說豈可以亂聖人之祀以高祖配天此皆褻天而誣祖也夏郊禹宋以四祖迭配天宋以文王漢之郊祀以高祖配地則已褻而不倫甚矣唐以父子同配天宋以光武正也然漢以呂后配地則已褻而不倫甚矣唐以父子同配天宋以四祖迭配天此皆褻天而誣祖也夏郊禹宋郊契禮遷爲是祭法夏郊鯀商郊冥是宗祀以光武正也然漢以呂后配地則已褻而不倫甚矣唐以父子同配天宋以四祖迭配天此皆褻天而誣祖也夏郊禹宋郊契禮遷爲是祭法夏郊鯀商郊冥是

以上社稷之禮

郊社總論雖不言北郊而陰陽之分甚明矣故朱子曰天地定是不合祭然自秦而後大禮代有異同秦人分祀於甘泉汾陰元始以後迄西晉則天地合祭東晉及唐乃復分祀於北郊而於山下澤中漢則分祀明大祖又復合祀世宗以後乃復分祀不改夫王者父天母地周也然人以氣通而尊卑之分劉向新莽之說豈可以亂聖人之祀以高祖配天此皆褻天而誣祖也夏郊禹宋郊契禮遷爲是祭法夏郊鯀商郊冥是

社猶嫡母也諸侯以下各祭其國鄉邑里支子皆得私祭其生母而不敢祭禰及嫡母也

月令仲春擇元日命民社　周禮春祭社秋祭方以社以方

命民社民祭所置里社也社日郊特牲用甲召誥社新邑用戊未知何者可據今則用戊日以報土故也春祈合祭於社同生也秋報分祭其方辨物也方亦社也

王制天子諸侯將出皆宜乎社

此因事而祭於庫門內之社也

詩曰乃立冢土戎醜攸行

以上社稷之禮

郊社總論按兆於南郊就陽位祭地於社主陰氣則同禮

此皆後世失禮之甚者也不可不辨

祭法王宮祭日也春分朝日於東方也夜明祭月也秋分夕月於西方也幽宗祭星也周禮命黨有事於幽宗幽宗字如字讀帥女巫而舞皇舞是也雩宗祭水旱也祀風師雨師也王宮夜明幽宗皆實柴之祀也雩宗槱燎之祀也宗字皆如字讀

月令春其神句芒夏其神祝融中央其神后土秋其神蓐收冬其神玄冥按左傳家語則句芒重也祝融黎也后土龍也蓐收該也元冥脩及熙也皆五行之官帝者之佐也　春祀戶夏祀竈中央祀中霤秋祀門冬祀行按五祀者皆先設主於其所踐牲以血祭然後迎尸而祭於奧祭伯皆曰祀戶南面設主於門內之西祀竈在廟門外之東先席於門奧面東設主於竈陘祀中霤設主於牖下祀門北面設主於門左樞祀行在廟門外之西皆壞厚二尺廣五尺輪四尺北面設主於軫上

此所謂五祀也然重黎五者其神貴矣而戶竈五者其職甚卑似非可配合也又王制大夫祭五祀而祭法有七祀五祀三祀一祀之說且戶竈通於庶人則重黎已侔卑矣大約祭法有不足據者而五祀之神大夫以上得以重黎配大夫以下或祀之不得以重黎配猶大夫以下有置社有稷亦未必窾以句龍后稷配也其用血祭則一也

王制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

按嶽瀆之祭不親至其地則望其方而以血祭之親至其地則祭山埋之祭川沈之事神各以其道也嶽瀆山川不當有廟其嶽瀆即其神也而後世皆為立廟設像是以事人鬼之道事地示失之甚矣又且天下郡邑皆立東嶽之廟而加以大帝之稱誣以浮屠之說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祭時寒暑而用埋沈此未知可據否大抵四時寒暑之氣皆自下而達上故從地祗之列未可知也○方祭即周禮秋祀方也亦社也

禮記曰天子大蜡八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按八蜡以報穡為主故曰主先嗇而祭司嗇司嗇為二非也貓虎二即先民之司嗇者分先嗇司嗇為二非也貓虎二物而一之非也昆蟲害稼而祭之亦非也八蜡之日當以司嗇一百種二農三郵表畷四貓五虎六坊七水庸八

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蜡祭皮弁素服息民之祭黃衣黃冠此二祭也息民即臘也息之即休息之此即息民之祭也泥之者非　月令孟冬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也但秦人行於孟冬耳

按左傳曰虞不臘矣是周人自有臘祭非至秦而改蜡為臘也臘祭先祖五祀蜡索百物其為二祭自明

月令季春命國難九門磔禳以畢春氣禳温氣也天子乃難以達秋氣陰發暑也惟天子行之仲秋季冬命有司大難旁磔

出土牛以送寒氣發積陰氣也下及土庶
周禮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元衣朱裳執戈揚盾帥
百隸而時難以索室驅疫
四方八蜡三辭所謂四方百物也方祭鼃牲蜡辭辜牲
以上神示祭禮
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
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
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　祭法適士二廟官師一廟

宗廟之數王制爲是祭法二祧壇墠之說不足據也昭穆之說漢韋元成謂始封爲太祖廟一昭一穆爲二宗廟二昭二穆爲四親廟此與祭法二祧之說相似蓋以周

人之文武世室合足七廟之數然七世之廟可以觀德伊尹已言之在湯前無可宗者則天子似亦只五廟其後殷有三宗則又疑於八廟若三宗只在七廟之內則天子又只祀三親廟故劉歆則以爲世室不遷不在三昭三穆之數而朱子是之也朱子曰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右社稷則五廟皆在公宮之東南其制則孫毓以爲外爲都宮太祖在東二昭二穆以次而西是也蓋太祖始封之君居之昭之西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西廟三世之君居之昭之東廟二世之君居之穆之東廟五世之君居之廟皆南向各有門堂寢室牆宇四周太祖之廟百世不遷自餘四廟則六世之後每一易世而一遷其遷之也新主祔於其班之西廟西廟遷於東廟凡廟中主皆東向祫於太廟之室中則惟太祖東向自如羣昭羣穆皆南輻下北向也又曰昭常爲昭穆常爲穆昭者祔則穆不遷穆者祔則昭者不動但以左右爲昭穆不以遠近爲昭穆又曰天子廟制劉歆之說天子七廟而始立武世宗凡王季文武以下之祧穆則藏文世宗則昭則藏武世宗又曰廟之數以兩而降天子之廟山節藻梲複廟重簷諸侯不得爲也大夫斧楹刻桷士又不得爲也諸侯黝堊斲楹士又不得爲也門堂寢室之制則上下如一蓋命士以上父子異宮生異宮而死不得異廟則有不得盡事死如生事亡如存之心者矣○黃除飛曰天子之太廟路門應門雉門庫門皐門劃應如今宮闕天子大清門天安門門也此朝廷宮闕之制武周推之以尊其祖也○或問毀廟者何也朱子曰春秋傳曰壞廟之道易詹可也改塗可也說者以爲將納新主示有所加耳非盡徹而去之也○又問後世公私之廟皆爲同堂異室而以西爲上者何也朱子曰由漢明帝始不知禮義之正而務爲抑損之私後世循之遂不能革而先王崇廟之正禮廢矣○妞按漢失古制而諸帝之廟不在一處不序昭穆至明帝而更爲同堂異室之制唐宋皆仍其制薄祖之甚也又不數之廟必其有大功德在於人心乃可問兄弟繼世爲常兄弟相及者惟懿孝悼敬耳以理度之則先立者處昭穆之正廟繼立者另立廟於其旁及當祧時則并祧之雖多立一廟實止六世是則都宮內各有門堂寢室其制甚大乃更欲立廟於昭穆之旁不已難乎曰考工記周人明堂東西得二十筵每室二筵是則東西得十六步南北得十六步寢廟之制同此雖益以寢門不甚大矣天子都城方十二里分爲九區每區方四里以前朝方四里之區爲方一里者五里方三百步者十六中爲外朝左宗廟右社稷約三分之而爲宗廟之地可方一里者五里方三百步雖多立數廟不患其無地可容也○問以外藩入繼大統者當何如曰大統重私親輕其於私親不妨另立廟祀不與七廟之數其禮則以天子之禮其稱號仍其本生之於繼嗣者漢哀宋英有爲後之大義當降其本生則哀之於定陶共之於濮只當比於諸父以弟承兄者明之世宗有昭穆定序而承統又非孝宗命則肅之於興獻可稱考妣而亦不得稱皇考皇妣問后夫人祔廟有一廟而先後數后或嫡無子而庶子承後其於先母繼母生母當何如曰一廟一配一帝二

后非禮也庶子爲後卿爲嫡後生母安得入廟門人別祀妻嫡明祭統曰夫祭有昭穆所以別父子親疏長幼之序也是故有事於太廟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此因宗廟之次以定子孫之次也陳介眉曰廟之昭穆左右爲序子孫之昭穆亦爲前後爲班毋姓之位亦因以南向云云不知祭在室中太祖之主東向九獻之後加爵者長賓兄弟而衆兄弟子姓不與焉若子姓而立周禮司士凡祭祀及賜爵呼昭穆而進之則又在兩階之間迭相酬酢故凡在室行禮時子姓之昭穆不與焉何得如守溪所云因之以爲南爲北乎

以上宗廟昭穆之考

禮緯王者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

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此言王者之禘也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于祫及其高祖　小雅曰禴祠烝嘗烝時祭也禘以孟夏祫以孟冬以故曰間祭禘非飲食之道主於行禮而已祫合毀廟之主而會食焉故曰饋食禘則所自出於太廟故曰追享祫則奉毀廟羣廟之主以朝享名義可考也不王不禘諸侯不敢祖天子也大夫士亦得有祫士雖二廟亦得及高祖服未盡也諸侯及太祖合毀廟也四時之祭亦

連文春秋書禘皆夏月又或在羣公之廟故遂憶禘爲夏祭之名註疏不察附會其文又推之以爲夏殷祭名皆訛而無據者也而近儒猶有附會王制之說以擊周禮幷擊朱子褅註者不亦惑之甚乎

以上享人鬼

天子祭禮今無可考大夫士祭禮中弘具器濫左方見於儀禮中弘其大畧不能備述其文先擇丁己日筮之于廟占從則官戒命滌具物前宿一日宿戒尸明日或己前期十日筮尸吉宿尸戒百官爲期于廟門外祭日主人朝服元冠緇衣素裳素韠視殺視濯陳鼎于門外司馬刲羊司士擊豕各升右胖實魚腊魚十五而鼎魚次之腸胃次之肺次之腊一純而鼎主人迎鼎入匕載于俎設于筵前主婦被錫衣侈袂薦自東房祝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此陰厭也

祝出迎尸入主人拜妥尸（然後正祭）尸十一飯告飽主人酳尸尸酳主人二佐食各取黍于一敦上佐食兼受摶之以授尸尸執以命祝祝受以嘏于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主人拜受嘏乃獻祝及二佐食（是為初獻）主婦獻尸尸酳之主婦獻祝及佐食（是為再獻）賓長獻尸尸酳之（是為三獻）畢祝告利成尸出廟以俟佐食賓長四人蓺上蓺親嘏曰主人受祭之福胡壽保建家室（以上正祭畢）乃儐尸于堂徹室內之饋敦尸俎乃選異姓之賓為侑以輔尸主人出迎尸及侑升堂拜至鼎俎入主人授尸几酌

獻尸及侑主婦亞獻（詳士禮）尸乃酳主人上賓三獻尸與以待主人酬尸尸亦奠未舉乃羞內羞庶羞（指卒角拜又獻祝及佐食（初獻出寫齊于房祝以邊受之）主婦獻蓋主人獻賓與眾賓于西階上酌自酳洗觶酬賓賓奠觶未舉主人獻兄弟于阼階上獻內賓于房中獻私人于阼階上尸舉三獻之爵上賓獻侑及主人受尸酳（三獻畢）二人階上尸舉三獻之爵上賓獻侑及主人受尸酳主婦亞獻且致爵于主人主婦獻祝及佐食（亞獻賓長獻尸尸酳之）賓三獻尸尸奠以待主人酬尸尸亦奠未舉乃羞內羞庶羞蓋主人獻賓與眾賓于西階上酌自酳洗觶酬賓賓奠觶未舉主人獻兄弟于阼階上獻內賓于房中獻私人于阼階上尸舉三獻之爵上賓獻侑及主人受尸酳（三獻畢）二人階上尸舉三獻之爵上賓獻侑及主人受尸酳主婦亞獻且致爵于主人主婦獻祝及佐食（亞獻賓長獻尸尸酳之）賓三獻尸尸奠以待主人酬尸尸亦奠未舉乃羞內羞庶羞蓋主人獻賓與眾賓于西階上酌自酳洗觶酬賓賓奠觶于主婦更爵酌酳賓乃請尸舉爵尸酳賓賓獻祝及佐食致爵主人主婦（三獻畢主人獻賓及眾賓于西階上尊兩壺于阼階東西方亦如之主人洗觶酌于西方之尊西階前酬賓卒觶洗酌奠觶兄弟弟子洗酌于東方之尊阼階前舉觶于長兄弟賓取觶阼階前酬長兄弟卒觶酌于其尊長兄弟拜受觶賓答拜長兄弟西階前北面眾賓長受旅如初眾賓及眾兄弟交錯以徧長兄弟酬賓如賓酬

（此侯國上大夫之禮也下大夫不儐尸則正祭三獻畢乃羞庶羞蓋主人獻眾賓兄弟及私人次賓長加爵）

兄弟之儀以徧賓弟子及兄弟弟子洗各酌于其尊中庭北面舉觶于其長卒觶洗各酌于其尊皆奠觶長皆執以興奠觶于其所爵皆無算其間眾賓長入室請尸作止爵以終加爵之事房中婦人亦旅酬無算爵如男子之儀佐食洗散獻尸及祝祝告利成尸出嗣子及長兄弟二人葬卒葬徹俎改饌尸俎于西北隅是爲陽厭○大夫士禮如如天子九獻天子祼后亞祼爲初獻亞獻王出迎牲后薦朝事之遵豆王殺牲以醴齊獻后酌醴齊獻此薦腥三獻四獻也乃解牲烹之后薦饋食之籩豆王獻益齊后獻醴齊此則以上之禮殆可類推齊此饋食于室中蓋加籩王獻醴齊后獻尸亞獻也饋食五獻六獻也饋食于室中蓋加籩王獻醴齊后獻尸亞獻也賓長獻酳尸七獻八獻也賓長獻醴齊此酳尸七獻八獻也于是王后致爵及獻賓舉觶旅酬無算爵嗣子舉觶告利成尸出養徹天子之禮大畧如此諸侯七獻子男五獻無朝踐之事也

家禮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于正寢之東爲四龕以奉先世神主旁親之無後者以其班祔置祭田具祭器主人晨謁于大門之內出入必告正至朔望則參俗節則獻以時食有事則告或有水火盜賊則先救祠堂遷神主遺書次及祭器然後及家財易世則改題主而遞遷之

此因後世公侯而下無宗廟故酌爲祠堂也唐大臣皆立廟京師宋仁宗詔太子少傅以上皆立家廟而有司不爲定制時惟文潞公立一廟其後此典遂廢　立祠堂

必當聯以宗法不然終渙而無統主祭須用宗子宗婦

大傳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今按鄉邑中有聚族而居者則始居之祖亦別子爲祖例也士庶事及高祖已似過分然既有祠堂合族則始居之祖似亦不可忘或者一族之大宗世奉始居之祖於祠堂似亦稱情事其餘分爲小宗則各宗奉祀不得越高祖以上也

時祭用仲月前旬卜日前期三日齋戒前一日設位陳器省牲滌器具饌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質明奉主就位參神降神廣州本參神在降神之後按古禮天子諸侯有祼尸之禮少牢特豕則無祼家禮之降神灌酒於沙擬祼禮也方迎尸入則拜妥尸是降神固當在參神之後矣但祼禮在朱子溫公自可行在士庶似未可用又縮酌用茅本是以茅藉而沸酒以去其糟非用以酹酒也朱子家禮本書儀書未及考訂爲人竊去故此等處皆未及改今不用可也今人於祭禮殊多滅裂而獨於此從之何哉進饌初獻主人即亞獻主婦即宗子婦終獻賓長無賓則長侑食闔門祝噫歆三揚氏復曰士虞祭之儀終覺未安亦不如去之○程子曰古人祭祀用尸極有深意蓋人之魂氣既散孝子求神而祭無尸則不享無主則不依魂氣必求其類而依之人既與人爲類骨肉又爲一家之類己與尸各以齊潔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享之後世不知此直以尊卑之勢遂不肯行耳朱子曰古人祭墓即以墓人爲尸又曰古人交神明之道無些子不相接處古人立尸便是接鬼神之意煖按今人不用尸是缺禮人猶或謂用尸是古人愚處異哉　啓門受胙辭神納主徹饌凡祭主於盡愛敬之誠而已貧則稱家之有無疾則量筋力而行之財力可及者自當如儀

家禮酌古今之宜是今日所可行者外此又有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三條朱子嘗言始祖之祭似禘先祖之祭似祫今皆不敢祭故此不錄又有忌日之祭用素服不受胙墓祭禮儀畧同

右吉禮

儀禮士喪禮死於適室婦人亦有適室內寢也　喪大記病內外皆埽寢東首於北牖下廢牀徹褻衣體一人屬纊以俟絕氣男子不死于婦人之手婦人不死于男子之手此慎終別男女之大節不知者以爲迂謬哉　始死遷尸於牀無用斂衾去死衣小臣楔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　家禮戒內外加新衣廢牀寢地始死寢地既復乃復尸於牀舉哀

右始死

士喪禮始死一人升屋而復　禮運升屋而號曰皐某甫復升屋北向而呼　雜記諸侯以褒衣冕服爵弁服夫人稅衣揄狄狄稅素沙以其服可知　家禮升屋自東榮復屋脊北面呼三捲衣降自屋後下以其衣覆尸上

右復

問喪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　家禮易服不食哭擗踊

右易服

喪大記喪有無後無無主　奔喪凡喪父在父爲主父沒兄弟同居者各主其喪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子爲父母則嫡長主喪也　家禮立喪主主婦護喪司書司貨乃治棺計告於親戚僚友

右立後護喪命訃

士喪禮設重于庭取銘置于重　檀弓重主以桑爲之長三尺重主道也　銘明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也故識之　家禮置靈座設魂帛以代重

不作佛事執事親厚者至是入哭可也

司馬溫公曰世俗信浮屠誑誘凡爲喪事無不供佛飯僧能使死者上升天堂受諸快樂不爲者必入地獄鉅鑊燒舂磨受諸苦楚殊不知人死則氣歸復於天形骸朽爛雖有孝子慈孫仁人君子豈忍以湯火加之哉雖有智者不能救也是不孝也不公不孝二者皆無以服人又謂必憿佛乃能免於罪夫佛而君子也必不受非義之賄佛而小人也己且爲天理所不容又安能免人於罪耶噫何俗之愚也

以上當日之事

家禮厥明執事者陳小斂衣衾於堂東北以簟席大斂布絞縮一橫三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衾十有九稱君陳衣於序東大夫士陳衣於房中皆西領北上○喪大記君大斂于阼小斂于西階之上大夫以上父兄命赴者士喪則主人自命訃

髮麻布髮麻環絰雜記小斂環絰上下一也　設小斂牀布絞紟在西階之西東於陳階南　遷尸者襲斂衣舉牀而斂於尸南　遷襲奠小斂喪大記凡斂者袒括髮皆左衽結絞不紐主人卽位於尸東哭婦人於尸西

內主婦東面乃斂鋪絞紟踊遷尸踊斂衣○按士喪禮小斂於戶內家禮以人家寢室之制不備故小斂於堂憑哭擗踊主婦亦憑之踊袒括髮以麻齊衰以下用布婦人以麻撮髻於堂東婦人髽麻於房中家禮袒髮於別室遷尸於堂中此即俟堂也士喪禮小斂在堂卒斂遷尸牀於堂中徹帷哭踊襲衣具絰帶成踊復位乃奠大記襲加武帶絰與主人拾踊

右小斂

謝氏此士禮也君則徹帷哭踊襲衣具絰帶成踊復位乃奠大記

家禮厥明此士禮三日而殯也執事者陳大斂衣於東壁下○喪大記大斂布絞紟衾縮三橫五布衾二君大夫士一也君陳衣於庭百稱北領西上大夫陳衣於序東五十稱西領南上士陳衣於序東三十稱西領南上絞紟衾如朝服設奠舉棺入置於堂中

絞一幅為三不辟紟五幅無統

少西乃大斂士喪禮大斂於阼然後入棺家禮省之○大記鋪絞紟衾衣衣主人房外南面主婦戶西東面遷尸卒斂主人憑之主婦憑之○降堂下徧拜斂賓畢同小斂

士喪禮主人奉尸斂於棺如初乃蓋註曰棺在肆中斂尸焉所謂殯也肆埋棺之坎也○參君殯用輴攢至於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攢至於西序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衽合蓋者

家禮設靈牀於柩東乃設奠主人以下歸次止代哭邱瓊山曰大斂殯二事合入棺於大斂之下亦省以便今日耳垣按古人所謂殯埋棺於肆而攢之也今人直以入棺謂之殯矣

右大斂及殯

士喪禮三日而成服生與來日死與往實第四日也

家禮厥明殯之明日

五服之人各服其服入就位朝哭相弔如儀

士喪禮斬衰三升去一以為冠繩纓條屬以為武冠卷而上者以別於吉也纓有飾也屈繩為之纓武而卻以武餘為纓也

菅屨今用草鞋

疏齊裳齊衰裳用布四幅下邊不縫兩旁各綴一幅使之相連

牡麻絰冠布纓削杖桐杖也布帶絞帶也疏

布帶疏屨期者此正服齊衰杖期用六升之布麻屨○齊衰三月與大功同繩屨大功之布七升八升九升小功之布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緦麻之布十五升而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縷

布大功之絰同齊衰之帶○苴絰大搹下本在左要絰小功之絰同大功之帶小功之絰同緦麻之帶○苴絰長三尺成服則結之○大功以上散帶垂要絰小功以下吉屨無約○牡麻絰上本在右○數條皆雜結本○小功以下吉屨無約如此

家禮服制一曰斬衰三年衣裳皆三升外削幅裁長八寸向外畢縫負版辟領皆不緝衰下不緝裾左右各一幅交解之使其一邊有事其縷無事其縷孝子居喪之服也

斬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此正服齊衰杖期用五升之布若不杖○齊衰三月與大功同繩屨大功之布七升八升之布麻屨○功之布十升十一升有事其縷無事其縷

頂三襞積布向外畢承武武以苴自額至後交前至耳結之單股自左環首緝繩為武加冠外武餘垂為纓纓繞腰絰用苴長一尺八寸徑大一寸下散五之一象緝之象牡麻絰大如斬衰之帶冠布纓以布為纓削杖桐杖也布帶絞帶也疏屨麻鞋

齊衰三年者此加服齊衰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此正服齊衰杖期用六升之布麻屨○齊衰三月與大功同繩屨大功之布七升八升九升小功之布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緦麻之布十五升而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縷

布大功之絰同齊衰之帶○苴絰大搹下本在左要絰小功之絰同大功之帶小功之絰同緦麻之帶○苴絰長三尺成服則結之○大功以上散帶垂要絰小功以下吉屨無約○牡麻絰上本在右○數條皆雜結本○小功以下吉屨無約如此

家禮服制一曰斬衰三年衣裳皆三升外削幅裁長八寸向外畢縫負版辟領皆不緝衰下不緝裾左右各一幅交解之使其一邊有事其縷無事其縷孝子居喪之服也

頂三襞積布向外畢承武武以苴自額至後交前至耳結之單股自左環首緝繩為武加冠外武餘垂為纓纓繞腰絰用苴長一尺八寸徑大一寸下散五之一象緝之象牡麻絰大如斬衰之帶冠布纓以布為纓削杖桐杖也布帶絞帶也疏屨麻鞋

齊衰三年者此加服齊衰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此正服齊衰杖期用五升之布若不杖○齊衰三月與大功同繩屨大功之布七升八升之布麻屨○功之布十升十一升有事其縷無事其縷

布大功之絰同齊衰之帶○苴絰大搹下本在左要絰小功之絰同大功之帶小功之絰同緦麻之帶○苴絰長三尺成服則結之○大功以上散帶垂要絰小功以下吉屨無約○牡麻絰上本在右○數條皆雜結本○小功以下吉屨無約如此

家禮服制一曰斬衰三年衣裳皆三升外削幅裁長八寸向外畢縫負版辟領皆不緝衰下不緝裾左右各一幅交解之使其一邊有事其縷無事其縷孝子居喪之服也

頂三襞積布向外畢承武武以苴自額至後交前至耳結之單股自左環首緝繩為武加冠外武餘垂為纓纓繞腰絰用苴長一尺八寸徑大一寸下散五之一象緝之象牡麻絰大如斬衰之帶冠布纓以布為纓削杖桐杖也布帶絞帶也疏屨麻鞋

齊衰三年者此加服齊衰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此正服齊衰杖期用五升之布若不杖○齊衰三月與大功同繩屨大功之布七升八升之布麻屨○功之布十升十一升有事其縷無事其縷

布大功之絰同齊衰之帶○苴絰大搹下本在左要絰小功之絰同大功之帶小功之絰同緦麻之帶○苴絰長三尺成服則結之○大功以上散帶垂要絰小功以下吉屨無約○牡麻絰上本在右○數條皆雜結本○小功以下吉屨無約如此

家禮服制一曰斬衰三年衣裳皆三升外削幅裁長八寸向外畢縫負版辟領皆不緝衰下不緝裾左右各一幅交解之使其一邊有事其縷無事其縷孝子居喪之服也

頂三襞積布向外畢承武武以苴自額至後交前至耳結之單股自左環首緝繩為武加冠外武餘垂為纓纓繞腰絰用苴長一尺八寸徑大一寸下散五之一象緝之象牡麻絰大如斬衰之帶冠布纓以布為纓削杖桐杖也布帶絞帶也疏屨麻鞋

齊衰三年者此加服齊衰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此正服齊衰杖期用五升之布若不杖○齊衰三月與大功同繩屨大功之布七升八升之布麻屨○功之布十升十一升有事其縷無事其縷

布大功之絰同齊衰之帶○苴絰大搹下本在左要絰小功之絰同大功之帶小功之絰同緦麻之帶○苴絰長三尺成服則結之○大功以上散帶垂要絰小功以下吉屨無約○牡麻絰上本在右○數條皆雜結本○小功以下吉屨無約如此

家禮服制一曰斬衰三年衣裳皆三升外削幅裁長八寸向外畢縫負版辟領皆不緝衰下不緝裾左右各一幅交解之使其一邊有事其縷無事其縷孝子居喪之服也

頂三襞積布向外畢承武武以苴自額至後交前至耳結之單股自左環首緝繩為武加冠外武餘垂為纓纓繞腰絰用苴長一尺八寸徑大一寸下散五之一象緝之象牡麻絰大如斬衰之帶冠布纓以布為纓削杖桐杖也布帶絞帶也疏屨麻鞋

齊衰三年者此加服齊衰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此正服齊衰杖期用五升之布若不杖○齊衰三月與大功同繩屨大功之布七升八升之布麻屨○功之布十升十一升有事其縷無事其縷

布大功之絰同齊衰之帶○苴絰大搹下本在左要絰小功之絰同大功之帶小功之絰同緦麻之帶○苴絰長三尺成服則結之○大功以上散帶垂要絰小功以下吉屨無約○牡麻絰上本在右○數條皆雜結本○小功以下吉屨無約如此

家禮服制一曰斬衰三年衣裳皆三升外削幅裁長八寸向外畢縫負版辟領皆不緝衰下不緝裾左右各一幅交解之使其一邊有事其縷無事其縷孝子居喪之服也

頂三襞積布向外畢承武武以苴自額至後交前至耳結之單股自左環首緝繩為武加冠外武餘垂為纓纓繞腰絰用苴長一尺八寸徑大一寸下散五之一象緝之象牡麻絰大如斬衰之帶冠布纓以布為纓削杖桐杖也布帶絞帶也疏屨麻鞋

齊衰三年者此加服齊衰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此正服齊衰杖期用五升之布若不杖○齊衰三月與大功同繩屨大功之布七升八升之布麻屨○功之布十升十一升有事其縷無事其縷

布大功之絰同齊衰之帶○苴絰大搹下本在左要絰小功之絰同大功之帶小功之絰同緦麻之帶○苴絰長三尺成服則結之○大功以上散帶垂要絰小功以下吉屨無約○牡麻絰上本在右○數條皆雜結本○小功以下吉屨無約如此

家禮服制一曰斬衰三年衣裳皆三升外削幅裁長八寸向外畢縫負版辟領皆不緝衰下不緝裾左右各一幅交解之使其一邊有事其縷無事其縷孝子居喪之服也

頂三襞積布向外畢承武武以苴自額至後交前至耳結之單股自左環首緝繩為武加冠外武餘垂為纓纓繞腰絰用苴長一尺八寸徑大一寸下散五之一象緝之象牡麻絰大如斬衰之帶冠布纓以布為纓削杖桐杖也布帶絞帶也疏屨麻鞋

齊衰三年者此加服齊衰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此正服齊衰杖期用五升之布若不杖○齊衰三月與大功同繩屨大功之布七升八升之布麻屨○功之布十升十一升有事其縷無事其縷

布大功之絰同齊衰之帶○苴絰大搹下本在左要絰小功之絰同大功之帶小功之絰同緦麻之帶○苴絰長三尺成服則結之○大功以上散帶垂要絰小功以下吉屨無約○牡麻絰上本在右○數條皆雜結本○小功以下吉屨無約如此

家禮服制一曰斬衰三年衣裳皆三升外削幅裁長八寸向外畢縫負版辟領皆不緝衰下不緝裾左右各一幅交解之使其一邊有事其縷無事其縷孝子居喪之服也

頂三襞積布向外畢承武武以苴自額至後交前至耳結之單股自左環首緝繩為武加冠外武餘垂為纓纓繞腰絰用苴長一尺八寸徑大一寸下散五之一象緝之象牡麻絰大如斬衰之帶冠布纓以布為纓削杖桐杖也布帶絞帶也疏屨麻鞋

齊衰三年者此加服齊衰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此正服齊衰杖期用五升之布若不杖○齊衰三月與大功同繩屨大功之布七升八升之布麻屨○功之布十升十一升有事其縷無事其縷

布大功之絰同齊衰之帶○苴絰大搹下本在左要絰小功之絰同大功之帶小功之絰同緦麻之帶○苴絰長三尺成服則結之○大功以上散帶垂要絰小功以下吉屨無約○牡麻絰上本在右○數條皆雜結本○小功以下吉屨無約如此

家禮服制一曰斬衰三年衣裳皆三升外削幅裁長八寸向外畢縫負版辟領皆不緝衰下不緝裾左右各一幅交解之使其一邊有事其縷無事其縷孝子居喪之服也

頂三襞積布向外畢承武武以苴自額至後交前至耳結之單股自左環首緝繩為武加冠外武餘垂為纓纓繞腰絰用苴長一尺八寸徑大一寸下散五之一象緝之象牡麻絰大如斬衰之帶冠布纓以布為纓削杖桐杖也布帶絞帶也疏屨麻鞋

齊衰三年者此加服齊衰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此正服齊衰杖期用五升之布若不杖○齊衰三月與大功同繩屨大功之布七升八升之布麻屨○功之布十升十一升有事其縷無事其縷

布大功之絰同齊衰之帶○苴絰大搹下本在左要絰小功之絰同大功之帶小功之絰同緦麻之帶○苴絰長三尺成服則結之○大功以上散帶垂要絰小功以下吉屨無約○牡麻絰上本在右○數條皆雜結本○小功以下吉屨無約如此

家禮服制一曰斬衰三年衣裳皆三升外削幅裁長八寸向外畢縫負版辟領皆不緝衰下不緝裾左右各一幅交解之使其一邊有事其縷無事其縷孝子居喪之服也

頂三襞積布向外畢承武武以苴自額至後交前至耳結之單股自左環首緝繩為武加冠外武餘垂為纓纓繞腰絰用苴長一尺八寸徑大一寸下散五之一象緝之象牡麻絰大如斬衰之帶冠布纓以布為纓削杖桐杖也布帶絞帶也疏屨麻鞋

齊衰三年者此加服齊衰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此正服齊衰杖期用五升之布若不杖○齊衰三月與大功同繩屨大功之布七升八升之布麻屨○功之布十升十一升有事其縷無事其縷

布大功之絰同齊衰之帶○苴絰大搹下本在左要絰小功之絰同大功之帶小功之絰同緦麻之帶○苴絰長三尺成服則結之○大功以上散帶垂要絰小功以下吉屨無約○牡麻絰上本在右○數條皆雜結本○小功以下吉屨無約如此

家禮服制一曰斬衰三年衣裳皆三升外削幅裁長八寸向外畢縫負版辟領皆不緝衰下不緝裾左右各一幅交解之使其一邊有事其縷無事其縷孝子居喪之服也

頂三襞積布向外畢承武武以苴自額至後交前至耳結之單股自左環首緝繩為武加冠外武餘垂為纓纓繞腰絰用苴長一尺八寸徑大一寸下散五之一象緝之象牡麻絰大如斬衰之帶冠布纓以布為纓削杖桐杖也布帶絞帶也疏屨麻鞋

齊衰三年者此加服齊衰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此正服齊衰杖期用五升之布若不杖○齊衰三月與大功同繩屨大功之布七升八升之布麻屨○功之布十升十一升有事其縷無事其縷

布大功之絰同齊衰之帶○苴絰大搹下本在左要絰小功之絰同大功之帶小功之絰同緦麻之帶○苴絰長三尺成服則結之○大功以上散帶垂要絰小功以下吉屨無約○牡麻絰上本在右○數條皆雜結本○小功以下吉屨無約如此

家禮服制一曰斬衰三年衣裳皆三升外削幅裁長八寸向外畢縫負版辟領皆不緝衰下不緝裾左右各一幅交解之使其一邊有事其縷無事其縷孝子居喪之服也

頂三襞積布向外畢承武武以苴自額至後交前至耳結之單股自左環首緝繩為武加冠外武餘垂為纓纓繞腰絰用苴長一尺八寸徑大一寸下散五之一象緝之象牡麻絰大如斬衰之帶冠布纓以布為纓削杖桐杖也布帶絞帶也疏屨麻鞋

齊衰三年者此加服齊衰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此正服齊衰杖期用五升之布若不杖○齊衰三月與大功同繩屨大功之布七升八升之布麻屨○功之布十升十一升有事其縷無事其縷

布大功之絰同齊衰之帶○苴絰大搹下本在左要絰小功之絰同大功之帶小功之絰同緦麻之帶○苴絰長三尺成服則結之○大功以上散帶垂要絰小功以下吉屨無約○牡麻絰上本在右○數條皆雜結本○小功以下吉屨無約如此

家禮服制一曰斬衰三年衣裳皆三升外削幅裁長八寸向外畢縫負版辟領皆不緝衰下不緝裾左右各一幅交解之使其一邊有事其縷無事其縷孝子居喪之服也

頂三襞積布向外畢承武武以苴自額至後交前至耳結之單股自左環首緝繩為武加冠外武餘垂為纓纓繞腰絰用苴長一尺八寸徑大一寸下散五之一象緝之象牡麻絰大如斬衰之帶冠布纓以布為纓削杖桐杖也布帶絞帶也疏屨麻鞋

齊衰三年者此加服齊衰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此正服齊衰杖期用五升之布若不杖○齊衰三月與大功同繩屨大功之布七升八升之布麻屨○功之布十升十一升有事其縷無事其縷

布大功之絰同齊衰之帶○苴絰大搹下本在左要絰小功之絰同大功之帶小功之絰同緦麻之帶○苴絰長三尺成服則結之○大功以上散帶垂要絰小功以下吉屨無約○牡麻絰上本在右○數條皆雜結本○小功以下吉屨無約如此

家禮服制一曰斬衰三年衣裳皆三升外削幅裁長八寸向外畢縫負版辟領皆不緝衰下不緝裾左右各一幅交解之使其一邊有事其縷無事其縷孝子居喪之服也

頂三襞積布向外畢承武武以苴自額至後交前至耳結之單股自左環首緝繩為武加冠外武餘垂為纓纓繞腰絰用苴長一尺八寸徑大一寸下散五之一象緝之象牡麻絰大如斬衰之帶冠布纓以布為纓削杖桐杖也布帶絞帶也疏屨麻鞋

齊衰三年者此加服齊衰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此正服齊衰杖期用五升之布若不杖○齊衰三月與大功同繩屨大功之布七升八升之布麻屨○功之布十升十一升有事其縷無事其縷

布大功之絰同齊衰之帶○苴絰大搹下本在左要絰小功之絰同大功之帶小功之絰同緦麻之帶○苴絰長三尺成服則結之○大功以上散帶垂要絰小功以下吉屨無約○牡麻絰上本在右○數條皆雜結本○小功以下吉屨無約如此

家禮服制一曰斬衰三年衣裳皆三升外削幅裁長八寸向外畢縫負版辟領皆不緝衰下不緝裾左右各一幅交解之使其一邊有事其縷無事其縷孝子居喪之服也

頂三襞積布向外畢承武武以苴自額至後交前至耳結之單股自左環首緝繩為武加冠外武餘垂為纓纓繞腰絰用苴長一尺八寸徑大一寸下散五之一象緝之象牡麻絰大如斬衰之帶冠布纓以布為纓削杖桐杖也布帶絞帶也疏屨麻鞋

齊衰三年者此加服齊衰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此正服齊衰杖期用五升之布若不杖○齊衰三月與大功同繩屨大功之布七升八升之布麻屨○功之布十升十一升有事其縷無事其縷

布大功之絰同齊衰之帶○苴絰大搹下本在左要絰小功之絰同大功之帶小功之絰同緦麻之帶○苴絰長三尺成服則結之○大功以上散帶垂要絰小功以下吉屨無約○牡麻絰上本在右○數條皆雜結本○小功以下吉屨無約如此

家禮服制一曰斬衰三年衣裳皆三升外削幅裁長八寸向外畢縫負版辟領皆不緝衰下不緝裾左右各一幅交解之使其一邊有事其縷無事其縷孝子居喪之服也

頂三襞積布向外畢承武武以苴自額至後交前至耳結之單股自左環首緝繩為武加冠外武餘垂為纓纓繞腰絰用苴長一尺八寸徑大一寸下散五之一象緝之象牡麻絰大如斬衰之帶冠布纓以布為纓削杖桐杖也布帶絞帶也疏屨麻鞋

齊衰三年者此加服齊衰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此正服齊衰杖期用五升之布若不杖○齊衰三月與大功同繩屨大功之布七升八升之布麻屨○功之布十升十一升有事其縷無事其縷

布大功之絰同齊衰之帶○苴絰大搹下本在左要絰小功之絰同大功之帶小功之絰同緦麻之帶○苴絰長三尺成服則結之○大功以上散帶垂要絰小功以下吉屨無約○牡麻絰上本在右○數條皆雜結本○小功以下吉屨無約如此

家禮服制一曰斬衰三年衣裳皆三升外削幅裁長八寸向外畢縫負版辟領皆不緝衰下不緝裾左右各一幅交解之使其一邊有事其縷無事其縷孝子居喪之服也

頂三襞積布向外畢承武武以苴自額至後交前至耳結之單股自左環首緝繩為武加冠外武餘垂為纓纓繞腰絰用苴長一尺八寸徑大一寸下散五之一象緝之象牡麻絰大如斬衰之帶冠布纓以布為纓削杖桐杖也布帶絞帶也疏屨麻鞋

齊衰三年者此加服齊衰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此正服齊衰杖期用五升之布若不杖○齊衰三月與大功同繩屨大功之布七升八升之布麻屨○功之布十升十一升有事其縷無事其縷

布大功之絰同齊衰之帶○苴絰大搹下本在左要絰小功之絰同大功之帶小功之絰同緦麻之帶○苴絰長三尺成服則結之○大功以上散帶垂要絰小功以下吉屨無約○牡麻絰上本在右○數條皆雜結本○小功以下吉屨無約如此

家禮服制一曰斬衰三年衣裳皆三升外削幅裁長八寸向外畢縫負版辟領皆不緝衰下不緝裾左右各一幅交解之使其一邊有事其縷無事其縷孝子居喪之服也

頂三襞積布向外畢承武武以苴自額至後交前至耳結之單股自左環首緝繩為武加冠外武餘垂為纓纓繞腰絰用苴長一尺八寸徑大一寸下散五之一象緝之象牡麻絰大如斬衰之帶冠布纓以布為纓削杖桐杖也布帶絞帶也疏屨麻鞋

齊衰三年者此加服齊衰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此正服齊衰杖期用五升之布若不杖○齊衰三月與大功同繩屨大功之布七升八升之布麻屨○功之布十升十一升有事其縷無事其縷

布大功之絰同齊衰之帶○苴絰大搹下本在左要絰小功之絰同大功之帶小功之絰同緦麻之帶○苴絰長三尺成服則結之○大功以上散帶垂要絰小功以下吉屨無約○牡麻絰上本在右○數條皆雜結本○小功以下吉屨無約如此

家禮服制一曰斬衰三年衣裳皆三升外削幅裁長八寸向外畢縫負版辟領皆不緝衰下不緝裾左右各一幅交解之使其一邊有事其縷無事其縷孝子居喪之服也

頂三襞積布向外畢承武武以苴自額至後交前至耳結之單股自左環首緝繩為武加冠外武餘垂為纓纓繞腰絰用苴長一尺八寸徑大一寸下散五之一象緝之象牡麻絰大如斬衰之帶冠布纓以布為纓削杖桐杖也布帶絞帶也疏屨麻鞋

齊衰三年者此加服齊衰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此正服齊衰杖期用五升之布若不杖○齊衰三月與大功同繩屨大功之布七升八升之布麻屨○功之布十升十一升有事其縷無事其縷

布大功之絰同齊衰之帶○苴絰大搹下本在左要絰小功之絰同大功之帶小功之絰同緦麻之帶○苴絰長三尺成服則結之○大功以上散帶垂要絰小功以下吉屨無約○牡麻絰上本在右○數條皆雜結本○小功以下吉屨無約如此

家禮服制一曰斬衰三年衣裳皆三升外削幅裁長八寸向外畢縫負版辟領皆不緝衰下不緝裾左右各一幅交解之使其一邊有事其縷無事其縷孝子居喪之服也

頂三襞積布向外畢承武武以苴自額至後交前至耳結之單股自左環首緝繩為武加冠外武餘垂為纓纓繞腰絰用苴長一尺八寸徑大一寸下散五之一象緝之象牡麻絰大如斬衰之帶冠布纓以布為纓削杖桐杖也布帶絞帶也疏屨麻鞋

齊衰三年者此加服齊衰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此正服齊衰杖期用五升之布若不杖○齊衰三月與大功同繩屨大功之布七升八升之布麻屨○功之布十升十一升有事其縷無事其縷

布大功之絰同齊衰之帶○苴絰大搹下本在左要絰小功之絰同大功之帶小功之絰同緦麻之帶○苴絰長三尺成服則結之○大功以上散帶垂要絰小功以下吉屨無約○牡麻絰上本在右○數條皆雜結本○小功以下吉屨無約如此

家禮服制一曰斬衰三年衣裳皆三升外削幅裁長八寸向外畢縫負版辟領皆不緝衰下不緝裾左右各一幅交解之使其一邊有事其縷無事其縷孝子居喪之服也

頂三襞積布向外畢承武武以苴自額至後交前至耳結之單股自左環首緝繩為武加冠外武餘垂為纓纓繞腰絰用苴長一尺八寸徑大一寸下散五之一象緝之象牡麻絰大如斬衰之帶冠布纓以布為纓削杖桐杖也布帶絞帶也疏屨麻鞋

齊衰三年者此加服齊衰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此正服齊衰杖期用五升之布若不杖○齊衰三月與大功同繩屨大功之布七升八升之布麻屨○功之布十升十一升有事其縷無事其縷

布大功之絰同齊衰之帶○苴絰大搹下本在左要絰小功之絰同大功之帶小功之絰同緦麻之帶○苴絰長三尺成服則結之○大功以上散帶垂要絰小功以下吉屨無約○牡麻絰上本在右○數條皆雜結本○小功以下吉屨無約如此

家禮服制一曰斬衰三年衣裳皆三升外削幅裁長八寸向外畢縫負版辟領皆不緝衰下不緝裾左右各一幅交解之使其一邊有事其縷無事其縷孝子居喪之服也

頂三襞積布向外畢承武武以苴自額至後交前至耳結之單股自左環首緝繩為武加冠外武餘垂為纓纓繞腰絰用苴長一尺八寸徑大一寸下散五之一象緝之象牡麻絰大如斬衰之帶冠布纓以布為纓削杖桐杖也布帶絞帶也疏屨麻鞋

齊衰三年者此加服齊衰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此正服齊衰杖期用五升之布若不杖○齊衰三月與大功同繩屨大功之布七升八升之布麻屨○功之布十升十一升有事其縷無事其縷

布大功之絰同齊衰之帶○苴絰大搹下本在左要絰小功之絰同大功之帶小功之絰同緦麻之帶○苴絰長三尺成服則結之○大功以上散帶垂要絰小功以下吉屨無約○牡麻絰上本在右○數條皆雜結本○小功以下吉屨無約如此

家禮服制一曰斬衰三年衣裳皆三升外削幅裁長八寸向外畢縫負版辟領皆不緝衰下不緝裾左右各一幅交解之使其一邊有事其縷無事其縷孝子居喪之服也

頂三襞積布向外畢承武武以苴自額至後交前至耳結之單股自左環首緝繩為武加冠外武餘垂為纓纓繞腰絰用苴長一尺八寸徑大一寸下散五之一象緝之象牡麻絰大如斬衰之帶冠布纓以布為纓削杖桐杖也布帶絞帶也疏屨麻鞋

齊衰三年者此加服齊衰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此正服齊衰杖期用五升之布若不杖○齊衰三月與大功同繩屨大功之布七升八升之布麻屨○功之布十升十一升有事其縷無事其縷

布大功之絰同齊衰之帶○苴絰大搹下本在左要絰小功之絰同大功之帶小功之絰同緦麻之帶○苴絰長三尺成服則結之○大功以上散帶垂要絰小功以下吉屨無約○牡麻絰上本在右○數條皆雜結本○小功以下吉屨無約如此

家禮服制一曰斬衰三年衣裳皆三升外削幅裁長八寸向外畢縫負版辟領皆不緝衰下不緝裾左右各一幅交解之使其一邊有事其縷無事其縷孝子居喪之服也

頂三襞積布向外畢承武武以苴自額至後交前至耳結之單股自左環首緝繩為武加冠外武餘垂為纓纓繞腰絰用苴長一尺八寸徑大一寸下散五之一象緝之象牡麻絰大如斬衰之帶冠布纓以布為纓削杖桐杖也布帶絞帶也疏屨麻鞋

齊衰三年者此加服齊衰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此正服齊衰杖期用五升之布若不杖○齊衰三月與大功同繩屨大功之布七升八升之布麻屨○功之布十升十一升有事其縷無事其縷

布大功之絰同齊衰之帶○苴絰大搹下本在左要絰小功之絰同大功之帶小功之絰同緦麻之帶○苴絰長三尺成服則結之○大功以上散帶垂要絰小功以下吉屨無約○牡麻絰上本在右○數條皆雜結本○小功以下吉屨無約如此

家禮服制一曰斬衰三年衣裳皆三升外削幅裁長八寸向外畢縫負版辟領皆不緝衰下不緝裾左右各一幅交解之使其一邊有事其縷無事其縷孝子居喪之服也

頂三襞積布向外畢承武武以苴自額至後交前至耳結之單股自左環首緝繩為武加冠外武餘垂為纓纓繞腰絰用苴長一尺八寸徑大一寸下散五之一象緝之象牡麻絰大如斬衰之帶冠布纓以布為纓削杖桐杖也布帶絞帶也疏屨麻鞋

齊衰三年者此加服齊衰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此正服齊衰杖期用五升之布若不杖○齊衰三月與大功同繩屨大功之布七升八升之布麻屨○功之布十升十一升有事其縷無事其縷

布大功之絰同齊衰之帶○苴絰大搹下本在左要絰小功之絰同大功之帶小功之絰同緦麻之帶○苴絰長三尺成服則結之○大功以上散帶垂要絰小功以下吉屨無約○牡麻絰上本在右○數條皆雜結本○小功以下吉屨無約如此

家禮服制一曰斬衰三年衣裳皆三升外削幅裁長八寸向外畢縫負版辟領皆不緝衰下不緝裾左右各一幅交解之使其一邊有事其縷無事其縷孝子居喪之服也

頂三襞積布向外畢承武武以苴自額至後交前至耳結之單股自左環首緝繩為武加冠外武餘垂為纓纓繞腰絰用苴長一尺八寸徑大一寸下散五之一象緝之象牡麻絰大如斬衰之帶冠布纓以布為纓削杖桐杖也布帶絞帶也疏屨麻鞋

齊衰三年者此加服齊衰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此正服齊衰杖期用五升之布若不杖○齊衰三月與大功同繩屨大功之布七升八升之布麻屨○功之布十升十一升有事其縷無事其縷

布大功之絰同齊衰之帶○苴絰大搹下本在左要絰小功之絰同大功之帶小功之絰同緦麻之帶○苴絰長三尺成服則結之○大功以上散帶垂要絰小功以下吉屨無約○牡麻絰上本在右○數條皆雜結本○小功以下吉屨無約如此

家禮服制一曰斬衰三年衣裳皆三升外削幅裁長八寸向外畢縫負版辟領皆不緝衰下不緝裾左右各一幅交解之使其一邊有事其縷無事其縷孝子居喪之服也

頂三襞積布向外畢承武武以苴自額至後交前至耳結之單股自左環首緝繩為武加冠外武餘垂為纓纓繞腰絰用苴長一尺八寸徑大一寸下散五之一象緝之象牡麻絰大如斬衰之帶冠布纓以布為纓削杖桐杖也布帶絞帶也疏屨麻鞋

齊衰三年者此加服齊衰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此正服齊衰杖期用五升之布若不杖○齊衰三月與大功同繩屨大功之布七升八升之布麻屨○功之布十升十一升有事其縷無事其縷

布大功之絰同齊衰之帶○苴絰大搹下本在左要絰小功之絰同大功之帶小功之絰同緦麻之帶○苴絰長三尺成服則結之○大功以上散帶垂要絰小功以下吉屨無約○牡麻絰上本在右○數條皆雜結本○小功以下吉屨無約如此

家禮服制一曰斬衰三年衣裳皆三升外削幅裁長八寸向外畢縫負版辟領皆不緝衰下不緝裾左右各一幅交解之使其一邊有事其縷無事其縷孝子居喪之服也

頂三襞積布向外畢承武武以苴自額至後交前至耳結之單股自左環首緝繩為武加冠外武餘垂為纓纓繞腰絰用苴長一尺八寸徑大一寸下散五之一象緝之象牡麻絰大如斬衰之帶冠布纓以布為纓削杖桐杖也布帶絞帶也疏屨麻鞋

齊衰三年者此加服齊衰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此正服齊衰杖期用五升之布若不杖○齊衰三月與大功同繩屨大功之布七升八升之布麻屨○功之布十升十一升有事其縷無事其縷

布大功之絰同齊衰之帶○苴絰大搹下本在左要絰小功之絰同大功之帶小功之絰同緦麻之帶○苴絰長三尺成服則結之○大功以上散帶垂要絰小功以下吉屨無約○牡麻絰上本在右○數條皆雜結本○小功以下吉屨無約如此

家禮服制一曰斬衰三年衣裳皆三升外削幅裁長八寸向外畢縫負版辟領皆不緝衰下不緝裾左右各一幅交解之使其一邊有事其縷無事其縷孝子居喪之服也

頂三襞積布向外畢承武武以苴自額至後交前至耳結之單股自左環首緝繩為武加冠

繼母嫁而己從之者夫爲妻子爲父後則爲出母嫁母無服○按古禮母出則無服○按古禮父在爲母杖期不降庶子之爲父後則不服伯叔父爲兄弟之子爲其兄弟及兄弟之子爲姑姊妹女在室及適人而無夫爲其兄弟及兄弟之子妾爲夫之衆子男子之爲父後者女適人爲兄弟元孫當爲後者女適人爲兄弟之子爲出母爲其子了雖爲父後猶服也妾爲伯叔父母爲其父後者其子適人爲兄弟之子爲姑姊妹女在室及適人而無夫爲兄弟之子爲姪女適人爲兄弟之孫爲兄弟之曾孫爲兄弟之玄孫爲從祖祖姑爲從祖昆弟爲從祖昆弟之子爲從祖昆弟之孫爲從祖昆弟之曾孫爲從祖昆弟之玄孫爲族祖父族祖姑爲族祖昆弟族祖昆弟之子爲族祖昆弟之孫爲族祖昆弟之曾孫爲族祖昆弟之玄孫爲族曾祖姑爲族父母爲族祖母爲族伯叔母爲族兄弟之妻爲族姪女適人爲族姪孫女適人爲族曾孫女適人爲族玄孫女適人爲族姑適人爲族姊妹適人爲族姪適人爲族姪孫適人爲族曾孫適人爲族玄孫適人爲外祖父母爲舅爲從母爲從母舅爲從母舅之子爲從母舅之孫爲從母舅之曾孫爲從母舅之玄孫爲從母昆弟爲從母昆弟之子爲從母昆弟之孫爲從母昆弟之曾孫爲從母昆弟之玄孫爲從母姊妹適人爲從母姊妹適人之子爲從母姊妹適人之孫爲從母姊妹適人之曾孫爲從母姊妹適人之玄孫爲外孫爲外孫婦爲姨爲姨夫爲姨母爲姨母舅爲姨母舅之子爲姨母舅之孫爲姨母舅之曾孫爲姨母舅之玄孫爲姨母昆弟爲姨母昆弟之子爲姨母昆弟之孫爲姨母昆弟之曾孫爲姨母昆弟之玄孫爲姨母姊妹適人爲姨母姊妹適人之子爲姨母姊妹適人之孫爲姨母姊妹適人之曾孫爲姨母姊妹適人之玄孫爲

喪五月

按儀禮喪服傳有齊衰三月不降義服同上○正服同上○在室女爲兄弟後則不服爲伯叔父爲兄弟之子爲姑姊妹女在室及適人而無夫爲其兄弟及兄弟之子爲兄弟之孫爲兄弟之曾孫爲兄弟之玄孫爲從祖祖姑爲從祖昆弟爲從祖昆弟之子爲從祖昆弟之孫爲從祖昆弟之曾孫爲從祖昆弟之玄孫爲族祖父族祖姑爲族祖昆弟族祖昆弟之子爲族祖昆弟之孫爲族祖昆弟之曾孫爲族祖昆弟之玄孫爲族曾祖姑爲族父母爲族祖母爲族伯叔母爲族兄弟之妻爲族姪女適人爲族姪孫女適人爲族曾孫女適人爲族玄孫女適人爲族姑適人爲族姊妹適人爲族姪適人爲族姪孫適人爲族曾孫適人爲族玄孫適人爲外祖父母爲舅爲從母爲從母舅爲從母舅之子爲從母舅之孫爲從母舅之曾孫爲從母舅之玄孫爲從母昆弟爲從母昆弟之子爲從母昆弟之孫爲從母昆弟之曾孫爲從母昆弟之玄孫爲從母姊妹適人爲從母姊妹適人之子爲從母姊妹適人之孫爲從母姊妹適人之曾孫爲從母姊妹適人之玄孫爲外孫爲外孫婦爲姨爲姨夫爲姨母爲姨母舅爲姨母舅之子爲姨母舅之孫爲姨母舅之曾孫爲姨母舅之玄孫爲姨母昆弟爲姨母昆弟之子爲姨母昆弟之孫爲姨母昆弟之曾孫爲姨母昆弟之玄孫爲姨母姊妹適人爲姨母姊妹適人之子爲姨母姊妹適人之孫爲姨母姊妹適人之曾孫爲姨母姊妹適人之玄孫爲

六曰齊衰三月

所增服同上○不降義服同上○齊衰正服傳有齊衰三月無齊衰五月此開元所增服同上○不降義服同上○齊衰正服傳有齊衰三月無齊衰五月此開元所增服同上○不降義服同上○齊衰正服傳有齊衰三月無齊衰五月此開元所增服同上○不降義服同上○齊衰正服傳有齊衰三月無齊衰五月此開元所增服同上○不降義服同上○齊衰正服傳有齊衰三月無齊衰五月此開元所增

七曰大功九月

按儀禮喪服傳有大功九月無大功七月此開元所增服同上○不降義服同上○大功正服傳有大功九月無大功七月此開元所增服同上○不降義服同上○大功正服傳有大功九月無大功七月此開元所增服同上○不降義服同上○大功正服傳有大功九月無大功七月此開元所增

八曰小功五月

緦首絰左祖袒免布冠布帶布纓麻絰首絰左祖袒免布冠布帶布纓麻絰首絰左祖袒免布冠布帶布纓麻絰

殯

右殯杖時日

喪服傳居倚廬寢苫枕塊哭無時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寢不脫絰帶　閒傳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不食小功緦麻再不食既殯食粥齊衰之喪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不食醯醬小功緦麻不飲酒　齊衰之喪居堊室芐翦不納大功寢有席小功緦麻牀可也　喪大記君爲廬宮之大夫士禫之

右飲食居處

家禮成服之日主人及兄弟始食粥凡重喪未除而遭輕喪則制其服而哭之既畢返重服其除之也亦服輕服若除重喪而輕服未除則服輕服以終其餘日

右重遭喪

家禮朝奠（賓贊酸帶之序位哭盡哀）食時上食（如朝奠）夕奠（如朝奠）哭無時（哀至則哭於喪次）朔日則于朝奠設饌（六夫期望奠士惟朔奠）有新物則薦之如朔奠

右奠

曲禮曰知生者弔知死者傷弔以慰生者傷爲哭死者今人哭死而不知慰生之義矣

家禮凡弔皆素服（慰問生者）奠用香茶燭酒果（奠於死者賻助生者）具刺通名入哭奠訖（此哀死也）乃弔而退（此慰生也古之弔辭每云如何不淑）公羊傳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襚　穀梁傳貝玉曰含　喪小記爲父母長子稽顙婦人爲夫長子稽顙（不爲喪主則稽顙不同爲後者死者之嫡長承後也而死者之父在則父主長子之喪婦人亦然爲夫爲長子是也稽顙者　檀弓稽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主三年之喪則稽顙而後拜頎音懇）　雜記凡喪服去舅而有弔者則爲位而哭拜踊　曾子問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　檀弓婦人不越疆而弔人（按古有賻賵以助喪未嘗聞有喪之家具酒殽須賓答之拜者禮至變也仁王遲也後世忘哀痛而講賓主之歡亦獨何歟）

禮記奔喪之禮始聞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遂行至於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哀括髮袒（括髮凡三日而後成服）若除喪而後歸則之墓哭踊東括髮袒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絰於序東絞帶反位拜賓成踊送賓袒括髮凡三日而後成服）若除喪而後歸則之墓哭踊東括髮袒絰拜賓成踊送賓反位又哭盡哀遂除主人之待之也無變於服與之哭不踊　自齊衰而下所以異者免麻　家禮始聞親喪哭易服（去華飾）遂行道中哀至則哭望其州縣鄉境哭入門詣柩前再拜變服（即袒括髮等事）就位哭後四日成服　若未得行則爲位不奠變服　若既葬則先之墓所哭拜　齊衰以下聞喪爲位而哭　若奔喪則至家成服

不奔喪則四日成服

右奔喪

左傳天子七月而葬同位至士踰月而葬外姻至　家禮擇地大夫三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盟畢至

而葬士喪禮將葬家人營兆宅主人至兆筮葬之乃井椁爲明器乃卜葬日家禮從省告啓期士喪禮前葬二日既夕哭請啓期○啓啓擴也諸侯下士一廟故葬前二日既夕哭而告啓次日朝廟若上士二廟則葬前三日而請啓期也卜日或筮或開塋域遂祠土神遂開壙壙面下今所謂金井祖刻誌石用二石一刻官爵一刻誌文合之今人作買地契磚俚俗可笑造明器芻靈下帳苞筲奠之大擧也輴車　天子八窴黼二敞二雲四諸侯六窴各用桑待祥而後用栗家禮從省用栗功布以御柩君用羽葆大夫用茅士用大功之布

喪車也作主

外篇王道類

乃遷柩朝祖既夕禮厥明陳朝祖奠於祖廟則告啓期之次日也家禮從省遂遷柩於廳事代哭既夕禮設奠啓期親賓於是奠賻乃陳器前方相次明器次銘旌次輴車次柩車柩旁有翣前有功布○周禮方相氏狂夫四人大喪先匶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家禮有爵者用方相四目無髦用魌頭魌頭鬼面也既夕禮祖奠又請葬夕禮乃載柩於車飾柩乃陳明器日晡設祖奠奠又請葬期公使人贈親賓皆有賻奠賻贈家禮在此前厥明遷柩就壁設奠此遣奠也既夕禮昨日已載柩祝奉重升輴車焚香既夕禮乃奠乃行柩行主人以下男女哭步從尊長次之無服之親次之賓次之古禮於廟門外路奠既夕禮至於邦門公使人贈途中遇哀則哭　未至執事者先設靈幄於墓道右親賓之次當靈幄前婦人幄靈幄之右方相至壙以戈擊壙前以發壙四隅明器至後爲上　輴車至奉重就幄主人罷重後遂設奠而退

家禮反哭祝奉主入置靈座主人以下哭於廳事有弔者拜之如初檀弓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於室反諸其所養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爲甚○按柩由廟往葬反哭當於廟而後於寢家禮從後世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爲甚而今人乃惑於邪說則既葬而吉服以歸又親相賀何悖之甚耶日中而虞檀弓既葬主人歸虞祝奉主入置靈座主人以下皆沐浴執事者陳器具饌乃虞　士虞禮纂略陳饌具于此奠于柩前則不用尸此既無柩則必立尸以依神也虞祭男用男尸必同姓女用女尸必異姓　主人以下哭於廳事有弔者拜之如初檀弓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於室反諸其所養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爲甚○按柩由廟往葬反哭當於廟而後於寢家禮從後世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爲甚而今人乃惑於邪說則既葬而吉服以歸又親相賀何悖之甚耶日中而虞檀弓既葬主人歸虞祝奉主入置靈座主人以下男女此奠于柩前則不用尸此既無柩則必立尸以依神也虞祭男用男尸必同姓女用女尸必異姓　主人以下皆沐浴執事者陳器具饌乃虞　士虞禮纂略陳饌具于殯宮　即正寢　主人及兄弟賓執事者即位先設饌室中爲神位爲阼　祝迎尸入食九飯主人酳尸尸酢主人主人獻祝佐

食主婦亞獻賓長三獻皆如初祝告利成尸謖出改設饌西北隅爲賜事畢士三虞（雜記士三虞大夫五虞諸侯七虞）始虞用柔日（卽葬日也）曰哀子某哀顯相夙興夜處不寧敢用絜牲剛鬣柔毛適爾皇祖某甫饗（再虞皆如初祝曰哀薦虞事三虞卒哭他用剛日亦如初曰哀薦成事（卒哭之祝辭）哀子某來日某隮祔爾于皇祖某甫尙饗（卒哭將旦而祔則薦之祭卒辭）辭曰哀子某圭爲而哀薦之　明日以其班祔曰孝顯相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情其身不寧用尹祭（尸屬也）嘉薦普淖普薦（鉶羹）溲酒適爾皇祖某甫以隮祔爾孫某甫尙

饗　檀弓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以虞易奠（始用尸祭）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卒哭之明日也○按三虞卒哭他用剛日謂變凶於祖炎趨吉故三虞卒哭皆另用剛日也或謂有他故速葬則速虞亦必續祭至三月而後卒哭卽三虞亦恐未是）又士有三虞或謂卒哭卽三月而後卒哭未是　家禮虞畢祔埋重　猶朝夕奠（不虞之日則奠）　曾子問並有喪則葬先輕奠先重　喪大記旣葬主人疏食飲水不食菜果婦人亦如之　家禮期以下飲酒食肉不與宴樂小功以下可以歸矣

右虞祔

家禮期而小祥前期具陳設陳練服　祭　乃止朝夕哭

前此卒哭之後猶朝夕哭至此乃止　閒傳斬衰三升旣虞卒哭受以成布七升爲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衣三升升則六升卒哭而以其冠之布爲衣四升則冠七升卒哭而以其布爲衣也五升六升者亦然可以類推去麻服葛（男子以葛絰易要絰婦人以葛絰易首絰）葛帶三重（葛要絰單絞之又雙絞成繩故曰三重此期而小祥練冠緣要絰不除主男子言）期而小祥練冠緣要絰不除（主男子言）男子除乎首（祥而去首絰）婦人除乎帶（去要絰）不去要絰（首葛絰也）　雜記練冠亦條屬右辟（左母之喪功衰（此既練之布爲衰服布同大功而制仍齊斬故曰功衰加於練衣之外古三年之喪自成服至大祥中間凡三易衰也家禮亦）俱從省耳　檀弓練衣黃裏縓緣葛絰繩屨無約角瑱鹿裘衡長袪袪裼之可也　雜記期之喪十一月而練（此杖期之服有禫者）

也

右小祥

家禮再期而大祥設具陳禫服　告遷於廟（合祭五代乃遷主於廟跨祧祭新主徹靈座（卒哭而祔之後仍奉主几筵於殯宮仍行朝夕奠至是乃奉新主入廟而遷祧也大祥而祫然後祔朱子本橫渠也）斷杖棄之屏處　祭祧（士無祧埋之墓側）　始飲醴酒食乾肉復寢　大祥之後中月（間月也）而禫（凡共二十七月）十日陳設厥明行事如大祥之儀　士虞禮期而小祥曰薦此祥事中月而大祥曰薦此常事又期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未以某氏配也）

不緣曰麻衣素縞縞冠而素紕也大祥服縞冠朝服以祭既祭則素縞麻衣以居也禫而纖黑經白緯之縞深

也禫祭元冠吉服以祭既祭則纚冠素端以居又待遇四時之吉祭而後反吉無所不偏作樂可也　雜記
期之喪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林勃之制

右大祥禫

凶禮惟喪禮爲重其餘荒弔禬恤之禮皆無可考而喪禮又惟士禮僅存儀禮煩重今世有難行者朱子酌爲家禮卑以誘人哀世之志也好古而有力者當由是而取法儀禮是則朱子之志矣如其無力則喪具稱家有無而哀誠所以自盡也世人以供佛飯僧爲孝以飲食宴樂酬答賓親爲禮以飲酒食肉寢處於內爲常以乘凶嫁娶爲權緦功之服不復問焉嗚呼送終大事而若此其尚有人道哉君子可無懼居

右凶禮

舜典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燔柴使氣上升望秩于山川望其方而以肆覲東后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阿後所以祭告於天肆陳禮同
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此唐虞制也十二年各有成數則周制也　王制天子五年一巡狩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僻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黜以爵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爲畔畔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比章大署本舜典及書大傳之文

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春朝有交泰之義受贄於宁在路寢門之外外朝位也秋覲有享於廟故天子當依依在廟中堂上戶牖之間也不言宗皆於廟故天子當依依在廟中堂上戶牖之間也不言宗遇者蓋宗如朝遇如覲也又統而言之則四時皆可謂之朝也諸侯有嚴肅之意受贄受享春秋魯朱遇清之遇非冬遇之遇　相見於郊地曰會亦諸侯相會并時見之會諸侯使大夫問曰小聘大夫問曰大聘

大夫問於諸侯曰聘比年使下大夫問曰小聘三年使上大夫問曰大聘
周禮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頫以除邦國之慝閒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賑以交諸侯之福慶賀以贊諸侯之喜致禬以補諸侯之裁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侯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如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繅藉九采九就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其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揖者五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之再祼而酢饗禮九獻食九舉出入五積三問三勞諸侯執信圭七寸禮皆以七七爲飧立當車軹之垂揖者四人三享一祼而酢饗食皆七

四積再問再勞伯執躬圭其他如諸侯子執穀璧五寸禮皆以五爲節立當車衡擯者三人三享一裸不酢饗食皆五三積一問一勞男執蒲璧其他如諸子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出入三積不問一勞朝位當車前不交擯廟中無相以酒禮之其他皆視小國之君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也　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蕃國世一見此六服之朝以遠近爲疏數周制然也周書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蓋六年之間而侯甸男采衛之五服皆已畢見一周也蕃國統以夷鎮以蠻外言之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脩法則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國　凡諸侯之王事辨其位正其等協其禮賓而見之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　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各以其國之籍禮之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及郊勞眡館將幣爲承而擯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使適四方協九儀賓客之禮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存頫省聘問臣之禮也　達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以金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以竹成六瑞王用瑑圭公桓圭侯信圭伯躬圭子穀璧男蒲璧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以琮以錦琥以繡瑑以繡蓋六瑞所以贊見合符而六幣則用以享獻二王之後用圭璋侯伯用璧琮子男用琥璜又侯邦相聘聘君以圭夫人以璋及事則享君束幣加璧夫人束幣加琮君酬客以琥夫人酬客以

璜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庶姓如邾莒之類土揖下手也異姓如杞鄫姜之國時揖平手也天揖上手也　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于上等壇之上侯伯于中等壇之中侯子男于下等壇之下眉其將幣亦如之其禮亦如之王燕則諸侯毛燕示慈惠故尚齒○王會諸侯之位次此可見大略禮記明堂位篇殆不足據　凡諸公相爲賓主國五積三問賓入境則委積以迎之又問以勞之賓皆三辭乃拜受主賓皆陳列擯介主君郊勞主君又親往郊勞之列擯介傳命上以及末擯末擯傳之承擯以及承介上介以及承介末介由末擯承擯上擯以達之主賓凡三辭主再勞賓三辭主三揖賓登拜受主君郊勞主君又親往郊勞之列擯介傳命上主三還賓再拜　致館賓始至國主使大夫授館主君又以禮親致如郊勞之禮於廟賓至擯介傳命主君於廟賓再拜辱賓車進答拜主三如致積之禮　致餼賓將以享主君如初主車迎拜辱賓三讓而入每門止一相　入廟行享禮也惟上相入賓主三揖三讓而登主再拜受幣擯亦如之　醴賓賓出主車送三請三進賓三辭三還告辟致饔餼還圭賓以圭享則還之熟食曰饔生牲曰餼　饗食致贈賓去則主君贈賄賓之拜禮拜饔餼拜饗食賓爲主皆如主國之禮　侯伯子男之相爲賓也各以其禮相待如諸公之儀　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則三積三辭三讓乃升受命下拜登受如儀　賓將幣亦旅擯賓三辭主拜迎客避拜受大夫郊勞陳擯介賓三辭主拜辱賓三止一相　入廟惟君致館如初儀　賓將幣三揖乃入亦每門止一相　入廟相入賓主三揖三讓而登主再拜受幣擯亦如初儀　賓使者如初卿

私面私獻私覿而有所獻也皆

再拜稽首○大夫聘則有私覿若從君則不敢有私覿出及中門之外主君問君客再拜對君拜客避而對君問大夫客對君乃勞客客再拜稽首君答拜之客趨避致饔餼如勞之禮饗食還主如將儀

君館客客避介受命遂送客拜辱客拜禮賜遂行如入之禮

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爲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

凡四方之賓客禮儀辭命餼牢賜獻以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凡賓客送逆同禮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爲之幣以其幣爲之禮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不正東西向亦不南北而已

掌客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與其政治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二牢庶具百物備諸侯之長十二獻王巡狩則國君膳以積令百官百牲皆具從者三公眡上公之禮卿眡侯伯大夫眡子男士眡諸侯

卿眡上公五積皆眡飧牽三問皆脩羣介行人宰吏皆有牢飧五牢食四十簋十豆四十有二牲三十六皆陳饔餼九牢米百有二十筥醯醢百二十甕其死牢如飧之陳牽四牢十車車乘有五穀車禾眡死牢牢十車車三秅芻薪倍禾皆陳乘舍日九十雙殷膳大牢及歸三饔食燕否則以幣致之凡介行人以下皆有殽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陳鼎數惟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簋膳太牢致饔餼四積餘皆降殺以二子男三大夫爲國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有凶荒札喪則殺禮餘亦降殺凡諸侯之卿大

以上總輯巡狩朝會聘問之禮

儀禮覲禮　篇侯氏至郊王使人以璧勞既至天子賜之舍

曰伯父女順命于王所賜伯父舍侯氏再拜稽首受館於外天子使大夫戒曰某日伯父帥乃初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

祭地瘞此與周禮掌客及廩書可參看足見禮記明堂位之難據

右覲禮及會同之略朝宗遇之禮無可考矣

聘禮　纂

君與卿圖事命使及介宰具齎幣及期授使幣朝君服南鄉使者入眾介隨之北面東上君揖使者進之上介立於其左揖入門命賈人西面坐啓櫝取圭垂繅受宰宰屈繅自公左授使使受圭同面垂繅以受命遂授上介上介屈繅出授賈人受享束帛加琮皆如初遂行徼壇○此受命之儀也徼若過邦使次介假道東帛將命于朝日請帥賓幣下大夫取以入告出許遂受幣士帥沒其竟乃展及郊又展視及外館及竟徼誓謁關人入竟敬展幣於賈人人之館主人曰不腆先君之禮君使某子請事聽命主人曰敢不承命使者歸及郊請反命載旜入陳幣使者執圭垂繅北面上介執璋屈繅立于其左反命曰以君命聘于某君某君再拜受幣於中堂以君命聘君使卿皮弁聿還玉于館主人再拜受幣賓拜賜遂行及郊主人使卿郊勞夫人使下大夫勞至聽君使卿致館宰夫設飧參周公食大夫禮見後無考○參周禮還圭璋賓將歸君使卿韋弁歸于館厥明賓問卿且私面如覲幣上介亦特面如覲幣賓又問凡嘗使至己國者　夕夫人歸禮使下大夫韋弁歸之大夫皆餼賓介參周禮看公食之饗之燕之且有羞獻大夫亦饗食賓介公食大夫禮見後還圭璋賓將歸君使卿皮弁聿還玉于館後無考○參周禮還圭璋贈賄用束紡夫人使大夫還璋享某君某君再拜宰自公左受玉報聘以禮玉束帛乘皮皆如還玉禮賓歸公就賓館送之賓拜賜遂行及郊公使人贈以幣使者歸及郊本國請反命載旜入陳幣使者執圭垂繅北面上介執璋屈繅立于其左反命曰以君命聘于某君某君再拜受幣於中堂以君命聘君使卿郊勞夫人使下大夫勞至聽君使卿致館宰夫設飧參周公食大夫禮見後無考○參周禮還圭璋賓將歸君使卿韋弁歸于館厥明賓問卿且私面如覲幣上介亦特面如覲幣賓又問凡嘗使至己國者　夕夫人歸禮使下大夫韋弁歸之大夫皆餼賓介參周禮看公食之饗之燕之且有羞獻大夫亦饗食賓介公食大夫禮見後無考○參周禮還圭璋賓將歸君使卿皮弁聿還玉于館後無考○參周禮還圭璋贈賄用束紡夫人使大夫還璋享

禮之略焉亦望古遹集之思夫

右賓禮

軍禮無考略見後備兵條

文王世子公與族燕以齒而孝弟達矣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也

此飲食禮燕禮詳見後

家禮參儀　男子年十五至二十皆可冠必父母無期以上喪始可行之　卜日擇賓士冠禮筮於廟門前期三日主人告於廟　戒賓曰某有子某將加布於其首願吾子之教之也賓對曰某不敏恐不能共事以病吾子敢辭主人曰某猶願吾子之終教之也賓對曰敢不夙興乃陳設位及

一日宿賓士冠禮原明夕爲期於廟門外宰告期曰質明行事乃告於賓曰某將加布於某之首吾子將莅之敢宿賓對曰敢不夙興乃陳設位及酒醴器具厥明夙興陳冠服士冠禮爵弁服一皮弁服一元端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屨冠者之父爲主宗子已孤則宗子自爲主○兄弟與有事焉擇一人爲賓至門外東面禮隨時尚主人以下序立

擯以相禮○士冠禮將冠者去采衣結髮立於房○此亦隨時賓至主人迎賓入賓主俱降賓東主人西面冠者立贊禮者一人立稍右賓入贊者從入

主人揖賓入揖讓升堂即位設筵於東序少北此嫡子則於房外　將冠者出房賓揖之即席賓爲加冠者前爲加冠○再加禮如初不盥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

順爾成德壽考惟祺介爾景福冠者適房服衣裳納屨禮家禮冠者適房服深衣士冠禮服元端○既加祝畢將冠者興賓復位揖冠者適房易服冠者乃入房易服如初三加冠士冠禮皮弁素積緇帶出房外南面立再加士冠禮用帽子皁衫裨帶祝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愼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入房易服如初三加冠士冠禮爵弁服絲衣纁裳禮用幎頭公服祝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禮如初筮于堂中少西南向此嫡子醮於客位也若庶子則仍冠席乃醴賓者先酌酒於房中出房立冠者之左賓揖祖者就席南面賓受酒詣席前北面祝曰甘醴惟厚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冠者受醴冠者再拜興升復位拜送賓者薦脯醢冠者進席前南面受酒賓既啐興降席以爵受賓者遂拜賓拜送賓者○家禮闕薦脯醢即瑣山依儀禮補之取脯出闔門見母母拜之冠者拜見於母而人而與爲禮也然非爲後子則無此禮○家禮闕此節　復入賓字之面主人西面冠者拜見於母母答拜之所謂成者降賓東面主人則此禮○家禮闕此節　復入賓字之面主人西面冠者拜見於母而者降自西階少東南面賓命字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於假與嘏同永受保之曰伯某甫仲叔季惟其所當對曰某不敏敢不夙夜祇奉遂再拜賓不答拜賓出就次主人賓於次主人以冠者見於尊長兄弟皆答拜之儀禮冠於廟中士冠禮乃易服服元冠元端贊贊於君及鄉大夫鄉先生皆有家禮則既冠而見於廟見贊者亦如之入寢門見姑姊妹如見母士冠禮訓辭後世此禮無所施故家禮無之惟見於鄉先生及執友而已

主人醴賓以一獻之禮酬之以束帛儷皮賓出拜送於門外　又有三加三醮而不醴者醮辭曰旨酒既清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冠者受醴再拜賓出就次主人以冠者見於尊長兄弟皆答拜之儀禮冠於廟中士冠禮乃易服服元冠元端贊贊於君及鄉大夫鄉先生皆有家禮則既冠而見於廟見贊者亦如之入寢門見姑姊妹如見母士冠禮訓辭後世此禮無所施故家禮無之惟見於鄉先生及執友而已

主人醴賓以一獻之禮酬之以束帛儷皮賓出拜送於門外　又有三加三醮而不醴者醮辭曰旨酒既清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冠者受醴再拜賓出就次主人以冠者見於尊長兄弟皆答拜之儀禮冠於廟中士冠禮乃易服服元冠元端贊贊於君及鄉大夫鄉先生皆有家禮則既冠而見於廟見贊者亦如之入寢門見姑姊妹如見母士冠禮訓辭後世此禮無所施故家禮無之惟見於鄉先生及執友而已

醮曰旨酒既清嘉薦伊脯乃申爾服禮儀有序祭茲嘉爵受天之祜三醮曰旨酒令芳籩豆有楚咸加爾服肴升折俎承天之慶受福無疆按此則殺牲為俎殆國俗稍異也禮記注中引此為曾子問有冠醮無冠醴而又推為夏殷之禮殆恐不然。庶子冠一醮以酒。冠者毋不在則使人受脯于西階下又有因喪冠者皆禮之變也　冠

而字之敬其名也

以上冠禮

家禮參儀　男子年十六至三十女子年十四至二十身及主昏者無期以上喪乃可成昏觀曾子問篇則婦已至而乘凶嫁娶者何恃之甚也。王吉曰夫婦人倫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世俗未知為人父母之道類

理學逢源　卷之九　外篇王道類

不行而民多死女中子曰早昏少聘教人以偷必先使媒氏往來通言俟女氏許之乃納采以上初議昏事用鴈自納采至請期五節皆用斯親迎以昏儀禮行事用昏昕受諸禰廟門擯者請事對曰吾子有女氏凡筵于廟投諸禰使者至廟門擯者請事對曰吾子有惠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對曰某之子愚愚又弗能教吾子命之某不敢辭主人迎客入揖讓升遂致命曰敢納采此儀禮之辭家禮則有書而後人又增節四六又所遺使或奴隸未可與主人抗禮且不諳辭命則此儀不用矣　遂問名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為誰氏對曰吾子有命且以備數而擇之某不敢辭曰某名今具女生年月日名氏於簡謂之庚帖此辭亦不用主人奉書以告禰乃具書授

理學逢源　卷之九　外篇王道類

使者遂禮之以一獻。凡此揖讓進退出入儀節不詳錄　使者辭歸主人復命壻氏以告于廟以上納采問名　主人以卜于廟得吉兆乃復使使納吉曰吾子有貺命某加諸卜占曰吉使某也敢告亦擯請事而使君告之辭　對曰某之子不教惟恐弗堪子有吉我與在某不敢辭擯者傳主人之命辭　入納吉如初禮以上　使者歸復命乃納徵以元纁束帛儷皮儀後世徵聘首飾必精。後世風之薄也古人束帛儷皮儀禮皮帛必可制巧財物必豐備多寡輕重之衡論如鬻賣焉甚且以財物之輕重資褒之有無而成仇隙甚矣世帛之外兼以金錢或將誠耳豈論貨賄哉。文中子曰昏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　曰吾子有嘉命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儷皮束帛使某也請納徵致命曰某既申受命矣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重禮某不敢辭敢不承命禮皆如初以上納徵　既納徵女子乃筮如男子冠之儀主婦女賓執其禮。內則曰女子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蓋女子十五而上雖未受徵亦可筮若及十五六而受徵則徵而遂筮以待嫁也　卜日于廟得吉使使者請期曰吾子有賜命某既申受命矣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恐有不得成禮也古人無所忌如此。卜已得日期喪而請日於女氏者示不敢專也亦謙意也　對曰某既前受命矣惟命是聽此女氏主人之辭　曰某使某聽命吾子對曰某固惟命是聽使者曰某使某受命吾子不許某敢不告期曰某日對曰某敢不敬須禮如初以上請期　前期一日女氏使人張陳其壻之次及期壻家設位于堂中儀禮初昏設同牢饌接親迎以昏但路近可如期若道遠則不能必在初昏或前期或為次于途以待迎　女家設次於外

初昏壻盛服儀禮曰昏禮下達弁服爲親迎君禮也主人於廟爲席于戶西南面再拜迎女自阼階先升升子自西階升立於席西南向贊者酌酒授子再拜升席南向贊者授酒子祭啐降席拜興詣女前聽命女命之如儀禮命醮之女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勗帥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此亦宗子爲後子故曰宗事若庶子不得曰宗事也子曰諾惟恐弗堪不敢忘命再拜興遂出乘至女家俟於次擯者請事門外曰吾子命某以茲初昏使某將請承命對曰擯對乃遂女母醮女而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及門內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帨曰某氏來婦敢奠嘉菜於皇舅某子婦拜扱地降取茆菜入敢奠嘉菜於皇舅某子婦拜扱地降取茆菜入奠於席前還拜降出婦從之降階婦從之降階

壻御婦車而授綏姆加勉婦乘車壻乘其車先俟於門外婦至門下車壻揖以入婦從壻入門壻揖婦以入壻入門左婦入門右壻揖婦即席婦拜壻答拜壻揖婦即席婦拜壻答拜壻揖婦即席婦拜壻答拜

賀人之序也　曾子問嫁女之家三日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邱瓊山曰幽陰之義則忍用樂今舉世用之不以為怪何也昔裴嘉昏會用樂猶有薛力士非之則猶有知禮者也今則安之矣知禮君子不用可也

以上昏禮昏禮最重人倫之始後世滅裂殊甚鄉自而風俗日頹男女無別也夫何以重人倫也無怪夫夫婦之倫苦

儀禮纂略鄉飲酒之禮鄉大夫三年大比而興賢能則飲酒黨正大蜡息民則飲酒州長春秋習射則飲酒士大夫飲酒朝服至賓出迎國中賢者則飲酒主人答拜乃請賓禮辭許主人再拜及介拜主人再拜及介乃設席賓席堂中少西南面三賓之席西面介席西陳器具尊於賓席之東南壺漿禁左元

酒皆加勺饌在其南東肆設洗于阼階下東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水在洗東北西南肆縣于洗東北西面速賓主人朝服速賓如戒賓從之儀迎賓先是主人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面執事各就其位賓朝服至門外之東正西階下少東北面歌工及弟子門外之西笙者一人北面賓黨庭東東面及賓至主人一拜賓答拜揖眾賓黨庭西東面及賓至主人與賓揖先入門左東面北上賓少進主人以賓入門右北面坐奠觶于下篚拜送觶興坐奠觶于薦西賓答拜揖讓升賓西階上北面拜洗主人阼階上北面坐奠觶興反位主人揖降賓降西階下西面當西序端賓降洗主人以序端賓降洗介亦如之不拜洗主人不拜洗介及三賓升皆升就席賓長一人辭洗主人取觶于下篚洗升自阼階降賓辭降主人辭降賓坐奠觶于篚下興取觶坐祭卒興加于俎坐絕肺尚左手祭嚌之興加于俎坐絕肺嚌之興取肺坐祭遂左執觶興右祭肺自西方乃設折俎主人阼階上疑立賓坐左執觶興右祭肺自席前西階上主人復阼階上拜送觶賓降復位餘眾賓皆坐取觶興舉觶者西階上立賓拜受觶舉觶者坐祭卒飲卒觶興賓拜既授主人爵降洗升賓西階上疑立主人答拜賓降盥洗賓爵升實之獻眾賓眾賓之席在賓席之東南壺漿禁左元

賓爵酌西階上獻眾賓眾賓皆石眾賓坐祭立飲不拜既授主人爵降復位眾賓皆坐取觶興舉觶者西階上立賓拜受觶舉觶者坐祭卒飲卒觶興賓拜既授主人爵降洗升賓西階上疑立主人答拜賓降盥洗賓爵升實之獻遵酌大夫之席在賓席之東南壺漿禁左元

一人舉觶主人阼階上北面坐奠觶于薦北賓一人舉觶者坐祭飲卒觶興賓答拜揖讓升大夫席設折俎主人卒洗揖讓以賓升大夫席在賓席之東南壺漿禁左元

遵酌大夫降洗主人降辭如初卒洗主人阼階上北面拜洗主人卒洗揖讓升大夫席設折俎主人祭如賓禮不告旨西階上坐奠爵拜既遵酌方升席于尊東獻遵酌大夫之席在賓席之東南壺漿禁左元

遵入卿大夫來觀禮者人門左主人降賓介眾賓皆降復初入門之位主人辭降大夫降立于賓南再拜主人辭降大夫降辭洗主人卒洗揖讓以遵升拜至如賓禮主人以賓升大夫就席工人升自西階皆如賓禮既遵酌大夫降洗主人降辭如初卒洗主人阼階上北面坐奠爵拜既授主人爵降復位餘眾賓皆坐取觶興舉觶者西階上立賓拜受觶舉觶者坐祭卒飲卒觶興賓拜既授主人爵降洗升賓西階上疑立主人答拜賓降盥洗賓爵升實之獻遵酌大夫之席在賓席之東南壺漿禁左元

席工于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工四人二瑟相者左荷瑟右手相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工坐相者坐授瑟降立堂西入立于縣中西面笙乃工歌樂正命作樂者奉樂正每終皆告獻工主人取爵上篚賓降主人辭主人降洗爵受爵主人阼階上拜送薦脯醢使人相祭工飲不拜既授主人爵眾工不拜受爵祭飲偏有脯醢笙南陔白華華黍獻笙于堂工不辭洗升實爵工不興左瑟一人拜祭立飲不拜既升坐授主人爵眾笙如眾工歌魚麗笙由庚工主人以爵降奠于下篚反升就席工歌南有嘉魚笙由儀乃合樂工歌關雎葛覃卷耳笙鵲巢采蘩采蘋工不興告于樂正曰樂備樂正告于賓遂降乃作司正主人自南方側降阼階司正禮辭許諾主人再拜司正答拜司正既諾遂適中庭北面命相者爲司正下東面命相者爲司正相旅于西階之當西序東面立賓取薦右北面答拜賓不祭立飲卒觶不洗遂實觶作階上北面坐奠觶拜執觶興主人答拜賓坐祭飲卒觶興坐奠觶于其所退北面立于觶南○若行射禮則司正轉爲司馬

乃旅酬西之觶適阼階上坐奠觶北面拜主人阼階上北面坐奠觶于阼階上拜送薦脯醢使人相祭工飲不拜受爵祭飲偏有脯醢笙南陔白華華黍獻笙于堂受爵主人

安故曰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烹狗于東方祖陽氣之發于東方也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尊有元酒教民不忘本也

以上鄉飲酒禮冠昏喪祭之禮人猶知其大略至飲酒之禮則後人無復知之者故集此

禮特詳亦以見昔先王之所以避酒禍者其敬恭文物如此而凡他禮中有所行獻酢酬旅者皆于此條中可互考也下鄉射條亦然

儀禮纂畧鄉射之禮先行鄉飲酒禮州長以禮會民而無介至于司正舉觶司射乃請射三耦俟于堂西南面東上司射適堂西袒決遂取弓矢乘矢升自西階北面告賓曰弓矢既具有司請射賓曰某不能爲二三子許諾司射適阼階東北面告于主人乃降自西階西面命弟子納射器于堂西賓大夫之弓倚于西序矢在弓下北括眾弓倚于堂西矢在其上主人之弓倚于東序矢在弓下　北三耦于堂西面命上射曰某御于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　司馬命張侯先是張侯于庭南去物五十步下綱不及地武不繫左下綱中掩東之設乏參侯道居侯竇之一西五步及司射既告賓許司正遂轉爲司馬自中庭適司射之南就位由位適兩階之間南面命張侯弟子脫束遂繫下綱又命獲者倚旌于侯中獲者由西方坐取旌倚于侯中乃退立乏南司馬復位　樂正命選樂于下升選堂上樂降適阼階之東南堂前三笥西面北上樂正適西方命弟子贊樂工遷弟子相工北面立于其南　司射誘射弓揖三矢挾一揖皆左還南行上射于右西行與進者相中之西南東面三耦由司射之西立于其西南東面北上俟司射揖進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鉤楹內當左物北面揖及物揖左足履物不方足還視侯中俯正足不去旌將乘矢乃右執弦南面揖如升射降出于其位南適堂西改挾一矢　司馬命獲者執旌負侯獲者以反位

再射　司射倚扑如初升請射于賓賓許遂告賓曰主人與子揖告于大夫大夫辟眾皆興其他如上射卒取矢揖皆左還南行上射于右西行與進者相與士耦以告曰某御于子子揖告于主人揖先作眾賓曰繼射揖乃降揖由司馬之南適堂西繼三耦立于其南北面揖反位三挾一揖皆左還南面揖退當楅南左還北面揖反位三耦拾取矢亦如之左相揖反位三挾一揖皆左還南行上射于右西行與進者相兼乘矢取之以授有司于西方而後反位　司射作眾賓祖決遂執弓搢三挾一由堂西進繼三耦之南俟射大夫之耦爲上司射作射如初司馬去侯如初司射比耦

命三耦拾取矢　司射面揖及楅揖進坐橫弓卻手自弓下取一上射揖進坐橫弓卻手自弓下取一個兼諸弦左還退反位東面揖下射進橫弓覆手自弓上取一個順羽興執弦還退反位東面揖下射進橫弓覆手自弓上取一個興其他如上射卒取矢揖皆左還南面揖退當楅南左還北面揖退當楅南左還北面揖反位三挾一揖皆左還南行上射于右西行與進者相與士耦以告曰某御于子子揖告于主人揖先作眾賓曰繼射揖乃降揖由司馬之南適堂西繼三耦立于其南北面揖反位上耦揖進當楅北上射東面下射西面命三耦拾取矢　司射比眾賓祖決遂執弓搢三挾一由堂西進繼三耦之南俟射大夫之耦爲上司射作射如初司馬去侯如初司射比耦

再射　司射倚扑如初升請射于賓賓許遂告賓曰主人與子揖告于大夫大夫辟眾皆興其他如上射卒取矢揖皆左還南行上射于右西行與進者相與士耦以告曰某御于子子揖告于主人揖先作眾賓曰繼射揖乃降揖由司馬之南適堂西繼三耦立于其南北面揖反位上耦揖進當楅北上射東面下射西面命三耦拾取矢　司射比眾賓祖決遂執弓搢三挾一由堂西進繼三耦之南俟射大夫之耦爲上司射作射如初司馬去侯如初司射比耦

命三耦拾取矢　司射面揖及楅揖進坐橫弓卻手自弓下取一上射揖進坐橫弓卻手自弓下取一個兼諸弦左還退反位東面揖下射進橫弓覆手自弓上取一個順羽興執弦還退反位東面揖下射進橫弓覆手自弓上取一個興其他如上射卒取矢揖皆左還南面揖退當楅南左還北面揖反位三挾一揖皆左還南行上射于右西行與進者相兼乘矢取之以授有司于西方而後反位　司射作眾賓祖決遂執弓搢三挾一由堂西進繼三耦之南俟射大夫之耦爲上司射作射如初司馬去侯如初司射比耦

在左並行當階揖及階揖上射先升三等下射從之中等上射升堂少左下射升乃並東行皆當物揖及物揖左足履物還視侯中合足而俟司馬適堂西不決袒執弓出司射之南升西階階鉤楹由上射之後西南面立于物間右面偃旌興而俟司馬出下射之南適堂西糝弓襲反位司射之南適堂西糝弓襲反位司射曰無射獲無蹬獲上耦左由堂下西階之東北面命上射反位乃拾發以將乘矢中則獲者坐而唱獲舉旌揖司射反位乃拾發以將乘矢中則獲者坐而唱獲舉旌以宮偃旌以商獲而未糝獲卒射南面揖如升射上射降三等下射從之中等並行上射于左與次耦升射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由司馬之南適堂西糝弓說決遂襲南面東上以俟三耦卒射司射倚扑于西階之　司馬命取矢　司馬升堂告于賓賓揖司射降搢扑于西階之　司馬命取矢　司馬適堂西袒執弓由其位南進與司馬夾西階前相揖弓于堂西襲反位弟子取矢北面坐委于楅北括南弟子設楅于中庭南當洗東肆司馬由司射之南退釋弓倚于堂西賓大夫之弓倚于西序矢在其上主人之弓倚于東序矢在弓下　北三耦于堂西面命上射曰某御于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　司馬命張侯先是張侯于庭南去物五十步下綱不及地武不繫左下綱中掩東之設乏參侯道居侯竇之一西五步及司射既告賓許司正遂轉爲司馬自中庭適司射之南就位由位適兩階之間南面命張侯弟子脫束遂繫下綱又命獲者倚旌于侯中乃退立乏南司馬復位　樂正命選樂于下升選堂上樂降適阼階之東南堂前三笥西面北上樂正適西方命弟子贊樂工遷弟子相工北面立于其南　司射誘射弓揖三矢挾一揖皆左還南行上射于右西行與進者相與士耦以告曰某御于子子揖告于主人揖先作眾賓曰繼射揖乃降揖由司馬之南適堂西繼三耦立于其南北面揖反位上耦揖進當楅北上射東面下射西面命三耦拾取矢　司射比眾賓祖決遂執弓搢三挾一由堂西進繼三耦之南俟射大夫之耦爲上司射作射如初司馬去侯如初司射比耦

命三耦拾取矢　司射面揖及楅揖進坐橫弓卻手自弓下取一上射揖進坐橫弓卻手自弓下取一個兼諸弦左還退反位東面揖下射進橫弓覆手自弓上取一個順羽興執弦還退反位東面揖下射進橫弓覆手自弓上取一個興其他如上射卒取矢揖皆左還南面揖退當楅南左還北面揖反位三挾一揖皆左還南行上射于右西行與進者相與士耦以告曰某御于子子揖告于主人揖先作眾賓曰繼射揖乃降揖由司馬之南適堂西繼三耦立于其南北面揖反位上耦揖進當楅北上射東面下射西面命三耦拾取矢　司射比眾賓祖決遂執弓搢三挾一由堂西進繼三耦之南俟射大夫之耦爲上司射作射如初司馬去侯如初司射比耦

中之八算執之改實八算于中興俟乃射若中則獲者舉
筵唱釋獲者坐而釋算每一矢釋一算于地上射于右下
射于左有餘算則反之中西又取中之八算改實八算于
中興俟三耦卒射司射去扑升堂兩楹間告曰請降司射
降賓主大夫席上揖及階揖皆由其階降揖主人堂上西
面俟賓主于三揖三揖俟位之賓于堂西亦如之大夫止于人堂東面
南面立于三揖三揖俟位之賓于堂西亦如之大夫止于人堂東面
決遂執弓搢三挾一挾及階揖皆由其階降揖主人堂上西
北面俟賓主于三揖三揖俟位之賓于堂西亦如之大夫止于人堂東面
上揖降階揖賓及主人履物揖讓如三揖拾取物揖讓如三
如初皆就席司射去扑升告請遵降司射降大夫降揖
適西堂西袒決遂襲反位所執弓去扑由中東立中南
如初司射適堂西袒決如初升射相揖進耦少退揖
大夫爲下射先升射相揖進耦少退揖皆降反位揖
耦如升射揖降階揖進耦少退揖皆降反位揖
北司馬乘矢如初升射揖降階揖進耦少退揖皆降反位揖
面視釋獲如初升射揖降階揖進耦少退揖皆降反位揖

理學逢源　卷之九　外篇王道類　三十三　敬業堂

豐飲不勝者司馬獻獲者
豐飲不勝者司馬獻獲者
豐飲不勝者司馬獻獲者

洗觶升酌弟子奉豐升設于豐上降西階西面于三耦之南命弟子取觶洗由阼階升實觶適豐所南面坐奠觶于豐下興反位司射適堂西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挾及階揖皆由其階降揖主人堂上西面于三耦之南命弟子設豐于堂西命弟子奉豐升設于堂西命勝者之子弟子取觶洗由阼階升實觶適豐所南面坐奠觶于豐下興反位司射適堂西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挾及階揖皆由其階降揖主人堂上西面于三耦之南命弟子設豐于堂西命勝者之子弟子取觶洗由阼階升實觶適豐所南面坐奠觶于豐下興反位

左東面坐數左獲司射適堂西命弟子設豐于堂西命勝者之子弟子取觶洗由阼階升實觶適豐所南面坐奠觶于豐下興反位

兼算曰若干奇均則曰左右均降由中南還反位坐司射命設

升西階盡階不升堂告賓曰某賢于某若干純有奇則

東面坐數左獲司射適堂西命弟子設豐于堂西命勝者之子弟子取觶洗由阼階升實觶適豐所南面坐奠觶于豐下興反位

司射命設

勝者皆上耦進反位三耦說決遂執弓以次進立于射位北上司射作升堂少右北面立于其上遂以執弓不

面于三耦之南命三耦及衆賓勝者皆袒決遂執弓以次進立于射位北上司射作升堂少右北面立于其上遂以執弓不

射反位釋獲者遂進取賢獲執之與

者上耦進反位三耦說決遂卻左手右加弛弓于其上遂以執弓不

耦及階勝者先升升堂告于賓曰某賢于某若干純有奇則

如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升堂告于賓曰某賢于某若干純有奇則

解坐東面于三耦之南命以授于初者如初賓主人不勝者升飲衆賓升飲不勝者降與升飲者相左交于階前退少立卒解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揖讓升飲不勝者降與升飲者相左交于階前退少立卒解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揖讓升飲不勝者降與升飲者相左交于階前退少立卒解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揖讓

相揖遂適西階上北面立飲卒解授執弓反位司射適堂西袒決遂執弓反位司射適堂西袒決遂執弓反位

上升賓之以授于初者如初賓主人不勝者升飲衆賓升飲不勝者降與升飲者相左交于階前退少立卒解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揖讓

爵者反即席大夫飲則耦不升若大夫之耦不勝則亦執

升賓之以授于初者如初賓主人不勝者升飲衆賓升飲不勝者降與升飲者相左交于階前退少立卒解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揖讓

弓特升飲衆賓升飲不勝者降與升飲者相左交于階前退少立卒解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揖讓

弛弓特升飲衆賓升飲不勝者降與升飲者相左交于階前退少立卒解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揖讓

繼飲徧乃徹豐觶

司馬獻獲者

升實爵降自西階自侯道

司馬下筵取爵洗由阼階

司馬主中庭南面命弟子

說侯之左下綱而釋之

司馬命說侯

反位釋獲者退司馬轉北面

退命弟子退楅乃反位

司射命釋獲者退中及算及其薦

南行獻獲者于侯鷹脯醢設折俎俎薦皆
北面拜受司馬西面拜送獲者執爵祭之遂
右个設薦俎獲者南面坐左執爵祭脯醢
祭肺遂祭酒興適左个之西北三步東西設薦俎獲者薦
適左个之西北三步東西設薦俎獲者薦
拜既爵司馬受爵奠于下筵復位獲者執其薦
從之辟設于乏南司射獻釋獲者扑脫決適階西釋弓矢去
獲者負侯而俟司射獻釋獲者扑脫決適階西釋弓矢去
升實如司馬以獻釋獲者于其位少南薦釋
左執爵祭脯醢祭酒皆如獲者興適薦
獲者薦右東面拜受爵司射北面拜送釋
東面于中西坐先降與升飲者相左交于階前退少立卒解進
大夫堂西袒決遂執弓就其耦揖皆進如初升請射于賓命三耦
堂下階間北面命曰不鼓不釋上射揖司射適階西釋弓矢反位三耦及衆賓皆如初司射反
面命太師曰奏騶虞間若一太師不興許諾樂正北面命曰奏貍首間若二太師不興許諾樂正北面命曰奏貍首間若三
奏樂以射三耦賓主衆賓射釋獲以算告司馬命去扑襲升請以
取矢司射視算釋獲者以賢獲告皆如初降復位飲不勝
者如初命拾取矢三挾兼諸賓主大夫衆賓皆拾取矢如初矢不
以弓矢授有司主人東階下賓西階下授三耦由司馬之南至堂西
面賓東面立侯大夫授弟子弓矢于堂西反繼大夫立少後主人與賓揖讓
及繼賓東面立衆賓升大夫及三賓皆升就席司射適堂西釋弓矢去扑說決
逐襲司馬命說侯司馬王中庭南面命弟子釋獲者退司馬轉北面
反位司馬命說侯說侯之左下綱而釋之
退命弟子退楅乃反位司射命釋獲者退中及算及其薦

俎司射反位　司馬反爲司正復庭中觶南之位　樂正命弟子贊工卽位弟子相工如初　司正升相旅以下終鄉飲酒之禮　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也燕射則張之鄉射賓射則采侯　凡畫者丹質考工記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上兩个與其身三下兩个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縪寸焉　凡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疏云此獸上兩个牛之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只如語朱註　周禮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熊虎豹三獲三容容卽乏也樂以騶虞九節五正五采諸侯以四耦射二侯熊豹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七節三正貍首詩逸正三采　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綠士以二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蘩三節二正所張侯不同者天子大射皮侯賓射采侯布也燕射獸侯

以上鄉射禮下大射禮與此互參

儀禮纂略燕禮君與大夫燕　小臣戒賓羣臣朝畢將退君欲與賓燕故使小臣戒而留之陳饌器于路寢羣臣入乃命賓賓不以所與燕者爲賓而別命賓故至此而後命也賓不以孤卿以大夫　宰夫爲主人抗臣不敢君也設席君席阼階上西面賓席西階上南面東上而遙相次士庶子皆立阼階之下定位君立阼階之東南面東上而遙相次大夫又次小卿皆南面近卿諸大夫皆稍進近南君賓及中庭君降一等揖之升立席上西面特立以俟賓　賓入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獻公公受公酢主人酬賓大夫二人媵觶于公媵猶從也公爲賓舉旅取觶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賓酬大夫大夫相酬徧主人獻孤卿二大夫又媵觶于公又行一爵爲賓若孤卿舉旅行酬如初主人獻大夫乃樂賓工入升歌鹿鳴四牡皇華主人獻之公又命爲大夫舉旅行酬笙入立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主人獻之間歌合樂皆如鄉飲酒禮工告樂備射人爲司正告于公北面命卿大夫諾敢不安　司正舉觶乃徹俎行燕公以卿大夫升坐乃安司正受命皆命卿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興對諾敢不醉　主人又獻士若燕射則于此入行賓乃媵觶于公公爲士舉旅行酬皆徧主人獻庶子左右正內小臣乃行無算爵賓出此燕本國之臣之禮也其獻酬拜坐揖讓之節器與鄉飲酒禮互參觀之

若燕四方之賓戒客曰寡君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以請不腆使某固以請曰寡君固曰不腆使某固以請敢辭曰寡君固曰不腆使某固以請無所辱賜于使臣敢固辭曰寡君固曰不腆使某固以請敢辭不得命敢不從　上介爲賓賓不以所與燕者爲賓而別命賓故至此而後命也賓不以君之私也君及見致命曰寡君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對曰君貺寡君多矣又辱賜于使臣臣敢拜賜命　以樂納賓賓及庭奏肆夏及賓拜酒主人荅拜而樂闋主人亦宰夫主人獻公樂作公卒爵主人升受爵以下而樂闋　公酬賓公卒觶賓降未拜小臣辭賓升拜　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遂合樂不間歌也若舞則勺　賓媵爵曰臣受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賜矣臣請徹執爵者相者對曰吾子毋自辱焉有房中之

樂謂合樂也此燕他國之臣與燕本國之臣稍異餘皆可互參

以上燕禮

大射儀纂略大射之禮天子諸侯將祭則選士于澤宮而觀其比禮比樂此則諸侯之禮也先戒百官前射三日司馬命設侯于澤宮命量人量侯道與侯九十參七十豻五十設乏人巾車張三侯大侯之崇見鵠地武不繫左下綱設乏各去其侯西十北十遂命量西十北十凡乏用革　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西其南鎛皆南陳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磬在其東南鼓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鎛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鼙其北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其間倚于堂廉倚于頌磬西紘　厥明陳器具羣臣入即位乃命賓賓至以樂納賓行燕禮至于司正舉觶司射乃請射自阼階前曰爲政請射遂告曰大夫與大夫士御于大夫誓之曰公射大侯大夫射參士射豻三耦射畢如鄉射○小臣取矢加于楅司射請再射比大夫耦及眾耦三耦拾取矢如鄉乃再射如初公及諸公卿取矢加楅大夫皆射　飲不勝者如鄉射禮○公射者非其侯中之不釋奪侯中者與釋者爲耦則不異侯司射誘射司射既比耦于堂東乃誘射如鄉射禮正立于公後以矢行告于公上曰揚左右曰方凡此以優賓也　司馬正獻服不即侯之三耦射畢如鄉射○公卒射大射則中維鋪揚觶拥復皆釋獲所中三侯皆獲○公將射大射者司馬獻釋獲者畢如鄉射司射請再射如初拾取矢如初司射請以樂于公公許樂正命大師曰奏貍首公射則樂作而后就物稍屬不以樂志其他皆如初儀　取矢飲不勝皆如初○取矢拾取矢脫侯退射器公乃爲大夫舉旅行酬以下燕禮終

射義射者進退周旋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

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其節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卿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　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爲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

以上大射禮飲射之禮至爲頌文綺節然究亦根心自然苟熟而行之自可見其非勉強束縛也蓋射禮所重在此禮樂于以驗人性情之靜躁涵養之淺深非苟然求善射多中已也漢成帝明章常舉行大射禮宋太宗行大射禮明太祖行大射禮所嘗舉行鄉飲酒鄉射禮此皆好文之令主明高則所當舉行鄉飲酒鄉射禮

于郡國然禮儀之失自五禮新儀已全背亂如宋高宗時行鄉飲酒朱子已譏其制極乖陋如以拜送爲拜了又兩拜此高仰崇之拜送于門外以拜既爲兩拜了又兩拜此高仰崇之謬也若乃郡邑鄉飲并且使賓主斜席對坐此并坐位不識而所爲鄉飲賓者又多鄉愚銅臭之人尚德引年杳無其實射則武夫之藝文人學士不復問之矣

儀禮纂略公食大夫之禮郡國使大夫小聘主君食之○禮于國賓有變有燕有食而上下異等多不復存其僅留而已使大夫戒賓賓從乃設器饌公迎賓者燕禮及此禮而已　公當楣北鄉拜至賓入即位公拜至東北面答拜擯者辭公降公降一等辭曰寡君從子賓雖將拜興也賓栗階升不拜命之成拜階上北面再拜稽首舉鼎入七載于俎牢乃設正饌醯醬菹醯六豆牛羊豕魚腊腸胃膚七俎黍稷六簋太羹鉶羹六飲三酒皆正梁稻二簋燕蓋十六豆梁飯則公親設之其餘有司設之其餘

賓升席祭又設加饌梁

有司設之賓祭乃正食公送侑幣賓報幣出復入卒食而退公拜送有司歸肉賓館明日賓至朝拜賜若食上大夫則饌親食則使人以侑幣致之其大夫相食禮則與君異

右食禮

儀禮纂略士相見之禮士始以職位相親而相見　贄用雉賓請見主人固辭主人辭以不敢辱賓將走賓固辭見凡三往復又固辭其贄主人以摳趨贄爲太崇故辭贄賓以不依于贄不敢見主人又對以不足習禮亦三往復主人固請主人許以不獲命請從賓再拜而退反見以成賓主之禮于庭賓贄再拜主人親受贄答出主人留之反見賓于堂　主人就賓家復見之請還贄如士見之禮　下大夫相見以鴈上大夫相見以羔如士相見之禮　士始見于君贄至君所容彌蹙贄再拜稽首君答一拜以後則不答一拜○始見答一拜以後君在堂升見無方階辯君所在君在東則升東階在西則升西階不以客位也君受其贄不還　他邦之人見于君則使擯者還其贄

右相見禮此二條皆從略

嘉禮皆禮俗相交之大者而冠昏爲尤重射鄉爲尤文皆切於民之日用不可以偽迂而不講也脤膰慶賀之

固辭而後受固辭不得命乃受　士見大夫則大夫終辭其贄士若嘗爲臣者見則禮辭其贄不固辭而遂受其出也使擯者還其贄于門外不至其家還贄也

禮今無可考幸此有猶存者故述之頗詳非敢謂盡當反古要酌所可行而無失古意焉未必非化民成俗之急務也

右嘉禮

程子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非絕民之欲而強人以不能也所以防其欲戒其侈而使之入道也

學禮者考文必求先王之意得意乃可以治革

張子曰欲養民當自井田始治民則教化刑罰俱不出于禮外

進人之速無如禮學

學之行之而復疑之此習矣而不察者也故學禮所以求不疑仁守之者在學禮也學者行禮時人不過以爲迂在我乃是捷徑此則從吾所好文則要密察由文以深求禮意也　心則要宏放毋爲俗見所搖也　如天地自然從容中禮者盛德之至也

朱子曰禮樂廢壞二千餘年若以大數觀之亦未爲遠然已都無稽考處後來須有一個大大底人出來盡數拆洗一番但未知遠近在幾時今世變日下恐必有個碩果不食之理

古禮既莫之考後世因襲沿革亦浸失其意而莫之知并

名物度數亦有莫曉者差訛舛繆不堪著眼叔孫通所制漢儀及曹褒所脩固已非古然今亦不存唐有開元顯慶二禮顯慶已亡開元而頗加詳備及政和間脩五禮一時姦邪以私智損益疏畧抵牾更没理會又不如開元禮煞可看唯五禮新儀全然不是當時做這文字時開元禮脩開元襲隋舊爲之本朝脩開寶禮多本開寶禮不曾得識禮的人只是胡亂變易古文白撰全不考究五禮新儀固不是至如今又更都不理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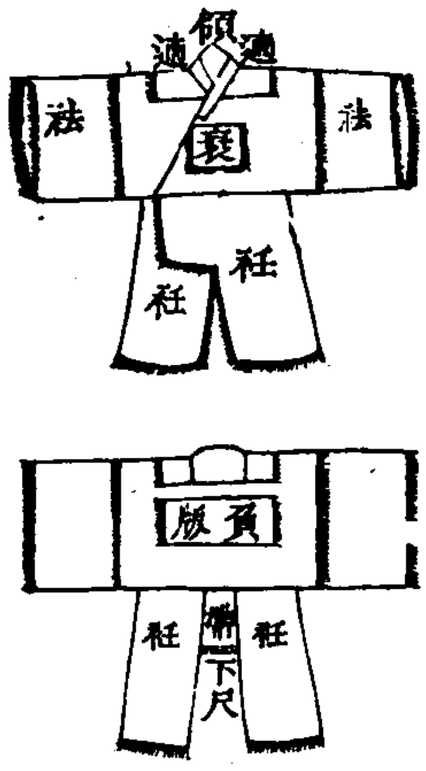
使鄭康成之徒制作也須畧成箇模樣未說待周公出制作如今全然没理會奈何若有考禮之人又須得上之人信得及這事行之天下亦不難

有聖人復興爲今日禮怕不必能悉如古制今且要大綱是小處亦難盡用這事須是一齊整頓過方好未說其他瑣碎處且如冠便須于祭祀當用如何底於軍旅當用如何底於見長上當用如何底於朝廷治事當用如何底天子之制當如何卿大夫之制當如何士當如何庶人當如何這是許多冠都定了更須理會衣服等差須用上衣下裳喪服亦須用上衣下裳五服各爲降殺一等紕繆鄙陋服色都除了如此便得大綱正若只去零零碎碎理會些小不濟事如今若考究禮經須是一

一自著考究教定

附圖習見者不復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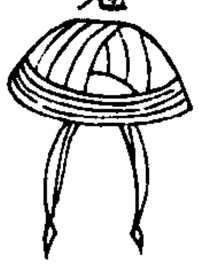
斬衰服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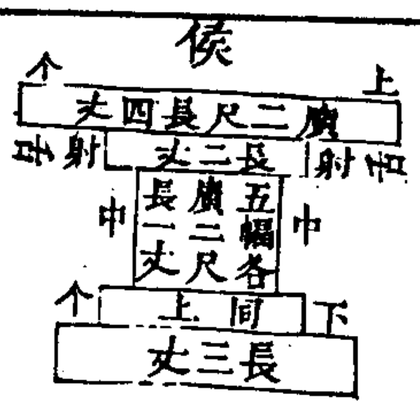
斬衰之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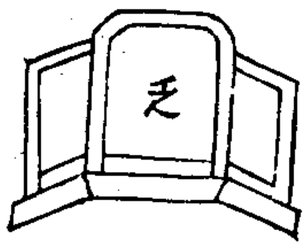
齊衰之冠



侯



乏



楅



鹿中



作樂

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樂之爲用大矣哉後世禮教雖遥猶存梗概而樂教則渺矣無聞學士高談樂理而不爛器數聲容不媚氣數聲容則虛而鮮據而理亦未必其盡安伶人役于聲音而不通乎義理不通義理則流而忘本而聲乃日逐於淫蕩抑知夫樂之理原於天地樂之氣衷乎律呂樂之本生於人心樂之發動以咏歌樂之聲存乎器數本末具明而後可以言樂八闋葛天樂扶徠伏羲樂下謀神農樂黃帝土鼓聲容不必備美而眞意自存及夫律呂始造乃作雲門黃帝樂又或云咸池黃帝作咸池繼此而大韶少皞樂六莖顓頊樂六英帝嚳樂大章堯樂又云咸作咸池舜樂夏禹樂濩湯樂武武王樂代有興作周備六代之樂以享鬼神以教國子而樂教之盛斯其至矣當秦之初磬武猶存然當孔子時樂已或殘缺失傳則磬武亦必非完璧秦改大武爲五行改房中爲壽人漢有宗廟大樂叔孫通因秦樂而作郊祀樂府武帝作房中祠樂唐山夫人以楚聲作而河間所獻雅樂僅存備肄朝廷所用莫匪鄭聲迨哀帝始黜鄭聲而漢室中移沿及東漢樂分四部雖律度器數猶有可考而中正和淡之實已亡矣東都之亂庋數盡亡當晉魏時雖雅樂有聞人夔而新聲乃競進左延年杜夔柴玉至晉永嘉中伶人盡散東晉謝尚採拾樂人始備四廂金石

降及五代梁陳淫蛙周齊殺伐而樂之渐亡益盡唐初考樂祖孝孫正宮調呂才辨雖律度已亡而金石遺音可審音韻張文收考律呂雖律度又以參之累黍以有十二和太宗作十五和元宗斯時音律猶未違也顧太常閱肄樂工其拙者乃習雅樂而將何以正樂哉王朴郭周時人不考金石而專求之秬黍及乎宋興樂仍周舊宋太祖以寶儼爲太常改郭氏崇德象成樂爲文德武功改郭氏十二順樂章爲十二安寶用周舊也制凡數變迄鮮成功在建隆則和峴主之在景祐則李照主之在皇祐則阮逸主之在元豐則揚傑主之在元祐則范鎮本房庶之論在崇寧則魏漢律改爲大晟學士意見相持伶人巧於蒙蔽而律呂終無定則元則塡辭是尚而雜劇日紛明太祖宴享有樂陶凱主之冷謙協律朝賀有樂如聖安聖治九章祭祀有

樂如凝和壽和等章當時稱爲雅奏然竊觀太常所布似有變徵而無角聲如用黃鐘一宮當以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而明太常所用則以黃鐘太簇仲呂爲調無射姑洗蕤賓故遂以此混作角聲是有變徵而無角也徵亂事煩角亂民困其怙懲者多矣觀太常所定孔廟大成樂及真雙江所用飲酒之樂蘋采藻皆然　椒山有志於樂未能自見李文利黃積考而紛亂終難依據抑知理器本不相離本末非有二致苟合以求之古樂豈終不復故今樂之異於古者可得而詳之矣一曰本末之分而歧途也夫樂發於聲聲衷於器

器衷於數數本於理理一而已分而陰陽流而五行聲交於耳色接於目故十二律旋相爲宮而一宮每用五律黃鐘一宮林鐘爲徵太簇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林鐘二宮太簇牛變徵南呂爲商姑洗牛羽應鐘變宮蕤賓牛變宮大呂牛變徵太簇三宮南呂爲徵姑洗爲角大呂牛變徵南呂四爲商應鐘爲羽蕤賓爲角夾鐘牛變徵姑洗牛徵應鐘爲商蕤賓牛羽大呂牛角夷則牛羽夾鐘牛變宮無射變徵應鐘六宮蕤賓牛徵大呂牛角無射牛變宮仲呂牛變徵蕤賓牛羽夾鐘牛變宮無射爲角仲呂牛變徵蕤賓牛羽夷則爲徵夾鐘爲商無射爲羽七宮黃鐘牛變徵大呂八宮夷則爲徵夾鐘爲商無射爲羽仲呂爲角黃鐘變牛變宮林鐘變牛變徵夷則九宮夾鐘變牛變宮半爲徵無射爲商仲呂牛羽黃鐘變牛角林鐘變牛變徵蕤賓太簇變牛變徵夾鐘十宮無射爲徵仲呂爲商黃鐘變牛變宮南呂變爲變徵無射十一羽林鐘變爲角太簇變牛羽太簇變牛角南呂變爲變徵仲呂十二宮黃鐘變牛徵林鐘

變商太簇變牛羽南呂變角姑洗變牛變宮應鐘變變徵宮商角徵羽爲正聲加變宮變徵爲和聲變聲只用以承接其間不列正聲凡隔八以相生律旋爲宮而音止於五不以起宮成調

春秋傳曰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也今教坊樂譜合四乙尺工正律也勾凡和繆也和變宮繆變徵變聲起調非矣又黜勾用上上亦變徵比勾字稍濁在角與變徵之間又且用上棄乙角遂無角聲又有亞凡亞四亞乙亞工使十二律迭犯相陵緩胡無際夫角聲爲民小民難保角之不和實器數之未衷於律苟器數果合律而擊拊有法安在其果不和而乃就用徵角之間失之甚也大抵古樂淡以和今樂淫以傷其所以淫傷者離本宮而溢於他宮失本律而泆於他

上生寅三分益一寅得黃鐘九分之八長八寸爲太簇寅下生卯三分損一卯得黃鐘二十七分之十六長五寸三分於對冲爲南呂卯上生辰三分益一辰得黃鐘八十一分之五十四長七寸一分爲姑洗辰下生巳三分損一巳得黃鐘二百四十三分之一百二十八長四寸六分於對冲爲應鐘巳上生午三分益一午得黃鐘二百四十三分之一百二十八長四寸六分半爲蕤賓午下生未三分損一未得黃鐘二百四十三分之一百二十八長四寸六分半爲大呂未上生申三分益一申得黃鐘六千五百六十一分之四千三百七十四長三寸一分爲夷則申下生酉三分損一酉得黃鐘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之一萬二千九百八十長三寸四分爲夾鐘酉上生戌三分益一戌得黃鐘五萬九千零四十九分之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長三寸損一分爲無射戌下生亥三分損一亥得黃鐘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之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長二寸八分爲仲呂亥上生子三分益一子得十七萬四千七百六十二分之十萬四千八百五十六長二寸七分爲黃鐘子下生丑三分益一丑得三分之二長六寸於對冲爲林鐘丑

毫六孤二忽是爲變黃鐘則變律所從始矣此其法十二位順行陽下生陰陰上生陽律書所云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晉志所云在六律則當陰六呂則得其所衝而上生於陽也然得半律必用倍數乃應天地之氣蔡西山宗此據呂氏春秋及淮南子則黃鐘三分損一下生林鐘三分益一以丨生太簇太簇三分益一以上生南呂南呂三分損一下生姑洗姑洗三分損一以上生蕤賓蕤賓三分益一以上生大呂大呂三分損一下生夷則夷則三分益一以上生夾鐘夾鐘三分損一以下生無射無射三分益一上生仲呂仲呂三分益一上生變黃鐘變黃鐘則變律所從始矣此其法十二位順行陽下生陰陰上生陽律書所云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晉志所云在六律則當陰六呂則得其所衝而上生於陽也然得半律必用倍數乃應天地之氣蔡西山宗此據呂氏春秋及淮南子則黃鐘三分損一下生林鐘三分益一以丨生太簇太簇三分益一以上生南呂南呂三分損一下生姑洗姑洗三分損一下生應鐘應鐘三分益一上生蕤賓蕤賓三分益一上生大呂大呂三分損一下生夷則夷則三分益一

本律爲一部以母隨子統所多寡合爲一部　鄭譯二笛以爲通聲　鄭譯七均隋人因琵琶七調而立七均　祖孝孫八十四調以十二律旋爲六十聲八十四調是變律亦以起宮　如執始以下變聲亦以起調十二律旋宮每宮五調則六十調變聲不以起調也今變聲調則每宮七調而凡八十四調非也　益支益離聲益流蕩器數之所以紛而難協也　如前勗十二笛阮咸議其太高鄭譯七調二十八變何妥非其太多是也　顧律本於聲氣之元而度由律生司馬涑水第據漢書正本之度以立言偵也取黍實律只以起量而黍有大小不類然則先求聲氣之元而因律以起度者蔡季通其有特見歟律長則聲濁而氣先至律短則聲清而氣後至極長極短則不成聲而氣不應故莫若多截竹筒吹之其中氣可驗苟聲和氣應則黃鐘定而十二律皆可取衷度量權衡受法百度得數而有常矣然猶有說焉以人聲求天地之聲不若考天地之氣以正人聲則布管以候氣固求律之本也　候氣之法爲室三重各啓門爲門之位外之以子中之以午內復以子塗釁周密布緹幔室中上圓下方依辰位埋律管使端與地齊以薄紗覆之實葭莩之灰其中以候氣至則灰飛動穀小動爲和大動爲君弱臣强專政之應不動爲君嚴猛之應爲氣所動者其灰散爲物所動者其灰聚布管之說不一當以此爲是而分室布候之可也　獨是天之氣候亦或有愆而地之得天更多不一南方之得氣常早北方之陽至每遲又非精於歷算則節氣尤不能無失則欲驗生氣之和者殆猶有

未易言也一曰太和之必本於君德也夫陰陽理而後和故君人者必先以一人之和致天下之和然後能以天下之和感天地之和而日月順軌四時不忒冬無愆陽夏無伏陰然後宅土中以埋律管庶律協而天氣應之且律呂雖有定聲而人氣不和則吹之其聲又變故聲音之道與政通焉舜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其感召尤爲至微也一曰淫聲不可不絶而學士不可不使之知音也古之樂以教士而今樂掌於伶人學士蓋執其器而已古之樂以和神人養德性而今樂導欲增悲君子之所損違夫鄭衛之音先王不以之亂雅樂而黎園雜劇恠舞酺

歌敗風亂俗費財生禍又不止於亂正樂也此盛王之所不可不禁絶者也干戚羽籥人士之恆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而由今觀之所謂立成者果安在哉今誠使嚴之君身以立其本候之中氣以合其和精之度數以制其器釋其詩章倂無雜以淫辭和其聲音使可被之管弦別其旋宮使無姦於律呂夫如是而雅樂可興然後頒之庠序使人士皆肄習之以用之祭祀用之射鄉用之燕享尤必火雜劇之靑嚴演戲之禁人俳優之人以絶淫哇之聲則樂教可興人材可成而移風易俗之盛可睹

易豫卦大象傳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樂由陽作陽氣動而始和雷出地奮所謂生氣之和也作樂崇德亦以和而已蔡子所謂律於陰則不書者此也然則作樂而不求之聲氣之元非樂矣

樂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

樂之氣本乎天而樂之生自人心人心隨所感而有聲聲隨所感之順逆而變而其變又有清濁高下以成方此則人之氣合乎天地之氣機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

者也

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后動是故先王愼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六者之動人情所不能無惟發而中節斯謂之和不有以節之則始流而淫慢凶過矣範之以生氣之和道之

以五常之行使六者之情聲一發于正而淫慢凶過之聲不得作焉則所以和其聲也

舜命夔曰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温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直寬剛簡氣之各得乎陰陽者也以樂教之使化其偏使其温栗而無虐傲以相濟也蓋感於物而有志形於聲而有言言不一而成詩而歌以永之則五聲必有成文者矣聲之高下清濁無準故必範於律呂以和之此律呂不在八音即人聲之律呂如今人唱曲子雖不用尺腔犯牌名不得亂唱也審一以定和則律呂之和否與其志其詩有相符而不可掩無虐傲之失也此以天地生氣之和和人聲之不和以歸于和之道也

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樂其可知言樂匪難知也翕純皦繹四者淺言之只音聲之末深言之則器失其度不能翕如純如皦如繹如律失其序不能翕如也如用黃鐘宮而溢入大呂宮或當用半而用全當用變而用正上下大小相陵亂也此審音知樂太師之職掌也器度律序矣而有不翕不純不皦不繹則人聲之乖戾生於人心故審樂以知政太師所當察也故曰樂其可知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音生於心情流而音不能不與之流律以和聲音變而律不得不隨之變五聲上下相生有自然之序此生氣之和也人心失其和而不和之氣應之於是有怗懘之音矣宮三分損一以下生徵徵三分益一以上生商商三分損一以下生羽羽三分益一以上生角每宮皆如此則合律而各得其和平若一有失序則相陵奪如用燕賓七宮則下生大呂爲徵只是半律徵上生夷則爲商用正律商下生夾鐘爲羽只用半律羽上生無射爲角用正律如是則五聲有序而和若使用大呂夾

鐘正律則徵羽大於宮商是徵羽皆亂矣又五聲各衷於律律如蕤賓之宮聲稍平則濫入仲呂聲稍高則入變宮調亦然大抵宮林鐘是也姑洗若今人以變律起姑洗宮聲一亂則五聲無不亂者則不止於怗懘大抵音過平則淫慢音太清則凶過至有棄律度之正而不守者周子所謂妖淫愁怨也如是而爲亂世亡國之音矣古之正樂只是淡和而妖淫愁怨之音乃至足悅耳如聲平公問師曠曰音無哀於此者乎是只求哀怨以悅耳也此古音之所以不復也荀勗十二笛阮咸讓其過高今伶人有知音者亦謂今用合字太高今之南曲用合四上尺工六五而棄乙其不用角音者亦以宮聲既高故其下生遂用近角之變徵以代角而不復有角之聲也豈非五者皆亂而迭相陵之過乎是以古之聖人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內五言也化民者亦宜知慎矣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樂以章德舞以象功帝王功德之盛先後一揆故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此六代之樂之所同也然功德之實有不同則氣象之間又自有不能無異者聖人不能揜亦自無庸揜也知此者可與言樂矣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眾也咏歎之淫液之何也曰恐不遽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曰及時事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曰非武坐也聲淫及商何也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

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其之聞諸萇宏亦若吾子之言是也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語女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反商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

聲淫及商謂淫液之餘聲多商聲也商者西方肅殺之

聲聲淫及商是武王有尚武之志也備戒已久擊鼓備戒之久而後出也遲之遲而又久既出而又久立於初綴以待也總干山立即久立於綴時事武王有武而不用以至諸侯瞚就不得已而後伐商故既戒備已久惟恐不足以當眾之歸而又總干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則武王之非尚武可見矣此一成而北出時也分夾而進即夾振之發揚蹈厲四伐盛威也事蚤濟所謂時哉不可失會朝清明也此再成滅商也三成而南反商政而興滅繼絕時也四成而南國是疆大巡天下也坐而致右憲左象周召之文治五成而分左右時也六成

復綴以崇天子天下宗周武功之成也古樂皆無可考雜書有晝韶舞圖殆不足據惟武樂於此略可想見今以周詩證之武爲大武之首章總言武功始終也賚爲大武之三成而南大賚四海也桓爲大武之六章於昭于天皇以間之是武之成也此春秋傳爲可據者而酌之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此殆由久立而夾進時乎殷言歎天之下衰時之對然則殆所云南國是疆也周召之治則於詩亦未有考矣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脩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獶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

聽新樂而忘倦情之流也情流而不反則害矣由子夏言之則今樂古樂之不同如此而孟子曰今之樂猶古之樂者孟子志在格其心心正而好惡同民則樂之本也然果好惡同民則今樂亦將非所好矣以論樂則子夏之言爲正也

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

大當者民遂其生也立紀綱制之禮也周子所謂禮先樂後也德音之謂樂則新樂不可謂之樂矣古樂之作也如此故播之足以爲教而化民成俗也作樂豈易言哉

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　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饗以祀乃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太簇歌應鐘舞咸池以祭地示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鐘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鐘舞大武以享先祖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

亦再變而致羸物及山林之亦三變而致鱗物及邱陵之亦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亦五變而致介物及土亦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

奏金奏歌工歌奏以律歌用呂而各取律呂之合所以協天地之和也所用律呂謂各以某律爲宮非專用某律也日月會於星紀而斗杓建子故子與丑合日月會於析木而斗杓建亥日月會於娵訾而斗杓建丑日月會於元枵而斗杓建丑日月會於星紀而斗杓建子故子與丑合日月會於析木而斗杓建亥日月會於娵訾而斗杓建丑日月會於元枵而斗杓建酉日月會於大梁而斗杓建辰故辰與酉合日月會於鶉火而斗杓建未日月會於鶉首而斗杓建午故午與未合日月會於實沈而斗杓建申故巳與申合日月會於鶉尾而斗杓建卯日月會於大火而斗杓建戌故戌與卯合日月所會於天分其次舍斗杓所指以地定其方隅而律呂中焉故以是爲天地之合其所取用之宮律或作樂之舊而周因之也然不可考矣凡六樂

者以下何氏謂分六代之樂以祀四方百物而極言感通之妙讀者不可以辭害意是也但此節恐有誤字

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靈鼓靈鼙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鼙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鼙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

禮矣

此蓋亦言感通之妙其所謂爲宮爲角爲徵爲羽者用某律呂爲宮聲也起調不同起調則於某宮之中又用某聲起調亦仍如此章圜鍾爲宮則是夾鍾宮調首尾皆用夾鍾律五聲成文於中也黃鍾爲角則是黃鍾角聲收調也太簇徵者太簇三宮而起調收調用南呂起調也姑洗羽者姑洗五宮而起調收調用大呂也函鍾宮即林鍾二宮起調收調用林鍾也太簇角者太簇三宮而起調收調用蕤賓也姑洗徵者姑洗五宮而起調收調用蕤賓也黃鍾宮即黃鍾一宮起調收調用黃鍾也大呂八宮而起調收調用仲呂也太簇徵者太簇三宮而起調收調用夷則也不然則圜鍾爲宮無用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之理考不用商調或祭祀所不用或周家所

不用也周尚木德不用商聲玉藻篇言佩玉亦無商　六變八變九變云者劉原父曰雲門之樂六變而終咸池之樂八變而終簡韶九成之樂九變而終是也虞書曰簫韶

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

淫聲者流僻邪散遹成滌濫之音也過聲之音也凶聲者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也慢聲聲皆亂上下相陵之音也四者之中慢聲爲甚間聲無定守而淫液不能自止故如水之流也舍律而上聲轉益高故急促焦枯此過聲也常律不能範作爲變聲故猛厲粗急此凶聲也至於雜亂之致上下皆失其序則慢矣

有國者之所必禁也今之南曲及弋腔淫聲爲多北曲稍和然亦近於過矣泰曲及所謂

裸涅者則凶聲也而究皆比於慢可不慕哉

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子太簇寅姑洗辰蕤賓午夷則申無射戌陰聲大呂丑應鍾亥南呂酉函鍾未小呂巳夾鍾卯皆文之以五聲文之各宮用五宮文之以成文也○五聲之序與五行之序却相反土商金角木徵火羽水五行之序水火木金土五聲之序却是土金木火水皆播之以八音金鑄石磬土塤革鼓韗縈琴木柷敔笙竽竹簫篪管春牘應雅以教械樂春牘以竹爲之長七尺其端兩孔春地作聲應亦竹爲之有椎亦春于地雅狀如漆筒而舍口長五尺二寸以羊韋韗之亦春于地三者皆械夏所用所以節行步也　鎛師掌金奏之鼓　棘師掌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凡國之瞽矇正焉以六詩爲樂之章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也以六德爲之本則本之性情而道五常之行矣以六律爲之音則稽之度數而合生聲之和矣此所以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而不怒柔而不懾四氣不相奪也此其所以暢交于中而發作于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此其所以

爲先王之樂也夫　小師掌教鼓鼗柷敔塤簫管弦歌掌六樂聲音之節與其和　瞽矇掌播鼗柷敔塤簫管弦歌諷誦詩世奠繫鼓琴瑟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　眡瞭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須磬以和笙奏者也頌鐘笙鐘亦然掌大師之縣凡樂事相瞽縣磬縣掌于眡瞭者以瞽瞭皆審音而不便于憂擊也　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爲樂器凡聲高聲硯此以下皆主鍾而言以金爲八音之首也鍾形高則聲混濁而不明矣　正聲緩鍾形直則聲太殺矣下聲肆形短則聲流放陂聲散形偏則聲散亂險聲斂形弇則聲收閉達聲贏形大則聲盈溢微聲韽形小則聲不成韻　同聲衍形圓則聲莫衍而無鴻殺　後聲祚中窾下斂則聲迫急　弇聲鬱中窾下後則聲鬱塞　薄聲甄太薄則聲掉震　厚聲石則朴

器

地官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教爲鼓而辨其聲用以鼖鼓八面鼓神祀以靈鼓六面鼓社祭以路鼓四面鼓鼓鬼享以鼖鼓二面鼓長八尺鼓軍事以鼖鼓長丈二尺鼓役事以晉鼓六尺六寸鼓金奏以金錞鐏形如鐘有舌和鼓以金鐲鐲形如鈴無舌小鐲節鼓以金鐃如小鐲兩擊之止鼓以金鐸

通鼓金鐸大鈴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者　舞師掌教兵舞干戚帗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帗舞析羽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皇舞五色析羽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凡野舞則皆教之

大司樂至此周時樂教之略可見其古樂之詳則有不可考者矣

蔡西山律呂新書　黃鐘長九寸空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以漢志解文定　聲氣之元不可得而見及斷竹爲管吹之而聲和候之而氣應而後數始形焉均其長得九寸審其圍得九分積其實得八百一十分長九寸圍九分積八百

損益焉蔡氏算每重得九方分實得徑三分四釐六毫弱以長九寸爲九萬萬忽依算經少廣章所載宋祖沖之密率乘除得周圓長的計十分六釐三毫六秒八忽萬分忽之密率乘除得周圓長的計十分六釐三毫四秒四忽萬分忽之五千六百四十五特三分三釐八毫以下非可細分而算法積忽與秒不容不然徑數自八毫以下非可細分而算法積忽與秒不容不然徑按黃鐘圓徑之數當以此爲的蓋黃鐘長九寸者以九分爲寸也則八百一十分與圓九方分者亦九釐分也則以求圓徑亦當以九釐之分爲法而後合而先儒所求圓徑則用千釐之分又以圓開方以方求圓之法虛加實退未爲密率此所以參差不合而積之則不止八百一十分矣如彭氏法則以十分爲寸九分爲寸十分爲則而後以十求之此其所以的也

黃鐘之實以淮南子攷前志定其寸分釐毫絲之法以律書生鐘分定　子一　黃鐘之律丑三　爲絲寅九爲忽卯二十七爲毫辰八十一爲絲巳二百四十三爲忽午七百二十九爲釐未二千一百八十七爲分申六千五百六十一爲毫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爲寸法戌五萬九千□□四十九爲絲亥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黃鐘之實○每爲三忽○此數以三而得每迭用三歸歸之則可見　其寸分釐毫絲之法皆用九數故九絲爲毫九毫爲釐九釐爲分九分爲寸九寸爲黃鐘

黃鐘生十一律　子一分一爲九寸丑三分二爲三寸○三分黃鐘而得之以下大約放此寅九分八爲一寸卯二十七分一爲一寸○九分辰八十一分六爲一寸○八十一分巳二百四十三分四爲一寸○二百四十三分午七百二十九分一爲三寸○二百八十七分黃鐘而得六十四也　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一爲三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黃鐘而得一千二十四也　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九爲一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黃鐘而得四千九百二十九也　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八爲一寸○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黃鐘而得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也　戌五萬九千四十九分二十七爲一寸○五萬九千四十九分黃鐘而得二十九萬四千五百二十四也　亥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爲一寸○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黃鐘而得八十五萬九千二百六十四也

七爲一寸三爲一分一爲三釐○二四十三分黃鐘而得一百二十八也　午七百二十九分一爲三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黃鐘而得一千二十四也　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九爲一分九爲一釐千九十六七百二十九爲一寸八十一分一爲一分一爲一釐六千五百六十一分黃鐘而得四萬二千七百六十八也　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八爲一分二十七爲一釐三爲一毫一爲三絲○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黃鐘而得八十五萬九千四十九分二十七爲一分二十九爲一釐九十六千五百六十一爲一分八十一爲一絲二十九爲一毫一爲三忽○五萬九千四十九分黃鐘而得二千七百六十八也　亥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爲一分二十七爲一釐九爲一毫一爲三絲九爲一忽○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黃鐘而得八百一十五萬九千二百六十四也

五千五百三十六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為一寸二千一百八十七為一分二百四十三為一絲二十七為一毫三為一氂一為三忽○此與上條參看○此法損益求之最為捷法

黃鐘生十一律子寅辰午申戌皆下生丑卯巳未酉亥皆上生其上以三歷十二辰考皆黃鐘全數其下陰數以倍者三分本律而損一也陽數以四者三分本律而增一也六陽辰當位自得六陰辰則居其衝其林鐘南呂應鐘三呂在陰無所增損其大呂夾鐘仲呂三呂在陽則用倍數

十二律之實　子黃鐘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全九寸半無者分之不盡也丑林鐘十一萬八千○○全六寸半三寸不用寅太簇十五萬七千四百八十全五寸三分半六寸二分不用辰姑洗十三萬九千九百六十全四寸六分六釐半二寸不用巳應鐘九萬三千五百十二全四寸六分六釐半二寸五分不用午蕤賓十二萬四千四百一十六分八釐三寸一分四釐未大呂十六萬五千八百八十八全八寸三分七釐六毫半四寸申夷則十一萬七千四百五十六全七寸四分三釐七毫半二寸酉夾鐘十四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全八寸四分七釐戌無射九萬八千三百○四全八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亥仲呂十三萬一千○○七十二全六寸五分八釐六毫四絲六忽半三寸二分八釐六毫四絲皆以九為則

一初四秒零半二寸三分三毫六絲六忽六秒零不用

律生五聲　宮聲八十一　即黃鐘之數　商聲七十二　即太簇之數　角聲六十四　即姑洗之數　徵聲五十四　即林鐘之數　羽聲四十八　即南呂之數○此因黃鐘九寸寸九分則八十一數也三分損益以生徵商羽角其數如此一均五聲之數他律不然曰置本律之實以九九因之三分損益以為五聲再以本律約之則亦同此數也此立以為宮生五聲之數則然或以為妄誕亦之絲數則不然也

變聲　變宮聲四十二　小分六　變徵聲五十六　小分八○此用前角聲六十四之數而兩三之得五百七十六三分損益再生二變乃以九歸之以從五聲之原數存其餘數以為強弱也

此因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二律則音節達故角徵之間

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爲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少高於宮爲變宮古人謂之和繆以濟五聲之不及變聲非正故不爲調也按此則一宮變徵用蕤賓先而今人變徵不設此二弦可知今人謂琴之七弦文武所加即此和繆却不知文武所加二弦乃清宮六清商五此半律之義原非變宮凡變徵例也

八十四聲此圖斜飛如林鐘爲黃鐘之俗太簇爲黃鐘之商南呂爲黃鐘之羽姑洗爲黃鐘之角而加二變也

十二月黃鐘宮　六月林鐘宮　黃鐘徵半　黃鐘商

正月太簇宮　林鐘徵半　黃鐘商

八月南呂宮　太簇徵　林鐘商　黃鐘羽

三月姑洗宮　南呂徵半　太簇商　林鐘羽半　黃鐘角

十月應鐘宮　姑洗徵　南呂商　太簇羽　林鐘角　黃鐘變宮

五月蕤賓宮　應鐘徵半　姑洗商　南呂羽半　太簇角　林鐘變宮　黃鐘變徵

十二月大呂宮　蕤賓徵半　應鐘商　姑洗羽半　南呂角半　太簇變宮　林鐘變徵半

七月夷則宮　大呂徵　蕤賓商　應鐘羽半　姑洗角　南呂變宮　太簇變徵

二月夾鐘宮　夷則徵半　大呂商　蕤賓羽半　應鐘角半　姑洗變宮　南呂變徵半

九月無射宮　夾鐘徵　夷則商　大呂羽　蕤賓角　應鐘變宮　姑洗變徵

四月仲呂宮　無射徵半　夾鐘商　夷則羽半　大呂角　蕤賓變宮　應鐘變徵半

黃鐘變　仲呂徵半　無射商　夾鐘羽半　夷則角半　大呂變宮　蕤賓變徵半

林鐘變　仲呂全　商　無射羽半　夾鐘角全　夷則變宮半　大呂變徵全

太簇變　仲呂半羽無射半角夾鐘半變宮夷則半變徵

南呂變　仲呂角全無射半變宮夾鐘變徵全

姑洗變　仲呂半變宮無射半變徵

應鐘變　仲呂變徵全

惟黃鐘不爲他律役所用七聲皆正律自林鐘而下則有半聲自蕤賓而下則有變律以上下之不可相陵也故用半聲以自仲呂轉生之非復黃鐘正律也故有變律凡用變律者皆自仲呂轉生也大呂太簇宮一半聲夾鐘姑洗宮二半聲仲呂宮三半聲蕤賓林鐘宮四半聲夷則南呂宮五半聲無射應鐘宮六半聲蕤賓宮一變律大呂宮二變律夾鐘宮四變律無射宮五變律仲呂宮六變律變雖可迭變如京氏說於樂亦無所用之也黃鐘正律有全無半變律用半不用全林鐘南呂應鐘不用半其律短也變律則太簇姑洗不用全其管仍長也應鐘不用半

短之至也凡此皆自然而然非人爲也

六十調以周禮淮南子禮記鄭氏註孔氏正義定

宮合商四角乙變徵勿徵尺羽工變凡

南呂角　南正應正大半夾半姑半蕤半夷半
蕤賓徵　蕤正夷正無正黃變半大半夾半仲半
姑洗羽　姑正蕤正夷正無正應正大半夾半
太簇宮　太正姑正蕤正夷正南正應正大半
黃鍾商　黃正太正姑正蕤正林正南正應正
無射角　無正黃變太變姑變仲半林變南變
林鍾徵　林正南正應正大半太半姑半蕤半
仲呂羽　仲正林變南變應變黃變太變姑變
夾鍾宮　夾正仲正林變南變無正黃變太變
大呂商　大正夾半仲正林變南變無正黃變

應鍾角　應正大半夾半仲半蕤半夷半無半
夷則徵　夷正無正黃變半太變半夾半仲半
蕤賓羽　蕤正夷正無正黃變半太變半夾半
姑洗宮　姑正蕤正夷正無正應正大半夾半
太簇商　太正姑正蕤正夷正南正應正大半
黃鍾角　黃正太正姑正蕤正林正南正應正
南呂徵　南正應正大半夾半姑半蕤半夷半
林鍾羽　林正南正應正大半太半姑半蕤半
仲呂宮　仲正林變南變應變黃變半太變半
夾鍾商　夾正仲正林變南變應變黃變半太

大呂角　大正夾正仲正林變夷正無正黃變
無射徵　無正黃變半太變姑變仲半林變南
夷則羽　夷正無正黃變半太變半夾半仲半
黃鍾宮　黃正太正姑正蕤正林正南正應正
蕤賓商　蕤正夷正無正黃變半大半夾半仲
姑洗角　姑正蕤正夷正無正應正大半夾半
太簇徵　太正姑正蕤正夷正南正應正大半
應鍾羽　應正大半夾半仲半蕤半夷半無半
南呂宮　南正應正大半夾半仲半蕤半夷半
林鍾商　林正南正應正大半太半姑半蕤半

仲呂角　仲正　林變　南變　應變　黃變半　太變半　姑變半
太簇徵　太正　姑正　蕤正　夷正　南正　應正　大半
黃鐘羽　黃正　太正　姑正　蕤正　林正　南正　應正　變
無射宮　無正　黃變半　太變半　姑變半　仲半　林變半　南變半
夷則商　夷正　無正　黃變半　太變半　夾半　仲半　林變半
蕤賓角　蕤正　夷正　無正　黃變半　大半　夾半　仲半
夾鐘徵　夾正　仲正　林變　南變　無正　黃變半　太變半
大呂羽　大正　夾正　仲正　林變　夷正　無正　黃變半　聿
應鐘宮　應正　大半　夾半　仲半　蕤半　夷半　無半
南呂商　南正　應正　大半　夾半　姑半　蕤半　夷半
姑洗徵　姑正　蕤正　夷正　無正　應正　大半　夾半
太簇羽　太正　姑正　蕤正　夷正　南正　應正　大半　變

此十二律旋相爲宮凡六十調其變宮變徵不可爲調也

按此每律五調如黃鐘爲無射之商夷則之角爲仲呂之徵爲夾鐘之羽而黃鐘爲本宮本宮以黃鐘起調以黃鐘畢曲則爲黃鐘宮調若用無射宮而以黃鐘起調以黃鐘畢曲則謂之無射商調用夷則宮而以黃鐘起調以黃鐘畢曲則謂之夷則角調也餘皆放此

以上考律呂

考工記鳧氏爲鍾兩欒謂之銑鐘口兩角銑間謂之于鍾脣于上謂之鼓正當所擊之處鼓上謂之鉦鍾要鉦上謂之舞擊而震動之處也

右金

旋旋繫處上二分下一分也厚薄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後弇之所由興有說鐘已厚則石已薄則播修則柞弇則鬱長甬則震與典同同旨是故大鍾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爲之厚小鍾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爲之厚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鍾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爲隧六分其厚以其一爲之深而圍之按鍾有特鍾每鍾特懸即鑄也當備十二律每奏其宮某調則先擊此某律之鍾以宣之所謂金聲也有歌鍾有笙鍾皆編笙鍾大於歌鍾二倍律則笙鍾四倍律也編之者編十二律及六變律故或十八或二十四或三十二共懸一架以和笙歌當歌某字則擊某律以發其聲逐字亦金聲之也大抵編鍾之用如今人之所謂韻鑼鍾如律則聲正矣

磬氏爲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爲一股爲三鼓爲三上殺下直曰倨句卽股也倨卽鼓也博爲一九寸也股爲二股長尺八寸也鼓爲三鼓長二尺七寸也矩三尺合股與鼓四尺五寸則一矩有半矣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爲之厚厚二寸也已上則摩其旁已下則摩其端聲太平則摩其端使稍短○此舉高則使稍狹而聲太平則摩其旁使稍短○此舉高則厚薄損益調聲如琴身之度取黃鐘之律也有歌磬笙磬皆編如鐘法如歌某字則擊某律以收其韻使其終詘然亦逐字玉振之也

右石

雜考凡此多得之雲南志及興化縣志

理學逢源　卷之九　外篇　王道類　敬業堂

右土

雅塤大如鴈卵頌塤大如雞卵雅塤高四寸中虛者三寸六分厚二分造法先燒線爲度而上出其緒乃摶埴其外乾之自內抽緒去線則中虛矣塤外布紲之內以卵白遍之乃鑽其孔上出者曰吹孔徑三分前三孔平列二下近底一後二孔列中皆徑二分吹塤開孔平吹合宮重吹合商開前右孔合角開前下孔合變徵開前左孔合徵後左孔合羽後右孔合羽有五聲而無和繆耳

考工記韗人爲皐陶長六尺有六寸左右端廣六寸中尺厚三寸穹者三之一上三正此晉鼓之法皐陶鼓腔也鼓廣一尺是合二十片而成腔鼓面中圍二丈也上三正者中穹端皆如一也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鼖鼓比晉鼓長一尺四寸故中圍加三之一丈也爲皐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倨句磬折如磬之折

凡冒鼓必以啓蟄之日應雷發聲也良鼓瑕如積環鼓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鼓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鼓不和五聲而亦必有法制如此○鼓以警戒則在末作○附縫韋爲鼓中實以糠以手兩頭拍之爲工鼖長六尺六分面四寸有柄中繫兩耳持其柄歌之節鼖而搖之旁兩耳還自擊爲笙奏之節每奏一句終則播鼗以續之節笙奏一句起下句也鞉如今之盆鼓小鼗也應以和鞉

雜考琴說及琴身三尺六寸定三十六分梓曰脣舍中曰項初廣曰肩肩後曰翅翅後曰要要後曰髀髀尾曰臀臀尾曰龍齦下穴曰腰腰下有鴈足足下穴曰擫擫者曰弦弦餘曰徽首廣七寸二分翅博八寸四之三岳穹半寸○凡合琴舌開底面共厚一寸二分兩旁連軫共高二寸四分承露之開中共厚一寸三分牛兩旁共厚九分岳後頂間中厚一寸四分面收殺三分底收殺七分兩旁厚一寸三分兩旁厚六分半面收殺六分半底收殺一分中間中厚一寸二分半兩旁厚七分面收殺五分底收殺一分冠前中厚一寸中間底面收殺共厚一寸三分居琴身十之一五後尾十之四爲五徽六徽之間外以龍爲度亦如之八徽之與三徽十二徽之與六徽之間以其一爲四徽三分去二以其二爲四徽五分去四以其一爲五徽之間以其三爲四徽之間岳舉四徽五分去四以其一爲七分面收殺三分底收殺七分面收殺一分中間中厚一寸五分兩旁厚一寸四分兩旁厚一寸三分兩旁厚六分半面收殺六分半底收殺一分十徽間中厚一寸一寸二分半兩旁厚七分面收殺五分底收殺一分冠前中厚一寸中間底面收殺共厚一寸三分居琴身十之一五後尾十之四爲五徽六徽之間外以龍爲度亦如之八徽之與三徽十二徽之與六徽之間以其一爲四徽三分去二以其二爲四徽五分去四以其一爲七分面收殺三分底收殺七分面收殺一分中間中厚一寸五分兩旁厚一寸四分兩旁厚六分半面收殺六分半底收殺一分十徽間中厚一寸一寸二分半兩旁厚七分面收殺五分底收殺一分冠前中厚一寸中間底面收殺共厚一寸三分居琴身十之一五後尾十之四爲五徽六徽之間外以龍爲度亦如之八徽之與三徽十二徽之與六徽之間以其一爲四徽三分去二以其二爲四徽五分去四以其一爲五徽之間以其三爲四徽之間岳舉

分去一爲林鐘應九竅林鐘三分益一爲太簇應十三竅外太簇三分去一爲南呂應八竅稍內南呂三分益一爲姑洗應十一竅稍外姑洗三分去一爲應鐘應八竅內三分四分應鐘三分益一爲大呂應龡內一寸八分爲牛夾則三分益一爲夾鐘應十二竅稍外夾鐘三分去一爲無射應八竅內一寸二分無射三分益一爲仲呂應在十竅自中竅以上九分爲夾鐘又寸爲始洗又七分爲林鐘又五分爲夷則又七分爲南呂又八分爲無射又四分爲應鐘又三分爲四竅四竅以上按之乃不成聲○凡弦槩爲上罰次之蕤賓次之原隰次之宮二百四十寸尾博一大一寸七分底穴徑四寸脩五寸越蘭分半首

右絲

周禮注纂　祝如漆筒中有椎柄動擊其旁以合樂　祝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東壁有穴徑三寸四壁縮以雲氣上一穴以出柄中以椎柄連底捆之凡將作樂則以椎左右擊各一下其底也　敔刻木爲虎背上有二十七齟齬刻以木櫟之以止樂　敔形爲伏虎下有承跌背刻二十七齟齬以鐵櫟之作聲甄長一尺以竹爲之三分其長而劈其一八析如帚其中有籈樂將終則以甄三擊敔首又三櫟其背也○張爾公疑祝圉只用以合樂止樂則八音之中無木音因謂祝圉之用當如今之以合音魚以止音也顧先儒從無此說只當以舊說爲正

周禮注纂　祝如漆筒中有椎柄動擊其旁以合樂　祝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東壁有穴徑三寸四壁縮以雲氣上一穴以出柄中以椎柄連底捆之凡將作樂則以椎左右擊各一下其底也　敔刻木爲虎背上有二十七齟齬刻以木櫟之以止樂　敔形爲伏虎下有承跌背刻二十七齟齬以鐵櫟之作聲甄長一尺以竹爲之三分其長而劈其一八析如帚其中有籈樂將終則以甄三擊敔首又三櫟其背也○張爾公疑祝圉只用以合樂止樂則八音之中無木音因謂祝圉之用當如今之以合音魚以止音也顧先儒從無此說只當以舊說爲正

右木

周禮注纂　笙列十三管於宮管在左大笙十九簧小笙十三簧宮管在左壺壺中植管管本受簧壺旁受葉壺底曰腑管各有孔其二內孔其餘外孔管隙栝以松脂管要束之以箍孔居箍下之半第一管七寸外孔簧應姑洗二管七寸有半外孔居箍下之半第一管八寸內孔簧應南呂四管八寸有半內孔簧應夾鐘五管八寸有半外孔簧應仲呂三管九寸外孔簧應蕤賓七管八寸半外孔簧應夷則八管七寸半外孔簧應無射九管七寸二分無簧十管七寸有半外孔簧應太簇十二管九寸一分外孔簧應夾鐘十一管八寸半無簧此和制也　一管應清聲二管應黃鐘十三管應清仲十四管七寸二分外孔簧應林鐘十六管七寸無簧十七管六寸半無簧此和制也　一管應清聲二管應黃鐘十三管應清仲十四管七寸外孔簧應變大呂十五管七寸無簧十七管六寸洗四管應太簇五管最長應應蕤賓七管應南呂八管應大呂九管應變姑十管短應夾鐘十一管應夷則十二管應變黃十三管應清仲十四管最長應黃鐘十

右匏

周禮注纂　簫編小竹爲之大簫管長倍於律○按大簫當二十六管其一管黃鐘二管大呂三管太簇四管夾鐘五管姑洗六管仲呂七管蕤賓八管林鐘九管南呂十管夷則十一管無射十二管應鐘十三管半夷二十管半仲二十一管半蕤二十二管變半林二十三管半夷二十四管小簫參十六管五管應林鐘十六管應無射十七管應清大十八管應變公和其說謂後世用鐵木音更清好劣濁噫爾公之所謂劣濁者正古樂之所爲淡和也爾公安知樂哉

聲也　洞簫長二尺圍三寸徑一寸許尾上二寸開二孔徑二分半以樂樂黃鐘所起也又上二寸前開一孔徑三分太簇也又上一寸六分孔姑洗也又上寸八分孔蕤賓也又上寸二分孔南呂也又上寸二分孔林鐘也又上寸二分孔應鐘也自後孔至吹口凡九寸六分此黃鐘之簫也大抵洞簫非古今人又棄角用變益非而開孔無法律多不應要必以管六孔併兩吹之管如律長大約制三分損益求之可耳管六孔則七律矣後世管加笛哨於首非古也篪長尺四寸圍三寸六孔併吹孔七五寸其尾上一寸橫左吹之自吹口至首二橫孔黃鐘律也篪長二尺四寸橫右吹之制畧如篪後而掩以葭莩簫三孔其制亦非古也　世吹孔之外上出一孔未詳

右竹

以上考八音

周子曰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古者聖王制禮法脩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太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語禮樂之理從地樂音夏而禮秋冬語王者之作樂則樂從天禮先禮定而後作樂亦主靜立人極之意也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流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朱子曰先淡之意然古之論樂曰和而已此所謂淡蓋以今樂形之而後見其本於莊正齊肅之意耳烜按周子一淡字最妙而都攸栗淡也聽古樂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非知樂者不知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脩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弑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今之雜劇亦此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瘴矣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于天地天地感而大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烏獸馴虞書后夔之言周公司樂之篇必非妄矣

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聲豔辭之化也亦然此又承以樂章言

程子曰先王之樂必須律以考其聲今律既不可求人耳又不可全信正惟此爲難求中聲須得律律不得則中聲無由見律者自然之數至如今之度量權衡亦非正也以律管定尺乃是以天地之氣爲準爭

張子曰律呂有可求之理德性淳厚者必能知之張子此語最妙

今人以佻好求律律呂而律呂不可求矣

朱子曰今人都不識樂器不聞其聲故不通其義如古人尚識鐘鼓然後以鐘鼓爲樂如孔子云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今人鐘鼓已自不識今儒者耳不辨五聲而談樂律自黃鐘至仲呂皆屬陽自蕤賓至應鐘皆屬陰此是一個大陰陽黃鐘爲陽大呂爲陰每一陽間一陰又是一

個小陰陽

自黃鐘至仲呂皆下生自蕤賓至應鐘皆上生按此亦用呂氏及淮南之說可見蔡西山必據史遷爲說者亦太拘也

今之士大夫問以五音十二律無能曉者要之當立一樂學使士大夫習之久後必有精通者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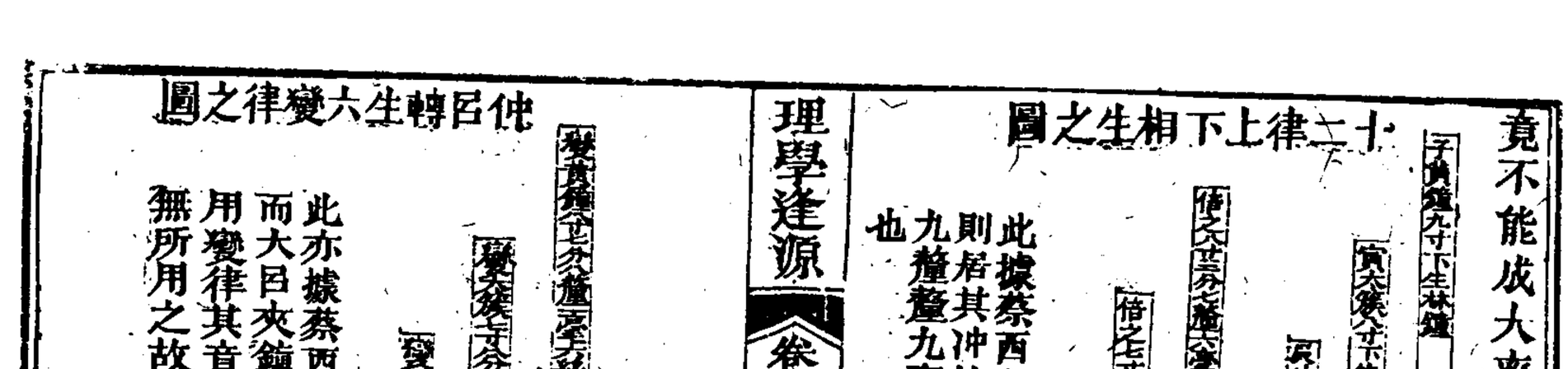
宮商角徵羽固是就喉宮齒商牙角舌徵脣羽上分然非只此便了喉齒牙舌脣上亦名有宮商角徵羽何者蓋自有個疾徐高下今按歌音合律却全不涉喉牙舌齒脣之分上只在聲之高下耳俗樂又以平上去入分四聲而徵無調共二十八調此亦非也

陳其言琴只可彈黃鐘一均此說猶可至謂琴之泛聲爲六律又謂六律爲六同則妄矣此全不知音者季通說但辨定七弦不用調弦皆可以彈十一宮如此則大呂以下聲聲相用按都無散聲蓋纔不按即黃鐘宮矣亦安得許多按指耶季通不能琴他只是思量得不知彈出便不可行季通律呂新書可謂精之至矣然究竟不審於音猶有此杜撰之失今人不如季通而欲憑空去說律呂如何得有是處

蔡西山曰昔太祖勤勞於制作而未得其當者有司失之於以尺而生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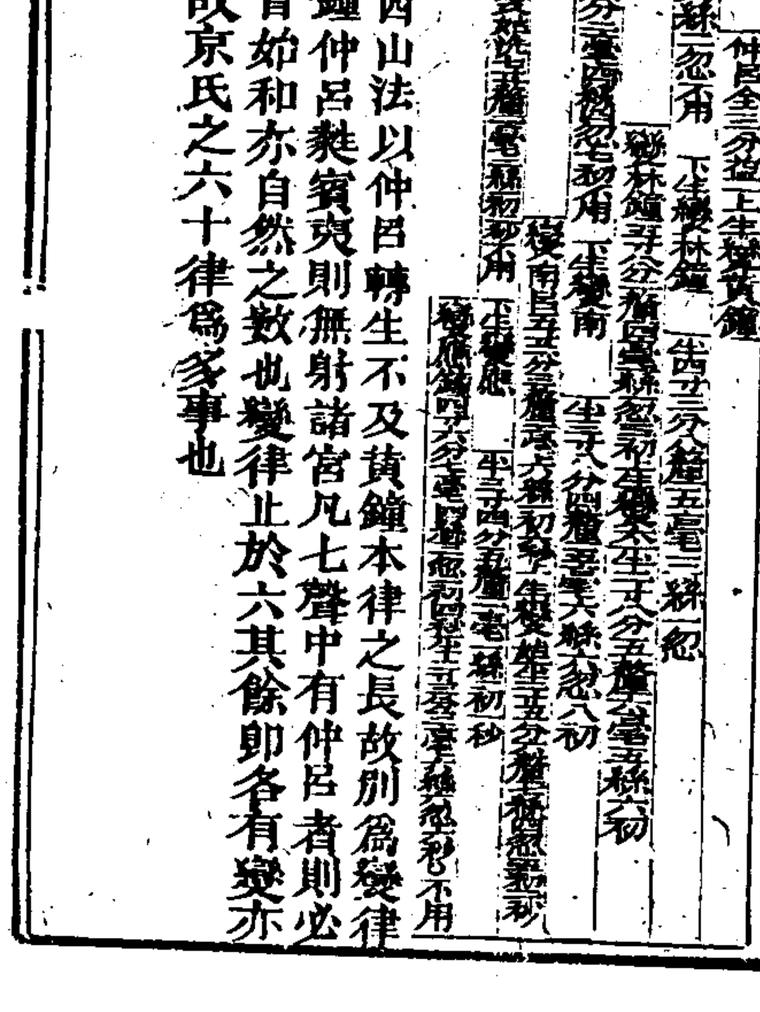
鄭康成及蔡邕皆言凡律空圍九分圍中廣九分也而月令章句云徑三徑三分何也孟康韋昭等不通律呂其言圍徑各異及黃鐘徑三分皆無足怪者　漢魏而下造律竟不能成大率皆由徑三分之說誤之也

十二律上下相生之圖



此據蔡西山本史遷律書法一陽一陰陽下陰上陽當位自得陰則居其冲林南應如本數大夾仲倍之則其法如此○寸九分分九釐九毫毫九絲絲九忽忽故三分損益得無餘剩不作十分算也

仲呂轉生六變律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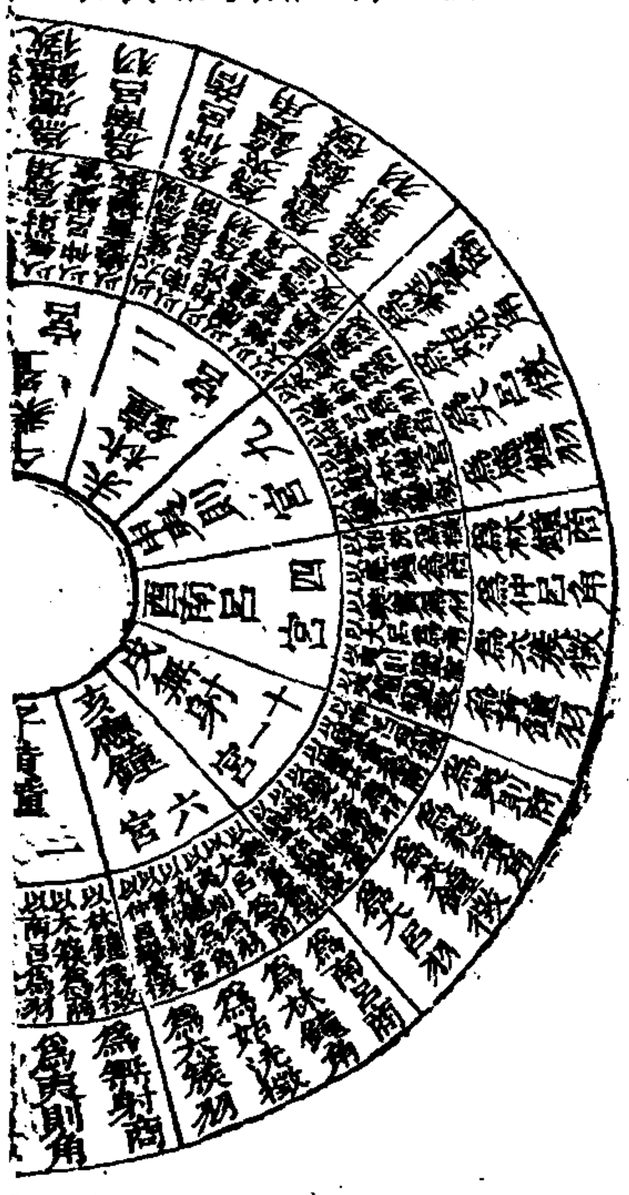
此亦據蔡西山法以仲呂轉生不及黃鐘本律之長而大呂夾鐘仲呂夷則無射諸宮凡七聲中有用變律其音始和亦自然之數也變律止於六其餘無所用之故京氏之六十律爲多事也

律呂損益隔八相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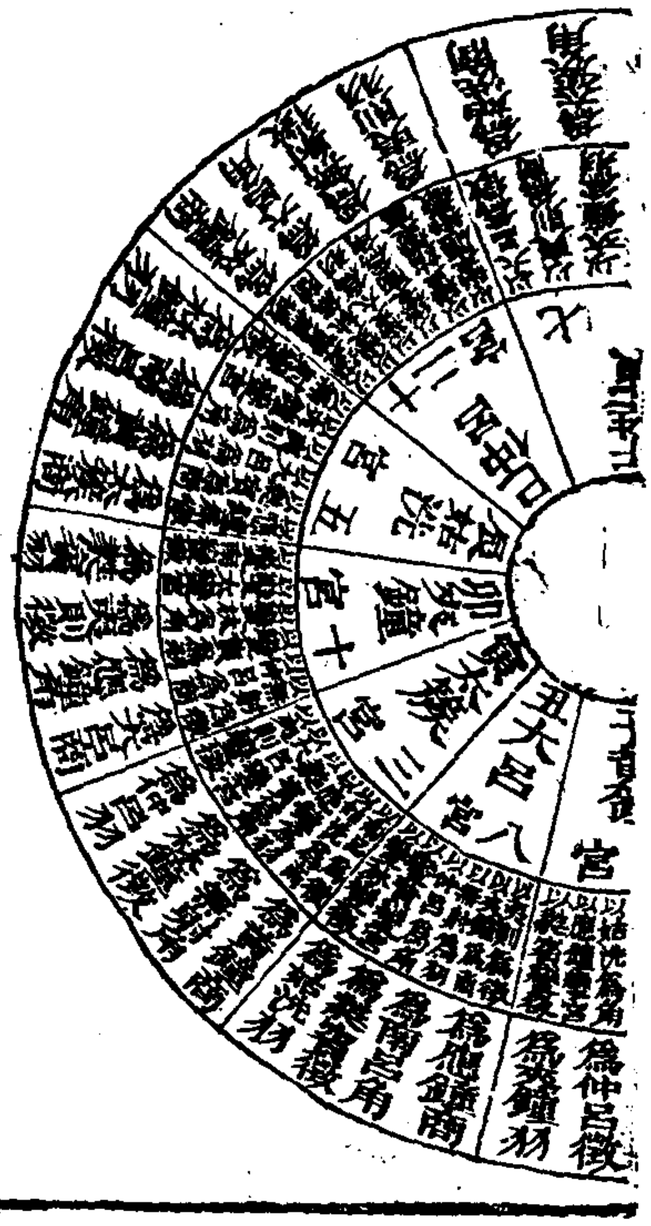


此旁隔八相生乃淮南子法與律書稍異蓋自東生西皆下生自西生東皆上生雖不順十二支之序然律呂之長短則如一也而用此法度器定聲爲提無居衝倍數之勞云○律呂方位亦如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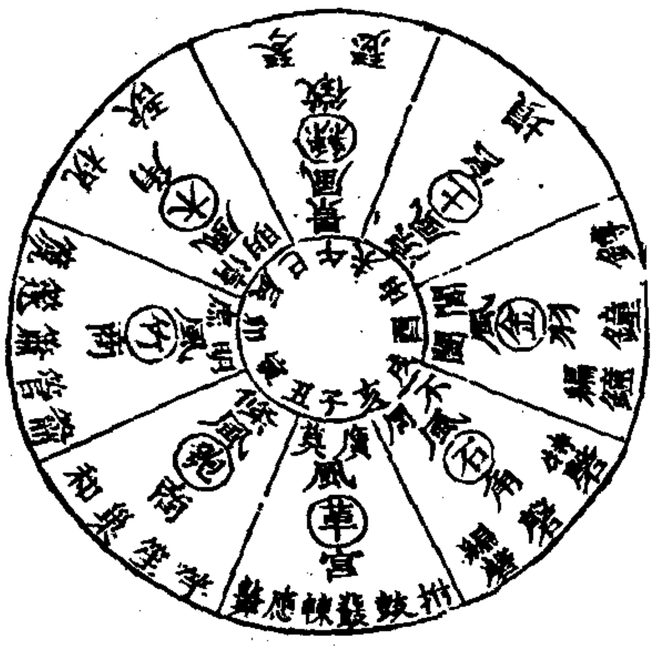
十二律還相爲宮爲八



十四聲分六十韻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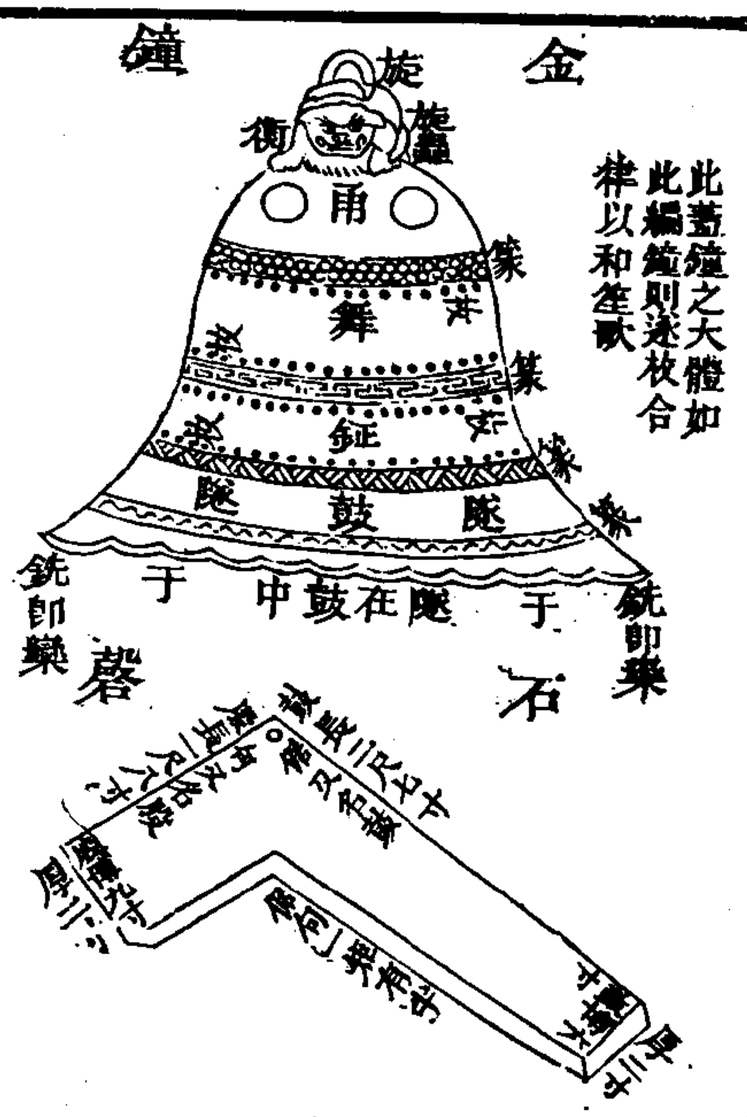


八音所合以宣八風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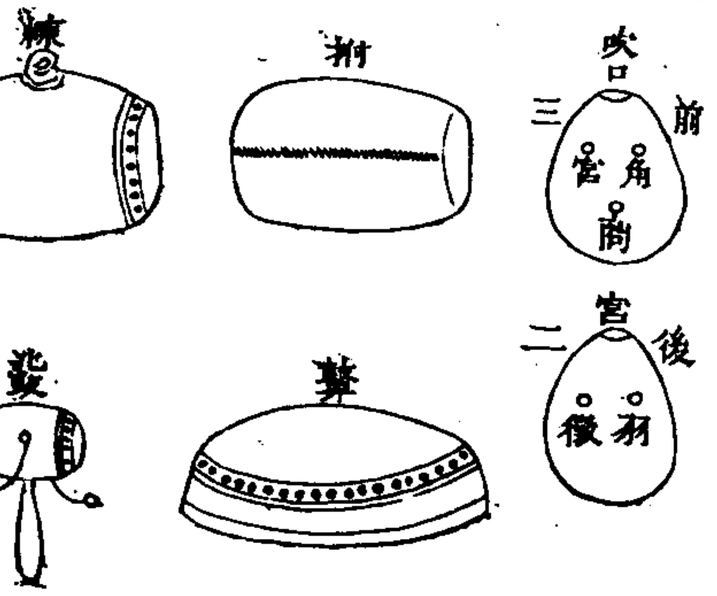
八音以宣八風只以氣類所屬爲言非如十二律之應月也八音各具五聲惟革木不然乃止用之節樂及合止其餘則各成音調先儒謂磬聲屬角難和此又以八音各有所近言非諧便專是角音也

金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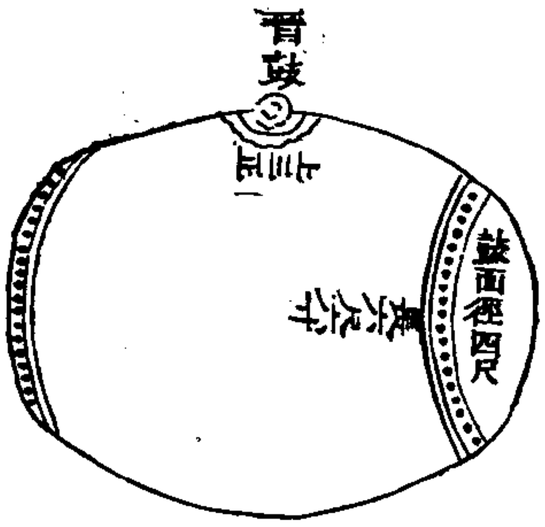
磬

土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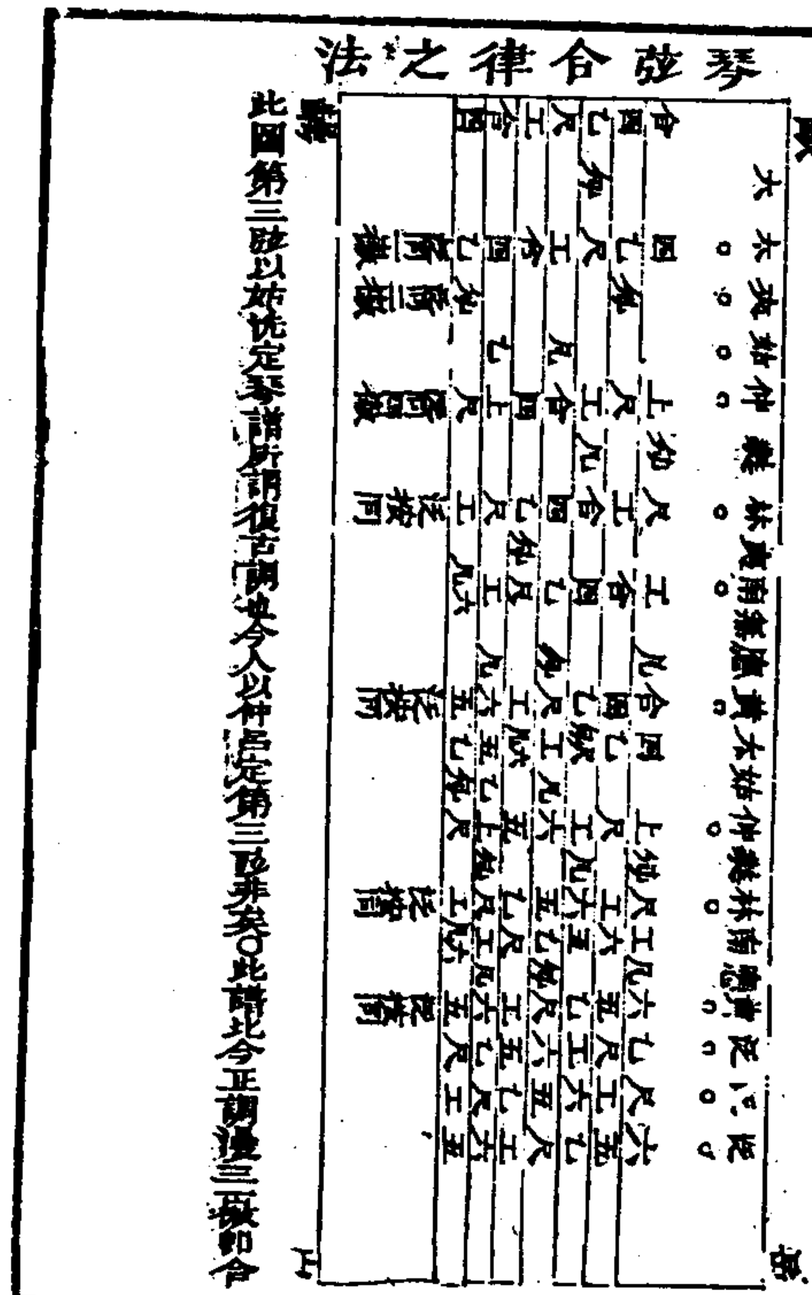


革

晉鼓



琴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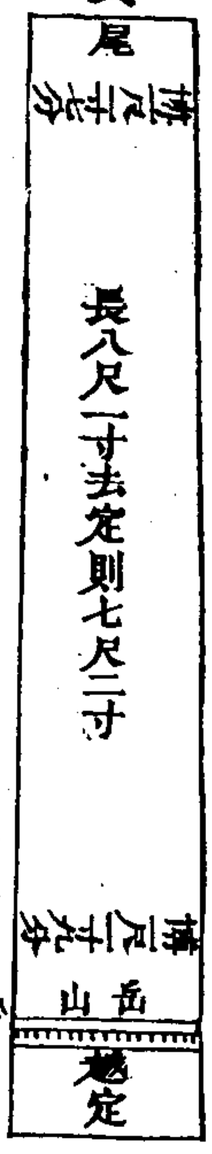


琴弦合律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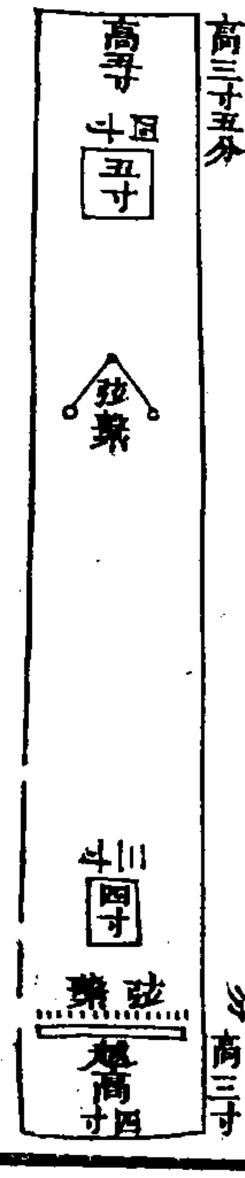
此圖第三弦以姑洗定琴譜所謂復古調也今人以仲呂定第三弦非矣○此前北今正調漫三弦即今

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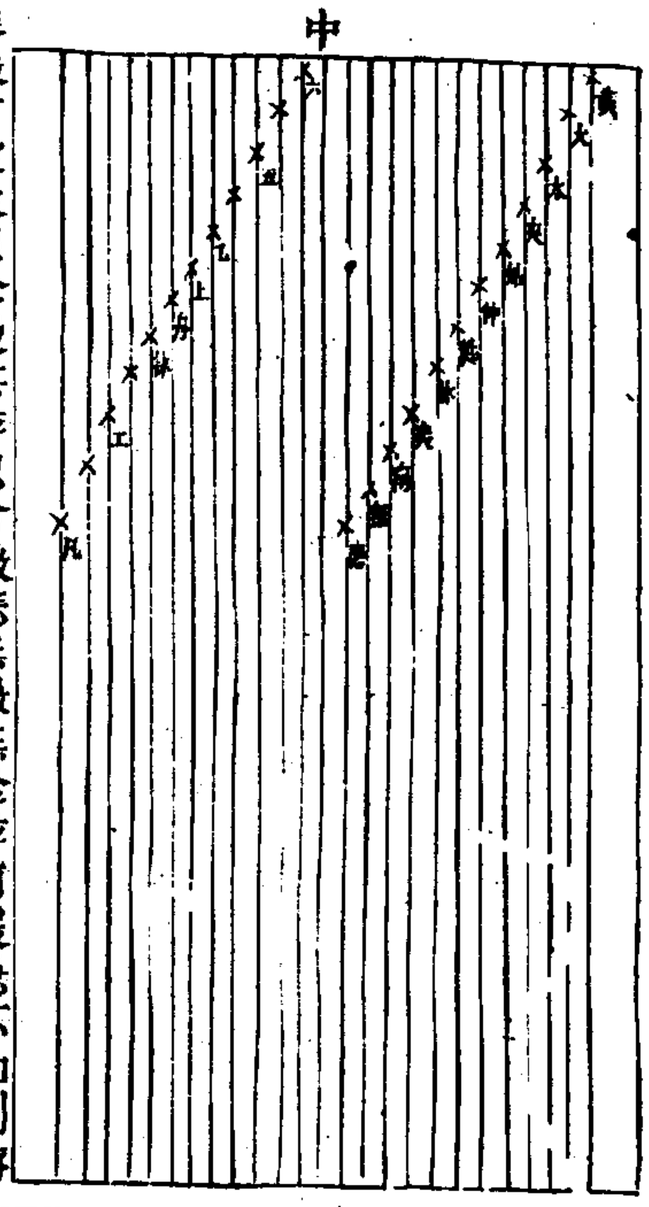
瑟面式



瑟背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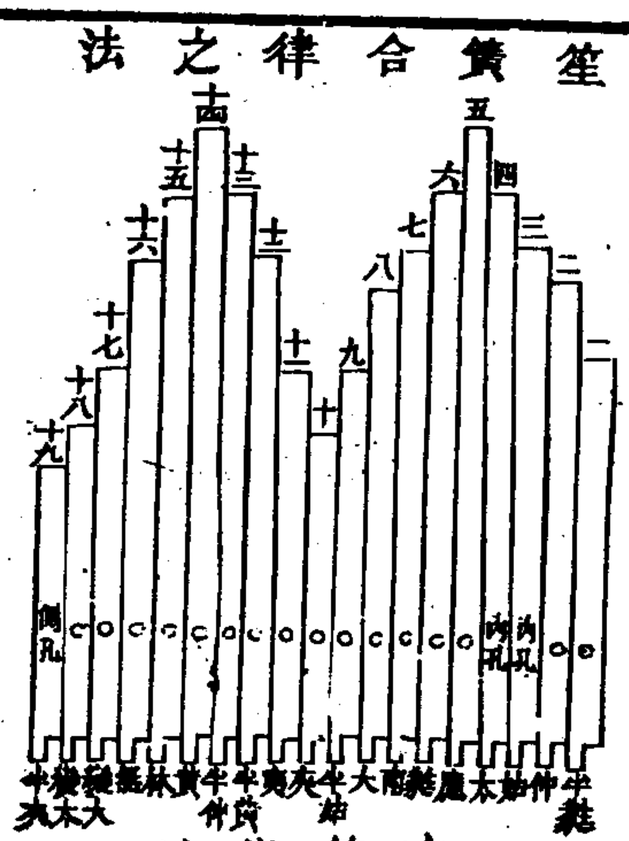


瑟柱合律之法



琴徽有定故以軫漫其弦以合徽瑟無徽無軫弦有緩急不和則游移其柱以和之瑟用八倍黃鐘之數　柱謂之馬

笙簧合律之法



吹笙指法



木



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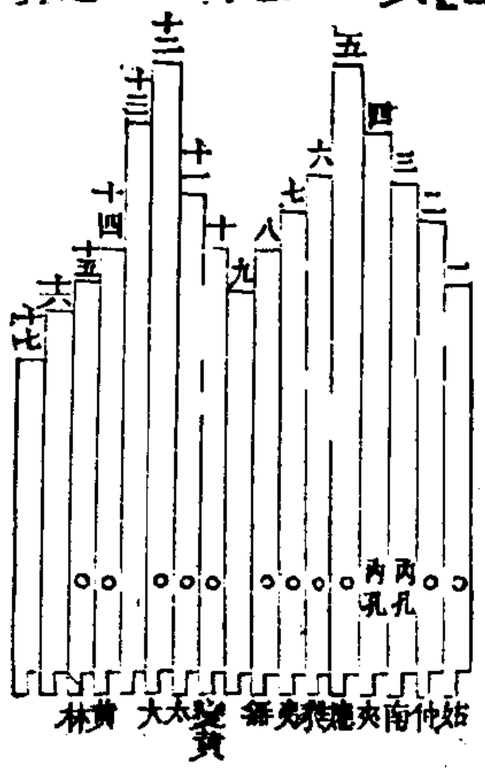
笙巢十九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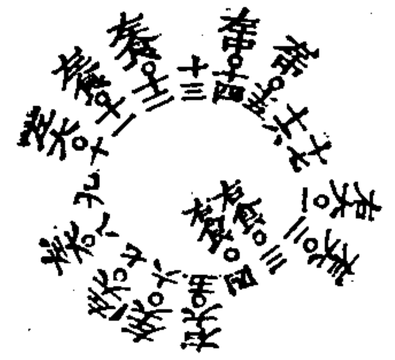
笙和十三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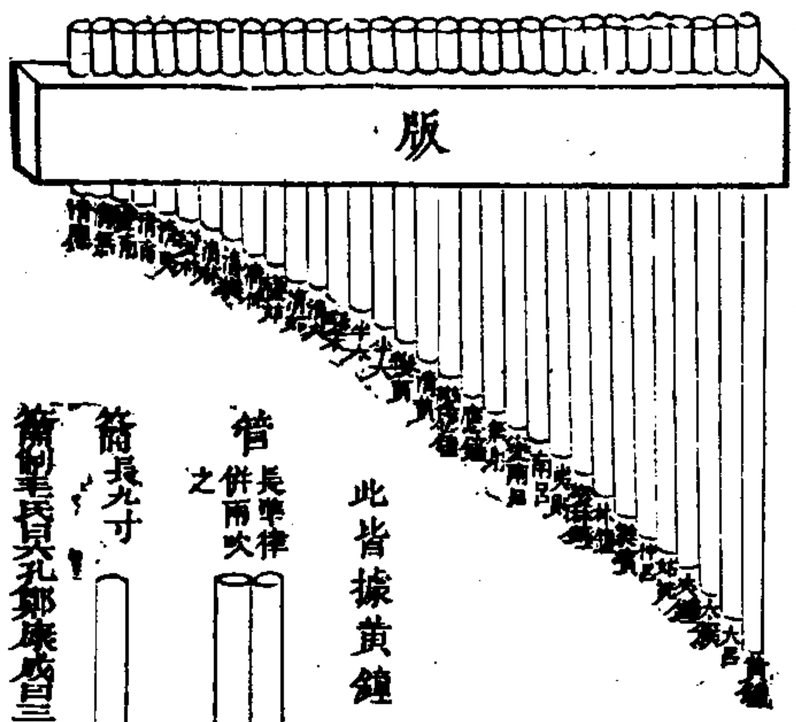
笙簧合律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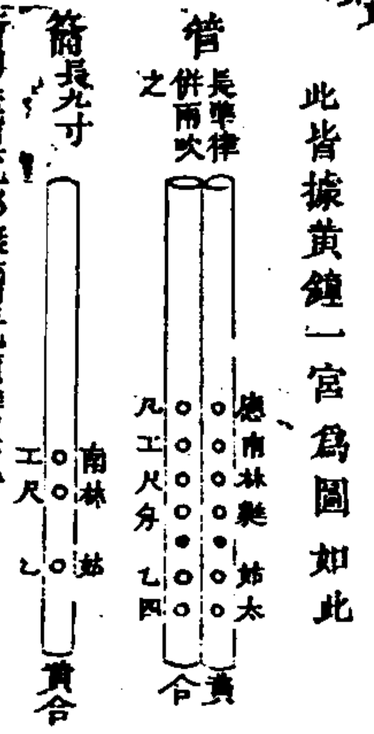
吹笙指法



竹 鳳簫編律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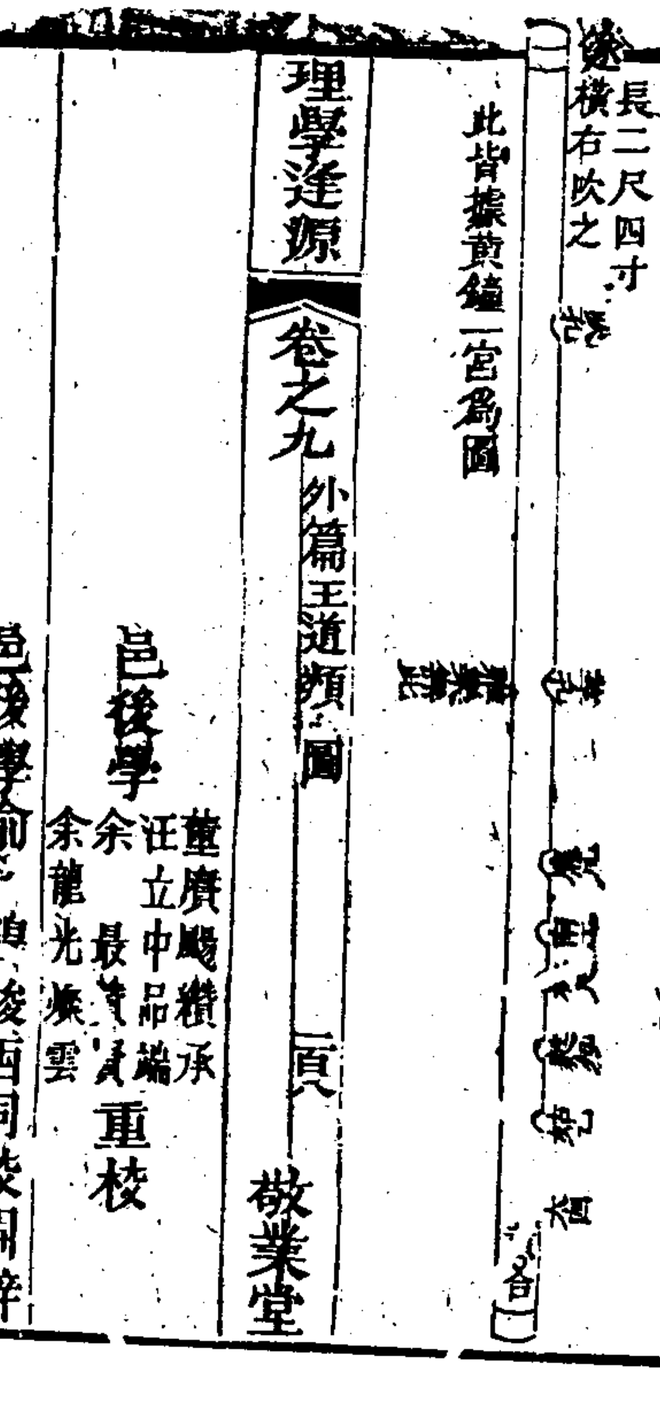


此皆據黃鐘一宮爲圖如此



此係三王音編簫之圖與前說中二十七管之說相符但律呂通解所載三王五管次序各有不同未知孰是俟考 道光己亥識

此皆據黃鐘一宮爲圖



邑後學 金江 董廣飏繼承
余 立中品端
余龍光 雲 重校

邑後學俞 鍔峻西同校開梓

卷之九終

婺源汪　紱原名燦人集
族姪　中闈佳麗南參訂
後學董昌瑛厚祖校

外篇

王道類　備兵　明刑

備兵

兵制始自軒黃而唐虞盛治尙勤武衛之畜成康守文益嚴戎兵之詰有備無患國之所不可忘也顧踐土食毛皆戴天子之恩則率土普天皆供天子之甲氏兵以備衛國家卽民家之所自爲備衛而何有兵民之分常而耒耜詩書卽變而折衝禦侮而何有文武之異自井田封建之法不行而寓兵於農之道遂廢自庠序校塾之法不講而藏險於順之意盡亡於是兵民分途文武兵道遇變則兵橫民疲處常則民强兵弱右文則人尙浮夸尙武則人趨粲驚是故古者無兵之名有兵之實後世有兵之費無兵之用何則其道殊也古者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取用於鄉遂此郊內聚處之兵所以厚根本而備不虞者也六鄉之制五家爲比比有長五比爲閭閭有胥四閭爲族族有師五族爲黨黨有正五黨爲州州有長五州爲鄉鄉有卿大夫其授田也二比同溝一族同洫二黨同澮一鄉同川其出賦也五人爲伍伍公司馬卽比長也五伍爲兩兩司馬卽閭胥也四兩爲卒卒長卽族師也五卒爲旅旅帥卽黨正也五旅爲師師帥卽州長也五師爲軍軍將卽鄉卿也六遂之制大略倣此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車一乘皆取用於都鄙此郊外散處之兵所以時調發從征役者也甸乘之制八夫同井四井爲邑則一百二十八夫四邑爲邱則一百二十八夫四邱爲甸則五百十二夫甸車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器械備具又輜車卒二十五人約兵車一乘法用百人猶鄉遂之一卒也甸方一成以五夫而出一人其甲士三人則卒長兩司馬其人卽田畯之屬其餉饋則一井八夫出禾二百四十斛芻秉二百四十六釜米十六斗此田賦也鄉遂之民比屋而居無事則優游膠序作息耕鑿受教令於司徒而賓興以三物連茹而出有事則具車乘授五兵聽號令於司馬而治之以軍法都鄙之民無事亦屬之司徒有事則聽遣發於都冢司馬此兵制大凡矣至若宮正掌宮中之戒衛太僕

掌侍衛之復逆虎賁掌屯從之卒伍司隸掌野舍之厲禁而凡國子之倅則諸于以軍法治之而致方大子則上及貴戚下至臺隸何莫非天子之兵其武備至周而用人無頗重頗輕之失且干戈車馬民自備之不待給於武庫蒐苗獮狩以時習之不煩演於蹐戎居爲鄉邑之長出則將帥之任將無煩於改置居爲比閭之眾出則伍兩之隊兵不待於招募犒衛之兵皆其親戚手足大家于弟恩不待於要結教養有素而不擾則民安其業恩義素孚而不渙則上享其成因田賦而出兵則無屯食之費卽鄉閭而命將則有臂指之形無事掌之司徒有事掌之司馬則無擅

權難制之憂平居使之相親患難使之相救則無未狎於政之患此所謂兵民一致文武一道則無兵之名而有兵之實者也自夫管仲變制而兵農於是乎分管仲因鄉遂軌里連鄉師之制而都鄙之法而變爲邑卒鄉縣爲之制車用六之一士用十之三國中之士爲兵而不諳耒耜都鄙之民爲農而不習干戈先王之法壞矣迄於春秋終乎戰國先王之制司馬軍法不復存矣春秋時如晉悼作州兵魯成作邱甲子產作邱甲魯哀用田賦而古制盡壞及於越用罪人王戰國而齊有技擊魏募武卒秦選銳士則後世召募由斯起矣漢初南北軍及材官劍客之屬猶有先王之遺意焉漢以衛尉主南軍而衛宮禁中尉主北軍而衛京城此內軍之制也巴蜀有材官隴西有車騎會稽有樓船潁川有劍客皆因其俗尚與其士宜以制而用之課之以都試統之以都尉征發以時此外軍之制也　武帝好大喜功肓貨貪賄而

宿衛任衰兵衛權失召募匪類違事四奇武帝於北軍增立越騎虎賁諸校於南軍增設期門羽林諸軍於是世家以人粟補郎中官因而預領兵事故內兵制壞在外則民多買復以免發請吏請民且招募奔命調惡少發邪徒以足軍伍甚至以三百石從軍而越騎羽林亦出塞矣民肓曰竭兵氣日驕衛士無廉恥之存軍將無彬雅之飭讀書談道之儒羞與其列而武備文教風俗人心於以大壞光武一於減省意非不善（光武廢南北軍將校而內軍以薄都尉之官都試之法而外軍以弛）而軍衛不足迄致禁旅奔馳卒之將校復增而宦戚顓得以盜窺兵柄唐制府兵至爲近古（府兵之制起自魏周唐承而脩之分天下爲十道曰河南曰河東曰河北曰山南東曰山南西曰隴右曰淮南曰嶺南置府六百二十四分關中爲十二道曰京兆曰同華曰商岐曰邠隴曰涇原曰寧慶曰鄜坊曰丹延曰鹽會曰豐勝置府二百六十一有折衝都尉校其兵馬以時習練有州郡刺史驗其符契以均調發其民二十爲兵六十而免其役更番宿衛以時歸田有事則裝糧自齎甲冑自備無事則兵歸於府將歸于朝兵制之善三代而下莫過於此士不失業將無專權無重屯之憂無養兵之費高宗以還其法寖壞自更番不以時役使非其分而府兵乃多亡匿　張說乃更募彍騎元宗時張說更募長從兵爲彍騎馴至諸府無兵可交外重內輕太阿倒持彍騎召募精厲審愼及久而人情怠弛充役非人初非不名無實無兵可交重以元宗貪功汰泰節度之權重而祿山反不可禦矣南北二衙宦豎典之以至門生天子天子禁衛有馭千騎萬騎之號而奄宦典兵自元宗用高力士始宋制有禁兵天子京衛有廂兵州鎮所役使鄉兵什伍其民而肆習之日鄉兵　蕃兵（外撫蕃民而集之爲蕃兵）斜三衛掌禁旅樞密掌調發兵權無專擅守牧悉文臣然自杯酒釋兵權

而人不知兵馴至屯兵日驕且冗究無可使之人廩給日費且虛勢有難供之患乃保甲造於熙寧（安石聯民十家爲甲設保甲使備兵器習技勇禦盜賊此本比閭遺意也且弭盜之良法是以此法王今不廢但行之不實且失其道則適以擾民耳）義勇募於治平（宋之兵制不足言矣明制錦衣猶衛尉主衛宮禁留守猶中尉也五軍都督府兼達掌外兵以備調發而外則屯兵（給田以耕者郡邑衛所是也　戰兵（給餉以戰營兵是也）民兵（民之壯者所謂民快也）　客兵（募外番邊兵邊徼要地置行都司之勇者邊衛所屯戍以防邊者）有稽覈之法曰見伍曰召募曰征　有訓練之司如神機三千諸大營之卒有簡精銳備調發之用曰奮武曰敢勇曰立威有十二團營之法顧其後軍帥多紈袴之兒衛所鮮張皇之實兵耗於占役而羸弱虛糜將倚

於錢神而臭銅尤位倉卒有事更行招募姦弁中耗餉匱兵羸流賊徧寰中竟莫之夭閼問嘗論之籍民爲兵民土著而餉可省但平成日久易於卽安而將吏之虐使私役則弱可憂也招募營兵兵可用而餉多糜然遊手無賴惡少之徒坐食聲張則橫可憂也況上下相蒙而虛實不可覈如將弁有隨丁文書有字識存營有公用則上已自虛其數而下之隱占又且因之兵民兩分而輕重迭相軋士民則羞與戎行比伍兵卒則驕張蔑視士民雜派日浮雜役不給而雜項無名之派奔走迎送之役則兵有不服給者行陣無定式技藝無常好則號令煩而無濟於軍實之用將領人人異尚故無定法而朝令夕改至於用武而用之而專任則憂跋扈擊肘又無成功此詰戎之所以難言也夫然則如何而可曰非力農務本之民不足以備爪牙之用非才德兼優之士不足以當閫外之寄誠使於直省重地開屯田以給士做古鄉遂之制於州郡散處選民壯以出兵倣古甸乘之法取力田孝弟之民卽其屯聚以爲之長擇敦詩說禮之儒因其才識以爲之帥法非不可行也治兵大閱以其時踐更調發有其節將校遵晝一之守士民無失業之歎實心以圖無縱無弛無飾虛文無

夫旣不學無術用文人又不曉軍事則文武不相謀而選將猶未易言眞才之士實心之人殊罕覯也間或得其人而用之而專任則憂跋扈擊肘又無成功此詰戎之所以難言也夫然則如何而可曰非力農務本之民不足以備爪牙之用非才德兼優之士不足以當閫外之寄誠使於直省重地開屯田以給士做古鄉遂之制於州郡散處選民壯以出兵倣古甸乘之法取力田孝弟之民卽其屯聚以爲之長擇敦詩說禮之儒因其才識以爲之帥法非不可行也治兵大閱以其時踐更調發有其節將校遵晝一而令貢賦四邱方六里實一成之地成出車一乘都鄙之法也軍制藏於司徒而用於司馬此所謂藏險於順

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五人爲伍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六鄉之法也　乃經土地而井牧其四野九夫爲井實則入夫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四邱方六里實一成之地成出車一乘都鄙之法也軍制藏於司徒而用於司馬此所謂藏險於順

大司馬制軍萬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卿鄉大夫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長卽州長卽鄉大夫二千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卽黨正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卽族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李氏曰先王之制如此故足兵而未嘗有兵後世壘壁以聚之倉廩以生之羣氓頻坐而不使補死塡亡之不暇故有兵而未嘗足兵也○唐人府兵號爲得井田大意然井田寓兵於農府兵寓農於兵其意已異而況兵有定額將有定員更番再世安能無將驕卒隋之患府兵且然而況不爲府兵者哉○按自伍兩以至師軍之數固是出軍大法然六軍三軍實皆只是國中六鄉之制六鄉家一軍以衞王室也旬乘之法用之都鄙則五家一兵及其用之則亦齊以伍兩之法也乃夏官小司馬以下則關而都鄙之詳冬官又闕故無可考耳大要三軍六軍以國中軍實言萬乘千乘統郊野甸乘言先儒每混一之亦未是也

此寓兵於農

易師卦初六爻曰師出以律否臧凶　象傳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師之本在仁義而不節以制亦不足以行師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　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聖人之難於卽戎也教民非專爲卽戎而不教之民不可以卽戎善人非有志卽戎而教民七年則亦可以卽戎教民七年而後可以卽戎非教民七年則不敢以卽戎敎民七年而後可以卽戎秋穡以羅爲主羅止而獵止也中冬教大閱凡出

兵曰治兵大閱則正簡銳教戰也兵入曰振旅茇舍則夜而止宿也此四時所教若與時反者蓋兵陰象也故秋而以出兵爲名冬乃大閱順陰氣之出而肅殺也春而以收兵爲名夏則止宿陽長盛而陰氣藏伏也四時之以農隙講武習戰本自如一而命名各有所取亦以見先王愼重之意矣　前期羣吏戒衆庶修戰

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羣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及表乃止自後表至第二表以擬出師三鼓摝鐸羣吏弊旗車徒皆坐息就止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鐲車驟徒趨及表乃止自二表至第三表以擬赴敵坐作如初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自三表至第四表以擬臨敵鼓成三闋車三發徒三刺以擬交戰乃鼓退鳴鐃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三表以擬還師　自第四表退至第一表自二表退一表自三表退二表自初表退三表以擬還師　遂以狩田自三軍之怒也愚治其三軍之怒而有節也進退有度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自三表至第四表以擬臨敵鼓成三闋以旌爲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樹旌以表門使自旌門以出入也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鄉師居門以正其出入之行列旗居卒間以分地分調其部伍之限百步卒間容卒其曲之疏密前後有屯百步一卒占地空處亦百步也　有司巡其前後鄉帥又巡視之使勿亂也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步可走險車利於易因地制宜也　既陳乃設驅逆之車輕車疾馳以驅動禽獸使橫過陳前車徒逐而射之驅車皆自右而左射者順而射之亦必自右而左故所中皆自左斜

達於右而當面來者不射亦不橫射所謂不面傷不踐毛也驅車三面而闕其一面所謂王用三驅失前禽也有司表貉於陳前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羣司馬皆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枚以止譁也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擬獻也及所弊田止之處鼓皆駴大擂車徒皆譟徒乃弊徒眾皆止致禽饁獸于郊饁祭四方之神入獻禽以享烝李氏曰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若無故而習是習殺人也故用蒐苗獮狩而教焉然禽獸無故而殺之是暴天物也故因社祊祊烝而行焉以彰事神之禮以作不虞之備聖人之動其愼如此

此寓教於田

曲禮曰行前朱雀鳥隼之旗而後元武龜蛇之旗左青龍交龍之旗而右白虎熊虎之旗招搖在上招搖斗柄前星之名中軍建此旗以指揮也　愚繕其怒繕治也愚嚴部伍節進止戒爭利止好殺作威武禁暴降與周禮三表之法坐作進止參看甘誓曰六事之人予誓告汝天子六軍之眾六事六鄉之事六鄉之眾制三代所同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車中甲士三人左射右矛中御故命之如此惟大將之車則大將居中御者在左

附武經陣法一鼓舉黑旗則爲銳二鼓舉赤旗則爲銳

陣三鼓舉青旗則爲直陣（按古有方圓曲直銳五陣此蓋以曲陣配水銳陣配火直陣配木也然如此則當有舉白旗爲圓陣舉黃旗爲方陣但此五者蓋因地制形耳不必瑣瑣拘求）凡卒一人居地廣縱各二步十人爲列十列爲隊則廣縱各二十步陣間容陣隊間容曲間容直前禦其前後禦其後左防其左右防其右行必魚貫立必鴈行長以參短（一作以回軍轉陣以後爲前以前爲後進無違奔退無遽走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衝其中兩頭俱救此教習之法也（言陣法者此段最爲得用應運用之妙八陣六花總不外此意而已）李衛公曰黃帝始立井田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九焉五爲陣法四爲間地數起於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續終於八也及乎變化制敵則紛紛紜紜鬬亂而法不亂渾渾沌沌形圓而勢不散散而爲八復而爲一也（古今所傳陣法謂黃帝五陣方圓曲直銳也風后八陣天地風雲龍虎鳥蛇也太公三陣星宿孤虛爲天山林向背爲地編伍鞭策爲人此皆虛而鮮據孫子八陣直曲銳卦車箱方圓牡牝衡道方宜車輪屬行吳子八陣陣陣四偏車軒鷲鶴道衡此又皆無有傳者惟孔明八陣李靖六花）

理學彙編　卷之十　外篇王道類　十一　敬業堂

附孔明八陣列石爲詳明其陣以天衝天衡地衝地軸風雲遊騎中軍爲定體以洞當中黃連翔折衝爲應變之用其陣法大陣包小陣大隊包小隊縱橫曲直以八爲數前鋒後勁左右牙彼此兎驚四方各表旗門虛中爲中軍陣後列遊騎天陣處外地陣處內風雲交於四維其人數則以三千二百人爲人爲天地風雲八陣以一千三百人爲中軍以八千人爲一萬二千五百人古一軍之衆也其變則因敵所臨舉旗爲號而有洞當等八陣之用大要每用八陣之牛所謂虛實二壘也而遊騎則亦每分其牛以爲正陣之應此八陣之大略也但槩師以孔明八陣爲車戰之法則其分數不合晉馬隆鹿角偏箱陣則因孔明八陣而少變之爲有車也鹿角偏箱陣之四天衡爲前後箱以八陣之地軸天衡爲左右爪以八陣之雲則仍八陣之舊其分數則與八陣不同蓋鹿角輕車也偏箱大車也其數不八不六其陣正卒鹿角爲武衝也偏箱用楚人兩有大有小蓋以偏箱爲陣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九十七人廣之法卒偏之兩每偏箱共三十二乘以百二十五人爲一偏箱車名也馬隆以八陣之陣百二十五人是每陣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斷徙二十五人是每陣百人而八風八雲八天衝十六地衝皆鹿角也前後入箱偏箱十六乘左右地軸偏箱及中軍皆偏箱也二人斷徙二十五人是每陣百人而八風八雲八天衝十六地軸天衝爲左右爪以八陣之地衝陣也四正方布衝陣輔之爲外郭也十六地衝鹿角十六乘天衝共鹿角八乘此駐隊也風雲共鹿角十六乘左右地軸偏箱十二乘此衝陣也四正方布衝陣輔之爲外郭也十六地衝鹿角十六乘彌縫於四維中軍八陣陣陣四偏箱共三十二乘以爲中堅此內城合之則車百乘用卒一萬一千二百單八人合之亦一軍之數

理學彙編　卷之十　外篇王道類　十二　敬業堂

然與古六花陣李靖因八陣而變號蓋合八爲六則每正用千四百餘人其異矣

變則風揚雲垂龍飛虎翼鳥翔蛇蟠而無洞當中黃也

按兵陣助自軒轅而本於井田則八陣自是古法觀曲禮所云亦略可見也而古人實皆車戰今略以古法考之戰車一乘合用七十五人輜車二十五人合之則百人爲一卒是卒車一乘旅車五乘師二十五乘軍百二十五乘正卒九千三百七十五人輜重三千一百二十五人分布爲八陣則八十乘爲正陣每陣十乘而餘四十五乘以十五乘用輕車爲遊軍以三十乘衛中軍爲中堅而輜車廐養環處中軍之外正陣之中殆黃帝所

謂握奇也蓋車戰之法飲食器仗輜車載之人無負戴之勞馳驅有節止宿有所人無奔走之病以車爲營夾轅爲門伍徒之眾平居相友行伍相助車之甲士比閭之俊兵吏相親有如手指是以進無違奔退無遽走部曲行伍有定之於未者也自魚麗陳而車法變大鹵戰而車法壞趙武靈王始胡服騎射而騎卒由斯起矣後世言兵者謂車有勝地八死地十遂視車爲無用之物明李賢所造車究不可用時有鷓鴣之號王陽明亦謂車在曠野僅勝輜重不可恃以戰勝覆夏侯嬰以兵車破李山公孫賀以輕車出雲中衛青以武剛車破匈奴宋魏勝如意戰車符彥卿拒馬行寨皆用之屢有成效車惡在不可用也蓋車戰之難有四一以井田不復則徒不洽徒不洽則兵吏不親兵吏不親則教習無素教習無素則車徒相棄此其一也一以服御不良蓋一卒之命繫於車一車之命繫於御御者習熟則驅驅以範不然則稚子操舟敗績墜駕必矣古人童而習於射御而今則不復講此其二也一以制度不精古輪人輿人具於考工制度不精輕重不適重則難濟輕則易敗此其三也至于十死八勝則惟爲將者心焉度之無

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無齊馬凡馬特牡馬居四之一牝三牝一欲其蕃息春祭馬祖執駒夏祭先牧頒馬攻特秋祭馬社臧僕冬祭馬步能爲馬害之神獻馬講僕夫講簡習也凡大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凡軍事物馬而頒之

此馬之在官者公家所置官而牧之者也

鄉師司徒屬官以時稽其夫家眾寡辨其老幼貴賤廢疾馬牛之物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　縣師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作其眾庶及馬牛車輦　均人均人民牛馬車

輦之力政

鄉師稽牛馬之物是鄉遂之民所養馬也縣師所稽馬牛車輦是都鄙之民所養馬也故甸乘之賦每甸則馬四匹牛十二頭皆馬之在民者也

馬質掌質馬量三物戎馬田馬駑馬皆有物賈綱惡其賈也　馬禁之禁其踶囓凡受馬于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　聽馬訟

禁原蠶者

此平馬價之官以通公私之馬者也呂氏曰三代馬政有在官者有在民者有在民者民馬數多官馬數少漢時三官苑之馬亦官所養也郡馬民間亦各有馬如衛青霍去病之伐匈奴有所謂官馬所謂私馬則古制尚存至隋唐之間監馬非不盛而府兵未嘗給馬惟給錢使自買其後府兵貧不能買

馬然後以監牧之馬給之制度壞矣○國馬為車路之備民賦之馬為用兵之防

廐馬以下皆司馬校人之屬官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掌駕說之頒辨四時之居治以聽馭夫　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醫而藥攻馬疾受財於校人　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孟春焚牧中春通淫掌其政令　庾人掌十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駑馬三歲曰駑　攻駒二歲曰駒及祭馬祖祭閑之先牧及執駒散馬耳給其頭也　圉馬正校人員選圉人之屬　圉師掌教圉人養馬芻除糞蠶庾始牧夏庤馬為馬以庶馬以庶子所謂夏則涼廡也冬獻馬校牆則翦圜剪草以苫蓋吳子所謂冬則溫廡也　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

周代馬政之詳如此其用人也周其立法也密人盡其職馬適其性人馬相安而馬安得不盛漢制有民馬養馬一匹復卒三人故民勸於養馬盛時阡陌成羣　有官馬邊郡牧師諸苑三十用官奴三萬夫散在北邊六所畜馬三十萬匹則牧之以民各有牧地　馬亦云盛矣顧乃至籍馬烏孫勞民大宛假母歸息封君出馬是則何與武帝開邊不已而官民皆耗天子缺駟宰相乘牛車以易之謂神馬當從西北來及得烏孫馬名曰天馬後又征大宛得善馬數千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乃更名烏孫馬為西極馬而以大宛馬為天馬當時民馬既乏於是有假馬母三歲歸息什一之令又令封君而下以次出馬內郡則籍民馬以補車騎邊郡則發酒泉驢駝以負糧餉東漢之興馬政益衰光武併省諸廄言又減省諸苑馬然猶萬匹唐立監牧之制唐始得突厥馬二千又得隋馬三千匹於赤岸徙之隴右立太僕牧監監副丞簿掌天子之御左右六閑為馬凡四廄曰神駿麟鳳苑馬為蕃盛得牧養之人張萬歲為大僕分畜牧之地廣闊地廣千里田四千三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秣八坊之馬為四十八監又析八監分布河西荒曠之地牧繼此者尚稱雲錦徧野開元中王毛仲為廄使分別之匹數方互市之馬不與其數　然民不養馬天寶以來戰馬不勝萬計　其盛易衰及隴右沒於吐蕃水草牧田漸給之民而馬不復盛矣宋初設立監坊其後為戶馬牧馬以給官役曰戶馬保馬王安石使民領官馬養之為保馬馬死則責償謂之保馬　為給地牧馬蔡京給牧地於民使民養馬曾布謂馬多於舊費省於官顧投牒非出驅迫而償馬究非民願文潞公論保馬之非牧地所值幾何而失亡所償過倍陳次

此以舟師戰之始耶瓊山曰史稱武王九年師尚父有秦孟明濟河焚舟然亦暫以濟耳吳楚之人用之則專以戰焉昔人謂吳人以舟楫爲車馬以江海爲行道是其所長又越及吳軍舟戰於江伍子胥對闔閭以船車之教比陸軍之法大翼者當陸軍之車小翼者當陸軍之輕車突冒者當衝車樓船者當行樓車走軒者當輕走驃騎公輪般自魯之楚爲舟師歷代之具謂之鉤之進則距之又考之舟師歷代之具謂之鉤拒退則史有以舟師進者有以舟師守者　及漢而有樓船橫海之用顧其用亦有不同者樓船巨艦容數百人守則莫敢仰攻戰則莫之能禦晉王濬之所以滅吳隋楊素之所以棄陳也然重而難轉非風不行遇淺則滯矣輕筏小舟揚軻搖櫓風浪不能覆出沒若飛鳥闕雲長之所以擒于禁王鎮惡之所以圭渭橋也然輕而不固以湖泊水潦宜小以輕而大小猶宜於相輔至若下風宜避火攻用楊太眞輪之法不用籌篷則火箭亦可無畏深潮宜豫犁沈用古人水箭之法則亦不畏鑿舟　而風候雲變尤不可不稔之天時別泊崔苻尤不可不審之地利利楫揚帆入水善沒則用人當因其材此舟戰之利也海邦澤國建造舟楫無事以漕有事以戰亦戒不虞之一端矣

此論舟戰

易萃卦大象傳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升論給地牧馬之非迄渡江以後稍置牧監而江浙非宜馬之區於是乎資於茶馬林駉謂以摘山之利易充廄之良誠資國之一策然貴市於戎狄賤棄於中國則有如李覯所譏者又不得已而爲券馬爲省馬爲立社市馬編戶括馬政之弊內地馬貴養於民而官用之猶宋之戶馬外設行太僕苑馬寺外地官牧之猶唐之監牧川陝設茶馬司唐宋之互市　顧內馬變而折色又收子粒國驟馬之法亦用俵買故其害如此以江南難牧馬故更折色既而北亦如之又收子粒於牧地而邊地無草場多爲諸王駙馬所占私茶多越境而官茶不行遇邊則滯矣輕重而難轉非風不行遇淺則滯矣輕筏小舟揚軻搖櫓風浪不能覆出沒若飛鳥闕雲長之所以擒于禁王鎮惡之所以圭渭橋也然輕而不固以湖泊水潦宜小以輕而大小猶宜於相輔至若下風宜避火攻用楊太眞輪之法不用籌篷則火箭亦可無畏深潮宜豫犁沈用古人水箭之法則亦不畏鑿舟　而風候雲變尤不可不稔之天時別泊崔苻尤不可不審之地利利楫揚帆入水善沒則用人當因其材此舟戰之利也海邦澤國建造舟楫無事以漕有事以戰亦戒不虞之一端矣

此論舟戰

易萃卦大象傳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費誓曰善穀乃甲胄敽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周禮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五兵戈殳戟酋矛夷矛也五盾有大小五等也司弓矢掌六弓王弓弧弓最强夾弓庾弓次之唐弓大弓夾弩庾弩利攻守四弩唐弩大弩弩利野戰八矢之鏃枉矢絜矢用之守城車戰殺矢鍭矢用之近射田獵矰矢弗矢用之散射辨其名物而掌其守藏與其出入

職金入其金錫于爲兵器之府

考工記函人爲甲犀甲七屬漆合犀皮七層也壽百年合甲五屬爲甲兕甲六屬六層合甲五屬爲甲壽百年兕之皮五層壽三百年弓人爲弓取六材之幹角筋膠絲漆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得此六材之聚乃必以其時三在前一在後兵矢三分其長而羽其一在前二在後殺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三分其長而羽其一在前二在後兵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殺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三分其長而羽其一在前二在後參分其長以設其刃前弱則俛後弱則翔中弱則紓中强則揚羽豐則遲羽殺則趮拨弓矢之力則用三鋭之矢桃氏爲劍臘廣二寸有半兩從半之以其臘廣爲之莖圍長倍之

盧人爲盧器戈柲六尺有六寸殳長尋有四尺車戟常一丈六尺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

司馬法曰兵不雜則不利長兵以衛短兵以守太長則難犯太短則不及太輕則銳銳則易亂太重則鈍鈍則不濟

弓矢禦殳矛守戈戟助五兵五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迭戰則久皆戰則强見物與伴是謂兩之見物與伴如金而岳飛則以麻扎刀破之是也人之用連環馬

五火火人火積火輜火庫火隊此用火攻之始

按五兵之用所不能廢而制度如考工用法如穫苴亦善之至矣後人代有興造然亦鮮出古之範圍也宋吳玠三疊陣長兵處前短兵處後更進迭用此所謂迭戰則久也明戚繼光鴛鴦陣長短相參戰守相輔此所謂皆戰則强也弓矢之法考工爲詳弩之用則見於六韜大黃三連之弓飛鳧電影之矢弓矢之別制與乃陳球以大木爲弓羽矛爲矢殆參連遺法然而難用矣孔明

有連弩韓世忠新弩一弓十矢或二十矢他如踶跂雙臂神臂窩弩之類設伏守營皆利器也而器之慘者莫如火攻孫武十三篇火攻居後亦以其慘矣然用火而未有其器宋馮義昇始爲火箭石普始發火毬其後乃更有火礮元亦思馬造襄陽礮明徐光啓募西洋礮自後火器之用有鳥銃有排鎗有邊銃有佛狼機有神機鎗有寶貢有子母礮多製自西洋寶貢狼機重而難用然可以守鳥銃排鎗輕可用戰然火藥硝磺鉛彈其事頗煩而陰雨連旬逆風處下則火器亦有不利焉

以上論兵器

易師卦彖曰師貞丈人吉　九五爻曰田有禽利執言長子帥師弟子輿尸凶　象傳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邱瓊山曰管仲射鉤齊桓任之以伯孟明三北秦穆赦之以勝穰苴拔於寒微吳起用於羈旅樂毅之疏賤孫武之瓦合韓信之怯懦黥布之徒隸衛青人奴去病假子孔明不親戎服杜預不便鞍馬鄧艾以參軍平蜀李靖用於罪累李勣收於降附是豈以形貌閥閱計其間哉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臨事不懼則軍儥於驕敵好謀不成則禍生於狐疑孔明輔漢之功謹慎而已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何果斷也顧偶一忽焉以有街亭之失況他人哉蓋懼其事者敬也成其謀者誠也敬誠者聖人之學無不利之道也

然敬事者體之立而成謀者用之行敬其本也孔子曰我戰則克蓋得其道矣此之謂也

春秋傳晉謀元帥趙衰曰卻穀可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乃使卻穀將中軍

上下睽革之情而詩書禮樂之所涵濡將無非德義之選後世文武分途則選用弓馬不過無謀之武夫試之策論又不過辭章之末藝是以耕奴織婢難免白面之譏暴虎馮河終屬老兵之習雖其中不無或有人焉然而竊祿者多矣況廉頗思趙卒韓信驅市人誰其兵將相親而與爲臂指者故梧桐生而鳳凰鳴致賢之道也泮宮成而徐淮服儲才之道也若乃循循於成例資格之中不且失士於牝牡驪黃之外哉而烏在其能擇將也

以上擇將

易師卦九二爻曰在師中吉王三錫命　象傳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六韜言君之命將親授斧鉞於太廟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魏用吳起親觴之於太廟尉繚亦言將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故受命之日忘其家張軍宿野忘其親援枹而鼓忘其身蓋人主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人用則不疑疑則不用其道當如是也古者君臣一心心腹股肱拜將登壇祖行推轂自無瞻顧掣肘之虞而爲之臣者亦蹇蹇匪躬爲民爲國得以奏旬宣之效後世上下猜疑則文臣參贊機務等於梁宰

道謀宦貶出監兵柄復使兵氣不揚是以以汾陽之忠而兵潰相州以狄青之能而幾於敗績夫不善將兵而善將將駕馭者且自以爲得宜然使將有畏首畏尾之心軍有以貳以參之令事權不一幾何以能有成者故事患無謀不必其謀之自我也將患非人不患其人之自專也選將而求其易制於我幾何其不獻媚行私暴兵民而畏大敵哉而烏在其能將將也

以上言委任

費誓曰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兵行糧隨無糧則無兵矣故魯公征淮徐而誓言及此重之也糗糧需之諸侯而築營壘峙芻茭責之魯人遠近之宜也必築者戰如守也三郊三遂魯三軍也

孫子曰千里饋糧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按古者一井八夫出禾二百四十斛芻秉二百四十斤米十六斗此有事出軍之大數古者諸侯各固爾圉以蕃王事無事遠征及齊相遠畧伐楚資糧陳鄭之間而申侯濤塗之姦行矣餉非辦於一朝則蓄積不可不預

蓄積必出於民則農事不可不重古者兵農合一卽農爲兵徹田爲糧耕九餘三委積郊野故一旦有事自無庚癸之呼後世以民養兵而又勤於遠略於是千里運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兵不宿飽兵有饑寒仰屋之憂民有加征雜派輸將竭蹶刼掠驛騷之苦顧後世而欲爲足邊裕餉之策計宜莫善於屯田乃議之者多而成之者少事權不一彼此拘牽偶有屯田之開卽有起科之令又誰復樂於開屯者爭目前之小利不幾忘軍國之大計哉而烏在其爲足食也

以上論餉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天時卽四種所謂陰陽地利卽四種所謂形勢也陰陽刑德尉繚子亦深辨之然其說亦終不能廢但天時之虛不如地利之實而山河之險不如德義之在人心也

春秋成公十六年六月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左傳曰卻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鬬合而加鬬各顧其後莫有鬬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

此所謂晦犯天忌亦陰陽之說也兵家所忌以晦以虛

以休囚以刑以穿聆月三十日虛者孤之對冲如甲子旬則戌亥虛甲戌旬則申酉虛所謂空亡也又有歲虛有月虛則歲月所建之前一辰也休囚者春則金休水囚夏則水休木囚之類刑謂子刑卯卯刑子寅刑巳巳刑申申刑寅寅刑巳辰午酉亥則自刑也冲穿如子午相冲子與丑合則午丑穿丑午與未合未穿子也所喜以孤以王相以德孤則辰巳爲孤虛者戌亥虛則寅卯爲孤兵法背孤擊虛也王相者春木旺火相夏火王土相也德有天德正丁二申三王四辛之類外如往月德寅午戌月德在丙亥卯未月德在甲己庚辛壬癸爲六儀有休亡受死之類皆兵家所忌又有遁甲奇門之法以六甲爲符以乙丙丁爲三奇以戊己庚辛壬癸爲六儀有休生傷杜景死驚開八門分陰陽二遁隨時易局皆兵家陰陽之說也

然楚人鄢陵之敗豈直以晦之故二卿相讎在陣而鬬此其敗也而晉人之勝亦幸也我往彼亡何咎之有此可以破陰陽之說矣

昭公三十二年吳伐越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此亦陰陽之說也天官書謂歲星所在其國不可伐可以伐人蓋此年歲星在牛女也牛女越分也古人多以此論休咎天官書天文志皆詳此然宋公罪己而熒惑退舍則脩德惟人李憩攻蔡不以歲星之去舍退師其智識又加人一等若乃星人井爲渴勸長星以酒則天戒之不凜此其所以亡也餘若風角占風自何方以占勝敗其法分干支以五音又辨風之來方以定六情雜取冲合刑鈎占之李靖長於雲氣望雲氣以占勝敗及風雨賦之類雖非用兵之要爲將者亦不可不知又非時日支干已也

孫子曰水因地而制流兵因地而制勝

此言形勢也而權謀在其中

用兵之法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為輕地我得亦利彼得亦利者為爭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為交地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為衢地入人之地深背城邑者為重地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者為圮地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之衆者為圍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為死地散地則無戰輕地則無止爭地則無攻交地則無絶衢地則合交重地則掠圮地則行圍地則謀死地則戰

凡九地之說為將者不可不知然孫子欲置之死地而後生及因糧於敵之說雖事勢或不得已要非君子所忍言也

吳子曰在德不在險

此吳子之說為勝於孫武也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上與民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

得愼戰之意

吳子曰不和於國不足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陣不和於陣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

得人和之意

黃石公曰能扶天下之危者則據天下之安能除天下之憂者則享天下之樂能救天下之禍者則獲天下之福有德之君以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樂樂身樂人者久而長樂身者不久而亡

此即得道多助之說

司馬法曰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

以戰止戰雖戰可也　戰道不違時不歷民病所以愛吾民也不加喪不因凶所以愛夫其民也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夫民也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

此乃粹乎仁義之言而好戰必亡忘戰必危二語尤千古之金鏡也乃後世無可戰之具而好戰亦未嘗不張皇於戰而實忘戰此國家之所以危亂相繼也蓋先王藏兵於不用之地而未嘗無兵寓戰於軌物之中而未嘗用戰陣定於閭里戰孀於獨狩馬蕃於服乘器精於省試將得於俊髦士親於臂指餉裕於徹田功成於同德同心上和下睦未嘗好戰也而有待戰之具未嘗忘

戰也而曷嘗有習戰之事哉然則如之何復鄉遂甸成之制則陣定矣廣牧師牧田之法則馬蕃矣專考工居肆之任則輿輪器械良矣行鄉舉里選之法則得人而文武一體矣申比閭族黨之教則將士相親而兵農合一矣復井田助徹之政則蓄積饒而無養兵之費矣明於知人而誠於任賢則君臣一體而無不可成之功矣不然則雖日有觀兵之名究何當於張皇之實也夫○

從來論兵推尊七子而七子之書有不可同日語者孫武十三篇詭秘至矣有仁人所不忍爲者託言仁義未嘗知仁義也吳起所言誦而未敢肆也猶存儒者面目焉然而不可掩矣然吾謂卽吳之爲人亦有强於孫者程子謂荀子過多揚子過少愚於孫吳亦云司馬法醇乎醇後三篇瑣矣然自治之周也三略有老氏遺旨然多經國遠猷又非若老氏之高而背道者其素書之全亦大有可觀也素書有遵義守道求人之志等篇而三略附其後尉繚詳於節制而慘刻已甚其申韓之侶乎李靖疏淺不足語道而發明陣法亦有所長六韜則詭誦尤甚而不逮孫子之深慢聖誣賢益浮於孫子之慫孫子末篇已誣聖而六韜誣聖尤甚又雜集老莊爲言而大要則申明孫武遺說壞人心術殆不當使人誦習矣大要司馬法有先王遺訓三畧隱君子之言吳子能言不能踐孫武知兵不知本其餘末矣周禮大司馬以九伐之灋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此天子之大權也

書曰火炎昆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於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維新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眾士懋戒哉此王者之師恩威兼濟之道也

程子曰兵以正爲本動眾以毒天下而不以正則民不從行師之道以號令節制行師無法幸而不敗且勝者時有之矣聖人之所戒也

用兵以能聚散爲上師之九二爲師之主恃專則失爲下之道不專則無成功凡師之道威和並至則吉兵陳須先立定家計

技擊不足以當節制節制不足以當仁義

韓信多多益善只是分數明

管轄人亦須有法徒嚴不濟事今帥千人能使千人依時

及節得飯喫只如此者能有幾人曾謂軍中夜驚亞夫壁臥不起不起善矣然猶夜驚何也亦是未盡善

善兵者以少擊衆而取勝者多矣蓋兵多亦不足恃

餽運之術雖自古亦無不煩民不動搖而足者然於古則有兵車其中載糗糧百人破二十五人然古者行兵在中國又不遠敵若是深入遠處則決無省力且如秦運海隅之粟以饋邊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是二百倍以來今日師行一兵行一夫饋只可供七日其餘日必俱乏食也且計之須三夫而助一兵仍須十五日便回不回則一日乏食以此校之無善術故兵也者古人必不得已而後用者知

此耳按餽運無善法故孫子說個因糧於敵然使聲罪伐人而奪其民之貪仁人不忍出此也想古者天下有所征討只命那就近之方伯討之如周公東征而徐淮則委之魯公是也如天子親征則命所經之侯國供其饋餉必不是勞畿內之民轉餽千里也故後世爲邊餉計則莫若使郡國各備儲蓄使隨地有兵則兵不待調而調亦不遠若使邊兵屯田爲中國備寇計則莫若使隨地有糧則糧不待餽而餽亦不遠矣

兵之勝負全在勇怯

用兵之要敵勢忌則自家當委曲以纏繞之敵勢緩則自家當勁直以衝突之

厥殺無巧妙只是死中求生兩軍相拄一邊立得脚住不退則贏矣

晝戰聽金鼓夜戰看火候蓋設火候防備敵來刼寨古人屯營中盡如井形於巷道十字處置火候如有間諜一處火則盡舉更走不得如井形即孔明八陣法

或言古人之兵當如子弟之衛父兄而孫吳之徒必曰與士卒同甘苦是子弟必待父兄施惠而後報也曰然而孫吳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此意也少不得驅民於戰而與之同甘苦此自是理之當然但孫吳輩則以此市恩耳迫拊士卒仁心自然正所以父兄其士卒者而士卒亦無不子弟於將帥也

陣者定也八陣圖中有奇有正前而雖未整猝然遇敵次列已成正軍矣

大要臨陣又在番休遞上分一軍爲數替將戰則食第一替人既飽遣之入陣便食第二替人覺第一替人力將困即調發第二替人往代第三替人亦如之只管如此更番則士常飽健而不至困乏

問選擇將帥之術曰當無事之時欲識得將須是具大眼力如蕭何識韓信方得

明刑

雖古之盛治不能廢刑而刑究非所恃以爲治何則非聖人之心也聖人之心欲人之盡無不善而不欲使有一人之陷於不善不欲使一人之偶陷於不善而人或不善而刑不可廢矣而非聖人之心矣然聖人之善善長而惡惡短故於人之偶有不善者猶必推其情事以原之多方姑教之必其怙恃不可赦而後刑殺加焉故民雖致刑而不怨刑者古之盛治固空虛天下刑措是非恃有刑也而恃有恤刑之心亦非人之服其刑之無不當也服於其不得已而後刑殺加之心民協于中羣洽其好生之德是知聖心之不欲用刑而唐虞盛治以其有欽恤之志也禹作夏刑湯制官刑及夫周公制禮而邦禁掌於秋官法加詳焉三代之盛治不廢刑矣然而愼罰者必推本於明德明刑者必念典於祥刑是益知聖心之不欲用刑而武周盛治以其有用德不用罰之心也古之五刑曰墨劓非宮大辟所以加天下之惡積罪大而不可赦者故橫渠謂古之肉刑若於今死刑中取之亦足以寬人之死其意良甚深也若乃入於刑而可議者則五流所以宥之至於鞭扑則只以施之官府學校凡小罪而不麗於五刑者以是懲之而鞭扑之又有可原者乃有金贖夫古之五刑小者椓肌膚大者斷支體似於今爲已重矣顧刑重而民乃知所重法嚴而民乃知所避而心平則刑不濫心恕則罰不浮刑足以懲而德乃足以孚則殺之正所以生之也況乎恆產之制九職之任六府之脩則養民已無不周六禮之脩七教之明八政之齊則教民已無不備民猶未孝然後象以典刑懸之象魏以預防之預防之不足然後嘉石以平之圜土以聚之又其不足則猶又原其情而赦宥之必不得已而後刑殺加之是以民雖致刑而不怨刑者然則先王之明刑也豈有賴焉而曰我將恃此以爲治與周室既衰穆王醉飽民力呂氏訓夏贖刑五刑之贖自穆王始降及春秋而鄭鑄刑書

晉鑄刑鼎魏有法經李悝著法經一曰盜法二曰賊法三曰囚法四曰捕法五曰雜法六曰具法而管商申韓刑名深刻之治日增月益秦棄禮義而尚首功棄灰者死偶語者棄市二世益行督責李斯身具五刑夫豈仁人所忍言而秦卒以禍亂漢祖入關除秦苛法與民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秦民翕然從之卒以資成帝業顧法太輕則奸民恣是以蕭何造律叔孫通益之而後世律法之名乃由斯始蕭何攈摭秦法定律令除參夷連坐之法廢肉刑三篇叔孫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律令由此始然觀收孥相坐誹謗之獄不除而獄吏之尊如故則法之大違於秦者又幾希矣文帝始除收孥之令又以緹縈之書而除肉刑古今以稱仁焉然古者五刑矜恤之志不復則實自漢文始況輕罪之入於死者爲多而重刑之入於輕者蓋寡景帝又爲減笞而定箠令則當日刑多入重茲可見矣景帝詔加笞者或一百又笞者所以教之也其定箠二百日二百笞二百日三百笞三百日文要多寬大爲治至景武而擊斷之習日崇張湯趙禹之屬興而刻木畫地之威民益痛心疾首矣張湯輩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其後奸猾巧法轉相比況禁網寖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宣帝感溫舒之言而置廷尉平矣然刑餘爲周召法令爲詩書楊蓋見辜而謂天下無冤民其誰信之隋定律令始列十惡之條更定五刑之目隋因齊制而損益之置十惡之條曰謀反曰謀叛曰大逆曰惡逆曰不道曰大不敬曰不孝曰不睦曰不義曰內亂自隋以前死刑有五曰棄曰絞曰斬曰梟曰裂而流徒之刑鞭笞各用數皆踰百隋定笞刑五自一年至三年流刑五自一千里至三千里死刑二絞斬除其鞭刑及梟首轘裂之酷虐　唐祖約法十二條後裴寂等更撰凡五百條太宗乃復定舊令唐之刑書有四曰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貴賤等數國之制度也格者有司之所常行也式者所常守之法也律因隋舊爲十二篇曰名例曰衛禁曰職制曰戶婚曰廄庫曰擅興曰賊盜曰鬬訟曰詐僞曰雜律曰捕亡曰斷獄其後代有紛更法令益煩而奸慝得以上下手焉高宗時長孫無忌有增損格留司格散頒格元宗有開元後格文宗有太和格有開成詳定格宣宗又以刑律分類爲門而附以格勑爲大中刑律統類夫太宗縱罪囚而令其自歸就死既深其狙術以沽名歐陽脩有論而易鞭背以笞臀究至後人之杖臀愈酷於鞭背斃杖下

者流者又令居作則又以流而兼徒之欽恤也宋因唐舊而別有編勑以隨時損益神宗於律所不載皆一斷以勑易律令格式爲勑令格式曰禁於未然之謂勑禁於已然之謂令設此待彼之謂格使彼效此之謂式凡笞杖徒流死自名例以下至斷獄二十五門二門麗刑名輕重皆爲勑自品官以下至斷獄十約束禁止者皆爲令命官之等十七吏庶人之賞等七十有七又有倍全分釐之級凡五等有等級高下者皆曰格表奏帳籍關課符檄之類有體製模楷者爲式顧役徒之法流加以杖而又配役則以一罪而兼三刑刺配之法於滅死一等者及胥吏兵卒配徒者涅刺其面是以一刑而兼今古（以今徒而兼古墨也）但宋室治多寬大高后亦自謂違過漢唐其行法殆未嘗刻也明太祖初定律令一百四十五條繼復重定明律采用舊律二百

八十八條續律一百二十八條舊令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三十一條擬唐律以補遺一百二十二條合六百有六條內分十三卷其後又定爲吏戶禮兵刑工六類析十八篇爲二十九敘六百六條爲四百六十日大明律法制可謂詳明矣然太祖峻厲爲治恃法齊民上書者謂其求治太速刑罰太嚴實猶婉辭耳實則有酷吏流風雖作大誥以自文因誅胡藍之黨而作大誥要難掩其天資之刻薄也至若贖罪之條始於呂刑而漢乃因之惠帝令民有罪得貲贖三十級以贖罪文帝時節錯募民納粟塞下除罪武帝令至今律有納贖之條分死罪入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有力稍有力無力爲輕重大約爲老弱婦女而設以杖徒流之有不便施也竊謂罪有可施可別行一法不則執若或宥或赦之爲愈矣夫明刑日在天下而敬忌之志則在君心以愼擇典獄之人仰嚮若徒恃政刑時乂則人雖清愼自矢亦誰不欲以聽訟見長惟其欲自見長則敲撲夾擊之下何求不得如或不然則末俗情辭交遁欲其自輸罪也難矣是以治用政刑則其勢不得不日流於峻酷是故嚴明者必不無擊斷之慘而慈祥者必不無姑息之失二者蓋交譏焉然而民非無戾也性非不善也必刑而後懲且加刑矣而猶或不懲其故何哉性非不善而乃至於不善則雖至不善無可復赦豈其無以致之思其所以致之由則堯舜猶病也則與爲擊斷無恙慈祥與蓋信爲性無不善而必思其何以致此不善則聽刺不敢不審不周惠心有孚而聰明無所壅蔽上服

丁服之宜必有斟酌權衡而無失出失入之差舜文弄法之姦必能坐照無遺而訖威訖富誠使爲民上者實有慈祥豈弟之心而推以盡用慈祥豈弟之人以敬忌祥刑而不敢少有忿疾于頑之志則雖不能廢刑而實不欲用刑則律雖未必盡合先王而率由舊章亦足以小康矣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此之謂也若夫以肆赦爲覃恩以縱弛爲仁愛貪福利以惑志信果報而惕心而徒以縱惡長姦貽害良善則婦人之仁馴至爲不仁之甚者又非所以語於慈祥豈弟也雖然末也先王之於民也養之安之以身教之禮以範之樂以和之患難防之憂樂同之然後立之司寇以禁其不迪刑罰後也大學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易噬嗑大象傳曰電雷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明罰如電之照勅法如雷之震法度既明且嚴以示天下所以使人知所懲戒而不爲梗也

舜典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明列五刑之條以使人知所戒而麗於五刑之有可議者則五流以宥之（如八議之例）鞭以施之官府扑以施之學

校而鞭扑之有可原者則以金贖蓋五刑掌之士而鞭扑則官師得以主之不相混也若夫有罪而出於眚災人無不敬而惟刑則尤所憂恤也

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四人之罪止於流放所謂流宥也蓋議故議貴之條也

書大傳曰決關渠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臏臏刖足也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者其刑劓非其事而事之出于不以道義誦不祥之辭者其刑墨降叛盜賊攘奪劫掠者其刑死

古五刑之條今不可見此大傳所云亦可想見大略如此然則此皆罪惡之大而不容赦者而後乃入於五刑也

周禮大司徒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婣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

此蓋鄉校之刑所謂扑作教刑者也其有不孝不睦造言之濶政之大有干刑憲者則當歸於司寇矣

大司寇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力謂田野之農功糾其懈怠也二曰軍刑上命糾守軍旅欲其用命三曰鄉刑上德糾孝鄉使上德舉孝德以該六行四曰官刑上能糾職官府上能而糾其不職即所謂大麗刑者也其有不職而罪鞫作官刑者也五曰國刑上愿糾暴暴當作恭恭國之祭祀上謹則刑賊之今律法之以六部分類者　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濛于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所以使民知之而不犯也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濶斷之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

士師掌國之五禁之濶以左右刑罰一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　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于民一曰誓用之軍旅二曰誥用之會同三曰禁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　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汐激衆倡亂者二曰邦賊有害于邦者三曰邦諜行間覘伺者四曰犯邦令許爲命者六曰爲邦盜七曰爲邦朋結私黨者○後世朋黨之獄每所以網羅善類而周公有此法何也夫淫朋比德洪範已惡之後世有私相盟誓約兄弟爲俠行者亂所由階也而安得不刑之周公所謂朋豈後世公所網羅之朋哉　八曰爲邦誣卽衆者也

司刑掌五刑之濶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若司寇斷獄弊訟則以五刑之濶詔刑罰而以辨罪之輕重呂刑墨辟之屬千劓辟之屬千刑罰之屬五百

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屬二百輕刑多於此而重刑減於此其周公之法重哉抑穆王意在納贖而故減重罪之條耶以示慈仁憫也於人也云耳

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有治神之約有治民之約有治地之約有治功之約有治器之約有治擊之約有治禁之約有治信之約有治比之約有治成之約有治會之約有治交之約有治地之約有治功之約有治器之約有治擊之約有治禁之約有治信之約有治比之約有治成之約有治會之約有治交之約有約劑則其券書也若有訟者則理而辟藏其不信者殺

刑若大亂則六官辟藏其不信者殺

司厲掌盜賊之任器貨賄入于司兵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凡有爵者七十者未齔者皆不爲奴罪隸如淳之城旦鬼薪舂槀如漢之舂白粲之類罪人不舂面周禮有爲奴者類以盜賊之家人黨與則與有罪也

掌戮掌斬殺賊諜而搏之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親者辜之凡殺人者踣諸市肆之三日刑盜于市凡罪之麗于

灋者亦如之墨者使守墨者使守劓者使守劓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積刑人於市與衆之既存其生則因其宜而有以養之先王之仁也

布憲掌憲邦之刑禁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

禁殺戮掌司斬殺戮者凡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擾獄者劾過訟者以告而誅之

禁暴氏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撟誣犯禁者作言語而不信者以告而誅之

以上刑之成憲

易訟卦象傳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於淵也　九五爻曰訟元吉　象傳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上剛以制下下險以伺上刑愈嚴而犯愈多網愈密而訟愈巧此後世之所以多獄也險而健人之善訟者也有孚窒則不得已而訟惕中則不終訟此訟者之吉也中則心不偏正則斷合理聽訟者之吉而訟者亦無不吉也聽訟無他奇只以心無所偏則明生剛而得正則能決非必鉤距也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心一有所私外一有所撓則冤獄叢矣

于曰先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于路無宿諾

忠信則不偏而有以孚人明決則不易而有以服人

大司寇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于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訟爭言也獄發人之罪也入金矢而後聽正所以止民訟獄也劑蓋致獄之辭也○張氏曰東金矢鈞金非貪民所能辦然肺石以達窮民則先王固不以因民矣　以肺石達窮民肺石在外朝之右凡遠近惸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立于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于上而罪其長

小司寇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于刑用情訊之至于旬乃弊之弊斷也　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始而聽其辭繼而觀其色繼而觀其氣息繼而

察其視聽精神此聽訟之法也　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
然非清明在躬者亦未易與此
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聽民之所刺宥
以施上服下服之刑不以一人之聽
呂刑曰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非可以己私
日勿庸以次汝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
封亦此意也　聽斷也　康誥
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兩造而眾聽
而信矣則考其所當麗之刑若其罪情與刑不
相當則正之以罰贖于罰又不相應則免之也
五刑不簡只當流宥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眾惟貌
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非佚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

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
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
以佚折獄能吏之所以見長也而訟繁矣以良折獄循
吏之所以敦大也而訟寡矣察辭于差聽訟之大法非
從惟從不參以臆斷也明啓刑書胥占如今人之引律
而參以眾證也
明斷兼行也
舜典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
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言五刑五流而不及鞭扑鞭扑非司寇事也
康誥曰有敍時乃大明服　又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
殷罰有倫　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　汝
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
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
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
無証之辭益不可不殫其誠敬以察之兩造之辭以無
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
私之心聽之

可殺殺猶刑也○此節今自首免罪之意然有時窮勢迫不得已而自首以希免罪者又非得直赦之也
凡民自得罪寇攘奸宄殺越人于貨賂不畏死罔弗憝
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于弗祇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
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
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
罪天其惟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
赦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
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
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

以罪言則殺越大矣而不孝不友者非必同於殺越瘝
君者又非必如不孝不友也然殺越者路人耳而不孝
不友則僻敵於王親播譽瘝君則率人而盡入於惡以
理言之固重於元惡大憝也
王肅曰凡作刑罰輕無赦　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
以亂政殺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眾殺行偽而堅言
偽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眾殺假於鬼神時日卜
筮以疑眾殺此四誅者不以聽　凡執禁以齊眾不赦過
亂政疑眾似無可殺之罪而不知其罪之魁也孔子誅
鄉愿孟子闢楊墨崇韓子焚佛骨皆此志也此法不操之
王者而乃操之僞而生矣柳公權曰贓吏犯法法存焉吏

以上斷獄

易中孚大象傳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議獄緩死以求其可生之道也左傳公曰小大之獄雖
不能察必以情而曹劇以爲忠之屬亦中孚之意也
解卦大象傳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雷雨者天之仁恩也動之以振其自新之機潤之以孚
其自新之路非姑息而已也
禹謨帝曰皐陶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
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皐陶曰帝德罔愆臨下
以簡御眾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

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先王之制刑也以弼教而期於治已耳然則雖用刑也而心實期於無刑也刑期無刑故能使民協於中然則非刑之使民中刑期無刑之心有以協民於中耳德者臨御之本寬簡臨御之用寬簡莫非德也非德則姑息太簡矣賞罰臨御之一事勿及嗣延於世寬簡之一徵也宥過無大刑故無小又行罰之事刑故未始非覽簡也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刑故未始非覽簡亦賞罰之行而與殺不辜寧失不經又罪疑惟輕之意也聖人不至於殺不辜亦未嘗生道殺民殺之而不怨且日遷善而不知爲之矣

康誥曰有敍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失不經而聖人之心則若有然總之皆好生之德也以罰無不明當而民知戒勉服其刑之當也然非乂民之本也惡惡如惡疾去疾所以全其生耳民知惡之害生

五刑者也可見古之五刑皆今之入死罪者古刑有輕於今無酷於今也

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汝惟不可不監告

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

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

告之以愼罰又告之以以德用罰終告之以用德不用罰乃所謂刑期無刑之心也聖人豈特刑以爲治哉

周禮大司寇以嘉石平罷民在外朝左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于灋而害于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棘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

此即如今之枷號及徒罪也然梏不及半月役不過朞年無笞杖之加無轉徙之勞其罪薄矣而此乃不麗於五刑者也可見古之五刑皆今之入死罪者古刑有輕於今無酷於今也

小司寇　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

以八辟麗邦灋附刑罰一曰議親之辟二曰議故之辟三

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貴之辟七曰議勤之辟八曰議賓之辟

以此八法麗之國法而比附五刑卽五流以宥之意也其有不可復宥者乃適於刑非有私也天理人情之至也八辟卽今律八議○賢者亦有陷於辟乎曰有一節之可取則賢不以一眚掩大德卽議賢也

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讞以贊司寇聽獄訟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惷愚以此三讞者刺宥赦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後刑殺

司圜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明書其罪於版使負之以恥之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之刑之也雖出三年不齒凡圜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

古先王之不忍虧人肌體也如此宣待漢文而後知之而一舉而除之哉其後司馬遷宮則肉刑實未嘗除也暴秦苗民固非先王之同族拳有爵者楷以待弊罪及刑殺告刑于王拳而適朝士加明楷以適市而刑殺之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拳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

天官甸師　王之同姓有罪則死刑焉文王世子曰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之也　其刑罪則纖剸亦告于甸人公族無宮刑獄成有司讞于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拔此三宥以公族之故王制王三又不得附會同此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反命于公公素服不舉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

其傳曰公族之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不以私恩也妨公法也刑於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於甸人所以公族無宮刑不翦其類也

大戴禮曰古之大夫有坐不廉污穢者則曰簠簋不飭淫亂男女無別者則曰帷簿不修罔上不忠者則曰臣節未著罷輮不勝任者則曰下官不職干國之紀則曰行事不請此五者大夫定罪名矣不忍斥然以正呼是故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聞有譴發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乎闕而自請罪君不使有司執縛牽而加之也其有罪者聞命則北面跪而自裁君不使人捽引而刑殺之也曰子

大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禮矣是日刑不上大夫
三赦三宥之條圖士罪民之赦上所以矜恤夫民者至矣文王世子之言所以厚親親也大戴禮之言所以優大臣也而後世有宗族駢誅功臣葅醢廷杖諫臣士并萬姓者是則何與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不能使民之不犯又不能出民於禁網哀矜奚稱也然而哀矜不能已也且存一喜心而生罪之可死者多矣存一矜心而死罪之可生者多矣後世法吏其能無感乎心乎

以上恤刑之心

呂刑曰疑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
蔡傳曰舜之贖刑官府學校鞭扑之刑耳而穆王之所謂贖雖大辟亦贖舜豈有是制哉○按五刑之疑其不簡者在輕重之間與從輕可也在有無之間與赦之可也在可議之列與流宥可也金可免刑誰何而不趨利而無力之民又何以處不簡此豈民得逞而史遷深巷

伯之痛也
春秋莊公二十二年肆大眚
胡傳曰易書屢言赦宥未聞肆大眚也大眚皆肆則廢天討虧國典縱有罪虐無辜惡人幸免故孔明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肆眚而曰大眚譏失刑也
曾子曰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無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夫盜賊不勝則良人危法禁不立則奸邪煩故赦者奔馬之委轡也

以上贖赦之失

周禮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凡過而殺傷人者以

民成之凡和難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之讎不同國邱氏曰調人之和難謂過而殺傷人者也以其本無意而殺人而或致其人於死專難可惡而情則可矜然不能忘者而其人或在八議之辟及有益於斯世原其所犯罪不至死是以先王立調人以和之蓋以民成之以法則傷孝子孝子之心姑遏之於他少舒報者之憤先王治世不專以法法之中有情有義如此夫天下之公義宥過聖人之微權若施之以法則傷孝子之中有情不專以仁仁之中有義如此夫
朝士凡報讎者書于士殺之無罪士盜賊殺其親則以告于其後過則殺之以報
親讎非殺人之罪也蓋後之則讎將有不及報者故如此
曲禮曰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遊之讎不同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推刃之道也

以上復讎

周禮士師之職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以施刑罰慶賞（追追寇盜也胥相搏寇賊也聯比其居而什伍其人後世保甲之法近之而有司奉行之鮮宼也）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於四畿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橾之有相翔者誅之（此延守畿內備盜賊者）司寤氏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禦晨行者禁宵行者夜遊者（此與今律夜禁條同）修閭氏掌比國中宿互橾者與其國粥而比其追胥者而有故則令守其閭互惟執節者不禁（比延行國中備盜賊者古者閭有閭門互行馬也設行馬於閭門所謂閭互也今扎欄門之制同此然先王特設官以主之其為豫也深矣）

以上禦盜

賞罰之禁徑踰者與以兵革趨行者與馳騁于國中者郊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聖人非廢政刑也不特有政刑也道德齊禮而政刑皆化成之治其定民居制民產者幾何年立學校明禮義者幾何年定制度作禮樂者幾何年大要期歲而規模立三年而紀綱法度成過此以往漸濱優游以需其化必世後仁聖人舉其極言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

德禮矣漢唐宋明之盛不過政刑為治及其衰也胥政刑而亂之至於國無政刑則國之滅亡無日矣嗚呼政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善人非有禮樂化民之道亦非有令行禁止之威然實意所孚自足以久而成化彼夫法網愈密而殘殺愈多則民之不可以力勝也人只以子產子太叔之事而遂謂寬不如猛卻不知子產治鄭多少是嚴而其嚴正其惠也子產正所謂善人者若聖賢之道則未及知子太叔姑息為寬又善人所不為也勝殘去殺非稱盛治如漢高惠文景累世維持方能幾至刑措一至武帝便壞矣聖王親賢樂利數百歲人不能忘豈止此小康一時

哉然孔子言此則慨之深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以聖人之德履天子之位而得名世之臣以共敷久道化成之治其定民居制民產者幾何年立學校明禮義者幾何年定制度作禮樂者幾何年大要期歲而規模立三年而紀綱法度成過此以往漸濱優游以需其化必世後仁聖人舉其極言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

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程子曰君子於議獄盡其忠而已於決死至於惻而已

介甫言律是八分書是他見得八分書言近古也朱子曰本上少有欠缺耳是他見得亦許之之辭張子曰肉辟於今世死刑中求之亦足以寬民之死過此當念其散之久

楊龜山曰文帝之去肉刑其用志固善也夫紂作炮烙之刑其甚乃刳剔孕婦則雖秦之用刑不慘於是矣而商之頑民亦非素教不聞周繼之而廢肉刑也豈武王周公皆忍人哉若文帝之承秦盡亦務爲厚養而素教之耳不思所以教養之而去肉刑是圖其末也則王通謂其傷於義非過論也及夫廢之既久而崔鄭之徒乃驟議復之則不明矣夫刑雖非先王所恃以爲治然以刑弼教禁民爲非則所謂傷肌膚以懲惡者亦既竭心思而繼之以不

知其本末也甚矣養教本也刑末也不養不教則去肉刑當復請當以養教先之耳

胡五峯曰生刑輕則易犯是教民無恥也死刑重則難悔是絕民自新也死刑生刑輕重不相懸然後民知所避而風化可興

羅豫章曰朝廷立法不可不嚴有司行法不可不恕不恕不足以禁天下之惡不恕不足以通天下之情愚按立法必度其可行固須嚴然過嚴亦無益

朱子曰聖人之治明刑弼教後世之論刑者不知出此申商刻薄無論矣至於鄙儒姑息之論異端報應之說俗吏便文自營之計則又一以輕刑爲事然刑愈輕而愈不足以厚民俗往往反以長其悖逆作亂之心而使獄訟愈繁則不講乎先王之法之過也

以舜命皐陶之辭考之士官所掌惟象流二法其曰惟明克允則或刑或宥亦惟其當今必曰堯舜之世有宥而無刑則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是不忍於元惡大憝而反忍於衘寃抱痛之良民也是所謂怙終賊刑故無小者皆爲空言以誤後世也其必不然也明矣夫刑雖非先王所恃以爲治然以刑弼教禁民爲非則所謂傷肌膚以懲惡者亦既竭心思而繼之以不

忍人之政之一端也君子得志而有爲則養之之具教之之術亦必隨力之所至而漸焉固不應因循苟且以不養不教爲當然而熟視其爭奪相殺於前也

獄事人命所繫尤當盡心近世惑於陰德之論多以縱出有罪爲能而不思善良之無告此最弊事不可不戒然哀矜勿喜之心則不可無也

今人說輕刑只見所犯之人爲可憫而不知被傷之人尤可念也如刼盜殺人者人多爲之求生殊不念死者之爲無辜是知爲盜賊計而不爲良民地也若如饑荒竊盜之類猶可以情原其輕重大小而處之

今人獄事只理會要從厚不知不問是非善惡只務從厚豈不長姦惠惡大凡事付之無心因其所犯考其實情輕重厚薄付之當然可也若從薄者固不是只云我要從厚則此病所係亦不輕

法家惑於罪福報應之說多喜出人罪以求福報夫使無罪者不得直而有罪者得倖免是乃所以爲惡兩何福報之有

邑後學董慶颺繼承
汪立中品端
邑後學朱最賢重校
朱龍光燦雲

邑後學余元遴秀書參訂
邑後學董昌璵厚軒校

理學逢源卷之十一

婺源汪　紱原名燦人集　族姪　嗣佳麗南
炤　　門人余元遴秀書參訂
後學董昌璵厚軒校

外篇

道統類　歷朝

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道萬世無弊而氣化衰人事之失也氣化之盛人事之得也所以挽氣化之衰而復於盛者人也人之所以挽回者道也然則要歸於道統而已

捃古今明失得稽道術辨異同輯此篇以資金鑑

道原於天備於性存於心見於事散於物爲人物之所同具而日在天下非有人所得而私之也其在天曰元亨利貞其在人曰仁義禮智其在物曰父子君臣夫婦昆弟長幼尊卑宗族鄉黨朋友其在事曰孝弟忠信睦婣任恤貌言視聽恭從明聰道之爲道如斯而已顧道爲斯人所同具而立道之極者則惟聖人誠以氣質之殊不能無蔽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而君子之道鮮矣古聖人作以生知安行之資會天人性命之全以處君師天下之位斯有以覺天下之人而使之各得其性命之正是若上天之所爲特鍾而使之立人道之極

者而道統於是乎屬其在鴻荒以上不可考矣虞犧氏八卦以肇人倫神農教稼穡以厚民生軒轅正百物以前民用爰及金天高陽高辛漸次開闢而景運未熙因時爲治孔子刪書斷自唐虞誠以精一執中萬世之君道所由立卽萬古之天理所以長存而萬古之人心所賴以不死也故論道統者必自唐虞始

史氏畧曰堯高辛氏之後也錫土於陶遷有唐及摯以淫廢乃登在位纂史記其德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豈載乃命羲和治歷明

時見尚書十有二載伐西夏征有苗命閼伯掌火藝作大章作廟以享鬼神出路史時康衢歌德之老人擊壤文中子嗥嗥如也乃洪水懷山襄陵帝引爲己憂僉舉伯鯀治之九載績用弗成尚書七十載咨四岳舉舜七十三載命舜攝位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受終于文祖一百載崩參尚書論語

孔子曰唐堯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能降其言不忒其德不回四海之內舟車所及莫不夷悅是帝堯之德也家語又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

下弗稱乃升在位參尚書孟子詢四岳咨十二牧命九官寅亮天工纂尚書立誹謗之木設旌諫之鼓書德尚齒養老恭己南面無爲而治斯時也南撫交趾北發肅慎東長島夷西渠析支出入日月罔不率俾通疆五載作韶樂三十有三載命禹總師曰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歷數在爾躬汝終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禹受命於神宗惟時有苗弗率命禹徂征三旬苗民逆命禹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五十載帝崩尚書○孟子言舜卒於鳴條而史言巡守崩於蒼梧先清簡公云堯既命舜受終則巡守之事禹既命禹總師則巡守之事禹行之舜安得復巡守而崩於蒼梧之野史氏之言不足信也

孔子曰寬裕而溫良敦敏而知時長天而愛民恤違而親近睿智明通爲天下帝此舜之德也家語又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又曰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又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又曰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

程子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又曰堯舜知他幾千年其心至今在

夏禹顯頊之裔也父鯀治水無功舜殛之羽山舉禹作司空傷父績弗成乃八年于外手足胼胝隨山刊木奠山川九州攸同則壤成賦聲教四訖參尚書通鑑舜卽帝位使禹宅百揆禹暨皐陶陳謨於帝前三十三載命禹總師受命於神宗征有苗後十七年舜崩三年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從之乃登帝位參尚書孟子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防風氏後至戮之作大夏二歲皐陶薨以益作相八歲王崩于啓嗣享諸侯於鈞臺伐有扈九歲崩太康嗣逸豫滅德黎民咸貳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怨距之于河夏德始衰羿因夏民代夏政稱帝太康居於河南二十九歲崩弟仲康嗣仲康元歲命允侯掌六師二歲伐羲和羲和貳心于羿十三歲崩于相嗣夏益衰依於斟灌斟鄩羿淫於原獸其臣寒浞殺而代之夏伯靡奔有鬲浞滅斟灌斟鄩弒夏后相妃緡逃之有仍生少康奔有虞虞思相凡二十七歲少康長爲仍牧正浞子澆求之少康奔有虞虞思邑之綸布其德以收夏眾伯靡來歸遂自有鬲復二斟討寡誅之少康復舊物二十一歲崩子杼嗣十七歲崩子槐

嗣二十六歲崩子芒嗣十八歲崩子泄嗣十七歲崩子不降嗣五十九歲禪於帝扃弟扃立二十一歲崩子厪嗣二十一歲崩不降之子孔甲嗣孔甲好鬼神瀆淫紊諸侯多叛三十一歲震死子皐嗣十一歲崩子發嗣十三歲崩子履癸嗣頑很貪虐暴戾荒淫伐有施得妹喜寵之爲瓊宮瑤室肉林酒池以媚妹喜殺關龍逢商湯哭之遂囚湯於夏臺已而釋之會諸侯于有仍克有緡桀暴惡益恣星隕地震伊洛澈泰山崩而桀不悛五十三歲商湯伐夏放桀于南巢又三歲桀死俱參尚書綱鑑

孔子曰夏禹敏給克齊其德不爽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

律身度禮禮穆穆克儉克勤不矜不伐四海之內莫敢不
服（輯家語）又曰禹吾無間焉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
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焉矣
孟子曰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堯舜相傳敬而已爾敬乃所以能執中也啓惟能敬所以能繼禹也）
張南軒曰禹之爲聖本由學而成皆其工夫至到者也
商湯契之後也唐虞之世契爲司徒而封於商以至於湯
始徙都亳聞伊尹賢遂三聘致之進之於桀桀不能用尹
醜夏德復歸於商惟時成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官有德
賞有功用人如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克享天

心而桀益淫虐湯稡自夏臺益修德德及鳥獸諸侯歸之
時葛伯仇餉初征自葛遂伐韋顧（尚書商頌及路史通鑑湯有慚德恐後世以爲口實仲虺
放之南巢氏吾敗桀於有娀之墟
作誥以勉之歸至亳諸侯宗商乃作湯誥（纂尚書十七祀大
旱二十祀夏桀死於亭山二十四祀大旱湯禱於桑林以
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宮室崇與女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與與與遂大雨（鑄莊
山之金以賑民困作大護（銘盤盂以自戒）三十一祀王崩
踐帝位者凡十三祀大丁先湯死次子外丙嗣二祀崩弟仲壬嗣四
祀崩太丁之子太甲嗣伊尹作訓太甲猶於小人不明厥
德以顛覆湯之典型伊尹營于桐宮太甲居桐自怨自艾

處仁遷義三祀伊尹奉王歸亳三十三祀王崩子沃丁嗣
用咎單脩伊尹之政八祀伊尹薨二十九祀王崩弟太庚
立二十五祀崩子小甲嗣二十七祀崩弟雍己立商道寖
衰十三祀崩弟大戊立有桑穀之祥大戊脩德而祥桑枯
用伊陟臣扈巫咸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
寧商道復興七十五祀崩子仲丁嗣遷囂十三祀崩弟外
壬立十五祀崩弟河亶甲立囂河決遷於相九祀崩子祖
乙嗣遷於耿用巫賢爲相十九祀崩子祖辛嗣十六祀崩
弟沃甲立三十五祀崩祖辛之子祖丁立三十二祀崩沃
甲之子南庚立二十五祀崩祖丁之子陽甲立七祀崩弟

盤庚立耿河決盤庚遷殷亳行湯之政諸侯來朝二十八
祀崩弟小辛立殷道復衰二十一祀崩弟小乙立二十八
祀崩子武丁嗣武丁舊學甘盤已而遯于荒野及卽位諒
陰三年不言既免喪恭默思道夢帝賚之良弼以形旁求
天下得傅說賢之爰立作相武丁聽傅說之教不敢荒寧
嘉靖殷邦鬼方無道荊楚背叛王伐而克之五十九祀崩
子南庚嗣七祀崩弟祖甲立能知民依保惠小民不侮鰥
寡三十三祀崩子廩辛嗣殷道益衰六祀崩弟庚丁立二
十一祀崩子武乙嗣武乙無道畋于河渭闃震死子文丁
嗣三祀崩子帝乙嗣三十七祀崩子受辛嗣紂辨敏才力

用於不善拒諫飾非伐有蘇得妲己嬖之作奇技淫巧以
悅之爲靡靡之樂營鹿臺鉅橋肉林酒池沈湎於酒又爲
炮烙之刑醢鬼侯脯鄂侯周侯聞而歎之遂囚周侯於羑
里其臣閎夭散宜生獻美女奇獸以贖周侯乃赦之微子
見紂無道謀於箕子比干而遯之荒野箕子比干諫紂囚
箕子爲奴殺比干而刳視其心三十三祀周侯發伐殷戰
於牧野紂兵潰走自焚死殷亡
周后稷之後也后棄於堯舜時爲農官而封於邰暨夏之
衰也稷之後不窋失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以及公劉復
脩后稷之業而自戎遷豳傳及古公亶父時商政日衰狄

人猾夏古公避狄難乃自豳遷岐改國號周民日歸之國
以寖強肇基王迹古公薨季歷嗣殷王乙始命之爲西伯
伐燕山戎伐始呼伐翳徒其勤王家季歷薨子昌嗣紂之
時周侯昌爲三公紂殺鬼侯鄂侯周侯歎紂遂囚之羑里
周臣閎夭散宜生獻美女奇獸以贖之得釋以歸献雒西
地於殷以除炮烙之刑紂惡日肆周侯嗷柔懿恭慤傑小
民惠鮮鰥寡德日益著諸侯多歸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
服事殷紂二十祀周侯昌薨子發嗣紂惡不悛周侯發遂
伐商至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國渡河及紂戰於牧
野紂師前徒倒戈紂奔鹿臺自焚死諸侯宗周周王反商

政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
粟大賚於四海封黃帝堯舜夏后之後封武庚於殷墟自
商歸周偃武脩文追尊古公爲太王季歷爲王季文考爲
文王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悼信明義
崇德報功封管叔蔡叔霍叔康叔於殷之畿內封太公望
於齊受丹書之戒訪箕子之疇西旅貢獒召公作旅獒以
戒之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周公禱於三王求以身代王疾
瘳十九年武王崩子誦嗣周公攝政伯禽卽封於魯武庚
不靖以搖三叔俾流言曰周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避居
於東成王悉武庚之姦及流言所起因風雷之變而發金

縢之書乃知周公之忠遂郊逆周公以歸三叔不安武庚
及三叔淮夷徐奄皆叛王命周公征之作大誥三年踐奄
辟管叔囚蔡叔降霍叔于庶人殺武庚求微子而封之宋
五年營洛邑六年制禮作樂七年王親政洛邑成越裳來
賓封叔虞於唐周公居洛十四年周公薨王命君陳分正
東郊三十七年成王崩子釗嗣作康王之誥十二年命畢
公保釐東郊朝諸侯於豐宮是時也刑措不用四海咸賓
二十六年康王崩子瑕嗣王巡守濟於漢水漢上人膠舟
以濟王王溺二十六年昭王崩子滿嗣命君牙爲司徒伯
冏爲僕正初政清夷十七年王西征徐夷畔王命徐子征

之徐子僭稱王王命楚子伐徐三十五年王征犬戎祭公諫不聽遂征之由是荒服不至五十年王命呂侯訓贖刑五十五年穆王崩子繄扈嗣十二年共王崩子囏嗣王宝日衰二十五年崩懿王崩弟辟方立命非子養馬於汧渭間馬大蕃息遂邑非子於秦以絡伯翳十五年孝王崩子燹嗣諸侯來覲王始下堂而見諸侯命號公伐太原之戎十六年夷王崩子胡嗣暴虐恣睢殺齊侯諸侯畏之十一年征淮夷不克三十年以榮夷公為卿士榮夷公好利芮良夫諫王王不聽諸侯皆叛王益虐國人謗王三十三年王使衛巫監謗召穆公諫不聽三十六年國人畔攻王王出奔彘太子靖匿召公家以全三十八年王在彘召公周公共攝國事五十一年厲王崩子靖嗣周召輔之脩文武成康之政用仲山甫申伯方叔張仲周道復興以秦仲為大夫命尹吉甫伐玁狁逐之二年命方叔征荆蠻命召公征淮夷王自將征徐夷會諸侯於東都諸侯畢至三十九年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四十六年宣王崩子宮涅嗣王不道二年三川震岐山崩三年納褒姒五年廢申后及太子宜臼而立褒姒十一年王伐申申侯召犬戎伐王弑幽王諸侯立故太子宜臼於申晉文侯衛武侯秦人襄公救王

犬戎王畏戎逼遂都洛而以西周地界之秦封秦伯西周遂亡王室漸夷於諸侯十九年荆侵申王使周民庶申侯會王子頹作亂伐王不克奔衛衛朔燕人以子頹攻王入京師王出居鄭四年鄭伯號公奉王以攻子頹克之十年王使召伯錫齊侯命十一年齊侯伐衛十三年樊皮叛號公討之二十一年齊侯會諸侯伐楚責歸貢于京師二十二年齊侯及諸侯會王世子於首止二十五年惠王崩子鄭嗣元年齊侯會諸侯會諸侯于葵邱以申王禁王賜齊侯小白胙二年晉亂王使周公會齊人秦人立晉夷吾五年有戎難諸侯戍于京師九年齊侯小白卒十五年王以狄師伐鄭十六年狄以子帶攻王王出居鄭十七年秦伯晉侯討叔帶殺之晉侯來朝二十年晉侯齊師宋師秦師敗楚人于城濮獻俘于王王命晉侯為侯伯冬王狩于河陽諸侯畢朝晉侯執衛侯歸于京師二十四年晉侯重耳卒二十九年王命秦伯為西伯三十一年秦伯任好卒三十三年襄王崩子壬臣嗣六年頃王崩子班嗣六年匡王崩弟瑜立楚子來問

鼎卻之十七年王師敗績于茅戎二十一年定王崩之夷
嗣八年王使劉子成子會晉伐秦九年晉侯執曹負芻歸
于京師十四年簡王崩于泄心嗣二十一年孔子生二十
二年穀洛鬬二十七年靈王崩子貴嗣二十一年王鐄大
錢單子諫不聽二十四年王鐄無射而爲之大林二十五
年景王崩子猛嗣卒尹氏立子朝單子劉子奉子匄立出
居翟泉四年晉師單子劉子討子朝逐之王入居王城十
六年子朝之徒復作亂王出居晉晉師納王三十九年魯
西狩獲麟孔子作春秋四十一年孔子卒四十四年敬王
崩子仁嗣三年越人來貢七年元王崩子介嗣二十八年

貞定王崩子去疾嗣弟叔袑之弟嵬誅叔自立封其弟于
河南十六年考王崩子午嗣二十三年九鼎震初命晉陪
臣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二十四年威烈王崩子驕立十
一年命臣田和遷其君于海上十三年王命田和爲齊侯
二十六年安王崩子喜嗣六年齊侯來朝七年烈王崩弟
扁立五年王賜秦黼黻之服八年彗見西方秦始變法十
九年秦遷于咸陽廢井田二十五年諸侯會于京師二十
六年致伯于秦秦會諸侯來朝三十六年燕趙魏韓齊楚
合從以擯秦三十七年從約解四十四年秦僭稱王四十
八年顯王崩子定嗣六年愼靚王崩子延嗣八年趙始胡

服二十七年秦稱西帝使齊爲東帝已而去之三十四年
楚謀入寇王使東周公喻止之五十九年秦伐韓趙王合
諸侯討秦不克秦遂入寇王入秦獻其地越七年東周公
合諸侯伐秦秦滅東周公周亡
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
也已矣
子思子曰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
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
亦不已
大學傳曰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

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
於信
孔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
人之事者也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又曰禹惡旨酒而好
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武
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
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又曰王者之
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
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竊

取之矣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以是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

程子曰聖人無過湯武反之也其始未必無過所謂如日月之食乃君子之過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文王之德似堯舜禹之德似湯武要都是聖人聖人無優劣堯舜之讓禹之功湯武之征伐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伊尹之任周公在上而道行孔子在下而道不行其道一也

張子曰稽眾舍己堯也與人為善舜也聞善言則拜禹也用人惟己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皆虛其心以為天下也

三代而上治統與道統合三代而下治統與道統分其信然與曰道者天下古今之所共也上非道則無以為治下非道則亦無以為治統無以為人矣顧人心有欲道體無為要必有人焉立乎斯道之極而為之維持調護之以示之準而後天下之人有所會歸以不至踰越於斯道當其時者觀感而化而既沒之後流風餘韻猶足以繫著乎人心至於四五百年之久此則道統之所繫而天下古今之所重賴焉者也至於聖人漸遠則流風日微世教日衰而人心日蕩此則氣化所趨自有不能不衰之勢而終則有始反復其道天又必為之篤生聖人以繼續之此貞元之理剝復之常也獨是聖人在上則道無不盡而治極其隆雖有在下之聖人亦為之贊襄協理而已道之外無所為治也作而在上者不皆聖人則雖能撥亂為治而道有未盡則治亦有未純於是又賴乎在下之聖人為之脩明以補救之此亦天道之變而聖人之權也要之世之所以不終於極亂而人之所以不胥於禽獸者皆賴乎道以為之治而又安得有治外之道統道外之治統與顧自周道衰而聖人之治不復孔子歿而聖人之道不明而一切老莊楊墨刑名術數功利縱橫之說叢起於天下日增月益愈引愈蔓以至於不可拯埽漢唐而下雖有英辟皆與時苟簡上下浮沈不復有志於唐虞之治徒以小成自安而道統乃不得不以下屬之師儒由來久矣而宦官宮妾之輩猶日以堯舜諫其君以欺君者欺天下也反諸寤寐豈無愧邪

秦伯益之後自非子始邑於秦至襄公而列為諸侯及德公文公盡有西周之地穆公遂伯西戎孝公用商鞅之術國益富強惠文以後漸用蠶食六國以及孝文莊襄已有必兼天下之勢莊襄既滅周室天下瓦分無統莊襄之子

政立十四年而韓請內附十五年滅韓虜韓王安十九年
破趙虜趙王遷二十二年滅魏降魏王假二十三年滅楚
虜楚王負芻二十五年滅燕虜燕王喜二十六年襲齊齊
王建降遂自稱爲皇帝除誼法用亥正分天下爲三十六
郡秦內地爲內史郡北爲上郡西爲隴西郡西北爲北地
郡南爲漢中郡以周韓地爲三川郡以蜀地爲巴郡蜀郡以周韓地爲三川
郡南陽郡上黨郡以魏地爲潁川郡河東郡碭郡以趙地
爲邯鄲郡鉅鹿郡太原郡雲中郡鴈門郡九原郡以楚地
爲南郡九江郡鄣郡郡會稽郡黔中郡長沙郡以燕地爲上
谷郡漁陽郡北平郡遼西郡遼東郡以齊地爲泗水郡薛
郡東郡齊郡琅琊郡又開嶺南爲桂林郡共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收天下兵聚咸
陽銷以爲鐘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之宮庭中徙天下豪傑於咸
陽十二萬戶二十八年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頌功業封泰

山禪梁父東遊海上以求不死之藥南濟湘山韓人張良
使力士擊始皇於博浪沙中不中而遁索之不獲三十二
年北巡使蒙恬伐匈奴取河南地今套中之地也築長城自臨洮
至於遼東三十四年燒詩書百家語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植之書有欲學法
令者則以吏爲師三十五年營阿房三百餘里坑諸生於咸陽四百六十餘人
太子扶蘇諫之不聽遂斥太子監蒙恬軍三十七年東巡
死於沙邱官者趙高及李斯矯詔賜太子及蒙恬死而立
胡亥爲皇帝李斯趙高導之以逸樂而行督責乃盡戮其
兄弟姊妹楚人陳勝吳廣起兵於蘄勝自立爲楚王吳廣
攻滎陽諸郡縣爭殺長吏以應之楚將武臣徇趙自立爲
趙王楚人劉邦自立稱沛公楚人項梁起兵於吳齊六田
儋自立爲齊王楚將韓廣自立爲燕王周市立魏公子無
咎爲魏王二年武臣死張耳陳餘立趙歇爲趙王楚陳勝
敗死秦嘉立景駒爲楚王楚項梁擊景駒殺之立懷王之
孫心爲楚王立韓成爲韓王趙高語李斯於二世殺之趙
高爲秦相秦將章邯破楚軍於定陶項梁死楚遣沛公伐
秦三年楚項羽破秦軍虜王離秦章邯降於項羽秦趙高
弒其君胡亥而立子嬰子嬰誅趙高沛公敗秦軍於藍田
子嬰降於沛公秦亡

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曰井地曰封建曰學校至秦而
盡壞之何天步之阨至斯極與然以至此者非一朝
一夕之故也其所由來者漸矣自夫周道既衰聖王不
作諸侯放恣漸廢先王之法而處士橫議其間以倡爲
邪說詖行馴自春秋至於戰國其不至於盡廢井田開
阡陌併諸侯列郡縣毀寇裂冕焚書坑儒勢不可止是
故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孟子之憂夫已遠也
漢劉氏名邦沛人也陳勝兵起沛人共殺其令而戴邦爲
沛公後以楚王心令將兵西入秦秦王子嬰降沛公使蕭
何收其圖籍除秦苛法秦民悅之時項羽既定河北遂盡
坑秦之降卒而西入關欲擊沛公沛公以力不敵下之項

羽屠咸陽殺子嬰焚秦宮室乃尊楚王爲義帝自稱西楚霸王封沛公爲漢王裂秦地爲三以封秦降將三人章邯爲雍王司馬欣爲塞王董翳爲翟王更易天下諸侯王盡封其所私匿而歸自都彭城漢王乃使韓信帥師還定三秦二年楚項羽弑義帝於江南漢王爲義帝發喪使告於諸侯以東伐項羽項羽自攻齊還敗漢師於睢水漢王還至滎陽敗項羽師於滎陽東漢將韓信伐魏虜魏豹三年韓信破趙定燕漢以張耳爲趙王楚九江王英布降於漢項羽愚攻滎陽漢王退守成皐楚破漢將彭越師漢王收河北軍進取敖倉彭越復下梁地項羽還擊越韓信襲齊四年漢王擊項羽將越且虜齊王漢以韓信爲齊王以黥布爲淮南王項羽求成於漢漢及楚平五年漢追項羽於固陵齊王信梁相國越及劉賈誘楚周殷迎黥布皆會圍項羽垓下項羽自殺楚地悉平歸至定陶更立齊王信爲楚王魏相爲梁王漢王即皇帝位夏罷兵定都關中六年帝會諸侯於陳執楚王信以歸赦爲淮陰侯始大封功臣自蕭何以下封從兄賈爲荆王交爲楚王兄喜爲代王子肥爲齊王尊父太公爲太上皇令叔孫通起朝儀九年使劉敬如匈奴結和親廢趙王敖十年太上皇崩代陳豨反十一年破陳豨后殺淮陰侯信帝還下詔郡國求遺賢帝襲梁廢梁王越立故秦南海尉趙佗爲南粵王淮南王布反十二年帝破布軍薪西誅之還過魯以太牢祀孔子燕王綰反遣樊噲討之夏帝崩子盈嗣元年太后酖殺趙王如意三年以宗室女爲公主嫁於匈奴四年除挾書令立原廟七年惠帝崩太后使呂產呂祿將南北軍太后臨朝稱制而立張后子爲少帝二年封齊王弟章爲朱虛侯四年廢少帝幽殺之立恆山王義爲帝八年太后崩齊王襄發兵討諸呂呂產使大將軍灌嬰擊之嬰留屯滎陽與齊連兵太尉勃丞相平朱虛侯章誅產祿及諸呂齊王灌嬰皆罷兵迎代王恆入即

位元年除收孥相坐律令立子啓爲太子定振窮養老之令令四方毋來獻二年親耕籍田除誹謗妖言法五年更選四銖錢除盜鑄令六年淮南王長謀反廢之十三年詔具親耕桑禮儀除祕祝除肉刑十五年帝如雍始郊見五帝親策賢良能直言極諫者十六年帝親祀渭陽五帝廟詔以明年爲元年後二年復與匈奴和親後七年文帝崩遺詔天下吏民三日釋服子啓即位元年更定笞令三年吳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反周亞夫討破吳楚七王皆伏誅六年廢皇后薄氏七年廢太子榮立王氏爲后徹爲太子中三年詔議疑獄中六年更減笞法定箠法後三年

詔勸農桑禁采金珠玉景帝崩太子徹立建元元年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以董仲舒爲江都相治申韓蘇張之言者皆罷之迎申公爲大中大夫五年置五經博士元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二年始親祠竈遣方士求神仙誘匈奴入塞邀之不獲五年通南夷廢皇后陳氏六年初算商車元朔元年太子據生立衛氏爲皇后五年爲博士置弟子五十人六年詔民得買爵贖罪置武功爵元狩元年得一角獸元鼎元年起柏梁臺置均輸禁郡國鑄錢三年令株送徒入財補郎六年平南越制封禪儀元封元年帝出長城登單于臺勒兵而還平東越祭中嶽封泰山作

平準法二年作明堂於汶上三年擊車師五年制十三部交趾朔方及冀幽幷兗徐青揚荆豫益涼等州詔舉茂材異等可爲將相使絕國者太初元年造太初歷始以正月爲歲首色尚黃數用五定官守協音律定宗廟百官之儀伐大宛天漢三年初榷酒酤太始二年皇子弗陵生征和二年太子據殺使者江充白皇后發兵反詔丞相屈氂討之皇后衛氏及據皆自殺四年罷方士桑宏羊請屯輪臺帝不許下詔自悔後元二年武帝崩太子弗陵立始元元年遣使行郡國舉賢良問民疾苦四年立上官氏爲皇后六年罷榷酤官元鳳元年鄂邑長公主燕王旦上官桀安等謀反伏誅元平元年

昭帝崩霍光承皇后詔迎昌邑王賀武帝第五子哀王髆之子立之昌邑王有罪大將軍光率羣臣奏太后廢之而迎立武帝曾孫病已即位前太子據生史皇孫史皇孫生病已立皇后許氏本始三年大將軍光妻顯弒皇后講氏四年立光女爲皇后地節二年霍光卒三年立子奭爲太子四年霍顯及子禹山雲等謀逆皆伏誅元康元年追尊悼皇爲皇考立寢廟先是追謚太子據爲戾太子戾夫人史皇孫爲悼考悼后至是尊稱皇考二年立王氏爲皇后四年求高祖功臣子孫失侯者賜金復其家神爵元年使人求金馬碧雞之神於蜀二年置金城屬國五鳳四年羅三輔近郡穀供京師初置常平倉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異同於

石渠閣皇孫驁生黃龍元年宣帝崩太子奭立初元元年立王氏爲皇后罷宮館希幸者減穀食馬肉食獸二年立子驁爲太子以宦者石顯爲中書令永光三年復鹽鐵官置博士弟子員千人竟陵元年元帝崩太子驁立以元舅王鳳爲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建始元年封舅王崇譚商立根逢時皆爲侯二年立皇后許氏河平二年悉封諸舅爲列侯三年求遺書鴻嘉元年帝始爲微行五年廢皇后許氏永始元年封太后弟子莽爲新都侯立趙氏爲皇后綏和元年立定陶王欣爲皇太子增弟子員三千人二年成帝崩太子欣立皇后傅氏詔劉秀典領五經建平

元年以傅喜爲大司馬元壽二年以董賢爲大司馬哀帝
崩太皇太后以王莽爲大司馬領尚書事迎中山王箕子
爲嗣太皇太后臨朝大司馬莽秉政元始元年晉莽安漢
公三年立莽女爲皇后四年莽起明堂辟雍靈臺徵天下
通經異能之士五年加莽九錫莽弑平帝遂自攝帝位居
攝元年莽立宣帝元孫嬰爲皇太子號曰孺子安眾侯劉
崇起兵討莽不克死之莽稱假皇帝二年東郡太守翟義
起兵討莽立劉信爲天子莽遣兵拒擊義不克死之信亡
走初始元年莽自稱新皇帝莽始建國元年莽廢孺子爲安定公
或問宣帝言漢雜王伯此說也似是朱子曰這個先須辨
徐鄉侯劉快起兵討莽不克死之二年莽廢諸侯王爲民天鳳
別得王伯分明方可去論他是與不是胡叔器曰如約法

四年臨淮琅琊及荊州綠林兵起大年莽大夫揚雄死地皇二年莽
子臨謀殺莽事覺自殺南郡秦豐兵起三年荊州平林兵起
赤眉破莽將廉丹瑯琊樊崇起於莒以赤眉爲號
或問高祖爲義帝發喪詐也後如何卻成事朱子曰只緣
當時人和詐也無如五伯假之也亦是諸侯皆不能假故
也
問高祖規模宏遠何事可見張南軒曰約法三章用三老
董公之言此二事可驗○高祖平生好謀能聽
程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漢自高惠至於
文景庶幾近之

朱子曰三代以下漢文帝可謂恭儉之主
陳潛室曰文帝平生所爲大抵出於黃老然不聞有無情
少恩之病何耶蓋文帝天資粹美卻能轉得黃老不好處
作好處景帝天資刻忍卻將黃老好處轉作不好處
朱子曰武帝病痛固多然天資高志向大足以有爲使合
得個眞儒輔佐豈不大有可觀惜無眞儒輔佐不能勝其
多欲之私做從那邊去了後來已自知其罪向若能以董
仲舒爲相以汲黯爲御史大夫豈不善
或問宣帝言漢雜王伯此說也似是朱子曰這個先須辨
別得王伯分明方可去論他是與不是胡叔器曰如約法

三章爲義帝發喪之類做得也似好曰這個是他有意無
意叔器曰有意曰既是有意便非王道又曰宣帝也不識
王伯只是把寬慈的喚做王嚴酷的喚做伯
張南軒曰漢自高祖取天下已非若湯武弔民伐罪之心
而其立國規模又無復三代封建井田公天下之意其有
合於王道者要亦假之而誠不孚也夫王道如精金美玉
豈容雜也雜之則是伯而已惟文帝天資高而其操術亦
雜於黃老刑名至宣帝則又伯之下者桓文之罪人也西
京之亡自宣帝始蓋文景養民之意至是而盡消磨矣元
帝之好儒生蓋竊其近似之名委靡柔懦敗壞天下考其

何德教之云夫惟王者之政其心本乎天地建立人紀施於萬事仁立義行而無偏弊不舉之處此古人所以制治保邦而垂裕無疆者後世未嘗眞知王道顧曰儒生之說迂闊而難行蓋亦未之思矣

漢高之始爲沛公也爲眾所推其入關也義帝以其長者固已異於陳項矣秦民惟恐沛公之不王關中以其約法三章也諸侯之從伐楚以其爲義帝發喪也當暴秦之後繼以項羽而漢高獨能如是安得不有天下乎高祖非眞能仁者而質美能知是非之所在故每不勝私欲而尙能肯聽人言若其醢信越困平城嬖戚姬

搖樹子以啓呂氏之毒則已實安而欲生焉以自克以卒貽嗣子之憂也可不懼哉惠帝享國日淺其禍非惟呂氏實高帝之黷於脩齊爲有以致之矣文帝小康人以爲黃老之效抑知文帝之治以恭儉愛民致之而所以止於如是者則正以黃老之術果之也景不如文之慈惠而用文之黃老則慘刻行矣武帝多欲而中國以虛耗矣然而首尙儒術改用夏時聖人之經至是而始畢出焉則其功固又有在萬世者漢世可大有爲之君愚以爲首推武帝焉文景不及也惜乎無師保眞儒以佐之以王用其有爲之資於所不當用耳昭位不永宣帝繼之以刑餘爲周召以法令爲詩書操切苛煩彼自以爲雜伯也實則申韓耳西京之亡安得非由宣帝與元哀而下闇弱以王於亂亡又何譏焉

漢宗室劉縯及弟秀起兵春陵新市平林兵皆附之劉縯及秀漢景帝第十子長沙定王之六世孫也　次年更始元年漢兵圍宛立劉元爲皇帝入宛都之劉元殺大司徒縯隗囂周宗起兵隴西應漢公孫述起兵成都漢兵入長安誅王莽劉元都洛陽元以劉秀行大司馬徇河北州郡邯鄲王郎詐稱成帝子自立爲帝起據趙更始二年大司馬秀合漁陽上谷兵拔邯鄲斬王郎劉元立秀爲蕭王令龐兵不肯蕭王擊銅馬賊於鄗降之

赤眉西攻長安明年蕭王擊尤來大槍五幡於元氏破之六月蕭王卽皇帝位改元建武赤眉立劉盆子爲大將軍赤眉入長安劉元走眾降於赤眉帝克洛陽都焉使鄧禹西入關赤眉殺劉元二年封諸功臣爲列侯起高廟於洛陽立社稷郊兆鄧禹入長安彭寵以漁陽反攻朱浮於薊立郭氏爲皇后子彊爲太子使馮異代禹於關中三年立四親廟於洛陽其高祖春陵節侯買曾祖巖林太守外祖鉅鹿都尉回父南頓令欽馮異大破赤眉於澠底赤眉東向宜陽帝親禦之赤眉悉降劉永據東方立董憲爲海西王張步爲齊王步執漢使伏隆殺稱帝立董憲爲海西王張步爲齊王步執漢使伏隆殺之涿郡太守張豐反四年帝使吳漢擊五校於臨平破之

使耿弇祭遵討張豐斬之弇進攻彭寵隗囂使馬援奉書入見公孫述兵窺陳倉隗囂以兵助馮異擊破之彭寵若頭子密殺寵以降耿弇拔臨淄大破張步步斬蘇茂來降初起太學帝親視學交趾牧鄧讓入貢徵處士周黨嚴光王良至京師黨光不仕六年吳漢拔朐斬董憲龐萌遣耿弇等自隴伐蜀隗囂發兵反帝詔天下并省縣長吏七年罷郡國車騎材官還復民伍晡日食詔百僚各上封事不得言聖八年遣來歙討隗囂取略陽帝自將征囂囂奔西城潁川盜起帝還自將討平之公孫述遣兵救囂九年隗囂卒子純嗣來歙討降之十一年使吳漢會岑彭伐蜀蜀人刺殺來歙岑彭至陽武蜀人又刺殺彭十二年吳漢攻城都大破公孫述述死蜀平參狼羌諸種叛隴西太守馬援破之詔邊吏料敵戰守不拘以逗遛法十三年詔大官勿受郡國異味十七年廢皇后郭氏立陰氏為皇后交趾女子徵側徵貳反使馬援討之徙四親廟於章陵廢太子彊為東海王立東海王陽為太子二十四年武陵蠻叛使馬援討之建武中元元年帝封禪起靈臺辟雍宣布圖讖於天下二年光武帝崩太子莊即位即陽永平元年東平王蒼脩議禮樂帝臨辟雍行大射禮三年立馬氏為皇后立子炟為太子初濟使求佛書及其人於天竺佛法始入中國八年詔聽有罪亡命者贖九年匈奴遣子入學十三年楚王英有罪廢十五年帝東巡狩於下邳至魯詣孔子宅十六年伐匈奴十七年平車師置西域都護十八年明帝崩太子炟立建初元年詔廩膳饑民詔二千石勸勉農桑理冤獄詔以上林池籞賦予貧民三年立竇氏為皇后四年立子慶為太子詔諸儒會議五經同異於白虎觀七年廢太子慶為清河王立子肇為太子元和元年詔議貢舉法二年詔戒俗吏矯飾者帝東巡狩於定陶至魯祠孔子歸格於祖禰三年詔嬰兒無親屬及有子不能養者廩給之詔侍中曹褒定禮章和二年章帝崩太子肇立竇太后臨朝竇憲殺都鄉侯暢懼罪請擊匈奴自贖太后從之永元元年竇憲擊匈奴還以憲為大將軍四年憲伏誅以宦者鄭眾為大長秋九年竇太后崩追尊母梁氏為皇太后封梁竦三子為侯十三年帝幸東觀十四年皇后陰氏廢死立鄧氏為皇后封鄭眾鄭鄉侯十五年詔大官勿受遠國珍羞元興元年和帝崩少子隆嗣鄧太后臨朝延光元年殤帝崩太后迎清河王章帝第三子慶子祜嗣立太后猶臨朝永初二年夏旱太后親錄囚徒元初二年立閻氏為皇后永寧元年立子保為

太子建光元年鄧太后崩帝親政詔舉有道之士封宦者江京等爲列侯延光二年封乳母王聖爲野王君三年廢太子保爲濟陰王四年安帝崩於葉閻太后臨朝及閻顯迎北鄉侯懿章帝第五子濟北惠王之子嗣立北鄉侯薨中常侍孫程王康等迎濟陰王保卽位下閻顯於獄遷閻后於離宮封孫程等凡十九侯永建元年閻太后崩二年追尊母李氏爲恭愍皇后聘處士樊英楊厚黃瓊六年起太學陽嘉元年立梁氏爲后以梁商爲執金吾立孝廉限年課試法二年封乳母宋娥爲山陽君四年初聽中官得以養子襲爵以梁商爲大將軍元和元年武陵蠻反二年徵處士法眞不至六年梁商卒以梁冀爲大將軍不疑爲河南尹漢安二年增孝廉爲四科建康元年立子炳爲太子順帝崩太子炳立梁太后臨朝永嘉元年沖帝崩徵清河王蒜及渤海孝王子纘皆章帝孫皆至梁冀及太后立纘蒜罷歸國本初元年令郡國舉明經詣太學梁冀弒質帝而迎立蠡吾侯志太后猶臨朝聽政建和元年立梁氏爲皇后梁冀殺李固杜喬和平元年太后崩封大將軍梁冀妻壽爲襄城君延熹二年梁后崩立鄧氏爲皇后中常侍單超等五人爲侯以單超爲車騎將軍八年廢誅梁冀冀封單超等五人爲侯以單超爲車騎將軍八年廢皇后鄧氏幽殺之九年詔捕黨人李膺杜密等二百餘人

永康元年赦黨人歸田里禁錮終身桓帝崩竇太后臨朝竇武迎河間孝王開孫宏立之建寧元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矯制殺聞喜侯竇武錄尚書事陳蕃遷太后於南宮二年復治鉤黨殺前司隸校尉李膺等百餘人皇太后竇氏崩四年詔諸儒正五經文議郎蔡邕書之刻石立於太學門外光和元年置鴻都門學廢皇后宋氏幽殺之開西邸賣官入錢有差二年宦者王甫伏誅三年立何氏爲皇后作畢圭靈昆苑中平元年黃巾賊張角起赦天下黨人遣盧植皇甫嵩等討賊騎都尉曹操會朱儁破之五年置州牧六年靈帝崩太子辨立何太后臨朝何進爲大將軍進召涼州守董卓兵入誅宦官宦官張讓等矯詔殺大將軍進中軍校尉袁紹捕諸宦官盡殺之張讓劫帝及陳留王出穀門讓溺死董卓兵至迎帝歸遂廢帝爲弘農王立陳留王爲帝弒太后何氏悉復諸黨人爵初平元年卓弒弘農王關東州郡起兵討卓以渤海太守袁紹爲盟主卓劫帝遷都長安曹操與卓兵戰於滎陽不克二年關東諸將奉大司馬劉虞爲帝虞不受長沙太守孫堅擊卓敗之卓西走袁紹逐冀州牧韓馥自爲冀州牧袁術孫堅攻荊州刺史劉表表將黃祖射堅殺之河南尹朱儁徵兵討卓三年卓校尉李傕郭汜等破朱儁於中牟司徒王允誅董

卓李傕郭汜舉兵犯長安王允死之青州賊黃巾餘黨寇充州
殺刺史劉岱曹操自領充州刺史擊賊降之四年袁術進
兵封邱曹操擊破之術走壽春自領揚州牧曹操攻徐州
興平元年平原相劉備救陶謙謙表備爲徐州刺史曹操
刺史陶謙謙走保郯青州公孫瓚攻劉虞殺之遂據幽州
復攻謙破劉備陳留太守迎呂布以拒操操還攻布劉焉
卒子璋爲益州牧陶謙卒劉備領徐州二年立伏氏爲皇
后曹操破呂布於鉅野李傕郭汜相攻傕劫帝入其營楊
奉董承將兵奉帝東歸孫策擊劉繇於曲阿破走之袁紹
圍東郡執太守臧洪殺之劉虞故吏鮮于輔迎虞子和攻
涼州劉備將兵入蜀遂據倍城十一年曹操伐孫權至濡

須而還操自立爲魏公加九錫十九年曹操進位諸侯王
上劉備圍成都劉璋降備自領益州牧曹操弒皇后伏氏
二十年立曹氏爲皇后曹操擊張魯於漢中拔之二十一
年曹操晉爵魏王二十二年曹操擊孫權權降二十三年
少府耿紀司直韋晃起兵討曹操不克死之二十四年劉
備將黃忠斬曹操將夏侯淵於漢中曹操救漢中備將趙
雲擊敗之備自稱漢中王使關羽進攻樊城羽擒曹操將
于禁龐德孫權使呂蒙襲殺關羽二十五年曹操卒子丕
嗣魏王位遂自稱皇帝廢帝爲山陽公
朱呂東萊曰光武治天下規模不及漢高其禮嚴光用與

茂所以能養得後來許多名節○光武罷郡縣材官等事其識見與秦皇亦相去不遠

張南軒曰高祖洪模大略非光武所及也高祖起匹夫取天下光武則以帝胄因人心思漢而復舊業其難易固有間矣而高祖所敵者項籍盡世之豪光武所周旋則張步隗囂公孫述輩其去籍相遠矣韓信彭越皆如要篤之馬賈難駕御而盡在高祖掌握之中光武有臣如此未必能用也然而創業之艱光武固不及高祖而光武之善守則非高祖所及大抵高祖資高而不學卽位之後維持經理類皆疏略雄傑之氣不能自斂光武資雖不逮高祖而少

從諸生講儒學謹行義故天下既定則戢兵閉關保全功臣此皆思慮縝密要自儒學中來王於尊禮隱逸褒崇風節以振士氣後之人君尤未及此非特高祖也

胡氏曰和帝方之章帝實過之

朱子曰東漢之誅宦官前輩多論之然嘗細論其事恐禍根不除終無可安之理後人據紙上語指點前人甚易爲力不知親到手頭實要處斷毫髮之間便有成敗不是容易事若使陳竇只誅得首惡一二人後來未必不取王尤五王之禍也

張南軒曰名節之稱起於衰世古之儒者學問素充隨時著見不斷立節而節不可奪不斷徇名而名自從之在己無一毫加意也至於世衰道微於陵遲委靡之中而其能拔然自立者則世以名節歸之而士君子道學未至則亦以此自負吁亦小矣然而衰世之中實亦有賴焉使併此俱亡則亦無以爲國矣西漢儒者予甚病之蓋自申公董生而外只以佔畢詁訓爲儒上焉不能推尋問學之源流次之又不能以名節立於衰世考其所自畏由高祖鄙薄儒生文景尊尚黃老武帝雖號崇儒然徇其文而不究其實至宣帝則又明示所以不尚之意則其挫抑摧沮之餘不復自振固宜然儒者之學豈必爲時尚而後勉邪漢自

叔孫通師弟子固皆以利祿爲事至公孫宏取相封侯學士皆欣慕之其流如夏侯勝之剛果猶有明經取青紫之言蓋其習俗委靡一至於此宜乎王莽篡奪之日貢符獻瑞一朝成羣而能自潔者班班僅見也光武中興力矯斯弊尊德義貴隱逸以變其風而中世以後人才輩出雖視昔之儒者有愧然在衰世之中守義不變蓋有足尚者矣桓靈之後國勢奄奄羣狡並起睥睨神器未敢卽取者亦一時君子維持之力也

朱子曰溫公論東漢名節處覺有未盡處但知黨錮諸賢趨死不避爲光武明章之烈而不知建安以後中州士夫

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漢室卻是黨錮殺戮之禍有以啓之也且以荀氏一門言之荀淑正言於梁氏用事之日而其子爽已濡迹於董卓專命之朝及其孫彧則遂爲唐衛之墻曹操之臣而不知以爲非盡剛大直方之氣折於凶虐之餘而漸圖所以全身就事之計故不覺其淪胥而至此耳

一　莽惡既彰人心思漢方春陵起兵時已爲四方之所繫屬然聖公盆子孰非漢之宗室而英傑景從獨於文叔知非徒以憑藉先靈故也亦心置人腹岸幘見馬援同一符高祖誠有然者而豁達之中自餘檢束之意先儒以

二　爲嘗事於學之故顧西京迄無眞儒學亦祇屬粗迹是以握符受命斷事以圖讖易樹子妾爲妻其勝於高祖之不學者蓋亦幾希也至其保全功臣之美則亦有故存焉高祖之於韓彭有不得不聽其千里而王者則有必不能相安以與之俱存者高祖寡恩抑亦勢也光武之臣則不然矣而其總攬權綱功臣不與國事則矯之抑又有過焉者於聖人脩己用人之道則概乎未有聞也若乃崇尚節義謙己尊儒則百王法焉可矣明章皆圖治之君也興學校表遺經脩禮樂恤民隱猗與不其盛哉乃師儒不過桓榮定禮屬之曹褒則卑卑亦何足

尚也況乃佛法之入則明帝竟爲萬世厲階君子又安能無恨也外戚之禍自章肇之宦豎之橫自和基之由是迭爲鴟張以終漢室和之賢於章也似亦未敢信矣漢室多艱降自殤安順沖質以至桓靈持太阿之柄非外戚則內豎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朝廷若此而黨人之激渭揚清者又烏能箝其口哉黨人而在則公論之所維持漢室猶存喘息迨黨人盡而漢鼎遂移舉朝且從而拱手奉之以爲當然矣嗚呼李杜陳竇諸賢固不足以與於儒者之眞也然係於世教則云重矣論古者慎察黨人功無重黨人罪可也嗟乎光武以崇風節而

中興後嗣以鋤黨人而覆絕也不可鑒哉

漢中王備中山靖王勝之後也與公孫瓚同受學於盧植逮瓚據青州備往見之瓚表爲平原相後自徐起兵討操不克乃南依劉表表卒操下荊州備及孫權拒操敗之備遂有荊州乃西襲劉璋奪益州北定漢中自爲漢中王建安二十五年曹丕篡漢漢帝廢爲山陽公章武元年漢中王乃卽皇帝位於成都以諸葛亮爲丞相立宗廟祫祭高帝以下立夫人吳氏爲皇后子禪爲太子帝自將伐孫權孫權使諸葛瑾來請和不許孫權降於魏二年帝進軍猇亭吳陸遜攻猇亭諸軍敗績帝還永安魏主丕伐吳吳主

復使使來脩好許之三年帝崩於永安太子禪卽位使鄧芝脩好於吳立張氏爲皇后建興元年吳人來聘魏主丕伐吳不克而還三年丞相亮南征雍闓斬之遂平四郡四年魏主丕卒子叡嗣五年丞相亮率諸軍出屯漢中以圖中原六年丞相亮伐魏戰於街亭敗績吳人誘魏曹休敗之丞相亮出散關圍陳倉殺魏將王雙七年吳主權稱帝遣陳震使吳及吳主權盟九年丞相亮敗魏司馬懿於鹵城殺其將張郃十二年丞相亮伐魏屯田於渭濱丞相亮卒於軍長史楊儀引軍還前軍帥魏延作亂儀擊斬之十五年皇后張氏崩延熙元年立皇后張氏立子璿爲太子

二年魏主叡卒曹爽司馬懿爲侍中都督中外立其子芳四年大司馬蔣琬徙屯浩七年魏曹爽寇漢中王平使劉敏據輿勢禦之魏師還十一年大將軍費禕出屯漢中十二年魏司馬懿殺曹爽魏以司馬懿爲丞相加九錫不受大將軍姜維伐魏攻雍州魏鄧艾禦之維引軍還十五年吳主權卒子亮嗣吳師魏師戰於徐塘魏師敗績十六年盜殺大將軍費禕姜維伐魏圍狄道十七年魏司馬師廢其后張氏又廢其主芳爲齊王迎高貴鄉公髦立之十八年魏揚州都督毋丘儉壽春文欽起兵討司馬師不克師卒弟昭自爲大將軍姜維伐魏敗魏師於洮西十

九年魏司馬昭始服袞冕赤烏姜維及魏師戰於段谷敗績二十年魏揚州都督諸葛誕起兵討司馬昭昭奉其主髦攻之吳人救之不克而還姜維伐魏魏鄧艾拒之景耀元年魏司馬昭殺諸葛誕遂自爲相國封晉公吳孫綝廢其主亮爲會稽王迎琅琊王休立之吳主休誅綝三年魏司馬昭弒其主髦迎常道鄉公璜立之五年姜維伐魏洮陽不克炎興元年魏遣鄧艾鍾會將兵入寇關口守將傅僉死之姜維戰敗還守劍閣吳人來援衛將軍諸葛瞻及鄧艾戰於緜竹敗績及其子尚皆死之鄧艾至成都帝出降北地王諶死之漢亡

或問昭烈知有權而不知正朱子曰昭烈見機不明經權俱失當劉琮迎降之際不能取荆州烏在其知權至於狽狽失據乃不得已而出於盜竊之計善用權者正不如此若聲罪致討以大義取之乃是用權之善蓋經自有權權不離經非二物也○人知曹氏爲漢賊不知孫權之爲漢賊也○關羽恃材疎鹵自取其敗

程子曰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如取劉璋一事聖人豈無成耳此必不可爲也

朱子曰南軒云孔明體大問學未至此語也好但孔明本不知學全是駁雜了然卻有儒者氣象

昭烈於光武伯仲間也孔明則勝鄧禹矣而功業猶有者則時勢異也然魏吳雖皆竊據一方而篡弒相仍惟蜀漢再傳上下一心君臣輯睦則昭烈之賢而得人孔明以人事君之效也鄉非後主信任黃皓司馬氏亦安所得而乘之至於當日之所行則孔明亦多有未盡善者有儒者氣象亦取其氣象耳孔明又烏得爲儒者也

漢亡之明年魏晉公昭晉爵爲王封故漢帝爲安樂公吳主休卒兄子皓嗣又明年魏晉王昭卒子炎嗣位遂稱皇帝而廢魏主璜爲陳留王改元太始其三年立子衷爲太子禁星氣讖緯之學其五年錄用故漢名臣子孫其六年

安樂公卒其咸寧二年立楊氏爲皇后以后父駿爲車騎將軍明年封功臣四年止天下獻奇技異服五年以匈奴劉淵爲左部帥大舉分道伐吳晉太康元年諸軍並進吳丞相張悌逆戰死之龍驤將軍王濬以舟師入石頭城吳主皓降賜皓爲歸命侯遣使詣壙場除吳苛政封平吳功臣罷州郡兵二年還吳妓妾五千人入宮十年以劉淵爲匈奴北部都尉永熙元年武帝崩太子衷卽位立皇后賈氏子遹爲太子元康元年皇后賈氏殺太尉楊駿廢楊太后爲庶人又殺汝南王亮及楚王瑋七年將軍周處及氐羌戰敗死之九年孟觀擊氐羌獲齊萬年永康元年賈后

殺太子遹趙王倫起兵誅賈后永寧元年趙王倫自稱皇帝遷帝於金墉城殺太孫臧齊王冏等起兵討倫殺之帝復位大安元年立清河王覃爲太子河間王顒使長沙王乂殺齊王冏二年河間王顒成都王穎舉兵反長沙王乂奉帝及穎兵戰於建春門大破之永興元年乂奉帝討顒不克雍州刺史劉沈討顒不克死之穎廢皇后羊氏及太子覃顒表穎爲皇太弟東海王越奉帝征穎復皇后太子帝敗績於蕩陰穎迎帝入鄴越還東海穎殺東安王繇琅王睿走歸國顒將張方復入京師廢皇后太子劉淵自稱大單于遂稱漢王王浚及東瀛公起兵幽并攻鄴穎奉

帝還洛陽張方以帝詔命太弟穎以成都王還第立豫章王熾爲皇太弟氐李雄據成都稱成王漢寇太原西河光熙元年東海王越以張方刼帝還長安太宰顒討殺方請和於越不許成都王穎奔長安長史劉輿殺之惠帝崩太弟熾立立梁氏爲皇后永嘉元年立清河王覃弟詮爲皇太子太傅越出鎭許昌以琅琊王睿鎭建業慕容廆自稱鮮卑大單于二年越殺清河王覃漢寇洛陽張軌使北宮純入衛擊走之漢主淵稱皇帝胡人石勒寇鉅鹿常山四年漢主淵卒子和嗣其弟聰殺而代之漢石勒擊併王如兵遂寇襄陽太傅越率兵討之次於項五年越卒於項石

勒追取其師漢主聰使呼延晏寇洛陽劉曜王彌石勒皆引兵會之執帝殺太子詮漢兵克長安漢石勒誘王彌殺之安定太守賈疋馮翊太守索綝奉秦王業入雍城聊珶王睿遣紀瞻討石勒於葛陂勒兵退張軌遣兵詣長安賈疋索綝敗漢師於長安劉曜奔平陽秦王業自雍入長安疋等奉業爲皇太子赤亭羌姚弋仲東徙榆眉建興元年漢主聰祑懷帝皇太子業卽位於長安二年石勒奉表於王汝遂襲浚殺之涼州牧張軌卒子實嗣三年詔進拓拔猗盧爲代王四年張實遣兵入援漢劉曜陷北地王涇陽遂陷長安帝出降吉朗死之丞相睿出師北征明年張實

遣將韓璞帥師伐漢丞相卽晉王位改元建武漢主聰祑愍帝大興元年晉王卽皇帝位立子紹爲太子漢主聰卒子粲立靳準祑粲丞相曜自立石勒討之喬泰斬靳準漢改號趙二年石勒自稱趙王爲後趙四年後趙使石虎攻匹磾執之永昌元年王敦反入據石頭帝以敦爲丞相元帝崩子紹立太寧元年立皇后庾氏趙主曜攻涼涼張茂降於趙二年司徒王導督軍討敦敦犯江寧帝親征破之敦死詵其黨三年明帝崩子衍立咸和二年蘇峻反陷姑孰庾亮督軍討之宣城內史桓彝起兵赴難三年溫嶠以兵赴難尚書卞壼討峻戰敗死之庾亮奔潯陽峻兵犯闕溫

嶠以陶侃入討峻峻遷帝於石頭郗鑒王舒赴難峻陷宣城桓彝死之陶侃溫嶠討峻於石頭斬之後趙主勒大破趙兵於洛陽獲趙主曜以歸殺之前趙四年諸軍攻石頭斬蘇逸迎帝還建建康五年後趙主勒自稱大趙天王八年趙遣使來脩好詔焚其幣遼東慕容廆卒子皝嗣後趙主勒卒子弘嗣涼張駿遣張淳來上表九年以張駿爲大將軍成主雄卒于班嗣其弟期作亂越殺班而立期後趙丞相虎廢其主弘自稱居攝趙天王幽弘及其母祑之咸康元年張駿上疏請北伐二年立皇后杜氏代主翼槐卒弟什翼健嗣七年封慕容皝爲燕王八年成帝崩弟琅琊王

岳立立皇后褚氏建元元年詔議經略中原遣桓宣伐趙二年桓宣及趙兵戰于丹水敗績康帝崩子聃立諸太后臨朝稱制永和二年西平公張駿卒子重華嗣自稱假涼王江州都督桓溫帥師伐漢三年漢主勢降蜀四年燕主皝卒于儁嗣五年趙主虎稱帝卒子世嗣彭城王遵廢世爲譙王殺之趙蒲洪來降褚裒帥師伐趙不克而還趙石鑒祑其主遵而自立六年趙石閔殺鑒而自立復姓冉國號魏蒲洪自稱三秦王改姓苻洪卒子健嗣使人來獻捷七年苻健自稱天王國號秦八年秦王健稱皇帝姚弋仲之子襄帥衆來歸詔屯譙城燕滅魏趙殷浩北征屯泗

口罷遣太學生徒燕主儁稱皇帝都鄴九年殷浩使魏惲襲姚襄襄斬惲遂攻浩於山桑浩敗走譙十年桓溫帥師伐秦敗秦師於藍田十一年秦主健卒子生嗣十二年桓溫討姚襄襄奔平陽升平元年秦苻堅獄其主生自立立皇后何氏四年燕主儁卒子暐嗣五年穆帝崩聃聃王不即位立皇后王氏興寧三年哀帝崩聃聃王奕立燕陷洛陽立皇后庾氏太和四年桓溫帥師伐燕燕救燕桓溫敗還燕慕容垂出奔秦秦使王猛伐燕五年秦主堅伐燕滅之燕主暐降六年大司馬桓廢帝為東海王迎會稽王昱立之改元咸安二年簡文帝崩子昌明立寧康元年桓溫卒皇

太后臨朝三年立皇后王氏太元元年秦使姚萇滅涼涼亡秦代代主什翼犍奔陰山四年秦寇盱眙監江北軍事謝元敗走之六年立佛精舍於內殿八年秦苻堅大舉入寇謝石謝元大破秦兵於淝水秦主堅走還九年慕容垂叛秦自稱燕王圍秦苻丕於鄴太保謝安使謝元劉牢之等伐秦復河南至於黎陽秦苻丕請救於元元使劉牢之救之十年慕容冲稱帝於阿房為西燕敗劉牢之於鄴引還秦姚萇叛自稱後秦西燕主冲攻秦秦主堅奔五將山子丕守長安後秦主萇使人執獄之秦苻丕稱帝於晉陽乞伏國仁自稱秦河二州牧西秦十一年拓拔珪稱代王燕

王盛嗣魏主珪稱皇帝三年涼主光卒子紹立庶兄纂弒而代之孫恩作亂四年孫恩寇會稽討之不克南燕主德稱帝燉煌李暠自稱涼公西涼五年涼呂超弒其主纂而立其兄隆武威利鹿孤稱西河王南涼北涼沮渠蒙遜弒其主業自稱涼州牧下邳太守劉裕討孫恩於郁州大破之燕段璣弒其主盛太后丁氏立盛叔父熙討璣殺之元興元年以尚書令元顯討桓元元顯軍潰桓元入建康殺元顯孫恩死盧循繼之二年元自為相國封楚王加九錫楚王元稱皇帝廢帝為平固王益州刺史毛璩起兵討元元出走劉裕破元於峥嶸州劉裕何無忌劉毅起兵討元元出走劉毅破元於峥嶸州

元挾帝入江陵宣州督護馮遷誅元帝復位義熙元年秦以鳩摩羅什爲國師帝至建康劉裕都督中外軍事鎮京口以盧循爲廣州刺史劉裕遣使求和於秦南燕主備德卒兄子超嗣三年秦赫連勃勃自稱大夏天王禿髮傉檀稱涼王五年劉裕伐南燕破之魏清河王紹弒魏主珪國人立齊王嗣六年劉裕執南燕主超送建康殺之南燕亡盧循叛劉裕還師討之七年劉藩討循循奔交州杜慧斬之十二年秦主興卒子泓嗣劉裕伐秦克洛陽詔高密王恢之脩謁五陵十三年裕擊魏師於河上大破之遂入秦秦主泓降執送建康斬之裕還留其子義眞守關中夏主勃勃稱皇帝宋公裕弒安帝奉琅琊王德文卽位元熙元年立皇后褚氏二年宋王裕稱皇帝廢帝爲零陵王晉亡

胡五峯曰桀紂秦政皆窮天下之惡百姓之所同惡故商周劉漢因天下之心伐而代之魏晉以來莫不假人之柄而有廢三綱之罪無以締固民心而欲居之安久得乎

晉有天下猶前之魏後之宋齊梁陳也然而國祚稍長何哉武帝卻奇玩敦仁儉平一海內蓋亦有安民之功焉而志行三年之喪猶足繫人心根本此晉所以猶愈於魏乎惟是節義之風王魏晉而蕩壞老莊之禍至魏晉而大張而武帝秉心不終驕泰承之網淪法斁中國幾何而不羌氐夔也牝雞啄惠禍延宗社家國自伐外患乘之其顚覆不亦宜哉元無匡復之志而自幸於偏安帝已無攵無君安望臣之能臣於我是以江左逆臣暨無虛日明帝不永延及成穆哀奕至於簡文孝武安帝終焉雖亦嘗戰勝蜀洛揚威燕秦然要皆強臣之自樹威名非朝廷之雪讎宗社也夫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晉寶茂棄禮法上下何以相維倘公卿不尙清談上下厲精圖政則淵勒亦何從而覬覦其間故人以郭欽之疏不行爲晉禍基愚則謂王何之罪已浮貴陸沈中國也嗚呼眞儒不興而異端之滅人國也可勝道哉

劉裕旣代晉改元永初此庚申歲立義符爲太子辛酉宋主裕弒晉零陵王王戌宋主裕殂子義符嗣癸亥魏築長城魏主嗣卒子燾嗣魏立天師道場甲子宋徐羨之傅亮謝晦廢其主義符爲營陽王弒之迎宜都王義隆改立之殺廬陵王義眞乙丑夏主勃勃卒子昌嗣丙寅宋下詔暴徐羨之傅亮謝晦罪誅之謝晦反於江陵檀道濟執誅之宋子劭生夏主昌及魏主燾戰於統萬夏師敗績魏取統萬夏己巳宋立子劭爲太子魏襲擊柔然庚午宋取河南地於魏魏拔虎牢宋師遁魏

滅秦滅夏癸酉涼主蒙遜卒子牧犍嗣甲戌燕主弘稱藩於魏乙亥燕主弘稱藩於宋丙子宋殺其司空檀道濟魏滅燕戊寅宋立四學己卯魏滅涼壬午魏主詣道壇受符籙乙酉宋行元嘉歷魏詔中書以經義決疑獄丙戌宋伐林邑魏誅沙門毀佛像魏人侵宋庚寅宋王元謀帥師伐魏魏主自將禦宋元謀敗還宋弘農太守柳元景使薛安都大破魏師於陝斬其將張是連提魏主南侵圭於江宋臧質拒之魏師走還宋人追之不及辛卯宋鑄民遭寇者租調魏太子晃卒壬辰魏中常侍宗愛弒其君燾尚書源賀陸麗誅愛奉皇孫濬即位宋伐魏攻碻磝不克癸巳宋太子劭弒其君義隆而自立宋江州刺史武陵王駿舉兵討劭伏誅駿即位甲午宋立子業爲太子丙申魏立子弘爲太子己亥宋竟陵王誕反宋主討誅之辛巳宋主駿殂子子業嗣乙未魏主濬殂子弘嗣馮太后臨朝宋鑄二銖錢宋人弒其君子業湘東王彧嗣丙午宋子勛稱帝宋討誅之宋主殺其兄之子十三人立子昱爲太子丁未魏取宋淮北辛亥魏主弘傳位太子宏自稱太上皇宋作湘宮寺壬子宋主彧殂子昱嗣甲寅宋以蕭道成爲中領軍丙辰魏太后弒其主弘復稱制丁巳宋蕭道成弒其君昱而立安成王準自爲司空錄尚書事己未宋蕭道成爲齊王遂稱皇帝廢宋主爲汝陰王宋亡

道成代宋改元建元弒宋汝陰王滅其族立其子賾爲太子庚申魏師攻齊壽陽不克壬戌齊主道成殂子賾嗣立癸亥魏詔均田庚午魏太后馮氏殂壬申魏脩堯舜禹周公孔子之祀親行拜禮癸酉齊太子長懋爲太子癸亥魏始禁同姓爲婚乙丑魏詔均田庚午魏太后馮長懋卒立其孫昭業爲太孫魏立其子恂爲太子齊主賾殂孫昭業嗣甲戌齊西昌侯鸞弒其君昭業迎新安王昭文立之尋廢其主昭文而自立立子寶卷爲太子弒海陵王昭文魏禁士民胡服魏主伐齊乙亥魏主如魯親祠孔子拜孔氏二人顏氏四人官魏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於洛陽須品令賜冠服丙子魏改姓元氏初定族姓齊詔去秉與金

銀飾魏太子恂有罪廢死除通亡連坐法丁丑魏立子恪爲太子魏主自將伐齊齊大司馬王敬則反伏誅己卯齊主鸞殂子寶卷嗣庚辰齊雍州刺史蕭衍起兵襄陽行荊州事蕭穎胄以南康王寶融起兵江陵辛巳齊寶融稱相國廢其君寶卷而自立蕭衍兵東下齊人弒其主寶卷追廢爲東昏侯蕭衍爲大司馬壬午齊蕭衍封梁公晉爵梁王遂稱皇帝廢齊主爲巴陵王弒之於姑孰齊亡梁蕭衍改元天監置謗木肺石定正雅樂立子統爲太子甲申魏築九城於北邊乙酉梁置五經博士立州郡學立孔子廟丁亥梁曹景宗韋叡大敗魏師於鍾離戊子魏立高氏爲皇

后己丑魏取梁三關梁主求和於魏魏主不肯魏主親講佛
書作永明閒居寺壬辰魏立子詡爲太子丸魏主恪殂子詡
嗣胡太后臨朝丙申梁淮堰壞魏作永寧寺丁酉梁始以麪爲
犧牲庚子魏元乂殺太傅清河王懌幽太后於北宮甲辰魏討
拔陵敗績乙巳魏太后復臨朝誅元乂丙午魏葛榮趨瀛州廣
陽王深引兵蹑之榮襲章武王融殺之自稱齊帝梁侵魏
取壽陽丁未葛榮陷魏殷州梁主捨身於同泰寺梁克魏廣
陵魏葛榮圍信都戊申魏太后胡氏弑其主詡而立臨洮王
世子釗魏爾朱榮迎立長樂王子攸執胡太后及釗殺之
魏立爾朱氏爲后己酉魏北海王顥來奔梁梁主以顥爲魏

王使陳慶之送之遂取滎城顥稱帝於睢陽城南魏主子
攸出奔顥入洛陽魏爾朱榮奉魏主南還擊顥顥走死梁
主捨身於同泰寺羣臣贖回庚戌魏主殺其大將軍爾朱榮
汾州刺史爾朱兆據晉陽立長廣王曄爲帝襲執魏主子
攸弑之兆以高歡統六鎮辛亥魏爾朱世隆廢其主曄而立
廣平王恭魏河北大使高乾起兵信都迎高歡梁太子統
卒立子綱爲太子魏冀州刺史高歡破爾朱兆誅之遂幽其主恭而立平陽王脩弑閔帝
甲寅魏陳悅殺雍州刺史賀拔岳魏宇文泰統其軍魏丞相
高歡反魏主脩入長安依宇文泰魏賀拔勝奔梁魏高歡

立清河王世子善見爲帝遷都鄴魏分爲二魏宇文泰弑其主
脩立南陽王寶炬爲帝於長安丙辰東魏使人聘梁東魏高
歡侵魏魏宇文泰敗之於渭曲戊午東魏圍魏金墉魏宇文
泰救之斬其將高敖曹辛酉魏省官員置屯田頒六條甲子東
魏以高澄爲大將軍丙寅東魏高歡伐魏不克丁卯東魏高歡
卒東魏侯景以河南降魏復降於梁梁以景爲河南王梁
伐東魏東魏高澄幽其主善見於宮中戊辰東魏求成於梁
梁侯景反立臨賀王正德爲帝己巳梁主衍以侯景爲大丞
相景圍臺城梁主衍殂子綱嗣侯景殺正德梁永安侯確
討景不克東魏蘭京殺高澄高洋討誅之梁始興太守陳

霸先起兵討侯景庚午東魏封高洋爲齊王齊王洋廢東魏
主善見自稱皇帝故國號齊侯景自稱漢王魏初作府兵
辛未魏主寶炬殂子欽嗣齊以梁湘東王繹爲梁相侯景廢
梁主綱而立豫章王棟侯景弑梁主綱又廢棟自稱漢帝
齊主洋弑其主善見壬申梁湘東王繹及王僧辨陳霸先討
侯景敗之誅景湘東王卽位甲戌魏作九命九秩之典魏宇
文泰廢魏主欽立其弟齊王廓復姓拓拔梁主講老子於
龍光殿魏遣于謹帥師伐梁入江陵執梁主繹殺之立蕭
詧爲梁王乙亥梁王詧稱帝於江陵稱臣於魏梁廣州刺史
王琳救梁不及次於長沙伐後梁詧爲後梁梁晉安王方智卽

梁王位以王僧辨都督中外加陳霸先征西大將軍齊人納貞陽侯淵明於梁僧辨立淵明爲帝以晉安王爲太子霸先襲僧辨殺之淵明遜位晉安王方智稱帝請藩於齊丙子魏建六官梁霸先自爲丞相魏宇文泰卒子覺嗣魏以覺爲周公宇文護以魏主廓詔禪於周宇文覺稱帝丁丑周宇文護爲大司馬己亥周主贇傳位於太子闡自稱天元皇帝庚子周主贇殂隋公楊堅自爲大丞相辛丑隋楊堅稱皇帝廢周主於別宮周亡隋立后獨孤氏立子勇爲太子滅宇文氏之族弒其主闡定服色行新律壬寅陳主頊殂子叔寶嗣癸卯隋詔求遺書乙巳後梁主巋殂子琮嗣丙午周廢佛道教毀淫祠立通道觀以壹聖賢之教丙申周主隋長孫平置義倉丁未隋徵梁主入朝廢梁國賜琮爲莒公戊申周主邕殂子陳主自賣於佛寺爲奴隋遣晉王廣及楊素韓擒虎賀若弼伐陳己酉隋開皇九年滅陳獲陳主叔寶庚戌周主邕傳位於太子贇自稱天元皇帝庚子周主贇殂隋公楊堅自爲大丞相置鄉正里長詔毀兵仗定雅樂二十年廢太子勇爲庶人立晉王廣爲太子仁壽三年龍門玉通獻策不報四年太子廣弒文帝而自立殺故太子勇大業元年立皇后蕭氏立晉王昭爲太子命楊素營東都宮室築西苑帝如江都二年還東京太子昭卒始立進士科楊素卒置洛口回洛倉三年帝北巡築長城命裴矩經略西域四年營汾陽宮五年禁民間兵器帝巡河右擊吐谷渾不克置西海諸郡六年諸蕃來朝陳百戲於端門以示之七年帝自將擊高麗王薄張金稱高士達竇建德等兵起八年遣諸軍分道擊高麗帝還東都九年帝復自將擊高麗命越王侗留守東都楚公楊元感起兵黎陽圍東都帝引軍還元感遁潼關宇文述追之元感敗死以唐公李淵爲弘化郡留守十一

莊嚴寺己卯齊主洋殂子殷嗣陳主霸先殂兄子蒨嗣庚辰梁相琳伐陳敗績奉梁主莊奔齊周冢宰護弒其君毓弟邕立齊太后廢齊主殷爲濟南王而立常山王演辛巳齊主弒濟南王殷齊主演殂弟湛立廢太子百年爲樂陵王殺之壬午後梁主巋殂子歸嗣癸未周主養老於太學甲申周初令百官執笏乙酉齊主湛禪位於太子緯丙戌陳主蒨殂子伯宗嗣戊子陳安成王頊廢其主伯宗爲臨海王齊主湛殂己丑陳頊自立壬辰周主討宇文護誅之癸巳陳攻齊壽陽克之取徐州

年高麗乞降帝還西京十一年帝巡北塞突厥始畢攻雁門帝還東都十二年作毘陵宮帝如江都越王侗留守翟讓李密起兵攻滎陽張須陀擊之須陀敗死鄱陽林士弘稱楚帝據江南以李淵爲太原留守王威高君雅副之李淵子世民擊顫翟兒破之楊義臣擊張金稱高士達斬之竇建德收其眾取饒陽十三年杜伏威據歷陽劉武周殺馬邑守王仁恭自稱太守附於突厥竇建德稱長樂王翟讓李密據興洛倉李密稱魏公取河南諸郡薛舉據隴西稱西秦霸王李淵起兵太原殺副留守王威高君雅李淵遣使如突厥蕭銑據巴陵自稱梁王李淵克長安與民約法十二條除隋苛禁迎代王侑卽帝位遙尊煬帝爲太上皇淵自爲大丞相封唐王明年戊寅宇文化及弒其君廣於江都立秦王浩梁王銑稱帝隋帝從江陵隋主侑禪位於唐王李淵唐王李淵稱帝隋亡

南北朝此何時也然而定國典者國有其人興學校者代書其事此亦人心之所爲不死與南之宋明北之魏文周武亦有志爲治之君哉然而或不令終不易世而一敗於塗地何也揆其所以得國之由簒奪相仍誅夷殺戮殃咎之餘雖有賢者烏能善後而晉以老莊梁陳以佛王於滅亡終以不悟則惑於禍利以諂鬼神而民義亡矣周主雖能攘斥佛老以尊儒術然未得儒之所以爲儒君子反經而已矣當日之經其本身加民者何如此固未可望之拓拔宇文也雖然周禮命官之法均田府兵之制皆自周隋得之以開有唐一代之治也斯亦所謂蠱而元亨終則有始與獨不得舜禹武周爲撥亂反正之君臣則所爲讀史而三歎也

唐主改元武德是年也隋越王侗稱皇帝王世充輔之唐主改元武德是年也隋越王侗稱皇帝王世充輔之唐初定律令置學校立子建成爲太子世民爲秦王元吉爲齊王廢隋帝爲鄱國公而選用其宗室魏公密敗宇文化及於黎陽奉表降隋秦主薛舉卒子仁杲嗣唐立李軌爲涼王魏公密與隋戰敗遂以其眾降唐唐行戊寅歷隋宇文化及弒其君浩自稱許帝朱粲自稱楚帝唐世民破秦圍折墌秦主仁杲降其二年王世充稱鄭帝弒其主侗唐初定租庸調法劉武周取唐并州元吉奔長安三年唐世民擊武周敗之武周走突厥唐立老子廟唐世民伐鄭世充其四年夏主建德救鄭唐世民破擒之鄭世充降唐初行開通元寶錢建德部將劉黑闥起兵漳南陷冀州取相黎魏諸州唐使子世民元吉討之唐以世民爲天策上將開府唐遣李孝恭李靖伐梁梁主銑降其五年劉黑闥自稱漢東王唐世民擊破之黑闥奔突厥突厥頡利寇唐并

州唐元吉擊黑闥淮陽王道元戰敗死庶遣太子建成擊
黑闥黑闥遁走六年黑闥臣諸葛德威執黑闥以降斬之
武德七年命州置大中正一人詔諸州舉明經州縣及鄉
皆置學帝詣國子學釋奠於先聖先師初定官制均田
租庸調法八年突厥入寇秦王世民將兵禦之突厥受盟
而還九年祖孝孫定雅樂汰僧道秦王世民殺太子建成
齊王元吉乃立世民爲太子以魏徵王珪爲御史大夫縱
禁苑鷹犬罷四方貢獻帝傳位太子世民卽皇帝位放宮
女三千餘人立長孫氏爲皇后突厥入寇帝自禦之突厥
請盟而退置弘文館立子承乾爲太子貞觀元年制諫官

隨宰相入閣議事分天下爲十道皇后帥內外命婦親蠶
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嶺南僊長馮盎遣子入
朝三年耕藉東郊遣李靖等出擊突厥突利入朝薛延陀
使入貢蠻酋謝元深等來朝四年李靖破突厥於陰山張
寶相擒頡利林邑入貢五年詔議封建不果行六年羣臣
請封禪不許七年造渾天儀赦死囚三百九十人帝奉太
上皇置酒未央宮九年太上皇高祖崩十年長孫后崩朱
俱波甘棠遣使入貢定府兵十一年詔行新禮以武氏爲

才人十四年帝詣學釋奠侯君集滅高昌十五年以文成
公主嫁吐蕃命呂才刊定陰陽雜書十七年太子承乾謀
反廢爲庶人立晉王治爲太子貶魏王泰爲東萊郡王十
八年帝詔親征高麗十九年師還二十年帝還京師二十
一年骨利幹入貢二十二年結骨俟利發入朝二十三年
太宗崩子治立永徽元年立王氏爲皇后三年立子忠爲
太子四年房遺愛及高陽公主謀反伏誅五年以太宗才
人武氏爲昭儀六年廢王皇后爲庶人立武氏爲后顯慶
元年廢太子忠爲梁王立子弘爲太子五年初令皇后決
百司奏事麟德二年行麟德歷帝封泰山乾封元年帝過
曲阜祠孔子至亳訪老君爲太上元元皇帝二年耕藉田

總章元年李勣三高麗二年定銓注法取人以身言書判法上元元
年帝稱天皇后稱天后二年天后祀先蠶太子弘卒立子
賢爲太子儀鳳三年百官四夷朝天后于光順門永隆元
年廢太子賢爲庶人立子哲爲太子永淳元年立孫重照
爲太孫弘道元年高宗崩子顯立郎哲皇太后決事嗣聖元
年立韋氏爲皇后太后廢帝爲廬陵王立豫王旦改元文明太
后改元易服色官名改元光宅立武氏七廟英公李敬業起兵
揚州太后遣李孝逸擊之二年帝在均州太后還帝於房
州太后以僧懷義爲白馬寺主三年太后置銅匭受密奏
五年太后毀乾元殿作明堂河南巡撫大使狄仁傑奏焚
淫祠瑯琊王沖越王貞舉兵匡復不克而死太后遂大殺

唐宗室六年永昌元年大后以僧懷義爲新平道大總管討突厥改用周子正自改名曌七年改國號周以豫王旦爲太子改姓武十一年周明堂火十三年周以張昌宗爲常侍以張易之爲少卿十五年帝還東都周以狄仁傑爲納言十六年帝在東宮神龍元年張柬之崔元暐敬暉桓彥範袁恕己舉兵討武氏之亂誅易之昌宗帝復位復國號唐封敬暉等五人爲王罷其政武后崩二年貶敬暉五王爲遠州司馬立重俊爲太子武三思殺五王景龍元年太子重俊起兵誅武三思崇訓不克死二年張仁愿築三受降城置脩文館學士始用斜封墨敕除官四年韋后弒中宗

於神龍殿立溫王重茂臨淄王隆基起兵討韋氏誅其黨相王旦即位廢重茂爲溫王立隆基爲太子罷斜封官景雲二年復斜封官太極元年帝傳位太子太子即位立妃王氏爲皇后開元元年太平公主謀逆伏誅以宦者高力士爲監門將軍二年置左右教坊焚珠玉錦繡出宮人立嗣謙爲太子三年置侍讀官四年太上皇睿宗崩五年太廟四室壞復舊官名令史官隨宰相入侍羣臣對仗奏事六年行鄉飲酒禮十年安南亂內官楊思勗討平之始募兵充宿衛十一年置麗正書院十二年廢皇后王氏十三年改命長從宿衛曰彍騎作水運渾天儀封泰山幸孔子宅十四年脩五禮十六年行大衍歷以生日爲千秋節十

九年立太公廟二十一年分天下爲十五道二十二年以方士張果爲光祿大夫二十四年太子改名瑛二十五年以張昌宗之爲少卿十五年帝還東都周以狄仁傑爲納言立明經問義進士試經法廢太子瑛殺之二十六年立子瑛爲太子改名亨二十七年追謚孔子爲文宣王二十九年得元元皇帝像以安祿山爲營州都督天寶元年以祿山爲平盧節度使三載祿山兼范陽節度使四載以壽王妃楊太眞爲貴妃七載以高力士爲驃騎大將軍十載祿山兼河東節度使十四載安祿山反使封常清禦之敗績祿山陷東京平原太守顏眞卿起兵討賊十五載祿山稱

燕帝郭子儀李光弼討賊河北破之賊入關帝奔蜀誅楊貴妃及國忠留太子東討賊太子即位於靈武改元至德尊帝爲太上皇子儀光弼王忠嗣討賊紇吐蕃入助討賊制諫官言事勿白宰相永王璘反上皇命高適討之王德二載安慶緒殺安祿山帝殺子倓史思明寇太原李光弼擊破之帝至鳳翔副元帥郭子儀及賊戰於清渭敗績敗將尹子奇寇睢陽廣平王俶郭子儀收復西京尹子奇陷睢陽張巡許遠死之廣平王俶郭子儀收復東京帝入西京迎上皇還西京以良娣張氏爲淑妃史思明高秀巖各以所部來降乾元元年立張氏爲皇后立子俶爲太子更名豫

史思明反命郭子儀等討安慶緒以宦官魚朝恩爲觀軍
容使李懷玉殺平盧節度使王元志之子而推侯希逸帝
遂以侯希逸爲平盧節度使二年史思明自稱燕王王師
潰於相州史思明殺安慶緒僭稱燕帝帝制停口敕處分
李光弼敗史思明於河陽上元元年思明入東京李輔國
遷上皇於西內二年李光弼敗績於邙山史朝義殺史思
明寶應元年上皇元宗崩命太子監國肅宗崩李輔國弒
張后太子豫立以宦者李輔國爲司空以宦官程元振爲
驃騎大將軍回紇入援以子适爲元帥討史朝義敗之復
東京盜殺李輔國廣德元年李懷仙追史朝義誅之以安

史降將爲河北諸鎮節度使吐蕃入寇帝如陝州郭子儀
擊走之帝還長安二年立子适爲太子僕固懷恩反寇太
原始稅青苗僕固懷恩引回紇吐蕃入寇郭子儀鎮奉天
虜遁去永泰元年講仁王經僕固懷恩復引回紇吐蕃入
寇懷恩道死郭子儀屯涇陽回紇受盟吐蕃夜遁大歷元
年釋奠於國學十年魏博田承嗣反十四年代宗崩太子
适立諒闇詔天下毋得奏祥瑞縱馴象出宮女遣使勞淄
青將士減貢獻罷權酒詔財賦復歸左藏立子誦爲太子
建中元年始作兩稅法二年魏博田悅寇邢洺詔馬燧李
抱眞李晟討田悅破之三年盧龍朱滔成德王武俊反救

田悅寇趙先是李惟岳反王武俊以降至是武俊遂據成德
宦商錢朱滔田悅王武俊李納皆自稱王李希烈稱都元
帥李納淄青希烈淮西四年李希烈陷汝州詔顏眞卿宣慰之初稅
間架除陌錢希烈寇襄城詔發涇原兵救之涇原兵亂於
京師帝如奉天朱滔反據長安稱秦帝李懷光率眾赴長
安滔犯奉天詔韓游瓌渾瑊拒之李晟將兵入援渾瑊擊朱
滔破之懷光至奉天帝命之取長安與元年李希烈僭
稱楚帝李懷光反帝奔梁州李抱眞會王武俊破朱滔於
貝州李晟復京師朱滔伏誅帝還長安李希烈殺顏眞卿
以宦者竇文場監禁放貞元元年馬燧平河中懷光死二年

陳仙奇殺李希烈以降吳少誠殺仙奇復府兵不果李晟
敗吐蕃於汧州三年使渾瑊及吐蕃盟於平涼吐蕃劫盟
吐蕃屯原州九年初稅茶十年雲南擊吐蕃大破之遣使
獻捷十三年以宦者爲宮市使二十年太子有疾二十一
年德宗崩子誦立罷進奉宮市五坊小兒大赦立子純爲
太子帝傳位太子自稱太上皇子純卽位元和元年太上
皇順宗崩劉闢以蜀反使高崇文討之擒闢誅之二年鎮
海李錡反詔發兵討之錡伏誅四年立子寘爲太子八年
魏博田興歸命賜名弘正九年淮西吳少陽卒子元濟拒
命詔李光顏等督兵討之十年使中丞裴度宣慰淮西行

營十二年唐鄆節度使李愬夜襲蔡州擒元濟歸於京師
十三年淄青李師道請納質獻地成德王承宗納質請吏
獻地范陽劉總歸命李師道遣命詔宣武魏博諸道討之
以方士柳泌爲台州刺史十四年迎佛骨至京師貶韓愈
爲潮州刺史平盧將劉悟執李師道斬之十五年憲宗暴
崩子恆立承宗卒詔以田弘正爲成德節度使長慶元年
王庭湊殺田弘正命田布將魏博討之二年遣韓愈宣慰
王庭湊四年穆宗崩子湛立擊毬於中和殿寶歷二年宦
官劉克明弒敬宗而立絳王悟宦官王守澄誅克明立江
王涵出宮人放鷹犬省冗食罷別貯宣索太和二年親策

制舉人劉蕡對切直黜之六年立子永爲太子九年以宦
官仇士良爲神策中尉殺王守澄李訓舒元輿鄭注謀誅
宦官不克仇士良殺訓注元輿及王涯賈餗開成三年太
子永卒四年立敬宗子成美爲太子五年仇士良廢成美
立潁王弟瀍爲太弟文宗崩弟瀍殺成美而卽位會昌元
年詔天下僧尼歸俗昭義劉從諫卒子稹請留後詔王元
逵何弘敬討之築望仙觀於禁中內監仇士良致仕四年
以趙歸眞爲道門教授先生郭誼殺劉稹以降併誅郭誼
六年立光王忱爲太叔武宗崩太叔忱立大中三年克復

河湟十一年迎道士軒轅集於羅浮山十三年宣宗崩子
濯立咸通元年浙東賊裘甫亂王式討平之九年桂州戍
卒作亂龐勛率之康承訓朱邪赤心討平之赤心賜姓名李國昌十
四年遣使迎佛骨懿宗崩子儼立乾符元年濮人王仙芝
作亂二年以田令孜爲中尉寇句人黃巢應仙芝掠山東
五年大同軍亂殺段文楚推李克用留後招討使曾元裕
破王仙芝斬之六年黃巢轉陷廣州廣明元年黃巢入長
安帝走興元黃巢稱齊帝鳳翔帥鄭畋起兵討賊義成帥
王處存帥師入援中和元年帝幸蜀赦李克用國昌之子召之
忠武監軍楊復光復鄧州二年巢將朱溫以華州降賜名全忠
三年克用破黃巢克復長安四年黃巢趨汴克用追大破

之巢伏誅朱全忠襲克用克用走晉陽詔和解之光啓元
年帝還京師李克用請誅宦者田令孜詔和解之克用犯
長安帝如鳳翔二年克用還河中三年削令孜官爵文德元
年以楊行密爲淮南留後僖宗崩宦者楊復恭立壽王傑
爲太弟嗣位龍紀元年以張濬討克用不克二年王建自
稱西川留後景福二年王建殺陳敬瑄田令孜李茂貞據
岐帝以覃王嗣周討之不克乾寧元年楊復恭伏誅二年
王行瑜李茂貞韓建舉兵犯闕李克用討之行瑜伏誅以
克用爲晉王三年李茂貞復犯闕帝如華州克用入援四
年立子裕爲太子韓建劉季述殺通王滋等十一人王審

知自稱福建留後光化元年帝還京師三年中尉劉季述幽帝於少陽院而立太子裕天復元年孫德昭等討季述誅之帝復位廢子裕爲德王鳳翔李茂貞入朝封岐王平韋崖允召朱全忠以兵入朝韓全誨劫帝如鳳翔二年全忠侵晉全忠攻鳳翔帝使人諭和平盧帥王師範兵討全忠帝誅韓全誨歸長安天祐元年全忠以帝遷洛陽李茂貞王建李繼徽討全忠不克全忠弑昭宗立輝王祝天祐二年全忠殺德王裕等九人殺裴樞等三十餘人投之黃河吳王行密卒子渥嗣四年唐亡册寶如梁梁全忠稱皇帝改名晃以唐帝爲濟陰王改元開平淮南西川移檄興復

唐室梁以錢鏐爲吳越王以高季昌爲荆南節度使以馬殷爲楚王以劉隱爲南海王蜀王王建稱帝契丹始建國或問貞觀之治不幾於三代之盛乎程子曰關雎麟趾之意安在

朱子曰漢高取天下卻正當直截做去無許多委曲唐初隋大亂如此高祖太宗因羣盜之起直截做去只是誅獨夫爲他心中打不過又立恭帝假援回護委曲如此亦何必爾所以不及漢也○漢高私意分數少唐太宗一切假仁借義以行其私

程子曰秦以反道暴政亡漢興尚德行崇經術鑒前失也

學士大夫雖未必知道然背理甚者亦鮮矣故賊莽之時多仕節死義之士世祖興而褒尚之勢當然也節久而苦視死如歸而不明乎理義之中也故魏晉一變而爲曠蕩浮虛之習人紀不立相胥爲夷五胡亂華行之弊也陰極則陽生亂極則治形隋驅除之唐混一之理不可易也唐室三綱不立自太宗啓之故後世雖子弟不用父兄之命元宗使其子篡肅宗使其弟反選武才人以刺王妃入也納壽王妃以武才人進也終唐之世吐蕃回紇爲中國患而藩鎮陵犯卒以亡唐及乎五季之甚人爲而致也

呂東萊曰自古三代之季只是一變其罪皆由商鞅雖漢

文帝唐太宗出來扶持天下然此骨子終不換得井田最先壞其次封建其他亦未盡壞府兵尚存古制及張說方壞盡兩稅壞於楊炎自然有此等人來

問唐官官與漢末如何朱子曰唐時天下尚可爲猶有餘策漢末直是無著手處且是無主了

劉元城曰前世已然之事有眞朋黨而不能辨非朋黨而不能辨者此實治亂消長之機不可不察也東漢之衰姦人先以黨事誅戮禁錮天下賢者而在朝皆小人也此所謂非朋黨而不能辨者也唐季牛李之徒迭進相毀巧相傾覆而善人君子廢斥無餘其所用者皆庸鄙不肖

此所謂眞朋黨而不能去者也

唐起河東入據長安得天下之勝勢而其時王實薛劉皆非唐敵加以太宗之英武其取天下如發蒙振槁不足異也入關約法與漢略同而必立隋恭假之授禪其循襲六朝之弊而不明大義邪高祖亦庸材非太宗不能有天下然太宗所以使高祖有天下者則詭譎行於父子其罪不勝誅矣兄弟喋血刺妃生子五倫之道皆自太宗亂之其異於前之六朝後之五季者蓋幾希焉而天后革唐太眞肇亂肅宗簒父魏泰圖兄外裔侵陵諸藩跋扈甚之而宦豎持太阿碭盜窺神器又何誅乎

唐之盛也聲靈振於窮髮織塵靜於日中斗米三錢固圄幾空非不治矣歷年三百傳世二十非不永矣迹其所以致治之由誠以承隋之烈飢者甘食渴者甘飲而依附仁義以少收一日之功又均田府兵則因周隋之舊而潤色之猶有得先王遺意然而大綱不正根本已失以是一敗塗地而天寶乾元以後無以復收代爲姑息之仁德以儆察之智憲雖英武而小器易盈惑於方士武宣而下不足言矣武雖能抑釋氏宣雖能靖奄寺而仙術獨非異端邪宣沒而廢立乃出奄人之手銀撾畫地之羞白馬清流之禍唐之宗社遂以是灰矣君無

以立表於上臣鮮以承風於下終唐之世無眞儒焉少長晃攘大器延臣拱而奉之求有漢末黨人之風而不可得不亦可羞也乎

梁篡唐之二年戊辰晉王克用卒子存勗嗣梁主晃弑濟陰王晉師破梁夾寨淮南張灝弑弘農王渥立其弟隆演己巳梁遷於洛陽梁以王審知爲閩王辛未晉王伐梁梁南平王劉隱卒弟巖嗣燕王劉守光囚其父稱帝壬申梁主之子友珪弑其主晃而自立癸酉梁均王友貞起兵討賊友珪伏誅友貞卽位於大梁晉王入幽州執劉仁恭及守光以歸誅之乙亥梁劉鄩攻晉不克丁丑契丹圍晉幽州晉王使李嗣源救之劉巖自稱越帝戊寅蜀主建卒子宗衍嗣晉王伐梁己卯吳隆演建國改元庚辰吳主隆演卒弟溥立壬午唐張承業卒癸未晉王存勗稱帝國號唐唐主入梁梁主瑱卽友貞自殺梁亡

唐主都洛陽甲申祀南郊立劉氏爲后乙酉唐師滅蜀閩王審知卒子延翰嗣丙戌唐李繼岌殺郭崇韜以孟知祥節度西川唐伶人郭從謙弑其君存勗李嗣源入洛陽稱帝初令百官轉對王延翰自稱閩王丁亥唐郭從謙伏誅戊子荊南高季興卒吳立其子從誨庚寅唐董璋孟知祥據蜀汾楚主殷卒子希聲嗣壬辰唐初刻九經版竇之吳越主鏐卒子元瓘

嗣楚希聲卒弟希範嗣唐以石敬瑭爲河東節度使癸巳閩主延鈞稱帝更名璘更名以孟知祥爲蜀王唐主覃殂卽嗣子源甲申唐潞王從珂至長安唐主使康義誠拒之從珂入洛陽廢其主從厚爲鄂王而自立尋復弒之丙申唐以石敬瑭爲天平節度使敬瑭拒命唐發兵討之契丹德光救敬瑭敗唐師契丹立石敬瑭爲晉皇帝唐主從珂自焚死唐亡

晉主入洛陽丁酉遷汴吳主溥禪位於其臣徐知誥齊王知誥稱帝改國號唐契丹改號遼庚子晉以閩主曦爲閩王辛丑南唐遣使如晉晉成德帥安重榮執契丹行人上表請伐

契丹晉以劉智遠爲北京留守壬寅晉主敬瑭殂兄子重貴立癸卯唐主昇殂卽知誥子璟嗣閩主延政稱殷帝漢宏熙弒其主玢而自立甲辰契丹陷貝州閻朱文進弒其主曦而自立乙巳晉遣使如契丹殷亡丙午契丹入寇克大梁執晉主重貴以歸晉亡丁未契丹以重貴爲負義侯

劉智遠稱帝於晉陽羣盜起契丹引遣晉劉智遠以其弟崇爲太原尹遼主耶律德光死於殺胡林晉主智遠入大梁改國號漢主暠殂卽智遠子承祐立以郭威爲西面招慰安撫使庚戌漢主殺其臣楊邠史弘肇王章遣使殺郭威不克威舉兵戊申漢主承祐及弒其主承祐漢李太后詔迎劉贇於徐

州遼人入寇太后命郭威帥師擊之至澶州自立爲帝而還奉漢太后爲母廢贇爲湘陰公辛亥郭威改國號周漢亡周主威弒漢湘陰公贇漢河東帥劉崇稱帝於晉陽漢故將輩廷美舉兵徐州周罷四方貢獻珍食詔百官上封事毀漢宮寶器壬子周主如曲阜謁孔子廟癸丑周罷戶部營田務除租牛課甲寅周主虔殂晉王榮嗣周主榮自將及漢戰於高平北漢主旻殂崇子鈞嗣己卯周毀佛像鑄錢丙辰周主親征淮南唐主割地請和不許周立二稅起徵限丁巳周主之攻柴守禮犯法周主不問周取唐濠泗南漢遣使如周不至戊午周主破唐師於江唐獻江北地周主罷兵還唐主

去帝號更名景南漢主晟殂子鋹嗣周遣使如吳越周使人均定境內田租己未周作律準定大樂周主伐契丹取關南地有疾而還唐城金陵周以趙匡允爲殿前都檢點周主榮殂子宗訓立庚申周使趙匡允帥師禦北漢至陳橋自立而還入汴周主宗訓禪位於匡允匡允稱皇帝國號宋改元建隆奉周主爲鄭王符太后爲周太后周亡

梁朱晃以盜賊竊據大物負乘致寇隕命於嗣覆宗於讎所謂天福淫人乃所以稔其惡而殲之者與朱邪氏忠於唐室而蔽障於姦此三矢所爲發憤也莊宗克承先志宜乎享國永年乃大惡未鋤先謀自據毋乃傷乎

心而不及唐家一老奴之忠義矣況又狎比羣小以失眾心於人心習亂之日乎邈佶烈爲眾所推有憂天下之憂無樂天下之樂雖行事不能盡善其公心爲不可及也何乃身死國亂豈沙陀之未厭天心而大命固有在耶石氏藉他人之力以得己志亦已盖矣復背之而自速滅亡斯何足論暠既乘間竊位復藉言於不忘舊君是何異掩耳盜鈴得無所以得之之道失自不旋踵而失之不惟承祐之誅鋤楊史爲有以速雀兒之飛入也周祖開國規模爲差有異於晉漢世宗具有爲之資國事庶幾就理雖少含洪之意要亦季世之賢君乎何乃不克永年祚終歸宋意者天欲開一代之治必有爲之先兆者耶周隋治有次第而唐因之郭柴肇有先基而宋藉之始信天運循環復不待復之日而純坤之日已自有來復之機乃天理之常存而人心之不死也

宋之建隆元年遣使分賑諸州立太廟追帝其祖考（高祖號爲僖祖曾祖挺爲順祖祖考弘殷爲宣祖）親視國學尊其母杜氏爲太后周昭義軍帥李筠會北漢伐宋宋主自將圍澤州克其城李筠死之宋以大梁爲東京以洛陽爲西京遷周六廟於洛陽以時祀之立王氏爲皇后宋淮南帥李重進謀反討平之唐世子從鎰來朝其二年宋廢民田遣使監收民租（敬按名見）詔諸道轉運使糾察官吏罷河東兵太平興國二年置江南權茶場三年立崇文院吳越王錢俶以其地來歸以孔宜襲封文宣公四年使潘美等帥師伐北漢新渾儀成帝自將伐漢漢主繼元降帝遂伐遼不克而還太祖子德昭自殺五年定差役法遼主入寇帝自將禦之七年定難帥李繼捧入朝獻銀夏綏宥四州其弟繼遷叛走遼主

賢卒子隆緒嗣其母蕭后專國事復號契丹雍熙元年詔求遺書帝弟廷美以憂卒立李氏爲皇后二年李繼遷襲據銀州廢長子元佐爲庶人三年曹彬等伐契丹敗績契丹入寇知代州張齊賢大敗之端拱元年帝耕籍田命李繼捧鎮夏州二年契丹陷易州作開寶塔尹繼倫大敗契丹於徐河淳化二年李繼遷降以爲銀州觀察使李繼捧降於契丹五年亂民李順陷成都宦者王繼恩帥師討平之置起居院以子元侃爲開封尹至道元年開寶皇后宋氏崩立子元侃爲太子三年分天下州軍爲十五路太宗崩太子恆立郭氏爲皇后追尊生母李氏爲太后

李繼遷請降復其官爵咸平元年除諸路逋負二年置侍讀侍講官契丹入寇瀛州帝自將禦之次於大名契丹還追敗之五年趙保吉陷靈州（即李繼遷）六年趙保吉死子德明嗣景德元年李太后崩契丹大舉入寇使人來議和使曹利用報之契丹寇澶州帝自將禦之契丹請盟而還二年歸幣於契丹契丹來聘四年郭皇后崩大中祥符元年有天書見於承天門王欽若得天書於泰山羣臣上帝尊號曰崇文廣武儀天尊道寶（作玉清昭應宮帝封泰山禪社首大赦帝如曲阜二年太子受益生四年帝祭后土於汾陰詔州城作孔子廟五年聖祖（趙）降於延恩殿聖祖（趙）玄朗（改諡

孔子爲文宣王立劉氏爲后六年禁內臣出使毋干預公事除農器稅獻天書於朝元朔七年帝如亳謁老子於太清宮戶部獻天下民數八年始賜信州道士張正隨號眞靜先生（漢張道陵之後）曹瑋敗吐蕃於伏垄砦天禧二年立子受益爲太子更名禎（禎）三年寇準得天書於乾祐山乾興元年眞宗崩太子禎立劉太后聽政天聖元年行崇天歷置益州夔子務二年帝臨國學謁孔子立皇后郭氏七年復六科（新賢良方正六科并增置書算拔萃科及高蹈邱園沉淪草澤茂材異等三科）給契丹流民田八年賜信州道士張乾曜號澄素先生初置武舉九年契丹主隆緒卒子宗眞嗣其母蕭氏聽政蕭太后殂契丹主終

喪三年明道元年眞宗宸妃李氏卒（仁宗生母）夏主德明殂子元昊嗣二年太后有事於太廟劉太后崩追尊生母李氏爲皇后郭氏景祐元年趙元昊寇環慶立曹氏爲皇后二年肯宗室允讓子宗實於宮中命李照重定雅樂作親睦宅故后郭氏暴卒竄內侍閻文應於嶺南賓元元年趙元昊僭稱帝國號夏二年夏入寇保安狄青擊敗之三年夏入寇延州除越職言事之禁夏陷塞門寇三川任福攻夏白豹城克之种世衡城青澗慶歷元年夏寇渭州行崇天萬年歷詔天下立義倉二年暨契丹平三年夏元昊上書

請和更名歐陽脩上朋黨論四年作太學元昊遣使上表
冊元昊爲夏國主八年貝州王則作亂文彦博討之伏誅
夏元昊死子諒祚嗣皇祐元年沈兵廣源儂智高作亂二
年詳定大樂五年狄青討智高破之於邕州至和二年改
封孔子後文宣公世愿爲衍聖公契丹主宗眞卒子洪基
嗣嘉祐二年詔諸州置廣惠倉置明經科四年封周後柴
詠爲崇義公放宮人徽處士邵雍不至七年立宗實爲皇
子更名曙賜諸路錢糴常平倉八年仁宗崩皇子曙立帝有
疾詔請曹太后權總國事立高氏爲皇后治平元年太后
還政於帝二年帝詔議崇奉濮王典禮三年契丹復改號
夏人寇蘭州王文郁敗之夏主秉常上表乞修貢八年神

遼帝有疾立子頊爲太子四年英宗崩子頊立立向氏爲
皇后青澗守將种諤襲虜夏鬼名山以歸遂城綏州夏人
誘殺知保安軍楊定夏主諒祚卒子秉常嗣熙寧元年封
太祖曾孫從式爲安定郡王二年王安石相始立制置三
司條例議行新法立免役法置賣鹽場罷通商法行均輸
法行青苗法增置宮觀官三年改諸路更戍法立保甲法
行募役法四年鬻廣惠倉田更定科舉法廢春秋詔給諸
州學田增置教官議取洮河湟置安撫司定太學生三舍
法五年行市易法立保馬法王韶擊吐蕃敗之遂城武勝
頒方田均稅法此法卻未行六年王韶取河州知南康軍周敦

頤卒復比閭族黨法置和糴倉於兩浙祁策武舉吐蕃木
征復入河州王韶伐取之岷宕疊皆降行折二錢收免
行錢七年木征降初榷蜀茶立手實法八年行奉元歷割
地以畀遼罷手實法九年交阯陷邕州使郭逵趙卨帥師
討交阯詔占城眞臘合擊之郭逵敗交阯於富良江李乾
德降以宦者李憲措置秦鳳熙河邊事十年立義倉祠南
郊元豐二年曹太后崩處士邵雍卒同知太常禮院張載卒元豐二年曹太后崩
三年詔劉几定雅樂四年夏人幽其主秉常使李憲帥師
討之五年徐禧帥師城永樂夏人寇永樂徐禧敗死六年
夏人寇蘭州王文郁敗之夏主秉常上表乞修貢八年神

宗崩太子煦立太皇太后高氏臨朝聽政召程顥爲宗正寺
丞未至卒司馬光入相罷諸新法之不可行者元祐元年
詔詳定役法詔舉經明行修之士命程頤等修定學制立
十科舉士法三年復置廣惠倉五年夏人來歸靈州之俘
詔以米脂四砦還之六年帝詣國學釋奠建小學於京師
行觀天歷七年立孟氏爲皇后八年太皇太后高氏崩帝
始親政詔內侍劉瑗等入內給事紹聖元年復行安石新
法以次舉行追奪元祐宰執司馬光等贈謚貶呂大防等官四
年編管程頤於涪州元符元年得秦聖廢孟后二年子茂
生立劉氏爲后子茂卒三年哲宗崩弟端王佶立立皇后

王氏復哲宗廢后孟氏爲元祐皇后復元祐諸大臣官女
直起建中靖國元年向太后崩遼主洪基卒孫延禧嗣崇
寧元年使宦者童貫製御器於杭州復貶元祐黨人司馬
光等官立黨人碑復廢元祐皇后四年使朱勔領應奉局
及花石綱於蘇州五年毀元祐黨人碑大觀元年故直秘
閣程頤卒二年童貫復洮州皇后王氏崩政和元年使鄭
允中童貫如遼李良嗣來命爲秘書丞賜姓趙
三年賜方士王老志號洞微先生王仔昔號通妙先生求
道教仙經於天下四年遼伐女直敗還五年女直完顏阿
骨打稱金帝更名旻金陷遼黃龍府六年賜方士林靈素號

通眞達靈先生會道士於上清宮七年道士冊帝爲教主
道君皇帝重和元年使馬政浮海使金約夾攻遼宣和二
年林靈素有罪斥趙良嗣如金清溪民方臘作亂三年淮
南盜宋江作亂知海州張叔夜擊降之四年金粘沒喝襲
遼遼主走夾山遼燕京留守李處溫立耶律淳於燕乞降
於金不許使童貫帥師伐遼敗績於白溝遼耶律淳死妻
蕭氏主國事趙良嗣如金遼將郭藥師以涿易二州降郭
藥師敗遼師於永清金主旻陷遼燕京遼蕭后出奔天德
其臣左企弓等降金五年金人來歸燕京及涿易六州之
地遼張敦以平州來歸禁元祐學術金主旻卒弟吳乞買

立更名晟金幹離不襲平州張敦奔燕山詔以敦歸於金七
年金婁室獲遼主於應州以歸封宦者童貫爲廣陽郡王
金將粘沒喝幹離不分道入寇童貫自太原逃歸郭藥師
及金人戰於白河敗績遂叛降金帝傳位於太子桓卽
位尊帝爲教主道君太上皇帝立朱氏爲皇后李鄴如金
師靖康元年金入相州太上皇出奔亳州逐如鎭江金圍
京城李綱力戰禦之金使人議和除元祐黨籍學術之禁
以太原三鎭畀金金師退太上皇還京師立子諶爲太子
种師中姚古進兵太原師中及金人戰於榆次殺熊嶺敗績死
之金人復入寇使康王構如金師幹離不圍京師詔康王

構爲河北元帥帥師入衛金陷汴京帝如金師帝還自金
師割兩河地以畀金二年帝復如金師副元帥宗澤敗金
人於衛州太上皇及后妃太子宗戚如金師金人皆留之
康王構帥師次濟州金人立張邦昌爲楚帝金幹離不粘
沒喝以二帝及后妃太子宗戚三千人北去元祐孟太后
手詔康王構嗣統康王構卽皇帝位於應天今歸德府建炎元
年遹上靖康帝尊號曰孝慈淵聖皇帝尊哲宗廢后孟氏爲元祐
太后遹尊母妃韋氏爲宣和皇后遹立夫人邢氏爲皇后
金人陷河中李綱上陳十事安置張邦昌於潭州皇子勇
生遣傳雩如金通問二帝宗澤請帝還京不報王彥兵渡

河大敗金人於新鄉保共城張邦昌伏誅帝如揚州以王倫爲通問使二年金兀朮侵東京宗澤敗之宗澤卒三年金陷天長帝奔鎮江遂如杭州張浚帥師次於平江苗傅劉正彥作亂劫帝傳位太子張浚呂頤浩會師勤王帝復位傳正彥南走帝至建康使洪皓如金金人拘之韓世忠擒傅及正彥誅之皇子舁卒林勳上本政書言復井田之制帝如臨安卽杭州胡寅上七策詔杜充韓世忠等分屯江東以備金張浚治兵興元徐州趙立敗金人於淮陰金兀朮入建康帝奔明州岳飛敗金人於廣德金陷越州帝奔溫州四年韓世忠大敗金人於江中金師還岳飛敗之於靜安金李成敗之張榮敗金師於興化隆祐孟太后崩劉光世復楚州金兀朮寇和尙原吳玠大敗之二年肓太祖後子俁之子伯宗於宮中賜名瑗四年吳玠吳璘敗金人於仙人關岳飛破李成韓世忠敗金人於大儀帝自將禦金次於平江張俊北征金師退五年金主晟卒兄之孫亶立上皇卒於金行統元歷岳飛破楊么湖湘平六年劉豫遣子入寇楊沂中敗之韓世忠敗金人於淮陽七年王倫如金金人廢劉豫八年金使來言歸河南陝西之地十年金兀朮撒離喝復入寇陷河南陝西州郡吳璘敗金人於扶風劉錡

大敗金人於順昌岳飛收復河南州郡韓世忠復楚州王德復宿州岳飛大敗金師於郾城詔岳飛還金復陷河南州郡十一年金入廬州楊沂中劉錡敗之於柘皐遂復廬州金主親祀孔子秦檜矯詔殺岳飛遂及金和十二年金人歸徽宗皇帝及鄭后邢后之喪皇太后韋氏至自金十三年立吳氏爲后十九年金亮弑其主亶自立二十年金主亮大殺其宗室二十三年金遷於燕二十六年靖康帝卒於金二十九年召監南岳廟朱熹不至皇太后韋氏崩三十年立瑗爲太子更名瑋三十一年金遷於汴金主使人來求漢淮之地金主亮弑其太后徒單氏大舉入寇吳璘大破金師於黃牛堡復秦隴洮王友直復大名李寶魏勝敗金舟師於膠西金人立曹公烏祿爲帝於遼陽更名雍下詔暴亮罪惡帝自將親征金人陷揚州劉錡敗之於皐角林虞允文大敗金師於采石金人弑其主亮於瓜州金師北還帝如建康金主雍入燕三十二年山東耿京復東平使其將辛棄疾來朝金主雍遣使來聘吳璘復大散關金人攻海州張子蓋魏勝敗之帝遜位於太子自稱太上皇太子昚卽位棄秦鳳等十三州隆興元年張浚使李顯忠郤宏淵分道伐金復靈壁及虹敗金師於宿州獲蕭琦王師潰於符離二年詔張浚視師金師退魏杞如金金

師渡淮魏勝戰於淮陽敗績死之乾道元年魏杞至自金立子惜爲太子三年夏皇后崩太子惜卒四年行乾道歷帝大閱五年措置兩淮屯田六年使人如金請山陵不許七年立子惇爲太子金葬欽宗於鞏洛之原八年朱熹綱目成淳熙三年立謝氏爲后十年陳賈請禁僞學十四年太上皇高宗崩帝致喪三年詔皇太子參決庶務十六年金主璟卒衛王永濟嗣二年蒙古侵金金乞和不許五年故遼耶律留哥取金遼東自稱遼王六年金胡沙虎弑其主珣蒙古圍燕徇金河北七年金乞和於蒙古金主珣徙都汴蒙古入燕十年金人南侵夏人來請會師伐金不報八年蒙古入燕十年金人南侵帝立李氏爲后紹熙元年劉熙祖乞禁譏道學者朱熹請王辛師師敗之詔伐金定遣民季先以李全來歸全襲金行經界法二年行會元歷五年壽皇有疾帝不往朝壽皇莒州取之金主珣遣使來求和不許金守緒入寇十二年孝宗崩帝有疾壽聖太皇太后詔嘉王擴成服卽位尊帝金圍棗陽趙方使扈再興攻金唐鄧大敗之孟宗政大敗

爲太上皇立皇后韓氏召朱熹入經筵未幾內批罷之詔行孝宗三年喪慶元元年眞德秀乞考核邪正眞僞二年胡紘乞禁僞學之黨從之削朱熹官鎭處士蔡元定於道州沈繼祖疏也三年籍僞學四年禁僞學育太祖十世孫與愿於宮中更名曮五年行統天歷帝始朝於太上皇六年子坦生故秘閣脩撰朱熹卒太后李氏崩太上皇崩皇后韓氏崩嘉泰元年遼亡二年禁私史立楊氏爲后六年吳曦以階成和鳳叛降金帝下詔伐金以曦爲皇子開禧元年伐金不克金僕散揆入寇邱崈遣使如金師金師還蒙古鐵木眞稱帝於幹難河吳曦自稱蜀王轉運使安丙誅曦遂復西和等州及大散關太皇太后謝氏崩史彌遠殺韓侂胄以謝金立子曮爲太子更名詢金人來歸大散關及濠州金主璟卒衛王永濟嗣二年蒙古入靈州夏主安全降四年蒙古侵金金乞和不許五年故遼耶律留哥取金遼東自稱遼王六年金胡沙虎弑其主珣蒙古圍燕徇金河北七年金乞和於蒙古金主珣徙都汴蒙古入燕十年金人南侵夏人來請會師伐金不報八年蒙古入燕十年金人南侵王辛師師敗之詔伐金定遣民季先以李全來歸全襲金莒州取之金主珣遣使來求和不許金守緒入寇十二年金圍棗陽趙方使扈再興攻金唐鄧大敗之孟宗政大敗

金人於棗陽趙方分道伐金不克孟宗政敗金人於湖陽安丙遣兵會夏人伐金蒙古行庚午元歷十四年金人入寇陷黃蘄扈再興追擊大敗之以沂王嗣子貴和爲皇子更名曄以太祖十世孫與莒爲秉義郎後易名貴誠十六年金主珣殂子守緒嗣十七年帝有疾史彌遠矯詔立貴誠爲太子寧宗崩昀卽位卽眞以玹爲濟陽王寶慶元年湖州人潘壬起兵謀立濟王玹玹討平之史彌遠殺濟王於湖州李全作亂襲息州彭義斌敗之義斌徇眞定嚴實以蒙古師至義斌死之二年蒙古圍李全於青州旰眙人夏全作亂降金三年李全以青州降蒙古蒙古滅夏蒙古主殂於

六盤山少子拖雷監國紹定元年金完顏陳和尚大敗蒙古師於大昌二年蒙古主窩闊台嗣李全寇揚州趙范趙葵擊敗之立皇后謝氏四年趙范趙葵敗李全於揚州全走死遂平淮安蒙古圍金汴京金遣曹王訛可爲質於蒙古以和楊太后崩蒙古使人來議會伐金許之六年金主奔蔡金崔立以汴京降蒙古蒙古速不臺執金宗王及太后妃以歸孟珙大敗金武仙於馬鬣山降其眾而遣金人來乞糧不許蒙古那顏倂蓋圍金蔡州史嵩之使孟珙師會之端平元年金主守緒傳位於承麟孟珙入蔡州金主守緒自殺承麟死於兵獲金相張天綱以歸金亡趙范趙葵請復三京全子才會師趙汴金故將李伯淵誅崔立以降趙葵師師入洛陽蒙古來攻師遣蒙古入寇三年襄陽將王旻作亂以城降於蒙古蒙古兵入蜀立陳日照爲安南王孟珙敗蒙古兵於江陵邱嶽敗蒙古兵於眞州復成都嘉熙元年孟珙敗蒙古兵於黃州杜杲敗蒙古兵於壽春又敗之於廬州蒙古兵引遣三年孟珙復襄陽蒙古兵入成都孟珙復夔州淳祐元年以周程張朱五子從祀孔廟黜王安石帝謁孔子遂視學書朱熹白鹿洞規以賜諸生求遺書蒙古主窩闊台殂第六后乃馬眞氏稱制成都將田世顯叛以城降於蒙古蒙古使月理麻思等來王淮上

守將執之蒙古侵蜀孟珙遣師禦之三年以余玠制置四川玠城釣魚山六年蒙古主窩闊台嗣李全寇揚州趙范趙葵擊敗之立皇后謝氏四年趙范趙葵敗李全於揚州全走死於泗州八年蒙古主貴由卒后斡兀立海迷失稱制十一年蒙古主蒙哥立寶祐二年賈似道敗蒙古李壇於海城五年蒙古主自將侵蜀六年馬光祖敗蒙古兵於房州開慶元年蒙古太弟忽必烈入臨江蒙古主蒙哥卒於合州師還蒙古忽必烈入圍鄂州賈似道使人於蒙古請稱臣納幣蒙古兵乃還景定元年蒙古主忽必烈立蒙古初定官制立子禥爲太子賈似道幽蒙古使臣郝經於眞州三年蒙古初作太廟於燕五年詔郡邑行鄉飲酒禮理宗

崩太子禥立詔行三年喪咸淳三年立全氏爲后五年蒙古史天澤圍襄陽六年蒙古立國學七年蒙古改國號曰元九年元取樊城呂文煥以襄陽叛降元十年度宗崩子㬎嗣元侵鄂州程鵬飛以城降元伯顏帥師東下德祐元年安慶范文虎叛降元鄂州都統張世傑帥師入衛江西提刑文天祥起兵入衛遣元行人郝經還賈似道免元伯顏入建康似道流循州伏誅元破獨松關二年使文天祥如元師求和元伯顏執天祥駐馬楊鎮奉益王昰廣王昺走婺州元伯顏入臨安以帝及皇太后等北去文天祥自鎮江亡入海遂如溫州陳宜中張世傑奉益王立於福州

遥上恭帝尊號尊母楊氏爲太后改元景炎文天祥復邵武帝居泉州蒲壽庚作亂帝走潮州景炎二年帝在惠州甲子門遷於淺灣元人襲文天祥於興國天祥兵潰走循州帝舟次井澳三年端宗崩於碙州弟昺立改元祥興楊太后同聽政帝舟遷厓山元張宏範襲執文天祥於五陂祥興二年帝在厓州元張宏範襲厓山張世傑力戰禦之師潰帝赴海崩陸秀夫死之宋亡

或言太祖受命盡除五代敝法用能易亂爲治朱子曰不然只是去其甚者○太宗眞宗之朝可以有爲而不爲太宗每日看太平廣記數卷若能推此心去講學那裏得來

不過寫字做詩君臣之間以此度日而已眞宗東封西嶽糜費巨萬計不曾做得一事仁宗有意於爲治不安小成只是資質慈仁卻不甚通曉用人驟進驟退終不曾做得一事然百姓戴之如父母契丹初陵中國後來卻服仁宗之德也是慈仁之效緣他至誠惻怛故能動人如此○神宗銳意爲治用人便一向傾信然意向用兵後來傾信介甫終是坐此病好用兵又用得不當壞事皆從此起神宗極聰明眞不世出之主只是頭頭做得不中節拍如介甫爲相亦是不世出之資只緣學術不正當遂誤天下使神宗得一眞儒而用之那裏得來○欽宗勤儉慈仁但於臣下賢否耶正辨不分明又無剛健勇決之操○孝宗小年極鈍後來卻恁地聰明次第英武○孝宗小年極鈍後來卻恁地聰明程子曰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如百年無內亂四聖百年受命之日市不易肆百年未嘗誅殺大臣至誠以待夷狄此皆大抵以忠厚廉恥爲之綱紀故能如此呂大防嘗告哲宗云本朝家法最善如自祖宗以來事母后皆朝夕見見長公主以姪事姑宮禁嚴肅外戚不預政宮嬪只用赤白天子步自內庭出御後殿燕居必以禮臣下有罪止於罷黜此皆祖宗家法之善所以致太平者

宋有天下五代等耳而享國三百年自太祖至於徽宗內亂不作四海晏謐遠過漢唐眞儒輩興希踪三代卽江南遷以後君臣不振亦已甚矣然而上下和穆比之

漢唐之衰寄身强藩宦豎者猶爲彼善於此宋何嘗若是乎考之宋祖自身爲將帥之日固已崇事詩書及夫有天下之時猶夜於寢殿讀史是以興一代之文治而規模宏遠一洗五朝之陋盛德忠厚足詒慶於子孫臣民也惜乎輔之者無名世之臣而治道終不古若太宗繼世守成已不勝其私意眞宗色厲內荏假借虛張太祖之澤亦已衰矣仁宗無愧於仁矣乎然好有作爲而持心難久故用人輕於進退反不若漢文之安靖心難惻怛要未足以言去私也神宗偏聽不明首貽宋室之害雖其心本以圖治而理之不明小人乘之以敗國

是以宣仁女主勉強維持在宣仁誠賢而豈國家之幸哉繼此而羣小盈廷正人斥逐雕極元氣朘削生民公召寇戎以致靖康之禍人謂北宋之亡金亡之也孰知宋之亡蔡童之羣小亡之也非蔡童亡之介甫亡之哲宗亡之神宗亡之也夫介甫君臣本以圖治非小人比也而亡國之禍如此儒術其迂疏乎介甫非儒術也大道之不明而心有所偏夫乃致此此為君為相者所以必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為要也宋之南也大勢猶有可為人材猶有可用本實未撥而乃坐失事機乃高宗可為而不為孝宗難為而欲為之至寧宗已不可為矣而强為之江潮海嘯豈眞天之厭宋哉宋實違天以及此也夫眞儒代興未有如宋之盛者乃理學之臣亦終無補於宋之孱弱也是則何如曰司馬相而遼豐不生韓范用而夏人膽破此未粹於儒也而效已彰彰矣使更拔周程張朱而相之三代之隆不指日哉顧且今日貶黨人明日錮黨人今日禁僞學明日籍僞學幸宋祖之家法未亡羣賢不至如漢末受禍之酷此黨人之幸乎亦宋室之幸也而安能以補於斯世哉曰宋室黨人之論始興於仁宗之朝繼分爲蜀洛之黨則君子不亦有過以來讒小之口與曰伊川何黨而其徒黨之以衛

道也當日以放浪佻巧而惡人之收斂謹嚴者獨何心乎此朱子所以深絕蘇氏而謂其心術不正者豈過毀哉而世俗徒以其縱橫之文欲諱其邪僻之實夫安可掩也曰然則以宋儒之黨而處於漢末諸儒其不免乎曰使程朱生於漢末程朱必有以處此漢儒烏可同年語也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聖人之謂也且觀夫程子之語其徒曰尊所聞行所知不必及吾門也朱子筮卦得遯而自號遯翁則其不肯援世網以貞苦節蓋可知矣雖然君子非必免禍之謂也以義為命命自我立進而存也得命之正也退而亡也喪也亦命之正也豈可以禍福論聖人哉

元之至元十六年始滅宋制州縣社稷通禮遣官者改住設醮於信州龍虎山及建康三茅山十八年皇后宏吉剌氏崩喪師於日本詔毀道書十九年益都千戶王著殺阿合馬於闕下以宋衍聖公孔洙為國子祭酒提舉浙東學校殺故宋丞相少保信國公文天祥始海運二十一年故宋皇太后謝氏殂二十二年詔發宋會稽諸陵罷權酤太子眞金卒二十三年設按察司二十四年設江南各路儒學提舉司二十六年故宋江西招諭使知信州謝枋得至燕死之二十八年頒行至元新格三十一年世祖崩孫鐵

木耳立元貞二年授信州道士張與才爲眞人大德元年
太后幸五臺山置各路推官二年遣使問民疾苦四年太
后崩定律令六年立孔子廟於燕京八年詔天下恤民隱
省刑罰十年立國子學十一年成宗崩懷寧王海山立順宗
之于以弟愛育黎拔力八達爲太子至大元年以宦者李邦
寧爲大司徒左丞相以西僧教瓦班爲翰林學士承旨二
年立常平倉三年寧王闊闊出謀反流之高麗四年武宗
崩弟愛育黎拔力八達立使宦者李邦寧齎奠於孔子增
國子生皇慶元年勑左右勿僊倖乞加官二年建崇文閣
以宋儒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司馬光朱熹張栻呂

祖謙及許衡從祀孔子廟庭詔行科舉延祐元年詔訪求
遺逸七年仁宗崩子碩德八剌立至治三年勑寫金字經
帝還自上都御史鐵失等殺丞相拜住遂弑英宗於行幄
迎晉王也孫鐵木兒立之顯宗之子裕宗之孫鐵失等伏誅使人至
曲阜祀孔子泰定四年皇子允丹藏卜受佛戒於智泉寺
致和元年帝受無量壽佛戒於帝師泰定帝殂於上都倒
剌沙立皇子阿速吉八於上都燕帖木兒立懷王圖帖睦
爾於燕改元天歷懷王攝位使月魯帖木兒圍上都弑其
君阿速吉八而使人迎周王和世球於漠北二王皆武宗子二年
周王和世球稱帝於和寧之北以弟圖帖睦爾爲太子太

子北迎帝明宗暴崩於旺忽察都圖帖睦爾襲位於上都
以西僧輦眞吃剌思爲帝師王順三年文宗崩兄子懿璘
質班立明宗次子逾月宣宗崩妥懽帖木兒立明宗長子至元元年
唐其勢及其弟塔剌海謀不軌伏誅伯顏執皇后伯牙吾
氏幽於別宮弑之於開平詔罷科舉六年撒文宗廟主徙
太皇太后於東安州放太子燕帖古思於高麗殺之復行
科舉至正七年沿江盜起八年台州方谷珍作亂命朵兒
只班討之十一年潁州劉福通作亂陷潁州蕭縣李二老
彭趙君用作亂陷徐州徐壽輝作亂陷黃州號天完稱帝
十二年徐壽輝陷漢陽諸郡及江州定遣郭子興兵起破

徐州而還十三年張士誠據高郵自稱誠王十五年劉福
通迎韓林兒都亳州立爲宋帝改元龍鳳哈麻矯詔殺脫脫於
淮安明太祖起兵於和州取太平十六年倪文俊迎天完
主都於漢陽張士誠據平江明太祖取集慶路即南京十七
年張士誠降於元天完將陳友諒襲殺倪文俊明玉珍據
蜀十八年陳友諒破安慶宋將毛貴破濟南劉福通取汴
梁迎韓林兒入都之宋將關先生陷元上都明太祖取婺
州十九年方谷珍以溫台慶元附明太祖元察罕帖木兒
克汴梁劉福通奉其主林兒走安豐明太祖取衢州二十

年陳友諒弒其主徐壽輝自稱漢帝（乃元大義）明太祖取信州陽翟王阿魯輝帖木兒舉兵犯燕京帝使禿堅帖木兒將兵擊之不克二十一年明太祖伐漢克江州漢主友諒走武昌二十二年蜀明玉珍自稱隴蜀王二十三年蜀明玉珍稱夏帝（改元天統）明太祖及漢主友諒戰於鄱陽湖友諒敗死其子理立奔還武昌張士誠自稱吳王元孛羅帖木兒攻冀寧王石嶺關擒廓帖木兒大破走之二十四年明太祖建國號曰吳自將伐漢漢主陳理降元孛羅帖木兒兵犯燕京二十五年元太子發兵討孛羅帖木兒孛羅帖木兒幽二皇后奇氏謂兵拒戰大敗孛羅帖木兒伏誅吳立

國學二十六年夏七明王珍卒子昇嗣吳求遺書元以方谷珍爲江浙行省丞相以陳友定爲福建行省平章事吳始立宗廟社稷宋主韓林兒卒於吳二十七年吳定文武科取士之法吳師取平江執張士誠以歸遂北伐吳定律令行戊申歷方谷珍降於吳戊申吳王卽皇帝位國號大明改元洪武追尊四代祖考（高祖曰德祖曾祖曰懿祖祖曰熙祖考曰仁祖皇帝立馬氏爲皇后子標爲太子明師克建寧延平執陳友定明祀孔子於國學遣使祭之於曲阜定賦役法廣州何眞降明禁宦官不得與兵預政明太祖如汴梁明將徐達等克遞州元帝奔上都明師入燕京

元祖興於朔漠兼并諸部滅夏陵金（元始祖母陰山北一孔三子季曰孛端叉兒玉九世孫也速該生鐵木眞是爲元太祖）已有包并天下之概太宗因成業名窩闊台）約宋滅金功成志驕溺於酒色而馬眞晨鳴定宗不君名貴由）元室亦中衰矣憲宗卽位一矯前失委任太弟（卽世祖忽必烈）國勢復張然而恩薄於骨肉志溺於巫覡身方死而國已亂天方北授世祖繼興克定內亂立廟燕京風雲叱咤竟代宋室統一四海區宇之大亙古不及焉謂非一代之雄哉顧善政雖多可紀而汚俗終不自悛列儒於娼丐之間崇佛於孔子之上後違方之雄略毒中土之猶黎是以草竊蠭興已先兆方劉張

陳之概矣成宗（性乃尊孔子而汰僧尼卹民生而清吏治庶幾可稱賢主武以恭儉而不無酒色之荒仁以仁慈而未免桑門之惑此固元室最盛之時也而秕稗終非盡絕英能不改父政孝自性成而果於刑戮卒以自禍泰定不以立己爲德所稱知義者矣然溺志佛法終之身死子弒明文巧於篡奪雖禮樂文明之治若方日新而干戈草竊之興已不可禁況乃權姦濁亂兵氣通在朝廷哉順帝非有大惡而奸臣弄柄於外西僧穢亂於內倘惟是奇技淫巧之娛以至於國無政刑羣雄並起土宇瓜分大物已歸朱氏矣要之佛氏者絕倫之

教也酒色者亡身之道也元乃世世溺於沙門而淫於酒色欲君之永年而國之永命胡可得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國之本也而元之於國本爲何如哉可悲也夫

明洪武元年卽戊申設六部官攷燕京爲北平府詔衣冠悉復唐制徐達敗擴廓帖木兒於太原安南入貢二年高麗入貢師克臨洮元將李思齊降克慶陽斬張良臣下平涼王保保北遁卽擴廓帖木兒占城來貢三年使徐達西征王保保李文忠攻元上都詔開科取士詔行大射禮元順帝殂子愛猷識里達臘嗣文忠克應昌以元太孫買里的八剌及后妃諸王歸元

北遁詔脩大明集禮籍天下戶口西蕃諸部降四年命湯和等伐夏遣使祭歷代帝王陵寢元遼陽行省平章劉益以遼東降師克重慶夏主明昇降燕享九奏樂章成南海諸國皆入貢六年汰天下僧尼七年命有司脩闕里孔子廟帝幸中都鳳陽李文忠北伐遣元皇孫買里的八剌北還八年陝州人獻天書斬之九年免河南諸省本年租稅十年定天地合祀禮皇嫡孫允炆生十一年元主愛猷識理達臘殂子脫古思帖木兒嗣帝遣使弔祭十三年丞相胡惟庸謀逆誅之幷治其黨流致仕學士宋濂於茂州道卒廢丞相燕王棣帝第四子之國以葛誠爲

燕長史雷震謹身殿及奉天殿置諫院十四年命徐達等北伐日本入貢命傅有德等帥師征雲南沐英敗元達里麻師於曲靖元梁王把匝剌瓦爾密走滇海死雲南平十五年皇后馬氏崩選高僧分侍諸王遣僧道衍如燕引見經明行修之士徵耆儒鮑恂等令儒學歲貢生員十七年以孔子後裔訥五十七代孫襲衍聖公須行科舉成式以孔希文爲曲阜世職知縣十九年頒大誥於天下二十一年平緬甸二十二年置采顏三衛元也先速迭兒弒其主脫古思帖木兒立坤帖木兒順帝殂是爲惠宗子愛猷識里達臘立十一年殂是爲昭宗子脫古思帖木兒立九年卒是被弒坤帖木兒後遂不振諸部分散小王子卽元裔也二十三年命晉王燕王分道北伐

功臣十九族詔求仙人張三丰二十五年皇太子標卒二十六年殺涼國公藍玉淨其黨二十九年皇曾孫文煙生三十一年太祖崩皇太孫允炆卽位遺詔止諸王會葬毀周王橚爲庶人建文元年燕王棣入朝登陛不拜脅父懿文太子姚常氏爲帝后立馬氏爲皇后更定官制燕王棣還國廢眠王梗爲庶人逮燕官校于諒周鐸殺之燕棣舉兵反布政使謝貴指揮使張昺死之命長興侯耿炳文帥師討燕不克復命李景隆帥師討之寧王權入於燕師以叛二年詔均江浙田賦李景隆討燕燕棣拒戰於白溝河景隆師敗績詔都督盛庸代景隆布

政使鐵鉉及盛庸復德州燕師寇汶上遂至東昌愍城侯盛庸及平安大敗之平安攻北平不克四年命徐輝祖援山東平安敗燕師於徐州召徐輝祖還何福平安及燕師戰於靈壁敗績平安被擒燕師至儀眞遂渡江李景隆叛開金川門以迎燕師燕棣遂入京師帝不知所終

此卷敍歷朝事係先生未定之藁其間歲月不無遺謬卽去取或不無可商處茲將歲月畧爲補正至於權衡去取輔成先生未見之功更願俟之當世博雅君子

董賡颺纘承
汪立中品端
余　最贊賢
余龍光燦眞
重校

邑後學俞　鍠峻西同校開梓

浙江省立圖書館藏
族姪申麟佳麗南
理門侗參訂
族姪遂秀書
後學董昌璵厚山
校

理學逢源卷之十二

婺源汪　紱原名炬　燦人集

外篇

道統類　異端　師儒

異端

夫蘊之於心而爲仁義禮智施之於身而爲肅乂哲謀接之於人而爲孝弟忠信存之於靜則不偏不倚無聲無臭發之於動則無過不及而時措咸宜不滯於有不淪於無不拘於方不流於偽此聖人之道也養之於靜以立極愼

敬業堂

之於動以勘幾窮萬物之理以致其知嚴一身之防以敦其實效法於天而貴其不已措之於天下以奉其無私始而勉勉存存終之窮神知化此聖人之學也古者聖王在上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民淫一道德以同民俗使天下賢智之士由斯以有造有德以佐一人之治而民之愚不肖者亦皆能徧爲爾德以安夫日用飲食之常則安見有所云異端者周道衰孔子沒而處士橫議鑠起以惑人心若老氏之虛無管商之功利楊朱之爲我墨翟之兼愛申韓之刑名蘇張之縱橫其他陰陽術數權謀兵戰邪說並行不可勝正孟子之距楊墨嚴

矣申韓淺陋易見然未及於老氏何也曰戰國急於功利
老氏殆非時尚然老氏曰道德亡而後有仁義而孟子猶
諄諄以仁義爲說則未嘗非闢老氏也彼老子者不知何
許人而孔子嘗問禮于老聃朱子謂聃爲柱史故能知典
故而孔子訪之然其人則不以禮法爲尚石梁王氏又謂
孔子問禮之老聃非竹五千言者是或然與若家語有猶
龍之稱則誕妄而非可信矣漢文景初好黃老至武帝而
後儒術乃興然腐史先黃老而後六經而班掾亦以十家
並數當時儒者猶且援儒入老而莫知其非末流之歸王
何罪浮桀紂晉宅中原陸沈而戎服講老子者猶不知悔
悲夫黃老之害方深而漢明復開釋氏西戎之教流毒中
原楚英畔誅梁衍餓死佛之爲佛已可知矣乃唐時科設
道舉廟奉元元初求藏經繼迎佛骨爰及後世寺觀乃徧
天下齋懺洽於閭閻有宋諸大儒雖羣起而力爭之而卒
莫之能絕者抑又何也間嘗論之佛之爲說蓋不始於西
方金人矣雖戰國蓋已有之陳仲子避兄離母處於於陵
亡親戚君臣上下則穿迎之棄君親捐家國以遁之靈山
者其迹同也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
於氣以仁義爲外以生之謂性則佛之坐禪入定寂守其
心法尚應舍何況非法色卽是空空卽是色作用是性其

說同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則佛之慈悲普
濟其兼愛同也楊子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則佛之
棄絕萬有以守其心其爲我同也其設爲天堂地獄之說
則同於權謀刑名其設爲齋懺禱媚之科則同於縱橫功
利至其本旨之所謂寂滅者則不過本老莊高虛元妙之
意以超而上之鑿而深之焉已耳是昔之所爲異端者執
其一偏之說猶足以贊鼓人心況釋氏集古今之凡爲異
端者以合之而成其說而惑人也不益甚乎是以後世賢
智之士則逃而入於空寂之門而愚不肖者又從而怵於
其福利因果之說糾結纏綿淪膚浹髓牢不可破其固然
也然而釋氏之說實則屢變而窮矣原夫釋氏之本旨不
過止一寂滅而已惟其欲寂而滅故絕六根空五蘊之說
出焉又以其不近人情而無以聳眾也於是轉而言色卽
是空空卽是色寔地理際不染一塵萬事門中不舍一法
而於是顛倒橫逆無不可爲乃足以濟其自便之私矣然
又自病其說之高而無以動人之嚮慕也則又轉而爲慈
悲之說而緣業因果四六十二緣生之說益紛紜而不可
致詰層出而不可勝窮於是二家之說離爲三門曰禪曰
教曰律教主於經典律主於科條惟禪以單提直指明心
見性爲務獨是儌言寂滅則槁木死灰耳而教律何爲也

慈悲普濟何爲也既言空矣則四大假合天地亦夢幻泡影露電耳而緣業因果懺悔祈禱之說又何爲也故曰穢氏之屢變而窮也東漢以前釋氏之說未起而老氏之說盛行梁陳而後老氏之教漸衰而釋氏之教日盛然而稽道家之說則亦凡有五變焉老子列禦寇莊周之書大要言清淨無爲耳而欲翕固張欲奪固予是其本刻薄寡恩私己棄物以故小仁義薄禮法爲陰謀術數刑名放蕩諸家之所爲祖若乃元牝之門爲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則養生亦老氏之一說而赤松子魏伯陽乃言鍊養不言清淨夫亦既離其宗矣盧生李少君欒大之徒則舍鍊養而言服食今道家以鍊養爲內丹以服食爲外丹是又因養生而強爲之捏合也服食鍊養以求神仙世所謂元

門而張道陵寇謙之之徒乃遂變而符籙矣符籙興而禱禳之事起於是林光庭而下乃專言經典科教間及符籙徵獨老莊之書有未及讀幷鍊養服食亦懵然所不及知也夫科教符籙與清淨無爲之旨渺不相涉而世之黃冠問其原則曰老子問其教則曰道家問其事則曰經典科教爲人祈禱而已抑又何也蓋佛氏竊老之精微而研而益高道家又竊佛之皮毛而流而益下也要之先王既沒禮樂崩壞人心迷惑無所持循是以異端得乘隙而起以

簣鼓天下因賢智之過而高爲寂滅虛無因鬼神之幽而鑿爲天堂地獄因喪祭土苴而竊之爲懺悔祈禱因生死之運而假之爲成佛成仙由此言之是非盡異端之罪而吾儒與有過焉儒者不教實行以示則倣於天下而區區以口舌爭失所據矣況儒名而墨實者獨持此心不管天地以戒懼爲妄見以著述爲不長倏事以無善無惡爲心之體有善有惡爲意之用知善知惡爲良知爲善去惡爲格物而理不必窮知不必致誠敬皆不必存此其顚倒放逸已與佛氏之絕六根而明心見性者沆無以異又已闢其實而拍之援其徒而附之也哉且又有不止此者星士

據無稽之言卽異端也虛靜無爲之說遠推黃帝而共工靜言庸違則敢爲異說者在上世庸已有之若九黎亂德家爲巫史人神雜擾亦其一事也斷之以勿聽此唐虞之所以上下一德同風也

詩曰謂山蓋卑爲岡爲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山也而謂之卑其誕亦易辨矣乃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爲小彼有一死生齊彭殤者而當世猶共驚其說之新奇可喜焉由其無格物窮理之功而心易惑也周道旣衰而異說已有興起其間以眩惑人聽者故孔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

詩人欲懲之如此

異說之興大抵皆由於賢智之過在其人一意孤往亦只因其性之近以矯異而立名而不知其說之所偏已使後之驚奇好異者羣奉爲宗以流毒於天下老氏生於周衰而害以張於魏晉佛說入於東漢而禍以熾於梁陳陸學起於宋微而其宗乃大倡於明之季世則述之者之爲禍無窮而要之則爲之始者之爲禍首也聖人絶以弗爲所以絶禍於微而立萬世之準而後世之愚不肖者猶舍此以趨彼也可悲也夫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異學而謂之端者以立異之始爲端甚微而其末之流爲害甚大君子宜辨之於早也老氏之初其意亦未嘗直以仁義爲非也而第以自然爲可尚則視煦煦孑孑之仁義爲不足爲禮法爲不足爲耳然旣以仁義而虛無之害長矣釋氏足事則其說必至於毀棄仁義而虛無之害長矣釋氏之初其意亦未必欲盡廢人倫也而第以厭棄人事則以枯寂自甘耳然旣以枯寂自甘則其勢必至於盡廢人倫以同人於禽獸矣象山氏學匪師承知由頓悟辨明義利切中學者隱微宗孟子之立大誠濂溪之無極寂滅者然恃其頓悟之見以自多遂欲播弄天地囊括萬象而以意見爲不可有以議論爲不必多以六經爲我注腳而不自知其已私立一意見私持一議論多背謬於六經以幾流於禪寂矣朱子曰子靜知一而不知貫知有生知之質而不知有困勉之功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其學深似告子夫一以貫萬而見知一而不知貫則爲空虛矣生知之質孔子不居不知困勉之功則釋氏之單提直指矣反求諸心而後知言不得於言勿求諸心則外義而任其運水搬柴皆說是道矣陸氏之爲

陸氏如此而猶得謂其不流於異哉顧象山猶有閑闌而其徒王楊舒沈乃益加決裂張九成直詆大學爲非聖人之書陳白沙以自然爲宗以忘己爲大務去耳目支離之用以全虛圓不測之神而其學遂與釋氏之清淨六根明心見性者全無少間矣王陽明遠祖金谿近宗新會倡良知之學以號召一時竊孟子之說而實揚告子之波飾儒者之名而實爲釋氏之黠雖時强自爲別白於釋而亦烏得爲別白之其徒王艮王畿益暢其邪顚倒愈甚心齋之學一傳而顏均再傳而羅汝芳龍溪之學一傳而何心隱再傳而李贄乃直引三教爲一

家異端之賊道者不在佛老而卽在吾徒矣而要不得謂非陸氏之偏於主靜立大爲有以開其端也乃至於理窮辭遁而又欲援朱入陸而陽明以有朱子晚年論定之書趙東山以有始異終同之說將誰欺欺天乎是以有明之季爲舉業者爭以私智穿鑿離經畔傳爲奇立朝廷者爭以影響風聞快於搏擊爲事而是非之顚倒錯亂所不計焉未必非認取一心而不必格致不必敬誠之爲害崇也夫自用私智以立異於天下者世不能盡無其人而吾儒苟嚴以絕之辨以明之則斯人亦何自以爲害於天下無如以一人倡之則羣然和而專治之而害斯溥矣而世之人猶有以攻訓攻擊之致譏異端雖存不必攻擊擊之則反爲害者則聖王一道德以同民俗之謂何其非聖人之罪人也哉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聖人之道自堯舜而下以及於文武周公明備無餘蘊矣孔子非不欲作也直無可作耳乃孔子而後而虛無妄誕術數刑名之說日新月益以自外於先王之道者不可勝正則何作者之多也蓋作者之敢於立異始由其心薄先王之道爲平易無奇而不之好其所以薄之而不好者又由其心不明於先王之道則不知先王之

道已至當而不可易至大而不可遺而不之信也惟其不信不好則務勝於先王之道而因之索隱行怪以立異鳴高而妄作者乃徧天下矣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此孔子之盛德謙光抑亦以明示天下之人使知先王之道至當不易至大無遺可信可好其味無窮而無庸立異自高以上取尻於先王下遺害於天下後世也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中者聖道之極至而中無定體也執楊墨之中是亦楊

墨而已矣楊墨之中且不可執況乃不儒不釋以欲介於邪正之間陽義陰利以欲立於君子小人之介謂停朱陸以自謂有當於先儒之旨哉是以君子務窮理而貴誠意也

孟子曰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政不在諸侯大夫庶人不議此天下所以一德同風也自聖王不作禮樂崩壞於是諸侯放恣而處士亦起而橫議於下處士橫議於下而在上者無以閑之於是賢而在下者乃不得不起而思所以閑之此道統之於是乎在君相而降在師儒所以不在君相而降在師儒己以爲斯世觀型而徒嘵嘵以口舌爭欲求勝於異說橫流之日多見其不知量矣然當異說橫流之日而能灼見其說之非以不爲所惑又能確據聖賢之正以力與之爭則其自得於己者所未敢知而戰勝之功亦所

而羣絕種類以胥爲橋木死灰焉人心之禍孰有大於此者此韓子程子張子朱子之所爲尤慄慄危懼而任夫世道人心之閑以不能已於嘵嘵之辨也

又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君子既不能得位行道以舉斯世之爲異說者悉夷之而與天下更始又不能反身實踐聖人之道有之於己以爲斯世觀型而徒嘵嘵以口舌爭欲求勝於異說橫流之日多見其不知量矣然當異說橫流之日而能灼見其說之非以不爲所惑又能確據聖賢之正以力與之爭則其自得於己者所未敢知而戰勝之功亦所

不計而苟非其爲聰明特達之質秉獨立不懼之槪者
其孰能與於斯乎嗚呼世有若人庶吾黨之不孤而共
以挽頹斯道於一綫也世無若人人心或幾乎熄矣此
孟子之所爲殷殷屬望也
孟子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
慝矣
邪慝之興以經之不正也冠禮廢而天下不知有成人
之道昏禮廢而夫婦之倫苦喪禮廢而愼終之道失則
追薦之事興祭禮廢而追遠之意亡則祈禳之術起鄉
禮廢而酒流生禍故持齋戒酒之說得以自雄相見禮

廢而交際不恭故科頭箕踞之徒得以自便君臣父子
夫婦兄弟長幼朋友之道無以自盡而棄倫滅性之教
乃得以興起於其間飲食衣服事爲異別度量制數之
政不脩而游手無事異言異服之人乃得以售姦於其
際井田之制不復則民無恆業而易與爲非學校之教
不明則民不知有先王之道而異端邪說乃得以蠱其
心志以爭騖於無父無君之教高焉者入於其寂滅虛
無之說淺焉者役於其福利因果之塗而正道人心或
幾乎熄矣經不正而邪慝興故君子反經而已矣蓋斯
民雖陷溺於邪而本心之明終未嘗息先王之澤雖遠

董子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
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臣
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之勿使並進
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大一統者一德同風之謂也知春秋之爲大一統則知
異端之不容不闢矣自戰國至秦以迄於漢異說盛行
聖經滅息文景漢室賢君亦惟黃老之尙乃自武帝嗣
位而董子首發此策衛綰因之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
蘇張之言者請皆罷去嗣後儒術興起遺經悉出雖卒
未能大有發明以行先王之道於當世然黃老刑名之

一學亦自是而少詘知儒術之可尊斯武帝董子之功亦
一誠有在萬世者而道統之傳亦於斯人重有賴矣
唐憲宗遣中使迎佛骨於鳳翔韓愈上表曰佛者夷狄之
一法耳自黃帝以至禹湯文武皆享壽考百姓安樂當時
未有佛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
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在位四
十八年前後三捨身為佛家之奴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
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
可知矣佛本夷狄之人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假如其
身尚存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

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眾也況其身死已久
枯朽之骨豈宜令入宮禁乞付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
斷天下之疑絕後世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
為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
殃咎宜加臣身

眞西山曰人主之事佛者大抵邀福田利益之報耳故
韓子之諫如此可謂深切著明矣而憲宗弗之悟既餌
金丹又迎佛骨求仙媚佛二者交舉曾未期年其效乃
一爾福報果安在哉○佛氏之所以搖惑人心者在於禍
利而佛之本旨則不在是韓子之言似只能辨其粗迹
而未能折其病根未足以服佛氏之隱也彼其言心言
性說空說幻若卓乎有以見天地民物之原無可指擬
者而乃能屏絕嗜慾寂守一心迥乎出於斯世之外以
視世之齷齪經營卑汚苟賤者皆不足以當其一盼此
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眞也然憲宗之悅佛也亦非能悅
其深焉者也所邀固福利耳則韓子所言不既有以剖
其心而奪之恃乎而奈何其終不悟耶

韓子曰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
言也老子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
也

仁義而外無道德非仁非義之道德也老子之
書以道德名故韓子首辨之其曰道亡而後有德德亡
而後有仁仁亡而後有義是去仁與義而言道德也
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
者處其三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
此惡其靡費而蠹財也
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相養
之道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蛇蟲禽獸而處之中土今其言
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
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

耻周所言正許行並耕齊物之意韓子之駁之亦猶孟子辨許行之說此可見孟子未嘗不闢老子也而世猶有秘南華而爲之說者

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爲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而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者也

老莊野鹿枯枝之說許行並耕之論楊墨爲我兼愛之道皆棄君臣去父子者也然未有如浮屠氏之顯然棄君臣父子而無復顧忌者是天下之人心至佛而盡死以清淨寂滅之志惑之

君臣父子而不棄其父臣也要其所偏則以清淨寂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

求其所謂清淨寂滅是欲治其心棄君臣去父子禁相生相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而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者也然未有如浮屠氏之顯然棄君臣父子而無復顧忌者是天下之人心至佛而盡死以清淨寂滅之志惑之

老莊野鹿枯枝之說許行並耕之論楊墨爲我兼愛之道皆棄君臣去父子者也然未有如浮屠氏之顯然棄君臣父子而無復顧忌者是天下之人心至佛而盡死以清淨寂滅之志惑之

也要其所偏則以清淨寂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

求其所謂清淨寂滅是欲治其心棄君臣去父子禁相生相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而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者也然未有如浮屠氏之顯然棄君臣父子而無復顧忌者是天下之人心至佛而盡死以清淨寂滅之志惑之

也要其所偏則以清淨寂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

生相養之道是外天下國家也然萬物皆備於心外天下國家是無心也又安所謂治心昔先儒謂佛氏有見於心無見於性噫性具於心者也心統性情者也無見於性矣而烏在其爲有見於心也哉

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

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韓子於道之本原見未甚的而自怡多疎然其闢老佛之功則眞不在孟子之下所謂其說長者卽君子好辨之志也人其人以下則所望於得行其道者

程子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人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

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明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

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蓋楊氏爲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只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氏之言近理尤非楊墨之比所以爲害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

按佛之生不知何時而列子有西方聖人之稱則戰國時已駸有聞其說者秦始皇時沙門宅利房至始皇以爲異囚之後竟逸去漢武帝時霍去病過焉支山得休屠經祭天金人以歸帝置之甘泉宮蓋西北戎人時已有事佛之俗也哀帝時博士弟子秦景使伊存口授浮屠經則藏經亦有由來矣明帝因金人之夢而問於朝傅毅以佛對綵中固已先聞其說故傅毅得知其名也明帝以傅毅之言遣郎中蔡愔及秦景使天竺求之得佛經四十章釋迦立像佛典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歸楚王英始信奉之而流祠浸廣漢之世信奉之者猶少則以東漢諸儒尚能尚節義崇名教志在扶植綱常故不惑於福利而佛之言猶未得逞也至魏晉而士棄禮法尚清談名教蕩然無復防檢而中原之地

則匈奴羌羯居焉佛氏之言因其氣類乃至彌滿天下不可撲滅入人膏肓無可救藥要不可謂非漢明帝之罪也靈帝始立祠於宮中而石勒時則有佛圖澄符堅時則有沙門道安姚興時則有鳩摩羅什梁武時則有誌公之屬而佛書乃以日繹梁衍三自捨身陳霸先受菩薩經於天竺在憲宗則有子捨身唐太宗時則有元裝求書而太宗憲宗亦沈迎佛骨於鳳翔石勒符姚可鉉謂焉而太宗憲宗亦沈溺於此者此豈眞空寂之旨實則福利之誘人而人心以爲之惑也顧佛氏亦豈眞能空寂者特以其賦性恬淡於世事都不耐煩卻無奈身在世間無由解脫遂索性將世上之事一切舉而空之付之不問以求遂其自安自便之私故其書曰觀自在曰歡喜曰離垢曰一眞自如佛書菩薩有十地一歡喜地達物境界二離垢地同異性滅三發光明地淨極明生四焰慧地相極覺滿五現前地同異不至六難勝地性淨明露七遠行地盡眞如際八不動地一眞如心十法雲地慈陰九善慧地發眞如用妙雲覆涅槃海亦可見其皆有我之私而無利物之用矣顧天下人人皆役役於嗜慾攻取之途而無以自安而彼獨枯槁性成甘於刻苦是能爲斯世之所難爲矣以故西域之人遂震而驚之謂之曰佛正猶仲子之在齊而舉國稱之以爲廉士也而於是爲之徒者又爲之矜夸其說張大其辭以爲明神知化無不周徧大地山

河皆吾性妙明中物慈陰妙雲能徧覆涅槃苦海能通
脩萬行普渡眾生佛家三乘一曰聲聞乘二曰緣覺乘
六度直教則通脩萬行功不為己志在
三曰菩薩乘菩薩佛也方便則上行
廣濟謂之大乘菩薩猶言普濟也窮高極遠不可
致詰而實皆廬造之境妄誕之辭天下豈有遺棄事物
而能齊天下之物不愛其身不愛君親而能普濟天下
之人者畀之一錢則必亂矣此明道所言不足開物成
務外於倫理而不可入堯舜之道也又以其能斂固精
神不為用耗散志之所專神因以聚而死而猶有餘迹
恍惚之間不與形盡如史之所謂神君容亦理之所有
者其國人遂尸從而祭之而奔走禱祠焉其徒又益從
而張之而徧利果報之談亦由是起矣抑知福善禍淫
時乃天道天與人以心性而佛私之天與人以人倫而
佛絕之天生萬物有不齊之數而佛從而平等之且舉
而空之是其違天棄天逆天已自得罪於天而不可逭
矣而謂能奪天之權以為人福利何惑之甚也然福利
之說其淺者也以彼其言性言心幽深元渺禁嗜慾疑
於克己戒殺害疑於為人論因果疑於知鬼神道陰陽
疑於達天命是以彌近理而大亂眞而天下賢智之士
亦從而稱之以擬於大易中庸論語故程子謂其為害
尤甚而學者當遠之如美色淫聲焉韓子之所闢猶闢

其淺而程子之所闢乃闢其深也嗚呼佛之生也不知
何時而流害人心乃至於此此亦氣化之衰而若人乃
生於其際乎抑人事之失而於天無尤也盧陵羅氏謂
周莊王十年為春秋魯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恆星
不見夜中星隕如雨此則佛生之候也其或然與
程子曰老子之言雜權詐秦愚黔首其術蓋有所自
老子語道德而雜權詐本末外弈矣申韓蘇張皆其流之弊
也
子奪翁張理所有也老子之言非也予之之意乃在乎取
之張之之意乃在乎翁之權詐之術也聖人不言有無而
其公也老稱皆言無而事事卻事皆出於無心以
出於有意有意於無皆其私也○君子之學使先知覺後
知使先覺覺後覺而老子以為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其亦
自賊其性與○老子初意欲談道之元妙後來卻入做權
詐上去老子之後有申韓與老子道甚懸絕然其
原乃自老子來蘇張則更是取道遠惟其不知道而強作
入於權詐則刑名
慘覈必有然者耳
老子原不知姓名觀孔子家語所問禮贈言之老聃則
作五千言者或其是也若曾子問篇所述老聃言行則
又疑殆非薄禮義者存而不論可矣而孔子猶龍之贊
則必非孔子之言說者又謂老子名耳姓李氏字伯陽

及生於李樹之下之說又神怪甚矣及考伯陽魏人所言乃鍊養之術絕未嘗及於道德而後人乃合之爲一人又謂伯陽黃帝時人則皆妄誕之甚矣宜韓子歎人之好怪也老彭商賢大夫世有彭祖八百歲之稱蓋大彭氏之子錢鏗封於彭爲大彭氏之祖其傳世歷夏商八百餘年耳非一人八百歲也老萊子則楚人有孝行而著書立言頗似老子然其書亦未可信周太史儋則又戰國時人乃史氏皆以附老子傳中雖史氏傳疑然終見其附會也今惟以道德經爲據則無爲民化之說龐曹所以治漢也取子翕張之說及以奇用兵之語則刑名縱橫兵戰權謀皆由是出也禮者忠信之薄之說則莊周荒唐魏晉清談之俗皆由是起也王若元牝之門爲天地之根等語則方士導引養生之術實亦由是出焉而神仙之說起矣由養生而變爲服食祈不死而變爲符籙禱祠此又其末流之差然老氏以一人私智爲衆異之倡則亂民之刑老氏其又安可逭與程子曰導養延年此理之有可信者譬如鑪火置風中則易過置密室則能久然縱使鍊養得來亦是造化一大盜若白日飛昇則必無之理○人有能前知者如董五經之類此靜極生明也○邵堯夫精於易數事物之成敗始終人之禍福俯短算得來無毫髮差錯然二程不貴其術堯夫一日問伊川曰今歲雷從甚處起伊川曰起處起如堯夫必用推算某更無許多事邵默然

導引服食以養生延年之說大抵本於黃帝素問今觀其書亦大要有近老子處然黃帝時那得有許多書蓋戰國時方士祖述黃帝而爲之也導引服食亦君子所不廢而醫尤濟於用然其說之流因黃老而日離其宗則神仙怪誕之事起焉唐虞三代盛時初不聞有神仙之說即老子之書具在亦未嘗言及神仙及周衰而穆王有天子之傳離騷有天問之篇昭王有羽衣之夢簡子有人化之問而其書要皆假託豈有其眞秦始皇始命方士徐市等入海求三神山不死藥卒以亂終至武帝而文成五利之徒神君竈神之祠紛紛不止其後乃知其妄亦以見漢武賦質之本明也夫由鍊養而言服食由服食而有符籙祈禱而大要主於求仙不死而國之以求仙耗者則秦皇之於徐市盧生漢武之有望仙汾祀魏明之作銅人承露盤宋眞之有天書王清宮以崇道術而滅亡者則魏太武之於寇謙之梁元帝之戎服講老子宋徽宗之事林靈素以餌方藥而隕身者則漢成唐憲唐武及明之肅皇厥效彰彰若是世間豈有

神仙皆妄誕耳武帝之言後世何獨不聞也哉顧其人所以獲中人主之欲而使之信從者蓋恆以幻厭小術奇中小數先惑人之聽聞而人主遂驚異而崇信之而好怪者又從而夸異張大其事以謂斯世固眞有神仙不死其人者此方士所以雖敗露誅死相尋而信奉之者終不少悔也朱子綱目於凡方士之見殺者皆書伏誅所以明左道惑眾之所不容赦也若乃國法之所不容赦也若乃前知之數則本不足爲異蓋變化云爲吉事有祥人物之氣機本與天地鬼神相爲流通而迭相感召而所過之數亦以行乎其間惟聖人之知來以理理則確乎其

不易然誠立於此而物來自照聖人非有意於知來也明不足以燭理誠不足以合天而於是測之以數數之所呈覃思默會委曲推測以儌倖於奇中然要必其人有沈潛靜默之質而志慮不紛乃能有以致之究之雖億能屢中而著一毫推測便是意料之私是以數雖足以知來而君子有不尙也邵子之於易數亦旣極深而研幾固非小數奇中之可同年語矣而任數以前知則終非聖人之前知且或使人域於氣數而不思所以立命之功故二程不取夫邵子之數二程且所不取而舉世乃驚夫小數奇中以依附於神仙又何其惑之甚也

然則世無所謂仙乎赤松廣成妄矣然後世如于吉左慈冷謙張三丰輩見於史冊宛不自有其術耶曰白日飛昇必無之理劉安伏誅蕭衍餓死而世俗皆以爲仙去傳聞安可盡信也王喬于吉一時之怪幻且安知其果不死也惟人而仙之則竟仙之耳況怪幻奇異之術何益於人祇以亂世黃巾白蓮三代而下以此煽亂者不可勝紀故律法嚴師巫邪術妄言禍福之誅誠不可赦也若乃孫策自死豈以殺于吉哉然則仙之名何自訪乎曰天體渾圓運轉眞使飛昇於何處竊謂仙者僊也卽醫書所謂輕身延年耳又入山爲仙仙卽山人之謂也蓋古有隱遁山林自全其天自適其體之士以逍遥養生自遠而當世遂目之爲仙若秦漢間之安期黃石是也仙非白日飛昇之謂而王喬于吉左慈張果妖妄之輩則直謂之亂民不可以謂之仙也

或問齊物論何如曰莊子欲齊物理耶物理從來齊何待莊子而後齊若齊物形物形從來不齊如何齊得○問學者何習莊老之眾也曰謹禮而不達者爲其所膠固焉放情而不莊者畏法度之拘己也必資其放曠之說以自適其勢則然

嘗謂異說之興由禮之失也禮所由失以文之繁也先

王制禮忠信以立本義理以爲文故人行而安之所謂和爲貴也自周末專事繁文而忠信之本不見無忠信以立之本則繁文只屬拘迫勉强故放曠者乃欲併禮法而一切棄之所謂知和而和也老氏以禮爲忠信之薄正爲其以繁文之禮爲禮而不知先王之禮故也然一棄先王之禮而遂幾同人於禽獸放蕩之禍自魏晉而已極而禮敎乃不可復異說乃不可除可勝嘆與

張子曰天地之氣雖聚散攻取百塗然其爲理也順而不妄氣之爲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爲有象不失吾常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循是出入者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然則聖人盡道其間兼體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彼語寂滅者往而不反徇生執有者物而不化二者雖有間矣以言乎失道則均焉氣之聚散即理之所爲所謂體物不遺誠不可揜也氣動於自然而不得已所謂順也得吾體而不失吾常所謂不妄也聖人盡其理則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所謂存神之至也佛氏言空寂執無而遺有有夜而無晝言仙者滯於有而不無欲有晝而無夜逆而妄矣豈道也哉

知虛空即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而無二顧聚散出入形不形能推本所從來則深於易者也若謂虛能生氣則虛無窮氣有限體用殊絕入老氏有生於無自然之論不識所謂有無混一之常若謂萬象爲太虛中所見之物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陷於浮屠以山河大地爲見病之說此道不明正由懵者略知體虛空爲性不知本天道爲用反以人見之小因緣天地明有不盡則誣世界乾坤爲幻化幽明不能舉其要遂躐等妄意而然不悟一陰一陽範圍天地通乎晝夜三極大中之矩遂使儒佛老莊混然一途語天道性命者不罔於恍惚夢幻則定以有生於無爲窮高極微之論入

德之途不知擇術而求多見其蔽於詖而陷於淫矣

彌滿天地充塞無間莫非此氣而理初不外是矣有者氣無者理隱者理具而氣未行顯者氣形而理即寓神者理之主乎氣而合一不測化者氣之載乎理而推行有漸通一而不可分也不知虛之即氣故有道生天地之謂是天地一物道又別是一物此道無處頓放而不得不求之虛無矣以有物爲太虛之累故有山河大地爲見病之說是形爲性累此萬象皆無可奈何他而不得不求之寂滅矣以無爲宗以有爲累是以舉世累乾坤而歸之幻化皆詖淫之辭也○老氏知無形之妙而

不知無形之妙正卽於有形而著是以小仁義而蔑禮法佛氏知有形之累而不知有形之用各得此理之常是以棄人倫而絕萬物二者之蔽本同但老氏有自有無自無意在純任自然佛則併欲盡擧有者而空之滅之

聖不可知謂神莊生謬妄又謂有神人焉此後世神仙之說所由昉也然莊周姑射神人及列子御風之說本皆寓言非眞謂有此也

釋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滅天地以小緣大以末緣本其不能窮而謂之幻妄眞所謂疑冰者與○釋氏妄意天

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爲妄幻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謂之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爲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其所從也

蘭友叔祖曰佛氏不奈自一身何卻於靜坐裏千思萬想憑空結撰又遂據他私臆所見認以爲是以故塵芥六合夢幻人世其塵芥六合者不奈六合何故也其夢幻人世者不奈一身何故也故人以釋氏爲空實則不

能空之至者也人以釋氏爲寂實則不能寂之至者也何則以其自便之私不勝擾擾也而人猶以其高自位置能妄誕也而效慕而崇信之惑之甚矣

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以人生爲妄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惑者指游魂爲變爲輪廻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屠極論要歸必謂死生流轉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牆已爲引取淪胥其間指爲大道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智愚男女臧獲人

又不知人物之生莫非此道而以道別看做一件不生不滅的物事故謂得道則可免輪廻然此等議論尚是佛說之淺者而搖惑得人處卻正恃此

今釋氏語實際乃知道者所謂誠也天德也其語到實際則以人生爲幻妄有爲爲疣贅以世界爲蔭濁遂厭而不有遺而弗存就使得之乃誠而惡明者也儒者則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學而可以成聖得天而未始遺人易所謂不遺不流不過者也彼語雖似是觀其發本歸矣道一而已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固不當同日而語其言流遁失守窮大則淫推行則陰陽則能一性命能知性命則能知聖人知鬼神彼欲直語太虛不以晝夜陰陽累其心則是未始見易未始見易則雖欲免陰陽晝夜之累末由也已易且不見又烏能更語眞際舍眞際而談鬼神妄也所謂實際彼徒能言之而已未始心解也

佛本言空卻翻說實際及說到實際卻仍舊是要空本旨耳若解道吾儒誠字則不肯去作佛矣

朱子曰儒教自開闢以來二帝三王順天理人心治世教民厚典庸禮之道後世聖賢遂著書立言以示後世及世

陂致曲則邪求之一卷之中此弊數數有之大率知晝夜之道而已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固不當同日而語其言流遁失守窮大則淫推行則陰陽則能一性命能知性命則能知聖人知鬼神彼欲直語太虛不以晝夜陰陽累其心則是未始見易未始見易則雖欲免陰陽晝夜之累末由也已易且不見又烏能更語眞際舍眞際而談鬼神妄也所謂實際彼徒能言之而已未始心解也

佛本言空卻翻說實際及說到實際卻仍舊是要空本旨耳若解道吾儒誠字則不肯去作佛矣

朱子曰儒教自開闢以來二帝三王順天理人心治世教民厚典庸禮之道後世聖賢遂著書立言以示後世及世

著臣服他更無一個自然相胥爲一體處可怪故孟子以爲無君此類是也○或問先儒論老子多爲之出脫云老子乃矯時之說以某觀之不是矯時只是不見實理故不知禮樂政刑之所自出而欲去之朱子曰渠若識得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自不應如此他本不知下一截欲占一簡徑言之然上截無實見故亦不脫灑○問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曰老子說話都是這意思緣他看得天下事變熟了都於反處做起且如人剛強咆哮跳躑之不已其勢必有時而屈故他只務爲弱人纔弱時卻蓄得那精剛完全及其發自然不可當故張文潛說老子惟靜

故能知變然其勢必至於忍心無情視天下之人皆如土
偶爾其心都冷冰冰地了便是殺人也不卹故其流之於
變詐刑名太史公將他與申韓同傳非是強安排其源流
實是如此○易不言有無老子言有生於無便不是○老
子之學大抵以虛靜無爲沖退自守爲事雖曰我無爲而
民自化然不化者則亦不之問也其爲道每每如此若其
曰傍日月扶宇宙揮斥八極神氣不變者是乃莊生之荒
唐其曰光明寂照無所不通不動道場徧滿沙界者則又
瞿曇之幻語老氏則初曷嘗有是哉今世人論老子者必

載營魄之言而誤也則是莊釋之所談而非老子之意矣○楊朱之學出於老子孟子闢楊朱便是闢老子釋氏有一種低的如梁武帝是得其低的彼初入中國也未在後來到中國卻竊取老莊之徒許多說話見得儘高新唐書贊說得好○老子中有仙意○老氏初只是清淨無爲清淨無爲卻帶得長生不死後來卻只說得長生不死一項如今恰成箇巫覡專只理會厭禳祈禱這自經兩節變了○道家自老莊書卻不知看盡爲釋氏竊而用之卻去倣傚釋氏經教之屬譬如富室子弟所有珍寶悉爲人所盜去卻去收拾人家破甕破釜

老氏之源流敗弊惟朱子言之至爲詳盡老子惟略見
得寂然不動意思而不知感而遂通之用則併寂然不
動俱未是道故一味苟簡清淨苟簡則凡事退伏以靜
勝動以柔勝剛而其用勢必出於權詐權詐之極必至
慘覈尅剝無情寡恩每處自占便宜是則無君之意已
在是矣但老氏爲我處尙含蓄又其書道理頗廣路頭
頗多楊氏乃專一爲我故孟子力爲闢之然此意所由
起亦緣周道旣衰厭世上紛拏畏一身禍害遂耽空寂
以求全於亂世故老楊列莊皆持此意見而各率其資
之所近或退伏靜觀或荒唐自恣蓋不但老莊諸人卽

荷蕢丈人楚狂沮溺皆是此一副當所以子路說他不
仕無義潔身亂倫若使此輩人皆著書其說未必不同
於老子楊朱也乃由其爲我之說寡恩深刻而後一變
以有申韓蘇張蘇張得其末而失其本不足傳世申韓
則致暴秦之禍兵家則又本於其權詐之術以有陰符
經尉繚子之類漢初尙清淨亦未嘗不任權詐刑名至
景宣則全用刑名爲治下流至於王何則又略見於老
子之體而不復有老子之用又肆於列莊之荒唐而流
禍至斯極矣導引長生其實亦是爲我故別派則又有
方士參同契等書及神仙符籙之說符籙已益離其宗

故下梢至於盜賊然其說至今猶足惑人言服餌丹鉛者稟寒之人或可稟熱之人多見危殆辟穀亦非道理蓋養人莫如五穀也導養消息亦惟身體全盛無虧者可以行之若身體本有虧損則多致阻滯痰火昏惑之疾書符鍊筆者屢致狂惑失心煩見朋友中以此數事得病隕身者數人矣外丹鍊石成金從無成效好之者每每破家吾友沈臥菴少年事此以致貧窘　而符籙之害尤爲盜賊叛逆之囮若今之道士卻只是經典科教爲人厭禳祈禱雖上清龍虎亦不外是又倣佛家三身之像而爲三清佛家一法身其本性也一報身其德業也一肉身稗迦本身也其徒因塑爲三像事之今謂之三寶是也道家

學之而奉三清一曰元始天尊一曰太上道君一曰太上老君老君卽老子也老子無三身之說而夾設二像失之甚也竊佛家般若楞嚴唾餘而爲清靜經眞誥道授諸篇則全離其宗舉下甚矣然此之爲害卻淺只不合雜奉神怪褻瀆帝天書符須咒佛家之咒乃彼西竺方語本中國人而道書亦倣彼作咒雜用唵吽等字陋之甚也竊謂存此頃人使如古之巫覡命官掌之只是歌舞事神而不許其僭奉天帝及符咒等項三清等項則一切除之其亦可也至若老列莊子及陰符經參同契黃庭經之屬則雖不能盡除亦當禁人誦習要之敎化行而禮樂興則民心自不遷於異說矣○昊天上帝之圭奉於道觀而坐三清之下三皇五帝之像郡縣立廟而醫家奉之皇帝萬歲之主奉於僧寺而坐三寶之下此等皆僭逆無禮褻慢之甚者餘若眞武之神本卽北方元武七宿宋人避聖祖諱謂之眞武三官疑卽古重該脩熙之神別有火官卽祝融黎自禮敎之衰併鬼神皆爲異說所盜竊東嶽不當郡縣立廟此皆不可不亟改正餘若神仙怪誕之有行宮寺觀則皆毀之以無滋民惑可也

朱子曰孟子不闢老莊而闢楊墨楊墨卽老莊也今釋子亦有兩般禪學楊朱也苦行布施墨翟也然今禪家亦有非其佛祖之意者試看古經如四十二章等經可見楊文公集傳燈錄說西天二十八祖知他是否如何舊時佛祖是西域人卻會做中國樣押韻詩今看圓覺經云四大分散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卽是竊列子骨骸及其根精神入其門我倘何存語宋景文說前面楞嚴咒是他經後面說道理處是附會圓覺經前數疊稍可看後面一段淡如一段去末後二十五定輪與夫誓語可笑○佛氏之學亦出於楊氏其初如不愛身以濟衆生之說雖近墨氏然此最淺近未是他深處後來是達摩過來初見梁武帝武帝不曉其說只從事於因果遂去面壁九年只說人心卽至善卽此便是不必用辛苦脩行又有人取老莊之說而附益

之所以其說愈精妙只是不是耳又有頑空眞空之說頑空者如死灰槁木眞空則能攝衆有而應變然亦只是空耳佛書云寂寂惺惺惺惺寂寂是妄想惺惺非惺惺惺寂寂是無覺寂寂非無覺寂寂卽頑空也惺惺寂寂卽眞空也然旣云空矣則物事已盡付之不理所謂攝衆有而應變者亦不過任他運水搬柴皆說是道耳豈肯以其心主張萬事者乎頓其所以別則緣他面壁靜坐中養得此心有一片妙明在無着中閃閃爍爍能知來者要之所知究亦都無下落處且旣空諸所有要此妙明將來何用　今不消窮究他伊川所謂只消就跡上斷便了他旣逃其父母雖說得如何道理也使不得孝敬說話謂一辭也在生旣捨其父母今世禪和卻又說出許多不顧而卻說死後渡他昇天何妄誕之甚乎　○佛法乘虛入中國廣大自勝之說幻妄寂滅之倫自齊戒變爲義學如遠法師支道林皆善義學然又只是盜襲莊子之說以世所傳肇論云出於肇法師有四不遷之說曰月歷天而不周江河競注而不流野馬飄鼓而不動山嶽偃仆而常靜此四句只是一義只是動中有靜之意如東坡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之意耳孔子只說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家胡說或問此豈非動亦靜靜亦靜之意乎曰動而不失其理便與靜體無拂此物來順應大公無我之說也然動自是動靜自是靜如說行也是中禮坐亦是中禮則此是可莫說行也不曾行坐亦不曾坐則又烏乎可也　此是齊戒之學一變遂又說出這一般道理來達摩入來又翻了許多窠臼說出禪來又高妙於義學以爲可以直超徑悟而其始者禍福報應之說又足以鉗制愚俗以爲資定

衣食之計遂使有國家者割田以贍之擇地以居之以相從陷入於無父無君之域而不自覺蓋道釋之教皆一再傳而失其眞有國家者雖隆重儒學而選舉之制學校之法設施注措之方旣不出於文字言語之外而又以道之要妙無越於釋老之中而崇重隆奉反在於彼至于二帝三王述天理順人心治世敎民厚典庸禮之大法一切不復有行之者唐之韓文公本朝之歐陽公以及關洛諸公旣皆闡明正道以排釋氏而其言之要切如傅奕本傳宋文景李蔚贊東坡儲祥觀碑陳後山白鶴宮記皆足以盡見其失此數人皆未深知道而其言或出於强爲是以終有不滿人意處至二蘇兄弟晚年諸詩自言其不墮落則又躬陷其中而不自覺矣○老氏欲保全其身的意思多釋氏又全不以其身爲事自謂別有一物不生不滅歐公嘗言老氏貪生釋氏畏死其說亦好氣聚則生氣散則死順之而已釋老則皆悖之者也○佛氏之失出於自私之厭老氏之失出於自私之巧厭薄世故而盡欲空了一切者佛氏之私也關機巧便盡天下之術數者老氏之失也○問佛老不同處曰老莊絕滅義理未盡佛則人倫滅盡禪則義理滅盡○佛老不待深辨只是廢三綱五常已是大罪○吾以心與理爲一彼以心與理爲二亦非故欲知

此乃是見處不同彼見得心空而無理吾見得心雖空而萬理咸備也雖說心與理一不察乎氣稟物欲之私是見得不眞故有此病大學所以貫格物也○佛氏之說與吾儒有甚相似處如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又曰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又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看他是甚樣見識今區區小儒怎生出得他手宜其爲他揮下此是法眼禪師下一派宗旨如此此正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眞也會稽沈氏不生不滅耳若炬說卻又不然凡人有

有物先天地數語予曰君試參看臥菴卻不肯說予曰我代君參之謂法性不生不滅理雖今之禪家皆生神識同歸於盡止有此理不生不滅之先求之無形卻於萬象上見不可於天地之先求之

破其說以爲有理路落窠曰有礙正當知見今之禪家多是麻三斤乾屎橛之說謂之不落窠曰不墮理路然又有翻轉不如此說時麻三斤之說只是隨口拈來大意謂無說非心非佛是也必欲說入無理路處足見其淺而文之以深矣又嘗見棲霞語錄卻大辨此等咒詛罵佛者之非蓋以其太穿鑿放恣也○佛氏棄了前心卻取人心之危者而作用之道其精者以爲道此是源頭錯處○作用是性此告子生之謂性之說也如手執刀胡亂殺人亦可以爲性乎龜山舉扈居士云神通妙用運水搬柴以比徐行後長亦坐此病不如徐行後長乃謂之弟若疾行先長則謂之不弟如曰運水搬柴卽是妙用則徐行疾行皆是妙用見伯恭說曾看藏經

謂之弟耶運水搬柴之說卽莊周謂佛廳三斤何謂佛乾屎橛如何是西來意也何須彌山等語皆是從莊周脫胎○有人言脩來世者曰今世不脩脩後世何也○德粹問人生則氣聚死則氣散浮屠氏不足信然世人爲惡死若無地獄治之彼何所懲曰且說堯舜三代之世無浮屠氏乃比屋可封天下太平及其後有浮屠而爲惡者滿天下若爲惡者必待死然後治之則生人立君又焉用地獄之說明者自不待辨然卻爲後世人君刑賞不得其平如岳飛以忠見殺秦檜以姦淑終之類人心不平故異端得爲是說以惑人其意亦欲以勸善懲惡然程子有云君子以誠教人猶有不化者況以僞誣人乎烜謂生不畏王法矣安知死畏冥誅齊民以刑已非善治況冥刑哉且佛氏設地獄以懼人矣而又謂求佛懺悔可以免罪則是教人爲惡也曰嘗記前輩說除卻浮屠祠廟天下便知向善莫是此意曰自浮屠氏入中國善之名便錯了渠把奉佛爲善如脩橋造路猶有益於人以齋僧立寺爲善善安在夏令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單子以道弗不可行知陳之必亡孟子以輿梁未成譏子產之不知爲政是脩橋造路皆王政之務也凡祀有其廢之莫或舉也非其鬼而祭之謂之淫祀淫祀無福此王政之所禁也後世惟王政不脩故橋路不脩造于王者之令而脩造於浮屠之募化祀典不秩於宗伯之官而爭趨於異說之淫祠矣是以君子貴反經也所謂除浮屠祠廟便向善者天下之人既不溺於彼自然孝父母弟長上做一好人便是善浮屠本無父之教且務民義則遠鬼神矣諂鬼神則棄民義矣浮屠氏率人以諂鬼神而棄民義是教民不孝不弟者乃浮屠氏也大抵今之佛書多是後世做文字者所爲向見伯恭說曾看藏經其中有至不成話者今世傳一二本經乃其祖師所傳敬

士大夫好佛者多爲簒竄其問道家之說云出於老子今世道士又卻不然今之傳莫是張角術曰是張陵見三國志他今用印乃陽平治都功印張魯起兵之所又有祭酒有都講祭酒魯以女妻馬超使爲之其設醮用五斗米所謂米賊是也今設醮者猶以五斗盛米安五方神主插紙旗之屬其俗然也向在浙東祈雨設醮拜得腳痛自念此何以得雨自先不信其問漢時如鄭康成注禮但云鬼神是氣至佛入中國人鬼始亂曰然○王質不敬其父母曰自有形無始以來自家是換了幾個父母了其不孝莫大於是以此知佛法之無父其禍乃至於此使更有幾個如王質則雖殺其父母亦以爲常佛法說君臣父子兄弟只說是偶然相遇趙子直戒殺子文云汝今殺他他再出世必殺汝此等言語乃所以啓其殺子蓋彼安知不說道我今可以殺汝必汝前生曾殺我○佛氏爲逋逃淵藪○自伊洛君子之沒諸公亦多闢佛矣然終說他不下者未知其失之要領耳佛氏自謂識心見性然其所以不可推行者何哉爲其於性與用分爲兩截也聖人之道必明其性而率之凡脩道之教無不本於此故雖坊用塞天地而未有出於性之外者釋氏非不見性及到作用處則曰無所不可爲故棄君父無所不至者由其性與用不相管也魏才仲侍側問其故曰如今未有此病然亦不可不知譬如人食物欲知鳥喙之不可食須是認下這底是烏喙知此物之爲毒則他日不食之矣若不便認下他日卒然遇之不知其毒未有不食之也異端之害道如釋氏者極矣以身任道者安得不辨之乎如孟子之辨楊墨正道不明而異端肆行周孔之教將絕矣譬如火之焚林將及于身任道君子豈可不拯也

佛氏之源流毒害亦惟朱子言之至爲詳盡佛氏只認得此心之虛靈知覺爲性而不知虛靈知覺中有萬物皆備之理因是恐外物之攻取不息爲吾心虛靈本體之害而遂欲杜絕而禁持之及禁持之不得則舉而付之空虛無用之地此空寂二字實佛之本指然也既舉事物而付之空虛則此身亦自視爲空虛假託之身而飼虎餐鷹皆所不顧於是又轉而有慈悲普濟之說此亦自離其本旨矣然此實非其所重惟是全得此虛明靈妙者存而不失則天下不顧國家不顧父子君臣不顧併一身皮肉亦所不顧蓋凡此皆是空虛假合之物足以亂吾靈明之性而不能以養吾靈明之性故也此佛氏之本指也老氏言無爲釋氏言空寂其說本相近然老氏有生於無則猶有有之用只是其有與無既分作兩截則有有之用處不得不出於權詐然其說猶爲

近情且得一身自在佛氏則併有者而一切無之其說甚不情而亦太自苦矣西天二十八祖其傳授殆未敢知然只以初入中國之佛經四十二章觀之則苦行齋戒因果報應其說皆無奇特梁武帝齋戒捨身何等苦行然要是怵於福利未睹其根本也佛徒自攝摩騰竺法蘭始入中國楚王英始尊信之然崇事之者尚寡至東晉而中國譎誕之徒乃攘襲列莊之意以附益焉齋戒之宗乃變而爲義學若遠公支遁沙門道安之徒般若心經大波若經六百餘卷節刪爲心經一篇楞嚴金剛維摩圓覺諸經之類皆經刪潤經營而說乃漸超高妙如列子有骨骸反其根云云佛書則有四大分散我今妄身當在何處之說列子說耳目口鼻心體處有六根十八戒之說其佛書因有六根之說其餘若塵既不緣根無所著反流全一六用不行多終日終日著一條絲又終日著衣不曾脫著一條絲又如實地理際不受一塵萬行叢中不拾一法等語雖極高虛元澈任意掀翻然要不外列莊逍遥齊物遺意又所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即陰符絕利一源便到至道意也何謂佛麻三斤乾屎橛之禪即莊子道在螻蟻矣溺之說也達摩又變而直指人心不立文字而禪學始興從前苦行齋戒講議經典皆可視爲贅設矣是以苦行齋戒者則謂之律議論經典者則謂之教單提直指者則謂之禪此所以愈出愈奇而義理於以滅絕齋戒苦求其空尚不能索性經典演說得高尚有議論至禪學則空得索性眞是無拘無束矣然齋戒者已無人倫至義學而愈無義理至禪學而義理人倫乃盡廢絕佛氏之害於斯甚矣而又有慈悲布施因果報應懺悔祈禱之說爲足以聳惑愚蒙而濟其姦佛法之甚不情而亦太自苦矣西天二十八祖其傳授殆未敢知然只以初入中國之佛經四十二章觀之則苦行齋戒因果報應其說皆無奇特梁武帝齋戒捨身何等苦行然要是怵於福利未睹其根本也佛徒自攝摩騰竺法蘭始入中國楚王英始尊信之然崇事之者尚寡至東晉而中國譎誕之徒乃攘襲列莊之意以附益焉齋戒之宗乃變而爲義學若遠公支遁沙門道安之徒般若心經大波若經六百餘卷節刪爲心經一篇楞嚴金剛維摩圓覺諸經之類皆經刪潤經營而說乃漸超高妙如列子有骨骸反其根云云佛書則有四大分散我今妄身當在何處之說列子說耳目口鼻心體處有六根十八戒之說其佛書因有六根之說其餘若塵既不緣根無所著反流全一六用不行多終日終日著一條絲又終日著衣不曾脫著一條絲又如實地理際不受一塵萬行叢中不拾一法等語雖極高虛元澈任意掀翻然要不外列莊逍遥齊物遺意又所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即陰符絕利一源便到至道意也何謂佛麻三斤乾屎橛之禪即莊子道在螻蟻矣溺之說也達摩又變而直指人心不立文字而禪學始興從前苦行齋戒講議經典皆可視爲贅設矣是以苦行齋戒者則謂之律議論經典者則謂之教單提直指者則謂之禪此所以愈出愈奇而義理於以滅絕齋戒苦求其空尚不能索性經典演說得高尚有議論至禪學則空得索性眞是無拘無束矣然齋戒者已無人倫至義學而愈無義理至禪學而義理人倫乃盡廢絕佛氏之害於斯甚矣而又有慈悲布施因果報應懺悔祈禱之說爲足以聳惑愚蒙而濟其姦佛法之

應懺悔祈禱之說爲足以聳惑愚蒙而濟其姦佛法之甚不可除固結爲害蔓延天下沈浸人心殆於是引牽而不可解矣魏太武盡誅境內沙門唐武宗詔毀天下招提藍若僧尼並勑歸俗似乎毅然知所惡矣然太武則崇事寇謙之武宗則溺於趙歸眞是正如二女妒姦而主者睚其所私則一女見醜矣豈眞知所惡者哉周武帝廢佛道教毀淫祠立通道觀以壹聖賢之學斯庶乎得好惡之正與然周武之於儒亦非克知灼見而能實本於身以見於行事者則所謂十聖賢之學者亦不過崇其名焉已耳況魏周號令皆不及於天下而止行於境內而魏文唐宣又皆已崇奉佛法守文子孫不克負荷異端其何以能絕也唐傅奕韓退之宋二程橫渠三蘇之輩立論皆常闢佛及蘇氏不惟不能闢之後且趨而附之而程子之門人立說過高且有自淫於穢而不自知者正程子所云執理反出其下矣況齷齪小儒心且營營於利祿生死之間而無所執守而又安能闢佛也哉朱子奮興乎程張之後以上承洙泗心傳於是道統之傳自我朱子任之乃窮流溯源盡發佛氏之藏而儒釋幾微之辨是非之介於以大明使後世學者知所決擇以不惑於似是之非而當時南軒東萊之屬及

勉齋西山諸賢又皆能有以左右先後之夫亦既云盛矣惜乎載之空言而不獲見諸行事豈天之未欲平治天下與且當時浙紹之學流爲功利如陳同父輩　豫章之學偏於主靜如象山兄弟　相與梗閣其間而陸氏認取一心更幾以淪於禪寂其學演於張九成流於陳獻章大闡於王守仁而其徒授受相承果至引三教爲一家談之者至今未已吁嗟乎差以毫釐謬以千里異學之成爲異學也往往然矣而安可不急爲之別白與且異端之無忌憚也每每譎誕攙贓援儒入墨於吾儒闢佛之言則强語謂之護法於退之永叔輩則攀引以續傳燈稗子因韓

歐闢佛之亟乃僞作韓歐別傳蓋因韓子有參太顛事及永叔大一居士之稱而遂肆其汚謗也抑知韓子答孟尚書書已自言甚明又道家亦攀引韓子謂爲韓湘所度去升仙則因雪擁藍關之詩而汚衊之也其無忌憚如此　靈源有伊川之帖石林過庭錄載伊川參某僧後有得遂反之偷其說以爲己學是爲洛學朱子云某向見光老示及某僧與伊川帖後見此帖乃載山谷集中後又見有跋此帖者乃僧與淨子眞帖其差謬類如此但當初佛學只是說無存養工夫至唐六祖始教人存養當初學者亦只是說不曾就身上做工夫至伊川始教人就身上做工夫所以謂伊川偷佛說爲己說也又考語錄別條與淨子眞帖者僧靈源也　朱子有口過之悔煩向於浦城僧寺見一書前畫三教一家圖後乃伸其妄誕之說大約謂宋儒惟周茂叔爲誠實君子而於程張則慝毀之又謂二程遺書中闢佛之言皆朱晦菴所僞託晦菴於臨終時自言生平無他不善但恐口業深重云云此書不記何名料想蓋林三教主等所造無忌憚至矣獨稱茂叔者以周子書中未見闢佛語也嗚呼孔子程子朱子而可汚而誰不可汚也汚孔子者如謂世尊使儒童無位之難爲徵菩薩降生東土而爲孔子而爲力也此程子所以比之美色淫聲朱子所以比之焚林之火攙贓之賊也可深懼哉老聃二氏莫非異端而老氏則已衰颯獨釋氏之猖狂如此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者誰與碩果不食其亦有來復之機耶

師儒

道統之在師儒變也自堯舜禹至於湯自湯至於文武皆聖人作於上以正天下之人心而立天下之極則在下雖有聖人亦不過輔盛明以後先迪教而已又何庸立言垂教俾當世別有信從以自外於一德同風之盛哉惟是聖王不作禮樂崩壞異說蠭起無所維持而世道人心於以大壞於是在下之聖人乃不得已而起而身任斯道之傳而後之繼起而有天下者又不能本天德以行王道以上繼堯舜禹湯文武之治繼世者苟治自安亦不能用在下之聖人以自輔使得以盡行其道而致治於當時徒使在下聖人獨抱憂民之志以嘵嘵有言冀斯道獲以空言得明而維挽世道人心於萬一則是道統之所以存而不墜乃獨賴有師儒然而非聖人之所得已也是以諸侯橫而孔子乃作春秋楊墨興而孟子自居好辨黃老刑名縱橫

兵戰之術與六經之說廢而董子乃發憤於下帷老子糟
迦之教盛行而韓子乃奮筆於原道異說之流不息而學
者之志日紛在上無道德齊禮之治在下無躬脩實踐之
儒而濂洛關閩數君子乃由斯起焉道統之在師儒不有
自與作而在上則其事行處而在下則其說長在上在下
其道同也而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以垂萬世斯道之正者
孔子也故以師儒而任斯道之統以一天下之趣者乃自

孔子始
傳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也父叔梁紇爲魯陬大
夫母顏氏生孔子於魯昌平陬邑三歲而孤孔子少陳俎
豆習禮容以爲戲長而睿智年二十仕魯爲委吏又爲乘
田二十二歲設教於闕里顏路之徒皆受學焉（參史記世家家語）
二十四歲母顏氏卒二十八歲學官於郯子二十九歲學
琴於師襄三十歲齊景公如魯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小而
辟其伯云何子曰能舉賢也雖王可矣（參史記家語左傳）三十一
歲齊景公來聘遂適齊侯將致邑於孔子孔子辭謂弟
子曰言未行也三十四歲適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宏
去私謂劉子曰聖人之興也孔子在周觀乎明堂及后稷
之廟知周之所以興也自周反魯道益尊弟子蓋三千焉
（參家語）三十五歲適齊三十七歲聞韶樂學之三月景公將

用孔子晏嬰沮之公曰吾老矣不能殫孔子之學也孔子
行反於魯（參世家）四十七歲魯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以
德爲教以道爲治升爲司空以土任物物咸宜五十歲爲
司寇國無淫人市不僞飾民興讓客至如歸（參家語）五十二
歲公會齊侯於夾谷孔子相齊侯將以萊俘劫公孔子曰
奈何以裔亂華齊侯心怍而麾之歸而反魯汶陽之田五
十四歲仲由墮三都五十五歲攝相事齊人懼歸女樂以
沮之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子路曰可以行矣子曰彼將
郊若不廢禮猶可止也郊又不致膰於大夫孔子不脫冕
而行師己追送之孔子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

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桓子聞之曰夫子罪我
以羣婢故也（參左傳）孔子去適衛主顏讎由家五十六歲
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御以策指曰昔吾入此由彼闕也
匡人疑以爲陽虎而圍之五日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
茲乎匡人其如予何乃使從者爲甯氏家臣於衛匡人圍
解（史記世家）反衛南子請見居數月靈公不禮孔子醜之去適
曹又適宋宋向魋欲殺孔子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
予何遂微服過宋又適陳主司城貞子家五十九歲自陳
過蒲蒲公叔叛衛要孔子盟曰無適衛孔子許之過蒲曰
要盟非誠遂適衛將西見趙簡子聞簡子之殺三士也王

河而返反衛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曰未之學也遂行如陳在陳絕糧六十一歲自陳如蔡六十二歲自蔡如葉楚子使人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楚子欲封孔子子西沮之孔子自楚反乎衛六十八歲魯人逆孔子孔子反魯參史記世家論語知道之終不行也乃贊易定禮正樂刪詩書又以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故因魯史而作春秋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而經終焉孔子生於魯襄公之二十二年卒於哀公之十有六年子伯魚先孔子卒孫子思受業於曾子之門孔子之門弟子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而顏淵爲最餘具體者則曾子閔子騫冉伯牛仲弓以德行稱各因其材德之所近而成之者則如子貢宰我季路冉有子游子夏公西華子張有若子賤南容漆開子木之徒或以言語政事文學稱或以禮樂著或以氣象似或以傳經顯孔子授易於商瞿子木授詩禮於子夏授春秋於子夏左邱明授孝經於曾子顧六經載道之文而好學者則獨稱顏淵誠以實踐力行之功固不徒言語文辭之迹也孔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又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又曰不遷怒不貳過又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殆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顏淵冉伯牛子路皆先孔子卒孔子尤惜顏淵曰天喪予天喪予後孔子既沒七十子之徒皆服心喪三年子貢獨築室於場又三年而後去孔子既沒羣弟子散之四方各

以其所得傳授及門而卒傳孔子之道於來茲者曾子也子思子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子貢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
於邱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
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
速孔子也○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
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
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
終條理也始條理者聖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
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

中非爾力也
周子曰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
孔子乎
程子曰孔子之道著見於行如鄉黨之所載者自誠而明
也
問孔子不是不欲仕只是時未可仕朱子曰聖人無求仕
之義君不見用只得且恁地做○問孔子當衰周時可以
有爲否曰聖人無不可爲之時只恐權柄不入手若得權
柄在手則兵隨印轉將逐符行○問固是聖人無不可爲
之事聖人有不可爲之時否曰便是聖人無不可爲之時
若時節變了聖人又自處之不同○又問當衰周時孔子
豈不知時君必不能用己曰聖人卻無此心豈有逆料人
君能用我與否到得後來說吾不復夢見周公云云時聖
人亦自知其不可爲矣然據陳恆弒君孔子請討之時是
至誨人不倦皆是合當做事自古聖人之於天下皆如此
以上
孔子
曾子名參字子輿魯南武城人年十六受學於孔子篤實
力行積久不息孔子呼而告之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

子曰唯孔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
而已矣性篤孝事繼母敬養不衰每讀喪禮則涕泣爲不
逮親也孔子沒曾子家貧食力徹衣躬耕日不舉火歌若
金石魯君致邑辭之不受參論語劉說苑設教於武城子思樂
正子春公明高公明宜之徒皆受學焉曾子謂子思曰仮
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制禮
過之者俯而就不及者企而及故君子之執親喪水漿不
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檀弓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
子足啓子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而今而
後吾知免夫小子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

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皖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童子曰華而皖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論語檀弓曾子述孔子所言大學教人之法以教門人門人子思之徒乃述曾子之意而作大學後門人惟子思得曾子之傳子思往來於魯衛之間魯衛皆不能用困于宋乃述父師之意作中庸參孔叢子

程子曰聖人之德行固不可得而名狀若顏子氣象吾曹亦心知之欲學聖人且須學顏子○顏子所以大過人者只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與能屢空耳○顏子作得禹稷湯武事功若德則別論○曩從周茂叔遊茂叔常令人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顏子簞瓢陋巷猶是萬鍾猶是問顏子初時是天資明睿而學力精敏於聖人之言皆深曉默識未是於天下之理廓然無所不通至於所謂卓爾之地乃是廓然貫通而知之至極與聖人生知意味相似矣不審是否朱子曰是如此○問顏子之學莫是於性情上著工夫否曰然○問顏子比湯如何曰顏子只據見在事業未必及湯使其成就則湯又不得比顏子禹與顏子雖同道禹比顏子又粗○問顏子優於湯武如何曰這般處說不得據自看覺得顏子渾渾無痕迹以上論顏子

程子曰曾子傳聖人道只是一個誠篤○曾子易簀志於正而已矣無所慮也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者同心

朱子曰曾子爲人敦厚質實而其學專以躬行爲主故其眞積力久而得以聞乎一貫之妙然其所以自守者則固未嘗離乎孝弟信讓之規而其制行立身又專以輕富貴守貧賤不求人知爲大是以從之遊者所聞雖或甚淺亦不失爲謹厚脩潔之人所記雖或踈亦必有以切於日用躬行之實○曾子說話盛水不漏○曾子之學大抵力行意多以上論曾子

楊龜山曰孔子殁弟子離散分處諸侯之國雖各以所聞授弟子然得其傳者蓋寡獨曾子之後子思孟子之傳得其宗予思之學中庸是也

朱子曰曾子大抵剛毅這終是有立腳處所以諸子皆無傳惟曾子獨得其傳到子思也恁地剛毅孟子也恁地剛毅惟是這等剛毅之人方始立得定子思別無可考只孟子所稱如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

如云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之類這是甚麽樣剛毅二條

論子思

孟子名軻字子車魯公族孟孫之後也世居於騶父激公宜生孟子三歲而卒母仉氏慈惠貞定教子以禮擇鄰而居示之以無誕子長就學未成而歸母斷機示之孟子懼而力學受業於子思之門參閱里志列女傳史記列傳道既通遊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乃遞居騶自騶如薛又如宋去宋適滕滕小國也不足爲用乃復之梁見襄王不合而去當是之時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子獨稱言仁義動則無孟子之書言孔孟

法三代故所如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參史記列傳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

○孟子醇乎醇者也○孟子之時楊墨塞路正道不行孟子辭而闢之使學者知孔子之道崇仁尚義貴王賤霸雖空言無補而亦存什一於千百之中故愈常推尊孟子以爲功不在禹下者此也有德之言也論聖人之事造道之言

程子曰孟子有德之言也論聖人之事造道之言

朱子曰孟子不甚細膩如大匠把得繩墨定千門萬戶自在以上論孟子

程子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幷秋殺盡見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或謂孔子尊周孟子欲齊王行王政何也曰譬如一樹有可栽培之理則栽培之不然須別種聖賢何心視天命之改未改耳

朱子曰看聖賢代作未有孔子則無論語之書未有孟子則無孟子之書言孔孟

程子曰孟子若爲孔子事業則儘做得只是難似聖人○顏子默識曾子篤信得聖人之道者二人也○顏子在陋巷有孔子在焉若孟子安得不以行道爲己任哉○人有顏子之德則有孟子之事功孟子之事功與禹稷並

朱子曰孔門弟子如子貢後來見識高遠然終不及曾子曾子平日是個剛毅有力量壁立千仞的人雖是做工夫處比顏子覺粗然緣他資質剛毅自先把捉得定故得卒傳夫子之道後來子思孟子其傳永遠孟子氣象尤可見

○曾子本魯拙後既有所得故守得夫子規矩定其教人有法所以有傳若子貢則甚敏見得易然又雜往往教人

程子曰孟子言己志有德之言也論聖人之事造道之言

亦不似曾子守定規矩故其後無傳○問使曾子爲邦比顏子如何曰想得不似顏子熟然曾子亦大故有力曾子子思孟子大略相似○問顏子仲弓不同曰聖人道無不備如顏子已是煞周旋了只比之仲弓則偏於淳篤而少顏子剛明之意以上論顏曾思孟子貢仲弓

程子曰子貢之知亞於顏子知至而未能至之者也○强者易抑子路是也弱者難强宰我是也○曾點漆雕已見大意○今人每狹小游夏殊不知古之學者優游厭飫有先後之序今人好高遊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卻止在此

朱子曰曾點之志如鳳凰翔於千仞之上○曾點開闊漆雕開深穩○曾子父子相反參合下不曾見得只從日用間應事接物上積累做去及至透徹那小處都是自家的了點當下見得甚高做處卻又欠闕○子路全義理○子路仕衛之失卻是見不到非知其非義而苟爲也○子張過高子夏窄狹○子張是個務外的人子游是個高簡虛曠不屑細務的人子夏是個謹守規矩毅嚴的人○子貢俊敏子夏謹嚴孔子門人自顏曾而下惟二子後來想大故長俊○子游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身通六藝豈不可謂豪傑之士哉今以論語考其話言類皆簡易疎通高暢宏達則其所謂文學者固有以異乎今世之文學矣既又考其行事則武城之政不小其邑而必以詩書禮樂爲先務其視有勇知方之效蓋有不足爲者及其取人則又以二事之細而得滅明之賢亦其意氣之感默有相契者以故近世論者意其爲人必當敏於聞道而不滯於形器豈所謂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者乃自古而然耶

眞西山曰閔子言行見於論語者四章合而言之見其躬至孝之行辭不義之祿氣和而正言謹而確此其所以亞於顏淵而與曾子並稱也與

清簡公曰有子論爲人則務孝弟論禮則以和爲貴論加以上論孔子門人

問孟子恁地而公孫丑萬章之徒皆無所得何也朱子曰他只是逐孟子上上下下不曾自去理會（旭按此亦見孟子難學處亦是孟子成就人材有未能如聖人處○此論孟子門人）

孟子既沒而聖人之道失其傳於是趙人荀況遊於齊爲祭酒齊人讒之荀況逃之楚楚春申君黃歇以況爲蘭陵令況著書立言大約以性爲惡以禮爲僞以孟子子思爲害道雖亦主言仁義大本謬矣後其徒李斯事秦佐始皇兼併天下始皇盡焚百家之書坑儒生於咸陽聖人之遺

經盡矣

周子曰荀子云養心莫善於誠荀子元不識誠既誠矣心（荀子既不識性又焉知誠）

安用養耶

程子曰荀子謂博聞多見可以取道欲力行堯禹之所行（荀子）其所學皆外也

朱子曰荀子說能定而後能應此是荀子好話○或謂荀卿言性亦是教人踐履曰須是有是物而後可踐履今於頭段處既錯又如何踐履天下事從其是曰同須求其眞箇異今則不然只欲立異道何由明

○問荀子言性惡禮僞其失蓋出於一大要不知其所自來而二者亦互相資也其不識天命之懿而以人欲橫流者爲性不知天秩之自然而以出於人爲者爲禮所謂不知所自來也至於以性爲惡則凡禮文之美是聖人制此以反人之性而防遏之則禮之僞明矣以禮爲僞則凡人之爲禮皆反其性矯揉以就之則性之惡明矣此所謂互相資也告子杞柳之論則性惡之意也義外之論則禮僞之意也曰亦得之（以上論荀子）

漢惠帝四年始除秦挾書之禁而遺經漸出於是易有田何書有伏勝詩有申公轅固生毛公春秋有胡母生瑕邱公張蒼賈誼之徒禮有后蒼徐卿之輩樂有文侯老樂工大有功道者所由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宣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故治亂興廢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反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此句未是情者人之欲也）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皆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地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也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亡有邪氣

奸其間者是以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夫萬民之從利如水之就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學校於國設庠序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故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埽除其迹而悉去之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漢得天下以來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當更化而不更化也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而福祿日來矣上復策之對曰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皆曉於禮義而恥犯其上秦師申韓之說

憎帝王之道以貪很爲俗誅名而不察實是以百官皆飾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道僞飾詐趨利無恥是以刑者甚眾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今陛下有天下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耳曾子曰尊所聞則高明矣行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于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求賢而未云獲者士不素厲也養士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教化之本原也願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師帥不賢則主

德不宣恩澤不流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于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臣愚以爲使諸列侯郡守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有賞所貢不肖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上三策之對曰天者羣物之祖故徧覆包容而無所殊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美惡之極

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是故人君不可不知春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制度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脩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臣又聞之聚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睱致明以微致顯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

慎微者著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消膏而人不見也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道之謂也道者萬世無敝做者道之失也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者所救當用此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授而守一道亡救敝之政也由此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夫天亦有分限所受大者不得取小古之所予祿者不力於食不動於末與天同意者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若居君子之位當

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無可爲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絶其道勿使並進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天子悅以仲舒爲江都相丞相衛綰因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亂天下者請皆罷奏可初仲舒春秋爲博士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及爲江都相事易王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匡王王敬重焉嘗問曰越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伐吳滅之寡人以爲越有三仁何如仲舒對曰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度越諸子遠矣○漢儒近似者三人大毛公董仲舒揚雄

朱子曰仲舒識得本原如正心脩身可以治國平天下如說仁義禮樂皆其具此等語皆好○董子資質純良摸索道得數句著然亦非他眞見得這道理○問性者生之質也問以情爲曰不是只當云性者生之理也氣者生之質也問以情爲

程子曰董子言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度越諸子遠矣○漢儒近似者三人大毛公董仲舒揚雄

朱子曰仲舒識得本原如正心脩身可以治國平天下如說仁義禮樂皆其具此等語皆好○董子資質純良摸索道得數句著然亦非他眞見得這道理○問性者生之質也問以情爲曰不是只當云性者生之理也氣者生之質也問以情爲

人之欲如何曰也未害蓋欲爲善欲爲惡皆人之情也
眞西山曰董子言勉强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勉强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又引曾子尊聞行知之說此二條最有功於學者以其質之美守之固使得從遊聖人之門淵源所漸當無慚於游夏矣惜其生於絶學之後雖潛心大業終未能窺大道之全至或流於災異之術可歎哉以上論董子

董子而後諸儒類皆淺陋至元成之世成都人揚雄始以好學冣思特聞雄之學不爲章句訓詁簡易佚蕩清靜寡言少嗜欲不汲汲富貴不戚戚貧賤家無擔石處之晏如

成帝時以奏賦爲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侍哀帝初又與董賢同官及莽賢爲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雄閉門草太玄經或有嘲雄之玄尚白者揚雄乃作解嘲答之及莽篡位雄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好古自安欲以文章成名於後世乃作法言訓纂方言廣離騷等篇而太玄法言爲最當時人皆忽之惟劉秀即劉歆及范逡敬焉而桓譚以爲絶倫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及棻坐事誅辭連及雄時雄校書天祿閣上使者來欲收之雄恐不免乃自投閣下幾死莽聞之以雄不知情詔勿問然雄所作法言太玄冣盛稱莽功德可比伊周又作劇秦美新之類不可

未必有又天祿閣世傳以爲高百尺宜不可投然子雲之罪特不在此黽勉於莽賢之間畏死而不敢去是安得爲大丈夫哉○太玄之作贅矣○揚子不見道

楊龜山曰揚子雲太玄只據他立名便不是既定卻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不知如何相錯得八卦所以可變而爲六十四者只爲可相錯故可變耳惟相錯則其變出於自然也

朱子曰揚子出處非是當時善去亦何不可○雄之學似出於老子如太玄曰潛心於淵美厥靈根測曰潛心於淵神不外也乃老氏說話問太玄分贊於三百六十六日下不足者乃益以踦贏固不是如易中卦氣如何日出於京房亦難曉如太玄中推之蓋有氣而無朔矣○太玄八十一首卻是分陰分陽中間一首半是陰半是陽若看了易

後去看那玄不成物事○太玄紀日而不紀月無弦望晦朔○太玄中高處只是黃老故其言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以上論揚子

程子曰荀揚已不識性更說甚道荀子言性惡揚子言善惡混　荀卿才高學陋揚子隱可也仕不可也○荀卿才高其過多揚雄才短其過少韓子稱其大醇非也若二子可謂大駁矣然韓子責人甚恕○揚子無自得者也故其言蔓衍而不斷優柔而不決其論性則曰善惡混荀子悖聖人者也故列孟子於十二子而謂人之性惡

朱子曰荀子儘有好處勝似揚子然亦難看○荀揚不惟說性不是從頭到底皆不是伊川謂韓子責人甚恕自今觀之他不是恕乃是看人不破○韓子說荀揚大醇是泛說與田駢慎到申韓之徒觀之則荀揚為大醇韓子只說那一邊湊不著這一邊總論荀揚

釋氏之入始於東漢明帝虛無之禍蕩於魏晉之間宋齊梁陳南北分裂至隋文而天下統一仁壽三年龍門王通乃詣闕獻太平十二策文帝不能用罷歸通遂教授於河汾之間弟子自遠至者甚眾累徵不起楊素甚重之勸之仕通曰通有先人之敝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具饘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

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遂刪述兩漢以來高文武宣之制曹劉沈謝之詩叔孫通公孫述曹褒葛最之典禮以續書詩禮樂又嘗贊易又自筆削宋魏以來南北之事為元經以正統與元魏而自附於春秋大業末卒於家門弟子私謚之曰文中子又集其生平論說而附益成書曰中說其書大抵粗有可用之實而於道之本原則未有所睹其續經為尤妄又謂梁武元之滅亡非釋迦老子之罪則其無見於道亦可知矣

程子曰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傅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荀揚道不到處又有一件事半截好半截不好如魏徵問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問疑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徵退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此言極好下半截卻云徵所問者迹也吾告女者心也心跡之判久矣便亂道○王通當時有些言語後來被人附會○續經甚謬恐無此○文中子言古之學者聚道不知道如何聚得

朱子曰文中子他當時要為伊周事業見道不行急急的要做孔子他志亦不卑但不勝其好高自大欲速之心反有所累二帝三王卻不去學卻要學兩漢此是他亂道處○文中子其間有見處也即是老氏又其間被人夾雜今

也難分別其間論文史及時事世變煞好○中說被人亂了說治亂處與其他好處極多但向上只是老釋問過法言否曰大過之○文中于之書太裝點所以使人難信兼是他言論大綱雜伯凡事都要硬做如說禮樂治體之類都不消得從正心誠意做出○王通也有好處只是無本原工夫卻要將秦漢以下文飾做個三代他便自要比孔子不知如何比得以上論文中子

唐韓愈字退之南陽人少孤其嫂鄭撫之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通六經百家擢進士歷官四門博士監察御史德宗朝愈上疏論宮市帝大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憲宗元和初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拜河南令遷職方員外郎坐事復左遷博士乃作進學解以自諭改比部郎中史館脩撰進中書舍人憲宗方有事於蔡愈勸帝以斷及裴度以宰相視師度奏愈爲行軍司馬蔡平遷愈刑部侍郎憲宗遣使迎佛骨愈上表極諫帝怒將殺之以大臣救貶潮州刺史愈上表謝帝頗感悔而皇甫鎛排之潮有鱷魚爲民物患愈爲文告之鱷魚爲之南徙數百里自是潮無鱷魚之害改刺袁州袁人多以男女質錢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爲計庸得贖者七百餘人愈在潮時嘗與僧大顛遊及遷袁州尚書孟幾道遺愈書以信奉釋氏爲

勸愈乃復書曰有傳愈近少信奉佛氏此妄也君子立身行己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法可師俯仰無愧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類至胡爲去聖人之道舍先王之法而從異端之教以希福利也借使佛氏能爲人禍福亦非守道君子所懼況萬萬無此理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以晉聖賢之道於千百之什一而後世復倡釋氏於其間其不仁甚矣稱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然使前聖之道得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憾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旁又烏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穆宗朝召拜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會鎮州

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既行眾皆危之帝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曰安有受君命而滯留自顧者遂疾驅入廷湊以兵威恐之愈厲聲詰責廷湊論眾士以禍福廷湊恐懼屈服愈歸復命帝大喜以愈爲吏部侍郎宰相李逢吉忌之以愈爲京兆尹六軍相戒曰是尚欲燒佛骨何可犯也尋復以愈爲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卒佛自東漢入中國好者尚寡晉宋以來日益繁熾自帝王王於北及原性原毀師說等篇韓子沒其書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又稱其闢佛老之功不在孟子下云然惜其終有

文士之習而鮮實踐之功於聖人之道終未足以升堂而入室也要之有唐之世則惟韓子一人而已

程子曰古之君子脩德而已德成而言則不期於文而自文矣退之乃因學爲文章力求其所未至以至於有得也其曰軻死不得其傳非卓然見其所傳者語不及此○原道之作其言雖未盡善然孟子之後識道之所傳者非誠有所見不能斷然言之如是其明也其識大矣○韓子亦近世豪傑之士

朱子曰退之卻有些本領非歐公比原道其言雖不精然皆實大綱是○問原道起頭四句恐說得差曰只爲他說得用又遺了體○又曰後段云以之爲人則愛而公愛公二字卻甚有意義○自古罕有入說得端的惟退之原道庶幾近之卻說見大體○原性人多忽之卻不見他好處如言所以爲性者五曰仁義禮智信此語甚實○問原性三品之說是否曰退之說性只以仁義禮智信來說便是識見高處如論三品亦是但以某觀之人之性豈獨三品須有百千萬品退之所論卻少了一氣字○原鬼不知鬼神之本只是在外說個影子○問韓文公推尊孟氏闢楊墨之功不在禹下而讀墨篇卻謂孔子必用墨氏墨氏必用孔子何曰韓文公第一義是去學文字第二義方去窮

究道理所以看得不親切○問昌黎與孟簡書其從大顛是當時已有議論而與之分解不審有崇信之意否曰也眞是有崇信意他是貶潮州去無聊後被他說轉了黃義剛曰韓公雖有心學問但於利祿之念甚重曰他也是不曾去做工夫他於外面皮殼子上都見得安排位次是恁地故立朝議論風采亦有可觀卻不是從裏面流出義剛曰他說明德卻不及致知格物緣其不格物所以恁的曰他也不曉那明明德若能明明德便是識原頭來處了又曰孟子後荀揚淺不濟事只有個王通韓愈好又不全陳安卿曰他也只是見不得十分不能止於至善也曰也是

以上論韓子

朱子曰韓子見得大意已分明但不曾去仔細理會揚子爲人深沈會去思索如陰陽消長之妙他也直去推求然而如太玄之類亦是拙的工夫道理不是如此添兩作三爲天地人○韓子於仁義道德上看得分明其綱領已正文中子事事要分三截又且有氣而無潮有日星而無月　看來其學似本老子如惟清惟靜惟淵惟默等語之書多是後人添入謂疑出於阮逸之輩惟是論世變因革處極好程子謂揚子之學實韓子之學華只緣韓子做閒雜言語多故謂之華揚子亦有之不如韓子之多○揚子所見處多得之老氏在漢末年難得人似他亦如荀子言語亦多

病但就彼時亦難得一人如此又問子雲與康節何如曰子雲何敢望康節康節見得高又超然自得退之卻見得大綱有七八分見識但是他不去踐履玩味故見得不精看來退之勝似子雲○揚子善惡混之說所見僅足以比告子退之見得到處卻甚峻絕此退之性分三品之說正是說氣質之性至程門說破氣字方有歸著退之所以不易及也　總論荀揚文中薛子

自文武周公既沒而聖人之道不行仲尼孟軻既沒而聖人之道不明聖道既衰而好異之徒乃敢出其說以惑天下且與吾儒相角抵爭爲雄長歷秦漢及唐以至于宋中間所號爲儒者雖罔不誦法孔子著書立言然稂莠稗秕亦鮮有當於儒者之眞而與於聖人之道矣就中彼善於此則自漢董子興而天下始黜申韓之術唐韓子出而天下始知佛老之非是大有功於道統者其在二子與宋興而敦尚儒術濂洛關閩諸儒蔚然興起踵頂相望焉是天之啓於漢唐者其乃以特鍾於宋與

宋濂溪周子初名敦實以避英宗諱改名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也博學力行聞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其出而爲政也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初因舅鄭向任爲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周子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

也部使者薦之調南安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欲深治之周子力爭之王遂不聽周子委手板將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遂悟囚乃得釋時二程之父大中大夫珦通判南安知其學爲知道也使二子顥頤往受業焉調桂陽令改知南昌富家大姓黠吏惡少惴惴然不獨以得罪於令爲憂而又以穢汚善政爲恥歷知南康軍熙寧六年年五十七而卒所著有太極圖說易通數十篇發明太極之蘊言約而道大辭質而義精上承孔孟之淵源下開來學於萬世而襟懷瀟灑雅有高趣家在營道之濂溪及官南康因匡廬山麓有溪焉濯纓而樂之遂寓以濂溪之號而築書堂於其上學者因稱之爲濂溪先生云

程子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茂叔窗前草不除問之曰與自家生意一般

李延平曰黃山谷謂周子灑落如光風霽月此善形容有道者氣象

朱子曰山谷謂周子灑落者只是形容一個不疑所行清明高遠之意若有一毫私吝心何處更有此等氣象耶只如此有道者胸懷表裏亦自可見○先生在當時人見其議事精絕則以爲宦業過人見其有山林之志則以爲襟

懷濳落有仙風道氣無有知其學者惟程大中知之宜其生兩程夫子也○周子看得這理熟縱橫妙用只是這數個字都括盡了周子從理處看邵子從數處看都只是這理從理上看則用處大從數自是細碎○秦漢以來天下之士莫知所以爲學是以天理不明而人欲熾道學不傳而異端起人挾其私智以馳騖一世宋興有濂溪者作然後天理明而道學之傳復續蓋有以闡夫太極陰陽五行之奥而天下之爲中正仁義者得以知其所自來言聖學之有要而下學者知勝私復禮之可以馴致於上達明天下之有本而言治者知誠心端緒之可以舉而措之於天下其所以上接洙泗千載之統下啓河洛百世之傳者脈絡分明而規模亦宏遠矣○贊曰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張南軒曰濂溪始學陳希夷後來自有所見其學問如此而舉世不知可見無分毫矜誇此方是朴實頭下工夫的人

蔡虛齋曰濂溪蓋宋之仲尼而二程則宋之顏閔也先生畫圖屬書開萬古之羣蒙則繼孟氏之傳者微斯人其誰與歸以上論周子

拔鶴林玉露荊公少年不可一世士獨懷刺候濂溪三及門而三謁焉荊公恚曰吾獨不可歸求之六經乎遂不復見是可知周子知人之哲而衛道之嚴矣世傳周子之學得之陳希夷是雖其說有因而要之聖學淵源則周子所自得非希夷所能與也又或者謂周子之學出于壽巖禪師此亦猶謂程子洛學之得于靈源也今釋子盛傳謂濂溪歸老九江於歸林寺結青林社以與眞淨禪師遊比於蓮社此皆援儒入墨異端之誣肆無忌憚耳周子嘗題大顛堂有詩曰退之自謂如夫子原道深排老佛非不識大顛何似者數書珍重更留衣以是觀之則子之繩韓子而羣誣不待辨矣

程伯子名顥字伯淳太中大夫珦之長子也家世河南年十四五便學聖人十五六時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登進士調晉城令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以孝弟忠信所養鄉必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鄉民社會爲立科條旌其善惡在縣三年民愛之如父母歷知扶溝去邑之日哭聲震野改著作郎神宗熙寧二年呂公著薦之爲監察御史裏行上疏首言王伯之辨有天理人欲之分綱常純駁之異帝敬禮之數召見伯子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慾求言育才爲先務以誠意感悟人主常勸帝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士時神宗任用安石行新法中外皆以爲非帝令顥詣中書議之安

石方怒言者盛氣以待伯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之荊公愧屈伯子因上疏言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寖衰非朝廷之福臣奉職不省乞賜降責乃黜爲西京路同提點刑獄固辭改授發書鎖院軍節度判官及神宗崩哲宗立高太后聽政始悉罷新法而論者莫不深罪安石伯子曰新法之行實吾輩激之未可獨罪安石也會太后召伯子爲宗正寺丞未至而卒年五十有四伯子資性過人充養有道純粹之氣溢於面背門人交友從之歲久未嘗見其有忿厲之容遇事優爲雖當倉卒不動聲色衆知反之吾身而自足其致於一也異端並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其養之成也和氣充浹見於聲容然

望之崇深不敢慢也遇事優爲從容不迫然誠心懇惻弗之措也其自任之重也宜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宜以一物不被澤爲己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爲己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所安小官有所不屑也

朱子曰明道說話渾淪煞高學者難看○明道說底話恁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以上論明道

叔子名頤字正叔力學好古年十八上書仁宗欲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爲心治平元豐間大臣屢薦不起哲宗元祐

元年高太后臨朝輔臣司馬光呂公著乃共薦之曰伏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度抱經緯之才負制作之具聖人之道至此而傳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眞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遺民望擢不次以爲天下矜式召爲校書郎及入對改崇政殿說書叔子乃上劄子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陛下春秋方富踐睿聖得於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妾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講罷頤之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少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是歲帝命程頤等脩定學制程叔子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置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鏟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數十條於是天下咸知有性命之學二年叔子疏請就崇政延和殿上坐講曰本朝故事太祖召王昭素講易眞宗令崔頤正講尚書刑昺講春秋皆在殿上當時仍是坐講立講之儀始於明肅太后之意祖宗尊儒重道之盛美豈獨子孫所當法萬世帝王所當法也今世俗能道尊君之言而不知尊君之道人君恃道德益高則

益尊若勢位則崇高至矣尊嚴至矣不可復加也又曰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繫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時文潞公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於帝前侍立終日不懈帝雖踰以少休不去也而叔子入侍之際容貌甚莊人或以問叔子曰夫子之嚴視潞公之恭孰是郭叔子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蜀中蘇軾以縱橫排闔之文取名當世方見知於太后恃才放浪謂程叔子爲不近人情深嫉妒之每加侮玩會輔臣司馬光卒百官方有慶禮事畢欲往弔之叔子不可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或曰不言歌則不哭軾曰此枉死市叔孫通制此禮也於是程子門人賈易朱光庭等劾軾以館職策問謗訕而胡宗愈孔文仲顧臨之黨遂力詆程頤不宜在經筵又會帝患瘡疹不出數日叔子詣宰相問曰帝不御殿知否宰相曰不知叔子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當獨坐且上疾而宰相不知可爲寒心翌日呂公著以叔子言奏遂詣問疾帝不悅遂罷頤管勾西京國子監於是乎當時有蜀黨洛黨朔黨之目蜀黨以蘇軾爲首而呂陶等輔之洛黨謂程子而朱光庭賈易輔之朔黨謂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之徒也蘇軾且上疏言曰臣深嫉程頤之姦不假以辭色云云七年太后復以程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頤力辭遂差管勾崇

福宮時頤以服闋擬除判登聞鼓院而蘇轍沮之故改是命及八年太皇太后高氏崩哲宗親政盡反元祐之政放逐高后輔臣而言者遂論程頤與司馬光同惡相濟乃削程叔子籍而編管之涪州元符三年哲宗崩徽宗立韓忠彥進開言路之說向太后亦矯紹聖之失而叔子得自涪歸德器益進亡何徽宗親政復紹聖之舊蔡京用事追貶元祐黨人建中靖國元年立黨人碑於端禮門言者希京意旨論程頤學術頗僻素行誕謾專以詭異聾瞽愚俗乃毀叔子出身文字及所著書令監司嚴加覺察范致虛又言頤以邪說詖行惑亂眾聽而尹焞張繹爲之羽翼乞下

河南盡逐學徒叔子乃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叔子之學一本於誠以大學語孟中庸爲標指而達於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爲師其不至於聖人不止卒得孔孟不傳之學爲諸儒倡著易傳春秋傳以示學者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有以成就劉絢李籲謝良佐游酢張繹蘇昞呂大臨大鈞尹焞楊時成德尤著大觀元年叔子卒年七十有五學者稱爲伊川先生厥後豫章羅仲素學於龜山楊時延平李侗學於羅仲素而朱子亦嘗受業於延平李氏之門聖人之學乃至我文公朱子而大備焉

程伯子曰異日能尊師道是吾弟若接引後學隨人才而成就之則不敢讓

朱子曰前輩多言伊川似孟子其實伊川謹嚴雖大故以天下爲己任其實不似孟子○贊曰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以上論伊川

張子曰昔嘗謂伯淳優於正叔今見之果然其救世之志甚誠切亦於天下之事儘記得熟○學者不可謂少年自緩便是四十五十二程從十四歲時便銳然欲學聖人今盡及四十未能及顏閔之徒伊川可如顏子然恐未如顏

子之無我

胡五峯曰二程倡久絕之學於今日其功比於孔子作春秋孟子闢楊墨

朱子曰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闊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造德各異故明道嘗爲條例司官安石行新法時所設不以爲浼而伊川所作行狀乃獨不載其事明道猶謂青苗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一狀較計如此此可謂不同矣然明道之放過乃孔子之獵較爲兆而伊川之一一理會乃孟子之不見諸侯也此亦何害其爲同耶但明道所處是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

所處雖高然實中人皆可跂及學者只當以此為法則庶乎寡過矣然又嘗觀用之淺深事之大小裁酌其宜難執一意此君子所以貴窮理也○明道之言發明極致通透灑落善開發人伊川之言即事明理質慤精深尤耐咀嚼然明道之言一見便好久看愈好所以賢愚皆獲其益伊川之言乍見未好久看方好故非久於玩索者不能識其味此其自任所以有成人才尊師道之不同○明道渾然天成不犯人力伊川工夫造極可奪天巧○明道語宏大伊川語親切○明道所見甚俊偉故說得較快○明道言語儘寬平伊川言語初難看細讀有滋味某說大處自與

伊川合小處卻時有意見不同○問明道曾看釋老書伊川則莊列亦不看曰後來須著看不看無緣知他道理○問明道可比孟子否曰明道可比顏子孟子才高恐伊川未到孟子處然伊川收束檢制處孟子卻不能到合論二程

張子名載字子厚長安人志氣不羣少孤自立無所不學與邠人焦寅遊喜談兵張子說之嘗欲結客取洮西之地當康定用兵時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仲淹仲淹知其遠器欲成就之謂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之讀中庸張子讀其書雖愛之未以為足又訪諸釋老累年究極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見二程於京師共說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尹和靖曰橫渠昔在京坐虎皮說周易聽從甚眾一夕二程先生至論易次日撤虎皮曰吾乎日皆亂道有二程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事之乃歸陝西想即此時時文潞公以故相判長安聞其名聘以束帛延之學宮異其禮際士子矜式焉舉進士調雲巖令以敦本善俗為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者會縣庭親勸酬之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訪民疾苦又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神宗熙寧二年呂公著薦之於朝曰張載學有本原因召見問治道對曰為政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帝以載為崇正院校書

一日見王安石問以新法張子曰公與人為善則人以善歸公如教玉人雕琢玉則宜有不受命者矣荊公默然未幾移疾歸屏居南山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讀仰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嘗須臾息倣衣蔬食與諸生講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為知人而不知天求為賢人而不求為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弊故其學以易為宗以中庸為體以孔孟為法黜怪妄辯鬼神其治家接物有禮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嘗論定井田學校之法皆有條理成書使可舉而措諸事業呂大防薦

之召同知太常禮院復引疾歸熙甯十年卒世稱橫渠先生著正蒙西銘東銘行於世程子謂西銘明理一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云

程子曰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某接人談經論道者亦甚多肯言及治體者誠未有如子厚○子厚才高其學更先從博雜中過來○子厚爲人謹且嚴是以其言似之方之孟子則寬宏舒泰有不及也○某接人多矣不雜者三人張子厚郤堯夫司馬君實

朱子曰橫渠之學是苦心得之乃是致曲○問橫渠之教以禮爲先恐初學或未嘗識禮無下手處敬則有一念之肅便已改容更貌不費安排如何曰古人自幼入小學便教以禮及長自然在規矩之中橫渠卻是以官法教人禮也易學今人乍見往往以爲難某嘗要取三禮編成一書事多蹉過若有朋友只兩年工夫可成○贊曰早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皐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銘　示我廣居　以上論張子

郤子名雍字堯夫共城人天性高邁迥出于古而坦夷溫厚不見圭角少受學於北海李之才又游河汾以至淮海涉於濟汶達於梁宋苟有達者必訪以道無常師焉退居共城百泉之上覃思於易夜不設寢日不再食大名王豫天悅博達之士與之語三日大驚服北面師事之衞人始知其爲有道之士已而歎曰昔人尚友於古而吾未及四方遠可已矣乃更走吳楚過齊魯客梁晉久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年三十餘遊於洛乃定居焉洛人久而尊信之四方學者及大夫之過洛者莫不慕其風而造其廬焉郤子教人必隨其才分高下不驟語而强益之也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窩春秋時乘小車出遊惟意所適士大夫家聞其車聲爭相迎候童孺廝隸無不悅之少子兄弟每相飭曰毋爲不善恐司馬端明郤先生知也學益老德益劭司馬光以兄事之朝廷屢徵辟不就熙甯初新法之行吏牽迫不可爲或投劾去郤子門生故友居州縣者或貽書訪之郤子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何益耶程伯子嘗與之議論終日退而歎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又智慮絕人過事能前知程叔子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年六十洛人爲買宅富弼爲買園以居之隆冬盛暑則閉門不出曰非退者之所宜也其於書無所不讀諸子百家之學皆究其本原而釋老技術之說一無所惑其志晚尤喜爲詩平易而造於理及疾革司馬光張子二程晨夕候之熙甯十年卒年六十七程子爲墓銘稱其道純一不雜汪洋浩

大就其所至可謂安且成矣著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傳於世元祐中賜謚康節

程子曰吾從堯夫遊聽其議論振古之豪傑也惜其無所用於世內聖外王之道也○世之博聞強識者眾矣其終未有不入於禪學者特立不惑子厚堯夫而已然其說之流亦未免於有弊○堯夫細行或不謹而其卷舒運用亦熟矣

朱子曰康節本是要出來有為的人然又不肯深犯手做凡事直待可做處方才為之才覺得難便拽身退正張子房之流○伊川之學於大體上瑩澈於小小節目上猶有疏處康節能盡得事物之變卻於大體上有未瑩處○贊曰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蹋天根閒中今古醉裏乾坤以上論邵子

自孔孟而後千五百年至周子而道統之傳始續乃微而未大顯於世及二程張邵並興而師儒乃大顯於世道學昌明猗與盛矣橫渠學力未熟康節微近老莊故英才淵藪多在程門呂與叔敦篤縝密呂和叔任道擔當游定夫資質溫厚楊中立穎悟高才林大節魯而躬行劉質夫久於其事呂進伯老而好學范淳夫色溫氣和謝顯道切問近思尹和靖張思叔皆晚來所得佳士楊應之偉度過人

是皆所見稱於程子者其餘若朱光庭侯師聖郭沖晦之徒未易殫數然呂謝游楊其所稱最顧門人各得其性之所近而因以門戶各分卑者或不能有以發明高者又或終流於釋氏而不自知故不待七十二子之徒散而大義已有乖者朱子之所為深嘆也與叔文多不純定夫未獲施之事業上蔡指窮理居敬為入德之門最得程子教人綱領然矜而過高則終不離禪底龜山出處不無可議而論亦不能無偏則甚矣聖道之難其人也然而吾道其南龜山之學一傳而有羅豫章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再傳而有李延平冰壺秋月瑩澈無瑕而胡康侯之大冬嚴雪松柏挺然則上蔡之所為啓發居多康侯之子致堂五峯未始非豪傑之士也以上論程子門人及胡氏李氏諸儒厥後朱子出焉初往來於劉氏胡氏之門繼從游於延平李氏而道統之傳乃終屬之我朱子焉以擬中天卿雲復旦矣

朱子名熹字仲晦新安婺源人也父韋齋先生松生朱子於建陽朱子生而穎異甫七齡授孝經一閱輒題其端曰不若是非人也嘗與羣兒戲沙中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則八卦也及稍長睪然有求道之志韋齋先生知饒州疾革屬朱子曰胡憲劉勉之劉子翬三人道有淵源吾所敬畏吾死汝往事之韋齋先生卒既卒服奉遺命以告而稟

學焉十七歲登進士任同安主簿罷歸聞延平李侗學於羅從彥得伊洛之正遂徒步往從之李延平稱其進學甚力樂善畏義吾黨鮮有又曰講學極造其微其學大要窮理以致知反躬以實踐而以居敬爲主築室武夷山中四方游學之士翕然從之紹興二十九年高宗聞其賢召之不至三十二年高宗傳位孝宗嗣立詔求直言朱子乃上封事首言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事物之變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脩攘之計不時定者和議疑之也願斷以義理之公參以利害之實閉關絶約任賢使能更相激厲以圖事功數年之外國富兵强視吾有而將焉往次言四海之利病聚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繫守令之賢否而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根本之地亦在朝廷而已矣隆興元年詔朱熹入對熹言君父之讎不共戴天今日所當爲者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不悅除武學博士又以與洪适論不合罷歸乃脩通鑑綱目以紹春秋乾道四年閩饑郡艱於食朱子爲立五夫社倉以濟之朱子請於府以貸其民使夏受米於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斂散斂則weng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四年以元斂六百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爲社倉不復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十五里間雖遇凶年人不

飢食其經理之法以十家爲一甲甲推一人爲首五甲則推一人通曉言數者爲社首其逃軍及衣食不敷者不得入甲其應入甲者又問其願與不願願者開具一家大小人口之數大口一石小口五斗五歲以下者不與焉其以盜惡不實遣者有罰匿籍以治之時魏掞之亦立社倉而概不加耗息以故不能久行云九年陳俊卿劉珙交薦之累召不至帝嘉其安貧廉退以朱熹主管台州崇道觀淳熙三年龔茂良力言熹操行耿介乃召熹爲秘書郎或讒之熹力辭遂改主管武夷山沖佑觀五年復起熹知南康軍值歲旱朱子講求荒政多所全活又訪唐李渤白鹿洞遺址復其舊爲學規俾守之六年夏以旱求直言朱子疏言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必人主之心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必親賢遠佞講明義理閉塞私邪然後君心可得而正今宰相諫臣皆失職而陛下親信一二近習上以蠱惑陛下之心下則招集無恥以盜陛下之柄使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帝讀奏甚怒趙雄力解之乃以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八年宰相王淮以楊萬里之言而薦朱子帝以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時浙東大饑熹拜命單車至部即移書他郡募米商糴其征米大輳集且日鉤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所及人不及知官吏憚其丰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政有不便於民者悉釐革之帝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卻有可觀乃進熹直徽猷閣朱子

因條陳乾道社倉法上之於朝詔下其法於諸路朱子行部至台州知州唐仲友爲其民所訟朱子按得其實而仲友爲宰相淮姻家已除江西提刑未行會朱子論之淮匿其章不上朱子論益力章凡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新命以授朱子朱子以密邇父母之邦辭不拜遂乞奉祠淮以仲友故怨朱子乃引陳賈爲御史以沮朱子之謀十年賈疏言近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其說以愼獨爲能以踐履爲高以誠意正心克己復禮爲事若此之類皆學者所共學而謂己獨能之夷考其行又大不然非假名濟僞者耶臣願陛下明詔中外痛革此病帝以爲然由是道學之

名遂貽禍於世矣十五年王淮罷相周必大薦朱子爲江西提刑朱子入奏事或要於路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愼勿復言朱子曰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及入對首以存天理遏人欲爲言帝曰久不見卿今當處卿清要不復以州縣爲煩也除兵部郎官辭以足疾乞祠會兵部侍郎林栗以與朱子論易不合遂劾朱子竊張程餘唾妄自推尊纔以治世之法實爲亂人之首乃復命熹江西提刑御史胡晉臣劾林栗喜同惡異黜栗知泉州除朱熹直寶文閣奉祠朱子將歸投匭進封事言天下大本與今日急務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紀綱變化風俗愛養民力脩明軍政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陛下之心心正則六事無不正矣疏入漏下七刻帝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明日除熹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朱子力辭乃以秘閣脩撰奉祠孝宗避位光宗嗣立是歲大學章句或問成紹熙元年劉光祖乞禁讒議道學者道學之議少沮朱子知漳州請行經界法從之四年使者自金還言金人嘗問朱先生安在乃復起朱子知漳州五年寧宗卽位素因黃裳彭龜年聞朱熹之賢乃召爲煥章閣待制兼侍講朱子在道聞泰安朝禮尚缺近習已有用事者時光宗避位居泰安宮稱太上皇奏以愛惜名器

博延儒臣專意講學求所以深得親懽者爲建極道民之本思所以大振朝綱爲防微慮遠之圖不報且辭新命不許及至於便殿奏四事一言當負罪引慝盡禮以得親心二言帝王之學三言湖南財計四言湖北猶人侵擾之事熹每進對務積誠意以感上心有可以開益帝德者罄竭無隱帝亦虛心嘉納時相趙汝愚疏而寡謀韓侂胄特定策功以傾耶與政右正言黃度疏論侂胄之姦侂胄以內批黜度知平江府朱子因上疏極言四事一言妄興土木恐民怨望生變二言定省徒備虛禮恐無以致親懽三言陛下卽位未旬月而進退宰執移易臺諫大臣不與謀給

舍不及議中亦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臣恐主威下移求治反亂四言殯宮之小偏信臺史疏入胄侙大怒使優人王喜裝冠大袖象大儒戲於上前因乘間言熹迂闊不可用帝方倚任侙胄遂內批除熹宮觀汝愚疏留不聽中舍陳傅良封還錄黃劉光祖等交上章留之皆不報朱子在朝四十六日進講者七內引奏事者再急於致君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以嚴見憚既去而姦臣益無所忌慶元元年侙胄既逐趙汝愚而劉德秀希侙胄意旨首建偽學之論謂貪黷放肆乃人之眞情而廉潔好脩者皆偽也胡紘以隻雞尊酒之嘲請禁偽學史遂銳意以攻擊朱子爲事　沈繼祖誣以十罪且言熹剽竊程張餘唾以喫菜事魔之術簧鼓後進私立品題收召四方無行義之徒以益其黨其徒蔡元定佐之爲妖遂削朱子秘閣脩撰官而竄蔡元定於道州時朱子家居方草封事欲陳姦邪蔽主之禍以明汝愚之寃諸生諫恐罣禍元定請筮之遇遯之同人朱子默然取藁焚之已而削竄詔下元定奉詔怡然就道朱子及從游者餞之於蕭寺中坐客興嘆有泣下者元定神色不異平日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節可謂兩得矣元定玉春陵愛之者謂宜謝絕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天降禍

患于我躬非閉戶塞向所克遣也貽書訓其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之獲戾懈厥志也在道逾年而卒時攻偽學者日急士稍檢束以儒自命者無所容身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邱壑依阿巽儒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而朱子日與諸生講學不輟或勸其謝絕生徒笑而不答慶元六年疾革正坐肅衣冠就枕而卒是日大風拔木洪水崩山諸生近者奔赴遠者爲位而哭朱子所著周易本義啓蒙蓍卦考誤詩經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大極通書西銘解楚祠集註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論孟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畧孝經刊誤小學家禮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近思錄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儀禮經傳通解儀禮經傳通解未成付門人黃勉齋成付門人蔡九峯成之又嘗手定二典三誥而書傳未

朱子自題畫像曰從容乎禮法之場沈潛乎仁義之府是子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前烈之遺矩惟闇然而自脩或庶幾乎斯語

黃勉齋曰先生之學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不安於偏見不急於小成而道之正統在是矣若其措諸事業則州縣之施設立朝之言論經綸規畫正大宏偉亦可概見雖達而行道不能施之一

時然退而明道足以傳之萬世謂聖經之旨不明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於大學中庸語孟易詩數經既已極深研幾探賾索隱發其旨趣而無所遺矣而於書於春秋於禮樂則亦嘗討論本末雖未能著爲成書而大旨固已得之矣若歷代史記則著有綱目理亂得失如指諸掌周程張邵之書則爲之裒集發明使不至於泯沒張程門人所得有淺深所見有疏密則爲之區別取其長而不沒其短南軒東萊同出其時先生志同道合樂與之友至或識見少異亦必講磨辨難以一其歸至若求道而過者不立文字不假脩爲守虛靈之識昧天理之

眞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說學者利其簡便詆訾聖賢捐棄經典猖狂叫呶側僻固陋自以爲悟矣此謂陸氏之學立論愈下者則又崇奬漢唐比附三代以便其功利之私此謂陳同父二說並立高者陷於空無下者溺於卑陋其害豈淺鮮哉先生力排之俾不至亂吾道以惑天下於是學者靡然向之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爲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先生歿學者傳其書信其道者益衆繼往聖將微之緒啓前賢未發之機辨諸儒之得失闢異端之訛謬明天理正人心事業之大又孰有加於此者至若天文地志律歷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文詞字畫騷人才士疲精竭神嘗病其難

至先生未嘗用意亦皆動中規繩可爲世法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大自箚仕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仕四朝仕於外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然紹道統立人極爲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爲加損也

李果齋曰先生入以事君則必思堯舜其君出以治民則必欲堯舜其民言論風旨之所傳政教條令之所布固皆可爲世法而其考諸先聖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則以訂正羣書立爲準則使學者有所依據循以入於堯舜之道此其勳烈之尤彰明盛大者

洙泗以還博文約禮兩臻其極者先生一人而已孔子之經得先生而正孔子之道得先生而明起斯文於將墜覺來裔於無窮雖與天壤俱弊可也以上論朱子

時與朱子道合志同而相爲羽翼惟南軒東萊二人而東萊又不如南軒之粹然要可見德之不孤矣南軒張宁名栻字敬夫張魏公浚之子也穎悟夙成父浚愛之教之莫非仁義忠孝之事長師胡宏宏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栻思而退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奮勵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天性表裏洞然勇於從義紹興之末孝宗嗣位帝召栻赴行在栻進言陛下念宗社之

讎恥閔中原之塗炭惕然于中而思有以振之此心之發
卽天理也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毋使少息則
今日之功可以立成帝大異之時父沒都督江淮開府建
康而栻內參贊機宜人皆以爲不及乾道三年劉珙薦其
學行七年入爲左司員外郎兼侍講栻每進對必自盟於
心不以人主意悅而有所隨順其遠小人尤嚴嘗肩輿遇
曾覿覿舉手欲揖栻急掩其牕欹壞手不得下栻在朝
僅一年召對至六七所言皆脩身務學畏天卹民抑僥倖
屏讒諛故宰執近習皆憚之會張說以后戚貴緣入簽書
樞密栻首疏切諫且詣相虞允文責之曰近習執政自相
理學逢源 卷之十三 外篇道統類 卒 敬業堂
公始允文慙憤不堪而說亦不果拜八年罷栻出知袁州
栻所至郡暇日召諸生告語民以事至庭必隨事開曉具
爲條教大抵以正禮俗明倫紀爲先斥異端毀淫祠而崇
社稷山川古先聖賢之祀時劉珙脩潭州嶽麓書院而屬
栻爲之師故南軒之學大行於楚卒官右文殿脩撰淳熙
七年卒年四十八朱子與黃勉齋書曰吾道益孤矣又嘗
曰己之學乃銖積寸累而成如敬夫則於大本卓然先有
見者也又曰敬夫見識純粹踐行篤實使人望而敬之所
著有論孟說太極圖說洙泗言仁等書學者稱爲南軒先
生然南軒之學大綱立而細目未盡其教人亦鮮次第故

湖南之學迄於少所發明云論張南軒

東萊呂氏名祖謙字伯恭許公夷簡之五世孫也其祖好
問徙居婺州而世祖希哲從伊川遊故家有中原文獻之
傳祖謙師事林之奇汪應辰胡憲而友張朱學以關洛爲
宗旁稽載籍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之士皆歸心
焉少十急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
忿慠渙然氷釋朱子曰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
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既臥病而任重道遠之志不衰居家
之政皆可爲後世法朱子嘗遣子在塾師之仕爲著作郎
淳熙八年卒年四十有五所著有詩記讀書記大事記二
未成博議考定古周易書說闕範官箴辨志錄皇朝文鑑行
於世○東萊之學傷於太巧義理不本六經少儀之傳多
引忍恥之言張許之詩有不應出之語解噬嗑之與治道
爲二惡子由之議司馬遷則皆讀史不讀經之過而詩記
强附小序亦多決衡蓋南軒過於高明而東萊失之小巧

論呂東萊

或問李先生終日危坐以驗喜怒哀樂未發氣象爲如何
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朱子曰以伊川之
語格之則其下工夫處亦是有些子偏只是且收斂在此
勝如奔馳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禪入定論李延平○朱子曰文

定大綱說得一正微細處五峯尤精大綱卻有病○五峯知言錄疑義大端有八性無善惡心爲己發仁以用言心以用盡不事涵養先務知識氣象迫狹語論過高二條論胡氏○南軒見處高如架屋相似大間架已就只中間少裝折論南軒○伯恭說義理太多傷巧未免杜撰○問東萊博學多識則有之矣守約則未也曰然○伯恭於史分外子細於經卻不甚理會三條論東萊○敬夫見識極高卻不耐事伯恭學耐事卻有病○南軒伯恭之學皆疏畧從高處去伯恭疏畧從卑處去合論南軒東萊

延平五峯皆朱子所嘗從游而朱子化其偏周程張邵皆朱子所祖述而朱子飲其醇故不規規於師承而大而能化蓋德無常師惟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也至若張呂之傳爲朱子之同志而或過或不及皆不能如朱子之至大而無外至精而不遺大中至正而無所偏倚也此朱子所以爲集諸儒之大成也與善夫元處士劉因之言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是亦可謂知朱子者矣夫二程奮乎百世之下以承先聖之緒則董揚王韓皆不足以班之而蘇氏乃欲嚴爲之敵朱子奮乎百世之下以膺道統之傳則周程張邵猶不足以方之而陸氏乃欲別樹之幟世儒猶且豔蘇

氏之文而左其手揚陸氏之波以飾其辭豈天之陋斯文而故爲茲譎賊與抑所爲他山之石而玉成先儒耶要以聖人不能得志於上無所操其大一統之傳故不能致斯世於道德一而風俗同之盛也學者觀蜀洛之黨及朱陸異同之說而無所折衷也則曷不仍以朱子之言斷之

朱子曰二蘇聰明過人所說語孟儘有好處但見到處卻有病○蘇氏以雄深敏妙之文煽其傾危變幻之習被其毒者淪肌浹髓而不自知○學以知道爲本知道則學純而心正行事言語亦無不正如王氏者安得其始學也蓋欲陵跨揚韓掩迹顏孟初亦豈遽有邪心哉特以其不知道故其學不純而設心造事遂流入於邪又自以爲是而大爲穿鑿附會以文之此其所以重得罪於聖人之門也蘇氏之學雖與王氏若有不同然其不知道而自以爲是則均焉其不爲王氏者特天下未被其禍而已蘇氏謂湯武篡弒而盛稱荀彧以爲聖人之徒凡若此類皆逞其私邪無復忌憚不在王氏之下蘇公雖名簡靜而實陰險元祐末年規取相位力引楊畏使傾范忠宣而以己代之既不效矣則誦其彈文於坐以動范公此豈君子所爲哉○道夫問坡公苦與伊洛相排不知何故曰他好放肆見端人正士以禮自將卻恐他來檢點故恁詆訾道夫曰坡公氣

師有餘然過之亦自此來曰固是○王蘇之學皆不正然東坡德行那裏得似荊公東坡初年若得用未必其患不甚於荊公但東坡後來見得荊公狠狽所以都自改了初年論甚生財後來見青苗之法行得狠狽便不言生財初年論甚用兵如曰用臣之言雖北取契丹可也後來見荊公用兵狠狽更不復言兵他分明有兩截議論

按老蘇辨姦老蘇以私意而詆安石之不近人情也安石誠不近人情然必欲得近人情者而用之則諂諛皆近人情而方正之士皆大姦也世以老泉爲知言烜謂東坡之排伊洛胡紘之毀朱子皆由斯道矣二蘇氣節其無文學則非也蹈道則未也其學乃爲儀秦者也其

才而荊公亦爲許可也蘇軾之惡伊川以自負其才而學士多宗程子也此皆不勝其忌克之私又不獨引楊畏以撼范公之日矣程以莊蘇以肆此其曲直亦既有歸相排擊者卽謂其徒而上疏言深嫉頤姦不假辭色則何爲者故元祐初欲相蘇軾孫升上言安石擅名世之學爲一代文宗及居大位出其私智以蓋天下之聰明遂爲大害今蘇軾文章學問中外所服然德業器識有所不足爲翰林學士已極其任矣若使輔佐經綸願以安石爲戒蘇轍之爲右丞也楊康國疏言轍兄弟謂其無文學則非也蹈道則未也其學乃爲儀秦者也其

時有可稱而文章尤矯出於衆子瞻以擬答進士策始干執政之怒以發試進士策而致商賈之誣以託諷時事之詩而下御史之獄以規切時政之文而致仲游之戒迹其始終多以語言受禍固不得與忠諫者同科亦難等於小雅正月諸什矣惟其於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之三言及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之一疏庶所稱忠規讜論者其所至郡亦多惠迹故朱子亦嘗許以近世名卿子由初爲條例司官以不合而罷去高后時爲御史極論調停之非是皆君子所許而古史尤見稱於朱子君子豈沒人善者顧老泉之辨姦以自負其文而朱子君子豈沒人善者顧老泉之辨姦以自負其

文章務馳騁好作爲縱橫捭闔無安靜理陛下若悅蘇轍之學而用之不疑是又用一安石也轍以文學自負而剛很好勝則與安石無異然則蘇氏爲未敗露之安石當時已有言之者而又豈朱子一人之私見哉況乃跌蕩恣睢狎比輕浮之士沈溺空寂之言晚節之頹潦倒尤甚朱子爲萬世道統之計而安得不嚴爲斥之夫臧文仲所稱立言不朽而孔子譏其不仁不智少正卯魯之聞人而孔子誅正兩觀之誅聖人論人夫豈苟者向使殷深源王介甫不用於世度未必不以令名終然則蘇氏之不至大用未必非蘇氏之幸也世之人猶且

好其文而忘其邪僻之實道其長而諱其短何惑之甚也以上論
蘇氏

蘇氏父子以文名掩其短實則縱橫家習也其與程氏相忤學者猶知左之而金谿陸氏則固儼然儒者乃朱陸異同之說至今猶或惑之則陸學之爲害深於蘇矣陸九齡子壽九韶子和九淵子靜兄弟相爲師友九齡成進士調興國教授會湖南茶寇剽掠九齡主義社以備寇及寇定之興國嚴規矩肅衣冠以引翼士類改全州未至而疾將卒猶以天下學校人才爲念張南軒嘗期以任道之重呂東萊稱其志大而所據者實朱子亦爲文以弔之蓋陸氏

兄弟子壽爲教篤云九韶學問淵粹隱居自善學者稱之爲梭山先生其季子靜生而穎異方四歲問其父曰天地何所窮際父不能答遂深思至忘寢食及總角舉止異常讀書至上下四方曰宇往來古今曰宙忽大省悟曰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也又曰東海有聖人出此心此理同也西南北海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莫不然千百世而上下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無不同也及登進士至臨安士爭從之游言論感激聞而興起者甚衆仕至將作監丞奉祠歸起知荊門軍政行令脩民俗爲變及卒學者稱爲象山先生初九淵與朱子會於鵝湖論

辨所學多不合及朱子守南康九淵訪之朱子與至白鹿洞九淵爲講君子小人喻義利章聽者或至泣下朱子稱其切中學者深痼隱微之病而無極太極之辨則貽書往來論辨不置朱子又嘗曰南渡以來惟子靜功夫切實顧其教人也不用學規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汝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又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卻難故其學以主靜立大爲宗以意見爲害道以議論爲不必多或勸其著書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腳且嘗惜朱子以爲溺於章句及九淵死朱子與門人哭之蕭寺

中既而曰竟是死一告子陸氏之徒其最知名者袁燮楊簡沈煥舒璘而楊簡之僻尤甚舒璘則嘗往來於朱張之門

朱子曰陸子靜說只是一心一邊屬道心那一邊屬人心時尚說得好在○子靜言克己不是去克己私別自有個克處某嘗代之下語只不過是要言語道斷心行路絕耳此是陷溺人之深坑學者切不可不戒○某向與子靜說話子靜以爲意見某曰那意見不可有正意見不可無子靜說此是閒議論某曰閒議論不可議論合議論則不可不議論又曰他之無意見則是不理會只是撞將去○子

靜只認取一心便天地鄣不管一味呵噪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其學正似告子○子靜論佛云釋氏與吾儒所見亦同只是義利公私之間不同只此語便可知陸學之入於禪矣　如此卻是吾儒與釋同一個道理既同時何緣得有義利不同只源頭便不同吾儒萬理皆實釋氏萬理皆空又曰他尋常要說集義所生其徒包欽道王說成襲義而取卻不說義集而取之他說如何隊正淳曰他說須是實得如義集只是强採力取曰謂如人心知此義理行之得宜固自內發人性質有不同或魯鈍一時見未到得別人說出來反之於心見得爲是而行之是亦內也人心所見不同聖人方見的一句也不是才自別人說出便是義外如此乃是告子之說如生知學知困知安行利行勉行及其知之行之則一豈可一一須待自我心而出方謂之內所以指文義而求之者皆不爲內自家才見得如此便一向執著將聖賢言語亦不信不去講貫只我的是只是專主生知安行而學知以下皆廢又只管理會一貫理會一貫一貫正同歸殊塗百慮一致無所不備今卻不教人恁地理會只尋個一不知去那裏討頭處○子靜不知有氣稟之雜把許多粗惡的氣都做心之妙理合當恁地自然做將去不知

得盡陸氏只是要自渠心裏見得的方謂之內若別人說出便是義外如此乃是告子之說如生知學知困知安行利行勉行及其知之行之則一豈可一一須待自我心而出方謂之內所以指文義而求之者皆不爲內自家才見得如此便一向執著將聖賢言語亦不信不去講貫只我的是只是專主生知安行而學知以下皆廢又只管理會一貫理會一貫一貫正同歸殊塗百慮一致無所不備今卻不教人恁地理會只尋個一不知去那裏討頭處○子靜不知有氣稟之雜把許多粗惡的氣都做心之妙理合當恁地自然做將去不知初自氣稟不好今才任意發出不好的氣夾雜在裏一齊滾將去豈不害事其徒都是這樣才說得幾句便無大無小無父無兄只我留中流出的是天理全不著些工夫○象山說克己復禮不但只是克去利欲只是有一念要做聖賢便不可如此則堯舜之兢業周公之思兼三王孔子之好古敏求顏子之有爲若是孟子之願學孔子之念皆當克去矣看他意思只是禪誌公云不起纖毫脩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他只是要如此然豈有此理○生知安行也須用學○某看今日學問高者便說做天地之外去卑者便只管陷溺高者必入於佛老卑者必入於管商定是如此定是如此以上論陸氏

陸氏之偏歷歷可指如此眞所謂假佛氏之似以混孔孟之實者也第以生與朱子同時賴有朱子反覆指陳其弊故學者尚知所宗主而不爲之惑朱子之門若蔡季通之英邁而該洽智深而行謹朱子所稱老友而其弟子則節齋之於易九峯之於書皆有以勝父師之託而無隕黃勉齋志堅思苦朱子託以禮經而望之任道輔漢卿淳謹勤恪閉門自守纂疏四書陳安卿義理貫通恬退自踐陳才卿一室蕭然工夫精進李方子齋進學可畏處事不苟劉雲莊發明道學爲諸儒倡劉韓仲一以謀道明理爲心張元

S
Z123.5
156(947)
ZW 21101000772574

德用力於敬勇於爲義李果齋大本有見此心泰然廖德明學有根據學道愛人徐子融志氣剛決鄭子上子細精密方賓王親切的當晏亞夫意氣激昂徐方叔道德穩實此皆有以與於斯道而他若余大雅葉賀孫董銖李季札萬人傑楊道夫黃義剛潘履孫劉砥劉礪黃灝滕璘琪之徒皆有以反覆辨論講明斯道而陸學不能以與之爭繼此而眞西山大學衍義魏了翁九經要義皆有以興起斯文維持聖學而金華四子何基王柏許謙金履祥胡雙湖胡玉齋胡雲峯以及許平仲陳雲莊王雙溪程復心諸賢亦有以守先緒而無愧然而世遠澤微諸儒心長力短兢兢自守

猶懼不足況乃吳草廬意爲陋別以朱子爲道問學以陸氏爲尊德性而朱陸得以相衡矣夫道問學與尊德性之功豈可判爲兩途而朱子豈偏於問學不尊德性者吳澄第以與陸氏同鄉而曲爲之庇正猶子靜之回護介甫而豈通論也哉張九成直詆大學陳白沙一宗自然王陽明繼其緒而張之而其學益錯亂顚倒不知究極嗟乎有明一代之儒有可數者則薛敬軒著讀書錄曹月川著存疑吳康齋堅凝任道胡居仁著居業錄羅整菴有困知錄汪登源作中詮蔡介夫著蒙引陳丹崖註小學林次崖有四書存疑此皆私淑朱子而得其正者也其若羅一峯之剛

毅陳克菴之克己陳剩夫以大學爲據章得懋有三巨膽陳建之學蔀通辯郤文莊爲眞士夫其亦庶乎明儒之首屈敬軒乃敬軒私淑朱子而從之者寥寥然及王陽明挹陸氏之波倡良知之說而天下乃翕然從之風捲潮湧舉世若狂噫何邪說之中人若斯易乎以上論朱子門人及元明諸儒嗟乎斯道日在人心固無時而或息然道非徒滋口說以務勝人之謂謂實踐諸身以廣於天下使天下之人皆有以域於斯道之中而無過不及焉而後可謂之凝道而後可與於道統今者朱子之書家弦戶誦莫敢異同而究不可謂朱子之道之果已大行於世何則必有朱子其人以使天下之人皆爲朱子而不敢不爲朱子則誠哉其行朱子之道今讀朱子之書而立身脩德之必其則倣朱子如朱子之則倣孔子者果伊誰哉況陰畔朱子而思爲異說以勝朱子者固往往而是也然則道統其將何所寄乎曰自朱子而來至於今五百有餘歲矣今

聖朝治運休隆崇儒尙道當必有起而輔之於下以承先聖之緒而正天下之人心者

卷之十二終

邑後學 董麐龍繼承
汪立中品三
余最賢重校
余龍光燦雲

邑後學俞 鍠峻西同校開梓